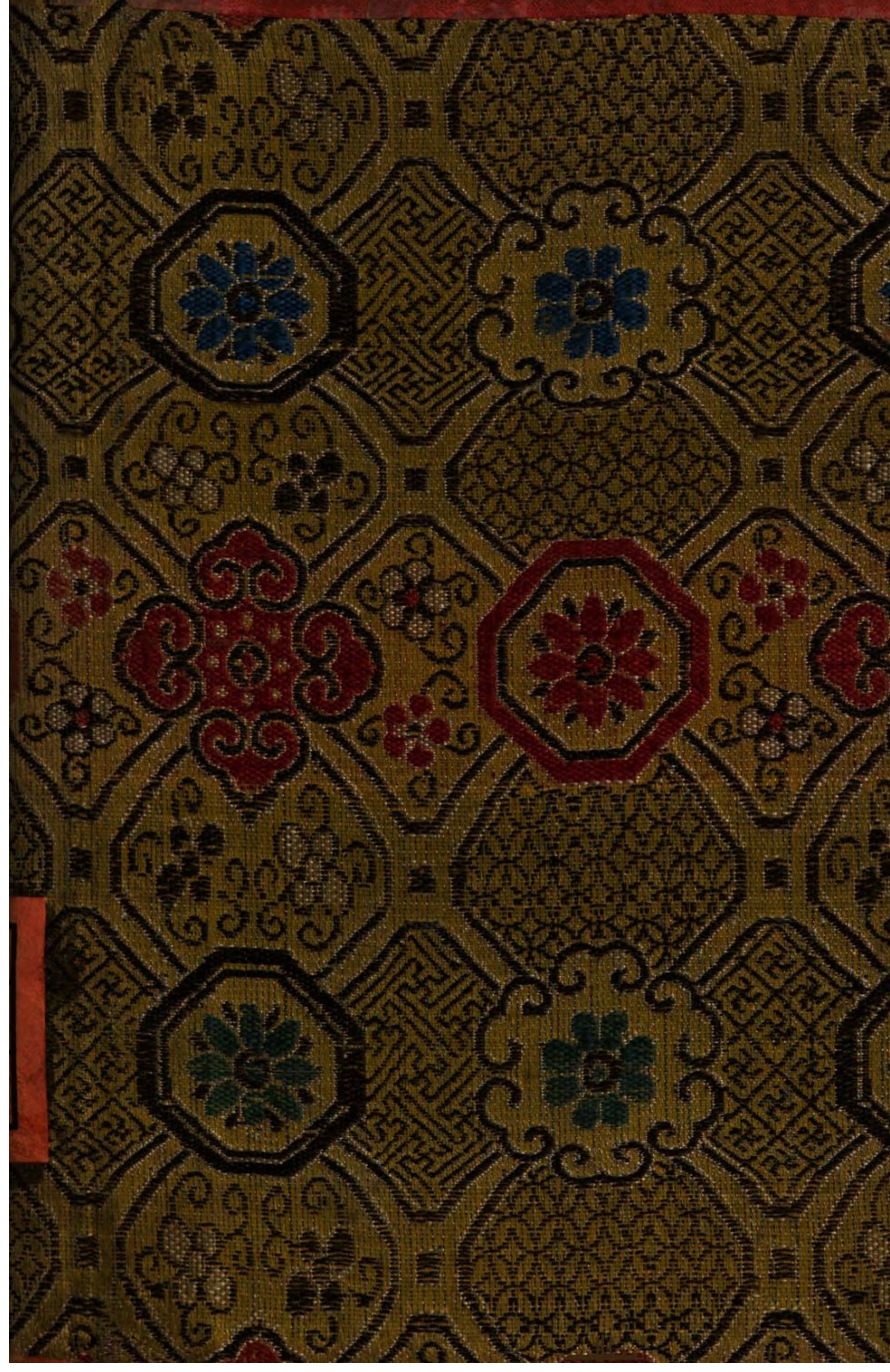




秦亦項裔陳祖舜
及交戰國七雄起
魏與韓皆周同姓
齊呂收田卽陳後
宋亡於齊魯八楚
周鼎旣遷合從散
聶仙讀列國志有詩云
卜世雖然八百年
綿延過曆緣忠厚
六國媚秦甘北面
總來千古興亡局

許始太岳各有生
韓趙魏氏皆三分
趙先這父同屍秦
黃歇伐楚能暗傾
吳越交勝總歸荆
六國相隨漸屬秦
半繇人事半繇天
陵替隨波爲倒顛
二周失祀恨東遷
盡在朝中用佞賢

終



功者如王賁蒙武等各封萬戶其他或數千戶俱准其所入之賦
官爲給之於是焚書坑儒遊巡無度築萬里長城以拒胡百姓嗷
嗷不得聊生及二世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之徒群起而亡之矣
仍是他自取滅亡史臣有列國歌曰何嘗是別人亡他

東遷強國齊鄭景

荆楚漸橫開桓文

楚華宋襄和秦穆

迭爲五霸得專征

晉襄景悼稱世霸

平襄殛景思代與

晉楚兩衰吳越進

闔閭句踐何縱橫

春秋諸國難盡數

幾派源流略可尋

魯衛晉燕曹鄭蔡

與吳姬姓同宗盟

齊繇呂尙宋商裔

禹後杞越顓頊荆楚

巴郡今四川保寧重慶順慶藥州

蜀郡今四川成都遵義三府眉州雅

黔中郡今雲南一省及湖南常德辰州

南郡今湖廣武昌漢陽德

長沙郡今湖廣岳州長沙寶慶

是時北邊有胡患故漁陽上谷等郡轄地最少設戍鎮守南方水

鄉安靖故九江會稽等郡轄地最多皆出李斯調度每郡置守尉

一人監御史一人收天下用兵聚於咸陽銷之鑄金人十二每人

重千斤置宮庭中以應臨洮長人之瑞惟此舉更爲可笑徙天下豪傑

於咸陽共二十萬戶又於咸陽北坂倣六國宮室建造離宮六所

又作阿房之宮拜李斯爲丞相趙高爲郎中令奸雨個諸將帥有

漁陽郡今順王

鉅鹿郡今保定
河東鹿等縣及真定

右北平郡今永一
府

九江郡今南直
府壽州揚州淮安廬州安慶等府及和徐

袁州贛州南出等

會稽郡今蘇松常鎮四府及浙江嘉

鄞郡今應天太平寧國池

閩中郡今浙江溫台二府福建

南海郡今廣東廣韶南雄

象郡今廣東廉

桂林郡今廣西

代郡今朔州蔚州廣靈廣昌靈邱

三川郡今河南南開封歸德懷慶等府及汝州

邯鄲郡及河南彰德府

南陽郡今南陽府

潁川郡今汝寧州及南直鳳陽府潁上潁川等縣

齊郡即琅邪郡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四府

薛郡即泗水郡今兗州府及南直徐州四縣及鳳陽府德遠等縣并淮安府海州鎮州等處

東郡今東昌府及北直大名府

遼西郡今廣寧以西北京順天府大興宛平等縣及永平府盧龍等縣

遼東郡今廣寧以東及永平府昌黎等縣又開原瀋陽

上谷郡今順天府順義等縣及遼寧府保安州萬全司宣府又保定府易州等縣并河間府之半

為三十六郡那三十六郡

內史郡即開中今陝西西安鳳翔等府

漢中郡今陝西漢中府

北地郡今平涼府

隴西郡今鞏昌臨洮二府

上郡今延安府

太原郡今山西大原汾州二府及

河東郡今平陽及河

上黨郡今路安府及

雲中郡今大同府

鴈門郡今渾源州應

可笑朝賀皆於是月正政音同皇帝御諱不可犯改正字音爲征禮

諱嫌名妄自尊大如此真是賈人之子而已征者非吉祥之事然出自始皇之意人不

敢言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紛更不休私歎曰秦雖得天下而元

氣衰矣說得其能永乎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此可知前

去真始皇問群臣曰尉繚棄朕而去何也群臣皆曰尉繚佐陛下定

四海功最大亦堅裂土分封如周之太公周公今陛下尊號已定

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雖是人情之常然始皇曰周

室分茅之制尙可行乎群臣皆曰燕齊楚代地遠難周不置王無

以鎮之李斯議曰周封國數百同姓爲多其後子孫自相爭殺無

已今陛下混一海內皆爲郡縣雖有功臣厚其祿俸無尺上一民

之擅絕兵革之原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始皇從其議乃分天下

認賊爲祥

哀哉王建

松柏蒼蒼

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時六國悉并於秦天下統一統秦王以六國曾並稱王號其名不尊尊大欲改稱帝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不足以傳後世威四夷乃採上古君號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不遜遂兼二號稱皇帝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又以爲周公作諡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爲非禮今後除諡法不用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之二世三世以至於百千萬世傳之無窮故夢不墜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惟水能滅火秦應水德之運衣服旌旗皆尚黑水數六故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十月朔爲正月理無

人聞而哀之因爲歌曰

松耶栢耶

飢不可爲餐

誰使建極耶

嗟任人之匪端

後人傳此爲松栢之歌蓋咎后勝之誤國也按齊始祖陳定乃陳厲公佗之子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遂仕齊諱陳田氏數傳至田桓子無字又再傳至僖子乞以厚施得民心田氏日強乞子桓弑齊君又三傳至太公和遂篡齊稱侯又二傳至威王而益強稱王號又回傳至王建而國亡矣史臣有贊云

陳完避難

奔於大姜

物莫兩盛

嬖替田昌

和始擅命

威遂稱上

孟嘗延客

田單救亡

相勝利眡

中百姓亂奔亂竄城門不守后勝束手無計

何不以和

只得

建迎降王賁兵不血刃兩月之間盡得山東之地秦王聞捷傳合

曰齊王建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今幸將士用命齊國就滅本

當君臣俱戮念建四十餘年共順之情免其誅死

無情語

可與妻子

遷於共城

今衛輝府輝縣

有司曰給斗粟畢其餘生

刻薄

后勝就木處斬

首王賁秦命誅后勝

這却殺得爽快

遣吏卒押送王建安置共城惟茅屋

數間在太行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人

到好

養宮眷雖然離散

猶數十口止斗粟不敷

苦哉

有司又不時給

更苦

王建止一子尙幼

中夜啼飢建淒然起坐聞風吹松柏之聲想起在臨淄時何等富

貴今誤聽好臣后勝至於亡國飢餓窮山悔之何及遂泣下不止

不數日而卒宮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齊

相上下雖然自燕而齊歸途南北便道也齊在譬如人身尙缺一臂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重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

王賁得書遂引兵取燕山望河間一路南行却說齊王建聽相國后勝之言不救韓魏可恨每滅一國反遣使入秦稱賀秦復以黃金

厚賂使者

又是此物惑人

使者歸備述秦王相待之厚

黃金說

王以爲和

好可恃不修戰備

和好即可恃豈遂不

及聞五國盡滅王建內不

自安與后勝商議始發兵守其西界以防秦兵掩襲遲却不隄防

王賁兵過吳橋直犯濟南齊自王建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上

下安於無事從不曾演習武藝

可笑

況且秦兵強暴素聞傳說今日

數十萬之衆如泰山般壓將下來如何不怕何人敢與他抵對王

賁繇歷下淄川逕犯臨淄所過長驅直搗如人無人之境臨淄城

立又二傳至簡子鞅鞅傳襄子母卹與韞魏三分晉國母卹傳其姪桓子浣浣傳于籍始稱侯諡烈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又四傳至王遷被虜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守魏祀嘉王代六年而國滅自此六國遂亡其五惟齊尙在史臣有贊云

趙氏之世

與秦同祖

周穆平徐

乃封造父

帶始事晉

夙初有土

武世晉卿

籍爲趙王

胡服雖強

內亂外侮

頗牧不用

王遷囚虜

雲中六載

餘燭一吐

王賁提書呈咸陽秦王大喜賜王賁手書略曰

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奔馳二十餘里方之乃父勞苦功高不

始稱王列於七國易王傳噲為國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至喜而國亡史臣有贊云

召伯治陝

甘棠懷德

易王僭號

齒於六國

噲以懦弱

平以強獲

一謀不就

遼東并失

傳四十三

年八九伯

姬姓後亡

召公之澤

王賁既滅燕遂移師西攻代代王嘉兵敗欲走匈奴賁追及於猫

兒莊地名擒而囚之嘉自殺死得烈盡得雲中雁門之地此秦王政二

十五年事按趙自造父仕周世為周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

晉文侯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威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文公衰子

盾事襄成景三公晉王霸趙氏世為霸佐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

云

驚熊之嗣

肇封於楚

通王旅霸

大開南土

子圍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奸自怙

昭困奔亡

懷迫囚苦

襄烈遂衰

負芻爲虜

王翦滅楚班師回咸陽秦王賜黃金千鎰翦告老仍歸頻陽秦王
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燕王於遼東秦王命之曰將軍若平遼
東乘破竹之勢便可收代無煩再舉王賁兵渡鴨綠江圍平壤城
破之虜燕王喜送入咸陽廢爲庶人按燕首召公肇封九世至惠
侯而周厲王奔彘八傳至莊公而齊桓公伐山戎爲燕闢地五百
里燕始強大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以合從之術其子易王

亦不知何人所造王翦嘆曰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寧矣豈非古
人先窺其定數故埋碑以示後乎古人往往有此却又不著姓名大是怪事今後當名
此地爲無錫今無錫縣名寔始於此王翦兵過姑蘇守臣以城降
遂渡浙江略定越地越王子孫自越亡以後散處甬江在寧波府天台
山名在台州府之間依海而居自稱君長不相統屬至是聞秦王威德悉
來納降王翦收其輿圖戶口飛報秦王并定豫章今江西之地立九
江會稽二郡楚祝融之祀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按楚自
周赧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始強大稱王自此歲歲并吞小國五傳
至莊王旅始稱霸又五傳至昭王珍幾爲吳滅又六傳至威王高
兼有吳越於是江淮盡屬於楚幾占天下之半懷王槐任用奸臣
靳尚見欺於秦始漸衰弱又五傳至負芻而國并於秦史臣有贊

其陣蒙武手斬裨將一人復生擒一人秦兵勇氣十倍項燕復大

敗這時却真是力不奔八城中築門固守王翦用雲梯仰攻項燕

用火箭射之燒其梯能辨是蒙武曰項燕釜中之魚也乃築壘與城

齊周圍攻急昌平君親自巡城為流矢所中軍士扶同行宮夜半

身死亦有項燕泣曰吾所以偷生在此為芈氏一脈未絕也今尙

尙何望乎乃仰天長號者三引劍自刎而死死得城中大亂秦兵

遂登城啟門王翦整軍而入撫定居民遂率大軍南下至于錫山

軍士埋鍋造飯掘地得古碑上刻有十二字云

有錫兵 天下爭 無錫寧 天下清

王翦召士人問之言此山乃蕙山之東峰自周平王東遷於維此
山遂產鉛錫因名錫山四十年來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此碑

爲限地方千餘里尙可立國乃率其衆渡江奉昌平君爲楚王居

於蘭陵

今常州府城北

繕兵城守

有志氣

再說王翦已定淮北淮南之地謁

秦王於郢渚秦王誇獎其功然後言曰項燕又立楚王於江南奈

何王翦曰楚之形勢在於江淮

爲將者不可不知地利

今全淮皆爲吾有彼

殘喘僅存大兵至卽就縛耳何足慮哉秦王曰王將軍年雖老志

何壯也

未知比李信何如

明日秦王駕回咸陽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王

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鵡洲

武昌府城

逾年船成順流而下守江軍士不

能禦秦兵遂登陸留兵十萬屯黃山以斷江口大軍自朱方進圍

蘭陵四面列營軍聲震天凡夫椒山

在無錫縣

君山

在江陰縣以荆南春申君得名

山

在宜興縣

諸處兵皆布滿以絕越中救兵項燕悉城中兵戰於城下

初合秦兵稍却王翦驅壯士分爲左右二隊各持短兵大呼突入

略地項燕不意王翦猝至倉皇出戰壯士奮力多時不勝校殲大

呼陷陣一人足敵百人

自保人最須防他這一着

楚兵大敗屈定戰死項燕與

景騏率敗兵東走翦乘勝追逐再戰於永安城

今黃州府卽復大

敗之

銳氣已耗後便難爲

遂攻下西陵荆襄大震王翦使蒙武分軍一半屯

於郢渚傳檄湖南各郡宣布秦王威德自率大軍逕趨淮南直擣

壽春

所謂先知虎女後知燕鬼者也

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提項燕往淮上募兵未

回王翦乘虛急攻城遂破景騏自刎於城樓

妙更楚王負芻被虜秦

王政發駕親至樊口

在武昌下

受俘責負芻以弑君之罪廢爲庶人命

王翦合兵郢渚以收荆襄於是湖湘一帶郡縣望風驚潰再說項

燕募得二萬五千人來至徐城

今四上

適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

逃難奔來言壽春已破楚王擄去不知死活項燕曰吳越有長江

牛設享親與士卒同飲食

行兵必先得士心最爲要緊

將吏感恩願爲効力屢

屢請戰輒以醇酒灌之如此數月士卒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

戲按范蠡兵法投石者用石埋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

步爲勝不及者爲負其有力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

橫木高七八尺跳躍而過以此賭勝王翦每日使各營軍吏默記

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

妙如此便更不行錯外

益收斂爲自守之狀不許軍

人往楚界

樵採而忘其防

獲得楚人以酒食勞之放還妙更相持

歲餘項燕終不得一戰以爲王翦名雖伐楚實自保耳遂不爲戰

備

上他

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曰與諸君破楚

爭得地已操必勝

之具

將士皆磨拳擦掌爭先奮勇乃選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謂

之壯士別爲一軍爲衝鋒而分軍數道分付楚兵一敗各自分頭

名家論之已詳予不復贅尤可笑者是稱皇帝及所定稱謂
名號真妄自尊大狂誕之甚只有刪去謚號一節還筭不悖
于理耳謚號之當去予另有論具拙集中茲不贅
六國之亡都在王政年分內而王政實呂不韋之子是王政
卽位之日嬴氏之祀已斬矣六國之滅只筭滅于呂而非滅
于嬴則謂秦之滅亡先于六國可也

話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率軍六十萬聲言伐楚項燕守東岡以
拒之見秦兵衆多遣使馳報楚王求添兵助將楚王復起兵二十
萬使將軍景騏將之以助項燕却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在汝陽連
營十餘里堅壁固守便有土意蓋楚亦強敵非得其間未便可勝也項燕日使人挑戰終
不出項燕曰王翦老將怯戰固其宜也快事王翦休士洗沐日椎

國妙在都一樣不得受用尤妙在都是秦人殺他但郭開之死死得暗是秦人怕人勘破機關至于后勝敗後更無人故竟明明殺却耳。

秦之端事三晉而不及齊是要自近而遠這種道理明白淺顯原沒甚難知處好笑齊人把和好認真四十餘年不修兵備竟像秦之于齊獨厚可以始終無事者然愚至于此可謂醉生夢死矣其得後二還等便宜了他許多日子秦之兼併六國全是詐力用事自不消說但到混一之時也該略存些厚道方是善策他却全不理會只看他之所以處六國降王使知其享國斷斷不能長久

秦并天下之後并沒一件事做得妥當合理先賢先儒及諸

號始皇建立郡縣

秦兵雖強而項據景駒所將之兵亦四十餘萬不爲少弱死
守易而攻難客勞而王逸以四十餘萬之兵爲主而守隘何
遽不如六十萬之客兵哉項燕之敗在于意怠而防疎王翦
之勝在于蓄銳而勵士則國之安危懸于一將豈虛語哉
項燕才具雖短致敗于秦然還算是個忠臣是個義士其舉
措生死間都有列氣。

六個亡國中只有代王嘉是個漢子臣子中只有項燕是個
漢子其餘君旣庸懦不堪運仗節死義之臣也沒有。一個用
人如此焉得不亡

趙國一個郭圉齊國一個后勝一樣受秦黃金一樣欺主賣

席中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求秦王批給臣家妙秦王曰將軍

若成功而回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何憂於貧王翦曰臣老矣大

王雖以封侯勞臣譬如風中之燭光耀幾時不如及臣目中多給

美田宅爲子孫業世世受大王之恩耳又說得妙甚秦王大笑許之既

至函谷關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更妙蓋此等處不嫌其多也蒙武曰老將軍

之請乞不大多乎王翦密告曰秦王性強厲而多疑識得王性今

以精甲六十萬畀我是空國而托我也我多請田宅園池爲子孫

業所以安秦王之心耳似不應此蒙武曰老將軍高見吾所不及

不知王翦伐秦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用六十萬古所未有也

此不可無

王翦對曰古者約日而陣背陣而

戰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于戈之中寓

禮讓之意故帝王用兵從不用眾齊桓公作內政勝兵不過三萬

人猶且更番而用今列國兵爭以強凌弱以衆暴寡逢人則殺遇

地則攻報級動曰數萬圍城動經數年是以農夫皆操戈刃重稚

亦登冊籍勢所必至雖欲用少而不可得

說得透徹之甚

況趙國地盡東

南號令一出百萬之衆可具臣謂六十萬尚恐不相當豈復能滅

于此哉

深一定說更妙

秦王嘆曰非將軍老于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

將軍矣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即日拜爲大將以六十萬授之仍

用蒙武爲副臨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王翦引卮爲秦王壽曰大

王飲此臣有所請秦王一飲而盡問曰將軍何言王翦出一簡于

敵大敗而走項燕遂之凡三日三夜不息殺都尉七人軍士死者

無算李信率殘兵退保其阨即平靖關在信陽項燕復攻破之項燕能將李信

棄城而遁項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蒙武未至城父聞李信兵敗

亦退入趙界遣使告急秦王大怒盡削李信官邑親自命駕造頻

陽來見王翦問曰將軍策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今果辱秦

軍矣不諱事人定要將軍雖病能為寡人強起將兵一行乎王翦

再拜謝曰老臣罷病恃亂心力俱衰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秦

王曰此行非將軍不可將軍幸勿却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

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有身分秦王曰寡人聞古者大國三軍萬二

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不盡行未嘗缺之五霸威加諸侯其

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

如李將軍壯勇

這等見解最會候事

遂罷王翳不用命李信為大將蒙武副

之率兵二十萬伐楚李信攻平輿

在汝寧府城東古沈子國

蒙武攻寢邱

在固始

孫叔敖信年少驍勇一鼓攻下平輿城于是引兵而西攻下申城

了所封信

今信陽

遣人持書約蒙武會于城父

今平陽府寶豐縣有父城即其地

欲合兵以搗邾

城今黃州府城

話分兩頭却說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立幽王悻悻

即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幽王立十年而薨無子其時李園亦

卒趙臣乃立宗人公子偁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而其庶兄負芻

襲殺哀王遂自立為王負芻在位三年聞秦兵深入楚地乃拜項

燕為大將率兵二十餘萬水陸並進探知李信兵出申城白率大

軍迎于西陵使副將屈定設七伏于魯臺山

在黃陂

諸處用兵費李信

恃勇前進遇項燕兩下交鋒戰酣之際七路伏俱起李信不能抵

季芒季生武子雙雙佐晉文公成霸雙復四傳至桓子侈滅范氏
中行氏智氏侈生文侯斯與韓趙三分晉國凡七傳而至王假國
滅共有國王百年史臣贊云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嗣裔繁昌

世戴忠正

文始建侯

武益強盛

惠王好戰

大梁不競

信陵養士

神氣稍振

景濬式微

再傳而隕

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是年秦王用尉繚之策復謀伐楚問於
李信曰將軍度伐楚之役用幾何人而足李信對曰不過用二十
萬人語便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對曰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
以臣愚見非六十萬人不可自是語氣秦王私念曰老人固宜怯不

願同心協力互相救按史記卷八十五齊自齊王后薨其弟后

勝大史勝于氏為相國用事多受秦黃金成事壞事力言秦必不須

齊今若與魏合從必觸秦怒齊王建惑其言遂辭魏使王賁連戰

皆勝進圍大梁值天道多雨王賁乘油幘車訪求水勢凡欲建功

不辛苦知黃河在城之西北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亦經繇城西

而過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引二河之水築隄壅其下流軍士冒

雨興王王賁親自持蓋催督及渠成兩一連十日不止水勢浩大

賁命決隄通溝內外溝俱泛溢城被浸三日頽壞者數處秦兵遂

乘之而八魏王假方與群臣議書歸表為王賁所虜上囚車與官

屬俱送至咸陽假中途病死到也王賁盡取魏地為三川郡并收

野王地廢衛君角為庶人按魏自晉獻公之世屈萬受封萬生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三

衛李信屯兵首山在遼東郡司城西南使人持書數太子丹之罪燕王喜大

懼佯召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殺之可憐然後斷其首燕王哭之

慟時夏五月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三尺五寸寒涼如嚴冬人謂

太子丹怨氣所致也燕王將太子丹之首函送李信軍中爲書謝

罪李信馳奏秦王且言五月大雪軍人苦寒多病求暫許班師秦

王謀于尉繚尉繚奏曰燕棲于遼趙棲于代譬之遊魂不久自散

今日之計宜先下魏次及荆楚二國既定燕代可不勞而下看得明白

秦王曰善乃語李信收兵回國再命王賁爲大將引軍十萬出

函谷關攻魏景湣王已薨太子假立三年矣自秦攻燕時魏

王假增築大梁之城內外俱浚深溝殖修守備使人結好齊王說

以利害言魏與齊乃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魏亡則禍必及于齊

丹罪耶得是

這却說今城中精兵尙有二萬遼東負山阻河猶足固守

父王宜速往

雖是下策然當此無可奈何之時只得如此而已

燕王喜不得已登車開東

門而出太子丹盡驅其精兵親自斷後護送燕王東行退保遼東

都平壤

箕子故國

王翦攻下薊城告提于咸陽王翦積勞成病一面上

表告老秦王曰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忘然王翦誠老夫使將軍

李信代領其衆以追燕王父子召王翦歸賜予甚厚翦謝病老于

頻陽

地名

燕王聞李信兵至遣使求救于代王嘉嘉乃報燕王書略

曰

秦所以急攻燕者以怨太子丹故也王能殺丹以謝于秦秦怒

必解燕之社稷幸得血食

燕王喜猶豫未忍太子丹懼誅乃與其賓客自匿于桃花島

在今遼遠

秦王愛其敏捷賜繒綺一篋是夜盡歡因宿于胡姬之宮後來胡姬生子卽胡亥也是爲二世皇帝此是後話次早秦王視朝論功行賞首召夏無且以黃金二百鎰賜之曰無且愛我以藥囊投荆軻也比愈病謝儀厚了許多次喚小內侍趙高曰昔劍而拔之賴汝教我亦賜黃金百鎰群臣中手搏荆軻者視有傷輕重加賞殿下郎中入等擊殺秦舞陽者亦俱有賜蒙嘉誤爲荆軻先容凌遲處死滅其家蒙鶯先已病死其子蒙武見爲裨將以不知情特赦之賞罰俱以能并天下也秦王怒氣未息乃益發兵使王賁將之助其父王翦攻燕燕太子丹不勝其憤悉衆迎戰于易水之西燕兵大敗夏扶宋意皆戰死丹奔薊城今蘇州鞠武被殺王翦合兵圍之十月城破燕王喜謂太子丹曰今日破國亡家盡繇于汝丹對曰韓趙之滅豈亦

燕丹父子豈非劍術之不精乎

論得是也但即使其術果精亦復無益

韓非有言

獨堤匕首入秦都

神勇其如劍術疎

壯士不還謀不就

樊君應與寬頭顧

秦王心戰目眩呆坐半日神色方纔稍定往視荆軻軻雙眼圓睜宛如生人怒氣勃勃秦王懼命取荆軻秦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同焚于市中燕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遂起駕還內宮宮中后妃聞變俱前來問安因置酒壓驚稱賀險作寡婦矣有一胡姬乃趙王宮人秦王破趙選入宮善琴有寵列在妃位秦王使鼓琴解悶胡姬援琴而奏之其聲曰

羅襖單衣兮可裂而絕

八尺屏風兮可超而越

鹿盧之劍兮可負而拔

嗤彼兕狡兮身亡國滅

荆軻匕首尺餘止可近刺劍長八尺可以遠擊秦王得劍在手其

膽便壯遂直前來砍荆軻斷其左股可知手授原低荆軻撲身倒於左邊

銅柱之傍不能起立乃舉匕首以擲秦王閃開那匕首在秦三耳

邊過去技藝是不精之甚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火光迸出秦王復以劍

擊軻軻以手接劍笑二指俱落連被八劍荆軻倚柱而笑向秦王

箕踞罵曰幸哉汝也吾欲效曹沫故事以生劫汝反諸侯侵地不

意事之不就被汝幸免豈非天乎才情短武藝又低只落一味從容耳可笑然汝恃

強力吞併諸侯享國亦豈長久耶左右爭上前攢殺之秦舞陽在

殿下知荆軻動手也要向前却被郎中等衆人擊殺此秦王政二

十年事也可惜荆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特地入秦一事無

成不惟自害其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三人性命斷送

右手執劍刺其胸未及身秦王大驚奮身而起袖絕山那時五
月初旬天氣所穿羅縠單衣故易裂也王座傍設有屏風長八尺
秦王起而過之屏風仆地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秦王不能脫身
繞柱而走原來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許持尺寸之兵也好好也諸
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皆陳列于殿下非奉召不敢擅自入
殿今倉卒變起不暇呼喚群臣皆以手共搏荆軻勇甚近者輒仆
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荆軻奮臂一揮藥囊俱碎雖然荆軻
勇甚群臣沒奈何也虧著要打發衆人所以秦王東奔西走
不曾被荆軻拿住秦王所佩寶劍名鹿盧長八尺欲拔劍擊荆軻
長靶不能脫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秦王
悟依其言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容易投出秦王勇力不弱於

可認是似有振恐之狀待臣曰使者色變爲何荆軻回顧舞陽而

笑此可取只在上前叩首謝曰一介秦舞陽乃北番蠻夷之鄙人

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振摺慄息易其常度這是強作解願大王

寬宥其罪使得畢使於前秦王傳旨止許正使一人上殿左右叱

舞陽下階秦王命取頭函驗之果是樊於期之首問荆軻何不早

殺逆臣來獻荆軻奏曰樊於期得罪大王竄伏北漠寡君懸千金

之賞購求得之欲生致于大王誠恐中途有變故斷其首冀以稍

紓大王之怒荆軻辭語從容顏色愈和秦王不疑時秦舞陽捧地

圖匣俯首跪於階下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來與寡人

觀之荆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函親自呈上秦王展圖乃方欲觀

看荆軻匕首已露不能掩藏當下未免著忙濟左手把秦王之袖

雄髮指危冠

猛氣衝長纓

飲饒易水上

四座引群英

左席擊悲筑

右席唱哀聲

蕭蕭哀風逝

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

羽聲壯士驚

心知去不回

且有後世名

荆軻既至咸陽知中庶子

名蒙嘉蒙驚之族

有寵於秦王先以千金賂

之求爲先容蒙嘉八奏秦王曰燕王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

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於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以奉守先人

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督亢之地圖燕

王親自函封拜送使者於庭今上卿荆軻見在館驛侯有惟大王

命之秦王聞樊於期已誅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之禮召使者至咸

陽宮相見荆軻藏匕首於袖捧樊於期頭函秦舞陽捧督亢輿地

圖匣相隨而進將次升階秦舞陽面白如死人

此出光所謂骨勇怒則面白者也不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聲甚哀慄賓客及隨從之人無不涕泣有如臨喪荆軻仰面呵氣直冲霄漢化成白虹一道貫于日中見者驚異果然是軻復慷慨爲羽聲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宮

仰天噓氣兮成白虹

其聲激烈雄壯衆莫不嗔目奮勵有如臨敵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跪進于軻軻一吸而盡羣舞陽之臂騰躍上車催軻疾馳竟不反顧此處人以爲壯我以爲醜蓋太子丹登高阜以望之不見而止凄然如有所失帶淚而返晉處士陶靖節有詩曰

燕丹善養士

志在報強秦

招集百大良

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已

提劍出燕京

素驥鳴廣陌

賓朋送我行

知荆卿行期何日荆卿曰臣有所善客盡未至欲俟之以爲副

只怕是要待以爲正耳

太子丹曰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未可定也丹之門

下有勇士數人惟秦舞陽爲最或可以副行乎荆卿見太子十分

急切乃嘆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

這句却說

臣所以遲遲欲俟吾客本圖萬全

即來亦未見其萬全

太子旣不能待請

行矣

蓋量技藝高似荆卿却因時候不巧讓荆卿獨自取名是於不幸處偏却虧不巧如此無益之死又是他大幸處也

於

是太子丹草就國書只說獻督亢之地并樊將軍之首俱付荆卿

以千金爲刺治裝秦舞陽爲副使同行臨發之日太子丹與相厚

賓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設宴餞行高漸離聞荆

卿入秦亦持豚肩斗酒而至荆卿使與太子丹相見丹命入席同

坐酒行數巡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歌曰

把其袖右手斫其肩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亦得免于滅亡之患矣

說得倒好聽誰知却做不來將軍以為何如樊於期卸衣偏袒奮臂頓足大呼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而恨其無策者也今乃得聞明教即拔

佩劍刎其頸可惜喉絕而頸未殊荆軻復以劍斷之有詩為證

聞說奇謀喜欲狂

幽魂先已赴咸陽

荆卿若遂屠龍計

不枉將軍劍下亡

荆軻使八飛報太子曰已得樊將軍首矣太子丹聞報馳車至伏

屍而哭極哀命厚葬其身而以其首置木函中荆軻曰太子曾寬

利匕首乎到此時方纔問此物也大遲了太子丹曰有趙人徐夫人徐姓夫人名七首

長一尺八寸甚利刃以百金得之使工人染以毒藥曾以試人知

是甚麼晦氣人先若出血沾絲纓無不立死裝以待荆卿久矣未試了恁件妙物

必喜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

太子便得報太子

丹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何忍殺之

這是燕丹好處

若督凡地圖所不敢惜荆軻知太子丹不忍

乃私見樊於期曰將軍得禍于秦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殺

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樊於期

仰天大息流涕而言曰某每一念及秦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

恨未有其地耳

在是英雄豪傑在勢力不及時枉有冲天之志有氣出不得真是第一苦事

荆軻曰今

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將軍肯聽之乎於期亟

問曰計將安出荆軻躊躇不語於期曰荆卿何以不言軻曰計誠

有之但難于出口

宛轉活潑大不似豪傑身分

於期曰尚報秦仇雖粉骨碎身

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荆軻曰某之愚計欲前刺秦王而恐

其不得近也誠得將軍之首以獻于秦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

持圖

卷之二十三

荆

三

話說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少所許可自然是更不濟的了自

評優劣也惟心服榆次人蓋音聶自以為不及既知不及便該請

與之深結為友至是軻受燕太子丹厚恩欲西入秦劫秦王使人

訪求蓋聶欲邀請至燕與之商議因蓋聶遊踪未定一時不能勾

來到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見得且暮敬事不敢催促忽邊人

報道秦王遣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燕亦不免于亡代王嘉

遣使相約一同發兵共守上谷以拒秦太子丹大懼言於荆軻曰

秦兵且暮渡易水足下雖欲為圖計豈有及哉怪不得荆軻曰臣

思之熟矣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未可得近也這却想夫樊將

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首黃金千斤封邑萬家而督亢在固安營

腴之地秦人所欲誠得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彼

老成歷練之人識周而持重故慮事輒見其難恃才壯往之人意銳而慆輕故臨事輒見其易凡圖事者孰不樂易而惡難故其初時壯往者每易合而老成者多見棄也夫使趨簡就近可以成功豈非甚便快意之事世亦何取有老成歷練之人哉無奈事到後來以慆輕獲濟者百無一二而終歸老成之萬舉萬當也如秦之伐楚李信王翦用多用少之間豈非較然之明驗耶

建功難居功尤難悔之于事後者無及慮之于事先者易安王翦不特知兵其識見亦明而且遠田宅園池之請真消疑善後之良謀也此其所以雖遇秦政忌刻之主竟得以功名終與

人而取人其來久矣王政尤爲梟桀之甚者也苟得而刳之
固不患其不許也但反諸侯之侵地非比于授受尺寸之物
可結局于立談之頃者也王政卽許之能保其必踐乎許之
而復背約荆軻仍有更進之術乎旣皆不能則刳之猶無刳
也曹沫之刳齊桓也在其圖伯之時列國之從違未可必失
信則有失諸侯之憂故但得其許便可以賀成功然而齊桓
猶將背之若秦之今日則豈復有此慮耶而欲以一刳取信
此其不可得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又安得比于曹沫之于齊
桓耶吾故曰無論刺之成與不成皆計之最下者也
燕丹之遣荆軻雖是無益然燕之亡與不亡刳不在此不得
因而歸咎也只是荆軻才藝俱低實爲深負太子不可不知

獻地圖刑軻開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燕丹怨秦求報這是該的只是想到行刺一條却是最下之策無論成與不成都是有損無益這行刺一着是仇怨在一人關係亦只一身只須殺却此一人便可了事若然而已嫌其行險而微倖矣若燕秦之事則國家之大計也不持燕非子丹一人之事卽秦亦非王政一人之事也無論荆軻技藝生疎不能成刺卽使其劍術果精副行應手竟得秦王而刺之夫秦之圖燕固國之大計非王政一人之私也一王死秦復立一王其怨燕更深而用兵愈奮安足以制秦人之命而緩燕須臾之亡乎若說生刳秦王更是可笑秦之以詐力欺

安供以太牢間進車騎美女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適也軻一

日與太子遊東宮觀池水有大龜出池傍軻偶拾瓦投龜太子丹

捧金丸進之以代瓦又一日共試騎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軻偶

言馬肝味美須臾庖人進肝所殺即千里馬也即思馬肝何必殺

表敬事之意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見在燕國荆軻請

見之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在逐請荆軻與樊於期相會出所幸

美人奉酒復使美人鼓琴娛客荆軻見其兩手如玉贊曰美哉手

也席散丹使內侍以玉盞送物於軻軻啟視之乃斷美人之手自

明於軻無所吝惜見其愛而贈之可也斷手以軻嘆曰太子遇軻

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不知荆軻如何報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王欲與燕合兵拒秦丹恐舉國之衆不當秦之一將雖附以代王未見其勢之盛也魏齊素附於秦而楚又遠不相親諸侯畏秦之

強無肯合從者

使於秦誘以重利秦王貪得必相近因乘間劫之使悉反諸侯侵

地

將握重兵各不相下君亡國亂上下猜疑然後連合楚魏共立韓

趙之後并力破秦此乾坤再造之時也惟荆卿留意焉荆軻沉思

良父對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當任使

鼎政專語

輩遠其

讓荆軻再三謙遜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於樊館之右復

築一城名曰荆館以奉荆

亦是刺荆軻方悲泣而太子復遣使來視荆先生來否荆軻知其客之流荆軻曰光來車至太子宫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既相見誠卽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宫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既相見問田先生何不同來荆軻曰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欲以死明其不言已伏劍死矣太子丹撫膺慟哭曰田先生爲丹而死豈不冤哉良久收淚納軻於上坐太子丹避席頓首軻慌忙答禮太子丹曰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使丹得見荆卿天與之幸願荆卿勿見鄙乘荆軻曰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丹曰秦譬猶虎狼吞噬無厭非盡收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玉其欲未足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正翦大兵復破趙虜其王趙亡次必及燕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臨食而廢箸者也荆軻曰以太子之計將舉兵與角勝負乎抑別有他策耶太子丹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趙公子嘉曰稱代

曰老臣不敢田光上車訪荆軻於酒市中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醒

漸離方調筑

和弦也

田光聞銳音下車直入呼荆卿漸離携筑避去

荆軻與田光相見邀軻至其家中謂曰荆卿嘗嘆天下無知己光

亦以為然然光老矣精力耗不足為知己驅馳荆卿方壯盛亦

有意一試其胷中之奇乎

非知

荆軻曰豈不願之但不遇其人耳

田光曰太子丹折節重客燕國莫不聞之今者不知光之衰老乃

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光與卿相善知卿之才薦以自代願卿即

往太子宫荆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

只弄勇士刺客身分弄不得國家之士

田光

欲激荆軻之志乃撫劍嘆曰光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今太子

以國事告光而囑光勿泄是疑光也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受其

疑哉光請以死自明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遂拔劍自刎而死

可知

人覺之何以濟事

明是刺客語

臣所知有荆卿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

形似為勝之太子丹曰荆卿何名何處人氏田光曰荆卿者名軻

本慶氏齊大夫慶封之後也慶封降吳家於朱方楚討殺慶封其

族奔衛為衛人以劍術證蘧元君元君不能用及秦拔魏東地并

濮陽為東郡而軻復奔燕改氏曰荆人呼為荆卿性嗜酒燕人高

漸離者善擊筑

筑音竹似琴有弦用竹擊之

軻愛之日與飲於燕市中酒酣漸

離擊筑荆卿和而歌之歌罷輒涕泣而嘆以為天下無知己此其

人沉深有謀略光萬不如也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荆卿願因先

生而致之田光曰荆卿貧臣每給其酒食是宜聽臣之言

是言也

知太子丹送田光出門以自已所乘之車奉之使內侍為御光將

上車太子囑曰丹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於他人田光笑

外迎接執轡下車却行退爲道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優
行登上坐旁觀者皆竊笑太子丹屏左右跪而請曰今日之勢燕
秦不兩立聞先生智勇足備能奮奇策救燕須臾之亡乎田光對
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旦而馳千里及其衰老爲馬先之今鞠
太傅但知臣盛壯之時不知臣已衰老矣山奇畫策愈老愈妙然則田光始亦俠客刺客
之流太子丹曰度先生交遊中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可代
爲先生持籌畧乎田光搖首曰大難大難雖然太子白審門下客
可用者有幾人光請相之太子丹乃悉召夏扶宋意秦舞陽至與
田光相見田光一一相過問其姓名謂太子曰臣竊觀太子客俱
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則面赤宋意咏勇之人怒則面青秦
舞陽骨勇之人怒則面白奇談亦是千古高眼夫怒形於面而使

久丹心如焚矣不能須臾安息

是事豈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

况樊將軍窮困來

歸是丹哀憐之交也丹豈以強秦之故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地

夷

丹有死不能矣

雖似重意氣語但不度德量力便俱傷而兩敗矣

願太傅更為丹慮之鞠

武曰夫以弱燕而抗強秦如以毛投爐無不焚也以卵投石無不

碎也臣智淺識寡不能為太子畫策所識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

而勇沉且多識異人太子必欲圖秦非田光先生不可太子丹曰

丹未得交於田先生願因太傅而致之鞠武曰敬諾鞠武即駕車

往田光室中告曰太子丹敬慕先生願就而決事願先生勿却田

光曰太子貴人也豈敢屈車駕哉即不以光為鄙陋欲共計事光

當往見不敢自逸

若在此等處看田光不是第一流人

鞠武曰先生不惜枉駕此

太子之幸也遂與田光同車進太子宮中太子丹聞田光來親出宮

王笑而許之

笑其既至邯鄲發害取金載以數軍中途為盜所殺

取金而去或云李牧之客所為也

就是秦王之人那理甚原李牧之客只看上面笑字便知

呼得金賣國徒殺其身思哉再說燕太子丹逃回燕國恨秦王甚

乃散家財大聚賓客謀為報秦之舉訪得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

之

上意

有秦舞陽年十三白晝殺仇人於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

子赦其罪收致於門下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匿深山中至是聞

太子好客亦出身白歸丹待為上賓於易水之東築一城以居之

名曰樊館太傅鞠武諫曰秦虎狼之國方蠶食諸侯即使無隙猶

將生事况收其仇人以為射的如批龍之道鱗其傷必矣願太子

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匈奴然

後乃可徐圖也

說得是然不第到招致賢才是計短處

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三

七

房山爲宮兮沮水爲漿不聞調琴奏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商音

水之無情兮猶能自致於漢江嗟余萬乘之主兮徒夢懷乎故

鄉夫誰使余及此兮適謬言之孔張到識得梓時沒肉賣子然若不到沒肉時斷不能識

也秤又臣淹沒兮社稷淪亡八字突殺古今余聽不聰兮敢怨秦

王莫讀怨也無命王連自責也遲了

終夜無聊每一發謳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嘉聞王遷死諡

爲幽謬王有詩爲證

吳主喪邦絲佞妬

趙王遷死爲貪開

若教貪佞能疎遠

萬歲金湯永不頽徒回切

秦王班師回咸陽暫且休兵養士郭開積金甚多不能攜帶乃俱害於邯鄲之宅第事既定自言於秦王請休假回趙搬取家財秦

祭以收代人之心好遣使東與燕合又屯軍於上谷今易以備秦

冠更是要代國賴以粗定不在話下再說秦王政准趙王遷之降

長驅入邯鄲城居趙王之宮難趙王以臣禮拜見秦王坐而受之

故臣多有流涕者可嘆明日秦王弄和氏之璧笑謂群臣曰此先

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於是秦王出令以趙地為鉅鹿郡

置守安置趙王於房陵今鄖陽府房縣本封郭開為上卿作不趙

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好聰明人嘆曰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

吾邯鄲之粟耶或悟早了那房陵四面有石室如房屋一般趙王

居石室之中聞水聲淙淙問左右對曰楚有四水汪漢沮漳此名

沮水出房山達於漢江趙王悽然嘆曰水乃無情之物尚能自達

於漢江寡人羈囚在此望故鄉千里豈能至哉乃作山水之謳云

曰寡人欲降秦恐見殺如何郭開曰秦不害韓王豈害大王哉

以和氏之璧并邯鄲地圖出獻秦王必喜說得且趙王曰卿度可

行使寫降書郭開寫就降書又奏曰降書雖寫公子嘉必然阻當

聞秦王大營在西門大王假以巡城為名乘駕到彼竟自開門送

款何愁不納只有了你作先容趙王一向昏迷惟郭開之言是聽

如此好人到此危急之際益無主持遂依其言顏聚方在北門點

視聞報趙王已出西門送款於秦大驚公子嘉亦飛騎而至言城

上奉趙王之命已豎降旗秦兵即刻入城矣顏聚曰吾當以死據

住北門公子收歛公族火速到此同奔代地再圖恢復此人煩公

子嘉從其計即率其宗族數百人同顏聚奔出北明星夜往代顏

聚勸公子自立為代王以令其眾表李牧之功復其官爵親自設

聚加意防守水洩不漏不能通信其時歲值連荒城外民人逃盡

秦兵野無所掠惟城中廣有積粟食用不乏急切不下可知若不

還未必乃與楊端和計議暫退兵五十里外以就糧運城中見秦

兵退去防範稍弛也便已弛了防範可笑之極日啟明一次通

出人郭開乘此隙遣心腹出城將密書一封送入秦寨書中大意

云某久有獻城之意奈不得其便然趙王已十分畏懼倘得秦王

大駕親臨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與觀之禮銜璧投降王翦得書即

遣人馳報秦王秦王親師精兵三萬使大將李信直駕取太原路

來至邯鄲復圍其城晝夜攻打城上望見大旆有秦王字飛報趙

王趙王愈恐郭開曰秦王親提兵至此其意不破邯鄲不已不知

是怎得公子嘉顏聚輩不足恃也就是你願大王自斷於心趙王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三

從約不守

稽首秦闕

韓非雖使

無救亡滅

再說秦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趙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
鄒開進曰韓王已入臣燕魏方自保不暇安能相救以臣愚見秦
兵勢大不如全城歸順此時即求救亦是無益錯在不用鄒按二人耳不失封侯之位
王遷欲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何可
棄也臣願與顏聚竭力效死萬一城破代郡數百里尚可為國奈
何束手為人俘囚乎有丈夫氣此人不得兩位為王是趙家氣數已盡鄒開曰城破則王
為虜豈能及代哉公子嘉拔劍在手指鄒開曰覆國譴臣尚敢多
言吾必斬之何不趙王勸解方散王遷回宮無計可施惟飲酒取
樂而已鄒開欲約會秦兵獻城奈公子嘉率其宗族宮客幫助顏

爲王翦所殺大將顏聚收拾敗軍奔回邯鄲秦兵遂攻狼孟舒并
陘進兵攻取下邑楊端和亦收取常山餘地進圍邯鄲秦王政聞
兩路兵俱已得勝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韓王安大懼盡獻
其城入爲秦臣秦以韓地爲潁川郡此韓王安之九年秦王政之
十七年也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三世至獻子厥始執晉政厥三
傳至康子虎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虔始爲諸侯虔六傳至宣
惠王始稱王四傳至王安而國人於秦自韓虎六年至宣惠王九
年秋凡爲侯共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王安九年國滅凡爲王
九十四年自此六國止存其五矣史臣有贊云

萬封韓原

賢裔惟厥

計全趙孤

陰功不泄

始偶六卿

終分三穴

司馬尚不敢復出。竊妻孥奔海上去。訖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顏聚爲副代兵。素服李牧見其無辜被害。不勝憤怒。一夜間踰山越谷逃散俱盡。只得兵心一節便可知李趙葱不能禁也。却說

秦兵聞李牧死。軍中皆酌酒相賀。王翦、楊端和兩路軍馬刻期並

進。趙葱與顏聚計議欲分兵往救太原常山。一處顏聚曰：「新易大

將軍心不安。若合兵猶足以守。一分則勢弱矣。」此人言未畢。哨馬

報王翦攻狼孟。今陽甚急。破在旦夕。趙葱曰：「狼孟一破。破將長驅

井陘。合攻常山。而邯鄲危矣。不得不往救之。」遂不聽顏聚之諫。傳

令拔寨俱起。所謂致千人也王翦覘探明白。預伏兵大谷。遣人於高阜瞭

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放起號砲。伏兵一齊殺出。將趙兵截做兩

段。首尾不能相顧。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般殺來。趙葱迎敵兵敗

忿然曰開始請廉頗今復請吾嘗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然

後禦秦可也王意亦好但恐不及耳司馬尚曰將軍稱兵犯閔知者以為忠

不知者反以為叛適令譖人籍為口實又說以將軍之才隨處可

立功名何必趙也無可奈何語李牧嘆曰吾嘗恨樂毅廉頗為趙將不

終不意今日乃及自己又曰趙趙不堪代將吾不可以將印授之

此語非本意是相交印後不好脫身耳乃懸印於幕中中夜微服遁去欲往魏國趙

葱感郭開舉薦之恩又怒李牧不肯授印乃遣力士急捕李牧得

於旅人之家乘其醉縛而斬之以其首來獻不量已材之精否只以名位為重趙葱殺

材可恨可憐本牧一時名將為郭開所害豈不冤哉史臣有詩云

却秦守代著威名

大厦全憑一木撐

何事郭開貪外市

致令一旦壞長城

軍姑與通和但勿定約使命往來之間某自有計用計甚明總王是反間得力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李牧亦使人報之王敖至趙再打郭開關節言李牧與秦私自講和約破趙之日分王代郡若以此言進於趙王使以他將易去李牧某言於秦王君之功勞不小郭開已有外心遂依王敖說話密奏趙王罪該萬死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遂信以為實然此處亦不單是郭開之罪謀於郭開郭開奏曰趙葱顏聚見在軍中大王誠遣使持兵符即軍中拜趙葱為大將替回李牧只說用為相國牧必不疑趙王從其言遣司馬尚持節至灰泉山軍中宣趙王之命李牧曰兩軍對壘國家安危懸於一將是雖有君命吾不敢從司馬尚私告李牧曰郭開請將軍欲反趙王入其言是以相召言拜相者欺將軍之言也李牧

萬屯於上黨以為聲援時燕太子丹為質於秦見秦兵大舉伐趙

知禍必及於燕陰使人致書於燕王使為戰守之備也還是知事人又教

燕王詐稱有疾使人請太子歸國燕王依其計遣使至秦秦王政

曰燕王不死太子未可歸也欲歸太子除是烏頭白馬生角方可

然則連燕王死後太子亦不得歸矣太子丹仰天大呼怨氣一道直冲霄漢烏頭皆

白可得為燕丹秦王猶不肯遣太子丹乃易服毀面為人傭僕賺出

函谷關星夜往燕國去訖鳥頭日之誓與許今真定府定州南有

臺名聞雞臺即太子丹逃秦時聞雞早發處也秦王方圖韓趙未

暇討燕丹逃歸之罪毋說趙武安君李牧大軍屯於灰泉山在大谷縣

連營數里秦兩路軍馬皆不敢進好季秦王聞此信復遣王敖至

王敖軍中二人未和曾通諸否一笑王敖謂王敖曰李牧北邊名將未易取勝將

東周列國全志 卷三十三 三

耳。

燕丹志在報秦之怨救國之亡未嘗不善然不知訪求奇才異能之士與之共謀計而僅出千勇士劫刺之舉志雖正而計左矣所以終無成也

話說趙王遷五年代中地震牆屋傾倒大半平地裂開日三十步邯鄲大旱民間有童謠曰

秦人笑

趙人號

以爲不信

視地生毛

明年地果生白毛長尺餘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郭開蒙蔽不使趙

王聞之

不報祥瑞時

秦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王翦

從太原

一路進兵楊端和從常山

一路進兵復遣內史騰引軍士

匹而不可收人君子將帥之選可不加意乎其間哉平時不能加意人才到有事時方纔去求取已是可笑況又有好諂之人從而沮之乎如趙國在如此危急之時前面失却一廉頗後面又失却一李牧昏愚顛倒如此不亡何待

公子嘉人品識見比趙王還高若使公子嘉嗣位爲王或能遠郭盟而用頗牧則趙國之祀未必遂斬也悼襄却以溺愛趙媚之故不察賢否遂棄嘉而立遷竟以亡國則雖曰六國人事亦與有責焉

郭開壞到許多良心積下若干財物滿圖下半世受用一番誰知一旦也受用不着反連性命都送掉了何如留著趙國常做寵臣之安穩乎小人偏不肯到此處正是貪與愚并

餘員士卒無筭敗兵奔往甘泉市報知桓齮桓齮大怒悉兵來戰
所謂致李牧張兩翼以待之代兵奮勇當先交鋒正酣左右翼並
于人也進桓齮不能抵當大敗走歸咸陽趙王以李牧有却秦之功曰牧
乃吾之白起也亦封爲武安君食邑萬戶趙若能終在李牧國其遂爲秦并乎秦王
政怒桓齮兵敗廢爲庶人復使大將王翦楊端和各將兵分追伐
趙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問殺李牧

田光刎頸誓荆軻

國是一樣國兵是一樣兵前用李牧便一次敗却秦兵一
次使秦兩路大軍俱不敢進後只換了一趙葱便至兵敗國

王問以却秦之術李牧奏曰秦壘累勝之威其鋒甚銳未易挫也

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乃敢受命趙王許之又問代兵堪戰乎李

牧曰戰則未定守則有餘老成知兵趙王曰今悉境內勁卒尚可

老成知兵趙子

十萬使趙葱顏聚各將五萬聽君節制李牧拜命而行列營於肥

繁地名在鄯
成縣西

受賞賜自求出戰救終不許桓齮曰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齮今李

牧亦用此計也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而

今寧平府清河縣去郡
東北二百五十里

趙忽請救之季牧曰彼攻而我救是錄於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

攻其營彼方有事甘泉市其營必虛又見我堅壁已久不爲戰備

若襲破其營則相齒之氣奪矣此方等端之計耳然非老將高識使偏自想不到遂分兵

此乃尋常之計耳然非老
將尚識使偏自想不到

三路攻襲其營中不意趙兵猝至遂大潰敗殺死有名牙將十

一郭開了趙也

有得他

秦主知道不用廉頗更催桓齮進兵趙悼

襄王憂懼一疾而薨悼襄王適子名嘉趙有女娼善歌舞悼襄王

悅之留於宮中與之生子名遷悼襄王愛娼因及遷乃廢適子嘉

而立庶子遷為太子使郭開為太傅

川如此人托妻寄子要遷素國聽命趙王瞎子不如遷素

不好學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二人相得甚歡

氣數已盡自

來及悼襄王已薨郭開奉太子遷即位以三百戶封公子嘉留於

國中郭開為相國用事桓齮乘趙喪襲破趙軍於宜安斬扈輒殺

十萬餘人進逼邯鄲趙王遷自為太子時聞代守李牧之能乃使

人乘急傳

車馬

持大將軍印召牧

只是事急投師

牧在代有選車

千五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精兵五萬餘人留車三百乘騎三千兵

萬人守代其餘悉以自隨屯於邯鄲城外單身入城謁見趙王趙

焉往郭開曰吾將於齊楚之間擇一國而托身焉王敖曰秦有非
吞天下之勢齊楚猶趙魏也爲君計不如托身於秦秦王恢廓大
度屈已下賢於人無所不容是魏氣郭開曰子魏人何以知秦王
之深也王敖曰某之師尉繚子見爲秦太尉某亦仕秦爲大夫秦
王知君能得趙權故命某交歡於子所奉黃金實秦王之贈也若
趙亡君必來秦當以上卿授子趙之美田宅惟君所欲郭開曰足
下果肯相薦倘有見論無不奉承受恩深處便爲家已不是好人
處矣乃并無一毫感念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曰秦王以黃
金見托欲交結趙國將相今盡以付君後有事當相求也郭開大
喜曰開受秦王厚贈若不用心圖報即非人類不知此不圖王敖
乃辭郭開歸秦以所餘金四萬斤反命曰臣以一萬金了郭開以

人回至邯鄲謂趙王曰廉將軍雖然年老尚能食肉善飯然有脾
疾與臣同坐須臾間遺矢也三次矣趙王嘆曰戰國時
豈堪遺矢廉頗果老矣遂不復召但益發軍以助扈軀時趙悼襄
王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一年也其後秦王聞知廉頗在魏使人召
之頗復不往為魏將以楚兵不如趙鬱鬱不得志而死哀哉史臣
有詩云

老成名將說廉頗

遺矢謠言奈若何

請看吳亡宰嚭死

郭開何事取金多

時王敖猶在趙謂郭開曰子不憂趙亡耶何不勸王召廉頗也郭
開曰趙之存亡一國事也若廉頗獨我之仇豈可使復來趙國乎
奸人害正都是王敖知其無為國之心復探之曰萬一趙亡君將
他一副壯腸

曰廉將軍與其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頹自不必言

一倘壯亦求足下增添幾句只說老邁不堪好趙王必不復召

此卽足下之厚意也唐玖領命竟往魏國見了廉頗致趙王之命

廉頗問曰秦兵今犯境乎明眼人唐玖曰將軍何以料之廉頗

曰其在魏數年趙王無一字相與今忽有名臣畏馬之賜必有用

其之處是以知之唐玖曰將軍不恨趙王耶廉頗曰某方日夜思

用趙人何敢恨趙王也好廉頗我乃留唐玖同食政意在他面前

施逞精神一飯斗米真盡啖肉十餘斤狼餐虎嘍喫了一飽因披

趙王所賜之甲一躍上馬馳驟如飛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乃跳

下馬廉頗謂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時頗多多拜上趙王倘欲以餘

年報効唐玖明明看見廉頗精神旺盛奈私受了郭開賄賂郭

東司司國全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進兵攻鄴扈輒出兵拒之大戰於東峒音山在臨漳縣西南扈輒兵敗桓

齒棄勝追逐拔鄴連破九城扈輒兵保於宜安真定府屬城縣西南遣人

告急於趙王趙王聚群臣共議衆皆曰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無

則忠不見棄有事則又思用之昏主庸臣何能一戰龐氏樂氏亦稱良將今龐煖已死而樂

氏亦無人矣惟廉頗尚在魏國何不召之郭開與廉頗有仇恐其

復用乃譖於趙王曰廉將軍年近七旬筋力衰矣况前有樂乘之

隙故召而不用益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覘視倘其末衰召之未晚

奸臣趙王惑其言遣內侍唐玖以糖覘名甲一副良馬四匹勞問

可恨因趙王察之郭開密邀唐玖至家具酒相餞出黃金二十鎰為壽以

之自然要用此術唐玖訝其太厚自謙無功不敢受郭開曰有一事

相煩必受此金方敢啟齒玖乃收其金問郭大夫有何見諭郭開

命大將桓齮率兵十萬出函谷關壁言代魏復遣尉繚弟子王敖
往魏付以黃金五萬斤恣其所用王敖至魏說魏王曰三晉所以
能抗強秦者以唇齒耳為蔽也今韓已納地稱藩而趙王親詣咸
陽置酒為歡趙連袂而事秦秦兵至魏魏其危矣大王何不割
鄴城以略趙而求救於趙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魏為守也魏王
曰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王敖謬言曰趙之用事者郭開臣素與
相善自能得之負人易使正不妨先卒焉也魏王從其言以鄴郡三城地界并
國書付與王敖使往趙國求救王敖先以黃金三千斤交結郭開
然後言三城之事郭開受魏金謂悼襄王曰秦之伐魏欲并魏也
魏亡則及於趙矣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王宜聽之這個雖
然于道理上悼襄王使扈軋然于道理上率師五萬往受其地秦王遂命桓齮

若得志天下皆為魚肉矣

看得

一夕不辭而去館吏急報秦王秦

王如失臂手遣駟車四出追還

未必是真去借此以堅秦王之

心耳不然如何父被他追轉

與

之立誓拜為太尉

猶去大將軍

主兵事其弟子皆拜為大夫於是大出

內帑金錢分遣賓客使者奔走列國視其寵臣用事者即厚賂之

探其國情秦王復問尉繚以并兼次第尉繚曰韓弱易攻宜先其

次莫如趙魏三晉既盡即舉兵而加趙楚亡燕齊又安往乎秦王

曰韓已稱藩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未有加兵之名奈何尉繚曰

趙地大兵強且有韓魏為助未可一舉而滅也韓內附稱藩則趙

失助之半矣王若患伐趙無名請先加兵於魏趙王有寵臣郭開

者貪得無厭

先看定此便不難下手

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使昭郭開

而請救於趙趙必出兵吾因以為趙罪移兵擊之秦王曰善乃

甚高不可以臣禮屈也

真有才人自

秦王乃以賓禮召之尉繚見

秦王長揖不拜秦王答禮置之上坐呼為先生尉繚因進說曰夫

列國之於強秦譬猶郡縣也散則易盡合則難攻

觀此使即六夫

三晉合而智伯亡五國合而齊湣走大王不可不慮秦王曰欲使

散而不復合先生計將安出尉繚對曰今國家之計皆決於豪臣

豪臣豈盡忠智不過多得財物為樂耳

羅死豪臣亦却

大王勿愛

府庫之藏厚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

鄙薄得惡毒然實

秦王大悅尊尉繚為上客與之抗禮衣服飲食

盡與已同時時造其館長跪請教尉繚曰吾細察秦王為人豐準

鼻長目顴脣

樊豺聲中懷虎狼之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為人所

不用亦輕棄人

不恃養于用兵

今天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三十三

六

平李斯曰昔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平原皆曾留秦秦不用縱之還
國卒爲秦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剪韓之翼李斯惡韓秦王乃因韓非
於雲陽西安府淳化縣將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桎不兩雄當今之
世有木者非用卽誅何必罪乎此獄吏見人有息思入其語甚慷慨非乃慷慨賦詩
曰

說果難

憤何已

五蠹未除

說林何取

膏以香消

爵以廢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韓王聞非死益懼請以國內附稱
臣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秦王一日與李斯議事誇韓非之木情
其已死李斯乃進曰臣舉一人姓尉名繆大梁人也深通兵法其
才勝韓非十倍秦王曰其人安在李斯曰今在咸陽然其人自負

已薨太子安即位有公子非者善於刑名法律之學見聖之術

數上書於韓王安

別名去律也未必便能強國

韓王不能用及秦兵伐韓韓王

懼公子非自負其才欲求用於秦國乃自請於韓王願為使聘秦

以求息兵

欲求為使以求川干與國根本先錯了

韓王從之公子非西見秦王言韓

王願納地為東籬秦王大竟非因說之曰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

從而遂秦兼并之謀大王用臣之謀若趙不舉韓不亡楚魏不臣

齊燕不附願斬臣之頭以徇於國為人臣不忠者之戒

不知于韓亦為忠臣

因獻其所著說難孤憤五蠹說林等書五十餘萬言秦王讀而喜

之欲用為客卿與議國事李斯忌其才譖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

親其親豈為他人用哉秦攻韓韓王急而遣非人秦安知不如蘇

秦反間之計非不可任也

女無美惡人官見妬見以非之果才乎

秦王曰然則逐之

以定秦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
并兼之謀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
遂客客將去秦而為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覽其書大悟遂除逐客之令明使人馳車往追李斯及於
驪山之下斯乃還入咸陽秦王命復其官任用如初李斯因說秦
王曰昔秦穆公興霸之時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未可行兼并之
術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并僅存六國秦之役屬諸侯非
一代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埽蕩諸國如拂蠅塵乃不及此時
汲汲圖功坐待諸侯復強相聚合從悔之何及為秦謀秦王曰寡
人欲并吞六國計將安出李斯曰韓近秦而弱請先取韓以懼諸
國亦等秦王從其計使內史騰為將率師十萬攻韓時韓桓惠王
得是秦王從其計使內史騰為將率師十萬攻韓時韓桓惠王

與其妻合塚

不韋妻先葬於此

今北邙道西有大塚民間傳稱呂母塚蓋

賓客請言不韋葬處也秦王聞不韋已死求其屍不得乃盡逐其

賓客因下令大索國中凡他方遊客不許留居咸陽

遂呂氏實客可也并欲一

司逐之

已仕者削其官三口內皆要逐出境外客留之家一體治

罪有楚國士蔡人李斯乃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向遊秦國

事呂不韋爲舍人呂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拜爲客卿今日逐客令

下李斯亦在逐中已被司里驅出咸陽城外斯於途中寫就表章

托言機密事使郵傳上之秦王略曰

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辭細流故能就其深

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

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孝公用商鞅

使者絡繹於道秦王恐其用於他國爲秦之害乃手書一緘以賜不韋略曰

君何功於秦而封尸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尙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繇君始之寡人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郡以郫縣名在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不韋接書讀訖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何不早說此時遲了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小須又歎曰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自知該死矣今日死晚矣遂置觴於酒中服之而死門下客素受其恩者相與盜載其屍偷葬於北邙山下山在洛陽大得賓客力

屏先生讀史詩云

二十七人屍壘壘

解衣趨鏹有茅焦

命中不死終須活

落得忠名萬古標

車駕將至咸陽宮先命使者傳報秦王膝行而前亦不見了太后

叩頭大哭太后亦垂淚不已

得無愧死否

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指曰

此吾之類考叔也

此不得

是晚秦王就在咸陽宮歇宿次日請太后

登輦前行秦王後隨千乘萬騎簇擁如雲路觀者無不稱頌秦王

之孝回至咸陽置酒日泉宮中母子歡飲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

謝曰使吾母子復得相會皆茅君之力也秦王乃拜茅焦為太傅

爵上卿

賞浮子功了

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遣出都城往河南本國

居住

是列國聞文信侯就國各遣使問安爭欲請之處以相位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三

三

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

復以言進者怨謗曰騰恐謀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

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此數語耳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起立

解衣趨鑊秦王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麾左右曰去湯鑊

茅焦曰大王已懸榜拒諫不烹臣無以立信秦王復命左右收起

榜文又命內侍與茅焦穿衣延之坐謝曰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

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可知不是講母子恩禮天使先生開寡人之

茅塞寡人敢不敬聽茅焦再拜進曰大王既俯聽臣言請速備駕

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却是好事秦王即命司里

官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同葬於龍首山在長安縣表曰會忠

墓是日秦王親自發駕往迎太后即令茅焦御車望雍州進發南

畏死若是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爲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誰人不死臣又何畏哉內侍復還報秦王大怒曰狂夫故犯吾禁顧左右炊鑊湯於庭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闕下爲二十七人滿數乎於是秦王按劍而坐龍眉倒豎口中沫出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召狂夫來就烹內侍往召茅焦茅焦故意踽踽作細步不肯急趨要讓過他內侍促之速行茅焦曰我見王卽死矣緩吾須與何害內侍憐之乃扶掖而前茅焦至階下再拜叩頭奏曰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欲聞之否不以本意開談而先說存亡之計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何

雖是談說之法亦是要讓過風頭

議秦王之不孝也時有滄州人茅焦適避咸陽寓成店同舍偶言

及此事焦憤然曰子明因母天地反覆矣不是如此論使主人具湯水

將沐浴明早叩關入諫秦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主平日

親信之臣倘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諫

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秦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

聽不聽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次早五鼓向主人索飯飽食主

人牽衣止之茅焦絕衣而去同寓者度其必死相與剖分其囊賸

還他時却茅焦來至闕下伏屍大呼曰臣齊客茅焦願上諫大王

秦王使內侍出問曰客所諫者何事得無涉王太后語耶茅焦曰

臣正爲此而來內侍還報曰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秦王曰汝可

指闕下積屍告之內侍謂茅焦曰客不見闕下死人纍纍耶何不

自殺其身可見巧有所窮而陰謀爲大道之所惡也

韓非爲韓公子思用秦以滅宗國心術甚不可問况因請爲使而遂以自謀進退出處間先失所據矣著書立說之才安在祇爲殺身之其耳

旣爲國之寵臣何患無金如郭開偏受敵國之金而賣自己之君國此等人真是狗彘不若

郭開小人貪金賣國固是可恨獨怪趙王偏喜此等人寵而信之這等沒眼珠人滅亡自不足惜

話說秦大夫陳忠死後相繼而諫者不止秦王輒戮之陳屍闕下前後凡誅殺二十七人屍積成堆時齊王建來朝於秦趙悼襄王亦至相與置酒咸陽宮其懽及見闕下死屍問其故莫不嘆息私

始皇若茅焦之言更是可笑母之奸夫乃曰假父是何言也
母與奸夫奸生之子而曰兩弟天下固有如是之稱謂乎哉
可笑極矣其言所以得入者特因利害成敗之說中於始皇
之心耳

秦國以詐力開基相沿不改故魯仲連曰秦棄禮義而尚首
功之國也最說得是秦之所以肆其兼并與六國之所以服
秦都在力上非有所感慕而懷柔也故太后之事與帝業之
成與不成并沒相干茅焦特借此以動始皇之心耳于理則
不中于情則無當吾于茅焦之諫無取焉特其心則固不失
爲好人耳

呂不韋以陰謀奪人之國而王其子可謂巧矣竟不能免于

東周列國全志
第一卷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秦始皇母子與鄭莊公母子不同鄭莊之母不過溺愛少子耳以親則仍武公之子也宗廟社稷如故也母亦猶是母也其所欲害者不過莊公一人之私故城賴之誓是是無理若始皇之母則不然以太后而宣淫辱及宗廟矣欲以奸生之子奪國而王之社稷易姓祖宗斬祀矣况母之所以尊以從父也婦人而外淫先已義絕于父矣子雖不可以囚母而防閑監守不可廢也子雖不可以仇母而宣淫謀篡實爲宗社之罪人恩禮稍殺亦不爲過諸臣之進諫而取死自是難怪

小者以兵三百人守之凡有人出入必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

矣豈不醜哉

淫婦尚不羞死真是無恥

秦王政平了嫪毐亂回駕咸陽伺父臣

不韋懼罪偽稱疾不敢出謁秦王欲并誅之間於群臣群臣多與

交結皆言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况嫪毐未嘗面質虛實

無憑不宜從坐

心雖私而言却未嘗無理

秦王乃赦不韋不誅但免相收其節

綬桓齮擒反賊有功加封進級是年夏四季天發大寒降霜雪百

姓多凍死民間皆議秦王遷謫太后子不認母故有此異大天陳

忠進諫曰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

是論一庶幾邊者

天變可回秦王大怒命剝去其衣置其身於疾藜之上而捶殺之

陳其屍於闕下榜曰有以太后事來諫者視此秦臣相繼來諫不

止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人皆盡死出戰百姓傳聞嫪毐造反亦來持挺助力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嫪毐兵敗奪路斬開東門出走正遇桓齮大兵活活的束手就縛并內史肆佐戈竭等皆被擒付獄吏拷問得實秦王政乃親往大酈宮搜索得嫪毐好生二子於密室之中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太后暗暗心痛不敢出救惟閉門流涕而已秦王竟不朝謁其母却也歸祈年宮以太史古星有驗賜錢十萬獄吏獻嫪毐招詞三書偽腐人宮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可知不其同謀死黨如內史肆佐戈竭等凡二十餘人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夷其三族肆竭等皆梟首示衆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鬪者誅死卽不預亂者亦遠遠遷於蜀地今四川凡遷四千餘家太后用璽璽選不可爲國故減其祿奉遷居於咸陽宮此乃離宮之最

舍人攻祈年宮殺却今主我夫妻尚可相保

竟說是夫妻可笑之甚

太后曰

宮騎安肯聽吾令乎嫪毐曰願借太后璽也

王印假作御寶用之托

言祈年宮有賊王有令召官騎齊往救駕宜無不從

是孩了王意

太后

是時主意亦亂曰惟爾行之遂出璽付毐毐偽作秦王御書加以

太后璽文遍召宮騎衛卒木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亂至次日午

牌方繼取齊

便不足

嫪毐與內史肆佐弋竭分將其衆圍祈年宮

秦王政登臺問各軍但駕之意答曰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

救駕秦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

可知其主

宮騎衛卒

等聞之一半散去一半膽大的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秦王下

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

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與隸下賤賞格皆同於是宦者及牧圉諸

飲酒至醉復求覆局洩亦醉不從嫪毐直前扭顏洩批其頰洩不讓亦摘去嫪毐冠纓毒怒甚瞋目大叱曰吾乃今王之假父也此等事秘密猶恐難免乃爾妻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走出恰竟自說出來宜非作死遇秦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然後問之顏洩將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述了一遍因秦嫪毐實非官者許為腐刑私侍太后見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秦王政聞之大怒密以兵符往召桓齮使引兵至雍有內史肆佐戈竭內史佐戈皆秦官名肆竭其人名也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與為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中告之毒已酒醒大驚夜叩大鄭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之計除非乘桓齮兵未到盡發宮騎衛卒及客

結朝貴爲已事趨權者爭附之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

頃和不韋當口主意

原白秦王政九年春彗星見其長竟天太史占之曰國中當有兵

變也按秦義公立酈噲以祀白帝後德公遷都於雍遂於雍立郊

天之壇秦穆公又立實夫人祠歲歲致祭遂爲常規後來雖再遷

咸陽此規不廢太后居於雍城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至雍朝

見太后因舉祀典自有祈年宮

別宮名

駐駕是年復當其期適有彗

星之變臨行使大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川同尚父呂不韋守國

桓齮引兵三萬屯於岐山然後起駕時秦王已二十二歲猶未冠

太后命於德公之廟

德公始遷雍

行冠禮佩劍賜百官大酺五日太后

亦與秦王安於大鄭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谷常生出事來毒

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中大夫顏洩連博失利

不為詐使嫪毐行金貽卜者使詐言宮中有崇當避西方二百里

之外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亦幸太后稍遠去絕其往來却不知

有一個乃曰雍州今鳳翔府去咸陽西二百餘里且往時宮殿俱在太

后宜居之於是太后徙雍城嫪毐為御而往既去咸陽居雍故宮

名曰大鄭宮嫪毐與太后益相親不思兩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

室藏而育之太后私與毒約異日王崩以其子為後惟婦外人頗

有知者但無人敢言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還是侍寢有

者是先王請封以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毒為長信侯子以山

陽之地縣在西安府毒驟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自然是每

笑宮室輿馬田獵遊戲任其所欲只是他若漁色事無大小皆決

於毒毒畜家僮數千人實求官達願為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

得入內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也

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為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

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毐告之以

故毒性淫欣然自以為奇遇矣即性不淫却也沒甚不韋果使人

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取驢陽具及他

血詐作閹割拔其鬚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乃敢行詐

宮閹錢可通以為嫪毐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嫪毐既詐腐如

宦者狀遂雜於內侍之中以進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試之大

暢所欲以為勝不韋十倍也為如意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

韋乃幸得自脫脫得淨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淫婦未幾懷妊

嫪毐倒真是真本領不是春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詐稱病亦是病

方亦不是採戰也一笑

史記卷六十六 大

不韋以陽偉善戰

淫婦人極樂世界

得寵於莊襄后出入宮闈素無忌憚

及見秦王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

入甘泉宮

咸陽南宮太后所居

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已欲進一人以自

代

進人由已便

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音大

其陽具有名里中淫婦人爭事之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音

因稱為嫪毐偶犯淫罪不韋曲赦之

陽具

留為府中舍人秦俗農

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節其勞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

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為車輪使嫪毐以其

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不傷

太鄙

市人皆大笑太后聞其

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羨之意不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乘

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

想見情波羊

良久曰君戲言耶此外人安

上卿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今俗傳甘羅一二爲永和正
謂此也有詩爲證

片言納地廣河間

上谷封疆又割燕

許大功勞出董子

天生智慧豈四年

又有詩云

甘羅早達子牙遲

遲早窮通各有時

請看春花與秋菊

時來自發不愆期

燕太子丹在秦聞秦之背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
出關乃求與甘羅爲友欲資其謀爲歸燕之計也忽一夕甘羅夢
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正不知在天上原是遂
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話分兩頭却說呂

王聞張唐相燕平趙王曰亦聞之甘羅曰夫燕太子丹人質于秦

是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是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

開門見山趙王曰秦所以親燕者何意甘羅曰秦之親燕欲相與

攻趙而廣河間之地也知其哀情已俱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以

廣河間臣請言于寡君止張唐之行絕燕之好而與趙為歡夫以

強趙攻弱燕而秦不為救此其所得豈止五城而已哉白已要字

他人趙王大悅賜甘羅黃金百鎰白壁二雙以五城地圖付之使

還報秦王秦王喜曰河間之地賴孺子而廣矣孺子之智大於其

身乃止張唐不遣張唐亦深感之行原非其本心故趙聞張唐不

行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取上谷三十城保定河

俱有趙得十九城而以十一城歸秦坐地分畛好秦王封甘羅為

美如畫

是好孩子

秦王已自喜歡問曰孺子見趙王何以措詞甘羅對

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言若波興隨風而轉不可以預定也

得數語

秦王給以良車十乘僕從百人從之使趙趙悼襄王已聞燕秦通

好正怕二國合計謀趙忽報秦使者來到喜不可言遂出郊二十

里迎接甘羅

郊迎二十里便知其懷懼矣

及見其年少暗暗稱奇真事問曰向

爲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於先生爲何人甘羅曰臣祖也趙王

曰先生年幾何對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庭年長者不足使乎何以

及先生

不是奚落素定是

甘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任

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爲使於趙耳

與晏子對楚語一樣机軸

趙王見其言辭磊落又暗暗稱奇問曰先生下辱敝邑有何見教

甘羅曰大王聞燕太子丹人質於秦乎趙王曰聞之甘羅又曰大

又按他比張唐曰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甘羅曰君明知文信侯

看別人妙之權重於應侯乎曰何為不知甘羅曰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

武安君不肯行應侯一怒而武安君遂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

侯自請君相燕而君不肯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

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遠矣前兩句已自明自此只須一點便自利害了然說客

中高座張唐悚然有懼色謝曰孺子教我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

即日治裝將行甘羅謂不韋曰張唐聽臣之說不得已而往燕然

中情不能不畏趙也願假臣車五乘為張唐先報趙此舉便識見

常可不韋已知其才乃入言于秦王曰有甘茂之孫甘羅年雖少

然名家之子孫甚有智辨今者張唐稱病不肯相燕甘羅一說即

行復請先報趙王惟王遣之秦王宜甘羅入見身絕五尺眉目秀

已入質矣今欲使張卿相燕占得吉而彼堅不肯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甘羅曰此小事何不早言臣請行之不是妄言不韋怒連叱曰去去我親往請之而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怪不得呂不韋甘羅曰昔項梁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長於橐五年試臣而不效臣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羅奇伏文信侯不韋奇其言改容謝之曰孺子能令張卿行葺事成當以卿位相屈甘羅欣然辭去往見張唐唐雖知為文信侯門客見其年少輕之問曰孺子何以見辱甘羅曰特來弔君耳開口便是張唐曰某有何事可弔甘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何如妙在敘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計其數某功不及十之一也甘羅曰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視文信侯孰專

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以信臣之言更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
相則燕秦之交固於膠漆合兩國之力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燕
王聽其言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因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相者
謀國而乃請子敵國是最無呂不韋欲遣張唐使太史卜之大吉
理事戰國時每每如此可笑張唐托病不肯行不韋駕車親自往請張唐辭曰臣屢次伐趙趙
怨臣深矣今往燕必經趙趙過臣不可往也不得不慮不韋再三強之張
唐堅執不從不韋回府中獨坐堂上納悶門下客有甘羅者乃是
甘茂之孫時年僅十二歲十二歲即次見不韋有不悅之色進而
問曰君心中有何事便有枝不韋曰孺子何知而來問我甘羅曰
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爲君分憂任患也自命君有事而不使臣
得聞雖欲效忠無地矣不韋曰吾向者令剛成君使燕太子丹

屯留困守終無濟

罪狀空傳一紙書

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能主張，不全絲太后呂不韋做主。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騫之身。群臣議伐趙，剛成君蔡澤進曰：「趙者燕之世仇也。燕之附趙，非其本心。」看得某請出使於燕，使燕王效質，稱臣以孤趙之勢，然後同燕伐趙。我因以脣河間之地，此莫大之利也。秦王以為然，即遣蔡澤往燕。澤說燕王曰：「燕趙皆弱，乘之君也。一戰而栗腹死，再戰而劓辛亡。大王念兩敗之仇，而與趙共事，西向以抗強秦，勝則利歸於趙，不勝則禍歸於燕，是為燕計者過也。」燕王曰：「寡人非甘心於趙，其奈力不敵何？」上他蔡澤曰：「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以為燕與趙世仇，其從兵殆非得已。」大

秦王之命欲生致於期不敢施及冷箭

此處該感激秦王

於期復殺開一

條血路奔望燕趙而去王翦追之不及楊端和使成嶠開門以納

秦兵將成嶠幽於公館遣辛勝往咸陽報捷兼請長安君發落秦

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救免其死且轉乞呂不韋言之秦王政

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將謀叛矣遂遣使命王翦即梟斬成嶠於

屯留凡軍吏從嶠者皆取斬

太慘

合城百姓盡遷于臨洮

今陝西

之地

更可

一面懸賞格購焚於期有能擒獻者賞以五城使者至

屯留宣秦王之命成嶠聞不蒙赦自縊於館舍翦仍梟其首懸於

城門軍吏死者凡數萬人

如此暴法安能享國長久

百姓遷徙城中一空此秦

王政七年事也髯翁有詩云

非種侵苗理合鋤

萬全須看勢何如

也次日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秦兵勢盛人情惶懼城旦暮不

保願同王子出避燕趙更作後圖成嶠曰吾宗族俱在咸陽今遠

避他國知其納否是楊端和語在胸中樊於期曰諸國皆苦秦暴何愁不納

正話間外報秦兵在南門索戰樊於期催并數次曰王子今不行

後將不可出矣成嶠猶豫不決這等時候還猶樊於期只得綽刀

登車馳出南門復與秦兵交鋒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後便打點

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秦兵益進於期不能抵當奔回城下高

叫開門楊端和仗劍立於成嶠之傍厲聲曰長安君已全城歸降

矣樊將軍請自便有敢開門者斬楊端和出一旗旗上有箇降字左

右皆端和親戚便將降旗豎起不繇成嶠做主成嶠惟垂泣而已

樊於期嘆口氣曰孺子不足輔也真不足輔秦兵圍於期數重因

鬼端和曰合從之事趙肅侯齊湣王魏信陵楚春申俱曾爲之方
合旋散其不可成明矣六國誰非畏秦者君所在之國秦遣一介
責之必將縛君以獻君尙可望活乎此時事勢危迫成蟜曰足下
爲吾計當如何端和曰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有密書一
封託致於君遂將書呈上成蟜發而觀之略曰

君親則介弟貴則侯封奈何聽無稽之言行不測之事自取喪
滅豈不惜哉首難者樊於期君能斬其首獻於軍前此句在東
手歸罪某當保奏王必恕君君遲回不決悔無及矣

成蟜看畢流淚而言曰樊將軍忠直之士何忍加誅成蟜還端和
嘆曰君所謂婦人之仁也若不見從臣當辭去成蟜曰足下且暫
勞作伴不可遽離禍胎所言侯從容再議端和曰願君勿洩吾言

於期曰無名小卒吾先除之遂率軍開營出迎畧戰數合卒勝倒
退樊於期恃勇前進約行五里桓齮王賁兩路伏兵殺出於期大
敗急收軍回王翦兵已布滿城下於期大奮神威殺開一條血路
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王翦合兵圍城攻打甚急樊於期親自巡
城晝夜不倦也難爲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乘夜求見長安
君成蟜稱有機密事求見成蟜見是舊日門下之客欣然喚入端
和請屏左右告曰秦之強君所知也雖六國不能取勝君乃欲以
孤城抗之必無幸矣成蟜曰樊於期言今王非先王所出導我爲
此非吾初意也端和曰樊於期恃匹夫之勇不顧成敗欲以君行
僥倖之事今傳檄郡縣無有應者而王將軍攻圍甚急城破之後
君何以自全乎成蟜曰吾欲奔燕趙今從諸國足下以爲可否謂

兵來見言二城俱已收復分兵設守諸事停安王翳大喜曰屯留
之勢孤矣只擒得樊於期便可了事王采舉守營卒道今有將軍
辛勝奉秦王之命來到已在營外王翳迎入帳中問其來意辛勝
曰一者以軍士勞苦命賞犒賞頒賜一者秦王深恨樊於期傳語
將軍必須生致其人樊於期手劍斬首以快其恨王翳曰將軍此
來正有用處遂將來物犒賞三軍然後發令使桓齮王賁各引一
軍分作左右埋伏却教辛勝引五千入馬前去搦戰自己引大軍
準備攻城再說成嶠問長子靈關一城不守使人急召樊於期入
城商議樊於期曰只在早晚與決戰若戰而不勝當與王子北
走燕趙連合諸侯共誅偽主以安社稷志大而成嶠曰將軍小心
在意樊於期復還本營哨馬報秦王新遣將軍辛勝今來要戰樊

呂不韋欲脫太后一段子係儘有好法何乃出于薦嫪毐以
代乎以至大至險之事而乃全棄計無行之人爲之所以欲
求脫禍而反以速之也

嫪毐以布衣私侍太后已是罪不容誅乃欲因而篡君奪國
則更爲喪心滅理之甚矣如此人作如此謀天理自然不
得也

話說王翦退軍十里分咐涇溝高壘分守險阨不許出戰却發軍
二萬往助和齎王賁催他早早收功絕其羽翼便樊於期連日悉
銳出戰秦兵只是不應於期以王翦爲怯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
子壺關一處忽哨馬報道二城已被秦兵攻下於期大驚乃立屯
於城外以安長安君之聲知說和齎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引

而構大難豈未嘗一籌乎其意殆以爲檄又宣布說破陰私
人心必然響應耳不知秦王現今在位有臣不韋秉權以佐
之諸將軍又并無貳心檄文何足得力乎於期內無隱奧之
應外無犄角之援又素未與隣國通謀定議乃欲恃一己之
勇妄冀搖動人心志雖正而計亦太疎矣所以終于無成也
凡要以說動人全要捉住要害使其言易入如張唐之不肯
相燕只是爲怕死耳甘羅識得此意故說他時只說不去便
死得更速所謂捉住要害也那怕張唐不從孩子有此見識
真是難得

甘羅說張唐說趙不過利害兩字動人非有他奇特處只是
出于童年便覺可驚可喜耳

懦涕泣言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憑主裁勿誤我事樊於期抽選精兵萬餘開門出戰王翦佯讓一陣退軍一里屯於伏龍山山即疑屯於期得勝入城楊端和已混入去了因他原是本城之人自有親戚收安歇不在話下成蟜問樊於期曰王翦軍馬不退如何於期答曰今日交鋒已挫其銳明日當悉兵出戰務要生擒王翦直入咸陽扶立王子爲君方遂吾志志氣未嘗不大可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

秦國兵力之強天下莫及樊於期以孤軍在外乃欲輔成嶠

數次皆斬將潰圍而出秦兵損折極多可惜如此勇將却沒謀畧不然秦之勝負未可知也

是日天晚各自收軍王翦屯兵於金盞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

急切難收必須以計破之計要與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

有未將楊端和乃屯留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王翦曰我

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

和曰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翦曰俟交鋒之時乘其收軍汝可效

敵軍打扮混入城中只看攻城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

和領計王翦當下修書緘訖付與端和曰去伺候行事再召桓齮

引一軍攻長子城王賁引一軍攻壺關城王翦自攻屯留二處攻

打使他不能來應好兵無應接樊於期謂成嶠曰今乘其分軍之

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秦兵勢大更難敵矣成嶠年幼畏

之勢不得復下況三城之兵不下十五萬背城一戰未卜勝負何

懼之有

恃勇而無謀以濟之便知無益于事

乃列陣於城下以待王翦亦列陣相對

謂樊於期曰國家何負于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車上

欠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何

忍見嬴氏血食爲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能所以奉之將軍若

念先王之祀一同舉義殺向咸陽誅淫人廢僞主扶立長安君爲

王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美哉

說得原正是正話只是事體太難

王翦

曰太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爲先君所出無疑

語可賴

汝乃造

謗汗馭乘輿爲此滅門之事尙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

碎屍萬段樊於期大怒瞋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

猛莫不披靡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王翦麾軍圍之凡

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安君同事今攻趙無功而長安君復造
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車
馬分爲三隊親自斷後緩緩而行龐煖探聽秦軍移動預選精兵
三萬使卮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能囑曰蒙驁老將必
親自斷後待秦兵過且盡從後邀擊方保全勝又等蒙驁見前軍
徑去無礙放心前行一聲砲響伏兵突出蒙驁便與卮輒交戰良
久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已無鬪志遂大潰蒙驁身帶重
傷猶力戰殺數十人復親射龐煖中其脅趙軍圍之數重亂箭射
之矢如蝟毛可惜秦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龐煖得
勝班師回趙箭瘡不痊未幾亦死可惜亦是趙國將亡催怙此事閣過不題再
說張唐王翳等兵至屯留成嶠大懼焚於期曰王子今日乃騎虎

臣庶念先德以同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奏人多有聞說臣不韋進奏之事者及
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為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
却也未免觀望之意時彗星俗呼掃帚星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
方占者謂國中當有兵起人心為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
壯悉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也并能二縣名俱潞州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
君已反星夜奔往咸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召尚父臣不韋
計議不韋曰長安君年少不辨為此此乃樊於期所為也於期有
勇無謀兵出即當就擒不必過慮又看得他破不韋雖是好人其才亦有可取乃拜王
翦為大將桓齮王賁王翦之子為左右先鋒率軍十萬往討長安君再
說蒙驁與虜族相持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疑訝間接得檄文

人之罪明宮闈之詐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

正恐不成能耳

嶠忿然按劍作色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
惟將軍蒼圖之樊於期僞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意蒙將
軍用心準備使者去後樊於期草就檄文累百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復宗之
惡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咸陽之主器
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
君繼以好生之覓遂蒙血脂恃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兩
君之不壽有絲是可忍也二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真
王陰已易嬴而爲呂尊居假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
人胥怒其叨爲嫡嗣欲訖天誅甲冑子文載義聲而生色子孫

透出重圍却得蒙驚軍到接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救兵

已到守禦益力蒙驚等不能取勝可見國無強弱得將則勝遣張唐往屯留催

取後隊軍兵却說長安君成蟜年方十七歲不諳軍務召樊於期

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蟜敘

述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

付君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洩吾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

君於外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太后宣淫不禁六妻爰子聚於一

窟所忌者獨君耳若蒙驚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

重則刑誅這却說得不差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

可不爲之計成蟜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

期曰今蒙驚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

臣等可圖全臣等可圖全

期率兵五萬爲後繼賓客問於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爲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好人心深且說蒙鰲前軍出函谷關取路上黨逕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縣在路州以爲聲援遣使相國龐煖爲大將扈輒副之率軍十萬拒敵許龐煖便宜行事龐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山可望都山宜往據爲將不可不知地利使扈輒引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有秦兵萬人在彼屯將朴被扈輒冲上殺散就於山頭下寨蒙鰲使張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龐煖大軍亦到兩邊于山下列成陣勢大戰一場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張唐往東旗便往東指張唐往西旗便從西指趙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所以要先占地利正爲如此龐煖下令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趙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生之勇不能

變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分付秘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

棘門之內壽春城門推至日沒皆夜好做手脚也方便人徐報黃歇黃歇大驚

不謀於賓客即刻駕車而行又復相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

呼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謀皮宜誅黃歇知事變此時方知事急欲

迴車千下已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

發喪擁立太子捍嗣位是為楚幽王時年繼六歲李園自立為相

國獨專楚政奉李媽為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子為王而父滅族亦

是千古大奇事收其食邑哀哉日本園當國春申君賓客盡散群公子皆

疎遠不在事少主寡后國政日多楚自此不可為矣話分兩頭再

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趙將龐煖也乃

使蒙驁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嶠同樊於

曰李園以妹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後時誠

以郎中令相處

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至及殿中侍衛之人

某得領袖諸郎李園先入

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

說出上意明透之甚黃歇何足以知此

黃歇掀髯

大笑曰李園弱人耳又事我素謹

死在此二語

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

慮乎朱英曰君今日不用吾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

察之如用足下之處即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動靜知

其言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鴟夷子皮

即范蠡

之風可追也

乃不辭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

真好朱英強千春申百倍

鬚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

盜國奸謀理不容

天啟春申無妄禍

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倘一聞有

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口計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

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

為春申君故也好朱乃入見春申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福無妄猶言出自

意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福

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名為相國與楚王無二今楚王病久

不愈一旦宮車晏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如伊尹周公侯王之年

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即真此所謂無妄之福也這只是引

頭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李園王之舅也而君位在其上

外雖柔順內實不甘好朱英看得透且同盜相妒勢所必至也聞其陰蓄

死士為日已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

滅口好朱英看得透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人朱英

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此婦人亦大老臉妾賴天佑生男

異日必為嫡嗣則是君之子為王少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

之罪乎不知楚國雖得依舊身臨不測之禍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

智婦人勝於男子卿之謂矣只是教你作馬次日即召李園告之

以意密將李媽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楚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

媽者有色相者皆以為宜子當貴齊王方遣人求之王不可不先

也楚王即命內侍宣取李媽入宮媽善媚不知是怎生法楚王大寵愛

之及產期雙生二男長曰捍次曰猶楚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媽為

王后長子捍為太子李園為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國為

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益謹而中實忌之及考烈王二十五年病

久不愈李園想起其妹懷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為王

卷之四

甥也又想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還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
來求我起想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
歇怪其來遲李園封曰臣有女弟名嫫嫫頗有姿色齊王聞之遣使
來求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齊國
必是個美色遂問曰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何未至也黃
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誰非君妾婢
之流敢不如命乃盛飾其妹送至春申君府中用美人計先黃歇
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曰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侍寢未
三月卽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嫫曰爲妾與爲夫人孰貴嫫笑曰
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人與主后孰貴嫫又笑曰主后
后貴甚李園曰汝在春申君府中不過一寵妾耳今墮王無子幸

非楚之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于秦而秦方修怨于魏魏目
亡則陳許為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
不勸楚王東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所以少安雖可少安其如
人愈黃歇然其謀言于若烈王乃擇日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于
郢復遷于陳今又遷于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為東遷王氣歇

楚因屢徙霸圖空

從來避敵為延敵

莫把遷岐托古公

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尚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這
是好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為舍人有妹孕嬌色
美欲進于楚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
申君待其有娠然後進於楚王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為楚王乃晉

寒已撤矣王翳曰楚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雖不成然兵已至

此不可空回遂往襲趙寒壁壘堅固攻不能入有此便如畫龐煖

杖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亂了一夜至天明無聲

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楚兵不至使人探之知其

先撤嘆曰合從之事今後休矣其實可嘆諸將皆請班師於是韓魏之

兵先回本國龐煖怒齊獨附秦挾燕兵伐之取饒安地在河間一

城而返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爲從長奈

何不告而先回敢問其故考烈王責讓黃歇歇慙懼不答便該羞

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

皆以楚強國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

巴蜀南隔兩周而韓魏又眈眈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

將軍蒙騫王翦桓騎將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

應五國不韋自為大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分為五屯如列

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

知矣有得也三晉近秦習與秦戰而楚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

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誠選五營之銳合以攻楚楚必不支

只是看破責楚之一軍破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為然於

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暗地各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

襲楚寨將若能軍時李信以糧草稽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回眾將

告求得免但鞭背百餘甘回挾恨夜奔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難

有此人與焉可春申君大驚欲馳報各營恐其不及遂即時傳令

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緩而行沒用比及秦兵到時楚

史記卷之二十三
晚也

托大自尊最是壞事黃歇之見殺于李園只爲自尊托大耳
樊於期大有丈夫氣事雖不成然有此一討亦殊大快人心
不可以成敗爲優劣也

話說龐煖欲乘敗燕之威合從列國爲并力圖秦之計除齊附秦

外韓魏楚燕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二三萬共推春申君黃

歇爲上將

如北庸才豈甚當此大任

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函谷

關爲事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

畏縮之心若取道蒲坂

山西蒲州

餘華州而西逕襲渭南

縣在西安府卽新豐

因

窺潼關兵法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路俱出蒲

關望驪山一路進發直攻渭南不克

無用之甚

圍之秦丞相呂不韋使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三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秦人每一出師必收名城畧要地今以五國之衆攻一渭南而不能克已是無用可笑秦人欲謀掩襲既幸有彼中人洩漏其計正好將計就計以圖建功黃歇身爲上將而乃聞信先逃以致各國數十萬之衆空自往返一番遂使秦人愈增氣焰成其併吞黃歇之罪大矣及聽李媽之計欲以異姓篡宗暗奪君國天理良心喪盡矣朱英之說不行殆亦天奪其

泰乃保無虞不知合從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二終

人驚曰龐煖果不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更行欲取阜城在河一路奔往遼陽龐煖追及大戰于胡盧河在阜城劇辛兵敗歎曰吾何面目為趙囚乎自刎而亡此燕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崑翁有詩歎云

金臺應聘氣昂昂

共翼昭王復舊疆

昌國功名今在否

獨將白首送沙場

栗元被樂間擒而斬之獲首二萬餘餘俱奔潰或降趙兵大勝龐

煖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

武遂縣

方城地在燕王親

諸將渠之門求其為使伏罪乞和龐煖看將渠面情班師奏凱而

回李牧仍守代郡去訖趙悼襄王郊迎龐煖勞之曰將軍武勇若

此廉頗猶在趙也龐煖曰燕人已服宜及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七

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三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畧曰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其以

昔日交情不敢不告

妙似不是故國者然

劇辛曰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縱使李牧兵至吾何懼哉命以書還其使人來日再決死戰趙使者已去衆元進曰龐煖之言不可不信萬六平牧果引軍襲吾之後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乃於此適纔所言穩住軍心也還等汝今密傳軍令盧札營寨連夜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衆元領計去了誰知龐煖探聽燕營虛設同樂乘樂間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走行至龍泉河

在保定府

應縣縣

探子報道前同旌旗塞路開說是代郡軍馬劇辛

知矣老將軍年踰七十孤立於衰主之庭猶貪戀兵權持凶器而

行危事欲何爲乎劇辛曰其受燕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趙吾餘

年欲爲國家雪栗腹之耻劇辛曰栗腹無故攻吾部邑自取喪敗

此乃燕之犯趙非趙之犯燕也劇辛曰在土風雨下在軍前反覆酬答

煖急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者賞三百金劇辛曰足下何輕吾

太甚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只餘語龐煖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

可耳劇辛大怒把今箭一磨元便引軍殺出這裡樂乘樂問雙

軍接戰燕軍漸矢便宜劇辛驅軍大進龐煖亦以大軍迎之兩下

混殺一場燕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金收兵劇辛回營悶悶

不悅欲待回軍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欲

待不回又難取勝正在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道趙國遣人下書

下交鋒約二十餘合一聲砲响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射燕
軍武陽靖中箭而亡栗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煖同二將從後
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卒大怒急催大軍親自接應龐
煖已自還營去了來去從容劇卒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白於
陣前單車相見龐煖允之兩下各自淮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
分付不許施放冷箭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請劇將軍會面劇
辛亦乘單車而出龐煖在車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
曰憶昔別君去趙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
生如白駒過隙信然也龐煖曰將軍向以昭王禮士棄趙走燕一
時豪傑景附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
昭王墓在無終山蘇代鄒衍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齊國燕之氣運亦可

攻之栗腹之耻可雪也燕王大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為寡

人一行乎劇辛曰臣熟知地利若蒙見委定當生擒龐煖獻於大

王之前說大話人燕王大悅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趙王聞報

卽召龐煖計議煖曰劇辛自恃宿將必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

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在保定府一路來以斷其後臣以一軍迎戰

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先據勝算趙王從計而行却說劇辛渡易水取

路中山直犯常山地界兵勢甚銳龐煖帥大軍屯於東垣卽真定縣深

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軍深入若彼堅壁不戰成功無日矣

問帳下誰敢挑戰驍將栗元乃栗腹之子側是子欲報父讐欣然

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未將武陽請行劇辛給銳卒

萬人使犯趙師龐煖使樂乘樂閒張兩翼以待而親率軍迎戰兩

曰使信陵君尚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于是遣使與趙通好
趙悼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
二君合從之約忽邊吏報道今有燕國拜劇辛爲大將領兵十萬
來犯北界那劇辛原是趙人先在趙時原與龐煖有交後來龐煖
仕趙劇辛投奔燕昭王昭王用爲薊郡守及燕王喜被趙將廉頗
圍困都城賴將渠講和而罷深以爲耻將渠相燕原出于趙人所
命非燕王之意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
分相信將渠爲相歲餘卽托病歸其印受明哲知燕王乃召劇辛
於薊用爲相國其圖報趙之事奈心懼廉頗不敢動彈今日廉頗
奔魏龐煖爲將劇辛意頗輕之乃迎合燕王之意奏曰龐煖庸才
非廉頗之比既曾與交而不能况秦兵已拔胃陽趙人疲敝棄

乘往代廉頗

可悼襄

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王為將于今四十餘年

未有挫失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勤兵攻乘乘懼走歸國

兩人都不是

廉頗遂奔魏魏王雖尊為客將疑而不用廉頗由是遂居大梁秦

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病大作呂不韋

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秦爵自公上至徹侯後世凡二十級高缺所定

納粟之例自此而起

天下第一

是年魏信陵君傷于酒色得疾而

亡

倒是全始

馮驩哭泣過哀亦死賓客自到從死者百餘人足見

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魏安釐王亦薨太子增嗣立是為景湣

王秦知魏新喪君又信陵君已死

信陵君不死雖喪君秦還未必敢伐

思報敗績之

讐遣大將蒙驁攻魏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未幾又拔朝歌又

攻下濮陽

衛

元君乃魏王之壻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湣王歎

有司司國

之

之

之

四方諸侯賓客弔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盛

正是權傾中外威振諸侯不在話下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知信陵

君退廢如復議用兵使大將蒙驁同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再

遣蒙驁同王齕攻韓韓使公孫嬰拒之王齕曰吾一敗于趙再敗

于魏蒙秦王赦而不誅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千人直犯韓

營斷力戰而死也是好韓兵亂蒙驁乘之大敗韓師殺公孫嬰取

韓十二城以歸自信陵君廢而趙魏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

伐魏圍繁陽在相州內員縣東北此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嗣

立是爲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乘勝進取而大夫郭開素以諂

佞爲廉頗所嫉常因侍宴向叱之却也郭開銜怨在心譖于悼襄

王言廉頗已老不任事伐魏久而無功已克繁陽何謂無功乃使武襄君樂

可笑信陵君雖則下心無愧度魏王心中芥帝終未釋然遂托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此舉大是只與賓客為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為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

威名動鬼神

一身全趙魏

百戰却羸秦

鎮國同堅礎

危詞似吠狺

英雄無用處

酒色了殘春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人問疾因使內侍以

緘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

只算物還舊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即

位即始皇帝時年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為太后封其母弟

成蟜為長安君國事皆決于不韋比于太公號為尚父不韋父死

公子威名播於天下天下侯王莫不傾心於公子者指曰當正位南面爲諸侯領袖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這還等老寔不會不腆之賦預布賀忱惟公子勿罪把壞話說煞也

魏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秦人多詐此書乃離開我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魏王曰公子旣無此心便可於寡人面前作書復之卽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畧云

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槩首莫酬南向之語非所以訓人臣也蒙君辱親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子增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增旣回魏復言信陵不可專任爲秦人作說客

與魏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敬慕信陵之語

語稍明白人自然就知是故意了

又接得太子增家信心中愈加疑惑使若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故

意洩漏其語使魏王聞之却說信陵君聞秦使講和謂賓客曰秦

非有兵戎之事何求于魏此必有計

謂明白人自然看便破

言未畢閤人報

秦使者在門言秦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秦王

之書幣無忌不敢受

先已看破便自不墮計中

使者再三致秦王之意信陵

君亦再三却之恰奸魏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

魏王既知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

封不動送上魏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啓封今蒙王取覽只得

呈上但憑裁處魏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啓不明乃發書觀之畧

曰

大將諸侯兵皆屬焉天下但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也雖吾秦
國亦畏信陵君之威欲立爲王與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秦殺
太子以絕民望卽不然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奈何利害切身太子增涕泣求計客曰秦方欲與魏通和太子何不致一書于魏王
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秦安肯釋我而歸耶客曰秦
王之欲奉信陵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願以國事秦固秦之
願也又用他離間信陵又要他何患請而不從哉太子增乃爲密
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後乃敘已求
歸之意將書付客托以密致魏王于是秦王乃修書一封一封致
魏王歸朱亥之喪托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幣等物却
說魏王因晉鄙賓客布散流言固已心疑可及秦使捧國書來欲

陵君有震主之嫌魏王豈無疑忌之意信陵君鎚殺晉鄙鄙之宗
族賓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捐金萬斤密遣細作至魏訪求晉鄙之
黨奉以多金使之布散流言藥線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
之爲魏王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反間計惡如此則魏王必
疎無忌而奪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
兵無足爲吾難矣秦王曰卿計甚善然魏旣敗吾軍其太子增猶
質吾國寡人欲因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一太子魏
復立一太子何損于魏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于魏從裡面打出
秦王大悟待太子增加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一面
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
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莫不敬且憚之即借寔事說今爲魏

王欲封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秦王益怒可笑令左右引朱亥置

虎圈中圈有班爛大虎見人來即欲前攫朱亥大喝一聲畜生何

敢無禮迸開雙睛如兩箇血盞目皆盡裂迸血濺虎虎蹲伏股栗

良久不敢動老虎也怕狼的左右乃復引出秦王嘆曰烏獲在鄙不是過

矣若放之歸魏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不從命拘于

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乃以頭觸

屋柱柱折而頭不破好結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絕咽而死真義士

哉直義士真難得也不枉在信陵君下交了秦王既殺朱亥復謀于羣臣曰朱亥雖死

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君

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魏王魏王棄之于趙不許相

見後因秦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然紂連四國得成大功然信

篇陣圖七卷名曰魏公子兵法却說蒙驁與王齕領着敗兵合做
一處來見秦莊襄王奏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
臣等不能取勝損兵折將使六國從約不解何至見滅于秦乎罪該萬死秦王曰卿
等屢立戰功開疆拓土今日之敗乃是眾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
剛成君蔡澤進曰誦國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
一使修好于魏且請無忌至秦面會俟其人關即執而殺之永絕
後患豈不美哉是用熟套子亦難以欺人矣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
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皆為秦所羈幸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
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於魏王使朱亥為使何必定秦璧一雙
以謝秦秦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行心中大怒蒙驁密奏秦王
曰魏使者朱亥即鐘堅晉鄙之人也此魏之勇士宜留為秦用秦

敗王無前是智勝敗無前蒙驚是力勝然若無前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

關無前下五國札下五箇大營在關前揚威耀武如此月餘秦兵緊閉
關門不敢出應信陵君方絕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
論此事以爲信陵君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孰解圍

合從全仗信陵歸

當時勸駕誰人力

却是埋名兩布衣

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奏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
迎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
拜爲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于信陵君赦朱亥擅殺
晉鄙之罪用爲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
幣求信陵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口所進之書策拈爲二十一

胆俱裂人人惜命箇箇奔逃王翦大敗折兵五萬有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臨潼關去訖信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邲州却說蒙驁探信陵君兵往華州乃將老弱立營虛建大將蒙旗幟與魏楚二軍相持盡驅精銳銜枚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翦合兵是日也不錯只此兒誰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翦恰好在華陰縣在西界上相遇信陵君親言欠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右有將渠兩下大殺一陣蒙驁折兵萬餘鳴金收軍當下札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魏將衛慶楚將景陽探知蒙驁不在軍中攻破秦營老弱解了邲州之圍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驁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驁雖勇怎當得五路軍馬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望西退走

報八王齟齬山言魏信陵君為將遣兵逕往渭口王齟大驚曰信
陵善于用兵今救華不接戰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
當親往救之正要你如此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將
近少華山山中閃出一隊大軍打着燕相國將渠旗號王齟傳令
列成陣勢便接住將渠交鋒戰不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着
韓大將公孫嬰旗號王齟急分兵迎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趙
將龐煖所劫得在一齊來令王齟道事已如此且只顧所殺若殺
退燕趙二軍又作計較無可奈何三國之兵攬做一團自午至酉尙
未鳴金信陵君度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出大叫信陵君親自
領兵在此秦將早早來降免污刀斧王齟雖是箇慣戰之將到此
沒有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况秦兵素聞信陵君威名到此心

州在河南府古號王地王在鄭西信陵君曰秦聞吾為將必

急攻邲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以兵綴蒙驁之兵于邲而率奇

兵赴華使得若王斃則蒙驁亦不能自固矣衆將皆曰然乃

使衛慶以魏師合楚師築為連壘以拒蒙驁虛插信陵召旗號堅

壁勿戰而身帥趙師十萬與燕韓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集諸將

計議曰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秦以舟師運糧俱泊渭水而

少華不多荆杞可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劫糧王斃必悉兵來救

吾伏兵于少華邀而擊之無不勝矣只要算計好自即命趙將龐

煖引一支軍往渭河劫其糧艘使韓將公孫嬰燕將將渠各引一

支軍聲言應接劫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

君親率精兵三萬伏于少華山下龐煖引軍先發早有伏路秦兵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王不捨信陵君歸去持其臂而泣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共社稷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上宗廟見夷於秦不得不歸倘邀君之福社稷不泯尚有相見之日趙王曰公子向以魏師存趙今公子歸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煖爲副起趙軍十萬助之知恩報恩趙王亦好信陵君既將趙軍先使顏恩歸魏報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于各國求救燕韓楚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聞其爲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可見平日豎將將渠韓將做人要緊齊國不肯發兵却說魏王正在危急得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燕趙韓楚之師前來救魏魏王如渴時得漿火中得小喜不可言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蒙驁圍邲

泣訴其事二公曰君第戒車得妙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全

仗全仗二公八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將返宗邦吾二人特來

奉送經說來送不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

子不聞乎反問之妙便信陵君曰聞之但無忌駐魏十年今已為

趙人不敢與聞魏事矣二公齊聲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

於趙名聞于諸侯者徒以有魏也這一會輕即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

賓客者亦藉魏力也今秦攻魏口急而公子不恤設使秦一旦破

六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

子復何面目寄食于趙也義正詞嚴執交如此口試思如言未畢

信陵君蹙然起立面發汗謝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為天下

罪人矣即日命賓客束裝信陵自是有天性自八朝往辭趙王趙

王曰聞公子之來也人亦是明自人吾已聞之矣

言而已。悟是深得立言之法者。

觀信陵君之做人。行兵。實是賢而有才。不是純以虛聲詐人者。故畢竟功業比他公子獨盛。

信陵君在魏。敬禮一侯生。以及朱亥。便得其力。以建存趙之功。在趙敬禮一毛公。薛公。又賴其力。以成救魏之功。遂以享高名而全大義。可見人肯敬禮賢才。是第一件便宜事也。秦人忌信陵君之賢。行反間。此是敵國之常。只是魏王之輕信讒口。自失長城。爲可笑耳。

燕國失却一將。渠却專用劇辛。顛倒如此。焉得不敗。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來訪公子。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此二公自是執交不在賓客數

胡盧河寵煖斬劇辛

極聰明人只怕偶有所蔽。聰明人有所蔽。又靠有正人指點之。則可不至于終蔽。從來君臣上下賢不肖之問。其得失。每在于此。如信陵君爲當時第一賢公子。豈有不知魏之當救者。只因心恨魏王棄之于趙。故不肯歸。是其偶有所蔽也。此時不特毛薛二公。卽食客中有以此說進者。則信陵未有不幡然者也。可笑許多賓客。却都相戒不敢爲魏使傳言。這等愚鄙下材也。來混作賓客。豈不可笑。

凡明白人說話。須論其大若糊塗人。則未免要處處搯到。如信陵君與魏王兄弟相惡。是小節。社稷存亡。祖宗宗祀。是大義。信陵原是明白人。故毛薛二公只在大處一點。便不煩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急矣寡人舉國引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

信陵君雖居趙國賓客探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已恨曰魏

王棄我于趙十年于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却也說得是

乃懸書于門下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

者這等賓客都是幾片耳顏恩至魏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促

音信不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爲言俱辭不敢幾片何足與計大事恩欲候信

陵君出外於路土邀之信陵君爲迴避魏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

奈可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卜年卜世數過之

宗社靈長古無二

秦王乘滅周之盛復遣蒙驁襲韓拔成臯滎陽置三川郡地界直
逼大梁矣秦王曰寡人昔質于趙幾為趙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
乃再遣蒙驁攻趙取榆次縣名在太原府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
土壘因攻魏高都今山西澤州不拔秦王復遣王齕將兵五萬助戰魏
兵屢敗如姬言于魏王曰秦所以急攻魏者欺魏也所以欺魏者
以信陵君不在也信陵君名聞于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
使人卑辭厚幣召之于趙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秦雖有蒙驁等
百輩何敢正眼視魏哉雖在公事上說然不免亦有私心魏王勢在危急不得已
從其計遣顏恩為使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趙迎信陵君遣以
書畧曰

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以絕人望賈人傾手秦王卽用不韋爲大將率兵十萬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發蒙城盡收鞏城等七邑周自武王已酉受命終于東周君王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祀絕于秦有歌訣爲証

周武成康昭穆共

懿孝夷厲宣幽終

以上盛周十二主

二百五十二年逢

東遷平桓莊釐惠

襄頃匡定簡靈繼

景悼敬元貞定哀

思考威烈安烈序

顯子慎覲赧王亡

庚周廿六歲成雙

系出譽子后穆棄

太王王季文王昌

首尾三十有八主

八百七十年庚四

八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禮雖是慎秦兵威早諸侯皆遣將相大臣

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日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

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為王乃重賄左右置毒藥于酒中秦王

中毒而死情見可疑然心惴不韋無敢言者于是子楚不韋同羣臣奉

子楚嗣位是為莊襄王奉華陽天人為太后立趙姬為王后子趙

政為太子

呂氏祖宗已在秦矣

去趙字異名政秦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

欲以為相乃托病以相印讓之

明亮之甚

不韋遂為丞相封文信侯食

河南雒陽十萬戶不韋募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名脫其不如亦

設館招致賓客凡三千餘人再說東周君圍秦連喪二主國中多

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秦

秦不知度德量力

丞相呂不

韋言于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一綫猶存自謂文武之子孫

渠乃授相印謂燕王曰樂乘樂閒雖身投于趙然其先世有大功

于燕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燕德則和議可速成矣不待言

利害分明一就此事看來將渠乃借利害以為厚道之地耳燕王從之將渠乃如趙車為燕王

謝罪并送還樂閒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栗腹之首并廢秦之

屍歸之于燕即日班師還趙趙王封樂乘為武襄君樂閒仍稱昌

國君如故以李牧為代都守時劇辛為燕守薊州燕王以劇辛素

與樂毅同事昭王使為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閒以燕王不聽忠言

竟留于趙將渠雖為燕相不出燕王之意是問產未及半載托病

辭印燕王遂用劇辛代之此段話且閣過一邊再說秦昭襄王在

位五十六年年近七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為孝

文王立趙女為王后子楚為太子韓三聞秦王之喪首先服衰經

樂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段高強所領俱是退的精卒一可當

百不數合燕軍大敗廉頗生擒樂腹

年老將與弱兵何如

樂乘聞主將被擒

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趙軍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

了樂秦遣人報捷樂聞率餘眾保于清涼山

大同府仁縣

廉頗使樂乘

為書招間開亦降趙燕王喜知兩路兵俱敗沒遂連夜奔回中都

今順天府良鄉縣

聽奸人言便在眼前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困之燕王遣使

乞和樂聞謂廉頗曰本倡伐趙之謀者與腹也大夫將渠有先幾

之明苦諫不聽被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要燕王以將渠為相國

使他送款方可廉頗從其說燕王出于無奈即召將渠于獄中授

相印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為利哉

不特智士大

忠燕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敗辱今將來成于趙非卿不可將

士伍不充若大資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

振燕氣自奪栗腹喜功原無將畧應秦無名小子樂間樂乘以昌

國君之故往來燕趙不爲盡力燕軍可立破也

知已知彼乃薦雁

門在大李牧其才可將趙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栗腹于

鄕用李牧爲副將引兵五萬迎應秦于代却說廉頗兵至房子城

今真定府知栗腹在鄕乃盡匿其丁壯于鐵山

在臨城縣但以老弱列

營因其意而栗腹探知喜曰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乃率眾急攻

鄕城鄕城人知救兵已至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

出疲卒數千人挑戰栗腹留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

能抵當大敗而走

再驕也

栗腹指麾將士追逐趙軍約六七里伏

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

請訪之羣臣阿燕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不能勝一者大夫

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眾寡而先言曲直王方與趙交歡以五

百金為趙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無功是謂論

比與間較勝然燕王不以為然使栗腹為大將樂乘佐之率兵十

萬攻高邑使慶秦為副將樂閒佐之率兵十萬攻代

燕王親率兵十萬為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將渠手攬王綬垂

淚言曰將渠不特智臣即伐趙願大王勿親往恐震驚左右燕王怒

以足蹙將渠渠即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

聽燕禍至矣燕王愈怒命囚將渠于獄俟凱旋日殺之該制運人

不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趙王大拓燕疆

趙王聞燕兵將至集羣臣問計相國廉頗進曰燕謂我喪敗之餘

其司則因全志武

傳于孝王孝王在位三年傳于燕王墨居即位立其子丹爲太子
燕王喜之四年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是歲趙平原君趙勝卒
以廉頗爲相國封信平君燕王喜以趙國接壤使其相國栗腹往
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約爲兄弟栗腹冀趙王
厚賄這是趙王如常禮相待栗腹意不懌歸報燕王曰趙自長平
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尙幼且相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
兵伐之趙可滅也及君國利害往往如此燕王惑其言召昌國
君樂閒問之閒對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四
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是謂論燕王曰吾以三倍之衆而伐
一何如樂閒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何如樂閒不應燕王怒
曰汝以父墳墓在趙昌國君樂毅不欲攻耶樂閒曰王如不信臣

侯孰與據輕重之勢而蹈不可知之禍哉

蔡澤之說前後在昭穆

絕無二字牽蔓支離便令人即欲不曉不可得也

范雎曰先生自謂雄辯有智今果然也

雎敢不受命於是乃延之上坐待以客禮遂留于賓館設酒食款

待次日入朝奏秦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有王伯

之才通時達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所見之人甚衆更無其匹臣

萬不及也臣不敢蔽賢謹薦之于大王

即擔存賢燕而有之但知

知秦王召蔡澤見于便殿問以兼并六國之計蔡澤從容條對

深合秦王之意明日拜爲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不准

雎遂稱病篤不起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以代范雎

于勛担子封

剛成君雎歸老于應話分兩頭却說燕自昭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

傳位于惠王惠王在位七年傳于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

此句却非明白人不肯說蔡澤曰今王之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于秦孝公楚

悼王越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

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于三子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

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況于君乎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

于死而竟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

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知遇秦王位爲上相富

貴已極怨已讐而德已報矣不說出武安君鄭安猶王稽惡刺其

甚然猶貪戀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蘇秦智伯之禍在所不免語云

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者而薦之前面

話都是教他自全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爲辭榮實則

卸擔飯妙於是乎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世長爲應

亂身雖惡死而無濟于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

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說情理是極不

人夫比于割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

比于召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

死者其次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為下矣全是說理這段話說得范

睢胸中爽快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明白人斷不蔡澤又

曰君以商君吳起大夫種殺身成仁為可願也然孰與閔天之事

文王周公之輔成王乎范睢曰商君等弗如也不是范睢口鬆蔡

澤曰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悖厚故舊視秦孝公楚悼王奚若范

睢沉吟少頃說到今王自然曰未知何如語亦有分寸蔡澤曰君自

量功在國家算無失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睢又曰吾弗如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祥善事者與范睢曰然又是一定之理不怕他不然又蔡澤曰若

夫秦有商君楚有吳起越有大夫種功成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

為可願否此一問已自明白之甚范睢心中暗想此人談及利害漸漸相逼

若說不願就墮其說術中下乃佯應之曰有何不可願也夫公孫

鞅事孝公盡公無私定法以治國中為秦將拓地千里吳起事楚

悼王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越北却三晉大夫種事越王能轉

弱為強并吞勁吳為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

身成仁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雖是說

然就情理看此時范睢雖然嘴硬却也不安于坐起立而聽之蔡

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為孝子者誰不

願得慈父為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于忠而殷亡申生孝而國

人謂澤曰客禍至矣客宣言欲代應侯爲相今應府相召先生若

往必遭大辱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

也這是正經主意主人曰客太狂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屣往見范雎

坐以待之蔡澤長揖不拜范雎亦不命坐厲聲詰之曰外邊宣言

欲代我爲丞相者是汝耶蔡澤端立于旁曰正是胸有主見自范

雎曰汝有何辭說可以奪吾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退開口先把主意一點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

矣范雎曰吾不自退誰能退之蔡澤曰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

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于天下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雎

應曰然不怕他蔡澤又曰旣已得志于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

年簪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

舉好術士

今秦丞相應侯用鄭安平王稽皆得重罪應侯慙懼之甚必

急于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于此

看此語則若舉非僅術士中人始有才而隱于相術

睹蔡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

豈是術士所能

得其資助遂西入咸陽謂旅邸主人曰汝飯必白梁肉必甘肥侯

吾為丞相時當厚酬汝

是故意要驚動范

主人曰客何人乃望作

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辯有智之士特來求見秦王

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逐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印立可懸

于腰下也

蔡澤若竟見秦王未必不可奪范雎之位但不如

說范雎讓位之又全美又省力耳此是蔡澤好處

笑其狂為人述之應侯門客聞其語述于范雎范雎曰五帝三代

之事百家之說吾莫不聞眾口之辨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

秦王而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

雖說硬話心固疑主

睢且慙且懼不敢對而出時有燕人蔡澤者博學善辨自負其高
乘敝車遊說諸侯無所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
曾相趙國李兌言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
曰如僕者先生以爲何如唐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蝎蟲肩
高子項魑顏蹙眉兩膝彎曲吾聞聖人不相雖是戲語始先生乎
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正還他一句妙蔡澤笑曰吾飯梁噉肥
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于腰揖讓主人主之前者四十三年
足矣尙何求乎及再遊韓趙不得意反魏于郊外遇盜釜甑皆爲
奪去無以爲炊息于樹下復遇唐舉遇得舉戲曰先生尙未富貴
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當發于西畢竟還他

正語好唐

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于秦太廟之中

少了一鼎與頭不全郊祀上帝于

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賓者伐之韓桓惠王首先入

朝稽首稱臣齊楚燕趙皆遣國相入賀獨魏國使者尚未見到秦

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王稽素與魏通私受金錢遂洩其事

魏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增為質于秦委國聽令自此六國俱

賓服于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秦王究通魏之事召王稽

誅之范雎益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

不與范雎商量却臨朝嘆息雎之替已替矣

范雎進曰臣聞主憂則臣辱王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出臣

等不職之故不能為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

可以應卒今武安君誅死

一頂替而鄭安平背畔一頂替又

外多強敵

而內無良將寡人是以憂也

觀昭襄之語已潮有怨怒之意范雎之所以得全者蔡澤之力也

范

苦既至梁城不踰月病死秦王命除其國又命嬴繆發雒陽丁壯

毀周宗廟運其祭器并要搬運九鼎安放咸陽周民不願役秦者

皆逃奔鞏城依東周公以居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將遷鼎之

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

沉于水底此鼎大有志氣不愧神物嬴繆使人沒水求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

一條鱗鱗忽張頃刻波濤頓作舟人恐懼不敢觸之嬴繆是夜夢

周武王坐于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遷吾重器毀吾宗廟命

左右鞭其背三百嬴繆覺即患背疽扶病歸秦將八鼎獻上秦王

并奏明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秦王嘆曰地皆

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權力智述亦有欲多發卒徒更往取之嬴

繆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三百鞭打怕了秦王乃止嬴繆竟以疽死

因名其臺曰避債臺却說秦王聞燕楚兵散即命嬴繆與張唐合
兵取路陽城以攻西周赧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三晉西周
公進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有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
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曰亦為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
猶不失宋杞之封也杞夏之後宋商之後赧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姓哭
于文武之廟三日捧其所存輿圖親詣秦軍投獻願以身歸咸陽
嬴繆受其獻共三十六城戶三萬西周所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
周惠公少子一支嬴繆先使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八秦秦徒白引軍
入雒陽城輕畧地界赧王謁見秦王頓首謝罪天子二字秦王意
隣之以梁城城在汝州西封赧王降為周公比于附庸原口西周公降為
家臣東周公貶爵為君是為東周君赧王年老往來周秦不勝勞

周遷于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是欲伐兵攻秦命西周

公僉丁為伍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給車馬之費于是訪國中有

錢富民借資以為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

息償還

望空捉雪今之脫空者類如此矣

西周公自將其眾屯于伊闕在河南府嵩縣以

待諸侯之兵時韓方被兵自顧不暇趙初解圍餘畏末息齊與秦

和好不願同事惟燕將樂間楚將景陽二支兵先到俱列營觀望

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

即此便不能有助

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張唐攻

下陽城別遣將軍龔繆音馬耀兵十萬于函谷關之外燕楚之兵約

屯三月有餘見他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

來去可笑

西周公亦引

兵歸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曰攢聚宮門誼

聲直達內寢赧王慙愧無以應之乃避于高臺之上

所以為報也

後人

王滅周稱帝以此媚之于是使張唐為大將伐韓欲先取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

以通三川之路再說楚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看申

君黃歇無功班師而還腹嘆曰平原合從之謀非妄言也寡人恨

不得信陵君為將豈意秦人哉春申君有慙色進曰向者合從之

議大王為長今秦兵新挫其氣已奪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

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為主挾天子以聲誅討五伯之功不足道也

此時不是那局面了楚王大喜即遣使如周以伐秦之謀告赧王赧王已聞

秦王欲通三川意在伐周今若伐秦正合著兵法先發制人之語

如何不從楚王乃與五國定從約刻期大舉時周赧王一向微弱

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韓趙分周地為二以雒邑之

河南王城為西周以鞏附城周為東周使兩周公治之赧王自成

腹貪慾不遂遂發大難之端如此小人死不足惜只是說即辱國爲可恨耳

栗腹以欲賄不遂遂起兵端固貽國家之憂究竟自己亦不免于誅死則貪賄生事果何益哉

燕王現放著將渠樂乘思言至計不聽却偏要信一個好貪愚陋之栗腹其喪師辱國又何足怪

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王法當從坐于是席藁待罪秦王曰任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如此君臣國人誠不易得乃不敢復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

戰國四君中第一無用者是黃歇只看他相楚多年始終曾
有一善狀否

范雎奪相印于穰侯之手是策士之雄也蔡澤又奪之于范
雎之手不更雄乎然二人之奪相雖同而難易却自有別穰
侯以肺腑之親處無事之日則范雎之奪之也難鄭安平王
稽俱得罪應侯負罪而內慚則蔡澤之得之也易但功成身
退一語其道理却正

游說之士多是機械變詐獨蔡澤之說范雎都是盈虛消息
之理只算爲范雎脫禍沒有甚麼欺誑之處至後自歸相印
而超然終身尤是不可及處

燕趙本無隙因平原君之死而弔喪贈金以爲好也只是要

其家鄭安平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秦法凡薦人不效者與所薦之人同罪鄭安平降敵既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兵者乘時而用而不可以輕動也故兵法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信陵雖戰勝而存趙于秦未有大損也合從之約所以相救而非可以取秦也六國之君未嘗爲會定約而遽欲出兵以攻秦楚若烈之計亦太疎矣無尺寸之功而適以速用室之禍豈不可笑可嘆

衛慶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秦軍不敢還國已
留身趙都多多拜上大王改日領罪魏王問交兵之狀衛慶備細
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魏王大喜即使左右召如姬
于冷官出顏恩于獄俱恕其罪如姬奏見謝恩畢奏曰救趙成功
使秦國畏大王之威趙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亦自居功意
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家之宗器豈可棄之于外邦乞大王遣使召
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情一以表賢賢之義又是見魏王曰彼免
罪足矣何得云功乎但分付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仍舊送去本
府家眷支用不准迎歸自是魏趙俱太平無話再說秦昭襄王兵
敗歸國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于郊齊秦呂不韋之賢秦
王封爲客卿食邑千戶小利錢先秦王聞鄭安平降魏大怒族滅

全趙大王威名揚于遠近義聲騰于四海

又以利動之

妾雖碎屍萬段

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

其得勝將何以處之

又以害怵之○竟是一箇絕高說客大奇

魏王沉吟半晌怒氣稍

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送之人

這是怕別有私情故如姬曰

遞送者顏恩也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于信

陵恩曰奴婢不曾曉得什麼兵符如姬目視顏恩曰向日我著你

送花勝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了

說出來你救他纔是好女子

顏恩會

意乃大哭曰夫人分付奴婢焉敢有違那時只說送花勝去盒子

重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裡今日屈死奴婢也如姬亦泣曰妾有罪

自當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下于獄中如姬貶入冷宮

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

可笑約過了二月有餘

賣漿縱博豈嫌貧

公子豪華肯辱身

可笑平原無遠識

却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客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衆前行救趙并留臣于軍中不遣歸國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屬又欲盡誅其實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賤妾之罪妾當萬死雖是恃愛然如姬亦是有義氣人魏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乃汝乎如姬曰妾父爲人所殺大王爲一國之主不能爲妾報仇而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日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擅竊虎符使發晉鄙之軍以成其志先說私情妾聞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趙與魏猶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次以大義責之倘幸而却秦

也一語破無忌在國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今日

爲之執鞭尚恐其不屑于我更深一步妙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

好士乎平原君非賢者罵得吾不可留即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

國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謂夫人曰勝未敢失禮于令弟爲

何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

留耳因述信陵君之語平原君掩面歎曰趙有二賢人信陵君且

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以被形此勝乃不得比于人

類真要羞死然曉得羞還算足乃歸造館舍免冠頓首謝其失

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于趙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去而投

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趙者咸歸信陵君不復聞平原君

矣這些人來去亦鬻翁有詩云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完

時趙有處士毛公者隱于博徒有薛公者隱于賣漿即酒也之家信

陵君素聞其賢名這方是留心訪士人不是豪舉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

見只見怕他豪舉忽一日信陵君踪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

馬單使朱亥一人跟隨微服徒步假作買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

人相見去法妙必如此方是真心求賢二人方據鑪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

名敘向來傾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

歡方散自此以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

其夫人曰向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乃日逐

從博徒賣漿者同遊交非其類恐損名譽不論賢否只論資格是長鄙下見識還算不得

豪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

者故寧負魏王奪兵來救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

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謹讓之至寡人自愧遂不能出諸
口請以高音霍趙邑屬常自為公子湯沐之邑煩為致之平原君致趙王
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終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不敢歸
國將兵符交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而身留趙國其賓客之留魏
者亦棄魏奔趙依信陵君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仲連固辭
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得自繇也他另是一種見解
知與聖賢不同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
真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魯連

品高于載

不帝強秦

寧蹈東海

排難辭榮

逍遙自在

視彼儀秦

相去十倍薄交切

于魏春申君聞秦師已解亦班師而歸王乘機復取上黨此秦
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趙王親携牛酒勞軍
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
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矢爲信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
朱亥進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于人公子不可
不忘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于趙雖有功而于魏未爲
無罪公子乃自以爲功乎好朱亥竟是聖賢學問豈是力士之流信陵君大慚曰無
忌謹受教比八邯鄲城趙王親掃除宮室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
禮甚恭揖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當客踴躍然細步循
東階而上趙王獻觴爲壽謂公子存趙之功信陵君踟躕還謝曰
無忌有罪于魏無功于趙信陵君大難得宴畢歸館趙王謂平原君曰寡

諸將曰魏王有命使其代晉鄙將軍救趙晉鄙不奉命今已誅死
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衛慶追至鄴下信陵君
已殺晉鄙將其軍矣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使欲辭去信
陵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
密報回復魏王遂留軍中信陵君大犒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
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
者留就醫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
用明軍法是更緊着信陵君率賓客身爲士卒先進擊秦營王齕不意
魏兵卒至倉卒拒戰魏兵賈勇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
場王齕折兵一半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
萬人別營于東門爲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原是魏人乃投降

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
慟命厚葬之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見晉鄙曰大王以將軍
久暴露于外遣無忌特來代勞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
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之眾托我我雖固陋未
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此
事豈可輕信將自是見識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消停幾日待某把
軍伍造成冊籍明明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在垂危當星夜
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軍機大事某還要再行
奏請方敢出軍生所料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不奉王命
便是反叛了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鎚
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符謂

宮娥內侍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問
又亂了一日魏王忽然想着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
兵他手下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
回報四五日前已與賓客千餘車百乘出城傳聞救趙去矣魏王
大怒使將軍衛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去訖再說邯鄲城中
盼望救兵無一至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趙王患之有傳
舍吏子李同資人不可以說平原君曰百姓曰乘城爲守而君安享
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行伍之間分功
而作家中所有財帛盡散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于感恩
拒秦必甚力平原君從其計這是平原君賢處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
李同領之縋城而出乘夜斫營殺秦兵千餘人王齕大驚亦退三

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耶信陵君曰晉
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是信陵君厚處無他畏也於是
與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
下顧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效命之日也
侯生曰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卽自到于
車前亦是竊符之故信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
自己不敢留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髯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勇

公子捐生亦可嗤

食客三千無一用

侯生奇計又如姬

却說魏王于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
不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宮內全無下落却教顏恩將

不得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獻如姬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

事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為公子死非一日矣他如何今

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又他如何惟如姬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日

請于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而却秦此五

霸之功也有是妙策而不肯信信陵君如夢初覺再拜稱謝乃使

賓客先待于郊外而獨身迴車至家使所善內侍顏恩以竊符之

事私乞于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何辭乎是夜

魏王飲酒酣臥不必著如姬即盜虎符授顏恩轉致信陵君之手

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于魏王事不諧矣料得臣之

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即令

朱亥刺晉鄙

可怪也

果然可怪

乃約住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

人明知無用

謂公正此語

公子何必往見信陵君不聽却說侯生立

在門外望見信陵君車騎笑曰處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

何故侯生曰公子遇龐厚公子人不測之地而臣不送必恨臣是

以知公子必返信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于先生致

蒙見棄是以還請其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不聞客出一

奇計

嘲笑得妙亦寔是

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

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不獨生

好信陵君

先生何以策之侯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乃屏

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于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龐又

聞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如姬言于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

義能意人之困耳今耶耶且暮降秦而魏救不前豈勝平生所以

相托之意乎令姊

信陵之姊平原夫人

憂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縱不念勝獨

不念姊耶

責輔得好在情理中

信陵君得書數請魏王求勅晉鄙進兵魏王

曰趙自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却秦耶終不許

倘若帝秦患必及魏用人却不省得

信陵君又使賓客辨士百般巧說魏王只是不從信陵君曰吾義

不可以負平原君吾寧獨赴趙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遍約

賓客欲直犯秦軍以徇平原君之難

好信陵君好妻勇

賓客願從者千餘

人行過夷門與侯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勉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

怪勿怪

得妙

信陵君屢自侯生侯生並無他語愈妙信陵君怏怏

而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

奔秦軍行就死地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為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

不如紂耶天子之行于諸侯固如是也秦肆然稱帝必責魏入朝

一旦行九侯鄂侯之誅誰能禁之

此段只算引子以新垣衍沉思其對新垣衍說也

未答仲連又曰不特如此秦肆然稱帝又必將變易諸侯之大臣

奪其所憎而樹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譏妄為諸侯之室魏王安

能晏然而已乎即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

利害切身便不怕他不聽

乃蹶然而起再拜謝曰先生真天下士也衍請出復吾君不敢再

言帝秦矣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秦事甚喜緩其攻以待之及聞

帝議不成魏使已去嘆曰此圍城中有人不可輕視乃退屯于汾

水

仲連之功不特却魏井且即秦戒王齧用心准備再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

使人至鄴下求救于晉鄙鄙以王命為辭平原君乃為書讓信陵

君無忌

怪是該怪然自己不能不有為亦覺可醜

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高

已助之矣衍笑曰燕則吾不知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先生烏能

使吾助趙乎仲連曰魏未睹秦稱帝之害也實是地未曾有若睹

其害則助趙必矣衍曰秦稱帝其害何如仲連曰秦乃棄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為諸侯而猶若此倘肆

然稱帝益濟其虐連寧蹈東海而死不忍為之民也反映而魏乃

甘為之下平衍曰魏豈甘為之下哉譬如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

智力不若三人哉誠畏之耳配極仲連曰魏自視若僕耶吾將使

秦王烹醢魏王矣按八衍涕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

乎仲連曰昔日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女而美獻之

于紂女不好淫觸怒紂紂殺女而醢九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

王聞之竊嘆紂復拘之于羑里在湯陰縣幾不免于死豈三公之智力

自小乎

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

鳥魄已奪矣何敢言事不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魯

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于梁客耶今新垣將軍何在吾

當為君責而歸之此語多少朋力有平原君因言于新垣衍雖

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知其吾辨恐亂其議辭不願見妙帝帝

秦二字即新垣衍胸中亦自覺其不嫌也平原君強之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

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仙之度不覺肅然起

敬謂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奈何久居此圍

城之中而不去耶似敬似訕開口亦妙魯仲連曰連無求于平原君竊有請

于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趙而勿帝秦衍曰先生

何以助趙仲連曰吾將使魏與燕助之先說他家妙故意引他來問若齊楚固

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客將軍

客卿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齊湣王爭強

為帝已而復歸帝不稱今湣王已死齊益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

號其心不慊今日用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為帝耳誠令趙發使

尊秦為帝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

庸陋人志在苟安便不論理之

可魏王本心憚于救趙深以其謀為然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

鄲以此言奏知趙王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衆議紛紛未決平原

君方寸已亂亦漫無王裁齊不時有齊人魯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曾

屈辨士田巴時人號為千里駒田巴曰此飛兎也豈止千里駒而

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好遠遊為人排難解紛

是意氣處是近名處莫作孔孟一途

了看其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聞魏使請尊秦為帝勃然不悅乃求

而出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在話下再說公孫乾直至
天明酒醒左右來報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
報不韋亦不在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言三日內起身安得夜半
卽行乎隨往南門詰問守將答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
夫之命也推落得公孫乾曰可有王孫異人否守將曰但見呂氏父
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跌之嘆曰僕從之夫必有
王孫就虧他聰明吾乃墮賈人之計矣乃上表趙王言臣乾監押不
謹致質子異人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髯翁有詩嘆
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

只貪酒食與金錢

醉鄉回後王孫去

伏劍須知悔九泉

中堂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楚女殿下既爲之子須

用楚服八見以表依戀之意

婦人心性必好奉承又喜小意此着下得妙甚

異人從之當

下改換衣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

男久隔親顏不能侍養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

南冠足穿豹舄短袍革帶駭而問曰兒在邯鄲安得效楚人裝束

異人拜稟曰不孝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楚服以表憶念夫人

大喜曰妾楚人也當目子之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楚異人

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以得歸子楚將趙王先欲加害及賴得呂

不韋破家行賄之事細述一遍安國君卽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生

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

十鎰權作安歇之資

以籌小利錢饒頭一

待父王回國加官贈秩不韋謝恩

之救趙安能保其必勝乎不能必勝而先竊虎符擅殺國之
大將直爲有罪于魏而無功于趙矣其竟能却秦而存趙者
幸也但親親之誼其勢不得不救幸而有功足以彰國威而
救骨肉之難卽不幸而無功亦不失爲豪傑之舉耳尤妙在
汰老弱歸父兄留孤子給醫藥諸事足以鼓勵人心所以爲
致勝之本。

趙與魏唇齒也趙亡則禍必及魏若俟其及魏而謀之已無
及矣今出兵救趙使秦人懼魏之兵威而又存趙以爲國之
屏蔽則謂信陵君之竊符卽所以爲存魏也可。

話說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辭了秦王竟至咸陽寶貨送到地頭了先有
人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

二公子排難釋患者竊符之計出千侯生。毛公薛公隱千廛市。以此論來則豈特平原君之遊徒爲豪舉。卽諸君之養士皆徒豪舉而已。卽信陵君若無侯生朱亥毛薛二公之事。亦猶未免于豪舉也。晏平仲之論穰苴曰。賢者非惟擇君亦欲擇友。田開疆輩勇悍之夫。穰苴豈屑與之同事哉。此言何獨穰苴。凡賢者之出處。誰不如此。如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其人。若非信陵君誠意懇至。固安肯廁身食客之列。而隨人俯仰哉。故雄才高識之士。必皆抗節自尊。求士者非自出特眼。尋訪搜羅。而欲以泛泛之情。卽欲收之以爲我用。此斷斷不可得之事也。

信陵君之竊符救趙。其事甚險。蓋魏兵固嘗屢敗于秦。今日

及其不肯帝秦所持甚正但其說新垣衍之語全在利害上立論便不能脫游說常套耳。

此時各國之畏秦甚于狼虎若只論理而言帝秦之不可人必不能見聽固須兼利害而言之但是純論利害便畢竟是毛病處

新垣衍之欲帝秦是求利而免害也魯仲連處處以害怵之正是針鋒相對

戰國五君以養士相高食客俱三千餘人究竟肉中何嘗有一個出色人物孟嘗之雞鳴狗盜不足言士馮驩毛遂亦不過說士之才邯鄲之圍趙幾亡國平原之客固現在也信陵之欲救趙賓客固俱在也并不聞有一人能出奇謀至討爲

質于趙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
三人騎坐引至王齕大營王齕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卽取衣冠與
異人更換設宴管待王齕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
里乃備車馬轉送八行宮秦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
日夜想汝今天遣吾孫脫離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
念異人辭了秦王與不韋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魯仲連之才亦在游說之內但其人品見識甚高非一切可

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名位只要做箇方便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

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

雖是說得像畢竟

復以百斤獻于公孫

乾述已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箇方便守將

和軍卒都受了賄賂落得做箇順水人情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

母子寄于母家是日整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

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

聽其飲談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諱在僕人之中跟隨

不韋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去

利錢

九分論來王齒大營在于西門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不韋原

說還鄉所以只討南門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

投秦軍至天明被秦國遊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秦國王孫向

周年方絕產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看那嬰兒生得豐
準長目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鱗一搖啼聲洪大街
市皆聞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政音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
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于正月異日必爲
政于天下遂用趙姬之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爲秦王兼并六國
卽秦始皇也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這是第一宗大利錢如何
喜至秦昭襄王五十年趙政已長成三歲矣時秦兵圍邯鄲甚急
不韋謂異人曰趙王倘復遷怒于殿下奈何不如逃奔秦國可以
自脫此時要緊之極不然異人曰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
出黃金共六百斤以三百斤遍賂南門守城軍將托言曰某舉家
自陽翟來行賈於此不幸秦寇生發圍城日久某思鄉甚切今將

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
尊命矣今日良辰卽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
報公孫乾曰既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
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貨物脫手利錢穩了髻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

花燭窮途得意時

盡道王孫能奪國

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

異人想是古董客人不約過然如何喜歡舊貨一笑

一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

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

與異人嫁過八箇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

懷養一箇混一混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箇月

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其夜不韋向趙姬言
曰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
目有娠矣奈何棄之使專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
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必爲王后天幸腹
中生男卽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
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洩漏只弄計較生意是趙姬曰君之
所謀者大妾敢不秦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
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
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兩影計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
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欲與王孫
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

若游龍神如素蛻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如此好客人喜得公孫乾和異人曰亂心迷神搖魂蕩口中贊嘆不已趙姬舞畢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一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八內去訖賓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于坐席之上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請于不韋曰念其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得此姬為妻足滿平生之願此理有未知身價幾何客當奉納不韋佯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理異人跣躡無地卽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愛實乃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恍然扶起曰吾為殿下謀歸于金家產尙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卽當奉送備鋪床拂席之役異

此男承嗣爲王薨氏之天下便是呂氏接代起心也不良也不枉了我破

家做下這主生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

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

歌舞欲令奉勸一盃勿嫌唐突正是賣物卽命二青衣了鬟喚趙姬

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在氍毹音瞿俞絨單也

上叩了兩箇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

金卮向前爲壽盃到異人請看異人擡頭看時果然標致怎見得

雲髻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

白玉微開笑靨似褒姒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

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盡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卽在氍毹上舞一箇大垂手小垂手體

不惜千金家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三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二百鎰亦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這都是不在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旦晚可望相見不必憂慮不韋辭歸回至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卽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我留下黃金煩先生收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救得我歸國感恩不淺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號爲趙姬善于歌舞知其懷娠兩月又是兩月宗貨物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

于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

太子嗣位其門下怨君必甚君之危亡可待也以害楊泉君曰爲

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壽百歲安于泰山君

欲聞否頓妙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而子後太子又

無適男今王孫異人賢孝聞于諸侯而棄在于趙日夜引領思歸

君誠請王后言于秦主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世世

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又以利動楊泉君下拜曰謹謝教即日

以不韋之言告于王后王后因爲秦主言之秦主曰俟趙人請和

吾當迎此子歸國耳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

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

適子夫人不世世有寵于秦乎姊復述其言于華陽夫人夫人曰

客言是也一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婦人進說無論好話又話每先以此中之

太子怪而問之夫人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

人最賢得見諸侯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容口你在何處聽得的若得此

子爲嗣妾身有托太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

言又忘之矣太子曰夫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

嗣與人四字而中剖之各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趙何

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于王也時秦昭襄王方怒趙太子言于

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

泉君又時一箇說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

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厚祿駿馬盈于外廐美女充

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元旦朔望之辰

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誰見趙人無不知之又且好學重賢

交結諸侯賓客徧于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盡行保奏

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直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歸侍太

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姊命門下客管待不韋

酒食遂自入告于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爲王孫真念我心中

甚喜又一箇肯賣了○此處亦以銀子爲重可嘆夫人姊回復呂不韋不韋因問姊曰

夫人有子幾人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宣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百

歲之後所立子爲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

矣今異人賢孝又自附于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爲

客公孫乾上下俱受異人金帛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

百金市買奇珍玩好只等貨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

人有姊亦嫁于秦先買囑其家左右通話于夫人之姊要買便宜

尋一得言王孫異人在趙思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托某轉送

這些小之儀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遂將金珠一函獻上先送姊

大喜自出堂于簾內見客中人謂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

客遠涉今王孫在趙未審還想故土否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

對居有事罄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夜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

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

安否不韋曰因秦兵屢次伐趙趙王每每欲將王孫來斬喜得臣

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愈切姊曰臣民何故保他不韋

既是秦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

八得

公孫乾從其命卽請異

人與不韋相見同席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

而問異人曰秦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

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

夫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只靠謀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

及此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

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還朝如何異

人曰若如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肯賣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

呂君何言不韋曰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妙是賈人王孫辭我

以不知也公孫乾更不疑惑命酒更酌盡歡而散曰此不韋與異

人時常相會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先兌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三

鬱鬱而已時有陽翟地在陳州人姓呂名不韋父子爲賈平日往來各

國販賤賣貴販妻販子買却一箇丞相一箇皇帝這生意太奇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

偶于途中望見異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雖在落寞之中不

失貴介之氣不韋暗暗稱奇指問旁人曰此何人也客曰此乃秦

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于趙國因秦兵屢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

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資用不給無異窮人不韋私嘆曰此奇貨可

居也以皇帝爲貴大奇乃歸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又問販

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爲王掌握山河其

利幾倍父笑曰如得王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不韋乃以

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孰因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其來歷公

孫乾以實告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無他客

邯鄲督戰使人謂魏王曰秦攻邯鄲且暮且下矣諸侯有敢救者

必移兵先擊之

此即楚王之所慮也

魏王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

進晉鄙乃屯于鄴下春申君亦屯兵于武關觀望不進此段事權

且放過話分兩頭却說秦王孫異人自秦趙會滹池之後爲質于

趙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柱字子侯昭襄王之太子

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諸姬所出非適子所寵楚如號爲華

陽夫人未有子

偏是寵人却沒兒子

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

質趙久不通信當王翦伐趙趙王遷怒于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

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益

即有寵殺之亦何益

徒令秦人籍口絕他日通和

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安置異人于叢臺

武靈王所築

命大夫公孫乾

爲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廩祿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

有司司國全志

卷之二十一

三

日合從之議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已決乎
楚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歃血盤至跪進于楚王之
前曰大王爲從約長當先歃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于是從約遂
定毛遂歃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歃于堂下
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調侃得妙楚王既許合從卽命春申君將八
萬人救趙平原君歸國嘆曰毛先生三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勝
閔人多矣乃今于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你原不是
相士人自是以遂爲士客正是

櫓櫓空大隨人轉

秤錘雖小壓千斤

利錐不與囊中處

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帥兵十萬救趙秦王聞諸侯救至親至

人合從救趙秦必遷怒于楚是代趙而受怨矣也是該平原君曰

秦之通好于楚者欲專事十三晉說得明白既亡楚其能獨立哉

楚王終有畏秦之心遲疑不決毛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

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

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楚王怒問曰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

客毛遂楚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多言此之使去毛遂走

上幾步按劍而言曰合從乃天下大事天下人皆得議之先說得

理妙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責他無理楚王色稍舒問曰客有何言毛遂

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武文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號為盟主一旦秦

人崛起數敗楚兵懷王囚死白起小豎子一戰再戰鄢郢盡沒被

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為羞大王獨不念乎全用今

首公孫

之欺欲共伐趙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齊所以從約漸

解使三國堅守涇水之誓不受秦欺秦其奈之何哉說得齊湣王

名爲合從實欲兼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合從之不善哉楚王曰今

日之勢秦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爲平原君曰秦

雖強分制六國則不足六國雖弱合制秦則有餘論縱橫利害無出此二語若

各圖自保不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秦師之曰進也楚王

又曰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坑趙卒四十餘萬全韓趙二國

之力不能敵一武安君也怪不今又進逼邯鄲楚國僻遠能及于

事乎平原君曰寡君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齕二十

餘萬之衆頓于邯鄲之下先後年餘不能損趙之分毫若救兵一

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之安也楚王曰秦新通好于楚君欲寡

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于囊中其穎立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
勝未有所聞是先生于文武一無所長也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
囊中耳妙使早處囊中將突然盡脫而出豈特露穎而已哉平原
君異其言乃使湊二十人之數即日辭了趙王望陳都時楚都進
發既至先通春申君黃歇歇素與平原君有交乃爲之轉通于楚
考烈王平原君黎明入朝相見禮畢楚王與平原君坐于殿上毛
遂與十九人俱敘立于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却秦之事楚
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趙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王爲從
約長伐秦不克齊湣王復爲從約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從爲
諱此事如團沙未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之議六國約
爲兄弟盟于洹水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齊魏受辱

立祠後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
謂白起殺人太多故數百年後尚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
此是爲將者可不戒哉秦王既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
將之往助王齕必攻下邯鄲方已趙王聞秦益兵來攻大懼遣使
分路求救于諸侯平原君趙勝曰魏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楚
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不可吾當親往于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題目原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
文選來選去止得一十九人是十九人想來不足二十之數平原
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于茲矣得士之難如此哉原少有下坐客
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
姓毛名遂大梁人客君門下三年矣不知受過多平原君笑曰夫

侯客善者洩其語應侯言于秦王必欲使武安君為將武安君遂

偽稱病篤秦王大怒削武安君爵士貶為士伍遷于陰密在真立

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

這却此吾為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于是出咸陽西門

至于杜郵驛皆歆以待行李應侯復言于秦王曰白起之行其心

怏怏不服大有怨言其托病非真恐適他國為秦害又中秦王

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裁使者至杜郵致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劍

在手嘆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好殺逞殘良久曰我國當死長平

之役趙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彼誠何罪我死固

其宜矣自說該死乃自刎而死時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十一月周

赧王之五十八年也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為之

病已愈秦王欲使代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
敗之後百姓震恐不寧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
而下今二歲餘矣其痛已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
方和于趙而復攻之皆以秦爲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
秦之勝也見識原不差只秦王強之行自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
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稱病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
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肯爲將其志已堅秦王怒曰
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已種要殺之恨昔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齕
也齕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齕往代王陵至陵歸國免其
官王齕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其客曰吾固言邯鄲
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明是幸國之不勝以實客有與應

往說韓趙

范君乃不知即只消往韓趙二王懼秦皆聽代計韓一說耳若趙更何須說得

許割垣雍

一城在今開封府西北趙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于秦秦王

初嫌韓止一城太少使者曰上黨十七縣皆韓物也

語亦佳

秦王乃

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

師之詔知出于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實是恨

做不得對頭

曰起宣言於衆曰自長平之敗邯鄲城中一夜十驚若乘

勝往攻不過一月可拔矣情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

會

范雎聞此自然要恨秦王聞之大悔曰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

使起爲將欲使伐趙曰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陵率

軍十萬伐趙圍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

畢竟還是用他好

頗設守甚嚴

復以家財募死士時時夜縋城往砍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

睢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爲而來蘇代曰爲君而來范睢曰何以

教我蘇代曰武安君已殺馬服子乎睢應曰然代曰今且圍邯鄲

乎兩問妙若似不從趙來者睢又應曰然代曰武安君用兵如神身爲秦將攻

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雖伊尹呂望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

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成帝業則武安君爲佐

命之元臣如伊尹之于湯呂望之于周君雖素貴不能不居其下

矣只以名位榮寵動范睢似全不爲趙謀者是說上巧處范睢愕然前席曰然則如何蘇代

曰君不如許韓趙割地以和于秦夫割地以爲君功而又解武安

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于秦山矣范睢大喜明日卽言于秦王曰

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論韓趙使割地以求和

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睢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代之行使之

聞趙軍困于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趙軍四十

餘萬盡降于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趙王

大驚羣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

兄祖哭其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令我今日讀之猶覺慘不忍已

惟趙括之母不哭曰自括為將時老妾已不預作生人矣趙王以

括母有前言不加誅反賜粟帛以慰之又使人謝廉頗趙國正在

驚惶之際邊吏又報道秦兵攻下上黨平七城皆已降秦所謂有名無實

可觀而不可用也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

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

適蘇代客于平原君之所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

平原君言于趙王趙王大出金幣資之八秦蘇代往見應侯范雎

得君則勢不得不韜光斂晦以求爲自全之術若稍出怨言則必然召禍白起未能識得此意所以終致杜郵之誅

平原平日食客三千餘人到有事時要選二十箇也選不出來毛遂亦不過是說士有口舌之才耳非能文武全備也而竟得其力以成從約彼十九人者固毫無所濟也則雖曰文武全備始不過是儒生之文蹶劣之武猶出于毛遂之下者也則雖有三千餘人只謂之并無一士可也

呂不韋是個賈人忽然想到立君一節真是奇人奇事奇想至其爲異人許多計畫及向各處言語全是說士局面節節在行賈人中乃有此人豈非大奇之事

話說

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提兵心中大驚

先有小喜以已後

歸邯鄲使宣揚秦國之威不知趙國存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邨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爲將行兵殺人勢所不免然必須常存一片慈憫惻怛之心以帝德好生爲念則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熾者至于殘毒好殺之人雖建大功居高位其後未有不遭慘禍者蓋天道人事報應之理固不爽也白起數將秦兵每戰必斬首級數萬其孽已深至于長平之夜一夜而殺四十萬無罪之人殘忍惡毒無以復加卽無范雎之隙亦豈能保善終乎大功垂成而爲人所沮其實難以甘心然沮我者方秉政而

兵奉令一齊發作降卒不曾準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

門者又有蒙驚王翦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砍四十萬軍一夜俱盡

血流淙淙有聲楊谷之水皆變為丹至今號為丹水武帝好生人命至重自起

之慘毒如此安能保後之善終乎武安君收趙卒頭顱聚于秦壘之間謂之頭顱

山因以為臺其臺崔嵬築起亦號白起臺臺下即楊谷也後來大

唐立宗皇帝巡幸至此淒然長嘆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

度坑卒亡魂因名其谷曰省冤谷此是後話史臣有詩云

高臺百尺盡頭顱

何止區區萬骨枯

矢石無情緣鬪勝

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計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齕先前投下降

卒並皆誅自起之孽大矣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

奔脫往胡地去訖白起壁起招降旗趙軍皆棄兵解甲投拜呼萬
歲白起使人揚趙括之首往趙營招撫營中軍士尙二十餘萬聞
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營中輜
重悉爲秦有只弄趙括厚禮只是秦人不叫多謝可恨耳白起與王齕計議曰前秦已

拔野王上黨在掌握中其吏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先後
降者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儻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將降卒
分爲十營使十將以統之配以秦軍二十萬各賜以牛酒聲言明
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
隨征聽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發回趙先有此語便趙軍大
喜是夜武安君密傳一令于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
布一片裹首反似先與趙兵帶孝一笑凡首無白布者卽係趙人當盡殺之秦

路掠取趙人糧草過絕救兵趙括被秦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

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不能禁止好箇大才人乃將軍將分爲四隊

傳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分

附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

誰知武安君白起又預選射手環趙壘埋伏凡遇趙壘中出來者

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冲突三四次俱被射回又過一月一月

出一條計來縱好也趙括不勝其憤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俱守

重鎧乘坐駿馬趙括握戟當先傳豹王容緊裨在後冒圍突出王

翦蒙驁二將齊上趙括力戰數合不能透圍復身欲歸長平馬蹶

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傳豹王容俱死蘇射引馮亭共走馮亭

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而亡此可憐人蘇射

此人蘇射

出大呼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欲
戰蒙驁偏將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驁交
鋒王翦一軍又至趙兵折傷頗衆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
擇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
尚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在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
馮亭之識處處不錯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
其如趙括之不聽何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
面飛奏趙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隊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
梗引兵塞斷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
日傳武安君將令招趙括投降趙括此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唬
得心胆俱裂豈止勝負而已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
平親命駕來至河內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

再說趙括分尉軍中四鼓造飯五鼓結束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圓趙括使先鋒傅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約三十餘合王賁敗走傅豹追之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略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勿追趙括不聽越人越人腰追奔十餘里及于秦壁王賁王陵遶營而走秦壁不開趙括自越人用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使人催取後軍移營齊進不能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沖出過住不得前來趙括大怒曰胡傷如此無禮吾嘗親往親往便怎麼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驁一軍從刺斜裏殺

大敗奔回

明是故意

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齕曰吾知所以勝之矣

趙括勝了一陣

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秦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齕

批來曰決戰因退軍十里復營于王齕舊屯之處趙括喜曰秦兵

畏我矣

怕你不中計耳

乃椎牛饗士傳令來曰大戰定要生擒王齕與諸

侯做箇笑話

反說

白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王賁王

陵率萬人列陣與趙括更迭交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趙兵來攻

秦壁便算一功再喚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

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于

左近只等趙人開壁山逐秦軍即便殺出要將趙軍截為二段又

遣大將蒙驁王翦各率輕騎五千俟候接應白起與王齕堅守老

營

白起有許多安排趙括却一毫也沒有

正是安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

儻兵敗妄一家請無連坐趙王許之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望長
平進發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聽盡知趙括向趙
王所說之語趙王已拜為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
秦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遣白起為上
將王齕副之傳軍中祕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為將者斬這是趙括有能其實何須如此再說趙括至長平關廉頗驗過符節即將軍籍交付
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更改
軍壘合并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應了趙括又有語括又以自己
所帶將士易去舊將嚴諭秦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
行追逐在那裡務使秦軍一騎不返諺中白起既入秦軍聞趙括更
易廉頗之令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秦軍

之遇風不足當迅掃也

我更不信

趙王大悅即拜趙括為上將賜黃金

彩帛使持節往代廉頗復益勁軍二十萬

只算添殺

括閱軍器車載

金帛歸見其母母曰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為趙將汝今日何不

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朝中無如括者

已薨殺廉頗矣

母乃上書諫曰括

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其母至親叩其說

母對曰括父奢為將所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日即宿于軍

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無事必博諮于眾不敢自專今括

一旦為將東卿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為將豈

宜如此

趙奢言括不可將是在虛處看其母却在實處看這婦人到大有將才

括父臨終嘗戒妾曰

括若為將必敗

趙

兵妄謹識其言願王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

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

想必是四十萬人性命無處出脫耳

母曰王即不聽妾言

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失亡趙卒三四

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趙王先聞趙荝等被殺連失三

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王堅壁之謀不肯出戰趙王已疑

其怯

木必先腐而後虫生之

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曰

卿能爲我擊秦軍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臣尙費籌畫如

王齕不足道矣

也

趙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秦軍

先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南

攻楚拔鄢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韓拔五

城斬首五萬又斬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人於河戰必勝攻必取

其威名素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負居半

信

故尙費

籌畫如王齕新爲秦將棄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

壘在澗水之南而秦壘踞其西水勢自西而流于東南若絕斷此
澗使水不東流趙人無汲不過數日軍必亂計亦好只是被亂而
擊之無不勝矣王齕以為然使軍士將澗水築斷至今陽谷名為
絕水為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日用不乏秦趙相持
四箇月王齕不得一戰無可奈何可知持重之效遣使八告秦王秦王召
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久知秦軍強不輕戰彼以秦兵
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者我而乘其隙看得透若此人不去趙終未可
入也秦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屏左右言曰要去廉
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般非費千金不可敵國有良臣非此難勝秦王大
喜即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問道入邯鄲用千金賄
賂趙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趙將惟馬服君最良聞其子趙括勇過

將趙茹遠探秦兵却說趙茹領軍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
里正遇秦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茹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
正在交鋒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趙茹心慌手慢被司馬梗一刀
斬之亂殺趙兵廉頗聞前哨有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秦戰
老成持重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老成善慮軍中都不解其意王齕
大軍已到距金門山十里下寨先分軍攻二鄣城蓋負同出戰皆
敗沒王齕乘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
走奔金門山大營廉頗納之秦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
勝亦斬持重王齕攻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趙營僅五里挑戰幾次
趙兵終不出王齕曰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王陵
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澗名曰楊谷秦趙之軍共取汲于此澗趙

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

面別選良守

便見不為富貴起見

平原君再三撫慰曰君之心事勝已知之

君不為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如故意不受封好平原

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趙者力不能獨抗秦也望公子奏

聞趙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為禦秦計

主意在此

平原君回報趙王趙

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馮亭堅

守兩月

是有力量人

趙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趙時趙王拜廉頗

為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遲行至長平關

在山西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

遇

馮亭方知上黨已失秦兵日近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東西各

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

在高平縣南

又

分兵二萬使都尉蓋

音葛下同

負蓋同分領之守東西二郭城又使裨

相通自以為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且為趙所有豈能甘心哉

秦力其耕而趙收其穫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說得明且馮亭所

以不入地于秦而入之于趙者將嫁禍于趙以舒韓之困也白之甚且馮亭所

王何不察耶趙王不以為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

萬之衆而攻人國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

城此莫大之利不可失也所謂只計其利不顧其害平原君不是能者趙王曰君此言

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

萬戶號華陵君仍為守其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二千戶皆世襲稱

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

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為主守地不能三不義也不繇主命擅以地

入趙三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三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

喜復召筮史敢

筮史掌卜之官名敢

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龍上天不

至而墜者事多中繚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用也

解

相比目然是此說為確

此夢不吉王其慎之趙王心惑趙禹之言不以筮史

為然

近口占卜多不驗大因偏信吉而不信凶

追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趙

王發書觀之略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臣不

敢違吏民之欲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干大王惟大王辱

收之

馮亭雖然欺趙而實忠于韓

趙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陽君趙豹諫曰

臣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秦而懷趙是以

來歸何謂無故趙豹對曰秦蠶食韓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

法練習兵士楚國復強有上二語話分兩頭再說秦昭襄王已結

齊楚音帥使大將王齮音帥帥師伐韓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

餉音野野王城即刑臺縣上黨即路安州以其地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往來路絕上黨守臣

馮亭與其吏民議曰秦據野王則上黨非韓有矣與其降秦不如

降趙秦怒趙得地必移兵於趙趙受兵必親韓韓趙同患可以禦

秦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趙孝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周

赧王之五十三年也趙王夜臥得一夢夢衣偏袷之衣袷音述新衣也左右

異色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未至於天而墜見兩傍有

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夢告之趙禹對曰

偏衣者台也乘龍上天升騰之象墜地者得地也金玉成山者貨

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解得何此夢大吉趙王

不是春甲有先見。

懷王餘涕又重揮。

歇歸三月而楚頃襄王薨太子熊元立是為考烈王進太傅黃歇

為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歇曰淮北地邊齊請置為

郡以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

名雖為國實是便私

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

吳之地歇修園囿筑城以為都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

湖之水

也非有經濟

改破楚門為昌門

亦曰時孟嘗君雖死而趙有平

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以養士相尚黃歇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

數千人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趙

使者欲誇示楚人用玳瑁為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

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以明珠為履

楚人多詐或恐珠耳一笑

趙使大慙春

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鄒魯之地用賢士苟卿為蘭陵令修舉政

與太傅共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熊完乃微

服爲御者

若要好大做小

與楚使者朱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黃

歇守旅舍秦王遣歸問疾黃歇曰太子適患病

太似秀才歲考無時臨場現避語

人守視俟病稍愈臣卽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久乃求

見秦王叩首謝罪曰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

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歇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秦王大怒曰楚

人乃多詐如此

君試自反已國何如

叱左右囚黃歇將殺之丞相范雎諫曰

殺黃歇不能復還太子而徒絕楚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楚王死

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歇必爲相楚君臣俱感秦德其事秦必矣

是從黃歇說話中來

秦王以爲然乃厚賜黃歇遣之歸楚史臣有詩云

更衣執轡去如飛

險作咸陽一布衣

久於秦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其事必
必諱相君誠以此時歸之于楚太子之感相君無窮也若留之不
遣楚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況楚人怨於
太子之不返異日必不復容質重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乘之好
臣竊以為非計也事雖在情理出却也范睢首肯曰君言是也即以
黃歇之言告於秦王秦王曰可令太子傅黃歇先歸問疾病果篤
然後來迎太子來意不正黃歇聞太子不得回歸私與太子計議曰秦
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看得破楚幸而來
迎則中秦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為秦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
若何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楚使者報聘將歸此機
不可失也臣請獨留以死當之亦是好漢子太子喜曰事若成楚國當

韓魏遣使約好於齊楚范雎謂秦王曰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
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齊國有人能解
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亦計君玉后命取金鎚在手卽時擊斷其
環謂使者曰傳語秦王老婦已解此環實是好矣實是使者還報范
雎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犯也於是與齊結盟否無侵害齊
國賴以安息單說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秦留之十六年不遣適
秦使者約好於楚楚使者朱英與俱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楚王
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
秦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代立者楚國非太子有
矣慮得臣請爲太子謁庶侯而請之太子曰善黃歇遂造相府說
范雎曰相君知楚王之病乎范雎曰使者曾言之黃歇曰楚太子

在開封府
蘭陽縣

著書自娛譏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髯翁亦有詩云

不是窮愁肯著書

千秋高尚說虞兮

可憐有用文章手

相印輕拋狗魏齊

趙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秦王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

為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含我溺也報仇

固快只恐夫人胆小
未免害怕耳一笑

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用為相國以伐虞

卿之位范雎又言於秦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備位卿

相又為臣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

於魏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願大王與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

報德之心

不忘所自
是厚道處

臣死無所恨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

即用王稽為河東守鄭安平為偏將軍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

魏齊尸首撫而哭之曰無忌之過也時趙王不得魏齊又走了相
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韓卽魏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
郊方知魏齊自刎卽奏知魏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
君方命殯殮魏齊尸首意猶不忍這是虞卿分中莫使者在魏齊數內地平原
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
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君其安乎此使者亦大會
說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趙使而葬其屍於郊
外髡翁有詩咏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賈

只合捐生謝范雎

殘喘累人還自累

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旣棄相印感慨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

是遊中
第一高人

人何如時侯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

取趙王相印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

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是論虞卿

齊然魏齊在其中矣信陵君大慙急挽髮加冠使輿人駕車疾驅郊外追之

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不見消息想曰虞卿言信陵君慷

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少頃只見虞卿

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秦而却我吾當與君問道入

楚好虞卿魏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范叔一累平原君再累

吾子又欲子間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我安用生為卽引

佩劍自刎倒覺乾淨止是虞卿急前奪之喉已斷矣虞卿正在悲

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所不與相見信陵君見

不可以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
皆歸之又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
當與君同往卽解相印爲書以謝趙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
陵君慷慨丈夫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步
至信陵君之門以刺通主客者八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
驚曰此趙之相國安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
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于秦始末及
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大略告訴一番主客者復八言之
信陵君心中畏秦不欲納魏齊須臾得是爲社稷計又念虞卿于
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在兩難猶豫不決實在虞卿聞信
陵君有難色不卽出見大然而去信陵君問於賓客曰虞卿之爲

夫魏齊臣之友也即使真在臣所臣亦不忍出之好在此句不是賢人說不出

況不在乎秦王變色曰君必不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

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知曲

直之所在矣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

館舍使人遺趙王書略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

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又不出平原

君於關惟王諒之此一轉却妙平原是不肯負友趙王則何愛于魏齊也

趙王得書大恐謂羣臣曰寡人豈為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鎮公子

言鎮國之公子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君賓客多與魏齊有

交乘夜縱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趙王畏秦甚於豺虎此

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趙王集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昔孟嘗君入秦幾乎不返況彼方疑魏齊在趙平原君不可往廉頗曰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尚能完歸趙國秦不欺趙若不往反起其疑趙王曰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未必不可違也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秦王一見歡若平生日日設宴相待盤桓數日秦王因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敢不從因引卮盡之秦王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比得太高范雖當不得然范君之仇魏齊托在君家君可使人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卽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爲友者爲賤時也富而爲友者爲貧時也

終不肯認

好明友難得

秦王心中明慙不悅欲待進兵又恐齊趙合兵

勝有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箇計策來乃爲書謝趙王略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興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好往來無間

已爲後約平原君來秦地步

趙王亦遣使答書謝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秦師已退亦歸齊去訖秦王回至函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勝拆書看之略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

所以還城通好專爲

此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聞秦兵深入甚懼時藺相如病篤告老虞

卿代爲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相持不決此次之不敗全虞

卿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奉長安君爲質於齊以求救太

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齊湣王之女其年齊襄王新薨太

子建卽位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兩太后姑嫂之親親情和

睦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質於齊君王后如何不

動心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發兵十萬前來救趙秦將王翦言於

秦王曰趙多良將又有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況齊救將至不如

全師而歸亦是老成持重之言秦王曰不得魏齊寡人何面見應侯乎乃遣

使謂平原君曰秦之伐趙爲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齊卽當退兵

平原君對曰魏齊不在臣家大王無聽人言也使者三往平原君

話說須賈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述范雎分付之語那迭
家眷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千礙體面難於啟齒魏王躊躇未決
魏齊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趙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不能
出一禦秦之計只辨魏王乃大飾車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
一逃豈是有用人物范雎家眷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
魏國之事這是洛范雎乃奏聞秦王曰趙與秦一向結好澠
池會上結爲兄弟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欲以固其好也前秦
兵伐韓國關與趙遣李牧救韓大敗秦兵寡人尙未問罪今又擅
納丞相之仇人丞相之仇卽寡人之仇此是相得寡人決意伐趙
一則報關與之恨二者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翦爲大
將伐趙拔三城是時趙惠文王方薨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

被秦兵而不肯出魏齊與虞卿乘相同走是朋友相恤之盛
節信陵君與魏齊素無交情其不卽納是爲社稷計都不妨
各成其是但虞卿不惜捐棄富貴而殉朋友于交道中自是
篤厚難得但以施之于魏齊覺得不值耳

馮亭人品才識俱優其計盡都正大而穩當却被趙括累了
殊爲可惜

趙括之不可爲將其父言之其母又言之其言亦皆剴切詳
明孝成乃惑于反間之言貪進取之利棄老成更事之廉頗
而竟用括豈非自取其敗

趙括妄誕庸材死不足惜只是斷送却四十萬人性命遂幾
至于亡國則用人者可不懼哉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二

白下蔡 昇元放兩評點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案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魏齊相魏末見有甚長處以粗暴之故濫責范雎至死遂構殺身之怨後又不卽自引決一累平原君再累虞卿况信陵君子左君中爲最賢魏齊與之同國而素日不知納交其爲人可知但虞卿人物甚賢乃肯捐棄相印從之而逃諒非無故然則魏齊爲人殆無才智而有氣誼者也
秦昭襄之力爲范雎報仇是君臣相得之隆情平原君之寧

回分解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可形容

此說齊堂上
聞聲時何如

三盃之後范雎開言還有一個故人在此

絕到忘了眾客齊起身道丞相既有貴相知某等禮合伺候范雎

曰雖則故人不敢與諸公同席乃命設一小坐于堂下喚魏客到

使兩黥徒夾之以坐席上不設酒食但置炒熟料豆兩黥徒手捧

而餵之如餵馬一般

如此請客之
法從來罕有

眾客甚不過意問曰丞相何恨

之深也范雎將舊事訴說一遍眾客曰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須

賈雖然受辱不敢違抗只得將料豆充飢食畢還要叩謝

強于死
多矣何

可不

范雎嘆曰數之曰秦王雖然許和但魏齊之仇不可不報留

汝蟻命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送來

只此句
要緊

將我家眷送入秦邦

兩國通好不然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唬得須賈

魂不附體喏喏連聲而出不知魏國可曾斬魏齊頭來獻且看下

辭范睢睢曰故人至此不可無一飯之敬使舍人留須賈于門中

分付大排筵席須賈暗暗謝天道慙愧慙愧難得丞相寬洪大量

如此相待忒過禮了糊塗人真范睢退堂須賈獨坐門房中有軍

牢守著即此豈是以不敢轉動自辰至午漸漸腹中空虛須賈想

道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今番筵席故人之情何必過

禮少頃堂上陳設已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遍邀各國使臣及本

府有名賓客須賈心中想道此是請來陪我的了但不知何國何

人少停坐次亦要斟酌不好一槩偕愈想愈奇須賈方在躊躇

間只見各國使臣及賓客紛紛而到逕上堂階當席者傳板報道

客齊范睢出堂相見敘禮已畢送盞定位兩廡下鼓樂交作竟不

呼召須賈須賈那時又飢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惱胸中煩悶不

太尉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求大王憐恕方經政言秦王曰

卿有何欺寡人不罪范雎奏曰臣實非張祿乃魏人范雎也自少

孤貧事魏中大夫須賈為舍人從賈使齊齊王私謁臣金臣堅執

不受賈得須賈說干相國魏齊將臣捶繫至死幸而復甦改名張

祿逃奔入秦蒙大王拔之上位今須賈奉使而來臣真姓名已露

便當仍舊伏望君主憐恕秦王曰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今須

賈既到便可斬首以快卿之憤是微范雎奏曰須賈為公事而來

自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況求和乎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議此

有心計好亦且忍心殺臣者魏齊不全此可須賈之事是秦王

曰卿先公後私可謂大忠矣魏齊之仇寡人當為卿報之來使從

卿發落後節事全從范雎謝恩而退秦王准了魏國之和須賈入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一

范雎威風凜凜坐于堂上問曰汝知罪麼須賈俯伏應曰知罪范
雎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尙猶未足范雎曰
汝罪有三吾先人邱墓在魏吾所以不願仕齊汝乃以吾有私于
齊妄言于魏齊之前致觸其怒汝罪一也當魏齊發怒加以笞辱
至于折齒斷脅汝畧不諫止汝罪二也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復
率賓客而溺我昔仲尼不爲已甚汝何太忍乎汝罪三也三罪都
正理不今日至此本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汝所以得不死者以
爲苛求縋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借此字開後門汝宜致感
須賈叩頭稱謝不已范雎麾之使去須賈匍匐而出想其心頭小
于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乃魏人范雎假托來秦次日范雎入見
秦王言魏國恐懼遣使乞和不須用兵此皆大王威德所致秦王

于此某當失大爲大夫通之若丞相見許便可入謁范曄逕進府
門去了須臾下車立于門外候至良久只聞府中鳴鼓之聲門上
宣傳丞相升堂屬吏令人奔走不絕并不見范曄消息須臾因問
守門者曰向有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久而不出子能爲我召之
乎守門者曰君所言范叔何時進府須臾曰適間爲我御車者是
也門下人曰御車者乃丞相張君彼私到驛中訪友故微服而出
何得言范叔乎死人不相識須臾聞言如夢中忽聞霹靂心坎中突突
亂跳曰吾爲范曄所欺死期至矣相逢狹路常言道醜媳婦少不
得見公婆只得脫袍解帶免冠徒跣跪于門外托門下人入報但
言魏國罪人須臾在外頌死如此說良久門內傳丞相召入須臾
愈加惶悚俛首膝行從耳門而進直至階前連連叩首口稱死罪

因問大夫來此何事

引他路

須賈曰今秦相張君方用事吾欲通之

恨無其人孺子在秦

豈有相識能為我先容于張君者哉

然若果

魄何得有人能通相君

范雎曰其之主人翁與丞相善臣嘗隨主

入翁至于相府丞相好談論反覆之間王人不給某每助之一言

丞相以其有口辨時賜酒食得親近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須

賈曰既如此煩為訂期范雎曰丞相事忙今日適暇何不即去須

賈曰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今馬損足車軸折未能即行范雎曰

吾主人翁有之可假也

能借大車駟馬入何至一寒如此

范雎歸取大車駟馬

至館驛前報須賈曰車馬已備某請為君御須賈欣然登車范雎

執轡街市之人望見丞相御車而來咸拱立兩傍亦或走避須賈

以為敬已

在夢中

殊不知其為范雎也既至府前范雎曰大夫少待

喜曰須賈至此乃吾報仇之日矣遂撤去鮮衣粧作寒酸落魄之

狀潛出府門來到館驛徐步而入謁見須賈須賈一見大驚曰范

叔唯固無恙乎得無疑是白日顯魂則其靈應更甚也一笑吾以汝被魏相打死何以

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適吾屍首擲于郊外次日方甦適遇有賈

客過此聞呻吟聲憐而救之苟延一命不敢回家因問閑來至秦

國不期後見大夫之面于此須賈曰范叔豈欲遊說于秦乎問語有心

雎曰昔日得罪魏國亡命來此得生為幸何敢開口言事須賈曰

范叔在秦何以為生雎曰為傭糊口耳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

留之同坐索酒食賜之有意無時值大夫范雎衣敝有戰慄之狀

須賈嘆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命取一綈袍與穿雖是小事范雎曰

大夫之衣某何敢當須賈曰故人何必過謙范雎穿袍再四稱謝

宮不許與聞政事遂以范雎為丞相封以應城

地在河南汝州魯山縣

號為

應侯秦人皆謂張祿為丞相無人知為范雎

妙在不知所以後日須賈之來方可做作

惟鄭安平知之睢戒以勿得洩漏安平亦不敢言時秦昭襄王之

四十一年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是時魏昭王已薨子安釐王

即位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欲伐魏國急集群臣計議信

陵君無忌曰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今無故興師明欺我不能相

持也宜嚴兵固圉以待之

也笑見漢子

相國魏齊曰不然秦強魏弱戰

必無幸聞丞相張祿乃魏人也豈無香火之情哉

後于魏有香火情只怕與你有

此乎倘遣使資厚幣先通張相後請王許以納質請和可保萬

全

魏國雖全魏齊難保

安釐王初即位未經戰伐乃用魏齊之策使中大夫

須賈出使于秦

偏用着他妙甚

須賈奉命竟至咸陽下于館驛范雎知之

子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后恃國母之尊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

穰侯獨相秦國華陽輔之涇陽高陵各立門戶生殺自繇私家之

富十倍于公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不亦危乎昔崔杼擅齊卒弑

莊公李兌擅趙聚戕主父又用已成之事以動其信心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

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

玉左右臣見王之獨立千朝非一日矣。惡權極恐千秋萬歲而後有

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之不覺毛骨悚然再拜謝曰先生

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深恨聞之不早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

印卽使就國穰侯取牛車于有司徒其家財千有餘乘奇珍異寶

不計其數皆塞內庫所未有者權臣竊君之權以致富而富厚又過於其君從來人君之豈不可下

此也移替明日秦王復逐華陽高陵涇陽三君於關外安置太后于深

東訂刊國志
卷之二十一
記

葉天下不難盡矣秦王又曰遠交近攻之道何如范雎曰遠交莫
如齊楚近交莫如韓魏既得韓魏齊楚能獨存乎秦王鼓掌稱善
卽拜范雎爲客卿號爲張卿用其計東伐韓魏止白起伐齊之師
不行魏冉與白起一相一將用事日久見張祿驟然得寵俱有不

悅之意

白起後曰之死其禍已伏于此

惟秦王深信之寵遇日隆每每中夜獨召

計事無說

不行范雎知

秦王之心已固請問盡屏左右進說曰臣

蒙大王過聽引與共事臣雖粉骨碎身無以爲酬雖然臣有安秦

之計尙未敢盡效于王也秦王跪問曰寡人以國校于先生先生

有安秦之計不以此時辱教尙何待乎范雎曰臣前居山東時聞

齊但有孟嘗君不聞有齊王

知用引論

聞秦但有太后穰侯華陽

君高陵君涇陽君

正是正撫

不聞有秦王大制國之謂王生殺

後來進言之路況且左右竊聽者多恐其傳說禍且不測不得不

心故曰比他人之進說為更難也故且將外邊事情畧說一番以為引火之煤乃

對曰大王以盡言命臣臣之願也遂下拜秦王亦答拜然後就坐

開言曰秦地之險天下莫及其甲兵之強天下亦莫敵然兼井之

謀不就伯王之業不成豈非秦之大臣計有所失乎且只說大秦

王側席問曰請言失計何在范雎曰臣聞穰侯將越韓魏而攻齊

其計左矣齊去秦甚遠有韓魏以間之策妙王少出師則不足以

害齊若多出師則先為秦害昔魏越趙而伐中山既克其地旋為

趙有何者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今伐齊而不克為秦大辱即伐

齊而克徒以資韓魏於秦何利焉為大王計莫如遠交而近攻四

抵過一篇遠交以離人之歡近攻以廣我之地自近而遠如蠶食

長司月四八三二一

盡言極諫商紂不聽或奴或誅商遂以亡此無他信與不信之異也呂尚雖疎而見信于文王故王業歸于周而尚亦享有侯封傳之世世箕子比干雖親而不見信于紂故身不免死辱而無救于國今臣羈旅之臣居至疎之地而所欲言者皆興亡大計或關係人骨肉之間亦漏出幾分不深言則無救于秦欲深言則箕子比干之禍隨于後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秦王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慕先生大才故屏去左右專意聽教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是從骨肉之間語來然其心思太后穰侯已隱然自現下言內矣秦王這句話因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秦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之語心下疑惑實落的要請教一番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萬一語不投機便絕了

故并輕舉臣之人也

秦王已忘張祿及見其書即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秦王猶

夫至范雎先到望見秦王車騎方來作為不知故意趨入永巷要

裝做村朴不知事人光景以便說下二句耳宦者前行逐之曰王來范雎謬言曰秦獨

有太后穰侯耳安得有王先用深試以前行不顧正爭嚷間秦王

隨後至問宦者何為與客爭論宦者述范雎之語秦王亦不怒能

三遂迎之于內宮待以上客之禮蕩雎遜讓秦王屏去左右長跪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少頃秦王又跪請如前

范雎又曰唯唯如此三次秦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豈以寡人

為不足語耶范雎對曰非敢然也昔者呂尚釣于渭濱及遇文王

一言而拜為尚父卒用其謀滅商而有天下箕子比于身為貴戚

唯私問曰丞相徵兵出征將伐何國有一老者對曰欲伐齊綱壽
地也齊地也范雎曰齊兵曾犯境乎老者曰未曾范雎曰秦與齊東西懸
絕中間隔有韓魏且齊不犯秦奈何涉遠而伐之老者引范雎
至僻處此老言曰伐齊非秦王之意因陶山府在東昌在丞相
對邑中而綱壽近于陶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為將伐而取之以自
廣其封耳無意中范雎回舍遂上書于秦王畧曰

羈旅臣張祿死罪死罪奏聞秦王殿下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
賞有能者官勞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故無能者不敢濫職而
有能者亦不得遺棄今臣待命于下舍一年于茲矣如以臣為
有用願借寸陰之暇悉臣之說如以臣為無用留臣何為夫言
之在臣聽之在君臣言而不當請快斧鑕之誅未免毋以輕臣

復行查看大夫勿怪因過索車中并無外國之人

却已漏過了方獲

轉身王稽嘆曰張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乃命催車前進再行五

六里遇着了張祿鄭安平二人邀便登車一同竟入咸陽髯翁有

詩咏范雎去魏之事云

料事前知妙若神

一時智識少儔倫

信陵空養三千客

却放高賢遁入秦

王稽朝見秦昭襄王復命已畢因進曰魏有張祿先生智謀出眾

天下奇才也與臣言秦國之勢危于累卵彼有策能安之然非面

對不可

可見范雎之來早已想精

臣故載與俱來璽玉曰諸侯客

好為大言往往如此

怪昭襄慢上

姑使就客舍乃傳於下舍以

需召問踰年不召忽一日范雎出行市上見穰侯方徵兵出征范

其見辱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

策得着

須與穰侯至王稽下車迎謁

穰侯亦下車相見勞之曰謁君國事勞苦遂共立于車前各敘寒

溫穰侯曰關東近有何事

是丞相問語

王稽鞠躬對曰無有穰侯曰視

車中曰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

豈敢有

此輩仗口舌遊說

人國取富貴全無實用王稽又對曰不敢

王稽想是素日不忌丞相不然何以偏要行其

所穰侯既別去范雎從車箱中出便欲下車趨走王稽曰丞相已

去先生可同載矣范雎曰臣潛窺穰侯之貌眼多白而視邪其人

性疑而見事遲向者目視車中固已疑之一時未卽搜索不久必

悔悔必復來不若避之爲安耳

若彼時復畏却又怎處

遂呼鄭安平同走王

稽車仗在後約行十里之程背後馬聲響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

而來趕著王稽車仗言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帶有遊客故遣

飲食安息必與相共談論投機甚相親愛不一月已入

關在衛輝府西望見對面塵頭起處一羣一騎自西而來

范睢問曰來者誰人王稽認得前驅曰此丞相穰侯東行郡邑耳

原來穰侯名魏冉乃是宣太后之弟宣太后辛氏楚女乃昭襄王

之母昭襄王卽位時年幼未冠宣太后臨朝決政用其弟魏冉爲

丞相封穰侯不論才德何如只是娘家人便好婦人通病次弟辛戎亦封華陽君冉專

國用事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其弟公子慄爲涇陽君公

子市爲高陵君欲以分辛氏之權國中謂之四貴然總不及丞相

之尊也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巡察官吏省視城池較閱

車馬撫循百姓此是舊規最是今日穰侯東巡前道威儀王稽如

何不認得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妒賢嫉能惡納諸侯賓客恐

其勢不可久矣卷之二十一

我秦國不得展其大才安平曰今臣里中有張祿先生其才智不

亞于范雎

豈時不亞正乃似之一笑

君欲見其人否王稽曰既有此人何不請

來相會安平曰其人有仇家在國中不敢晝行若無此仇久已仕

魏不待今日矣王稽曰夜至不妨吾當候之鄭安平乃使張祿亦

扮做驛卒模樣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畧叩以天下太勢范雎

指陳了了如在目前王稽喜曰吾知先生非常人能與我西游于

秦否

合上油瓶蓋

范雎曰臣祿有仇于魏不能安居若能挈行實乃至

願王稽屈指曰度吾使事畢更須五日先生至期可待我于三亭

岡

地名開封府尉氏縣

無人之處當相載也過五日王稽辭別魏王羣臣俱

餞送于郊外事畢俱別王稽驅車至三亭岡上忽見林中二人趨

出乃張祿鄭安平也王稽大喜如獲奇珍與張祿同車共載一路

四方也我去後家中可發哀如吾死一般以絕其疑其妻依言使

僕人往報知鄭安平鄭安平即時至晁家看視與其家人同携負

以去

屍所在守卒回報棄野外無人之處今惟葦薄在想爲犬豕銜去

矣

安平家數樂將息漸漸平復安平乃與唯共匿于具茨山鄭在范

睢更姓名曰張祿
山中人無知其爲范睢者
過半歲秦謁者王官名

使之王稽奉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國居于公館鄭安平詐爲驛卒

伏侍王稽爲友苦心殊爲難得應對敏捷王稽愛之因私問曰汝知國有賢

人未出仕者乎安平曰賢人何容易言也向有一范睢者其人質

謀之士相國筆之至死先着此句妙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

先着此句妙

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

我死于家中以便殯殮家有黃金數兩盡以相謝非此難守卒貪
其利謂曰汝仍作死狀吾當入稟魏齊與賓客皆大醉守卒稟曰
廁間死人腥臭甚合當發出賓客皆曰范睢雖然有罪相國處之
亦已足矣魏齊曰可出之于郊外使野獸飽其餘肉也何至言罷
賓客皆散魏齊亦回內宅守卒推至黃昏人靜乃私負范睢至其
家睢妻小相見痛苦自不必說范睢命取黃金相謝又卸下葦薄
付與守卒使棄野外以掩人之目守卒去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
淨縛裹傷處以酒食進之范睢徐謂其妻曰魏齊恨我甚雖知吾
死尚有疑心我之出廁乘其醉耳明日復求吾屍不得必及吾家
吾不得生矣遭此大
之時尚能吾有八拜兄弟鄭安平在西門
之陋巷汝可乘我至彼不可洩漏俟月餘吾創愈當逃命于

可憐信義忠良士

翻作溝渠枉死人

傳語上官須仔細

莫將屈棒打平民

潛淵居士又有詩云

張儀何曾盜楚璧

范叔何曾賣齊國

疑心盛氣總難平

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報曰范睢氣絕矣魏齊親自下視見范睢斷脅折齒身無完

膚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齊指罵曰賣國賊死得好好教後人看

樣命獄卒以葦薄草席也卷其屍置之坑廁間使賓客便溺其上勿

容他爲乾淨之鬼何至於此只是血氣用事看看天晚范睢命不該絕死而復

蘇從葦薄中張目偷看只有一卒在傍看守范睢微嘆一聲守卒

聞之慌忙來看范睢謂曰吾傷重至此雖暫醒決無生理不能使

說之。睢至，伏於階下。魏齊厲聲問曰：「汝以陰事告齊乎？」范睢曰：「怎敢？」魏齊曰：「汝若無私干齊，齊王安用留汝？」睢曰：「留果有之，睢不從也。」魏齊曰：「然則黃金、牛酒之賜，汝何受之？」睢曰：「使者十分相強，睢忍拂齊王之意，勉受牛酒，其黃金十斤，實不曾收。」魏齊咆哮大喝曰：「賣國賊還要多言！」卽牛酒之賜亦豈無因？呼獄卒縛之，決脊一百。又湖塗使招承通齊之語。范睢曰：「臣實無私，有何招？」魏齊益怒，曰：「爲我答殺此奴，勿留禍種。」獄卒鞭笞亂下，將牙齒打折，睢血流被面，痛極難忍，號呼稱冤。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莫敢勸止。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一面教獄卒加力。自辰至未，打得范睢遍體皆傷，血肉委地，咕喇一聲，脊骨亦斷。可憐睢大叫失聲，悶絕而死。

同出而不與同人不信無義何以爲人齊王益愛重之復使人賜
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雎固辭不受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堅不
肯去雎不得已乃受牛酒而還其金使者嘆息而去早有人報知
須賈須賈召范雎問曰齊使者爲何而來范雎曰齊王以黃金十
斤及牛酒賜臣臣不敢受再四相強臣止留其牛酒須賈曰所以
賜子者何故范雎曰臣不知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故敬大夫
以及臣耳須賈曰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醋意必子與齊有私也
范雎曰齊王先曾遣使欲留臣爲客卿臣峻拒之臣以信義自矢
豈敢有私哉須賈疑心益甚使事旣畢須賈同范雎還魏賈遂言
于魏齊曰齊王欲留舍人范雎爲客卿又賜以黃金牛酒疑以國
中陰事告齊故有此賜也魏齊大怒乃會賓客使人擒范雎卽席

言差矣先寡君之從千伐宋以奉命也本約三分宋國上國背約

盡收其地反加侵虐是齊之失信于敝邑也先指出他不是諸侯

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暱就燕入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敝邑

然敝邑不為已甚不敢從燕千臨淄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又說

家有禮使他責備不得今大王英武蓋世報仇雪耻光啟前人之緒寡君以

為桓威齊桓公之烈必當再振奉承一句妙可以土蓋湣王之愆垂休

無窮故遣下臣賈來修舊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湣王之

覆轍又見于今矣又赫他一句妙齊襄王愕然起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即

問須賈此位何人須賈曰臣之舍人范雎也齊王顧盼良久乃送

須賈于公館厚其廩餼使人陰說范雎曰寡君慕先生大才欲留

先生於齊當以客卿相處萬望勿棄亦是好機會范雎辭曰臣與使者

謂報仇。但有何趣味。今有微服一段事情。便令讀者眼中平添無數文章。心頭平添無數快活。千載而下。猶令神采奕奕。若生范君。此舉真是妙人妙事。

話說大梁人范睢。字叔有。談天說地之能。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

魏王因家貧。

此字極有才人。往往被此字困殺。可歎。

不能自通。乃先投于中大夫須賈。

門下用爲舍人。當初齊湣王無道。樂毅糾合四國一同伐齊。魏亦遣兵助燕。及田單破燕。復齊。齊襄王法章卽位。魏王恐其報復。同相國魏齊計議。使須賈至齊。修好。賈使范睢從行。齊襄王問于須賈曰。昔我先生與魏同兵伐宋。聲氣相投。及燕人殘滅齊國。魏實與焉。寡人念先王之仇。切齒腐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爲信。須賈不能對。范睢從旁代答曰。大王之

待綈袍之贈都在有意無意之間看他前面問一句說范叔豈欲遊說于秦乎後面又問說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者哉便知不是全信范睢之落魄矣但斷不疑至張祿卽是此人耳至于范睢之不殺須賈又自有范睢見解蓋前日之事魏齊之罪是七八分須賈之罪原只得二三分今日來通好是國家之事若殺了須賈便是因私而廢公惟恐構難起來若未必得勝更有許多不便故借綈袍一事做箇人情使魏人知懼但殺得魏齊便爲公私兩便其于須賈之罪只消痛加耻辱一番便足以洩當日之忿矣此是范睢使乖處非真實感激他一綈袍之惠也

若范睢一聞須賈到秦卽便發怒將來懲治一番非不可

齊不受金與牛酒後面不殺須賈都還在正大一邊非傾危欺詐者可比

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范雎初交一箇鄭安平到患難時能冒禍而相恤救又假身爲驛卒宛轉以達之于王稽以求引拔此其人在朋友中是何等高誼心術是何等敦厚范雎平日之交如此則其自己人品亦自可知魏冉惡納諸侯賓客只怕被他奪權失寵耳偏有一范雎來秦偏在抱疑惑搜索中脫漏過去終被奪權免相可見人生名位得失之間首當論理次亦有數不是一味嫉妒稱許便可有得而無失者也須賈素知范雎是遊士今張祿丞相是魏人則范雎在秦安知沒有路數于其敬服來見之時固已心疑之矣故酒食之

假張祿庭辱魏使

范雎是辯士之雄論其才智却也只等中上其奪穰侯相印是乘秦王已有疑忌之心伺隙而人耳及後爲相亦無甚大建立處只有遠交近攻一語却是至當不易之計

范雎之說秦王比一切說士更難蓋母子天性且臨朝之女王也穰侯以母舅之親秉權已久今以一異國遊士忽欲取而奪之也其廢制其母其勢本處于甚逆難于見聽而易于取禍故雎之進說亦必探試斟酌曠日持久立言之法亦必宛轉曲折以人之處于說之所最難而卒能動人主之聽而必行吾說實有一段良匠苦心吾故曰辯士之雄也

范雎雖是辯士其人品心術却都不壞只看他前面不肯仕

何故奢曰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妙語夫兵者
死地戰戰競競博谿於衆猶懼有遺慮而括易言之若得兵權必
果於自用忠謀善策無繇而入請看趙括其敗必矣母以奢之語
告括括曰父年老而怯宜有是言也便是債後二歲趙奢病篤謂
括曰兵凶戰危古人所戒汝父爲將數年今日方免敗衄之辱死
亦瞑目汝非將才切不可妄居其位諄囑處都又囑括
母曰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汝必述吾遺言辭之喪師辱國非細
事也又有此一層言訖而終趙王念奢之功以括嗣馬服君之職
未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奢引軍殺到胡傷命分兵拒敵趙奢將射手萬人分爲二隊左右各五千人向秦軍亂射許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地利第二勝着喊聲如雷前後夾攻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沒處躲閃大敗而奔胡傷馬蹶墜下幾爲趙兵所獲却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抵死救出趙奢追至五十里秦軍屯札不住只得望西逃奔遂解關與之圍韓再三親自勞軍致書稱謝趙王趙王封奢爲馬服君位與藺相如廉頗相並趙奢薦許歷之才以爲國尉好趙奢子趙括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畧之書一覽而盡嘗與父奢論兵指天畫地目中無人便是大病雖奢亦不能難也其母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將門出將矣奢蹙然不悅曰括不可爲將趙不用括乃社稷之福耳母曰括盡讀父書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君曰不可爲將

戰者萬人爲前鋒大軍在後銜枚卷甲晝夜兼行二日一夜及韓

境去閼與城十五里復立軍壘這次與前之立壘不同前是示胡之以弱此是自固以防其衝胡

傷大怒留兵一半圍城悉起老營之衆前來迎敵趙營軍士許歷

書一簡上寫請諫一字跪於堂前趙奢異之命刊去前令召人曰

汝欲何言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卒至此其來氣盛元帥必厚集

其陣以防冲突立壘正不然必敗趙奢曰諾卽傳令列陣以待許

歷又曰兵法得地利者勝闕與形勢惟北山最高而秦將不知據

宋留此以待元帥也宜速據之此着甚要緊趙奢何以不趙奢又曰諾卽命

許歷引軍萬人屯據北山嶺上凡秦兵行動一
望而知一地利第胡

傷兵到便來爭山山勢崎嶇秦兵膽大的有幾箇上前都被趙軍

飛石擊傷胡傷咆哮大怒指揮軍將四下尋路忽聞鼓聲大振趙

斬主意已定惟閉營高臥軍中寂然秦軍鼓噪勒兵聲如雷霆闕

與城中屋瓦皆為振動軍吏一人來報秦兵如此恁般趙奢以為

犯令立斬之以徇留二十八日不行日使人增壘濬溝為自固計

故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不見其來再使謀人探聽報云趙果

有救兵大將乃趙奢也出邯鄲城三十里即立壘下寨不進胡傷

未信更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謂趙奢曰秦攻闕與且暮且下矣

將軍能戰即速來亦是好趙奢曰寡君以鄰邦告急遣某為備某

何敢與秦戰乎示之以利妙因具酒食厚款之使周視壁壘其心秦使

者還報胡傷胡傷大喜曰趙兵去國纔三十里而堅壁不進乃增

壘自固已無戰情闕與必為吾有矣未遂不為禦趙之備一意攻

韓趙奢既遣秦使約三日度其可拒秦軍遂出合選騎兵善射慣

由復攻取黔中置黔中郡楚益衰削乃使太傅黃歇侍太子熊完
入質於秦以求和白起等復攻魏至於大梁梁遣大將暴鳶迎戰
敗績斬首四萬魏獻三城以和秦封白起爲武安君武安地在廣平府未
幾客卿胡傷復攻魏敗魏將卬取南陽今河南府置南陽郡秦王
以賜魏冉號爲穰侯今南陽府鄧州卽穰侯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圍
關與邑名近沁州武鄉縣關音馬韓釐王遣使求救於趙趙惠文王聚集
羣臣商議韓可與救否蘭相如廉頗樂乘皆言關與道險且狹救
之不使平原君趙勝曰韓魏唇齒相蔽不救則還戈卽向趙矣趙
奢慨然無言趙王獨問之奢對曰道險且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
將勇者勝已有成等趙王乃選軍五萬使奢師之救韓出邯鄲東
門三十里傳令立壁壘下寨安插已定又出令曰有言及軍事者

虞卿先道意於相如

蛇足

頗肉袒負荆自造於藺氏之門謝曰

鄙人志量淺狹

便知不是此等

人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死不足

贖罪矣因長跪庭中相如趨出引起曰吾二人北肩事主為社稷

臣將軍能見諒已幸甚何煩謝為廉頗曰鄙性麤暴蒙君見容慚

愧無地因相持泣下

實是赤子之心不是勉強假造

相如亦泣廉頗曰從今願結

為生死之交雖刎頸不變頗先下拜相如答拜因置酒筵款待極

歡而罷後世稱刎頸之交政謂此也無名子有詩云

引車趨避量誠供

肉袒將軍志亦雄

今日紛紛競門戶

誰將國計置胷中

起王賜虞卿黃金百鎰拜為上卿

如此重酬儀這和事老似得過一笑

是時秦大將

白起擊破楚軍拔郢都直南郡楚頃襄王敗走東保於陳大將魏

藺相如廉頗乎主曰然虞卿曰臣聞前代之臣師師濟濟同寅協恭以治其國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而使自相水火非社稷之福也不是爲三人計夫藺氏愈益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廉氏愈益驕而藺氏不敢折其氣在朝則有事不共議爲將則有急不相恤巨竊爲大王憂之可憂是臣請合廉藺之交以爲大王輔趙王曰善虞卿往見廉頗先頌其功人說廉頗大喜虞卿曰論功則無如將軍矣論量則還推藺君廉頗勃然即此便曰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相如之功也還何量之有哉虞卿曰藺君非懦士也其所見者大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以主折且曰將軍不欲托身於趙則已若欲托身於趙而兩大臣一讓一爭恐盛名之歸不在將軍也名以動之廉頗大慙曰微先生之言吾不聞過君不及藺君遠矣因使

辭去是要激他相如固止之曰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諸君自

不察耳舍人等曰臣等淺近無知乞君明言其故相如曰諸君視

廉將軍孰若秦王先問此諸舍人皆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之威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有得他相如雖驕獨

畏一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四字妙有多少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秦人聞之必乖聞

而侵趙吾所以強顏引避者國計為重而私讐為輕也高識確論

舍人等乃歎服未幾蔣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一日在酒肆中不

期而遇兩下爭坐蔣氏舍人曰吾主君以國家之故讓廉將軍吾

等亦宜體主君之意讓廉氏客亦是好於是廉氏益驕河東人虞

卿游趙聞蔣氏舍人述相如之語乃說趙王曰王今日之重臣非

羣臣乃服趙王辭秦王而歸。恰三十日，趙王曰：寡人得藺相如，身
安於泰山，國重於九鼎。相如功最大，羣臣莫及。乃拜爲上相。班在
廉頗之右。廉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微勞，
位居吾上。上若就淺處看，來却也惹氣。且彼乃宦者，舍人出身，微賤。吾豈甘爲之
下乎？這更可笑，是淺人武夫之論。今見相如必擊殺之。相如聞廉頗之言，每遇
公朝，托病不往，不肯與廉頗會。舍人俱以相如爲怯，竊議之。偶
一日，藺相如出外，廉頗亦出。相如望見廉頗，前導忙使御者引車
避匿。傍巷中去。俟廉頗車過，方出。與舍人等益忿。相約同見相如，
諷曰：臣等拋井里，棄親戚，來君之門下者，以君爲一時之丈夫，故
相慕悅而從之。今君與廉將軍同列，班況在右。廉君口出惡言，君
不能報，避之於朝；又避之於市，何畏之甚也！臣等竊爲君羞之。請

王意不悅然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勾相如方起召趙御史亦

書於簡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滹池令秦王擊缶妙秦諸

臣意不平當筵而立請於趙王曰今日趙王惠顧請王割五城為

秦王壽惡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尚往來趙既進五城於秦秦

不可不報亦願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賜少而地甚秦王曰吾兩君

為好諸君不必多言落得乃命左右更進酒獻酬假意盡歡而罷

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秦王曰謀者言趙設備

甚密萬一其事不濟為天下笑可知若非設備雖相如亦未必能保萬全也乃益敬重

趙王約為兄弟永不侵伐使太子安昌君之子名異人者為質於

趙羣臣皆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笑曰趙方強未可圖也領

多矣藺君不送質則趙不相信趙信我其好益堅我乃得專事於韓矣教

秦王亦到各歸館驛至期兩王以禮相見置酒為歡飲至半酣秦

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瑟在此請趙王奏之又來

欺人趙王面赤然不敢辭秦待者將寶瑟進於趙王之前趙王為

奏湘靈一曲秦王稱善不已鼓畢秦王曰寡人聞趙之始祖烈侯

好音君王真得家傳矣乃顧左右召御史使載其事明明奏御史

秉筆取簡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滌池令趙王鼓瑟蘭

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臣謹奉盆缶瓦器請秦王擊之

以相娛樂秦王怒色變不應真是欺人可恨相如即取盛酒瓦器跪請於

秦王之前秦王不肯擊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相

如得以頸血濺音贊大王矣語甚凌厲然此時不凌厲不得左右曰相如無禮欲前

執之相如張目叱之鬚髮皆張有胆有氣左右大駭不覺倒退數步秦

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瑟在此請趙王奏之又來

今更更趙王曰五千銳卒何人爲將趙勝對曰臣所知田部吏李

牧者真將才也趙王曰何以見之趙勝對曰李牧爲田部吏取粗

稅臣家過期不納牧以法治之殺臣司事者九人臣怒責之牧謂

臣曰國之所恃者法也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

面諸侯加兵趙且不保其國君安得保其家乎以君之貴奉公如

法法立而國強長保富貴豈不善邪此其識慮非常臣是以知其

可將也趙勝除不忘前隙而反趙王卽用李牧爲中軍大夫使其

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廉頗頗送至境上謂

趙王曰王入虎狼之秦其事誠不測今與王約度往來道路與夫

會遇之禮畢爲期不過三十日耳若過期不歸臣請如楚國故事

立太子爲王以絕秦人之望更深弄一着是趙王許諾遂至澠池

相如之意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便小覷了趙國將來難以立國
倘索地索貢不可復拒故於此顯箇力量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
也這見解議藺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上大夫其後秦竟不予
趙城趙亦不與秦璧秦王心中終不釋然於趙復遣使約趙王於
西河外滎池之地共爲好會趙王曰秦以會欺楚懷王錮之咸陽
至今楚人傷心未已今又來約寡人爲會得無以懷王相待乎自
該廉頗與藺相如計議曰王若不行示秦以弱乃共奏曰臣相如
願保駕前往臣頗願輔太子居守趙王喜曰相如且能完璧况寡
人乎這却比平原君趙勝奏曰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爲楚所劫
魯君與齊會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今保駕雖有相如再選精
銳卒五千扈從以防不虞穩當再用大軍離三十里屯杻方保萬

寡人不敬故寡人齋戒受璧使者以璧歸趙是明欺寡人也叱左

右前縛相如相如面不改色

好胆

奏曰大王請息怒臣有一言今

日之勢秦強趙弱但有秦有趙之事決無趙有秦之理

上立言

大王真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予趙隨一介之使同臣往趙取璧趙

豈敢得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以得罪於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

之罪罪當萬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還請就鼎鑊之烹合諸侯

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誅趙使曲直有所在矣

使他及得班三

秦

王與群臣面面相覷不能吐一語諸侯使者傍觀皆為相如危懼

沒用人自

然害怕左右欲擊相如去秦王喝住謂群臣曰即殺相如璧未

可得徒負不義之名絕秦趙之好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

已為理

髡翁讀史至此論秦人攻城取邑列國無可奈何一璧何足為重

之後仍不償城何面目回見趙王乃命從者穿粗褐衣裝做貧人

模樣將布袋纏壁於腰豈不更褻賣乎一笑從徑路竊走附奏於趙王曰臣

恐秦欺趙無意償城謹遣從者歸璧大王臣待罪於秦死不辱命

趙王曰相如果不負所言矣此四字好容易得再說秦王假說齋戒實未

必然過五日升殿陳設禮物令諸侯使者皆會其觀受璧欲以誇

示列國與頭得使替禮引趙國使臣上殿藺相如從容徐步而入

謁見已畢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問曰寡人已齋戒五日敬受和

璧今使者不持璧來何故相如奏曰秦自穆公以來共二十餘君

皆以詐術用事直斥其詐遠則杞子欺鄭孟明欺晉近則商鞅欺

魏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快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以負

寡君已令從者懷璧從閒道還趙矣臣當死罪秦王怒曰使者謂

負易可及人言
卷二十一
三

臣禮節甚倨坐而受璧左右傳觀復使後宮美人玩弄褻瀆殊甚

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臣所以復取璧也大王必欲迫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此得力在寧死不使秦得璧於是持其璧睨往

欲以擊柱便知先站在秦王惜璧恐其碎之乃謝曰大夫無然寡

人豈敢失信於趙卽召百官取地圖來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

共十五城予趙相如心中暗想此乃秦王欲誑取璧非真情這却

乃謂秦王曰寡君不敢受希世之寶以得罪於大王故臨遣臣時

齋戒五日遍召羣臣拜而遣之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陳設車輅

文物具左右威儀臣乃敢上璧有了五日工夫便秦王曰諾乃命

齋戒五日送相如於公館安歇相如抱璧至館又想道我曾在趙

王面前誇口秦若不償城願完璧歸趙今秦王雖然齋戒儻得璧

秦王飽看了一回嘖嘖嘆息因付左右羣臣遞相傳示羣臣看畢
皆羅拜稱萬歲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傳與後宮美人玩之
設若一下跌碎了良久送出仍歸秦王家士蘭相如從傍伺候良
却怎麼處一笑久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相如心生一計乃前奏曰此璧有微瑕
臣請為大王指之他亦扯說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相如得
璧在手連退數步地步靠在殿柱之上好睜開雙目怒氣勃不可遏
謂秦王曰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大王欲得璧發書至趙寡君
悉召羣臣計議羣臣皆曰秦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恐璧往城
不可得不如勿許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深一層況萬乘之
君乎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明是說而得罪於大王於是寡君乃
齋戒五日地便安下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庭敬之至也今大王見

如拜謁已畢趙王問曰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壁先生以為

可許否相如曰臣強趙弱不可不許趙王曰倘壁去城不可得如

何相如對曰秦以十五城易壁價厚矣如是趙不許壁其曲在趙

趙不待入城而即獻壁禮恭矣如是而秦不予城其曲在秦不論

先論曲直是明理高識人語趙王曰寡人欲求一人使秦保護此壁先生能為

寡人一行乎相如曰大王必無其八臣願奉壁以往若城入於趙

臣當以壁留秦不然臣請完璧歸趙四字大趙王大喜即拜相如

為大夫以壁授之相如奉壁西入咸陽秦昭襄王聞壁至大喜坐

章臺之上大集羣臣相如入見相如留下寶櫃只用錦袱包裹

兩手捧壁再拜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但見純白無瑕寶

光閃爍雕鏤之處天成無跡這八字是做手高處不在壁好身分內真希世之珍矣

以城易璧趙不敢不以璧來來則留之是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實也至何患失城乎竟是非白秦王大喜即為書致趙王命客卿胡傷為使書略曰

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未得一見聞君王得之寡人不敢輕請願以西陽十五城奉酬惟君王許之

趙王得書即召大臣廉頗等問議欲予秦恐其見欺璧去城不可得欲勿予又恐觸秦之怒諸大臣或言不宜與或言宜與紛紛不決李克曰遣一智勇之士懷璧以往得城則授璧於秦不得城仍以璧歸趙方為兩全說得雖是豈不語趙王目親廉頗頗俛首不語不是他微臣者令繆賢進曰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錯了且有智謀若求使秦無過此人趙王即命繆賢召藺相如至相

與君結交以此相知故欲往

見是官人

相如諫曰君誤矣夫趙強而

燕弱而君得寵於趙王故燕王欲與君結交非厚君也因君以厚

於趙王也

此等明識豈專恃胆力人可

今君得罪於王亡命走燕燕畏趙王之

誅必將束縛君以媚於趙王君其危矣

又等

繆賢曰然則如何相

如曰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若肉袒負斧鑕叩首請罪王必

赦君

揣精度理

繆賢從其計趙王果赦賢不誅賢重相如之智以

為上客再說玉工偶至秦國秦昭襄王使之治玉玉工因言及和

氏之璧今歸於趙

又多

秦王問此璧有甚好處玉工如前誇獎秦

王想慕之甚思欲一見其璧時昭襄王之母舅魏冉為丞相進曰

王欲見和璧何不以西陽十五城

趙地昔年為秦所取者

易之秦王訝曰十

五城寡人所惜也奈何易一璧哉魏冉曰趙之畏秦久矣大王若

不敢出獻竟不可得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此乃無價之寶須仕
襲珍藏不可輕示於人也繆賢曰雖然良玉何以遂爲無價王
曰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能却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
之座間冬月則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又呵
辟寒壁辟暑壁有如此數般音異他玉不及所以爲至寶繆賢試之果
然不知一時間乃製爲寶櫃藏於內笥早有人報知趙王言繆中
侍得和氏璧繆賢有此多趙王問繆賢取之賢愛璧不卽獻趙王
曰出獵之使突入賢家搜其室得寶櫃收之以去繆賢恐趙王
罪誅之欲出走其舍人藺相如如此人僅作宦者舍人可嘆牽衣問曰君今何
往賢曰吾將奔燕相如曰君何以受知於燕王而輕身往投也繆
賢曰吾昔年嘗從大玉與燕王相會於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

以有勝而無敗也。將才如趙奢，非無謀也。而許歷兩說切中要害，為勝秦之大關鍵。趙奢能用之，遂至成功。究竟功歸主將，則用他人之謀者，正所以自成也。今人論於已長，惟恐他人之勝已，復戾自用，卒致身敗名滅，何其黑也！只看趙奢之不許趙括為將，便知奢之所以成功，只看趙括之不服趙奢，便知必有債事之患也。

却說趙惠文王寵用一箇內侍姓繆，名賢，官拜宦者令。主宦者，頗于

預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此客必是在楚作賊人，繆賢愛其玉

色光潤無瑕，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驚曰：「此真和氏之

璧也。」這玉工眼力甚好，強楚相昭陽因晏會偶失此璧，疑張儀偷

似今之古董客多矣。盜捶之，幾死。張儀以此入秦，後昭陽懸千金之賞，購求此璧盜者。

與識勝處。若只以量推之。猶爲淺之乎。視相知也。然卽以量論。亦豈恒情可及。

藺相如固高廉頗也是豪傑。其初之不服。是偶有所蔽耳。只看他一經虞卿提發。便感激愧悔。幾于無地。自容想其胸中。是何等乾淨。是何等服善。以視小人。文過遂非。驕矜不化者。何啻天淵。

廉頗之不服相如。自不免于粗暴鄙狹之謂。然一能悔過。便合身分。頓長十分。使天下後世論古之士。不特服藺。亦并服廉。前此之過。只如浮雲過日。不足損其光明。可見世之護過。遂非者。真是至愚極陋。

用兵之道。首在善謀。但已謀或有未到。而能用人之謀。此所

周到全是才識勝人也

趙國兵力不爲甚弱而秦人直欲欺而凌之得一藺相如秦王便不能屈反納質而修好則國家之須于才識之臣豈不重哉

藺相如之屈秦主處處用剛剛却剛剛得妙及其讓廉頗是用柔柔又柔得妙其根本處全是以理勝而其措置之間用得恰好仍是才識勝處

澠池之會趙之不至屈辱于秦是相如之力趙王之所以得安然而歸者却全虧李牧之五千銳卒平原之大軍隨後也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經云有備無患真是千古不易之言上相如之讓廉頗從趙國起見不論廉頗之是非是理

殺終於趙時廉頗爲趙大將有勇善用兵諸侯皆憚之秦兵屢侵趙境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不知後事何如且看
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遇危疑之事居利害之間處處固須有胆但世是假造不來
的。是。任。血。氣。不。得。的。總。要。從。才。識。上。生。出。方。是。真。胆。而。又。不
至于僨事藺相如以一書生初則輕身持璧八萬乘而虎狼
之秦竟能全璧以歸後輔趙王赴會則未嘗有絲毫損挫其
屢次折屈秦王是胆而其所以能全能折則由于處處細密

太史女爲后是爲君王后那時太史敷万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
怒曰汝不取媒而自嫁非吾種也終身誓不復相見有志氣齊襄
三使人益其官祿皆不受惟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未嘗缺禮
此是後話時孟嘗君在魏讓相印於公子無忌魏封無忌爲信陵
君孟嘗君退居於薛比於諸侯與平原君信陵君相善齊襄王畏
之復遣使迎爲相國孟嘗君不就想因魏曾同兵伐齊未免抱歉也於是與之連
和通好孟嘗君往來於齊魏之間其後孟嘗君死無子諸公子爭
立齊魏共滅薛分其地再說魏惠王自騎劫兵敗方知樂毅之賢
悔之無及使人遺毅書謝過欲招毅還國毅答書不肯歸燕王恐
趙用樂毅以圖燕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毅從弟樂乘爲
將軍並貴重之毅遂合燕趙之好往來其間二國皆以毅爲客卿

騎劫乘車落荒而逃

請問老兄此樂殺還是何如

正遇田單一戟刺死燕軍大

敗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火牛奇計古今無

畢竟機乘騎劫愚

假使金臺不易將

燕亦勝負竟何如

田單整頓隊伍乘勢追逐戰無不克所過城邑聞齊兵得勝燕將

已死盡皆畔燕而歸齊田單兵勢日盛掠地直逼河上抵齊北界

燕所下七十餘城復歸於齊去得快也衆軍將以田單功大欲奉

爲王田單曰太子法章自在莒州吾疏族安敢自立是於是迎法

章於莒王孫賈爲法章御車至於臨淄收葬潛王擇日告廟臨朝

襄王謂田單曰齊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皆叔父之功也叔父知

名始於安平今封叔父爲安平君食邑萬戶王孫賈拜爵亞卿迎

良司以因之志

停當衆人皆不解其意。田單椎牛具酒。候至日落黃昏。召五千壯卒飽食。以五色塗面。各執利器。跟隨牛後。想頭奇絕。以少破衆。不如此未必能成功也。使百姓鑿城爲穴。凡數十處。驅牛從穴中出。用火燒其尾。帶火漸漸迫牛。尾牛怒。直奔燕營。五千壯卒銜枚隨之。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方夜。皆安寢。忽聞馳驟之聲。從夢中驚起。那帶炬千餘光。明昭耀如同白日。望之皆龍文五采。突奔前來。角刃所觸無不死。傷軍中擾亂。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大刀闊斧。逢人便砍。雖只五千箇人。慌亂之中。恰像幾萬一般。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又得神師力。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都嚇軟了。那箇還攻相持。真箇人人逃竄。箇箇奔忙。自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

奈何其先動其心而後動其怒心次第俱好騎劫又使兵率盡掘城外墳墓燒死八

暴骸骨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食燕人之肉相率來軍門

請出一戰以報祖宗之仇田單知士卒可用乃精選強壯者五千

人藏匿於民間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遣使送款於燕軍言

城中食盡將以某日出降其為其氣而懈其心必甚騎劫謂諸將曰我比樂毅

何如且慢誇諸將皆曰勝毅多倍軍中悉踴躍呼萬歲田單又收

民間金得千鎰使富家私遣燕將囑以城下之日求保全家小性素

足他燕將大喜受其金各付小旗使插於門上以為記足妙甚詔軍

號旗全不准備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

餘頭製為絳繒之衣繒以五色龍文披於牛體將利刃束於牛角

又將麻草灌下膏油束於牛尾拖後如巨帚於約降前一日安排

長引又長
卷之二十一
三

意趨近單前低語曰臣可以爲師否

也筭箇會弄元虛人

言畢卽疾走田單

急起持之謂人曰吾夢中所見神人卽是此也乃爲小卒易衣冠

置之幕中上坐北面而師事之小卒曰臣實無能田單曰子勿言

因號爲神師每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謂城中人曰神師

有令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當得祖宗陰力相助燕城中

人從其教飛鳥見庭中祭品悉翔舞下食如此早暮二次燕軍望

見以爲怪異聞有神君下教因相與傳說謂齊得天助不可敵敵

之遠天皆無戰心單復使人楊樂毅之短曰昌國君太慈得齊人

不殺故城中不怕若割其鼻而置之前行卽聖人皆死矣騎劫信

之將降卒盡割其鼻城中人見降者割鼻大懼相戒堅守惟恐爲

燕人所得田單又揚言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倘被燕人發掘

情偵探是兵家要務

聞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管之事嘆曰齊之恢

復其在燕後王乎

已有幾分主意

及燕惠王立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

樂毅久欲王齊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替故緩攻二城以待其事

說得像目今新王即位且與即墨連和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則

即墨殘矣燕惠王久疑樂毅及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因信為

然這却怪不

乃使騎劫往代樂毅而召毅歸國毅恐見誅曰我趙

人也送棄其家西奔趙國趙王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望諸釋名即觀

津趙騎劫既代將盡改樂毅之令

無知妄認人偏要強作解事

燕軍俱憤怨不

服騎劫到壘三日即率師往攻即墨圍其城數匝城中設守愈堅

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

神道開端好

齊當復

與燕當即敗不日當有神人為我軍師戰無不克有一小卒悟其

令曰城中民有出樵採者聽之不許擒拿其有困乏飢餓者食之

寒者衣之

不免

欲使感恩悅附不在話下且說燕夫騎劫頗有

勇力亦喜談兵與太子樂資相善觀得兵權謂太子曰齊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耳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何

難於二邑

怪不得

所以不肯卽拔者以齊人未附欲徐以恩威結

齊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

雖是諛言日知

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

昭王怒曰吾先王之仇非昌國君不能報卽使真欲王齊於功豈

不當耶

好燕

乃答樂資二十

此

遣使持節至臨淄卽拜樂毅爲

齊王毅感激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吾固知毅之本心決不負

寡人也昭王好神仙之術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久而內熱

發病遂薨太子樂資嗣位是爲惠王田單每使細作入燕覲覘事

魚服畏而自隱異日富貴不可言也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久益
親近法章因私露其迹於太史女女遂與訂夫婦之約因而私通
苛大婦之約可也因而舉家俱不知也時卽墨守臣病死軍中無
私通未免非禮太甚主欲擇知兵者推戴爲將而難其人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
言其才可將乃共擁立爲將軍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同操作宗
族妻妾皆編於行伍之間城中人畏而愛之再說齊諸臣四散奔
逃聞王蠋死節之事嘆曰彼已告者尙懷忠義之心吾輩見立齊
朝坐視君亡國破不圖恢復豈得爲人乃共走莒州投王孫賈相
與訪求世子歲餘法章知其誠乃出自言曰我實世子法章也太
史敫報知王孫賈乃具法駕迎之卽位是爲襄王告於卽墨相約
爲犄角以拒燕兵樂毅圍之三年不克乃解圍退九里建立重壘

賈乃祖其左肩呼於市中曰淖齒想盬而弑其君爲臣不忠有願

與吾誅討其罪者依吾左祖有肥市人相顧曰此人年幼尙有忠

義之心吾等好義者皆當從之一時左祖者四百餘人也還有年

所以後來時楚兵雖眾皆分屯於城外淖齒居齊王之宮方酣飲

便婦人奏樂爲歡兵士數百人列於宮外王孫賈率領四百人集

兵士器仗殺入宮中擒淖齒剝爲肉醬可知淖齒是因閉城堅守

無用之物楚兵無主一半逃散一半投降與燕國再說齊世子法章聞齊王

遇變急更衣爲窮漢自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歸投太史敫家爲

傭工與之灌園力作辛苦無人知其爲貴介者太史敫有女年及

笄偶遊園中見法章之貌大驚曰此非常人何以屈辱於此此女

善相人是使侍女叩其來歷法章懼禍不肯吐太史女曰白龍

該出子故潛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王而哭淖齒先殺夷維乃生
擢也王筋懸於屋梁之上三日而後氣絕死法潛王之得禍一捺
矣哉淖齒回莒州欲弑王世子殺之不得齒乃爲表奏燕王自成
其功使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往來
無禁却說齊大大王孫賈年十二歲喪父止有老母潛王憐而育
之前潛王出奔賈亦從行在衛相失不知潛王下處遂潛自歸
家其母見之問曰齊王何在賈對曰見從王於衛王中夜逃出已
不知所之矣老母怒曰汝朝去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
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王之臣王
昏夜走出汝不知其處何可歸乎好婦人勝如男子賈大愧復辭老母踪
跡齊王聞其在莒州趨而求王比至莒州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

一年事也。却說楚頃襄王見齊使者來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以救齊，爲名往齊受地。謂淖齒曰：齊王急而求我，卿至彼可相機而行，惟有利於楚，可以便宜從事。淖齒謝恩而出，率兵謁齊湣王於莒州。湣王德淖齒立以爲相國，大權皆歸於齒。齒見燕兵勢盛，恐救齊無功，獲罪二國，乃密遣使私通樂毅，欲弑齊王，與燕共分齊國。使燕人立已爲王。以二十萬之
寸之功救人而反欲樂毅回報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功名桓文
滅之淖齒非復人類
之業不足道也。所請惟命。淖齒大悅，乃大陳兵於鼓里。莒州近地請湣王閱兵。湣王旣至，遂執而數其罪曰：齊有亡徵三，而血者，天以告也。地折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關而哭人，以告也。王不知省戒，戮忠廢賢，希望非分，今全盡失而偷生於一城，尚欲何爲？是只是不

王蠋家在書邑傳合軍中環書邑三十里不許人犯使人以金幣
聘蠋欲薦於燕王蠋辭老病不肯往使者曰上將軍有令太傅來
卽用爲將封以萬家之邑不行且引兵屠邑以是知蠋仰天嘆曰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天齊王疏斥忠諫故吾退而耕於野
今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劫吾以兵吾與其不義而存不若全
義而亡遂自懸其頭於樹上舉身一奮頸絕而死樂毅聞之嘆息
命厚塋之表其墓曰齊忠臣王蠋之墓樂毅出兵六箇月所攻
齊地共七十餘城皆編爲燕之郡縣惟莒州與卽墨堅守不下毅
乃休兵享士除其暴合寬其賦役又爲齊桓公管夷吾立祠設祭
訪求逸民齊民大悅樂毅之意以爲齊止二城在掌握之中終不
能成事且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故不極其兵力此周赧王三十

滑王計窮夷維曰聞莒州尙完何不往乃奔莒州僉兵城守以拒

燕軍樂毅遂破臨淄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并查舊日燕國重器

前被齊掠者六車裝載俱歸燕國燕昭王大悅

親至濟上大犒三軍封樂毅於昌國在淄川縣東北號昌國君燕昭王返

國獨留樂毅於齊以收齊之餘城齊之宗人有田單者有智術知

兵滑王不能用僅爲臨淄市掾可燕王入臨淄城中之人紛紛逃

竄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即組之鄆邑盡截去其車軸之頭畧

與轂平而以鐵葉裹軸務合堅固想頭人皆笑之未幾齊兵來攻

安平城破安平人復爭竄乘車者推擠多因軸頭相觸不能疾驅

或軸折車覆皆爲齊兵所獲惟田氏一宗以鐵籠即車堅固且不

礙竟得脫奔卽黑去訖樂毅分兵畧地至於晝邑地近臨淄聞故太傅

王驕傲待衛君不以禮禮到此地位還要衛諸臣意不能平夜往掠

其輜重潛王怒欲俟衛君來見責以捕盜衛君是日竟不朝見亦

不復給廩餼潛王甚愧候至食戾餓甚恐衛君圖已與夷維數人

連夜逃去從臣失主一時皆四散奔走潛王不一日逃至魯開關

吏報知魯君魯君遣使者出迎夷維謂曰魯何以待吾君對曰將

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宮朝

夕親視膳於堂下天子食已乃退而聽朝豈止十牢之奉而已齊

愚痴已甚却偏有一夷使者回復魯君魯君大怒閉關不納復至

維更愚更痴真是可笑鄒君方死潛王欲人行弔夷維謂鄒人曰天子下弔主人必

皆其殯棺立西階北面而哭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天下

此不知時勢不通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弔亦拒之不受

情理人亦是奇事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弔亦拒之不受

王恐起國中精銳使樂毅將之秦將白起趙將廉頗韓將暴烏魏
將晉鄙各率一軍如期而至於是燕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須
如此方號為樂上將軍浩浩蕩蕩殺奔齊國齊湣王自將中軍與
大將韓聶迎戰於濟水之西樂毅身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賈勇
爭奮殺得齊兵屍橫原野流血成渠韓聶被樂毅之弟樂毅所殺
諸軍乘勝逐北湣王大敗奔回臨淄連夜使人求救於楚言知反
來許盡割淮北之地為賂一面僉點軍民登城設守秦魏韓趙乘
勝各自分路收取邊城獨樂毅自引燕軍長驅深入所過宣諭咸
德齊城皆望風而潰勢如破竹雖是懼燕畏威軍竟由大軍直逼
臨淄湣王大懼遂與文武數十人潛開北門而遁行至衛國衛君
時衛衰甚只有濮陽一郡迎稱臣既入城讓正殿以居之恭具甚敬湣

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堅忍若萬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也不及

刺刃於齊王之腹以報國恥終夜痛心今齊王驕暴自恃中外離

心此語通着他此天亡之時寡人欲起傾國之兵與齊爭一旦之

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齊國地大人眾士卒習戰未可獨攻

也王必欲伐之必與天下共圖之今燕之比鄰莫密於趙王宜首

與趙合則韓必從而孟嘗君在魏方恨齊宜無不聽如是而齊可

攻也臨事而慎燕王曰善乃具符節使樂毅往說趙國平原君趙

勝為言於惠文王王許之適秦國使者在趙遇得樂毅并說秦使

者以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王秦王忌齊之盛懼諸侯背秦而事

齊他又見他於是復遣使者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往說魏王

見信陵君信陵君果主發兵復為約韓與其事俱與訂期於是燕

卒同甘苦尊禮賢士

凡表與國之君必定先有此數句

四方豪傑歸者如市有趙

人樂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講兵法當初樂羊封於靈壽子孫遂

家焉趙主父沙邱之亂樂毅挈家去靈壽奔大梁事魏昭王不甚

信用聞燕王築黃金臺招致天下賢士欲往投之乃謀出使於燕

見燕昭王說以兵法燕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樂毅謙讓不敢當燕

王曰先生生於趙仕於魏在燕固當為客樂毅曰臣之仕魏以避

亂也大王若不棄微末請委質為燕臣燕王大喜即拜毅為亞卿

有眼位在劇辛諸人之上樂毅悉召其宗族居燕為燕人其時齊

國強盛侵伐諸侯昭王深自誚晦養兵恤民待時而動好及湣王

逐孟嘗君恣行狂暴百姓弗堪而燕國休養多年國富民稠士卒

樂戰

先有可勝之具而後於是人自然可以成功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寡人銜先人

何至三年之久乎。孫子不云乎。兵者危道。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而齊固大國也。七十餘城之易下。乘銳也。齊湣尚在而據莒與卽墨。終是禍胎。今頓師千里之外。至於三年之久而不下。二城能保無內外之變乎。故樂毅不盡其力之所能爲。不可謂非計之拙也。但齊湣雖暴而先澤未斬。田氏尙未應絕祀。則樂毅之緩攻騎劫之謀。代未必非天意也。

田單以垂亡之齊。拒極盛之燕。首尾六年。堅守不下。是何等力量。及後設謀反間。詭用神師。怒我而慢人。于以行其奇計。卒得恢復故地。是何等才情。至于旣已成功。却不肯自立。而仍奉法。童足見心術端正。

話說燕昭王自卽位之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弔死問孤。與士

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繇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咼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湣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又是一案宋祓代說着了於是王蠋太史敫等皆謝病棄職歸隱鄉里不知湣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戰國之勢已不比春秋只好逆取順守樂毅乘齊湣之暴虐長驅入齊業已下七十餘城已不可謂王道此時卽極其兵力并莒卽墨而攻下之然後徐圖安集之方亦不爲晚乃欲以緩攻服其心而待其自降未免迂矣况卽不欲過迫亦

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
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
辱久立市中毫無怠色又尊臣於諸客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
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半真半假語諸貴客皆竊笑席散侯生
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賢無忌數往候見朱亥絕不答
拜只此亦可見其賢無忌亦不以爲怪其折節下士如此今日孟嘗君至
魏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八箇字自然情投
意合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
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齊通好而孟嘗君居間
爲重齊湣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橫遂欲謀代周爲天子時齊
境多怪異天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服臭難當又地折數丈泉水

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

故意試之

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即命引

車枉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

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肉案前絮語移時意故侯生時時晚視公

子公子顏色愈和累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

之多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宋亥別復

登車上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末矣諸貴客見公

子親往迎客虛左以待正不知其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

臣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門報說

公子迎客已至眾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

乃一白鬚老者衣冠微陋無不駭然

必如此方見信陵之高

無忌引侯生徧

告賓客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意殊不以爲然俗眼自無忌揖侯

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群鵠皆悲鳴獨至一籠其鵠低頭不敢仰
視乃取而殺之遂開籠放其餘鵠聞者嘆曰趙公子不忍負一鵠
忍負人乎繇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
平原君相亞魏有隱士姓侯名羸年七十餘家貧爲大梁夷門即
梁城監者守門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計如此等客自然里
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駕車往拜以黃金二十鎰爲贄侯生謝
曰羸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且老矣寧爲公子而改節乎贈
且不受肯無忌不能強欲尊禮之以示賓客乃置酒大會是日魏
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室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命駕親往
夷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略不謙遜無忌執
轡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市屠中欲往

只怕也還
有狠的

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齊得而乘之願大王

以宋爲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極湣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桀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那公子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爲人謙恭好士接人惟恐不及嘗朝膳有一鳩爲鵠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鵠去乃縱鳩誰知鵠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逐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避患而投我乃竟爲鵠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曰不進膳令左右捕鵠其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鵠吾何可累及他禽乃按劍於龍土祝曰不食鳩

拔遂堅起降旗迎潛王入城潛王撫安百姓一面令諸軍追逐宋

王宋王走至溫邑今懷慶府溫縣為追兵所及先擒戴直斬之宋王自投

於神農澗中在溫縣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齊楚魏遂其

滅宋國三分其地楚魏之兵既散齊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為多楚

魏安得受地破蘇代遂引兵徇枚屠昧之後襲敗楚師於重丘

今東昌府乘勝逐去盡收取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軍楚

魏恨潛王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反以為蘇代之功矣自潛王既

兼有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夷維往合衛魯鄒三國之君要

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潛王曰寡人然燕滅宋闕

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盡已稱臣泗上無不恐懼且晚

提一旅兼并二周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合天下誰敢違者

史記卷八十三 留侯世家 七

甚急探是楚魏二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整隊回軍行不上五里
刺斜里一軍突出大叫齊國上將韓聶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
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高雙車齊出韓聶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
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保護宋王且戰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
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忽
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是齊王恐韓聶不能成功親帥
大將王蠋太史敫等引大軍三萬前來軍勢益壯宋軍知齊王親
自領兵人人喪膽箇箇灰心又兼宋王不恤上京晝夜驅率男女
守瞭絕無恩賞怨聲籍籍如此人豈能用兵戴直言於王偃曰敵勢猖狂
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權避河南更圖恢復宋王此時一片圖
王定霸之心化爲秋冰嘆息了一回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公孫

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勣先遣部下將閻丘儉以五千人挑戰宋兵不出閻丘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登轆車朗誦桀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命將軍盧曼出敵畧戰數合閻丘儉敗走此是唐盧曼追之儉盡棄其車馬器械狼狽而奔宋王偃登壘望見齊師已敗喜曰敗齊一軍則楚魏俱喪氣矣未乃悉師出戰直逼齊營韓勣又讓一陣退二十里下寨却教唐昧芒卯二軍左右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次口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拔寨都起直攻齊營閻丘儉打著韓勣旗號列陣相持自辰至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齊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百餘人宋將盧昌亦死於陣閻丘儉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子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

其亡而秦獨救之衆怒且移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齊師先
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齊將韓軘楚將唐昧魏將芒卯三
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氣驕宜示弱以誘之是芒卯曰
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耻宣傳檄文布其
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者是韓聶曰二君之言皆
是也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一逐兄篡位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
恃强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革囊射天得罪上帝五長夜
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耻七射殺諫臣忠良結舌八
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强秦結怨鄰國十慢神虐民全無君
道說十罪檄文到處人心惶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不樂附宋皆
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此是芒卯之功直逼睢陽

群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怒乃置弓矢於座側凡

進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鳥公子勃等三人

宋有許多

諫臣還斷好國若非康王之無道算不至于即亡也

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

齊湣王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其攻宋三分其地兵既發秦

昭王聞之怒曰宋新與秦讎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湣

王恐秦兵救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

乃西見秦王曰齊今伐宋矣臣敢為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

何以賀寡人乎蘇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而攻宋

其勢必欺楚魏

雖是游說之語然却也看定几分

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

秦捐一宋以餌齊而坐收楚魏之立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

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

用強硬逼不是溫柔隊中人一笑

息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天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息氏沐浴更衣不反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爲二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有文梓木生於二塚之傍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精誠所感固應有此里人哀之曰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韓仙有詩嘆云

相思樹上兩鴛鴦

千古情魂事可傷

莫道威強能奪志

婦人執性抗君王

今河南府封邱縣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

韓馮之妻息氏也息家偏出美貌女子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

妻馮與妻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

北山張羅

鳥自高飛

羅當奈何歌妙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即其家奪之做這等事如何韓馮見息氏

升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其登青陵之臺謂之曰

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

人當立為皇后息氏復作詩以對曰

鳥有雌雄

不逐鳳凰

妾是庶人自道本色妙

不樂宋王掃興真

城南敗楚拓地三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城滅滕有其地

却也能

因遣使通好于秦秦亦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國與齊楚三晉相

並偃遂稱為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為比欲速就霸王之業每

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侍衛亦俱應

之聲聞數里

這便是孩子氣

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射之弓強

矢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天得勝

欲以恐嚇遠人

氣

又為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右以

熟水代酒自飲

能吃得許多水亦算好量

羣臣量素洪者皆潑倒大醉不能成

禮惟康王惺然左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飲千石不醉也

又多取婦人為淫樂一夜御數十女

這却也是難事想必是

使人

傳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自炫一日遊封父之墟

地則爲秦利齊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
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
舉也這主意却好湣王大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
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裝話
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辟公辟丘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
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生有異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
如巨星面有神光有以異相而興亦有以異相而亡九年能屈鐵伸鉤於周顯王四
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
小鷄以爲異事正是獻於君偃偃召太史占之大史布卦奏曰小
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
之更望何人乃多僉壯士親自訓練得勁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

取武遂地二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必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乃使人言於齊湣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湣王意未決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效之 踰一月秦復遣使至齊約共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湣王先以並帝之事請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王因以爲秦罪做圓活主意是游士得力處湣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

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着連

夜奔告湣王湣王即命馮驩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

君千戶為驪說秦以為之地而終使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

相齊乃轉轅而西孟嘗君既復相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

馮驩曰文好客無故失禮一日罷相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

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其實薄得可恨馮驩答曰

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乎旦則側肩爭門而入

日暮為虛矣為所求不在焉夫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

又何怪乎只看為客解說處是何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乃待

客如初是時魏昭王與魏釐王秦周王之命合從伐秦

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譴將公孫喜

戰國策卷之二十一 秦本末

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樛里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驪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為大王先行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為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為雄，失人者為雌。今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嘗君為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為齊謀者，以為秦謀則雄在秦而臨淄即墨危矣。」是正話不是領危。湣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旦暮且至，薛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是真話不是欺詐。湣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

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
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命過數日
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
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遊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遊齊者皆
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雄是正話不其雄者乃得天下秦
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爲雄而不爲雌乎馮驩曰大王知齊之廢
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齊之所以重於
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是真話不是欺詐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
其相印以功爲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
爲用則齊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如果齊不復用
則此言自可豈特爲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君

使人說楚項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困楚王自爲從約

長孟嘗君不服故不肯同兵何以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

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此留

太子以要地於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此一節更

寡君之得罪於楚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

而殺之會逃歸不獲今復爲齊相專權且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

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

幸大王裁聽楚王感其言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

人布流言於齊齊湣王疑之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人賓

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馮驩在側便忠爲孟嘗君御車未

至薛薛百姓扶老携幼相迎爭獻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馮驩曰此

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為懽眾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
是力饒者與為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久而息多則逃
亡耳是極區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今焚無
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有才有識此
臣所謂為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為然然已
焚券無可奈何勉為放顏揖而謝之終是大方人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

焚券先虞觸主嗔

空手但收仁義返

方知彈鋏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
國終為秦害乃廣布謠言流于齊國秦人無他長惟言孟嘗君名
高天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又

能後可相償者與爲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
寬期焉驪命左右取火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謂眾人曰孟
嘗君所以貸錢於民者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開解然
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
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應自
已口百姓皆叩頭懼呼曰孟嘗君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
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驪上腰否空手來見十萬錢畢矣
一笑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畢乎驪曰不但爲君收債
且爲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舍客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
錢于薛莫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衆樂飲復
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驪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

長鋏歸來分無以爲家代舍長謂孟嘗君言之孟嘗君感額曰客何無勝之甚乎

此處差一段

更使伺之驪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王

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馮驩與言收債之事馮驩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衆計之得息錢十萬馮驩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

可知牛酒

馮驩

一勞以酒食勸使酣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

富之狀盡得其實

大費眼力食畢乃出券與舍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

東國志

卷之三

七

利息以助月用一日有一漢子狀貌修偉便不衣敝褐躡草屨目

言姓馮名驪齊人求見孟嘗君孟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

有以教文乎驪曰無也竊聞君好士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

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

所事亦是疑其不常故特留心也傳舍長答曰馮先生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

劍又無劍囊以荆侯朋車名繫之於腰間說來形食畢輒彈其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吾食儉也乃遷之

千幸舍食魚肉躡肖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後來告我居五

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矣曰長鋏歸

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為我上客乎其人必有異也又遷

之代舍又肯便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名驪乘車一出夜歸又歌曰

之代舍遷妙

極其恭敬

惴惴自危

趙人

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

爭出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

君以爲大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

自是無知人語

和而笑

者復數人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

爲不敢問也再說齊湣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

思人規矩

爲秦用深以爲憂

是過後悔乃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

思人規矩

歸者益衆乃置爲客舍三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

舍代舍者言其人可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

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但食肉不乘輿傳食者脫粟之飯免其飢

餒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偽券有功之人皆

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收

其利以爲客舍

卷之二十一

二

在兵力而又無撫恤之德與用眾之力如此而侈言霸王豈非囋語

蘇代本于蘇秦之教亦游士之雄也與張儀流品雖同而品行過之其爲齊計畫處更正

養客五君中惟信陵眼力見識都勝如待侯生一節是四君之所必不能者也

侯嬴朱亥只看其不屈于信陵便知其身分之異看信陵偏要致敬于侯生朱亥便知其識見之高非信陵不足以知二人非二人亦不能致信陵之敬所謂相需而後顯相難而相成也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

地於三十里外

東周列國志卷之三十一

曰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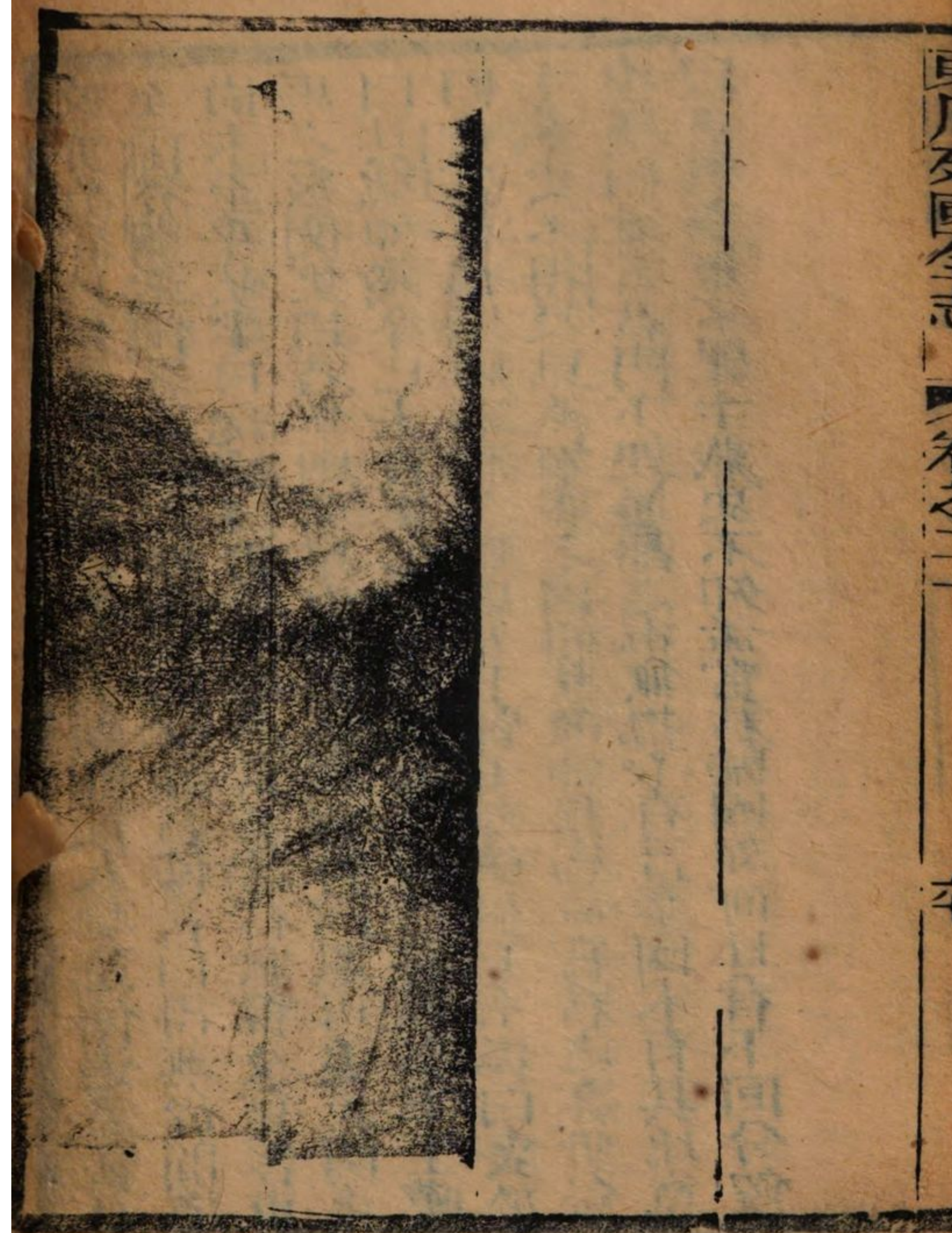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馮驩才識甚高非尋常遊士之比其口舌之才未嘗不妙而其言皆正大光明無絲毫傾危欺詐至平心地忠厚更是品高處以如此人而貧困無聊使非有孟嘗之好客未必不終身貧賤也可嘆

宋康行事驕傲愚騃粗率淺躁都有而又加以淫虐濟之以剛愎此卽大國亦必有滅亡之禍況小國乎至其所恃者



文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秦王太悔卽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
至函谷關索出客籍閱之無齊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間道
尚未至乎候半日越發去得遠了杳無影響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
馬之數關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關吏
曰其馳如飛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秦王王嘆
曰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秦王索狐白裘於
主藏吏不得及見燕姬服之因叩其故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
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通都之市無物不有吾秦國未有其比竟
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開閉俱有常期人定卽閉雞鳴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
心甚惶迫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二
人能效雞聲者此人必是今人於是羣雞盡鳴關吏以爲天旦曉
卽起驗券開關孟當君之衆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
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眾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
客此時上座之客髯翁有贊曰

明珠彈雀

不如泥丸

白璧瘞飢

不如壺餐

狗吠裘得

雞鳴關啟

雖爲聖賢

不如彼鄙

細流納海

累塵成岡

用人惟器

勿陋孟嘗

榜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卽趨人朝見昭襄王曰王卽不殺田

孟嘗君笑而遣之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竇中潛入秦宮庫藏爲狗
吠聲主藏吏以爲守狗不疑客伺吏睡熟取身邊所藏鑰匙逗開
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陽君轉
獻燕姬燕姬大悅值與王夜飲方懽此時說話最得力凡婦人要說話每多在此等時也一笑
遂進言曰妾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方爲齊相不
欲來秦秦請而致之不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
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妙妙在
不爲孟嘗說也秦王曰善明日御殿卽命具車馬給驛券放孟嘗君還齊
孟嘗君曰吾僥倖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一秦王中悔吾命休
矣何如當客有善爲僞券者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至
函谷關夜方半關門下鑰已久孟嘗君慮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

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
如殺之秦王惑其言命出孟嘗君於館舍涇陽君在齊時孟嘗君
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臨行復餽以寶器數事在家不會邀賓客在
外方知少主人孟嘗
未即此涇陽君甚德之至是聞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
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尙未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得王
心所言必從君攜有重寶吾爲君進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遠國
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璧二雙托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燕姬
曰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此裘妾不惜一言不願
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一裘已獻秦王何可
復得徧問賓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眾皆束手莫對最下坐有
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曰臣能爲狗盜

陽謁見秦王秦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孟嘗君
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
獻於秦王秦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
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
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真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
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尙煖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分付珍藏
以俟進御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樓里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
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田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
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籌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衆而借
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却也說得有理秦王以其言問於樓
里疾疾對曰謾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

于齊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土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
人謂土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何土偶人笑曰我生於土敗
則仍還於土耳子遭雨漂流吾不知其所底也秦虎狼之國楚懷
王猶不返况君子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之所終也說得孟嘗君
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湣王曰秦之效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
齊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懼矣雖然留秦之質猶爲不信秦也王不
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匡章想是妬害孟嘗君
寵而思陷之耳不然如
何出這般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而厚於齊湣
王以爲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遣相國文孟嘗君
君名行聘於上國以
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爲質卽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而使
孟嘗君行聘於秦笑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入咸

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即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
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爲上子及嗣爲薛公賓客益盛衣
食與已無二供給幣費爲之破產士從齊來者人人以爲孟嘗君
親已一半是孟嘗君厚無有聞言今平原容美人笑嬖而不誅直
待賓客離心乃斬頭以謝不亦晚乎秦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
君與之同事哉一時興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秦王
曰彼齊相國也召之安肯來乎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爲質于齊
以請孟嘗君齊信秦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卽以爲相齊亦必相
王之親子弟秦齊互相其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
善乃以涇陽君惲爲質於齊願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
以慰飢渴之想賓客聞秦召皆勸孟嘗君必行時蘇代適爲燕使

漸引去

亦為有別處收留耳

歲餘減半公子勝怪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

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乃紛紛引去何也客中一人前對

曰君不殺笑筵之美人眾皆拂然以君愛色而賤士所以去耳臣

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過也即解佩劍令

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

好笑人者看樣

曰造跛者之門長跽請罪釐者乃

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人為三字語

云

食我飽

衣我溫

息其館

遊其門

齊孟嘗

趙平原

佳公子

賢主人

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釐之事一日與向壽述之嗟嘆

其賢向壽曰向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秦王曰子孟嘗君如何向壽

公子勝曾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今德號爲平

原君平原君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旣貴益招致賓客坐食若當

數千人平原君之府第有畫樓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亦不成規

亦不是意民家之主人有躄音跛疾足跛曉起蹒跚而出汲美人於樓

上望見大笑少頃躄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躄

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

賤色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臣

不甘受婦人之辱願得笑臣者之頭一笑之罪何至勝笑應曰諾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豎也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

不殺也罷了却不該如此說此客之所以去也平原君門下有箇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

客籍稽客之多少料筭錢穀出入之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

車馬門司卷之三十一

傳惠王之令曰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卽係賊黨美其族
從官及內侍等聞王令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
無一應者欲出則門已下鎖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
無從取食庭中樹有雀巢乃採其卵啖之可月餘餓死髯仙有詩
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

雄心直欲并西秦

吳娃一脈能胎禍

夢裡琴聲解誤人

主父旣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尙不敢入直待三月有餘方纔啟鑰
入視主父身屍已枯癯音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
葬於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
相國李兌爲司寇不計罪而反賞之明是未幾公子成卒惠王以

開宮門

豈有此理

李兌仗劍當先開路公子成在後人見主父叩頭曰

安陽君反叛法所不宥願主父出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二

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開口李兌曰事已至此當

搜簡一番

二人亦大無禮

卽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

也未見得

是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出

李兌遽放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若遇主父萬一見

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李兌提

安陽君之首自宮內出聞主父泣聲

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復謂公子成曰主

父開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圍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

無乃傷主父之心事平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

幼不足與計吾等當自決也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

更該死矣

使人詐

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露宜悉衆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分付已預作準備田不禮攻王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賊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擲之田不禮命取巨石繫於木以撞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公子成李兌在國中商議恐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王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當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吾當力拒追兵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衆寡不敵不禮披李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打

涉材人乃謂近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諾

忽一日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在順德府平邱縣安陽君章亦從往那沙

邱有臺乃商紂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

六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在外其

兵衆不甚集若假以王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

殺之因奉主父以撫其衆誰敢違者孟浪主意章曰此計甚妙即

遣心腹內侍僞爲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

面幸速往高信即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

謂王曰義當以身先之侯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高信曰緊閉宮

門慎勿輕啟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爲王群

起盡殺之聚九州鐵鑄田不禮舉火驗視乃肥義也田不禮大驚

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惑其言，遂止。有侍人舊曾伏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兌與肥義相善，密告曰：「安陽君強壯而驕，其黨甚衆，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狠自用，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徼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勢尊，禍必先及。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見藏却是然只圖自免不是赤心爲國人肥義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托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不爲荀息所笑乎？」李兌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下久之，別去。肥義思李兌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良策。

行禮是何綱紀見何年幼服袞冕南面為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

拜舞於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不悞之于始自朝既散主父見公然要悔之于終

子勝在側私謂曰汝見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

分趙地為二使章為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為何如縱行之亦不趙免後目之爭

勝對曰王昔曰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

父曰事權在我又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能制猛虎而不

能不發色問曰今日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

弟於埋不合欲立為代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

吳娃曰昔晉穆侯生二子長曰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立都

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

翼國此主父所知也成師為弟尚能成兄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

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自溺爭棹小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綵線恐爲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感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吳相沿成俗屈原所耕之田獲米如曰玉因號曰玉米田忠誠里人私爲原立祠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至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田與廟俱在歸州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髡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

峩峩廟貌立江傍

香火爭趨忠烈王

佞骨不知何處朽

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餼五日是日群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己設便坐於傍觀其

無道復爲合從以擯秦

諸侯且然則子蘭

楚大夫屈原通懷王之

死。子蘭靳尚譖之。今日一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安。絕無報

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頃襄王進賢遠佞。將練兵以圖雪懷王

之恥。子蘭悟其意。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

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忘秦仇。爲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

爲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

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夢之故宅。

今歸州有屈原宅

見原被髮垢面。形

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矣。憂

思何益。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餘年乎。原重違姊意。乃秉

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爲助力。

子蘭靳尚獨非人乎

月餘。姊去。原嘆曰。

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亡滅。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泊羅江。

出關矣涇陽君等回復秦王秦王心跳不寧者數日實是希乃以禮遣趙招還國舅翁有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

誰敢潛窺函谷關

不道龍顏趙主父

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自代

今蔚州

而西收兵于樓煩築城於靈壽

以鎮中山名趙王城吳娃亦於肥鄉

縣在廣平府

築城號夫人城是時

趙之強甲於三晉其年楚懷王自秦來奔惠王與群臣計議恐觸

秦怒且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專遂閉關不納可懷王計窮欲南

奔大梁秦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

遂發病未幾而薨秦乃歸其喪於楚楚人憐懷王為秦所欺客死

於外百姓往迎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斯尚子蘭該殺諸侯咸惡秦之

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秦或

者可終徼盟好對得雄壯尋常昭襄王見其應對鑒鑒甚相敬重

使者辭出就館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不

似人臣之相事有可疑有心展轉不寐天明傳旨宣趙招相見其

從人答曰使人患病不能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尚不出昭襄

王怒遣吏追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趙招使者

原是趙招趙招既在即前日去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是

真趙招使者的係何人對曰實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觀大王威容

故詐稱使者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妙在去特命臣招待罪於

此昭襄王大驚顧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

兵三千星夜追之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

有吞秦之志欲取路雲中自九原

山名在遼州

而南竟襄咸陽以諸將

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出其身經畧四方乃使群臣大

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為惠主

使監國可也何必傳位

武靈王自號曰

主父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義為相國李兌為太傅公

子成

武靈王之叔

為司馬封長子章以安陽之地在大號安陽君使田

不禮為之相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主父欲圖秦之山川形勢及

觀秦王之為人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齊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

攜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

此事大英氣

竟入咸陽來謁秦王昭襄王問

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尚壯又問曰既在尚壯何以傳位於子對

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欲及其身使嫺習之寡君雖為主

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與秦乎對曰寡君不

有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卽位五年娶韓女爲夫人

生子曰章立爲太子名正言順非有可改之端也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

其貌次日問群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於琴我疑武

或卽此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在文水縣容貌宛如夢中所見因使

鼓琴大悅之納於宮中謂之吳娃生子曰何及韓后薨竟立吳娃

爲后廢太子章而立何爲太子是何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

東邊於胡卽鳥桓地西邊於林胡樓煩皆胡國與趙爲鄰而秦止一河之

隔居四轂之地恐日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胡

俗窄袖左衽以便騎射在他國便可笑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

廢車乘馬日逐射獵兵以益强武靈王親自帥師畧地至於常山

自北岳西極雲中今大同府北盡雁門今大同府拓地數百里遂

恒山

得其平。大家都不覺耳。然較之重色而輕賢者。其高下何啻倍蓰。

孟嘗之輕身入秦。畢竟是孟浪事。即使無虞。其爲犯難履險。亦已甚矣。縱恃有賓客之力。足以自脫。然何如不去之爲愈也。况雞鳴狗盜。尤非計之所及乎。

雞鳴狗盜。固不足言得土。但孟嘗此時。除却雞鳴狗盜。却也無着力處。則其得脫秦難。不可謂非養士之力也。

養客與擇交。不同。蓋取其所以爲我用。則雞鳴狗盜。正自不妨。若高談闊論。侈言道德文章。而無補于實用。固不如雞鳴狗盜之有益耳。

話說趙武靈王

名雍。肅侯子。

身長八尺八寸。龍顏。烏喙。鷹鼻。虬髯。面黑。

學識不足耳。

人君廢長立幼原是不合道理。事況已立之太子又無罪過。乃因溺愛一念遂廢之而更立少者。天理人情上都說不去。所以卒貽後日之悔。

楚國雖屢敗于秦。此時兵力也還不弱。現放着一個有才有學懷忠報國之屈原。不能用却偏信靳尚子蘭二人。此所以終于不振也。

平原之美人臨衢笑客固然不是。然與蕭夫人之笑客不同。彼乃大國使臣朝聘大事。齊人故意戲弄實爲侮慢無禮。此則不過偶然一笑耳。楚者之請諸客之引去平原之靳美人。都未免太過。特因此時正以客爲重輕之時。故雖于情理不

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

雖是以利害言畢竟正道

湣王以爲然乃以禮歸太

子橫于楚

是

橫卽楚王位是爲頃襄王子蘭靳尙用事如故遣使

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

這却好然何不預修守備以禦秦也

秦王空留

懷王不可得地乃大慙怒使白起爲將蒙騫副之帥師十萬攻楚

取十五城而歸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者久而懈怠懷王變服迺

出咸陽欲東歸楚國秦王發軍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間

道走趙不知趙國肯納懷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趙王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趙武靈胡服習射詐入秦庭其志略胆氣亦可謂是雄王但

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要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
受汝脅也還筭有昭襄王乃留懷王于咸陽城中不放回國再說
靳尚迺回報與昭雎如此恁般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均留在彼
昭雎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于齊倘齊人與秦合謀復
留太子則楚國無君矣可憐靳尚曰公子蘭見在何不立之昭雎曰
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遽棄其命舍適立庶異日王幸歸國
何以自解吾今詐計于齊以請太子齊必信從靳尚曰吾不能爲
君禦難此行當效微勞耳昭雎即遣靳尚使齊詐稱楚王已薨迎
太子奔喪嗣位齊湣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楚國無君吾欲
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嘗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吾留
太子而彼以地來贖可也倘彼別立一人爲王我無尺寸之利而

迹歸楚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睢屈平之言乃為靳尚所誤流淚
不已懷王既至咸陽昭襄王為大集群臣及諸侯使者于章臺之
上秦王面南上坐使懷王北面參謁如藩臣禮好人懷王大怒抗
聲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
至于咸陽復不以禮相接此何意也還筭有昭襄王曰向者蒙君
許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屈欲遂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
地暮即送王歸楚矣只怕封地也懷王曰秦縱欲得地亦富善言
何必詭計如此這是句昭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
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為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
襄王曰盟不可信也他連盟也不信你却信他一封書必須先遣
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踐行耳秦之群臣皆前勸懷王

手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公館伺候車馬卽
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使者分
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動却不像秦
王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疑臣實非
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懷王只得就館涇
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起秦兵萬餘
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約你原爲要困你作
還不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于君
王人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些少軍
卒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辭楚王做王擁之登車留蒙嘉一
軍于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

這只弄孩

彼以兵來尙欲請和况歡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

卽

子見識

尙官所言最當只怕主不可不聽懷王因楚兵新敗心本畏秦又

斬

被斬向子蘭一人

擯撥不過遂許秦王赴會擇日起程只有斬尙

相隨

去也得

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惲乘主車羽旄侍衛畢具

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伏于關內以劫楚王使

將軍蒙驁引兵一萬伏于關外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

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

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于關內三日矣

明明不是

好意了不敢

辱車徒于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懷王已至秦國勢不容辭

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砲響關門已緊閉矣懷

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

怕你走去

還不知麼使者曰此秦法也戰

于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國惟楚與秦吾兩君不睦何以令于諸侯寡人願與王會于武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即召群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

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楚之見欺于秦非一

二次矣王往必不歸

原說得明白

相國昭睢

昭睢之子

曰靈均

屈原字

乃忠言

也王其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

是大

靳尚曰不然楚惟不

能敵秦故兵敗將死輿地日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

怒益兵伐楚奈何

然聽之何嘗不似有理已貽家國之害矣

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為

婦以為婚姻可恃力勸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于此

叫痛哉登時悶絕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床席痛極難忍捱至
夜半而薨武王自言得遊輩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于雒陽前
言豈非識乎周赧王聞變大驚急備美棺親往視歛哭弔盡禮檣
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子迎其異母弟稷嗣位是為昭襄王檣
里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滅其家亦未免太過以任鄙能諫用為漢
中太守這却賞得是疾復宣言于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這更無禮矣
甘茂懼為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于魏再說秦昭襄王聞楚遣質
子於齊疑其背秦而向齊乃使檣里疾為大將興兵伐楚楚使大
將景快迎戰兵敗被殺偏都是些不濟的將官楚懷王恐懼昭襄王乃遣使
遺懷王書略云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結為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

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卽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
的繫于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揎起雙袖用兩枝鐵臂套入
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那鼎離起約有半尺仍還于地用力過猛
眼珠迸出目眦流血何必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起此
鼎寡人難道不如爲好勝在鄙諫曰大王萬乘之軀不可輕試武王
不聽卽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用大帶札縛其袖任鄙拖
袖固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武王大踏
步向前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
步方可誇勝乃儘生平神力屏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
方欲轉步不覺力盡失手鼎墜于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跣札一
聲將跽骨壓個半斷好勝得好○安知非實鼎有神及周先王靈聖惡其每弄故降之罰耶武王大

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往觀之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果然
整齊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貢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
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
于商爲鎮國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起之于維維邑遷時用卒徒牽
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政不知重多少斤兩武王
周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幽涼雍豫徐揚青兗冀等九字分
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當攜歸咸陽耳
已萌代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吏叩首對曰自有
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說每位有千鈞之重誰人能舉武王遂
問任鄙鄙孟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知武王恃力好勝辭
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勝好孟賁攘臂而前

撤回恐有變

亦是正話

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爲書一函以謝武王

武王啟函視之書中惟息壤二字

更不多說也蓋不須多說也

武王悟曰甘茂

固嘗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韓王亦

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于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

百八十觔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

軍乘勢並進韓軍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

堞毀獲墮子石上折肋而死

恃勇之人便有此等蹉跌所以孔子云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

和武王大嘉許之詔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使右丞相

樛里疾先往三川開路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

陽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已無後有天

秦武王謝弗敢

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險以攻勁韓之大邑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此

得里疾所謂必將勞師費財者也昔曾參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奔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方織應曰吾子不殺人織如故未幾

又一人奔告曰曾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無此事復織

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殺人者果曾參也其母投杼下機踰牆

走匿不必真有之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殺人而

慈母亦疑矣今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參之母而

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戰國諸遊士善作譬喻語亦是風氣

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於是君臣歃血爲誓藏誓書

于息壤發兵五萬使甘茂爲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五

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左相構里疾言于武王曰秦師老矣不

皆有相國之名不居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以甘茂爲左
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魏章忿其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
張儀之言謂樗里疾曰寡人生于西戎未覩中原之盛若得通三
川一遊鞏落之間雖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還是張儀
里疾曰王之伐韓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
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竊以爲不可是正話武王復問于甘茂不
死茂曰臣請爲王使梁約其伐韓韓趙之意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說
梁王梁王許秦助兵甘茂初與樗里疾相左恐從中阻撓其事先
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言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韓爲
便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息壤與甘茂相遇武王曰相
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今魏人聽命相國又曰勿伐韓爲便何也

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爲戲

不是人君之體

烏獲任鄙自先

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齊人孟賁字說以力聞

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响動天嘗於野外見

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怒左

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王

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衆當日以久

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揖擊其頭曰汝

用強如此豈孟說耶

遠在千里近在目前

賁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

波浪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人于河賁振撓頓足一去

數丈頃臾過岸竟入咸陽來見武王武王試知其勇亦拜大官與

烏獲任鄙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秦以六國

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乘閒伐韓通三川以窺周室此王業也是任

你惡他他何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人大梁早見机

會以詐自脫去得魏哀王之子用為相國以代公孫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

湣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與師伐魏魏哀王大懼謀于張儀儀乃

使其舍人馮喜偽為楚客見湣王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湣王

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魏也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秦

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與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

送儀于魏欲以挑齊魏之鬪齊魏兵連而不解秦乃得乘閒而圖

事于北方又以真話行其王今伐魏中儀計王不如無伐使秦不

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為矣此計則只是自全湣王遂罷兵不

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王魏是歲齊無鹽后死却

更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五留侯世家

上燕昭王恐懼願獻恒山之東五城以和秦張儀連衡之說既行將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薨薨太子湯卽位是爲武王齊湣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可却之說至是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爲欺大怒又問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其背秦復爲合從疑楚已結婚于秦恐其不從先欲伐之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于齊齊兵乃止湣王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秦武王生性麗直自爲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欺詐人雖有功之處而爲欺群臣先忌儀寵者至是皆譴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詐哉詐哉群臣先忌儀寵者至是皆譴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于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儀願辭大王東往大梁齊之伐梁必矣梁

鄆之下使微臣先聞于左右大王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晉蘇秦

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誤矣今秦楚結婚齊蘇秦魚鹽

之地魏稱京藩之臣是五國為一也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

鋒萬無一幸亦是一通故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

北往燕國說燕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

姊為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為好會今工人製為長

柄金斗飲器方方斂厨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破胸而死遂襲

據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磨笄簪以自刺後人因號其山曰

摩笄之山在大同蔚州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况他人哉這段語却牽

年淹前人之事與今趙王已割地謝過于秦將入朝秦王子渾免

池在今河南府一且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仍歸

池承寧縣

里

臣請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朋友當是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只是欺過秦王念張儀之勞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列國張儀果見齊湣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甲兵孰與秦強從人爲齊計者皆謂齊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徧目前不顧後患今秦楚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與秦爲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悉趙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卽墨之傲大王雖欲事秦尙可得乎全是恐喝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齊湣王曰寡人願以國聽于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有敝甲周兵願與君會于邯

肯與秦於是出張儀因厚禮之

只筭請他來赴會

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

之利懷王即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

儀已去乃諫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必烹食其

肉今赦之不誅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讐况

君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為非計也

理明詞暢只可惜來

遲懷王悔使人駕輅車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

秦魏章亦班師而歸史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為嬴秦

朝作俘囚暮上賓

堪笑懷王如木偶

不從忠計聽謠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得復見大王之面楚王誠畏秦甚雖
然不可使臣失信于楚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為楚德與為婚姻

以美人善歌者為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禮之夫

人雖欲擅寵得乎

分明是張儀語

鄭袖大驚曰子有何計可止其事靳尚

曰夫人若為不知者而以利害言於大王使出張儀還秦事宜可

已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儀地未人可

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有

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保妾

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

說得像佞人可畏在此

且人臣各為其主張

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

替張儀出脫語亦仕

大王若

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寡人從長計議靳

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于秦

說不損秦不可為目已出

而又失黔中

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為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

人言之張儀曰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
楚王新幸一美人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予見王
必掩其鼻是楚計也惡正美人信其言楚王問于鄭袖曰美人見
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劓
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用事而臣與
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正是有所恃而不恐大王但詔魏章
等留兵漢中遙爲進取之勢楚必然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
儀既至楚國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將擇日告于太廟然後行
誅迂得可美然正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靳尚人言于鄭袖曰
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
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果遣楚侵地使親女下嫁于楚

之言輕身赴會只算自尋晦氣人乎何尤

關外還弄是公地關內則秦家矣相約爲會而秦王不在關外事便可疑使楚懷當日具司馬從行此時見機而返還有商量乃竟進武關明是鳥之入籠獸之入檻乃至閉關圍館方纔知是落套豈非呆鳥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願自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石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奉惠文王曰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寧不得地何忍棄之這却是秦張儀自請曰微臣願往惠文王曰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好看况未必死乎此句是主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爲寡

內有諛忌之人者。豈當以此爲法。

人君自有君職。君體不應與臣下爭。能雖才能功業之事。猶不可況下至勇力之大小乎。秦武輕其萬乘之尊。而欲以力誇其臣下。遂死非其命。豈不可嘆。古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妙哉言乎。

凡人做一切事。算進步便須算退步。楚懷之往秦。旣已慮其見欺。却不算一退步。只是冒冒失失而去。正如孤注一擲。以僥倖其死。全可笑之甚。

秦人果欲與楚通好。何必定要面會。卽會亦當于公眡地方。何爲直至武關之外。明明是有欺詐之心。又有屈原昭睢。明白道破楚懷。却不醒悟。反聽子蘭靳尚一個稚子一個奸臣。

史記卷三十三
秦本紀第三
三
秦舉鼎秦武王絕蹊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張儀爲秦臣其說自必出于連橫但其所以說六國者純是
一派虛聲恐喝蓋原無真實道理可講也然秦在此時地大
而兵強已有兼并之勢六國本來都有畏懼之心故儀之說
得入耳張儀方絕欺楚又明知楚懷王在盛怒聞其來求卽
便挺身而往却能終得脫身絕見秦武不喜便設謀往魏又
能使齊不伐魏其胆氣見識知術却亦有過人處只是心術
不端事事出于欺詐便先把品地來占壞了雖有功于秦而
爲君子所不齒惜哉
甘茂之取宜陽全是息壤一盟之力凡人臣欲有事于外而

匡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怎當二國夾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追至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今漢中府之地六百里。無梁不成反輸一作輸楚國，震動韓魏。聞楚敗，亦謀襲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齊謝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依舊兩計俱行，只多賄却六百里地。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今貴州請以商於之地易之。如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弭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耳險絕語却輕輕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

只六里也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戰所得豈肯以尺土

讓人况六百里哉逢侯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曰張儀果是反覆

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陳軫進曰臣今

日可以開口乎諂得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為狡賊所欺先

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見利也不

如割兩城以賂秦與之合兵而攻齊計雖不正然此時亦無可奈何雖失地於

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攻齊

人將笑我這却是良心不可即曰拜屈匄為大將逢侯丑副之興

兵十萬取路天柱山在漢中府金州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縣在西安府秦王命

魏章為大將甘茂為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

秦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來見秦王
不得往侯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
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聞楚與齊尙未
決絕惡甚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
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
謂楚之絕齊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借宋符直造齊界
辱罵齊王惡得又齊王大怒遂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楚國
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
意訝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尙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候相國面決
今宰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定地界回復寡君張儀曰此
事何須問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俸邑六里自願獻於楚王

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說

明白透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

快之甚王而反附於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為此

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見

秦詐原不難破其大夫屈平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人

如楚懷之太愚何決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張儀所以先即懷

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見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

地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

使人捏着不走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張儀一路與逢

侯丑飲酒談心歡若骨肉將近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

下左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蹶損傷急欲就醫先乘臥車入城表

若無過楚齊與秦而三耳秦東合於齊則齊重南合與楚則楚重

然寡君之意竊在楚而不在齊何也以齊為婚姻之國而負秦獨

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願為大王門闕之所而大王與齊通

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

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故地還歸於楚又是誘之以利使秦女為大王箕帚妾

秦楚世為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惟大王納之懷王大喜曰秦

肯還楚故地寡人又何憂於齊秦方盛魏楚懷偏又上他餉了思得可笑羣臣皆以

楚復得地合詞稱賀且慢看獨一人挺然出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觀

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視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

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群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

為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為不信軫曰秦所以重楚者以有齊也今

周道日東漸

二老皆西行

養民以致賢

王華自此成

話分兩頭再說齊湣王既勝燕殺燕王噲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秦王欲離齊楚之黨召張儀問計張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楚伺便進言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印遊楚知懷王有嬖臣姓靳名尙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尙地便有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這是甚麼意思可笑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親也張儀對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

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
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為馬骨不怕嫌疑是况賢於隗者誰不求
價而至哉於是昭王特為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供
飲食極其恭敬復於易水在保定府安州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
以奉四方賢士欲強國而以招賢為本便得綱領名曰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
燕王好士傳布遠近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
自衛往昭王悉拜為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

易水無剩聲

誰知數尺臺

中有萬古情

區區後世人

猶愛黃金名

黃金亦何物

能為賢重輕

不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爲君是爲昭王郭隗爲
相國時趙武靈王不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欲
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都告以恢復之義
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昭
王仍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來賢士謂
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
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
使涓人之門役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其
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
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
所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

為大將率兵十萬從渤海

今河間府涿川

進兵燕人恨子之八骨皆簞食

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

子之不得民心如此安能受國

匡章出兵凡

五十日兵不留行直達燕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覓齊兵眾

盛長驅而入亦皆從懼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

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格殺百餘人力

竭披擒

好箇燕王

噲自縊於別宮

好個蘇代

在周匡章因毀燕之

宗廟盡收燕府庫中寶貨將子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燕

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留屯燕都以徇屬邑此周赧王

名延慎

元年事也齊湣王親數子之之罪凌遲處死

不謂要做堯舜人却如此

以其內為醢遍賜群臣子之為王繼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

喪滅豈不愚哉燕人

雖恨子之之見齊王意在滅燕眾心不服

便知他

崩之後太子啟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禹德衰不及堯舜以

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如

行之與堯舜何以異哉人喪心噲遂大集群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

子之子之佯為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大祭地服袞冕執圭南

面稱王略無慙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此是何禮出就別宮居住

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不忿乃帥本部軍士往攻

子之百姓亦多從之便知不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堯舜

却不聞有市被終不勝為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

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喪盡良心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

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在順天府避難丹朱商均均知不曾平之

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國人無不怨憤齊湣王聞燕亂乃使匡章

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朝聽政便是是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楊其賢名燕王噲使蘇代如齊問侯質子事畢歸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齊王有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應語人上語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為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即燕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禹何為獨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其太子故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燕世家
三

晚節不終

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又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王國而有餘此其不可抗明矣不是秦強只是五國不濟耳然既有此番他自然落得說嘴本倡合從之議者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這却牽強天親兄弟其父母者或因錢財爭鬪不休以得切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列國有先事秦者合兵攻魏魏其危矣只是虛語恐喝哀王曰寡人願從相國事秦誠恐秦不見納奈何張儀曰臣請為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國之好哀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通好張儀遂留秦仍為秦相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潤口方手絛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

王令司寇以嚴刑鞫之盡得主使之入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
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
不忠之報乎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爲燕而仕
齊湣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燕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蘇代
說燕王納質子以和齊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湣王湣王
恨蘇秦不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燕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
大王之威德以爲事秦不如事燕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
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說得明白湣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
委質爲齊大夫蘇代留仕燕國史官有蘇秦替白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橫

佩印者六

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勸益愛重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楚懷
王恐齊秦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
往來不絕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專貴寵用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
湣王時秦寵不衰今日湣王不用蘇秦之計却依了孟嘗君果然
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湣王已不喜蘇秦矣乃
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訢
於湣王湣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之後願大王
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今幸誅死有人知
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息則賊可得也好言訖拔去之首血
流滿地而死湣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人過
其頭下見賞移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湣王

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為可伐孟嘗若獨白

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

臣愚計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為異同行緩則可

觀望為進退為私謀渚王以為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

嘗君方出齊郊遽稱病延醫療治一路擔擱不行却說韓趙魏燕

四王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關在河南刻期進攻懷王雖為

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軍不相統一行兵無功秦守將穰里疾大

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可相持數日穰里疾

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兵士皆譁穰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

是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

嘗君之巧計也孟嘗君回齊齊湣王歎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

良詞以酬之

東周列國志
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等。投筯辭去。這客也是箇傲氣人田文起坐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孟嘗君之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尚何面目立於其門下？乃引刀自剄而死。何必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衆客無不感動。歸者餽餼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踞山禽獸遠

蛟龍在水怪魚藏

堂中有客三千輩

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韓宣惠王、趙武靈王肅侯、燕王噲、易王王皆樂於從。兵至齊，齊湣王集群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
益重於齊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由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田文乃最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
戒其妾棄之勿育理人舉動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既長五歲妾乃
引見田嬰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
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
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必若受命於戶何不墮而高之
解嬰不能答然暗暗稱奇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
樂與之遊爲之延譽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
爲賢立爲道子遂繼薛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
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這却沒分曉天下

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懷王惧張儀用秦復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見秦王辭相印自請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儀對曰六國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之倡此所以爲領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國儀因說曰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分五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大敗魏師取曲沃可恨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爲燕邦去

相魏翻因秦國來

雖則從橫分兩路

一般反覆小人才

說張儀聞蘇秦去趙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

怒使人索地于秦秦惠王使公子華為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伐魏

攻下蒲陽即平陽蒲縣○反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

子孫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却忘懷頭一遭

了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

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為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

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

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襄王惑其言乃獻少

梁今西安府之地以謝秦因其還地而感之却又割地以謝之是何等愚法又不敢受質

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為相時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

為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盜璧之冤楚

因與私通

愛才是假
好淫是實

易王知之而不言秦懼乃結好於燕相國子

之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為兄弟欲以自

固燕夫人屢召蘇秦

可知是
好淫

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

勢終當相并臣願為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閒如何秦對曰

臣偽為得罪於燕而出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臣因敗齊之攻以

為燕地

蘇秦自亦不能終守從說
無怪秦人之得以肆志也

易王詐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

齊齊宣王重其名以為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臘鐘鼓之樂宣王

好貨因使厚其賦歛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俟齊亂而使燕

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

湣王地立初年頗勤國政娶秦女為皇后

又與他結締則知
何還說是名從

封田

嬰為薛公

薛故城在
勝縣南

號靖郭君蘇秦客卿用事如故話分兩頭再

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
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尙可望二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
爲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只圖脫身非有好計秦乃去趙適燕燕易
王以爲相國時易王新卽位齊宣王乘喪伐之取十城貪利敗名易
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
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洎水之誓何蘇秦曰臣請爲大王使齊奉十
城以還燕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者者大王之同盟而
秦王之愛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秦亦怨齊矣得十城
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結燕秦之歡
齊得燕秦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仍要借秦爲重便宣王大悅乃
以十城還燕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宮

史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

一寡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從約

不解是六國之利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與師伐趙視其先救趙

者即移兵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坐意不

欲伐趙以負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

伐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

戰秦師拒關不服何暇他移哉雖爲不音伐趙然爲秦策却未嘗不是夫近秦之國

無如魏而燕在北最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

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如此則從約曰解矣此計却好似伐趙惠文王稱

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詐

配秦太子魏人首敗趙王聞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爲從約六國

易主橫者理逆而爲說難却反是橫說易行而秦卒以兼并
六國從約旋解旋解而終爲秦所并者六國各自爲心故也
秦人散從始終不過兩策一是誘之以利使其同類相殘而
已收漁人之利一是脅之以威以動其恐懼之心但六國若
堅心合從互相救援則威不足懼至其以利誘人則全是欺
人不曾信過一次只是此方被欺彼又旋蹈其轍始終不悟
豈非愚甚國家禪代是何等大事燕曾與子之一對庸妄下
材運自己木分事還不能照顧却無緣照故忽然想學起堯
舜來豈非愚人奇想

張儀欺楚之計本不甚高只因楚懷貪而愚故墮其術中耳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

欲用先聲關
恐喝之法

相要沮水誓明神

唇齒相依骨肉親

假使合從終不解

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燕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嗣位不知後事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國爲從則不利于秦秦之必欲設法以敗其約宜也但合
從以擯秦不知六國有何不利乃旋約而旋解墮秦人之計
而自取滅亡愚得可笑

從橫二說雖是互爲勝負然畢竟是主從者其理順而爲說

多足以自雄

是合從主勝

秦乃牧馬賤夫

秦始祖非子為周牧馬

振咸陽之險

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秦先

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擯秦之策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

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為兄弟務期患難相恤

雖是為私却是善計六

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及六

國祖宗一國背盟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國各收一通然後

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莫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堅

此從約

却是

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為從

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

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

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長司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一

五

有蘇秦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蘇秦住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到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續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趙魏都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爲敘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次趙次燕次韓內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尙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議六國一槩稱王趙王爲約主王居主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國會議停當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立蘇秦歷階而上啟告六王曰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

國之士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仗旌旄前遮後擁重騎輜車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官員望塵下拜真體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于郊外以迎之更體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正爲有不下接不爲炊在前耳○小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爲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老實得妙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室更是他今河南府城內

之名臣竊羞之宣惠公蹇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衆車馬之多無如魏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群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永無秦患臣今奉趙王之命來此約從魏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臣說齊宣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秦寧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爲臣願大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回南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彊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楚弱今列

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以得秦
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
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分
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此妙在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
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李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
君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王成之
德也此真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成
於是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昭侯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然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爲
費明年將復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
俗諺云寧爲雞口勿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

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事

正要你如此

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

曰先生若往他國小人不敢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

却不道是相君曾分付來

依舊與小人同載彼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

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

蘇秦占便宜

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見有車馬在門二人同載望西秦一

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裝買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費及至秦

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爲張儀延譽

這是要緊著

時惠文王

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卽時召見拜爲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

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甚賴子之力得顯用秦

國方圖報德何還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若知君者乃蘇

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

真令人嘆驚

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言蘇相國

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

何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相見來得恰

在大喜大怒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蘇相國否張儀

將怒氣重複弔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

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入遂將相

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他人代說妙張儀此時今欠帳無還又

不能作歸計好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掇先生來的

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嚙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

欠帳備下車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

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遊秦莫非秦邦

還有同學兄弟麼諧語張儀曰非也亦妙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强秦之

不能薦於趙侯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才退不能有爲貽累於薦

舉之人

似是眞話故妙

張儀曰大丈夫曰能致富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

既能自取富貴何必來謁

十三層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十兩請

自方便命左右以金售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於地下憤憤而出

蘇秦亦不挽留

十四層

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

以前只是數此又添他一層羞妙

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見相君必然

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頭脫下衣

履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扳麼張儀

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

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

又加上旁人一句妙送足下黃金

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

無恙儀怒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殮秦復曰公事匆冗煩
餘子久待恐飢餒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命左右設坐於堂下九
秦自飯於堂上珍羞滿案儀前不過一肉一菜麤糲之餐而已十
張儀木待不喫奈腹中飢甚况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指
望今日見了蘇秦便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貨資發不想如此光景
正是在他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筯遙望見
蘇秦杯盤狼藉以其餘肴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儀心
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
坐不起十一張儀忍氣不過有此十一層氣走上幾步大罵季子
我道你不忌故舊遠來相投何意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
徐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

安歇次日修刺求謁蘇秦預誠門下人不許爲通管候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名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管儀復候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入拘留之管三日子已投刺相府未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悶甚訪賈舍人何在人亦無知者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傳命來曰相見管儀同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日侵晨往候蘇秦預先排下威儀門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管五張儀欲登階左右止之曰相國公謁未畢安宜少待管六儀乃立於廡下觀視堂前官屬拜見者甚衆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將及聞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以望蘇秦降坐相迎誰知秦安坐不動管七儀忍氣進揖秦起立微舉手答之管八曰餘子別來

歸家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
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寧有此禍耶儀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
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儀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說得妙於是
將息半愈復還魏國賈舍人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妙如
左楚得意如聞蘇秦說趙得意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
何肯往趙耶休車於門外相問問知從趙來遂問蘇秦爲趙相國信果真否賈
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何爲問之儀告以同學
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遊相國必當薦揚情埋之當吾
賈事已畢正欲還趙若不棄嫌微賤願與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
之旣至趙郊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得暫別城內各門俱
有旅店安歇遠客客單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賈舍人下車進城

有高楼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

昭陽求備觀之昭陽命守藏監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啟

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酒後傳觀

誤事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間左右言酒中有大魚躍起這魚是張儀雖是

昭陽起身凭欄而觀衆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

餘群魚從之跳躍俄然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轉程

守藏監欲收和璧置櫃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

陽回府教門下客誑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赤貧素無行要

盜璧除非此人無行便賴人疑心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管

掠之要他招承浪也張儀實不曾盜如何肯服自至數百遍體俱

傷奄奄一息昭陽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苟有可憐張儀的扶儀

三工又以爲石王怒刖其右足及楚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
奈雙足俱刖不能行動乃抱璞于懷痛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
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刖可以止矣尙希
賞乎又何哭爲和曰吾非爲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
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聞卞和之
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製爲璧名曰和氏之
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岩卽
卞和所居泣玉處也楚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
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越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
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在襄陽府宜城縣四方賓
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於此潭邊建

可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腹喚做畢成。至于密室。分付曰：「昔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往魏邦尋訪張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須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話分兩頭。却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事魏惠王。不得。又是一個時運未到。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其妻去。魏遊楚。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在平陽府。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何謂和氏之璧？當初楚厲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獻于厲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玉工却不識玉。令人絕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刖其左足。及楚武王卽位。利復獻其璞。

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聞至計今上客欲糾
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以大第又以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匹使爲從約長蘇秦乃使人以百
金往燕償旅邸人之百錢有德不忘是他好處。好大利錢這債放着了。一笑正欲擇日起
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有急事商議蘇秦慌忙
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秦相國公孫衍出師攻魏擒其大
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
趙將若之何蘇秦聞言暗暗喫驚秦兵若到趙趙君必然亦效魏
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乃
故作安閒之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卽至趙國萬一來
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

畏足而不進卷口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也臣故敢獻其愚忠

臣聞保國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為強趙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

忌害者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襲其後也故為

趙南蔽者韓魏也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旦秦兵大出蠶食二

國二國降則禍次于趙矣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

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為秦謀者

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求和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

破于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約列國君臣會于洹水在彰德府林縣

即安陽也交盟定誓結為兄弟聯為唇齒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

有敗盟背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眾

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于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亦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爲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結連列國天下爲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從以安燕國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趙侯與定從約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漏主秦至趙適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行義皆願陳忠于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游士

可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强可

以輔成帝業可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

故里乃思一損秦之策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

可知合從之計只是為自己之私於是東投趙國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為

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陽君不喜還是運秦乃去趙

北遊于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為通達居歲餘資用已盡饑餓于

旅邸遊謁不遇其苦如此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齊人須濟急時無秦賴以濟適

值燕文公出遊秦欲謁道左時候文公問其姓名知是蘇秦喜曰

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必慕之恨未得能讀先生之

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秦人見鞠躬請

教蘇秦奏曰以下說六國諸侯與國策史記不同不可置論大王列在戰國地方二千里

試看季子貂裘敝

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

天下古今正不知有多少英雄同墮過此副眼淚區區燕秦何足爲道

嘆曰一身貧賤

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母不以我爲子皆我之罪也於是

簡書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

只須熟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

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遍足

苦志如此不愁學問不成但既富貴之得與不得却不在此

于陰符有悟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

在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

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

助吾行資出說列國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爲弟講

解代與厲亦有省悟乃各出黃金以資其行

又虧有此兩弟不然只好仰屋空嗟而已

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其

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

便是姓蘇的時通不通

乃辭曰孤聞毛羽不成

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然後議之

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書凡十

餘萬言

時運不求多才無益

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秦之

意再謁秦相公孫衍

越發不衍是路了

忌其才不為引進蘇秦留秦復歲

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壞計無所出

不怕氣死人

乃貨

其車馬僕從以為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罵辱之妻

方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餓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

不肯為炊

不怕氣死人

有詩為証

富貴途人成骨肉

貧窮骨肉亦途人

阻當乃求見周顯王說以自強之術顯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

蘇秦出于農賈之家疑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當方不養

當方人往往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回

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有產可破還好無產便不免仰屋之嗟矣可嘆製黑貂裘爲衣

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

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時候未來真是沒法聞衛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

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

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

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

大王東有瀾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此四塞之國也沃

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臣請獻謀效力并諸侯

蘇秦曰臣聞天下之有布衣匹士之難交也猶西伯伯也天下皆歸之而莫可及也

凡人激不甚則怒不極其求洩忿必不勇而濟之者爲德亦不深蘇秦之激怒張儀只是先爲之極則後日之改然不患不入吾穀中耳。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不蘇秦回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准寡嫂在二弟乃蘇代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于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就是有才學也先要本錢可嘆母嫂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素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棄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曰生計無聊豈可悔乎雖是庸人見近却亦不爲無理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于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食職有方豈定本上蘇秦破一家

蘇秦是傾危奸詐之人心術甚不端正只看他先說秦以兼并便知。

蘇秦之以合從立說是因恨秦之不用而思抗之以洩其忿也然爲六國計則寔是合從有益六國若能終守其說何至爲秦之所并耶。

蘇秦說六國之語總是誇其強大可以拒秦不應受其欺而自卑自賤然後歸到合從是一般機軸。

蘇秦張儀二人才學俱不相上下若論奸猾詭詐還是張儀占強蘇秦之所以能制張儀全虧收之于困阨之際助其資以謀得秦柄足以動其感激之心其讀者莫因儀之入秦術中遂分二人高下也。

沒才學人雖得富貴祇成其爲可笑可鄙有才學而坎坷貧困縱不生敬亦當生憐世俗却只敬富貴不憐才學如蘇秦之一家是也勢利起于家庭相于古高才不遇人同聲哭殺也

逐世無悶固君子之高風曰眼揶揄實世情之惡態若饅粥可繼閉戶自娛猶可若未免求衣食于世俗之中這無悶兩字却也難說

富貴才學四字雖有相連處亦有相拘處我見世間多少糊塗塗人一般也富而且貴享用一生多少懷才抱藝人淹蹇憔悴終身不振時命之不偶造化之弄人真是没法蘇秦前雖困頓後面也還揚眉吐氣一番還是他命運強似人處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逐往秦邦

學有可以得富貴之道而爲學者不可有求富貴之心從學起見則爲已而爲君子從富貴起見則猶欲而爲小人爲學同而所以爲學者異也如蘇秦之讀書刺股非不于學甚勤而其所以然只爲富貴熱中不是爲已發憤故其人品殊不足數。

爲學雖不可有求富貴之心而才學却可以有求富貴之其觀人者但當視其才學以爲低昂也乃世俗人情不論你才學不才學只看你富貴不富貴真令天下有才人氣殺亦令天下有心人嘆殺。

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

五路分屍亦可憐

慘刻從來兇報至

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于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
杜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公西并巴
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卽發
兵伐之惠文公遂稱王遣使者遍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
猶豫未決惟楚威王熊臈任用昭陽新敗越兵殺越王無疆盡有
越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
蘇秦挾兼并之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千餘人

人心如此

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

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商鞅大驚知是新王見責恐不免

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

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

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

好在使他自己

商鞅歎曰吾設此法乃

自害其身也遂乃冒夜前行混出關門逕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

誘虜公子卬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

得意時死作冤家失意時

偏要鞅復逃回商於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至縛歸惠文公歷

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

處得痛快然

百姓爭啖其

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秦國富強今

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

薨群臣奉太子駟卽位是爲惠文公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八傲

慢死不知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

惠文公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

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

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公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

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且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

辭朝具駕出城儀仗隊伍猶比諸侯死不知百官餞送朝署爲空是

命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

若歸商於必然謀叛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卽令公孫

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鞅梟首回報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

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謬謬爾等居商君明下豈可進諂而陷主
乎衆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語衆人之諂試言吾兄之治
秦與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孰賢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穆公也三置晉君
并國二十使其主爲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死
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見商
鞅殺身之本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
八骨髓民間父兄子弟久含怨心此數語明白確切之甚而一旦
秦君宴駕君之危若朝露尚可貪商於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
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大有自薦之意辭去祿位退耕於野尚可以望自
全也商鞅此時即能從良之言亦才必能全免蓋鞅之惡已盈天
禍或可稍輕緩耳乃竟不肯從則適以自促其禍矣商君默然不樂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

用吾吾故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爲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
若不滅魏有負重托龍賈曰吾聞良烏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
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假意
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只
得應諾回奏惠王惠王從之卽令龍賈奉河西地圖獻於秦軍賈
和魏鞅按圖受地奏凱而歸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
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是衛鞅本意自此稱爲梁國孝公嘉
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
爲商君後世稱爲商鞅爲此也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
支庶挾策歸秦爲秦更治立致富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
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

動不得任鄧指揮左右卒人公子少官率領軍士拘獲車仗人等
真個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公子卬上了囚車先送回秦國報
捷却將所獲隨行人衆解其束縛賜酒壓驚仍用原來軍仗教他
只說王帥赴會回來賺開城門所以不許走脫一人另有重賞如
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允却
教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鄧作護送使臣單車隨後城上
認得是自家人從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
一脚打個粉碎關闔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
大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黨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
吳城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八
直逼安邑惠王懼使大夫龍賁往秦軍行成衛鞅曰魏王不能

使人報入城中言相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
功十分相信亦以輜車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
鞅相當却不知還有許多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功見人從旣少
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
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有酒席公子功是地主先替衛鞅
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卽時撒了魏國
筵席另用本國酒饌兩個侍酒的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箇喚
做烏獲力舉手釣一箇喚做任鄙手格虎豹衛鞅纔舉初杯相勸
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砲山下亦放砲相應聲震
陵谷公子功大驚曰此砲何來相國莫非見欺否豈衛鞅笑曰暫
欺一次尙容告罪公子功心慌便欲奔逃却被烏獲緊緊幫住轉

以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欲舉齊桓公故事以衣裳易兵車安秦魏之民明管鮑之誼此功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衛鞅得了回信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言秦兵前營已撤打發先回太輕易便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復以旱藕麝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為好何必恁忙公子叩謂衛鞅受已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果衛鞅假傳軍令使而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射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離玉泉山二十里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砲為號便一齊殺入將來人盡數拏住不許走漏人便安排至期侵晨衛鞅先

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韓趙群臣皆贊其策惠王即拜公子卬為大

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可見兵力亦自不弱若非商鞅之詐未必便輸進屯吳城那吳

城是吳起守西河時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可見城池非不可守公子卬

正欲修書遣人往秦塞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道今有

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卬命緹城而上發書看之言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懽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為兩國之將何

忍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

冠之會相見於玉泉山在孝義縣西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

使于秋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

其期其言太甘者其中必苦

公子卬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却不想他來意却是為何遂厚待使者答

急用賢爲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佞散遺穰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邠人孟軻爲上賓齊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日三發惠王大集群臣問禦秦之計公子卬進曰鞅昔日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公子卬之挺身而出指望商鞅念昔日之情耳却不知商鞅不是有情人如若不許

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强不日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首受其患

開端好正
中要害

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為王揚目而視之妾

聞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為主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取容蔽賢竊位騁術等迂談濶論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為王揮之王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膺為主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歎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即日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為正后齊宣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為

鹽

古縣名在東平州界

人也覆姓鍾離名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

宴離宮特來求見願人後宮以備灑掃

奇人奇事奇想

左右皆掩口而笑

曰此天下強顏

猶云無恥

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八群臣侍宴

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中妃侍已備今婦人貌醜

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于子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

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爲孤度之若言不

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

殆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群臣群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爲寡

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

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之口舉手

者代王揮謚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折游宴之臺宣王大怒曰寡人

諸侯無不聳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

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三

晉之君同會於博望城府在博望城東北韓趙魏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

天下樂之得賢臣之力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

備宴樂闢郊外四十里為苑囿以備狩獵安而不驚最是難事又聽信文學

游說之士於稷門立左右講室聚游客數千人內如騶衍田駢接

輿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

臣王驩等用事由忌屢諫不聽鬱鬱而卒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

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碩長指大足髮

若秋草皮膚如漆醜陋就備于一身身穿破衣白外而人聲言

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

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為相國田嬰為將軍孫臏軍師如故加封
大邑孫臏固辭不受高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獻於宣王曰
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
盡在此書昔以公于天下留臣亦無用願得間山一片為終老之
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閭之山在秦安州孫臏住山歲餘一夕忽
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武成王廟有孫子贊
云 孫子知兵

坐籌運能

翻為盜憎

則足銜冤

功成辭賞

救韓攻魏

雪恥揚靈

何愧典型

遁跡藏名

揆之祖武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提於諸侯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

六

寡被田嬰生擒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
橫遍野輜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
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奏
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臏歎息不已大軍行至
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
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止龐涓一
人其子且無罪況其姪乎畢竟是他厚道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
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
葱喏喏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國齊
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臏把盞相國騶忌自思昔
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

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殺此刖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刖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亡軍士射死者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口僞書好似鬼

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須是懷忠信

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之事欺孫臏而用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遇馬而悴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二朵之兆果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慌忙屯柰住不行不隄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

孫示令部將袁達獨狐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
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
只待魏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札
淮備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
只顧催趲只等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
無月色前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則龐涓叱曰此齊兵畏吾
躡其後故設此計也只怕他倒要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擡
頭看見樹上砍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
不好引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
驚曰吾中則夫之計矣急救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達獨狐陳
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

曰此魏主之洪福矣

目漫歡喜著

太子申問曰軍師朱見敵形何喜形

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齊人素怯今人魏地纏三日士卒逃亡已過

半了尚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

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擒忌等以雪桂陵之

恥只怕未必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爲二隊倍日并行

便上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葱率領徐進孫臏時刻使人探聽龐涓

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臏屈指計程

曰暮必至馬陵

在大名府城東南十里

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谷深隘

好有這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只揀絕大一株留下餘樹盡

皆砍倒縱道上以塞其行橫

有此一橫方好引他

却將那大株向東樹身

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師

寇魏境望元師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卽時傳令去韓歸魏韓兵亦
不追趕孫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
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
曰誘之如何孫臏曰今日當作十萬灶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
灶頓減必謂吾兵怯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
疲筭得着吾因以計取之田忌從其計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
念韓兵屢敗正好征進却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有這
下面之追齊兵及至魏境知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
便不暇致詳了寬廣使人數其灶足有十萬驚曰齊兵之衆如此不可輕敵也明
日又至前營查其灶僅五萬有餘又明日灶僅三萬涓以手加額

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宣王曰然則何如
孫臏對曰爲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有齊救必悉力
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弊徐引兵而往攻韓魏以
存危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果然宣王鼓掌稱
善遂許韓使言齊救且暮且至韓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前後交
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趙救兵齊復用田忌爲大將
出嬰副之孫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發孫
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乎只是
主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
救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却與駐兵田忌從之乃命三軍齊
向魏邦進發龐涓連敗韓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

曰太子雖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衆人啜汁今欲啜太子

之汁者甚衆太子即欲還其誰聽之

又說他作甚

徐生辭去太子出令

欲班師雁涓曰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

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還

太子

太子申不能自決遂引兵前

進直造韓都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大集

群臣問以救韓與不救孰是孰非相國驪忌曰韓魏相并此鄰國

之幸也

如兩國竟并了一國隣國有何幸處

不如勿救田忌曰嬰嘗曰魏勝韓則禍

必及於齊救之爲是

這却是然只看得半邊

孫臏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

不發一言豈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臏對曰然也夫魏國自恃

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

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弊而吾救之是吾代韓

若求和出于魏則衛鞅或可信其無他奈何反先出于秦乎
公子昂若于此時將王客強弱一算則衛鞅之詐本不難知
他只因先有一夙昔相與之見在胸中便把事來看得十分
輕易了所以墮其詐術只是公子却徹然不是商鞅妙計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行過外黃宋有布衣徐生請見太
子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
韓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
聞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
過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韓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
王也萬一不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
謂百戰百勝者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卽日班師徐生

魏惠誤用龐涓遂至蔽塞賢路害孫臏而致齊仇殺太子喪
師辱國鄰國見凌再世不競蔽賢之人其爲害于國家如此
孫臏兩敗魏兵殺龐涓而強齊國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
成身退一着其高更不可及

鍾離春之說齊宣真是奇人奇事奇想然鍾離春不足奇奇
在齊宣之肯聽而且立以爲后耳然則齊宣奇人哉商鞅無
論其變法厲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詐奸險之極如此
人而曰素講于帝王之學豈非疑人說夢

兵端開自秦而不由魏魏之兵力非能強于秦也公子卬于
衛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于其心也一卒未交衛鞅何至
求和如此之亟且從來求和之舉目當出于爲王而力弱者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

白下蔡景元放評點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孫臏前次救趙今次救韓雖是兩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計總
欲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雖是一樣出兵却是兩般用計救趙之役是迎其氣而奪之
所以挫其鋒也救韓之舉是驕其心而誘之所以制其命也
龐涓見用于魏不特忌害孫臏其沮抑賢才正復不少吾子
何知之于涓死後魏更無才知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值荒饑侯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王曰聞韓謀
助趙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韓以沮其謀到惠王許之使太
子申爲上將軍龐涓爲大將起傾國之兵向韓國進發不知勝負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震鄰國今欲謀大事煩為斷其吉凶這等

之法亦太卜者大驚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閱囑曰先

生即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閱方維出門騶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拏

住說他替叛臣田忌占卦題然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曾占

騶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於威王即引卜者為證威王果

疑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田忌聞其故遂托病辭了兵政好以

釋齊王之疑孫臏亦謝去軍師之職明年齊威王薨子辟疆即

位是為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臏之能俱召復故位再說

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臏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橫行

天下也且慢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

賀因請同起兵伐魏約以滅魏之日同分魏地昭侯應允回言偶

八陣中藏不測機

傳來鬼谷少人知

龐涓只曉長蛇勢

那識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却說龐涓知孫臏在軍中心中懼怕與龐英龐怒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國去了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奏凱回齊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折罪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臏專以兵權委之驪忌恐其將來代已爲相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欲要奪田忌孫臏之寵可知驪忌只是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驪忌之門要得退去孫臏驪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持千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欲求占卦卦成卜者問何用閱曰我將軍曰

齊進使首尾不能相顧則陣可破矣龐涓分付已畢自帥先鋒五千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認不出那一門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了東沖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何小來孩子只聞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監的旗士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別夫果在齊國吾墮其計矣何見之晚不第聰明正在危急却得龐英龐葱兩路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選鋒不剩一人問龐茅時已被田嬰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以過外救丘留七隊軍馬變爲員陣以此龐涓迷惑註解得好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卽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証

手執畫戟立於車中田嬰挺戈立於車右田忌曰呼魏將能事者

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齊魏一向和好魏趙有怨何

與齊事將軍棄好尋仇實爲失計知有你一斛下小仇人田忌曰

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若魏亦割數郡之

地付於吾手吾當即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與某對陣曰

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不龐涓曰此乃顛倒八門陣吾受鬼

谷子好老汝何處竊取一二端是他要說反來問我我國中三歲

孩童皆能識之大人却田忌曰汝既能識如何不能打龐涓分付

龐英龐葱龐茅曰記得孫臏曾講此陣略知攻打之法這卻不但

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者

取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

忌用其謀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城降涓涓遣人報捷於魏王

正欲進兵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驚曰襄陵有失安

邑震動吾當還救根本

在孫子算中

乃班師離桂陵

在東昌府堂邑縣東南

二十

里便遇齊兵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預作準備先使牙將

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搦戰龐涓族子龐葱前隊先到迎住廝殺約

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而走龐葱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來稟知

龐涓涓叱曰諒偏將尙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卽引大軍追之

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龐涓來車觀看正是孫臏初

到魏國時擺的顛倒八門陣

就用此陣先疑其心妙甚

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

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

豈敢忒多心

當下亦布隊成

列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出一輛戎車田忌全裝披掛

因述其故。威王歎曰。卽此小事。已見孫先生之

智矣。繇是益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再說魏惠王旣廢孫臏。

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與其

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持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王許之龐

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圍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表趙

成侯使人以車中山賂齊求救寵溺難齊威王已知

孫子之能拜爲大將臚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齊國別無

人木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

常居輜車之中陰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臆止之

曰趙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

以逸待勞
先據勝着

勝其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臧曰：君但請之。田忌請於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盛飾車馬，齊至場圃，百姓聚觀者數千人。人越多越有興田忌問孫子曰：先生必勝之術，安在千金一棚不可戲也？孫臏曰：齊之良馬聚於王廐，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臣以君之下駒當彼上駒而取君之上駒，與彼中駒角。取君之中駒與彼下駒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好計只在眼前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錦韉飾其下等之馬，僞爲上駒，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尚有二棚。臣若金輪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勝，非臣馬之力，乃

王見責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齊也再說渰

髡載孫臏離了

魏境方與沐浴

可知其要行之速

既入臨淄田忌親迎於

十里之外言於威王使乘蒲車入朝

時來

威王叩以兵法即欲拜

官孫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妬

嫉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然後効力何如威王從之

乃使居田忌之家忌尊為上客臏欲偕禽滑往謝墨翟他師弟二

人已不別而行了

方是真正熱腸人

臏歎息不已再使人訪孫平孫車信

息杳然無聞方知龐涓之詐齊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

賭勝為樂田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圍

觀射臏見馬力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請忌曰君明日

復射臣當令君必勝

乍看去只疑是有符咒法術一笑

田忌曰先生果能使其必

公此來非爲貢茶實欲載孫卿入齊爲君報刖足之仇耳孫臏淚
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
疑慮太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涓曰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
慮俟有行期卽當相迎約定只在此處相會萬勿移動次日魏王
歛待淳于髡知其善辨之士厚贈金帛髡辭了魏王欲行龐涓復
置酒長亭餞行禽涓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臏却將孫臏衣服
與廝養王義穿着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粧作孫臏模樣此方安
地方已經具報龐涓以此不疑淳于髡旣出長亭與龐涓歡飲而
別先使禽涓驅車速行親自押後過數日王義亦脫身而來地方
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卽時報知龐涓涓疑其
投井而死做夢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連連挨訪並無影響反恐魏

孫臏在魏得意何如禽滑親將孫子被刑之事述於墨翟翟歎曰

吾本欲薦臏反害之矣乃將孫臏之才及龐涓妬忌之事轉述於

田忌古今第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

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何如田忌曰龐涓不容臏仕於

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見得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

可保萬全威王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為名至魏欲

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

者就用地到魏都見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

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臏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是會幹臏

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目不語自然見日前滑垂涕曰孫卿因

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

田忌古今第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
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何如田忌曰龐涓不容臏仕於
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見得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
可保萬全威王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為名至魏欲
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
者就用地到魏都見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
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臏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是會幹臏
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目不語自然見日前滑垂涕曰孫卿因
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

已知是龐涓之計怒目猙獰罵曰汝又來毒我邪將酒食傾番地
下使者乃拾狗矢及泥塊以進臙取而啖之苦於是還報龐涓涓
曰此直中狂疾不足為慮矣且莫便放心着自此縱放孫臙任其出入臙
或朝出晚歸仍臥猪圈之內或出而不返混宿市井之間必先是如此後
日方好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病廢
多以飲食遺之臙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為
假風魔者龐涓却分付地方每月侵晨報孫臙所在尚不能置
之度外也聶翁有詩歎云

紛紛七國鬪于戈

俊傑乘時歸網羅

堪恨奸臣懷嫉忌

致令良友詐風魔

時墨翟雲游至齊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墨翟問

撲身倒地口中含糊罵詈不絕落得誠兒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

涓涓次日親自來看臙痰涎滿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該笑也

該哭龐涓問曰兄長為何而笑為何而哭臙曰吾笑者笑魏王欲

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臙

無人作大將也雖風話亦說罷復睜目視涓磕頭不已口中叫鬼

谷先生乞救我孫臙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某休得錯認了臙坐在

臙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雖不是鬼谷先生是是命臙

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是夜

來發的涓上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試其真偽命左

右拖人猶圈中冀穢狼籍惡臙被髮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

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刑聊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

蒯囂怒曰如此遲慢何日寫完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

涓近侍曰軍師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迫此人能疑又能密近

侍曰汝有所不知軍師與孫君外雖相卹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

命單爲欲得兵書耳繕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却

道已是有誠兒聞知此信密告孫子思人孫子大驚原來蒯囂如

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還屬曉得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

命且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脫之計忽然想著鬼谷先生臨行

時付我錦囊一箇囑云到至急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

啟視乃黃絹一幅中間寫著詐風魔三字腹中原來如此當日晚

餐方設臚正欲舉筋忽然昏憤作嘔吐之狀良久發怒張目大叫

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拉於地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好

叫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針刺面成私通外國四字以墨
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瘡藥敷臙之膝用帛纏裹此今人所謂
割折腿醫也笑使人擡至書館好言撫慰好食將息約過月餘孫臙瘡口已合
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盤足而坐髯翁有詩云

易名臙字禍先知

何待龐涓用計時

堪笑孫君太忠直

尚因全命感恩私

孫臙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臙傳
示刺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臙慨然應允涓給以木簡要他繕寫臙
寫未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臙誠兒見孫
子無辜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孫臙繕寫日
得幾何誠兒曰孫將軍為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

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司奉旨將孫臏

拏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長何為至此正不知何為至此

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領旨訖問臏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當

於王前力保言罷命輿人駕車來見惠王奏曰孫臏雖有私通齊

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削而黥之使為廢人好力終保

身不能退歸故土即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微臣不敢自專

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皆論龐涓計固為最善龐涓辭回本府謂孫

臏曰魏王十分惱怒欲加兄極刑愚弟再三保奏多恭喜得全性

命但須則足黥面此乃魏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再要盡力便一定

孫臏歎曰吾師云雖有殘害不為大凶今得保首領此乃賢弟之

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臏綁住剔去雙膝益骨臏大

大王之言甚善

隨機轉便
小人可畏

臣當勸諭孫臏倘肯留魏國大王重加

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微臣自有歸處

請發到自
已處便露

机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臏

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

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

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

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臏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見惠

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臏臏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

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

小人害人
全不費力

惠王

點頭次日孫臏果然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齊省墓惠王見

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臏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有背魏之心有負

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孫子兄弟自少分別連手跡都不分
明遂認以爲真了龐涓詎得回書遂訪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
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懸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
歡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
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
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
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耶龐涓對曰臏祖孫武子爲吳
王大將後來仍舊歸齊父母之邦誰能忘情說得牽強大王雖重用臏
臏心已戀齊必不能爲魏盡力且臏才不下於臣臏若齊用爲
將必然與魏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應
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

愚兄平卓字達賢弟賓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
三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卽世異鄉零落苦不可
言像今幸吾王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政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
聞吾弟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
聞幸早爲歸計兄弟復得相見說得淡使人易信

孫臏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分付勸貴人早早
還鄉骨肉相聚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歛待丁乙
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敘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
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邱之計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
接了回書當下辭去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龐涓手下心
腹徐甲也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教徐

誅戮吾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平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遇莊歲
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後來年長聞人言鬼
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
豈有宗族可問哉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此
問是爲第二層地步龐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臨行亦言功名終
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話不須題起矣龐涓採了口氣佯應曰兄
長之言甚當大丈夫隨地立功何必故鄉也正是自約過半年孫
臆所言都已忘懷不一日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
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臆隨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人姓丁
名乙臨淄人氏在周客販令兄有書托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
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孫臆接書在手析而觀之略云

教場使孫臏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臏一見即便分說

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臏排成一陣龐涓茫然不識私問於孫

臏臏曰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臏曰攻之則變爲長蛇

陣矣龐涓探了孫臏說話先報惠王曰小人最孫子所布乃顛倒

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臏所對相同惠王以龐涓

之才不弱於孫臏心中愈喜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大勝

於吾若不除之異日必爲欺壓只愁欺壓便是小人心生一計於相會中間

私叩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齊邦今兄已仕魏國何不遣人迎至

此間同享富貴想他孫臏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

之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育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齊

康公齊簡公姪孫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

之

臧同恩結義臧乃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

功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

說得好

曉惠主准奏卽拜臧爲客卿賜第一

區亞於龐涓客卿者半爲賓客不以臣禮加之外示優崇不欲分

兵權於臧也自此孫龐頻相往來龐涓想道孫子既有秘授未見

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請酒酒中因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

流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涓不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子兵

法所載乎臧全不疑慮對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

好老

自不用心遂至遺忘今日借觀不暇忘報臧曰此書經先生

註解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便卽取去亦無錄本涓

曰吾兄還記得否臧曰依稀尙存記憶活命在此涓心中已不得便求

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過過數日惠主欲試孫臧之能乃閱武於

有榮施不猶愈於身敗名滅乎況以同學之情同朝共事之
誼孫臏之忠厚遂漸請其教益則十三篇不能盡得其傳孫
卿之外已亦可高據座乎計不及此而乃出于謀殺之途
其心雖險而其計實甚愚也

話說孫臏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臏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

色好老臏又述鬼谷先生改賓爲臏之事涓驚曰臏非佳語何以

改易臏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

階迎接其禮甚恭臏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

勝慙愧惠王曰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秘傳龐涓能無汗顏寡人望先

生之來如渴思飲今蒙降重大慰平生遂問龐涓曰寡人欲封孫

先生爲副軍師之職與卿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

祿之間有才人與無才人處于其爲好者亦必慎以察之外
邊信而墮其陷穿也

君子常思下人小人常好上人君子爲已故樂與勝已者處
以求增其所不能小人逞欲故樂與不若已者處以求餘其
所不及惡不及而好上人雖乎人亦難與處况名位爵祿之
際乎孫臏之不死于龐涓之手者幸也

虛心而求益則不能者可漸至于能自足而凌人則長者未
必長而短者遂終短小人只是不明白這種道理此所以亟
求上人而自趨于下人也

卽以龐涓而論旣知孫臏才高若肯歡然同事則魏國必強
魏國強則已身亦安而榮祿可保卽使臏位出已上於已亦

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不知孫臏應聘下山後來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惟德愛德惟才愛才聲應氣求之道也無德敬有德無才愛
有才此上達之事君子之盛節也無德嫉有德小才嫉大才
小人忌刻之心也平人之忌刻不過橫加訾議毀謗以求損
其名而已若有權位勢力之人則勢必有殺傷之事矣但明
爲難而行其擠排者其奸易破而其禍亦可圖至陽爲好而
陰肆其殘則其險毒爲更甚而其禍亦令人難防故名位爵

碌碌塵埃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
朽於巖下良劍不終祕於匣中日月如流先陰不再某等受先生
之教亦欲乘時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
人與我作伴否秦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仙
才之難如此哉可乃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
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吾觀孫龐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
是說理不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
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
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
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
從此逍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

此花再經提拔恐一時未能得意理有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

土有吾為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賓賓字左邊加月音肉

字為臙婢忍切按字書臙乃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賓為孫臙明

明知有刑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說數處全是理所以為高

髯翁有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

試比著龜倍有靈

却笑當今賣卜者

空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看孫臙拜辭

先生隨魏王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傍俱有欣羨之色

相與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取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

之士蓋仙師之以汝二人之質若肯灰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

一言如此

卷之二十一

三

鬼谷來聘取孫賓折書看之略曰

涓托兄之庇一見魏王卽蒙重用臨岐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

特薦於魏王

別大無子却要君求卽驅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

用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

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

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匆匆不好阻當亦使賓取山花一枝卜其休

咎此時九月天氣賓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

以呈上卽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理

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人凶且喜供養瓶中爲人

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成行霜雪名勒鼎鐘矣理但

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乃是龐涓同門卿謂二人
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獨得乃祖秘傳雖天下
無其對手况龐涓乎墨翟辭去惠王卽召龐涓問曰聞卿之同學
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秘傳其才天下無比將軍何不爲寡人召
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不但賓是齊人宗族皆在於齊今
若仕魏必先齊而後魏更不足爲臣是以不敢進言惠王曰士爲
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明龐涓對曰大王旣欲召
孫賓臣卽當作書致去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魏國兵權只在
我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旣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
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計該死遂面修書一封呈
上惠王惠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璧遣人帶了龐涓之書一逕望

之職

只喜說大話其品可知

涓子龐英整龐葱龐茅俱為列將涓練兵訓武

失侵衛宋諸小國屢屢得勝宋魯衛鄭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齊

兵侵境涓復禦却之遂自以為不世之功不勝誇詡時墨翟遨遊

名山偶過鬼谷探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

學業已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

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

是也厚處墨翟曰涓見

為魏將吾為子入魏以察涓之意

此人熱易

墨翟辭去迺至魏國聞龐

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

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階迎入叩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略

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因辭曰臣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

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真大將之才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

汝祖爲不死矣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以兵法干相國

王錯錯薦於惠王龐涓入朝之時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

惠王方舉筋脩私喜曰吾師言遇羊而榮斯不謬矣惠王見龐涓

一表人物以貌取人放筋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扶住問

其所學涓對曰臣學于鬼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因指

畫敎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越是高才偏多含蓄惠王問曰吾國

東有齊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韓趙燕皆勢均力敵而趙人奪我中

山此仇未報先生何以策之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

臣爲將管敎戰必勝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憂六國哉說大話

真處不足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

六國於掌中若委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

弟子衆弟子如命其夜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

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皆汝祖獻於吳王闔閭

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

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

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秘密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見子

心術忠厚特以付子

可見心術忠厚是根本

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

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有此書實未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

傳之龐涓而獨授于賓也

便見忠厚

先生曰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

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付哉賓乃携歸臥室晝

夜研誦三日之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賓出諸袖中繳還先

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一字不遺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

不合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

遇羊而榮

遇馬而瘁

龐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賓送至下山龐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當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始意未嘗不善孫賓曰吾弟此言果實否涓曰弟若謬言當死于萬箭之下輕兒者必慢神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龐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謂龐涓之才堪為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為不可先生曰全未全未賓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為我驅鼠先生亦會說謊何況

未必十分相許先生見觀察情早知其意笑謂龐涓曰汝時運已至何不
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正中其懷跪而請曰弟子正有
此意未審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往摘山花一枝吾爲汝占之
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正是六月炎天百花開過沒有山花龐
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根拔起欲待呈與師
父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
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
曰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旣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隱只得取
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
乎乃馬兒鈴也一開十二朶爲汝榮盛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日而
萎鬼傍著委汝之出身必於魏國龐涓暗暗稱奇先生又曰但汝

家冲舉之術爲何屈身世間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
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
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著那一
家學問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
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
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
齊人孫賓孫武之孫魏人龐涓張儀洛陽人蘇秦賓與涓結爲兄弟同
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遊說各爲一家之學單表龐涓學
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自以爲能便自忍一日爲汲水偶然行
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訪求將相龐涓心動欲辭
先生下山往魏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欲言不言先生

卷之三

三

仁義非同功利謀

紛爭誰肯用儒流

子輿空挾圖王術

歷盡諸侯話不投

却說周之陽城

今登封縣

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

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丙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

相傳姓王名栩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

道那墨翟不畜妻子發願雲遊天下專一濟人利物救其苦厄救

其危難惟王栩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徹地有

幾家學問人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曰星象緯在其掌中

古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

神不測三曰游學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辨萬口莫當四曰

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引導却病延年冲舉可俟那先生既知仙

聲遍野

錢惡至此可恨

百姓夜臥夢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

廩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秦國富強天下莫比于是興師伐

楚取商於之地

西安府商州有占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於城

武關之外拓地六百餘里

周顯王遣使冊命秦爲方伯於是諸侯畢賀是時三晉惟魏稱王

有吞併韓趙之意聞衛鞅用於秦國歎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

昏貴人只會說過後話

時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

四方豪傑鄒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

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之志聞魏惠王好

士自鄒至魏惠王郊迎禮爲上賓問以利國之道孟軻曰臣遊於

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害王迂其言不用

仁義何嘗不利利淺人自不知耳

軻遂適齊潛淵有詩云

孟子曰齊人

三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便鞅悉令拘至府中責

之曰汝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

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籍人之口去王道遠甚悉籍其姓名徙于邊境爲

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斤爲庶人于是道路以自相視不

敢有言衛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曰遷都太子駟

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

不可加刑若赦之則又非法乃言於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

公子虔劓鼻大師公孫賈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

其師傅况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擇曰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

者凡數千家分秦國爲三十一縣開墾田畝增稅至百餘萬豈非損下

益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一日誅殺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

這知
胡說

一勸戰官爵以軍功為敘能斬一敵首即賞爵一級自公上至

十級首級之名始于此退一步者即斬這是功多者受上爵車服任其華

美不禁這却可然何必定是軍功無功者雖富室止許布褐乘

犢宗室以軍功多寡為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藉比於庶民凡

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

一禁姪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

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

級私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

許容留凡民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沒官此却好即今保甲之法也一重令

政令既出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徇

陽永定王業

這一款何必列在令上

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

不遵者輕重議罪

這只當布之朝中不當宜之市上

一闢土凡郊外曠土井車馬必繇之途及田間阡陌

東北曰阡東西曰陌

謂田岸

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炤常輸

租六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田八官

一定賦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

官百姓不得私尺寸

明奪民產

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謂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惰而貧

者沒爲官家奴僕棄灰於道以惰農論

這却好灰以墮田故棄灰爲惰

工商則

重征之民有二男卽令分異各出丁錢不分異者一人出兩課

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卽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
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千金卽此舉也
然百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缺曰民莫肯
徙豈嫌金少耶復改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一人獨出曰秦
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
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
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與之此人曰
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預
相誠諭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名扁烈
十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遷都咸

孝公曰寡人政欲悉子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

定可否然後臣敢盡言是也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

稱善不乘此聲吐其所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爲要君耶進身

甚沒體面鞅曰君意未堅不如此恐中變耳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

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辭

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從木立信意亦如此

景監乃服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車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坐

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

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是他本等自然在行遂拜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

黃金五百鎰諭群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

旨同群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款呈上孝公商議停

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于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為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及乎政成于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為天下才也雖是欲動孝公亦是自誇其才孝公曰子誠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强兵莫如勸戰誘之以軍賞而後民知所趨脇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强者未之有也衛鞅學問盡在此矣
○試想素講王道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人安得有此等語○安得有此等語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專而惑於人言二三其意又不行這却說得是一切孝公又曰善衛鞅請退

公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停盃而歎景監進曰君目視飛鴻而歎
何也孝公曰昔齊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
下令求賢且數月矣大賢大才曠世一遇秦孝求之數月便以爲人可知其淺陋而無一奇才
至者譬如鴻雁徒有沖天之志而無羽翼之資是以歎耳景監荅
曰臣容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二術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
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請畢其詞孝公問伯術
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卽召衛鞅如此進身難言高品人孝公問曰問子有
伯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者之術
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情胡孝公勃然
按劍變色曰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曰夫琴瑟不
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做定更張便是偏邪處小民狎於

候於門見衛鞅從公宮出迎而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
以王道猶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
暮望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哉知不道正先生休
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探之此兩
說只欲自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愛不人景監曰先生兩
進言而兩拂吾君吾尚敢饒舌以于君之怒哉明日景監入朝謝
罪不敢復言衛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為我復言於君否乎監
曰未曾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用人鞅將去矣監曰
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揭揭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即不然
豈無委曲進賢賢才則有之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
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言還等景監好又過五日景監服侍孝公孝

復薦於惠王惠王竟不能用至是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

人秦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

求頭先不止氣豈是學人身份

監與論國事知

其才能言於孝公公召見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舉義農堯舜為

對語未及終孝公已睡去矣

可知是難聽之語

明日景監入見孝公責之

曰子之客安人耳其言迂濶無用子何為薦之景監退朝謂衛鞅

曰吾見先生於君欲投君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濶無用之談

竇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拙君不悟也願更一見而說之

景監曰君意不懌非五日之後不可言也過五日景監復言於孝

公曰臣之客語尚未盡自請復覓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備陳

夏禹畫上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

仍是故意想來必沒其中機

孝公曰客

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未適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

不中痊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痊病惠王親往問疾見痊

勢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叔志萬一不起寡人將托國

於何人既問之又不聽之可笑痊對曰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

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痊十倍矣惠王默然痊又曰君如不用鞅

必殺之正是要堅其用之之心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為魏害惠王曰

諾既上車歎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國於衛鞅文曰不用

則殺之夫鞅何能為豈非昏慣之語哉誰不知是昏慣惠王既去公叔痊

召衛鞅至床頭謂曰吾適言于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

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

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自是厚道鞅曰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

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便有見識竟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

卷之二十一 七

地先已偏邪雖可幸一時之富強而鑿削元氣正復不少

時至戰國富強自是急務而治國需才亦列君之所知也魏

惠既知求之又有公叔痤之力薦乃當面失却衛鞅殊為可

惜及後招賢則又不能信用孟子之說而反喜一才小言大

之麗涓卽秦孝之用衛鞅亦必景監三番兩次方纔入彀又

不能識賢又要小覷人又要以資格限量人相需之殷而相

遇之疎真令千古有才人哭煞亦令人為千古為君者歎煞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便是不知道帝

因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人魏國王道雖小國可行衛鞅

術欲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為相國鞅遂委身於痤

之門座知鞅之木薦為中庶子宰相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

王降而霸是直截分途至于帝降而王則不過時勢稍有變遷所以帝王二字從來俱是連說著不得十分分別衛鞅將帝王二字也要判然分作兩途便知只是大言欺人非有真實學問了

凡要看人學問根抵只消看他自處何如如衛鞅于出處之際先有許多不正豈是能知王道之人

爲國變法原自不妨因革損益四字聖賢之所不廢也損益乃是小變革字便是大變了蓋時移世異事有宜于前而不宜于後合于古而不合于今者勢所不得不變也但所變之法必須上下俱利方爲得中若只是利歸于土則必是剝民之術爲聖賢之罪人矣衛鞅所變之法純是損下益上其心

有能出奇計疆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
來且聽下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王霸雖是兩途然其中却有相因以爲用處衛鞅之學不出
富強其才不過霸佐何嘗曉得帝王之道確是何如只看他
後來設施何嘗有絲毫王道在內其前二次之說秦孝公想
來不過是故爲高大迂疎之論一是先自抬身分一是借作
楔子以堅人主之用其霸說耳明是欺詐售奸讀者切莫被
他瞞過

笑威王大悅卽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

名喜定王子

之六年

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士下皆鼓舞相慶烈

王大搜寶藏爲贈

空谷足音目然該喜而齊威却亦未嘗不利焉思之說妙哉

威王自周返齊

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且說當時天下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

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曰就衰弱

屬螢火虫的只亮得一亮

至于宋魯衛鄭益不足道矣自齊威王稱霸楚魏韓

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擯

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

可惜我不生于此時致有貧窮之患一笑

周

太史儋私歎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復合有霸王之

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令雨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

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耻於是下令招賢

主意

令曰賓客群以

權歸左右主人依

毀譽繇來倒是非

誰似烹阿封卽墨

競將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盼守高唐以拒

趙黔夫守徐州

卽薛

以拒燕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

諸侯畏服

只消國內大治諸侯使自然畏服最宜留意

威王以下邳

今邳州

封騶忌曰成

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

齊稱王故相國僭稱侯

騶忌謝恩畢復奏曰

昔齊桓晉文五霸中爲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

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

更爲所見者大因假王寵以臨

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

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

朝主之際暫稱齊侯

又安放

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

墨大夫至前謂曰白子之宮卽墨也毀言曰至吾使人視卽墨田
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繇子專意治邑不肯殖吾
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甚妙又召阿大夫謂曰
自子守阿譽言曰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無人民凍餒昔日趙兵
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
過于汝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
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卽
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
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典衆皆
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
之衆皆股栗典有詩爲證

淳于髡嘿然再拜而退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

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

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淳于髡能服善言還是好人于是遊說之士聞騶

忌之名無敢入齊者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

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今兗州府東阿縣大夫之賢

而貶卽墨縣在萊州府大夫者忌述于威王威王于不意中時時問及

左右所對大畧相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實回報這兩個使人人都

因降旨召阿卽墨二守入朝卽墨大夫先到見朝威王並無一

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群

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卽墨大

夫禍事到矣賣情者要賣情出氣若衆文武朝見事畢威王召卽

節飲遠色移名實別忠佞

後面之處置即與阿大夫出于此

息民教戰經營霸王

之業威王大悅

是可與有之主

卽拜騶忌爲相國時有辨士淳于髡見

騶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騶忌忌接之甚恭髡有

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于相國之前不識可否

忌曰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天忌曰謹受教不敢遠于

君側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猪脂至滑也投于方孔則不能運轉

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

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于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者母雜不肖于其間

髡又曰輻輳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

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

爲隱語者不難難在解者騶忌不特能解而且敏捷宜其足以服髡也

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
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
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
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文弦爲少宮武
絃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思也君臣相得政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
如此說琴理處亦正引入君威王曰善哉先生旣知琴理必審琴
音願先生試爲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于爲琴大王以
國爲事豈不審于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
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而不治恐無
以暢萬民之意也這是正說詞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
命矣遂留之右室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

齊越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齊威

王魏侯

武侯之子

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于是亦稱魏王卽孟

子所見梁惠王也再說齊威王旣立日事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

虧有後面之改過不然難爲國矣

九年之間齊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

一日有一士人叩關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

特來求見

騶忌之以琴見

威王召而見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几

進琴于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至音

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于寡人耶騶忌舍琴正容

而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

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騶忌對曰琴者禁

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于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

銜恨于王僚及其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梅綽言畢而
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散走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餘追理
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
家却是該殺翁有詩歎云
不爲無辜

滿望終身作大臣

殺妻叛母絕人倫

誰知魯魏成流水

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尚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

巧將賊矢集王屍

雖然王法應誅滅

不報公仇却報私

話分兩頭却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傳子午午傳子因
齊當因齊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

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伊廩祿以待敢戰之士吳起

學問只是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群

愛養兵心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于是使吳起評定官制凡削去冗

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貪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

其力比于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省

用以所有用未嘗不是只是錢身之禍已伏于此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

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不競勸遂以兵強雄

視天下三晉齊秦咸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

殯歛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卽是這些人無禮欲殺

吳起起奔八宮寢眾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主

有眾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

東周列國八卷 卷之十九 三

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

然今日新君嗣統主少國疑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

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也此數語也沒甚大道吳起俯首

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

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

西河守相國做不成反去吳起懼見誅于武侯出奔楚國楚悼王

熊疑昭王四世孫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卽以相印授之得起感恩無已

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乃請于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

餘萬固宜雄壓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于列國者養兵之道

失也失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滿朝署疎

遠之族糜費公廩而戰工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

之任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
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
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于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再說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于中山趙聞魏太子離
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太子擊歸魏文侯已
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
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于門迎而
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
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
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孰與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

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此事
直傳至魏國軹邑聶姊嘗聞之卽痛哭曰必吾弟也就曉便以素
帛裹頭竟至韓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
汝于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聶政妾乃其姊嘗也聶政
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
面以自晦其名又曉得他妾奈何惜一身之死忍使吾弟終泯沒
于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
明言吾請于主公貸汝一死嘗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
身軀誅于我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
復洩其故是又沒吾弟之義也遂觸市中井亭石柱而死這却有
市吏報之韓烈侯烈侯歎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

勝也

慎密人便自
然可望成事

願得利七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

更不相見仲子子亦勿問吾事政至衛宿于郊外靜息三日早起

入城值俠累自朝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刺之難其

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後坐府次事自大門至于堂階皆有

兵仗刺之難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

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

趨逃疾甲士攔之者皆縱橫顛躓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俠累

累驚走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僮共呼有賊閉門來擒尋政

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之急以匕首自削其面抉出雙

眼倉卒中仍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報知韓烈侯烈侯問賊何

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于市中懸千金之賞賈人告首欲得賊人

匆匆別去次早嚴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具賓主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却是好漢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現考仲子之事難卽行不敢盡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兄弟之好豈敢捨若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不教人棄孝以圖己事仲子亦君子之流毒政被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姊名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死得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喪葬既畢毒政曰今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

俠累微時與濮陽

地

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

其日用復以于金助其遊費

也是何沒眼力人

俠累因此得達于韓位至

相國俠累既執政頗著威重門絕私謁嚴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

候月餘不得見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烈侯

景侯

烈侯大喜

欲貴重之俠累復于烈侯前言嚴遂之短恨阻其進用嚴遂聞之

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齊國

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

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髯

顴滑持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某姓聶

名政魏人也家在軹

音質今懷慶府濟源縣

之深井里因賤性粗直得罪鄉

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姓字遂告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翟璜急于祿位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

學術正自不純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

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于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子祿食皆

以自贍子安得比于魏成哉好李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侍門下

為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强齊相

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于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

康公貨于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于魏文侯處求其

轉請于周欲援三晉之例列于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

立勢愈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為齊侯

是為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至齊桓公為大夫凡傳十世至和

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為

尚于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這也不就中單說

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
修城治池練兵訓武其受卹士卒一如爲魯將之時築城以拒秦
名曰吳城在孝義縣西南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
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靈公之薨其子師陽年幼群臣乃奉簡
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于出子而師陽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
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陽是
爲獻公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與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
稱賀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拜爲相國謀于李克克曰不如魏
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相取決于子今
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
羊君憂鄴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

起之詐謀哉田和乃歎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為魯

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于丑

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于鎰

令張丑詐為賈客攜至魯私餽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即受之淺謂夫謂

丑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敢加齊哉張丑既出魯城故

意洩其事于行人反間計用得恰好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

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棄家

逃奔魏國主于翟璜之家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

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為魯將有功何以見辱

敝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棄僕逐婢故臣逃死

于此慕君侯折節下士豪傑歸心又奉承一句正為急于求用願執鞭馬前倘

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詭得起留張丑于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絕不談及兵事臨行再三至致意求其用好丑辭去起卽暗調兵將分作三路尾其後而行好田和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既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兵大驚馬不及用車不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軍出迎段朋急合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隄防泚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段得僵尸滿野直追過平陸齊地與汶上接界方回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你也說他不能用衆豈得單怪張丑誤事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

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裹糧負重分而荷

之有卒病疴起親為調藥以口吮其膿血也如此士卒感起之恩

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願為一戰却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

驅而八直犯南鄙聞吳起為魯將矣曰此田氏之壻好色之徒安

知軍旅事耶好色與軍旅甚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

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為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

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却不在

是知兵人言語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眾吾無慮矣再遣愛將

張丑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

于後軍悉以老弱見容謬為恭敬這却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聞

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殷鯨而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于聖

疑而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也只消說殺之便了又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插田氏頭已落地可憐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

無辜忍使作冤魂

母喪不顧人倫絕

妻子區區何足論

于是以帛裹田氏頭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以明臣之為魯不為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我亦不曰大夫休矣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為齊矣不用却是只穆公乃從休言即拜吳起為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起受命之後在軍

邑

孟孫邑

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

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天妻能保無觀望之意

乎

是田氏

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

候見問曰齊冠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

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

婚于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魏乃

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家

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

于竹帛名留于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于天者乎田

氏曰然起曰吾有求于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妾婦人安得助

君成其功吳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我爲將以我娶于田宗

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尙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
省親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衛
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惡其人未幾衛國有信至
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
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
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是賢大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
學成求仕于魯魯相公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于穆公任爲
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設妻之故或出此未可知也時齊相
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齊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魯前與吳
伐齊敗齊于艾陵興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
却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口雖答應終不肯用及聞齊師已拔成

俠烈負心小人却平該殺但聶政以匹夫而好君國之法謂之勇士則可謂之義士則不可

聶政恐貽累于姊死時抉面毀形却是好處至其姊不惜一死以顯弟之名可謂是弟是姊

騶忌之以說取位不難難在齊威之肯用耳至其處置卽盟與阿大夫更是英主不可及處

話說吳起衛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啗其臂

出血何說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卿相擁節庠乘高車

不八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魯國受業

于孔門高弟曾參有此弟子是晝研夜誦不辭辛苦有齊國大夫

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胸起在曾

復有天性之思于其意中哉根本既薄枝葉自殘殺要求將
又何足異

人非聖賢鮮有不以功名熱中者然悖倫理以求功名則中
人之所不肯出也吳起之仇母殺妻傷倫孰甚雖有將才不
足取也

吳起樂羊都是爲功名而傷倫理者但樂舒之死猶出于中
山之君田氏則白死于吳起之手樂舒仕亂國而不思遠害
猶有取死之端田氏則無絲毫之過也較量起來吳起之心
更爲殘毒

人儘有甚忍于母而甚不忍于其妻者與吳起比較起來又
還是吳起爲世法平等也呵呵

思何人可以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人
大有將才今自魯奔魏王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
曰起非殺妻以求爲魯將者乎聞此人貪財好色性復殘忍豈可
托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舉者取其能爲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
不足計也這句話畢文侯曰試爲寡人召之不知吳起如何在魏
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吳起擊劍無賴母之所應責也後能改行從學固善余何啻
臂出誓是明有仇母之心矣生則不歸省死則不奔喪此豈

言河伯娶婦者即令其人為媒往報河伯于是廷豫里豪三老乾

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若不是怕死如又使父老即于百姓中

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我嘗言這些百姓言又替他愁喜

也阿阿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有詩為証

河伯何曾見娶妻

愚民無識被巫欺

一從賢令除疑網

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發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渠

既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浸灌無旱乾之患大經禾稼倍收

想是河伯被許多夫人盤旋百姓樂業今臨漳縣有西門渠即豹

所鑿也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

治鄴皆勝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西鄙為秦人犯魏之道卿

東周列國志 卷之九 上 芥子園

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于河中逐漸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

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事不過三

分曉入水即沒豹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人河明曰

言之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即取回覆更卒左牽右拽不由分說

又推河中逐波而去傍觀者皆為吐舌豹簪篋鞠躬向河恭敬以

待約莫又一個時辰豹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椽豪長者

往告那廷椽里家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

血滿面堅不肯起怕死西門豹曰且俟須臾眾人戰戰兢兢

又過一刻西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

子汝曹罪當償命至此方盡正說妙若早說使必眾人復叩頭謝

曰從來都被巫姬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姬已死今後再有

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欲往送好在先說明當為汝禱

之及期父老果然來東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

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會聚觀者數千人關三

老里長等引大巫巫之來見其貌甚倨更該豹顧之乃一老女子

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持中櫛爐香之類隨侍其

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婦我欲視之老巫顧弟子使喚至

豹視女子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姬及三老眾人曰河伯貴

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為我入報河伯但傳

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不煩分司只就其即使吏

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于河左右莫不驚駭失色豹靜立俟之良

久曰姬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尙不回話弟子為我催之妙復

巫覡共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

共分用之

凡事必是大家有貪圖方纔行得去

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寧無一言乎

父老曰巫覡主祝禱之一事三老延掾有科斂奔走之勞公用

公費固所甘心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

分顏色者即云此女當為河伯天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已先

一注別覓他女有貧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治齋宮于

河上絳帷床席鋪設一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于齋宮之內雖則

可憐却卜一吉日編葦為舟使女登之浮于舟流數十里乃滅人

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為河伯所娶携女遠竄所以城中益

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賴歲歲娶婦不曾觸河神

之怒但漂溺雖免奈本邑土高路遠河水難達每逢歲旱又有乾

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如此只是說得好太

子擊大慙謝罪而去文侯聞子方不屈于世子益加敬禮時鄴都

今彰德府缺守翟璜曰鄴介于上黨邯鄲之間與韓趙為鄰必得

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即用西門豹為鄴都守豹

至鄴城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肯召父老

自然是父老皆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娶婦

汝為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沽嶺府在山西太原而來由沙城今

德府而東經于鄴為漳河河伯即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志見

歲納一夫人不即會見來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

不然神怒致水波泛溢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

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掾吏胥與

閒乎

臣不

文侯笑而不答

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

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

此

翟璜乃悟文侯思中山地

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

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車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

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

胡說

擊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索上前曰

擊有問于子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

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理

講到一驕字無論富貴貧賤都能使不得

國君而

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

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

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于人無欲于世惟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

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群臣稱賀文侯設宴于內臺之上親捧觴
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便是宴畢文侯
命左右挈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左右將二篋交割樂羊
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想主公恐群臣相妬故封識贈我
命家人抬進中堂啟篋視之俱是群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
之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爲
所惑怎得成功這時便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
辭曰中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于內臣在外稍効大馬何力之有
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兩分然將
軍勞矣盍就封安食乎卽以靈壽中山地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
兵權翟璜進曰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

再作計較即不等利不勝便怎樣姬龐不得已而從之令將樂舒之內烹美

并其首送于樂羊曰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

其羹小將軍尚有妻子元帥再若攻城即當盡行誅戮只是將一

盤去便算守城妙計耶可笑極矣樂羊認得是其子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

君固宜取死即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器這切何必謂使者曰蒙汝君

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汝君也使老還報姬龐

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又城愈急恐城破見辱遂入後宮自縊公

孫佳開門出降樂羊數其謏誚敗國之罪斬之該撫慰居民已畢

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王班師回魏魏文侯

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為國喪子實孤之過也樂羊

頓首曰臣義不當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見畢呈土

舒綁縛置於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呼父而樂羊之
攻必然又緩也不覺其姬屈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
樂羊見之大罵曰不肖子迫仕於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
有戰勝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含乳小
兒以哀號乞憐乎這知責備得是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
見姬屈曰台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
于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
合當賜死姬屈曰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
之計想是素與樂舒有仇姬屈遂以劍授舒舒自刎而亡公孫焦
曰人情莫親于父子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
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

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老師費財

無益于事

雖是說言却說得有理

文侯不應問于翟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

勿疑自此群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有言

樂羊謀與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箴內但時時遣人勞苦

妙甚預為治府第于都中以待其歸樂羊心甚感激見中山不降

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與公孫焦書

夜巡警折城中木石為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尚不能破惱得樂羊

性起與西門豹親立于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指揮軍

士腦門中箭而死城中房屋牆垣漸已折盡公孫焦言于姬窟曰

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

拿不穩

窟問何計公孫焦曰樂

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

事亂朝汝身于富貴不識去就何不早去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

汝君速降尚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

暫緩其攻容我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

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議勿誤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

去攻城姬窟恃着樂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

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寬來寬去難

成可樂羊又寬一月如此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

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

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獨為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却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

三次輟攻遂譖下文侯曰樂羊乘屢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

欽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士救火只見必
吡喙喙遍山皆着沒救一頭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急
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中山兵大敗鼓須
死戰得脫奔至白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好同樂羊
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須與
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之
父舒仕于本國君令舒于城上說退父兵此為上策也不是甚姬
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為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
舒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于魏今各為其主豈臣說之可行
哉樂舒却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
羊披掛登于輓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

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嘖之曰志士不飲盜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污素行

乎好妻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于野別其妻而出遊學于魯衛過

一年來歸其妻方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尚未也妻取刀斷

其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

子學尚未成中道而歸何異于此機之斷乎真是好妻子樂羊學問

樂羊感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尚自期許不屑

小仕何不用之文侯即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

樂羊長子樂舒見仕中山豈可任哉人情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

也子在中山曾為其君招樂羊非以中山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

以斧鉞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八朝見文

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于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
使人告之亦可何必冒雨而山此是有意做名處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爲怪及聞
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失信于人如此于是凡有政
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追個名却說置之東有國名中山今真定府無極
縣姬姓子爵乃自狄之別種亦號解虞晉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
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及三晉分國無所專
屬中山子姬肅好爲長夜之飲以日爲夜以夜爲日疎遠大臣狎
昵群小有下此數語白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謀欲伐之魏成
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于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
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樂名羊本
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見之翟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九

汾

字子夏教授于西河州

又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

侯與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于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

駕車往見于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歎曰高士也

遂留西河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倨坐

今汾水城東有式賢閣

于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

子方同爲上賓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

班謀士濟濟在朝當時人才之盛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於

魏畏其多賢爲之寢兵

賢才之有益國如此

文侯嘗與虞人

主田獵期定

平時獵于郊外其日早軫值大雨寒甚賜群臣酒君臣各飲方在

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撤酒

促與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

景

各以王命宣布國中趙都中牟

今開封府中牟縣

韓都平陽

今平陽府城

魏都

安邑

縣屬平陽府

立宗廟社稷

只算分晉郡不第代晉

復遣使通告列國列國亦

多致賀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

故獨不遺賀未幾三家廢晉靖公

幽公之孫

為庶人遷于純留

今路安府純留

縣而復分其餘地

此時絕并滅晉

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

遂絕髡翁有詩歎云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慙

利器莫教輕授柄

許多昏主導好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

怎禁三晉不稱侯

若無册命終成竊

只怪三侯不怪周

邾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賢能虛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

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于周王求爲諸侯彼畏我之強不敢
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美哉於
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連韓遣俠累各齎金帛及
土產之物貢獻于威烈王乞其冊命威烈王問于使者曰晉地皆
入于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
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于公家也說得好威烈王又曰三晉既
欲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于朕乎趙使公仲連對曰以三晉累
世之強自立誠有餘說得橫便有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
之尊耳王若冊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爲周藩屏于王室何不
利焉又以利動之威烈王大悅卽命內史作策命賜籍爲趙侯虔爲韓
侯斯爲魏侯各賜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于是趙韓魏三家

置矣再說齊相國田盤田恒子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

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也來遣使致賀于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

國交際田趙韓魏四家自出名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

時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

封于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周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

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為威烈王威烈王之世趙浣卒子

趙籍代立後為烈侯而韓虔韓虎之孫韓啟章之子後為景侯嗣韓魏斯魏駒之孫魏

文嗣魏田田盤之孫田白之子後為太公嗣田四家過遲吾行正是四家相

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共成大事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電

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鼎乃三代傳國

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正名號乘此

九原而謫所以治之乎

話說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噤豫讓死後無卹視
衣所砍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只靠疑心無卹生有五
子因其兄伯魯爲已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不肯忘本是而
周先死乃立周之子浣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浣曰三卿滅
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三卿之竟能分晉不在此句也宜乘此時約韓魏
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
政收拾民心則趙氏之神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浣治喪已畢卽以
遺言告于韓虎時周考王貞定王之四年晉哀公薨于柳立是爲
幽公韓虎與魏趙合謀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
三分八於三家號曰三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

固士君子之高節。然貧賤驕人一語。却非聖賢中道。段干木之踰垣而避魏斯。孟子已言其已甚。至世子擊之下車拱立而卧了。方驅車不顧。便只靠傲慢無禮。不可爲訓也。君臣之義。因重父子之恩。亦不小。樂羊旣欲爲魏取中山。便當先召其子。使還席爲恩義兩盡。今因急于功名。明視其子之死而不恤。又加以啜羹而盡一器。能免于殘忍刻薄之訖乎。魏文侯之不復更用明甚矣。

河伯娶婦之說。妄誕不經之甚。百姓乃至流離困苦。而不敢拒。則禍福利害之說。有以動之也。邪說惑人。其害如此。今世佛老因果之說。遍于寰區。其陷溺人心。傷殘風化。包藏奸宄于犯政教爲害于世道人心。誠非淺鮮。吾安得起西門豹于

無益于義名之數而反啟其怨心。王朝何利之有。况歷世以來。楚與吳越。僭號爲主。周室已無可奈何。况威烈之世。王朝微弱更甚乎。卽以晉國而論。曲沃武公僅以一軍受命耳。其後之強大。則皆兼并小國。吞噬同姓之所得也。寧得爲正乎。東遷以後。篡弑頻仍。王朝從未能出一詞以問罪。今三家雖曰分晉。猶未及于篡弑。而欲威烈之靳而不與。以爲持名。豈非膠柱鼓瑟之論耶。

魏斯禮賢下士。收攬人才。遂開戰國養士之風。但其所禮却有許多。並止而賢。俱是抱道自尊之士。而魏斯之敬禮。亦以師道待之。是其能敬賢好道。非好名強飾之比。故不特爲養士之祖。亦爲戰國養士諸君中第一最賢之主也。抱道自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九

白下蔡 昇元放前評點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威烈王之封三晉亦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蓋六卿擅晉其來已久三卿滅而三卿存其強更逾于舊三家代晉其勢已成因其請命而封之使天下猶知王室之尊卽三晉喜于得封亦將僞爲効順而不敢萌窺周之志則封之未爲失計也使威烈當此不從其請能禁三晉之自立乎三晉若竟行自立王朝旣不能有禁制之方而天下諸侯亦必不能行其誅討

石不轉豈不復救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殺豫讓曰臣聞忠臣不
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
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
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認達之甚
不讓擊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
可以報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後人改名爲
豫讓橋無卹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卽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
袍呈與無卹無卹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點汚此乃精誠之所感
也畢竟是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
解

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並無奸
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卹曰新築橋梁安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
明白然亦因胸中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尚能識認罵曰吾
先有一豫讓在也前已曲法赦子今又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
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
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回門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
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爲范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
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
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衆人相待吾
亦以衆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
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爲千古君臣立閼節其感謝出入不少無卹曰子心如鐵

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
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
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此人亦是豫讓計人豫讓謝曰吾既
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所正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
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
晉陽城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
已成之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于渠上以便來往名曰赤橋亦
乃火色火能尅水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這是把五行來顛倒了橋既
成無卹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于
橋梁之下無卹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
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

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真義士也殺義

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是襄子好處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

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

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

可耳更是人卽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却說豫讓回至家中

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不能知

爲人是个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識認不便乃削

鬚去眉漆其身爲癩子之狀乞丐于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

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

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于市妻雖聞聲亦不復

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難得此好友爲其知心也見乞者行動心疑爲讓潛

首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畫一策，効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厄困中，衆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只是喜歡他奉承得好，正一笑。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于霍山。神道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頭顱爲溲，使之器。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于世，何以爲人？乃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廁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閒刺之。無卹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牽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于吾耶？何消說得，然豫讓自不得不問。豫讓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

勇迎戰爭奈寡不敵衆手下漸漸解散及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

往石室山中

在太原西
南七十里

智氏一軍盡沒無卹查是日正三月丙戌

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

究竟他何嘗助
了絲毫力來

三家收兵在於一

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水復東行歸于晉川晉陽城中之水方

纔盡退無卹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力保全殘城

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尙存斬州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

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卹卽同韓魏回至絳州誣智氏以叛

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

都是徐
吾之過

惟智果

已出姓爲輔氏得免于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韓魏所獻地各

自收回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于公家此周貞

之王

名介元
王子

十六年事也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

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于臥榻衣被俱濕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隄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隄須臾水勢益大却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拚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韓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趁著水勢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歎曰言不信締疵之言果中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秦邦請兵臣當以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掉小舟轉出山背誰知趙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却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工龍山之後湊巧相遇得無卹親縛智伯數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死此人豫讓鼓勵殘兵奮

子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走彼謂臣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遑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酹酒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傷和氣絺疵退而歎曰智氏之命不長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秦國去訖去得好鬻翁有詩咏絺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端

絺疵遠識詎能瞞

一朝托疾飄然去

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說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詎與張孟談歃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卹無卹大喜暗暗傳令結束停當等待接應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西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自作軍中驚亂

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

果是中變如何肯說智伯意是微呆子誰謂其才智哉

韓虎魏駒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肯面詢于將

軍哉韓虎曰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間吾三人

請問在何處聞此之明是漏空語

必謹臣受趙氏之私使元帥疑我一家因而懈子攻圍庶幾脫禍

耳魏駒亦曰此言甚當不然城破在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

此目前必獲之利而蹈不可測之禍乎

反過臉來正是一般說話

智伯笑曰吾

亦知二位必無此人乃締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

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寧不墮謔臣之計

乎智伯以酒酌地曰今後彼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是

日飲酒信歡將晚而散締疵隨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

言洩于二君耶

好眼力

智伯曰汝又何以知之締疵曰適臣遇二君

沒者僅三版矣二尺版昔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晉國之盛

表裡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晉觀之水不足恃適足速亡耳

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躡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惧色須臾席

散辭別而去絺疵謂智伯曰魏韓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

之絺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王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三分

其地今趙城且暮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慮患之色是以知

必反也正是人不在情理中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何

慮焉絺疵曰王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晉水可以灌晉陽汾

水可以灌安邑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韓都王公言及晉陽之水二君

安得不慮乎至第三日韓虎魏駒亦移酒于智伯營中答其昨日

之情智伯舉觴未飲謂韓魏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

一生此來非同容易軍中耳目難保不洩願留麾下三日以待尊

命正是欲韓虎使人密召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

懷恨不忘遂深贊孟談之謀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

談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結納又是同病相憐次日段規奉韓虎之

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恁般吾

主不敢擅便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賊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縛虎

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容勢所必然與其悔于後

日不如斷于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猶愈與兇

人共事乎事與利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規辭去

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于懸壺山邀請韓魏二將軍同

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于色遙指著晉陽城謂韓魏曰城不

吾主念先世之遺不忍遽割未有得罪于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強

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于韓魏矣此句在韓

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

下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

世傳疆字彼尙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況他人

之地哉本地風光趙氏滅則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

爭厚薄乎即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在此

將軍請細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愚見莫若

與吾主私和反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于趙且以除

異日之患世為唇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在此韓虎曰子言亦似

有理俟吾與魏家計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

無郵評之。孟談知韓康子屯兵于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急，凡進見之人俱搜簡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身邊又無夾帶，並不疑心。知一個反間計的肚子一張說孟談既見韓虎，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于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理，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自范氏中行氏不得衆心，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臯狼之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城中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灶可爨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郵不敢安居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周視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便冒過城頭了無郵心下暗暗驚恐且言守城軍民晝夜巡警未嘗疎怠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不如如此不無郵足顯尹鐸無郵歎曰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談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長闔城皆爲魚鼈將若之何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于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師反攻智伯方脫此患無郵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孟談曰臣自有計君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臣說得行知伯之頭指日可取矣

尋督開渠築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智伯傳下號合多備鐵鋪鑿
渠于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壅斷復于渠之左
右築起高隄凡山均流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
只得望北而走盡注新渠却將鐵枋間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
水便有留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
當日所鑿也一月之後果然天雨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
智伯使人決開北面其水從北溢出竟灌入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汨山陵

復見壅泉灌晉城

能令陽侯添膽大

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况城基築得十分堅
厚雖經水浸並無剝損不如如此不足過數日水勢愈高漸漸灌入

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甕故又名懸甕山晉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離城幾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可以為將智伯登山以望晉水復遶城東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得破城之策矣即時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晉水東流安能決之使西平智伯曰吾非引晉水也晉水發源于龍山其流如注若于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為蓄水之地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于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隄灌城城中之人目為魚鼈矣水攻是兵最利害之著韓魏齊聲贊曰此計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守把東路魏公守把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一路

哉治國之需賢臣也得董安子而器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天祚
趙氏其未艾乎再說智韓魏三家兵到分什三大營連營而居把
晉陽圍得鐵桶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齊赴公宮詰令
無卹召張孟談商之孟談曰彼衆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
堅閉不出以待其變韓魏無仇于趙特爲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
亦非心願雖同兵而實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從
反問之計必出于破禍之人孟安能久乎無卹納其言親自撫諭
談欲坐食其席只算得一半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雖婦女童稚亦皆欣然
願効死力有敵兵近城輒以強弩射之三家圍困歲餘不能取勝
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歎曰此城堅如鐵甕安可破哉正懷悶聞
行至一山見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拘士人問之答曰此

汝滅智氏

此等處無益于事只是山神計要討好大奇

無卹令祕其事行至晉

陽晉陽百姓惑尹鐸仁德携老扶幼迎接入城駐紮公宮無卹見

百姓親附又見晉陽城堞高固倉廩充實心中稍安卽時曉諭百

姓登城守望點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張孟談

曰守城之器莫利于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勾分給奈何孟談曰吾

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牆垣皆以荻蒿

草可枯楚作矢可聚

而築之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無卹使人發其牆垣果然

都是箭簳之料無卹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

董安于建宮之時堂堂皆煉精銅爲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

董

丁固是絕大經濟人張孟計却無卹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

宗宗曉得也是滿心經濟人卽使冶工碎柱鑄爲劍戟刀鎗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卹嘆曰甚

智伯征進智伯自將中軍韓軍在口趙軍在左殺奔趙府中欲擒

趙無卹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卹曰寡不敵眾主公

速宜逃難無卹曰逃在何處方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董安于

曾築公宮于城內又經尹鐸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

之恩必能効死

太平時肯寬恤民力有變時便有所恃不仁者說亦是迂闊

先君臨終有言異

日國家有變必往晉陽主公宜速行不可遲疑無卹卽率家臣張

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卹却說無卹

有家臣原過行遲落後於中途遇一神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

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之囑曰爲我致趙無卹

原過追上無卹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卹親剖其竹竹中有朱

書一行告趙無卹余霍山

在晉陽有霍州

之神也奉土帝命三月丙戌使

子一舉刺三虎蚋蟻蜂螭我何患哉智國嘆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

眼中不復置王家

宗英空進興亡計

避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開求地于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
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
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又是一樣主意魏駒曰善然却正似段規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宵求蔡皋狼之地于趙氏
趙襄子無郵銜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
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不與固可但如此智宵回報智伯大怒盡
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日三分
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

三虎啖羊

勢在必爭

其間可俟

其倦可乘

一舉兼收

卞莊之能

智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冊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齊有高

虎鄭有罕虎今與足下而三矣

這等戲法也

時段規侍側進曰禮

不呼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主母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

于智伯之傍緣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

三虎所啖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

虎虎佯醉閉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卽時辭去智國聞之諫曰主

公戲其君而侮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瞋

目大言曰我不禍人足矣誰敢與禍于我

目

智伯開曰蚋蟻蜂虻猶

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效卞莊

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置侯之命治兵伐越分三卿

各割采地百里入于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何以獨不割智吾兄

命某致意願乞地界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即當報命智

開去韓康子虎召集群下謀曰智瑤欲挾置侯以弱三家故請割

地爲名吾欲與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

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

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于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

而觀其勝負也是一樣主意却韓虎然之次日令段規書出地界百

里之圖親自進于智伯智伯大喜設宴于藍臺之上以款韓虎飲

酒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于几上同虎觀之乃魯下莊子

刺三虎之圖是有上有題贊云

秘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氏及徐官卒瑤嗣位獨專晉政內有
智開智國等肺腑之親外有絺疵豫讓等忠謀之士權尊勢重遂
有代置之志起心召諸臣密議其事謀士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
敵一家先發三家拒之今欲謀晉至先削三家之勢是只是沒天
些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國方盛晉失主盟王公托言與
兵與越爭霸假傳晉侯之命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
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
三家日削矣有不從者矯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食果去
皮之法也爲已計則得矣獨不思三家無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
家先從那家割起絺疵曰智氏睦于韓魏而與趙有隙宜先韓次
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只知智伯卽遣智開至韓虎府中虎

形滅性以求濟事此其猛誠專一豈復尋常之報仇者所可
比哉宜其有袍血之應也

爲豫讓難爲襄子尤難不難在縱之而難在避之至後次之
以交與讓更爲好義而豁達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驪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
謀于族人智果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
智皆遜于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
大過人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彊毅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
然而貪殘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
若果立瑤智宗必滅有了不仁做根本便有五十長五百短徐吾不
以爲然竟立瑤爲適子智果歎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

強于二家爲趙氏計亦當陽獻地而陰約二家以圖之方爲
善着奈何首撓其怒而受大創乎趙氏之不亡亦有天幸在
內

智瑤不信絺疵之說所恃者韓魏二家必喜得地耳却不想
智氏亡二家獨不得地乎况趙氏亡二家之得地猶未穩而
且有後憂與趙氏合謀而滅智氏則其得地更穩乎且悼其
強以爲人不敢害不知惟其太强故人之謀害更切也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智瑤之謂乎
董安于尹鐸爲治于數十年之前而其得力乃在數十年之
後賢者之憂深遠慮如此

豫讓報仇不奇奇在第一次第二次報仇也還不奇奇在數

晉四卿之中智氏地多而最強若肯安分守已誰敢先與爲難者乃先自啟釁端反以速其亡滅老氏云無爲福始無爲禍先真是千古至言

段規任章絺疵張孟談都是敵手基子而絺疵爲更雄智瑤乃不見聽豈非天滅智宗乎

韓魏與趙勢鈞力敵而智氏獨強求地之意旣已皆知其將削三家矣趙亡則必及韓魏事理亦是顯然三家不共謀于始事之日直至晉陽垂破方有張孟談之說詞其計亦疎而晚矣使絺疵之說得行三家其不俱盡乎吾故曰智氏之亡殆天意也

智瑤求地韓魏意本不與而卒獻之者懼速禍也趙氏非能

周貞定王

名介元

十一年之事時晉出公憤四卿之專密使人乞

兵于齊魯請伐四卿

錯走門路了

齊田氏魯三家反以其謀告于智伯

智伯大怒同韓康子虎

韓不信之孫

魏桓子駒

魏曼多之孫

趙襄

子無邲合四家之衆反伐出公出奔于齊智伯立昭公之會

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于智伯瑤瑤遂有代

晉之志召集家臣商議畢竟智伯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建嗣原爲承家以才智凌人而不仁便有覆宗之道矣智衆之言明白確切之至徐吾之不聽只是把不仁二字輕看了

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

可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必賤天之所興雖賤必貴

達者此子骨

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視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

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他日悉召諸子叩其

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

此時方知不成老子

乃廢伯魯

而立無卹爲適子一日智伯怒鄭之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

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

以酒塗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

此小耻吾姑忍之

便自

智伯班師回晉反言無卹之過欲鞅廢之

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疾篤謂無卹曰異日晉國有

事惟晉陽可守汝可居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

一身殉越

不共蠡行

寧同胥滅

千載生氣

海潮疊疊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為霸
話分兩頭却說晉國六卿自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韓魏四
卿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罃之舊改稱
智氏時智瑤為政號為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于
是私自立議各擇便據地以為封邑晉出公定公之地反少于四
卿無可奈何也就是第二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
名伯魯其最幼者名無恤乃賤婢所生芝婢無根有善相人者姓
姑布名子卿至于晉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鞅嘆
曰趙氏其滅矣子卿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

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破滅尙餘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
不知所用也越王曰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于地下可乎心
害理胡言畢卽升輿而去遺下佩劍于坐種取視之劍室有屬鏤
說可恨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種仰天嘆曰古人云大德不報
吾不聽范少伯之言誰教乃爲越王所戮豈非愚哉復自笑曰
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他不同遂伏劍而死越
王知種死乃大喜良哉葬種于臥龍山在今紹興府城內後人因名其山
曰種山塋一年海水大發穿山脅家忽崩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
前後逐浪而去附會不足信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前爲子胥後乃文
種也壽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

治國之傑

三術亡吳

人謂吳癡信不虛

建宗越相果何如

千年亡國無窮恨

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時無尺土寸地分授與舊臣疎遠相見益稀
計倪佯狂辭職曳庸等亦多告老文種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
何不竟與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譖于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
少伯平心懷怨望故不朝耳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以為滅吳之後無所
用之恐其一且為亂無人可制莫須有三宗欲除之又無其名其
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去三家乃借
朝越為名來至越國句踐心虞文種故不為發兵哀公遂死于越
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種為病狀強迎王入王乃解劍
而坐謂曰寡人聞之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

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于江此亦謬也羅
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

時人何苦咎西施

西施若解亡吳國

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敗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復使良工鑄金

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此因少伯已去落得飾人耳且不然請問殺文種是何說

却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

鳴夷子皮仕齊為上卿即這却占得何未幾棄官隱于陶山在濟南府肥城

縣五商之畜五牝牝者生息獲利千金曰號曰陶朱公今所傳致富奇

書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其後失人祀范蠡于吳江與晉張翰唐

陸龜蒙為三高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追乎君工文種曰蠡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

書一封投之種啟視乃范蠡親筆其書曰

子不謂吳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
長頸鳥喙忍婦妬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
必不免

文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怏怏不樂然猶未深

信其言嘆曰少伯蠡何慮之過乎

正恐不過慮者

過數日句踐班

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貨以大石沉于江中曰

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爲

此是婦心爲虐其語乃是飾詞讀者莫被其瞞過反失口嘆其有識也

後人

不知其事訛傳范蠡載入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

誤君王之句按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吳宮寵妃何敢私載

一戰開疆千里餘

恢恢功業勒常彝

賞無所吝罰不違

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群臣大悅而笑惟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
歸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雪亮眼次日入辭越王曰臣聞主辱臣
死向者大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越之功也今吳
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于江湖越王惻然泣
下沾衣分明是假只看後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
報君王奈何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蠡曰
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
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
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喟然變色謂文種曰蠡可

民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宋魯諸侯會于舒州齊地陳氏封邑使人致

貢于周此舉却好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為元王元王

使人賜句踐衣冕圭璧彤弓弧矢命為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

遣人致賀其時楚滅陳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

地以與楚自割南藩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

地歸宋這却諸侯悅服尊越為霸越王還吳國遣人築賀臺于會

稽以蓋昔日被虜之耻置酒吳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為樂命樂工

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

欲誅無道當何時

大夫種蠡前致詞

吳殺忠臣伍子胥

今不伐吳又何須

良臣集謀迎天禧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不覺錢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薩都刺詩云

閭門楊柳自春風

水殿幽花泣露紅

飛絮年年滿城郭

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咏西施云

半夜娃宮作戰場

血腥猶襍宴時香

西施不及燒殘蠟

猶爲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八姑蘇城據吳王宮自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

舊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下流何踐謂曰子吳太宰也寡人敢相

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慙而退何踐使力士執而殺之

滅其家伯嚭自是該殺然句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何踐撫定吳

其二子于龍尾山在婺後八名其里爲吳山里詩人張羽有詩嘆云

荒臺獨上故城西

輦路淒涼艸木悲

廢墓已無金虎臥

壞廬時有夜烏啼

採香徑斷來麋鹿

響屨廊空變黍離

欲弔伍員何處所

淡烟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臺弔古詩云

插天四塔雲中出

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

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吳王恃霸逞雄才

貪向姑蘇醉綠醅

夏月及國三

于用東今制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君王

幸赦吳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為臣孤

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這還弄好漢語強于越使者去

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

人臣不敢加誅于君這還是春秋時古道願主公自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稽句踐乃使步光之劍立于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

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于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

泣曰吾殺忠臣子胥公孫聖今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

無面目見子胥公孫聖于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佩

劍自刎王孫駘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于傍此人句

踐命以侯禮塋於陽山使軍士每人負土一簣須臾遂成大家流

綫以自爲餘地其言却自有理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

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也以直言殺公孫聖大過二也

太宰嚭佞而聽用之大過三也即此便知伯嚭必不能安于越國齊晉無罪數伐

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侵伐大過五也越親戕吳之前王不

知報仇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這一過責有此六大過欲免于亡

得乎不說報仇只似問罪一般妙甚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大過垂淚曰寡人不誅句

踐忘先王之仇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棄吳也却不在此王孫駘曰

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許爲附庸世

世事越國所願矣駘至越軍齧種拒之不得入句踐望見吳使者

泣涕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請置君

越兵入城伯嚭已降

快得好

遂同王孫駘及其三子

太子友之弟

奔于陽

山晝馳夜走腹餒口飢目視昏眩左右採得生稻剥之以進吳王

嚼之伏地掬飲溝中之水憐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對曰

生稻夫差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駘曰飽食

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淮死在旦夕暫避何爲

乃止于陽山謂王孫駘曰吾前戮公孫聖投于此山之巔不知尙

有靈響否駘曰王試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曰公

孫聖三呼而三應

此自是山谷應聲吳人信鬼夫差又有影子在胸中故遂以爲實耳

夫差心中恐

懼乃遷于于隧

一名遂山在陽山西南一里

句踐率于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

作書繫于矢上射入越軍軍人拾取呈上種蠶二人同啟視其詞

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一

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冒雨遙望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
息雨止蠡種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衣
冠甚偉儼如生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頭於東門
以觀汝之入吳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不忍汝從吾頭
下而入改爲風雨以退汝軍然越之有吳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
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必又爲之開
道乎想亦自欲奇其見殺之德耳二人所夢皆同乃告于越王使士卒開渠自南
而東將及蛇匠二門之間忽然大湖水發自胥門洶湧而來波濤
衝擊竟將羅城蕩開一大穴有鱣魚俱魚名無數逐濤而入范蠡曰
此子胥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鱣魚門因
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顯靈古跡也夫差聞

夜遁回閉門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于胥門之外謂之越城欲以困吳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托疾不出好夫差乃使王孫駘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軟話最易動人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成惡吳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商議欲毀胥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人越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暴風從南門而起疾雨如注雷轟電掣飛石揚沙疾于弓弩越軍遭者不死卽傷船索俱解不

敵於江上。越兵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王爲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中，乃於黃昏左側，令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次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聞遠近。欲奪吳兵之氣也。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軍來襲。倉皇舉火，尚未看得明白，遠遠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攏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全鼓不鳴，於黑暗中逕冲吳中軍。此時天色尚未明，但覺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兵不能當抵，大敗而走。句踐率三軍緊緊追之，及於笠澤。今松江。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三北。可知是人離叛。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

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

兵退後荒于酒色不理朝政有此四字自然該滅況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

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吳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鼃目腫腹漲

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軾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敬句踐曰吾見怒

鼃如欲鬪之士是以敬之這意是故作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鼃吾等

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鼃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爲志原是要你們如

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涕決別相語曰此行不滅

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于軍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

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

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何患行及江口斬有

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夫差聞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

私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

大開城門以納其眾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于太廟石乞兵敗扶

勝登車逃往龍山山在荊州府城西北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

溢而死國時人石乞埋屍于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

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

揚火沸湯置于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

成貴為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死骨以

自免乎此人却好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

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亂以兵侵

楚葉公諱于惠王帥師伐陳滅之小國而幸大國之災自取其禍以子西之子寧

嗣為令尹子期之子寬嗣為司馬自已告老歸葉自此楚國危而

東門司馬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一

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尚眾當悉召之乃屯兵于太廟大夫管

修管仲之後率家甲往攻白公戰三日修眾敗被殺圍公陽乘間

使人掘高府之墻爲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于昭夫人即越

之宮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眾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

見葉公未曾用胄訝曰公胡不胄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

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于公民何望焉說得妙葉公乃披掛戴胄而

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胄又訝曰公胡

胄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

也雖老稚誰不爲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

力乎又說得妙○沈諸梁異姓遠臣何至人心嚮往葉公乃解胄

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已乃建大旂于車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

倒西至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宜僚拔劍來砍子
期白公大喝衆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螳擁而登白公
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
遂拔殿戟與宜僚交戰宜僚棄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抬劍以劈
宜僚中其左脅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攪做
一團死于殿庭子西謂勝曰汝糊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
國封爲公爵何負于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講和汝卽
鄭也吾爲父報仇豈顧私恩哉子西嘆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
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于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
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這還美好處乃拘惠王于高府楚之別府欲立
王子啟平王子爲王啟固辭遂殺之不肯立不爲有罪奈何殺石

子耳世即以車載回禮為上賓飲食必共出人必俱宜僚感其恩

遂以身許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

使修微備白公勝托言吳兵將謀襲楚乃反以兵襲吳邊境頗有

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干欲親至楚

庭獻捷以張國威何必親到子西不知其計許之白公悉出已

甲兵裝作鹵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朝獻功惠王登殿

受捷子西子期侍立于傍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著兩

籌好漢全身披掛問是何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

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乘勢就來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

期喝曰吾王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

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東

欺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後伐鄭

可殺在隨口答應上

召其宗人白善于澧

陽

卽澧州

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于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

于族遂棄祿築園灌園終其身

好白

楚人因名其園曰白善將軍

葉固白公聞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卽召石

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而

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

造于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孫貴人奈何屈身而至

豈不聞禮

下于人必

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

搖首曰令尹存功于國而無仇于僚僚不敢奉命

是說得

白公怒拔

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

暴得

宜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

僚如去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于地嘆曰子真勇士吾聊試

人子胥前已赦鄭况鄭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勝含忍不言及昭

王已薨事在周敬王三十一年令尹子西司馬二期率越女之子章卽位是

為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漢子西召已同事楚政并無才

豈想非分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日報

鄭此其時矣使人請于子西曰鄭人肆毒于先太子令尹所知也

父仇不報無以為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不為發一旅以聲

鄭罪勝願為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

待我如此答白公勝乃托言備使心腹家臣今岳州府

有自練兵盛為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為先鋒伐鄭子西

許之又奸尚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鄭請救于楚子西帥師救

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

相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這却責良夫不能答俯首受

刑他日莊公夢厲鬼被髮北面而譟曰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莊

公覺使卜大夫胥彌救占之曰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為厲

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這是個蒯聵立二年晉怒其不朝

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遂莊公可知是不莊公奔戎國人殺

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恒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

子起蒯聵弟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為君輒既復國逐石圃

沒良諸大夫不睦于輒逐輒奔越可知也是國人立公子默亦蒯

是為悼公自是衛臣服于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閣過不題

再說白公勝勝為白公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鄭殺太

第七十思以報之不思已過只是怪人為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

一回

三

故也多識者強自昌而昌少識者茫遠存近亡知言哉

話說衛莊公崩賸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于渾良夫良

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

可得也輒曾拒父明是大逆之人召使反國能保無他變乎此計可笑有小豎聞其語私告于太

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緘從已乘間劫莊公使軟血立誓兒子與老子歟

血千古奇事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

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

諾未幾肅公新造虎幕幕以虎皮為飾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

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

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

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

終不能有國是也。只看楚國兩隊百姓對葉公兩樣說話，便知其必能定楚而無難觀。白勝無一人之與，便知斷不能以成事也。

句踐懷深恥，大怨積二十年之憂，勤養精蓄銳以求報吳。又有文范諸人爲之左右，其志勇而力全，同存必勝之具。然畢竟是夫差荒淫驕侈，自有滅亡之機耳。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任用賢良，恤兵力而愛百姓，自足以制越而有餘，何至遂爲所滅耶？

范少伯見幾遠，隱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貨殖之術，能生財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文范二人其才不相上下，後來結果乃竟迥然者，范之識勝

父子相傳家法如此載君臣之際爲更甚矣國雖未亡而遂以微弱又何怪乎

楚建之死于鄭原是自取其禍怪不得鄭人鄭旣事楚無缺白勝安得而報其仇乎子西之不與是也白勝乃因此而遷怒擅殺大臣又因以廢主而思篡位狂悖無禮之甚矣卒之身死家滅爲世僂笑則狂悖適以自速其禍耳

子西之不許白勝以復仇原沒有不是但不以義理明白拒之却胡盧提開口答應以致白勝懷憤搆難遂以殺身可爲胡盧提人前車之戒

凡欲看人事樂之成與不成只看人心之順與不順如齊之陳恒連弑其君却安然無禍衛之蒯瞶父子屢出屢入而始

九流御鏡 萬古欽躅

弟子營墓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悝爲出公輒之黨也怪不醉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齊懸渾良夫密奏曰亡君謂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乎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有蒯瞶之欲殺其母便有輒之拒父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

在衛聞蒯瞶之亂謂眾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往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音海醢也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殯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常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景王四十四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柩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驚卽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群臣不願附蒯瞶者皆四散逃
竄仲子路爲孔悝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悝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
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是說得子
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錯認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
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
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
城逕至臺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臺矣孔悝不敢應子
路欲取火焚臺必何蒯瞶懼使石乞孟縻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
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縻雙戟並舉攢刺子路又砍斷其冠纓子
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孔悝
奉蒯瞶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以渾良夫爲卿時孔子

兒掌握今飲于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

縻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瞶于臺上家中須與孔惺自朝

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為至親惺曰父則伯叔母

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舅氏為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惺

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惺不敢違也雖是先君遺命然以子拒父悖竟理上欠通遂

起身如廁使孔姬使石乞孟縻候于廁外俟惺出廁左右鬻定曰

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臺來見蒯瞶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

子在此孔惺如何不拜惺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

惺曰惟命孔姬乃殺殺使蒯瞶與惺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縻

守惺于臺上而以惺命召聚家用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

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惺左右曰為亂者正孔惺也輒大

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曼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
已封邑代國之勢已成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于後房不下百
人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欲爲強宗計是
先已自亡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是後話再說衛世子蒯瞶
其宗矣氣沒人大夫高柴諫不聽蒯瞶之姊
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氣沒人大夫高柴諫不聽蒯瞶之姊
嫁于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
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于孔姬孔姬使渾良夫往
戚問候其弟蒯瞶蒯瞶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于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
往迎蒯瞶昏夜良夫與蒯瞶同爲婦裝勇士石乞孟縶爲御乘溫
車詭稱婢妾溷入城中匿于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

明王作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來何求

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

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為六經是年齊右相陳恒

知吳為越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礙一闕止乃使其族

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齊簡公出奔陳恒追而弑之盡滅闕氏

之黨簡公並立二相原欲分陳恒之權豈知卽以此被弑并害闕止乎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陳

恒獨相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恒弑

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孟叔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

恒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于晉之四卿南行

聘于吳越此時吳晉之伯名存而實亡矣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後人以膳貧乏

報軍士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
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
子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于越不然子胥屬鏹之劍
猶在當以屬子假使越不許成雖殺伯嚭又何益于子乎伯嚭乃造越軍稽首于越王
求赦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尙未可滅也
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
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于大野兗州府鉅野縣叔孫
氏家臣鉏商獲一獸屬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
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亦紘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曰所繫嘆曰
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土臺廣
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時齊起三軍譁吟响震天地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
至吳軍請命夫差親對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縫諸姬
之闕今晉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于
濟籬之外從與不從決于此曰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
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慄中心似有大憂晉或者
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于我然而不可徒讓也
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于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
之命曰君以王命宣布于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棼封
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好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差
以其言爲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歆晉侯次之魯
衛以次受歆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于途中連得告急之

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
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于晉
實是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駱密奏
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打得急而不如此夫差曰善
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總一里結爲方
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白輿白
旗白甲白羽之矰望之如白毛吐秀吳王親自仗鉞秉素旌中陣
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輿赤旗丹甲朱衣之矰一望如
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輿黑旗玄甲烏羽之
矰一望如黑王孫駱主之却也好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
明陣定吳王親執袍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鍾聲鐸聲丁寧鐃于一

何踐乃留水軍屯于太湖陸營屯于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臺火彌月不息其餘艘大舟悉徙于湖中吳兵不敢復出再說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出夫差使王孫駘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駘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况晉雖王盟會宋會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却也爭得有理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臺見今圍城勢甚危急與夫差大驚伯嚭拔劍欲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尚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齊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小人亦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見成

二千八佼士四萬君子六千人

私卒也

從海道通江以襲吳來前隊

疇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疇無

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

人畏吳之心尚在

只相未必

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卽不勝守猶未

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

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

勇慣戰者俱隨吳王出征

可見吳兵若不出勝負猶未可知

其國中皆未教之卒

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已營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

俱是宿將怎能當抵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

于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

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

爲父王所笑

也得想

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

于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

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

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遂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

出三江之口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入五湖之中

太湖水通五湖

屠我吳國滅我吳宮韻天下之愚莫甚于此吳王怒

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

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

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邠溝北上會魯哀公于蒙山即萊縣會衛出

公子發陽

地近揚州

遂約諸侯大會于黃池

衛地在開封府封丘縣南二里

欲與齊爭

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旒善水戰者

吳越興衰成往事

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
於是句踐歸越諒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及今而修政
乃發卒數萬築邳音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
合北達于沂音魯西達于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
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
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于高樹
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
腰聳距欲捕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
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
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空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

貫弓亡命欲何之

滎陽睢水空樓遲

昭關鎖鑰愁無翼

髭毛一夜成霜絲

浣女沉溪漁父死

簫聲吹入吳人耳

魚腸作合定君臣

復爲強兵進孫子

五戰長驅據楚宮

生王含淚逃雲中

掘墓鞭屍吐宿恨

精誠貫日生長虹

英雄再振匡吳業

夫椒一戰棲強越

盆中魚鼈宰夫手

縱虎歸山還白鬚

姑蘇臺上西施笑

謾臣稱賀忠臣弔

可憐兩世輔吳功

到頭翻把屬鏐報

鳴夷激起錢塘潮

朝朝暮暮如呼號

汝社稷矣

金是賄氣不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快吾之目懸于東

似忠臣口角

門以觀越兵之入

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別遺報述其

臨終之囑

夫差往視其屍斂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倘何知哉乃自

斷其頭置于盤

門城樓之上今盤門懸有鐵環在久而取其屍盛

以鴟夷之器

鴟夷器以馬革為之

使人載去投于江中

謂曰日月

多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人江中隨流揚波

依潮來往蕩激崩岸

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于吳山

改稱胥山

今山有子胥廟

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

磊落雄才越千古

一旦蒙讒殺父兄

湘流誓濟吞荆楚

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讖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義亂善姦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諫韻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覆吾國諫韻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今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諫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托于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奇原而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鏹之劍入惡甚劍在手嘆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階立于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破楚敗越威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且越兵至掘

人殺南向人

這却明白之甚與前次之夢不同

諸卿曾見之否群臣皆曰不見子

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

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惡

不祥孤所惡聞但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代周

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

偏有許多解說愈支離矣

夫差曰太宰

之言足啟心胸相國老矣言不足採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群臣親

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庭諸臣俱有饋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庭

之應也

偏有照應

吳王置酒于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于

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太宰

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上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

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于衆大夫之意如何群臣皆曰大王

臣等

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

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

愛中語

欲誅衆小見西施力勸乃止

西施有人功德

伯嚭進曰春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

天同道何所慮乎

如此諛言亦太厚臉

夫差乃悅住梧宮三日卽起駕還吳

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

何妨一賀

夫差乃讓之

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寧不自羞子胥攘

臂大怒

諫君亦不當發怒

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

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卽至也夫差愠曰久

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于殿上

成欬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群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

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忙回

悅重賞起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恒闕上商議
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若早肯如此豈不夫差主張齊魯復修
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歌凱而回史臣有
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

盡道吳王奏凱還

壯氣一時吞宇宙

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出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
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桐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
登臺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桐葉冷

吳王醒未醒一梧葉秋

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群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群兒曰有一緋衣

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為三股反以鳴金為號從刺斜裡直

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夫差也還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

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齊門

巢刺殺公孫揮于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閭邱明謂國書曰齊

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就是逃去陳國書歎曰吾

以十萬強兵敗于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冲入吳軍為亂

軍所殺閭邱明伏于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

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閭邱明二人即

斬首訖正合陳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

車車八百乘盡為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諸稽郢曰子觀吳兵

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

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

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還在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搗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車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力殺傷相抵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柁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聲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

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

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當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為

吳兵且暮可掃也狂得可笑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

巢以徇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

法伯嚭亦力為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

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為向導離艾陵五里

下塞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曰決戰次早兩下各排陣勢

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

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嚭引大軍屯于高阜相

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却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

諸將各具含玉人死含之以殮曰必即入殮分明不是要公孫夏公孫揮

師十萬同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魯

哀公合兵攻齊子胥于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此等處却

却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魯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

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人中軍叩問子行

陳逆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贏博俱泰安州國家安危在于

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不是要勝吳分明是諸將

皆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于艾陵

吳將得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

率領本部車馬疾驅而出胥門巢急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

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

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王嵒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豈是術士口氣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眾顧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于陽山之下數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韻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嚭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 驕君尚戀伐齊功 吳庭多少文和武 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與

王卒聞宣召涕淚如雨謂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

推壽數盡于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明知直言必將得禍却不肯諛佞以求生

公孫聖賢者駱健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

所夢之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

之夢應在與師伐齊也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

冥冥也只如解此二字便知不兩益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是正解分明借以進諫

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為陰類走陰方也如此句亦不的確兩鋏插宮

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

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為俘長歎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

待殉葬也此句亦不的確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

首謝罪于勾踐只如此句便知不是術士之言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

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

其吉凶

此一段是韻謂

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與師伐齊

矣臣聞

不知在何處聞來

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釜炊而不熟者

大王德盛氣有餘也兩大皞南皞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鋏

插宮墻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

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

琴瑟音調和也

雖是諂佞之言却也解得像

大三此行美不可言夫差雖喜其

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于王孫駱駱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

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

便知此人不

大王

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卽爲我召來駱承命馳車往

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

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鮑牧諫曰子胥乃

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遣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

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

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天子胥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

勿殺子胥也朝內無人莫做官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

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于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

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于齊耳不說子胥父子分離

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于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膳畢忽然

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所

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嗥南一

嗥北又有銅鈹二把插于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音商流于殿堂後

吳越篇中多用韻語是國語中變體文字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師兵三千助
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于句
曲卽句容縣遍植秋梧號曰梧桐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卽于
梧桐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
特疥癩耳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
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也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
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
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
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
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

麟爲瑞獸曠世難逢只因出非其時遂死于野人之手于此可悟君子出處之道焉

處人家國骨肉之間固是難事然不能奉身以退則必思所以善處之方蒯瞶雖以得罪于父而出奔然非輒之所得拒也况瞶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乎衛輒據國拒父自是全無人心孔惺爲執政之臣亦不得而辭其責也孔惺助子拒父于道理上已是不明及被蒯瞶之劫又無一善處之計無才無勇只一鄙夫而已衛輒用這等人爲腹心宜其不足以享國也

子路親炙聖人之教于大義處却認不清死于孔惺之難而不足以成名總是好勇爲累耳

溺已極安得不亡

子胥先朝重臣有大功于吳國卽以直諫忤意非有罪惡也而夫差竟忍于殺之殘虐不仁昧良滅理之甚蓋自子胥死而吳之滅亡決矣

伯嚭亦楚亡臣子胥收納而引薦之故得用于吳卽論越事不合非有深仇大怨嚭乃譖而殺之可見奸險小人逞小忿而忘大德不可與作緣如此

子胥前面錯看一伯嚭後面錯看一夫差如此英雄可惜眼力不濟

子胥只因錯看伯嚭夫差遂致殺身之禍可見沒眼力人其病痛不是小小

以待之。閻侯曰：謹受教。比及子貢反，魯齊兵已為侯所敗矣。不知
吳如何敗齊，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歆

納蒯瞶子路結纓

伯嚭之占夢其為諂佞不必言，即公孫之占亦未為確切。聖
殆亦忠直之士，借占夢以進諫耳。

夢者陰昧之事，當晝而夢去陽入陰，已為不祥之兆。至于坐
而見鬼，則妖異更甚矣。夫差悅于諛言，不知儆省，宜其滅亡
之速也。

妖夢童謠凶兆，登見夫差不知修政，反殺直諫之臣，心之惑

曰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聞大王有疑意甚悚懼且暮遣使來謝
次夫差使子貢就館留五日越果遣文種至吳叩首于吳王之前
曰東海賤臣句踐蒙大王不殺之恩得奉宗祀雖肝腦塗地未能
爲報今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是奉承故使下臣踵貢上前王
所藏精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句踐請問師期
將悉四境之內選士三千人以從下吏句踐願披堅執銳親受矢
石死無所懼夫差大悅乃召子貢謂曰句踐果信義人也且慢欲
率選士三千以從伐晉之役先生以爲可否子貢曰不可夫用人
之衆必役及其君亦太過矣不如許其師而辭其君處置得恰夫
差從之子貢辭吳復北往晉國見圍定公說曰臣聞無遠慮者必
有近憂今吳之戰豈有日矣戰而勝必與晉爭伯君宜修兵休卒

絡預爲除道郊迎二十里館之上舍鞠躬而問曰敝邑僻處東海
何煩高賢遠辱子貢曰特來弔君句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爲鄰先生下弔孤之福矣請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說以
救魯而伐齊吳王疑越謀之其意欲先加誅于越夫無報人之志
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危也兩層並說
小于一立言
句踐愕然長跪曰先生何以救我子貢曰吳王驕而好佚宰嚭專
而善諛君以重器悅其心以卑辭盡其禮親率一軍從于伐齊彼
戰而不勝退自此削矣若戰而勝必侈然有霸諸侯之心將以兵
臨強首如此則吳國有間而越可乘矣子貢說越全是
二層并提法句踐再拜
曰先生之來實出天賜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孤敢不奉教乃贈子
貢以黃金百鎰寶劍一口良馬二匹子貢固辭不受還見吳王報

魯國書碩諾陳恒遂歸齊國再說子貢星夜行至東吳來見吳王

夫差說曰吳魯連兵伐齊齊恨八骨髓今其兵已在汶上將以伐

魯其次必及吳大王何不伐齊以救魯夫敗萬乘之齊而收千乘

之魯威加強晉吳遂霸矣妙在又說夫差曰前者齊許世世服事

吳國寡人以此班師今朝聘不至寡人政欲往問其罪但聞越君

勤政訓武有謀失之心寡人欲先伐越國然後及齊未晚子貢曰

不可越弱而濟強伐越之利小而縱齊之患大只是要他意于伐齊以救魯不是要

越夫畏弱越而避強齊非勇也湯他逐小利而忘大患非智也

智勇俱失何以爭霸大王必慮越國臣請為大王東見越王使親

橐韃韃音高箭衣以從下吏何如搖着夫差大悅曰誠如此孤之

願也子貢辭了吳王東行至越越王句踐聞子貢將至使候人賓

不習戰故曰難伐爲相國計不知伐吳吳城高而池廣兵甲精利
又有良將爲守此易攻耳恒勃然曰子所言難易顛倒不情恒所
不解真是子貢曰請屏左右爲相國解之恒乃屏去從人前席請
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弱憂在內者攻其強賜竊窺相國
之勢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也說得隱今破弱疊以爲諸大臣之
功而相國無與焉諸大臣之勢日盛而相國危矣若移師于吳大
臣外國于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豈非計之最便乎陳恒色頓解
道被隱哀欣然問曰先生之言徹恒肺腑然兵已在此上若移而
向吳人將疑我奈何子貢曰但按兵勿動賜請南見吳王使救魯
而伐齊如是而戰吳不思無詞陳恒大悅乃謂國書曰吾聞吳將
伐齊吾兵姑駐此未可輕動打探吳人動靜須先敗吳兵然後伐

國書爲大將高無乎宗樓副之大夫公孫夏公孫揮閭丘明等皆
從悉車千乘陳恒親送其師屯于汶水之上誓欲滅魯方還時孔
子在魯刪述詩書一日門人琴牢字子張自齊至魯來見其師孔
子問及齊事知齊兵在境上大驚曰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
不救因問群弟子誰能爲某出使于齊以止伐魯之兵者子張姓
孫名子石公孫龍俱願往孔子不許子貢離席而問曰賜可以去
師乎孔子曰可矣子貢卽日辭行至汶上求見陳恒恒知子貢乃孔
門高弟此來必有遊說之語乃預作色以待之子貢坦然而入旁
若無人恒迎入相見坐定問曰先生此來爲魯作說客耶子貢曰
賜之來爲齊非爲魯也夫魯難伐之國相國何爲伐之陳恒曰魯
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弱大臣無能士

擊劍彎弓總爲吳

臥薪嘗膽淚幾枯

蘇臺歌舞方如沸

遑問鄰邦事有無

子胥聞越王習武之事乃求見夫差流涕而言曰大王信越之臣
順今越用范蠡日夜訓練士卒劍戟弓矢之藝無不精良一旦乘
吾間而入吾國禍不支矣王如不信何不使人察之夫差果使人
探聽越國備知處女陳音之事回報夫差夫差謂伯嚭曰越已服
矣復治兵欲何爲乎嚭對曰越蒙大王賜地非兵莫守夫治
兵乃守國之常事王何疑焉
雖是佞人遮節語却亦不爲無理
夫差終不釋然遂
有興師伐越之意話分兩頭再說齊國陳氏世得民心久懷擅國
之志及陳恒嗣位逆謀愈急憚高國之黨尙衆思盡去之乃奏于
簡公曰魯鄰國而共吳伐齊此仇不可忘也簡公信其言恒因薦

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有孝子不忍見其父
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時爲之歌曰斷木續竹飛土逐肉

絕妙古諺
肉謂禽獸

至神農皇帝與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立威于四方

有弧父者生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自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

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于逢蒙傳于琴氏琴氏以爲諸侯相伐

弓矢不能制服乃橫弓著臂

弩柄曰臂

施機設樞加之以力其名曰弩

琴氏傳之楚三侯

熊渠之孫也

楚繇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備禦鄰國臣

之前人受其道于楚

五世

于茲矣弩之所向鳥不及飛獸不及走

惟王試之越王亦遣士三千使音教習于北郊之外音授以連弩

之法三矢連續而去人不能防三月盡其巧陳音病死越王厚葬

之名其山曰陳音山

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

此是後話髯僊詩云

摘腐草欲以刺處女竹折未墮于地處女卽接取竹末以刺老翁
老翁忽飛上樹化爲白猿長嘯一聲而去使者異之處女見越王
越王賜坐問以擊刺之道處女曰內實精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婦
奪之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捷若騰兔追形還影縱橫往來目
不及瞬此數語得劍術之奧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大王不信願得
試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櫜戟以刺處女處女連接其戟而投之越
王乃服使教習軍士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歲餘處女辭歸南林
越王再使人請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興越亡吳故遣神女下授
劍術以助越也再說楚人陳音以殺人避仇于越范蠡見其射必
命中言于越王聘爲射師王問音曰請問弓弩何所而始陳音對
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實飢

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文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
事也越王聞吳國飢困便欲與兵伐吳文種諫曰時未至也其忠
臣尚在越王又問于范蠡蠡對曰時不遠矣願王益習戰以待之
越王曰攻戰之具尚未備乎蠡對曰善戰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
兼人之技大者劍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師教習不得盡善臣訪得
南林在山陰縣南有處女精于劍戟又有楚人陳音善于弓矢王其聘
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單說處女不知名姓
生于深林之中長于無人之野不繇師傳自然工于擊刺使者至
南林致越王之命處女卽隨使北行至山陰道中遇一白鬚老翁
立于車前問曰來者莫非南林處女乎有何劍術敢受越王之聘
願請試之處女曰妾不敢自隱惟公指教老翁卽挽林內之竹如

聞蔡邱之盟邊羅有禁爲恤鄰也况越音貢獻之所自出乎明歲穀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於吳而有德於越何懼而不爲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粟于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飢餒敢不如約文種領穀萬石歸越越王大喜群臣皆呼萬歲句踐卽以粟頒賜國中之貧民百姓無不頌德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于文種曰寡人不償吳粟則失信若償之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以熟穀還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嘆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見其穀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植之於是國皆用越之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飢夫差猶認以爲地土不

前之餒明年穀熟即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吳越民之飢即

吳民之飢也吾何愛積穀不以救之此却是吳王好處時子胥聞越使至

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及聞許其請穀復諫曰不可不可今日之

勢非吳有越即越有吳吾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飢困而乞糴也

將以空吳之粟也與之不加親不與未成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

句踐囚于吾國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

生貢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虞乎這便是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

晏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遊于

姑蘇之臺矣吳王曰句踐業已稱臣烏有臣而伐君者語子胥

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只當辨其非君臣之伯嚭從旁

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好辨法又因奏曰臣

遙望三江水一杯
轉面凝眸未肯回
城頭落日欲棲鴉
隔岸行人莫倚盼

雨點微茫洞庭樹
要見君王射麋處
下城波拍棠梨花
千將英邪不繁繁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蘇臺爲家四時隨意出遊絃管相逐流連忘
返惟太宰嚭王孫雄常侍左右子胥求見往往辭之耳不聽越王
句踐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遊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曰臣聞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歲年穀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于
吳以救民飢天若棄吳必許我貸句踐卽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
使引見吳王吳王召見于姑蘇之宮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涇下水
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困願從大王乞大倉之穀萬石以救目

吳王去後百花落

歌吹無聞洲寂寞

花開花落年年春

前後看花應幾人

但見枝枝映流水

不知片片墮行塵

年年風雨荒臺畔

日暮黃鸝腸欲斷

豈惟世少看花人

從來此地無花看

又城南有長洲苑為遊獵之所又有魚城養魚

在吳縣鴨城畜鴈橫山下

在匠雞陂畜雞酒城造酒又嘗與西施避暑于西洞庭之南灣

可十餘里三面皆山獨南面如門闕吳王曰此地可以消暑因名

消暑灣張羽又有蘇臺歌云

館娃宮中百花開

西施曉上姑蘇臺

霞裙翠袂當空舉

身輕似展凌風羽

王禹偁有響屧廊詩云

廊壞空留響屧名

爲因西女遶廊行

可憐伍相終屍諫

誰記當時曳履聲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井名吳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妝夫差立于傍親爲理髮又有洞名西施洞未差與西施同坐於此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跡又嘗與西施鳴琴于山巔今有琴臺又令人種香于香山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今靈巖山南望一水直如矢俗名箭涇卽採香涇故處又有採蓮涇在郡城東南吳王與西施採蓮處又於城中開鑿大濠自南直北作錦帆以遊號錦帆涇高啟詩云

吳王在日百花開

畫船載樂洲邊來

勿疑遂受之二女皆絕色夫差並寵愛之而妖艷善媚此四字算不得壞處

更推西施為首于是西施獨奪歌舞之魁居姑蘇之臺擅帟房之

寵出入儀制擬于妃后鄭旦居吳宮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

年而死夫差哀之葬于黃茅山太湖之南立祠祀之今山下有愛姬祠此是後

話且說夫差寵幸西施令王孫雄特建館娃宮于靈巖之上山在府城

西三十里今靈巖寺即宮址也銅溝王檻飾以珠玉為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屨音

廊何為響屨屨乃鞋名鑿空廊下之地將大甃鋪平覆以厚板合

西施與宮人步履繞之錚錚有聲故名響屨也設甚有趣今靈巖寺圓

照塔前小斜廊即其址也高啟館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

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時高未極

不能望見越兵來

乃以陳恒爲右相闕止爲左相昔人論齊禍皆啟于景公詩曰

從來溺愛智逾昏

繼統如何亂弟昆

莫怨強臣與強寇

分明自己鑿凶門

時越王敎習美女三年技能盡善飾以珠幌坐以寶車所過街衢
香風聞于遠近又以美婢旋波移光等六人爲侍女使相國范蠡
進之吳國夫差自齊回吳范蠡入見再拜稽首曰東海賤臣句踐
感大王之恩不能親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內得善歌舞者二
人使陪臣納之王宮以供灑掃之役夫差望見以爲神仙之下降
也魂魄俱醉子胥諫曰臣聞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
姒夫美女者亡國之物王不可受諫得大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
句踐得此美女不自用而進于寡人此乃盡忠干吳之證也相國

大王之軍旅夫差怒曰吳師行止一憑齊會吳豈齊之屬國耶寡

人當親至齊國請問前後二命之故橫着賜子此孟公綽使退魯

聞吳王怒齊遂使人送欵于吳及約吳王同伐齊國夫差欣然即

日起師只是他自要試兵何嘗有為人之處同魯伐齊圍其南鄙齊人驚惶皆以

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益甚時陳乞已卒子陳恒秉政乘國人不順

謂鮑息曰子盍行大事外解吳怨而內以報家門之仇息辭以不

能恒曰吾為子行之乃因悼公閱師進煬酒毒殺悼公已自獨相却又還要

執君可以疾討于吳軍曰上國膺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

天代大王行誅幸賜矜恤勿隕社稷願世世服事上國夫差乃班

師魯師亦歸國人皆知悼公死於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而

忘其惡小人陳恒立悼公之子壬是為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

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車乘已具
齊奉陽生升車八朝劉殿卽位是爲悼公卽日遷安孺子于宮外
殺之齊景公悼公疑鮑牧不欲立已訪于陳乞乞亦忌牧位在已
上遂陰譖牧與群公子有交不誅牧國終不靖於是悼公復誅鮑
牧立鮑息牧之子以存鮑叔牙之祀陳乞獨相齊國國人見悼公誅
殺無辜頗有怨言再說悼公有妹嫁與邾子益爲夫人益傲慢無
禮與魯不睦魯上卿季孫斯言于哀公名燕定引兵伐邾破其國
執邾子益囚於負瑕在兗州府滋陽縣卽譙陽關也齊悼公大怒曰魯執邾君是
欺齊也遂遣使乞師於吳引賊人來約同伐魯夫差喜曰吾欲試兵山
東今有名矣遂許齊出師魯哀公大懼卽釋放邾子益復歸其國
使人謝齊齊悼公使大天孟公綽辭于吳王言魯已服罪不敢勞

繼二氏之祀安孺子年經數歲言動隨人不能自立陳公有心要
按立公子陽生陰使人召之於魯陽生夜至齊郊留闕止與其子
王於郊外自己單身入城藏于陳乞家中陳乞假稱祀先請諸大
夫至家共享祭餘諸大夫皆至鮑牧別飲於他所最後方到陳乞
候眾人坐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請共觀之眾皆曰願觀於是力
士負臣囊自內門出至于堂前陳乞手自啟囊只見一個人從囊
中伸頭出來視之乃公子陽生也眾人大驚陳乞扶陽生出南向
立謂諸大夫曰立子以長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爲君今奉
鮑相國之命當面說請改事長公子鮑牧睜目言曰吾本無此謀何
得相誣欺我醉耶陽生向鮑牧揖曰廢興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
在大天度義可否何問謀之有無陳乞不待言終強拉鮑牧下拜

燕姬有子而妖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陽生最長荼最幼荼之母
嬖似賤而有寵景公因母及子愛荼特甚右之愛人號為安孺子
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餘歲不肯立世子欲待安孺子長
成而後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屬世臣國夏國夏子高張高張子使輔
荼為君大夫陳乞陳無字之孫素與公子陽生相結恐陽生見誅勸使
出避陽生遂與其子王及家臣闕止同奔魯國景公果使國高二
氏逐群公子遷於萊邑景公薨安孺子荼既立國夏高張左右秉
政陳乞陽為承順中實忌之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高國有謀欲
去舊時諸臣改用安孺子之黨諸大夫信之皆就陳乞求計陳乞
因與鮑牧鮑國之孫偕首率諸大夫家眾共攻高國殺高張國夏出奔
莒國於是鮑牧為右相陳乞為左相立國書族國夏子高無平高張子以

以綺羅之衣乘以重帷之車

富貴

國人慕美人之名爭欲識認都

出郊外迎候道路爲之壅塞

如人臣應有如此高興

范蠡乃停西施鄭旦於

別館傳諭欲見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

一錢一釐大似美鳳法者

設櫃收錢頃

刻而滿美人登朱樓凭欄而立自下望之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

美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錢無算

本錢想必到了一笑

悉輦於府庫以充

國用句踐親送美人別居土城

今會稽縣東六里

使老樂師教之歌舞學

習容步俟其藝成然後敢進吳邦時周敬王三十一年句踐在位

之七年也先一年齊景公杵臼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軫薨

世子章

越女

嗣立其時楚方多故而晉政復衰齊自晏嬰之死魯

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國之強甲於天下夫差恃其兵力

四字見

識便差有藉食山東之志諸侯無不畏之就中單說齊景公夫人

饋遺則其根本處原無瑕疵畢竟是聖門體段

話說越王句踐欲訪求境內美女獻于吳王文種獻計曰願得王之近豎百人雜以善相人者使挾其術遍遊國中得有色者而記其人地于中選擇何患無人可得美色而不致驚擾民心甚是好計句踐從其計半年之中開報美女何止二千餘人句踐更使人覆視得尤美者二之因圖其形以進那二人是誰

西施

鄭旦

那西施乃苧蘿山

在諸暨

下採薪者之女

採薪人乃生如此美女大奇

其山有東

西二村多施姓者女在西村故以西施別之鄭旦亦在西村與施

大比鄰

又有一個偏又臨江而居每日相與浣紗於江紅顏花貌

交相映發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句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服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八

七

兵黷武不恤民力其事本與西施無干使夫差當日任用忠賢恤民修政雖百西施何足以敗吳國耶

人臣之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阿諛取容者固是奸佞之事然知進而不知退亦君子之所譏也伍員之于夫差屢次諍言不爲不切乃不見聽而反加叱責已有可退之理矣乃必嘵嘵不已以取厭于人主而開謠譖之端宜其有屬餒之禍也

子貢之說列國全在利害上立論竟是策士之祖不似聖賢門風

子貢遊說之言雖不全合于道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自爲欲救宗國之患難其勢不得不然旣不爲榮祿而又受他人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八

白下蔡 吳元放甫評點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內有長子外有強臣齊景乃必欲立一孺子三茶以遂其溺
愛之心不顧貽後來之患究竟愛之反以害之徒以自成其
愚耳

越人之進西施固是欲蕩夫差之志但吾觀西施之于吳不
過妖艷善媚耳豈是婦人之常非有奸謀毒計干預政事足
以敗壞吳國也至于夫差之過自在侈泰驕矜遠忠用佞窮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八



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登臺望徼二百里城也舊有九曲徑以登山至是更廣之百姓晝夜并作死于疲勞者不可勝數有梁伯龍詩爲證

千仞高臺面太湖

朝鐘暮鼓宴姑蘓

威行海外三千里

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聞之謂文種曰子所云遣之頂匠良材使作宮室以盡其材此計已行今崇臺之上必妙選歌舞以充之非有絕色不足移其心志子其爲寡人謀之文種對曰興亡之數定于上天旣生神木何患無美女但搜求民間恐搖動人心臣有一計可闔國中之女子惟王所擇不知文種又是何計且看下回分解

本客何辜兮受此勞酷

每深夜長歌聞者淒絕忽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

尋八尺在山之陽者曰梓在山之陰者曰楠楠音南木工驚覩以

爲目未經見奔告越王群臣皆賀曰此大玉精誠格天不知是王

本客故天生神木以慰王哀也句踐大喜親往設祭而後伐之加

以琢削磨礱用丹青錯畫爲五采龍蛇之文使文種浮江而至獻

于吳王曰東海賤臣句踐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偶得巨材不敢

自用故因下吏獻于左右夫差見木材異常不勝驚喜子胥諫曰

昔桀起靈臺紂起鹿臺窮竭民力遂致滅亡句踐欲害吳故獻此

木王勿受之夫差曰句踐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獻于寡人乃其好

意如此好意只奈何逆之遂不聽乃將此木建姑蘇之臺三年聚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七

之鳶于美食深泉之魚死于芳餌今王志在報吳必先投其所好
然後得制其命句踐曰雖得其所好豈遂能制其命乎文種對曰
臣所以破吳者有七術一曰捐貨幣以悅其君臣好二曰貴糴粟
橐以虛其積聚好三曰遺美女以惑其心志好四曰遺之巧工良
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好五曰遺之謀臣以亂其謀好六曰疆其
諫臣使自殺以弱其輔好七曰積財練兵以承其弊好好好雖有
來到處要他自愚句踐曰善哉今日先行何術文種對曰今吳王方改築
姑蘇臺宜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
伐木經年無所得工人思歸皆有怨望之心乃歌木客之吟曰

朝採木 暮採木

朝朝暮暮入山曲

窮巖絕壑徒往復

天不生兮地不育

入山采葛

今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

作黃絲細布欲獻吳王

尚未及進

吳王嘉

句踐之順使人增其封於是東至句甬

東

西至檣李南至姑蔑

今

州是也魯下縣南亦有姑蔑

北至平原

今海鹽縣

縱橫八百餘里盡為越壤句踐乃

治葛布十萬疋甘蜜百壘狐皮五雙晉竹十艘以答封地之禮夫

差大悅賜越王羽毛之飾子胥聞之種疾不朝

賭氣得可笑

夫差見越

已臣服不貳遂深信伯嚭之言一日問伯嚭曰今日四境無事寡

人欲廣宮室以自娛何地相宜

又想到此千古一轍○今人畧有幾貫家貲便要起蓋大房子況

國君乎自然

怪他不得 嚭奏曰吳都之下崇臺勝境莫若姑蘇然前王所築

不足以當巨覽王不若重將此臺改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寬可容

六千人聚歌童舞女於上可以極人間之樂矣

說來甚是容易却不知要費多少工

程夫差然之乃懸賞購求大木文種聞之進於越王曰臣聞高飛

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則攻之以蓼蓼使不眠足寒欲縮

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此不避極力形容何踐志欲累報仇之切耳其詞不可泥也

薪而臥不用床褥又懸膽于坐臥之所飲食起居必取而嘗之中

夜潛泣泣而復嘯會稽二字不絕于口以喪敗之餘生齒虧減乃

著令使壯者勿娶老妻老者勿娶少婦即不為生齒計女子十七

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婦將產告于官使醫守之

生男賜以壺酒一犬生女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官養其二生

子二人官養其一有死者親為哭弔每出遊必載飯與羹於後車

遇童子必餽而啖之問其姓名遇耕時躬自秉耒夫人自織與民

間同其勞苦七年不收民稅凡欲強國必先以富民為本則食不知重斂于民指之適以自敝也

加肉衣不重采惟問候之使無一月不至於吳其言復使男女

生草木盛茂有人認得此山乃瑯琊東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飛至

此等怪事甚不可解范蠡奏曰臣之築城上應天象故天降崑崙以啓越之

伯也越王大喜乃名其山曰怪山亦曰飛來山亦曰龜山今紹興府東寶

林山於山巔立靈臺建三層樓以望靈物制度俱備句踐自諸暨

遷而居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失國亡家身爲奴隸苟非相

國及請大夫贊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

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則越國可興而尖仇可報矣句踐

曰敬受教于是以文種治國政以范蠡治軍旅尊賢禮士敬老恤

貧要緊百姓大悅越王自嘗糞之後常患口臭即此一作亦范蠡

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種其名曰蕺可食而微有氣息乃使人採

蕺舉朝食之以亂其氣後人因名其山曰蕺山句踐追欲復仇乃

句踐回至浙江之上望見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歎曰孤自意

永辭萬民委骨異域豈期復得返國而奉祀乎言罷與夫人相向

而泣

痛定思痛反更傷心實有如此

左右皆感動流淚文種早知越王將至率守

國群臣城中百姓迎拜于浙水之上懽聲動地句踐命范蠡卜日

到國蠡屈指曰異哉王之擇日也無如來日最吉王宜疾趨以應

之

安知非恐夫差追悔故作此語以促其行耶

於是策馬飛輿星夜還都告廟臨朝都

不必敘句踐心念會稽之恥欲立城于會稽遷都于此以自警惕

乃專委其事于范蠡蠡乃觀天文察地理規造新城包會稽山於

內西北立飛翼樓于臥龍山以象大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

外郭周圍獨缺西北塲言已臣服于吳不敢壅塞貢獻之道實陰

圖進取之便城既成忽然城中湧出一山周圍數里其象如龜天

曰相國置之勿言寡人意已決子胥知不可諫遂鬱鬱而退至第
三日吳王復命置酒于蛇門之外親送越王出城群臣皆捧觴餞
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謂句踐曰寡人赦君返國君當念吳之恩勿
記吳之怨婦人口角句踐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還改國
富生生世世竭力報効若天在上實繫臣心如若負吳皇天不佑
夫差曰君子一言爲定君其遂行勉之句踐再拜跪伏流涕
滿面有依戀不舍之狀也屬他夫差親扶句踐登車范蠡執御夫
人亦再拜謝恩一同升輦望南而去時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
臣有詩云

越王已作釜中魚

豈料殘生出會稽

可笑夫差無遠慮

故聞羅網縱鯨鯢

果何見也。句踐內懷虎狼之心，外飾溫恭之貌。大王愛須臾之諛，不慮後日之患，棄忠直而聽讒言，溺小仁而養大仇，譬如縱毛于爐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于千鈞之下，而望其必全，豈可得耶？雖則忠直吳王喟然曰：寡人臥疾三月，相國並無一好言相慰，是却不知幾。相國之不忠，也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為人臣不仁，不忠，要他何用？事君數越斯辱矣越王棄其國家千里來歸，寡人獻其貨財，身為奴婢，是其忠也。寡人有疾，親為嘗糞，略無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國私意，誅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越王入臣于吳，怨恨在心，大王何得知之？其下嘗大王之糞，實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諛，吳必為擒矣。話雖切當，然言之吳王

罪放還今日爲越王設北面之坐群臣以客禮事之乃揖讓使就客坐諸大夫皆列坐于傍子胥見吳王忘仇待敵心中不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進曰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過臣聞同聲相和同氣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國剛勇之夫其不坐殆曰慙乎不是過于權抑子胥正是要足成大差之意耳天差笑曰太宰之言當矣酒三行范蠡與越王俱起進觴爲吳王壽口致祝辭曰

皇王在上

恩播陽春

其仁莫比

其德日新

於乎休哉

傳德無極

延壽萬歲

長保吳國

四海咸承

諸侯賓服

觴酒既升

永受萬福

吳王大悅之日盡醉方休命王孫雄送句踐于客館三日之內孤當送爾歸國至次早子胥入見吳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禮待仇人

臣聞于醫師夫糞者穀味也順時氣則生逆時氣則死今四臣竊
嘗大王之糞味苦且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說得夫差
大悅曰仁哉句踐也臣子之事君父孰肯嘗糞而決疾者時太宰
嚭在傍夫差問曰汝能乎嚭搖首曰臣雖甚愛大王然此事亦不
能夫差曰不但太宰雖吾太子亦不能也卽命句踐離其石室就
便棲止待孤疾瘳卽當遣伊還國不料吃屎主句踐再拜謝恩而
出自此僦居民舍執牧養之事如故夫差病果漸愈一一如句踐
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正不知是既出朝命置酒于文臺館中之上
召句踐赴宴句踐佯爲不知仍前囚服而來夫差聞之卽令沐浴
改換衣冠句踐再三辭謝方纔奉命更衣入謁再拜稽首夫差慌
忙扶起卽出令曰越王仁德之人焉可久辱寡人將釋其囚役免

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此句何踐卽日投太宰府中見伯懿曰

人臣之道主疾則臣憂今聞主公抱病不瘳何踐心孤失望寢食

不安願從太宰問疾伯懿子之情懿曰君有此美意敢不轉達

伯懿入見吳王曲道何踐相念之情願入問疾夫差在沉困之中

憐其意而許之懿引何踐入于寢室夫差強目視曰何踐亦來見

孤耶何踐叩首奏曰因臣聞龍體失調如摧肝肺欲一望顏色而

無繇也其言太甘言未畢覺腹漲欲便其言太苦使出何踐曰臣在

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狀劇乃拱立于戶下侍人將

餘桶近床扶夫差便訖將出戶外何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

嘗之左右皆掩鼻何踐復入叩首曰臣敢再拜敬賀大王王之

疾至已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何踐曰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七 吳

誅戮所以相召適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宮問疾因言禳災宜作
福事今越王匍匐待誅于闕下怨苦之氣上于於大王宜保重且
權放還石室待疾愈而圖之王聽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句踐感
謝不已句踐居石室忽又三月聞吳王病尚未愈使范蠡卜其吉
凶蠡布卦已成對曰吳王不死至己巳日當滅壬申日必全愈有
靈卜實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入見因求其糞而嘗之這主意太
是難得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入見因求其糞而嘗之難為情
觀其顏色再拜稱賀言病起之期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
可望矣句踐垂淚言曰孤雖不肖亦曾南面為君奈何含污忍辱
為人嘗泄使乎其實蠡對曰昔紂囚西伯于羑里殺其子伯邑考
烹而餉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這還是比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
這也就不是細行吳王有婦人之仁而無丈夫之決已欲赦越忽又中變

句踐句踐大喜告于范蠡蠡曰請爲王占之今日戊寅以卯時聞
信戊爲囚日而卯復尅戊其繇曰天綱四張萬物盡傷祥反爲殃
雖有信不足真也句踐聞言喜變爲憂却說子胥聞吳王將赦越
王急人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
成福故桀爲湯所必商爲周所滅今大王卽囚越君而不行誅誠
恐夏殷之患至矣然此時却予殺他不得夫差因子胥之言復有殺越王之
意使人召之伯嚭復先報句踐句踐大驚又告于范蠡蠡曰王勿
懼也吳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于三年而能忍于一日乎去必
無恙看得定句踐曰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全賴大夫之策耳乃人
城來見吳王候之三日吳王並不視朝伯嚭從官中出奉吳王之
命使句踐復歸石室句踐怪問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之言欲加

裳施左關之櫺汲水除糞灑掃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時

使人窺之見其君臣力作絕無幾微怨恨之色終夜亦無愁歎之

聲正是利害處○凡事之不近人情者無不為大奸患此類是也以此謂其無志思鄉置之度外

一日夫差登姑蘇臺望見越王及夫人端坐于馬糞之傍范蠡操

箠而立于左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夫差顧謂太宰嚭曰彼越

王不過小國之君自巳大范蠡不過一介之士是可知前此不雖在

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伯嚭對曰不惟可敬亦

可憐也乘機節人使人可畏夫差曰誠如太宰之言寡人目不忍見倘彼悔

過自新亦可赦乎伯嚭對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以聖王之心哀

孤窮之士加恩于越豈無厚報願大王決意夫差曰可命太史

擇吉日赦越王歸國伯嚭遂遣家人以五鼓殺石室將書信報知

句踐在石室二年范蠡朝夕侍側寸步不離忽一日夫差召句踐
入見句踐疏伏于前范蠡立于後夫差謂范蠡曰寡人聞西婦不
嫁破亡之家名賢不官滅絕之國今句踐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
前爲奴僕羈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
棄國歸吳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此亦只是
其有愛時越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從吳也只見范蠡稽首而
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思
不信不能輔越王爲善致得罪于大王幸大王不卽加誅得君臣
相保入備掃除出給越走臣願足矣尙敢望富貴哉夫差曰子旣
不移其志可仍歸石室可知其蠡曰謹如君命夫差起入宮中句踐
與范蠡走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蕉頭斫削養馬夫人衣無緣之

命制庖人故詎詞令色以求免刑誅一旦稍得忘如放虎千山縱

鯨于海不復可制矣既已受其行成今來國而殺之却不合理夫差曰孤聞誅降殺服

禍及三世孤非愛越而不誅恐見咎于天耳太宰嚭曰于肯明于

一時之計不知安國之道吾王誠仁者之言也子胥見吳王信伯

嚭之佞言不用其諫憤憤而退夫差受越貢獻之物使王孫雄于

闔閭墓側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

執養馬之事既已貶之何必如此伯嚭私饋食物僅不至于餓吳王每駕

車出遊句踐執馬筵步行車前吳人皆指曰此越王也句踐低首

而已能忍辱者其有謂為証人不可測

堪嘆英雄值坎壈

平生意氣盡銷磨

魂離故苑歸應少

恨滿長江淚轉多

之六。詔備矣。高飛有日。復何憂哉。越王既入吳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嚭于吳山。復以金帛。女子獻之。嚭問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爲吾主守國。不得偕來也。嚭遂隨范蠡來。見越王。越王深謝其覆庇之德。嚭一力擔承。許以返國。原有九分越王之心。稍安。伯嚭引軍押送越王至于吳下。引入見吳王。句踐肉袒伏于階下。夫人亦隨之。范蠡將寶物。女子。閉單呈獻于下。越王再拜稽首曰。東海役臣。句踐不自量。力得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感戴。句踐謹叩首頓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到今日無生理。句踐復叩首曰。臣實當死。惟大王憐之。時子胥在傍曰。若燦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何欲彎弓而射之。況集于庭。無子句踐爲人。機險今爲釜中之魚。

死何中絕無怵惕

無聊之極強自解說正乃痛極之語

遂登船徑去送者皆哭拜于

江岸下越王終不返顧有詩為証

斜陽山外片帆開

風捲春濤動地回

今日一樽沙際別

何時重見渡江來

越夫人乃據舷而哭見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意甚間適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鳥鳶凌立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悠奮健翮兮雲間啄素蝦兮飲水任厥性兮往還步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風飄飄兮西往知再返兮何年心輟輟兮若割淚泣泣胡大反今雙懸

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

愁人莫與愁人說

强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

于輔危主忍垢辱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者臣不敢辭於是諸大夫

以次自述太宰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統煩理劇使民知分

臣之事也是好太宰不知此行人曳庸曰通使諸侯解紛釋疑山

不辱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是好人司直皓進曰君非臣諫舉過次

疑直心不撓不阿親戚臣之事也是司直司馬諸稽郢曰望敵設陣

飛矢揚兵貪進不退流血滂滂臣之事也是司馬司農景伯曰躬親

撫民弔死存疾食不二味儲陳儲新臣之事也是司農太史計倪曰

候天察地紀歷陰陽福見知言妖出知凶臣之事也是太史計倪曰

職之人何患不振句踐曰孤雖入于北國為吳窮虜諸大夫懷德抱術各

顯所長以保社稷孤何憂焉乃留眾大夫守國獨與范蠡偕行君

臣別于江口無不流涕句踐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

臣請薦脯

行酒二觴

句踐仰天嘆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進曰臣聞居不幽者志
不廣形不愁者思不遠古之聖賢皆遇困厄之難家不赦之恥豈
獨君王哉雖是如北却亦難受句踐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不
爲大害寡人今將去越入吳以國屬諸大夫大夫何以慰寡人之
望乎范蠡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君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
憂臣吳之辱以吾浙東之士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辱者乎
於是諸大夫齊聲曰誰非臣子惟王所命句踐曰諸大夫不棄寡
人願各言爾志誰可從難誰可守國文種曰四境之內百姓之事
蠡不如臣與君周旋臨機應變臣不如蠡人各有能有不能范蠡
曰文種自處已審主公以國事委之可使耕戰足備百姓親睦至

承先人餘緒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只怕未必不然今夫叔一敗遂

至國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無歸日矣羣臣莫不揮

涕文種進曰昔者湯囚于夏臺文王繫于羑里羑音西地在彰德府湯陰縣一

舉而成王齊桓公奔莒晉文公奔翟一舉而成伯夫艱苦之境天

之所以開王伯也雖是開恩之德却亦有理在焉王善承天意自有與期何必過

傷以自損其志乎句踐於是即日祭祀宗廟王孫雄先行一口句

踐與夫人隨後進發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范蠡具舟于固陵迎

接越王臨水祖道餞行也文種舉觴而前祝曰

皇天祐助

前沉後揚

禍為德根

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

服從者昌

王雖淹滯

其後無殃

君臣生離

感動上皇

衆大哀悲

莫不感傷

是權操之自我者其六事則皆自我出之而却須彼之自行者也。使越出之而吳人不受不行亦何足以破之乎。可見筭計雖出于敵國而上算不上算。仍是出于自家。然則越之滅吳只算吳之自滅耳。

話說越大夫文種蒙吳王夫差許其行成回報。越王言吳王已班師矣。遣大夫王孫雄隨臣到此催促起程。六宰屯兵江上專候我王過江。越王句踐不覺雙眼流淚。文種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歸料理國事。不必爲無益之悲。越王乃收淚回至越都。見市井如故。丁壯蕭然。甚有慙色。真是難看留王孫雄於館驛收拾庫藏寶物裝成車輛。又抬國中女子三百二十人以三百人送吳王。三十人送太宰。時尙未有行動之日。王孫雄連連催促。句踐泣謂群臣曰：孤

越與吳爲敵國夫差君以闔閭之死爲越罪則不當許句踐之行成既許之矣乃拘其夫婦于石室出行使句踐操馬筆行于車前其辱之不已甚乎既加以甚深之辱而乃信其無報怨之心真爲不知情理矣嘗箕一節尤爲人所易明而夫差乃因此而憐之而歸之其受辱愈甚則其怨亦將愈深矣句踐後日之臥薪嘗胆豈非以甚痛于中而然耶

句踐報仇情切其抱水握火嘗胆臥薪不是得力處得力處全在尊賢禮士敬老恤貧養死育躬節儉諸事耳句踐行此于喪敗之餘且能遂滅吳而成伯有國家者苟能行此于無罪之時何患國之不振耶

文種破吳七術固是甚妙但內中只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

在杭州為以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
吳越之界越王如何入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句踐之人吳可謂出萬死一生之途矣而竟得返國而成伯
則全賴國有賢臣之力也觀其去國之時諸臣各以職守自
任無有缺事又有才智全備之范蠡以為之左右便知已有
復興之望矣

句踐困吳許久而國無廢事外不侵內不潰可見越國諸臣
多是賢者

視楚僅納芋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

名忠臣不如是也

又激夫差又駭子胥佞人可畏

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國

且退俟越國貢獻之日當分贈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嘆曰吾悔

不聽被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

還忘却孫武

口中恨恨不絕只得步出

幕庥謂大夫王孫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二

十年吳宮爲沼矣

論報復之情雖是如此然全要看自家政治何如

雄意殊未深信子胥

含憤自回右營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申謝夫差問越

王夫婦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

悉歛其玉帛子女以貢于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或負心失信安

能迓大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夫婦入臣於吳遣

王孫雄押文種同至越國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萬于吳山

卷之十七

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曰王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
叫曰不可不可嚇得文種倒退幾步靜聽其說原有些忌憚他子胥諫曰
越與吳鄰有不兩立之勢若吳不滅越越必滅吳夫秦晉之國我
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
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也說利害何嘗不明白况又有其如有先入之言况又有
先王大夫仇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誓乎夫差語塞不能對惟以目
視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
水秦晉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謂吳越必不能共存則秦
晉齊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彼四國者亦將并而
爲一乎駁得竟是有理使人可畏若謂先王大夫仇必不可赦則相國之仇楚者
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還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皆願服役于吳

說越雖得罪于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爲吳臣其妻請爲
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貢于吳宮所乞于王者僅存宗祀
一線耳夫受越之降厚實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
伯必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殺妻子沈金玉于江率
死士五千人致死于吳得無有所傷于王之左右乎與其殺是人
孰若得是國之爲利全是禮物說話却是說得好聽使人可畏亦復可愛夫差曰今文種安
在在對曰見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種人見種膝行而前復申前
說加以卑遜夫差曰汝君請爲臣妾能從寡人入吳否種稽首曰
旣爲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于左右對曰句踐夫婦願來吳國
吳名雖赦越實已得之矣又加一句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許其成早有
人到右營報知子胥子胥急趨至中軍見伯嚭同文種立于王側

越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宮委身于太宰也春秋貢獻未入王宮

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越之利諸將不得與焉此一說最况因

獸猶鬪背城一戰尙有不可測之事乎又恐他這一席話說入伯嚭

之心不覺點頭微笑文種又指單上所開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

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還越國當竭力搜求以

備太宰掃除之數仍舊歸在飲動上文種一席話有收有放伯

嚭起立曰大夫舍右營而趨左以其無乘危害人之意也某來朝

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遂盡收所獻留種于營中敘賓主之

禮次早同造中軍來見夫差伯嚭先入備道越王句踐使文種請

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

嚭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小人偏

宰嚭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齎獻乃召入便已嚭倨

坐以待之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句踐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

以致獲罪今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為吳臣而恐王見咎不

納知太宰以鬼鬼功德外為吳之干城內作王之心膂又奉承他

未有不喜寡君使下臣種先叩首于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于宇

下不腆之儀聊效薄貲自此當源源而來矣又欲乃以賄單呈上

嚭猶作色謂曰越國日暮且破滅矣凡越所有何患不歸吳而以

此區區者啖我為耶種復進曰越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尚有精卒

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將盡焚庫藏之積竄身異國以圖楚王

之事言如楚昭王安得遽為吳有耶雖在亡國之時而語尚即使

吳盡有之然大半歸于王宮太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孰若主

三

之數纔剩得五千餘人句踐嘆曰自先君至於孤三十年來未嘗
有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吳兵攻固城益急
子胥營于右伯嚭營于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王大恐文種獻
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奈何文種對
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同朝而志
趣不合料得吳王畏事子胥而暱于嚭若私詣太宰之營結其權
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于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亦無
及矣敵國有貪佞之臣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爲賂種對曰軍中所
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賂人第一件禮物天若祚越嚭當見聽句
踐乃連夜遣使至都城越郛在諸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得八
人盛其容飾加以白璧二十雙黃金千鎰夜造太宰之營求見太

和皆非至計夫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

豈知出師更不能軍

乃悉起國中丁壯共三萬人迎于椒山

在大湖中亦曰夫椒

之下初合戰吳

兵稍却殺傷約百十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軍

兩下布陣大戰天差立于船頭親自秉枹擊鼓以激厲將士勇氣

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湧子胥伯嚭各乘餘艎大艦順風揚帆

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蝗般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

而走吳兵分二路逐之越將靈姑浮丹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

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

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越兵俱渴死矣誰知山頂之

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句踐命取魚數百頭以饋吳王吳王大驚

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乘間奔會稽山

山在紹興府城東南點閱甲楯

國上之寅吉射逃奔齊國去訖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士為七傳
報以此寅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貧橫遂至滅宗豈不哀哉
至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貧橫遂至滅宗豈不哀哉
晉六卿自此只有趙韓魏晉四卿矣此是後話髯仙有詩云

六卿相并或存亡

總是私門作主張

四氏瓜分謀愈急

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吳王夫差除喪已久乃告于大廟

興傾國之兵使子胥為大將伯嚭副之從太湖取水道攻越王

句踐集群臣計議出師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

其君誓矢圖報者二年于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歛兵

為堅守之計大夫文種字會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全其

和俟其兵退而後圖之

必定此時越政不修故一人之言如此

句踐曰二卿言守言

荀躒曰韓魏黨于趙智氏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期矣臣死而趙氏安是死賢于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于市使人告于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趙鞅結盟各無相害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勞寅吉射久據朝歌諸侯叛晉者皆欲借之以害晉趙鞅屢次興師攻之齊魯鄭衛遣使輸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韓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臯夷張柳朔俱戰死豫讓爲荀躒子荀甲所獲甲子荀瑤請而活之遂爲智氏之臣

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晉陽城恐二家來攻建壘自守
荀躒謂韓不信魏曼多曰趙氏六卿之長寅與吉射不繇君命而
擅逐之政其歸二家矣韓不信曰盍以始禍爲罪而并逐之三人
遂同請于定公各率家田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拒戰不
能取勝吉射謀劫定公韓不信遽使人呼於市中曰范中行氏謀
反來劫其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
衆殺敗范中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韓不信告于定公曰
范中行實爲首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于晉宜復鞅位定公
言無不從遂召鞅于晉陽復其爵祿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荀躒
言于趙鞅鞅問董安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
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從則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

族子名午封於邯鄲午之母荀寅之姊故寅呼午爲甥先年衛靈公與齊景公合謀叛晉晉趙鞅帥師伐衛衛懼貢戶口五百家謝罪鞅留於邯鄲謂之衛貞木幾鞅欲迷五百家以實晉陽邑午恐衛人不服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抗已遂誘午至晉陽執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射商議欲共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于時爲趙氏守晉陽城聞二氏之謀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亂恐不可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鞅曰晉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董安于曰與其多害百姓寧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如此謀臣鞅甚是難得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俟其變荀寅士吉射倡言於衆曰董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安于有備

虎蹲踞其上因名曰虎邱山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劍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邱劍池是也鱗毅重傷亦死附葬於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目已出入經繇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之祖乎卽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以儆惕其心也還義命子胥伯嚭練水兵於太湖也名又立射棚於靈巖山以訓射俟三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是時晉頃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荀寅卽范氏與士吉射卽中行氏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忌之荀躒卽智氏有寵臣曰梁嬰父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寅而代其位故荀躒亦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

將指指

足大

失屨墜於車下却得鯁殺兵到救了吳王鯁殺才被重

傷王孫駱知吳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殺一陣死者過半闔閭傷重即刻班師回寨靈姑浮取吳王之屨獻功句踐大悅却說吳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回至七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是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禍詩曰

破楚凌齊意氣豪

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終在兵中死

順水叮嚀莫放篙

吳王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於破楚門外之海湧山發工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劍殉葬其他劍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物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

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冲突三次但不能入

吳兵亦整

只得回

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次日密傳

軍令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

凡死罪者攜之軍中借以立法

共三百人分為三行

俱袒衣注劍於頸安步造於吳軍為首者前致辭曰吾主越王不

自量力得罪於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越王之

罪言畢以次自剄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為怪

果然

皆注目

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越軍中忽然鳴鼓鼓聲大振疇

無餘胥犴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

伍遂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姑浮冲開吳陣王

孫駱捨命與諸稽郢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冲右突尋人廝殺正

遇吳王闔閭靈姑浮將刀便砍闔閭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

大孫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稱謝周敬王二十四年闔閭年老性益躁聞越王允常薨子句踐新立遂欲乘喪伐越子胥諫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方有人喪伐之不祥理有宜少待之闔閭不聽留子胥與大孫夫差守國自引伯嚭王孫駘鱗殺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越國進發越王句踐親自督師禦之諸稽郢爲大將靈姑浮爲先鋒疇無餘胥犴爲左右翼與吳兵相遇於檣李相拒十里各自安營下寨兩下挑戰不分勝負闔閭大怒遂悉衆列陳於五臺山府城西北戒軍中毋得妄動侯越兵懈怠然後乘之句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稽郢曰彼兵兵勢甚振不可輕敵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疇無餘胥犴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長鎗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吳營吳陣上全然不理陣脚

望鄉不憚登臺遠

埋恨惟嫌起塚低

蔓草垂垂猶泣露

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

齊女亦得病

想心也是深情入

未幾卒閼閼欲於諸公子中

擇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胥決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

已二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材聞其祖閼閼擇嗣乃先

趨見子胥曰我嫡孫也王欲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欲

求立便不是好人蓋外人多安命不好人便多害命也

子胥許之少頃閼閼使人召子胥商

議立儲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孫

夫差在闔閭曰吾觀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吳之統子胥曰夫

差信以愛人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

有喻繼嗣大義曰然

該立夫差但加之贊語

便貽不能知人之誚

閼閼曰寡人聽子子善輔之遂立夫差為

敬致齊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却說少姜年
幼不知夫婦之樂古事與太子波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
夜號泣太子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鬱成病不是天下第一
第一個歌女聞問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
子也一笑齊門令少姜日遊其上少姜凭欄北望不見齊國悲哀愈甚其病
轉增臨絕命囑太子波曰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今葬我於此
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齊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於虞山頂上今
當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文墳詩為證
詩曰

南風初勁北風微
越境定須千兩送

爭長諸姬復娶齊
半途應抵萬行啼

齊後及越相國子胥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必助楚害吳不可

遽興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遣使求婚於齊

如其不從伐之未晚

善千止兵

闔閭從之使大夫王孫駱往齊為太子

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髦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一幼女未

嫁不忍棄之吳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

此時方省得此事要緊

恐一拒

吳命興師來伐如楚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公結

婚於吳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駱回復吳王

王復遣納幣於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吳兩念交迫不覺流

淚出涕

可憐

嘆曰若平仲穰且二人在此孤豈憂吳人哉

可見阻孔

有何謂大夫鮑牧曰煩卿為寡人致女於吳此寡人之愛女囑吳

王善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牧奉少姜至吳

在鎬地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

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矣只慮代楚亦昭王乃止孔

子知楚不能用乃復還衛衛出公欲任以國政孔子拒之魯相國

季孫肥即季康子乃亦來召其門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魯魯以大

夫告老之禮待之於是諸弟子中子路子羔即高仕于衛子貢即

賜冉有有若宓子賤名不仕于魯這都是後話敘明留作話柄再

說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威震中原頗事遊樂乃大治宮室建長

樂宮千國山人君于得意後能不作築高臺于姑蘇山山在城西

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為徑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

於城外秋冬則治於城中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

忽聞齊與楚交通聘使怒曰齊楚通好此我北方之憂也欲先伐

齊

子於野孔子絕糧三日而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臺名曰厄臺卽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

絕糧三日死生鄰

自是天心勞木鐸

豈關陳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異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咤聲動

左右

送飲食與聖人亦笑

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

取勝孔子從旁諦視良久謂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

其人力盡手垂敗而仆地化爲大魮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

而衰則群精附焉殺之則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飢弟子

皆喜曰天賜也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將以

里社二十五家爲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

孔子為聖人倍加敬禮

注婦亦知敬重聖人還是好淫婦

忽一日靈公與南子同

車而出使孔子為陪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

從車者德耶

孔子嘆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于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宋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適鄭將適晉至河間土執殺賢臣竇華嘆曰鳥獸惡傷其類况人乎復返衛未幾衛靈公卒國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蒯瞶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時衛父子爭國輒更不肖晉助蒯瞶齊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適陳又將適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相議以為楚用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

靈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

有美色原是好事只是他偏要好淫使反足為

美色所

在宋時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

於夫婦既歸靈公生蒯瞶已長立為世子而舊情不斷淫婦人只

不顧丈夫兒子體面正是通病

時又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

及半以其餘推入靈公之口靈公悅而啖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

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

得意

羣臣無不竊笑

們

自得得意

子瑕恃寵弄權無所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

以媚之乃時時召宋朝與夫人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為恥

外寵又怕老婆自然要做烏龜

蒯瞶深恨其事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

南子以滅其醜

此計大悞

南子覺之訴于靈公靈公逐蒯瞶瞶奔宋轉

又奔晉靈公立蒯瞶之子輒為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

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

彼女之詞叶

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魯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

後面便莫想如此快活了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鋼刀

不是黎彌巧計高

天運凌夷成瓦解

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適衛衛靈公喜而迎之問以戰陣之事孔子對曰某未之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為陽虎復至聚衆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於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乃安坐鳴琴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謝罪而去孔子復還衛國主于賢大夫蘧瑗之家且說

定公入宮一夜不寐耳中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

述眩後實

有如此恐羣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各書書中備

述感激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百鎰贈與齊使將女樂收八宮

中以三十人賜季斯斯憚撥之意正是為此其馬付於圉人饌養定公與季斯

新得女樂各自受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不知是怎生樣一個忙法也一連三

日不去視朝聽政孔子聞知此事凄然長嘆時弟子仲子路在側

進曰魯君怠于政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

廢國猶可為也可見孔子亦不端怪其受女樂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便回

宮仍不視朝并胙肉亦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

季孫季孫又諉之家臣孔子從祭而歸至晚不見胙肉頒到乃告

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

斯爲貪看女樂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國書
示之季斯奏曰此齊君美意不可卻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
女樂何在可試觀否季斯曰見刻高門之外車駕如往臣當從行
但恐驚動百官不如微服爲便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車
馳出南門竟到西棚之下早有人傳出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使
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歌喉轉嬌舞袖增艷十隊女子更番
迭進真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把魯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
不知所以一對不長有詩爲證

一曲嬌歌一坵金

一番妙舞一盤琛

只因十隊女人面

眩盡君臣兩箇心

從人又誇東棚良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

發書看之書曰

杵曰頓首啓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
鑒其謝過之誠克終會好日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
十群可以侑歡良馬二十駟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悅慕伏
惟存錄亦可謂幣重言甘

且說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

此等人正復不少

侈樂之志已伏

胸中

可見是適當其會

忽聞齊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豔慕即時換了微

服與心腹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歌聲遏雲

舞態生風一進一退光華奪目如遊天上觀仙姬非復人問思想

所及季斯看了多時又閱其容色之美服飾之華不覺手麻腳軟

目睜口呆意亂神迷魂消魄奪

想見好色人涎臉可笑

魯定公一日三宣季

人復聞孔子相魯魯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霸必爭地其霸

而爭地自是齊為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君患孔

子之用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

臣聞治安之後驕逸必生可見此舉只是求此請盛飾女樂以遺

魯君魯君幸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疎孔子孔子見疎必棄魯

而適他國君可安枕而臥矣不想自寬賢臣以興國景公大悅即

命黎彌於女閭官仲所設之中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

人分為十隊各衣錦繡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

備態極妍前所未有教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匹金勒雕鞍

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致獻魯侯使者張設錦棚二處於魯高

門之外魯城東棚安放馬群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于定公公

曰

長門

關係人國如此

夫差使侍人立庭呼名取傲其報越之志不爲不切乃旣勝越而遂許其行成雖是因伯嚭之佞言實以勝越太易已有驕侈之心故嚭言得八耳

若論夫差釋越亦不失爲大度但其所以釋之之故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泰又不恤其民荒棄政事故遂爲越所滅耳使其于勝越之後能任賢修政練兵安民卽桓文之業可繼越豈遂可得志哉

夫椒之役越若又復勝吳則越必驕而吳愈憤必致滅亡而不可救矣安能滅吳而成伯哉禍福倚伏之理大率如此

話說齊侯自會夾谷歸後晏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

衛靈一國之君不能制其妻使不淫亂已是可笑乃反自把
奸夫招來真是全無人氣

衛靈常召宋朝與南子相會只是要討老婆歡喜耳可見凡
人行事不論道理只要老婆歡喜者便有烏龜局氣

南子宜淫醜聲外布崩潰實在難過然不幸而處此人倫之
變亦當思一善處之方不應遂出于殺也蓋無子捉母奸之
理卽無父之母只得以得而制之不得而殺之也況其父現在
乃欲以奸而殺其母豈得無罪崩潰只是血氣用事未能揜
之于義

齊國亦是大邦齊景也算英主前則方欲與晉代興而圖霸
今則不能保全其愛女只爲失却晏嬰穰且兩人耳賢才之

夏月公歸全志 卷之十一
衣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衣衣 慰我無私

此歌詩傳至齊國齊景公大驚曰吾國必為隳所并矣不知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齊人來歸女樂固為要阻孔子但隳國君臣若不急于政事使受女樂也自無妨受而急于政便不足以有為矣况魯君臣安于逸樂驕侈已生即無齊人之歸寧不自尋聲色之娛耶然則魯國之終于不振仍是自不長進不在齊人之歸女樂也

之者說可恨羣臣皆曰卯乃魯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
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無以爲政臣職在
司寇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于兩觀之下斬之羣臣莫不
變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詩云

養尚華士太公誅

孔子偏將少正除

不是聖人開正眼

世間盡讀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虛心以聽之
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
後風俗大變市中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
遇路有失物取非已有無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魯境皆有常
供不至缺乏者至如歸國人歌之曰

費之功自知不及萬分之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謀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變亂其詞聽者多為所惑孔子密奏于定公曰魯之不振繇忠佞不分刑賞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兩觀有門名魏定公曰善明日使群臣參議成城不墮利害俱聽孔子裁決衆人或言當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 二歸重都城形勢 三抑私門 四使跋扈家

臣無所憑藉 五平三家之心 六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

知所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為哉况公欲陽忠于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豈有大聖人乃文致人罪以誅

公待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噪申句須樂頤二將領着精甲
殺至孔子決定公立于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
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誰敢不聽俱
舍兵拜伏臺下公山不狃叔孫輒勢窮遂出奔吳國去了叔孫州
仇回魯言及郈都已墮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何忌亦欲
墮成都成宰公斂陽問計于少正卯卯曰郈費因叛而墮若并墮
成何以別予乎叛臣乎汝但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齊師
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爲叛也陽從其計使其
徒穿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吾非爲叔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
齊兵且暮猝至無守禦之具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
一土孔子笑曰陽不辨此語必聞人少正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

送出東門因引魯兵入于郕城安撫百姓何忌請追侯犯駟赤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遂墮郕城三尺卽用駟赤爲郕宰侯犯奔齊師穰且知魯師已定郕乃班師還齊州仇何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聞侯犯郕郕以叛叔仲三家往討喜曰季氏孤矣乘虛襲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衆殺至曲阜叔孫輒爲內應開門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弱不足用也臣請御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堅固可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句須樂頎俱至孔子命季斯盡出其家甲以授司馬使伏于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于臺前公山不狃同叔孫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家爲名不奉魯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齊叩公宮索定公不得盤桓許久知已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

縣城之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個不怕的衆人
聽說互相傳說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
心腹數十人繞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
內便要起身因繼以哭卽衆大驚俱集于侯氏之門此時老弱惟
有涕泣那壯者無不咬牙切齒憤恨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
適其用大家搶得穿着起來各執兵器發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
住連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與衆助與了駟赤亟入告侯犯曰卽
衆不願附齊滿城俱變子更有甲兵否吾請亟而攻之犯曰甲兵
俱被衆掠取矣今日之事免禍爲上駟赤曰吾捨命送子遂出謂
衆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奔侯氏出齊師亦不至矣衆人依言
放開一路駟赤當先侯犯在後家屬尚百餘人車十餘乘駟赤直

能禦叔孫使分兵據郕迎侯犯歸于齊國若叔孫勝了侯犯便說
助攻郕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齊景公的好雄處却說駟赤見侯
犯遣使往齊去了復謂犯曰齊新與魯侯爲會助魯助郕未可定
也宜多置兵甲于門萬一事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乃一勇之夫
信爲好語遂選精甲利兵留于門下駟赤將羽書射于城外魯兵
拾得獻于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
八不日城中當有內變主君不須掛念州仇大喜報知何忌嚴兵
以待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齊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償
駟赤入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于衆曰侯氏將遷郕民以附齊使
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造駟赤處問信者赤
曰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

助子一臂當共滅此叛奴於是孟叔一家連兵往討遂圍郕城侯
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何忌教州仇求援于齊時叔氏
家臣駟赤在郕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
如齊乞師矣齊魯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郕降齊齊外雖親魯
內實忌之得郕可以偪魯齊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
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計甚善即遣人乞降
于齊以郕邑獻之齊景公召晏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郕侯犯又
以郕來降寡人將何適從晏子對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
之獻乎助叔孫氏爲是景公笑曰郕乃叔孫私邑于魯侯無與况
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魯之不幸實齊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
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且屯兵于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

使叔輒密地送信于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致禮幣遣以書曰

昔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憤不狃雖爲季罕實慕公義願以費歸公爲公臣輔公以鋤強暴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何見許願移駕過費面決其事不腆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狃見孔子不往遂約會成宰公歛陽邱宰公若藐同時起兵爲逆陽與藐俱不從却說邱邑馬正馬官侯犯勇力善射爲邱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國人刺藐殺之自立爲邱宰發邱衆登城爲拒命之計州仇聞邱叛往告何忌何忌曰吾

天降大雨汶水泛溢魯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齊邦景公益以孔子
為神自是孔夫子博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為聖人矣豈是因
聖人胡有詩為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

誰知神實辨商羊

多能將聖繇天縱

贏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于孔子之門孔子薦仲由字子冉求字子有可使從政
何嘗是孔子所薦季氏俱用為家臣忽一日季斯問于孔子曰陽虎雖去
不弔復與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
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據以為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
上下相安可以永久季斯以為然轉告于孟叔二氏孟孫何忌曰
苟利家國吾豈恤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

知禮之人偏有勇

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讚齊景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爲賢君幾于復霸詩云

盟壇失計聽黎彌

臣諫君從兩得之

不惜三田補謝過

顯名千古播華夷

這汶陽田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今日名雖歸魯實歸季

氏以此季斯心感孔氏特築城于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

言於定公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時齊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

三尺黑身曰頸長喙獨足鼓雙翼舞于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騰

望北而去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于

北海之濱大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爲災齊魯接

壤不可不預爲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堤蓋屋不三日果然

外卽有魯軍屯札遂縮頸而退曾敢景公歸幕召黎彌責之曰孔
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寡人
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恐謝罪不敢對一語晏子進曰臣
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有汶陽之
田三處其一曰蘿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鄆卽鄆縣乃昔年
所敗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太山傳縣北有龜山田在其陰乃先君頃公時
仗晉力索之于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登
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魯志不甘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
魯君臣必喜而齊魯之交固矣景公大悅卽遣晏子致三田於魯
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紛然鼓噪起萊文

無奈壇前片語何

若得魯君臣或笑或怒我這裏有重賞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
事欲以羞辱魯國黎彌升階奏于齊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爲兩君
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齊侯之命倡優
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裝女扮男分爲二隊擁至魯侯面前跳
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是淫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自覷
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優
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旣已通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卽齊
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申句須樂頎何在二將飛馳上
壇於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
心中駭然魯定公隨即起身黎彌初意還想於壇下邀截魯侯一
來見孔子有此手段二來見申樂三將英雄三來打探得十里之

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次早兩君集于壇下揖讓而登齊是晏嬰爲相魯是孔子爲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主登壇交拜敘太公周公之好交致王舅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觀之遂傳令先使萊人上前奏其本土之樂於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旂旄羽旄音弗舞者所執矛戟劍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和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無懼意趨立于景公之前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奏景公曰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麾萊夷使退黎彌伏于壇下只等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齊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愠乃召本國優人分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敝笱之詩任情戲謔

壇位爲土階三層制度簡略齊侯幕于壇之右魯侯幕于壇之左

孔子聞齊國兵衛甚盛亦命申句須樂頎緊緊相隨時齊大夫黎

彌史記作黎

以善謀稱自梁邱據死後景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

幕請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昏夜來此黎彌奏曰齊魯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于魯恐其他日害齊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觀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明日主公會禮畢後請奏四方之樂以娛魯君乃使萊夷三百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觀便拿住魯侯并執孔某臣乃會車乘從壇下殺散魯衆那時魯國君臣之命懸于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勝于用兵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相國謂晏子謀之黎彌曰相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景公曰寡人聽卿卿

齊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

陽虎奔宋之故就約魯侯于齊魯界上夾谷山前

山在萊蕪縣一名祝其山為

乘車之會

亦不是因此為會乘車了用兵也

以通兩國之好永息于戈定公得書

即召三家商議仲孫何忌曰齊人多詐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

齊屢次加兵于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

駕何忌曰非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即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

車已具定公將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

不可相離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宋襄公會孟之事可鑒也

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定公從其言乃使大夫申句須為右司

馬樂頎

音其

為左司馬各率兵車五百乘遠遠從行又命大夫茲無

還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十里下寨既至夾谷齊景公先在設立

州城陽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晉國仕于趙鞅爲臣不在話
下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爲大逆然季氏放逐其
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爲乃天理報
拖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當時季氏凌孤主

今日家臣叛王君

自作忠奸還自受

前車音響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
雍徹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仍其來遠矣詩
云

九成千戚舞團團

請問何人啓僭端

要使國中無叛逆

重將禮樂問周官

力拒之陽虎命以火焚柵季初大懼何忌使視日方中曰成兵且
至不足慮也言未畢只見東門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
勿犯吾主公歟陽在此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歟陽斯殺二
將各施逞本事戰五十餘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歟陽漸漸力怯叔
孫州仇遽從後呼曰虎敗矣卽率其家衆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
從之何忌引壯士開柵殺出季氏之家臣苦逃亦帥甲而至陽虎
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謹陽關在齊州府城北據之田家合兵以攻陽虎
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萊門魯師避火却進虎冒火而出遂奔齊國
見景公以所據謹陽之田獻之欲借兵伐魯大夫鮑國進曰魯方
用孔某不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以媚孔某景公從之乃
囚虎于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宋國宋使居于匡在歸德

孟氏乎

死生頃刻寄命于御人此語說得可憐

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楚遽輓

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陽越望見大呼收轡林楚不

應復加鞭馬行益急陽越怒彎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馬心急鞭墜

李斯大越拾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斯出南門逕入孟氏之室

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何忌使三百壯士挾弓矢伏于柵門以待

須臾陽越至率其徒攻柵三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場越身

中數箭而死且說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了季孫乃轉轅復循

舊路至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

未畢陽越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

大怒驅其衆急往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于途并劫之

盡發公宮之甲與叔孫氏家衆共攻孟氏于南門何忌率三百人

致門下以爲已助使人諷之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

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子伺虎出外投刺于門而歸虎竟

不能屈孔子密言于何忌曰虎必爲亂亂必始于季氏子預爲之

備乃可免也此事全與孔子無干何忌僞爲築室于南門之外立柵聚林選

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傭名曰興工實以備亂又語成宰成邑

公歛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星夜前來赴援是年秋八月魯將

行禘祀虎請以禘之明日享季孫于蒲圃圃門在東門之外何忌聞之曰

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歛陽約定日中率甲繇東門

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享期陽虎親至季氏之門請季斯登車陽虎

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御車者林楚

世爲季氏門下之客季斯心疑有變私語林楚曰汝能以吾車適

爲中都

今汶上縣

宰此事傳聞至楚楚昭王使人致幣于孔子詢以渡

江所得之物

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食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

何以知之孔子曰某曾聞津于楚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

大如斗赤如日剖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

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

散而復聚衰而復興之兆可爲楚王賀矣使者歸告昭王昭王歎

服不已孔子在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

公知其賢召爲司空周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知叔

孫輒

叔氏之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

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孫然後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

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已代孟孫何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

長九尺六寸人呼爲長人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爲權貴當事所忌莫能用之者是時適在魯國何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內外之變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起更衣忽有費邑季氏人至報曰穿井有得土缶謂土有空處如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座謂孔子曰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其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夔魍魎音造一足卽山魍也魍魎山精好學人聲音以迷惑人水之怪曰龍罔象罔象龍類能食人土之怪曰羆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羆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是大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

庭自稱五星之精挾一獸似小牛而獨角文如龍鱗向微在而伏

口吐玉尺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微在心知其異以

繡紱音弗紐也繫其角而去告于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及產期

微在問地有名空桑者乎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門而無

水俗名亦呼空桑微在曰吾將往厓於此紇問其故微在乃述前

夢遂携臥具于空竇中厚誣聖人胡說該死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于

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微在良久乃去微在

遂至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溫煖浴畢泉即涸今曲阜

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即空桑也孔子生有異相牛脣虎掌

鴛肩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字謂中低而四傍高父紇曰此兒秉尼

山之靈因名曰邱字仲尼仲尼生未幾而紇卒育子微在既長身

私家之說使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而人皆悅其
辨給莫悟其奸內中單說孟孫何忌乃是仲孫纘之子仲孫蔑之
孫纘在位之日慕魯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那孔仲尼
名邱其父叔梁紇常爲鄒邑地卽邾大夫卽偃陽手托懸門之勇士
也紇娶于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成廢
人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謂諸女曰誰願
適鄒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徵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
父惟父所命何間焉顏氏奇其語卽以徵在許婚旣歸紇夫婦憂
無子其禱于尼山之谷曲阜接鄒縣界徵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
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徵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
子若產必于空桑之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於

日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
爲已物三家號令不行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
狝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斂陽叔氏之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藐
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那三
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狝尤爲強橫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字貨
生得鳶肩巨額身長九尺有餘勇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斯起初任
爲腹心使爲家宰邑宰主邑事後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
氏反爲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爲陪臣所制外受齊國侵凌束手
無策時又有少正卯少正宜也者爲人博聞強記巧辨能言巧辨能言人最
其通國號爲閭人言多也三家倚之爲重卯而是皆非陰陽其
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貨等又枉爲強公室抑

篇中敘魯國事頗多舛訛其記載孔子諸事尤爲荒謬事關聖人未敢率意依誣妄加評論讀者當取春秋左氏傳及史鑑諸書互叅考之此不足爲信也

話說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鄭自稱盟主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遂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昭公改而求晉晉荀躒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而援立庶子宋爲君是爲定公因季氏與荀躒通賄遂事晉而不事齊齊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爲將屢侵魯境魯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爲季康子說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爲政魯君不復有公臣於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恣肆凌鏢其主今

知其勇封之堂谿

在隱城縣西

號為堂谿氏子西以禍起唐蔡唐已滅

而蔡尚存乃請伐蔡報仇昭王曰國事粗定寡人尚未敢勞民也

好伯寵之教也

按春秋傳楚昭王十年由奔十一年反國直至二十年方

繼用兵滅頓擄頓子莊二十一年滅胡擄胡子豹報其從晉侵楚

之仇二十二年圍蔡問其從吳入郢之罪蔡昭侯請降遷其國于

江汶之間中間休息民力近十年所以師輒有功楚國復興終符

湛盧之祥

幾亡而復興不可謂為湛盧之祥

萍實之瑞也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

解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二子東奔適吳越

吳王哀痛助忉忉

垂涕舉兵將西伐

子胥伯嚭孫武決

五戰破郢王奔發

留兵縱騎虜荆闕

先王骸骨遭發掘

鞭辱腐屍耻難雪

幾危宗廟社稷滅

君王逃死多政涉

卿士悽愴民泣血

吳軍雖去怖不歇

願王更事撫忠節

勿為讒口能謗絜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垂涕不已扈子收琴下階昭王遂罷宴自此

早朝宴罷勤于國政省刑薄斂養士訓武有此教語何患不興修復關隘嚴

兵固守卒勝既歸楚昭王封為白公城在岳川府勝築城名白公城在岳川府

遂以白為氏聚其木族而居夫梁聞楚王不念舊怨自宋來奔王

德爲王所敬禮王念季芊相從患難欲擇良婿嫁之季芊曰女子
之義不近男人鍾建常負我矣是卽我夫也敢他適乎昭王乃以
季芊嫁鍾建使建爲司樂大夫一背皆出一個美官好造化又思故相
孫叔敖之靈使人立祠于雲中祭之子西以郢都殘破且吳人久
居熟其路徑復擇都音地今襄陽築城建宮立宗廟社稷遷都居之
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飲酒方酣樂師扈子恐昭
王安今之樂忘昔之苦復蹈平王故轍乃抱琴于王前奏曰臣有
窮軀之曲好個扈子○楚國有加許賢臣何患不興然非有願爲此一番諸賢臣便都不見用也禍福倚伏可畏哉願爲
大王鼓之昭王曰寡人願聞扈子援琴而鼓聲甚悽怨其詞曰

王耶王耶何乖劣

不顧宗廟聽讒孽

任用無忌多所殺

誅夷忠孝大綱絕

曰彼欲為父報仇乃孝子也能為孝子何難為忠臣亦使為大夫

此著更是人情所難藍尹壘求見昭王王思成曰不肯同載之恨欲執而誅

之使人謂曰爾棄寡人于道路今敢復來何也藍尹壘對曰囊王

惟棄德樹怨是以敗于相舉王奈何效之得比不夫成曰之舟孰若

郢都之宮之安臣之棄王于成曰以微主也解說得勉屈請今日

之來欲觀大王之悔悟與否王不省失國之非而記臣不載之罪

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便殺了你也與宗社無傷子西奏曰壘之言直

王宜赦之以無忘前敗昭王乃許壘入見使復為大夫如故楚昭

藍尹壘群臣見昭王度量寬洪莫不大悅昭王夫人自以失身閭

閭羞見其夫自縊而死這是該死的口縱不尋死也難見人了時越方與吳構難聞

楚王復國遣使來賀因進其宗女于王王立為繼室越姬甚有賢

而不責人便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昭王先宴勞秦將厚犒其師
是復興之兆先謝遣遠客然後論功行賞拜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左
遣之歸國次第大是尹以申包胥亡師功大欲拜爲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師于秦爲
君也非爲身也君旣返國臣志遂矣敢因以爲利乎固辭不受如有
此大功而不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
居真是難事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
以乞秦師而定楚國賞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爲朋友之
義不洩子胥之謀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
從良心上立遂逃入深山終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
論便近聖賢其閭曰忠臣之門以王孫繇于爲右尹曰雲中代寡人受戈不敢
忘也其他沈諸梁鍾建來木闕辛闕巢遠延等俱進爵加邑亦召
闕懷欲賞子西曰闕懷欲行弑逆之事罪之爲富况可賞乎昭王

之士也不一日行至雲中昭王歎曰此寡人遇盜之處不可以不
識乃泊舟江岸使鬬辛督人夫築一小城於雲夢之間以便行旅
投宿因已而念人楚昭復今雲夢縣有地名楚王城卽其故址子
西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君臣交相慰勞旣至郢城見
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宮闕半已殘毀不覺淒然淚下遂入宮來見
其母伯嬴這個母親子母相向而泣昭王曰國家不幸遭此大變
至于廟社凌夷陵墓受辱此恨何時可雪伯嬴曰今日復位宜先
明賞罰然後撫恤百姓徐俟氣力完足以圖恢復可也此婦見識
昭王再拜受教是日不敢居寢宿于齋宮次日祭告宗廟社稷省
視墳墓然後升殿百官稱賀昭王曰寡人任用匪人幾至亡國若
非卿等焉能重見天日失國者寡人之罪復國者卿等之功也引

闔閭乃拜伍員為相國亦倣齊仲父楚子文之意呼為子胥而不

名伯嚭為太宰同預國政更名閭門曰破楚門復壘石于南界留

門使兵守之以拒越人號曰石門關在崇德縣越大夫范蠡亦築城于

浙江之口以拒吳號曰固陵在蕭山縣言其可固守也此周敬王十五

年事話分兩頭再說子西與子期進入郢城一面收葬平王骸骨

將宗廟社稷重新創創一面遣申包以舟師迎昭王于隨昭王遂

與隨君定盟誓無侵伐隨君親迎昭王登舟方纔回轉昭王行至

大江之中凭欄四望想起來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

中甚喜忽見水面一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紅使水手打撈得之遍

問羣臣皆莫能識乃拔佩刀砍開內有饌似瓜試嘗之倘是毒物却如何處

此嘗殊覺孟浪甘美異常乃遍賜左右曰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

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吳國知武善于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回曰越與吳敵也遂自稱為越王不在話下闔閭論破楚之功以孫武為首孫武不願居官固請還山急流勇退方是真高人是真正高人王使伍員留之武私謂員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虞驕樂必生夫功成不退將有後患孫武之還全是知幾吾非徒自全并欲全子員不謂然武遂飄然而去贈以金帛數車俱沿路散於百姓之貧者是這箇更難事後不知其所終史臣有讚云

孫子之才

彰於伍員

法行二嬪

威振三軍

御衆如一

料敵如神

大伸于楚

小挫于秦

智非徧掘

謀不盡行

不愛爵祿

知亡知存

身出道顯

身去名成

書十三篇

兵家所尊

女子以盎漿及飯飼我逐拔水而亡吾曾留題石上未知在否使
左右發土其石字宛然不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
于瀨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吾不相負也無德不報行不一里路
得一老嫗視兵過而哭泣軍士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
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紗于瀨遇一窮途陌子而輒飯
之恐事洩自投瀨水聞所飯者乃楚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
歸不得其報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乃謂嫗曰告主將政伍君
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于水中盍往取之嫗遂取金而
歸至今名其水為投金瀨再仙有詩云

投金瀨下水淅淅

猶憶亡臣報德時

三十年來無匹偶

芳名已共子胥垂

本竊聞茲義今太子建之子勝糊口于吳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侯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避以成吾子之志

由包胥得書言于子西子西曰封故太子之後政吾意也即遣使迎茅勝于陳沈諸梁諫曰太子已廢勝為仇人奈何養仇以害國

乎此語非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以楚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

楚使既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楚之府庫寶王滿載以歸

又遷楚境戶口萬家以實吳空虛之地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

自己從陸路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皇公報之其廬舍俱不存

矣神龍見首不見尾再遣使于龍洞山問皇甫訥亦無踪跡伍員嘆曰真

高士也評就其地再拜而去至昭關已無楚兵把守員命毀其關

這却不必復過溧陽瀨水之上乃嘆曰吾嘗饑困于此向一女子乞食

申包胥所遣也書略云

子君臣據郢三時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

踐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富

日不洩子胥之謀主意亦子不竭吳之威吾亦不盡秦之力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吳以數萬之衆長驅入楚焚其宗廟墮其

社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

且秦兵雖敗我餘軍於我未有大損也兵法見可而進知難則退

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楚所笑子何不以莘勝

爲請孫武算計處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其實不勝其憤以至于此昔齊

桓公存邢立衛泰穆公三置晉君不貪其土傳誦至今某雖不

流而下既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槩造反稱王又結連國
兵入寇吳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
郢都取回孫武伍員之兵一面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槩
來歸者復其本位後到者誅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臧奔回谷
陽夫槩欲驅民授甲百姓聞吳王尚在俱走匿可知說謊夫槩乃
斷難成事獨率本部出戰闔閭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槩對曰汝
弑王僚非反叛耶在夫槩自是沒得回答闔閭怒教伯嚭爲我擒
賊戰不數回闔閭麾大軍直進夫槩雖勇爭奈衆寡不敵大敗而
走扶臧具舟于江以渡夫槩逃奔宋國去了闔閭撫定居民回至
吳都太子波迎接入城打點拒越之策却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
詔正與伍員密議忽報楚軍中有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

之制兄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爲太子我不得立矣乘此
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于久後相爭乎
乃引本部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兵敗于麇不
知所往我嘗次立

說謊已不是好計把自立先說在頭裏更是粗淺可笑

遂自稱吳王使其

子扶臧悉衆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專毅問變登
城守禦不納夫槩夫槩乃遣使繇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吳國
事成割五城爲謝再說闔閭秦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議
戰守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槩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
去了伍員曰夫槩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槩
一勇之夫不足爲慮所慮者越人或聞變而動耳

料得

王宜速歸

先靖內亂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

孫武謂伍員曰伯嚭為人矜功自任久後必為吳國之患不如乘

此兵敗以軍令斬之豈不乾淨伍員曰彼雖有喪師之罪然前

功不小況敵在目前不可斬一大將大有護短之意遂奏吳王赦其罪秦

兵直逼郢都闔閭命夫槩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于紀南城

伍員伯嚭分屯麇城驢城以為犄角之勢與秦兵相持又遣使徵

兵于唐蔡楚將子西謂子蒲曰吳以郢為巢穴故堅壁相持若唐

蔡更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閒加兵于唐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

守吾乃得專力於吳是子蒲然其計於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

支襲破唐城殺唐成公滅其國蔡哀公懼不敢出兵助吳却說夫

槩自恃有破楚之首功有功自恃最是壞事因沂水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

都心中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

都心中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

都心中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

都心中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

破竹而下五戰收郢遂夷楚社今一遇秦兵即便班師何前勇而

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秦兵片甲不回會說大話人如若不

勝甘當軍令闔閭壯其言許之孫武與伍員力止不可交兵伯嚭

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于軍祥在郢都西北排成陣勢伯嚭望見楚

車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政遇子西大罵汝萬死之餘尙

望寒灰再熱耶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相見伯嚭大怒挺

戟直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嚭追

之未及二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右邊還延一軍殺來秦將子

蒲子虎引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三路兵將吳兵截爲三處伯嚭

左冲右突不能得脫伯嚭若死于此役到還落個好名却得伍員兵到大殺一陣

救出伯嚭一萬軍馬所存不上二千八伯嚭自囚人見吳王待罪

一沂非魯之沂也

子蒲謂包胥曰子率楚師先與吳戰吾當以後會之包

胥便與夫槩交鋒夫槩恃勇看包胥有如無物約鬪十餘合未分

勝敗子蒲子虎驅兵大進夫槩望見旗號有秦字大驚曰西兵何

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子西子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

夫槩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秦兵勢銳不可抵當闔閭有懼色

孫武進曰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且楚王地尚廣人心未肯

服吳

此句是若人心肯服何至今日尚不能定楚乎

臣前請王立其勝以撫楚正虞今日

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秦通好許復楚君割楚之西鄙以

益吳疆

亦是上策

君亦不爲無利也若久戀楚宮與之相持楚人憤而

力吳人驕而情加以虎狼之秦臣未保其萬全伍員知楚王必不

可得亦以武言爲然闔閭將從之伯嚭進曰吾兵自離東吳一路

包胥頓首稱謝然後始進盥飧秦哀公命大將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從包胥救楚包胥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宮如大旱之望雨胥當先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從商今上谷縣而東五日可至襄陽折而南卽荆門而胥以楚之餘衆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三月亦可相會吳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子蒲曰吾未知路徑必須楚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包胥辭了秦師星夜至隨來見昭玉言臣請得秦兵已出境矣昭王大喜謂隨侯曰卜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秦在楚之西而吳在其東斯言果驗矣時遠延宋不等亦收拾餘兵從王于隨子西子期并起隨衆一齊進發秦師屯于襄陽以待楚師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秦帥相見楚兵先行秦兵在後遇夫槩之師于沂水此別

楚亦以固秦也若秦遂有楚國不猶愈于吳乎此句反嫌倘能撫

而存之不絕其祀情願世世北面事秦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

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群臣商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

安居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非忠臣說不出時秦哀公沉湎于酒不恤國

事包胥請命愈急哀公終不肯發兵不如此不足顯包胥之忠其功亦不大於是包

胥不脫衣冠立于秦庭之中晝夜號哭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

水漿一勺不人其口忠誠至此焉有不感動者乎哀公聞之大驚曰楚臣之急

其君一至于此乎楚有賢臣如此吳猶欲滅之寡人無此賢臣吳豈

能相容哉為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

物極必反子宜速歸不然胥當踐復楚之約

伍員得書沉吟半晌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偬不能答書借汝之口爲我致謝申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耳這兩句話使者回報包胥包胥曰子胥之滅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難除非求秦即不論婚姻當時亦無第二國可以請救乃晝夜西馳足踵俱開步步流血裂裳而裹之奔至雍州來見秦哀公曰吳貪如封也豕毒如長蛇久欲薦食諸侯兵自楚始這不過請救開端不如此不能得力耳寡君失守社稷迺于草莽之間特命下臣告急於上國乞君念甥舅之情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秦君在西陲兵微將寡自保不暇安能爲人包胥曰楚秦連界楚遭兵而秦不救吳若滅楚次將及秦君之存

乃仰天嘆曰嗟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卽日下令解圍而去漁丈人之子回報鄭伯鄭伯大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之曰漁大夫至今溱洧之間有丈人村卽所封地也韓愈有詩云

密語蘆洲隔死生

燒歌強似楚歌聲

三軍旣散分茅土

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旣解郢國之圍還軍楚境各路分截守把大軍營于麋地今州遣人四出招降楚屬兼訪求昭王甚急却說申包胥自郢都被後逃避在夷陵石鼻山山在今夷陵州去荆聞子胥掘墓鞭屍復求楚王乃遣人致書於子胥其略曰

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僇辱其屍雖云報仇不已甚乎

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果能退吳不吝上賞
漁丈人之子繼城而下直入吳軍於營前叩橈而歌只這想頭便
入吳軍求見伍員求其曰
退兵便是榮伯舉動

蘆中人

蘆中人

腰間寶劍七星文

不記渡江時

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歌蘆中人如故員下席驚問曰足下是
何人舉僥而對曰妙態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
人之子也員惻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
得相遇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鄭國懼將軍兵
威令于國中有能退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好在竟說是望報不
絕非常臣念先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從將軍乞赦鄭國員
人可及

隨侯曰楚故而吳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辭伍員曰敝邑依楚爲國世有盟誓楚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在員以囊瓦在鄭疑昭王亦奔鄭且鄭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其可知遂移兵伐鄭圍其郊時鄭賢臣游吉新卒鄭定公大懼歸咎囊瓦瓦自殺還死鄭伯獻瓦屍于吳軍說明楚王賓未至鄭吳師猶不肯退必欲滅鄭以報太子之仇諸大夫請背城一戰以決存亡鄭伯曰鄭之士馬孰若楚楚且破況于鄭乎乃出令于國中曰有能退吳軍者寡人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鄭城之中間吳國用伍員爲主將乃求見鄭君自言能退吳軍鄭定公曰卿退吳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要與臣一橈音饒行舟小楫行歌道中吳兵便退鄭伯

勃鞞頭須不同而楚昭亦能容之是楚昭好處藍尹豐之仍
復受爵立朝却是面皮老厚

話說伍員屯兵于隨國之南鄙使人致書于隨侯書中大約言周

之子孫在漢川者被楚吞隘殆盡今天祐吳國問罪于楚君何不

言告之天子分布諸侯俾同情若出楚珍與吳為好漢陽之田

盡歸于君寡君與君世為兄弟同事周室隨侯看畢集群臣計議

楚臣子期面貌與昭王相似言于隨侯曰事急矣我偽為王而以

我出獻乃可免也事雖不行其心却是無異了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

繇曰

平必陂

往必復

故勿棄

新勿欲

西鄰為虎

東鄰為肉

特處只是號泣秦庭七日不納飲食則忠臣之盛節誠非恒情所能矣至于功成而逃賞尤爲千古高風不特家傑之士其學術幾于聖賢矣。

東皐公皇甫訥于子胥有莫大之恩乃避之于得意之日這方是真正高大方見當世之爲德只是憐冤救困非有所希冀而然也以視今人有些少恩惠到人便沾沾見色責償惟恐不盡者何止雲泥之隔

申包胥孫武東皐公皇甫訥學術相近處是有功不伐廉讓爲心然以榮祿權勢論則爲包胥孫武難以貧賤富貴論則爲東皐皇甫爲尤難也

藍尹璽之不載楚昭然也是十分無禮更無可解說處與晉之

漁丈人之約在第二次饋餐時約言之後未曾旋踵漁丈人
卽以子胥之囑而自溺其子何自而聞吾想漁丈人殆亦智
之士以漁隱者也觀其渡昌時前面二歌渡後一問羹飯之
饋蘆中之呼與不受寶劍不告姓名其舉動人有機權絕非
尋常可及其覆舟自溺安知非善于泅沒故作此態以釋子
胥之疑耶其渡員而饋食原以爲德有此一舉則員果得脫
其德愈深卽使追兵別渡亦可以釋疑而無怨然則今日一
槈行歌之計或卽漁丈人所出未可知也不然卽實行歌之
態與應對之語豈庸夫所能辦耶古人有事在隱躍之間待
後人以意會之往往如此

中包胥之請救于秦與其訟秦之語都是情理之常無甚奇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七

白下蔡皋元放甫評點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奢尙之見殺于楚平實是冤枉伍員之懷仇圖報固其所宜
至太子建之見殺于鄭則實是自己理短非鄭君之過也奈
何亦以爲仇而欲滅其國乎伍員豪傑雖是有餘晰理用中
處却是不足。

漁丈人之子以一橈退吳軍事大是可疑漁丈人當日渡子
胥時舟中未嘗有子魚羹麥飯亦未嘗同子攜夾兒蘆中人

卷之五

三

楚未可滅也臣願率一軍西渡踪跡昏君執之以歸闔閭許之伍員一路追尋聞楚王在隨竟往隨國致書隨君要索取楚王畢竟楚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

平王聽費無極讒害而殺之平王殺我父我殺平王之子以報其

仇有何不可此語以辛怒罵曰君猶天也天降禍于人人敢仇乎為教忠

則可論理懷曰王在國則為君今失國則為仇見仇不殺非人也

辛曰古者仇不及嗣這句有理王又悔前人之失錄用我兄弟如此則

矣今乘其危而弑之天理不容汝若萌此意吾先斬汝初聞懷

挾刀出門而去恨恨不已昭王聞戶外吐喝之聲披衣起竊聽危

亦備聞其故遂不肯留鄭闕辛闕果與子期商議遂奉王北奔隨

國却說子西在魯泲江把守聞鄭都已被破昭王出奔恐國人遺散

乃服王服乘王輿自稱楚王立國于脾洩地名以人心百姓避吳

亂者依之以居已而聞王在隨曉諭百姓使知王之所在然後至

隨與王相從伍員終以不得楚昭王為恨言于闔閭曰楚王未得

之故令尹孫叔敖也傳語吾王吳師不久自退社稷綿遠因以藥
敷臣之肩醒來時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曰孫叔產于雲中其
靈不泯相與嗟嘆不已鬬巢出乾糲同食歲尹固解匏瓠汲水以
進昭王使鬬辛覓舟于成白之津成白地在竟陵縣辛望見一舟東來載
有妻小察之乃大夫藍尹之壘也辛呼曰王在此可以載之藍尹應
曰亡國之君吾何載焉竟去不顧鬬辛伺候良久復得漁舟解衣
以授之繼肯臠舟離所王遂與季辛同渡得達鄖邑鬬辛之仲弟
鬬懷聞王至出迎辛令治饌鬬懷進食屢以目視昭王心中有事
要露鬬辛疑之乃與季弟巢親侍王寢至夜半聞淬刀聲鬬辛開
門出看及鬬懷也手執霜刃怒氣勃勃辛曰弟淬刀欲何為乎懷
曰欲弑王耳辛曰汝何故在此逆心懷曰昔吾父即鬬思于平王

汨水

汨亦作離在當陽縣

又轉而南渡大江八千雲中

卽雲夢澤在安陸縣南

有草寇

數百人夜劫昭王之舟以戈擊昭王時王孫繇干在傍以背蔽王

大喝曰此楚王也汝欲何爲言未畢戈中其肩流血及踵昏倒于

地適曰吾輩但知有財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尙且貪賄况小

民乎

若不到此時此言何由八千王耳可嘆

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箴尹固急

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曰誰爲我護持愛妹勿令有傷

此時必顧愛妹

還是倫常中人

下大夫鍾建背負季芊以從王千哢回顧羣盜放火焚舟

乃夜走數里至明日子期同宋木鬪辛闔巢陸續踪跡而至闔辛

曰臣家在郢去此不及四十里吾王且勉強到彼再作區處少頃

王孫繇干亦至昭王驚問曰子負重傷何以得免繇干曰臣負痛

不能起火及臣身忽然有人推臣上岸昏迷中聞其語曰吾乃楚

冤哉遂斷平王之頭燬其衣裳棺木同骸棄于原野寧不過黃翁有讚云

怨不可積

冤不可極

極冤無君長

積怨無存存

匹夫逃死

修及朽骨

淚血洒鞭

怨氣昏目

老意奪忠

家仇及國

烈哉子胥

千古猶為之飲泣

伍員既撻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及其棺木之詐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砌造疑塚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將諸工盡殺塚內獨老漢私逃得免偏殺不盡妙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特來指明亦為五十餘冤鬼稍償其恨耳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再說楚昭王乘舟西涉

王之塚何故

來得奇

貞曰平王棄子奪媳殺忠任佞滅吾宗族吾

生不能加兵其頸死亦當修其屍以報父兄于地下老父曰平王

自知多怨恐人發掘其墓

山人發掘不能免

故葬于湖中可謂將軍必欲

得棺須涸湖水而求之乃可見也因登臺指示其處貞使善汲

之土入水求之於臺東果得石槨乃令軍士各負沙一囊堆積墓

旁壅住流水然後鑿開石槨得一棺甚重發之內惟衣冠及精鐵

數百斤而已

更爲精密

老叟曰此疑棺也真棺尚在其下更去石

板下層果然有一棺貞令毀棺拽出其屍驗之果楚平王之身也

用水銀殮過肩肉不變貞一見其屍怨氣冲天手持九節銅鞭鞭

之三百肉爛骨折於是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

究竟死者何知落得做後人語

和數之曰汝生時悅有自殊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吾父兄豈不

及子胥武等分兵掠地撫輯人民庶可以成伯而有楚奈何計
不出此只知縱慾自恣使楚得借秦力以復國遂使前功盡棄哉
闔閭貪于滅楚遂不聽孫武之言乃焚毀其宗廟唐虞二君各辭
歸本國去訖闔閭復置酒章華之臺大宴羣臣樂工奏樂羣臣皆
喜惟伍員痛哭不已闔閭曰卿報楚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員含
淚而對曰平王已死楚王復迓臣父兄之仇尙未報萬分之一也
闔閭曰卿欲何如員對曰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墓開棺斬首
方可洩臣之恨闔閭曰卿爲德于寡人多矣寡人何愛于枯骨不
以慰卿之私耶遂許之伍員訪知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內
莊寥臺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見平原衰草湖水茫茫並不知墓之
所在使人四下搜覓亦無踪影伍員乃槌臂向天而號曰天乎天
乎不令我報父兄之怨乎忽有老父至前揖而問曰將軍欲得平

籍道路囊瓦一生貪賄何曾受用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夫堅至逐

子山而自取之這等候國貪夫老婆自然該與別人受用是時君臣宜淫男女無別郢

都城中幾于獸羣而禽聚矣髯翁有詩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

但快私心瀆大倫

只有伯嬴持晚節

清風一線未亡人

伍員言于吳王欲將楚宗廟盡行拆毀孫武進曰兵以義動方為

有名君臣宜淫不義孰甚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讒貪內戮忠

良而外行暴于諸侯是以吳得至此今楚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

子辛勝立之為君使主宗廟以更昭王之位楚人憐故太子無辜

必然相安而勝懷吳德世世貢獻不絕王雖赦楚猶得楚也如此

則名實俱全矣此時善策無逾于此若使必欲滅楚則當止兵休

掠請命于周天子明正楚人之罪分遣唐蔡一侯

妾媵殆遍左右或言楚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

而奪之今其齒尚少色未衰也這人大傷天和闔閭心動使人召之伯嬴

不出閨閭怒命左右牽來見寡人伯嬴閉戶以劍擊戶以劍擊戶妙示有死

心而言曰妾聞諸侯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不同席食不共器所

以示別今君王棄其表儀以淫亂聞于國人未亡人寧伏劍而

死不敢承命楚王積行同于衛宣伯闔閭大慚乃謝曰寡人敬慕

夫人願識顏色敢及亂乎夫人休矣使其舊侍爲之守戶誠從人

不得安亦能如此豈遂至于受淫乎伍員求楚昭王不得乃使

孫武伯語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淫其妻妾以辱之唐侯蔡侯公

子山往搜囊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笥肅爽馬亦在廐中二君各

取其物俱轉獻于吳王其他寶貨金帛充初室中恣左右運取狼

子山往搜囊左之家裘佩尚依然在笥肅爽馬亦在廐中二君各

舟西門取其愛妹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
水聞楚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單單走出一身不復顧其
家室矣郢都無王不攻自破晉陽之水不及城者三版攻圍百日而猶得全郢都之破何至如此之速
豈非史官有詩云
天乎

虎踞方城阻漢川

吳兵迅掃若飛烟

忠良棄盡謾貪售

不怕隆城高八天

孫武遂奉闔閭入郢都城即使人掘開水壩放水歸江合兵以守

四郊

得國防變最是要緊

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閭開楚王之殿百官拜賀

已畢然後

唐蔡

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闔閭大喜置酒高會是晚

闔閭宿于楚王之宮左右得楚王夫人以進闔閭欲使侍寢意猶

未決伍員曰國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

正不知其侍寢時當作何狀

淫其

西磨東驢下麥城

偶然觸目得功成

子胥智勇具無敵

立見荆蠻右臂傾

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

在門
州之西
車專

八當陽阪望見渾江在北水

勢滔滔紀南地勢低下西有赤湖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武看

在肚裡心生一計命軍士屯于高阜之處各備斧鍤限一夜之間

要掘開深濠一道引草江之水通于赤湖却築起長堤壩住江水

那水進無所洩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風大發卽時灌人

紀南城中

水攻火攻都是兵家最妙之着却亦是最毒之着

守將宋水只道江漲驅城中

百姓奔郢都避水那水勢浩大連郢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孫武

使人於山上斫竹造筏，吳軍乘筏薄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

漳江所致衆心皇懼各自逃生楚王知郢都難守急使箴尹固具

天祐得脫于難懷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諒速速遠避勿嬰

吾鋒可以相全

這却是所友之情

鬪巢大罵背主之賊避汝不算好漢便

挺戟來戰伍員員亦持戟相迎略戰數合伍員曰汝已疲勞放汝

入城明日再戰鬪巢曰來日決個死敵兩下各自收軍城上看見

白家人馬開門接應八城去了至夜半忽然城上發起喊來報道

吳兵已入城矣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故意放鬪巢入城

却教降卒數人一樣粧束雜在楚兵隊裡混入

這却是妙計

伏于僻處

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吊上吳軍比及知覺城上吳軍已有百餘

齊聲呐喊城外大軍應之守城軍士亂竄鬪巢禁約不住只得乘

輓車出走伍員也不追趕得了麥城遣人至吳王處報捷潛淵有

詩云

鬪巢在麥城聞知吳兵東西築城急忙引兵來爭誰知二城已立
屹如堅壘鬪巢先至東城城上旌旗布滿鐸聲不絕鬪巢大怒便
欲攻城只見轅門開處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鬪巢問其姓名
答曰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鬪巢曰孺子非吾敵手伍子胥安在
姬乾曰已取汝麥城去矣鬪巢愈怒遂着長戟直取姬乾姬乾奮戈
相迎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忽有哨馬飛報今有吳兵攻打麥城
望將軍速回鬪巢恐巢穴有失急鳴金收軍軍伍已亂姬乾乘勢
掩殺一陣不敢窮追而反鬪巢回至麥城正遇伍員指揮軍馬圍
城鬪巢橫戈拱手曰子胥別來無恙足下先世之冤皆繇無極今
讎人已誅足下無冤可報矣宗國三世之恩足下豈忘之乎員對
曰吾先人有大功于楚楚王不念寬殺父兄又欲絕吾之命幸蒙

詔等引大軍攻郢城且說伍員東行數日謀者報此去麥城止一
舍之遠有大將鬬巢引兵把守員命屯住軍馬換了微服小卒二
人跟隨步出營外相度地形來至一村見村人方牽驢磨麥其人
以捶擊驢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員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麥城
矣當下回營暗傳號令每軍士一名要布袋一個內皆盛土又要
草一束明日五鼓交割如無者斬至次日五鼓又傳一令每軍要
帶亂石若干如無者斬比及天明分軍爲二隊蔡侯率一隊往麥
城之東公子乾蔡侯子率一隊往麥城之西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
束築成小城以當營壘員身自規度督率軍士用力須臾而就東
城狹長以象驢形名曰驢城西城正圓以象磨形名曰磨城蔡侯
不解其意員笑曰東驢西磨何患麥之不下耶此舉不過討識之
法却無其可處

以防北路大將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紀南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

引精兵一萬營于魯湫江在監利縣以扼東渡之路常不是惟所路州

江今曰南路湘江俱是楚地地方險遠非吳入楚之道不必

置備子期督令王孫繇于王孫圉鍾建申包胥等在內巡城十分

嚴緊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問入郢之期伍員進曰楚雖屢敗

然郢都全盛且三城聯絡未易拔也西去魯湫江乃入楚之徑路

必有重兵把守必須從北打大寬轉分軍爲三一軍攻麥城一軍

攻紀南城大王率大軍直擣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顧此失彼路

進兵今其不能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孫武曰子胥之計甚善乃使

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蔡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麥城孫武

同夫槩引兵一萬唐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紀南城闔閭同伯

大王須早定保郢之計昭王一面召沈諸梁子成領回父首厚給

葬具封諸梁為葉公一面議棄郢城西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

寢盡在郢都王若棄去不可復入矣此諫自昭王曰所恃江漢為

險今已失其險吳師且夕將至安能束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

壯丁尚有數萬王可悉出宮中粟帛激厲將士固守城堞遣使四

出往漢東諸國合兵入援亦是一策只是此吳人深入我境糧

餉不繼豈能久哉昭王曰吳因糧于我何患之食晉人一呼頓胡

皆往吳兵東下唐蔡為導楚之宇下盡已離心不可恃也此語頗為明白

所以後日復興子西又曰臣等悉師拒敵戰而不勝走猶未晚昭王曰國

家存亡皆在二兄申結皆平王庶當行則行寡人不能與謀矣言

罷含淚入宮子西與子期計議使大將鬬巢引兵五千助守麥城

忍成儘力大喝一聲遂瞑目不視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首解裳裹而懷之復掘土掩蓋其屍奔回郢都去了吳兵遂長驅而進史官有讚云 楚謀不臧 賊賢升佞 伍族既捐

卻宗復讐

表表沈尹

一本支厦上聲

操敵掌中

敗于貪尤

功壞身亡

凌霜暴日

天佑忠臣

歸元于國

話說遠延先歸見了昭王哭訴囊瓦敗奔其父被殺之事昭王大驚急召子西子期公子等商議再欲出軍接應隨後吳句卑亦到呈上沈尹戌之首備述兵敗之餘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以至如此昭王痛哭曰孤不能早用司馬孤之罪也誰叫你不因大罵囊瓦誤國奸臣何見偷生于世犬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吳兵日逼

陣吳兵死者千餘人沈尹戌正欲追殺吳王闔閭大軍已到兩下
札營相拒沈尹戌謂其家臣吳何卑曰今尹貪功使吾計不遂天
也今敵患已深明日吾當決一死戰幸而勝不及郢楚國之福萬
一戰敗以首托汝勿爲吳人所得沈尹戌至此已知事之難爲矣
處又謂遠延曰汝父已没于敵汝不可以再死宜亟歸傳語子西
公子爲保郢計遠延下拜曰願司馬驅除東寇早建大功垂淚而
別明日兩下列陣交鋒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軍卒用命無不盡
力死鬪夫槩雖勇不能取勝看看欲敗孫武引大軍殺來右有伍
員即蔡侯左有伯唐侯強弓勁弩在前短兵在後直冲入楚軍殺
得七零八落成死命殺出重圍身中數箭僵臥車中不能復戰乃
呼吳何卑曰吾無用矣汝可速取吾首去見楚王可憐何卑猶不

掠取旗鼓戈甲無數孫武命唐蔡二君各引本國軍將奪取渡江

船隻沿江一路接應還射奔至雍滋地名在將卒飢困不能奔走

所喜追兵已遠暫且停留埋鍋造飯豈知是替飯纔熟吳兵又到

楚兵將不及下咽棄食而走留下見成熟飯反與吳兵受用吳兵

飽食復儘力追逐援了他飯又還儘力楚兵自相踐踏死者更多

還射車躡被夫槩一戟刺死其子還延亦被吳兵圍住延奮勇冲

突不能得出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還延曰吳又有兵到吾命休

矣原來那枝兵却是左同馬沈尹成行至新息得龔友兵敗之信

遂從舊路退回却好在雍滋遇着吳兵圍住還延來得成遂將部

下萬人分作三路殺入夫槩恃其屢勝不以為意忽見楚三路進

兵正不知多少兵馬沒抵敵一頭處遂解圍而走沈尹成大殺一

斷後夫槩探得遠射移營尾其後追之及于清發

沼江地名

楚兵方收

集船隻將謀渡江吳兵便欲上前奮擊夫槩止之曰困獸猶鬪况

人乎若逼之太急將致死力不如暫且駐兵待其半渡然後擊之

已渡者得免未渡者爭先誰肯死鬪勝之必矣

夫槩此說大是知兵

乃退二

十里安營中軍孫武等俱到聞夫槩之言人人稱善圍問謂伍員

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郢都不入伍員曰臣聞被離曾相夫槩言

其毫毛倒主必有背國叛主之事雖則英勇不可專任闔閭不以

爲然

在愛時進言原自難人

再說遠射聞吳兵來追方欲列陣拒敵又聞其

復退喜曰固知吳人怯不敢窮追也

只怕未必

乃下令五鼓飽食一齊

渡江剛剛渡及十分之三夫槩兵到楚軍爭渡大亂遠射禁止不

住只得乘車疾走軍士未渡者都隨着主將亂竄吳軍從後掩殺

自方便小將當死于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車疾走不敢回郢竟奔
鄭國逃難去了韓翁有詩云

披裘佩玉駕名駒

只道千年住郢都

兵敗一身逃難去

奸教萬口笑貪夫

伍員兵到史皇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本部殺入吳軍左冲右
突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楚兵死傷數亦相當史皇身被重傷而
死好漢子武城黑戰夫槩不退亦被夫槩斬之遠射之子遠延聞前
營有失報知其父欲提兵往救遠射不許自立營前彈壓令軍中
亂動者斬囊瓦敗軍皆歸于遠射點視尚有萬餘合成一軍軍勢
復振遠射曰吳軍乘勝掩至不可當也及其未至整隊而行退至
郢都再作區處乃令大軍拔寨都起也去得遠延前行遠射親自

其劫若兩陣相當楚兵豈遽弱于吳哉今將軍初到乘此銳氣宜
決一死敵遠射不從遂與囊瓦各自立營名雖互爲犄角相去有
十餘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不敬遠射偏是沒用的人偏要做大遠射又欺囊
瓦無能不爲之下兩邊各懷異意不肯和同商議本軍不和最吳
先鋒夫槩探知楚將不和乃入見吳王曰囊瓦貪而不仁素失人
心遠射雖來赴援不遵約束三軍皆無鬪志若追而擊之可必全
勝闔閭不許這又是夫槩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志吾將獨往若
幸破楚軍郢都可入也雖則成功却也只算僥倖晨起率本部兵五千竟奔囊
瓦之營孫武聞之急調伍員引兵接應却說夫槩打入囊瓦大寨
瓦全不准備營中大亂武城黑捨命敵住瓦不及乘車步出寨後
左胛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車載之謂瓦曰令尹可

被吳將伍員所劫，史將軍大敗，不知下落。囊瓦心膽俱裂，引着敗

兵連夜奔馳，直到柏舉地方，謹駐足良久。史皇亦引殘兵來到，餘

漸集，復立營寨。囊瓦曰：「孫武用兵，果有機變。」好誇獎別人，蓋羞不

如棄寨逃歸。這便是令尹元帥的妙計了。請兵復戰。史皇曰：「令尹率大兵拒吳，

若棄寨而歸，吳兵一渡漢江，長驅入郢，令尹之罪何逃？不如盡力

一戰，便死于陣上，也留個香名于後。」史皇雖無將才，却還是個漢子。囊瓦正在躊

躇，忽報楚王又遣一軍來接應。囊瓦出寨迎接，乃大將遠射也。

射曰：「主上聞吳兵勢大，恐令尹不能取勝，特遣小將帶軍一萬前

來聽命，因問從前交戰之事。」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面有慚色。遠

射曰：「若從沈司馬之言，何至如此？今日之計，惟有深溝高壘，勿與

吳戰，等待司馬兵到，然後合擊。」囊瓦曰：「某因輕兵劫寨，所以反被

部伏于大别山之左右但聽哨角爲號方許殺出使唐蔡二君分

兩路接應又令在員引兵五千抄出小别山反劫囊瓦之寨却使

伯嚭接應孫武又使公子山吳王保護吳王移屯于漢陰山在漢陽之

北以避冲突其隱大寨虛設旌旗留老弱數百守之號令已畢當時

三鼓囊瓦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大寨中寂然無備發聲喊

殺入軍中不見吳王疑有埋伏豈敢忒多心慌忙殺出忽聽得哨角齊

鳴鱗毅夫槩兩軍左右突出夾攻囊瓦且戰且走三停兵士折了

一停纔得走脫又聞砲聲大震右有蔡侯左有唐侯兩下截在唐

侯大叫還我肅霜馬免汝一死蔡侯又叫還我裘佩饒汝一命難

心上事却是嘲笑妙語囊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

兵來大殺一陣救出囊瓦約行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營已

襄王惑其言

只為怕失政不
知更要夫兵机

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至小別山

在漢

川縣南十里
亦名歙山

列成陣勢史皇出兵挑戰孫武使先鋒夫槩迎之夫

槩選勇士三百人俱用堅木為大棒一遇楚兵沒頭沒腦亂打將

去楚兵從未見此軍形

這等軍形
其實古怪

惜手不迭被吳兵亂打一陣史

皇大敗而走襄王曰子合我渡江今纔交兵便敗何面目來見我

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今吳王太素札在大別

山之下

山在漢陽縣東
北名魯山

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

劫

亦是一第但非
孫武對手耳

襄王從之遂挑選精兵萬人披掛銜枚從間道殺

出大別山後諸軍得令依計而行却說孫武聞夫槩初戰得勝眾

皆相賀武曰襄王乃斗筭之輩貪功僥倖今史皇小挫未有虧損

今夜必來掩襲大寨不可不備

是勝着

乃令夫槩鮑毅各引本

以爲善後之謀乃葬湖中設疑棺又盡殺石工以滅口欲免身後之發掘究竟不免於戮屍之禍真是徹骨愚人信費無極之謠納媳逐子戮忠貽禍其過固在楚平然信任囊瓦貪夫遂致人心離叛則亡國之殃楚昭亦不得辭其責也

話說沈尹戌去後吳楚夾漢水而軍相持數日武城黑欲獻媚于令尹進言曰吳人舍舟從陸違其所長且又不識地理司馬已策其必敗矣今相持數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擊之似亦死之可聽愛將史皇亦曰楚人愛令尹者少愛司馬者多若司馬引兵焚吳舟塞隘道則破吳之功彼爲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屢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功讓于司馬何以立于百僚之上司馬且代子爲政矣若果獲全勝功何不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渡江決一勝負爲上

家何至徧淫其閨闈乎。况報怨於亡人。至於抉目鞭屍。鑿骸棄骨。亦從來希有之事。雖曰怨毒實深。畢竟失之已甚。偌大一個楚國。上而宮嬪。下而諸大夫之妻妾。共有無數婦人。乃俱受淫污。並無一個守貞抗節者。何楚地閨闈之無良也。伯嬴閉戶自持。抗詞守禮。卒免閨闈之淫。庶爲差強人意。妾媵之屬。猶爲下賤。楚昭夫人固國母也。乃竟受閨闈之淫。婦人無耻一。至於此。令人恨恨。

伍員於楚有怨。故欲快志於報復。若吳王不過以敵國相攻。非有深仇積怨也。何竟至宣淫不顧。且淫其妻子不已。并欲淫及其母乎。無禮其矣。

楚平多行不義。欲怨於生前。既已自知之矣。不思遷善改過。

夏抗拒天子王朝列國莫敢誰何齊桓晉文亦不過畧挫其鋒未能制其死命也今祇因信用費無極囊瓦二人遂致諸侯離心臣民皆叛喪師亡國宗室爲墟故君遭戮尸之慘君臣受淫汙之辱至於無以復加吳國不過東海小邦只因得一孫武伍員遂能宣威強國如此古云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人君當三復斯語也。

楚則囊瓦無才然內則有子西子期申包胥等以爲謀臣外則有沈尹筮遠越遠延史皇闢輿等以爲戰將何以吳兵五戰遂至郢都受禍至於如此之亟乎殆亦楚人歷世作惡其貫已盈天厭其德故奪其魄而誘其衷不過假手於吳人耳伍員積怒楚平固不恤瀆倫以快其報復但諸大夫非盡仇

伍子胥掘墓鞭屍

兵凶戰危雖算計十分周密猶恐有失所以諸葛武侯一生用兵全以謹慎取勝如囊瓦之渡江索戰未可全非特不如沈尹戌之計爲穩耳棄極穩之計而欲僥倖以成功所以一敗塗地也

囊瓦平時則爲令尹位在百僚之上出兵則爲主帥掌握軍國之權乃全不能出一計謀只是隨人可否東倒西歪如此人那得不敗

沈尹戌料敵設謀無不中窾用兵撫士皆得其方絕好一個將才可惜爲囊瓦所誤

楚爲天下第一強國地廣兵精池深城固歷世以來侵陵諸

陸但取便捷萬一失利更無歸路吾所以笑之死曰彼兵見屯漢
北何計可破成曰吾分兵五千與子子沿漢列營將船隻盡拘集
於南岸再令輕舟旦夕往來於江之上下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
我率一軍從新息今息縣抄出淮內盡焚其舟再將漢東隘道用木
石磊斷然後令尹引兵渡漢江攻其大寨我從後而擊之彼水陸
路絕首尾受敵吳君臣之命皆喪吾手矣沈尹戌太是舟兵當時
能不危乎不知孫囊瓦大喜曰司馬高見吾不及也於是沈尹戌
武何爲不計及留大將武城黑統軍五千相助囊瓦自引一萬人望新息進發不
知後來勝敗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左右翼相從滅楚臨行孫武忽傳令軍士登陸將戰艦盡留於淮

水之曲伍員私問舍舟之故孫武曰舟行水逆而退使楚得徐爲

備不可破矣

說得是

員服其言大軍自江北陸路走章山

德安府之東古豫章

也直趨漢陽楚軍屯於漢水之南吳兵屯於漢水之北囊瓦日夜

愁吳軍濟漢聞其留舟於淮水心中稍安楚昭王聞吳兵大舉自

召諸臣問計公子申曰子常非大將之才速令左司馬沈尹戌領

兵前往勿使吳人渡漢彼遠來無繼必不能入昭公從其言使沈

尹戌帥兵一萬五千同令尹協力拒守沈尹戌來至漢陽囊瓦迎

入大寨戌問曰吳兵從何而來如此之速瓦曰棄舟於淮泝從陸

路自豫章至此戌連笑數聲曰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真

兒戲耳瓦曰何謂也戌曰吳人慣習舟楫利於水戰今乃舍舟從

唐蔡以傷心之怨願為先驅夫救蔡顯名破楚厚利王欲入郢此

機不可失也真好閻閻乃受蔡侯之質許以出兵先遣公孫姓歸

報閻閻正欲調兵近臣報道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有事求見

閻閻召八問其來意孫武曰楚所以難攻者以屬國衆多未易直

達其境也今晉侯一呼而十八國群集內中陳許頓胡皆素附於

楚亦乘而從晉人心怨楚不獨唐蔡此楚勢孤之時矣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閻閻大悅便被離馬穀輔太子波居守拜孫武為大將伍員伯嚭

副之親弟公干夫槩為先鋒公子山閻閻子專督糧餉悉起吳兵六

萬號為十萬從水路渡淮直抵蔡國囊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走

不濟的貨又恐吳兵直渡漢水方繼屯杞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

再說蔡侯迎接吳王泣訴楚君臣之惡未幾唐侯亦到二君願為

不已自交見以後晉楚無隙自我開之不可況水潦方降疾瘧方興恐進未必勝退爲楚乘不可不慮士鞅亦是個貪夫也思蔡侯酬謝又是一個貪夫可恨未遂其欲托言雨水不利難以進兵遂却蔡侯之質傳令班師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各散回本國聶仙有詩云

冠裳濟濟擁兵車

直掃荆襄力有餘

誰道中原無義士

也同囊九索苞苴

蔡侯見諸軍解散大失所望歸過沈國汝寧府汝陽縣怪沈子嘉不從伐楚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其忿楚囊灰大怒興師伐蔡圍其城公孫姓進曰晉不足恃矣不如東行求救於吳子胥伯嚭諸臣與楚有大仇必能出力蔡侯從之卽令公孫姓約會唐侯共投吳國借兵以其次子公子乾爲質伍員引見闔閭曰

及反國次日卽以世子元爲質於晉借兵伐楚晉定公爲之訴告
於周周敬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之宋齊魯衛陳鄭許曹莒邾
頓胡滕薛杞小邾子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個個恨襄九之貪皆
以兵從晉士鞅爲大將荀寅副之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荀寅自
以爲蔡興師有功於蔡欲得重貨又是一個貪夫可恨使人謂蔡侯曰聞君
有裘佩以遣楚君臣何獨敝邑而無之吾等千里興師專爲君侯
不知何以犒師也蔡侯對曰孤以楚令尹瓦會曾不仁棄而投晉
明是惟大夫念盟主之義滅強楚以扶弱小則荆襄五千里皆犒
師之物也利孰大焉會荀寅聞之甚愧其時周敬王十四年之春
三月偶然大雨連旬劉卷患瘧荀寅遂謂士鞅曰昔五伯莫盛於
齊桓然駐師召陵未嘗少損於楚先君文公僅一勝之其後攜兵

哲與衆從者皆白繫於殿前待罪唐侯曰微諸卿獻馬於貧夫寡人不能返國此寡人之罪三子勿怨寡人足矣各厚賞之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驕驕陂因馬過此得名也唐胡曾先生有詩云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見機莫惜驕驕輸令尹漢東宮闕早時歸又髯仙有詩云

三年拘繫辱難堪
不是便宜私竊馬

只爲名駒未售貪
君侯安得離荆南

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亦解裘佩以獻瓦瓦復告昭王曰唐蔡一體唐侯既歸蔡不可獨留也昭王從之蔡侯出了郢都怒氣填胸取曰壁沉於漢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有如大川

實則監押其時昭王年幼國政皆出於囊瓦

偏用這等人執政便是亡國之徵

二

君一住三年思歸甚切不得起身唐世子不見唐侯歸國使大夫公孫哲至楚省視知其見拘之故奏曰二馬與一國孰重君何不獻馬以求歸唐侯曰此馬希世之寶寡人惜之且不肯獻於楚王况令尹乎且其人貪而無厭以威劫寡人寡人寧死决不從之可笑公孫哲私謂從者曰吾主不舍一馬而久淹於楚何其重畜而輕國哉有我等不如私盜驢驘獻於令尹倘得主公歸唐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何所恨好從者然之乃以酒灌醉圉人私盜二馬獻於囊瓦曰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故令某等獻上良馬以備驅馳之用囊瓦大喜受其所獻次日入告昭王曰唐侯地褊兵微諒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歸國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唐侯既歸公孫

忽一日報有唐蔡二國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員喜曰唐蔡皆

楚屬國無故遣使遠來必然與楚有怨天使吾破楚八郢也原來

楚昭王爲得了湛盧之劍諸侯畢賀唐成公與蔡昭侯亦來朝楚

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銀貂鼠裘一副以一裘一佩獻於楚昭

王以爲賀禮自己佩服其一裘虎見而愛之使人求之於蔡侯蔡

侯愛此裘佩不與裘虎唐侯有名馬二匹名曰肅霜肅霜乃雁名

其羽如練之白高首而長頸馬之形色似之故以爲名後人復加

馬傍曰騶驎乃天下希有之馬也唐侯以此馬駕車來楚其行速

而穩囊虎又愛之使人求之於唐侯

見一宗愛一宗豈有此理

唐侯亦不與二

君朝禮既畢囊虎卽譖於昭王曰唐蔡私通吳國若放歸必導吳

伐楚

竟成語識

不如留之乃拘二君於館驛各以千人守之名爲護衛

此必楚王賂吾左右而盜吾劍也殺左右數十人遂使孫武伍員

伯嚭率師伐楚復遣使徵兵於越越王允常未與楚絕不肯發兵

孫武等救楚六今六潛今潛二邑因後兵不繼遂班師闔閭怒越

之不同於伐楚復謀伐越孫武諫曰今年歲星在越伐之不利闔

閭不聽遂伐越敗越兵於檣李今嘉大掠而還孫武私謂伍員曰

四十年之後越強而吳盡矣伍員嘿記其言此闔閭五年事也其

明年楚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吳以報潛六之役闔閭使孫武伍員

擊之敗楚師於巢獲其將芊繁以歸闔閭曰不入郢都雖敗楚兵

猶無功也員對曰臣豈須臾忘郢都哉顧楚國天下莫強未可輕

敵囊瓦雖不得民心而諸侯未惡聞其索賂無厭不久諸侯有變

乃可乘矣遂使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伍員終日使人探聽楚事

話分兩頭却說楚昭王臥於宮中既醒見枕畔有寒光視之得一

寶劍

正是此劍

及且召相劍者風胡子入宮以劍示之風胡子觀劍大

驚曰君王何從得此昭王曰寡人臥覺得之於枕畔不知此劍何

名風胡子曰此名湛盧之劍乃吳中劍師歐冶子所鑄昔越王鑄

名劍五口吳王壽夢聞而求之越王乃獻其三曰魚腸盤郢湛盧

魚腸以刺王盤郢以送亡女惟湛盧之劍在焉臣聞此劍乃五

金之英太陽之精出之有神服之則威然人君行逆禮之事其國

卽出此劍所在之國其國祚必綿遠昌熾

明是奉承何足爲君

今吳王弑王

僚自立又坑殺萬人以葬其女吳人悲怨故湛盧之劍去無道而

就有道也昭王大悅卽佩於身以爲至寶宣示國人以爲天瑞請

後日瑞

在何處闔閭失劍使人訪求之有人報此劍歸於楚國闔閭怒曰

其半而以其餘賜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魚唇我我何用生爲退而

自殺闔閭悲之厚爲殮具營葬於國西閭門之外鑿池積土所鑿

之處遂成太湖大湖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豈取土作墳之所致耶此是後人傳會不可信也今女

墳湖是也又斷又石以爲椁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府庫幾傾

其半又取盤郢名劍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之中令萬民隨

而觀之因令觀者皆入隧門送葬隧因設有伏机男女旣入遂

發其機門閉實之以土男女死者萬人闔閭曰使吾女得萬人爲

殉庶不寂寞也胡說至今吳俗殯事喪亭上製有白鶴乃其遺風殺

生送死闔閭之無道極矣史臣有詩云

三良殉葬共非秦

諱市何當殺萬人

不待夫差方暴骨

閭閻今日已無民

使人告之掩餘逃去路逢燭庸亦逃出遂相與商議往奔楚國。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吳必深宜乘其窮而厚結之乃居於舒城使
之練兵以禦吳。闔閭怒二國之違命令孫武將兵除滅之。孫子章
羽奔楚遂伐鍾吾執其君以歸。太甚復襲破舒城殺掩餘燭庸。闔
閭便欲乘勝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驟用也遂班師於是伍員獻
謀曰凡以寡勝衆以弱勝強者必先明下勞逸之數晉愷公三分
四車以敝楚師卒收蕭魚之績惟自逸而以勞子人也楚執政皆
貪庸之輩莫肯任患請爲三師以擾楚我出一師彼必皆出彼出
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後猝然乘之無不勝
矣。大好主意。闔閭以爲然乃三分其軍迭出以擾楚境。楚遣將來救吳
兵卽歸楚人苦之。吳王有愛女名勝玉因內宴危人進蒸魚王食

闔閭痛此二姬乃厚塋之于橫山立祠祭之名曰愛姬祠因思念
愛姬遂有不用孫武之意伍員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也不可虛談
誅殺不果軍令不行大王欲征楚而伯天下思得良將夫將以果
毅爲能舍孫武之將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夫美色易
得良將難求若因二姬而棄一賢將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只
強爲闔閭始悟乃封孫武爲上將軍號爲軍師責成以伐楚之事
之說伍員問孫武曰兵從何方而進孫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內患
然後方可外征吾聞王僚之弟掩餘在徐燭庸在鍾吾二人俱懷
報怨之心今日進兵宜先除二公子然後南伐伍員然之奏過吳
王王曰徐與鍾吾皆小國遣使往索逋臣彼不敢不從乃發二使
一往徐國取掩餘一往鍾吾取燭庸徐子章羽不忍掩餘之死私

隊長再申令擊鼓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戰鳴金收軍左右
進退回旋往來皆中繩墨毫髮不差自始至終寂然無聲乃使執
法往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雖使赴湯蹈火亦不敢退避
矣髯仙有詩咏孫武試兵之事云

強兵爭霸業

試武耀軍容

盡出嬌娥輩

猶如戰國雄

戈揮羅袖捲

甲映粉顏紅

掩笑分旗下

含羞立隊中

聞聲趨必速

違令法難通

已借妖姬首

方知土將風

驅馳赴湯火

百戰保成功

操抱以鑿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孫武大怒兩目忽張髮上衝冠遽喚執法何在執法者前跪孫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已約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於軍法當如何執法曰嘗斬孫武曰士難盡誅罪在隊長顧左右可將女隊長斬訖示衆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不敢違令便將左右二姬挾縛闔閭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忽見挾其二姬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申櫛甚適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請將軍赦之孫武曰軍中無戲言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雖君命不得受若狗君命而釋有罪何以服衆喝令左右速斬二姬梟其首于軍前殺得可憐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不敢仰視孫武於二隊中再取二人爲左右

故違約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場聽操王登臺而觀之次日五鼓宮

女二隊俱到教場一個個身披甲冑頭帶兜鍪右手操劍左手握

盾二姬頂盔衣甲充做將官分立兩邊創好伺俟孫武升帳武親

自握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傳諭官將黃旗二面分授二姬令執之

爲前導眾女跟隨隊長之後五人爲伍十人爲總各要步跡相繼

隨鼓進退左右迴旋寸步不亂傳諭已畢令二隊皆伏地聽令少

頃下令曰聞鼓聲一通兩隊齊起聞鼓聲二通左隊右旋右隊左

旋聞鼓聲三通各挺劍爲爭戰之勢聽鳴金然後歛隊而退眾宮

女皆掩口嘻笑鼓吏果鳴鼓一通宮女或起或坐參差不齊孫武

離席而起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使軍吏再申前令鼓

吏復鳴鼓宮女咸起立傾斜相接其笑如故孫武乃擡起雙袖親

可施於卒伍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亦可驅而用之闔閭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濶也天下豈有婦人女子可使其操戈習戰者孫武曰王如以臣言爲迂請將後宮女侍與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闔閭卽召宮女三百令孫武操演孫武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隊長然後號令方有所統何必定是寵姬其心可見闔閭又宜寵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謂武曰此寡人所愛可充隊長乎孫武曰可矣然軍旅之事先嚴號令次行賞罰雖小試不可廢也請立一人爲執法二人爲軍吏主傳諭之事一人值鼓力士數人充爲牙將執斧鑕刀戟列于壇上以壯軍容闔閭許於軍中選用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隊右姬管轄右隊左姬管轄左隊各披掛持兵示以軍法一不許混亂行伍二不許言語喧嘩三不許

寡人召之

專諸一勇士卻皆先造其居孫武大才却及要召之來見正是露出底裏處

員對曰此人不可

輕仕進非尋常之比必須以禮聘之方纔肯就闔閭從之乃取黃金十鎰白壁一雙使員駕駟馬往羅浮山取聘孫武員見武備道吳王相慕之意乃相隨出山同見闔閭闔閭降階而迎賜坐問以兵法孫武將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闔閭令伍員從頭朗誦一遍每終一篇讚不容口那十三篇

一曰始計篇二曰作戰篇三曰謀攻篇四曰軍形篇五曰兵勢篇六曰虛實篇七曰軍爭篇八曰九變篇九曰行軍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間篇

闔閭顧伍員曰觀此兵法真通天徹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國小兵微如何而可

既有這天術地之木何患兵微國小只是隨口語

孫武對曰臣之兵法不但

以公子之禮葬慶忌於王僚之墓側大宴群臣伍員泣奏曰王之禍患皆除但臣之仇何日可復伯嚭亦垂淚請兵伐楚闔閭曰俟明日當謀之次早伍員同伯嚭復見闔閭王宮中間閭曰寡人欲爲二卿出兵誰人爲將員嚭齊聲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闔閭心念二子皆楚人但報已仇未必爲吳盡力要報仇自然盡力不盡力如何報仇疑得可笑乃嘿然不言向南風而嘯頃之復長歎伍員已窺其意復進曰王慮楚之兵多將廣乎闔閭曰然員曰臣舉一人可保必勝闔閭欣然問曰卿所舉何人其能若何員對曰姓孫名武吳人也闔閭聞說是吳人便有喜色員復奏曰此人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隱于羅浮山山在泰之東誠得此人爲軍師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闔閭曰卿試爲

尚存其肩

傷哉要離

死無形影

豈不自愛

遂人之功

功遂名立

視死猶榮

擊劍死俠

釀成風俗

至今吳人

趨義如鵠

又有詩單道慶忌力敵萬人死於殘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詩云

慶忌驍雄天下少

匹夫一臂須臾了

世人休得逞強梁

牛角傷殘鼯鼠飽

衆人收要離肢體并載慶忌之屍來投吳王閭閭閭閭大悅重賞降卒收于行伍以上卿之禮葬要離於閭門城下曰藉子之勇爲吾守門今閭門城下有要離墓追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歲時祭祀有何益哉

離下肯行謂左右曰吾有三不容於世雖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
衆問曰何謂三不容於世要離曰殺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
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
非智也有此三惡何面目立於世哉雖是說得好却言訖遂投身
於江舟人撈救出水要離曰汝撈我何意舟人曰若返國必有爵
歸何不去之要離笑曰吾不愛室家性命況於爵祿汝等以吾屍
祿可取重賞於是奪從人佩劍自斷其足復勿裝而死史臣有贊
云

古人一死

其輕如羽

不惟自輕

并輕妻子

闔閭畢命

以殉一人

一人旣死

吾志已伸

再諸雖死

驅人殉葬一事最。是愚得可笑。使死者無知。何知寂寞。安用
多人。如其有知。萬人皆將怨恫。切心適以爲累。安能得其用
乎。楚囊瓦以黷貨而失諸侯。又以裘馬微物。拘留二國之君。
至于三年不釋。橫肆極矣。竟以此而招十七國之師。終致吳
兵入郢之禍。貪夫敗國。可畏哉。

晉國久霸中原。其所與爭者。惟楚。今楚有大釁。諸侯同心。正
是復整霸業之時。乃荀寅士鞅。亦以貪故。空自往返。一遭毫
無所逞。遂以霸業讓之于吳。真是可惜。

楚國子西沈尹筮。都還是有智之人。當時乃偏用一囊瓦。爲
令尹。以取覆敗。豈有天意存于其間耶。

話說慶忌臨死。誠左右勿殺要離。以成其名。左右欲釋放。要離要

無他奇。只不過誅殺以立威耳。婦女非待兵之人。寵姬非試兵之物。演陣教戰。誅殺立威。不必定在于此。乃欲以此爲試者。明知其未必。卽從須殺之以信吾說耳。是其請之之時已懷欲殺之意。殺無辜之人以求信。吾說孫武之心。忍于穢且多矣。讀者于此等處。最宜分別。莫作一例觀也。

闔閭謀事。頗有才智爲公子時。禮賢下士。傾心于子胥。禮下于專諸。似是賢豪一流。及借子胥之力得位。却不與之報仇。以女死之故。勞民以興大役。又殺無辜之萬人。以爲殉。又以失劍而枉殺左右數十人。可謂殘虐之極。可見以前許多好事。都是權術以求濟其欲耳。其欲已遂。底裏遂碩。可見得意時。看人難。失意時。看人爲更難也。

思倒提要離溺其頭於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離置於膝上顧而
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持戈戟欲攢刺之
慶忌搖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豈可一日之間殺天下勇士二人
哉乃誠左右勿殺要離可絕之還吳以旌其忠慶忌知弄奸漢子言畢推
要離於膝下自以手抽示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離性命何如且
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孫武之事與穰且不同穰且之請監軍是欲借以爲重其後
之斬莊賈則既已握兵賈犯軍法理所應誅孫武之演陣亦

平王已死費無極亦亡闔閭得位安其富貴不思與子胥復仇臣
爲子胥進言致觸王怒加臣慘戮子胥之心怨吳王亦明矣這却說得
像臣之幸脫囚繫亦賴子胥周全之力子胥囑臣曰此去必見公
子觀其志向何如若肯爲伍氏報仇願爲公子內應以贖屈室同
謀之罪公子不乘此時發兵向吳待其君臣復合臣與公子之仇
俱無再報之日矣言罷大哭以頭擬柱欲自觸死慶忌急止之曰
吾聽子吾聽子遂與要離同歸艾城任爲腹心使之訓練士卒修
治舟艦三月之後順流而下欲襲吳國慶忌與要離同舟行至中
流後船不相接屬要離曰公子可親坐船頭戒飭舟人慶忌來至
船頭坐定要離隻手執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陣怪風要離輕
身立於上風借風勢以矛刺慶忌刺法却透八心窩穿出背外慶

慶忌疑其詭詐不納要離乃脫衣示之慶忌見其右臂果斷方信
爲實乃問曰吳王既殺汝妻子刑汝之軀今來見我何爲離曰臣
聞吳王弑公子之父而奪大位今公子連結諸侯將有復仇之舉
故臣以殘命相投臣能知吳國之情誠以公子之勇用臣爲嚮導
吳可入也大王報父仇臣亦少雪妻子之恨慶忌猶未深信未幾
有心腹人從吳中探事者歸報要離妻子果焚棄於市上慶忌遂
坦然不疑問要離曰吾聞吳王任子胥伯嚭爲謀主練兵選將國
中大治吾兵微力薄焉能洩胸中之氣乎離曰伯嚭乃無謀之徒
何足爲慮吳臣止一子胥智勇足備今亦與吳王有隙矣慶忌曰
子胥乃王之恩人君臣相得何云有隙要離曰公子但知其一未
知其二子胥所以盡心於闔閭者欲借兵伐楚報其父兄之仇今

王也子胥爲王定吳國王乃不爲子胥報仇乎雖是故意闔閭大

怒曰此國家大事豈野人所知奈何當朝責辱寡人叱力士執要

離斷其右臂斷右臂計亦殊重囚於獄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員歎

息而出羣臣皆不知其繇過數日伍員密諭獄吏寬要離之禁要

離乘間逃出闔閭遂戮其妻子焚棄於市宋儒論此事以爲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仁人不肯爲之今乃無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詐

謀闔閭之殘忍極矣而要離與王無生平之恩特以貪勇俠之名

殘身害家亦豈得爲良士哉此論痛確的當有詩云

祇求成事報吾君

妻子無辜枉殺身

莫向他邦誇勇烈

忍心害理是吳人

要離奔出吳境一路上逢人訴冤訪得慶忌在衛遂至衛國求見

在力臣能近慶忌刺之如割雞耳闔閭曰慶忌明智之人招納四方亡命豈肯輕信國中之客而近子哉要離曰慶忌招納亡命將以害吳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這等是肉計何其決毒慶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後可圖也闔閭愀然不樂曰子無

罪吾何忍如此慘禍於子哉要離曰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專君

之義非忠也懷室家之愛不能除君之患非義也臣得以忠義成

名雖與家就死其甘如飴矣這等忠義豈非大生伍員從傍進曰要離爲國

忘家爲主忘身真千古之豪傑但於功成之後旌表其妻孥不沒

其績使其揚名後世足矣闔閭許之次日伍員同要離入朝員薦

要離爲將請兵伐楚闔閭罵曰寡人觀要離之力不及一小兒何

能勝伐楚之任哉况寡人國事麤定豈堪用兵要離進曰不仁哉

之伍員乃往見要離曰吳王聞吾子高義願一見顏色離驚曰吾
乃吳下小民有何德能敢奉吳王之詔伍員再申言吳王願見之
意要離乃隨員入謁闔閭初聞伍員誇要離之勇意必魁偉非常
及見離身材僅五尺餘腰大一束形容醜陋大失所望實在不中
看難怪吳
王心中不悅問曰子胥稱勇士要離乃子乎離曰臣細小無力迎
風則伏負風則僵何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盡其力闔閭
嘿然不應伍員已知其意奏曰夫良馬不在形之高大所貴者力
能任重足能致遠而已要離形貌雖陋其智術非常非此人不能
成事王勿失之闔閭乃延入後宮賜坐要離進曰大王意中所患
得非亡王之公子乎臣能殺之闔閭笑曰慶忌骨騰肉飛走踰奔
馬矯捷如神萬夫莫當子恐非其敵也要離曰善殺人者在智不

值臥觀之乃要離也見訢來直挺不動亦無懼意訢以劍承要離
之頸數之曰汝有當死者三汝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汝辱我於
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見我而不起避三死也汝自
求死勿以我爲怨要離曰我無三死之過爾有三不肖之愧爾知
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爾於千人之衆爾不敢酬一言一不
肖也是入門不咳登堂無聲有掩襲之心二不肖也是以劍承吾
之頸尚敢大言三不肖也是爾有三不肖而反責我不可鄙哉樹
邱訢乃收劍歎曰吾之勇自計世人莫有及者離乃加吾之上真
乃天下勇士吾若殺之豈不貽笑於人然不能殺汝亦難以勇稱
於世矣乃投劍於地以頭觸牖而死不知可曾報官方其在喪席
之時臣亦與坐故知其詳豈非有萬人之勇乎閻閻曰子爲我召

眇王侯行弔坐於喪席所恃其與水神交戰之勇以氣凌人輕傲
於士大夫言詞不遜時要離與所對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謂所曰
子見士大夫而有傲色得無以勇上自居邪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遠聲靈死不受其辱今
子與神鬪於水失馬不能追又受眇目之羞形殘名辱不與并命
而猶戀戀於餘生此天地間最無用之物且不當以面目見人况
傲上乎實是有理折辱的不差椒邱所被辱頓口無言含愧出席而去要離
至晚還舍誠其妻曰我辱勇士椒邱所於大家之喪恨怨鬱積今
夜必來殺我以報其憤吾當僵臥室中以待其來慎勿閉門妻知
要離之勇從其言椒邱所果於夜半挾利刃逕造要離之舍夜半
不足稱見門扉不掩堂戶大開直趨其室見一人垂手放髮踞牕
勇矣

曰其人爲誰子何以知其勇試爲寡人言之伍員遂將勇士姓名出處備細說來正是

說時華岳山搖動

話到長江水逆流

只爲子胥能舉薦

要離姓字播春秋

伍員曰其人姓要名離吳人也臣昔曾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是以知其勇闔閭曰折辱之事如何員對曰椒邱訢者東海上人也
有友人仕於吳而死訢至吳奔其喪車過淮津欲飲馬於津
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取之君勿飲也訢曰壯士在此何神敢于我哉乃使從者解驂飲於津水馬果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馬去矣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不知志生尋神興
濤鼓浪終不能害三日三夜椒邱訢從水中出一曰爲神所傷遂

若使子胥能預策

豈容麋鹿到蘇臺

話分兩頭再說公子慶忌逃奔於艾城今南昌府寧州招納死士

結連鄰國欲待時乘隙伐吳報讐闔閭聞其謀謂伍員曰昔專諸

之事寡人全得子力今慶忌有謀吳之心飲食不甘味坐不安席

子更爲寡人圖之又要他做一件事伍員對曰臣不忠無行與入

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圖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

王誅討復殺武庚紂周人不以爲非皇天所廢順天而行慶忌若

存王僚未死寡人與子成敗共之寧可以小不忍而釀大患寡人

更得一專諸事可了矣子訪求謀勇之士已非一日亦有其人否

乎伍員曰難言也臣所厚有一細人似可與謀者闔閭曰慶忌力

敵萬人豈細人所能謀哉員對曰是雖細人實有萬人之勇闔閭

臣之祖州父效力於楚再世矣臣父無罪橫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屬今聞大王高義收伍子胥於窮厄故不遠千里束身歸命惟大王死生之關閭惻然使爲大夫與伍員同議國事吳大夫被離私問於伍員曰子何見而信嚭員曰吾之怨正與嚭同諺云同疾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瀕下之水因復俱流子何怪焉目是被離曰子見其外未見其內也吾觀嚭之爲人鷹視虎步其性貪佞專功而擅殺不可親近是在相中若重用之必爲子累伍員不以爲然遂與伯嚭俱事吳王後人論被離既識伍員之賢又識伯嚭之佞真神相也員不信其言豈非天哉有詩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

神相如離真異哉

人多有作鉤來獻者有鉤師貪王之重賞將二子殺之取其血以
釁金遂成二鉤獻於吳王越數日其人詣宮門求賞吳王曰爲鉤
者衆爾獨求賞爾之鉤何以異於人乎鉤師曰臣利王之賞殺二
子以成鉤豈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鉤左右曰已混入衆鉤之中形
製相似不能辨識鉤師曰臣請觀之左右悉取衆鉤置於鉤師之
前鉤師亦不能辨乃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於此何
不顯靈於王前也假使竟不顯靈豈不呼聲未絕兩鉤忽飛出貼
於鉤師之胸吳王大驚曰爾果言不謬矣乃以百金賞之以一了
亦甚遂與莫邪俱佩服於身其時楚伯嚭出奔在外聞伍員已顯
用於吳乃奔吳先謁伍員與之相對而泣遂引見闔閭闔閭問
曰寡人僻處東海子不遠千里遠辱下上將何以教寡人乎嚭曰

一石函長踰六尺廣三尺開視之內有雙劍以南昌西山之士拭之光芒豔發以一剑送華留一剑自佩之華報曰詳觀劍文乃于將也尙有莫邪何爲不至雖然神物終當合耳其後煥同華佩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出入水急使人入水求之惟見兩龍張鬣相向五色炳耀使人恐懼而退以後二劍更不出現想神物終歸天上矣今豐城縣有劍池池前石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門卽雷煥得劍處此乃于將莫邪之結末也後人有寶劍銘云

五山之精

六氣之英

鍊爲神器

電燁霜凝

虹旂波映

龍藻龜文

斷金切玉

威動三軍

話說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募人能作金鉤者鉤兵器也賞以百登國

敢發今吾鑄劍不成亦若是邪莫邪曰師能爍身以成神器吾何
難效之於是莫邪沐浴斷髮剪爪立於爐傍使男女復鼓橐炭火
方烈莫邪自投於爐頃刻銷鑠金鐵俱液遂瀉成寶劍先成者爲
陽卽名于將後成者爲陰卽名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理于將匿
其陽止以莫邪獻於吳王王試之石應手而開今虎邱試劍石是
也王賞之百金其後吳王知于將匿劍使人往取如不得劍卽當
殺之子將取劍出觀其劍白匣中躍出化爲青龍于將乘之升天
而去疑已作劍仙矣此事凡有三傳事皆使者還報吳王歎息自
此益寶莫邪莫邪留吳不知下落直至六百餘年之後晉朝張華
丞相見牛斗之間有紫氣聞雷煥妙達象緯召而問之煥曰此寶
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旣到縣掘獄屋基得

上爲兩鯢以象龍角城郭旣成迎闔閭曰梅里徙都於此城中前

朝後市左祖廟右神倉廩府庫無所不備大選民卒教以戰陣

射御之法別築一城於鳳凰山之南以備越寇名南武城如此經

真有絕世之才今松江府城闔閭以魚腸爲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築治城於牛

首山在應鑄劍數千號曰扁諸又訪得吳人于將今城內有于將

與歐冶子同師使居匠門別鑄利劍匠門又各于此于將乃採五山

之鐵精六合之全英候天同地如選時曰天地下降百神臨觀聚

炭如丘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裝炭鼓橐如是三月而金鐵之精不

銷于將不知其故其妻莫邪同邪謂曰夫神物之化須人氣而後成

今子作劍三月不就得無待人而成乎于將曰昔吾師爲治不化

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卽山作冶必蘇經草衣祭爐然後

有司曰

子子爲寡人圖之伍員乃相土形之高卑嘗水味之鹹淡乃於姑蘇山東北三十里姑蘇山一名姑蘇山今九龍場即橫山也得善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聰那八門

南曰盤門蛇門

北曰齊門平門

東曰婁門匠門

西曰閭門胥門

盤門者以水之盤曲也蛇門者以在巳方生肖屬蛇也齊門者以齊國在其北也平門者水陸地相稱也婁門者婁江之水所聚也匠門者聚匠作於此也閭門者通閭闔之氣也胥門者向姑胥山也越在東南正在巳方故蛇門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內示越之臣服於吳也南向復築小城周圍十里南北西俱有門惟東不開門欲以紹越之光明也吳地在東爲辰方生肖屬龍故小城南門

不加戮何敢與聞吳國之政

明是要急子復仇

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

屈於人下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托國於子何故中道

忽生退志豈以寡人爲不足邪

他故故作不知道

伍員對曰臣非以大王

爲不足也臣聞疎不間親遠不間近臣豈敢以羈旅之身居吳國

謀臣之上乎況臣大讐果報方寸搖搖自不知謀安能謀國

又重一句

明露闔閭曰吳國謀臣無出子右者子勿辭俟國事稍定寡人爲

子報仇

偏又如此答真

惟子所命伍員曰王所謀者何也闔閭曰

吾國僻在東南險阻卑濕多有海潮之患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國

無守禦民無固志無以威示鄰國爲之奈何伍員對曰臣聞治民

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業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

倉廩治兵革使內有可守而外可以應敵闔閭曰善寡人委命於

令尹之命將火焚兩家之宅盡滅其黨於是謗詛方息更臣有詩云

不焚伯氏焚鄢費

公論公心在國人

令尹早同司馬計

謗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詩言費鄢二人一生害吳適以自害謗口作惡亦何益哉

詩云

順風放火去燒人

忽地風回燒自身

毒計奸謀渾似此

惡人幾箇不遭屯

再說吳王闔閭元年乃周敬王之六年也闔閭訪國政於伍員曰寡人欲疆國圖霸如何而可伍員頓首垂淚而對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國人胥怨矣。相國獨不聞乎。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與鄢將師。其
爲蒙蔽去朝。吳出蔡侯。朱敎先王爲滅倫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
國。寃殺伍奢父子。今又殺左尹波及陽晉二家。從前做過事百姓
怨此二大。八於骨髓。皆云相國縱其爲惡。怨詈呪咀遍於國中。夫
殺人以掩謗。仁者猶不爲。況殺人以興謗乎。子爲令尹而縱讒。慝
以失民心。他日楚國有事。寇盜興於外國。人叛於內。相國其危哉。
與其信讒以自危。孰若除讒以自安。邪。囊瓦瞿然下席曰。是瓦之
罪也。願司馬助吾一臂。誅此二賊。沈尹戌曰。此社稷之福。敢不從
命。沈尹戌卽使人揚言於國中曰。殺左尹者皆費。鄢二人所爲。令
尹已覺其奸。今往討之。國人願從者皆來。言猶未畢。百姓爭執兵
先驅囊瓦。乃收費無極。鄢將師。戮其罪梟之於市。可指國人不得

亦燒毀無存盡滅伯氏之族復拘陽令終陽完陽化晉陳誣以通
吳謀叛皆殺之國中無不稱冤者忽一日襄死於月夜登樓聞市
上歌聲朗然可辨死聽之其歌云

莫學祁大夫

忠而見誅

身既死

骨無餘

楚國無君

惟費與鄢

令尹木偶

爲人作繭

天若有知

報應立顯

死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見市廛家家祀神香火相接問神何
姓名答曰卽楚忠臣伯祁宛也無罪相殺冀其上訴於天耳左右
還報襄死乃訪之朝中何不公子申等皆言祁宛無通吳之事
死心中頗悔沉尹戍聞郊外賽神者皆咒咀令尹乃來見襄死曰

好相報奈何去之非得吳賂焉皆違衆輕退子惡若得志楚國危矣囊瓦意猶未信更使左右往視回報曰莫帶果伏有甲兵中其囊瓦大怒卽使人請鄢將師至訴以郤宛欲謀害之事又恰亦將師曰郤宛與陽令終陽完陽三陽皆故令三族合黨又添出二將師欲秉楚政非一日矣囊瓦曰異國匹夫郤宛本晉臣乃敢作亂吾當手刃之遂奏聞楚王令鄢將師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郤宛知爲無極所賣自刎而死其子伯嚭懼禍逃出郊外去了囊瓦命焚伯氏之居國人莫肯應者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與之同罪衆人盡知郤宛是箇賢臣誰肯焚燒其宅被囊瓦逼迫不過各取禾藁一扎在手投於伯氏門外而走死乃親率家衆將前後門圍住放起大火可憐左尹府第一區登時化爲灰燼連郤宛之屍

五十件曰足矣子帷而寘諸門令尹來必問問則出以示之令尹

必愛而玩之因以獻焉若他物非所好也卻宛信以為然遂設帷

於門之左將甲兵置於帷中設飲享人而藏甲兵于門首不慮廉

而後獻之耶雖是無極盛陳肴核托費無極往邀囊瓦囊瓦將行

無極曰人心不可測也吾為子先往探其設享之狀然後隨行無

極去少頃踉蹌而來喘于未定象謂囊瓦曰某幾誤相國子惡

今日相請非懷好意將不利於相國也適見帷兵甲於門相國誤

往必遭其毒囊瓦曰子惡素與我無隙何至如此惟其如此可見

好無極曰彼恃王之寵卻代子為令尹耳且吾聞子惡陰通吳國

救潛之役諸將欲遂伐吳國子惡私得吳人之賂是誰証見以為

乘亂不義遂強左司馬謂沈班師而回夫吳乘我喪我乘吳亂正

算殘毒之人吾所不取

話說費無極心思伯卻宛與鄢將師商量出一箇計策來詐謂囊

瓦曰子惡卻宛欲設享相延托某探相國之意未審相國肯降幸

否囊瓦曰彼若見招豈有不赴之理無極又謂卻宛曰令尹向吾

言欲飲酒於吾子之家未知子肯爲治具否托吾相探下僚欲請

探意適在情理之中相國果欲索飲于下僚何愁不肯乃亦須先托人致意即明是可疑卻宛不知是計應曰

某位居下僚蒙令尹枉駕誠爲榮幸明日當備草酌奉候煩大夫

致意無極曰子享令尹以何物致敬卻宛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

無極曰令尹最好者堅甲利兵也所以欲飲酒於公家者以吳之

俘獲半歸於子故欲借觀耳子盡出所有吾爲子擇之卻宛果然

將楚平王所賜及察藏兵甲盡出以示無極無極取其堅利者各

伍員之爲姬光盡力原爲要報自己之仇及闔閭已立却只講自己圖霸絕不提替他報仇之事子胥雖則心酸却又推辭不得借力于人實是苦事

于將莫邪吳鴻扈稽諸事甚是妄誕不經多由後人好奇造出不足爲信也

子胥雖不識伯嚭之奸不信被離之說終亦不失爲厚以視今人只顧自得地步不肯引人于窮困者何啻天淵

凡人以死取名必先以義理爲斷專諸之刺王僚以感恩而圖報也禍止一身其母亦係自死然已不軌于聖賢之道矣至于要離非素受豢養之恩與不可辭之義只以貪名之故殘身害家卽在義俠中亦無其位矣况道義乎此等捐軀只

以所獲甲兵之半賜之。每事諮訪。甚加敬禮。費無極。忌之益深。乃生一計。欲害卻宛。畢竟費無極。用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囊瓦只是個混帳匹夫。全無才智。文則不知。修政武則不知。用兵。吳兵圍潛。慌張無措。無極進讒。枉殺賢臣。又不察公議。波累多人。這等人做令尹。楚國不亡何待。凡讒人害人。多是乘隙而入。獨費無極之害太子建。殺伯卻。宛都是平地波濤。從臺無間隙處。生出機械來。其計爲更險。其心爲更毒。僅僅一死。猶爲未蔽厥辜。

聞姬光弑主奪位二人放聲大哭商議道光既行弑奪之事必不
相容欲要投奔楚國又恐楚不相信正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如
何是好燭庸曰曰今因守於此終無了期且乘夜從僻路逃奔小
國以圖後舉此也只得楚兵前後圍裹如飛鳥入籠焉能自
脫燭庸曰吾有一計傳令兩寨將士詐稱來日欲與楚兵交鋒至
夜半與兄微服密走楚兵不疑掩餘然其言兩寨將士秣馬蓐食
專候軍令布陣掩餘與燭庸同心腹數人扮作哨馬小軍逃出木
營掩餘投奔徐國燭庸投奔鍾吾亦近楚小國及天明兩寨皆不見其
主將士卒混亂各搶船隻奔歸吳國所棄甲兵無數皆被卻宛水
軍所獲諸將欲乘吳之亂遂伐吳國卻宛曰彼乘我喪非義吾奈

之好卻宛

乃與沈尹

蘇獻與伍國昭王以卻宛為功

祀民無廢工能立者即吾君矣光不能強乃即吳王之位自號爲
闔閭季札退守臣位此周敬王五年事也札恥爭國之事老於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不與吳事時人高之及季札之死葬於延陵孔
子親題其碑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在句容史臣有贊云

貪夫殉利

簞豆見色

春秋爭弑

不顧骨肉

孰如季子

始終讓國

堪愧俺光

無慙秦伯

宋儒又論季札辭國生亂爲賢名之玷有詩云

只因一讓啟群爭

事角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

蘇臺麋鹿豈縱橫

且說掩餘燭庸因在潛城日久救兵不至正在躊躇脫身之計忽

明白今日非光負位實乃王僚之不義也王僚原有不是光權攝

大位待季子返國仍當奉之這個目乃收拾王僚屍首殯殮如禮

又厚葬尊諸封其子專殺為上卿封伍員為行人之職待以客禮

而不臣市吏被離舉薦伍員有功亦升大夫之職只算相面散財

發粟以賑窮民此舉更緊國人安之姬光心念慶忌在外使善走者

覘其歸期姬光自率大兵屯于江上以待之慶忌中途聞變即馳

去姬光乘駟馬追之慶忌棄車而走其行如飛馬不能及光命集

矢射之慶忌挽手接矢無一中者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乃誠西

鄙嚴為之備遂還吳國又數日季札自晉歸知王僚已死逕往其

墓舉哀成服姬光親詣墓所以位讓之亦明知其必不肯受曰此

祖父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而得之又何讓為說破苟國無廢

爲痛苦之狀乃前奏曰光足疾舉發痛徹心髓必用大帛纏緊其
痛方止幸王寬坐須臾容裏足便出僚曰王兄請自方便光一步
一躡入內潛進寢室中去了少頃專諸告進魚炙搜值如前誰知
這口魚腸短劍已暗藏於魚腹之中力士挾專諸腰行至於王前
用手擎魚以進忽地抽出匕首逕刺王僚之胸手勢去得十分之
重直貫三層堅甲透出脊脊真好魚腸王僚大叫一聲登時氣絕
豈知這個魚味侍衛力士一擁齊上乃戰並舉將專諸剝做肉泥
恁地辣燥一笑堂中大亂姬光在寢室中知已成事乃縱甲士殺出兩下交鬪這
一邊知專諸得手威加十倍那一邊見王僚已亡勢滅三分僚衆
一半被殺一半奔逃其所設置衛俱被伍員引衆殺散可見這些
無奉姬光升車入朝聚集群臣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宣布國人

請王辱臨下舍而嘗之王僚好的是魚炙遂欣然許諾來日當過
王兄府上不必過費光是夜預伏甲士於宮室之中再命伍員暗
約死士百人在外接應於是大張飲具次早復請王僚僚入宮告
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延得無有他謀乎可見未嘗不疑所恃者
有修耳豈知不足恃耶
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此番相請諒無好意何不辭之
僚曰辭則生隙若嚴爲之備又何懼哉於是被獐狝之甲三重陳
設兵衛自王宮起直至光家之門街衢皆滿接連不斷僚駕及門
光迎人拜見既入席安坐光侍坐於傍僚之親戚近信布滿堂階
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長戟帶利刃不離王之左右庖人獻饌皆從
庭下搜簡更衣然後膝行而前十餘力士握劍夾之以進如此設
施可見
魚腸庖人置饌不敢仰視復膝行而出光獻觴致敬忽作跽足僞

河此及回家不見老母在堂問其妻妻對曰姑適言困倦閉戶思
臥戒勿驚之專諸心疑啟牖而人老母自縊于床上矣婦人是奇事
仙有詩云

願子成名不惜身

肯將孝子換忠臣

世間盡爲貪生誤

不及區區老婦人

專諸痛哭一場收拾殯殮葬於西門之外謂其妻曰吾受公子大
恩所以不敢盡死者爲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將赴公子之急我
死汝母子必蒙公子恩容易爲我牽掛言畢來見姬光言母死之
事光十分不滿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後復論及王僚之事專諸
曰公子盍設享以請吳王王若肯來事八九濟矣光乃入見王僚
曰有庖人從太湖來新學炙魚味甚鮮美異於他炙魚炙雖好只
怕刺多一笑

諸此其時矣光曰然昔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獻其三枚

于吳一曰湛盧二曰盤郢三曰魚腸魚腸乃匕首也形雖短狹砍

鐵如泥先君以賜我

偏有在他處亦是數應如此

至今寶之藏於牀頭以備非

常此劍連夜發光

却也

意者神物欲自試將飽王僚之血乎遂出

劍與員觀之員謗獎不已卽召專諸以劍付之專諸不待開言已

知光意慨然曰王信可殺也二弟遠離公子出使彼孤立耳無如

我何

妙在一但

死生之際不敢自主候稟過老母方敢從命專諸

歸視其母不言而泣

舉動是個孝子

母曰諸何悲之甚也豈公子欲用汝

耶吾舉家受公子恩養大德當報忠孝豈能兩全汝必亟往勿以

我爲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後世我死亦不朽矣專諸猶依依不

舍

送却母命處在此

母曰吾思飲清泉可於河下取之專諸奉命汲泉於

喪來伐若不出兵迎敵示之以弱啟其深入之心依臣愚見速令
左司馬沈尹戌率陸兵一萬救潛再遣左尹卻宛率水軍一萬從
淮汭順流而下載住吳兵之後使他首尾受敵吳將可坐而擒矣
還虧他撐昭王大喜遂用子西公子之計調遣二將水陸分道而
行却說掩餘燭庸攻圍潛邑謀者報救兵來到二將大驚分兵一
半圍城一半迎敵沈尹戌堅壁不戰使入四下將樵汲之路俱用
石子壘斷二將大驚探馬又報楚將卻宛引舟師從沙汭塞斷江
口吳兵進退兩難是王僚晦氣是姬光造化乃分作兩寨爲犄角之勢與楚將
相持一面遣人入吳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徵鄭衛之兵政爲此
也今日遣之尙未爲晚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衛四公子俱調開
去了盟留姬光在國伍員乃謂光曰公子曾覓利七首乎欲用專

乃天賜也。次日以乘喪伐楚之利入言于王。僚僚欣然聽之。光曰：「此事其應效勞，奈因墜車損其足，蹶方就醫，療不能任勞。」僚曰：「然則何人可將？」光曰：「此大事，非至親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擇之。並不使他自出。僚曰：掩餘燭庸可乎？」光曰：「得人矣。」光又曰：「向來晉楚爭霸，吳為屬國。今晉既衰微，而楚復屢敗諸侯，離心未有所歸。南札之政將歸於東，若遣公子慶忌往收鄭衛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晉以觀中原之釁，王簡練舟師以擬其後，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餘燭庸帥師伐楚。季札聘于晉國，惟慶忌不遣。亦是意單說掩餘燭庸引師一萬水陸並進圍楚潛邑。地在蘆江西南潛邑大夫堅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時楚昭王新立，君幼臣諂，聞吳兵圍潛，舉朝慌急無措。是賢用佞平時原不覺只公子申進曰：「吳人乘是到此等處，難以擺佈耳。」

千刃不能償夙願

悲來霜髻又添秋

伍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報其仇怨一連三夜無眠心中想出

一箇計策來謂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尚無間可乘耶是為自己

光曰晝夜思之未得其便員曰今楚王新歿朝無良臣公子何不不是為他

奏過吳王乘楚喪亂之中發兵南伐可以圖霸光曰倘遣吾為將

奈何員曰公子誤為墜車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遣然後薦掩餘燭

庸為將二人皆僚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鄭衛共攻楚國此一網而

除三翼吳王之死在曰下矣人急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延陵季子

即季札封于延陵在朝見我行篡能容我乎員曰吳晉方睦再令

季子使晉以窺中原之釁吳王好大而疎于計必然聽從待其遠

使歸國大位已定豈能復議廢立哉光不覺下拜曰孤之得子胥

子秦出其母已立爲君夫人可謂非適嗣乎棄適而失大援外內

惡之又說得是說來說去總是楚平不是令尹欲以利禍我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

殺之囊瓦懼乃奉珍主喪卽位改名曰軫軫上聲是爲昭王囊瓦仍

爲令尹伯郢宛爲左尹鄢將師爲右尹費無極以師傳舊恩同執

國政却說鄭定公聞吳人取楚夫人以歸乃使人賞珠玉簪珥追

送之以解殺建之恨楚夫人至吳吳王賜宅西門之外使芊勝奉

之伍員聞平王之死捶弓大哭終日不止公子光怪而問曰楚王

乃子仇人聞死當稱快胡反哭之員曰其非哭楚王也恨吾不能

梟彼之頭以雪吾恨使得終牖下耳報仇雪恨必及其身楚平先死子胥安得不恨光

亦爲嗟嘆胡曾先生有詩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

已報淫狐獲首邱

在當陽

三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楚人皆以為元功沈尹成笑

曰子常

字瓦

不務脩德政而徒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郢城何益哉

說得

是囊瓦欲雪雞父之恥大治舟楫操演水軍三月水手習熟囊

瓦率舟師從大江直逼吳壘耀武而還吳公子光聞楚師犯邊星

夜來援比至境上囊瓦已還師矣姬光曰楚方耀武而還邊人必

不為備

又是兵家妙看

乃潛師襲巢

今巢縣

滅之并滅鍾離秦凱而據楚平

王聞二邑被滅大驚遂得心疾久而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篤召囊

瓦及公子由

字子西平王庶長子

至於榻前以太子珍囑之而薨囊瓦與郤

宛商議曰太子珍年幼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也子西長而

好善立長則名順建善則國治

也說得是

誠立子西楚必賴之郤宛以

囊瓦之言告於公子申申怒曰若廢太子是彰君王之穢行也太

倒壓下來

他少了二軍其勢可知

中軍遠越未及成陣軍士散其大半

吳兵隨後掩殺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渠遠越大敗奔五十里方

脫姬光直入鄖陽迎取楚天人

卽建母

以歸蔡人不敢拒敵遠越收

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楚夫人乃星夜赴之

也

算好

比及楚軍至蔡吳兵已離鄖陽二日矣遠越知不可追仰天

嘆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之師又失

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面復見楚王乎遂自縊而

死

一場大禍又是費無極

楚王聞吳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瓦

爲令尹以代陽句之位死獻計謂郢城卑狹更於其東開地築一

大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名舊城爲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

南也新城仍名郢徙都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爲右臂號曰麥城

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王僚

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亂突楚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

吳兵

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師左軍乘亂進擊止遇夏竦一戟刺于馬

網無處逃脫俱爲吳軍所獲軍士死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

左

主
嘯

一般

母聞之陰使人求救于吳吳王僚使公子光往鄭取建母行及鍾

離今鳳陽府楚將遠越帥師拒之馳報郢都平王拜合尹陽句爲大將

并徵陳蔡胡沈許五國之師胡子名晃沈子名逞二君親自引兵

陳遣大夫夏齧頓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胡沈陳之兵營于右頓

許蔡之兵營于左遠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三王僚同公子

掩餘王僚弟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有罪之人驅以從軍來至雞父楚地下寨兩

邊尙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暴疾卒頃是不利之兆遠越代領其衆姬光

言于王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衆然皆小

國畏楚而來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習戰陳夏齧勇而無謀頓

許蔡三國久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

帥位卑無威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國乘亂蹙必震懼

公固甘平公鮪召莊公奭素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

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

周邑

單旗奉王猛次于皇

扶君子

朝使其黨

劉緡勝伐皇勝敗死

有天理

賈頃公聞王室大亂遣大夫藉談荀躒

帥師納王于主城

今河南府陝州

尹固亦立子朝于京

在開封府

未幾王猛病

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釗是為敬王居翟泉

在洛陽之西

國人呼釗為

東王朝為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

成何綱紀

召莊公奭卒南宮

極為天雷震死

天理昭彰

人心登懼晉大夫荀躒復率諸侯之師納敬

王于成周擒尹固子朝兵潰召奭之子囂反攻子朝朝出奔楚諸

侯遂城成周而還敬王以召囂為反覆與尹固同斬于市周人快

之此是後話且說周敬王即位之元年吳王僚之八年也時楚故

太子建之母在郢費無極恐其為伍員內應勸平王誅之

又來建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吳王員對曰夫鴻
鵠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
子慶忌僚之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
得一慶忌旦夕相隨尙且難以動手況其母弟掩餘燭庸並握兵
權雖有擒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
必先去此三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
位乎看得徹底透所光俛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歸爾田俟
有間隙然後相議耳員乃辭去是年周景王崩其嫡世子曰猛次
曰句長庶子曰朝景王寵愛朝囑于大夫密孟欲更立世子之位
寵庶奪嫡自貽後禍未行而劓劉獻公摯亦卒子劉卷字伯盆音憤嗣立素與
賓孟有隙遂同單穆公旗殺賓孟亦是為私立世子猛是為悼王升文

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妹即吾子母也
自當盡心養育豈敢有怠乎君哉專諸沈思良久對曰凡事輕舉
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干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也
此語用在此處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親近其身此句
却似不甚恰切得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
魚炙專諸曰某請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
庶可近矣王耳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為
美然後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于府中藏在自己府中便與專諸
諸學治魚炙主意不合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子胥

也因獻婦進專諸

欲知弑賊從何起

三月湖邊學炙魚

于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曰饋粟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

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野小民蒙公子參養之恩無以為

報倘有差違惟命是從這是釣他一句話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

王僚之意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其子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

之頭一層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之故季札既辭宜歸適長

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僚安得為君哉吾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

欲借助于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于王側陳前王之

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備劍士以傷先王之德第二層主意又出得

諸雖是賢士不是一味感恩恃勇隨人胡做者此也光曰僚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能退讓

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奮然曰公子之言是

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又有此一層光曰吾亦知爾

先謁王僚恐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愠乃往見王僚曰光聞楚之亡臣在員來奔我國王以爲何如人僚曰賢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效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須臾忘報乞師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爲匹夫興師今吳楚搆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爲子胥興師是匹夫之恨重于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雖爲要阻伍胥然論王僚以爲然遂罷伐楚之議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志謂將難未可說以外事也偏有此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于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興師辭職不受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疎伍員聽其自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于陽山之野

與同謀隱忍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離舉爲吳市吏囑以諮訪豪傑
引爲已輔一日伍員吹簫過于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
稍辨其音出見員乃大驚曰吾和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貌也乃
揖而進之遜于上坐伍員謙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
其子子胥出亡外國子殆是乎員跼踖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
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爲子求富貴地耳只謂富貴是個市吏伍
員乃訴其實早有待人知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入見被
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
謁王僚僚奇其貌都在貌上得濟又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
之職次日員入謝道及父兄之冤咬牙切齒目中火出王僚壯其
氣音復憐之許爲興師復仇姬光素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

第二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昭關一度變鬚眉

千驚萬愁

淒復悲

兄仇不報

何以生為

第三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蘆花渡口溧陽溪

千生萬死

及吳匪

吹簫乞食淒復悲

身仇不報

何以生為

市人無有識者

既曰市人時

如何能識周景王二十五年吳王僚之七年也

再說吳公子姬光乃吳王諸樊之子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

欲以次傳位于季札故餘祭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後季札不

受國仍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為王雖是王僚不讓

終是季札貽歎公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群臣皆為僚黨無

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爲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
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其將辭弟八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
專諸曰吳王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此
是已知光有員曰蒙弟指教其當年記異日有用弟之處萬勿見
有國之心拒所以將交尚爲有用不專諸應諾三人分別員勝相隨前進來
拒似今人只爲酒食計也到梅里吳舊首地在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車囂囂舉目無親乃
藏羊勝于郊外自已披髮佯狂跣足塗面手執斑竹簫一管在市
中吹之不知是幾時學吹起的誰往來乞食其簫曲
知此處却用得著一笑

第一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

妻復悲

父仇不報

何以生爲

聲若巨雷方與一大漢厮打衆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

專諸不可其人似有畏懼之狀卽時斂手歸家員深怪之却也可怪問

于旁人曰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言閒事乎益已意在納交矣旁人

告曰此吾鄉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義見人有不平之

事卽出死力相爲適綆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諸卽此人姓

名素有孝行事母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卽止數語畫出一個賢勇士員嘆

曰此真烈士矣次日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叩其來歷員具道姓名

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負此大冤何不求見吳王借兵報仇員曰

未有引進之人不敢自媒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荒居有何

見諭員曰敬子孝行願與結交專諸大喜乃入告于母卽與伍員

八拜爲交比今人盟兄弟不知如何員長于諸二歲呼員爲兄員請拜見專諸

子行矣伍員別去行數步回頭視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瀨水

中而死如此輕生似亦大過後人有讚云

溧水之陽

擊綿之女

惟浩母餐

不通男語

矜此旅人

發其僅管

君腹雖充

吾節已竄

音愈缺也

捐此辱軀

以存壺矩

瀨水不竭

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指頭漚血書二十字于石上曰

爾浣沙

我行乞

我腹飽

爾身溺

十年之後

必俟十年亦知已事之難以急濟也千金報德

伍員題訖復恐後人看見掬土以掩之過了溧陽復行三百餘里至一地名吳趨吳趨曲名今蘇州有吳趨坊見一壯士確額而深目狀如餓虎

員與莘勝遂入吳境行至溧陽餒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沙于瀨

音水之上水流沙管音舉即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

餐乎女子垂頭應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售餐於行客哉

伍員曰某在窮途願乞一飯自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

子擡頭看見伍員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寧以小

嫌坐視窮困此女子更勝漂母一頭漂母素知王孫此女子以貌得之於是發其簞取盞漿跪

而進之胥與勝一餐而止乞得而不敢飽豪傑挾困至此可憐女子曰君似有遠行

何不飽食索性做人情二人乃再餐盡其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

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

子妻然嘆曰嗟乎妾侍寡母三十未嫁貞明自矢何期饋飯乃與

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與行乞男子交言便自以爲敗義墮節此語愧殺古今多少婦女

利其說。王僚以遠子胥。固宜。但王僚既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竟由此而遭篡弑之殃。豈非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大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嘗着魚味。何如耶。蓋專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圖之于官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曾商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嫡庶不分。群臣各以其黨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六

白下蔡 昇元放南評點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理。則桀、鰲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是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

公子光立心篡弑。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自不弱。

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已之



過江子以後報啖我非丈夫也大有烈氣是員曰丈人雖不望報
其心何以自安固請言之漁翁曰今日相逢子迹蹇難吾縱楚賊
安用姓名爲哉况我舟楫活計波浪生涯雖有名姓何期而會萬
一天遣相逢我但呼子爲蘆中人子呼我漁丈人足爲誌記耳目
絕妙員乃欣然拜謝方行數步復轉身謂漁翁曰倘後有追兵來至
勿洩吾枕只因轉身一言有分喪了漁翁性命要知後事且看下
回分解

取食啖子子姑少待漁翁將舟繫于綠楊下入村取食久而不至
員謂勝曰人心難測安知不聚徒擒我也不得乃復隱于蘆花深

處少頃漁翁取麥飯鮑魚羹益漿來至樹下不見伍員乃高喚曰

蘆中人蘆中人吾非以子求利者也伍員乃出蘆中而應漁翁曰

知子飢困特爲取食奈何相避耶伍員曰性命屬天今屬于丈人

矣憂患所積中心皇皇豈敢相避漁翁進食員與勝飽餐一頓臨

去解佩劍以授漁翁曰此先王所賜吾祖父佩之三世矣中有七

星價值百金以此答丈人之惠漁翁笑曰吾聞楚王有令得伍員

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吾不圖上卿之賞而利汝百金之劍乎

好在不是且君子無劍不遊子所必需吾無所用也員曰丈人既

不知道

不受劍願乞姓名以圖後報漁翁怒曰吾以子含冤負屈故渡汝

急呼曰漁父渡我漁父速速渡我那漁翁方欲攬船見岸上又有
人行動乃放聲歌曰

日月昭昭乎浸已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漁父頗不尋常

伍員聞歌會意卽望下流沿江趨走至于蘆洲在武昌縣西三十里以蘆荻
自隱少頃漁翁將船攬岸不見了伍員復放聲歌曰

日月夕兮

子心憂悲

月已馳兮

何不渡爲二帶俱妙

伍員同茅勝從蘆叢中鑽出漁翁急招之二人踐石登舟漁翁將
船一蒿點開輕揮蘭槳飄飄而去不勾一個時辰達于對岸漁翁
曰夜來夢將星墜于吾舟老漢知必有異人問渡所以蕩槳出來
不期遇子觀子容貌的非常人可實告我勿相隱也等渡過來方問便是有心
人益先問則伍員遂告姓名漁翁嗟呀不已曰子面有飢色吾往
恐動疑也

昭關擊柝小卒他原是城父人曾跟隨伍家父子射獵所以識認

頗真若他在關上時遇見伍員大驚曰朝廷索公子甚急公子如何

過關員曰主公知我有一顆夜明之珠問我取索是哄小此珠已

落人手將往取之適纔真過遠將軍蒙他釋放來的左誠不信曰

楚王有令縱放公子者全家處斬某請同公子暫回關上問明了

主將方纔可行此人意伍員曰若見主將我說美珠已交付與你

恐汝難于分割不如做人情放我他日好相見也左誠知員英勇

不敢相抗遂縱之東行回到關上隱過其事不題倘竟報人來追

子胥此脫伍員疾行至于鄂渚今武昌縣遙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濤萬

頃無舟可渡伍員前阻大水後慮追兵心中十分危急忽有漁翁

乘船從下流沂音素逆流水而上員喜曰天不絕我命也真是了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五

如洪鐘此人目小而聲雌吾疑憔悴已久失其故態耳東臯公曰

老漢與子胥亦有一面相認頗熟何止一面先生說也請借此入與吾辨之便知

虛實還越命取原因至前訥望見東臯公遽呼曰公相期出關何

不早至累我受辱東臯公笑謂還越曰將軍誤矣此吾鄉友皇甫

訥也約吾同遊期定關前相會不意他先行一程將軍不信老夫

有過關文牒在此焉可誣爲亡臣耶言畢卽於袖中取出文牒做

周到大是能人妾是無人呈與還越觀看越大慚親釋其縛命酒壓驚曰此乃

小卒識認不真萬勿見怪東臯公曰此將軍爲朝廷執法老夫何

怪之有還越又取金帛相助爲東遊之資只算打了二個秋風二人稱謝下

關還越號令將士堅守如故門矣再說伍員過了昭關心中暗

喜放步而行走不上數里遇着一人伍員認得他姓左名誠見爲

昭關擊柝小卒他原是城父人曾跟隨伍家父子射獵所以識認

頗真

若在關上時遇着他可不利害

見伍員大驚曰朝廷索公子甚急公子如何

過關員曰主公知我有一顆夜明之珠問我取索

是哄小

此珠已

落人手將往取之適纔真過遠將軍蒙他釋放來的左誠不信曰

楚王有令縱放公子者全家處斬某請同公子暫回關上問明了

主將方纔可行

此人意頗不善

伍員曰若見主將我說美珠已交付與你

恐汝

難下

分剖不如做人情放我他日姦相見也

左誠知員英勇

不敢相抗遂縱之東行回到關上隱過其事不題

倘竟畏人求追

子胥此脫

伍員疾行至于鄂渚

今武昌縣

遙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濤萬

頃無舟可渡伍員前阻大水後慮追兵心中十分危急忽有漁翁

乘船從下流沂

音素逆流面上也

水而上員喜曰天不絕我命也真是乃

如洪鐘此人目小而聲雌吾疑憔悴已久失其故態耳東臯公曰

老漢與子胥亦有一面相認頗熟何止一面先生說也請借此入與吾辨之便知

虛實還越命取原因至前訥望見東臯公遽呼曰公相期出關何

不早至累我受辱東臯公笑謂還越曰將軍誤矣此吾鄉友皇甫

訥也約吾同遊期定關前相會不意他先行一程將軍不信老夫

有過關文牒在此焉可誣爲亡臣耶言畢卽於袖中取出文牒做

周到大是能人妾是細人呈與還越觀看越大慚親釋其縛命酒壓驚曰此乃

小卒識認不真萬勿見怪東臯公曰此將軍爲朝廷執法老夫何

怪之有還越又取金帛相助爲東遊之資只算打了一箇秋風二人稱謝下

關還越號令將士堅守如故賊去關門矣再說伍員過了昭關心中暗

喜放步而行走不上數里遇着一人伍員認得他姓左名誠見爲

釣去擺尾搖頭再不來有詩爲証

千群虎豹據雄關

一介亡臣已下山

從此勾兵添勝氣

郢都兵革不能閒

再說陸將遠越欲將呈甫訥擲縛拷打責令供狀解去郢都訥辨
曰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訥也欲從故人東皐公出關東遊并
無觸犯何故見擒遠越聞其聲苦想道子胥目如電閃聲若洪鐘
此人形貌雖然相近其聲低小豈途路風霜所致耶正疑惑間忽
報東皐公來見遠越命押在一邊延東皐公入各序賓主而坐東
皐公曰老漢欲出關東遊聞將軍捉得亡臣伍子胥特來稱賀遠
越曰小卒拿得一人貌類子胥而未肯招承東皐公曰將軍與子
胥父子共立楚朝豈不能辨別真偽耶遠越曰子胥目如電閃聲

君子之言也。今人話却也是這棟說。只員與勝跟隨皇甫訥連夜是後來便都不相干。了可謂半截君子。員與勝跟隨皇甫訥連夜望昭關而行。黎明已到。正值開關。却說楚將遠越堅守關門。號令凡北人東度者。務要盤詰明白。方許過關。關前盡有伍子胥面貌查對。真個水洩不通。鳥飛不過。皇甫訥剛到關門。關卒見其狀貌與圖形相似。身穿素縞。且有驚悸之狀。像得即時盤住。入報遠越。越飛馳出關。遙望之曰。是矣。正恐未是喝令左右一齊下手。將訥擁入關上。訥詐爲不知其故。但乞放生。那些守關將士及關前後百姓初聞捉得了胥。盡皆踴躍觀看。伍員乘關門大開。帶領公子勝雜于眾人之中。一來擾攘之際。二來粧扮不同。三來子胥面色既改。鬚鬢俱白。老少不同。急切無人認得。四來都道子胥已獲。便不去盤詰了。四道中推此一遂捱捱擠擠。混出關門。正是鯉魚脫却金

龍洞山居住此人身長九尺眉廣八寸彷彿足下相似偏有此人

教他假扮作足下足下却扮為僕者倘吾友被執紛論之間足下

便可掩過昭關矣伍員曰先生之計雖善但累及貴友于心不安

必有此句東臯公曰這個不妨自有解救之策在後老夫已與吾

友備細言之此君亦慷慨之士直任無辭居視其不必過慮言畢

遂使人請皇甫訥至士室中與伍員相見員視之果有三分相像

心中不勝之喜東臯公又將湯藥與伍員洗臉變其顏色不知亦

方否除此外不知更捱至黃昏便伍員解其素服與皇甫訥穿之

有何處用着乎一笑另將緊身褐衣與員穿著扮作僕者平勝亦更衣如林家小兒之

狀伍員同公子勝拜了東臯公四拜異日倘有出頭之日定當重

報東臯公曰老夫哀君受冤故欲相脫豈望報也一個說不望報皆

公曰老夫思之已熟欲待一人未至耳伍員狐疑不決是夜寢不寐欲要辭了東皐公前行恐不能過闔閭反惹其禍欲待再往又恐擔閣時日所待者又不知何人展轉尋思反側不安身心如在芒刺之中臥而復起繞室而走_{不覺}東方發白只見東皐公卽門而入見了伍員大驚曰足下鬚鬢何以忽然改色得無愁思所致耶員不信取鏡照之已蒼然頰白矣世傳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非浪言也員乃投鏡于地痛哭曰一事無成雙鬢已班天平天乎東皐公曰足下勿得悲傷此乃足下佳兆也員拭淚問曰何謂佳兆東皐公曰公狀貌雄偉見者易識可見狀貌雄偉今鬚鬢班白也有不好處一時難辨可以混過俗眼况吾友老夫已請到吾計成天員曰先生計安在東皐公曰吾反覆姓皇甫名誦從此西南七十里

凡左左開小窓透光

何故設這策一個地方可怪

東臯公推伍員上座員指公

子勝曰有水主在吾當侍側

適次顛沛不廢禮方是賢人

東臯公問何人員曰

此卽楚太子建之子名勝某實子胥也以公長者

長者厚不敵隱

情某有父兄切骨之仇誓欲酬報幸公勿洩東臯公乃坐勝于上

白已與伍員東西相對謂員曰老夫但有濟人之術豈有殺人之

心哉此處雖住一年半載亦無人知覺但昭關設守甚嚴公子如

何可過

伍奢爲連公故稱員爲公子

必思一萬全之策方可無虞員下跪曰先

生何計能脫我難日後必當重報東臯公曰此處荒僻無人公子

且寬留客某尋思一策送爾君臣過關員稱謝東臯公每日以酒

食款待一住七日并不言過關之事伍員乃謂東臯公曰某有大

仇在心以刻爲歲遷延于此宛如死人先生高義寧不哀乎東臯

把守近因盤詰伍員特遣石司馬遠越帶領大軍駐札於此伍員行至歷陽山離昭關約六十里之程偃息深林徘徊不進忽有一老父携杖而來逕入林中見伍員奇其貌乃前揖之員亦答禮老父曰君莫非伍氏子乎驚得員大駭曰何爲問及于此老父曰吾乃扁鵲之弟子東皐公也自少以醫術遊于列國今年老隱居于此數日前遠將軍有小恙邀某往視又是一句見關上懸有伍子胥形貌與君正相似是以問之君不必諱寒舍只在山後請那步暫過有話可以商量伍員知其非常人乃同公子勝隨東皐公而行約數里有一茅庄東皐公揖伍員而入進了草堂伍員再拜東皐公慌忙答禮曰此倘非君停足之處復引至堂後西偏進一小小笆門過一竹園園後有土屋三間其門如簾低頭而入內設床

左右面質其事太子建不能諱鄭伯大怒喝令力士擒建于席上

斬之

該殺

并誅左右受賂不出首者二十餘人

該殺

伍員在館驛忽

然肉跳不止曰太子危矣

君亦未常不危

少頃建從人逃回駟中言太子

被殺之事伍員即時攜建子勝出了鄭城思量無路可奔只得往

吳國逃難鬻翁有詩單咏太子建自取殺身之禍詩云

親父如仇隔金箭

鄭君假館反謀侵

人情難料皆如此

冷盡英雄好義心

再說伍員同公子勝懼鄭國來追一路晝伏夜行千辛萬苦不必

細述行過陳國知陳非駐足之處復東行數日將近昭關

地在江北和州

那座關在小峴山之西兩山並峙中間一口為廬州

今廬州

濠陽府往

來之衝出了此關便是大江通吳的水路了形勢險隘原設有官

能在自以鄭封太子然後徐圖滅楚有何不可頃公從其計即命

荀寅以其謀私告世子建建欣然諾之更是沒建辭了晉頃公回

至鄭國與伍員商議其事員諫曰昔秦將杞子楊孫謀襲鄭國事

既不成鼠身無所夫人以忠信待我奈何謀之此僥倖之計必不

可即使必于可成建曰吾已許晉君臣矣員曰不為晉應未有罪

也若謀鄭則信義俱失何以為人說得子必行之禍立至矣建貪

于得國在那遂不聽伍員之諫以家財私募驍勇復交結鄭伯左

石冀其助已左右受其賄賂轉相要結鄭定却因晉國私遣人至

建處約會日期其謀漸洩遂有人密地投首鄭定公與游吉計議

召太子建遊于後園從者皆不得入三杯酒罷鄭伯曰寡人好意

容留太子不會怠慢太子奈何見圖賁得建曰從無此意定公使

鄭定公曰鄭國微兵寡不足用也子欲報仇何不謀之于晉正是好話

世子建留伍員于鄭親往晉國見晉頃公頃公叩其備細送居館

驛召六卿共議伐楚之事那六卿

魏舒子絳

趙鞅趙武孫

韓不信韓起孫

士鞅即范氏

荀寅即中行氏

荀躒即智氏

時六卿用事各不相下君弱臣強便壞頃公不能自專就中惟魏

舒韓不信有賢聲餘四卿皆貪權怙勢之輩國家用此等而荀寅

好賂尤甚鄭子產當國執禮相抗晉卿畏之及游吉代為執

政荀寅私遣人求貨于吉吉不從繇是寅有惡鄭之心至是密奏

頃公曰鄭陰陽晉楚之間其心不定非一日矣今楚世子在鄭鄭

必信之世子能為內應我起兵滅鄭以求略不遂即思滅人之國

門宋城東之屯于南里使人至陳招回華亥向寧等一同謀叛這

便諺宋元公拜樂大心爲大將率兵圍南里華登如楚借兵楚平

王使遠越帥師來救華氏伍員聞楚師將到曰宋不可居矣乃與

太子建及其母子西奔鄭國有詩爲證

千里投人未息肩

盧門金鼓又喧天

孤臣孽子多頑沛

又向滎陽快著鞭

楚兵來救華氏晉頃公亦率諸侯救宋諸侯不欲與楚戰勸宋解

南里之圍縱華亥向寧等出奔楚國兩下罷兵此是後話是時鄭

上卿公孫僑新卒鄭定公不勝痛悼素知伍員乃三代忠臣之後

英雄無比況且是時晉鄭方睦與楚爲仇聞太子建之來甚喜使

行人致館厚其廩餼可見意甚好建與伍員每見鄭伯必哭訴其寃情

華氏華登費遂素善于華亥奔往告之華亥忙集家甲迎戰兵敗

向寧欲殺世子華亥曰得罪于君又殺其子人將議我乃盡歸其

質還等與其黨出奔陳國華費遂有三子長華緇次華多僚華登

其第三子也多僚與緇素不睦囚華氏之亂譖于元公言華緇實

與亥定同謀今自陳召之將為內應元公信之使寺人宜僚告于

費遂費遂曰此必多僚譖言也君既疑緇則請逐之華緇之家臣

張句微聞其事訊于宜僚宜僚不肯言張句拔劍在手曰汝若不

言吾即殺汝宜僚懼盡吐其實張句報于華緇請殺多僚華緇曰

登出奔已傷司馬之心矣吾兄弟復相殘何以自立這還見吾將

避之華緇往辭其父張句從行恰好費遂自朝中出多僚為之御

車張句一見怒氣勃發拔佩劍欲殺多僚大內刼華費遂同出盧

門請釋二向華亥并劫元公索要世子及親臣爲質方從其請元公曰周鄭交質自昔有之寡人以世子質于卿家卿之子亦應質于寡人華氏商議將華亥之子無威華定之子啓向寧之子向羅質于公所元公亦召世子纘與母弟辰公子地質于華亥之家胡說之華亥始釋向勝向行從元公還朝元公與夫人心念世子纘每甚日必至華氏視世子食畢方歸華亥嫌其不便欲送世子歸宮如此豈非元公甚喜向寧不肯曰所以質太子者惟不信也若質去極好禍必至矣元公聞華氏中悔大怒召大司馬華費遂將師甲攻華氏費遂對曰世子在彼君不念耶元公曰死生有命寡人不能忍其耻辱費遂曰君意旣決老臣安敢庇其私族以違君命哉卽日整頓兵甲元公遂將所質華無威華啟向羅盡皆斬首却也將攻

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又陷子于不孝子勉之行矣朋友之誼
吾必不漏洩于人然子能覆楚吾必能存楚子能危楚吾必能安
楚伍員遂辭包胥而行不一日到了宋國尋見了太子建抱頭而
哭各訴平王之過惡員曰太子曾見宋君否建曰宋國方有亂君
臣相攻吾尚未通謁也却說宋君名佐乃宋平公嬖妾之子平公
聽寺人伊戾之讒殺太子座而立佐周景王十三年平公薨佐嗣
立是爲元公元公爲人貌黜而性柔多私無信豈是爲惡世卿華
氏之強與公子寅公子御戎向勝向行等謀欲除之但當論其
不當論其向勝洩其謀于向寧向寧與華向華定華亥相善謀
強與不強先期作亂華亥乃僞爲有病群臣皆來問疾華亥執公子寅與御
戎殺之囚向勝向行于倉廩之中元公聞之亟駕車親至華氏之

陽一路而進行至中途忽見一簇車馬前來伍員疑是楚兵截路不敢出頭伏于林中察之乃故人申包胥申無字也與員有八拜之交因出使他國回轉在此經過伍員趨出立于車左申不與包從人耳曰此包胥慌忙下車相見問子胥何故獨行至此伍員出可以不必此包胥問之惻然動容問曰子今把平王枉殺父兄之事哭訴一遍包胥問之惻然動容問曰子今何往員曰吾聞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將奔往他國借兵伐楚生嚙楚王之內車裂無極之屍方洩此恨包胥勸曰楚王雖無道君也子累世食其祿君臣之分定矣奈何以臣而仇君乎自是純員曰昔樂糾見誅于其臣惟無道也楚王納子婦棄嫡嗣信讒佞戮忠良吾請兵入郢乃為楚國掃蕩汚穢說向大義處去便況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滅楚誓不立于天地之間包胥曰吾欲教子

國君臣不能安食矣平王曰員雖走必不遠宜更追之乃遣左司馬沈尹戌率三千人窮其所往伍員行及大江心生一計將所穿白袍掛于江邊柳樹之上取雙履棄于江邊足換芒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至江口得其袍履回奏伍員不知去向無極進曰臣有一計可絕伍員之路總自多計無益王問何計無極對曰一面出榜四處懸掛不拘何人有能捕獲伍員來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容招及縱放者全家處斬詔各關津渡口凡來往行人嚴加盤詰又遣使遍告列國諸侯不得收藏伍員彼進退無路縱一時不能就擒其勢已孤安能成其大事哉平王悉從其計畫影圖形訪拿伍員各關隘十分緊急再說伍員沿江東下一心欲投吳國奈途路遙遠一時難達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在宋國何不從之遂望

這等沒用人伍員曰本欲殺汝姑留汝命歸報楚王欲存楚國宗也來幹事祀必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滅楚親斬楚王之頭以洩吾恨武城黑抱頭鼠竄歸報平王言伍員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卽命費無極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斬之殺得無名無義可哭可恨臨刑伍尙啞罵無極謚言惑主殺害忠良伍奢止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忠臣自有公論何以詈爲但員兒不至吾慮楚國君臣自今以後不得安然朝食矣言罷引頸就戮百姓觀者無不流涕是時天昏日暗悲風慘冽史臣有詩云

慘慘悲風日失明

三朝忠齋忽遭坑

楚庭從此皆讒佞

引得吳兵入郢城

平王問伍奢臨刑有何怨言無極曰並無他語但言伍員不至楚

兄鄢將師言弟不願封侯不能強之將師只得同伍尙登車旣見
平王王并囚之伍奢見伍尙單身歸楚嘆曰吾固知弟之不來也
無極復奏曰伍員尙在宜急捕之遲且逃矣其計未常不是平王
准奏卽遣大夫武城黑領精卒二百人往襲伍員其如捉不來何探知楚兵來
捕已哭曰吾父兄果不免矣乃謂其妻賈氏曰吾欲逃奔他國借
兵以報父兄之仇不能顧汝奈何賈氏睜目視員曰大丈夫含父
兄之怨如割肺腑何暇爲婦人計耶好個奇婦子可速行勿以
妾爲念遂入戶自縊伍員痛哭一場藁葬其屍卽時收拾包裹身
穿素袍貫弓佩劍而去未及半日楚兵已至圍其家搜伍員不得
度員必東走遂命御者疾驅追之約行三百里及于曠野無人之
處員乃張弓布矢射殺御者復注矢欲射武城黑黑懼下車欲走

家知我必欲報仇故使并命王楚以絕後慮看得倘曰吾弟乃臆

度之語萬一父書果是真情吾等不孝之罪何饒員曰兄且安坐

弟當卜其吉凶員布卦已畢曰今日甲子日昃加于巳支傷曰下

氣不相愛主君欺其臣父欺其子去且就誅何封侯之有哉已定

主意特借卜倘曰非貪侯爵思見父耳員曰楚人畏吾兄弟在外

必不敢殺吾父兄更說若誤往是速父之死倘曰父子之愛恩

從中出若得見面而死亦所甘心自是孝子語也於是伍員乃仰

天嘆曰與父俱誅何益于事這是他兄必欲往弟從此辭矣倘泣

曰弟將何往員曰能報楚者吾即從之倘曰吾之智力遠不及弟

我當歸楚汝適他國我以殉父為孝汝以復仇為孝從此各行其

志不復相見矣可謂是伍員拜了伍倘四拜以當永訣倘拭淚出

極可見若非天意所絕之人任你人謀巧總是捉弄不倒
祇以自貽伊戚耳

楚建遭骨肉之難托身入國主人意厚而無失禮乃欲因而
謀之昧理而喪良恥死宜矣

話說伍員字子胥監利人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廣一尺目
光如雷有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乃世子大師連尹奢之
子棠君尚之弟尚與員俱隨其父奢于城父鄢將帥奉楚平王之
命欲誘二子入朝先見了伍尚因請見員尚乃持父手書入內與
員觀看曰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門弟可出見之員曰父得
免死已爲至幸二子何功而復封侯此誘我也往必見誅凡事不
之中便自尚曰父見有手書豈相誑哉是忠厚人語員曰吾父忠于國

不肯去雖是形迹迥別却都不失爲孝但報仇必有大智大
勇方纔做得來卽以料事一節觀之尙之才智不及員多矣
報仇非尙所能也有伍員在而尙可以死卽無尙子胥却斷
不可不留也

子胥之逃可謂謹慎秘密之極却偏就遇着申包胥這邊說
是故交至于昭關遇着東皐公則險極矣過關後偏又遇着
一左誠可見任你曾藏會躲再沒個不露踪跡之事今人放
心做壞事輒曰我會隱瞞人不得而知也豈不可笑

無極之欲殺子胥不爲不急其設計以阻其路不爲不嚴却
偏有一東皐公設計救他又偏有一皇甫訥與他相像又却
遇着一個古怪漁丈人至于子胥之鬚髮白于一夜更是奇

尙大喜乃將父書入室來報其弟伍員不知伍員肯同赴召否且
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無極特發大難之端誘楚平納其子婦勸殺太子譴殺伍奢
又欲并殺伍員以爲斬草除根之計總因不合于太子
建恐後日受誅故欲爲自免之計耳豈知後日却死于囊瓦
之手連子胥報仇也這等不得可見惡人作惡天理不容斷
不能以倖免任你算計多般總是無益也

伍家兄弟兩個一個口欲見父雖死不悔一個留身報仇斷

書示尚員二子吾因進諫忤旨待罪縲絏感吾王念先人功績免我一死已聽群臣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爾兄弟可星夜前來若違命延遷必至獲罪書到速速

伍奢寫畢呈上平王看過緘封停當仍復收獄平王遣鄢將師爲使駕駟馬持封函印綬往棠邑來伍尙已回城父矣鄢將師再至城父見伍尙口稱賀喜尙曰父方被囚何賀之有鄢將師曰王誤信人言囚繫尊公今有群臣保舉稱君家三世忠臣王內慙過聽外愧諸侯之恥反拜尊公爲相國封二子爲侯尙賜鴻都侯員賜蓋侯說得太離令人難信然尊公久繫初釋思見二子故復作手書遣某奉迎必須早早就駕以慰尊公之望伍尙曰父在囚繫中心如割得免爲幸何敢貪印綬哉將師曰此王命也君其勿辭伍

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爲太子改費無極爲太師無極又奏
曰伍奢有二子曰尙曰員音皆皆人傑也若使出奔隕國必爲楚患
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彼愛其父必應召而來來則盡殺之可
免後患斬草除根固是善策然其如除不得何平王大喜獄中取出伍奢令左右授
以紙筆謂曰汝教太子謀叛本當斬首示眾念汝祖父有功手先
朝不忍加罪汝可寫書召二子歸朝以封官職赦汝歸田伍奢心
知楚王挾詐欲召其父子同斬乃對曰臣長子尙慈溫仁信聞臣
召必來少子員少好於文長習于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蒙垢忍
辱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肯來耶知子莫若父平王曰汝但如寡人
之言作書往召召而不來無與爾事奢念君父之命不敢抗違遂
當殿寫書略云

太子建大驚時晉女已生子名勝建遂與妻子連夜出奔宋國奮揚知太子已去使城父人將自己囚繫解到郢都來見平王言世子逃矣平王大怒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耶奮揚曰臣實告之何是偶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寡人臣謹守斯言不敢貳心是以告之後思罪及於身悔已無及矣平王曰爾既私縱太子又敢來見寡人不畏死乎奮揚對曰既不能奉王之後命又畏死而不來是二罪也且世子未有叛形殺之無名苟君王之子得生臣死爲幸矣平王惻然似有愧色良久曰奮揚雖違命然忠直可嘉也楚平良心猶在則無極可剛也遂赦其罪復爲城父司馬史臣有詩云

無辜世子已偷生

不敢逃刑就鼎烹

諛佞紛紛終受戮

千秋留得奮揚名

建而立少子珍又被無極說得心動便不信也信了卽欲傳令廢
建無極奏曰世子握兵在外若傳令廢之是激其反也太師伍奢
是其謀主王不如先召伍奢然後遣兵襲執世子則王之禍患可
除矣平王然其計卽使人召伍奢奢至若果有叛心如何肯來平王問曰建
有叛心汝知之否伍奢素剛直遂對曰王納子婦已過矣又聽細
人之說而疑骨肉之親於心何忍平王慙其言叱左右執伍奢而
囚之無極奏曰奢斥王納婦怨望明矣卽不斥王納婦太子知奢
你也未必于休見囚能不動乎齊晉之衆不可當也平王曰吾欲使人往殺太子
何人可遣無極對曰他人往太子必將抗鬪不若密諭司馬奮揚
使襲殺之平王乃使人密諭奮揚曰殺太子受上賞縱太子當死
奮揚得令卽時使心腹私報太子好個教他速速逃命無遲頃刻

王妾自以爲秦楚相當青春兩敵及八宮庭見王春秋鼎盛妾非
敢怨王但自歎生不及時耳平王笑曰此非今生之事乃宿世之
姻契也卿嫁寡人雖老然爲后則不知早幾年矣馬脚終孟嬴心
惑其言細細盤問宮人宮人不能隱瞞遂言其故孟嬴凄然垂淚
孟嬴却高似宜姜平王覺其意百計媚之許立珍爲世子孟嬴之意稍定
費無極終以太子建爲慮恐異日嗣立爲王禍必及已復乘間譖
于平王曰聞世子與伍奢有謀叛之心陰使人通于齊晉二國許
爲之助王不可不備平王曰吾見素柔順安有此事無極曰彼以
秦女之故久懷怨望偏在短處語地不由他不信今在城父繕甲厲兵有日矣
常言穆王行大事商人執父事在同襄王二十六年其後安享楚國子孫繁盛意
欲效之王若不行臣請先辭逝死于他國免受誅戮平王本欲廢

二國復封楚仍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業何不令太子出鎮城父

地近以通北方王專事南方天下可坐而策也平王躊躇未答無

極又附耳密言曰秦婚之事久則事洩若遠屏太子豈不兩得其

利此語原是主意前言平王恍然大悟遂命太子建出鎮城父以

奮揚為城父司馬本城掌兵之官諭之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伍奢知無

極之謔將欲進諫無極知之復言于平王使伍奢往城父輔助太

子太子行後平王遂立秦女孟嬴為夫人出蔡姬婦于鄭太子到

此方知秦女為其父所換然無可奈何矣孟嬴雖蒙王寵愛然見

王年老心甚不悅月裡嫦娥平王自知非匹不敢問之踰年孟嬴

生一子平王愛如珍寶遂名曰珍後為楚昭王珍周歲之後平王始問

孟嬴曰卿自入宮多愁歎少歡笑何也孟嬴曰妾承兄命適事君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平王 太子建

宮見舅姑然後成婚却是不道見舅便是成婚公子蒲曰惟命無極遂命駟車

將伯嬴及妾媵俱送入王宮留伯嬴而遣國女令宮中侍妾扮作

秦媵國女假作伯嬴令太子建迎歸東宮成親家裡人滿朝文武

及太子皆不知無極之詐伯嬴問國女何在則云已賜太子矣潛

淵咏史詩云

衛宣作俑是新臺

蔡國奸淫長逆胎

堪恨楚平倫理盡

又招秦女八宮來

平王恐太子知國女之事禁太子入宮不許他母子相見朝夕與
秦女在後宮宴樂不理國政外邊沸沸揚揚多有疑秦女之事者
無極恐太子知覺或生禍變乃告平王曰晉所以能久霸天下者
以地近中原故也昔靈王大城陳蔡以鎮中華正是爭霸之基合

閱女子多矣未見有如孟嬴之美者不但國後宮無有其對便

是相傳古來絕色如妲已驪姬徒有其名恐亦不如孟嬴之萬一

矣只消有三分一經誇獎便是十分矣平王聞秦女之美面皮通紅半晌不語徐徐

嘆曰寡人在自稱王不遇此等絕色誠為虛過一生耳雖是邪人

未計及無極請屏左右遂密奏曰王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取之平

王曰既睡為子婦恐礙人倫楚平猶為此語則無極奏曰無害也

此女雖聘于太子尚未入東宮王迎入宮中誰敢異議平王曰群

臣之口可鉗何以塞太子之口無極奏曰臣觀從媵之中有齊女

才貌不凡可充作秦女臣請先進秦女于王宮復以齊女進于東

宮囑以毋漏機關則兩相隱匿而百美俱全矣平王大喜囑無極

机密行事兩個邪人相助為虛無極謂公子蒲曰楚國婚禮與他國異先入

始有之春秋時焉有此號哉平王復命無極領金珠彩幣往秦迎

娶

偏生差着他是子建孟嬴晦氣

無極隨使者入秦呈上聘禮宣公大悅卽詔公

子蒲送孟嬴至國裝資百輛從媵之妾數十餘人孟嬴拜辭其兄

秦伯而行無極於途中察知孟嬴有絕世之色

偏是絕色似天亦有竟亂楚

又

見媵女內有一人儀容頗端私訪其來歷乃是齊女自幼隨父宦

秦遂入宮中爲孟嬴侍妾無極訪得備細因宿館驛密召齊女謂

曰我相你有貴人之貌有心要抬舉你做個太子正妃汝能隱吾

之計管你將來富貴不盡

似造化而實非造化

齊女低首無言無極先一日

行遡八宮中回奏平王言秦女已到約有三舍之遠平王問曰卿

曾見否其貌若何

娶媳而問其貌其心已邪

無極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要謬

獎秦女之美動其邪心恰好平王有此一問正中其計遂奏曰臣

州來以禦吳時費無極以謹佞得寵

偏是極佞偏會得寵

蔡平公廬已立嫡

子朱爲世子其庶子名東國欲謀奪嫡納貨于無極無極先請朝

吳逐之奔鄭及蔡平公薨世子朱立無極詐傳楚王之命使蔡人

逐朱立東國爲君平王問曰蔡人何以逐朱無極對曰朱將叛楚

蔡人不願是以逐之

只消一言掩大罪而取大功諛人之可畏如此

平王遂不問無極又

心忌太子建欲離間其父子而未有計一日奏平王曰太子年長

矣何不爲之婚娶

深計詭謀乃至于此

欲求婚莫如秦國秦強國也而睦于

楚兩強爲婚楚勢益張矣平王從之遂遣費無極往聘秦國因爲

世子求婚秦哀公召群臣謀其可否群臣皆言昔秦晉世爲婚姻

今晉好久絕楚勢方盛不可不許秦哀公遂遣大夫報聘以長妹

孟嬴許婚今俗家小說稱爲無祥公主者是也公主之號自漢代

聞祁氏家臣祁勝通于鄆城臣亦家

之室祁盈祁午子

執祁勝勝行賂

于荀躒躒諧于頃公反執祁盈羊舌食我

羊舌勝子

黨于祁氏爲之殺

祁勝頃公怒殺祁盈食我盡滅祁羊舌二氏之族國人冤之其後

魯昭公爲強臣季孫意如所逐荀躒復取貨于意如不納昭公于

是齊景公合諸侯于鄆陵以謀魯難天下俱高其義

必須如此齊方可稱伯

景公之名顯于諸侯此是後話却說周景王十九年吳王夷昧在

位四年病篤復申父兄之命欲傳位于季札札辭曰吾不受位明

矣請教是什

昔先君有命札不敢從富貴于我如秋風之過耳吾

何愛焉

紼不愛富貴獨不念父兄之命乎

遂逃歸延陵

地在句容縣季札所封

羣臣奉夷昧

之子州于爲王改名曰僚是爲王僚諸樊之子名光善于用兵王

僚用之爲將與楚戰于長岸

楚地

殺楚司馬公子魴楚人懼築城于

了景公意興索然左右問曰將回宮乎景公曰可移于梁邱大天之家前驅馳報亦如前景公車未及門梁邱據左操琴右擊箏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好個茂井此大老之所以端愛幾片也景公大悅於是解衣卸冠與梁邱據懽呼于絲竹之間雞鳴而返明日晏嬰穰且同入朝謝罪且諫景公不當夜飲于人臣之家景公曰寡人無二卿何以治吾國無梁邱據何以樂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職二卿亦勿與寡人之事也也盡得他好史臣有詩云

雙柱擎天將相功

小臣便辟豈相同

景公得士能專任

贏得芳名播海東

是時中原多故豈不能謀昭公立六年薨世子去疾卽位是爲頃公頃公初年韓起羊舌肸俱卒魏舒爲政荀躒范鞅用事以貪冒

曰諸侯得無有故乎國家得無有故乎

這是故意看直莫被他瞞過

景公曰無

有晏子曰然則君何為非時而夜辱于臣家景公曰相國政務煩

勞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樂願與相國共享晏子

對曰夫安國家定諸侯臣請謀之若夫布薦席除簋盥者君左右

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也

森得

景公命回車移于司馬穰且之家

又想到一個賢臣然足留主

前驅報如前司馬穰且冠纓披甲操戟拱立于大

門之外前迎景公之車鞠躬而問曰諸侯得無有兵乎大臣得無

有叛者乎

又是一個景公曰無有穰且曰然則

景公曰無有穰且曰然則日夜辱于臣家者

何也景公曰寡人無他念將軍軍務勞苦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

之樂思與將軍共之耳穰且對曰夫禦寇敵誅悖亂臣請謀之若

夫布薦席陳簋盥若左右不之奈何及于介冑之士耶

更蠢若是我便要腦

邱據得了性命抱頭鼠竄而去於是大小三軍莫不股栗穰且之
兵未出郊外晉師聞風遁去燕人亦渡河北歸且追擊之斬首萬
餘燕人大敗納賂請和班師之日景公親勞于郊拜爲大司馬使
掌兵權理賄貳一笑史臣有詩云

寵臣節使且罹刑

國法無私令必行

安得穰且今日起

大張敵愾慰蒼生

諸侯聞穰且之名無不畏服景公內有晏嬰外有穰且國治兵強
四境無事日惟田獵飲酒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時也一日景公在
宮中與姬妾飲酒至夜意猶未暢忽思晏子命左右將酒具移于
其家賢臣齊景之所以伯也與姬妾飲酒却還念及前驅往報晏子曰君至矣晏子玄端
束帶執笏拱立于大門之外景公尚未下車晏子前迎驚惶而問

且拍案大怒曰汝倚仗君寵怠慢軍心倘臨敵如此豈不誤了大

事

正是只怕這些

卽召軍政司問曰軍法期而後至當得何罪軍政司曰

按法當斬莊賈聞一斬字纔有懼意便要奔下將臺

齊景害了他

也

穰且喝教手下將莊賈捆縛牽出轅門斬首唬得莊賈滴酒全

無口中哀叫討饒不已左右從人忙到齊侯處報信求救連景公

也喫一大驚急叫梁邱據持節往諭特免莊賈一死分付乘輅車

疾驅誠恐緩不及事那時莊賈之首已號令轅門了梁邱據尙然

不知手捧符節望軍中馳去穰且喝令阻住問軍政司曰軍中不

得馳車使者當得何罪答曰按法亦當斬梁邱據面如土色戰做

一團

也要嚇他

口稱奉命而來不干某事穰且曰既有君命難以

加誅然軍法不可廢也乃毀車斬騾

索

以代使者之死

他

繇這便是

是日親戚賓客俱設酒餞行誰如是賈留連歡飲使者

連催坦然不以爲意樓且候至日影移西軍吏已報未牌不見莊

賈來到遂分付將木表放倒傾去漏水竟日登壇誓衆申明約束

號令方完日已將晡遙見莊賈高車駟馬徐驅而至面帶酒容既

到軍門乃從容下車左右擁衛躡上將臺樓且端然危坐並不起

身氣象便但問監軍何故後期莊賈拱手而對曰今日遠行蒙親

戚故舊攜酒餞行是以遲遲也穰且曰夫爲將者受命之日卽忘

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秉抱鼓犯矢石則忘其身只此數語今

敵國侵凌邊境騷動吾君寢不安勝食不甘味以三軍之衆托吾

兩人冀旦夕立功以救百姓倒懸之急何暇與親舊飲酒爲樂哉

莊賈尙含笑對曰幸未誤行期元帥不須過責不知輕重人便穰

莊賈尙含笑對曰幸未誤行期元帥不須過責是此等局面

莊賈尙含笑對曰幸未誤行期元帥不須過責是此等局面

亦乘機侵擾北鄙

是穰且進
用催牌

景公大懼於是令晏子以纁帛詣東

海之濱聘穰且入朝且敷陳兵法深合景公之意即日拜為將軍

使帥車五百乘北拒燕晉之兵

以晏子之賢明景公之信任而穰
且之薦竟未即行直至二國兵侵

方纔見用君臣穰且請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里之中驟然授以

兵權人心不服願得吾君寵臣一人為國人素所尊重者使為監

軍臣之令乃可行也

自是真語不可
竟認作是殺机

景公從其言命嬖大夫莊賈

往監其軍且與賈同時謝恩而出至朝門之外莊賈問穰且出軍

之期且曰期在明日午時某于軍門專候同行勿過日中也

交代
原自

明白不言畢別去至次日午前穰且先至軍中喚軍吏立木為表

以察日影因使人催促莊賈

又催促他可知
不是安心要殺

賈年少素驕貴恃景

公寵幸看穰且全不在眼況且自為監軍只道權尊勢敵緩急自

一朝中陰謀

二桃殺三士

誰能爲此者

相國齊晏子

魯昭公別後景公召晏嬰問曰卿于席間張大其辭雖然存了齊國一時體面只恐三傑之後難乎其繼如之奈何晏子對曰臣舉一人足兼三傑之用景公曰何人曰有田穰且者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真大將之才也先有此人在意中便自然不甚惜三傑景公曰得非田開疆一宗乎晏子對曰此人雖出田族然庶孽微賤不爲田氏所禮故屏居東海之濱君欲選將無過於此景公曰卿既知其賢何不早聞晏子對曰善仕者不但擇君兼欲擇友田疆古冶輩血氣之夫穰且豈屑與之比肩哉景公曰雖唯唯終以田陳同族爲嫌躊躇不決忽日邊吏報道晉國探知三傑俱亡興兵犯東阿之境燕國

使人止之已無及矣魯昭公離席而起曰寡人聞三臣皆天下奇
勇可惜一朝俱盡矣景公問言嘿然變色不悅晏嬰從容進曰此
皆吾國一勇之夫定却是雖有微勞何足掛齒魯侯曰上國如此勇
將還有幾人晏嬰對曰等策廟堂威加萬里負將相之才者數下
人這却是策士若血氣之勇不過僨身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
何足爲齊輕重哉景公意始釋然晏子更進觴於兩君歡飲而散
三傑墓在蕩陰里後漢諸葛孔明梁父吟正咏其事

步出齊東門

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坟

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塚

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紀

開疆撥衣破步而出曰吾曾奉命伐徐斬其名將俘甲首五百餘
人徐君恐懼致幣乞盟郊邑畏威一時皆集奉吾君爲盟主此功
可以食桃乎晏子奏曰開疆之功比于一將更自十倍明是奈
無桃可賜嬰酒一杯以待來年景公曰卿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
以此無桃揔其大功田開疆按劍而言曰斬豷打虎小可事耳吾
跋涉千里之外而戰成功反不能食桃受辱于國君臣之間爲
萬代耻笑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言訖揮劍自刎而死却乎公
孫提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田若功大反不能食
夫取桃不讓非廉也視人之死而不能從非勇也從死使等勇言
訖亦自刎古語子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
已亡吾獨苟活於心何安亦自刎而亡三人去了兩個他景公急

跪奏曰臣之賢萬不及相國相國內修國政外服諸侯其功不小
此桃宜賜相國食之臣安敢僭景公曰旣叔孫大夫推讓相國可
各賜酒一杯桃一枚二臣跪而領之謝恩而起晏子奏曰盤中尚
有二桃主公可傳令諸臣中言其功深勞重者當食此桃以彰其
賢分明桃他三人景公曰此言甚善即命左右傳論使階下諸臣有自信
功深勞重堪食此桃者出班自奏相國評功賜桃公孫捷挺身而
出立于筵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于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晏
子曰擎天保駕功莫大焉可賜酒一爵食桃一枚歸于班部古治
子奮然使出口誅虎不足爲奇吾曾斬妖龍于黃河使君危而復
安此功若何景公曰此時波濤洶湧非將軍斬絕妖龍必至覆溺
此槩世奇功也飲酒食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只見田

東海人以巨核來獻名曰萬壽金桃出自海外度索山亦名蟠桃
植之三十餘年枝葉雖茂花而不實今歲結有數顆是吃嘴人造
難寡人情之是以封鎖園門今日君侯降臨寡人不敢獨享特取
來與賢君臣共之魯昭公拱手稱謝少頃晏子引著園吏將雕盤
獻上盤中堆著六枚桃子弄就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氣撲鼻真
珍異之果也景公問曰桃實止此數乎晏子曰尚有三四枚未熟
所以只摘得六枚連有也不肯把來景公命晏子行酒晏子手捧玉爵恭
進魯侯之前左右獻上金桃晏子致詞曰桃實如斗天下罕有兩
君食之千秋同壽壽壽上聲魯侯飲酒畢取桃一枚食之甘美非常誇
獎不已次及景公亦飲酒一杯取桃食訖景公曰此桃非易得之
物叔孫大夫賢名著于四方今又有贊禮之功宜食一桃叔孫婦

前嘗以爾我相稱全無禮體

勇而不學之人往往如此

景公惜其才勇亦姑容

之時朝中有個佞臣喚做梁邱據專以先意逢迎取悅于君景公

甚寵愛之據內則獻媚景公以固其寵外則結交三傑以張其黨

這個便

可虞了況其時陳無宇厚施得眾已伏移國之兆那田開疆與陳

氏是一族異日聲勢相倚將為國家之患晏嬰深以為憂

大臣謀國實是

難每欲除之但恐其君不聽反結了三人之怨忽一日魯昭公以

不合于晉之故欲結交于齊親自來朝景公設宴相待魯國是叔

孫姑

叔豹子

相禮齊國是晏嬰相禮三傑帶劍立於階下昂昂自若

目中無人二君酒至半酣晏子奏曰園中金桃已熟可命薦新為

兩君壽景公准奏宣園吏取金桃來獻晏子奏曰金桃難得之物

臣當親往監摘

便有

晏子領鑰匙去訖景公曰此桃自先公時有

徐子大懼遣使行成于齊齊侯乃約邾子莒子同徐子結盟于蒲

隧徐以甲父古國名之鼎賂之晉君臣雖知而不敢問齊自是日強

與晉並霸景公錄田開疆平徐之功復嘉古治子斬鼃之功仍立

五乘之賓以旌之田開疆復舉薦公孫捷之勇那公孫捷生得面

如靛染目睛突出身長一丈力舉千鈞景公見而異之遂與之俱

獵于桐山忽然山中起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虎咆哮發喊飛

奔前來是來與公孫捷做名的逕撲景公之馬景公大驚只見公孫捷從車

上躍下不用刀鎗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皮右手揮拳只一

頓將那隻大虫打死救了景公景公嘉其勇亦便與五乘之賓公

孫捷遂與田開疆古治子結為兄弟自號齊邦三傑若協力為公

因党為好却也利害不小挾功恃勇口出大言凌轡閭里簡慢公卿在景公而

事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五
三

太子建既知無極之奸譴而適得寵于君父但當隱忍以俟
異日乃示之以怨而觸其機遂生莫大之禍則是未知不可
爲好之說者也

話說齊景公歸自平邱雖然懼晉兵威一時受欺已知其無遠大
之謀遂有志復桓公之業謂相國晏嬰曰晉霸西北寡人霸東南
何爲不可晏嬰對曰晉勞民于興築是以失諸侯君欲圖霸莫如
恤民圖伯固是好事然必須先去其後心晏子之說是也景公曰恤民何如晏嬰對曰省刑
罰則民不怨薄賦歛則民知恩古先王春則省耕補其不足夏則
省斂助其不給君何不法之景公乃除去煩刑發倉庾以貸貧窮
國人感悅必須如此於是徵聘於東方諸侯徐子不從乃用田開
疆爲將帥師伐之大戰于蒲隧徐地斬其將羸夷獲甲士五百餘人

而季札嗣情理允當之事也。札之不肯爲名高耳。負父兄之苦心而釀後來爭奪篡弑之禍。季札之讓實爲厲階。吾于此讓無取焉。

納媳殺子滅理敗倫之甚者也。棄疾前半雖非賢君。却筭中主使非無極之奸。有心構難撥置其間。或猶未至于此所與非人喪身敗名不足論。遂貽滅國亡家之禍。有國家者可不慎所與哉。

昔有將嫁之女請訓于父。父曰慎勿爲好女。曰然則當爲惡耶。父曰好且不可爲。況惡乎。予甚歎其爲大賢之言。可以推之于太子也。太子之職視膳問安一切政事不可參預。蓋爲好則恐君父疑我之收人心。惡奸佞則恐其設間而構難也。

論功食桃而今其自言是殺之以爭矣。斷非賢人所出。按此事不見經傳。殆稗史之言耳。

晏子之果于去此三人。亦爲先有一穰且在意中。可以當用兵之任耳。不然。圖伯而自殺勇士。寧非失計。

穰且起于匹夫驟掌兵權。欲制三軍之命。非誅殺固不足以立威。然論其請龍臣以作監軍。始原是欲借以爲重。未必卽有殺之之心也。莊賈失期軍法。原應斬首。故遂以之行法耳。若謂穰且有必殺莊賈之心。請問若莊賈竟不失期。穰且將何以殺之乎。自是莊賈攬鋒。不是穰且心險。論事者當識得此意。切莫人云亦云。

國傳季札先王既有遺命。兄弟次及前人。又有成規。夷昧卒。

侯益不直晉果然不直不怪諸侯晉不復能主盟矣史臣有詩嘆云

一心效楚築虎所
列國離心復示威

妙失有靈侯統散
山河如故事余非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三人勇力過人都是有才晏子
為齊相國執政當權若教之以學而制之以禮使得終為于
城腹心之助豈不美哉奈何惡之而必欲殺之似非賢者之
所出矣豈以三人盡皆勇悍粗鄙之夫非化誨之所能改耶

撫諸夏請諸君同歆為信諸侯皆俯首曰敢不聽命惟齊景公不

應羊舌肸曰齊侯豈不願盟即景公曰諸侯不服是以尋盟若皆

用命何以盟為明是羊舌肸曰踐土之盟不服者何國駭得君若

不從寡君惟是甲車四千乘願請罪于城下昭張是沒說猶未畢

墜上鳴鼓各營俱建起大旆凡用兵戰則建旆景公慮其見襲乃改辭謝

曰大國既以盟不可廢寡人敢曰外耶只是如此於是晉侯先歆

齊宋以下相繼劉摯王臣不使與盟但監臨其事而已邾莒以魯

國屢屢侵伐訴于晉佐晉侯辭魯昭公於會執其上卿季孫意如

季孫子行閉之幕中子服回孟孫私謂荀吳曰魯地十倍邾莒晉

若棄之將改事齊楚于晉何益且楚滅陳蔡不救而復棄兄弟之

國乎荀吳然其言告于韓起起言于晉侯乃縱意如奔歸自是諸

席矣齊侯卽遜謝而去次日遂行羊舌肸曰諸侯將有離心不以

威脅之必失霸業

只怕也未必齊得來

晉侯以爲然乃大閱甲兵之數總計

有四千乘甲士三十萬人羊舌肸曰德雖不足而衆可用也

也是沒奈

何於是先遣使如周請王臣降臨爲重因遍請諸侯約以秋七月

俱集平邱

衛地在陳留縣西北

相會諸侯聞有王臣在會無敢不赴者至期

晉昭公留韓起守國率荀吳魏舒羊舌肸羊舌鮒籍談梁丙張骼

音格張

智躒

智盈之子

等盡起四千乘之衆望濮陽城進發連絡三

十餘營衛地皆晉兵周卿士劉獻公塾先到齊宋魯衛鄭曹莒邾

滕薛杞小邾十二路諸侯畢集見晉師衆盛人人皆有懼色旣會

羊舌肸捧盤盂進曰先臣趙武誤從寡兵之約

真是誤從真是失策

與邾通

好楚虜無信自取隕滅今寡君欲效踐土故事微惠于天子以鎮

荀吳進辭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音持地之高者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不

中此便不得為諸侯師乎語誤之甚晉侯投矢果中中壺將餘矢棄擲於地晉臣皆

伏地稱千歲齊侯意殊不懌舉矢亦效其語曰有酒如澠有肉如

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景志亦不弱但力不强耳撲的投去恰在中壺與晉

矢相並齊侯大笑亦棄餘矢晏嬰亦伏地呼千歲晉侯勃然變色

荀吳謂齊景公曰君失言矣今日辱貶敝邑正以寡君世主夏盟

之故君曰代興是何言也然則致語又是何解晏嬰代答曰盟無常主惟有

德者是焉昔齊失霸業晉方代之若晉有德誰敢不服如其無德

吳楚亦將迭進豈惟敝邑雖是應卒之言實有至理有德者必有言固如此矣羊舌肸曰晉

已師諸侯矣安用壺矢此乃荀伯之失言也說得是然已不能救矣荀吳自

知其誤嘿然不語齊臣古冶子立于墻下厲聲曰日昃君勞可辭

古冶子從行方渡黃河其左騾之馬乃景公所最愛者卽令圉人
於從舟取至繫於船頭親督圉人飼料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
船將覆有大龜舒頭於水面張開巨口捨向船頭銜左騾之馬入
於深淵景公大驚古冶子在側言曰君勿懼也臣請爲君索之乃
解衣裸體拔劍躍于水中凌波踢浪而去載沉載浮順流九里望
之無跡景公歎曰冶子死矣少頃風浪頓息但見水面流紅古冶
子左手挽騾馬之尾右手提血漉漉一顆龜頭浴波而出這等勇人却亦
難得景公大駭曰真神勇也先君徒設勇爵焉有勇士如此哉遂厚
賞之旣至絳州見了晉昭公昭公設宴享之晉國是荀吳相禮齊
國是晏嬰相禮酒酣晉侯曰筵中無以爲樂請爲君侯投壺賭酒
景公曰善左右設壺進矢齊侯拱手讓晉侯先投晉侯舉矢在手

平王善于貢諛平王寵之

喜諛雖是常情然必非賢者

任爲大夫無極請事世

子

只是要爲後來邀寵之計耳

乃以爲少師以舊揚爲東宮司馬平王旣卽位

四境安謐頗事聲色之樂吳取州來王不能報無極雖爲世子少

師日在平王左右從于淫樂

這等人使居師保之位用人不當可知

世子建惡其諂

佞頤疎遠之令尹鬬成然恃功專恣無極譖而殺之

恃功端恣雖有罪然以諸

殺之非

法也以陽剗爲合尹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寃

非世子所宜言無極心懷

畏懼繇是陰與世子建有隙無極又薦鄢將師于平王使爲右領

官亦有寵這段情節且暫閣起話分兩頭再說晉自築虜祈宮之

後諸侯窺其志在苟安皆有貳心昭公新立欲修復先人之業聞

齊侯遣晏嬰加楚修聘亦吏人徵朝于齊

責其不朝也

齊景公見晉楚

多事亦有意來聞圖伯欲觀晉昭公之爲人乃束裝如晉以勇士

乃使人訪求陳蔡之後得陳世子偃師之子名吳蔡世子有之子
名廬乃命太史擇吉封吳爲陳侯是爲陳惠公廬爲蔡侯是爲蔡
平公歸國奉宗祀朝吳蔡洎隨蔡平公歸蔡夏詔隨陳惠公歸陳
所率陳蔡之衆各從其主厚加犒勞前番靈王虜掠二國重器貨
實藏于楚庫者悉給還之其所遷荆山六小國悉令還歸故土秋
毫無犯各國君臣上下歡聲若雷雖是熊居好處却是朝吳之功如枯木之再
榮朽骨之復活此周景王十六年事也魯翁有詩云

枉竭民脂建二城

留將後主作人情

早知故物仍還主

何苦當時受惡名

平王長子名建字子木乃蔡國鄖陽蔡封人邑之女所生時年已長
乃立爲世子使連尹伍奢爲太師齊晉稱傳楚稱師有楚人費無極素事

子于子哲錄功用賢以闢成然為令尹陽句字子瑕

穆王曾孫

為左尹

念遠掩伯州犂之冤死乃以犂子卻宛為右尹掩弟遠射遠越俱

為大夫朝吳夏齧蔡消俱拜下大夫之職以公子魴敗戰使為司

馬

代司馬督

時伍舉已卒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諫之美封其子伍奢於

連號曰連公奢子尚亦封于棠為棠宰

今六合江浦俱古棠邑北蓋六合也

號曰棠

君其他遠啟疆鄴丹等一班舊臣官職如故欲官觀從從言其先

人開卜願為卜尹平王從之羣臣謝恩朝吳與蔡消獨不謝欲辭

官而去

好

平王問之二人奏曰本輔吾王興師襲楚欲復蔡國今

王大位已定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臣何面目立干王之朝乎昔

靈王已貪功兼并致失人心王反其所為方能令人心悅服欲反

其所為莫如復陳蔡之祀

費了許多心力作成別人為祀王只為此一語耳心亦若矣

平王曰善

年共王曾禱于神當璧而拜者為君至是果驗矣國人尙未知靈
王已死人情洶洶嘗中夜訛傳王到亦是因前男女皆驚起開門
外探平王患之乃密與觀從謀使于漢水之傍取死死加以靈王
冠服從上流放至下流詐云已得楚王屍首殯于訾梁這個死屍是那裡造
化歸報平王平王使闕成然往營葬事諡曰靈王然後出榜安慰
國人人心始定後三年平王復訪求靈王之屍申亥以葬處告乃
遷葬焉此是後話却說司馬督等圍徐久而無功懼為靈王所誅
不敢歸陰與徐通用法太嚴便多致如此章列營相守聞靈王兵
潰被殺乃解圍班師行至豫章安德府東有章山即其地吳公子光諸樊長子率師
要擊敗之司馬督與三百乘悉為吳所獲光乘勝取楚州來之邑
此皆靈王無道之所致也再說楚平王安集楚眾以公子之禮葬

公然之乃遣觀從引小卒百餘人詐作敗兵奔回郢都繞城而走
呼曰蔡公兵敗被殺楚王大兵隨後便至國人信以爲實莫不驚
駭須臾鬪成然至所言相同個處有這國人益信皆上城瞭望成然
奔告子干言楚王甚怒來討君擅立之罪欲如薨般齊慶封故事
君須早自爲計免致受辱臣亦逃命去矣言訖狂奔而出像裝得子
于乃召子皙言之子皙曰此朝吳悞我也兄弟相抱而哭宮外又
傳楚王兵已入城子皙先拔佩劍刎其喉而死子干慌迫亦取劍
自刎八楚非二人本意朝吳招之使來今日之死却是可憐宮中大亂宦官宮女相驚自殺
者橫于宮掖號哭之聲不絕鬪成然引衆復入掃除屍首率百官
迎接蔡公國人不知尙疑來者是靈王及入城乃蔡公也方悟前
後報信皆出蔡公之計蔡公既入城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昔

是以去之蔡公曰汝今何往二人曰欲還國中耳蔡公曰公等且
住我軍中同訪楚王下落然後同歸可也蔡公引大軍尋訪及于
訾梁並無踪跡有村人知是蔡公以楚王冠服來獻言三日前于
岸柳上得之蔡公問曰汝知王生死否村人曰不知蔡公收其冠
服重賞之而去化蔡公更欲追尋朝吳進曰楚王去其衣冠勢
窮力敝多分死于溝渠不足再究但子于在位若發號施令收拾
民心不可圖矣蔡公曰然則若何朝吳曰楚王在外國人未知下
落乘此人心未定之時使數十小卒假稱敗兵繞城相呼言楚王
天兵將到再令鬪成然歸報子于如此如此子于子哲皆懦弱無
謀之輩一聞此信必驚惶自盡明公徐徐整旅而歸穩坐寶位高
枕無憂豈不美哉亦是迎机而進但不如此則不足以復蔡也蔡故當略其事而原其心四層謫計五層說說蔡

至五更時分不聞悲聲二女啟門報其父曰王已自縊于寢所矣
無道昏君胡曾先生咏史詩曰
下場頭

茫茫衰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昔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申亥聞靈王之死不勝悲慟乃親自殮殮殺其二女以殉葬焉可笑
可恨後人論申亥感靈王之恩葬之是矣以二女殉不亦過乎有詩
嘆曰

章華霸業已沉淪

二女何辜伴冢冤

音夕屯

堪恨暴君身死後

餘殃猶自及閨人

時蔡公引著鬪成然朝吳夏齏眾將追靈王于乾谿半路遇者鄭
丹倚柏二人述楚王如此恁般今侍衛俱散獨身求死某不忍見

也臣父兩次得罪于吾王王赦不誅臣父往歲臨終囑臣曰吾受
王兩次不殺之恩他日王若有難汝必捨命相從臣牢記在心不
敢有忘近傳聞郢都已破子于自立星夜奔至乾谿不見吾王一
路追尋到此不期天遣相逢今遍地皆蔡公之黨王不可他適臣
家在棘村離此不遠王可暫至臣家再作商議小善獲報正使他深慚大惡如甚
乃以乾糧跪進靈王勉強下咽稍能起立申亥扶之上車至於棘
村靈王平昔住的是章華之臺崇宮邃室今日觀看申亥農庄之
家算門蓬戶低頭而入好生淒涼流淚不止申亥跪曰吾王請寬
心此處幽僻無行人來往暫住數日打聽國中事情再作進退靈
王悲不能語申亥又跪進飲食靈王只是啼哭全不沾脣已有死心矣
亥乃使其親生二女侍寢以悅靈王之意王衣不解帶一夜悲嘆

區之飯我尚將斬之單單只有兩目睜開着路傍專望一識面

何況天下平一笑之人經過此地便是救星忽遇一人前來認得是舊時守門之吏

比時喚作涓人名疇靈王叫道疇可救我涓人疇見是靈王呼喚

只得上前叩頭靈王曰寡人餓三日矣汝為寡人覓一盂飯何延

寡人呼吸之命疇曰百姓皆懼新王之令臣何從得食這却明靈

王嘆氣一口命疇近身而坐以頭枕其股且安息片時未知此章

如其股與細腰疇候靈王睡去取上塊為枕以代股遂奔逃去訖

美人又何如靈王醒來喚疇不應摸所枕乃土塊也不覺呼天痛地有聲無氣

須臾又有一人乘小車而至認得靈王聲音下車視之果是靈王

乃拜倒在地問曰大王為何到此地位正是只因做子靈王流淚

滿而問曰卿何人也其人奏曰臣姓申名亥乃芊尹申無宇之子

安敢叛吾寧一戰而死不可束手就縛遂收寨都起自夏口從漢
水而上至于襄州欲以襲郢士卒一路奔逃靈王自投劍殺數人
猶不能止比到訾梁地名從者纔百人耳靈王曰事不濟矣乃解其
冠服懸于岸柳之上鄭丹曰王且至近郊以察國人之向背何如
靈王曰國皆叛何待察乎殆卽于兵士之衆知之鄭丹曰若不然出奔他國
乞師以自救亦可靈王曰諸侯誰愛我者吾聞大福不再這句却像極明
伯徒自取辱鄭丹見不從其計恐自己獲罪卽與倚相私奔歸楚
靈王不見了鄭丹手足無措徘徊于釐澤地名之間從人盡散只剩
單身腹中饑餒欲往鄉村覓食又不識路徑村人也有曉得是楚
王的因聞逃散的軍士傳說新王法令甚嚴那個不怕各遠遠閃
開靈王一連三日沒有飲食下咽餓倒在地不能行動我似聞天
帝嘗云區

意聰明人不

乃獻謀曰王卒暴露已久必然思歸若遣人以利害

招之必然奔潰

因其勢而利導之自然易于為力

大軍繼之王可擒也蔡公以為

然乃使觀從往乾谿告其眾曰蔡公已入楚殺王二子奉子于為

王矣今新王有令先歸者復其田里後歸者剽之剽有相從者罪

及三族或以飲食餽獻罪亦如之軍士聞之一時散其大半

不在刑法

之重得力在正合其心

靈王尚醉臥於乾谿之臺鄭丹慌忙入報靈王聞二

子被殺自牀上投身於地放聲大哭

三姓俱無安得不哭鄭丹曰軍心已離

王宜速返靈王拭淚言曰人之愛其子亦如寡人否鄭丹曰鳥獸

猶知愛子何況人也靈王歎曰寡人殺人子多矣人殺吾子何足

怪

曉得推已及人

少頃哨馬報新王遣蔡公為大將同鬪成然

率陳蔡二國之兵殺奔乾谿來了靈王大怒曰寡人待成然不薄

納蔡師須務卒先人呼曰蔡公攻殺楚王于乾谿大軍已臨城矣
國人惡靈王無道皆願蔡公爲王無肯拒敵者可知是怨靈王無道不單是愛戴蔡公
遠罷欲奉世子祿出奔須務卒兵已圍王宮遠罷不能入回家
自刎而死哀哉胡曾先生有詩云

漫誇私黨能扶主

誰料強都已釀奸

若過邾敖泉壤下

一般惡死有何顏

蔡公大兵隨後俱到攻入王宮遇世子祿及公子罷敵皆殺之蔡
公掃除王宮欲奉子于爲王子于辭蔡公曰長幼不可廢也子于
乃卽位國治以序國亂以功子于爲不識時務矣故卒受後日之禍以子哲爲令尹蔡公爲司
馬朝吳私謂蔡公曰公首倡義舉奈何以王位讓人耶蔡公曰楚
王猶在乾谿國未定也且越二兄而自立人將議我朝吳已會其

公棄疾從之子于子哲率其衆與蔡公合朝吳使觀從星夜至陳
欲見陳公路中遇陳人夏齧乃夏徵舒之立孫與觀從平素相識
告以復蔡之意夏齧曰吾在陳公門下用事亦思爲復陳之計事
雖同而才不及朝吳多矣今陳公病已不起子不必往見子先歸蔡吾當率陳
人爲一隊觀從回報蔡公朝吳又作書密致蔡洧使爲內應蔡公
以家臣須務牟爲先鋒史狎剗之使觀從爲鄉導率精甲先行恰
好陳夏齧亦起陳衆來到夏齧曰穿封戌已死陳人蔡人造化吾
以大義曉諭陳人特來助義蔡公大喜使朝吳率蔡人爲右軍夏
齧率陳人爲左軍曰掩襲之事不可遲也兵貴神速此處正用得看乃星夜望
郢都進發蔡洧聞蔡公兵到先遣心腹出城送款看得這個關成
然迎蔡公于郊外又看得不差令尹還罷方欲斂兵設守蔡洧開門以

借汝兵力報兄之仇事成當以王位屬于棄疾倉皇無計可見棄疾不是

有才答曰且請從容商議朝吳曰二公子餒矣有餐且共食子于

子暫食訖朝吳使速行遂宣言于眾曰蔡公實召二公一同舉大

事已盟于郊遣二公子先行入楚矣說當面說謊更奇棄疾止之

曰勿誣我朝吳曰郊外坎牲載書豈無有見之者公勿諱但速速

成事共取富貴乃為上策不怕他朝吳乃復號于市曰楚王無道

滅我蔡國今蔡公計復封我汝等皆蔡百姓豈忍宗祀淪亡可共

隨蔡公趕上二公子一同入楚四層說蔡人聞呼一時俱集各

執器械集于蔡公之門朝吳曰人心已齊公宜急撫而用之不然

有變不怕他棄疾曰汝迫我上虎背耶可又來計將安出朝吳曰

二公子尚在郊宜急與之合是起蔡眾吾往說陳公尊封帥師從

于子皙有懼色朝吳曰王佚遊不返國虛無備而蔡洎念殺父之

仇以有事爲幸又看定了關成然爲郊尹與蔡公相善蔡公舉事

必爲內應又看定了穿封戌雖封于陳其意不親附王又看定了

若蔡公召之必來以陳蔡之衆襲空虛之楚如探囊取物公子勿

慮不成也料事必中這幾句話說透利害于子皙方纔放心曰

願終聽教朝吳請盟乃刑牲歃血誓爲先君邾敖報仇口中說誓

雖則如此誓書上却把蔡公裝首言欲與于子皙共襲逆虔掘

地爲坎用牲加書于土而埋之二層諸智二層倏假事畢遂以家衆導于于

子皙襲入蔭城蔡公方朝餐猝見二公子到出自意外大驚欲起

避朝吳隨至直前執蔡公之袂曰事已至此公將何往于子皙

抱蔡公大哭言逆虔無道弑兄殺姪又放逐我等我二人此來欲

靈王曰徐可滅也遂留乾谿自冬踰春日逐射獵為樂方役百姓築臺建宮不思返國時蔡大夫歸生之子朝吳臣事蔡公棄疾日夜謀復蔡國與其宰觀從楚商議觀從曰楚王黷兵遠出久而不返內虛外怨此天亡之日也失此機會不可復封矣朝吳之計又出于觀從朝吳曰欲復蔡計將安出觀從曰逆虜之立三公子謂子于子哲棄疾心皆不服獨力不及耳誠假以蔡公疾棄疾之命召子于子哲如此佞般楚可得也得楚則逆虜之巢穴已毀不死何為及嗣王之世蔡必復矣朝吳從其謀使觀從假傳蔡公之命召子于公子于子晉召子哲公子于于鄭言蔡公願以陳蔡之師納二公子于楚以拒逆虜一層詰諫子于子哲大喜齊至蔡郊來會棄疾觀從先歸報朝吳一層假說朝吳出郊謂二公子曰蔡公實未有命然可劫而取也看定了個人子

昔周穆王乘八駿之馬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昭

祈父司馬之言昭其名也

之詩以諫止王心穆王聞諫返國得免于禍臣曾以此詩問倚相

相不知也本朝之事倘然不知安能及遠乎

未必是真個不知或子革借此以進言耳

靈王曰祈昭之詩如何能為寡人誦之否鄭丹對曰臣能誦之詩

曰祈昭之悻悻

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

如玉如金

恤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靈王曰此詩何解鄭丹對曰悻悻者安和之貌言祈父所掌甲兵

享安和之福用能昭我王之德音比于王之堅金之重所以然者

繇我王能恤民力適可而止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故也靈王知其

諷已

曉得諷已還笑聰明默然無言良久曰卿且退客寡人思之是夜靈王

意欲班師忽謀報司馬督屢敗徐師遂圍徐徐是百姓的難報亦是楚靈促死的催牌

重裘豹舄身居虎帳猶且寒甚况軍士單褐露跣穿甲執兵

于風雪之中其苦何如體貼人情乘機進諫鄭丹大是可兒王何不返駕國都召回

伐徐之師俟來春天氣和暖再圖征進豈不兩便靈王曰卿言甚

善然吾自用兵以來所向必克司馬且晚必有捷音矣鄭丹對曰

徐與陳蔡不同陳蔡近楚久在字下而徐在楚東北三十餘里又

附吳為重王貪伐徐之功使三軍久頓于外受勞陳之苦萬一國

有內變軍士離心竊為王危之雖是說使班師然論事勢利害處却切當靈王笑曰

穿封成在陳棄疾在蔡伍舉太子居守是三楚也寡人又何慮哉

正是這三楚內只怕可慮言未畢左史倚相趨過王前靈王指謂鄭丹曰此傳

物之士也凡三墳三皇五帝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書九邱九州之書無不通曉

子革鄭丹其善視之楚靈也還曉得敬重鄭丹對曰王之言過矣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二十一 三

之尾使司馬督率車三百乘伐徐園其城靈王大軍屯於乾谿地

譙國城父縣南近臺州以為聲援時周景王之十五年楚靈王之十一年也

冬月值大雪積深三尺有餘怎見得有詩為証

彤雲蔽天風怒號

飛來雪片如鵝毛

忽然群峯失青色

等閒平地生銀濤

千樹寒巢僵鳥雀

紅爐不煖重裘薄

此際從軍更可憐

鐵衣冰凝愁難著

靈王問左右向有秦國所獻復陶裘復陶裘名翠羽被以節之可取

來服之不知與時下移羅尼左右將裘披呈上靈王服裘加被頭

帶皮冠田獵之冠足穿豹舄以豹皮為履執紫絲鞭出帳前看雪有右尹鄭

丹來見靈王去冠披金鞭與之立而語靈王曰寒甚鄭丹對曰王

服晉便不應來會既已來會而不肯盟使晉見襲不知何以
禦之且齊雖大國却不能如晉之強也何以忽作此桀驁之
態乎殊為可笑

話說周景王十二年楚靈王既滅陳蔡又遷許胡沈道房申六小
國於荆山之地百姓流離道路嗟怨爭王圖伯靈王自謂天下可
唾手而得日夜宴息于章華之臺欲遣使至周求其九鼎以為楚
國之鎮向必曰求以清右尹鄭丹曰今齊晉尚強吳越未服周雖
畏楚恐諸侯有後言也靈王憤然曰寡人幾忘之前會申之時赦
徐子之罪同于伐吳徐旋附吳不為盡力今寡人先伐徐次及吳
自江以東皆為楚屬則天下已定其半矣正是容乃使遣罷同蔡
消奉世子祿居守大閱車馬東行狩於州來今屬陽府次于潁水

棄疾之王楚雖有其心而無其力事之得成全是朝矣之謀却是劫而取之所謂逼勒上紅塵者也可見時候到來自有機緣湊集正不在求之力與不力也能虔之貪得妄想究何益哉

投壺賭酒原是要緊事只因荀吳致語不善遂致惹起事端可見言語之間絲毫輕率不得

平邱之會晉之兵力未虧諸侯畢集未敢携貳楚平新立國難不安使晉昭振作精神修明政事訪求賢才練兵講武其復興伯業甚易乃受莒邾誣言之勸辭魯干會執辱其卿棄兄弟之國離列國之心失計甚矣後又不脩德政怠惰苟安遂致諸侯離叛伯業從此而隳豈不可嘆可惜齊景若果不

忍倍之。景公歎曰：卿不倍其妻，況君父乎？人固大有妻子爲重而君父爲輕者亦未可漸於是深信晏子之忠，益降委任，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殺三兄 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 齊昭公尋盟

楚靈雖虐而大權未替，棄疾心懷不順而亦未敢興戎。子干子皙無謀而懦，若以常情而論，楚尚未有釁也。朝吳因急于復蔡，遂出其嘔心嘔血之謀，宛轉牽引，設譎出奇，遂以死熊虔王，棄疾不特復蔡，并以復陳、社、稷，賴其封百，姓蒙其福如此。人才方經，差得一個頂天立地、千古不朽的漢子。若古冶子，何嘗不是奇勇，然比較起來，便自然有天淵之隔。

曰齊國人靈王曰所犯何罪武士對曰坐盜靈王乃顧謂晏子曰

齊人慣為盜耶

既已起敬何復戲之

晏子知其故意設弄欲以嘲已乃頓首

曰臣聞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則化而為枳所以然者水土不同也

今齊人生於齊不為盜至楚則為盜楚之地土使然於齊何與焉

這本無理可言故以詭辭解之

平仲只有此語是用口給處靈王嘿然良久曰寡人本將辱子

今反為子所辱矣乃厚為之禮遣歸齊國齊景公嘉晏嬰之功尊

為上相賜以千金之裘欲割地以益其封晏子皆不受又欲廣晏

子之宅晏子亦力辭之一日景公幸晏子之家見其妻謂晏子曰

此卿之內子邪嬰對曰然景公笑曰嘻老且醜矣寡人有愛女年

少而美願以納之於卿嬰對曰人以少姣事人者以他年老惡可

相托也

此語用在夫婦上切當他處却用不着

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受其托矣安

之賢士諸君何得以口舌相加

只辨益羞不須是真識大體

須臾靈王升殿伍舉

引晏子入見靈王一見晏子遽問曰齊國固無人邪晏子曰齊國

中呵氣成雲揮汗成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何謂無人靈王曰然

則何爲使小人來聘吾國晏子曰敝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

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

最不肖故以使楚

這與城門之樣机軸

楚王慙其言然心中暗暗驚異使

事畢適郊人獻合歡橘至靈王先以一枚賜嬰嬰遂帶皮而食靈

王鼓掌大笑曰齊人豈未嘗橘邪何爲不剖

即使未嘗何足爲輕重耶

晏子對

曰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

大王未嘗諭剖敢不全食

又是正理不是強詞

靈王不覺起敬賜坐命酒少

頃武士三四人縛一囚從殿下而過靈王遽問囚何處人武士對

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容而群士足以彰君之寵錫不亦大乎。

自得他誇妙在部言未畢右班中又一人出指晏子大笑曰吾聞

成湯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力敵萬夫而為名將百之明君達

士皆繇狀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代今子身不

滿五尺力不勝一雞徒事口舌自以為能寧不可耻請到身材長

奈何不這等口晏子視之乃公子真之孫囊瓦字子常見為楚王

車右之職嬰乃微微而笑對曰吾聞秤錘雖小能壓千斤舟槳空

長終為水沒僑如謂長秋非長身而戮於魯南宮萬絕力而戮於

宋足下身長大得無近之罵的毒然却嬰自知無能但有問則

對又何敢自逞其口舌邪囊瓦不能復對忽報令尹遠罷來到眾

人俱拱立候之伍舉遂揖晏子入於朝門謂諸大夫曰平仲乃齊

缺干齊柳或有
光干楚可笑

晏子視之乃右尹鄭丹字子華晏子笑曰子知其

一未知其二崔慶之盟嬰獨不與四族之難嬰在君所

好在素日
行事原有

地步不是一
味口上便宜

宜剛宜柔相機而動主於保全君國此豈旁觀者所

得而窺哉左班中又一人出曰大丈夫匡時遇主有大才略必有

大規模以愚觀平仲未免為鄙吝之夫矣晏子視之乃太宰遠啟

疆也晏子曰足下何以知嬰鄙吝乎啟疆曰大丈夫身仕明主貴為

相國固當美服飾盛車馬以彰君之寵錫奈何弊裘羸馬出使外

邦豈不足於祿食邪

這是先自處下小人
更為卑卑不足道矣

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

三十年不易祭祀之禮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而何晏子撫掌大

笑曰足下之見何其淺也嬰自居相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族皆

食肉至於妻族亦無凍餒草莽之士待嬰而舉火者七十餘家吾

視之乃楚上大夫陽句字子瑕乃穆公之曾孫也晏子卽對曰抱
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在近謀吾聞君死社稷臣當從之
今先君莊公非爲社稷而死其從死者皆其私昵嬰雖不才何敢
廁身寵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自是正理不是強詞且人臣遇國家之難能
則圖之不能則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貪位也亦
眞話不使人人盡去國事何賴况君父之變何國無之子謂楚國
是強詞諸公在朝列者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當心一舉這一句話暗
指著楚虔弑君諸臣反戴之爲君但知責人不知責己公孫瑕無
言可答少頃石班中又一人出曰平仲汝云欲定新君以保宗祀
言太誇矣崔慶相圖欒高陳鮑相并汝依違觀望其間並不見出
奇畫策無非因人成事盡心報國者止於此乎此語即使將平仲駁倒請問還是有

不解也。晏子揚聲對曰：夫識時務者為俊傑，通機變者為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迭興，晉霸於中原，秦霸西戎，楚霸南蠻。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使然。夫以晉襄、秦穆、強盛子孫，遂弱莊王之後，楚亦每受晉吳之侮。妙在并說他家沒趣。豈獨齊哉？寡君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雖必果然說得却有地步。今日交聘，乃鄰國往來之禮，載在王制。何謂臣僕？倒爾祖子文為楚名臣，識時通變，倘子非其嫡裔，那何言之悖也。亦在祖宗上說，成然滿面羞慙，縮頸而退。須臾，左班中一士問曰：平仲固自負識時通變之士，然崔慶之難，齊臣自費舉以下效節死義者無數。陳文子有馬十乘，去而違之；子乃齊之世家，上不能討賊，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戀戀於名位邪？當面搶白，晏子其語更惡。

以形晏子之短小晏子曰今日爲聘好而來非爲攻戰安用武士
叱退一邊驅車直進將入朝朝門外有十餘位官員一個個我冠
博帶濟濟彬彬列於兩行晏子知是楚國一班豪傑慌忙下車眾
官員向前逐一相見權時分左右敘立等候見朝就中一後生先
開口是個後生問曰大夫莫非維萊地晏平仲乎晏子視之乃
鬬韋成然食之子鬬成然也承於晏官拜郊尹晏子答曰然大夫有何
教益成然曰吾聞齊乃太公所封之國兵甲敵於秦楚貨財通於
魯衛只請兵甲貨財便是後生孟浪語開首何自桓公一霸之後
篡奪相仍宋晉交代今日朝晉暮楚君臣奔走道路殆無寧歲夫
以齊侯之志豈下桓公平仲之賢不讓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
展經綸不振舊業以光先人之緒而服事大國自此臣僕誠愚所

啟門晏嬰曰此狗門非人所出人也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人國者還須從人門入若論熊虔所爲也只好弄做狗國平仲便走一遭也無妨一笑報靈王王曰吾欲戲之反被其戲矣乃命開東門延之入城晏子觀看郢都城郭堅固市井稠密真乃地靈人傑江南勝地也怎見得宋士蘇東坡有咏荆門詩爲証

游八出三峽

楚地盡平川

北客隨南度

吳檣開蜀船

江侵平野斷

風掩白沙旋

欲問興亡意

重城自古堅

晏嬰正在觀覽忽見有車騎二乘從大衢來車上俱長軀長鬚精選的出色大漢盔甲鮮明手握大弓長戟狀如天神來迎晏子欲

何用

正是死之為愈也

蔡洸奏曰事在人為耳彼朽骨者何如靈王乃

悅諸侯畏楚之強小國來朝大國來聘貢獻之使不絕於道就中

單表一人乃齊國上大夫晏嬰字平仲楚國景公之命脩聘

靈王謂群下曰晏平仲身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當今海內

諸國惟楚最盛寡人欲耻辱晏嬰以張楚國之威

欲張國威豈在耻辱隣使且耶

辱賢使乎祇以自辱耳卿等有何妙計太宰還啓疆密奏曰晏平仲善於應

對一事不足以辱之必須如此

如此

靈王大悅還啓疆夜發

卒徒於郢城西門之傍另鑿小竇剛圓五尺分付守門軍上候齊

國使臣到時却將城門開開

白日開開城門亦非吉兆一笑

使之縣竇而入不一

時晏嬰身穿破裘輕車羸馬來至東門見城門不開遂停車不行

使御者呼門守者指小門示之曰大夫出入小竇寬然有餘何用

忠乃釋而用之

可見忠臣原

蔡涓之父先為靈王所殺蔡服從死

治父

陰懷復讐之志

說靈王曰諸侯所以事晉而不事楚者以晉

近而楚遠也今王奄有陳蔡與中華接壤若高廣其城各賦千乘

以威示諸侯四方誰不畏服然後用兵吳越先服東南次圖西北

可以代周而為天子靈王悅其諛言曰漸寵用於是重築陳蔡之

城倍加高廣即用棄疾為蔡公以酬其滅蔡之功又築東西二不

羨音城據楚之要害自以天下莫強於楚

這知果然但只恐自指

顧可得天下召太卜將守龜

國有大龜藏於府庫以卜大事故曰守龜

卜之問寡人何

日為王太卜曰君既已稱王矣尚何問靈王曰楚周並立非真王

也得天下者方為真王耳太卜執龜裂太卜曰所占無成靈王

擲龜於地攘臂大呼曰天乎天乎區區天下不肯與我生我能處

食盡餓死者居半守者疲困不能禦敵國困至此而人心不離便知祭國尚無滅亡之道

楚師蟻附而上城遂破世子端坐城樓束手受縛棄疾入城撫慰

居民將世子有上了囚車并係解到楚靈王處報捷以朝吳有

當璧之言留之不遣未幾歸生死朝吳遂留事棄疾此周景王十

四年事也時靈王駕已回郢夢有神人來謁自稱九岡出在今閬州府松

縣之神曰祭我我使汝得天下只此語便知只是個下品邪鬼不是甚麼正神既覺大

喜遂命駕至九岡山適棄疾捷報到即命取世子有充作義牲殺

以祭神用無字諫曰昔因襄用鄆子於次睢之社諸侯叛之王不

可蹈其覆轍靈王曰此逆般之子罪人之後安得此於諸侯正當

六畜用之耳豈復成人語申無字退而歎曰王汰虐已甚其不終乎理勢

必然遂言老歸田去訖殲恠見世子被殺哀泣三日靈王以其

壁密埋於太室

是宗廟

之庭中暗記其處使五子各齋戒三日後五

更人廟次第謁祖視其拜當璧處者卽神所選立之人矣康王先

入跨過埋壁拜於其前靈王拜時手肘及於壁上子于子哲去壁

甚遠棄疾時年尙幼使傅母抱之入拜正當壁紐之上

凡人舉念至誠其感

通處實共王心知神佑棄疾寵愛益篤因共王薨時棄疾年尙未

長所以康王先立然楚大夫聞埋壁之事者無不知棄疾之當爲

楚王矣今日朝吳說及當璧之祥棄疾恐此語傳揚爲靈王所忌

故佯怒而遣之朝吳還入城中述棄疾之語世子有曰國君死社

稷乃是正理其雖禾成喪嗣位然旣攝位守國便當與此城相爲

存亡

子有也還是個賢世子

豈可屈膝讐人自同奴隸乎於是固守益力自

夏四月圍起直至冬十一月公孫歸生積勞成病臥不能起城中

於于戈用民不恤貪得無厭昔歲滅陳今復誘蔡公子一念君讐
奉其驅使怨黷方作公子將分其半矣朝吳之言字字可聽棄疾所以拒之者時未可也然
肥心公子賢明著譽且有富壁之祥楚人皆欲得公子為君誠反
戈內向誅其弑君虐民之罪人心響應誰能為公子抗者孰與事
無道之君歟萬民之怨乎公子倘幸聽愚計吳願率死亡之餘為
公子先驅棄疾怒曰匹夫敢以巧言離間我君臣本該斬首姑寄
汝頭於頸上傳語世子速速面縛出降尚可保全餘喘也叱左右
牽朝吳出營原來當初楚共王有寵妾之子五人長曰熊昭即康
王次曰圍即靈王處三曰比字子干四曰黑肱字子皙末即公子
棄疾也共王欲於五子之中立一人為世子心中不決乃大祀群
神奉璧密禱曰請神於五人中擇一賢而有福者使主社稷乃以

蔡洧回至蔡國被楚巡軍所獲解到公子棄疾帳前棄疾脅使投降蔡洧不從乃囚於後軍疾棄知晉救不至攻城益力可知晉兵若到或者還有歸生曰事急矣臣當拚一命逕往楚營說之退兵萬一見聽商量歸生曰事急矣臣當拚一命逕往楚營說之退兵萬一見聽免至生靈塗炭世子有曰城中調度全賴大夫安可舍孤而去歸生對曰殿下若不相舍臣子朝吳可使也世子召朝吳至含淚遣之朝吳出城往見棄疾棄疾待之以禮朝吳曰公子重兵加蔡蔡知亡矣然未知罪之在也若以先君般失德不蒙赦宥則世子何罪蔡之宗社何罪幸公子憐而蔡之棄疾曰吾亦知蔡無滅亡之道但受命攻城若無功歸報必得罪矣朝吳曰吳更有一言請屏左右棄疾曰汝第言之吾左右無妨也朝吳曰楚王得國非正公子寧不知之凡有人心莫不怨憤又內竭脂膏於土木外竭筋骨

上國其何說之辭諸國大夫執政皆走集敝邑責寡君以拯溺
解紛之義寡君愧焉猶懼以徵發師徒自于盟約遣下臣起合
諸大夫共此尺書爲蔡請命倘上國惠顧前好存蔡之宗廟寡
君及同盟咸受君賜豈惟蔡人

書末宋齊各國大夫俱署有名字靈王覽畢笑曰蔡城旦暮且下
汝以空言解圍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汝去回復汝君陳蔡乃孤
家屬國與汝北方無與不勞壘管狐父再欲哀懇靈王遽起身入
內亦無片紙回書狐父怏怏而回晉君臣雖則恨楚無可奈何
可正是

有力無心空負力

有心無力枉勞心

若還心力齊齊到

涸海移山孰敢禁

敗約加兵陳蔡汝利手不發一言非楚無信乃爾國之欺謾也約

備他有何益處華多敵觥對曰下國何敢欺謾得罪主盟但蠻夷不顧信

義下國無如之何耳今各國久弛武備一旦用兵勝負未卜不若

遵弭兵之約遣一使為蔡請楚必無辭雖是一策然行此于暴

耳韓起見各國大夫俱有懼楚之意料救蔡一事鼓舞不來乃商

議修書一封遣大夫狐父逕至申城來見楚靈王蔡洧見各國不

肯發兵救蔡號泣而去狐父到申城將書呈上靈王拆書看之略

云

曰者宋之盟南北交見本以弭兵為名號之會冉申舊約鬼神

臨之寡君率諸侯恪守成言不敢一試于戈今陳蔡有罪上國

赫然震怒興師往討義憤所激聊以從權罪人既誅兵猶未解

洧欲報父讐應募而出領了國書乘夜縋城北走直達晉國來見

晉昭公哭訴其事昭公集群臣問之荀吳荀吳奏曰晉爲盟主諸

侯依賴以爲安既不救陳又不救蔡盟主之業墮矣昭公曰楚虔

暴橫吾兵力不逮奈何暴橫是他知處兵力亦未韓起對曰雖知

不逮可坐視乎何不合諸侯以謀之昭公乃命韓起約諸侯會於

厥慙宋齊魯衛鄭曹各遣大夫至會所聽命韓起言及救蔡之事

各國大夫人人伸舌箇箇搖首沒一箇肯擔當主張的韓起曰諸

君畏楚如此將聽其蠶食乎倘楚兵臨陳蔡漸及諸國寡君亦不

敢與聞矣說得雖是有理然已爲盟主且不能主張況他國乎衆人面面相覷莫有應者時

宋國右師華亥在會韓起獨謂華亥曰盟宋之役汝家先右師韓

元實倡其謀約定南北弭兵有先用兵者各國共伐之今楚首先

用歸生之言也。靈王命將蔡侯，誅死從死者共七十八人，與隸最賤者俱誅，不赦。大書蔡侯弑逆之罪於版，宣布國中，遂命公子棄疾統領大軍，長驅入蔡，宋儒論蔡般罪固當誅，然誘而殺之，非法也。髡翁有詩云：

蔡般無父亦無君

鳴鼓方能正大倫

莫怪誘誅非法典

楚靈原是弑君人

却說蔡世子有自其父發駕之後，且晚使謀者探聽，忽報蔡侯被殺。楚兵不日臨蔡，世子有卽時糾集兵衆，授兵登埤，楚兵至圍之。數重公孫歸生曰：「蔡雖久附於楚，然晉楚合成，歸生實與載書。不若遣人求救於晉，僂惠顧前盟，或者肯來相接。」世子有從其計。莫國人能使晉者，蔡洧之父蔡略從蔡侯於申，在被殺七十人之中。

矣

前八年同會於申

且喜君丰姿如舊蔡侯對曰般荷上國辱收盟籍

以君王之靈鎮撫敝邑感恩非淺聞君王拓地商墟指陳國方欲馳

賀豈敢仍欲拓地尊使命下臨敢不趨承靈王卽於申地行宮設

宴款待蔡侯大陳歌舞賓主痛飲甚樂復遷席於他寢使伍舉勞

從者於外館蔡侯歡飲不覺酩酊大醉壁衣中伏有甲士靈王擲

杯爲號甲士突起縛蔡侯於席上蔡侯醉中尚不知也靈王使人

宣言於衆曰蔡般弑其君父寡人代天行討從者無罪降者有賞

願歸者聽原來蔡侯待下極有恩禮若非弑父一節從行諸臣無

一人肯降者靈王一聲號令楚軍圍裏將來俱被擒獲蔡侯方纔

酒醒方知身被束縛張目視靈王曰般得何罪靈王曰汝親弑其

父悖逆天理今日死猶晚矣何不還他一句目蔡侯嘆曰吾悔不

靈王攜公孫吳以歸休兵一載然後伐蔡伍舉獻謀曰蔡般怙惡已久忘其罪矣若往討彼反有詞不如誘而殺之豈是個光明人靈王從其計乃托言巡方駐軍於申地使人致幣於蔡請靈公至申地相會使人呈上國書蔡侯啟而讀之略云

寡人願望君侯之顏色請君侯辱臨於申不腆之儀預以犒從者

蔡侯將戒車起行大夫公孫歸生諫曰楚王爲人貪而無信今使人之來幣重而言卑這四個字殆誘我也君不可往蔡侯曰蔡之

地不能當楚之一縣召而不往彼若加兵誰能抗之這却也可說歸生

歸生曰請立世子而後行蔡侯從之立其子有爲世子使歸生

輔輔卽日命駕至申謁見靈王靈王曰自此地一別於今八

戕賊世子皆汝行兇不誅何以儆眾叱左右將孔奐斬訖殺得與

公子過二首共懸於國門復謂司徒招曰寡人本欲相寬奈公論

不容何今赦汝一命使可移家遠竄東海終是喜其貢諛用法甚不平允招倉皇

不敢措辨只得拜辭靈王使人押往越國安置去訖還便宜公子

勝率領公孫吳拜謝討賊之恩不知下面旋靈王謂公孫吳曰本

欲立汝以延胡公陳始之祀但招過之黨尚多怨汝必深恐為汝

害汝今從寡人歸楚乃命毀陳之宗廟改陳朝為縣以穿封成爭

鄭囚皇頡事不為諂媚使守陳地謂之陳公陳人大失望髯翁有

詩歎云

本興義旅誅殘賊

却愛山河立縣封

記得吳田奪牛語

恨無忠諫似申公

立留皆公子過之所為招今仗大王之威斬過以獻惟君赦臣不

敏之罪靈王聽其言詞卑遜心中已自歡喜只喜奉承招又膝行

而前行近王座密奏曰昔莊王定陳之亂已縣陳矣後復封之遂

喪其功今公子留懼罪出奔陳國無主願大王收為郡縣勿為他

姓所有也只欲苟圖富貴靈王大喜曰汝言正合吾意汝且歸國

為寡人辟除宮室以候寡人之巡幸司徒招叩謝而去公子勝聞

靈王放招還國復來哭訴言造謀俱出於招其臨時行事則過使

大夫孔奐為之令乃妻罪於過葬以自解先君先太子目不瞑於

地下矣言罷痛哭不已一軍為之感動靈王慰之曰公子勿悲寡

人自有處分諒也彼甚好處分次日司徒招備法駕儀從來迎楚王入城

靈王坐於朝堂陳國百官俱來參謁靈王喚陳孔奐至前責之曰

勝指實無言可答靈王怒曰汝即招過之黨也喝教刀斧手將徵

師杜下斬訖該殺伍舉奏曰王已誅逆臣之使宜奉公孫吳以討招

過之罪明正言順誰敢不服若只討招過原足服人既定陳國次及於蔡先

君莊王之績不足道也靈王大悅乃出令與師伐陳公子留聞于

徵師見殺懼禍不願為君出奔鄭國去了去了到或勸司徒招何

不同奔招曰楚師若至我自有計退之却說楚靈王大兵至陳陳

人皆憐懼師之死見公孫吳在軍中無不踴躍咸簞食壺漿以迎

楚師豈知是迎賊入門司徒招事急使人請公子過議事過來坐定問曰

司徒云有計退楚計將安出招曰退楚只須一物欲問汝借過又

問何物招曰借汝頭耳過大驚方欲起身招左右鞭捶亂下將過

擊倒即拔劍斬其首與好人共親自持赴楚軍稽首訖曰殺世子

夜出宮門力士滅其火刺殺之

直是盜賊行徑

宮門大亂須臾公子招同

公子過到佯作驚駭之狀一面使人搜賊一面倡言陳侯病篤宜立次子留爲君陳哀公聞變憤恚自縊而死史臣有詩云

嫡長宜君國本安

如何寵庶起爭端

古今多少偏心父

請把陳哀仔細看

司徒招奉公子留主喪卽位遣大夫于微師以病薨赴告于楚時伍舉侍於靈王之側聞陳已立公子留爲君不知世子偃師下落方在疑惑忽報陳侯第三子公子勝同姪兒公孫吳求見靈王召之問其來意二人哭拜於地公子勝開言嫡兄世子偃師被司徒招與公子過設謀枉殺致父親自縊而死擅立公子留爲君我等恐其見害特來相投靈王詰問于微師微師初猶抵賴却被公子

公子留三妃生公子勝次妃善媚得寵既生留哀公極其寵愛但以偃師已立廢之無名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爲留太傅公子過爲少傅囑付招過異日偃師當傳位于留周景王十一年陳哀公病廢在床久不視朝公子招謂公子過曰公孫吳偃師之名吳且長矣若偃師嗣位必復立吳爲世子安能及留是負君之托也今君病廢已久事在吾等掌握及君未死假以君命殺偃師而立留可以無悔豈知其悔更甚公子過以爲然乃與大夫陳孔奐商議孔奐曰世子每日必入宮問疾三次朝夕在君左右命不可假也不若伏甲於宮巷俟其出入乘便刺之一夫之力耳過遂與招定計以其事托孔奐許以立留之日益封大邑孔奐自去陰召心腹力心必於于門人役數內閭人又認做世子親隨並不疑慮世子偃師問安畢

甚至鄰國朝聘國之大典既知晏嬰爲鄰國賢人便當厚其禮數慎其威儀以生其敬畏而招徠之乃計不及此反戲侮之卒至報怨貽羞楚廷諸臣并無一人諫勸而阻之者楚之爲楚亦可知矣齊桓晉文若在豈必至于乾谿而後不競哉皇頡之事伯州犁獻媚而熊虔卽位之後旋卽殺之穿封戌爭奪于先持戈逐之于後而竟獲封邑可見窮達有命不在獻媚之工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也

楚國諸人以口舌難晏嬰卽使果能屈之亦何益于國家之事况其說愈出愈下適足以取辱乎然晏子臨机應變對答如流不亢不卑實有過人之未未可以口舌之故而忽之也話說陳哀公名溺其元妃鄭姬生子偃師已立爲世子矣次妃生

伯其誰與之况招過同罪過已被殺乃因貢諛而遂殺子招并討罪之名亦虛矣至用誘以殺蔡般尤爲不得其正又并殺無罪之子有以祀淫神暴虐無道之甚矣焉得晉爲盟主此時兵力未虧楚人無道已極而晉竟不能出師相抗可耻甚矣韓起叔向諸賢固在何以不振若此乎豈諸賢但能文事而未嫻于武備耶

積德累仁王業所由興招攜懷遠王業所由成楚人世行無道至熊虔親行篡弑恣行暴虐并無惠德以及人恃其兵力之強遂思代周而王此何異病中之譫夢中之嚙乎至于圖伯雖由兵力亦必假附王道之名其異于圖三者只在真假處分別耳熊虔以討罪爲名乃挾詐而滅陳蔡已無圖伯之

必擇有罪者征之方爲有名靈王曰今之有罪者何國伍舉奏曰
蔡世子般弑其君父於今九年矣王初合諸侯蔡君來會是以隱
忍不誅然弑逆之賊雖子孫猶當伏法況其身乎蔡近千楚若討
蔡而兼其地則義利兩得矣既隱惡于先已定其位矣乃代說猶
未了近臣報陳國有訃音到言陳侯溺已薨公子留嗣位伍舉曰
陳世子偃師名在諸侯之策古者立世子必報于同盟今立公子留置偃師于
何地以臣度之陳國必有變矣畢竟陳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辨服荆蠻

討人之罪以爲義也因而遂滅人國則不義之甚矣以此圖

國中無不誦陳氏之德願為効死而無地也史臣論陳氏厚施于民乃異日移國之漸亦繇君不施德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以結百姓之心耳此論最有詩云

威福君權敢上侵

輒將私惠結民心

請看陳氏移齊計

只為當時感德深

景公用晏嬰為相國嬰見民心悉歸陳氏私與景公言之勸景公寬刑薄斂興發補助施澤于民果能如此以挽留人心景公不能從這便是天意亦話分兩頭再說楚靈王成章華之宮諸侯落成者甚少聞晉欒虎祁宮諸侯皆賀大有不平之意召伍舉商議欲興師以侵中原伍舉曰王以德義召諸侯而諸侯不至是其罪也以土木召諸侯而責其不至何以服人議論必欲用兵以威中華

得多矣

此段便似晏嬰亦復覺于陳氏

無字曰多謝指教無字敢不從命於是將

所分食邑及家財盡登簿籍獻于景公景公大悅景公之母天人

曰孟姬無字又私有所獻孟姬言于景公曰陳無字誅翦强家以

振公室利歸于公其讓德不可沒也何不以高唐之邑賜之

有錢十萬

可以通語景公從其言陳氏始富陳無字有心要做好人言群公

子向被高蟲所逐實出無辜宜召而復之景公以爲然無字以公

命召子由子商子周等凡幄幕器用及從人之衣屨皆自出家財

私下完備遣人分頭往迎諸公子得歸故國已自歡喜及見器物

畢具知是陳無字所賜感激無已無字又大施恩惠于公室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悉以私祿分給之又訪求國中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凡有借貸以大量出以少量入貧不能償者卽焚其券

皆不顧謂使者曰嬰惟君命是從不敢自私聞者啓門晏嬰八見
景公曰四族相攻兵及寢門何以待之晏嬰奏曰欒高怙累世之
寵專行不思已非一日高止之逐閭邱之死國人胥怨今又伐寢
門罪誠不宥但陳鮑不侯君命擅與兵用亦不爲無罪也已義是
一篇矣
書惟君裁之景公曰欒高之罪重于陳鮑宜去之誰堪使者言嬰
對曰大夫王黑可使也景公傳命使王黑以公徒助陳鮑攻欒高
欒高兵敗退於大衢國人惡欒高者皆攘臂助戰高疆酒猶未醒
不能力戰欒施先奔東門高疆從之王黑同陳鮑追及又戰于東
門欒高之衆漸漸奔散乃奪門而出遂奔魯國陳鮑逐兩家妻子
而分其家財晏嬰謂陳無宇曰子擅命以逐世臣又專其利人將
議子何不以所分得者悉歸諸公子無所利人必以讓德稱子所

倘先謀逐我悔無及矣不如乘其飲酒不做準備先往襲之全爲

之私非有鮑國曰善兩家甲士同時起行無字當先鮑國押後殺

向樂家將前後府門團團圍住樂施方持巨觥欲吸聞陳鮑二家

兵到不覺觥墜于地高疆雖醉尙有三分主意謂樂施曰亟聚家

徒授甲入朝奉主公以伐陳鮑無不克矣主意也樂施乃悉聚家

衆高疆當先樂施在後從後門突出殺開一條血路逕奔公宮陳

無字鮑國恐其挾齊侯爲重緊緊追來高氏族人聞變亦聚衆來

救景公在宮中聞四族率甲相攻政不知事從何起急命開者緊

閉虎門寢門蓋虎故名處門以宮甲守之使內侍召晏嬰入宮樂施高疆攻

虎門不能入何不將來意說明屯于門之右陳鮑之甲屯于門之

左兩下相持須臾晏嬰端冕委弁駕單而至四家皆使人招之嬰

齊國志 卷之十五 九

鞭朴小豎欒施復助之小豎悵悵乃乘夜奔告陳無宇言欒高欲聚家衆來襲陳鮑二家期在明日矣復奔告鮑國鮑國信之忙令小豎往約陳無宇共攻欒高無宇授甲于家衆卽時登車欲詣鮑國之家途中遇見高疆亦乘車而來疆已半醉在車中與無宇拱手問率甲何往無宇謾應曰往討一叛奴耳亦問子良高疆何往疆對曰吾欲飲于欒氏也旣別無宇合輿人速騁須臾遂及鮑門只見車徒濟濟戈印森森鮑國亦貫用持弓方欲升車矣二人合做一處商量無宇述子良之言將飲于欒氏未知的否可使人探之鮑國遣使往欒氏覘視回報欒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冠踣踞而饗飲鮑國曰小豎之語妄矣無宇曰豎言雖不實然子良于途中見我率甲問我何往我謾應以將討叛奴今無所致討彼心必疑

退謂羊舌肸曰神怒民怨君不久矣侈心之興實起于楚雖楚君之禍可計日而俟也月餘平公病復作竟成不起自築虎祁宮至薨日不及三年又皆在病困之中枉害百姓不得安享豈不可笑多少朱門空鎖宅王人到大臣有詩云老未曾歸吾平固爲勝之

臺臺廣廈奏新聲

竭盡民脂怨曠盈

物怪神妖催命去

虎祁空自費經營

平公薨後群臣奉世子夷嗣位是爲昭公此是後話再說齊大天高疆自其父薨遂高止譖殺間邱嬰舉朝皆爲不平可見高疆之禍出父之貽及疆嗣爲大夫年少嗜酒樂施亦嗜酒相得甚歡與陳無宇鮑國踪跡少疎四族遂分爲二臺變高二人每聚飲醉後輒言陳鮑兩家長短醉後說人長短陳鮑聞之漸生疑忌忽一日高疆因醉中

者未之祀乎羊舌肸以其言告于平公平公命大夫韓起祀鮒如
郊禮平公病稍定莫曰子產真博物君子也以莒國所貢方鼎賜
之公孫僑將歸鄭私謂羊舌肸曰君不恤民隱而效楚人之侈心
已僭矣疾更作將不可爲吾所對乃權詞以寬其意也可泉歸化
亦非其時有人早起過魏榆地晉地聞山下有若數人相聚之聲
議論晉事近前視之惟頑石于餘塊並無二人既行過聲復如前
急回顧之聲自石出怪事其人太驚述于上人人曰吾等聞石
言數日矣以其事怪未敢言也此語傳聞于絳州平公召師曠問
曰石何以能言曠對曰石不能言乃鬼神憑之耳說得是明夫鬼
神以民爲依怨氣聚于民則鬼神不安凡有鬼神皆此類矣鬼神不安則妖
興今君崇飾宮室以竭民之財力石言其在是乎平公嘿然師曠

忽然驚醒怔忡不止及旦百官至寢門問安平公以夢中所見告

之羣臣皆莫能解須臾驛使報鄭君為朝賀已到館驛平公遣羊

舌盼往勞羊舌盼喜曰君夢可明矣眾問其故羊舌盼曰吾聞鄭

大夫子產公孫博學多聞鄭伯相禮必用此人吾當問之博學多聞也是

個惹事至館驛致餼兼道晉君之意病中不能相見時衛靈公

亦以同時受驚有微恙告歸鄭簡公亦遂辭歸獨留公孫僑候疾

羊舌盼問曰寡君夢見有物如鼈黃身三足入于寢門此何崇也

君子正不妨于不知不知而公孫僑曰以僑所聞鼈三足者其名

曰能雙來昔禹父曰鯀治水無功舜攝堯政乃殛鯀于東海之羽

山截其一足其神化為黃能八于羽淵禹卽帝位郊祀其神三代

以來祀典不缺今周室將衰政在盟主宜佐天子以祀百神君或

其國國公志卷之十五 七

畢方

名神

並轄蚩尤居前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虎狼前驅鬼神後隨

螭蛇伏地鳳凰覆上太合鬼神

如此說來黃帝竟是一個作爲清

張天師位分了一何可笑

角自後君德曰溥不足以服鬼神神人隔絕若奏此聲鬼神畢集

有禍無福平公曰寡人老矣誠一聽清角雖死不恨師曠固辭平

公起立迫之再三師曠不得已復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雲從西

方而起再奏之狂風驟發裂簾幙推俎豆屋瓦亂飛廊柱俱拔頃

之疾雷一聲大雨如注臺下水深數尺

聽琴客殊大鹵莽

臺中無不沾濕

從者驚散平公恐懼與靈公伏于廊室之門

要聽清角嚇得他好

良久風息

雨止從者漸集扶携兩君下臺而去是夜平公受驚遂得心悸之

病夢中見一物色黃大如車輪圓踰而至逕入寢門察之其狀如

鼈前二足後一足所至水湧

只怕也是彈琴意來的

平公大叫一聲曰怪事

爲何調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

音而取悲殊覺無味

師曠曰清商雖悲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當聽此曲平公曰寡人酷嗜新聲子其無辭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一羣自南方來漸集于宮門之楹數之八雙再奏之其鶴飛鳴序立于臺之階下左右各八三奏之鶴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達省漢

是鶴也是些妖怪

平公鼓臺大悅滿座生歡臺上臺下觀

者莫不踴躍稱奇平公命取白玉卮滿斟醇釀親賜師曠曠接而飲之平公嘆曰音至清徵無以加矣師曠曰更不如清角平公大驚曰真有加于清徵者乎何不并使寡人聽之師曠曰清角更不比清徵臣不敢奏也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駕象車而御蛟龍

令師涓坐于曠之傍平公問師涓曰近日有何新聲師涓奏曰途中適有所聞願得琴而鼓之平公命左右設几取古桐之琴置於師涓之前涓先將七弦調和然後拂指而彈纔奏數聲平公稱善曲未及半師曠遽以手按琴曰且止此亡國之音不可奏也此人却可
以壓倒平公曰何以見之師曠奏曰殷末時樂師名延者與紂為諸侯靡靡之樂紂聽之而忘倦卽此聲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抱琴東走自投於濮水之中有好音者過此其聲輒自水中而出涓之途中所聞其必在濮水之上矣衛靈公暗暗驚異平公又問曰此前代之樂奏之何傷師曠曰紂因淫樂以亡其國此不祥之音故不可奏雖是論音平公曰寡人所好者新聲也涓其爲寡人終之師涓理自正當重整弦聲備爲抑揚之態如訴如泣平公大悅問師曠曰此曲名

靈公行至濮水之上天晚宿于驛舍夜半不能成寐耳中如聞鼓
琴之聲乃披衣起坐倚枕而聽之其音甚微而泠泠可辨從來樂
工所未奏真新聲也試問左右皆曰弗聞

何以左右偏聞又不聞音事

靈公素好

音樂有太師名涓善製新聲能為四時之曲靈公愛之出入必使

相從乃使左右召師涓師涓至曲猶未終靈公曰子試聽之其狀

頗似鬼神師涓靜聽良久聲止師涓曰臣能識其略矣更須一宿

臣能為之

倘或第二日不出來却如何

靈公乃宿留一宿夜半其聲復發師涓

援琴而習之盡得其妙既至晉朝賀禮畢平公設宴于虎祁之臺

酒酣平公曰素聞衛有師涓者豈為新聲今偕來否靈公起對曰

見在臺下平公曰試為寡人召之靈公召師涓登臺平公亦召師

曠相者

大師瞽目故用相

扶至二人於階下叩首參謁平公賜師曠坐卽

以章華之宮號召諸侯乃謂諸大夫曰楚蠻夷之國猶能以宮室之美誇示諸侯豈晉國反不如耶正是不可不知也大夫羊舌肸進曰伯者之服諸侯聞以德不聞以宮室章華之築楚失德也君奈何效之不可無此正論平公不聽乃于曲沃汾水之傍起造宮室略彷彿章華之制廣大不及而精美過之這方像個伯主名曰虎祁之宮亦遣使布告諸侯聶翁有詩嘆云

章華築怨萬民愁

不道虎祁復效尤

堪笑伯君無遠計

却將土木召諸侯

列國聞落成之命莫不竊笑其爲者然雖如此却不敢不遣使來賀惟鄭簡公因前赴楚靈王之會未曾朝晉衛靈公元年新嗣位未見晉侯所以二國之君親自至晉二國中又是衛君先到單表衛

者弓名乃楚庫所藏之寶弓也次日靈王心中不捨此弓有追悔之意與遠啟疆言之啟疆曰臣能使魯侯以弓還歸于楚小人不知信義疆乃造公館見魯侯佯爲不知問曰寡君昨宴好之際以何物遺君魯侯出弓示之啟疆見弓卽再拜稱賀魯侯曰一弓何足爲賀啟疆曰此弓名聞天下齊晉與越三國皆遣人相求寡君嫌有厚薄未敢輕許今特傳之于君彼三國者將望魯而求之魯其備禦三鄰慎守此寶敢不賀乎明是要討原魯侯粲然曰寡人不知弓之爲寶若此何敢登受乃遣使還弓于楚魯侯聰明遂辭歸伍舉聞之嘆曰吾王其不終乎以落成召諸侯諸侯無有至者僅一魯侯辱臨而一弓之不忍耳于失信夫不能舍已必將取人取人必多怨亡無日矣此大有人識此周景王十年事也却說晉平公聞楚

見錯愕不已遂同遊章華之宮魯侯見土木壯麗誇獎之聲不絕
靈王曰上國亦有此宮室之美乎魯侯鞠躬封曰敝邑編小安敢
望上國萬分之一靈王面有驕色遂陟章華臺怎見得臺高有
詩爲証

高臺半出雲

望望高不極

草木無參差

山河同一色

臺勢高峻透迤盤數層而上每層俱有明廊曲檻預選楚中美童
年二十以內者裝束鮮麗略如嬋人未也。會預備草。手捧雕盤玉
年唱郢歌勸酒金石絲竹紛然響和既升絕頂樂聲嘹亮俱在天
際觥籌交錯粉香相逐飄飄乎如八神仙洞府迷魂奪魄不自知
其在人間矣大醉而別靈王贈魯侯以大屈之弓醉中許物大要謹慎大屈

卿大夫士阜與僚僕臺

給臺下廝役

遞相臣服以上制下以下事上上

下相繼國以不亂

說得妙甚若我不能制我次臣有闖入而臣不能行

其法使借王宮以自庇苟得所庇盜賊公行又誰禁之臣寧死不

敢奉命靈王曰卿言是也遂命以闢人罪無字免其擅執之罪

問他何當留逐賊的罪名無字謝恩而出過數日大夫遠啟疆邀

請魯昭公

名惆妻公之子

至廷靈王大喜啟疆奏言魯侯初不肯行臣以

魯先君成公與先大夫嬰齊盟蜀之好再三叙述脅以攻伐之事

方始懼而束裝魯侯習於禮儀願我王留心勿貽魯笑靈王問曰

魯侯之貌如何啟疆曰白面長身鬚垂尺餘威儀甚可觀也靈王

乃密傳一令精選國中長軀長鬚

也

出色大漢十人俾其衣冠

亦不在面貌觀此

使習禮三日命為擯相然後接見魯侯魯侯乍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三

三

腰宮

宮名亦惡俗之甚

宮人求媚于王減食忍餓以求腰細甚有餓死而

不悔者國人化之皆以腰粗為醜不敢飽食

想見其時雖百官人米糧必賤

朝皆用軟帶緊束其腰以免王之憎惡靈王戀細腰之宮日夕酣

飲其中管絃之聲晝夜不絕一日登臺作樂正在歡宴之際忽聞

臺下誼鬧之聲須臾潘子臣擁一位官員至前靈王視之乃芊尹

申無字

申府之子

也靈王驚問其故潘子臣對曰無字不繇王命闖入

王宮擅執守卒無禮之甚責在于臣故拘使來見惟我王詳奪靈

王問申無字曰汝所執何人申無字對曰臣之閹人也托使守閹

乃踰牆盜臣酒器事覺逃竄訪之歲餘不得今竄入王宮謬充守

卒臣是以執之

當問此案賊情當日會中報

靈王曰既為寡人守

宮可以赦之申無字對曰天有十日

自甲至癸

人有十等自王以下公

曠之賢不在審聲辨音而在能知頑石之言由干民怨何也其所識者大也然惟能知心僻民怨之由則其博物洽聞審聲辨音斯更爲不可及耳。

賑貧貧困加惠公族極是盛德之事然以大量出而以小量入則市恩買國之意顯然矣雖其志在移齊而貧民却深受其福所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也故得以遷姜祚若使齊景當日能從晏子之言省刑薄斂以恤其民國人寧遂全歸于陳氏哉有國家者無使他人以財市恩則庶幾矣。

話說楚靈王有一僻性偏好細腰。腰細者身必瘦或美外觀而實事者耶不問男女凡腰圍粗大者一見便如眼中之釘。釘吾欲以楊一美未知其作何發付也。發付也一笑既成章華之宮選美人腰細者居之以此又名曰細

大屈弓若果是重寶楚靈豈肯贈人今既贈之魯侯殆亦尋
常貴物耳既已贈之而又悔之復設計以取之此市井牙儈
之黠智耳卽此一端奸薄鄙小具見豈是伯主身分伯者雖
是尙力之事至其舉動必須仍假仁義以爲名若略去仁義
端尙詐力亦不足爲伯矣奈何竟以土木相誇乎楚靈之築
章華其想已是奇特却偏又有一晉平效尤天下自不少豐
慶一輩人其自矜蟬翼敗帚爲神經寶錄無怪也

聲音之道可以通達天地感格神人固也然師曠若不曾習
何自而能之若既習之矣則其習之之時豈得獨無感召乃
晉乎欲聽便有許多怪異耶此等語多出附會不足信也
于產之賢不在博物洽聞而在能知晉平之病由于心僻師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五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八回

賀虓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飲食者人之所賴以生身體者天之所賦而成楚王偶好細腰遂有減食易形希圖進幸以至餓死而不悔者豈不哀哉聖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則爲民上者可不慎哉申無宇前收子圍僭分之旌旗今又執其閹人于王宮之內風力甚勁所行合理所以言語條暢雖粗惡如楚靈亦不能折之可見做事之人只要脚跟立定何慮他人之桀驁哉

四
大
新
外
國
志
卷
之
十
四
五
十
九

四方諸侯同來落成宮室始成祭之爲落不知諸侯幾位到來且看下回分解

王將取汝血以釁軍鼓何吉之有蹇繇對曰吳所卜乃社稷之事豈爲一人吉凶哉寡君之遣繇犒師蓋以察主怒之疾徐而爲守禦之緩急君若驩焉好逆使臣使敝邑忘于儆備亡無日矣若以使臣釁鼓敝邑知君之震怒而修其武備於以禦楚有餘矣吉孰大焉觀蹇繇辭之對大有條理有次弟吳已寢寢大國之風靈王曰此賢士也乃赦之歸楚兵至吳界吳設守甚嚴不能攻入而還靈王乃嘆曰向乃枉殺屈申矣當家繼尹靈王既歸貶其無功乃大興土木欲以物力制度誇示諸侯便是下主意築一宮名曰章華在荊州城外沙市廣袤四十里中築高臺以望四方臺高三十仞曰章華臺亦名三休臺臺名亦甚俗以其高峻凡登臺必三次休息始陟其顛也其中宮室亭榭極其壯麗環以民居凡有罪而逃亡者皆召使歸國以實其宮宮成遣使徵召

皆掩口而笑靈王大慙使速殺之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亂賊還將亂賊誅

雖然勢屈肯心輸

楚虔空自誇天討

不及莊王戮夏舒

靈王自申歸楚怪屈申從朱方班師不肯深入疑其有二心於吳

殺之以旋殺人以暴虐之甚以屈生屈建代為大夫遠罷如晉逆夫人姬氏以

歸還罷逐為令尹是年冬吳王夷昧帥師伐楚入棘櫟麻楚東鄙二邑

以報朱方之役楚靈王大怒復起諸侯之師伐吳越君允常恨吳

侵掠亦使大夫常壽過帥師來會楚將遠啟疆為先鋒引舟師先

至鵲岸江縣地在廬為吳人所敗楚靈王自引大兵至于羅汭水曲為汭吳

王夷昧使其宗弟蹇孫犒師靈王怒而執之將殺其血以釁軍鼓

先使人問曰汝來時曾卜吉凶否蹇孫對曰卜之甚吉使者曰君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四

憤怨夫吳我之仇也若用兵伐吳以誅慶封為名則一舉而兩得

矣齊桓石會欲君只怕人靈王曰善於是盛陳車乘以恐習諸侯

即甲地為會盟以徐君是吳姬所出疑其附吳繫之三日徐子願

為伐吳向導乃釋之使大夫屈甲率諸侯之師伐吳圍朱方執齊

慶封盡滅其族吳以朱方處慶封原以同楚國之動靜今屈甲聞

吳人有備逐班師以慶封獻功靈王欲戮慶封以徇干諸侯叔舉

諫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若戮慶封恐其反脣而稽也自邑原

自然該對靈王不聽乃負慶封以斧鉞綁示軍前以刀按其頸迫

使自言其罪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

盟其大夫慶封逐大聲叫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楚其王之庶

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左右是死落得暢快言之爽利之甚觀者

諸侯商湯有景亳之命景山名在亳周武有孟津之誓孟地在今孟州河陽縣成王

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鄧宮在始平縣之東穆王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

春秋齊桓公有召陵之師晉文公有踐土之盟此六王二公所以

合諸侯者莫不有禮惟君所擇靈王曰寡人欲霸諸侯富用齊桓

公召陵之禮但不知其禮如何伍舉對曰夫六王二公之禮臣聞

其名實未之習也以所聞齊桓公伐楚退師召陵楚使先大夫屈

完如齊師桓公大陳八國車乘以衆強誇示屈完說列此處更然

後合諸侯與屈完盟會今諸侯新服吾王亦惟示以衆強之勢使

其怖畏然後徵會討貳不敢不從矣靈王曰寡人欲用兵于諸侯

效桓公伐楚之事誰當先者伍舉對曰齊慶封弑其君逃於吳國

吳不討其罪又加寵焉處以朱方之地聚族而居富于其舊齊人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四

趙武懼楚之強不敢違抗一一聽之

兩次先楚已是怯懦即使趙武而在諒亦未能拒命也

周景王六年爲楚靈王之二年冬十二月鄭簡公許悼公如楚楚

靈王留之以待伍舉之報伍舉還楚復命言晉侯二事俱諾靈王

大悅遣使大徵會于諸侯約以明年春三月爲會于申鄭簡公請

先往申地以待諸侯靈王許之至次年之春諸國赴會者接踵不

絕惟魯衛托故不至宋遣大夫向戌代行其他蔡陳徐滕頓胡沈

小邾等國君俱親身赴會楚靈王大率兵車來至申地諸侯俱來

相見右尹伍舉進口臣聞欲圖霸者必先得諸侯欲得諸侯者必

先慎禮

把禮字解錯下得諸侯者當在天理人心舉動大事上講豈儀文之謂乎

今吾王始求諸侯于

晉宋向戌鄭公孫僑皆大夫之良號爲知禮者不可不慎也靈王

曰古者合諸侯之禮何如伍舉曰夏啟有鈞臺之享

鈞臺在河南陽翟縣故合

托言有密事啟奏這開嬪侍解冠纓扣熊麋之頸須臾而死無過被弑

死得麋有一子曰慕曰平忽聞變挺劍來殺公子圍勇力不敵俱

為圍所殺麋弟石尹熊比字子子宮既尹熊黑肱字子哲聞楚王

父子被殺懼禍比出奔晉黑肱出奔鄭公子圍赴于諸侯曰寡君

麋不祿即世寡大夫圍應為後伍舉更其辭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此句便冠冕許多可圍於是嗣即王位改名熊虔是為靈王以遺

知子圍至無才智罷為令尹鄧丹為右尹子伍舉為左尹圍成然為郊尹太宰伯

州犁有公事在郊地在此王患其不服使人殺之何益乎因葬

楚王麋于郊謂之郊敖楚人謂未以遺啟彊代為太宰立長子祿

為世子靈王既得志愈加驕恣有獨霸中原之意使伍舉求諸侯

于晉又以豐氏女族微不堪為夫人并求婚于晉侯晉平公新喪

曰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趙武唯唯既畢亭公子圍遽歸諸大夫皆知圍之將為楚君也史臣有詩云

任敎貴倨稱公子

何事威儀效楚王

列國盡知成跋扈

邾敖燕雀尚怕堂

趙武心中終以讀舊書先楚為恥

可知前對邾詞恐人議論將守信

之語向各國大夫再三分割說了又說及還過鄭魯大夫叔孫豹

同行武復言之豹曰相君謂弭兵之約可終守乎

點被得好武曰

吾等偷食

猶言素餐

朝夕圖安何暇問久遠

自是將死人語

豹退謂

鄭大夫孚

虎曰趙孟

武

將死矣其語偷不為遠計且年未五十而諄諄焉如

八九十歲老人其能久乎

即今自所謂說熟話也

未幾趙武卒韓起代之為

政不在話下再說楚公子圍歸國值熊廩抱病在宮圍入宮問疾

去兵乃使士卒悉棄弓矢垂橐而入橐弓衣也垂逆豐氏于館舍之以示無弓

遂赴會所晉趙武及宋魯齊衛陳蔡鄭許各國大夫俱已先在公

子圖使人言于晉曰楚晉有盟在前今此番尋好不必再立誓書

重複歎血但將盟宋舊約表白一番令諸君勿忘足矣這主意明是欺人不

是甚麼深机遠智祁子謂趙武曰回之此言恐晉爭先也前番讓楚先晉

今番晉合先楚若讀舊書楚當先矣子以為何如趙武曰圍之在

會紐蒲為王宮威儀與楚王無二其志不惟外亢將有內謀不如

姑且聽之以驕其志子圖後有內謀無所損益于我而盟書當先則我之所損多矣欲驕其志何為也乎趙武

只是怯懦畏楚信祁子曰雖然前番子木周是衷甲赴會幸而不

發今圍更有甚焉吾子宜為之備如此趙武曰所以尋好者尋弭

兵之約也武知有守信而已不知其他不知能必楚人之守信否既登壇公子

長司川國志卷之二十四

人執文前導將及鄭郊郊人疑爲楚王驚報國中鄭君臣俱大駭

星夜匍匐出迎及相見乃公子圍也公孫僑惡之之甚惡恐其入

國中或生他變慮得是乃使行人游吉辭以城中舍館頽壞未及修

葺乃館于城外公子圍使伍舉入城議婚豐氏鄭伯許之旣行聘

筐篚甚盛臨娶時公子圍忽萌襲鄭之意欲借逆女爲名盛飾車

乘乘機行事豈是有絲毫道理人公孫僑曰圍之心不可測必去衆而後可

料固游吉曰吉請再往辭之於是游吉往見公子圍曰聞合尹將

用衆逆敝邑桶小不足以容從者請除地于城外以聽逆婦之命

公子圍曰者辱貺寡大夫圍賜以豐氏之婚若逆于野外何以成

禮不知借婚姻而謀游吉曰禮軍容不入國況婚姻乎合尹若必

用衆以壯觀瞻請去兵備伍舉密言于圍曰鄭人知備我矣不如

蔡世子弑父之罪而謀恤宋災輕重失其等矣不計逆固是偷安恤災却仍不失為

義舉慨行殊未足以服人此平公所以失霸也周景王四年晉楚以宋之盟

故將復會於虢此西虢地時楚公子圍代屈建為令尹圍乃其王之

庶子年齒最長為人桀驁不恭耽居人下這種人最不得權恃其才器

陰畜不臣之志欺熊麋微弱事多專決忌大夫遠掩之忠直誣以

謀叛殺之而併其室這便是頭一件沒才器了交結大夫遠罷伍舉伍舉之子為腹

心日謀篡逆嘗因出田郊外擅用楚王旌旗行至芊音邑芊尹申

無宇數其僭分收其旌旗千庫好個有風力的縣圍稍戢至是將赴虢之

會圍請先行聘于鄭欲娶豐氏之女公子豐臨行謂楚王曰楚已

稱王位在諸侯之上凡使臣乞得用諸侯之禮庶使列國知楚之

尊熊麋許之公子圍遂僭用國君之儀衣服器用擬於侯伯用二

尊熊麋許之公子圍遂僭用國君之儀衣服器用擬於侯伯用二

氏以暴疾訃於諸侯遂自立爲君是爲靈公史臣論般以子弑父千古大變然景公淫于子婦自取悖逆亦不能無罪也有詩嘆云

新臺醜行汚青史

蔡景如何復蹈之

逆刃忽從宮內起

因思急子可憐兒

急子事見前

蔡世子般雖以暴疾訃於諸侯然弑逆之迹終不能掩自本國傳揚出來各國誰不曉得但是時監主偷情不能行誅討之法耳也白今日其年秋宋宮中夜失火夫人乃魯女伯姬也左右見火至起了其年其年秋宋宮中夜失火夫人乃魯女伯姬也左右見火至稟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省不下堂火勢雖迫豈可廢義這句話未免迂濶蓋聖人自有處權之道然却不失爲正人此及傳母來時伯姬已焚死矣國人皆爲嘆息時晉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憐其被火乃大合諸侯于澶淵各出財幣以助宋宋儒胡安定論此事以爲不討

立公子嘉之子公孫洩於是國中訛言頓息行人

主使命之事

游吉字

子羽問于僑曰立後而訛言頓息是何故也僑曰凡兇人惡死其

魂魄不散皆能為厲若有所歸依則不復然矣吾立祀為之歸也

只在禍福上起見不會論理

游吉曰若然立良氏可矣何以并立公孫洩豈慮

子孔

公子嘉字

亦為厲乎僑曰良霄有罪不應立後若因為厲而立之

國人皆惑于鬼神之說不可以為訓故吾托言於存亡殂之絕祀

良孔二氏並立所以除民之惑也

因其為厲而立後誰人不知如何除得民惑

游吉乃

嘆服再說周景王二年蔡景公為其世子般娶楚女芊氏為室景

公私通於芊氏

偏生是媳婦好豈非怪事

世子般怒曰父不父則子不子矣乃

偽為出獵與心腹內侍數人潛伏於內室景公只道其子不在遂

入東宮逕造手氏之室世子般率內侍突出欲殺景公

却不知如何處置景

身居及臣

卷之一

三

鄭政乃使都鄙有章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有別

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

洫田邑有封疆

廬井有五同里有五伍相保之法

尚忠儉抑泰侈公孫黑亂

政數其罪而殺之

此是後又有他事亂政不是一時之事看官莫誤了

又鑄刑書以威民立

鄉校以聞過國人乃歌詩曰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一日鄭人出北門恍惚間遇見良霄身穿介冑提戈而行曰帶與

段害我我必殺之其人歸述于他人遂患病於是國中風吹草動

便以為良霄來矣男女皆奔走若狂如避戈矛

良霄只說駟帶與段象人奔走是那

一宗却愚人往

未幾駟帶病卒又數日印段亦死國人大懼晝夜

不寧公孫僑言于鄭君以良霄之子良止為大夫主良氏之祀并

其第縱火焚之一日不得見可俟二日二日不得見可俟三日何必就如此動粗可笑良霄已醉衆人

扶之上車奔雍梁地良霄方醒聞公孫黑攻已大怒居數日家臣

漸次俱到述國中之事言各族結盟以拒良氏惟國民卒氏不與

盟霄喜曰二氏助我矣乃還攻鄭之北門公孫黑使其姪駟帶同

印段公子豐之子卒勇士拒之良霄戰敗逃于屠羊之肆爲兵衆所殺

此乃真爲長夜之飲矣家臣盡死公孫僑字子產公聞良霄死亟趨雍梁撫

良霄之屍而哭之曰兄弟相攻天平何不幸也盡斂家臣之屍與

良霄同葬于斗城之村公孫黑怒曰子產乃黨良氏耶欲攻之上

卿罕虎字子皮公孫舍之子止之曰子產加禮于死者况生者乎禮國之

幹也殺有禮不祥罕虎所見者大黑乃不攻鄭簡公使罕虎爲政罕虎曰

臣不如子產乃使公孫僑爲政時周景王之三年也公孫僑既執

一人立一人何擇焉乃譖殺間邱盟諸公子子山子商子周等皆

為不平紛紛譏議高蠱怒以他事悉逐之國中側目未幾高蠱卒

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闕此為之一嘆子高彊嗣為大夫高彊年幼未立為卿

大權悉歸于欒施矣此段話且閣過一邊是時晉楚通和列國安

息鄭大夫良霄字伯有乃公子去疾之孫公孫輒之子時為上卿

執政性汰侈嗜酒每飲輒通宵飲時惡見他人惡聞他事乃窟地

為室置飲具及鐘鼓于中為長夜之飲飲酒時遇惡客間席及閒

法其佳但非執政之所宜耳家臣來朝者皆不得見曰中乘醉入朝言于鄭簡

公欲遣公孫黑字子哲公子騫之子為明氏往楚修聘公孫黑方與公孫楚字

南公孫爭娶徐吾犯之妹不欲遠行來見良霄求免閽人辭曰主

公已進宿室不敢報也公孫黑大怒遂悉起家甲乘伎同印段圍

乃與晏子有情乎一笑乃獨陳崔杼之尸于市國人聚觀猶能識認曰此真

崔子矣諸大夫分崔慶之邑以慶封家財俱在盧蒲癸之室責癸

以淫亂之罪放之于北燕盧蒲癸亦從之二氏家財悉為衆人所

有不知那此婦惟陳無宇一無所取慶氏之莊有不材百餘車衆

議納之陳氏無宇悉以施之國人咸誦陳氏之德此周

景王初年事也其明年欒黶卒子欒施嗣為大夫與高蠆同執國

政高蠆忌高厚之子高止以二高並立為嫌何不自家迴避高止

高蠆乃惠公子乃逐高止止亦奔北燕止之子高堅據盧邑以叛

景公使大夫閭邱嬰帥師圍盧高堅曰吾非叛懼高氏之不祀也

閭邱嬰許為高氏立後高堅遂出奔晉國閭邱嬰復命于景公景

公乃立高燕音燕以守高侯之祀高蠆怒曰本遣閭邱欲除高氏去

慶封聞其子被殺大怒

却不道吾見在彼何處

遂還攻西門城中守禦嚴緊

不能攻克卒徒漸漸逃散慶封懼遂出奔魯國

不但不能同別人

老婆都

齊景公使人讓魯不當收留作叛之臣魯人將執慶封以

昇齊人慶封聞而懼復奔吳國吳王夷昧以朱方

今丹陽縣

居之厚其

祿人視齊加富使伺察楚國動靜魯大夫子服何聞之謂叔孫豹

曰慶封又富于吳殆天福淫人乎

此間不可少

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

富淫人富謂之殃

自是

慶氏之殃至矣又何福焉慶封既奔於是

高蠆緣竈為政乃宣崔慶之罪于國中陳慶舍之尸於朝以殉求

崔杼之柩不得懸賞購之有能知柩處來獻者賜以崔氏之拱璧

崔之圉人貪其璧遂出首於是發崔氏祖墓得其柩斲之見二屍

不知棠姜形容

莊公欲並陳之晏嬰曰戮及婦人非禮也

想是棠姜在日

如故否一笑

莊公欲並陳之晏嬰曰戮及婦人非禮也

門之外盧蒲癸托言小便出外約會停當密聞大廟癸復入立于

慶舍之後倒持其戟以示高萬創戟為萬號也會意使從人以闔擊門

扉三聲甲士蜂擁而入慶舍驚起即有之亦不尚未離坐盧蒲癸

從背後刺之刃入于脇王何以戈擊其左肩肩折慶舍曰視王何

曰為亂者乃汝曹乎道可不以右手取俎壺投王何何亡死盧蒲癸

呼甲士先擒慶緇殺之慶舍傷重負痛不能忍使手抱廟柱搖撼

之廟脊俱為震動行事不道有力何為大叫一聲而絕景公見光景利害大

驚欲走避晏嬰密奏曰群臣為君故欲誅慶氏以安社稷無他慮

也景公方經心定脫了祭服登車八于內宮盧蒲癸為首同四姓

之甲盡滅慶氏之黨令各姓分守城門以拒慶封防守嚴密水洩

不通却說慶封田獵而回至于中途遇慶舍逃出家下前來告亂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四 平

子謂父剛愎自任耽于酒色忘于公事無以激之或不出奈何妾

請往止其行舉動分明是第二個雍姬彼之出乃決矣癸曰吾以性命托子于

勿效雍姬也備或竟效將奈何終是不說與不放他去之爲貨也慶妻往告慶舍曰聞子

尾子雅將以嘗祭之隙行不利于天子夫子不可出也說謊慶

舍怒曰二子者譬如禽獸吾寢處之誰敢爲難卽有之吾亦何懼

却不想到自已身邊人要算計你慶妻歸報盧蒲癸預作準備至期齊景公行嘗

祭于太廟諸大夫皆從慶舍泣事主祭慶絕慶氏主獻爵慶氏以

家甲環守廟宮盧蒲癸王何執寢戈立于慶舍之左右卽此可知亦是防變

寸步不離正壞在陳鮑二家有圉人善爲優戲故意使在魚里街

土搬演慶氏有馬驚而逸走軍士逐而得之乃盡繫其馬此殆亦是諸人

之計不然何解甲釋兵其往觀優樂高陳鮑四族家丁俱集于廟

以馬偏驚走解甲釋兵其往觀優樂高陳鮑四族家丁俱集于廟

不知也時八月初旬將盡矣盧蒲癸部署家甲匆匆有戰鬪之色

其妻慶姜謂癸曰子有事而不謀于我必不捷矣必定盧蒲癸癸

笑曰汝婦人也安能為我謀哉慶姜曰子不聞有智婦人勝于男

子乎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焉此婦人又念過朱子集註大奇何為不可謀也

癸曰昔邴大夫雍糾以薊君之密謀洩于其妻雍姬卒致身死君

遂為世大戒吾甚懼之只這句話便已露幾慶姜曰婦人以夫為天夫唱則

婦隨之況重以君命乎雍姬惑于母言以害其夫此婦人又能熟知列國典故大

奇此閨閫之蚤賊何足道哉癸曰假如汝居雍姬之地當若何使

不說亦慶姜曰能謀則共之即不能亦不敢洩癸曰今齊侯苦慶

姜之專與欒高二大夫謀逐汝族吾是以備之汝勿洩也洩汝將

何愛姜曰相國方出獵時可乘矣癸曰欲俟嘗祭之日慶姜曰夫

齊侯將出獵時可乘矣癸曰欲俟嘗祭之日慶姜曰夫

人慶嗣慶遺往東萊田獵亦使陳無字同往無字別其父須無須
無謂曰慶氏禍將及矣同行恐與其難何不辭之無字對曰辭則
生疑故不敢若詭以他故召我可圖歸也遂從慶封出獵去訖盧
蒲癸喜曰卜人所謂虎離穴者此其驗矣將乘嘗祭秋祭舉事陳
須無知之恐其子與于慶封之難詐稱其妻有病使人召無字歸
家無字求慶封卜之暗中禱告却通陳慶氏吉凶慶封曰此乃滅
身之卦下尅其上卑尅其尊恐老夫人之病未得痊也無字捧匭
涕泣不止慶封憐之乃遣歸慶嗣見無字登車問何往曰母病不
得不歸言畢而馳慶嗣謂慶封曰無字言母病殆詐也國中恐有
他變夫子當速歸必定是無字信形有脫慶封曰吾見在彼何慮
豈知兒子亦不能自保無字既濟河乃發梁拆橋鑿舟以斷慶封之歸路封

殺之何懼焉

得假說

盧蒲葵告其弟癸癸與王何謀曰高樂二家與

慶氏有隙可借助也何乃夜見高高龜詭言慶氏要攻高樂二家高

龜大怒曰慶封實與崔杼同弑莊公今崔氏已滅惟慶氏在吾等

當為先君報仇

何不早圖直

王何曰此何之志也大夫謀其外事

何與欒氏謀其內事蔑不濟矣高高龜陰與欒欒黶商議乘間而發陳

無宇鮑國

叔牙之孫

晏嬰等無不知之

可見二人亦非為密之器所

但惡

慶氏之專橫莫肯言者盧蒲葵與王何卜攻慶氏卜者獻繇詞曰

虎離穴

人

彪見血

癸以龜兆問於慶舍曰有欲攻仇家者卜得其兆請問吉凶

就他去問他

只算

慶舍視兆曰必克虎與彪父子也離而見血何不克焉所仇

者何人癸曰鄉里之平人耳慶舍更不疑惑秋八月慶封率其族

舍使召之王何歸齊慶舍亦愛之自崔慶造亂之後恐人暗算每

出入必使親近壯士執戈先後防衛遂以爲例慶舍因寵信盧蒲

癸王何卽用二人執戈

好兩個護衛

餘人不敢近前舊規公家供卿大

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

這個制度也可笑

時景公性愛食雞距一食數十

公卿家效之皆以雞爲食中之上品雞價騰貴御厨以舊額不能

供應往慶氏請益盧蒲癸欲揚慶氏之短勸慶舍勿益謂御厨曰

供饌任爾何必雞也御厨乃以鶩

鴨也

代之僕輩疑鶩非膳品又竊

食其肉是日大夫高蠱字子尾

俱惠

侍食于景公見

食品無雞但雞骨耳大怒曰慶氏爲政刻減公膳而慢我至此不

食而出高蠱欲往責慶封欒黶勸止之早有人告知慶封慶封謂

盧蒲癸曰子尾子雅怒我矣將若之何

是自有毛病人語

盧蒲癸曰怒則

薨令尹屈建與群臣共議立其母弟麇黯為王未幾屈建亦卒公

子圉代為令尹此事敘明且閣過一邊再說齊相國慶封既專國

政益荒淫自縱此四字可刪可嘆欲專國政只是為一日飲于盧蒲嫫之家盧蒲嫫

使其妻出而獻酒封見而悅之遂與之通這等容易因以國政交

付于其子慶舍遷其妻妾財幣于盧蒲嫫之家封與嫫妻同宿嫫

亦與封之妻妾相通兩不禁忌有時兩家妻小合做一處飲酒歡

謔醉後囉哩左右皆掩口封與嫫不以為意兩家這幾個淫婦嫫

請召其兄盧蒲癸于魯慶封從之癸既歸齊封使事其子慶舍舍

督力兼人癸亦有勇且善諛故慶舍愛之以其女慶姜妻癸翁婿

相稱寵信彌篤癸一心只要報莊公之仇這個人還無同心者乃

因射獵極口誇王何之勇慶舍問王何今在何處癸曰在莒國慶

舍問同國八上志 卷之十四 七

由則蔡景罪亦不減

楚圍心地奸險固不消說論他作爲只是一個妄誕狂夫並不在奸雄之列只看他作事全是恃力強爲不顧道理真是下品人物

話說周靈王長子名晉字子喬聰明天縱好吹笙作鳳凰鳴立爲

太子年十七偶遊伊洛

名二水

歸而死靈王甚痛之有人報道太子

於緱嶺上跨白鶴吹笙寄語上人曰好謝天子吾從浮丘公住嵩

山甚樂也不必懷念浮丘公古仙人也靈王使人發其冢惟空棺

耳乃知其仙去矣

此等事大率出于謠妄附會之言不足爲信

至靈王二十七年夢太

子晉控鶴來迎旣覺猶聞笙聲在戶外靈王曰兒來迎我我當去

矣遺命傳位次子貴無疾而崩貴卽位是爲景王是年楚康王亦

何生法

盧蒲嫫志在報仇其縱妻子與慶封通奸或卽以爲報仇之地未可知也至白已又通于封之妻妾是不肯失便宜耳子尾子雅于崔慶弑君之罪却不知討爲其刻減膳品便發怒而謀之純是小人心算何嘗識得大義其說爲先君報仇只是藉作題目耳

良霄自己已有罪死不爲枉卽使爲厲豈能禍及善人其云將殺駟帶邱段或二人之數已盡良霄因乘之耳子產乃不曉諭國人除其驚惑反爲立後終是見理不真仍爲禍福所動蔡景之罪浮于衛宣蓋宣姜雖爲忌子所聘然尚未入室芊氏則成婦久矣子般弑父大逆之罪固無所逃然論致弑之

與晏嬰相善次聘鄭與公孫僑相善及衛與邴邴相善遂適晉與
趙武韓起魏舒相善所善皆一時賢臣朴之賢亦可知矣羣分以此觀人最准最准要知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盧蒲葵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齊國也還是個大國慶封盧蒲葵也還是個大臣乃至兩家
妻妾同室宜淫出于市井無賴之所不忍以如此人而居民
上不知其將何以治人也

公卿表率群僚教化百姓乃至宜淫縱慾已無人品及眼見
妻妾淫亂不以爲辱且縱其歡謔這等人心肝正不知是如

戊二人講和是非不容兩立兩分其功何也不特伯州犂之私即楚康想已心喻矣今人論徇私出

庇之事輒云上下其手蓋本伯州犂之事也後人有詩嘆云

斬擒功績辨虛真
私用機關媚貴臣

幕府計功多類此
肯持公道是何人

却說吳之鄰國名越今浙江子爵乃夏王禹之後裔自無余始封自

夏歷周凡三十餘世至子允常允常勤于為治越始強盛吳忌之

餘祭立四年始用兵伐越獲其宗人刑其足使為閹守餘皇大舟

舟名餘祭觀舟醉臥宗人解餘祭之佩刀刺殺餘祭從人始覺

其殺宗人餘祭弟夷昧以次嗣立以國政任季札札請戢兵安民

意在此四字通好上國夷昧從之乃使札首聘魯國求觀五代唐

夏商及列國之樂札一一評品輒當其情魯人以為知音次聘齊

兵以守江口楚不能人以鄭久服事晉遂還師侵鄭然則盟未讓敵何爲也哉

楚大夫穿封戌擒鄭將皇頡于陳公子圍欲奪之穿封戌不與圍

反訴于康王言已擒皇頡爲穿封戌所奪未幾穿封戌解皇頡獻

功亦訴其事康王不能決使少宰伯州犂斷之犂奏曰鄭囚乃大

夫非細人也問囚自能言之即使細人未有不能言被擒之人者此語便有踴躍乃立囚于

庭下伯州犂立于右公子圍與穿戌立于左犂拱手向上曰此位

是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復拱手向下曰此位爲穿封戌乃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實擒汝可實言之皇頡已悟犂之意有心要奉承

王子圍僞張曰視圍對曰胡遇此位王子不勝遂被獲穿封戌不

怒遂於架上抽戈欲殺公子圍不遂伯州犂而還子圍驚走戌逐

之不及伯州追上勸解而還言于康王兩分其功復自置酒與圍

遂執弓貫矢身先士卒所射輒死吳師稍却基追之遇狐庸于車
罵曰叛國之賊敢以面目見我耶欲射狐庸狐庸引車而退其疾
如風基駭曰吳人亦善御耶恨不早射也說猶未畢只見四面鐵
葉再圍累將來把基因于垓心內中患有吳人用計乘車將士皆江南射手
萬矢齊發養繇基死于亂箭之下楚尹王曾言其恃藝必死驗于
此矣息桓收拾敗軍回報屈建建歎曰養叔之死乃自取也乃伏
精兵于柎音山使別將子彊以私屬誘吳交鋒二十餘合遂走狐
庸意其有伏不追夷昧登高望之不見楚軍曰楚已遁矣遂空壁
逐之至柎山之下子彊回戰伏兵盡起將夷昧圍住冲突不出却
得狐庸兵到殺退楚兵救出夷昧吳師敗歸屈建遂滅舒鳩明年
楚康王復欲伐吳乞師于秦秦景公使弟公孫鍼帥師助之吳盛

時吳楚屢次相攻楚康王泊舟師以伐吳吳有備楚師無功而還

吳王餘祭方立二年好勇輕生

想亦為有季札在念耳

怒楚伐使相國屈狐

庸

臣

誘楚之屬國舒鳩

舒中之一種地

在今廬江縣西

叛楚楚令尹屈建師

師伐舒鳩養繇基自請為先鋒屈建曰將軍老矣舒鳩最爾國不

憂不勝無相煩也養繇基曰楚伐舒鳩吳必救之某屢拒吳兵熟

知軍情願隨一行雖死不恨

此語自從屈建說他老字來

屈建見他說個死字

心中惻然基又曰某受先王之遇管欲以身報國恨無其地今鬚

髮俱改脫一旦病死牖下乃令尹負某矣

願死沙場自不屈建見

其意已決遂允其請使大夫息桓助之養繇基行至離城

舒鳩城名吳

王之弟夷昧同相國屈狐庸率兵來救息桓欲俟大軍養繇基曰

吳人善水今棄舟從陸且射御非其長乘其初至未定當急擊之

動比八中堂直望內室窗戶門闔空空如也棠姜懸梁尚未解索
高字一也只臥字與弔字有別耳崔杼驚得魂不附體欲問盧蒲葵已不辭而去
矣遍覓崔明不得放聲大哭曰吾今爲慶封所賣吾無家矣何以
生爲亦自縊而死杼之得禍不亦慘乎魯翁有詩曰

昔日同心起逆戎

今朝相軋便相攻

莫言崔杼家門慘

幾個奸雄得善終

崔明半夜潛至府第盜崔杼與棠姜之尸納于一柩之中車載以
出掘開祖墓之穴下其柩仍如掩覆惟國人一同做事終是不妥
此外無知者事畢崔明出奔魯國慶封奏景公曰崔杼實弑先君
不敢不討也景公唯唯而已慶封遂獨相景公以公命召陳須無
復歸齊國須無告老其子陳無宇代之此周靈王二十六年事也

害子也成謂彊曰得非欲除薛弟明乎彊曰容有之乃啟門納盧

蒲獎東郭偃棠無咎雖可惡而明無與也奈何亦欲殺之乎倘成

可畏彊當日不以殺明為利則受福未至若期之慘也賊人自賊

哉可畏獎入門甲士俱入成彊阻遏不往乃問獎曰左都之命何如

獎曰左相受汝父之訴吾奉命來取汝頭爾喝合甲士還不動手

成彊未及答言頭已落地盧蒲獎縱甲士抄擄其家車馬服器取

之無遺好一振現又毀其門戶棠妻驚駭自縊于房惟崔明先在

外不及于難慮蒲獎懸成彊之首于車回復崔杯杔見二首且憤

且悲問獎曰得無震驚內室否獎曰夫人方高臥未起用兵殺人

豈有家中人同高臥未起者即使果然又何自而知之乎明是漏空語

奈小豎不善執轡幸借一御者盧蒲獎曰某請為相國御崔杔向

慶封再三稱謝登車而別行至府第只見重門大開並無一人行

也慶封大悟過數日成彊又至復言東郭偃棠無咎之惡慶封曰

汝若能舉事吾當以甲助子乃贈之精甲百具兵器如數成彊大

喜夜半率眾披甲執兵散伏于崔氏之近側東郭偃棠無咎每旦

必朝崔氏侯其入門甲士突起將東郭偃棠無咎攢戟刺死崔杼

聞變大怒急呼人使駕車與僕逃匿皆盡惟圉人養馬者在廐乃使

圉人駕馬一小豎爲御往見慶封哭訴以家難家難不能自制而

所謀之人慶封作爲不知訝曰崔氏雖爲二氏實一體也孺子敢

無上至此子如欲討吾當效力崔杼信以爲誠乃謝曰倘得除此

二逆以安崔宗我使明也拜子爲父慶封乃悉起家中召盧蒲葵

使率之分付如此如此盧蒲葵受命而往崔成崔彊見盧蒲葵兵

至欲閉門自守盧蒲葵誘之曰吾奉左袒之命而來所以利于非

酒好田獵當不在國中崔杼獨秉朝政專恣益其慶封心中陰懷
嫉忌崔杼原許棠姜立崔明爲嗣因憐長子崔成損臂不忍出口
崔成窺其意請讓嗣于明願得崔邑養老崔杼許之東郭偃與棠
無咎不肯曰崔崇邑也必以授宗子獨不念宗子之位是成所讓乎崔杼謂崔成
曰吾本欲以崔與汝偃與無咎不聽余何崔成訴于其弟崔彊崔
彊曰內子之位且讓之矣一邑尚吝不予乎吾父在東郭等尚吝
把持父死吾弟兄求爲奴僕不能矣却也慮崔成曰姑浼左相得是
爲我請之成彊二人求見慶封告訴其事慶封曰汝父惟偃與無
咎之謀是從我雖進言必不聽也異日恐爲汝父之害何不除之
成彊曰某等亦有此心但力薄恐不能濟事慶封曰容更商之成
彊去慶封召盧蒲癸述二子之言盧蒲癸曰崔氏之亂憂民之利

夏楚安得先于晉向戌還述于屈建建曰若論王命則楚亦嘗受

命于惠王矣所以交見者謂楚晉匹敵也晉主盟已久此番合當

讓楚若仍先晉便是楚弱于晉了何云敵國楚即所執亦當下第

要爭先月中向戌復至晉營言之趙武猶未肯從羊舌肸謂趙武

曰主盟以德不以勢若其有德軟雖後諸侯戴之如其無德軟雖

先諸侯叛之且合諸侯以弭兵為名夫弭兵天下之利也爭軟則

必用兵用兵則必失信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子姑讓楚趙武

乃許楚先軟姑勿論中夏外夷只是晉是侯爵楚是子爵序爵軟

不在晉乃叔向說之趙武許之晉力定盟而散時衛石惡與盟聞

甯喜被殺不敢歸衛遂從趙武留于晉國自是晉楚無事不在話

下再說齊右相崔杼自弒莊公立景公威震齊國左相慶封性嗜

殺

據一偏宋是地主自不必說議定昭朝聘常期楚之屬朝聘于晉

晉之屬亦朝聘于楚其貢獻禮物各省其半兩邊分用其大國齊

秦算做敵體與國不在屬國之數各不相見既不在會能保二國復有事是此晉屬小國如邾莒滕薛楚屬小國如頓胡沈麇有力

舉為虛設也者自行朝聘無力者從附庸一例附于鄰近之國遂于宋西門之

外歃血訂盟楚屈建暗暗傳合衆甲將事意欲劫盟襲殺趙武人

此時亦伯州犁固諫乃止趙武聞楚襲甲以問羊舌肸欲預備對

危矣哉敵之計羊舌肸曰本為此盟以弭兵也若楚用兵彼先失信于諸

侯諸侯其誰服之子守信而已何患焉迂腐可笑又是第二個宋襄及將盟楚

屈建又欲先歃使向戌傳言于晉向戌造晉重不敢出言其從人

代述之趙武曰昔我先君文公受王命于踐土綏服四國長有諸

侯

隻當齊惡前拔佩刀剝落雉頭誓曰縛及妻子今後再履衛地食
衛粟有如此雉斬釘截鐵是漢子齊惡知不可強只得自回子縛遂奔晉
國隱于邯鄲與家人織屨易粟而食若富而如此何足重惟貧終
身不言一衛字史臣有詩云

他鄉不似故鄉親

織屨蕭然音食貧

只為約言金石重

違心恐負九泉人

齊惡回復獻公獻公感嘆不已乃命收斂二屍而葬之欲立免餘
為正卿免餘曰臣望輕不如太叔乃使太叔儀為政自此衛國稍
安話分兩頭却說宋左師向戌倡為弭兵之會而議交見之事晉
正卿趙武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各國大夫陸續俱至晉之屬國
魯衛鄭從晉營于左羣之屬國蔡陳許從楚營于右以車為城各
執司刃以全志

甯喜怒縛無地于庭柱鞭之至死然後斬之右宰穀聞甯喜得賊
夜乘車來問甯氏方啟門免餘帥兵適至乘之而入是作兩次
無先斬右宰穀于門甯氏堂中大亂甯喜驚忙中遽問作賊者何
人免餘曰舉國之人皆在何問姓名乎喜懼而走免餘奪劍逐之
遠堂柱三周喜身中兩劍死于柱下免餘盡滅甯氏之家只與
罪報還報獻公獻公命取甯喜及右宰穀之尸陳之于朝公子鱄
聞之徒跣入朝撫甯喜之屍哭曰非君失信我實欺子子鱄引過
命子死我何面目立衛之朝乎呼天長號者三遂趨出即以牛車
載其妻小山奔晉國獻公使人留之鱄不從行及河上獻公復使
大夫齊惡馳驛追及之齊惡致衛侯之意必娶子鱄回國子鱄曰
要我還衛除是甯喜復生方可齊惡猶強之不已子鱄取活雉二

言于君君不從也若吾等僞爲作亂幸而成君之福不成不過由

奔耳可謂忠臣無地曰吾弟兄願爲前驅免餘請歃血爲信時周

靈王二十六年甯喜方治春宴無地謂免餘曰甯氏治春宴必不

備吾請先嘗之予爲之繼免餘曰盍卜之無地曰事在必行何卜

之有無地與臣悉起家衆以攻甯氏甯氏門內設有伏機伏機者

掘地爲深窟上鋪木板別以木爲機關觸其機則勢從下發板啟

而人陷日間去機夜則設之是日因春宴家屬皆於堂中觀優無

守門者乃設機以代巡警無地不知誤觸其機陷于窟中甯氏大

驚爭出捕賊獲無地公孫臣揮戈來救甯氏人衆臣戰敗被殺甯

喜問無地曰子之此來何人主使無地頓曰大罵曰汝恃功專恣

爲臣不忠吾兄弟特爲社稷誅爾事之不成命也豈繇人主使耶

和議一成可享數年安息之福兩邊皆欣然樂從遂遣使往各屬國訂期晉使至于衛國甯喜不通知獻公逕自委石惡赴會獻公聞之大怒訴于公孫免餘免餘曰臣請以禮責之免餘卽往見甯喜言會盟大事豈可使君不與聞甯喜拂然曰子鮮有約言矣吾豈猶臣也乎哉卽使政由已出也該通免餘回報獻公曰喜無禮甚矣何不殺之獻公曰若非甯氏安有今日約言實出自寡人不可悔也這還算良免餘曰臣受主公持達之知無以爲報請自以家屬攻甯氏事成則利歸于君不成則害獨臣當之獻公曰卿斟酌而行勿累寡人也免餘乃往見其宗弟公孫無地公孫臣曰相國之專子所知也主公猶執硜硜之信隱忍不言異日養成其勢禍且倚于孫氏矣奈何無地與臣同辭而對曰何不殺之免餘曰吾

不可居也

不可謂非黨

嬰懼晉之失伯敢爲子私言之盼乃言於

趙武固請於平公乃釋衛侯歸國尙未肯釋寧喜

不聲其罪而許之只是不釋何

也

右宰穀勸獻公飾女樂十二人進于晉以贖喜晉侯悅并釋喜

喜歸愈有德色每事專決全不稟命諸大夫議事者竟在甯氏私

第請命獻公拱手安坐而已時宋左師向戌

宋桓公元孫

與晉趙武相

善亦與楚令尹屈建相善向戌聘于楚言及昔日華元欲爲晉楚

合成之事屈建曰此事甚善只爲諸侯各自分黨

若果互不相攻即分黨何害

所以和議迄于無成若使晉楚屬國互相朝聘歡好如同一家于

戈可永息矣向戌以爲然乃倡議晉楚二君相會于宋面定弭兵

交見之約楚自共王至今屢爲吳國侵擾邊境不寧故屈建欲好

晉以專事于吳

若吳既平保不

而趙武亦因楚兵屢次伐鄭指望

雍鉏如晉告敗晉平公開衛殺其戍卒大怒命正卿趙武合諸大
失于澶淵將加兵于衛衛獻公同甯喜如晉向所孫林父之罪喜
獨無平公執而囚之齊大夫晏嬰言于齊景公曰晉侯爲孫林父
罪乎無平公執而囚之齊大夫晏嬰言于齊景公曰晉侯爲孫林父
而執衛侯國之強臣皆將得志矣君盍如晉請之寓萊之德齊公
齊寓萊之德不可棄也景公曰善乃遣使約齊鄭簡公一同至晉爲衛
于萊城不可棄也景公曰善乃遣使約齊鄭簡公一同至晉爲衛
求解晉平公雖感其來意然有林父先人之言尚未肯統口晏平
仲私謂羊舌肸曰晉爲諸侯之長恤患補闕扶弱抑強乃盟主之
職也林父始逐其君旣不能討今又爲巨而執君爲君者不亦難
乎公孫剽獨非君乎何不亦議及甯喜昔文公誤聽元咺之言執
衛成公歸于京師周天子惡其不順文公愧而釋之夫歸于京師
而猶不可况以諸侯囚諸侯乎諸君子不諫是黨臣而抑君其名

然不識高低禽獸不如這等罵法殖綽聞之大怒衛兵中有人認得的指道這便是孫相國的長子叫做孫蒯殖綽曰擒得孫蒯便是半個孫林父了那土山平穩頗不甚高地勢又不多却這等叫罵怒激訪敵之殖綽喝教驅車車馳馬驟剛剛到山坡之下那車勢去得兇猛踏著陷坑馬就牽車下去把殖綽掀下坑中孫蒯恐他勇力難制預備弓弩一等陷下攢箭射之可憐好一員猛將今日死于庸人之手正是死確不離井上破將軍多在陣前亡有詩爲証

神勇將軍孰敢當

無名孫蒯已奔忙

只因一激成奇績

始信男兒當自強

孫蒯用撓鈎搭起殖綽之屍割了首級殺散衛軍回報孫林父林父曰置若責我不救成卒我有罪矣不如隱其勝而以敗告乃使

曰茅氏之西有地名圉林四圍樹木茂盛中間一村人家村中有
小小土山我使人于山下掘成陷坑以草覆之汝先引百人與戰
誘至林口我屯兵于山上極口罵罵彼怒必上山來擒我中吾計
矣雍鋤如其言帥一百人馳往茅氏如探敵之狀行徑便一遇殖
綽之兵佯爲畏懼回頭便走殖綽恃勇欺雍鋤兵少不傳令開營
輦帶隨身軍甲數十人乘輕車追之雍鋤彎彎曲曲引至圉林却
不進林逕打料往樹中去了這等走法殖綽也疑深林中有伏便
教停車只見土山之上又屯著一簇士卒約有三百人數簇擁著
一員將那員將小小身材金盔繡甲叫著殖綽的姓名罵道你是
齊邦退下來的歪貨變家用不着的棄物今捱身在我衛國喫飯
不知羞恥還敢出頭豈不曉得我孫氏是八代世臣敢來觸犯全

以急干得國之故而許之干先首也況喜雖過專而却無他
惡上害君而下害百姓也衛衍卽不能堪但設計以去之足
矣殺而盡滅其家殊非情理之平子鱣棄國出奔雖稍涉干
涇涇然不忍背誓而負寧氏終是君子人品

話說殖綽帥選卒千人去襲晉成三百人不勾一掃

何不算到怒晉計亦殊疎

遂屯兵于茅氏遣人如衛報捷林父聞衛兵已入東鄙遣孫蒯同

雍鉏引兵救之探知晉成俱已殺盡又知殖綽是齊國有名的勇

將不敢上前拒敵全軍而返

這等人只好吃熟飯

回復林父林父怒曰惡鬼

尙能爲厲況人乎一個殖綽不能與他對陣倘衛兵大至何以禦

之

責備

汝可再往如若無功休見我面孫蒯悶悶而出與雍鉏商

議雍鉏曰殖綽勇敵萬夫必難取勝除非用誘敵之計方可孫蒯

勞已加一倍。若復遇徵兵徵會之事萃於一時。其將何適耶。且交見必其會則軟盟。先後之間終必以強弱爲次第。是必有一家爲失。而諸侯之從違亦干此焉。分既有從違。是不如不交見之爲愈也。若曰必交見而後和議可成。則何以尙置齊秦于外乎。齊秦可以不合。則知諸國之交見亦復可以不必要也。

楚人桀驁狡獪。不顧信義而尙詐力者也。晉楚之爭已久。雖會以弭兵爲名。而實不可以無備。叔向說趙武以守信。又曰。楚失信將失諸侯。未免迂濶而失計。使楚無伯州犁之諫。屈建遂逞其衷甲之謀。則晉人幾何而不爲宋襄之續耶。寧喜恃功。崑恣固有取死之道。然却與他人不同。蓋由衛獻

戮崔杼慶封獨相

孫蒯之計願亦易識只因殖縉勇躁而粗遂爲其所算耳前
孫林父之逐君晉人旣以爲衛衍無道臣民自願立剽而不
加誅討剽立爲君十有二年未聞失德而寧喜弑之夫有道
與無道不同而弑甚于逐寧之罪浮于孫多矣晉人卽不責
衛衍何不正寧喜之罪而誅之乎又不釋之于曷嬰趙武之
請而悅其女樂之遺失伯國之道矣晉之不競已見于此
講和弭兵自是好事然約屬國交見便非善處之方矣夫果
和議可成只須各朝其屬國毋許侵伐亦自可以相安而各
不失爲一方之伯或有從兵討罪之舉亦復端任其勞無所
逃避而亦不患不給今議互相朝見雖幣物兩分而奔走之

舊召潁瑗于魯復其位却說孫嘉聘齊而回中道聞變逕歸戚邑
林父知獻公必不干休乃以戚邑附晉訴說甯喜弑君之惡求晉
侯做主恐衛侯不日遣兵伐戚乞賜發兵協力守禦晉平公以三
百人助之孫林父使晉兵專戍茅氏之地戚之東鄙孫蒯諫曰戍兵單
薄恐不能拒衛人奈何林父笑曰三百人不足爲吾輕重故委之
東鄙若衛人襲殺晉戍必然激晉之怒不愁晉人不助我也老好主意
然是不差只是這三孫蒯曰大人高見兒萬不及甯喜聞林父請
百人是那裡晦氣兵晉僅發三百人喜曰晉若真助林父豈但以三百人塞責哉乃
使殖綽將選卒千人往襲茅氏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鱣出奔

遠迎之意執其手曰不圖今日復爲君臣自此免餘有寵

以遠迎而有寵

正如今世赴任新官偏愛頭接衙役耳一何可笑諸大夫皆迎于境內獻公自車揖之既

謁廟臨朝百官拜賀太叔儀尙稱病不朝獻公使人責之曰太叔

不欲寡人返國乎何爲拒寡人儀頓首對曰昔君之出臣不能從

臣罪一也君之在外臣不能懷二心以通內外之言罪二也及君

求入臣又不能與聞大事罪三也君以三罪責臣臣敢逃死卽命

駕車欲謀出奔獻公親往留之這個還儀見獻公垂泪不止請爲

殤公成喪正人舉動獻公許之然後出就班列獻公使甯喜獨相

衛國凡事一聽專決加食邑三千室北宮遺右宰穀石惡公孫免

餘等俱增秩祿公孫丁殖綽有從亡之勞公孫無地公孫臣其父

有死難之節俱進爵大夫其他太叔儀齊惡孔羈褚師申等俱如

襄公二十二年

之臣也寡人南面爲君已十三載寧死不能受辱卽操戈以逐甯
喜喜趨出宮門殤公舉目一看只見刀鎗濟濟戈甲森森甯家之
兵布滿宮外慌忙退步甯喜一聲指麾甲士齊上將殤公拘住世
子角子剽之聞變仗劍來救被公孫丁趕上一戟刺死甯喜傳令囚
殤公于太廟逼使飲鴆而死此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辛卯日
事也甯喜使人迎其妻子復歸府第乃集群臣于朝堂議迎立故
君各官皆到惟有太叔儀乃是衛成公之子衛文公之孫年六十
餘獨稱病不至人問其故儀曰新舊皆君也國家不幸有此事老
臣何忍與聞乎無權無力惟有甯喜遷殤公之宮眷于外掃除
宮室卽備法駕遣右宰穀北宮遺同公孫丁往夷儀迎接獻公獻
公星夜驅馳三日而至大夫公孫免餘直至境外相見獻公感其

孫襄已死其家無王可速攻之時漏下已三更甯喜自行披掛同

北官遣右宰穀公孫丁等悉起家眾重至孫氏之門夜國中大臣

自相攻殺衛殤乃全不雍鉏褚帶方臨尸哭泣聞報甯家兵又到

知覺竟是木偶矣可笑雍鉏褚帶等急閉中門奈孫氏家丁先自逃散

急忙披掛已被攻入大門鉏等急閉中門奈孫氏家丁先自逃散

無人協守亦被攻破雍鉏踰後墻而遁奔往戚邑去了褚帶為亂

軍所殺其時天已大明甯喜滅孫襄之家斷襄之首攜至公宮來

見殤公言孫氏專政日久有叛逆之情正不知孰叛何人所務何事某已勒兵

往討得孫氏之首矣殤公曰孫氏果謀叛奈何不合寡人聞之既

無寡人在目又來見寡人何事衛殤此時猶謂甯喜起立撫劍言

曰君乃孫氏所立非先君之命群臣百姓復思故君請君避位以

成堯舜之德是說得且輕巧殤公怒曰汝擅殺世臣廢置任意真乃叛逆

射公孫下認得是孫襄轡弓搭箭一發正中其脅却得雍褚二將齊上救回去了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孫氏無成甯氏昌

天教一矢中孫襄

安排兎窟千年富

誰料寒灰發火光

右宰穀轉去回復甯喜說孫家如此難攻若非公孫神箭射中孫襄追兵還不肯退甯喜曰一次攻他不下第二次越難攻了既然箭中其主軍心必亂今夜吾自往攻之如再無功卽當出奔以避其禍我與孫氏已無兩立之勢矣一面整頓車仗先將妻子送出郊外恐一時兵敗脫身不及這還算有主意一面遣人打聽孫家動靜約莫黃昏時候打探者回報孫氏府第內有號哭之聲門上人出入狀甚倉皇甯喜曰此必孫襄傷重而亡也言未畢北宮遺忽至言

守適獻公又遣公孫丁來討信右宰穀謂甯喜曰子欲行事此其
時矣父兄不在襄可取也得襄則子叔子烈無能爲矣喜曰子言正
合吾意遂陰集家甲使右宰穀同公孫丁帥之以伐孫襄孫氏府
第壯麗亞于公宮墻垣堅厚家甲千人有家將雍鉏褚帶二人輪
班值日巡警是日褚帶當班右宰穀兵到褚帶閉門登樓問故穀
曰欲見舍人指孫襄有事商議褚帶曰議事何須用兵欲引弓射之
何不設計謙他開門却先示之以兵穀急退帥卒攻門孫襄親至
使其得以爲備是偏幹事的人穀急退帥卒攻門孫襄親至
門上督視把守褚帶便善射者更番迭進將弓持滿臨樓牖而立
近者輒射之死者數人雍鉏聞府第有事亦起軍下來接應兩下
混戰互有殺傷右宰穀度不能取勝引兵而回孫襄命開門親自
馳良馬追趕遇右宰穀以長鎗挽其車右宰穀大呼公孫爲我速

階華宮乘高車駕土駟府庫充盈使令滿前人有嬪御姬侍之奉
出有田獵畢弋之娛豈必勞心政務然後爲樂哉豈是個長穀嘿
然而退復見公子鱣穀述獻公之言鱣曰君淹恤日久苦極望甘
故爲此言夫所謂君者敬禮大臣錄用賢能節財而用之恤民而
使之作事必寬出言必信然後能享榮名而受尊號榮名受尊號
六字却有如許大不同處可此皆吾君之所熟聞也右宰穀歸謂
甯喜曰吾見故君其言糞土耳無改于舊喜曰曾見手鮮否穀曰
子鮮之言合道然非君所能行也喜曰吾恃子鮮矣吾有先臣之
遺命雖知其無改安能已乎既如此又何穀曰必欲舉事請俟其
間時孫林父年老同其庶長子孫蒯居戚留二子孫嘉孫襄在朝
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孫嘉奉殤公之命出使聘齊惟孫襄居

走曰瑗不與聞君之出又敢與聞君之人乎遂去衛適魯喜復告

于大夫石惡

石質之子北宮遺

北宮括之子成公之曾孫

二人皆贊成之喜乃

告于右宰穀穀連聲曰不可不可新君之立十二年矣未有失德

今謀復故君必廢新君父子得罪于兩世天下誰能容之

說得喜有理

曰吾受先人遺命此事斷不可已右宰穀曰吾請往見故君觀其

為人視往日如何而後商之喜曰善右宰穀乃潛往夷儀求見獻

公獻公方濯足聞穀至不及穿履徒跣而出喜形于面

貪昏淺躁兼而有之

謂穀曰子從左相處來必有好音矣穀對曰臣以便道奉候固不

知也獻公曰子弟為寡人致左相速速為寡人圖成其事左相縱

不思復易人獨不思得衛政乎穀對曰所樂為君者以政在也政

去何以為君獻公曰不然所謂君者受尊號享榮名美衣玉食崇

家大事臣喜一人豈能獨力承當子鮮乃國人所信必得他到此面訴方有商量子鮮者公子鱄之字也獻公謂公子鱄曰寡人復國全繇甯氏吾弟必須爲我一行子鱄口雖答應全無去意獻公屢屢遣之鱄對曰天下無無政之君君曰政繇甯氏異日必悔之是使鱄失信于甯氏也鱄所以不敢奉命獻公曰寡人今寬身一隅猶無政也倘先人之祀延及子孫寡人之願足矣下水思命其語都是如此只是上了岸便不肯是這等講了豈肯食言以累吾弟鱄對曰君意旣決鱄何敢避事以敗君之大功乃私人帝邱城來見甯喜復申獻公之約甯喜曰子鮮若能任其言喜敢不任其事鱄向天誓曰鱄若負此言不能食衛之粟此誓亦有分寸蓋終慮衛後日不能踐言耳喜曰子鮮之誓重於泰山矣公子鱄回復獻公去了甯喜以殖之遺命告于遠接掩耳而

其子寧喜謂曰寧氏自莊

寧武寧

以來世篤忠貞出君之事孫子

爲之非吾意也

雖非主謀却是固事如何推得

而人皆稱曰孫寧吾恨無以自明

卽死無顏見祖父于地下子能使故君復位益吾之德方是吾子

不然吾不享汝之祀矣喜泣拜曰敢不勉圖殪死喜嗣爲左相自

是日以後國爲念奈殤公剽虜脅諸侯四境無故上卿孫林父又

是獻公衍的嫡仇無間可乘周靈王二十四年衛獻公襲夷儀據

之使公孫丁私入帝邱城謂寧喜曰子能反父之意復納寡人衛

國之政盡歸于子寡人但主祭祀而已寧喜正有遺囑在心今得

此信且有委政之言不勝之喜

遺囑還不打緊得政是心坎上事

又思衛侯一時

求復胡以甜言相哄歸而悔之奈何公子鱄賢而有信若得他

爲證明他日定不相負乃爲復書密付來使書中大約言此乃國

良司司司

之之之

于爲獻諸侯亦皆有賂平公大悅班師而歸諸侯皆散自此晉齊
復合時殖綽在衛聞州綽邢蒯皆死復歸齊國衛獻公衍出奔在
齊素聞其勇使公孫丁以厚幣招之綽遂留事獻公此事閣過一
邊是年吳王諸樊伐楚過巢今巢縣攻其門巢將牛臣隱身于短墻
而射之諸樊中矢而死群臣守壽夢臨終之戒立其弟餘祭爲王
餘祭曰吾兄非死于巢也以先王之言國當次及欲速死以傳季
弟名札故輕生耳乃夜禱于天亦求速死看諸兄欲立季札一片苦
心札之辭國有負父兄多
矣左右曰人所欲者壽也王乃自祈早死不亦遠于人情乎餘祭
曰昔我先人大王廢長立幼竟成大業今我兄弟四人以次相承
若俱考終命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遠也此豈話且閣過一邊却說
衛大夫孫林父甯殖旣逐其君衍奉其弟剽爲君後甯殖病篤召

事音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髯翁讀史至此有讚云

朝綱紐解

亂臣接跡

斧鉞不加

誅之以筆

不畏身死

而畏溺職

南史同心

有遂無格

皎日青天

好雄奪魄

彼哉諛語

羞此史冊

崔杼愧太史之筆乃委罪賈豎而殺之

委罪得無理

是月晉平公以水

勢既退復大令諸侯于夷儀將為伐齊之舉崔杼使左相慶封以

莊公之死告于晉師言群臣懼大國之誅社稷不保已代大國行

討矣

本國之臣代別國討自新君杵臼出自魯姬願改事上國勿

替舊好所攘朝歌之地仍歸上國更以宗器器若千樂器鐘磬若

之屬若

其逞勇于地下也。命太史伯以瘡疾書莊公之死。太史伯不從書。於簡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見之大怒，殺太史。太史有弟三人，曰仲、叔、季。仲復書如前。杼又殺之。叔亦如之。杼復殺之。季又書，杼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受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季對曰：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盾弑晉靈公，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爲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盾不爲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卽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受其死。惟相國裁之。是古之史氏真可敬崔杼嘆曰：吾懼社稷之隕，不得已而爲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方來。季問其故。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

殺遂殆盡以車迎崔杼人朝然後使召高國共議立君之事高國
讓于崔慶慶封復讓于崔杼崔杼曰靈公之子杵臼年已長其母
為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女立之可結魯好衆人皆唯唯於是迎公
子杵臼為君是為景公時景公年幼崔杼自立為右相立慶封為
左相盟群臣於太公之廟刑牲歃血誓其衆曰諸君有不與崔慶
同心者有如日慶封繼之高國亦從其誓輪及晏嬰嬰仰天嘆曰
諸君能忠于君科於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帝能不動于死生患難
之際方崔慶俱色變高國曰二相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
是賢者只是崔慶本不肯殺嬰耳崔慶乃悅時莒藜比公尚在齊國崔
也不然豈此語所能飾哉慶奉景公與黎比公為盟黎比公乃歸莒崔杼命棠無咎歛州綽
賈舉等之屍與莊公同葬于北郭減其禮數不用兵器舊莒曰恐

死何益于君說得我去子必求事崔慶而歸我我因以為君報仇

如此則雖死不虛矣慶許之癸乃出奔晉國盧蒲癸遂求事慶封

慶封用為家臣申鮮虞出奔楚後仕楚為右尹時齊國諸大夫聞

崔氏作亂皆閉門待信無敢至者唯晏嬰直造崔氏人其室枕莊

公之股放聲大哭既起又踊躍三度然後趨出棠無咎曰必殺晏

嬰方免眾謗崔杼曰此人有賢名殺之恐失人心可見雖我逆之

主晏嬰遂歸告于陳須無敬仲曰盍議立君乎是一件要緊事蓋

奪崔氏之權須無曰守有高國權有崔慶須無何能為嬰退須無

曰亂賊在朝不可與共事也駕而奔宋須無才識雖不及晏嬰

嬰復往見高止國夏皆言崔氏將至且慶氏在非吾所能張主也

嬰乃嘆息而去嘆其志不得行也未幾慶封使其子慶舍搜捕莊公餘黨

投戟于地曰吾以羈旅亡命受齊侯知己之遇今日不能出力反害僂堙殆天意也惟當捨一命以報君寵豈肯苟活爲齊晉兩國所笑乎卽以頭觸石垣三四石破頭亦裂好個結實頭邴師聞莊公之死自到于朝門之外封具縊于家鐸父與襄尹相約往哭莊公之屍中路聞賈舉等俱死遂皆自殺不思設計報仇都只是粗漢詩云

似虎如龍勇絕倫

因懷君寵命輕塵

私恩只許私恩報

狗難何曾有大臣

時王何約盧蒲癸同死癸曰無益也不如逃之以俟後圖

這個便

幸有一人復國必當相引王何曰請立誓誓成王何遂出奔莒國

盧蒲癸將行謂其弟盧蒲癸

音撒

曰君之立勇爵以自衛也與君同

縵等在門外不知門內之事東郭偃偽爲結好邀至旁舍中秉燭

具酒肉且勸使釋劍樂飲即使樂飲何必釋劍亦是露破綻處亦遍飲從者忽聞宅

內鳴鐘東郭偃曰主公飲酒矣州綽曰不忌相國乎偃曰何國病

其誰忘之飲酒何必鳴鐘自是可疑之事兄賈賢連從人也不許跟入恐驚相國何鳴鐘反不忌乎明是破綻綽等想入

故耳有頃鐘再鳴偃起曰吾當入視偃去甲士悉起州綽等急簡

兵器先被東郭偃使人盜去了州綽大怒視門前有升車石礫以

投入僂堙適趨過誤中堙折其一足懼而走公孫傲拔繫馬柱而

舞甲士多傷衆人以火炬攻之鬚髮盡燎時大門忽啟崔成崔彊

復率甲士自內而出公孫傲以手拉崔成折其臂崔彊以長戈刺

傲立死并殺僂堙州綽奪甲士之戟復來尋闢東郭偃大呼昏君

奸淫無道已受誅戮不于衆人之事何不留身以事新主州綽乃

奉相國之命來拿淫賊

二字妙便若不知是君者然

莊公倚檻諭之曰我爾君

也

你道他當真不知是你麼

幸舍我去無咎曰相國有命不敢自專莊公曰相

國何在願與立盟誓不相害無咎曰相國病不能來也莊公曰寡

人知罪矣容至太廟中自盡以謝相國何如

這等話哄小孩子也不信

無咎曰

我等但知拿奸淫之人不知有君

何不答之曰撒手不為奸手一笑

君既知罪即

請自我毋徒取辱莊公不得已從樓牖中躍出登花臺欲踰墻走

無咎引弓射之中其左股從墻上倒墜下來甲士一齊俱上刺殺

莊公無咎即使人鳴鐘數聲時近黃昏賈舉在堂中側耳而聽忽

見賈豎啟門攜燭而出曰室中有賊

既有賊安得如此從容

王公召爾爾先

入我當報州將軍等賈舉曰與我燭賈豎授燭失手墜地燭滅舉

仗劍摸索縋入中門遇絛索躓地崔彊從門旁突出擊而殺之州

相國州綽等信以爲然遂俱止于門外惟賈舉不肯出曰留一人
何害乃獨止堂中賈豎閉中門而入崔杼若無賈豎其計頗亦難行閤者復掩大
門拴而鎖之莊公至內室棠姜艷妝出迎未交一言有侍婢來告
相國口燥欲飲密湯棠姜曰妾往取蜜卽至也棠姜同侍婢自側
戶冉冉而去此卽崔杼之計妙在不許交言一交言便恐有漏洩也莊公倚檻待之望而不
至乃歌曰

室之幽兮美所遊兮室之邃兮美所會兮不見美兮憂心胡底
兮

歌方畢聞廊下有刀戟之聲莊公訝曰此處安得有兵呼賈豎不
應須臾間左右甲士俱起莊公大驚情知有變急趨後戶戶已閉
莊公力大破戶而出得一樓登之棠無咎引甲士圍樓聲聲只料

就是好夫而乃先與婦人商量倘有漏洩豈非画虎不成汝若從吾之計吾不場汝之醜富立

汝子爲適嗣如不從吾言先斬汝母子之首棠姜曰婦人從夫者

也子有命焉敢不依崔杼乃使棠無咎伏甲士百人於內室之左

右使崔成崔彊伏甲于門之內使東郭偃伏甲于門之外分撥已

定約以鳴鐘爲號再使人送密信于賈豎君若來時須要如此恁

般且說莊公愛棠姜之色心心念念寢食不忘他却無心只因崔

杼防範稍密不便數數來往是日見崔杼辭病不至正中其懷神

魂已落在棠姜身上此刻還是假落少燕享之儀了事而已事畢

趨駕往崔氏間疾悶者謬對曰疾甚重方服藥而臥莊公曰臥于

何處對曰臥于外寢莊公大喜竟入內室時州綽賈舉公孫傲偃

堙四人從行賈豎曰君之行事子所知也盍待于外無混入以驚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四 三

究竟亦不得爲孝也

甯喜圖復故君一事。殊無幹事之才。全無布置。只是孟浪僥倖耳。其攻孫襄而不勝。使孫氏告君聚甲聲罪來討。事其可得成乎。事不可成。徒貽戮笑宗祀。且不守矣。故惡逆之人。偏有僥倖處。此類是也。

話說周靈王三十三年夏五月。莒黎比公因許齊侯歲歲來朝。是月親白至臨淄朝齊莊公。大喜設饗於北郭。款待黎比公。崔氏府第正在北郭。崔杼有心拿莊公破綻。詐稱寒疾不能起身。諸大夫皆侍晏。惟杼不往。密使心腹耶信子賈豎豎密報云。主公等席散便來問相國之病。崔杼笑曰。君豈憂吾病哉。正以吾病爲利欲行無恥之事耳。乃謂其妻棠姜曰。我今日欲陰此無道皆君弑君大事。君又

齊莊君也而崔杼弑之晏嬰臣也既哭齊莊之尸又拂崔慶
之誓而竟得免于禍者則以素有賢名而爲人心之所服也
然則人于死生禍福之際豈可以爵位之高下論哉甯殖以
逐君爲悔自是良心然欲復故君何不及身爲謀直至將死
始以囑其子乎況果欲蓋前愆自當勉其子以盡忠事主猶
或庶幾乃反教之以復立故君夫復故必將廢新是明教之
以弑逆也父子得罪兩君前愆既不可益而更增一重罪案
真是愚人之見

衛衛之德何改于舊而新君又無失德甯喜卽欲成父之志
亦當靜俟殤公之變而後議迎故君可也乃因昇政之言有
以中于其心遂發大難之端肆其弑君之惡不特有害于忠

泛濫平地水深尺餘晉侯伐齊之議遂中止却說齊右卿崔杼惡莊公之淫亂巴不得晉師來伐欲行大事已與右卿慶封商議事成之日平分齊國及聞水阻心中鬱鬱莊公有近侍賈豎常以小事受鞭一百崔杼知其銜怨乃以重賂結之凡莊公一動一息俱令相報畢竟崔杼做出甚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術甯喜擅政

齊莊雖非賢君也還是個爭強不伏弱的漢子只因惑志于棠姜遂將性命斷送平日空有許多勇士並沒有絲毫得濟處可見所行不道自必至于死亡非勇士之所能救也

辱君弔若其無罪猶有先人之微廬在郊非弔所下妄敢辭又是一個

好婦人說

莊公大慙曰寡人之過也乃為位于杞梁之家而弔焉

得有理孟姜奉夫棺將之變於城外乃露宿三日撫棺大慟涕淚俱盡繼之以血齊城忽然崩陷數尺絲哀慟迫切精誠之所感也後世傳秦人范杞梁差築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痛哭城為之崩益卽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耳華周歸齊傷重未幾亦死其妻哀慟倍于常人按孟子稱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正謂此也史臣有詩云

忠勇千秋想杞梁

殞城悲慟亦非常

至今齊國成風俗

發婦哀哀學孟姜

按此乃周靈王二十二年之事是年大水穀水與洛水鬪黃河俱

謝曰寡君徒見單車不知爲大國所遣是以誤犯

豈有不知明是謊話却亦足無

可奈且大國死者三人敝邑被殺者已百餘人矣彼自求死非敝

邑敢于加兵也

此句却解說得是

寡君畏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謝罪願

歲歲朝齊不敢有二莊公怒氣方盛不准行成黎比公復遣使相

求欲送還華周并歸杞梁之屍且以金帛犒軍莊公猶未許忽傳

王孫揮有急報至言晉侯與宋魯衛鄭各國之君會于夷儀

本那國衛

戚邢連謀伐齊國請主公作速班師

只算是晉救黎莊公得此急信乃許

莒戚莒黎比公大出金帛爲獻以輜車載華周以輦載杞梁之屍

送歸齊軍莊謁侯重屍在炭中已化爲灰燼不能收拾莊公卽日

班師命將杞梁殯于齊郊之外莊公方入郊適遇杞梁之妻孟姜

來迎夫屍莊公停車使人弔之孟姜對使者再拜曰梁若有罪敢

顧隰侯重已焦灼矣乃向之而號杞梁收淚華周哭猶未止杞梁曰汝畏死耶何哭之久也華周曰我豈怕死者哉此人之勇與我同也乃能先我而死是以哀之黎比公見二將已越火溝急召善射者百人伏于門之左右俟其近卽攢射之華周杞梁直前奪門百矢俱發二將昌矢矢戰復殺二十七人守城軍士環立城上皆注矢下射杞梁傷重先死華周身中數十箭力盡被執氣猶未絕黎比公載歸城中有詩爲證

爭羨糾糾五乘賓

形如熊虎力千鈞

誰知陷陣捐軀者

却是單車殉義人

却說齊莊公得使者回言知周梁有必死之心遂引大隊前進至且于門聞三人俱已戰死大怒便欲攻城黎比公遣使至齊軍中

殺傷了一半黎比公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須死戰願分
莒國與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去國歸敵非忠也受命而棄之
非信也深人多殺者爲將之事若莒國之利非臣所知言畢奮戟
復戰黎比公不能當大敗而走齊莊公大隊已到聞知二將獨戰
得勝使人召之還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必更戰願分齊
國與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君立五乘之賓而吾不與焉是少
吾勇也又以利啖我是污吾行也深人多殺者爲將之事若齊國
之利非臣所知乃揖去使者棄車步行直逼且于門莒城門名黎比公
令人于狹道掘溝炙炭炭火騰焰不能進步陽侯重曰吾聞古之
士能立名于後世者惟捐生也立名不必定是捐生乃徒勇而無學問之言耳吾能使子
踰溝乃仗楯自伏于炭上令二子乘之而進華周杞梁旣踰溝回

華周杞梁自請爲前隊莊公問曰汝用甲乘幾何華周杞梁曰臣等二人隻身謁君亦願隻身前往君所賜一車已足五乘矣莊公

欲試其勇

這個豈是

可試之事笑而許之華周杞梁約更番爲御臨行曰更

得一人爲戎右可當一隊矣有小卒挺身出曰小人願隨二位將

軍一行不知肯提挈否華周曰汝何姓名小卒對曰某乃本國人

隰侯重也慕二位將軍之義勇是以樂從奇亦是三人遂同一乘建

一旗一鼓風馳而去先到莒郊露宿一夜次早莒黎比公莒君知

齊師將到親率甲士三百人巡郊遇華周杞梁之車方欲盤問周

梁瞋目大呼曰我二人乃齊將也誰敢與我決鬪黎比公喫了一

驚察其單車無繼使甲士重重圍之周梁謂隰侯重曰汝爲我擊

鼓勿休乃各挺長戟跳下車來左右冲突遇者輒死三百甲士已

襲齊此仇亦不可不報也乃留屯于境上大蒐乘車州綽賈舉等

各賜堅車五乘名為立乘之賓言以賓禮寵之賈舉稱臨淄人華周杞梁

之勇華公即使人召之周梁二人來見莊公賜以一車使之同乘

隨軍立功此段語見劉向說苑華周退而不食謂杞梁曰君之立五乘之賓

以勇故也君之召我二人亦以勇故也彼一人而五乘我二人而

一乘此非用我乃辱我耳雖然不是有意加辱耳亦是處置失宜孟辭之他往乎杞

梁曰梁家有老母當稟命而行之杞梁歸告其母母曰汝生而無

義死而無名雖在五乘之賓人孰不笑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

好婦人說得有理杞梁以母之語述于華周華周曰婦人不忘君命吾敢

忘乎遂與杞梁共車侍于莊公莊公休兵數日傳令留王孫揮統

大軍屯杞境上單用五乘之車及選銳三千銜枚臥鼓往襲莒國

吾悔不用辛俞之言乃至于此

此到頭方悔正是愚人

苟吳欲囚欒盈解至絳

城范鞅曰主公優柔不斷萬一乞哀而免之是縱仇也乃夜使人縊殺之并殺欒榮盡誅滅欒氏之族惟欒紡縋城而遁出奔宋國去了鞅等班師回奏平公命以欒氏之事播告于諸侯諸侯多遣人來弔賀史臣有贊云

賓傳桓叔

枝佐文君

傳盾及書

世爲國相

厲一汰侈

遂墜厥勲

盈雖好事

適殞其身

保家有道

以誠子孫

於是范句告老趙武代之爲政不在話下再說齊莊公以伐晉未竟其功雄心不死還至齊境不肯入曰平陰之役莒人欲自其鄉

衛地衛人傲守不敢出戰齊兵也不攻城遂望帝邱今濮陽縣而北直

犯晉界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三日取之莊公登朝陽山犒軍遂分軍為

二隊王孫揮同諸將為前隊從左取路孟門隘莊公自率龍虎二

爵為後隊從右取路其山在輝縣俱于太行山取齊一路殺掠自不

必說邢蒯露宿其山之下為毒虵所螫腹腫而死莊公甚惜之不

一日兩軍俱至太行莊公登山以望二絳正議襲絳之事聞欒盈

敗走曲沃晉侯悉起大軍將至莊公曰吾志不遂矣遂觀兵于少

水出太原府樂平縣少山而還守邯鄲大夫趙勝趙所起本邑之兵追之莊

公只道大軍來到前隊又已先發倉皇奔走只留晏駕斷後殘兵

敗極趙勝斬之范鞅荀息圍曲沃月餘盈等屢戰不勝城中死者

過半力盡不能守城遂破胥午伏劍而死欒盈欒樂俱被執盈曰

之手也。魏舒意中不忍使車徒分列左右，讓欒盈一路。欒盈、欒魴引着殘兵急急奔回曲沃去，不須臾趙武軍到，問魏舒曰：「欒孺子已過，何不追之？」魏舒曰：「彼如釜中之魚，甕中之蠃，自有庖人動手，舒念先人僚誼，誠不忍操刀也。」此語趙武心中惻然，亦不行追趕。范匄聞欒盈已去，知魏舒做人情，置之不言，乃謂范鞅曰：「從盈者，皆曲沃之甲，此去必還曲沃。彼爪牙已盡，汝率一軍圍之，不憂不下也。」荀息亦願同往。范匄許之二將帥車三百乘，圍欒盈于曲沃。范匄奉晉平公復回公宮，取丹書焚之。因斐豹得脫，隸籍者二十餘家。這些人是化范匄遂收斐豹爲牙將，話分兩頭，却說齊莊公自打發欒盈轉身，便大選車徒，以王孫揮爲大將，申鮮虞副之，州綽、邢蒯爲先鋒，晏孺爲合後，賈舉、邴師等隨身扈駕，擇吉出師先侵。

樂跌將出來怡怡的斐豹趕到用長戟鉤之斷其手肘可憐樂
是樂族第一個戰將今日死于槐根之側豈非天哉翁翁有詩嘆
云

猿臂將軍射不空

偏教一矢誤英雄

老天已絕樂家祀

肯許軍中建大功

樂榮先跳下車不敢來救樂樂急逃而免殖綽郭最難回齊國郭
最奔秦殖綽奔衛樂盈聞樂樂之死放聲大哭軍士無不哀涕樂
魴守不住門口收兵保護樂盈往南而奔荀吳與汜鞅合兵從後
追來盈魴同曲沃之衆抵死拒敵大殺一場晉兵繼退盈魴亦身
帶重傷行至南門又遇魏舒引兵攔住樂盈垂淚告曰何不手刃
魏伯舒字獨不憶下軍共事之日乎盈知必死然不應死于魏伯

發無不中其弟樂榮同在車中謂曰矢可惜也多射無名樂乃不
射少頃望見一車遠遠而來車中一將韋弁練袍形容古怪樂榮
指曰此人名斐豹卽殺我督將軍者可以射之樂榮曰俟近百步
次當爲我喝采言未畢又一車從旁經過樂榮認得車中乃是小
將軍范鞅想道若射得范鞅却不勝如斐豹又是斐豹造化乃驅車逐鞅
而射之樂榮之箭從來百發百中偏是這一箭射個落空卽此可知是天
意范鞅回顧見是樂榮大罵反賊死在頭上尙敢射我樂榮便教
回車退走他不是真懼范鞅因射他不着欲回車誘他起來覷得
親切好端的放箭誰知殖綽郭最亦在軍中忌樂榮善射惟恐其
成功一見他退走遂大呼曰樂氏敗矣御人聞呼又錯認別枝兵
敗了舉頭四望纔亂馬逸路上有大槐根車輪誤觸之而覆把樂

攻敎他兩下不能相顧

此計都好然何顧不用之于早

使趙武魏舒移兵屯於關

外以防南逸

此處乃用魏舒亦是失計

調度已畢秦晉侯登臺觀戰范軼臨行

請于匄曰軼年少望輕願假以中軍旗鼓許之軼仗劍登車建

旆而行方出南關謂其下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若兵敗吾先自

頸必不令諸君獨死眾皆踴躍刼說荀吳秦范匄將令使將士飽

食結束專等時候只見樂兵紛紛擾擾俱退出外關心知外兵已

到一聲鼓響關門大開半剛在前荀吳在後甲士步卒一齊殺出

樂盈亦慮晉軍內外夾攻使樂魴用鐵葉車塞外門之口分兵守

之荀吳之兵不能出外范軼兵到樂樂見大旆驚曰元帥親至乎

使人察之回報曰小將軍范軼也樂曰不足慮矣乃張弓挾矢立

于車中顧左右曰多帶繩索射倒者則牽之馳入晉軍左射右射

夏司國公

功績第二濟淵先生有詩云

督我神力世間無

敵手誰知出隸夫

始信用人須破格

笑他肉食似雕瓠

再說樂盈引大隊車馬攻打北關迎接督我捷報盈謂其下曰吾

若有兩督我何患固宮不破耶殖綽踐郭最之足郭最以目答之

各低頭不語情景逼真惟有樂樂變魘思欲建功不避矢石韓無忌韓

起因前關屢敗不敢輕出只是嚴守到第三日樂盈得敗軍之報

言督我被殺全軍俱沒嚇得手足無措方請殖綽郭最西議忙時抱佛

腳綽最笑曰督我且失利況我等乎怪不得樂盈垂淚不已樂樂

曰我等死生決于今夜當令將士早聚此門於三更之後悉登輓

車放火燒關或可入也樂盈從其計晉侯喜督我之死置酒慶買

聲口督我那裡肯放斐豹先瞧見西邊空處有一帶短牆妙在是

眼捉個空隙就走督我隨後趕來大喝走向那裡去范旬等在關

上看見督我追斐豹慌捏一把汗誰知斐豹却是用計奔近短牆

撲的跳將進去督我見斐豹進牆去了亦踰牆而入只道斐豹在

前面却不知斐豹隱身在一根大樹之下專等督我進牆計亦出

其不意提起五十二斤的銅槌自後擊之正中其腦腦漿迸裂撲

地便倒兀自把右脚飛起將斐豹胷前兇甲碾去一片斐豹急拔

出腰間利刃剝下首級復跳牆而出關上望見斐豹手提有血淋

淋的人頭已知得勝大開關門解肅卒剛引兵殺出纔軍大敗一

半殺了一半投降逃去者十無一二范旬仰天灑酒曰此晉侯之

福也卽酌酒親賜斐豹就帶他往見晉侯晉侯賞以兵車一乘注

此去殺得督戎奏凱而回不然亦死于督戎之手決不兩存范句
曰我當親往看汝用力即時命駕車使斐豹駭乘同至南關趙武
荀吳接見訴以督戎如此英雄連折二將范句曰今日斐豹單身
赴敵只看置侯福分身為元帥不能運籌制勝却說言猶未已關
下督戎大呼搦戰斐豹在關上呼曰督君還認得斐大否豹行大
故自稱斐大乃昔年彼此所呼也督戎曰斐大如今還敢來賭一
死生麼斐豹曰他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你把兵車退後我與你
兩人只地下賭鬪雙手對雙手兵器對兵器不是你死我活也落
得個英名傳後督戎曰此論正合吾意遂將軍士約退這裡關門
開處單單放一個斐豹出來兩個就在關前交戰約二十餘合未
分勝敗斐豹詐言道我一時內急可暫住手臨軍而作此言只如
戲事然却是對督戎

賞斐豹曰小人名在丹書

即罪案也

枉有冲天之志無處討箇出身

罪殺

英雄元帥若於丹書上除去豹名小人當殺督戎以報厚德范句曰

爾若殺了督戎吾當請于晉侯將丹書盡行焚棄收爾爲中軍死

將斐豹曰元帥不可失信范句曰若失信有如紅日但不知用車

徒多少斐豹曰督戎向在絳城與小人相識時常角力賭勝其人

恃勇性躁專好獨鬪若以車徒往不能勝也小人情願單身下關

自有擒督戎之計

便已算定大是有才

范句曰汝莫非去而不返

此慮不

斐

豹曰小人有老母今年七十八歲又有幼子嬌妻豈肯罪上加罪

作此不忠不孝之事如有此等亦如紅日范句大喜勞以酒食賞

咒甲一副次日斐豹穿甲于内外加練袍札縛停當頭帶韋弁足

穿麻履腰藏利刃手中提一銅槌重五十二斤來辭范句曰小人

大刀一齊都奔督戎督戎全無懼怯殺得性起跳下車來將雙戟
飛舞盡著氣力落戟去處便有千鈞之重車勁車軸被督戎打折
只得跳下車來著了督戎一戟打箇希爛牢剛大怒拚命上前怎
奈戟鋒如箭沒處進步督戎之勇實是過人若沒
有計策却亦難于取勝老將牢登喝叫
且歇關上鳴起金來牢登親自出關接應牢剛解肅進去督戎教
軍士攻關關上矢石如雨軍士多有傷損惟督戎不動分毫真勇
將也趙武與荀吳連敗二陣遣人告急于范匄范匄曰一督戎勝
他不得安能平欒氏乎是夜秉燭而坐悶悶不已范匄老將何有
以束手無策有
一隸人侍側叩首而問曰元帥心懷鬱鬱莫非憂督戎否范匄視
其人姓斐名豹原是屠岸賈手下驍將斐成之子因坐屠黨沒官
爲奴在中軍服役范匄奇其言問曰爾若有計除得督戎當有重

縋城而上督戎趕不著退轉來要結果解雍已被軍將救入關去了督戎氣忿忿的獨自挺戟而立叫道有本事的多着幾個出來一總廝殺省得費了工夫關上無人敢應督戎守一會仍回本營分付軍士打點明日攻關是夜解雍傷重而死趙武痛惜不已解肅曰明日小將再決一戰誓報兄仇雖死不恨荀爽曰我部下老將牟登他有二子牟剛牟勁俱有千斤之力見在晉侯麾下侍衛今夜使牟登喚來明早同解將軍出戰三人戰一箇難道又輸與他趙武曰如此甚好荀爽自去分付牟登去了次早牟剛牟勁俱到趙武看之果然身材魁偉氣象猙獰慰勞了一番命解肅一同下關那邊督戎早把坑塹填平直逼關下搦戰這裡三員猛將開關而出督戎大叫不怕死的都來三將並不打話一枝長鎗兩柄

營某弟兄不揣欲引一枝兵下關定要活捉那厮獻功趙武曰汝
須仔細不可輕敵二將粧束齊整飛車出關隔塹大叫來將是督
將軍否可惜你如此英雄却跟隨叛臣早早歸順猶可反禍爲福
雖知必不肯從然此言自不可少督戎聞叫大怒喝教軍士填塹而渡軍士方負
土運石督戎性急將雙戟按地儘力一躍早跳過塹北二解到喫
了一驚挺鎗來戰督戎督戎舞戟相迎全無懼怯解雍的駕馬早
被督戎一戟打去折了背脊車不能動連解肅的駕馬嘶鳴起來
也不行走二解欺他單身跳下車來步戰督戎兩枝大戟一左一
右使得呼呼的響解肅一鎗刺來督戎一戟拉去戟勢去重磅音
的一聲那枝鎗音截爲兩段解肅撇了鎗桿便走解雍也著了忙
手中遲慢被督戎一戟刺倒便去追趕解肅解肅善走逕奔北關

南關恩主率諸將攻北關且看誰人先入此時殖綽郭最雖則與
盈同事然州綽邢蒯却是樂盈帶往齊國去的齊侯作興了他綽
最每受其奚落俗語云怪樹怪了必綽最與州邢二將有些心病
原原本本未免遷怒到樂盈身上況樂盈只誇督戎之勇口口聲
聲並無俯仰綽最之意不加禮一人只欲倚督戎一人便可成事
耶天下事豈有一人之力可成者哉愚甚
矣綽最怎肯把熱氣去呵他冷面也有坐觀成敗的意思不肯十
分出力樂盈所靠只是督戎一人當下督戎手提雙戟乘車逕往
固宮要取南關在關外閱看形勢一馳一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晉軍素聞其勇名見之無不膽落趙武
嘖嘖嘆羨不已武部下兩員驍將叫做解雍解肅兄弟二人皆使
長鎗軍中有名聞主將嘆羨心中不伏曰督戎雖勇非有三頭六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四

兀自顏色不定

有毛病人自然要現在臉上

句執其手曰外人不諒頗言將軍

有私于欒氏句固知將軍之不然也若能共滅欒氏者當以曲沃

相勞舒此時已落范氏牢籠之內只得唯唯命遂同謁于公共商

議應敵之計須臾趙武荀吳智朔韓無忌長子韓起厥次子祁牛羊

舌赤羊舌貜張孟趙諸臣陸續而至有這樣許多人皆帶有車徒

軍勢益盛固宮止有前後兩門俱有重關范句使趙荀兩家之軍

協守南關二重韓無忌兄弟協守北關二重祁午諸人周圍巡徼

句與鞅父子不離平公左右欒盈已入絳城不見魏舒來迎心內

懷疑乃屯于市口使人哨探回報管侯已往固宮百官皆從魏氏

亦去矣欒盈大怒曰舒欺我君相見當手刃之只怕不能即撫督戎之

背曰用心往攻固宮富貴與子共也督戎曰戎願分兵一半獨攻

斐豹之勇。與督戎相似。而竟能取勝者。則賴有智以制之也。勇智如此。設不遇欒盈之事。亦將終身困于斯。從而無由以表見矣。資格困人。可勝浩嘆。

齊莊特設勇爵。可謂加意之至。強奪人之勇臣。而又屈之于班末。以啟其爭端。又不能教好勇之人。使之知禮。而令其忿爭于君前。立五乘之賓。以寵勇士。既召華周杞梁。而又不使之列于此位。全無經緯措置。垂方則其好勇而欲橫行。只是狂夫妄念耳。殊無足取。

却說范匄。雖遣其子范鞅往迎魏舒。未知逆順如何。心中委決不下。親自登城而望見一簇車徒。自西北方疾驅而至。其子與魏舒同在一車之上。喜曰。欒氏孤矣。卽開宮門納之。魏舒與范匄相見。

往固宮於是車徒轉向東行逕到固宮未知後事何如再看下回
分解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干門杞梁死戰

欒盈以臣叛君其理逆晉侯以君討臣其理順晉國全盛諸
大家和睦其力強欒盈以一人而在廢逐之餘其力弱晉侯
保于固宮有所守而徐以圖外其勢易欒盈自外求入露宿
而謀攻其勢難理力與勢皆處于不如之地此卽智勇全備
猶自難以圖成乃併無一智謀之士相從僅靠一督戎之勇
不亡何待

仍極其堅固。故曰：「固宮。」范匄憂國中有內應，鮒曰：「諾。」大夫皆樂怨
家可慮，惟魏氏耳。若速以君命召之，猶可得也。亦有應變之才，不
殺范匄以爲然，乃使范鞅以君命召魏舒。一面催促僕人駕車樂
王鮒又曰：「事不可知，宜晦其迹。」蓋恐國中別有應者，時平公有外
家之喪，范匄與樂王鮒俱衷甲加墨線以經蒙其首，詐爲婦人直
入宮中。奏知平公，卽御公以入。于固宮，却說魏舒家在城北隅，范
鞅乘輅車疾驅而往。但見車徒已列門外，舒戎裝在車南向，將往
迎樂盈矣。還不曾去魏氏祖宗有靈范鞅下車急趨而進，曰：「樂氏爲逆，主公已
在固宮。」鞅之父與諸大臣皆聚于君所，使鞅來迎。吾子魏舒未及
答語，范鞅躡身一跳，早已登車。右手把劍，左手牽魏舒之帶，唬得
魏舒不敢做聲。范鞅喝令速行，輿人請問何往。范鞅厲聲曰：「東行。」

等曲沃兵到即便相迎

便亦不顧無君可哭之甚

欒盈大喜是日午搜括曲沃之

甲共二百二十乘欒盈率之欒之族人能戰者皆從老弱俱留曲

沃督戎爲先鋒殪殪欒樂在右郭最欒魴在左黃昏起行來襲絳

都自曲沃至絳止隔卅十餘里一夜便到壞郭而入直抵南門絳

人猶然不知

亦可謂疎于防患

正是疾雷不及掩耳剛剛掩上城門守禦

一無所設不消一箇時辰被督戎攻破招引欒兵入城如入無人

之境

此時晉國殊亦危哉

時范匄在家朝養方徹忽然欒王鮒喘吁而至報

言欒氏已入南門范匄大驚急呼其子范鞅斂甲拒敵樂王鮒曰

事急矣奉主公走固宮猶可堅守固宮者晉文公爲呂卻焚宮之

難乃於公宮之東隅別築此宮以備不測廬衣十里有餘內有宮

室臺觀積粟甚多輪選國中壯甲三千人守之外掘溝塹牆高數

恩主安得到此盈曰願得密室言之午乃迎盈入于深室之中盈執宵午之手欲言不言不覺淚下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量不須悲泣盈乃收淚告曰吾為范趙諸大家所陷宗祀不守今齊侯憐其非罪致我于此齊兵且踵至矣于若能與曲沃之甲相與襲絳齊兵攻其外我等攻其內絳可入也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奉晉侯以和王齊欒氏復興在此一舉午曰晉勢方强范趙智苟諸家又睦恐不能僥倖徒以自賊奈何只以利害言便不及幸命之正盈曰吾有力士督戎一人可當一軍且州綽州崩齊國之雄欒樂欒魴強力善射晉雖强不足懼也昔我佐魏絳十下軍其孫舒每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感吾每思圖報若更得魏氏為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

竟是孤注一擲主意

午曰俟來日探入

何殺周非已甚乎不辛俞曰昔剋囚文王于羑里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晉君不念欒氏之功黜逐吾主糊口于外誰不憐之一為不忠何所容乎天地之間耶正是把個不忠罪名白做欒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乃拔佩刀自刎而死史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

盈叛則死

公不背君

私不背主

卓哉辛俞

晉之義士

齊莊公遂以宗女姜氏為媵遣大夫析歸父送之于晉多用溫車載欒盈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那蒯請從莊公恐其歸晉乃使殖綽郭最代之囑曰事欒將軍猶事寡人也行過曲沃盈等易燬八城夜叩大夫胥午之門午驚異啟門而出見欒盈大驚曰小

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

却道國所願也

崔杼嘿然久之曰此事與汝

無干

開釋得好便是

自此有謀弑莊公之意周靈王二十二年吳

王諸樊求婚于晉晉平公以女嫁之齊莊公謀于崔杼曰寡人許

納欒盈未得其便聞曲沃守臣乃欒盈厚交今欲以送勝

勝名爲

名順便納欒盈于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銜恨齊侯私心

計較正欲齊侯結怨于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委罪于君弑之

以爲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誠納欒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

爲欒氏恐未能害晉王公必然親率一軍爲之後繼若盈自曲沃

而入主公揚言伐衛欽濮陽自南而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

深以爲然以其謀告于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俞諫曰俞之從主

以盡忠也亦願主之忠于晉君也

大義

盈曰晉君不以我爲臣奈

不和順時崔杼慶封以援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
常造其第飲酒作樂或時舞劍射棚無復君臣之隔單說崔杼之
前妻生下二子曰成曰彊數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
之妹先嫁與棠公爲妻謂之棠姜生一子名曰棠無咎卽棠姜有
美色崔杼因往弔棠公之喪窺見姿容央東郭偃說合娶爲繼室
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用東郭偃棠無咎爲家臣以
幼子崔明托之謂棠姜曰俟明長成當立爲適子此一段話且閣
過一邊且說齊莊公一日飲于崔杼之室崔杼使棠姜奉酒莊公
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間與之私合治容海淫可來見輕露不得
往多遍崔杼漸漸知覺盤問棠姜棠姜曰誠有之彼挾國君之勢
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畢竟是自杼曰然則汝何不言棠姜不貞節耳

列其位于末何也

二人心中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侍于莊公之側二

人假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

在他矮簷下亦不當如此

應曰吾等昔爲奄狗所誤須不此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

我口中之虱尙敢跳動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

盤中之肉矣邢蒯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卽當復歸吾主郭最曰

堂堂齊國難道少了你兩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撫佩劍

漸有相併之意莊公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邢蒯曰寡人

固知二卿不屑居齊人之下也

既是曉得何以又屈之于先乎乃更勇爵之名爲

龍虎二爵分爲左右右班龍爵州綽邢蒯爲首又選得齊人盧蒲

癸王何使列其下左班虎爵則以殖綽郭最爲首賈舉等七人依

舊次序衆人與其列者皆以爲榮惟州邢殖綽四人到底心下各

以為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齊晉匹敵正恐未豈分小大昔之受

盟聊以紓一時之急耳寡人豈終事晉如魯衛曹邾者耶遂不聽

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首哭訴其見逐之繇莊公

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晉國欒盈再拜稱謝莊公

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邢蒯侍于欒盈之傍莊公見其身大貌

偉問其姓名二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陰之役擒我殖綽郭最

者非爾耶綽蒯叩首謝罪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命賜酒食因謂

盈曰寡人有求于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應君命者即髮膚

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為伴耳君子不奪人

情欒盈不敢拒只得應允快快登車苦如此嘆曰幸彼未見督

戎不然亦為所奪矣莊公得州綽邢蒯列于勇爵之末既以其勇

俞驅輜重來到得濟其用遂修整車徒望齊國進發此周靈王二

十一年事也再說齊莊公爲人好勇喜勝不屑居人之下

以能上

之方終不免雖然受命澶淵終以平陰之敗爲恥嘗欲廣求勇力

之士自爲一隊親率以橫行天下

橫行天下豈一隊勇士之所能耶

於是於卿大

犬士之外別立勇爵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

其選先得殖綽郭最次又得賈舉兩師公孫傲封其鐸車襄尹僕

堙

音樓

等共是九人莊公日日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爲笑

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報道今有晉大夫欒盈被逐來奔齊國莊

公喜曰寡人正思報晉國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

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

新與晉盟今乃納其逐臣倘晉人來責何以對之

納逐臣與納叛臣不同猶不足

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真是會說平公說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樂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之矣。樂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必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見留臣請死。有守平公曰。子往。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雖是動于辛俞之言却亦不失為厚辛俞再拜稽首。仍領了數車輜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

霜雪方知松柏榮

三世為臣當効死

肯將晉主換樂盈

却說樂盈居楚境上數月。欲往郢都見楚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宣力國家與楚世仇。倘不相容。奈何。欲改適齊而資斧空乏。却得辛

宣布欒氏之罪百姓皆知欒氏功臣且欒盈爲人好施愛土無不

嘆惜其冤者

可見公道在人心不
是舌根壓得殺的

范句言乎平公嚴禁欒氏故臣

不許從欒盈從者死家臣辛俞初聞欒盈在楚乃收拾家財數車
出城欲往從之被守門吏盤住執辛俞以獻于平公平公曰寡人
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言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欒氏者
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欒氏者無君是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
臣知免于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
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于國世隸於欒氏食其祿今
三世矣欒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無君是以欲從欒氏又何禁
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大馬之勞賜以生
全乎今羈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真于溝壑君之仁

尺寸微勞亦望酬

拜恩私室豈知羞

必知奚盼絕公道

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欒祁往來范白聞之使力士刺殺州賓于家

生出這樣女兒真是

法却說守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為欒書門客欒盈行過曲沃胥

午款迎極其慇懃欒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留連

三日欒樂等報信已至言陽畢領兵將到督戎曰晉兵若至便與

交戰未必便輸與他州綽那蒯曰專為此事恐恩王手下乏人吾

二人特來相助盈曰吾未嘗得罪于君特為怨家所陷耳若與拒

戰彼有辭矣不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

此處還

有主意胥午亦言拒戰之

不可即時收拾車乘盈與午洒淚而別出奔于楚比及陽畢兵到

著邑邑人言盈未曾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畢班師而歸一路

不相及也。况兄弟乎？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晉之社稷危矣。范匄蹇然離席曰：「老夫所言甚當，但君怒未解，匄與老大夫同詣君所言之。」於是並車入朝，見平公。奏言：「赤盼與叔虎賢，不肖不同，必不與聞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赦出赤盼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嘉籍偃州，實辛俞皆斥爲庶人。惟叔虎與箕遺黃淵處斬。可惜殺卿一個，小官一失。赤盼二人蒙赦入朝，謝恩。事畢，羊舌赤謂其弟曰：「當往祁老大處一謝盼曰：「彼爲社稷非爲我也。」何謝焉？」只在素行上看。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請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君，卽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留須臾也。」羊舌赤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愧不及盼之高見也。」

歸翁有詩云：

盼實與聞否樂王鮒心愧叔向乃應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

平公乃下諸人於獄此可見樂王鮒非不能得使司寇議罪時祁

奚已告老退居于祁今太原祁縣其子祁午與羊舌赤同僚午為中軍

相善星夜使人報信于父求其以書達范匄為赤求寬笑開信大

驚曰赤與盼皆晉國賢臣祁午白為同僚分上祁奚便有此奇冤

我當親往救之乃乘車連夜人都未及與祁午相會使叩門來見

范匄救人不宜遲匄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有所諭祁奚曰

老夫為晉社稷存亡而來悲為別事范匄大驚問曰不知何事關

係社稷有煩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也羊舌職

有勞于晉室其子赤盼能嗣其美一庶子指叔不肖遂聚而殲之

豈不可惜晉卻芮為逆卻缺升朝即以前本國近年人作父子之罪

便知二人素至是聞二人被囚特到朝門正遇羊舌肸揖而慰之

曰子勿憂吾見主公必當力爲子請羊舌肸默然不應高品深意樂王

鮒有慙色羊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于此羊舌氏絕矣

樂大夫有寵于君言無不從倘借其片語天幸赦宥不絕先人之

宗汝奈何不應以失要人之意羊舌肸笑曰死生命也若天意降

祐必繇祁老大夫叔魚何能爲哉羊舌赤曰以叔魚之朝夕君側

汝曰不能以祁老大夫之致政閑居而汝曰必繇之吾不知其解

也羊舌肸曰叔魚行媚者也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正是略差一層

語自是祁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謂舉解狐祁午豈獨遺羊舌

氏乎此語却是正說少頃晉平公臨朝范匄以所獲欒黨姓名奏聞平公

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數問于樂王鮒曰叔虎之謀亦與

切親阿舅自都囚于

朝門之外俟候晉平公出啓奏定奪單說羊舌赤字伯華羊舌肸

字叔向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所生當初叔虎

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夫人不遣侍

寢時伯華叔向俱已年長諫其勿始其母笑曰吾豈妬婦哉正恐不免

○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一語不知聞於何處應作何解想啻自言之耳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爲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向等順父之意

固請子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力

過人藥盈自幼與之同臥起想必是磨坊生意矣一笑相愛宛如夫婦他是藥

黨中第一個相厚的所以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王鮒字叔魚其

時方嬖幸于平公平日慕羊舌肸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

頭打去打個正着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
叔虎慌急了回箕遺說我等寧可死裏逃生不可坐以待縛遂提
戟當先箕遺仗劍在後發聲喊冒火殺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
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時火勢熾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
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用處雙雙被箭射倒箕遺是不消說叔虎素受其水宜乎
可以制火且素不畏箭軍士將撓鉤搭出已自半死綁縛車中救
河以此時怕箭乎一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唧唧轆轤音落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
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遇黃淵亦被擒獲范荀合兵一
處將叔虎箕遺黃淵解到中軍元帥范匄處范匄曰欒冀荀多只
擒此三人尙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路搜捕絳州城中開了一
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籍偃州賓等姑又亦在其內乎一笑荀吳拘到

至悅棠姜之色而宜淫于臣子之家則昏淫無道之甚矣又助欒盈而襲晉更干人義有乖真是糊塗可笑

欒盈爲逆事不可成魏舒助之先得滅族之罪范鞅之劫魏舒其爲功于國家者尙爲有限而其造福于魏氏者真無涯也

話說箕遺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遠觀望亦多有散去者兵貴神速正爲此等去處叔虎乘梯向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汝平日黨于欒盈今又謀斬關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取汝叔虎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即呼章鏗上前使證之此時亦用干証當面平可笑叔虎力大扳起一塊牆石望章鏗當

慮其責報深則難以副其求倘有不法之行必將受其累也
出處且然況生死之際平羊舌盼之不應樂王鮒正以鮒爲
君之嬖臣小人也由之而免死先已自失其守矣且與小人
作緣則後日何以自立乎自是高品深意其應伯華之言猶
是托詞非本意也至于竟不往謝祁奚尤見識力伯華不及
多矣至于祁奚之賢自是不消說得

辛俞是忠臣是義士然却是個全人所持者正好處全在勸
變盈不可叛晉便見得大義凜然不是一味懷恩附黨偏護
徇私也

齊莊恥于受命欲自率一隊以橫行志願未嘗不好只是不
思訪求賢智之士與之共國而端欲以勇節成功其計已左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四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列國傳中許多才智婦人知微慮遠不可勝數至如羊舌夫
人之言只是借此以解說其姪耳後來叔虎惹出禍來乃是
偶然相應未可以才智名色加之不然請問有甚美者必有
甚惡是如何解說天下後世誰其信之
古語云小人不與作緣賢者之論出處則曰居視其所與
出視其所由蓋恐一染小人之交則必爲終身品節之玷且





出城城門已閉傳聞將搜治鑠氏之黨乃商議各聚家下欲乘夜
爲亂斬東門而出趙氏有明客章鑑居與叔虎家相鄰聞其謀鄰
得聞其謀事之不密亦甚矣報知趙氏趙武轉報范匄匄使其子范鞅率甲士
三百圍叔虎之第不知後事下回分解

氏

欒書黨屠岸賈一重罪案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欒厲違中行復范氏之令二重罪案

以范鞅之逐怨欒氏

三重罪案都是欒氏不是怪不得他人

智朔

營長妖死智盈尙

少而聽于中行程鄭公欒氏之勢孤矣城者非國之急事何

必使子子盍辭之以觀君意之若何而爲之備欒盈曰君命不可

辭也

此語却正何以後日又有謀叛之事

盈如有罪其敢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憐

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爲御出了絳州望著邑而去盈去三日平

公御朝謂諸大夫曰欒書昔有弑逆之罪未正刑誅今其子孫在

朝寡人恥之將若之何諸大夫同聲應曰宜逐之

輕三字勝送了一個大族世

臣乃宣布欒書罪狀懸于國門遣大夫陽畢將兵往逐欒盈其宗

族在國中者盡行逐出收其欒邑

今欒城縣

欒樂欒魴率其宗人同州

綽刑蒯俱出了絳城竟往奔欒盈去了叔虎拉了箕遺黃淵隨後

密奏于平公請逐欒氏平公私問于大夫陽畢

楊處陽畢素惡欒

麋而睦于范氏乃對曰欒書實弑厲公麋世其凶德以及于盈百

姓睚于欒氏久矣若除欒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國家

數世之福也平公曰欒書援立先君盈罪未著除之無名奈何陽

畢對曰書之援立先君以掩罪也先君忘國仇而徇私德君又縱

之滋害將大若以盈惡未著宜剪除其黨赦盈而遣之彼若求逞

誅之有名若逃死于他方亦君之惠也

雖是惡欒睚范而其言實有大理且其議處欒盈亦

得其正未為過刻不可平公以為然召匄入宮共議其事范匄曰

以其私也而概議之盈在而剪其黨是速之為亂也君不如使盈往築著邑

近曲之城

盈去其黨無主乃可圖矣

主意大是

平公曰善乃遣欒盈往城著邑盈

臨行其黨箕遺諫曰欒氏多怨主所知也趙氏以下宮之難怨欒

氏

從晉侯伐齊州賓公然宿于府中不復避忌也第盈歸聞知其事

尙礙母親面皮乃把他事鞭治內外守門之吏嚴稽家臣出入樂

祁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三則恐其子害了州賓性命因

父范甸生辰以拜壽爲名求至范府乘間訴其父曰盈將爲跳奈

何范甸詢其詳樂祁曰盈嘗言欲殺吾兄謂樂吾父逐之復縱之

歸國不誅已幸反加寵位今父子專國范氏日盛樂氏將衰吾寧

死與范氏誓不兩立日夜與智起羊舌虎等聚謀密室欲盡去諸

大夫而立其私黨恐我洩其消息嚴勅守門之吏不許與外家相

通說得殊亦今日勉強來此異日恐不得相見吾以父子恩深不

敢不言時范軼在傍助之曰兒亦聞之今果然矣彼黨與至盛不

可不防也一子一女聲曰相同不繇范甸不信越是親近之人乃

盈乃變鷹之子鷹乃范句之婿句女嫁鷹謂之變祁變氏自變賓

變成變枝變看變書變歷至于變盈頂針七代卿相貴盛無比晉

朝文武半出其門半屬姻黨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中行氏有

中行喜羊舌氏有叔虎籍氏有籍偃箕氏有箕遺皆與變盈聲勢

相倚結為死黨貴盛太過已是惹禍之端又以聲勢相倚結死黨于朝中有同士之罪矣更兼盈自少

謙恭下士散財結客故死士多歸之如州紳州蒯黃淵箕遺都是

他部下號將更有力士督戎力舉千鈞手握二戟刺無不中是他

隨身心腹寸步不離的又有家臣辛俞州賓州紳等奔走效勞若

不計其數變鷹死時其夫人變祁繼及四旬不能守寡因州賓屢

次入府稟事變祁在屏後窺之婦人屏後窺人最是不美之事見其少俊遂密遣

侍兒道意因與私通變祁盡將室中器幣贈與州賓貽錢養漢此之謂也盈

貞司司司全志

簡更次万定齊莊公入城工僕同殯綽那綽夙沙衛解到莊公大
罵奄狗寡人何負于汝汝却輔少奪長今公子牙何在汝既爲少
傳何不相輔于地下夙沙衛垂首無言莊公命牽出斬之以其肉
爲醢徧賜從行諸臣卽用工僕守高唐班師而退時晉上卿范匄
以前番圖齊未獲取成乃請于平公復率大軍侵齊繼齊黃河聞
齊靈公凶信乃曰齊新有喪伐之不仁卽時班師早有人報知齊
國大夫晏嬰進曰晉不伐我喪施仁于我我背之不義賢人口中
得仁義不如請成免兩國于戈之苦那晏嬰字平仲身不滿五尺
二字乃是齊國第一賢智之士莊公亦以國事粗定恐晉師復至乃從
嬰之言使人如晉謝罪請盟晉平公大合諸侯于澶淵范匄爲相
與齊莊公軟血爲盟結好而散自此年餘無事却說下軍副將樂

迎執而殺之太子光同崔瑒入宮光殺戎子又殺公子牙靈公聞

變大驚嚙血數升登時氣絕光即位是爲莊公寺人風沙衛率其

家屬奔高唐

今濟南有高唐州

齊莊公使惠封帥師追之風沙衛據高唐

以叛齊莊公親引大軍圍城攻之月餘不下高唐人工僂有勇力

沙衛用之以守東門工僂知沙衛不能成事乃於城上射下羽書

書中約夜半於東北角伺候大軍登城莊公猶未准信

却也難信安知非誘

軍之殖綽郭景請曰彼既相約必有內應小將二人願往當生擒

奄狗以雪石門山阻隘之畏莊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來接應

綽最引兵至東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放長繩下來約有數處綽

最各附繩而上

只是萬全

軍士陸續登城工僂引著竟來拿風沙

衛郭最便去砍開城門放齊兵入城城中大亂互相殺傷約有一

乃將楚伐鄭無功通告諸侯各國本國史臣有詩讚師曠云

歌罷南風又北風

便知兩國吉和凶

音當精處通天地

師曠從來是瞽宗

時周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此及晉師濟河已在十八年之

春矣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頭上生一瘍疽痛不可忍乃逗遛于

著雍之地已知將死延至二月其瘍潰爛目睛俱脫而死隊音之

夢與梗陽巫者之言至是俱驗矣殖綽郭最乘偃之變破械而出

逃回齊國去了范匄同偃之子吳迎喪其歸晉侯使吳嗣為大夫

以范匄為中軍元帥代中以以吳為副將代士仍以荀為氏稱荀吳

是年夏五月齊靈公有疾大夫崔杼與慶封商議使人用溫車迎

故太子光于卽墨此舉自正慶封帥家田夜叩太傅高厚之門高厚出

陰陽之消長天時人事審驗無差風角鳥鳴言凶如見爲晉太師
掌樂之官平時爲晉侯所深信故行軍必以相隨至是聞其言乃
駐軍以待之使人前途遠探未三日探者回鄭大夫公孫蠆來回
報言楚師已去晉平公訝問其詳公孫蠆對曰楚自子庚名代子
薨爲令尹欲報先世之仇謀伐鄭國公子嘉陰與楚通許楚兵
到日詐稱迎敵以兵出城相會賴公孫舍之公孫夏二人預知子
嘉之謀歛甲守城嚴譏也察出八子嘉不敢出會楚師可知爲賈不
仍是子庚涉潁水不見內應消息乃屯兵于魚齒山下值大雨雪
數日不止營中水深尺餘軍人皆擇高阜處躲雨寒甚死者過半
士卒怨詈子庚只得班師而同矣寡君討子嘉之罪已行誅戮恐
煩軍師特遣下臣藺連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聖于音者矣

鄭簡公大懼卽持書至晉軍中送與晉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偃
議之偃對曰我兵不攻不戰竟走臨淄猶望乘此銳氣一鼓而下
今齊守未虧鄭國又有楚警若鄭國有失咎在于晉不如且歸爲
救鄭之計此番雖不曾破齊料齊侯已喪膽不敢復侵犯魯國矣
平公是其言乃解圍而去楚兵此出不是伐鄭只等救齊鄭簡公辭晉先歸諸侯
行至祝阿今濟南府河縣平公以楚師爲憂與諸侯飲酒不樂師曠樂
曠曰臣請以聲卜之乃吹律歌南風又歌北風和平可聽南風聲
不揚且多肅殺之聲曠奏曰南風不競其聲近死不惟無功且將
自禍不出三日當有好音至矣師曠子子野乃晉國第一聰明之
士從幼好音樂苦其不專乃嘆曰技之不精繇于多心心之不一
繇于多視乃以艾葉薰膳其自專意音樂遂能察氣候之盈虛明

盡行焚毀直逼臨淄城下四面圍住喊聲震地矢及城樓城中百姓慌亂靈公十分恐懼暗令左右駕車欲開東門出走國伯之君十分出醜高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劍斷其轡索涕泣而諫曰諸軍雖銳然深八豈無後慮不久將歸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願更留十日如力竭勢窮走猶未晚靈公乃止高厚督率萬民協力固守却說各兵圍齊至第六日忽有鄭國飛報來到乃是大夫公孫舍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內中有機密至緊之事鄭簡公發而視之略云

臣舍之臣夏奉命與子孔公子嘉字守國不意子孔有謀叛之心私自送款于楚欲招引楚兵伐鄭已爲內應今楚兵已次魚陵旦夕將至事在危急幸星夜返旆以救社稷

汝言雖當但各為其主不得不然將軍若肯束身歸順小將力保
將軍不死却不道正合愚意殖綽曰得無相欺否州綽曰將軍如不見信
請為立誓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願與俱死殖綽曰郭最性命今
亦交付將軍言罷二人雙雙就縛隨行士卒盡皆投降風沙角只氣却送了兩員史官有詩云
勇將一技車兵

綽最糾糾二虎臣

相逢狹路志難伸

覆軍擒將因私怨

辱國依然是寺人

州綽將綽最二將解至中軍獻功且稱其驍勇可用中行偃命暫
囚于中軍候班師定奪大軍從平陰進發所過城郭並不攻掠只
快便逕抵臨淄外郭之下魯衛邾莒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門雍門
多蘆荻以火焚之州綽焚申池之竹木各軍一齊俱火攻將四郭

塞其路。又將大車數乘，聯絡如城，橫截山口。再說綽景二將領兵斷後，緩緩而退。將及石門隘口，見死馬縱橫，又有大車攔截，不便馳驅。乃相謂曰：「此必風沙衝衝，恨于心，故意爲此。」急教軍士搬運死馬，疏通路徑。因前有車阻，逐一匹要退，後擡出，撒於空處，不知費多少工夫。軍士雖多，其奈路隘，有力無用。背後塵頭起處，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殖綽方欲迴車迎敵，州綽一箭飛來，恰射中殖綽左肩。郭景鸞弓來救殖綽，搖手止之。（便已）州綽見殖綽如此光景，亦不動手。殖綽不慌不忙，拔箭而問曰：「來將何人，能射殖綽之肩也？」筭好漢子願通姓名。對曰：「吾乃晉國名將州綽也。」殖綽曰：「小將非別，齊國名將殖綽的便是。」將軍豈不聞人語云：「莫相諱，怕二綽我與將軍以勇力齊名。」好漢惜好漢，何忍自相成賊乎？州綽曰：

獲僅以身免逃入平陰城中告訴靈公言晉兵三路填壘而進勢
大難敵靈公始有懼色乃登巫山以望敵軍見到處山澤險要之
地都有旗幟飄揚車馬馳驟大驚曰諸侯之師何其衆也且暫避
之方欲圖伯之人問諸將誰人敢爲後殿聲去風沙衛曰小臣願引
一軍繼後力保主公無虞靈公大喜忽有二將並出奏曰堂堂齊
國豈無一勇力之士而使寺人殿其師豈不爲諸侯笑乎說得臣
二人情願讓風沙衛先行二將者乃殖綽郭最也俱有萬夫不當
之勇靈公曰將軍爲殿寡人無後顧之憂矣風沙衛見齊侯不用
羞慙滿面而退只得隨齊侯先走約行二十餘里至石門山乃是
險隘去處兩邊俱是大石只中間一條路徑風沙衛懷恨綽最二
人欲敗其功寺人之心候齊軍過盡將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以

而宗笑曰齊畏我矣必不能戰當以計破之乃傳令使魯衛之兵

自須句今東平州取路使邾莒之兵自城陽今濟南取路俱繇瑯琊而入

我等大兵從平陰攻進約定在臨淄城下相會四國領計去了使

司馬張君臣張老凡山澤險要之處俱虛張旗幟布滿山谷又東

莒爲人蒙以衣甲立于空車之上將斷木縛于車轅車行木動揚

塵蔽大力士挽大旆引車往來於山谷之間以爲疑兵齊靈囿傲

以強以有便士包率宋鄭之兵居中趙武韓起率上軍同膠薛之

兵在右魏絳欒盈率下軍同曹祀小邾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車

中各載木石步卒每人攜土一囊行至防門三路砲聲相應各將

車中木石拋于壘中加以土囊數萬批濠塹填刻填平人多努大

刀潤斧殺將進去齊兵不能當抵殺傷大半析歸又幾爲晉兵所

克晉兵所克

遍靈皇曰冤家已至不死何爲偃問曰今欲有事東方謂代齊猶可

及乎旱對曰東方忠氣大重伐之必克主雖死猶可及也偃曰能

克齊雖死可也此語却有烈氣亦有忠心乃帥師濟河會諸侯于魯濟之地晉

宋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車馬一同往齊國進發

齊靈公使上卿高厚輔太子牙守國自率崔杼崔子慶封析歸父

殖綽郭最寺人夙沙衛等引著大軍屯于平陰之城城南有防

有門使析歸父于防門之外深掘壕塹橫廣一里選精兵把守以

邀敵師寺人夙沙衛進曰十二國人心不一乘其初至當出奇擊

之敗其一軍則餘軍俱喪氣矣計亦可用但晉力方強諸侯盛衆即敗其一軍豈遂可以得志乎

如不欲戰莫如擇險要而守之區區防門之塹未可恃也此句却說得是

齊靈公曰有此深塹彼軍安能飛渡耶却說中行偃聞齊師掘塹

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觀同跪者乃是晉厲公欒書程滑胥童長魚矯三郤一班人衆偃心中暗驚異聞胥童等與三郤爭辯良久不甚分明須臾獄卒引去止留厲公欒書中行偃程滑四人厲公訴被弑始末欒書辯曰下手者程滑也程滑曰主謀皆出書偃滑不過奉命而已安得歸罪于我殷土王者降旨曰此時欒書執政宜坐首惡五年之內子孫滅絕何以絕無鵬公忿然曰此事亦繇逆偃助力安得無罪即起身抽戈整偃之首夢中覺首墜于前既言厲公可以自專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走出殿門未經王者發放如何使遇梗陽今太原縣巫者靈皇皇謂曰子首何至也伐爲正之覺痛極而醒深以爲異次日入朝果遇見靈皇丰遂乃命之登車將夜來所夢細述一

而有智以為少傅

雖有強智終是素人乃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竟以為少傅辱國甚矣

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

廢遣使來請其罪靈公不能答反慮魯國將來助光爭國所以與

魯為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脅魯然後殺光

這是舉動豈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魯使人告急于晉因悼公抱病不能救魯是冬晉

悼公薨群臣奉世子彪即位是為平公魯又使叔孫豹弔賀且告

齊惠荀偃曰侯來春當會諸侯若齊不赴會計之未晚周靈王十

五年晉平公元年大合諸侯于溴梁

地近溫縣

靈公不至使大夫高

厚代荀偃大怒欲執高厚高厚逃歸復與師伐魯北鄙圍防

魯城氏食

邑殺守臣臧堅

臧紇族

叔孫豹冉至晉國求救平公乃命大將中行

偃合諸侯之兵大舉伐齊中行偃黠軍方回是夜得一夢夢見黃

衣使者執一卷文書來拘偃對証

既指文書來如何

偃隨之行至

衣使者執一卷文書來拘偃對証

不教荀偃一看

偃隨之行至

何以處之

既知不正自然該討

偃對曰

衛行無道

諸侯莫不聞

今臣民自願

立剽

請問誰向

我勿與知可也

悼公從之

齊靈公聞

置侯不討

孫

甯述君之罪

乃嘆曰

晉侯之志

憤矣我不乘

此時圖伯

更待何時

只怕你也還示

乃帥師伐魯

北鄙圍郕

大掠而還

時周靈王之十

四年也

原來齊靈公

初娶魯女

顏姬為夫人

無子其媵

鬻姬生

子曰光

靈公先立為太子

又有嬖妾

戎子亦無子

其娣仲子

生子

曰牙

戎子抱牙以為己子

他姬生公子杵臼

無寵戎子恃愛

要得

立牙為太子

靈公許之

仲子諫曰

光之立也久矣

又數會諸侯

今

無故而廢之

國人不服

後必有悔

這個婦人倒有

靈公曰

廢立在

我誰敢不服

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卽墨

齊之極東

光去後卽傳

旨廢之

更立牙為太子

使上卿高厚

高固為太傅

寺人風沙

衛強

三

三

三

三

仇負痛棄弓而走公孫丁再復一箭結果了尹公性命嚇得隨行
軍士棄車逃竄獻公曰若非吾子神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孫丁仍
復執轡奔馳又十餘里只見後面車聲震動飛也似趕來獻公曰
再有追兵何以自脫正在慌急之際後車看看相近視之乃同母
之弟公子鮒音冒趕來從駕獻公方纔放心遂做一路奔至齊
國齊靈公館之于萊城今山東萊州府朱儒有詩謂獻公不敬大臣自取
奔亡詩曰

尊如天地赫如神

何事人臣敢逐君

自是君綱先缺陷

上梁不正下梁蹲

孫林父既逐獻公遂與甯殖合謀迎公子剽爲君是爲殤公使人
告難于晉晉悼公問于中行偃曰衛人出君復立一君非正也當

樂祁諧害樂盈之言說得有情有理蓋樂氏素曰所爲實有
可乘之隙也豈知其竟有不可問之隱情乎可見聽言真是
難事

話說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復身來追衛侯馳二十餘里方總趕
著公孫丁問其來意尹公佗曰吾師庾公與汝有師弟之恩我乃
庾公弟子未嘗受業于子如路人耳豈可徇情于路人而廢公義
於君父乎公孫丁曰汝曾學藝於庾公可想庾公之藝從何而來
爲人豈可忘本快快回轉免傷和氣是個老先尹公佗不聽將弓
拽滿望公孫丁便射公孫丁不慌不忙將轡授與獻公侯箭到時
用手一綽輕輕接住就將來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卽以其人
其人之身朱文尹公佗急躲避時撲的一聲箭已貫其左臂尹公
公之所云也

于荀偃墜首之刑却是晉厲自家動手何以冥王治獄之廷
亦許人放恣無忌若此且方在對獄此文從何而來荀偃既
墜首于夢中何以瘍痕尙能待于數月之後若以爲無則理
亦可通若以爲有則其詞荒忽怪誕而不足信要之當日晉
厲不從長魚矯之請尙有仁心書偃竟至弑君實爲負德私
心自問能不歉然今日死期將至魂魄已離心境之所不安
遂形之于夢寐巫者欲神其術故附會以言之耳後之君子
但以理爲據而勿泥其辭焉可也

只就箕遺之言欒氏之多怨皆欒氏之罪狀也負罪而召怨
若此可謂世濟其惡矣然則欒祁之淫欒盈之逐皆是天道
人事之固然又何怪乎

齊靈之乘間爭伯有以也。

晉號世伯諸侯服從久矣齊國亦在宇下。只一不討衛罪齊靈便起而爭之。可見地步越占得高越絲毫差錯不得。晉人不討衛罪固有起人爭伯之端。然真能爭伯之人必從伯國之所應爲而不爲者。始所謂伯義以服人也。齊靈果欲爭霸當以討衛取名。乃計不出此而興伐魯之師。又欲殺久立之儲君而立嬖人之子。悖理滅義莫此爲甚。所謂南轅而北轍矣。豈不可笑。故終致晉人之討而幾至于敗亡也。

晉厲被弑已隔多年。如果爭訟冥間何至平公之時方纔發作。如不必誅供定罪又何須將荀偃追至訟廷。旣已追攝到彼何又無一言訛及變書之罪。雖出于王者之言却未嘗及

庾公曰子有師弟之分所以用情弟子已隔一層師恩爲輕主命爲重若無功而返何以復吾恩主此論自止無如力量不加耳庾公差曰吾師神箭不下養繇基爾非其敵枉送性命是身親其教知得淺深語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當下復身來追衛侯不知結果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齊臣合計逐樂盈

國君雖然無道然以臣而逐君終是悖理之事即使國人所願亦當興師到彼候其臣民合詞來請果係通國同情然後從而定之可也奈何竟不與知失伯主之道矣况立剽卽國人所欲中行偃何自而知乎明是素昔結交故爲之解說耳

公佗曰衛侯前去不遠姑且追之約馳十五里趕着了獻公因御
人被傷公孫丁在車執轡回首一望遠遠的便認得是庾公差了
謂獻公曰來者是臣之弟子弟子無害師之事主公勿憂臣且執
子不能害師公孫丁之言殊迂乃停車待之庾公差既到謂尹公
然或亦素信庾差之爲人耳佗曰此真吾師也乃下車拜見公孫丁舉手答之麾之使去庾公
差登車曰今日之事各爲其主我若射則爲背師若不射則又爲
背主我如今有兩盡之道乃抽矢扣輪去其鏃揚聲曰吾師勿驚
連發四矢前中軾後中軫左右中兩旁單單空著君臣二人分明
顯箇本事賣箇人情的意思仍算徇私庾公差射畢叫師傅保重
喝教回車公孫丁亦引轡而去尹公佗先遇獻公本欲趕藝因庾
公差是他業師不敢自尊回至中途漸漸懊悔起來過後懊悔謂

獻公懼遣使至邱宮與林父講和付不當初莫林父殺之獻公使慢他莫怒他視甯殖已戒車將應林父矣乃召北宮括括推病不出公孫丁曰事急矣速出奔尚可求復獻公乃集宮甲約二百餘人爲一隊公孫丁挾弓矢相從啟東門而出欲奔齊國孫蒯孫嘉林父殺兄弟二人引兵追及于河澤大殺一陣二百餘名宮甲盡皆逃散存者僅十數人而已賴得公孫丁善射矢無虛發近者輒中箭而死保著獻公且戰且走二孫不敢窮追而反却虧好獵善此射師今日幸想到此時纔走不上三里只見庾公差尹公佗二將引兵而至言用之耳纔走不上三里只見庾公差尹公佗二將引兵而至言奉相國之命務取衛侯回報孫蒯孫嘉曰有一善箭者相隨將軍可謹防之庾公差曰得非吾師公孫丁乎原來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公差又學射于公孫丁三人是一線傳授彼此皆知其能尹

怒遂長聲而歌曰

彼何人斯 居河之麋同 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

獻公的主意因孫林父居于河上有叛亂之形故借歌以懼之是

畏其強盛而未敢制孫蒯聞歌坐不安席須臾辭去獻公曰適歸

曹所歌子與爾父述之爾父雖在河土動息寡人必知姀生謹慎

將息病體孫蒯叩頭連聲不敢而退回戚述于林父林父曰主公

忌我甚矣我不可坐而待死大夫遽伯玉衛之賢者若得彼同事

無不濟矣既知他是賢者便乃私至衛往見遽瑗伯玉曰主公暴

虐子所知也恐有亡國之事將若之何瑗對曰人臣事君可諫則

諫不可諫則去之至當不他非瑗所知矣林父度瑗不可動遂別

去然覺多瑗即日逃奔魯國林父聚徒衆於邱宮地名將攻獻公

此一來

卷之三

你我相機而動便下言罷各別林父回家飯畢連夜逕往戚邑密

喚家臣庾公差尹公佐等整頓家用為謀叛之計遣其長子孫旃

往見獻公探其口氣遠是打孫旃至衛見獻公於內朝也假說

臣父林父偶染風疾權且在河上調理望主公寬宥獻公笑曰爾

父之疾想因過餓所致又係明白寡人今不敢復餓子命內侍取

酒相侍喚樂工歌詩侑酒太師樂工長請問歌何詩獻公曰巧言之

卒章頗切時事何不歌之太師奏曰此詩語意不佳恐非權宴所

宜此大師大師曹樂工喝曰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言極像承順

原來師曹善早鼓琴獻公使教其嬖妾嬖妾不率教師曹鞭之十

下妾泣怨于獻公獻公當嬖妾之前鞭師曹二百樂了而鞭君之

道師曹懷恨在心今日明知此詩不佳故意欲歌之以激孫旃之

心疑看看目斜一卿飢困已甚乃叩宮門請見守閤內侍答曰主
公在後園演射二位大夫若要相見可自往也孫甯二人心中大
怒乃忍飢逕造後園望見獻公方帶皮冠田獵之冠與射師公孫丁較
射獻公見孫甯一人近前不脫皮冠掛弓于臂而見之成個甚問
二卿今日來此何事孫甯二人齊聲答曰蒙主公約共午食臣等
伺候至今腹且餒矣恐違君命是以來此獻公曰寡人貪射偶爾
忘之二卿且退俟明日再約可也軒疑其反乃復慢之何也言罷適有鴻
鴈飛鳴而過獻公謂公孫丁曰與爾賭射此鴻孫甯二人含羞而
退林父曰主君耽于遊戲狎近群小全無敬禮大臣之意我等將
來必不免于禍如何甯殖曰君無道止自禍耳此句已露禍安能禍
人林父曰我意欲奉公子剽為君子以為何如甯殖曰此舉甚當

是年變歷卒子變益代為下軍副將話分兩頭却說衛獻公名衎

自周簡王十年代父定公即位因居喪不戚其嫡母定姜逆知其

不能守位根不已差自然不能守位定姜是有識婦人位定姜是有識婦人屢屢諷諭獻公不聽及在位日

益放縱所親者無非諂諂面諛之人所喜者不過鼓樂田獵之事

沒道理人自定公之世有同母弟公子黑背怙寵專政黑背之子

公孫剽今古一轍嗣父爵為大夫頗有權略權略二字正用之則為上卿孫

林父子良夫亞卿寧殖密密餘孫見獻公無道皆與剽結交林父又暗

結晉國為外援凡欲作難于內者將國中器幣寶貨盡遷于戚父

食邑地使妻子居之獻公疑其有叛心一來形迹未著二來畏其

强家所以含忍不發忽一日獻公約孫寧二卿共午食二卿皆朝

服待命于門自朝至午不見使命來召宮中亦無一人出來二卿

鞅對曰樂氏將先亡景公曰豈非以汰侈故乎范鞅曰樂厲雖汰侈猶可及身其子盈必不免景公曰何故鞅對曰樂武子樂書恤民愛士人心所歸故雖有弑君之惡而國中不以爲非戴其德也思召公者愛及甘棠況其子乎厲若死盈之善未能及人而武之德已遠修厲之怨者必此時矣論報應之理雖似于景公嘆曰卿可謂知存亡之故者也乃因范鞅而通于范句使庶長武聘晉以修舊好并請復范鞅之位悼公從之亦知范鞅之無罪矣范鞅歸晉悼公以鞅及欒盈並爲公族大夫且諭欒厲勿得修怨自此秦晉通和終春秋之世不相加兵有詩爲証

西鄰東道世婚姻

一旦尋仇閭曰新

玉帛旣通兵革偃

從來好事是和親

戰而怪他人
可笑之甚 鞅不敢相抗走入中軍固隨後趕來鞅避去其父范

句迎謂曰女壻何怒之甚也庶妻變祀乃范句之女故以壻呼之

厲怒氣勃勃不能制大聲答曰汝子誘吾弟同入矣師吾弟戰死

而汝子生還是汝子殺吾弟也汝必逐鞅猶可恕不然我必殺鞅

以償吾弟之命豈是對妻父 范句曰此事老夫不知也今當逐之

范鞅聞其語遂從幕後出奔秦國秦景公問其來意范鞅敘述始

末景公大喜待以客卿之禮一日問曰晉君何如人對曰賢君也

知人而善任又問晉大夫誰最賢對曰趙武有文德魏絳勇而不

亂羊舌肸習於春秋張老篤信有智祁午臨事鎮定臣父句能識

大體皆一時之選其他公卿亦皆習于令典克守其官鞅未敢輕

議也范鞅之對大是得體而 景公又曰然則晉大夫中何人先亡

却無虛美所以為賢

耶荀偃時欒鍼爲下軍戎石獨不肯歸謂范匄之子范鞅曰今日

之役本爲報秦若無功而返是益恥也吾兄弟誠慙一人並在軍

中豈可一時皆返子能與我同赴秦師乎出在他家范鞅曰子以

國恥爲念鞅敢不從乃各引本部馳入秦軍却說秦景公引大將

嬴詹及公子無地帥車四百乘離栲林五十里安營正遣人探聽

晉兵進止忽見東角塵頭起處一彪車馬飛來急使公子無地率

軍迎敵欒鍼奮勇上前范鞅助之連刺殺甲將十餘人秦軍披靡

欲走望其後軍無繼復鳴鼓合兵圍之范鞅曰秦兵勢大不可當

也欒鍼不聽詹大軍又到欒鍼復手殺數人身中七箭力盡而

死違令自專范鞅脫甲乘單車疾馳得免慙范鞅獨歸問曰

吾弟何在鞅曰已没于秦軍矣詹大怒拔戈直刺范鞅不答已弟

之違令輕

毒藥散囊沉于涇水也之上流國大夫叔孫豹同國師先濟軍士

飲水中毒多有死者各軍遂不肯渡鄭大夫公子蟜帥鄭師渡涇

北宮括繼之於是諸侯之師皆進營于邠地謀殺秦軍相去不

遠荀偃令各軍雞鳴驚軍視我馬首所向而行既非有奇謀縱計

忽出如此之令難下軍元帥驪黈素服中行偃及聞令怒曰軍

旅之事當即聚謀即使偃能獨斷亦宜明示進退烏有使三軍之

眾視其馬首者我亦下軍之帥也我馬首欲東遂帥本部東歸

服元帥獨不為國家計及軍中副將魏絳曰吾職在從帥不敢依

之紀律計乎總是驕橫之甚中行伯伯子亦隨驪黈班師早有人報知中行偃偃曰出令不

明吾實有過肯認錯還令既不行何望成功乃命諸侯之師各歸

本國置師亦還藥歷歸而諸侯之師甚衆何不申明明約束別圖進取乃以一人之故而使十二國之兵空去空來

常規人本却無定數虛乃使其軍吏率官屬卒乘以附於下軍諸

大夫皆曰君之慎千名器如此乃各修其職弗敢懈怠晉國大治

始知後世鬻爵之令行復與文襄之業未幾廢新軍并入三軍以

守侯國之禮是年秋九月楚共王審慶世子昭立是為康王吳王

諸樊命大將公子黨帥師伐楚楚也將養繇基迎敵射殺公子

黨吳師敗還可見四戰亦未必便能有功不如諸樊遣使告敗于

晉悼公合諸侯于向鄭地今開封府尉氏縣以謀之晉大夫羊舌肸羊舌肸

進曰吳伐楚之喪自取其敗不足恤也秦晉鄰國世有姻好今附

楚救鄭敗我師于欒此宜先報若伐秦有功則楚勢益孤矣悼公

以為然使荀偃率三軍之衆同晉宋齊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十二國大夫伐秦晉悼公待于境上秦景公聞晉師將至使人以

東門外志卷之二十二

向欲立爲世子奈札固辭不肯我死之後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
昧夷昧傳季札傳弟不傳孫孫使季札爲君社稷有幸違吾命者
卽爲不孝上天不祐仍是太王傳季歷之遺風言訖而絕諸樊讓國于季札曰
此父志也季札曰弟辭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肯受君位于父死
之後乎兄若再遜弟當遜之他國矣諸樊不得已乃宣明次傳之
約以父命卽位國悼公遣使弔賀不在話下又明年爲周靈王十
二年晉將智罃士魴魏相相繼而至悼公復治兵于繇山欲使士
句將中軍句辭曰伯游荀偃字長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罃之任士句
爲副又欲使韓起將上軍起曰臣不如趙武之賢乃使趙武代荀
偃之任韓起爲副君尚賢而臣主讓真是好君好臣變厲將下軍如故魏絳爲副
其新軍尙無帥悼公曰寧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官位自有

與子同此樂也又以兵車三分之一賜智罃曰子教寡人分軍敝
楚今鄭人獲成皆子之功絳罃二將皆頓首辭曰此皆仗君之靈
與諸侯之勞臣等何力之有悼公曰微一卿寡人不能至此卿勿
固却乃皆拜受於是十國車馬同日班師悼公復遣使行聘各國
謝其向來用師之勞定全周密方諸侯皆悅自此鄭國專心歸晉
不敢萌二三之念矣史臣有詩云

鄭人反覆似猱狙

晉伯偏將詐力鋤

二十四年歸宇下

方知忠信勝兵戈

時秦景公伐晉以救鄭敗晉師于欒鄭地聞鄭已降晉乃還明年為
周靈王十一年夏子壽夢病篤召其四子諸樊餘祭鍼夷昧季札
至床前謂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賢若立之必能昌大吳國我一

鄭國分毫如有違者治以軍法虎牢戍兵盡行撤去使鄭人自爲

守望此最人情所難晉悼可謂推誠布公矣諸侯皆諫曰鄭未可恃也倘更有反覆

重復設戍難矣悼公曰久勞苦諸國將士恨無了期今當與鄭更

始委以腹心寡人不負鄭鄭其負寡人乎乃謂鄭簡公曰寡人知

爾苦兵欲相與休息今後從晉從楚出於爾心寡人不強雖是知鄭此番

之服已意矣數語說得怆慨明烈令人可感可懷是真心然在晉悼實亦自有厭兵之簡公感激流涕曰伯

君以誠待人雖禽獸可格况某猶人類敢忘覆庇再有異志鬼神

必殛簡公辭去明日使公孫舍之獻賂爲謝樂師三人女樂十六

人歌鐘三十二枚傳音磬相副針指女工三十人輶車廣車輶車廣車輶音橫

陣也他兵車復百乘甲兵具備悼公受之以女樂八人歌鐘十二

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諸侯親附如樂之和願

楚晉爭鋒結世仇
行人何罪遭拘執

晉兵迭至楚兵休
始信分軍是善謀

時晉軍營于蕭魚

鄆東地

伯駢來至晉軍悼公召入厲聲問曰汝以

行成哄我已非一次矣今番莫非只是緩兵之計伯駢叩首曰寡
君已別遣行人先告絕于楚敢有二心乎悼公曰寡人以誠信待
汝汝若再懷反覆將犯諸侯之公惡豈獨寡人汝且回去與汝君
商議詳確再來回話伯駢又奏曰寡君薰沐而遣下臣實欲委國
于君侯君侯勿疑悼公曰汝意既決交盟可也乃命新軍元帥趙
武同伯駢入城與鄭簡公歃血訂盟簡公亦遣公孫舍之隨趙武
出城與悼公要約是冬十二月鄭簡公親入晉軍與諸侯同會因
請受歃悼公曰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神鑒之何必再歃大
之乃傳令將一路俘獲鄭人悉解其縛放歸本國禁諸軍不得犯

東門一路俘獲甚衆此師乃三駕之三也鄭簡公謂公孫舍之曰
子欲激晉之怒使之速來今果至矣爲之奈何舍之對曰臣一面
求成于晉一面使人請救于楚楚兵若能亟來必當交戰吾擇其
勝者而從之若楚不能至吾受晉盟因以重賂結晉晉必庇我又
何楚之足患乎卽此可見舍之木意只欲從晉是識得大義者簡公以爲然乃使大夫伯
駢行成于晉使公孫良霄公子王疾之子太宰石奭音如楚告曰晉師又
至鄭矣從者十一國兵勢甚盛鄭亡已在且久君王若能以兵威
懾晉孤之願也不然孤懼社稷不保不得不卽安于晉惟君王憐
之恕之此語便是三分請救七分是告絕矣楚共王大怒召公子貞問計公子貞曰
我兵在歸喘息未定豈能復發姑讓鄭於晉後取之何患無日共
王餘怒未平乃囚良霄石奭于軍府不放歸國韓仙有詩云

又奏曰下臣束裝之日寡君已悉索敝賦俟大王于東鄙不敢後也共王曰然雖如此俱秦庶長約在滎陽城下相會須與同事方可舍之復奏曰雍州遼遠必越晉過周方能至鄭大王遣一介之使猶可及止以大王之威楚兵之勁何必借助于西戎哉侯秦兵之至必

要遷延時日舍之木意只欲速晉之來故不欲楚之待秦也

共王悅其言果使人辭謝秦師遂

同公孫舍之東行及有莘之野鄭簡公帥師來會遂同伐宋國大掠而還宋平公遣向戌如晉訴告楚鄭連兵之事悼公果然大怒卽日便欲興師此番又輸該第一軍出征了智罃進曰楚之借師于秦者正以連年奔走道路不勝其勞也我一歲而再伐楚其能復來乎此番得鄭必矣當示以強盛之形堅其歸志悼公曰善乃大合宋魯衛齊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各國一齊至鄭觀兵于鄭之

報公孫舍之喜曰此天使我事晉也衆人不解其意舍之曰秦楚
交伐鄭必重困來其未入境當往迎之因導之使同伐宋國一則
免楚之患二者激晉之來豈非一舉兩得鄭簡公從其謀卽命公
孫舍之乘單車星夜南馳渡了潁水行不一舍正遇楚軍公孫舍
之下車拜伏于馬首之前楚共麇色問曰鄭反覆無信寡人正來
問罪汝來却是何意舍之奏曰寡君懷大王之德畏大王之威所
願終身宇下豈敢離邊無奈晉人暴虐與宋合兵侵擾無已寡君
懼社稷顛覆不能事君姑與之和以退其師晉師旣退仍是大王
貢獻之邑也恐大王未鑒敝邑之誠特遣下臣奉迎布其心腹大
王若能問罪于宋寡君願執鞭爲前部稍効犬馬以明誓不相背
之意共王廻嘆作喜曰汝君若從寡人伐宋寡人又何說乎舍之

軟血爲盟

鄭國此時只如兒戲雖可憐實可笑

晉宋各軍方散此乃三駕之二楚共

王大怒使公子貞往秦借兵約共伐鄭時秦景公相公之妹嫁爲

楚王夫人兩國有姻好乃使大將薳詹帥三百乘助戰共王親帥

大軍望滎陽進發曰此番不滅鄭誓不班師却說鄭簡公自亳城

北盟晉而歸通知楚軍且暮必至大集群臣計議諸大夫皆曰方

今晉勢强盛楚不如也但晉兵來甚緩去甚速兩國未嘗見箇雌

雄所以交爭不息若晉肯致死于我楚力不逮必將避之從此可

專事于晉矣公孫舍之獻策曰欲晉致死于我莫如怒之欲激晉

之怒莫如伐宋宋與晉最睦我朝伐宋晉必伐我晉能驟來楚必

不能我乃得有詞于楚也

舍之主意從晉自是正論其論晉楚强弱與致之之法亦可謂有才諸大

夫皆曰此計甚善正計議間諜人探得楚國借兵于秦的消息來

楚國借兵于秦

駟之子公孫夏字子西發之子公孫僑字子產各帥家用攻賊賊
敗走北宮公孫薑亦率衆來助遂盡誅尉止之黨立公子嘉爲上
卿欒黶請曰鄭方有亂必不能戰急攻之可拔也智罃曰乘亂不
義命緩其攻春秋時去古未遠或此等處猶有淳厚之風後世若持此論則鮮有不以爲迂者矣公子嘉使
人行成智罃許之比及楚公子貞來救鄭則晉師已盡退矣鄭復
與楚盟傳稱晉悼公三駕服楚此乃三駕之一周靈王九年事也
明年夏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復以第三軍伐鄭宋向戌之兵先至
東門衛上卿孫林父帥師同鄭人屯于北鄙晉下軍元帥趙武等
營于西郊之外荀罃帥大軍曰北林地在開封府尉氏縣而西楊兵于鄭之
南門約會各路軍馬同日圍鄭鄭君臣大懼又遣使行成荀罃又
許之乃退師于宋地鄭簡公親至亳城之北大犒晉軍與荀罃等

智罃發怒此舉無功矣

偏陽雖有地利終不及

晉之人和為得力也 豈分有詩云

仗鉞登壇無地天

偏裨何事敢侵權

一人投儿三軍懼

不怕隆城鐵石堅

時悼公恐偏陽難下復挑選精兵二千人前來助戰行至楚邱地聞智罃已成大功遂遣使至宋以偏陽之地封宋同戌向戌同宋平公親至楚邱來見晉侯向戌辭不受封悼公乃歸地于宋公宋衛二君各設享款待晉侯智罃述魯三將之勇悼公各賜車服乃歸悼公以偏陽子助楚廢為庶人選其族人之賢者以主姁姓之祀居于霍城其秋荀會卒悼公以魏絳能執法使為新軍副將代會以張老為司馬代是冬第二軍伐鄭屯於牛首鄭地復添虎牢之戍適鄭人尉止作亂殺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轍于西宮之朝

卷之三

三

天雨便欲班師來繇得你去繇不得你今限汝七日之內定要攻

下偃陽若還無功照軍令狀斬首

軍令如山此之謂矣

速去勿再來見二將

嚇得面如土色喏喏連聲而退謂本部軍將曰元帥立下嚴限七

日若不能破城必取吾等之首今我亦與爾等立限六日不能破

城先斬汝等

自是有若難伸

然後自到以申軍法衆將皆面

面相覷曰軍中無戲言吾二人當親冒矢石晝夜攻之有進無

退約會魯曹邳

三國一齊并力時水勢稍退

僥天之幸子抑智偃

句乘輓車身先士卒城上矢石如雨全然不避自庚寅日攻起至

甲午日城中矢石俱盡荀偃附堞先登士句繼之各國軍將亦乘

勢蟻附而上姁姁若戰而死智罽入城偃陽君率群臣迎降于馬

首智罽盡收其族留于中軍計攻城至城破之日絕五日耳若非

飲食雖小事然已與人約而忘之其棄信爲已甚矣衛獻之
不以爲意亦挾君而欺臣耳豈知作難之時固不得復論君
臣之分乎此可以爲人之棄信者戒

話說晉及諸侯之兵圍了偃陽城二十四日攻打不下忽然天降

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偃士刳二將慮軍心有變同至中軍來稟

智罃曰本意謂城小易克今圍久不下兵難遠度二卿天降大雨

又時當夏令水潦將發泡水在西諄水在東潏水在東北三水皆

與泗水相通萬一連雨不止三水橫溢恐班師不便果如其言豈

而已不如暫歸以俟再舉智罃大怒取所凭之几向二將擲之罵

曰老夫可曾說來城小而固未易下也豎子自任可賊在晉侯面

前一力承當牽帥老夫主于此地攻圍許久不見尺寸之效偶然

三

良月文曰三
一事却是晉悼賢明識度開濶處非庸君之所及

寧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濫位二語非特一人一時之言卽爲天下萬世祿位之章程可也近世濫位者甚多吾安能起晉悼而酌之

三軍雖并建三帥而中軍之帥實又爲三軍之主故曰元帥元帥出令苟非有損于國家貽禍于軍行雖或不當亦非他帥之所得倚也械杯之役或欲東歸或欲赴秦梗令之二人皆出于欒氏驕橫已甚故不旋踵而族滅其機已兆于此矣衛獻放恣悖亂全無法度紀綱已有敗亡之道矣況有公孫剽之虎視眈眈耶

信者人之所以與人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可或違也

孫林父因歌逐主

偏陽之役當初智營不欲來是智營老成處至荀偃士句之請班師却亦是二人老成處蓋知難而退全軍而歸猶不至于大損也若竟淫雨不止二水泛漲雖七日之期其能待乎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偏陽人因而乘之其禍爲不小矣故荀營一怒雖得偏陽乃幸而成功不如班師之爲穩也但荀營亦才智之將何以見不及此豈明于天文而知雨之不久或明于地利而知水之不足爲殃抑知二子之力必能得之于偏陽故以一怒堅其心而作其氣耶

鄭爲晉楚同爭之國然晉近而楚遠其勢固已不如晉矣况晉以更番之法困之楚之不能與晉爭也固也但撤戍推誠

無畏懼到著了忙急割布時已被董父撈著一人望城下一摔跌

箇半熟

全虧此一着不然被跌的畢竟闖城上人不過

董父亦隨布墜下又向城上叫道

你還敢懸布否城上應曰已知將軍神勇不敢復懸矣

怕又被他撈着摔下

耳董父遂取斷布三截遍示諸隊衆人無不吐舌孟孫蔑嘆曰詩

云有力如虎此三將足當之矣妖斑見魯將兇猛一箇養一箇遂

不敢出戰分付軍民竭力固守各車自夏四月丙寅日圍城至五

月庚寅凡二十四日攻者已倦應者有餘

攻者勞守者逸一定之理也

忽然天

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軍中驚恐不安荀偃士句慮水患生變同

至中軍來稟智營請示班師不知智營肯聽從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

日孟孫蔑整隊向城下搦戰每百人爲一隊狄虎彌曰我不要人幫助只單身自當一隊足矣乃取大車輪一箇以堅甲蒙之緊緊束縛左手執以爲檣俗名遮牌右握大戟跳躍如飛偃陽城上望見魯將施逞勇力乃懸布于城下叫曰我引汝登城誰人敢登方見真勇言猶未已魯軍隊中一將出應曰有何不敢此將乃秦董父也卽以手牽布左右更換須臾盤至城堞偃陽人以刀割斷其布董父從半空中蹋將下來偃陽城高數仞八尺若是別人這一跌縱然不死也是重傷董父全然不覺城上布又垂下問道再敢登麼董父又應曰有何不敢手借布力騰身復上又被偃陽人斷布撲地又一大跌縱爬起來城上布又垂下問道還敢不敢董父聲愈厲答曰不敢不筭好漢挽布如前偃陽人看見董父再墜再登全

一聲將懸門當著叔梁紇頭頂上放將下來紇卽投戈于地舉雙手把懸門輕輕托起後軍就鳴金起來董父虎彌二將恐後隊有變急忙回身城內鼓角大振玃玃引著大隊人車尾後追逐望見一大漢手托懸門以出軍將玃玃大駭想道這懸門自上放下不是千斤力氣怎擡得住若闖出去反被他將門放下可不利害且自停車觀望叔梁紇待晉軍退盡大叫道魯國有名上將叔梁紇在此有人要出城的趁我不曾放手快些出去城中無人敢應玃玃彎弓搭箭方欲射之叔梁紇把雙手一掀就勢撇開那懸門便落了開口紇回至本營謂董父虎彌曰二位將軍之命懸于我之兩腕也有得他董父曰若非鳴金吾等已殺入偃陽城成其大功矣這句却虎彌曰只看明日我要獨攻偃陽顯得魯人本事至次

侯所笑中軍副將士句曰彭城之役我方伐鄭楚則侵宋以救之

虎牢之役我方平鄭楚又侵宋以報之今欲得鄭非先為固宋之

謀不可偃言是也荀營曰一子能料偃陽必可滅乎儘他一句便

更推荀偃士句同聲應曰都在小將二人身上如若不能成功甘

當軍令悼公曰伯游荀偃倡之伯瑕士句助之何憂事不濟乎知

後日幾乃發第一軍往攻偃陽魯曹邾三國皆以兵從偃陽大夫

妖斑獻計曰魯師營于北門我偽啟門出戰其師必入攻俟其半

入下懸門以截之魯敗則曹邾必懼而晉之銳氣亦挫矣策亦可

遇得對頭不巧耳偃陽子用其計却說魯將孟孫戔即仲戔率其部將叔梁

紇孔子秦董父狄虎音彌等攻西門只見懸門不閉董父同虎彌

特勇先進兵臨城下而門不閉事原叔梁紇繼之忽聞城上謠喇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三

公一齊出朝悼公回宮大罵楊子不知禮法幾陷寡人于過殺吾
愛將使內侍押往公族大夫韓無忌處學禮三月方許相見楊子
含羞鬱鬱而去韓翁有詩云

軍法無親敢亂行

中軍司馬面如霜

悼公伯志方磨勵

肯使忠臣劍下亡

智罃定分軍之令方欲伐鄆廷臣傳報宋國有文書到來悼公取

覽乃是楚鄆二國相比屢屢興兵侵掠宋境以偃陽

國名姁姓子
曾在宣州

縣西

為東道以此告急上軍元帥荀偃請曰楚得陳鄭而復侵宋

意在與晉爭伯也偃陽為楚伐宋之道若與師先向偃陽可一鼓

而下前彭城之圍宋向戌有功因封之以為附庸使斷楚道亦一

策也智罃曰偃陽雖小其城甚固

老成之見
一料便善若圍而不下必為諸

君不以臣爲不肖使承中軍司馬之乏臣聞三軍之命繫于元帥元帥之權在乎命令有令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無功城之所以致敗也臣戮不用命者以盡司馬之職臣自知上觸介弟罪當萬死請伏劍于君側以明君侯親親之誼

悼公讀罷其書急問士魴張老曰魏絳安在魴等答曰絳懼罪欲

自殺臣等力止之見在宮門待罪悼公悚然起席不暇穿履遂跣

足步出宮門執魏絳之手

斷有此一舉所以終是賢君

曰寡人之言兄弟之情

也子之所行軍旅之事也寡人不能教訓其弟以犯軍刑過在寡

人於卿無與卿速就職羊舌職在旁大聲曰君已恕絳無罪絳宜

退魏絳乃叩謝不殺之恩羊舌職與士魴張老同時稽首稱賀曰

君有奉法之臣如此何患伯業不就

又是賢臣舉動不特全友亦是全君

四人辭悼

必殺魏絳不可縱也

豈竟不第到兵法乎若無賢臣之諫豈竟真以魏絳爲戮乎可見盛怒之下必須三思也

乃召中軍尉副羊舌職往取魏絳羊舌職入宮見悼公曰絳志節之士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軍事已畢必當自來謝罪不須臣往頃刻間魏絳果至右手杖劍左手執書將入朝待罪至午門聞悼公欲使人取已遂以書付僕人令其申奏便欲伏劍而死只見兩位官員喘吁吁的奔至乃是下軍副將士魴主候大夫張老見絳欲自刎忙奪其劍曰某等聞司馬入朝必爲揚公子之事所以急趨而至欲合詞稟聞主公不識司馬爲何輕生如此魏絳具說晉侯召羊舌大夫之意一人曰此乃國家公事司馬奉法無私何必自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書某等願代爲啟奏三人同至宮門士魴張老先入請見悼公呈上魏絳之書悼公啟而覽之略云

楊于固請自效。荀彧曰：「既小將軍堅請權十荀大夫部下，按應新軍。楊于又道：『新軍派在第三次出征，等待不及，求撥在第一軍部下。』」荀彧不從。楊于恃自家是晉侯親弟，徑將本部車卒自成一隊，列于中軍副將范旬之後。恃晉驕恣，最是悞事。司馬魏絳奉將令整肅行伍，見楊于越次成列，卽鳴鼓告于衆曰：「楊于故違將令，亂了行伍之序。論軍法，本該斬首。念是晉侯親弟，姑將僕御代戮，以肅軍政。卽命軍校擒其御車之人，斬之。」這個人死得甚沒來由，只算楊于罪過。懸首壇下軍中。肅然。楊于素驕貴，自恣不知軍法，見御人被戮，嚇得魂不附體，十分懼怕。中又帶了三分羞，三分惱，當下駕車馳出軍營，逕奔晉悼公之前，哭拜于地，訴說魏絳如此欺負人，無顏見諸將之面。悼公愛弟之心，不暇致詳，遂拂然大怒曰：「魏絳辱寡人之弟，如辱寡人。」

大夫魏頤接應

第三軍新軍元帥趙武副將魏相宋衛鄭三國以兵從中軍下

大夫荀會接應

荀偃傳令第一次上軍出征第二次下軍出征第三次新軍出征
中軍兵將分配接應周而復始但取盟約歸報便算有功更不許
與楚兵交戰只是邀其奔走以傲之而不與之戰以全我之兵力真是好笑計公子楊干乃悼公
之同母弟年方一十九歲新拜中軍戎御之職血氣方剛未經戰
陣聞得泊兵伐鄭磨拳擦掌巴不得獨當一隊立刻上前廝殺年
不可與其事只為其不見智營點用心中一股銳氣接納不住遂
喜事而不識深謀耳只用了他便又智營曰吾今日分軍之計
自請為先鋒願效死力是一個先發了只要速進速退不以戰勝為功分派已定小將軍雖勇無所用之

我無累骨之凶彼有道塗之苦我能亟往彼不能亟來如是而楚
可疲鄭可固也悼公曰此計甚善真是善計韓厥之舉得人矣即命荀罃治兵
于曲梁晉地名三分四軍定更番之制荀罃登壇出令壇上豎起一
面杏黃色大旆上寫中軍元帥智他本荀氏為何却寫智字因荀
罃荀偃叔姪同為大穴軍中一姓嫌無分別罃父荀首食采于智
地偃父荀庚自晉作三行時曾為中行將軍故又以智氏中行氏
別之自此荀罃號為智罃荀偃號為中行偃軍中耳目就不亂了
這都是荀罃的法度壇下分立三軍

第一軍上軍元帥荀偃

代智副將韓起

代荀

魯曹邾三國以兵

從中軍副將范匄接應

范匄即士匄別于士氏以范為氏

第二軍下軍元帥欒黶副將士魴齊滕薛三國以兵從中軍上

鄭者必此人臣力衰智老願以中軍斧鉞護之

得人而護既利國
家而已亦有利焉

韓厥始情

公不許厥堅請不已乃從之韓厥告老致政荀罃遂代

爲中軍元帥統大軍代鄭兵至虎牢鄭人請盟荀罃許之比及晉
師返旆楚共王親自代鄭復取成而歸悼公大怒問于諸大夫曰
鄭人反覆兵至則從兵撤復叛今欲得其堅陲當用何策荀罃獻
計曰晉所以不能收鄭者以楚人爭之甚力也今欲收鄭必先敝
楚欲敝楚必用以逸待勞之策悼公曰何謂以逸待勞之策荀罃
對曰兵不可以數動數動則疲諸侯不可以屢勤屢勤則怨得其
大端
內疲而外怨以此禦楚臣未見其勝也臣請舉四軍之衆分而爲
三將各國亦分派配搭每次只用一軍更番出入楚進則我退楚
退則我復進以我之一軍牽楚之全軍彼求戰不得求息又不得

當之公子駢對曰晉與楚誰憐我者我亦何擇于二國惟强者則

事之今後請以犧牲玉帛待于境外楚來則盟楚晉來則盟晉說

為兩雄並爭必有大屈強弱既分吾因擇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

乎僖公不從其計曰如駢言鄭朝夕待盟無寧歲矣說得欲遣使

求援于晉諸大夫黷違公子駢之意莫肯往者畏臣而不信其君

禮僖公發憤自行是夜宿于驛舍公子駢使門客伏而刺之如此

其易子駢托言暴疾立其弟嘉為君是為簡公使人報楚曰從晉

皆髡頑之意今髡頑已死願聽盟罷兵楚公子貞受盟而退晉悼

公聞鄭復從楚乃問于諸大夫曰今陳鄭俱叛伐之何先荀罃對

曰陳國小地偏無益於成敗之數鄭為中國之樞自來圖伯必先

服鄭寧失于陳不可失一鄭也韓厥曰子羽荀罃識見明決能定

東門子羽志 卷之三 三

絳分毫不受諸戎相顧曰上國使臣廉潔如此信加敬重可見戎人亦復
可以魏絳以盟約回報悼公悼公大悅時楚令尹公子貞已得陳
國又移兵伐鄭因虎牢有重兵成守不走汜水一路却繇許國望
潁水而來鄭僖公髡頑大懼集六卿共議那六卿公子騂字子馬
公子穀字子國公子嘉字子孔二位俱穆公之子於僖公爲叔祖
輩公孫輒字子耳乃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蠆字子螭乃公子偃之
子公孫舍之字子展乃公子嘉之子三位俱穆公之孫襲父爵爲
卿于僖公爲叔輩這六卿都是尊行素執鄭政僖公髡頑心高氣
傲只此四字便不甚加禮以此君臣積不相能上卿公子騂尤爲
柄鑿今日會議之際僖公主意欲堅守以待晉救公子騂開言曰
諺云遠水豈能救近火不如從楚僖公曰從楚則晉師又至何以

既願受盟而復伐之則可笑矣司馬魏絳獨曰不可今諸侯初合人業未定若與兵伐我楚兵必乘虛而生事諸侯必叛晉而朝楚夫夷狄禽獸也諸侯兄弟也今得禽獸而失兄弟非策也悼公曰戎可和平魏絳對曰和戎之利有五戎與晉鄰其地多曠賤士貴貨我以貨易士可以廣地利一也侵掠既息邊民得安意耕種其利二也以德懷遠兵事不勞其利三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畏服其利四也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于南方其利五也五利句句有此五利君何不從悼公大悅卽命魏絳爲和戎之使同孟樂先至無終國與國王嘉父商議停當嘉父乃號召山戎諸國並至無終歃血定盟方今晉侯嗣伯主盟中華諸戎願奉約束捍衛北方不侵不叛各保寧宇如有背盟天地不佑諸戎受盟各各歡喜以土宜獻魏

再會諸侯于戚吳子壽夢亦來聽好中國之勢大振楚共王怒矢

陳國歸罪于王夫殺之用帛要了許多東西不得受用了用其弟公子貞字子囊

者代為令尹繼殺了一個口袋平一笑大閱師徒出車五百乘伐陳時

陳成公午已薨世子弔嗣位是為哀公懼楚兵威復歸附于楚謂

不肖晉悼公聞之大怒欲起兵與楚爭陳忽報無終國君嘉父

遣大夫孟樂至晉獻虎豹之皮百箇奏言山戎諸國自盛桓公征

服一向平靖近因燕秦微弱山戎窺中國無伯復肆侵掠寡君聞

晉君精明將紹桓文之業因此宣晉威德諸戎情願受盟畢竟是

威德方纔可以聲動諸戎今人在已全無一長却要人奉承何也因此寡君遣微臣奏聞惟賜定

奪悼公集諸將商議皆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昔者盛桓公之作

先定山戎後征荆楚政以豺狼之性非兵威不能制也負固不服伐之可也

中砲聲大振餘祭伏兵從後夾攻前後矢發如雨點鄧廖面中三
矢猶拔箭力戰亦是好漢夷昧乘朦朧大艦至艦上俱精選勇士
以大槍亂擣敵船船多覆溺鄧廖力盡被執不屈而死餘軍得逃
者惟組曰八十被練甲者三百人而已嬰齊懼罪方欲掩敗為功
子反之事也輪到誰知吳世子諸樊乘勝反進兵襲楚嬰齊大敗
自家身上來了而回鳩茲仍復歸吳嬰齊羞憤成疾未至郢都遂卒還筭死史臣
有詩云

乘車射御教吳人

從此東方起戰塵

組甲成擒名將死

當年錯著族巫臣

共王乃進右尹王夫為令尹王夫賦性貪鄙索賂于屬國陳成公
不能堪乃使轅儵如世孫請服于晉晉悼公大合諸侯于雞澤

曰吳師從未至楚若一次入境後將復來不如先期伐之共王以

爲然嬰齊乃大閱舟師簡精卒二萬人錚大江襲破鳩茲吳邑今蕪湖縣

遂欲順流而下驍將鄧廖進曰長江水溜進易退難小將願率一

軍前行得利則進失利亦不至于大敗計亦未嘗不是奈吳人之善謀何元帥屯

兵于郝山磯相機觀變可以萬全亦未必萬全嬰齊然其策乃選組甲

三百人被練袍者三千人皆氣強力大一可當十者大小舟共百

艘一聲砲響船頭望東進發早有哨舡探知鳩茲失事來報世子

諸樊諸樊曰鳩茲旣失楚兵必乘勝東下宜預備之乃使公子夷

昧帥舟師數十艘於東西梁山誘敵公子餘祭祭者載弟伏兵于采

石港鄧廖兵過郝山磯望梁山有兵船奮勇前進夷昧略戰卽佯

敗東走鄧廖追過采石磯遇諸樊大軍方接戰未十餘合采石港

其地國僖公果然恐懼始行成于晉晉悼公乃還時中軍尉祁奚

年七十餘矣告老致政悼公問曰孰可以代卿者奚對曰莫如解

狐解揚之子悼公曰聞解狐卿之仇也何以舉之奚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仇也首舉仇人悼公乃召解狐未及拜官狐已病死悼公復

問曰解狐之外更有何人奚對曰其次莫如午悼公曰午非卿之

子耶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這等人今人頗多然却悼公

曰今中軍尉副羊舌職亦死卿爲我并擇其代奚對曰職有二子

曰赤曰肸二人皆賢惟君所用悼公從其言以祁午爲中軍尉羊

舌亦副之諸大夫無不悅服話分兩頭再說巫臣之子巫狐庸奉

晉侯命如夷見吳王壽夢吳本伯壽夢請兵伐楚壽夢許之使

世子諸樊爲將治兵于江口早有謀人報入楚國楚令尹嬰齊奏

吳王曰吳王壽夢請兵伐楚壽夢許之使

以救鄭之故矢集於曰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死後諸卿切勿背楚

却不想晉人豈得甘心不為子孫國家囑罷遂薨公子驍等奉世

子髡頹即位是為僖公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大合諸侯於戚衛邑以

謀之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鄭地之險莫如虎牢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

且楚鄭相通之要道也誠築城設關留重兵以偏之鄭必從矣其絕

相通之道而後可以離其交即此楚成彭城之主意也楚無楚降

將巫臣獻計曰吳與楚一水相通臣往歲聘吳約與攻楚吳人

屢次侵擾楚屬楚人苦之今莫若更遣一介導吳伐楚楚東苦吳

兵安能抗與我爭鄭乎微其力而圖之晉晉悼公兩從之時齊靈

公亦遣世子光同上卿崔杼來會所聽晉之命悼公乃合九路諸

侯兵力大城虎牢增置墩臺大國抽兵千人小國五百二百共守

薛八國之兵進圍彭城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轅車同城上四面
呼曰魚石等背君之賊天理不容今晉統二十萬之衆蹂破孤城
寸草不留汝等若知順逆何不擒逆賊來降免使無辜被戮如此
傳呼數遍彭城百姓聞之皆知魚石理虧理之一字是故事根本
不敗開門以納晉師時楚成雖眾魚石等不加優恤莫肯効力晉
悼公入城戍卒俱奔散韓厥擒魚石欒黶荀偃擒魚府宋向戌擒
向爲人向帶魯仲孫蔑擒鱗朱各解到晉悼公處獻功悼公命將
五大夫斬首安置其族于河東壺邱之地遂移師問罪于鄭楚右
尹王夫侵宋以救鄭諸侯之師還救宋因各散歸是年周簡王崩
世子泄心卽位是爲靈王靈王自始生時口上便有髭鬚故周人
謂之髭王可足髭王元年夏鄭成公疾篤謂上卿公子駢曰楚君

同鄭成公伐宋以魚石等五大夫為嚮導攻下彭城今徐州府使魚石

等據之留下三百乘屯成其地共王謂五大夫曰晉方通吳與楚

為難而彭城乃吳晉往來之徑今留重兵助汝進戰則可以割宋

國之封退守亦可以絕吳晉之使楚人頗亦能謀若非晉力汝宜

用心任事勿負寡人之托共王歸楚是冬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帥

師圍彭城魚石統戍卒迎戰為老佐所敗楚令尹嬰齊聞彭城被

圍引兵來救老佐恃勇輕敵深入楚軍中箭而亡嬰齊遂進兵侵

宋宋成公大懼使右師華元至晉告急韓厥言于悼公曰晉文公

之伯自救宋始興衰之機在此一舉不可以不勤也乃大發使徵

兵于諸侯悼公親統大將韓厥荀偃欒黶等先屯于台谷嬰齊聞

晉兵大至乃班師歸楚周簡王十四年悼公帥宋魯衛曹莒邾滕

六卿挾長而不敬其君。又不顧國家之利害。豈是良善之人。至于以牴牾玉待于境上。晉來則從晉。楚來則從楚。這便是小孩子爭鬪一般。無信無義。豈復有爲國之體哉。

魏絳之執法不私。羊舌肸之知賢。善料士魴。張老之爲國惜才。不避朋黨之嫌。都是君子之選。至晉悼之勇干悔過。乃至跣足以走此其賢達。豈尋常之賢達哉。一時君臣干此何患。伯業不興。

國有勇將。國之所以強也。觀偏陽之夜。魯文三將皆可謂神勇。而魯竟不能自強者。則以無賢才之士爲之謀計也。嗚呼。謀計之才。固不重歟。

話說周簡王十三年夏四月。楚共王用右尹子夫之計。親統大軍。

天理便自然不得人心也

晉之謀鄭可謂甚難城虎牢導吳伐楚謀鄭之善計也而一出于魯大夫一出于楚降臣晉國君臣不疑不忌而遂行之竟以得鄭可見剛愎自用者不足以有爲也

舉薦仇人人情所難舉薦已子人情所避邪奚兩舉都不在人意料之中只是看得道理透徹故能無所沾滯耳

魏絳和戎之議實是利害分明後世言和戎者無不托名于絳不知因彼之畏服而來求和則可保中國之安若主和之議出于我則起四夷輕慢之心不特和不可成卽幸而成亦必不能持久也

鄭髡頭心高氣傲不禮于貴戚長行之卿自是取禍之進但

手無策公子王夫進曰中國惟宋爵尊國大況其國介于晉吳之間今欲擾亂晉伯必自宋始今宋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回帶魚府五人與右師華元相惡見今出奔在楚若資以兵力用之伐宋取得宋邑卽以封之此以敵攻敵之計置若不救則失諸侯矣若救宋必攻魚石我坐而觀其成敗亦一策也將雖宋將兵却仍是楚兵如何說坐觀成敗共王乃用其謀卽命王夫爲大將用魚石等爲向导統大軍伐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肄敵

偏陽城三將聞力

魚石等五人叛主希榮乃卒不爲百姓所與可見做事不合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三
欒糾爲親軍戎御

荀賓爲車右將軍

程鄭爲贊僕主乘馬之事

鐸遏寇爲輿尉

籍偃爲輿司馬

百官既具大修國政蠲逋薄斂濟乏省役振廢起滯恤鰥寡百

姓大悅宋魯諸國聞之莫不來朝內修而外自服惟有鄭成公因

楚王爲他射損其目感切于心不肯事晉楚共王聞厲公被弑喜

形于色正思爲復仇之舉又聞新君嗣位賞善罰惡用賢圖治朝

廷清肅內外歸心伯業將復興不覺喜變爲愁卽召群臣商議要

得攘亂中原使晉不能成伯不思自修國政只圖攘亂他人是甚麼好策計令尹嬰齊束

說幾箇有名的官員

韓厥為中軍元帥

士匄副之

荀偃為上軍元帥

荀偃副之

欒黶書之為下軍元帥

士魴士會子副之

趙武為新軍元帥

魏相稱之副之

時上子新軍俱裁損止存新軍諸之四軍

祁奚為中軍尉

羊舌職副之

魏絳

魏犇子

為中軍司馬

主軍中賞罰之事

張老為候奄

主斥侯之事

韓無忌

韓厥子

掌公族大夫

主訓教公族之子弟

士渥濁為太傅

主輔導之職

賈辛為司空

只爭十五年前後

怨怨仇仇報不差

晉悼公既誅岸賈卽召趙武於朝堂加冠拜爲司寇以代岸賈之職以前田祿悉給還之又聞程嬰之義欲用爲軍正嬰曰始吾不死者以趙氏孤未立也今已復官報仇矣豈可自貪富貴令公孫杵臼獨死吾將往報杵臼于地下遂自刎而亡趙武撫其屍痛哭請于晉侯殯殮從厚與公孫杵臼同塋于雲中山在太原府忻州謂之二義塚趙服齊音衰崔音崔三年以報其德趙武知恩報恩有詩爲證

陰谷深藏十五年

勝中兒報祖宗冤

程嬰杵臼稱雙義

一死何須問後先

再說悼公既立趙武遂召趙勝于宋復以邯鄲畀之又大正群臣之位賢者尊之能者使之錄前功赦小罪百官濟濟各稱其職且

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諸大夫叩首問曰不知功勞簿上那一件不明悼公曰趙衰趙盾兩世立功于國家安忍絕其宗祀衆人齊聲應曰趙氏滅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雖追念其功無人可立悼公卽呼趙武出來遍拜諸將諸將曰此位小郎君何人韓厥曰此所謂孤兒趙武也向所誅趙孤乃門客程嬰之子耳屠岸賈此時魂不附體如痴醉一般拜伏于地上不能措一詞悼公曰此事皆岸賈所爲今日不族岸賈何以慰趙氏冤魂于地下叱左右將岸賈擲出斬首卽命韓厥同趙武領兵圍屠岸賈之宅無少長皆殺之趙武請岸賈之首祭于趙朔之墓國人無不稱快潛淵咏史詩云

岸賈當時滅趙氏

今朝趙氏滅屠家

變被弑于桃園景公嗣立復寵岸賈岸賈欺趙盾已死假稱趙氏
弑逆追治其罪滅絕趙宗臣民憤怒至今不平天幸趙氏有遺孤
趙武尚在主公今日賞功罰罪大修晉政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罰
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悼公曰此事寡人亦聞先人言之今趙
氏何在韓厥對曰當時岸賈素趙氏孤兒甚急趙之門客曰公孫
杵臼程嬰杵臼假抱遺孤甘就誅戮以脫趙武程嬰將武藏匿于
孟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爲寡人召之韓厥奏曰岸賈尚在
朝中主公必須祕密其事怕公曰寡人知之矣韓厥辭出宮門親
自駕車往迎趙武于孟山程嬰爲御當初從故絳城而出今日從
新絳城而入城郭俱非感傷不已韓厥引趙武入內宮朝見悼公
悼公匿于宮中詐稱有疾明日韓厥率百官入宮問安屠岸賈亦

名于上為州蒲之續也

說得慷慨朗烈切中要藥書寺俱戰慄再害便知必有過人之本

拜曰羣臣願得賢君而事敢不從命既退藥書謂諸臣曰新君非

舊比也當以小心事之

只是自家孫周進了絳城朝于太廟嗣晉更要小心

侯之位是為悼公即位之一日即面責夷羊五清沸龜等逢君之

惡之罪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

殺得大是只是藥偃當日既殺胥童而却又留着這幾個人何也

其族俱逐出境外又將厲公之死坐罪程滑磔之於市嚇得藥書

終夜不寐次日即告老致政薦韓厥以自代未幾驚憂成疾而卒

悼公素聞韓厥之賢拜為中軍元帥以代藥書之位韓厥托言謝

恩私奏于悼公曰臣等皆賴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

無有大於趙氏者衰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輸忠竭悃取威定伯

不幸靈公失政寵信奸臣屠岸賈謀殺趙盾出奔僅免靈公遭兵

之而薨卽于軍中殯殮塋于翼城東門之外士臼韓厥驟聞君薨
一齊山城奔喪亦不問君死之故塋事旣畢欒書集諸大夫共議
立君只殺嬖臣可也因君弑君則太甚矣卽慮晉厲復有後禍遂
免于誅蓋荀偃曰三郤之死胥童謗謂欲扶立孫周此乃譏也靈
天道也公死于桃園而襄遂絕後天意有在當往迎之群臣皆喜欒書乃
遣荀偃如京師迎孫周爲君周是時十四歲矣生得聰穎絕人志
略出衆見荀偃來迎問其備細卽曰辭了單襄公同荀偃歸晉行
至地名清原欒書荀偃士臼韓厥一班卿大夫齊集迎接孫周開
言曰寡人羈旅他邦且不希望還鄉豈望爲君乎但所貴爲君者
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無君矣卿等肯
角寡人之命只在今日如其不然聽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空

愈欲見晉侯議事預使牙將程滑將甲士三百人伏于太陰山之
左右二人到匠麗氏謁見厲公奏言主公棄政出遊三日不歸臣
民失望臣等特來迎駕還朝厲公被強不過只得起駕晉童前導
書偃後隨行至太陰山下一聲砲響伏兵齊起程滑先將晉童砍
死厲公大驚從車上倒跌下來書偃分付甲士將厲公拿住屯兵
于太陰山下囚厲公于軍中變書曰范氏韓二氏將來恐有異
言宜假君命以召之荀偃曰善乃使飛車二乘分召士句韓厥二
將使者至士句之家士句問主公召我何事使者不能答句曰事
可疑矣卽遣心腹左右打探韓厥行否韓厥先以病辭句曰智者
所見畧同也變書見句厥俱不至問荀偃此事如何偃曰子已騎
虎背尙欲下耶變書點頭會意是夜命程滑獻醢酒于厲公公飲

荀偃羞與同事每每稱病不出胥童恃晉侯之寵不以爲意一日
厲公同胥童出遊于嬖臣匠麗氏之家家在大陰山之南離絳城
二十餘里三宿不歸荀偃私謂欒書曰君之無道子所知也吾等
稱疾不朝目下雖得苟安他日胥童等見疑復誣我等以怨望之
名恐三郤之禍終不能免不可不慮也慮得是總之小人得欒書
曰然則如何荀偃曰大臣之道社稷爲重君爲輕今百萬之衆在
子掌握若行不測之事別立賢君誰敢不從欒書曰事可必濟乎
荀偃曰龍之在淵没人不可窺也及其離淵就陸童子得而制之
君遊于匠麗氏三宿不返此亦離淵之龍矣尙何疑哉可見晉侯
遊野宿還未必卽及于難欒書嘆曰吾世代忠子晉家今日爲社稷存亡出此
不得已之計後世必議我爲弑逆我亦不能辭矣乃商議忽稱病

喫了一驚問胥童曰罪人已誅衆軍如何不散胥童奏曰拿得叛
黨書偃請主公裁決厲公曰此事與書偃無與自是良長魚矯跪
至晉侯膝前密奏曰藥卻同功一體之人苟偃又是卻錡部將三
卻拔誅藥荀二氏必不自安不久將有爲卻氏復仇之事主公今
日不殺二人朝中不得太平即使并殺藥偃遂能保朝中太平厲公曰一朝而殺
三卿又波及他族寡人不忍也乃起書偃無罪還復原職書偃謝
恩回家長魚矯嘆曰君不忍二人二人將忍于君矣卽時逃奔西
戎去了厲公重賞甲士將三卻尸首號令朝門三日方聽收葬其
卻氏之族在朝爲官者姑免死罪盡罷歸田以胥童爲上軍元帥
代卻錡之位以夷羊五爲新軍元帥代卻犇之位以清沸魋爲新
軍副將代卻至之位楚公子熊筏釋放回國胥童旣在卿列藥書

長魚矯亂砍便割了頭清沸髓把卻錡卻攀都割了頭血淋淋的
三首級提入朝門有詩爲証

無道君昏臣不良

紛紛壁倖擅朝堂

一朝過聽謔人語

演武堂前起戰場

却說上軍副將荀偃聞本師卻錡在演武堂遇賊還不知何人卽
時駕車入朝欲奏聞討賊中軍元帥欒書不約而同亦至朝門正
遇胥童引兵到來書偃不覺大怒喝曰我只道何人爲亂原來是
你鼠輩禁地威嚴甲士誰敢近前還不散去胥童也不答話卽呼
于衆曰欒書荀偃與三郤同謀反叛隨便便壓上一句甲士與我
一齊拿下重重有賞甲士奮勇上前圍裹了書偃二人直擁至朝
堂之上厲公聞長魚矯等幹事回來卽時御殿看見甲士紛紛到

清沸魑各以雞血塗面若爭鬪相殺者

如果臣下有罪何不聲其罪而誅之却做出是等醜

態求便知其心中亦自有不安處耳

各帶利刀紐結到講武堂來告訴曲直卻雙不

知是計下坐問之清沸魑假作稟話捱到近身抽刀刺雙中其腰
撲地便倒卻鎬急拔佩刀來砍沸魑却是長魚矯接住兩箇在堂
下戰將起來卻至捉空趨出升車而逃沸魑把卻雙再砍一刀眼
見得不活了便來夾攻卻鎬鎬雖是武將爭奈沸魑有千觔力氣
的人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一個人怎戰得他兩個人過亦被沸
魑搥倒長魚矯見走了卻至道不好了我追趕他去也是三卻合
當同日并命止走之門遇著胥童夷羊五引著八百甲士來到口
中齊叫晉侯有旨只拿謀反卻氏不得放走了卻至見不是頭回
車轉來劈面撞見長魚矯一躍上車卻至早已心慌不及措手被

同來傳說如此能哉所言果然是實遂有除卻氏之意尚未發也
一日厲公與婦人飲酒索鹿肉爲饌甚急使寺人孟張往市取鹿
市中適當缺之卻至自郊外載一鹿于車上從市中而過孟張並
不分說奪之以去卻至大怒彎弓搭箭將孟張射死復取其鹿厲
公聞之怒曰季子太欺余也遂召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議
欲殺卻至如此大事不召執政與謀而只與嬖人商議便是無道之君胥童曰殺卻至則卻鉤
卻鱓必叛不如并除之夷羊伍曰公私甲士約可八百入以君命
夜帥以往乘其無備可必勝也長魚矯曰三卻家甲倍于公宮闕
而不勝累及君矣豈知便勝亦度累君方今卻至兼司寇之職卻鱓又兼士
師不知詐爲獄訟觀便刺之汝等引兵接應可也厲公曰妙哉我
使力士清沸黈助汝長魚矯打聽三卻是日在講武堂議事乃與

一子因是在周所生故名曰周當時靈公被殺人心思慕文公故
迎立公子黑臀黑臀傳驪驪傳州蒲至是州蒲淫縱無子人心復
思慕襄公故胥童教熊茷使引孫周以搖動厲公之意熊茷言之
未已胥童接口曰怪得前日鄆陵之戰卻嬖與嬰齊對陣不殺一
失其交通之情可見矣卻至明縱鄭君又何疑焉主公若不信何
不遣卻至往周告捷使人窺之若果有私謀必與孫周私下相會
本國宗族又非有罪出使之便即相會亦不妨何以
便定其爲交通也這是晉厲初塗不怪卻至不譏厲公曰此計
甚當遂遣卻至獻楚捷于周胥童陰使人告孫周曰晉國之政半
在卻氏今溫季來王都獻捷何不見之他日公孫復還故國也有
箇相知孫周以爲然卻至至周公事已畢孫周遂至公館相拜未
免詳叩本國之事卻至一一告之談論半日而別厲公使人探聽

公子熊莪便知其言厲公卽命胥童往召熊莪胥童謂熊莪曰公

子欲歸楚乎莪曰思歸之甚恨不能耳胥童曰汝能依我一事當

送汝歸大似好捕囑熊莪曰惟命胥童遂附耳言若見晉侯問起

卻至之事必須如此恁般登答熊莪應允胥童遂引至內朝來見

晉厲公屏去左右問卻至曾與楚私通否汝當實言我放汝回國

熊莪曰恕臣無罪臣方敢言厲公曰正要你說實話何罪之有熊

莪曰卻氏與吾國子重二人素相交吾屢有書信相通言君侯不

信大臣淫樂無度百姓胥怨非吾主也人心更思襄公襄公有孫

名周見在京師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師敗吾當奉孫周以臺楚獨

此事臣素知之他未聞也只此事勾得緊了却說按晉襄公之庶

長子名談自趙盾立靈公談避居于周在單襄公門下後談生下

事詩云

眇目君王資老謀

英雄誰想困糟丘

豎見愛我翻成害

謾說能消萬事愁

話分兩頭却說晉厲公勝楚回朝自以為天下無敵驕侈愈甚士

燮逆料晉國必亂鬱鬱成疾不肯醫治使太祝祈神只求早死無

國之謀而乃只求速死可矣之甚末幾卒子范句嗣時晉童巧佞便給最得寵幸

厲公欲用為卿奈無卿缺晉童奏曰今三卻並執兵權族大勢重

舉動自尊將來必有不軌之事不如除之若除卻氏之族則位署

多虛但憑主公擇安而立之誰敢不從厲公曰卻氏反狀未明誅

之恐群臣不服晉童又奏曰鄢陵之戰卻至已圍鄭君兩下並車

私語多時遂解圍放鄭君去了其間必先有通楚事情只須問楚

誰人縛我左右曰司馬酒醉養將軍恐乘車不穩所以如此乃急將革帶解去公子側雙眼尙然朦朧問道如今車馬往那里走左右曰是回去的路又問如何便回左右曰夜來楚王連召司馬數次司馬醉不能起楚王恐晉軍來戰無人抵敵已班師矣公子側大哭曰豎子害殺我也急喚穀陽已逃去不知所之矣便不逃去也無益于事楚共王行二百里不見動靜方纔放心恐公子側懼罪自盡乃遣使傳命曰先大夫子王之敗我先君不在軍中今日之戰罪在寡人無與司馬之事嬰齊恐公子側不死別遣使謂公子側曰先大夫子王之敗司馬所知也縱吾王不忍加誅司馬何面目復臨楚軍之上乎公子側嘆曰令尹以大義見責側其敢貪生乎乃自縊而死楚王嘆息不已此周簡王十一年事髯仙有詩言酒之誤

欲救鄭此來都出司馬主張今司馬貪杯誤事臣亦無計可施不
如乘夜悄悄班師可免挫敗之辱既無良策可以必勝與其輕進
楚王曰雖然如此司馬醉在中軍必為晉軍所獲辱國非小乃召
養繇基曰仗汝神箭可擁護司馬回國也當下暗傳號合拔寨都
起鄭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只留養繇基斷後繇基思想道等待
司馬酒醒不知何時即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用革帶縛于車
上叱令逐隊前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緩緩而退黎明晉軍開
營索戰直逼楚營見是空幕方知楚軍已遁去矣樂書欲追之士
燮力言不可謀者報鄭國各處嚴兵固守樂書度鄭不可得乃唱
凱而還原為伐鄭而來楚雖已退鄭却未服兵魯衛之兵亦散歸
本國却說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方纔酒醒覺得身子綳急大叫

公子側會其意一吸而盡覺甘香快噪妙不可言問椒湯還有否

穀陽曰還有穀陽只說椒湯只顧滿斟獻上公子側枯腸久渴口

中只叫好椒湯這等吃法當名爲魚湯豎子愛我斟來便吞政不知飲了多

少頽然大醉倒于坐席之上楚王聞晉令雉鳴出戰且魯衛生兵

又到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共商應敵之策誰知公子側沉沉

冥冥已入醉鄉呼之不應扶之不起好箇臨陣的中軍元帥但聞得一陣酒

臭知是害酒回復楚王楚王一連遣人十來次催并公子側越催

得急越睡得熟倒快活省了許多愁煩計較小豎穀陽泣曰我本愛元帥而送

酒誰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連我性命難保不如逃之時楚王見

司馬不到沒奈何只得召令尹嬰齊計議嬰齊原與公子側不合

便無不合之處此乃奏曰臣逆知晉兵勢盛不可必勝故初議不

時也沒得解說

得晉悼清原數語不亢不卑又有地步又有體裁其不臣者不待加罪而已竦然矣可爲禦強定難之法。

話說楚中軍元帥公子側平日好飲一飲百觚不止一醉竟日不醒一飲百觚可也竟日不醒則害甚矣如此人豈可在以國政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每出軍必戒使絕飲八日晉楚相持有大事在身涓滴不入于口是日楚王中箭回寨含羞帶怒公子側進曰兩軍各已疲勞明日且暫休息一日容臣從容熟計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公子側辭回中軍坐至半夜計未得就這樣要緊時候半夜也想不出一條計來直是殺材有小豎名穀陽乃公子側貼身寵用的見主帥愁思勞苦客中藏有三重美酒今俗呼煖酒煖一甌以進公子側嗅之愕然曰酒乎穀陽知主人欲飲而畏左右傳說乃詭言曰非酒乃椒湯耳椒湯二字甚妙可持以瞞同入及僧之能飲者

東周列國志卷之三
廁大夫之位已是過分却又妄想爲卿又因急千得位譴殺大臣究竟不數日間遂亦駢首就戮徒受惡名而不得安享何益哉

胥童等小人逞奸希位殺害大臣死不足恤只是晉厲好好一個國君却爲這幾個沒要緊小人斷送一條性命甚不值耳有國家者于用人聽言之際其亦知所慎哉

凡是奸惡之人害人其後未有不受報者如胥童屠岸賈等都是箇樣子然則人亦何苦害人而自害耶

晉悼卽位之初賞功罰罪舉賢任能便已得爲國之大綱伯業之赫然中興有以也

廢立之際大臣爲政嗣君處此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

夫將相不和雖無事之口且易以亂况多壘之秋乎至於大
臣則不止於將相凡國家之卿佐皆是也雖卿佐之中若有
不和亦有碍于用兵况將相乎楚之令尹司馬國之將相也
不相能而相傾雖無事不免有憂况以富貴伯而爭諸侯之
日乎二人之不死于行陣猶爲楚國之福

天下至大至危之事莫如戰而其主之者則中軍元帥而已
故曰三軍司命晉楚相持其事至重連日交戰雖勝負未決
而俱在岌岌之時况主君損目軍卒殺傷此何時也子側乃
縱酒大醉至不能知人死有餘辜矣子重雖以夙怨而欲死
之然據理說來亦不爲過

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小人無才無德以諛佞得寵于人君得

可謂記事矣受其檣對使飲之謂使者曰來日陣前當面謝也行
人歸述其語欒鍼曰楚君中矢其師尙未肯退奈何苗賁皇曰蒐
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厲兵修陣固列雞鳴飽食決一死戰何畏
乎楚時卻皐麋麇從魯衛請兵回轉言二國各起兵來助已在二
十里遠近楚謀探知報聞楚王楚王大驚曰晉兵已衆魯衛又來
如之奈何卽使左右召中軍元帥公子側商議不知後事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兵法曰將相不和者其國易亂又曰大臣不和不可以用兵

有詩爲證

鞭馬飛車虎下山

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叢裏誅名將

一矢成功奏凱還

却說晉兵追逐楚兵至緊養繇基抽矢控弦立於陣前追者輒射殺之晉兵乃不敢逼楚將嬰齊王夫聞楚王中箭各來接應混戰一場晉兵方退欒鍼望見令尹旗號知是公子嬰齊之軍請于晉侯曰臣前奉使于楚楚令尹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對今混戰未見其整各退未見其暇臣願使行人執酒榼造于嬰齊之軍曰踐昔日之言晉侯曰善欒鍼乃使行人執酒榼造于嬰齊之軍曰寡君乏人命鍼持矛車右故不得親犒從者使某代進一觴雖是前言然却是真能整暇者嬰齊悟昔日整暇之言乃歎曰小將軍不然雖欲踐言豈可得乎

出擲于地下，有小卒拾而獻曰：「此龍睛，不可輕棄。」楚王乃納於箭袋之中。晉兵見魏錡得利，一齊殺上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救脫了楚共王。卻至圍住了鄭成公，賴御者將大旌藏於弓衣之內。成公亦走脫。便宜了他時楚王怒甚，急喚神箭將軍養繇基速來救駕。養繇基聞喚，慌忙馳到身邊，並無一箭。楚王乃抽二矢，休之曰：「射寡人乃綠袍虬髯者，將軍爲寡人報仇，將軍絕藝，想不費多矢也。」繇基領箭飛車趕入晉陣，正撞見綠袍虬髯者，知是魏錡，大罵匹夫，有何本事，輒敢射傷吾主。魏錡方欲答話，繇基發箭已到，正射中魏錡項下，伏於弓衣而死。繇基引軍奪回其屍，繇基餘下一矢，繳還楚王。奏曰：「仗大王威靈，已射殺綠袍虬髯將矣。」共王大喜，自解錦袍賜之，并賜狼牙箭百枝。軍中稱爲養一箭言，不消第二箭也。

聞其子被擒明日必來親自出戰可囚熊蔑于軍前往來誘之晉
侯曰善一夜安息無話黎明欒書命開營索戰大將魏錡告書曰
吾夜來夢見天上一輪明月遂彎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
股金光直瀉下來慌忙退步不覺失脚陷于營前泥淖之內猛然
驚覺此何兆也欒書詳之曰周之同姓爲日異姓爲月射月而中
必楚君矣然泥淖乃泉壤之中退入于泥亦非吉兆將軍必慎之
魏錡曰苟能破楚雖死何恨此語大有丈夫氣欒書遂許魏錡打陣楚將
工尹襄出頭戰不數合晉兵推出囚軍在陣上往來楚共王見其
子熊蔑被囚于陣急得心生烟火忙叫彭名鞭馬上前來搶囚車
魏錡望見撇了尹襄逕追楚王架起一枝箭颼的射去正中楚王
的左眼潘黨力戰保得楚土迴車楚王負痛拔箭其瞳子隨鏃而

知陣前却有一窩泥淖黎明時候未曾看得仔細卻殺御車勇猛
剛剛把晉侯車輪陷于淖中馬不能走楚共王之子熊茷他少年
好勇領著前隊望見晉侯車陷驅車飛趕過來那邊欒鍼忙跳下
車立于泥淖之中盡平生氣力雙手將兩輪扶起車浮馬動一步
步掙出泥淖來這個力量不小那邊熊茷將次趕到這里欒鍼的軍馬
亦到大喝小將不得無禮熊茷見旗上有中軍元帥字知是大軍
喫了一驚回車便走被欒鍼追上活捉過來少年好勇正要折挫他楚軍
見熊茷有失一齊來救却得士燮引兵殺出後隊卻至等俱到楚
兵恐墮埋伏收兵回營晉兵亦不追趕各自歸寨哨馬探聽楚左
軍持重晉上軍不曾交戰下軍戰二十餘合互有殺傷勝敗未分
約定來日再戰欒鍼書將熊茷獻功晉侯欲斬之苗賁皇進曰楚王

勝奈何以一箭僥倖耶爾自恃如此異日必以藝死

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

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楚共乃能知此亦是能人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養繇基羞慙而

退次日五鼓兩軍中各鳴鼓進兵晉上軍元帥卻鎡攻楚左軍與公子嬰齊對敵下軍元帥韓厥攻楚右軍與公子王夫對敵欒書士燮各帥本部車馬中軍護駕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這邊晉厲公是卻毅為御欒鍼為車右將軍卻至等引新軍為後隊接應那邊楚共王出陣上午本該乘右廣那右廣却是養繇基為將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不用右廣反乘了左廣却是彭名為御屈蕩為車右將軍鄭成公引本國車馬為後隊接應却說晉厲公頭帶冲天鳳翅盔身披蟠龍紅錦戰袍腰懸寶劍手提方天大戟乘著金葉包裹的戎輅右有欒書左有士燮展開軍門殺奔楚陣來誰

穿於層甲孔內

力或未及潘黨此乃討而處耳不可不知

衆將看時無不吐舌潘黨方

纔心服嘆曰養叔妙手吾不及也史傳上載楚王獵于荆山山上

有通臂猿善能接矢楚兵圍之數重王命左右發矢俱爲猿所接

乃召養繇基猿聞繇基之名即便啼號及繇基到一發而中猿心

其爲春秋第一射手名不虛傳矣潛淵有詩云

落鳥貫蠹名無偶

百步穿楊更罕有

穿札將軍未足奇

強中更有強中手

衆將曰晉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際兩位將軍有此神箭當奏

聞吾王美玉不可韞櫝而藏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擡到楚共王

面前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衆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細細

稟知楚王我國有神箭如此何愁晉兵百萬楚王大怒曰將以謀

敘把那七層堅甲綁于射鵲之上也立在百步之外挽起黑彫弓
拈著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覷得端端正正儘力
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不見箭上不見箭落衆人上前有時齊
聲喝采起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勁力深這枝箭直透過七層堅
甲如釘釘物穿的堅牢搖也搖不動潘黨面有德色叫軍士將層
甲連箭取下欲以遍誇營中不肯服善原是自信驕能耳○技如
潘黨雖不如養叔猶能得賣弄今人
百已本無一毫能處却又不肯服善真是好笑養繇基教且莫動吾亦試射一箭未知何
如衆將曰也要看看養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復止衆將曰養
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樣穿札未爲希罕我有箇送箭之法說
罷搭上箭聽的射去叫聲正好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
的將潘黨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鵲那邊去了繇基這枝箭依舊

使絲基於百步外射之其箭不見落下眾將往察之箭為楊枝掛

住其鏃正貫千葉心潘黨曰一箭偶中耳不肯服善人便若依我

說將三葉次第記認你次第射中方見高手絲基曰恐未必能

說個不能正是且試為之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

寫箇一二三字養絲基也認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箇

一二三的號數以次發之依次而中不差毫釐眾將皆拱手曰養

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終不免自家要顯所長乃謂絲

基曰養叔之射可謂巧矣然殺人還以力勝總之不肯服善便吾

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為諸君試之眾將皆曰願觀潘黨教隨

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疊至五層眾將曰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

共是七層眾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過潘黨

兵久不選換老不堪戰者多矣且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髯翁有詩云

楚用州犁木晉良

晉人用楚是賁皇

人才難得須珍重

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楚將潘黨於營後試射紅心連中三矢眾將闕然讚美適值養繇基至眾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箭何爲不如養叔不肯服善的最是可恨養繇基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爲奇我之箭能百步穿楊眾將問曰何爲百步穿楊繇基曰曾有人將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于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楊眾將曰此問亦有楊樹可試射否繇基曰何爲不可眾將大喜曰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枝一葉

知其情州犁曰請王登轅車

轅車音巢樓車之最高者

而望之楚王登轅車使

州犁立于其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犁對曰召

軍吏也王曰今又群聚于中軍矣州犁曰合而為謀也又望曰忽

然張幕何故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又望曰今又徹幕矣對曰將

發軍令也又望曰軍中為何喧譁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

將塞井平竈為戰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

結陣也又望曰升車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禱神也又望曰中

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對曰欒范之族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

一臣一問一對極委曲極明白千載而下令人開闢楚王盡知晉國

之如見其手口耳目歷歷紙上是左傳最妙之筆楚王盡知晉國

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日交鋒之事楚之降將苗賁皇子奔晉

者亦侍于晉侯之側獻策曰自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

食肉曰先命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撥
老弱於營後另作井竈就之詳備穩妥士燮本不欲戰見其子進
計大怒如此而不欲戰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
識敢在此搖唇鼓舌遂拔戈逐之衆將把士燮抱住士匄方能走
脫士燮字孟食邑于范也士燮曰此童子之智勝于范孟也乃從士匄之計
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竈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曾
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

士燮抽戈若寇仇

豈是心機遜童子

老成憂國有深籌

我不謂然

却說楚共王直逼晉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
然不見動靜乃問于太宰伯州犂曰晉兵堅壘不動子晉人也必

時楚兵已過鄢陵

今開封府鄢陵縣

晉兵不能前進留屯彭祖岡

在鄢陵縣北二

里兩下各安營下寨來日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名爲晦日晦不行兵晉軍不做準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楚軍直逼本營排下陣勢欒書大驚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從容設計以破之諸將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移兵退後者時士燮之子名句年纔一十六歲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于欒書曰元帥患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欒書曰子有何計士句曰傳令牢把營門軍士于寨內暗暗將竈土盡皆削平并用木板掩蓋不過半箇時辰結陣有餘地矣既成列于軍中決開營壘以爲戰道楚其奈我何哉欒書曰井竈乃軍中急務平竈塞井何以爲

西門之盟為嫌肯以盟誓為嫌還弄好人今人不欲起兵問于令

尹嬰齊嬰齊對曰我實無信以致晉師又庇鄭而與之爭勸民以

逞勝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側進曰鄭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

不救齊今又不救鄭是絕歸附者之望也北處說來却亦有理只是前次不該伐鄭耳

臣雖不才願提一旅保駕前往務要再奏掬指之功大話雖則好聽只怕未必

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為中軍元帥令尹公子嬰齊將左軍

右尹公子壬夫將右軍白統親軍兩廣之眾望北進發來救鄭國

日行百里其疾如風早有哨馬報八晉軍士燮私謂欒書曰君幼

不知國事吾偽為畏楚而避之以做君心使知戒懼猶可少安使

避楚未必少安欒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士燮退而嘆曰此

行得敗為幸不知要傷害多萬人何乃為幸萬一戰勝外寧必有內憂吾甚懼之

外嬖胥童

胥克子胥甲之孫

夷羊五長魚矯匠麗氏等一班少年皆拜爲

大夫內嬖美姬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如

此等豈亦由

勝楚耶

群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卻至曰不伐

鄭何以來諸侯樂書曰今日失鄭魯宋亦將離心溫季

郤至字季封于溫

之言是也楚降將苗賁皇亦勸伐鄭厲公從其言獨留荀罃居守

遂親率大將樂書士燮卻錡荀偃韓厥卻至魏錡樂鍼等出車六

百乘浩浩蕩蕩殺奔鄭國一面使卻曄往魯衛各國請兵助戰鄭

成公聞晉兵勢大欲謀出降大夫姚鈞耳曰鄭地褊小開于兩大

只宜擇一强者而事之豈可朝楚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鄭成公曰

然則何如鈞耳曰依臣之見莫如求救于楚楚至吾與之夾攻大

破晉兵可保數年之安也成公遂遣鈞耳往楚求救楚兵王終以

鍾離今漢陽府臨淮縣

公子側遂說楚王曰晉吳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

鄭俱從楚之宇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

側曰宋鄭受盟于楚非一日矣惟不顧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

利則進何以盟為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鄭復背晉從楚此周簡

王十年事也晉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鄭時欒書雖則為政

而三郤擅權那三郤乃郤錡克之子郤欒克從弟郤至步揚為上軍

元帥欒為上軍副將至為新軍副將欒子郤穀至弟郤乞並為大

夫用事伯宗為人正直敢言屢向厲公言郤氏族大勢盛宜分別

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郤恨伯宗入骨遂

譖伯宗誘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所以說好話亦要看地方其子伯州犁

奔楚楚用為太宰與之謀晉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甚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六年 十六

宋共公遣上卿華元行弔于晉兼賀新君因與欒書商議欲合晉

楚之成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

大是好人造福不淺

欒書曰楚未可信也

華元曰元善于子重

肥齊字

可以任之欒書乃使其幼子欒鍼同華

元至楚先與公子嬰齊相見嬰齊見欒鍼年青貌偉問于華元知

是中軍元帥之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鍼對曰整

又問更有何長鍼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

二字可謂簡而盡矣繇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和

守境安民動于戈者鬼神殛之遂訂期為盟晉士燮楚公子罷

共歃血于宋國西門之外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曾與議大怒曰

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敗之

只欲敗他人之功不顧自

已作探知巫臣糾合吳子壽夢與晉魯齊宋衛鄭各國大夫會于

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咀當斬卽命左右牽去大巫嘆曰吾因

明于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之首生平說鬼話太多自然要

招殺煩之怡好養人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景公方欲取嘗忽

然腹脹欲泄喚江忠負我登廁遽放下廁一陣心疼立脚不住墜

于廁中江忠頓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我疑便是大巫到

底不會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屠岸賈之過也上卿欒書率

百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爲厲公衆議江忠曾夢負公登天

後負公以出于廁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爲殉葬焉即使應夢何當

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晉景公爲厲

鬼擊死晉人多有言趙盾冤枉之事者只爲欒卻二家都與屠岸

賈交通相善只有一箇韓厥孤掌難鳴是以不敢爲趙家申冤時

亦不能及此殆天命也

古之名醫使鬼怕今之名醫則怕鬼殊可笑也一友曰今人亦有強似古人處能使

鬼怕而不怕鬼問之谷口服藥而死做鬼自然還怕若放心大胆用藥醫死人豈非不怕鬼乎一笑景公嘆曰所言

正合吾夢真良醫矣

其名醫言能合夢時下名醫則其言乃在夢中耳

厚其餞送之禮遣

歸秦國時有小內侍江忠伏侍景公辛甚早間不覺入睡夢見背

負管侯飛騰于天上醒來與左右言之值屠屠賈人宮問疾聞其

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病者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

漸平矣

小人奉承人

至侯是日亦自覺留賜稍寬聞言甚喜忽報

甸人

耕公田者

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命養人

王朝膳者

取其半春而屑之

為粥屠屠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

能食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

入宮使屠屠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嘗乎巫者曰尚未可知

分割詳明不覺起敬曰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即詔太醫
高緩往置魏相謝恩遂與高緩同出雍州是夜望新絳而來有詩
爲證

婚媾于今作寇仇

幸災樂禍是良謀

若非魏相瀾翻舌

安得名醫到絳州

時晉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秦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已鼻中
跳出一豎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
何以避之又一豎子曰若躲^音在^音膏之上^音也^音膏之下^音也^音彼能
奈我何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
緩至入宮診脉畢緩曰此病不可爲矣景公曰何故緩對曰此病
居^音膏之上^音膏之下^音既不可以多攻又不可以針達即使使用藥之力

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

圓鄭之役秦軍汜南從不終其好皆爾爲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

燭武之說皆晉先歸聽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師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

帥赦而不誅旋違誓言奪我王宮靈輿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

及我景公問罪于齊明公又遣杜回與救齊之師敗不知懲勝不

知止棄好尋仇莫不繇秦明公試思晉犯秦乎秦犯晉乎今寡君

有負茲茲辱也諸侯之憂欲借針砭于尚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

必不許臣曰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

國手以修先君之舊好明公若不許則諸臣之料秦者中矣說人

料之是說夫鄰有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豈有活人之心而明公

背之竊爲明公不取也又說中人之法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

不識其症不敢下藥

不識其症便不敢下藥還差好醫士今山醫

吾安得不

大夫魏錡之子魏相言于眾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

和思古人高綏得傳授于扁鵲能達陰陽之理善攻內外之症見為秦國

大醫

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扁鵲

欲治王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

往請之眾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救吾君哉魏相伯曰

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揮三寸之舌必得名醫來晉

眾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魏相即日束裝馳軺車星夜往

秦秦桓公問其來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聞上國有良

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特來敦請以救寡君桓公曰晉國無

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

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世世相親

大巫

巫者居於桑門

能白曰見鬼

與鬼為隣自然活得不久

盍往召之桑門大巫奉晉

侯之召甫人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

髮身長丈餘以手拍肩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

言寡人枉殺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

孫被禍最慘者是也景公愕然曰得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旁

大鬼却不打他却是何故

即奏曰巫者乃趙盾門客故借端為趙氏訟冤吾君

不可聽信

便該問他據你說來却是何鬼

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

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冒死

直言恐君之病不能嘗新麥也

只說見鬼罷了斷他死期則甚

屠岸賈曰麥熟只

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嘗新麥汝當死罪

不繇景公發落叱之使出大巫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入視

陵雖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有城濮一戰
始挫其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
師敗邲之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抗者惟晉而
已若又讓之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庇
已亦將離心是未必能有儆于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
伯業未可以爲良圖也況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
其邪心乎與其內外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
已攘而無安內之策則自是執政之不善爲謀豈可以攘外
爲過耶

話說晉景公被蓬頭大鬼所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
寢良久方醒群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

今人自既不能知醫于君父有疾冬不慎加選擇乃聽之庸醫之手輕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于命數爲不可救可悲可歎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幸而講和非獨兩國生民之福其關係于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爲無功獨不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妬之心背盟而構難其罪大矣後卒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子重報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及則亦有天道存于其間也

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爲外寧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憑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三

白下蔡 晁元放甫評點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慨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至以大義責秦。相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請。則又其才之過人也。

晉臣因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于仇敵之國以求致之。具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于數矣。然亦必醫者之言果能具知。惟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

知爲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悶倒在地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別葬于廬墓側

廬臺在今平陽府太平縣

事畢復往謝岸賈岸賈欲留用之

嬰流涕言曰小人一時貪生怕死作此不義之事無面目復見晉

人從此將糊口遠方矣程嬰辭了岸賈往見韓厥厥將乳婦及孤

兒交付程嬰嬰指爲已子携之潛入孟出

山在今太原府孟縣

藏匿後人因

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後三年晉景公遊于新田見其土

沃水甘因遷其國謂之新絳以故都爲故絳百官朝賀景公設宴

于內宮款待群臣日色過晡

申時日晡

三右將治燭忽然怪風一陣捲

入堂中寒氣逼人在座者無不驚顛須臾風過景公獨見一蓬頭

大鬼身長丈餘披髮及地自戶外而入攘臂大罵曰天乎我子孫

何罪而汝殺之我已訴聞于上帝來取汝命言畢將銅鎚來打景

公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拔佩劍欲斬其鬼諛駟曰已之指群臣不

之上莊姬看見已會其意診脈已畢講幾句胎前產後的套語莊姬見左右宮人俱是心腹卽以孤兒裹置藥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來莊姬手撫藥囊祝曰趙武趙武我一門百口冤仇在你一點血泡身上出宮之時切莫啼哭分付已畢孤兒啼聲頓止走出宮門亦無人盤問韓厥得了孤兒如獲珍寶藏于深室使乳婦育之雖家人亦無知其事者屠岸賈回府將千金賞賜程嬰程嬰辭不願賞岸賈曰汝原爲邊賞出首如何又辭程嬰曰小人爲趙氏門客已久今殺孤兒以自脫已屬非義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勞願以此金收葬趙氏一門之屍亦表小人門下之情千萬一也岸賈大喜曰子真信義之士也趙氏遺屍聽汝收取不禁卽以此金爲汝營葬之資程嬰乃拜而受之盡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殮分

卽欲奪之被縛不得前乃大罵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我約汝同死汝說公主有孕若死誰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將孤兒付我二人匿于此山汝與我同謀做事却又貪了千金之賞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報趙宣孟之恩乎小人萬小人罵一個不仕程嬰羞漸滿面謂岸賈曰何不殺之岸賈喝令將公孫杵臼斬首自取孤兒擲之于地一聲啼哭化爲肉餅哀哉髯翁有詩云

一線宮中趙氏危

寧將血嗣代孤兒

屠奸縱有彌天網

誰料公孫已售欺

屠岸賈起身往首陽山擒捉孤兒城中那一處不傳遍也有替屠家歡喜的也有替趙家嘆息的那宮門盤詰就怠慢了韓厥却教心腹門客假作草澤醫人入宮看病將程嬰所傳武字粘于藥囊

處嬰曰請屏左右乃敢言岸賈卽命左右退避嬰告曰在首陽山
深處急往可得不久當奔秦國矣然須大夫自往他人多與趙氏
有舊勿輕托也岸賈曰汝但隨吾往實則重賞虛則死罪嬰曰吾
亦自山中來此腹餒甚幸賜一飯岸賈與之酒食嬰食畢又催岸
賈速行岸賈自率家用三千使程嬰前導徑往首陽山紆迴數里
路極幽僻見臨溪有草庄數間柴門雙掩嬰指曰此卽杵臼孤兒
處也嬰先叩門杵臼出迎見甲士甚衆爲倉皇走匿之狀嬰喝曰
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兒在此親自來取速速獻出可也言未畢甲
士縛杵臼來見岸賈岸賈問孤兒何在杵臼賴曰無有岸賈命搜
其家見壁室有鎖甚固甲士去鎖入其室室頗暗彷彿竹床之上
聞有小兒驚啼之聲抱之以出錦綳繡練儼如貴家兒杵臼一見

杵白曰諸將中惟韓厥受趙氏恩最深可以竊孤之事托之程嬰
曰吾新生一兒與孤兒誕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
必當并誅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白曰怒曰此大事
亦美事何以泣爲嬰乃收淚而去夜半抱其子付於杵白之手卽
往見韓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後言及杵白之謀韓厥曰姬氏方有
疾命我求醫汝若哄得屠賊親往首陽山吾自有出孤之計程嬰
乃揚言于衆曰屠司寇欲得趙孤子曷爲索之宮中屠氏門客聞
之問曰汝知趙氏孤所在乎嬰曰果與我千金當告汝門客引見
岸賈岸賈叩其姓氏對曰程氏名嬰與公孫杵白同事趙氏公主
生下孤兒卽遣婦人抱出宮門托吾兩人藏匿嬰恐日後事露有
人出首彼獲千金之賞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賈曰孤在何

于趙氏杵白曰明知無益但恩主有難不敢逃死耳嬰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與爾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猶未晚及聞莊姬生女杵白泣曰天果絕趙氏乎程嬰曰未可信也吾當察之乃厚賂宮人使通信于莊姬莊姬知程嬰忠義密書一武字遞出程嬰私喜曰公王果生男矣及產實搜索宮中不得程嬰謂杵白曰趙氏孤在宮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瞞過一時耳後日事洩屠賊又將搜索必須用計偷出宮門藏于遠地方保無虞杵白沉吟了半日問嬰曰孤與死難二者孰難嬰曰死易耳立孤難也杵白曰子任其難我任其易何如嬰曰計將安出杵白曰誠得他人嬰兒詐稱趙孤吾抱往首陽山中汝當出首說孤兒藏處屠賊得偽孤則真孤可免矣程嬰曰嬰兒易得也必須竊得真孤出宮方可保全

分付宮中假說生女屠岸賈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宮驗之莊姬情慌與其母成夫人商議推說所生女已死此時景公耽于淫樂國事全托於岸賈恣其所爲岸賈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親率女僕遍索宮中莊姬乃將孤兒置于袴中對天祝告曰天若滅絕趙宗兒當啼若趙氏還有一脈之延兒則無聲及女僕牽出莊姬搜其宮一無所見袴中絕不聞啼號之聲岸賈當時雖然出宮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岸賈遂懸賞于門有人首告孤兒真信與之千金知情不言與窩藏反賊一例全家處斬又分付宮門上出入盤詰却說趙盾有兩個心腹門客一個是公孫杵臼一個是程嬰先前聞屠岸賈圍了下宮公孫杵臼約程嬰同赴其難嬰曰彼假托君命飾詞討賊我等與之俱死何益

母成夫人

景公母

去了夫妻分別之苦自不必說比及天明岸賈自

率甲士圍了下宮將景公所書罪版懸于大門聲言奉命討逆遂

將趙朔趙同趙括趙旃各家老幼男女盡行誅戮旃子趙勝時在

邯鄲

勝封邑在廣平府

獨免後聞變出奔于宋當時殺得尸橫室戶血浸

庭階簡點人數單單不見莊姬岸賈曰公主不打緊但聞懷妊將

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必生後患有人報說夜半有溫車入宮岸

賈曰此必莊姬也卽時來秦晉侯言逆臣一門俱已誅絕只有公

主走入宮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姑乃母夫人所愛不可問也岸

賈又奏曰公主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異日長大必然報

仇復有桃園之事主公不可不慮景公曰生男則除之岸賈乃日

夜使人探伺莊姬生產消息數日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大人

書趙盾之罪於版付岸賈曰汝好處分勿驚國人韓厥知岸賈之
謀夜往下宮報知趙朔使預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誅遂受
惡名今岸賈奉有君命必欲見殺朔何敢避但吾妻見有身孕已
在臨月倘生女不必說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趙氏之祀此一點骨
血望將軍委曲保全朔雖死猶生矣韓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趙
字孟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斷賊之頭所命之
事敢不力任但賊臣畜憤已久一時發難玉石俱焚厥有力亦無
用處及今未發何不將公主朔妻成潛送入宮脫此大難後日公
子長大庶有報仇之日也朔曰謹受教二人灑淚而別趙朔私與
莊姬約生女當名曰文若生男當名曰武文人無用武可報仇獨
與門客程嬰言之莊姬從後門上溫車程嬰護送逕入宮中投其

太史使以刑罰不中爲言景公曰寡人未常過用刑罰何爲不中
屠岸賈奏曰所謂刑罰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也趙盾弑靈公
于桃園載在史冊此不赦之罪成公不加誅戮且以國政任之延
及于今逆臣子孫布滿朝中何以懲戒後人乎且臣聞趙朔原同
食采于屏趙括食等自恃宗族衆盛將謀叛逆樓嬰趙嬰齊封樓嬰欲
行諫沮被逐出奔欒卻二家畏趙氏之勢隱忍不言梁山之崩天
意欲主公聲靈公之冤正趙氏之罪耳景公自戰邲時已惡同括
專橫遂惑其言問于韓厥厥對曰桃園之事與趙盾何與况趙氏
自成季趙衰行以來世有大勲于晉主公奈何聽細人之言而疑
功臣之後乎景公意未釋然復問于欒書卻錡二人先受岸賈之
囑含糊其詞不肯替趙氏分辨景公遂信岸賈之言以爲實然乃

子嬰齊為大將同鄭師伐衛殘破其郊因移師侵魯屯于楊橋之

地仲孫蔑請賂之乃括國中良匠及織女針女善針者各百人獻于

楚軍請盟而退晉亦遣使邀魯侯同伐鄭國魯成公復從之周定

王二十年鄭襄公堅薨世子費嗣位是為悼公因與許國爭田界

許君訴于楚楚是一國之君却論曲直于他國若百姓亦可憐可矣楚共王為許君理直使

入責鄭鄭悼公忿乃棄楚從晉是年即克以箭瘡失于調養左臂

遂損乃告老旋卒欒書代為中軍元帥明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欒書救之時晉景公以齊鄭俱服頗有矜慢之心寵用屠岸賈

游獵飲酒復如靈公之口此下事頗有訛謬不是信已具本卷總批中趙同趙括與其

兄趙嬰齊不時誣以淫亂之事逐之奔齊景公不能禁止時梁山

無故自崩壅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賈行賂于

史氏以圖全志

共王見表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對曰楚晉世仇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討公子嬰齊復曰黑要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討之共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嬰齊領兵抄沒巫臣之族使公子側領兵擒黑要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爲二將分得享用假公濟私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遺書于二將略去不言已見

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等疲于道路以死

嬰齊等祕其書不使聞于楚王巫臣爲晉畫策請通好于吳國因以車載之法教道吳人留其子狐庸仕於吳爲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來不絕自此吳勢日強兵力日盛盡奪取楚東方之屬國壽

夢遂偕爵爲王楚邊境被其侵伐無寧歲矣

賢臣賓敵必致貽殃

後巫臣死

狐庸復屈姓遂留仕吳吳用爲相國任以國政冬十月楚王拜公

魚水生平願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諧老
百年豈不穩便夏姬曰原來如此屈巫費了許多心機棄官有罪
既已表白出來夏姬無一話感
謝只如此淡淡答之是仍
有不甚嫌意處耶一笑夫君既不回楚那使齊之命如何消繳
屈巫曰我不往齊國去了方今與楚眈衡莫如晉國我與汝適晉
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道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
國晉景公方以兵敗于楚為恥聞屈巫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
我也即日拜為大夫賜邢地為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為氏
名臣至今人稱為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晉楚共王接得巫
臣來表而讀之路云

蒙鄭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肖遂不能辭但恐求之不得却
偏說遂不能辭恐君
王見罪暫寓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死罪

從晉爲楚失救之故非齊志也寡人嘗爲齊伐衛魯以雪讐恥誰能爲寡人達此意于齊侯者申公屈巫應聲曰微臣願往共王曰卿此去經繇鄭國就便約鄭師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取齊卽以此期告于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托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屬及財帛裝載十餘車陸續出城自己乘輅車在後星馳往鄭致楚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舍成親二人之樂可知矣若使王元然有一篇絕妙文章有詩爲證

佳人原是老妖精

到處偷情舊有名

採戰一雙今作配

這迴鏖戰定輸贏

夏姬枕畔謂屈巫曰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之事訴說一遍下官爲了夫人費下許多心機今日得諧

解于楚而以王子

即穀

及襄老之屍交易荀罃鄭君以邲之戰懼

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于晉此真情無疑矣話猶未畢夏姬入

朝辭楚王奏問歸鄭之故言下淚珠如雨曰若不得屍妾誓不反

楚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書于鄭襄公求聘夏姬

為內子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

楚欲結為姻親乃受其聘幣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復使人至晉通

信于荀首教他將二屍易荀罃于楚以實其言

為自已圖謀這個婦人却替別人出

了許多主意荀首致書皇戌求為居間說合莊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

之屍乃歸荀罃于晉晉亦以二屍與楚楚人信屈巫之言為實不

疑其有他故也

做得宛轉隱密自然令人不覺

及晉師伐齊齊頃公請救于楚值

楚新喪未即發兵後聞齊師大敗國佐已及晉盟楚共王曰齊之

侯以晉無信義漸漸離心齊人侵奪人地晉伐而還之可也復令

得諸侯此是後話再說陳夏姬嫁連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從軍

于邲夏姬遂與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戰死黑要戀夏姬之色不

往求尸國人頗有議論夏姬以為恥曉得羞恥還算欲借迎尸之

名謀歸鄭國申公屈巫遂賂其左右使傳語于夏姬曰申公相慕

甚切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晚即來聘矣又使人謂鄭襄公曰姬

欲歸宗國盍往迎之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楚莊王問于諸

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獨對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鄭人

任其事以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屍在晉鄭安從得之

屈巫對曰荀罃者荀首之愛子也罃為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

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戌素相交厚其必借鄭皇戌居間使講

秋毫無犯各立誓書卻克命取牲血共歃訂盟而別釋放逢父復
歸于齊齊頃公進逢丑父爲上卿晉魯衛曹之師皆歸本國宋儒
論此盟謂卻克恃勝而驕出令不恭致觸國佐之怒雖取成而還
旌不足以服齊人之心也于已亦未有先輝晉師歸獻齊捷景
公嘉戰肇之功卻克等皆益地復作新上中下三軍以韓厥爲新
中軍元帥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元帥韓穿佐之荀驪爲新下
軍元帥趙旃佐之爵皆爲卿自是晉有六軍復興伯業可見伯業自是力勝
處司空屠岸賈見趙氏復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趙氏之短譖于景
公又厚結欒郤二家以爲己援此事且閣過一邊表白在後齊頃
公恥其兵敗弔死問喪恤民修政志欲報仇晉君臣恐齊侵伐復
失伯業乃托言齊國其順可嘉使各國仍還其所侵之地自此諸

賦不下數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大虧元帥必不允從請收合殘兵

與元帥決戰于城下一戰不勝尚可再戰再戰不勝尚可三戰此語

又足以折其若三戰俱敗舉齊國皆晉所有何必質母東敵為哉語

佐從此辭矣委虜磬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營去了去得決烈然亦自恃力之

尚不全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出謂卻克曰齊恨我

深矣必將致死于我兵無常勝不如從之二人雖恨齊而自顧力不如齊恐貽將來之患

耳卻克曰齊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面還也乃使良馬駕車追

及十里之外強拉國佐齊國得臉復轉至晉營卻克使與季孫行

父孫良夫相見乃曰克恐不勝其事以獲罪于寡君故不敢輕諾

今魯衛大夫合辭以請克不能違也克聽子矣國佐曰元帥已俯

從敝邑之請願同盟為信齊認朝晉且反魯衛之侵地晉認退師

寡君返魯衛之侵地如何韓厥曰有中軍主師在厥不敢專韓厥
引國佐來見卻克克盛怒以待之國佐辭氣俱恭卻克曰汝國亡
在且夕尙以巧言緩我耶倘真心請平只依我兩件事國佐曰敢
問何事卻克曰一來娶蕭君同叔之女爲質于晉同叔蕭君之字
蕭二來必使齊封內壘畝盡改爲東西行萬一齊異日背盟殺汝
質伐汝國車馬從西至東可直達也只顯說出不論道理不慮回
之上卿乃孟浪國佐勃然發怒曰元帥差矣蕭君之女非他乃寡
君之母以齊晉匹敵言之猶晉君之母也此句最有力那有國母爲質
人國的道理至于壘畝縱橫皆順其地勢之自然若惟晉改易與
失國何異元帥以此相難想不允和議了卻克曰便不允汝和汝
奈我何國佐曰元帥勿欺齊太甚也齊雖褊小其賦千乘諸臣私

左而不信遷況遷又自相矛盾乎但史記所載屠岸賈攻滅趙氏則未嘗稟命景公而與諸將自行其意此傳則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又與史記不合要之卽就趙世家之文而論其中紕謬處頗多大率非實事也故其得失是非吾不論斷

話說晉兵追齊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婁安營下寨打點

攻城齊頃公心慌集諸臣問計國佐進曰臣請以紀侯之獻音獻實既

也及玉磬

二物皆滅紀所得

行賂于晉

只行賂而不謝過殆亦爲前事而實是無禮頗亦難于措詞耳

而

請與晉平魯衛二國則以侵地還之頃公曰如卿所言寡人之情

已盡矣再若不從惟有戰耳國佐領命捧着紀獻玉磬二物逕造

晉軍先見韓厥致齊侯之意韓厥曰魯衛以齊之侵削無已故寡

君憐而拯之寡君則何仇于齊乎

却不道元帥有仇

國佐答曰佐願言于

晉侯言二人欲爲亂。晉景公乃殺同族以韓厥言。趙氏世有大勲于晉。不可無後。乃立趙武而反其田。卽在本年中。史記晉世家亦載之。于景公十七年。其事與左傳同而不載趙嬰莊姬事。景公之死則在十九年。兩書始終皆無屠岸賈名。至于屠岸賈及程嬰公孫杵臼匿孤復位等事。見于趙世家而屠氏之攻趙族則在晉景三年。後十五年而趙孤始出。則應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又曰。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始問于韓厥而求趙孤族。誅屠氏。其事與左傳全反。是司馬遷當日已不免自相矛盾矣。當日此事始末。不知傳自何人。司馬氏遂據之以作史記。其事之有無雖不可知。但司馬遠而育左近。且經成于聖人之手。卽無破綻亦當信。

以因之乃使人追回而與盟舉動乖張言詞孟浪可笑極矣
卻克爲卿頗覺不滿人意

屈巫在楚亦算大臣爲了一個夏姬費却許多心力詎君欺
友棄命害家做出許多乖張舉動總是淫之一念所使耳色
之迷人可畏如此一友曰今人爲了一個不堪表子弄得疎
親慢友兄弟參商夫妻反目七顛八倒破產喪家者多矣况
這等一個妙物豈不值得一死乎舉座聞之無不絕倒

屈巫奔晉通吳遂致強吳而削楚使子側子重奔命不暇然
則能臣之去留所關豈淺小哉

按左傳趙嬰通于莊姬同拈放之于齊事在魯成公五年爲
晉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故怨同拈譖于

守以待楚救之至可也。齊侯從其言，遂引大軍回至臨淄去了。卻克引大軍及魯衛曹三國之師，長驅直入，所過關隘盡行燒毀，直抵國都，志在滅齊。不知齊國如何應敵。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卻克盟齊之事，殊爲可笑。意欲質人國母，而又欲易其田畝。此萬萬不能之事。卽牧豎小兒亦皆知其不可也。若卻克因恨齊之深，預定制勝之計，故出難題，使之不從，而後戰冀滅其國，以舒忿，猶可自解。既無深謀遠慮，反使齊人責備一番，殊覺削色可恥。及國佐說到合兵三戰一揖出營，又無別策。

之心也卻克命解其縛曰人盡忠于君我殺之不祥使後車載之自是卻克好處非潛淵居士有詩云

遶山戈甲密如林

繡甲君王險被擒

千尺華泉源不竭

不如丑父計謀深

後人名華不注山為金輿山正以齊侯金輿駐此而得名也因此取名

亦沒頃公既脫歸本營念丑父活命之恩復乘輕車馳入晉軍訪

求丑父出而復入者三次國佐高固二將聞中軍已敗恐齊侯有

失各引軍求救駕見齊侯從晉軍中出大驚曰主公何輕千乘之

尊而自探虎穴耶頃公曰逢丑父代寡人陷于敵中未知生死寡

人坐不安席是以求之雖是失于謹慎却不失為好人言未畢哨馬報晉兵分五

路殺來了國佐奏曰軍氣已挫主公不可久留于此且回國中堅

渴不能答言以瓢授齊侯曰丑父可爲我取飲齊侯下車假作華
泉取飲水至又嫌其濁更取清者齊侯遂繞山右而遁恰遇齊將
鄭周父御副車而至曰邴夏已陷于晉軍中矣晉勢浩大惟此路
兵稀主公可急乘之乃以轡授齊侯齊侯登車走脫韓厥先遣人
報入晉軍曰已得齊侯矣卻克大喜及韓厥以丑父獻卻克見之
曰此非齊侯也卻克曾使齊認得齊侯韓厥却不認得因此被他
設計賺去可知韓厥去追便是齊頃造化韓厥怒問丑父曰汝是何人對曰某乃
車右將軍逢丑父欲問吾君方絕往華泉取飲者就是卻克亦怒
曰軍法欺三軍者罪應死汝冒認齊侯以欺我軍倘望活耶叱左
右縛丑父去丑父大呼曰晉軍聽吾一言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丑父免君子患今且爲戮矣既以忠心代君便不應又出此語出此語便疑未代君時先有僎倖

韓厥見卻克重傷曰元帥且暫息某當力追此賊這是濟項造化言畢招

引本部驅車來趕齊軍紛紛四散頃公繞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

而走韓厥遙望全與儘力逐之逢丑父顧邴夏曰將軍急急出圍

以取救兵某嘗伐將軍執轡邴夏下車去了晉兵引者益多圍華

不注山三匝此時齊頃不知亦悔笑客否逢丑父謂頃公曰事急矣主公快將

錦袍繡甲脫下與臣穿之假作主公主公可穿臣之衣執輿于傍

以誤晉人之目何不合其脫身先走而乃仍復執轡于旁未為全善倘有不測臣當以死代

君君可脫也頃公依其言更換方畢將及華泉泉在華不注山下韓厥之

車已到馬首韓厥見錦袍繡甲認是齊侯遂手攬其紂馬之索再

拜稽首曰寡君不能辭魯衛之請使群臣詢其罪於上國臣厥忝

在戎行願御君侯以辱臨于敝邑這等請客之法不丑父詐稱曰

願大惡薄乎一笑

陣于鞏國佐率右軍以過魯高固帥左軍以遏衛曹兩下相持各
不交鋒專候中軍消息齊侯自恃其勇目無晉人身穿錦袍繡甲
乘着金輿令軍士俱控弓以俟曰視吾馬足到處萬矢俱發一聲
鼓响馳車直冲入晉陣箭如飛蝗齊勢頗洶湧可見亦是勦敵晉兵死者極多
解張手肘連中二箭血流下及車輪猶自忍痛勉強執轡漢子郤
克正擊鼓進軍亦被箭傷左脅標血及屢鼓聲頓緩解張曰師之
耳目在于中軍之旗鼓三軍因之以爲進退傷未及死不可不勉
力趨戰鄭邱綏曰張侯尊稱之言是也死生命耳郤克乃援枹連
擊也是解張策馬冒矢而進鄭邱綏左手執筮以衛郤克右手奮
戈殺敵也是左右一齊擊鼓鼓聲震天晉軍只道本陣已得勝爭
先馳逐勢如排山倒海齊軍不能當大敗而奔天下事有得力于快者此類是也

連接三十餘里車聲不絕齊頃公預先使人於魯境上覘探已知
臧司寇乞得晉兵消息頃公曰若待晉師入境百姓震驚當以兵
逆之于境上乃大閱車徒挑選五百乘三日三夜行五百餘里直
至盩音地在濟南府札營前哨報晉軍已屯于靡笄山下頃公遣使請
戰卻克許來日決戰大將高固請于頃公曰齊晉從未交兵未知
晉人之勇怯臣請探之乃駕單車徑入晉壘挑戰有未將亦乘車
自營門而出高固取臣石擲之止申其腦倒于車上御人驚走高
固騰身一躍早跳在晉車之上脚踰晉囚手挽轡索馳還齊壘周
圍一轉大呼曰出賣餘勇齊之君臣皆驕兵而欺敵宜其敗也齊軍皆笑晉軍中覺
而逐之已無及矣高固謂頃公曰晉師雖衆能戰者少不足畏也
次日齊頃公親自披甲出陣邴夏御車逢丑父爲車右兩家各結

見論語孔子修春秋論此事以爲惟名器分別貴賤不可假人衛

侯爲失其賞矣此是後話表過不提却說孫良夫收拾敗軍入新

築城中歇息數日諸將請示歸期良夫曰吾本欲報齊反爲所敗

何面目歸見吾主便當乞師晉國生縛齊君方出我曾中之氣乃

留石稷等屯兵新築自己親往晉國借兵適值魯司寇臧宣叔亦

在晉請師二人先通了卻克然後謁見晉景公內外同心彼唱此

和不繇晉景公不從卻克慮齊之強請車八百乘晉侯許之卻克

將中軍解張解楊之子爲御鄭邱緩爲車右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

韓厥爲司馬於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師山絳州城望東路進發

臧孫許先期歸報季孫行父同叔孫僑如帥師來會同至新築孫

良夫復約會曹公子首各軍俱于新築取齊擺成隊伍次第前行

晉司馬公孫子首各軍俱于新築取齊擺成隊伍次第前行

那員將答曰某乃守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是也悉起本境之衆有
百餘乘在此足以一戰元帥勿憂良夫方纔放心謂于奚曰石將
軍在後子可助之仲叔于奚應聲摩車而去再說齊兵遇石稷斷
後之兵正欲交戰見北路車塵蔽天探是仲叔于奚領兵來到齊
頃公身在衛地恐兵力不繼遂鳴金收軍止掠取輜重而回石稷
和于奚亦不追趕後與晉人勝齊歸國衛侯因子奚有救孫良夫
之功欲以邑賞之于奚辭曰邑不願受得賜曲縣縣同繁纓以光寵
于縉紳之中于願足矣接周禮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
侯之樂止縣三面獨缺南方謂之曲縣亦曰軒縣大夫則左右縣
耳繁纓乃諸侯所以飾馬者二件皆諸侯之制于奚自恃其功以
此爲請衛侯笑而從之

周襄王賴晉文靖難而不許其青遂衛侯乃以救大夫之功而許其曲縣繁纓二君

敵不如退兵讓其歸路俟晉魯合力並舉可以萬全自是量孫良

夫曰本欲報齊君一笑之仇今仇人在前奈何避之遂不聽石稷

之諫是夜率中軍往劫齊塞齊人也慮衛軍來襲已有整備良夫

殺入營門劫了空營方欲回車左有國佐右有高固兩員大將圍

裏將來齊侯自率大軍掩至齊頃亦有行兵之才大叫跛夫且留下頭臚良

夫死命相持沒抵當一頭處正在危急却得甯相甯俞向禽兩隊

車馬前來接應救出良夫北奔衛軍大敗齊侯招引二將從後追

來衛將石稷之兵亦至迎著孫良夫叫道元帥只顧前行吾當斷

後良夫引軍急走未及一里只見前面塵頭起處車聲如雷良夫

嘆曰齊更有伏兵吾命休矣車馬看看近前一員將車中鞠躬言

曰小將不知元帥交兵救援遲慢伏乞恕罪良夫問曰子何人也

魯成公卽位二年齊頃公聞魯與晉合謀伐齊一面遣使結好于

楚以爲齊緩急之助一面整頓車徒躬先伐魯繇平陰今平陰縣

進兵直至龍邑北有龍山齊侯之嬖人盧蒲就魁輕進爲北門軍

士所獲頃公使人登車呼城上人語之曰還我盧蒲將軍卽當退

師龍人不信殺就魁磔其尸於城樓之上頃公大怒令三軍四面

攻之三日夜不息城破頃公將北城一角不論軍民盡皆殺死以

洩就魁之恨戰勝而擒將軍之福也而反以害其民則又禍之所伏矣正欲深入哨馬探得衛

國大將孫良夫統兵將入齊境頃公曰衛窺吾之虛來犯吾界合

當反戈迎之乃留兵戍龍邑班師而南行至新築衛地界口恰遇衛

兵前隊副將石稷石暗四世孫已到兩下名結營壘石稷詣中軍告于

孫良夫曰吾受命侵齊乘其虛也今齊師已歸其君親在不可輕

日宣公報薨矣時周定王之十六年也季孫行父等擁立世子黑肱時年一十三歲是為成公成公年幼凡事皆決于季氏季孫行父集諸大夫于朝堂議曰君幼國弱非大明政刑不可當初殺適立庶專意媚齊致失晉好皆東門遂所為也仲遂有誤國大罪宜追治之好人欲快私意必借公事為名諸大夫皆唯唯聽命行父遂使司寇臧孫許逐東門氏之族公孫歸父自晉歸魯未及境知宣公已薨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乃出奔于齊國齊亦為與仇族人俱從之後儒論仲遂躬行弑逆援立宣公身死未幾子孫被逐作惡者亦何益哉髯仙有詩嘆云

援宣富貴望千秋

誰料三桓作寇仇

楹折東門喬木基

獨餘青簡惡名留

乃納賂于岸賈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岸賈爲得罪趙氏立心
結交欒卻二族往來甚密乃以歸父之言告于欒書書曰元帥方
與季孫氏同仇謂仇齊恐此謀未必協也吾試探之欒書乘問言于
卻克克曰此人欲亂魯國不可聽之遂寫密書一封遣人星夜至
魯飛報季孫行父行父大怒曰當年弑殺公子惡及公子視皆是
東門遂主謀我欲圖國家安靖隱忍其事爲之庇護今其子乃欲
見逐豈非養虎留患耶乃以卻克密書面致叔孫僑如看之僑如
曰主公不視朝將一月矣言有疾病殆托詞也吾等同往問疾而
造主公楊前請罪看他如何正不知老兒將欲如何可笑亦使人邀仲孫蔑蔑
辭曰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大義稟然蔑不敢往乃拉司寇臧孫許仲
子之同行三人行至宮門聞宣公病篤不及請見但致問候而返次

楚共王方有新喪辭不出師行父正在憤懣之際有人自晉國來
述卻克日夜言伐齊之利不伐齊難以圖伯晉侯惑之士會知
卻克不可回乃告老讓之以政令卻克爲中軍元帥主晉國之事
不日與師報齊矣行父大喜乃使仲遂之于公孫歸父行聘于晉
一來答卻克之禮二來訂伐齊之期魯宣公因仲遂得國故寵任
歸父異子群臣時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子孫衆盛宣公每以爲
憂知子孫必爲三家所凌乃於歸父臨行之日握其手密囑之曰
三桓日盛公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孫此行觀便與晉君臣密訴其
情倘能借彼兵力爲我還去三家主意未嘗不見是可惜不得其時耳情願歲輸幣
帛以報晉德永不貳志卿小心在意不可洩漏歸父領命齊重賂
至晉問屠岸賈復以諛佞得寵于景公官拜司寇諛佞者得寵晉景公便不能嗣伯

主賓相見敬爲先

殘疾何當配執鞭

臺二笑聲猶未寂

四郊已報起烽煙

是時魯卿東門仲遂叔孫得臣俱卒季孫行父爲正卿執政當權
自聘齊被笑而歸誓欲報仇聞卻克請兵于晉侯因與太傅士會
主意不合故晉侯未許行父心下躁急乃奏知宣公使人往楚借
兵值楚莊王旅病薨世子審卽位時年纔十歲是爲共王史臣有
楚莊王讚云

於赫莊王

幹父之蠱

始不飛鳴

終能張楚

樊姬內助

孫叔外輔

戮舒播義

衎晉覲武

窺周圍宋

威聲如虎

蠶爾荆蠻

桓文爲伍

夫人啟帷望見不覺大笑左右侍女無不掩口笑聲直達于外御
克初見御者眇目亦認為偶然不以為怪及聞臺上有婦女嬉笑
之聲心中大疑草草數盃即忙起身回至館舍使人詰問臺上何
人乃國母蕭太夫人也須臾魯衛曹三國使臣皆來告訴御克言
齊國故意使執鞭之人戲弄我等以供婦人觀笑是何道理御克
曰我等好意修聘反被其辱若不報此仇非丈夫也行父等三人
齊聲曰大夫若與師伐齊我等奏過寡君當傾國相助短者人之
跛莊四人之短也御克曰衆大夫果有同心便當歃血
為盟伐齊之日有不竭力共事者明神殛之四位大夫聚于一處
竟夜商量直至天明不辭齊侯竟自登車命御人星馳各遠本國
而去國佐嘆曰齊患自此始矣既知如此何不勸史官有詩云

吾國堂上聚著一班鬼怪豈不可笑蕭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觀之可乎頃公曰使臣至國公宴後例有私享來日兒命設宴于後苑諸大夫赴宴必從崇臺之下經過母親登于臺上張帷而竊觀之有何難哉話中略過公宴不題單說私宴蕭太夫人已在崇臺之上了舊例使臣來到凡車馬僕從都是主國供應以暫息客人之勞頃公主意專欲發其母之一笑即欲發母之笑亦儘有可商何乃以國家大典強國命卿
為戲乎無禮甚矣乃于國中密選眇者秃者跛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卻克眇即用眇者為御行父秃即用秃者為御孫良夫跛即用跛者為御公子首疤即用疤者為御齊上卿國佐國歸父之
于諫曰朝聘國之大事賓主主敬敬以成禮不可戲也諫得是矣何不力爭
而乃使其君得頃公不聽車中兩眇兩秃雙疤雙跛行過臺下蕭

卒行之何也

致主君之意禮畢齊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稱怪道大夫
請暫歸公館卽容設享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門頃公入宮見其
母蕭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蕭君之女嫁于齊惠公自惠公
薨後蕭天人日夜悲泣頃公事母至孝每事求悅其意卽閭巷中
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稱述博其一笑據此看來齊頃公是個
于擒成由此是日頃公乾笑不言其故蕭太夫人問曰外面有何
樂事而歡笑如此頃公對曰外面別無樂事乃見一怪事耳今有
晉魯衛曹四國各遣大夫來聘晉大夫卻克是個瞎子只有一隻
眼光著看人魯大夫季孫行父是個禿子沒一根毛髮衛大夫孫
良夫是個跛子兩脚高低的曹公子首是個痲背兩眼觀地吾想
生人抱疾五形四體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名占一病又同時至于

襄公之世猶受盟新城未敢貳也自合狐失信始絕秦權及齊宋
弑逆我不能討山東諸國遂輕晉而附楚最說得是蓋不能討非人便無所取材矣至
救鄭無功救宋不果復失二國晉之宇下惟衛曹豢豢三四國耳
夫齊魯天下之望君欲復盟主之業莫如親齊魯蓋使人行聘于
二國以聯屬其情而伺楚之間可以得志晉景公以爲然乃遣上
軍元帥卻克卻克上軍副將因士會使魯及齊厚其禮幣却說魯升在中軍乃以克代會
宣公以齊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謹朝聘俱有常期至頃公無野
嗣立猶循舊規未曾缺禮卻克至魯修聘禮畢辭欲往齊魯宣公
亦當聘齊之期乃使上卿季孫行父同卻克一齊啟行方及齊郊
只見衛上卿孫良夫曹大夫公子首也爲聘齊來到四人相見各
道來繇不期而會足見同志了四位大夫下子客館次日朝見各

石擊石石必兩碎

這比喻却比胡弭盜之方在乎化其心術使知

廉恥

此語便與

聖人無異

非以多獲為能也君如擇朝中之善人顯榮之于

民上彼不善者將自化何盜之足患哉景公又問曰當今晉之善

人何者為最卿試舉之羊舌職曰無如士會其為人言依于信行

依于義和而不諂廉而不矯直而不亢威而不猛

二十四字是一位大寶論贊

君必用之及士會定赤狄而還晉景公獻狄俘于周以上會之功

奏聞周定王定王賜士會以黻冕之服位為上卿遂代林父之任

為中軍元帥且加太傅之職改封於范

今山東東昌府范縣

是為范氏之始

士會將緝盜科條盡行除削專以教化勸民為善於是好民皆逃

奔秦國

只是逃奔秦國未為化格其心所以士會終不能入于聖賢之域

無一盜賊晉國大治景

公復有圖伯之意謀臣伯宗進口先君文公始盟踐土列國景從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十二

三

所以如此必然有故若是真獲齊侯正不知卻克作如何相待若因其為鄰國之君而不敢加以無禮則此舉之謂何且將何以洩忿也若可以無禮加之則韓厥之舉動不大為迂濶乎春秋中此等處亦多正令人難會耳

話說荀林父用卻雍治盜羊舌職度卻雍必不得其死林父請問其說羊舌職對曰周諺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察之料之木自不妨但恃其能察恃其能料而求盡則犯造物之忌矣小卻雍一人之察不可以盡群盜而合群盜之力反可以制卻雍不死何為未及三日卻雍偶行郊外群盜數十人合而攻之割其頭以去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晉景公聞羊舌職之言召而問曰子之料卻雍當矣然弭盜何策羊舌職對曰夫以智禦智如用石厭草草必鋤生以暴禁暴如用

雖微而爲名器則甚大子奚請之衛侯許之兩失之矣故孔子非之至後世以功與文字與人粟拜官之得失子另著有官賞論三篇具抽集中茲不敢贅

鞏之戰晉人并無成謀如城濮之戰楚也所以齊師之來卻至解揚俱受重傷只是齊兵不如晉兵之強故至敗耳卻至此番其有天幸

逢丑父拚死代君固爲難得而卻克之不殺丑父則爲尤難蓋卻克之伐齊與別處之出師不同乃特爲己之洩忿而來者幾得齊侯而爲丑父之所易則其所不得逞于齊侯者必當先逞于丑父矣乃念其忠而不果殺是可稱賢豪者流也但韓厥之舉動大是迂濶似非臨戎之體然韓厥亦賢者其

爲荊楚北端改齊頃之使婦人笑客固爲不敬而晉魯曹衛
四君擇使不精亦當分任其過

朝會聘享國之大事稍有不敬必招識者之訛况國之盛衰
人之生死于此卜之齊頃享四國之卿乃以爲戲又使婦人
笑之無禮之極得脫于華泉未遭韓厥之于殊爲僥倖

四國之卿不爲不衆形容人短而笑之取怨最深就中晉國
最爲强大齊頃既知其怨怒不思謝過修好以蓋前愆反欲
逞其兵力以求勝弗思甚矣得脫于華泉真是十分僥倖

君臣上下之間所恃以維持而不亂者名與器而已名器一
假僭亂必生推而論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古人賞德則
以爵賞功以祿乃聖賢君臣謀國之深心也繁縷曲縣其物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容

蓬丑父易服免君

羊舌職之論弭盜真是高識名言乃正本清源之論也從古
聖賢之論止盜皆是如此蓋在上者下之標的上之好惡下
之所視以爲趨避者也蓋托諸空言則下必不信故大學治
國章說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非特弭盜
一切政刑皆當以上之舉措爲轉移古語云治在君心不在
刑法豈不信哉

將命出使固須有不然容貌亦要檢點蓋威儀文辭皆使臣
之所并重者今使眇秃跛跢于威儀已不莊重聚于一處尤

封以令狐之地復鑄大鐘以紀其事備載年月後人因晉景公所
鑄因名曰景鐘置侯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共滅三國曰
甲氏曰留吁及留吁之屬國曰鐸辰自是赤狄之士盡歸于晉時
晉國歲飢盜賊蠭起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于察盜失本未之義矣以靖盜源邦急民
得一人乃卻氏之族名雍此人善于億逆嘗遊市井
間忽指一人爲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真盜也林父問何以知之卻
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間見市中之物有貪色見市中之人有愧色
聞吾之至而有懼色是以知之卻雍每月獲盜數十人市井悚懼
而盜賊愈多不能清源截流自是無盜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元帥任卻雍以
獲盜也盜未盡獲而卻雍之死期至矣林父驚問何故不知羊舌
職說出甚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曰祖姬嬖每出征必囑魏顥曰吾若戰死沙場汝當爲我選擇良

配以嫁此女此語自是正理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嬖病篤之時

又囑顥曰此女吾所愛惜必用以殉吾墓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訖

而卒魏顥營葬其父並不用祖姬爲殉魏錡曰不記父臨終之囑

乎顥曰父平日分付必嫁此女臨終乃昏亂之言孝子從治命不

從亂命治命亂命只當就理士葬事畢遂擇士人而嫁之有此陰

德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魏顥夢覺述于魏錡曰吾當時曲體親

心不殺此女不意女父銜恩地下如此魏錡嘆息不已髯仙有詩

云結草何人亢杜回夢中明說報恩來

勸人廣積陰功事理順心安福自該

秦國敗兵回到雍州知杜回戰死君臣喪氣晉景公嘉魏顥之功

真司小司全志卷之二十二

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顥問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見擒

杜回曰吾雙足似有物攥住不能展動乃天絕我命非力不及也

非特老人亦有天助魏顥暗暗稱奇魏錡曰彼既有絕力留於軍

不然鬼豈能違天耶中恐有他變魏顥曰吾意正慮及此即時將杜回斬首

此人死得可為恃解往稷山請功是夜魏顥始得安睡夢日間所見老人前

來致揖曰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是老漢結草以禦之所以顥躡

被獲耳只這老人在冥間苦遇見杜回魂靈魏顥大驚曰素不識

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爾用先人之

治命善嫁吾女老漢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効微力助將軍

成此軍功將軍勉之後當世世榮顯子孫貴為王侯無忘吾言呼

結草報其前恩又啟其後來好原來魏顥之父魏犇有一愛妾名

生惡殺之心老人亦大有陰德

敗于此地也。弟先引一軍往坡埋伏。兄誘敵軍至此。左右夾攻。可
以取勝。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魏顥傳令。按寨都起揚言。且回黎
城。杜回果然來追。魏顥略身數合。回車就走。漸漸引近青草坡。來
一聲砲響。魏錡伏兵俱起。魏顥復鬪。轉來將杜回團團圍住。兩下
夾攻。杜回全不懼。輪着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橫劈豎劈。當
者輒死。雖然衆殺手。頗有損傷。不能取勝。只靠死殺。二魏督率軍
衆力戰。杜回不退。看看殺至青草坡中間。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
油靴踏着層水。立脚不住。軍中發起喊來。魏顥舉眼看時。遙見一
老人布袍芒履。似庄家之狀。將青草一路挽結。以攔音粉杜回之足。
以結草絆人。真是魏顥魏錡雙車碾到。一戟并舉。把杜回搠倒在
鄉老伎倆。二笑。地。活捉過來。衆殺手見主將被擒。四散逃走。俱爲晉兵追而獲之。

身月夜圖卷三
三
恐赤狄之黨結連秦國生變特遣弟來幫助魏顥進秦將杜回如

此恁般勇不可當正欲遣人請兵魏錡不信曰彼草寇何能爲來

日弟當見陣管取勝之留神留神未必未必至明日杜回又來挑戰魏錡忿

然欲出魏顥止之不聽當下領著新來甲士驅車直進秦兵却四

方奔走魏錡分車逐之忽然呼哨一聲三百箇殺手復合爲一都

跟著杜回大刀闊斧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北邊步卒隨車行轉輅

車不便轉折被他左右前後覷便就砍魏錡大敗虧著魏顥引兵

接應回營去了是夜魏顥在營中悶坐左思右想沒有良策坐至

三更困倦朦朧睡去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

再睡仍復如前既來托夢何不言却只這般恍恍惚惚乃向魏錡

言之魏錡曰輔氏左右十里有個大坡名爲青草坡或者秦兵合

又聞晉已殺鄆舒執潞子遂遣杜回引兵來爭潞地那杜回是秦

國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張銀鑿眼突金睛拳似銅鎚臉如鉄鉢此

鬚卷髮身長一丈有餘力舉千鈞慣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二

十斤本白翟今延安府人氏曾于青眉山在延川縣一日拳打五虎背劍其

皮以歸亦是奇人可惜秦桓公聞其勇聘為車右將軍又以三百

人破嗟峨山在三原縣賊寇萬餘威名大振遂為大將魏顥排開陣勢

等待交鋒杜回却不用車馬手執大斧領著憤戰殺手三百人大

踏步直冲人陣來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分明是天降下神殺一般

晉兵從來未見此兇狠遮攔不住大敗一陣魏顥下令札住營壘

且莫出戰杜回領著一隊刀斧手在營外跳躍叫罵一連三日魏

顥不敢出應忽報本國有兵來到其將乃顥弟魏錡也錡曰主公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十二 三

縣地戰敗奔衛衛穆公速方與晉睦因酆舒以獻于晉軍荀林父
令縛至絳都殺之晉師長驅直入潞城潞子嬰兒迎于馬首林父
數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托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訪黎
侯之裔割五百家築城以居之名爲復黎實則滅潞也嬰兒痛其
國亡自刎而死潞人哀之爲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山
是也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軍屯于稷山在平陽府府父
先至稷山獻捷留副將魏顆略定赤狄之地還至輔氏之澤忽見
塵頭蔽日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爲誰前哨飛報秦國遣大將杜回
起兵來到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趙穿侵
崇起釁秦兵圍焦無功遂厚結酆舒共圖晉國共公立四年薨子
桓公榮立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聞晉伐酆舒方欲起兵來救

地於是赤狄益強此時潞子名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
嬰兒微弱其國相酆舒專權用事先時狐射姑奔在彼國他是晉
國勲臣識多才廣酆舒還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後酆舒
益無忌憚欲潞子絕晉之好誣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縊殺之嬰兒
以死時又與潞子出獵郊外醉後君臣打彈爲戲賭彈鳥弓酆舒
告晉君放彈誤傷潞子之目投弓于地笑曰彈得不准臣當罰酒一卮此
廣臣亦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寫密書送晉求晉起兵來討
酆舒之罪既已縊殺其姊這謀臣伯宗進曰若戮酆舒兼并潞地
因及旁國盡有狄土則西南之疆益拓而晉之兵賦益充此機不
可失也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這却怪乃命荀林父爲
大將魏顆魏顆之子副之出車三百乘伐潞酆舒率兵拒于曲梁今廣

天下何時得太平耶華元曰以愚觀之晉楚互為雌雄不相上下

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各朝其屬息兵修好生民免于塗炭誠為

世道之大幸

即此一端可見華元素日為人必是肯愛民恤士者

嬰齊曰此事子能任之子

華元曰元與晉將欒書相善向年聘晉時亦曾言及于此奈無人

從中聯合耳明日嬰齊以華元之言告于公子側側曰二國尚未

厭兵此事殆未可輕議也

何不試之試而不肯亦無所傷子側不如華元多矣

華元留楚凡

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鮑卒子共公固立華元請歸奔喪

始返宋國此是後話却說晉景公問楚人曰宋經年不解謂伯宗

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于宋當往救之

鮑漢不知饑饉然足可笑

正欲發兵忽報潞國有客書送到按潞國乃赤狄別種

即今潞安府路城縣

地隗姓子爵與黎國

國今黎城縣

為鄰周平王時潞君逐黎侯而有其

莊王曰宋困憊如此寡人當取此而歸公子側頓首曰我軍止有
七日之糧臣已告之矣莊王勃然怒曰子何爲以實情輸敵公子
側對曰區區弱宋尙有不欺人之臣豈堂堂大楚而反無之臣故
不敢隱諱莊王顏色頓霽曰司馬之言是也卽降旨退軍屯于三
十里之外楚莊伯氣可愛不然申犀見宣令已出不敢復阻捶胸
大哭莊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終當成汝之孝楚軍安營已定
華元先到楚軍致宋公之命請受盟約公子側隨華元入城與宋
文公歃血爲誓宋公遣華元送巾舟之棺于楚營卽留身爲質莊
王班師歸楚厚葬申舟舉朝皆往送葬葬畢使申犀嗣爲大夫雖
如此究于死華元在楚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與嬰齊相善
者何益哉一日聚會之間論及時事公子嬰齊嘆曰今晉楚分爭日尋干戈

形人有不因之志君民効死與城俱碎豈肯爲城下之盟哉仍不

氣華元可謂能言倚蒙矜厄之仁退師三十里寡君願以國從誓無二志

公子側曰我不相欺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若過七日城不下

亦將班師築室耕田之令聊以相恐耳開心見誠真明日我當奏

知楚王退軍一舍爾君臣亦不可失信華元曰元情願以身爲質

與元帥共立誓詞各無反悔二人設誓已畢公子側遂與華元結

爲兄弟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分付速行華元有了令箭公然行

走直到城下口中一箇暗號城上便放下兜子將華元吊上城堙

去了華元連夜回復宋公歡歡喜喜專等明日退軍消息次早天

明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告平莊王言臣之一命幾喪于七首

幸華元仁心將國情實告于我哀懇退師臣已許之乞我王降旨

手推之公子側醒來要轉動時兩袖被華元坐住了急問汝是何人華元低聲答曰元帥勿驚吾乃宋國右師華元也

只這一句便應令人驚嚇

不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帥若見從當世從盟好若還不允元與元帥之命俱盡于今夜矣言畢左手按住臥席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七首燈光之下晃上兩晃

子反

公子側慌忙答

曰有事大家商量不須粗鹵華元收了七首謝曰死罪勿怪情勢

已急不得從容也公子側曰子國中如何光景華元曰易子而食

拾骨而爨

這個業都是伯宗做的

已十分狼狽矣公子側驚曰宋之困敝一

至此乎不聞軍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子奈何以實情告我華元

曰君子矜人之危小人利人之厄元帥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

敢匿情

雖是奉承亦是真言

公子側曰然則何以不降華元曰國有已困之

傳說華元聞之謂宋文公曰楚王無去志矣晉救不至奈何臣

請入楚營面見子反

公子側字

劫之以和或可僥倖成事也

想到此計可謂最下

之着矣然此

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華元探知

公子側在土堙敵樓上住宿預得其左右姓名及奉差守宿備細

全虧如此不然捱至夜分扮作謁者模樣悄地從城上縋下直到

土堙邊遇巡軍擊柝而來華元問曰主帥在上乎巡軍曰在又問

曰已睡乎巡軍曰連日辛苦今夜大王賜酒一罇飲之已就枕矣

華元走上土堙守堙軍士阻之華元曰我謁者庸僚也大王有緊

要機密事分付主帥因適纔賜酒恐其醉臥特遣我來當面叮嚀

立等回復軍士認以為真讓華元登堙

無人司傳報之事而令來人得以日八中軍楚人防

範頗堙上燈燭尚明公子側和衣睡倒華元逕上其床輕輕的以

自秋九月圍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個月頭睢陽城中

糧草俱盡人多餓死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

子為食子不忍自食其拾骸骨為羹全無變志必是平日治國得道

得其甚莊王沒奈何了軍吏稟道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莊王曰吾

不意宋國難下如此乃親自登車閱視宋城見守陴音脾城軍士

甚是嚴整嘆了一口氣即召公子側議班師申犀哭拜于馬前曰

臣父以死奉王之命王乃失信于臣父乎莊王面有慙色可見立

最要謹申叔時時為莊王執轡在車乃獻計曰宋之不降度我不

能久耳若使軍士築室耕田示以長久之計宋必懼矣莊王曰此

計甚善乃下令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即拆城外民居及砍伐

木為之每軍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種十日一更番軍士互相

軍無人達晉君之命乃佯許曰諾大有權變莊王升解揚于樓車

之上使人從旁促之揚遂呼宋人曰我晉國使臣解揚也被楚軍

所獲使我誘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親率大軍來救不久必至

矣莊王聞其言命速牽下樓車責之曰爾既許寡人而又背之爾

自無信非寡人之過也叱左右斬訖報來解揚全無懼色徐聲答

曰臣未常無信也臣若全信于楚必然失信于晉假使楚有臣而

背其主之言以取賂于外國君以爲信乎不信乎臣請就誅以明

楚國之信在外不在內莊王嘆曰忠臣不懼死子之謂矣縱之使

歸解揚之言又有理又好聽固有免禍之具而楚莊王宋華元因解

揚之告繕守益堅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堙音于外如敵樓之狀親

自居之以闕城內一舉一動皆知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堙以向之

之功也

不顧道理只論利害已非賢者之言况利害亦料不着伯宗之智殊無足取

景公然其言問誰

能與我使宋國者大夫解揚請行景公曰非子虎

解揚字

不勝此任

也解揚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獻于莊王莊王認

得是晉將解揚問曰汝來何事解揚曰奉晉侯之命來論宋國堅

守待救楚莊王曰原來是晉使臣爾前者北林之役汝爲我將薦

賈所擒寡人不殺放汝回國今番又來自投羅網有何理說解揚

曰晉楚仇敵見殺分也又何說乎莊王搜得身邊文書看畢謂曰

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書中之言說汝國中有事急切不能相

救恐誤你國之事特遣我口傳相報如此則宋人絕望必然出降

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事成之日當封你爲縣公留住楚國解

揚低頭不應莊王曰不然當斬汝矣解揚本欲不從恐身死于楚

叔時副之時申叔時立刻整車親自伐宋使申犀爲軍正從征按
申舟以夏四月被殺楚兵以秋九月卽造宋境可謂速之至矣潛
淵有詩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

君命如天敢惜身

投袂興師風雨至

華元應悔殺行人

楚兵將睢陽城圍困造樓車高與城等四面攻城華元率兵民巡
守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之謀臣伯宗
糾伯諫曰林父以六百乘而敗于邲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
功景公曰當今惟宋與晉親若不救則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
千里之遙糧運不繼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說晉已起大軍
來救諭使堅守不過數月楚師將去是我無敵楚之勞而有救宋

文驗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齊文書却没有假道文書關
吏遂將申舟留住飛報宋文公時宋華元爲政奏于文公曰楚吾
世仇也今遣使公然過宋不循假道之禮欺我甚矣請殺之宋公
曰殺楚使楚必伐我奈何華元對曰欺我之恥甚于受伐况欺我
勢必伐我均之受伐且雪吾恥均之受伐而不殺其使則其怒不深華元此語列錯乃使人
執申舟至宋廷華元一見認得就是申無畏怒上加怒責之曰汝
曾戮我先公之僕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罵宋鮑汝
奸祖母弑嫡姪幸免天誅又妄殺大國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爲
虀粉矣華元命先割其舌而後殺之將聘齊的文書禮物焚棄于
郊外從人棄車而遁回報莊王莊王方進午膳聞申舟見殺投箸
于席奮袂而起卽此可見先之使之卽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將申

有假道文書送驂方可過關莊王曰汝畏阻絕使臣耶

只第阻絕不料其殺

只是無畏答曰向者厥貉之會諸君田于孟諸宋君違令臣執其

僕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無假道文書必然殺臣

平主不作

上應無切齒

莊王曰文書上與汝改名曰申舟不用無畏舊名可

矣無畏猶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改莊王怒曰若殺子我當興

兵破滅其國為子報仇

莊王只是忒大謂宋必不敢殺之故以此語托無畏之行耳不然即破滅其國亦何

益于死

無畏乃不敢復得明日率其子申犀謁見莊王曰臣以死

殉國分也但願王善視此子莊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慮申舟

領了出使禮物拜辭出城了犀送至郊外申舟分付曰汝父此行

必死于宋

益亦自知前日之事倣得過分也

汝必請于君王為我報仇切記吾言

父子灑淚而別不一日行至睢陽關吏知是楚國使臣要索假道

得不敗雖是老人欲報魏顆之恩畢竟不能不歸咎于秦主

話說楚莊王大集群臣計議却晉之事公子側進曰楚所善無如

齊而事晉之堅無過于宋若我興師伐宋晉方救宋不暇敢與我

爭鄭乎莊王曰子策雖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敗宋于泓傷其君

股宋能忍之及厥貉之會宋君親受服役其後昭公見弑子鮑嗣

立今十八年矣伐之當用何名公子嬰齊對曰是不難齊君屢次

來聘尚未一答今宜遣使報聘于齊竟自過宋令勿假道且以報

之若彼不較是懼我先君之會盟必不拒矣如以無禮之故辱我

使臣只謂其辱不料其殺亦是失策我借此為辭何患無名哉莊王曰何人可使

嬰齊對曰申無畏曾從厥貉之會此人可使也當時從厥貉之會者豈無他人我疑

嬰齊與無莊王乃命無畏如齊修聘無畏奏曰聘齊必經宋國須

畏有隙

夏歷及國全元
而軍對壘正在危急之時華元得提七首直入中軍登主帥
之床竟無一人覺者雖是垂元之能而楚軍亦懈弛疎怠極
矣倘或晉宋分兵夜襲楚軍能保無事乎則楚之得宋亦是
僥倖

用人殉葬本不合理生時所愛死乃殺之尤爲矛盾人亦何
樂而爲所愛也哉魏顆或有見于此其治命亂命之說殆托
詞以解說于人耳事君事親皆當以理爲斷不應以順命爲
忠孝也魏顆之嫁祖姬亦自行其理之所順與心之所安耳
而遂獲其厚報雖君子之爲善未非望報然亦可以見天道
人心之所禍福焉

杜回勇而無謀豈可獨將秦人不遣謀臣副之恃一勇夫安

孟浪

宋力之不及楚遠甚乃敢于怒楚者恃有晉人之救耳豈知
竟不能得其力而幾至于亡可見借力于人者多有蹉跌也
宋力微弱受困之深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可謂狼狽極
矣而民不怨咨國無叛者則宋之君臣平日所以治國必有
深愛中于人心也人心不離則雖危而不至于亡滅爲人上
者其亦念之哉

華元孤身而入楚軍登床而劫子反可謂險極然能預得其
左右姓名及差宿備細不特可謂能軍亦先站得穩實所以
不致僥倖事竟有成功可見做極險事亦須先有極穩之着蓋
白已不極穩則斷不能入險也

夏曆及回全志 卷之十二 三
楚救忽至是求敵也姑使鄭人懼而自謀耳鄭襄公果大懼遣使
謀之於楚且以其弟公子張換公子去疾回鄭共理國事莊王曰
鄭苟有信豈在質乎乃悉遣之因大集群臣計議不知所議何事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楚莊卽欲試宋楚國大夫儘多何必定要使申無畏雖是君
令臣遵無畏不敢自愛然驅其臣人於死地終亦未免有損
君德宋人縱惡楚莊之無禮不容其使臣之過便已足矣竟
取殺之快一時之忿而挑強鄰之怒貽亡國之憂華元殊是

不念只是不料其窮至于此耳優孟此舉不優孟從旁答曰不窮
特有功干叔敖其有功干楚莊亦復不少
困不見前令尹之賢莊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以萬家之邑安
固辭莊王曰寡人主意已定卿不可却孫安奏曰君王倘念先臣
尺寸之勞給臣衣食願得封寢邱臣願足矣莊王曰寢邱瘠惡之
上卿何利焉孫安曰先臣有遺命非此不敢受也莊王乃從之後
人以寢邱非善地無人爭奪遂爲孫氏世宗此乃孫叔敖先見之
明史臣有詩單道優孟之事詩曰

清官遑計子孫貧

身死褒崇賴主君

不是侏儒能諷諫

莊王安肯念先臣

却說晉臣荀林父聞孫叔敖新故知楚兵不能驟出乃請師伐鄭
大掠鄭郊揚兵而還諸將請遂圍鄭林父曰圍之未可遽克萬一

歸與老妻商議方敢奉詔乃下場復上曰臣適與老妻議之老妻勸臣勿就楚王問曰何故優孟對曰老妻有村歌勸臣臣請歌之遂歌曰

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者汙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堅而策肥廉吏可爲者高且潔而不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之令尹孫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身沒家凌替子孫丐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勞

此等優人真是難得

莊王在席上見優孟問答宛孫叔敖心中已是凄然及聞優孟歌畢不覺潸然淚下曰孫叔之功寡人不敢忘也卽命優孟往召孫安孫安敝衣草屨而至拜見莊王莊王曰子窮困王此乎

可見楚莊不是

不拜

論此一端却可稱賢子

退耕于野莊王所寵優人孟侏儒謂之優孟身

不滿五尺平日以滑稽調笑取懽左右一日出郊見孫安砍下柴

薪自負而歸優孟迎面問曰公子何自勞苦負薪孫安曰父爲相

數年一錢不人私門死後家無餘財吾安得不負薪乎優孟嘆曰

公子勉之王行且召子矣乃製孫叔敖衣冠劍履一具并習其生

前言動摹擬三日無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值莊王宴于宮

中召群優爲戲優孟先使他優扮爲楚王爲思慕叔敖之狀自己

扮叔敖登場楚王一見大驚曰孫叔無恙乎寡人思卿至切可仍

來輔相寡人也優孟對曰臣非真叔敖偶似之耳楚王曰寡人思

叔敖不得見見似叔敖者亦足少慰寡人之思卿勿辭可卽就相

位優孟對曰王過用臣於臣甚願但家有老妻頗能運達世情容

臣

三

當固辭辭之不得則可以累邱地名爲請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幾可延後世之祿耳言畢遂卒孫安取遺表呈上楚莊王啟而讀之表曰

臣以罪廢之餘蒙君王拔之相位數年以來愧乏大功有負重任今賴君王之靈獲死牖下臣之幸矣臣止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裳臣之從子遠憑頗有才能可任一職晉號世伯雖偶敗績不可輕視民苦戰鬪已久惟息兵安民爲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王察之

莊王讀罷嘆曰孫叔死不忘國寡人無福天奪我良臣也卽命駕往視其殮撫棺痛哭從行者莫不垂淚次日以公子嬰齊爲令尹召遠憑爲箴尹是爲遠氏莊王欲以孫安爲工正安守遺命力辭

奏凱而還論功行賞嘉伍參之謀用爲大夫伍舉伍奢伍尚伍員
卽其後也合尹孫叔敖嘆曰勝晉大功出自嬖人吾當愧死矣成敗
論事功欲已出庸人之見也叔敖賢者亦不免耶遂鬱鬱成疾話分兩頭却說荀林父引
敗兵還見景公景公欲斬林父群臣力保曰林父先朝大臣雖有
喪師之哭皆是先穀故違軍令所以致敗主公但斬先穀以戒將
來足矣昔楚殺子玉而文公喜秦留孟明而襄公懼望主公赦林
父之罪使圖後效景公從其言遂斬先穀復林父原職命六卿治
兵練將爲異日報仇之舉此周定王十年事也定王十二年春三
月楚令尹孫叔敖病篤囑其子孫安曰吾有遺表一道死後爲我
達于楚王楚王若封汝官爵汝不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經濟之具
不可濫厠冠裳也叔敖賢者而生庸材之子以難惻致後嗣不昌天道正是難惻若封汝以大邑汝

船南來接應時天已昏黑楚軍已至郟城地在鄭州城東六里伍參請速追

晉師莊王曰楚自城濮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戰可雪前恥矣晉楚

終當講和何必多殺乃下令安營楚軍乘夜濟河紛紛擾擾

直亂到天明方止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才不能御將不進

不退以至此敗遂使中原伯氣盡歸于楚豈不傷哉有詩云

開外元戎無地天

如何裨將敢撓權

舟中掬指真堪痛

縱渡黃河也醜然

鄭襄公知楚師得勝親自至郟城勞軍迎楚王至于衡雍僭居王

宮大設筵席慶賀潘靈請收晉屍築爲京觀以彰武功于萬世莊

王曰晉非有罪可討寡人幸而勝之何武功之足稱耶楚莊不追晉軍不築

京觀皆是見識闊大處所命軍士隨在掩埋遺骨爲文祭祀河神

以伯士定非尋常可及

師強甚不可當也乃策馬急馳比及楚軍知覺欲追之已無及矣
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士會預料有事探信最早先已結陣且
戰且走嬰齊追及敖山之下忽聞砲聲大震一軍殺出當頭一員
大將在車中高叫鞏朔在此等候多時矣嬰齊到喫了一驚鞏朔
接住嬰齊廝殺約鬪二十餘合不敢戀戰保着士會徐徐而走嬰
齊不捨再復追來前面砲聲又起韓牙起兵來到偏將蔡鳩居出
車迎敵方欲交鋒山凹裏砲聲又震旗旆如雲大將卻克引兵又
至嬰齊見埋伏甚衆恐墮晉計鳴金退師士會點查將士並不曾
傷折一個人遂依敖山之險結成七個小寨連絡如七星楚不敢
逼直到楚兵盡退方纔整旆而還此是後話再說荀首兵轉河口
林父大將尚未濟盡心甚驚早却喜得趙嬰齊渡過北岸打發空

岸整車欲行荀林父阻之曰營已陷楚往亦無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猶可換回吾子也魏錡素與荀罃相厚亦願同行荀首甚喜聚起荀氏家兵尚有數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大得軍心故下軍之衆在岸者無不樂從卽已在舟中者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楚軍尋小將軍亦皆上岸相從願効死力此時一股銳氣比着全軍初下寨時反覺強旺所以有兵氣荀首在晉亦算是數一數二的射手多帶良箭撞入楚軍遇着老將連尹襄老正在掠取遺車棄仗不意晉兵猝至不作整備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頰倒于車上公子穀臣看見襄老中箭馳車來救魏錡就迎住廝殺荀首從旁覷定又復一箭中其右腕穀臣負痛拔箭被魏錡乘勢將穀臣活捉過來并載襄老之尸荀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矣楚

一望塵頭又起林父恐楚兵乘勝窮追乃擊鼓出令曰先濟河者

有賞

這一令分明是教人爭殺

兩軍奪舟自相爭殺及至船上人滿了後來者

攀附不絕連船覆水又壞了三十餘艘

林父大作業此荀氏所以無後于晉也

先穀

在舟中喝令軍士但有攀舡扯纜的用刀亂砍其手各船俱放之

手指跳落舟中如飛花片片數掬不盡皆投河中岸上哭聲震響

山谷俱應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史臣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

人逐洪波帶血流

可憐數萬山西卒

半喪黃河作水囚

後西塵頭又起乃是荀首趙同魏錡逢伯鮑葵一班敗將陸續逃

至荀首已登舟不見其子荀繇使人於岸問之有小軍看見荀繇

被楚所獲報知荀首荀首曰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複上

合當讓載也叱二子下車以轡授趙旃使登車同載而去逢寧逢
蓋失車遂死于亂軍之中荀林父同驪從營後登車引着敗殘軍
卒取路由右沿河而走棄下車馬器械無算先穀自後趕上額中
一箭鮮血淋漓扯戰袍裹之林父指曰敢戰者亦如是乎這時候
語林父行至河口趙括亦到訴稱其兄趙嬰齊利下預備船隻先
殺材自濟河不通我每得知是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際何暇相聞也
趙括恨恨不已自此與嬰齊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復戰矣目前
之計濟河爲急乃命先穀往河下招集船隻那船俱四散安伯一
時不能取齊正擾攘之際沿河無數人馬紛紛來到林父視之乃
是下軍正副將趙朔欒書被楚將公子側襲敗驅率殘兵亦取此
路而來兩軍一齊在岸那一個不要渡河的船數一發少了南向

出其不意了林父倉忙無計傳令并力混戰只這四字便楚兵人
人耀武個個揚威分明似海嘯山崩天摧地塌晉兵如久夢乍回
大醉方醒還不知東西南北沒心人遇有心人怎生對敵得過一
時魚奔鳥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亂殺一回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
碎荀營乘着輶車迎不着趙旃却撞着楚將熊負羈兩下交鋒楚
兵大至寡不敵衆士卒奔散荀營所乘左驂中箭先倒遂爲熊負
羈所擒再說晉將逢伯引其二子逢寧逢蓋共載一小車正在逃
奔恰好趙旃脫身走到兩趾俱裂看見前面有乘車者大叫軍中
何人望乞挈帶逢伯認得是趙旃聲音分付二子速速馳去勿得
反顧二子不解其父之意回顧看之又是兩個小趙旃卽呼曰逢
君可載我二子謂父曰趙叟在後相呼逢伯大怒曰汝旣見趙叟

一員大臣領着一隊車馬飛到這員大臣是誰乃是令尹孫叔敖
莊王心下稍安問相國何以知晉軍之至而來救寡人孫叔敖對
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輕進悞入晉軍臣先來救駕隨後三軍俱
至矣莊王北向再看時見塵頭不高曰非大軍也孫叔敖對曰兵
法有云寧可我追人莫使人追我諸將既已到齊吾王可傳令只
顧殺向前去若挫其中軍餘二軍皆不能存朴矣莊王果然傳令
使公子嬰齊同副將蔡鳩居以左軍攻晉上軍公子側同副將丁
尹齊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之衆直擣蒍林父大營莊
王親自拔桴擊鼓衆軍一齊擂鼓鼓聲如雷車馳馬驟士卒隨着
車馬飛遶前行晉軍全沒準備刊此時還沒準備好笑極矣蒍林父聞鼓聲絕
欲探聽見鼓聲方纔探聽楚軍滿山遍野已布滿于營外真是

酒坐而飲之命隨從二十餘人效楚語四下巡綽得其軍號混入
營中有兵士覺其偽盤詰之其人拔刀傷兵士營中亂嚷起來舉
火搜賊被獲二十餘人其餘逃出見趙旃尙安坐席上扶之起登
車覓御人已沒于楚軍矣這等挑敵甚是不濟天色漸明趙旃親自執轡鞭
馬馬餓不能馳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自駕戎輅引兵追趕其
行甚速趙旃恐爲所及棄其車逃入萬松林內爲楚將屈蕩所見
亦下車逐之趙旃將甲裳掛于小小松樹之上輕身走脫屈蕩取
甲裳并車馬以獻莊王方欲回轅望見單車風馳而至視之乃潘
黨也黨指北向車塵謂楚王曰晉師大至矣這車塵却是荀林父
所遣輶車迎接趙旃者潘黨遠遠望見悞認以爲大軍未免輕事
重報嚇得莊王面如土色可見楚人原亦畏晉忽聽得南方鼓角喧天爲首

黃河之口話分兩頭再說魏錡一心忌荀林父爲將欲敗其名在
林父面前只說請和到楚軍中竟自請戰而還楚將潘黨潘黨之子知
蔡鳩居出使晉營受了晉將辱罵今日魏錡到此正好報仇忙趨
入中軍魏錡已自出營去了乃策馬追之魏錡行及太澤見追將
甚緊方欲對敵忽見澤中有麋六頭因想起楚將戰麋之事彎起
弓來也射倒一麋使御者獻于潘黨曰前承樂將軍賜鮮敢以相
報潘黨笑曰彼欲我描舊樣耳我若追之顯得我楚人無禮亦命
御者迴車而返魏錡還營訖說楚王不准講和定要交鋒決一勝
負荀林父曰趙旃何在魏錡曰我先行彼在後未曾相值林父曰
楚旣不相和趙將軍必然喫虧乃使荀罃率輶車二十乘步卒千
五百人往迎趙旃却說趙旃夜至楚軍布席于軍門之外車中取

然後挑戰子若至楚軍也將和議開談方是答禮林父全無主意只是憑人起落

怪不得人都魏錡答曰小將便去請和趙梅先送魏錡登車謂魏

錡曰將軍報鳩居之使我報樂伯各任其事可也却說上軍元帥

士會聞趙魏二將討差往楚慌忙來見荀林父欲止其行比到中

軍二將已去矣士會私謂林父曰魏錡趙梅自恃先世之功不得

重用每懷怨望之心況血氣方剛不知進退此行必觸楚怒倘楚

兵猝然乘我何以禦之時副將卻克亦來言楚意難測不可不備

先穀大叫曰且晚廝殺何以備為兵凶戰危無刻不當有備豈苟且晚廝殺便不當備乎可矣

林父不能決士會退謂卻克曰荀伯林父字伯太偶耳罵得是我等宜自

為計乃使卻克約會上軍大夫輦朔韓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處

伏于敖山之前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晉師之敗預遣人具舟于

樂伯只存下一箭了搭上弓靶欲射鮑癸想道我這箭若不中必
遭來將之手正轉念間車馳馬驟之際趕出一頭麋鹿來在樂伯
面前經過樂伯心下轉變一箭望麋射去剛剛的直貫麋心乃使
揮叔下車取麋以獻鮑癸曰願充從者之膳鮑癸見樂伯矢無虛
發心中正在驚懼既要出戰又沒因其獻麋遂假意嘆曰楚將有
禮我不敢犯也座左右迴車樂伯徐行而返有詩爲證

單車挑戰騁英雄

車似雷轟馬似龍

神箭將軍誰不怕

追軍縮首去如風

晉將魏錡知鮑癸放走了樂伯心中大怒曰楚來挑戰晉國獨無
一人敢出軍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
又添出一個號追旃曰小將願同魏將軍走遭林父曰楚來求和
錡來好熱鬧

鳩居回轉本寨奏知莊王莊王大怒問衆將誰人敢去挑戰大將
樂伯應聲而出曰臣願往樂伯單車乘許伯爲御攝叔爲車右許
伯驅車如風逕逼晉壘樂伯故意代御執轡使許伯下車飾馬正
執羈馬以示閒暇有遊兵十餘人過之樂伯不慌不忙一箭發去
射倒一人攝叔跳下車又隻手生擒一人飛身上車餘兵發聲喊
都走許伯仍爲御望本營而馳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分爲三路
追趕將來鮑葵居中左有逢寧右有逢蓋又是三個不奉將令的
樂伯大喝曰吾左射馬右射人射錯了就算我輸乃特雕弓挽滿
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邊連射倒三四
匹馬馬倒車遂不能行動右邊逢蓋面門亦中一箭軍士被箭傷
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進只有鮑葵緊緊隨後看看趕看

將誰知鄭襄公又別遣使往楚軍中亦勸楚王共晉交戰是鬪邊

挑鬪坐觀成敗的意思孫叔敖慮晉兵之盛言于楚王曰晉人無

決戰之意不如讀成請而不獲然後交兵則曲在晉矣叔敖主意只是不戰

最是老到莊王以為然使蔡鳩居往晉請罷戰修和荀林父喜曰此兩

國之福也先穀對蔡鳩居罵曰汝奪我屬國又以和局緩我便是

我元帥肯和我先穀決不肯務要殺得你片甲不回方見我先穀

手段快去報與楚君教他早早逃走飽他性命不必論其勝敗只

矩蔡鳩居被罵一場抱頭而竄將出營門又遇趙同趙括兄弟以

劍指之曰汝若再來先教你喫我一劍鳩居出了晉營又遇晉將

趙旃彎弓向之說道你是我箭頭之肉少不得早晚擒到煩你打

話只教你蠻王仔細第三回又添出個趙旃來語言真是無禮可

笑晉國這等一般人只是小孩子胡鬧耳

一、成個什磨元帥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傳命三軍並濟立營于敖高

二山之間仗鉞臨戎制閭外雖君命所不受况其屬乎既無勝敵之策而反徇偏將之意而濟師元帥之職安化二山

在榮陽縣西北先穀喜曰固知元帥不能違吾之言也話分兩頭且說鄭

襄公探知晉兵衆盛恐一旦戰勝將討鄭從楚之罪乃集群臣計

議大夫皇戌進曰臣請爲君使于晉軍勸之戰楚晉勝則從晉楚

勝則從楚擇強而事何患焉鄭伯善其謀遂使皇戌往晉軍中致

鄭伯之命曰寡君待上國之救如望時雨以社稷之將危偷安于

楚聊以救亡非敢背晉也楚師勝鄭而驕且久出疲敝晉若擊之

敝邑願爲後繼先穀曰敗楚服鄭在此一舉矣樂書曰鄭人反覆

其言未可信也趙同趙括曰屬國助戰此機不可失彘子之言是

也遂不繇林父之命同先穀竟與皇戌定戰楚之約第二個又是由他三個不由

其列列志 卷之二十二 百 本不圖

荀林父視之乃中軍副將先穀字彘子林父曰楚王親在軍中兵

強將廣汝偏師獨濟如以肉投餒虎何益于事

不責其不遵軍令只說獨濟不能成

事便

先穀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人謂堂堂晉國沒一個敢戰

之人豈不可恥此行雖死于陣前猶不失志氣說罷竟出營門遇

趙同趙括兄弟告以元帥畏楚班師我將獨濟同括曰大丈夫正

當如此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三人不秉將令引軍濟河

一回三

將荀首不見了趙同軍士報道已隨先將軍去迎楚軍矣荀首大

驚告于司馬韓厥韓厥特造中軍來見荀林父曰元帥不聞彘子

之濟河乎如遇楚師必敗子總中軍而彘子喪師咎專在子將若

之何林父悚然問計韓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軍俱進如其捷子

有功矣萬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責不猶愈于專罪乎

無有計謀乃圖僥倖于萬

為中軍元帥先穀副之士會為上軍元帥卻克副之代趙趙朔為

下軍元帥欒書欒盾之子副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韓厥

之為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更有部

將魏錡魏犇子趙旃趙穿子荀營荀首子逢伯鮑癸等數十員可見是起

兵車共六百乘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到黃河口前哨探得鄆城

被楚久困待救不至已出降于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父召諸

將商議行止士會曰救之不及戰楚無名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

父善之遂命諸將班師中軍一員上將挺身出曰不可不可晉能

伯諸侯者以其能扶傾救難故也今鄭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

我若挫楚鄭必歸晉今棄鄭而逃楚小國何恃之有晉不復能伯

諸侯矣此語却不為錯元帥必欲班師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此句便有傲氣

子子子

國修盟和好而退最是上策即使欲戰亦必定謀設備以圖萬全荀林父爲中軍主將茫無措置置軍無紀律以致將士譁呶先穀違命趙同助之按軍法論卽當斬首卽或不然亦宜且加囚繫再議拒敵何得倉皇失措人自爲謀進不成進退不成退喪師辱國罪何可辭當時若無士會之預備設伏晉軍之存者有幾乎

孫叔敖爲相多年身死未久其子乃負薪以食其廉潔不言自見但楚莊亦賢主也乃不知恤賢相之後人令其困苦至此何也當時若無優孟之言則叔敖之子必將以負薪終其身矣可嘆

話說晉景公卽位三年聞楚王親自伐鄭謀欲救之乃拜荀林父

北嚮進至管城以待晉師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只看楚莊伐鄭之役便知必霸夫因人之不從而加討來服而舍之不因其戚陷而遽入恩威并著鳥得不霸至晉人以六百乘之兵而敗于副將之不用命則又天之所以成楚也行軍之權全在主帥凡有撓令卽按軍法蓋戰者國之存亡衆之死生所繫而其機宜介在呼吸稍一違錯必致敗亡晉人救鄭之役兵車六百乘三軍齊出六帥并建任大責重無逾于此楚莊親在軍中謀臣勇將無不畢萃是何等強敵兩

與令尹合言退者是矣乃傳令南轅反旆來日飲馬于河而歸伍
參夜求見莊王曰君王何畏于晉而棄鄭以畀之也莊王曰寡人
未常棄鄭也伍參曰楚兵頓鄭城下九十日而僅得鄭成今晉來
而楚去使晉得以救鄭爲功而收鄭楚自此不復有鄭矣非棄鄭
而何莊王曰令尹言戰晉未必捷是以去之伍參曰臣已料之審
矣荀林父新將中軍威信未孚千衆其佐先穀先軫之孫先且居
之子恃其世勲且剛愎不仁非用命之將也樂趙之輩皆累世名
將各行其意號令不二晉師雖多敗之易耳伍參意在主戰故搜求千可戰之中以堅
楚莊之意耳其言之中亦有大半僥倖在內且王以一國之主而避晉之諸臣將遺策
于天下况能有鄭乎莊王愕然曰寡人雖不能軍何至出晉諸臣
之下寡人從子戰矣卽夜使人告令尹孫叔敖將乘轅一齊改爲

道理利害俱是嬖人伍參奏曰令尹之言非也鄭謂我力不及是以從晉

若晉來而避之真我不及矣且晉知鄭之從楚必以兵臨鄭晉以

救來我亦以救往不亦可乎鄭在晉楚之中其依違于二國常也

下楚未為大失也孫叔敖曰昔歲人陳今年入鄭楚兵已勞敝矣

若戰而不捷雖食參之內豈足贖罪伍參曰若戰而捷令尹為無

謀矣如其不捷參之內將為晉軍所食何能及楚人之口如其不捷參肉

無論晉食楚食豈是以贖候之者莊王乃遍問諸將各授以筆使

書其掌主戰者寫戰字主退者寫退字諸將寫訖莊王使開掌驗

之惟中軍元帥虞邱及連尹襄老裨將蔡鳩居彭名四人掌中寫

退字其他公子嬰齊公子側公子穀臣莊王次子屈蕩詹黨樂伯養繇

基許伯熊負羈許偃等二十餘人俱戰字莊王曰虞邱老成之見

不能支楚將樂伯率眾自皇門先登劈開城門莊王下令不許擄掠三軍肅然行至達路城申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師辭曰孤不德不能服事大國使君王懷怒以降師于敝邑孤知罪矣存亡死生一惟君王命若惠顧先人之好不遽翦滅延其宗祀使得比于附庸君王之惠也公子嬰齊進曰鄭力窮而降赦之復叛不如滅之莊王曰申公謂申叔時若在又將以蹊田奪牛見誚矣卽麾軍退三十里申公一諫不惟存陳又能利溥哉鄭襄公親至楚軍謝罪請盟留其弟公子去疾爲質莊王班師北行次于鄭北鄆地謀報晉國拜荀林父爲大將先穀爲副出車六百乘前來救鄭已過黃河莊王問于諸將曰晉師將至歸乎抑戰乎令尹孫叔敖對曰鄭之未成戰置宜也已得鄭矣又尋仇于晉焉用之不如全師而歸萬無一失

嘆息曰嗟乎使寡人當時明燭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命軍正紀其首功俟平鄭之後將重用之唐狡謂人曰吾得死罪于君君隱而不誅是以報之然旣已明言不敢以罪人徼後日之賞卽夜遁去不知所往受德則報之以功逃賞則潔身而去出處得當高錕等入莊王聞之嘆曰真烈士矣大軍攻破郊關直抵城下莊王傳令四面築長圍攻之凡十有七日晝夜不息鄭襄公恃晉之救不卽行成軍士死傷者甚衆城東北角崩陷數十丈楚兵將登莊王聞城內哭聲震地心中不忍麾軍退十里公子嬰齊進曰城陷正可乘勢何以退師莊王曰鄭知吾威未知吾德姑退以示德視其從違以爲進退可也楚霸氣處鄭襄公聞楚退師疑晉救已至乃驅百姓修築城垣男女處可皆土城巡守莊王知鄭無乞降之意復進兵圍之鄭堅守三月力

服楚乃與諸大夫計議令尹孫叔敖曰我伐鄭晉救必至非大軍不可莊王曰寡人意正如此乃悉起三軍兩廣之衆浩浩蕩蕩殺奔滎陽而來連尹襄老爲前部臨發時健將唐狡請曰鄭小國不足煩大軍狡願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爲三軍開路襄老壯其志許之唐狡所至力戰當者輒敗兵不留行每夕掃除營地以待大軍莊王率諸將直抵鄭郊未曾有一兵之阻一日之稽莊王怪其神速謂襄老曰不意卿老而益壯勇于前進如此安知不是得笑襄老對曰非臣之能乃副將唐狡力戰所致也莊王卽召唐狡欲厚賞之唐狡對曰臣受君王之賜已厚今日聊以報効敢復叨賞乎莊王訝曰寡人未常識卿何處受寡人之賜唐狡對曰絕纓會上牽美人之袂者卽臣也蒙君王不殺之恩故舍命相報莊王

縣陳誰料復封陳

距舜還從一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

須知賢主賴賢臣

孔寧歸國未一月白日見夏徵舒來索命因得狂疾自赴池中而
死死之夜儀行父夢見陳靈公孔寧與徵舒三人來拘他到帝廷
封獄可見徵舒死得不服即夢中大驚自此亦得暴疾卒此乃淫
人之報也再說公子嬰齊既返楚國入見莊王猶自稱陳公嬰齊
莊王曰寡人已復陳國矣當別圖所以償卿也嬰齊遂請申呂二
名之田莊王將許之屈巫奏曰此北方之賦國家所恃以禦晉寇
者不可以充賞莊王乃止及申叔時告老莊王封屈巫為申公屈
巫並不推辭嬰齊繇是與屈巫有隙賞別人則以為不可與已周
定王十年楚莊王之十七年也莊王以陳雖南附鄭猶從晉未肯

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奪牛何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足曰

善哉此言寡人未之聞也

可見楚莊
原見好人

申叔時曰王旣以臣言爲善

何不效反牛之事莊王立召陳大夫轅頗問陳君何在頗答曰向

往晉國今不知何在言訖不覺淚下莊王慘然曰吾當復封汝國

勇于改過納諫如
流便不愧伯主

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世附楚勿依違南北有

負寡人之德又召孔寧儀行父分付汝歸國共輔陳君

這便宜了
這兩個

狗才轅頗明知孔儀二人是個禍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說明只是含

糊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境正遇陳侯牛自晉而歸聞其國已滅

亦欲如楚面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美意君臣並駕至陳守將

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本國遂將叛圖交割還陳自歸

楚國去了此乃楚莊王第一件好處轅翁有詩云

向交好故莊王遣申叔時往行弔舊賀新之禮這一差還在未伐
陳以前及莊王歸楚三日之後申叔方纔回轉復命而退並無慶
賀之言莊王使內侍傳語責之曰夏徵舒無道弑其君寡人討其
罪而戮之版圖收於國中義聲聞於天下分明不義却自說是義想有獻諛者順其意而
稱之諸侯縣公無不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
耶申叔時隨使者來見楚王請面畢其辭莊王許之申叔時曰王
聞蹊田奪牛之說乎莊王曰未聞也申叔時曰今有人牽牛取徑
于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
之好譬喻此得當莊王曰牽牛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
國策之所長也寡人若斷此獄薄責牽牛者而還其牛子以爲當否申叔時曰王
何明于斷獄而昧于斷陳也夫徵舒有罪止于弑君未至亡國也

暗想道這箇老兒如何當得起那婦人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其間再作區處亦是無可奈何自解白嘆一笑耳這屈巫意中之事口裏却不曾說出莊王居株林一宿仍至陳國公子嬰齊迎接入城莊王傳令將微舒囚出栗門陳城門名車裂以殉如齊襄公處高渠彌之刑史臣有詩云

陳王荒淫雖自取

微舒弑逆亦違條

莊王弔伐如時雨

泗上諸侯望羽旄

莊王號令微舒已畢將陳國版圖查明滅陳以爲楚縣拜公子嬰齊爲陳公使守其地陳大夫轅頗等悉帶回郢都南方屬國聞楚王滅陳而歸俱來朝賀各處縣公縣大夫自不必說獨有大夫申叔時使齊未歸其時齊惠公薨世子無野卽位是爲頃公齊楚一

貪夏姬美貌見莊王已不收用跪而請曰臣中年無妻乞我王賜
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娶
夏姬是何緣故屈巫曰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言
之妖子蠻殺御叔弑陳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不祚莫大焉天
下多美婦人何必取此淫物以貽後悔莊王曰如子靈所言寡人
亦畏之矣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亦不要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娶
不得我亦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蓋知其素講彭祖之術必然是有心也屈巫連
聲曰不敢不敢莊王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聞連尹襄老近日喪
偶賜爲繼室可也時襄老引兵從征在于後隊莊王召至以夏姬
賜之夫婦謝恩而出公子側到也罷了只是屈巫諫止莊王打斷
公子側本欲留與自家見莊王賜與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

逃奔鄭國只爭一刻楚兵圍住株林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于後
 車問何以不見貞姬使將士搜其家於園中得之荷華逃去不知
 所適夏姬向莊王再拜言曰不幸國亂家亡賤妾婦人命懸大王
 之手倘賜矜宥願充婢役夏姬顏色妍麗語復詳雅莊王一見心
 志迷惑本以討罪來夏姬者罪之魁也乃不罪之而反愛之色不迷人人自迷可畏哉謂諸將曰楚國后
 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如嬪諸卿以為何如
 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于陳討其罪也若納夏姬是貪其
 色也討罪為義貪色為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王舉動不當如此
 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此等都是楚莊正氣處所以能伯只是此
 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妙法遂令人如此
 吾亦欲一看之也叫軍士繫間後垣縱其所之時將軍公子側在旁亦

之計楚莊王親引三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一班大將雲
捲風馳直造陳都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
舒知人心怨已潛奔株林時陳成公尙在晉國未歸大夫轅頗轅
世孫與諸臣商議楚王爲我討罪誅止徵舒不如執徵舒獻于楚
軍遣使求和保全社稷此爲上策群臣皆以爲然轅頗乃命其子
僑如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僑如未行楚兵已至城下陳國久無
政令况陳侯不在國百姓做主開門迎楚楚莊王整隊而入諸將
將轅頗等擁至莊王面前莊王問徵舒何在轅頗對曰在株林莊
王問曰誰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賊不加誅討轅頗對曰非不欲討
力不加也莊王卽命轅頗爲鄉導自引大軍往株林進發却留公
子嬰齊一軍屯札城中再說徵舒正欲收拾家財奉了母親夏姬

國與使臣之言相合莊王遂集群臣商議却說楚國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巫名字子靈乃屈蕩之子此人儀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件毛病貪淫好色貪淫好色原無礙于文武全材只怕好得不正便不好了專講彭祖房中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遇夏姬出遊窺見其貌且聞其善采煉却老還少心甚慕之及聞徵舒弑逆欲借此端擄取夏姬力勸莊王興師伐陳令尹孫叔敖亦言陳罪宜討莊王之意遂決時周定王九年陳成公午之元年也楚莊王先傳一檄至于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將爲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無擾

陳國見了檄交人人歸兮列子小大之民也不取手于楚遂不爲禦敵

箭却射不中陳侯奔入馬廐意欲藏躲却被群馬驚嘶起來卽忙

退身而出徵舒剛剛趕近又復一箭正中當心好樂地原來這可

憐陳侯平國做了一十五年諸侯今日死于馬廐之下孔寧儀行

父先見陳侯向東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圍徵舒

果然只趕陳侯孔儀二人遂從狗竇中鑽出今人謂人偷婦人者

此典故不到家中赤身奔入楚國去了徵舒畢竟孩子氣如徵舒

既射殺了陳侯擁兵入城只說陳侯酒後暴疾身亡遺命立世子

午爲君是爲成公成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

諸侯之計仍強逼陳侯往朝于晉以結其好再說楚國使臣奉命

約陳侯赴盟辰陵未到陳國聞亂而返恰好孔寧儀行父二人逃

到見了莊王瞞過莊王淫亂之情只說夏徵舒造反弑了陳侯平

頓聲

三人相掌大笑。徵舒不聽，猶可聽見之時，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真是難過，怪他不得。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行軍衆把府第圍圍住，不許走了。陳侯及孔儀二人軍衆得令，發一聲喊，圍了夏府。徵舒戎裝披掛，手執利刃，引著得力家下數人從大門殺進口中大斗快拿淫賊。陳靈公口中還在那裏不三不四要笑弄酒，却是孔寧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徵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淫賊，快跑罷！儀行父曰：「前門圍斷，須走後門。」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戶，路道都是識熟的。陳侯還指望跑入內室求救，于夏姬見中門鎖斷，慌上加慌，急向後園奔走。徵舒隨後趕來，陳侯記得東邊馬廐有短牆可越，遂望馬廐而奔。徵舒叫道：「君休走！」攀起弓來，颯的一

眼中清淨那一班淫樂的男女亦以微舒不在爲方便光陰似箭
微舒年一十八歲生得長軀偉幹多方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意
使嗣父職爲司馬執掌兵權微舒謝恩畢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
夏姬曰此陳侯恩典汝當恪共乃職爲國分憂不必以家事分念
微舒辭了母親入朝理事忽一日陳靈公與孔儀二人復遊株林
宿于夏氏微舒因感嗣爵之恩特地回家設享款待靈公夏姬因
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酣之後君臣復相嘲謔手舞足蹈微舒厭
惡其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公謂儀行父曰微舒軀岸魁偉有
些像你莫不似你生的儀行父笑曰微舒兩目炯炯極像主公還
是主公所生孔寧從旁插嘴曰主公與儀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
他的爹極多是箇雜種便是夏夫人自家記不起了這等惡謔亦
全是市井無

大廷株林

壯哉泄治

獨矢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治死後君臣益無忌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二次還是私
偷以後習以為常公然不避凡無恥之事越做國人作株林之詩
以譏之詩曰

胡為乎株林

從夏南

匪適株林

從夏南

微舒字子南詩人忠厚故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言從南而來也陳
侯本是箇沒骨頭音搭的人孔儀二人一味奉承幫襯不顧廉恥
更兼夏姬言子調停打成和局弄做了一婦三夫同歡同笑不以
為怪微舒漸漸長大知事見其母之所為心如刀刺實在難過只
是子礙陳侯無可奈何每聞陳侯欲到株林往往托故避出落得

君與臣等無與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公膏然曰寡人寧得罪于

泄治安肯捨此樂地乎門明是自誘死地偏要說是樂地孔儀二人復奏曰主公

昔再往恐難當泄治絮聒如何靈公曰二卿有何策能止泄治勿

言孔寧曰若要泄治勿言除非使他開口不得靈公笑曰彼自有

口寡人安能禁之使不開乎只消引他也來入馬便自然開口不待矣一笑儀行父曰寧

之言臣能知之夫人死則口開王公何不傳旨殺了泄治則終身

之樂無窮矣靈公曰寡人不能也孔寧曰臣使人刺之何如靈公

點首曰繇卿自為一人辭出朝門做一處商議將重賄買出刺客

伏于要路候泄治入朝突起殺之國人皆認為陳侯所使不知為

孔儀二人之謀也史臣有讚云

陳喪明德

君臣宜淫

纓紳袒服

前牽住其衣跪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主公無周南
之化使國中有失節之婦而又君臣宜淫互相標榜朝堂之上穢
語難聞廉恥盡喪體統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別淪滅已極夫不
敬則慢不別則亂慢而且亂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
顏以袖掩面曰卿勿多言寡人行且悔之矣今人拒諫每用此法泄治辭出
朝門孔儀二人尚在門外打探見泄治怒氣冲冲出來閃入人叢
中避之泄治早已看見將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
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自爲不善以誘其君而復宣揚其事使士
民公然見聞何以爲訓寧不羞耶二人不能指對唯唯謝教泄治
去了孔儀二人求見靈公述泄治責備其君之語主公白今更勿
爲株林之遊矣靈公曰卿二人還往否孔儀二人對曰彼以臣諫

私意非仗義之舉也。申叔時以蹊田奪牛爲喻，可謂仁人之言。

復陳雖由申叔之諫而論者畢竟歸美楚莊，蓋諫者臣而納諫者君也。由此言之，則爲君者何爲而不納諫乎？

伍參料晉而中，可謂有才。然畢竟不如孫叔敖見識老成穩當，所以論事者不可以成敗下斷語也。然今人論事偏要因成敗而附會之，令人笑煞，亦令人恨煞。

却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大夫俱穿了夏姬所贈褻衣，在朝堂上戲謔。大夫泄治聞之，乃整襟端笏，復身趨入朝門。孔儀二人素憚泄治正直，此能以正直爲人所憚，白是高品。然以今日不宜自至此，必有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治騰步上。

罪可邀。未減夫母之所以尊。以配父而尊也。母而淫亂。是爲
自絕于父。絕于父。則不足以爲母矣。君之尊與父等。以分言
也。君而淫亂于臣之母。則先已失其爲君之禮。而爲其父之
仇。雖比之無罪而殺其父。其可恥猶未至。若斯之甚也。人試
設身處地而思之。眼見人與母淫。稍有血性者。其能一刻宴
息乎。君自棄其爲君之道。而臣自殺其父之仇。王者處此。必
將有術。不應祇以君臣二字遂將一切倫理。是非抹殺也。故
徵舒雖見殺于楚莊。而孔儀二人。必仍須對獄于上帝也。
弑君者徵舒。而引君于無道者。則孔寧儀行父也。夏姬以大
夫內子。而與陳國君臣三人同室。宜淫豈得無罪。楚莊乃獨
誅徵舒。而孔儀不問。又以夏姬賜連尹。遂以滅陳。純是一團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二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君子貴乎知幾其論事君則曰合則留不合則去非忍愬然
于其君也蓋寓有明哲保身之道焉如陳靈之性情作爲豈
是能改過者况有孔儀二人爲之左右洩冶位望不高旣無
除奸去佞之權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乃強諫取忌竟致殺身
忠直雖則可稱見幾却乎不足
以臣弑君罪大惡極然株林之事就天理人情論來徵舒之



夏曆及國全志

卷之十一



靈公又曰汝二人雖曾八馬他偏有表記送我乃扯襯衣示之曰
此乃美人所贈你二人可有麼孔寧曰臣亦有之靈公曰贈卿何
物孔寧撩衣見其錦襦曰此姬所贈不但臣有行父亦有之靈公
問行父卿又是何物行父解開碧羅襦與靈公觀看靈公大笑曰
我等三人隨身俱有質證異日同往株林可作連床大會矣夏姬料必
不怕只恐要生圖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把這話傳出朝門憚
精瘡奈何一笑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齒大叫道朝廷紀法之地却如此胡亂
陳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整衣端簡復身闖入朝門進諫不知那
位官員是誰再看下回分解

安庖人進饌衆人俱有酒食犒勞食畢孔寧爲靈公御車回朝百
官知陳侯野宿是日俱集朝門伺候靈公傳令免朝逕入宮門去
了儀行父扯住孔寧盤問主公來宿處孔寧不能諱只得直言
儀行父知是孔寧所薦頓足曰如此好人情如何讓你獨做此語
要分中用孔寧曰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做你人情便了二人大
之意一笑笑而散次日靈公早朝禮畢百官俱散召孔寧至前謝其薦舉夏
姬之事又召儀行父問曰如此樂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占
先頭是何道理孔寧儀行父齊曰臣等並無此事靈公曰是美人
親口所言卿等不必諱矣孔寧對曰譬如君有味臣先嘗之必有
味于先嘗之若嘗而不美不敢進于君也陳靈宮中許多嬪妃不
知是誰先嘗過的一笑靈公笑曰不然譬如熊掌就讓寡人先嘗也不妨孔儀二人俱笑

之事乃對曰賤妾實不敢自強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
今既獲侍君侯從茲當永謝外交敢復有二心以取罪戾靈公欣
然曰愛卿平日所交試爲具人悉數之不必隱諱夏姬對曰孔儀
二大夫因撫遺孤遂及于亂他實有未也靈公笑曰怪道孔寧說
卿交接之妙大異尋常若非親試何以知之此時方縱悟得夏姬
對曰賤妾得罪在先望乞寬宥靈公曰孔寧有薦賢之美寡人方
懷感激卿其勿疑但願與卿常當而見此情不絕其他任卿所爲
不汝禁也是不肯應承獨吃想夏姬對曰主公能源源而來何難常
常而見乎須臾靈公起身夏姬抽自己貼體汗衫與靈公穿上曰
主公見此衫如見賤妾矣荷華取燈繇舊路送歸軒下天明後廳
事上已備早膳孔寧率從人駕車伺候夏姬請靈公登堂起居問

喜卽命荷華掌燈引導曲曲彎彎直入內室夏姬明燈獨坐如有
所待忽聞腳步之聲方欲啓問靈公已入戶內荷華便將銀燈攜
出靈公更不攀話擁夏姬入帷帷好撇解衣共寢肌膚柔膩著體欲
融歡會之時宛如處女靈公怪而問之夏姬對曰妾有內視之法
雖產子之後不過三日充實如故靈公嘆曰寡人雖遇天上神仙
亦只如此矣論起靈公注具本不及孔儀二大天兄帶有暗疾沒
計好處因他是一國之君婦人家未免帶三分勢利不敢嗔嫌於
枕席上百般獻媚虛意奉承有勢力人偷婦人因然古些便宜然如
大是沒靈公遂以爲不世之奇遇矣睡至雞鳴夏姬促靈公起身
法笑靈公曰寡人得交愛卿同視六宮有如糞土但不知愛卿心下有
分毫及寡人否想亦自料其沒夏姬疑靈公已知孔儀二人往來

右進燭洗盞更酌靈公大醉倒于席上軒軒馳去孔寧私謂夏姬
曰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來立心與你求歡不可違拗夏姬微笑
不答孔寧便宜行事出外安頓隨駕人眾就便宿歇夏姬整備錦
衣繡枕假意送入軒中自己香湯沐浴以備召幸不料去接子一
止留荷華侍駕少頃靈公睡醒張目問是何人荷華跪而應曰賤
婢乃荷華也奉主母之命伏侍千歲爺爺因取酸梅醒酒湯以進
靈公曰此湯何人所造荷華答曰婢所煎也靈公曰汝能造梅湯
能爲寡人作媒乎此語似是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問王婆處學來的一笑荷華祥爲不知對
曰賤婢雖不慣爲媒亦頗知効奔走但不知千歲爺爺屬意何人靈
公曰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吾事當厚賜汝荷華
對曰主母殘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賤婢卽當引入靈公大

愈加愛重命夏姬換去禮服引寡人園中一遊夏姬卸下禮服露

出一身淡妝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別是一般雅致美人感是小小打扮越好看

夏姬前導至于後園雖然地段不寬却有喬松秀柏奇石名葩池

沼一方花亭幾座中間高軒一區朱欄繡幙甚是開爽此乃宴客

之所左右俱有廂房軒後曲房數層迴廊周折直通內寢園中立

有馬廐乃是養馬去處馬廐立在園西空地一片留為射圃靈

公親有了一回軒甲筵席已具夏姬執盞定席靈公賜坐于旁夏

姬謙讓不敢靈公曰主人豈可不坐乃命孔寧坐在夏姬坐左儼

是嫖客帶煞今日略去君臣之分圖箇盡歡飲酒中間靈公目不

轉睛夏姬亦流波送盼最是此時神情好看亦靈公酒興帶了痴

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事鼓酒落快腸不覺其多日落西山左

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事鼓酒落快腸不覺其多日落西山左

教他治具相候又露其意於荷華使之轉達

一邊一個恰好一對中人只不知用錢如

何分法那遇夏姬也是箇不怕事的主顧凡事預備停當靈公一

一笑

貪著夏姬把遊幸當箇名色正是竊王儉香真有意觀山玩水本

無心略路一時就轉到夏家夏姬具禮服出迎入于廳坐拜謁致

詞曰妾男徵舒出就外傳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接其聲如新鶯

巧囀嚦嚦可聽靈公視其貌真天人也

難道天上人便個個標致我說真標致人天上亦少

有看天仙不來偷六宮妃嬪罕有其匹靈公曰寡人偶爾閒遊輕

他便可知矣一笑

造尊府幸勿驚訝夏姬斂衽對曰主公玉趾下臨敝廬增色賤妾

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曰既費庖厨不須禮席聞尊府園亭幽

雅願入觀之主人盛饌就彼相擾可也夏姬對曰自亡夫卽世荒

圃久廢掃除恐慢大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應對有序靈公心中

落得捉空調情討些便宜少不得儀大夫稀疎一二分出了我這
點撚酸的惡氣好計好計遂獨見靈公閒話間說及夏姬之美天
下絕無凡做牽頭人雖不好的也要說好靈公曰寡人亦久聞其
名但年齒已及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寧曰夏姬熟曉
房中之術容顏轉嫩常如十七八歲好女子模樣且交接之妙大
異尋常主公一試自當魂消也靈公不覺慾火上炎面頰發赤向
孔寧曰卿何策使寡人與夏姬會寡人誓不相負孔寧奏曰夏氏
一所居株林其地竹木繁盛可以遊玩主公來早只說要幸株林
夏氏必然設享相迎夏姬有婢名曰荷華頗知情事臣當以主公
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曰此事全仗愛卿作成次日傳
旨駕車微服出遊株林只教大夫孔寧相隨孔寧先送信于夏姬

鄭風何其淫

桓武化已渺

士女競私奔

里巷失昏曉

仲子牆欲踰

子充性偏狡

東門憶茹慮

野外生蔓草

蹇裳望匪遙

駕車去何杳

青衿縈我心

瓊琚破人老

風雨雞鳴時

相會密以巧

揚水流東新

讒言莫相攪

習氣多感人

安能白美好

儀行父爲孔寧將錦櫓驕了他今得了碧羅襦亦誇示于孔寧孔

寧私叩荷華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密心懷妬忌無計折他想出一

條計策來那陳侯性貪淫樂久聞夏姬美色屢次言之相慕頗切

恨不到手不如引他一同入馬陳侯必然感我况陳侯有個暗疾

醫書上名曰狐臭亦名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箇貼身幫閒

主母做脚攬主顧孔寧一日與微舒射獵郊外因送微舒至於株

林留宿其家孔寧賣一片心機先勾搭上了荷華贈以簪珥求薦

于主母遂得入馬竊穿其錦繡也以出誇示於儀行父偷竊人前

賈僧大是人手病不行父慕之亦以厚幣交結荷華求其通款

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鼻隼豐隆人道這八個字

多少好男下也有其心遂遣荷華約他私會儀行父廣求助戰育

樂以媚夏姬夏姬愛之倍于孔寧婦人偷漢却說不是為儀行父

謂夏姬曰孔大夫有錦襦之賜今既蒙垂盼亦欲乞一物為表記

以見均愛夏姬笑曰錦襦彼曰竊去非妾所贈也因附耳曰雖在

同床豈無厚薄乃自解所穿碧羅襦為贈儀行父大悅自此

行父往來甚密孔寧不免稍疏矣有古詩為證

陳邑名今開封府柘城縣地

御叔娶鄭穆公之女爲妻謂之夏姬那夏姬生得

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嬀之容貌兼姐已文姜之妖淫見

者無不驚魂喪魄顛之倒之更有一椿奇事十五歲時夢見一偉

丈夫星冠羽服自稱上界天仙與之交合

天仙好偷婦人笑

教以吸

精導氣之法與人交接曲盡其權就中採陽補陰却老還少名爲

素女採戰之術

天他文會傳授

在國未嫁元與鄭靈公庶兄公子

蠻兄妹私通不勾三年子蠻妖死

好天仙弟子門手便

後嫁于夏

御叔爲內子生下一男名曰徵舒徵舒字子南年十二歲上御叔

病亡夏姬因有外交留徵舒於城內從師習學自家退居株林孔

寧儀行父向與御叔同朝相善會窺見夏姬之色各有窺誘之意

紅粉情多銷駁骨金蘭語盡悵惺

賊管三語令人哭殺多少朋友夏姬有侍女荷華伶仃風騷慣與

侯爲大夫夏徵舒所弑國內大亂有詩爲證

周室東遷世亂離

紛紛篡弑歲無虛

妖星入斗徵三國

又報陳侯遇夏舒

話說陳靈公諱平國乃陳共公朔之子在周頃王六年嗣位爲人

輕佻情慢

人家子弟若有了這四個字便是敗家之兆況國君千

絕無威儀且又耽于酒色

逐于游戲國家政務全然不理寵者兩位大夫一箇姓孔名寧一

箇姓儀名行父都是酒色隊裏打鑼鼓的

打鑼鼓吃酒可也色中亦安打鑼鼓半奇事一

笑一君二臣志同氣合語言戲謔各無顧忌其時朝中有箇賢臣

姓洩名冶是箇忠良正直之輩遇事敢言陳侯君臣甚畏憚之又

有個大夫夏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是陳定公之子少西字子夏

故御叔以夏爲字又曰少西氏世爲陳國司馬之官食采于株林

卽黃父
晉地

周定王三年晉王卿趙盾卒卻缺代爲中軍元帥聞陳與

楚平乃言于成公使荀林父從成公率宋衛鄭曹四國伐陳晉成

公於中途病薨乃班師立世子禰爲君是爲景公是年楚莊王親

統大軍復伐鄭師于柳林鄭地卻缺率師救之襲敗楚師鄭人皆

害公子去疾獨有憂色襄公怪而問之去疾對曰晉之敗楚偶也

楚將洩怒于鄭晉可長恃乎

借他人之力以勝人而所勝者力又強于我景是慈禍之端去疾大有見

識行見楚兵之在郊矣明年楚莊王復伐鄭屯兵于潁水之北適

公子歸生病卒公子去疾追治官寵之事殺公子宋暴其屍于朝

可見食指之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遣使謝楚王曰寡君有逆臣

動正是妖異歸生與宋今俱伏誅寡君願囚陳侯而受軼于上國莊王許之遂

欲合陳鄭同盟于辰陵之地陳地遣使約會陳侯使者自陳還言陳

孔曰公子偃字子游曰公子舒字子印又有公子豐公子羽公子然公子志襄公忌諸弟黨盛恐他日生變私與公子去疾商議欲獨留去疾而盡逐其諸弟去疾曰先君夢蘭而生卜曰是必昌姬氏之宗夫兄弟爲公族譬如枝葉茂盛木是以榮若剪枝去葉木根俱露枯槁可立而待矣比得最爲切當人乃多有偏與同氣爲仇只是欠于打算耳君能容之固所願也若不能容吾將同行豈忍獨留于此異日何面目見先君于地下乎襄公感悟乃拜其弟十一人皆爲大夫並知鄭政其後諸大夫以字爲氏良氏罕氏駟氏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晉以國氏游氏豐氏印氏最盛謂之七穆求安其國此周定王二年事也明年爲鄭襄公元年楚莊王使公子嬰齊爲將率師伐鄭問曰何故弑君晉使荀林父救之晉爲伯詩弑君之罪而反救之不能楚遂移兵伐陳鄭襄公從晉成公盟于黑壤

扶子良爲君以親暱于晉鄭國可保數年之安矣歸生想了一回
徐荅曰任子所爲吾不沒波也公子宋乃陰聚家衆乘靈公秋祭
齋宿用重賂結其左右夜半潛入齋宮以土囊壓靈公而殺之托
言中魘是夢歸生知其事而不敢言按孔子作春秋書鄭公子歸
生弑其君夷釋公子宋而罪歸生以其身爲執政懼譖從逆所謂
任重者責亦重也聖人書法垂戒人臣可不畏哉次日歸生與公
子宋共議欲奉公子去疾爲君去疾大驚辭曰先君尚有八子若
立賢則去疾無德可稱若立長則有公子堅在去疾有死不敢越
也於是扶公子堅卽位是爲襄公總計穆公共有子十三人靈公
夷然弑襄公堅嗣立以下尚有十一子曰公子去疾字子良曰公
子嘉字子寧曰公子騫字子駟曰公子發字子國曰公子嘉字子

上不安奏曰宋懼主公責其染指之失特來告罪戰兢不能措辭

望主公寬容之靈公曰寡人恐得罪子公子公豈懼寡人耶拂衣

而起公子宋出朝邀歸生至家密語曰主公怒我甚矣恐見誅不

如先作難事成可以免死豈必作難方能免死耶胡說之極歸生掩耳曰六畜歲

久猶不忍殺之此物不以其死亦非語失況一國之君改輕三殺逆乎公子宋

曰吾戲言子勿洩也歸生辭去公子宋探知歸生與靈公之弟公

子去疾相厚數有往來乃揚言子朝曰子家與子良去疾早夜相

聚不知所謀何事恐不利于社稷也歸生急聲宋之管至于靜處

謂曰是何言與公子宋曰子不與我協謀乎必使子先我一日而

死歸生素性懦弱不能決斷懦弱無斷最是怯事聞宋之言大懼曰汝意欲

何如公子宋曰主上無道之端已見于分釐若行大事吾與子共

欲使宋之食指不驗以爲笑端即使不驗也却不知公子宋已在

歸生面前說了滿話今日百官俱得賜食已獨不與羞變成怒食

不驗有何關係迺趨至靈公面前以指探其鼎取鼃肉一塊食之

而羞怒耶可笑取嗜何必定在君鼎明是無禮曰臣已得嘗矣食指何常不驗也

即使要驗食指別人鼎中亦可于言畢直趨而出靈公亦怒投箸曰宋不遜乃欺寡人豈以鄭無

尺寸之刃不能斬其頭耶歸生等俱下席俯伏曰宋恃肺腑之愛

欲均沾君惠聊以爲戲何敢行無禮于君乎願君恕之靈公恨恨

不已君臣皆不樂而散歸生卽趨至公子宋之家告以君怒之意

明日可入朝謝罪公子宋曰吾聞慢人者人亦慢之君先慢我乃

不自責而責我耶歸生曰雖然如此君臣之間不可不謝次日二

人一同入朝公子宋隨班行禮全無殼煉伏罪之語到是歸生心

在寡人也。二人既退，歸生謂宋曰：「異味雖有，倘君不召子，如何？」宋曰：「既享眾，能獨遺我乎？」至日晡，內侍果遍召諸大夫公子，宋欣然而入。見歸生，笑曰：「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已而諸臣畢集，靈公命布席敘坐，謂曰：「鼃乃水族佳味，寡人不敢獨享，願與諸卿共之。」諸臣合詞謝曰：「主公一食不忘臣等，何以爲報？」當以謀坐定，宰夫告鼃味已調，乃先獻靈公。公嘗而美之，命人賜鼃羹一鼎。象箸一雙，自下席汲起。尊卑有定，國之所以治也。今賜食而自下席汲起，雖是故意欲難子宋而已。先失尊卑之序，便可謂是。至于上席恰好，第一第二席止，剩得一鼎。宰夫稟道羹已盡矣，只有一鼎，請命賜與何人？靈公曰：「賜子家宰。」夫將鼃羹致歸生之前，靈公大笑曰：「寡人命遍賜諸卿，而偏缺子公，是子公數不當食鼃也。」食指何常驗耶？原來靈公故意分付庖人缺此一鼎。

曰無他我每常若跳動是日必嘗異味前使晉食石花魚後使楚

食天鵝一食合歡橘皆預動無次不驗

誰人無食指誰人無

要跳動以此構逆即以此殺身可見凡是異但不知今日嘗何味

富之事多半是不祥之兆未可欣然自喜也耳將入朝門內使傳命喚宰夫甚急公子宋問之曰汝喚宰夫何

事內侍曰有鄭客從漢江來得一大鼃重二百餘斤獻于主公主

公受而賞之今縛于堂下使我召宰夫割烹欲以享諸大夫也公

子宋曰異味在此吾食指豈虛動耶既入朝見堂柱縛鼃甚大二

人相視而笑謁見之際餘笑尙在

見君猶笑可見素

靈公問曰卿

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公子歸生對曰宋與臣入朝時其食指忽

動言每常如此必得異味而嘗之今見堂下有巨鼃度主公烹食

必將波及諸臣食指有驗所以笑耳靈公戲之曰驗與不驗權尙

欲君則公子宋之立心豈復有絲毫臣禮哉此等人真是死
有餘辜歸生執政之臣處可以有爲之地既知子宋之謀便
當明正其罪乃不惟不能罪之反懼而從之不忍于友而忍
于君可謂不知輕重。

陳靈以國君而走狎邪自取死道孔寧儀行父共爭一婦恬
不知恥又導君於淫祖服戲謔綱紀蕩然安得不亂

話說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二人皆鄭國貴戚之卿也
鄭靈公元年公子宋與歸生相約早起將入見靈公公子宋之
食指忽然翁翁自動何謂食指第一指曰拇指第三指曰中指第
四指曰無名指第五指曰小指惟第二指大凡取食必用著他故
曰食指公子宋將食指跳動之狀與歸生觀看歸生異之公子宋

今得叔敖如子文之再生也是時鄭穆公聞亮世子夷卽位君之
靈公公子宋與公子歸生當國的依違於晉楚之間未決所事楚
莊王與孫叔敖商議欲與兵伐鄭忽聞鄭靈公被公子歸生所弑
莊王曰吾伐鄭益有名矣不知歸如何弑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祖服戲朝

戲之一字最是誤事鄭靈之于子宋非有仇隙及深意不過
聊以爲戲耳而構弑逆之禍則戲果何益哉
食指之驗與不驗其事甚小染指君鼎其勢頗逼旣知君怒
而不謝罪已是無君君怒已甚奔避亦是一策乃遂謀及于

覘賊之有無而爲之謀慮中權者權謀皆出中軍不得旁搖後勁
若以勁兵爲後殿戰則用爲奇兵歸則用爲斷後王之親兵分爲
二廣每廣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後以二十五人爲游兵右
廣管丑寅卯辰巳五時左廣管午未申酉戌五時每日雞鳴時分
右廣駕馬以備驅馳至于日中則左廣代之黃昏而止內官分班
推次專主巡亥子二時以防非常之變用虞邱將中軍公子嬰齊
將左軍公子側將右軍養繇其將右廣屈蕩將左廣四時蒐閱各
有常典三軍嚴肅百姓無擾又築芍波以興水利六蓼之境灌田
萬頃民咸頌之楚諸臣見莊王寵任叔敖心中不服庸識鄙夫及
見叔敖行事井井有條無不嘆息曰楚國有幸得此賢臣子文其
復起矣見行事有條而嘆服者還算好當初合尹子文善治楚國

人若今人則更將忌而擠之矣

已見之恐不能終母之養是以泣也

災異之占其不足憑者十之九楚俗尚鬼故其說尤誕孫叔

賈者乃亦不免為

母曰蛇今安在敖對曰兒恐後人復見已殺而

埋之矣母曰人有一念之善天必祐之汝見兩頭蛇恐累後人殺

而埋之此其善豈止一念哉汝必不死且將獲福矣逾數日虞邱

等奉使命至取用孫叔敖母笑曰此埋蛇之報也

為善得報固星常理然方總為

善便已整報孫叔敖合堂願與其母隨虞邱歸郢莊王一見與語

竟曰大悅曰楚國諸臣無卿之比即日拜為令尹孫叔敖辭曰臣

起自田野驟執大政何以服人請從諸大夫之後莊王曰寡人知

卿卿可不辭

信之篤而舉之勇楚莊伯氣可愛

叔敖謙讓再三乃受命為令尹者

求楚國制度立為軍法凡軍行在軍右者挾轡為戰備在軍左者

追求草薶為宿備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前茅慮無者旌幟在前以

無窮虞邱欲役一人之智以掩無窮之士又烏得爲賢乎

高見虞

名言尤妙在即在設身處地立論婦人有此蔽賢之臣當羞死矣

莊王善其言明早以樊姬之言

述于虞邱虞邱曰臣智不及此當卽圖之乃遍訪于群臣鬬生言

爲賈之子爲敖之賢爲避閼越椒之難隱居夢澤此人將相才也

可見雖有奇材異能之士若非在上之人加意尋訪便不能自達卽知之者亦無因而舉也

虞邱言于莊王莊

王曰伯嬴智士其子必不凡微子言吾幾亡之卽命虞邱同鬬生

駕車往夢澤取薦敖八朝聽用却說薦敖字孫叔人稱爲孫叔敖

奉母逃難居于夢澤力耕自給一日荷耒而出見田中有蛇兩頭

駭曰吾聞兩頭蛇不祥之物見者必死吾其殆矣又想道若留此

蛇倘後人復見之又喪其命不如我一人自當乃揮鋤殺蛇埋于

田岸奔歸向母而泣母問其故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見今

常若察而罪之顯婦人之節而傷國士之心使羣臣俱不懂非寡
人出令之意也肯先將自己不是處打量一遍罪人之意便自然輕了許姬嘆服後世名此
宴爲絕纓會舜翁有詩云

暗中牽袂醉中情

玉手如風已絕纓

盡說君王江海量

膏魚水忌十分清

一日與虞邱論政至于夜分方始回宮夫人樊姬問曰朝中今日
何事而晏罷如此莊王曰寡人與虞邱論政殊不覺其晏也樊姬
曰虞邱何如人莊王曰楚之賢者樊姬曰以妾觀之虞邱未必賢
矣莊王曰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賢樊姬曰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
也妾備位中宮凡宮中有美色者未常不進于王前今虞邱與王
論政動至夜分然未聞進一賢者夫一人之智有限而楚國之士

飲忽然一陣怪風將堂燭盡滅左右取火未至席中有一人見許
姬美貌暗中以手掌其袂可笑之甚不知其意將欲如何許姬左手絕袂右手攬
其冠纓纓絕其人驚懼放手許姬取纓在手循步至莊王之前附
耳奏曰妾奉大王命敬百官之酒內有一人無禮乘燭滅強牽妾
袖妾已攬得其纓王可促火察之莊王急命掌燈者且莫點燭寡
人今日之會約與諸卿盡歡諸卿俱去纓痛飲不絕纓者不懽於
是百官皆去其纓方許秉燭竟不知牽袖者爲何人也席散回宮
許姬奏曰妾聞男女不漬况君臣乎今大王使妾獻觴于諸臣以
示敬也妾妾之袂而王不加察何以肅上下之體而正男女之別
乎莊王笑曰此非婦人所知也古者君臣爲享禮不過三爵但卜
其晝不卜其夜今寡人使群臣盡懼繼之以燭酒後狂態人情之

不幸爲逆臣之族又不幸違先祖之訓今日死其分也安敢逃刑

耶莊王聞之嘆曰子文真神人也况治楚功大何忍絕其嗣乎乃

赦克黃之罪曰克黃死不逃刑乃忠臣也命復其官楚莊事事改

名曰鬬生言其宜死而得生也莊王嘉絳墓一箭之功厚加賞賜

使將親軍掌車右之職爲賈敷有大功于國今又死因令尹未得

其人聞沈尹虞邱之賢沈尹虞邱時爲沈尹使權主國事置酒大宴羣臣

于漸臺之上妃嬪皆從莊王曰寡人不御鐘鼓已六年于此矣今

日叛臣授首四境安靖願與諸卿同一日之遊名曰太平宴文武

大小官員俱來領席務要盡歡而止羣臣皆再拜依次就坐庖人

進食太史奏樂飲至日落西山興尙未已莊王命秉燭再酌使所

幸許姬姜氏遍送諸大夫之酒君所幸姬却令其送衆俱起席立

東門外

神箭將軍聊試技

越椒已在隔橋亡

鬬家軍已自飢困看見主將中箭慌得四散奔走楚將公子側公
子嬰齊分路追逐殺得屍同山積血染河紅越椒子鬬賁皇逃奔
晉國晉侯用爲大夫食邑于苗謂之苗賁皇莊王已獲全勝傳令
班師有被擒者卽于軍前斬首凱歌還于郢都將鬬氏宗族不拘
大小盡行斬首只有鬬班之子名曰克黃官拜箴尹是時莊王遣
使行聘晉秦二國聞克黃領命使齊歸及宋國聞越椒作亂之事
左右曰不可入矣克黃曰君猶天也天命其可棄乎命馳八郢都
楚莊既已族滅若敖氏而克黃以若命爲重復命歸自詣司寇請
不肯逃死而直赴焉是知義命人天是又人復命歸自詣司寇請
囚曰吾祖子文曾言越椒有反相必主滅族臨終囑吾父逃避他
國吾父世受楚恩不忍他適爲越椒所誅今日果應吾祖之言既

三箭方射著你便是初學了我只須一箭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
越椒曰你口出大言必有些本事好友繇你射來心下想道那裏
一箭便射得正中若一箭不中我使喝住他大著膽繇他射去誰
知養繇基箭百發百中那時養繇基取箭在手叫一聲令尹看射
盧把弓拽一拽却不曾放箭越椒聽得弓弦响只說箭來將身往
左一閃養繇基曰箭還在我手不曾上弓講過躲閃的不算好漢
你如何又閃去越椒曰怕人躲閃的也不算會射繇基又盧把弓
弦拽响越椒又往右一閃養繇基乘他那一閃時接手放一箭來
越椒不知箭到躲閃不迭這箭直貫其腦可憐好箇鬪越椒做了
楚國數年令尹今日死于小將養繇基的一箭之下髯仙有詩云
人生知足最爲良
令尹貪心又想王

說三矢就射百矢吾何懼哉躲閃的不算好漢乃各約住後隊分
立于橋堵之南北越椒挽弓先發一箭恨不得將養繇基連頭帶
腦射下河來誰知忙者不會會者不忙養繇基見箭來將弓稍一
撥那箭早落在水中高叫快射快射越椒又將第二箭搭上弓弦
覷得親切颼的發來養繇基將身一蹲那枝箭從頭而過越椒叫
曰你說不許躲閃如何蹲身躲箭非丈夫也繇基答曰你還有一
箭吾今不躲你若這箭不中須還我射來越椒想道你若不躲閃
這枝箭管情射著便取第三枝箭端端正正的射去叫聲著了養
繇基兩腳站定並不轉動箭到之時張開大口剛剛的將箭鏃咬
住越椒三箭都不中心下早已落荒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不好
失信乃叫道讓你也射三箭若射不著還當我射養繇基笑曰要

衆飢困且飽食乃可戰越椒以爲然乃停車治饔餼尙未熟只見公子側公子嬰齊兩路軍殺到越椒之軍不能復戰只得南走回至清河橋橋已折斷原來楚垂王親自引兵伏于橋之左右只等越椒過去便將橋梁折斷絕其歸路可見楚莊王智畧越椒大驚分付左右測水深淺欲爲渡河之計只見隔河一聲砲响楚軍于河畔大叫樂伯在此越椒速速下馬受縛越椒大怒命隔河放箭樂伯軍中有一小較精于射藝姓養名繇基軍中稱爲神箭養叔字叔自請于樂伯願與越椒較射乃立于河口大叫曰河濶如此箭何能及問令尹善射吾當與比較高低可立于橋堦之上各射三矢死生聽命越椒問曰汝何人也應曰乃吾樂將軍部下小將養繇基也越椒欺其無名乃曰汝更與我比箭須讓我先射三矢養繇基曰莫

衆以討闔氏蘇從曰強敵在前一退必爲所乘王失計矣公子側
曰此王之謬言耳吾等八見必別有處分乃與公子嬰齊夜見莊
王莊王曰逆椒勢銳可計取不可力敵也分付二將如此恁般理
伏預備二將領計去了次早雞鳴莊王引大軍退走越椒探聽得
實率衆來追楚軍兼程疾走已過竟陵今景陵縣而北越椒一日一夜
行二百餘里至清河橋在景陵楚軍在橋北晨炊望見追兵來到棄
其釜鬻而遁越椒令曰擒了楚王方許朝餐衆人勞困之後又忍
著飢餓勉強前進追及後隊潘尫之軍潘尫立于車中謂越椒曰
吾子志在取王何不速馳越椒信爲好語乃舍潘尫前馳六十里
至清山遇楚將熊負羈問楚王安在負羈曰王尚未至也越椒心
疑謂負羈曰子肯爲我伺王如得國當與子分治負羈曰吾觀子

直飛過車轅剛剛中在鼓架之上駭得莊王連鼓搥都掉下車乘
莊王急救避箭左右各將大笠前遮越椒又復一箭恰恰的把左
笠射箇對穿莊王止教回車鳴金收兵越椒奮勇起來却得右軍
大將公子側左軍大將公子嬰齊兩軍一齊殺到越椒方退樂伯
潘圻聞金聲亦棄陣而回楚軍頗有損折退至皇澍楚地下寨取越
椒箭視之其長半倍于他箭鶴翎爲羽豹齒爲鏃鋒利非常左右
傳觀無不吐舌至夜莊王自出巡營聞營中軍卒三三五五相聚
都說關公尹神箭可畏難以取勝莊王乃使人謬言于衆曰昔先
君文王之世聞戊蠻造箭最妙使人問之戊蠻乃獻箭樣二枝名
透骨風藏于太廟爲越椒所竊得今盡于兩射矣不必慮也明日
當破之衆心如定莊王乃下令退兵隨國楊言欲起漢東諸國之

馬爲質

不持不能制越椒而反爲所殺

賈子敖扶其母奔于夢澤以避難

越椒出屯

燕野之地欲邀截莊王歸路莊王聞變兼程而行將及

漳澨

地在

越椒引兵來拒軍威甚壯越椒負弓挺戟在水陣往來

馳驟

楚兵望之皆有懼色莊王曰闔氏世有功勲于楚寧伯棼負

寡人寡人不負伯棼也乃使大夫蘇從造越椒之營與之講和赦

其擅殺司馬之罪且許以王子爲質越椒曰吾恥爲令尹耳非望

赦也能戰則來蘇從再三諭之不聽蘇從去後越椒命軍士擊鼓

前進莊王問諸將何人可退越椒大將樂伯應聲而出越椒之子

鬬賁皇便接住廝殺潘厓見樂伯戰賁皇不下卽忙驅車出陣越

椒之從弟闔旗亦驅車應之莊王在戎輅之上親自執枹音鳴鼓

督戰越椒遠遠望見飛車直奔莊王轡著勁弓一箭射來那枝箭

寡人聞大禹鑄有九鼎三代相傳以為世寶今在雒陽不知鼎形
大小與其輕重何如寡人願一聞之王孫滿曰三代以德相傳開
先楚楚自自煥煥豈在鼎哉昔禹有天下九牧貢金取鑄九鼎夏桀無
道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又遷于周若其有德鼎雖小亦重如其
無德雖大猶輕成王定鼎于郊鄘陽世三十卽洛年七百天命
有在鼎末可問也莊王慙而退自是不敢萌窺周之志却說楚令
尹鬬越椒自莊王分其政權心懷怨望嫌隙已成自恃才勇無雙
且先世功勞人民信服久有謀叛之意常言楚國人才惟司馬伯
嬴指為一人餘不足數也莊王伐陸渾時亦慮越椒有變特留為
質在國用以從征越椒猶有所畏奈何留之越椒見莊王統兵出
征遂決意作亂欲盡發本族之眾問克不從殺之遂襲殺司

之權乃重千卿相恨晉未卽出境不免受萬世之惡名悔之無及
自是趙盾事成公益加敬謹趙穿自恃其功求爲正卿盾恐礙公
論不許作事恐碍公論穿憤恚發于背而死穿子趙旃求嗣父
職盾曰待汝他日有功雖卿位不難致也史臣論趙盾不私趙穿
父子皆董狐直筆所致有贊云

庸史紀事

良史誅意

察弑其君

盾蒙其罪

寧斷吾頭

敢以筆媚

卓哉董狐

是非可畏

時乃周匡王之六年也是年匡王崩其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
年楚莊王興師伐陸渾之戎遂涉雒水揚兵干周之疆界欲以威
喝天子與周分制天下匡王使大夫王孫滿問勞莊王莊王問曰

括趙嬰並爲大夫趙穿佐中軍如故穿私謂盾曰屠岸賈諂事先

君與趙氏爲仇桃園之事惟是賈心懷不順若不除此人恐趙氏

不安趙穿有見識盾曰人不罪汝汝反罪人耶吾宗族貴盛但當與同

朝修睦毋用尋仇爲也托大之人每每誤事趙穿乃止岸賈亦謹事趙氏以

求自免趙盾終以桃園之事爲歉凡作壞事在是遮過衆人只是自心上終打不過去一日

步至史館見太史董狐索簡觀之董狐將史簡呈上趙盾觀看簡

上明寫秋七月乙丑趙盾弑其君夷臯于桃園盾大驚曰太史誤

矣吾已出奔河東去絳城二百餘里安知弑君之事而予乃歸罪

於我不亦誣乎董狐曰子爲相國出亡未嘗越境反國又不討賊

謂此事非子主謀誰其信之可見董狐下筆時先有主見盾曰猶可改乎狐曰

是是非非號爲信史吾頭可斷此簡不可改也盾嘆曰嗟乎史臣

殮歸葬曲沃。一面會集羣臣議立新君。時靈公尙未有子。趙盾曰：「先君襄公之歿，吾嘗倡言欲立長君。衆謀不協。以及今日，此豈可不慎！」士會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誠如相國之言。」趙盾曰：「文公尙有一子，始生之時，其母夢神人以黑手塗其脅，因名曰黑臀。今仕于周，其齒已長，吾意欲迎立之。何如？」百官不敢異同。皆曰：「相國處分甚當。」趙盾欲解趙穿弑君之罪，乃使穿如周迎公子黑臀歸晉。趙盾以圖黷罪，則可。朝于太廟，卽晉侯之位。是爲成公。成公旣立，專任趙盾以國政。以其女妻趙朔。是爲莊姬。盾因奏曰：「臣母乃狄女，君姬氏。趙姬文公長女。有遜讓之美，遣人迎臣母子歸晉。臣得僭居適子，遂主中軍。今君姬氏三子同括嬰，皆長願以位歸之。」成公曰：「卿之弟乃吾姊所鍾愛，自當並用。毋勞過讓。」乃以趙同、趙

怨苦日久。反以晉侯之死爲快。臣民胥怨其死遲矣。絕無一人歸罪于趙穿。七年前。彗星入北斗。占云。齊宋晉三國之君皆將死。亂至是驗矣。髯仙有詩云。

崇臺歌管未停聲。

血濺朱樓起外兵。

莫怪臺前無救者。

避丸之後絕人行。

屠岸賈正在郊外。捫門捫戶的訪問美色女子。忽報晉侯被弑。喫了大驚心。知趙穿所爲。不敢聲張。潛回府第。士會等聞變。趨至桃園。寂無一人。亦料趙穿往迎相國。將園門封鎖。靜以待之。不一日。趙盾同車入於絳城。逕到桃園。百官一時並集。趙盾伏於靈公之屍。痛哭了一場。哀聲聞于園外。百姓聞者。皆曰。相國忠愛如此。所以大放哀聲。正是要傳此句。晉侯自取其禍。非相國之過也。趙盾分付將靈公殯。

箇剛強靈公大喜卽留趙穿侍酒飲至二更外面忽聞喊聲靈公

驚問其故趙穿曰此必宿衛軍士驅逐夜行之人耳我疑是受彈

仇臣往諭之勿驚聖駕當下趙穿命掌燈步下層臺甲士二百人

已毀門而入趙穿穩住了衆人引至臺前升樓奏曰軍士知主公

飲宴欲求餘瀝犒勞別無他意靈公傳旨教內侍取酒分犒衆人

倚欄看給趙穿在旁呼曰主公親犒汝等可各領受言畢以袖麾

之衆甲士認定了晉美一湧而上靈公心中着忙謂趙穿曰甲士

登樓何意卿可傳諭速退趙穿曰衆人思見相國盾意欲主公召

還歸國耳靈公未及答言戟已攢刺登時身死左右俱各驚走趙

穿曰昏君已除汝等勿得妄殺一人宜隨我往迎相國還朝也只

爲晉侯無道好殺近侍朝夕懼誅所以甲士行逆莫有救者百姓

一月內回話

那裏曉得等不到一個月

趙穿借此公差遣開了屠岸賈又奏于

靈公曰桃園侍衛單弱臣於軍中精選驍勇二百人願充宿衛伏

乞主裁靈公復准其奏趙穿回營果然挑選了二百名甲士那甲

士問道將軍有何差遣趙穿曰主上不恤民情鎮日在桃園行樂

命我挑選汝等替他巡警汝等俱有室家此去立風宿露何日了

期軍士皆嗟怨曰如此無道昏君何不速死若相國在此必無此

事

有此一句便好乘勢而人

趙穿曰吾有一語與汝等商量不知可否衆軍士

皆曰將軍能救救我等之苦恩同再生穿曰桃園不比深宮邃密

汝等以二更爲候攻入園中托言討賞我揮袖爲號汝等殺了晉

侯我當迎還相國別立新君此計何如軍士皆曰甚善趙穿皆勞

以酒食使列于桃園之外入告靈公靈公登臺閱之人人精勇箇

朔父子回至絳城知靈公在于桃園假意謁見稽首謝罪言臣穿雖奉宗成然罪人之族不敢復侍左右乞賜罷斥靈公信爲真誠乃慰之曰庸累次欺蔑寡人寡人亦不能堪與卿何與卿可安心供職穿謝恩畢復奏曰臣聞所貴爲人主者惟能極生人聲色之樂也主公鐘鼓雖懸而內宮不備何樂之有齊桓公嬖幸滿宮正娶之外如夫人者六人先君文公雖出亡患難之際所至納姬妾于反國年踰六旬尙且妾媵無數主公既有章臺廣囿以爲寢處之所何不多選良家女子充牣其中使明師教之歌舞以備娛樂豈不美哉靈公曰卿所言正合寡人之意今欲搜括國中女色何人可使穿對曰大夫屠岸賈可使靈公遂命屠岸賈專在其事不拘城內郊外有顏色女子年二十以內未嫁者咸令報名選擇限

越椒自恃善射。恰恰便有一養由基。更高于他。古語云。好勝者必遇其敵。信然。

絕纓一事。人情所難。楚莊此舉。可稱豁達大度。

孫叔敖一布衣耳。楚莊乃驟舉爲令尹。真有眼力。合之絕纓之會。俱是伯主大端。

話說晉靈公謀殺趙盾。雖然其事不成。却惹得趙盾離了絳城。如村童離師。瑛璧離主。覺得胸懷舒暢。快不可言。遂攜帶宮眷。于桃園住宿。日夜不歸。再說趙穿在西郊射獵。而同正遇見盾朝父子。停車相見。詢問緣繇。趙穿曰。叔父且莫出境數日之內。穿有信到。再決行止。趙盾曰。既然如此。吾權住首陽山。專待好音。汝凡事謹慎。莫使禍上加禍。據此語看來。不特趙案主意欲君趙穿別了盾。

晉靈之惡全是屠岸賈逢迎而助成之晉靈既死正當明正其罪而諫之趙盾之言是也趙盾只爲弑君一着自己心下不安却把屠岸賈素日之罪都不敢提了特在宗族強盛料屠岸賈不能如何耳豈知後日終被其禍幾于宗無子遺乎故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趙盾執晉之政生殺子奪在其手掌輩孤却直書其弑君且面數其罪真是良史足令後世尚以諂取容者羞死趙盾不加其罪不改其辭亦是賢達過人處

王孫滿的是妙人楚子觀兵問鼎明是欺負周王懦弱來恐嚇他王孫滿一篇言語不特義正詞嚴尤妙在提一德字裝頭便令他自己慚愧

時從人聞變俱已逃散靈輒背負趙盾趨出朝門衆甲士殺了堤
彌明合力來追恰好趙朔悉起家丁駕車來迎扶盾登車盾急召
靈輒欲共載輒已逃去矣即不去亦不失爲君子況去之乎甲士見趙府人衆不
敢追逐趙盾謂朔曰吾不得復顧家矣此去或翟或秦尋一托身
之處可也于是父子同出西門望西路而進不知趙宣子出奔何
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閭椒絕纓大會

趙穿之弑晉靈明是趙盾與謀只看他住在首陽待信便已
了然不必等反國之後不討賊而知也

懼甚其人曰相國無畏我來相救非相害也盾問曰汝何人對曰

相國不記也桑之餓人乎則我靈輒便是原來五年之前趙盾

曾往九原山在絳州打獵而回休于翳桑之下見有一男子臥地盾

疑爲刺客使人執之其人餓不能起問其姓名曰靈輒也游學于

衛三年今日始歸囊空無所得食已餓三日矣盾憐之與之飯及

脯輒出一小筐先藏其半而後食盾問曰汝藏其半何意輒對曰

家有老母住于西門小人出外日久未知母存亡何如今近不數

里倘幸而母存願以大人之饌充老母之腹已將餓死尚不忘其母使知是不背負恩

之盾嘆曰此孝子也使盡食其餘別取前食與肉寘囊中授之靈

輒拜謝而去今絳州有脯飯坂因此得名後靈輒應募爲公徒道

在甲士之數雨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念趙盾昔日之恩特地上前相救

幸解下與寡人觀之趙盾不知是計方欲解劍提彌明在堂下望

見大呼曰臣侍君宴禮不過三爵何為酒後拔劍于君前耶提彌明之

才識大勝趙盾可見趙盾悟遂起立彌明怒氣勃勃直趨上堂扶

盾而下岸賈呼癸奴縱靈癸合逐紫袍者癸疾走如飛追及盾于

宮門之內彌明力舉千鈞雙手搏癸折其頸癸死靈公怒甚出壁

中伏甲以攻盾彌明以身蔽盾致盾急走彌明留身獨戰好彌明義士可

敬寡不敵眾遍體被鎗力盡而死史臣贊去

君有癸 臣亦有癸 君之癸 不如臣之癸

君之癸能害人 臣之癸克保身 嗚呼二癸

吾誰與親

話說趙盾虧彌明與甲士格鬪脫身先走忽有一人狂追及盾盾

人說道觸槐而死不知何故靈公曰此計不成奈何岸賈奏曰臣
尚有一計可殺趙盾萬無一失靈公曰卿有何計岸賈曰主公來
日召趙盾飲于宮中先伏用士于後壁俟三爵之後主公可向趙
盾索佩劍觀看盾必捧劍呈上臣從旁喝破趙盾拔劍于君前欲
行不軌左右可救駕甲士齊出縛而斬之此計却毒當時若無提
彌明趙盾幾乎破算
外人皆謂趙盾自取誅戮主公可免殺大臣之名此計如何靈公
曰妙哉妙哉可依計而行明日復視朝靈公謂趙盾曰寡人賴吾
子直言以得親于羣臣敬治薄享以勞吾子遂命屠岸賈引入宮
中車右提彌明從之將升階岸賈曰君宴相國餘人不得登堂彌
明乃立于堂下趙盾再拜就坐于靈公之右屠岸賈侍于君左庖
人獻饌酒三巡靈公謂趙盾曰寡人聞吾子所佩之劍甚利劍也

立天地之間哉

大有見識

乃呼于門曰我鉏麇也寧違君命不忍

殺忠臣我今自殺恐有後來者相國謹防之言罷望著門前一株大槐一頭觸去腦漿迸裂而死史臣有贊云

壯哉鉏麇

刺客之魁

聞義能徙

視死如歸

報屠在趙

身滅名垂

槐陰所在

生氣依依

此時驚動了守門人役將鉏麇如此恁般報知趙盾盾之車有提彌明曰相國今日不可入朝恐有他變趙盾曰主公許我早朝我若不往是無禮也死生有命吾何慮哉分付家人暫將鉏麇淺埋于槐樹之側

後改葬于溫今懷慶府溫縣有鉏麇墓

趙盾登車入朝隨班行禮靈公

見趙盾不死問屠岸賈以鉏麇之事屠賈答曰鉏麇去而不返有

此必除彼益君之計也。人原無并立之理也。

岸賈曰臣有客鉏麇者家貧臣常周給之感

臣之惠願効死力若使行刺于相國

這等主意只真無賴

主公任意行樂又

何患哉靈公曰此事若成卿功非小是夜岸賈密召鉏麇賜以酒

食告以趙盾專權欺主今奉晉侯之命使汝往刺汝可伏于趙相

國之門俟其五鼓赴朝殺取不可誤事鉏麇領命而行札縛停當

帶了雪花般匕首潛伏趙府左右聞譙鼓已交五更便趑到趙府

門首見重門洞開乘車已駕于門外望見堂上燈光影影鉏麇乘

間趑進中門躲在暗處仔細觀看

好鉏麇細而不粗

堂上有一位官員朝

衣朝冠垂紳正笏端然而坐此位官員正是相國趙盾因欲趨朝

天色尚早坐以待旦鉏麇大驚退出門外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殺民主則為不忠受君命而棄之則為不信不忠不信何以

嗜殺使晉國危而復安臣雖死不恨靈公大慚

知道慚愧還算好

者以袖掩面曰卿且退容寡人只今日遊玩

就是小孩子說只知是一遭氣罷好笑

次當依卿言趙盾身蔽園門不放靈公進去屠岸賈在旁言曰相

國進諫雖是好意然車駕既已至此豈可空回被人恥笑

空回有何可笑

正是好處小人却借此相國暫請方便如有政事俟主公明日早

朝于朝堂議之何如靈公接口曰明日早朝當召卿也趙盾不得

已將身閃開放靈公進園喚自視岸賈曰亡國敗家皆繇此輩恨

恨不已

既知如此何不計除之

岸賈侍靈公遊戲正在歡笑之際岸賈忽然

嘆曰此樂不可再矣靈公問曰大夫何發此嘆岸賈曰趙相國明

早必然又來賂索豈容主公復出耶靈公忿然作色曰自古臣制

于君不聞君制于臣此老在甚不便于寡人何計可以除之

彼不除此

稷之福臣等不勝欣幸言畢而退述于趙盾盾曰主公若果悔過
旦晚必有施行至次日靈公免朝命駕車往桃園遊玩趙盾曰主
公如此舉動豈像改過之人吾今日不得不言矣乃先往桃園門
外何不但阻之于朝門之外伺候靈公駕至上前參謁靈公訝曰寡
人未嘗召卿卿何以至此趙盾稽首再拜曰稱死罪微臣有言啓
奏望主公寬容採納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
身夫宮室嬖倖田獵遊樂一身之樂止此矣未有以殺人爲樂者
今主公縱犬噬人放彈打人又以小過支解膳夫此無道之君所
不爲也而主公爲之人命至重濫殺如此百姓內叛諸侯外離桀
紂滅亡之禍將及君身臣今日不言更無人言矣臣不忍坐視君
國之危亡故敢直言無隱乞主公回輦入朝改革前非毋荒遊毋

看乃支解過的一箇死人趙盾大驚問其來歷內侍還不肯說盾
曰汝再不言吾先斬汝矣內侍方纔告訴道此人乃宰夫也主公
命煮熊蹯急欲下酒催併數次宰夫只得獻上主公嘗之嫌其未
熟以銅斗擊殺之又砍爲數段今之宰夫頗有餘工而以硬肉供客者當如此處之命我等
棄子野外立限時刻回報遲則獲罪矣趙盾乃放內侍依舊扛擡
而去盾謂士會曰主上無道視人命如草菅國家危亡只在旦夕
我與子同往苦諫一番何如士會曰我二人諫而不從更無繼者
會請先入諫若不聽子當繼之時靈公尚在中堂士會直入靈公
望見知其必有諫諍之言乃迎而謂曰大夫勿言寡人已知過矣
今當改之今之怕人說自己過失者每以此等語遮蓋之士會稽首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謂之賢人過而不改謂之愚人君知過能改離愚就賢此社

有一奴專伺此犬每日啖以羊肉數斤犬亦聽其指使凡人不論

酒肉為事便替人作

其人名葵奴使食中大夫之俸靈公廢了外

粗活者皆葵種也

朝命諸大夫皆朝于內寢每視朝或出遊則葵奴以細鍊牽犬侍

于左右見者無不悚然其時列國雖心萬民嗟怨趙盾等屢屢進

諫勸靈公禮賢遠佞勤政親靈公如璵充耳全然不聽其為惡

之源雖反有疑忌之意忽一日靈公朝罷諸大夫皆散惟趙盾與

士會尚在寢門商議國家之事互相怨嘆只見有二內侍擡一竹

籠內侍擡尺此卒大死曰宮中而出趙盾曰宮中安有竹籠出

外此必有故遙呼來來內侍只低頭不應盾問曰竹籠中所置何

物內侍曰爾相國也欲看時可自來看我不敢言盾心中愈疑邀

士會同往察之但見人手一隻微露籠外二位大夫拉住發籠細

得衆百姓每亂驚亂跳亂嚷亂擠齊叫道彈又來了靈公大怒索
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那彈丸如雨點一般飛去百姓躲
避不迭也有破頭的傷額的彈出烏珠的打落門牙的打得好誰
難啼哭號呼之聲耳不忍聞又有喚爹的叫娘的抱頭鼠竄的推
擠跌倒的倉忙奔避之狀目不忍見靈公在臺望見投弓于地呵
呵大笑謂岸賈曰寡人登臺遊玩數巡無如今日之樂也自此百
姓每望見臺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園前行走這回唱戲再没人市
中爲之諺云

莫看臺飛丸來 出門笑且忻 歸家哭且哀

又有周人所進猛犬名曰靈葵身高三尺色如紅炭能解人意左
右有通靈公卽呼葵使噬之葵起立嚙其頸不死不已此葵大會

公年長荒淫暴虐厚斂于民廣興土木好為游戲寵任一位大夫

名屠岸賈乃屠擊之子屠岸夷之孫屠岸賈阿諛取悅有了阿諛取悅人自然要

弄言無不納命屠岸賈于絳州城內起一座花園遍求奇花異草

種植其中惟桃花最盛春間開放爛如錦繡名曰桃園園中築起

三層高臺中間建起一座絳霄樓畫棟雕梁丹檻刻角四圍朱欄

曲檻憑欄四望市井俱在日前却也靈公覽而樂之不時登臨或

張弓彈鳥與岸賈賭賽飲酒取樂一日召優人呈百戲於臺上園

外百姓聚觀靈公謂岸賈曰彈鳥何如彈人寡人與卿試之中目

者為勝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罰之靈公彈石岸賈彈空臺

上高叫一聲看彈已如月滿彈似星流入叢中一人彈去了半隻

耳躲一個彈中了左胛今之好權傾下人家堂前看戲及以桌赫

登古戲臺前及打降者須以此彈彈之嚇

于歸生伐宋戰于大棘獲宋右師華元命為賁救鄭與晉師戰于

北林獲晉將解楊以歸踰年放還晉是楚勢口甚莊王遂侈然有

爭伯中原之志無論其胸中本來原是知何只却說晉上卿趙盾

因楚日強橫欲結好于秦以拒楚趙穿獻謀曰秦有屬國曰西

安府附秦最久誠得偏師以侵秦國秦必來救因與講和如此

則我古上風矣趙盾從之乃言于靈公出車三百乘遣趙穿為將

侵崇趙朔曰秦晉之仇深矣又侵其屬國秦必益怒焉肯與我講

和趙盾曰吾已許之矣朔復言于韓厥厥微微冷笑附朔耳言曰

尊公此舉欲樹穿以固趙宗非為和秦也明人不用細說趙氏趙

朔默然而退秦聞晉侵崇竟不來救與兵伐晉聞焦邑趙穿還兵

救焦秦師始退穿自此始與兵政與驍病卒穿遂代之是時晉靈

曰寡人胡以愚。蘇從曰大王居萬乘之尊享千里之稅士馬精

強諸侯畏服四時貢獻不絕于庭此萬世之利也。先極力奉承一

法今荒于酒色溺于音樂不理朝政不親賢才大國攻于外小國

叛于內樂在目前患在日後夫以一時之樂而棄萬世之利非甚

愚而何臣之患不過殺身然大王殺臣後世將呼臣爲忠臣與龍

逢比于並肩臣不忌也君之患乃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臣言畢

于此矣請借大王之佩劍臣當刎頸王前以信大王之令。純見策

莊王幡然起立曰大夫休矣大夫之言忠言也寡人聽子乃絕鍾

鼓之懸屏鄭姬疎蔡女立樊姬爲夫人使主宮政曰寡人好獵樊

姬諫我不從遂不食鳥獸之肉此吾賢內助也任爲賈潘屈蕩

以分令尹鬬越椒之權早朝宴罷發號施令。改得近連乾命鄭公

王曰噫是何隱語而大夫不能解蓋爲寡人言之申無畏曰有大

鳥身被五色止於楚之高阜三年矣不見其飛不聞其鳴不知此

何鳥也雖是隱語却是易解莊王知其諷已笑曰寡人知之矣是非凡鳥也

三年不飛飛必冲天三年不鳴鳴必驚人子其俟之此若似有欲竟不動

者何也申無畏再拜而退居數日莊王淫樂如故大夫蘇從請間

見莊王而大哭莊王曰蘇子何哀之甚也蘇從對曰臣哭夫身死

而楚國之將亡也開口突兀已是策士風氣之先莊王曰子何爲而死楚國又何

爲而亡乎蘇從曰臣欲進諫於王王不聽必殺臣臣死而楚國更

無諫者恣王之意以墮楚政楚之亡可立而待矣莊王勃然變色

曰寡人有令敢諫者死明知諫之必死而又欲入犯寡人不亦愚

乎蘇從曰臣之愚不及王之愚之甚也就以愚字說入莊王益怒

是窺間下可法

君辱收之齊惠公大悅乃約魯君以夏五月會於平州之地齊地在泰

山年至期魯宣公先往齊侯繼至先敘甥舅之情再行兩君相見

之禮仲遂搃濟西士田之籍以進齊侯並不推辭是其本意事畢

宣公饒齊侯回魯仲遂曰吾今日始安枕而臥矣自此魯或朝或

聘君臣如齊殆無虛日無令不從無役不共至齊惠公晚年感魯

侯承順之意仍以濟西田還之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楚莊王

旅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事田獵及在宮中惟日夜與婦人飲酒

爲樂如何有這許多精神懸令於朝門曰有敢諫者死無赦大夫

申無畏入謁莊王右抱鄭姬左抱蔡女踞坐於鐘鼓之間問曰大

夫之來欲飲酒乎抑有所欲言也申無畏曰臣非飲酒聽

樂也適臣行於郊有以隱語進臣者臣不能解願聞之於大王莊

此是後話閣過一邊再說周匡王五年爲宣公元年正月朝賀方
畢仲遂啓奏君內主尙虛臣前與齊侯原有婚媾之約事不容緩
宣公曰誰爲寡人使齊者仲遂對曰約出自臣臣願獨往乃使仲
遂如齊請婚納幣遂於正月至齊二月迎夫人姜氏以歸因密奏
宣公曰齊雖爲甥舅將來好惡未可測也况國有大故者必列會
盟方成諸侯臣曾與齊侯歃血爲盟約以歲時朝聘不敢有關益
預以定位囑之君必毋恤重賂請齊爲會若彼受賂而許會因恭
謹以事之則兩國相好有唇齒之固君位安於泰山矣宣公然其
言隨遣季孫行父往齊謝婚致詞曰寡君賴君之靈寵獲守宗廟
恐恐焉懼不得列於諸侯以爲君羞君若惠顧寡君賜以會好所
有不腆濟西之田田卽曹晉文公所以旣先君者願效贊於上國惟

同復宣公宣公曰吾弟素貧不知何以爲生使人夜伺其所爲方挑燈織屨俟明旦賣之以治朝餐惟其如此宣公嘆曰此子欲學伯夷叔齊採首陽之薇耶吾當成其志可也盼至宣公末年方卒終其身未常受其兄一寸之絲一粒之粟久而不變方亦終其身未嘗言兄之過史臣有贊云

賢哉叔盼

感時泣血

織屨自贍

于公不屑

頑民恥周

采薇甘絕

惟叔嗣音

入而不渎

一乳同枝

兄頑弟潔

形彼東門

言之汚舌

魯人高叔盼之義稱頌不置成公初年用其子公孫嬰齊爲大夫於是叔孫氏之外另有叔氏叔老叔弓叔輒叔鞅叔詣皆其後也

公夫人母子相見各訴其子之冤抱頭而哭齊惠公惡聞哭聲另

築室以遷其母子

哭聲其實難聽齊惠好惡猶為得正

出姜竟終于齊却說魯宣公

同母之弟叔矜為人忠直見其兄藉仲遂之力殺弟自立意甚非

之不往朝賀宣公使人召之欲加重用矜堅辭不往有友人問其

故矜曰吾非惡富貴但見吾兄即思吾弟

謂惡

是以不忍耳友人

曰子既不義其兄盍適他國乎矜曰兄未常絕我我何敢于絕兄

乎適宣公使有司候問且以粟帛贈之矜對使者拜辭曰矜幸不

至凍餓不敢費公帑使者再三致命矜曰俟有缺乏當來乞取

叔

不以矯矯名高而辭賜之言意

正而語婉可謂善處骨肉之間今決不敢受也友人曰子不受爵

祿亦足以明志矣家無餘財稍領饋遺以給朝夕養殮之資未為

傷廉并却之不已甚乎矜笑而不荅友人歎息而去使者不敢留

二子俱被殺，仲遂扶公子接爲君，搥胸大哭絕而復甦者幾次。仲遂又獻媚于宣公，引母以子貴之文，尊敬廢爲夫人，百官致賀。姜夫人不安于宮，日夜啼哭，命左右收拾車仗爲歸齊之計。仲遂僞使人留之曰：「新君雖非夫人所出，然夫人嫡母也，孝養自當不缺。奈何向外家寄活乎？」姜氏罵曰：「賊遂我母子何負于汝而行此慘毒之事？今乃以虛言留我鬼神，有知決不汝宥也！」人之受冤抱恨，何處往往重望于鬼神而鬼神又未可全恃，閱此不禁三嘆。姜氏不與敬嬴相見，一逕出了宮門登車而去。經過大市，通衢放聲大哭，叫曰：「天乎！天乎！二孺子何罪？婢子又何罪？賊遂茂理喪心，殺嫡立庶，婢子今與國人永辭，不復再至魯國矣！」路人聞者莫不哀之多有泣下者。是日魯國爲之罷市，因稱姜氏爲哀姜。又以出歸于齊，謂之出姜。出姜至齊，與昭

若來討何以待之仲遂曰齊宋往事已可知矣彼弑其長君尚不成討今二孺子死又何討焉行父撫嗣君之屍哭之不覺失聲仲遂曰大臣當議大事乃效兒女子悲啼何益行父乃收淚叔孫得臣亦至問其兄彭生何在仲遂辭以不知得臣笑曰吾兄死爲忠臣是其志也何必諱哉仲遂乃私告以屍處且曰今日之事立君爲急公子接賢而且長宜嗣大位百官莫不唯唯殺大臣而入無敢如之何者威勢所積者久矣乃奉公子接爲君是爲宣公百官朝賀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外權內寵私謀合

無罪嗣君一旦休

可笑模稜季文子

三思不復有良謀

得臣掘馬糞出彭生之屍而殯之不在話下再說嫡夫人姜氏聞

殺視仲遂曰太傅彭生尙在此人不除事猶未了此人縱在乃使

內侍假傳嗣君有命召仲叔彭生入宮彭生將行其家臣公冉務亦無甚用

人素知仲遂結交官禁之事疑其有計止之曰太傅勿入入必死

彭生曰有君命雖死其可逃乎公冉務人曰果君命則太傅不死

矣若非君命而死死之何名說得本自明白彭生不聽務人牽其

袂而泣彭生絕袂登車這箇脈劣只算尋死逕造宮中問嗣君何在內侍詭

對曰內廐馬生駒在彼閱之卽引彭生往廐所勇士復攢擊殺之

埋其屍于馬糞之中敬嬴使人告姜氏曰君與公子視彼劣馬踉

蹌俱死矣姜氏大哭往廐視之則二屍俱已移出于宮門之外季

孫行父聞惡視之死心知仲遂所爲不敢明言私謂仲遂曰子作

事太毒吾不忍聞也仲遂曰此嬴氏夫人所爲與某無與行父曰

敢有違

只圖利已不顧道
理齊惠不成人

仲遂叔孫得臣請歃血立誓因設婚約

惠公許之遂等既返謂季孫行父曰方今晉業已替齊將復強彼

欲以嫡女室公子接

又是借人說

此厚接不可失也行父曰嗣君齊侯

之甥也齊侯有女何不室嗣君而乃歸之公子平仲遂曰齊侯聞

公子接之賢立心與接交懽願為甥舅

神是借人說話

若夫人姜氏乃昭

公之女桓公諸子相攻如仇敵故四世皆以弟代兄彼不有其兄

何有于甥

好引証

行父嘿然歸而嘆曰東門氏將有他志矣仲遂家

住東門故呼為東門氏行父密告于叔仲彭生彭生曰大位已定

誰敢二心耶

只怕木心殊不以為意

識淺而計疎便是殺料

仲遂與敬嬴私自定

計伏勇士于廐中使圉人偽報馬生駒甚良敬嬴使公子接同惡

與視往廐看駒毛色

此豈人君所當親看耶

勇士突起以木棍擊惡殺之并

尚義高人可敬可羨

話說仲孫遂同叔孫得臣二人如齊拜賀新君且謝會葬之情行禮已畢齊惠公賜宴因問及魯國新君何以名惡世間嘉名頗多何偏用此不美之字果然此名可多仲遂對曰先寡君初生此子使太史占之言當惡死不得享國故先寡君名之曰惡欲以厭之果然疑所占之言當惡死不得享國故先寡君名之曰惡欲以厭之果然疑所名字可以厭然此子非先寡君所愛也所愛者長子名接為人賢者婆氣可以疑然此子非先寡君所愛也所愛者長子名接為人賢孝能敬禮大臣國人皆思奉之為君但壓于嫡耳借人說話最惠公曰古來亦有立子以長之義況所愛乎叔孫得臣曰魯國故事立子以嫡無嫡方立長先寡君狃于常禮置接而立惡國人皆不順焉上國若有意為魯改立賢君願結婚姻之好事事上國歲時朝聘不敢有闕惠公大悅曰大夫能主持于內寡人惟命是從豈

晉靈聞趙盾之諫而慚以袖掩面是猶可與爲善者其許多
過惡多是屠淫賈助成之耳趙盾爲執政之臣若以計去君
側之邪佞未必不可挽回乃效諫臣行事欲以口舌格君此
所謂截流而不知窮源首也不特無益反受其殃惜哉
殺臣不以罪已不成其爲君若使刺客則類乎盜賊之所爲
矣乃至于是使犬此直與畜獸爲伍奚何君臣之足云乎

德無大小困者甚則其咸傑如趙盾之于靈輒不過一飯耳
而乃食其救命之報雖靈輒有君子之風亦由其受德在困
甚之際也救盾之後乃不求報而去之則信乎有君子之道
矣

鉏麇以刺客而死于仁義提彌明以僕夫而死于主人都是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子接與叔胥一母之弟而立心行事較若天壤可見人以世論之語不確。

楚莊亦算有爲之主而初卽位時却像全無知識者然正不知其胸中是何主見當時若無蘇從之諫豈將以逸樂終其身乎此時爲賈現在卿位却無一言殊令人不解。

哀樂人之常情喜樂而惡哀自然之理也若人之傷慘號呼最是不忍見聞之事縱天性殘忍者不動其心亦已過矣乃又以爲樂豈復有人理哉。

意有心要推戴公子接念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惡之傅必不肯同
謀而叔孫得臣性貪賄賂可以利動不論何等。人。什麼事。只。時。時。是。貪。便有。下手。處。下。時。時。
以敬嬴所賜分贈之曰此嬴氏夫人命我贈子者又使公子接時
時詣得臣之門謙恭請教故得臣亦心向之周匡王四年魯文公
之十有八年也是年春文公薨世子惡主喪卽位各國皆遣使弔
問時齊惠公元新卽大位欲反商人之暴政特遣人至魯會文
公之葬仲遂謂叔孫得臣曰齊魯世好也桓僖二公歡若兄弟孝
公結怨延及商人遂爲仇敵今公子元新立我國未曾致賀而彼
先遣人會葬此修好之美意不可不往謝之此論自是正理若無後一著豈非君子之言
乘此機會結齊爲援以立公子接此一策也叔孫得臣曰子去
我當同行畢竟二人如齊 商量出甚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欲歸必依我三件事乃可無入朝無與國政無攜帶已氏穀使人
回復公孫敖敖急于求歸欣然許之敖歸魯三年果然閉戶不出
忽一日盡取家中寶貨金帛復往莒國孟孫穀想念其父踰年病
死其子仲孫蔑即孟孫尙幼乃立孟孫難爲卿未幾已氏卒公孫敖
復思歸魯悉以家財納于文公并及仲遂使其子難爲父請命文
公許之遂復歸至齊病不能行死于堂阜孟孫難固請歸其喪于
魯難乃罪人之後又權主宗祀以待仲蔑之長所以不甚與事季
孫行父讓仲遂與彭生得臣是叔父行每事不敢自專而彭生仁
厚居師傅之任得臣屢掌兵權所以仲遂得臣二人尤當權用事
敬嬴恃文公之寵恨其子不得爲嗣乃以重賂交結仲遂因以其
子接托之曰異日接得爲君魯國當與子共之仲遂感其相托之

女戴已爲內子卽穀之母其姊聲已卽難之母也載已病卒敖性

淫復往聘已氏之女舊人醉曰聲已尙在寔爲繼室敖曰吾弟

遂未娶卽與遂納聘可也莒人許之魯文公七年公孫敖奉君命

如晉修聘因順便爲仲遂逆女及鄆陵莒地敖登城而望見已氏色

甚美是夜竟就已氏同宿自娶歸家今沒人倫仲遂見奪其事大

怒訴于文公請以兵攻之叔仲彭生諫曰不可臣聞之兵在內爲

亂在外爲寇幸而無寇可啓亂乎文公乃召公孫敖使退還已氏

于莒以釋仲遂之憾如此請和敖與遂兄弟講和如故敖一心思

念已氏至次年奉命如周奔襄王之喪不至京師竟攜弔幣私往

莒國與已氏夫婦相聚魯文公亦不追究立其子穀主孟氏之祀

其後敖忽思故國使人言于穀穀轉請于其叔仲遂遂曰汝父若

長司馬公集卷之十一

話分兩頭却說魯文公名興乃僖公嫡夫人聲姜齊桓公女之子於周
襄王二十六年嗣位文公娶齊昭公女姜氏爲夫人生二子曰惡
曰視其嬖妾秦女敬嬴亦生二子曰接曰叔盼四子中惟接年長
而惡乃嫡夫人所生故文公立惡爲世子時魯國任用三桓爲政
孟叔季三氏皆桓公裔孟孫氏曰公孫敖生子曰穀曰難叔孫氏曰公孫茲
生子曰叔仲彭生曰叔孫得臣文公以彭生爲世子太傅季孫氏
曰季無佚乃季友之子無佚生行父卽季文子也魯莊公有庶子
曰公子遂亦曰仲遂住居東門亦曰東門遂自僖公之世已與三
桓一同用事論起輩數公孫敖與仲遂爲再從起來季孫行父又
是下一輩了因公孫敖得罪于仲遂客死于外故孟孫氏失權反
是仲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爲政且說公孫敖如何得罪敖娶莒

奪其

二人扶其屍藏於竹林之深處棄其頭於池中懿公在位纔

四年耳內侍取水至邴歎謂之曰商人弑君而立齊先君使我行

誅公子元賢孝可立爲君也左右等唯唯不敢出一言邴歎與閻

職駕車入城復置酒痛飲歡呼相慶早有人報知上卿高傾高虎之子

國歸父懿公之子高傾曰盍討其罪而戮之以戒後人國歸父曰弑君

之人吾不能討而人討之又何罪焉邴閻二人飲畢命以大車裝

其家資以駟車載其妻子行出南門家人勸使速馳邴歎曰商人

無道國人方幸其死吾何懼哉徐徐而行俱往楚國去訖高傾與

國歸父聚集羣臣商議請公子元爲君是爲惠公髡翁有詩云

仇人豈可與同遊

密近仇人仇報仇

不是逆臣無遠計

天教二憾逞兇謀

池中同浴心生一計故意以拆竹擊閻職之頭職怒曰奈何欺我

邴歆帶笑言曰奪汝之妻尙然不怒一擊何傷乃不能忍耶有心

之言入耳固有不同處閻職曰失妻雖吾之恥然視則父之屍輕

重何如子忍于父而責我不能忍于妻何其昧也閻職亦是有心

對邴歆曰我有心腹之言正欲語子一向隱忍不言惟恐于已忘

前恥吾雖言之無益于事耳閻職曰人各有心何日忘之但恨力

不及也邴歆曰今凶人醉臥竹中從遊者惟吾二人此天遣我以

報復之機時不可失閻職曰子能行大事吾當相助二人拭體穿

衣相與人竹林中看時懿公正在熟睡鼻息如雷內侍守于左右

邴歆曰主公酒醒必覓湯水汝輩可預備以待內侍往備湯水間

職執懿公之手邴歆扼其喉以佩劍刎之頭墜於地石刎得容易便可知是天

大夫閻職之妻甚美

此八必是與閻職有仇者

因元旦出令凡大夫內子俱令

朝于中宮閻職之妻亦在其內懿公見而悅之因留宮中不遣之

歸謂閻職曰中宮愛爾妻爲佳可別娶也閻職敢怒而不敢言齊

西南門有地名申池池水清潔可浴池旁竹木甚茂時夏五月懿

公欲往申池避暑乃命邴歆御車閻職驂乘右師華元私諫曰君

別邴歆之父納閻職之妻此二人者安知不銜怨于君

此自是情

必有特達之見而後知之也

而君乃親近之豈臣中未嘗缺員何必此二人也

懿公曰二子未嘗敢怨寡人也

惟是不怨報仇方穩卿勿疑乃駕車游于申

池飲酒甚樂懿公醉甚苦熱命取繡榻置竹林密處臥而乘涼邴

歆與閻職浴于申池之中邴歆恨懿公甚深每欲弑之以報父仇

未得同事之人知閻職有奪妻之怨欲與商量而難于啓口因在

商人無恙鮑安位

笑殺中原少丈夫

再說齊懿公商人賦性貪橫自其父桓公在位時曾與大夫邴原
爭田邑之界桓公使管仲斷其曲直管仲以商人理由將田斷歸
邴氏商人一向銜恨于心及其弒舍而自立乃盡奪邴氏之田又
恨管仲黨于邴氏亦削其封邑之半管氏之族懼罪逃奔莒國子
孫遂仕于楚懿公猶恨邴原不已時邴原已死知其墓在東郊因
出獵過其墓所使軍士掘墓出其屍斷其足邴原之子邴歆音隨
侍左右懿公問曰爾父罪合斷足否朋人之死公而乃問其子之
卿得無怨寡人乎歆應曰臣父生免刑誅已出望外況此朽骨臣
何敢怨懿公大悅曰卿可謂幹蠱之子矣乃以所奪之田還之邴
歆請掩其父懿公許之復購其國中美色淫染惟日不足有人譽

司馬以代華耦母弟公子須爲司城以補蕩意諸之缺起盾聞宋
有弑君之例乃命荀林父爲將合衛陳鄭之師伐宋宋右師華元
至將軍備陳國人願戴公子鮑之情且斂金帛數車爲犒軍之禮
求與晉和荀林父欲受之鄆栢公曰我等鳴鍾擊鼓以從將軍于
宋討無君也若許其和讎賊將得志矣荀林父曰齊宋一體也吾
已寬齊安得獨誅宋乎密罪序于宋齊已言矣而况宋乎且國人所願因而定之
不亦可乎此句却說得是遂與宋華元盟定文公之位而還鄭穆公退而
言曰晉惟賂是貪有名無實不能復伯諸侯矣楚王新立將有事
於征伐不如棄晉從楚可以自安乃遣人通款于楚晉亦無如之
何也晉仙有詩云

仗義除殘是伯圖

興師翊把亂臣扶

無益也寡人死於此汝等勿戀寡人少頃華耦之兵已至將昭公
圍住口傳襄夫人之命單誅無道昏君不關衆人之事昭公急麾
左右奔散者大半惟蕩意諸仗劍立於昭公之側華耦再傳襄夫
人之命獨召意諸意諸嘆曰爲人臣而避其難雖生不如死到底
漢華耦乃操文直逼昭公蕩意諸以身蔽之挺劍格闘衆軍民齊
士先殺意諸後殺昭公左右不去者盡遭屠戮傷哉史臣有詩云

昔年華督弑殤公

華耦今朝又助兇

賊子亂臣原有種

薈薇桃李不相同

華耦引軍回報襄夫人右師華元左師公孫友等合班啟奏公子
鮑仁厚得民宜嗣大位遂擁公子鮑爲君是爲文公華耦朝賀畢
回家患心疼暴卒其心已埋文公嘉蕩意諸之忠用其弟蕩虺爲

載府庫之寶與其左右以冬十一月望孟諸進發纔出城襄夫人
召華元公孫友留之官中而使公子須閉門公子鮑使司馬華耦
號於軍中曰襄夫人有命今日扶立公子鮑爲君吾等除了無道
昏君共戴有道之主衆議以爲何如軍士皆踴躍曰願從命厚施之改
國人亦無不樂從雖是用錢買來却也費得勾了華耦率衆出城追趕昭公昭公
行至半途聞變蕩意諸勸昭公出奔他國以圖後舉昭公曰上自
祖母下及國人無不與寡人爲仇諸侯誰納我者與其死於他國
寧死於故鄉耳乃下令停車治餐使從田者皆飽食食畢昭公謂
左右曰罪在寡人一身與汝等何與汝等相從數年無以爲慰今
國中寶玉俱在於此分賜汝等各自逃生毋與寡人同死也左右
皆哀泣曰請君前行倘有追兵我等願拚死一戰昭公曰徒殺身

否其有一才一藝之人皆收致門下厚糈管待公卿大夫之門月

有饋送宗族無親疎凡有吉凶之費領襄助之人君不能撫恤其臣民乃使他人得

而撫恤之難昭公八年宋復大飢公子鮑倉廩已竭襄夫人盡出

宮中之藏以助之施舉國無不頌公子鮑之仁子鮑之施原為篡位而百姓却已陰

受其福此所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也宋國之人不論親疎貴賤人人願得公子鮑

為君公子鮑知國人助已密告於襄夫人謀弑昭公襄夫人曰聞

杵臼將獵於孟諸宋地名之藪乘其駕出我使公子須鮑之同母弟閉門

于帥國人以攻之無不克矣鮑依其言司城蕩意諸頗有賢名公

平鮑素敬禮之至是聞襄夫人之謀以告昭公曰君不可出獵若

出獵恐不能返意諸不以敬禮之故遂昭公曰彼若為逆雖在國

中共能免乎乃使右師華元華督曾孫左師公孫友公子目夷之子居守遂盡

子圻司城公孫壽

公子蕩之子

亦慮禍及告老致政昭公即用其子蕩

時諸嗣爲司城之官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昭公有庶弟公子鮑

美艷勝於婦人襄夫人心愛之醉以酒因逼與之通公子鮑力拒

得免然襄夫人終有心遂欲廢昭公而立公子鮑昭公畏穆襄之

族太盛

穆公襄公

與公子印等謀逐之王姬陰告於二族遂作亂

圍公子印公孫鍾離二人於朝門而殺之司城蕩意諸懼而奔魯

公子鮑素能敬事六卿至是同在國諸卿與二族講和不究擅殺

之罪召蕩意諸於魯復其位公子鮑聞齊公子商人以厚施買衆

心得篡齊位乃效其所爲亦散家財以周給貧民昭公七年宋國

歲飢公子鮑盡出其倉廩之粟以濟貧者

雖是君之不韋如足百外之幸

又敬老

尊賢凡國中年七十以上月致粟帛加以飲食珍味使人慰問安

而乃縱其兇惡絕無一言時事至此可嘆矣有詩云

欲圖大位欺孤主

先散家財買細民

堪恨朝中綬若若

也隨市井媚兇人

魯使上卿季孫行父

公子友之子

如晉告急晉趙盾奉靈公命宋衛蔡

陳鄭曹許共八國諸侯聚于扈地商議伐齊齊懿公納賂於晉且

釋單伯還周昭姬還魯諸侯遂散歸本國魯聞晉不果伐齊亦使

公子遂納賂於齊以求和不在話下却說宋襄夫人王姬乃周襄

王之女兒宋成公王臣之母昭公杵臼之祖母也昭公自爲世子

時與公子卬公孫孔叔公孫鍾離三人以田獵遊戲相善旣卽位

惟三人之言是聽不任六卿不朝祖母疎遠公族怠棄民事日以

從田爲樂

此五句便是宋昭亡身之案

司馬樂豫知宋國必亂以其官讓於公

何不縱之

見可

嘿然無語單伯退就客館懿公遷昭姬于他宮使人誘單伯

曰寡

見國

者八

在外

耶寡

雖是齊
懿奸計

然以談干

外人之國母相會聚
禮却亦久順單伯亦未之思耶

恨魯人以王命壓之興兵伐

魯論

能容

無不感激又多聚死亡在家朝夕訓練出人跟隨及世子舍卽位
迺彗星出于北斗商人使人告之曰宋齊晉三國之君皆將死亂
商人曰亂齊者非我而誰好有命死士卽於喪幕中刺殺世子舍
商人以公子元年長乃爲言曰舍無人君之威不可居大位吾此
舉爲見故也公子元大驚曰吾知爾之求爲君也久矣何乃累我
我能事爾爾不能事我也但爾爲君以後得容我爲齊國匹夫以
壽終足矣蓋因其相讓而惑其後商人卽位是爲懿公子元心惡
商人之所爲閉門托病并不入朝此乃是公子元的好處且說昭
姬痛其子死于非命日夜悲啼懿公惡之乃囚於別室節其飲食
昭姬陰賂宮人使通信于魯魯文公畏齊之強命大夫東門遂如
周告於匡王欲借天子恩寵以求釋昭姬之囚匡王命單伯往齊

先世盟主之業

不論自己政事如何只圖乘他人之隙幹得甚事

乃大合諸侯于新城

宋昭公杵臼魯文公與陳靈公平國衛成公鄭鄭穆公蘭許昭公

錫我並至會所宋陳鄭三國之君各訴前日從楚之情出于不待

已趙盾亦各撫慰諸侯始復附于晉惟蔡侯附楚如故不肯赴

會趙盾使卻缺引兵伐之蔡人求和

討賊小人為最下

乃還齊昭公潘

欲赴會適患病未及盟期昭公遂薨太子舍即位其母乃魯女子

叔姬謂之昭姬昭姬雖為昭公夫人不甚得寵世子舍才望庸常

亦不為國人所敬重公子商人齊桓公之妾密姬所生素有篡位

之志賴昭公待之甚厚此念中沮崑侯昭公死後方舉大事昭公

末年召公子元

衛少姬所生

于衛任以國政商人忌公子元之賢意欲

結納人心乃盡出其家財周卹貧民如有不給借貸以繼之百姓

至矣當下一聲砲響車如水馬如龍簇擁士會同壽餘一齊去了
秦康公使人隔河瞭望回報康公大怒便欲濟河伐晉前哨又報
探得河東復有大軍到來大將乃是荀林父卻缺二人西乞術曰
晉既有大軍接應必不容我濟河不如歸也乃班師荀林父等見
秦軍已去亦還晉國士會去秦三載今日復進絳城不勝感慨入
見靈公伏地謝罪靈公曰卿無罪也使列於六卿之間趙盾嘉魏
壽餘之勞言于靈公賜車十乘秦康公使人送士會之妻孥于晉
是等方是真正厚道曰吾不負黃河之誓也士會感康公之義致書稱謝且
勸以息兵養民各保四境康公從之自此秦晉不交兵者數十年
周頃王六年崩太子班卽位是爲匡王卽晉靈公之八年也時楚
穆王薨世子旅嗣位是爲莊王趙盾以楚新有喪乘此機會思復

鞭撻小怨竟致取禍殺身況別人死父之足漁色而奪人妻
同在血氣之中安有不抱怨入骨者而齊懿乃偏不用他人
而獨用邴邴二人隨從豈其罪惡已重天欲段手二子故奪
其魄耶。

魯雖弱國而所恃以爲安國者秉周禮也公孫放爲弟求婦
見其美而自納之倫理滅矣而魯文不加其罪反作和事老
人所謂秉禮者安在此所以終于不振遂致滅亡也

話說士會同壽餘濟了黃河望東而行未及里許只見一位年少
將軍引着一隊軍馬來迎在車上欠身曰隨季別來無恙士會近
前視之那將軍姓趙名朔乃趙相國盾之子也三人下車相見士
會問其來意朔曰吾奉父命前來接應吾子還朝後面復有大軍

十年各享其安則其有功于二國亦極不小可以告無愧矣
齊懿得國既不以正而又恣行無道取怨臣民竹池之變正
是天道

齊宋雖同是弑君而其中却有分別宋昭失禮于祖母疎逐
公族狎昵嬖臣怠棄政事公子鮑賢仁著于臣民之口恩惠
中于臣民之心國人願戴因而定之猶爲有所解說若齊懿
則弑無罪之幼主既囚國母而并及天子之使且加以甚惡
之名又擅興兵衆以虐鄰國其惡大矣晉爲主盟不此之討
而誰討乎乃受賂而還尙何足以嗣伯哉

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鞭撻健兒又令侍從左右此取禍
之道也後桓侯竟爲范張所刺竊嘆英主識見無微不燭夫

雖然稍愚不失為厚况若士會同壽餘僻康公而行繞朝慌忙駕人而疑之又何能用入乎
車追送以皮鞭贈士會統朝大曰子莫欺秦國無智士也但主公不聽吾言耳子持此鞭馬速回遲則有禍士會拜謝遂馳車急走史臣有詩云

策馬揮衣古道前

殷勤贈友有長鞭

休言秦國無名士

爭奈康公不納言

士會等渡河而東未知如何歸置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士會雖以詐術而還晉然勸以息兵講和各守四境兩國數

進既至河口安營了畢前哨報河東有一枝軍屯剗不知何意壽
餘曰此必魏人間有秦兵故爲備耳彼未知臣之在秦也誠得一
東方之人熟知晉事者與臣先往諭以禍福不愁魏有司不從康
公命士會同往士會頓首辭曰晉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測倘臣往
論而從是國家之福也萬一不從拘執臣身君復以臣不堪事之
故加罪于臣之妻孥無益于君而臣之身家枉被其殃尤泉之下
可追悔乎雖是詐謀却說得人情入理尤妙在說晉人虎狼不測等語令人自然入其圈中康公不知士
會爲詐乃曰卿宜盡心前往若得魏地重加封賞倘被晉人拘留
寡人當送還家口以表相與之情與士會指黃河爲誓秦大夫繞
朝諫曰士會晉之謀臣此去如巨魚縱壑必不夾矣君奈何輕信
壽餘之言而以謀臣資敵乎康公曰此事寡人能任之卿其勿疑

此恁般強橫無道妻子陷獄某孤身走脫特來投降康公問士會
真否士會曰晉人多詐不可信也若壽餘果真降當以何物獻功
壽餘于袖中出一文書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數獻于康公曰明
公能收壽餘願以食采奉獻康公又問士會魏可收否壽餘以目
盼士會且躡其足士會雖奔在秦然心亦思晉見壽餘如此光景
陰會其意乃對曰秦葉河東五城爲姻好也懷公墜于秦秦以五城歸之今兩
國治兵相攻數年不息攻城取邑惟力是視河東諸城無大于魏
者若得魏而據之以漸收河東之地亦是長策只恐魏有司懼晉
之討不肯來歸耳壽餘曰魏有司雖晉臣實魏氏之所蒞若明公
率一軍屯於河西遙爲聲援臣力能致之秦康公顧士會曰卿熟
知晉事須同寡人一行乃拜西乞術爲將士會副之親率大軍前

利卽行削奪庶昔用心防範靈公准奏趙盾又曰魏大邑也魏倡
之諸邑無敢不從矣乃以靈公之命召魏壽餘使督責有司團兵
出戍壽餘奏曰臣蒙主上錄先世之功衣食大縣從未知軍旅之
事况河上綿延百餘里處處可濟暴露軍士守之無益趙盾怒曰
小臣何敢撓吾大計限汝三日內取軍籍呈報再若抗違當正軍
法壽餘嘆息而出回家悶悶不悅妻子叩問其故壽餘曰趙盾無
道欲我督戍河口何口了期汝可收拾家資隨我往秦國從士會
去可也分付家人整備車馬是夜索酒痛飲以進饌不潔鞭膳夫
百餘猶恨恨不絕言欲殺之膳夫奔趙盾首告壽餘欲叛晉奔秦
之事趙盾使韓厥帥兵往捕之厥放走壽餘只擒獲其妻子下於
獄耳小小苦肉計用得宛轉不覺壽餘連夜奔往秦國見秦康公告訴趙盾

賞卻缺曰不然射姑雖係宿勳然有擢殺大臣之罪若復之何以

儆將來乎不如召士會

畢竟有才識人所見者正

士會柔順而多智且奔秦非

其罪也狄遠而秦逼欲除秦害先去其助言召士會者是趙盾曰

秦方寵任士會請之必不從何計而可復之與駢曰駢所善一人

乃臣畢萬之孫名壽餘即魏犢之從子也見今食邑于魏雖在國

中帶名世爵未有職任此人頗能權變要招來士會只在此人身

上乃附趙盾之耳曰如此恁般何如盾大喜曰煩吾子爲我致之

六卿既散與駢即夕往叩壽餘之門壽餘相迎坐定與駢請至密

室以招士會之策告於壽餘壽餘應允與駢回復了趙盾次早趙

盾奏知靈公言秦人屢次侵晉宜令河東諸邑宰各各團練甲伍

結寨於黃河岸上輸芥戍守并責成食采之人往督其事倘有失

弟特免其議

國以這兩宗免罪

專委罪于胥甲削其官爵逐去衛國

安置八曰白季

得臣字

之功不可斬也仍用胥甲之子胥克爲下軍

佐髡仙有詩議趙盾之不公詩云

同呼軍門罪不殊

獨將胥甲正刑書

相君庇族非無意

請把桃園問董狐

桃園事見後

周頃王五年趙盾懼秦師復至使大夫詹嘉居瑕邑以守桃林之

塞史駢進曰河曲之戰爲秦書策者主會也此人在秦吾輩豈能

高枕而臥耶趙盾以爲然乃於諸浮

地名

之別館大集六卿而議之

那六卿趙盾卻缺欒盾荀林父史駢胥克是日六卿畢至趙盾開

言曰今狐射姑在狄士會在秦二人謀害晉國當何策以待之荀

林父曰請召射姑而復之射姑堪境外之事且子犯舊勳宜延其

猶未畢報秦國有人來下戰書趙盾使與駢接之使者將書呈上
與駢轉呈於趙盾盾啟而觀之書曰兩國戰士皆未有缺請以來
日決一勝負盾曰謹如命使者去後與駢謂趙盾曰秦使者曰雖
請戰然其目傍徨四顧似有不寧之狀始懼我也夜必遁矣請伏
兵於河口乘其將濟而擊之必大獲全勝大是趙盾曰此計甚妙
正欲發令埋伏胥甲聞其謀告於趙穿穿遂與胥甲同至軍門大
呼曰衆軍士聽吾一言我晉國兵強將廣豈在西秦之下秦來約
戰已許之矣又欲伏兵河口爲掩襲之計是豈大丈夫所爲耶趙
盾聞之召謂曰我原無此意勿得撓亂軍心也秦謀者探得趙穿
和胥甲軍門之語乃連夜遁走復侵入瑕邑近華陰縣出桃林塞卽潼關
而歸趙盾亦班師回國治洩漏軍情之罪以趙穿爲君壻且是從

曰主帥自有破敵之謀不在今日穿復大罵曰鼠輩有何深謀直是畏死耳別人怕秦我趙穿偏不怕我將獨奔秦軍拚死一戰以雪堅壁之恥堅壁有何可笑遂驅車復進呼號於衆曰有志氣者都跟我來三軍莫應惟有下軍副將胥甲嘆曰此人真正好漢是等沒甚吾當助之正欲出軍却說上軍元帥卻缺急使人以趙穿之事報之趙盾盾大驚曰狂夫獨出必為秦擒不可不救也乃傳令三軍一時並出與秦交戰再說趙穿馳入秦壁白乙丙接住交鋒約戰三十餘合彼此互有殺傷西乞術方欲夾攻見對面大軍齊至兩下不敢混戰各鳴金收軍趙穿回至本陣問於趙盾曰我欲獨破秦軍為諸將雪恥何以鳴金之驟也盾曰秦大國未可輕敵當以計破之穿曰用計用計喫了一肚子好氣大似西遊記猪言八戒口中語

固守勿戰彼不能持久必退退而擊之勝可萬全

從來爲主而戰強敵者多用此

法趙盾從其計秦康公求戰不得問計於士會士會對曰趙氏新任一人姓與名駢此人廣有智謀今日堅壁不戰蓋用其謀以老我師也庶子趙穿晉先君之愛壻聞其求佐上軍趙孟不從而出駢穿意必失懷恨今趙孟用駢之謀穿必不服故自以私屬從行其意欲奪與駢之功也昔使輕兵挑其上軍卽與駢不出趙穿必恃勇來追真有事之才因之以求一戰不亦可乎秦康公從其謀乃使使白乙丙率車百乘襲晉上軍挑戰卻缺與與駢堅持不動趙穿聞秦兵掩至卽率私屬百乘出迎白乙丙回車便走車行甚速趙穿追十餘里不及而返怪與駢等不肯協力同追乃召軍吏大罵曰畏糧被甲本欲求戰今敵來而不出擊豈上軍皆婦人乎軍吏

長爲門客賢而有才盾乃薦於靈公而用之三軍方出絳城甚是
整肅行不十里忽有乘軍冲入中軍韓厥使人問之御者對曰趙
相國忘攜飲具奉軍令來取特此追送韓厥怒曰兵車行列已定
豈容乘車擅入法當斬御者涕泣曰此相國之命也韓厥曰厥忝
爲司馬但知有軍法不知有相國也賢才得用必斬御者而毀其
車諸帥言於趙盾曰相國舉韓厥而厥戮相國之車此人負恩恐
不可用趙盾微笑即使人召韓厥諸將以盾必辱厥以報其怨厥
旣至盾乃降席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子能執法如此
不負吾舉矣勉之趙盾此舉頗有相度厥拜謝而退盾又謂諸將曰他日執
晉政者必厥也韓氏其將昌矣晉帥營於河曲以河水曲處得名在河東蒲坂縣南
史駟獻策曰秦師蓄銳數年而爲此舉其鋒不可當請深溝高壘

議曰寡人銜介狐之恨五年于茲矣今趙盾誅戮大臣不修邊政
陳蔡鄭宋交臂事楚晉莫能某其弱可知此時不伐晉更何待乎
諸大夫皆曰願効死力康公乃大閱車徒使孟明居守拜西乞術
爲大將白乙丙副之士會爲參謀出車五百乘浩浩蕩蕩濟河而
東攻羈馬晉邑名拔之趙盾聞報急爲應敵之計自將中軍遷上軍
大夫荀林父爲中軍佐以補先克之缺用提彌明爲車右使卻缺
代箕鄭父爲上軍元帥盾有從弟趙穿乃晉襄公之愛壻自請爲
上軍之佐盾曰汝年少好勇未曾經練姑待異日乃用史駢爲之
使欒盾爲下軍元帥補先蔑之缺胥甲爲副補先都之
缺趙穿又自請以其私屬附於上軍立功報効趙盾許之既不用
許其以私屬軍中缺司馬韓子輿之子韓厥自幼育於趙盾之家
附軍左矣

宋之意華御事請于宋公曰臣聞小不事大國所以亡今楚臣服
陳鄭所不得者宋耳請先往迎之若待其見伐然後請成無及也
宋公以爲然乃親造厥貉迎謁楚王且治田獵之具請較獵于孟
諸之數穆王大悅陳侯請爲前隊開路宋公爲右陣鄭伯爲左陣
蔡侯爲後隊相從楚穆王出獵陳宋鄭蔡儼然帝楚而臣僕
白居易安得相思桓文哉穆王
出令命諸侯從田者於侵晨駕車車中各載燧以備取火之用合
圍良久穆王馳入右師偶趕逐羣狐狐入深窟穆王回顧宋公取
燧薰之車中無燧楚司馬申無畏奏曰宋公違令君不可以加刑
請治其僕乃叱宋公之御者撻之三百以儆于諸侯儼然臣屬
真是可恥宋
公大慙此周頃王二年事是時楚最強橫遣闕越椒行聘于齊魯
儼然以中原伯王自待晉不能制也周頃王四年秦康公集群臣

再說陳侯朔與鄭伯蘭於秋末齊至息地候楚穆王駕到相見禮畢穆王問曰原訂厥貉相會如何遲迢此地陳侯鄭伯齊聲答曰蒙君王相約誠恐後期獲罪故預干此地奉候隨行穆王大喜忽謀報蔡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土穆王遂同陳鄭二君登車疾走蔡侯迎穆王于厥貉以臣禮見再拜稽首小人語媚可恨之甚陳侯鄭伯大驚私語曰蔡屈體如此楚必以我爲慢矣乃相與請于穆王曰君王稅駕于此宋君不來參謁君王可以伐之穆王笑曰孤之頓兵于此正欲爲伐宋計也早有人報人宋國時宋成公王臣已卒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信用小人疎斥公族穆襄宋先君穆公襄公之黨作亂殺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奔魯宋國大亂賴司寇華御事調停國事請復意諸之官國以粗安至是聞楚合諸侯于厥貉有窺

人愚矣獲罪于公子朔惶悚寢不能寐敬使一介具車馬致之
大國朔願終依字下以求廕庇惟君王辱收之

穆王笑曰陳懼我討罪是以乞附可謂見幾之士矣乃准其降傳
檄徵取鄭陳二國之君同蔡侯以冬十月朔於厥貉地取齊相會
却說晉趙盾因鄭人告急遣人約宋魯衛許四國之兵一同救鄭
未及鄭境聞鄭人降楚楚師已還又聞陳亦降楚宋大夫華耦會
大夫公子遂俱請伐陳鄭趙盾曰我實不能馳救以失二國彼何
罪焉不如退而修政不責鄭可也並不責陳則不是矣趙盾只爲內多慮而外畏楚故權詞耳乃班師
聶翁有詩嘆云

誰專國柄主諸侯

却令荆蠻肆蠢謀

今日鄭陳運臂去

中原伯氣黯然收

却是爲賈預先埋伏一校軍馬在於中路邀截鄭兵前有爲賈後有越椒首尾夾攻鄭兵大敗公子龐樂耳先被擒公子堅捨命來救馬蹶車覆亦爲楚兵所獲鄭穆公大懼謂群臣曰三將被擒晉救不至如何群臣皆曰楚勢甚盛若不乞降早晚打破城池雖晉亦無如之何矣鄭穆公乃遣公子豐穆公子至楚營謝罪納賂求和誓不再叛鬬越椒使人請命於穆王穆王許之乃釋公子堅公子龐樂耳三人之囚放還鄭國楚穆王傳令班師行至中途楚公子宋伐陳兵敗副將公子蔑爲陳所獲打從狼淵一路來見穆王請兵復仇穆王大怒正欲加兵于陳忽報陳有使命送公子蔑還楚上書乞降穆王拆書看之畧曰

寡人朔壤地褊小未獲接待君王之左右蒙君主一旅訓定邊

楚兵四出擄掠爲食鬪元帥中軍曰逐鼓樂飲酒酒後謾罵言鄭人無用不堪所殺公子堅喜曰楚兵四出擄掠其營必虛楚將鼓樂飲酒其心必懈若夜劫其營可獲全勝公子庶樂耳皆以爲然是夜結束飽食公子庶欲分作前中後三隊次第而進公子堅曰劫營與對陣不同乃一時襲擊之計可分左右不可分前後也於是三將並進將及楚營遠遠望見燈燭輝煌笙歌繚亮公子堅曰伯勞字叔命台休矣麾車直進楚軍全不抵當公子堅先衝入寨中樂人四散奔走惟越椒呆坐不動上前看時喫一大驚乃是束草爲人假扮作越椒模樣公子堅急叫中計退出寨前忽聞寨後炮聲大震一員大將領軍殺來大叫關越椒在此公子堅奔走不迭會合公子廐及樂耳二將做一路逃奔行不一里對面砲聲又起

爲大將公子茂音副之帥車三百乘伐陳且說鄭穆公聞楚兵臨境急遣大夫公子堅公子茆音忙樂耳三人引兵拒楚于境上囑以固守勿戰別遣人告急于晉越椒連日挑戰鄭兵不出焉賈密言于越椒曰自城濮之後楚兵久不至鄭矣鄭人恃有晉救不與我戰乘晉之未至誘而擒之可以雪往日之恥此時楚尚慮晉至齊被楚人看輕了不然遷延日久諸侯畢集恐復如子玉故事將奈何越椒曰今欲誘之當何用計焉賈附耳曰必須如此恁般越椒從其謀乃傳令軍中言糧食將缺可於村落掠取以供食用自於帳中鼓樂飲酒每日至夜半方散有人傳至狼淵楚穆王疑鬪越椒玩敵欲自往督戰范山曰伯嘉焉賈字智士此必有計不出數日捷音當至矣再說公子堅等見楚兵不來揚戰心中疑慮使人探聽回言

擅殺不大誅戮何以懲後遂將先都士穀箕鄭父梁益耳蒯得五
人坐以不君之罪斬于市曹錄先克之子先穀爲大夫國人畏趙
盾之嚴無不股栗狐射姑在路國聞其事駭曰幸哉我之得免于
死也一日路大夫鄧舒問于狐射姑曰趙盾比趙衰二人孰賢射
姑曰趙衰乃冬日之曰趙盾乃夏日之曰冬日賴其溫夏日畏其
烈鄧舒笑曰卿宿將亦畏趙孟耶閒話休題却說楚穆王自篡位
之後亦有爭伯中原之志聞謀弑晉君新立趙盾專政諸大夫
自相爭殺乃召羣臣計議欲加兵于鄭大夫范山進曰晉君年幼
其臣志在爭權不在諸侯亂于內者必不能治乘此時出兵以爭
北方誰能當者穆王大悅使鬬越椒爲大將爲賈副之帥車三百
乘伐鄭自引兩廣精兵屯于狼淵地在潁川以爲聲援別遣息公子朱

獄訖荀林父等二將至朝房回話林父大聲喝曰箕鄭父亦在作
亂數內如何還不就獄鄭父曰我有居守之勞彼時三軍在外我
獨居中不以此時爲亂今日諸卿濟濟乃求死耶亦辨得有理壞
趙盾曰汝之遲子爲亂正欲待先都蒯得也我已訪知的實不須
多辯箕鄭父俯首就獄趙盾奏聞晉靈公欲將肅都等五人行誅
靈公年幼唯唯而已靈公既入宮襄夫人聞五人在獄問靈公曰
相國如何處置靈公曰相國言罪並應誅襄夫人曰此輩事起爭
權原無篡逆之謀爭權不謀殺何卿其勢必是且主謀殺先克者不
過一二人罪有首從豈可一槩誅戮邇年老成彫喪人才稀少二
朝而戮五臣恐朝堂之位遂虛矣此語固是而亂人亦
也明日靈公以襄夫人之言述於趙盾盾奏曰主少國疑大臣

速舉事梁益耳醉中洩其語於梁弘故凡貪酒者弘不可與爲密弘大驚曰此滅

族之事也乃密告于與驍驍轉聞於趙盾盾即聚甲戒車分付伺

候聽令先都聞趙氏聚甲戒車疑其謀已洩急走士穀處催并速

發箕鄭父欲借上元節晉侯賜酺聚飢行事議久不決即決計亦未必有成

況不決于趙盾先遣與驍圍先都之家執都付獄梁益耳聞得慌忙之

際欲與箕鄭父士穀圍集四族家下劫出先都一同爲亂趙盾使

人反以先都之謀告於箕鄭父請他人朝商議此著却是無兵箕則其亂易制也箕

鄭父曰趙孟見召殆不疑我也遂輕身而往原來趙孟爲箕鄭父

見爲上軍元帥恐其鼓衆同亂假意召之鄭父不知是計坦然入

朝趙盾留住於朝房與之議先都之事不知鄭父此時作何答應密遣荀林父

卻缺欒盾領著三枝軍馬分頭拿捕士穀梁益耳翦得三人俱下

孟之屬故敢於橫行如此盾所專制惟中軍耳誠得一死士先往

刺克則盾勢孤矣

殺一先克趙盾不會別補一人手見識可笑

此事非得先子會

先都字

不可蒯得曰子會因王帥為盾所賣意亦恨之士穀曰如此則克

不難辦也遂附耳曰只須如此恁般便可了事蒯得大喜曰吾當

卽往言之蒯得往見先都到是先都開口說起趙孟背了士季

先字襲敗秦師全無信義難與同事蒯得遂以士穀之言告于先都

都曰誠如此晉國之幸也

晉國之幸不幸未可知只怕你們先要大不幸了

時冬月將盡

約至新春先克往箕城謁拜其祖先軫之祠先都使家丁伏于箕

城之外只等先克過去遠遠跟定覷個空隙羣起刺殺之從人驚

散趙盾聞先克為賊所殺大怒嚴令司寇緝獲五日一比

那時便

之法乎不知與先都等情慌與蒯得商議從恩士穀梁益耳等作

東司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七

臣禮見楚子。遂把陳鄭宋三國都帶壞了。可恨可嘆。
趙穿不遵約束。擅自出軍。又漏洩軍情。使秦人遁去。卽明正
典刑。不盡厥辜。而趙盾只歸罪胥甲。純以私意。用事宜其國
之不振也。

史駢兩個好王意。却被一個孟浪趙穿壞了。真是可恨。

秦康不疑士會。許還家口。而又誓之。自是厚道過人。處不可
訛。以爲愚也。孔子曰。觀過知仁。吾于秦康有取焉。

話說箕鄭父士穀梁益耳三人商議。只等秦兵緊急。便從中作亂。
欲更趙盾之位。不意趙盾襲敗秦兵。奏凱而回。心中愈憤。先都爲
下軍佐。因主將先蔑爲趙盾所賣。出奔于秦。亦恨趙盾。湊著蒯得
被先克以軍事奪其田祿。中懷怨望。所於士穀穀曰。先克倚恃趙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一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伯秦

先克國之命卿而箕鄭父等乃以私怨而敢于仇殺可謂驕橫之極不思鞏固之下命卿被殺豈得寂然而已乎從來結黨攬權之人未有不驕首市朝爲天下笑者此類是也趙盾欲誅五人而于箕鄭父獨用誘法最爲得當蓋有兵權者其爲亂易也

古今妄自尊大之人多半是小人逢迎起來的只看蔡侯以

秦所敗反喪失戎車五乘先克欲按軍法斬之諸將皆代爲哀請
先克言于趙盾乃奪其田祿蒯得恨恨不已不知自罪而反恨人小人往往如此再
說箕鄭父與士穀梁益耳素相厚善自趙盾升爲中軍元帥士穀
梁益耳俱失了兵柄連箕鄭父也有不平之意時鄭父居守士穀
梁益耳俱聚做一處說起趙盾廢置自繇目中無人今聞秦以重
兵送公子雍若兩軍相持急未能解我這里從中爲亂反了趙盾
廢夷臯迎公子雍大權皆歸于吾黨之手商議已定不知成敗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吾與士伯同事士伯既往秦吾不可以獨歸也亦從秦師而歸秦
康公俱拜爲大夫荀林父言于趙盾曰昔賈季奔狄相國念同僚
之義歸其妻孥今士伯隨季與某亦有僚誼願效相國昔日之事
盾曰荀伯重義正合吾意遂令衛士送兩宅家眷及家財于秦此
却算趙盾好處胡曾先生有詩云

誰當越境送妻孥

只爲同僚義氣多

近日人情相忌刻

一般僚誼却如何

又髯翁有詩譏趙宣子輕于迎雍以賓爲寇

奕棋下子必躊躇

有嫡如何又外求

賓寇須臾成反覆

趙宣謀國是何籌

按此一戰各軍將皆有俘獲惟先克部下驍將蒯得貪進不顧爲

猶以為迎公子雍而來全不戒備先蔑先至晉軍來見趙盾告以
立太子之故先蔑睜目視曰謀迎公子雍是誰主之今又立太子
而拒我乎拂袖而出見荀林父曰吾悔不聽子言以至今日林父
止之曰子晉臣也舍晉安歸先蔑曰我受命往秦迎雍則雍是我
主秦為吾主之輔豈可自背前言荀圖故鄉之富貴乎先蔑雖失
著在前此
論却遂奔秦秦趙盾曰士伯不肯留晉來日秦師必然進逼不如
正乘夜往劫秦寨出其不意可以得志遂出令厲兵秣馬軍士于寢
蓐飽食銜枚疾走比至秦寨恰好三更一聲吶喊鼓角齊鳴殺入
營門秦師在睡夢中驚覺馬不及束鐙人不及操戈四下亂竄晉
兵直追至剗首之地秦晉
交界白乙丙死戰得脫公子雍死于亂軍之
中死得無
辜可嘆先蔑嘆曰趙孟背我我不可背秦乃奔秦大夫胥亦嘆曰

失策爲言趙盾患之謀于卻缺曰士伯已往秦迎長君矣何可再
立太子缺曰今日舍幼子而立長君異日幼子漸長必然有變可
亟遣人往秦止住士伯爲上盾曰先定君然後發使方爲有名卽
時會集群臣奉夷臯卽位立君只如見戲豈有此理是爲靈公時年繼七歲耳
百官朝賀方畢忽邊諜報稱秦遣大夫送公子雍已至河下諸大
夫曰我失信于秦矣何以謝之趙盾曰我若立公子雍則秦吾賓
客也既不受其納是敵國矣是你自去求他不是他強要來使人納知何恁說胡說無理之甚
往謝彼反有辭于我不如以兵拒之乃使上軍元帥箕鄭父輔靈
公居守盾自將中軍先克爲副以代狐射姑之職荀林父獨將上
軍先都因先蔑往秦亦獨將下軍三軍整頓出迎秦師屯于廙陰
河東秦師已濟河而東至令狐下寨晉河東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聞前有晉軍

非仁也。取人之怒，非智也。乃迎其妻子登車，將家財細細登籍，親
送出境，毫無遺失。射姑聞之，嘆曰：「吾有賢人而不知，吾之出奔，宜
也。」趙盾自此重與驂之人。品有重用之意，再說先蔑同士會如秦
迎公子雍，爲君。秦康公喜曰：「吾先君兩定晉君，當寡人之身，復立
公子雍，是晉君世世自秦出也。」乃使白乙、西卒車四百乘送公子
雍於晉。可見秦人却說襄夫人穆嬴自送葬歸朝之後，每日侵晨
必抱太子夷臯于懷，至朝堂大哭，謂諸大夫曰：「此先君適子也，奈
何棄之！既散朝，則命車適于趙氏，向趙盾頓首曰：『先君臨終，以此
子囑卿，盡心輔佐。君雖棄世，言猶在耳。若立他人，將置此子于何
地耶？』」身受枉孤尤非他人可比責備得最是不立吾兒，吾子母有死而已。言畢號哭
不已。國人聞之，無不哀憐。穆嬴而歸咎于趙盾，諸大夫亦以迎雍

而殺之

能糖刀銅頭缺額何益哉

取其屍載以大車見者都駭以爲

防風氏之骨不是過也得臣適生長子遂名曰叔孫僑如以志軍

功

可見古人取名各有意義不似今人一味吉利也

自此魯與齊衛合兵伐翟白瞰走死

遂滅其國狐射姑轉入赤狄潞國

今潞安府路成縣

依潞大夫鄆舒趙盾

曰賈季吾先人同時出亡者左右先君功勞不淺吾誅鞠居正以

安賈季也彼懼罪而亡何忍使孤身棲止于翟境乎

同謀殺人造意首論射姑

若在晉國于理不應原乃使與駢送其妻子往潞與駢喚集家下

將欲起行衆家丁稟曰昔蒐夷之日主人盡忠于狐帥反被其辱

此仇不可不報今元帥使主人押送其妻孥此天賜我也當盡殺

之以雪其恨與駢連聲曰不可不可元帥以送孥見委寵我也元

帥送之而我殺之元帥不怒我乎

不特理上使不得即乘人之危以利害論亦使不得

自危此不可不討也乃執鞫居付司寇數其罪而斬之

處之鎮靜而從容便

不勞力而定且無他虞

此事頗有大臣風力即於其家搜出陽處父之首以線縫于頸

而葬之狐射姑懼趙盾已知其謀乃夜乘小車出奔翟國投翟主白瞰去訖時翟國有長人曰僑如身長一丈五尺謂之長翟力舉千鈞銅頭鐵額瓦礫不能傷害白瞰用之為將使之侵魯文公使叔孫得臣帥師拒之時值冬月凍霧漫天大夫富父終甥知將雨雪進計曰長翟驍勇異常但可智取不可力敵乃于要道深掘陷坑數處將草蓐掩蓋土用浮土是夜果降大雪鋪平地面不辨虛實富父終甥引一枝軍去劫僑如之寨僑如出戰終甥詐敗僑如奮勇追殺終甥留下暗號認得路徑沿坑而走僑如隨後趕來遂墮于深坑之中得臣伏兵悉起殺散翟兵終甥以戈刺僑如之喉

使趙孟有權者陽處父也處父族微無援今出宿郊外主諸國會
葬之事刺之易耳盾殺公子樂我殺處父不亦可乎乃與其弟狐
鞫居謀鞫居曰此事吾力能任之與家人詐為盜夜半踰牆而入
處父尚秉燭觀書鞫居直前擊之中肩處父驚而走鞫居逐殺之
取其首以歸陽處父之從人有認得鞫居者走報趙盾盾佯為不
信這却算能處大事叱曰陽太傅為盜所害安敢誣人令人收殮其屍此

九月中事至冬十月葬襄公子曲沃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皋送

葬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其適嗣亦何罪

問得有理實難回答可乃見趙盾當日輕率太甚

乃舍此一塊肉而外求君子他國耶趙盾曰此國家大事非盾一人

之私也葬畢奉主入廟趙宣子即廟中謂諸大夫曰先君惟能用

刑賞以伯諸侯今君柩在殯而狐鞫居擅殺太傅為諸臣者誰不

睦于晉非若秦之爲怨迎之則朝發而夕至矣趙盾曰不然陳小

而遠秦大而近迎君于陳不加睦而迎君于秦可以釋怨而樹援

必公子雍乃可雖似有理然輕率而處衆議大息乃使先蔑爲正

使士會副之如秦報喪因迎公子雍爲君將行荀林父止之曰夫

人太子皆在而欲迎君於他國恐事之不成將有他變看得子何

不托疾以辭之先蔑曰政在趙氏何變之有誰知他自亦林父謂

人曰同官爲僚吾與士伯先蔑爲同僚不敢不盡吾心彼不聽吾

言恐有去日無來日矣不說先蔑往秦且說狐射姑見趙盾不從

其言怒曰狐趙等也今有趙而無狐耶亦陰使人召公子樂于陳

將爲爭立之計早有人報知趙盾盾使其客公孫杵臼率家丁百

人伏于中路候公子樂行過要而殺之是何理也狐射姑益怒曰

趙盾謬矣

姑獨見襄公問曰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勞不以臣爲不肖使司戎

其忽然更易臣未知罪意者以先臣偃之勲不如衰乎抑別有所

謂耶襄公曰無他也陽處父謂寡人言吾子不得民心難爲大將

是以易之進言不避私怨臣之忠也漏言射姑默然而退是年秋

八月晉襄公病將死召太傅陽處父上卿趙盾及諸臣在榻前囑

曰寡人承父業破狄伐秦未嘗挫銳氣於外國今不幸命之不長

將與諸卿長別太子夷臯年幼卿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鄰國不失

盟主之業可也群臣再拜受命襄公遂薨晉襄頗可有爲可惜死得太快次日群

臣欲奉太子卽位趙盾曰國家多難秦狄爲仇不可以立幼主今

杜祁之子公子雍見仕於秦好善而長可迎之以嗣大位群臣莫

對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其母長君之嬖也樂仕于陳而陳素

士穀梁益耳聞先克阻其進用心中大恨先都不得上軍元帥之
職亦深恨之時太傅陽處父聘於衛不與其事及處父歸國聞射
姑爲元帥乃密奏於襄公曰射姑剛而好上不得民心此非大將
之才也臣曾佐子餘之軍與其子盾相善極知盾賢而且能夫尊
賢使能國之令典君如擇帥毋如盾者襄公用其言乃使陽處父
改蒐于葦今汾陰縣有葦亭狐射姑未知易帥之事欣然長中軍之班襄
公呼其字曰賈季食邑字賈字季故曰賈季向也寡人使盾佐吾子今吾子佐
盾故不先而下易帥之命而射姑不敢言唯唯而退襄公乃拜趙
盾爲中軍元帥而使狐射姑佐之其上軍下軍如故趙盾自此當
國大修政令國人悅服有人謂陽處父曰子盡言無隱忠則忠矣
獨不虞取怨於人乎處父曰苟利國家何敢避私怨也次日狐射

俱虛明年乃大蒐車徒於夷晉舍一軍仍復三軍之舊襄公欲使

士穀士會父梁益耳梁宏族將中軍使箕鄭父先都先軫將上軍先且

居之子先克進曰狐趙有大功於晉其子不可廢也擇帥以才不當論先世之

功也此語且士穀位司空與梁益耳俱未有戰功驟為大將恐人

心不服四句知襄公從之乃以狐射姑為中軍元帥趙盾佐之以

箕鄭父為上軍元帥苟林父佐之以先蔑為下軍元帥先都佐之

狐射姑登壇號令指揮如意傍若無人即此便知射姑不特無其大將之才亦無其器

部下軍司馬與駢諫曰駢聞之師克在和今三軍之帥非夙將即

世臣也元帥宜虛心諮訪當存謙退夫剛而自矜子玉所以敗于

晉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喝曰吾發令之始匹夫何敢亂言以慢

軍士叱左右鞭之一百自人人最恨的眾人俱有不服之意再說

襄公聞之襄公聞之大驚曰吾聞之師克在和今三軍之帥非夙將即世臣也元帥宜虛心諮訪當存謙退夫剛而自矜子玉所以敗于晉也不可不戒射姑大怒喝曰吾發令之始匹夫何敢亂言以慢軍士叱左右鞭之一百自人人最恨的眾人俱有不服之意再說

歲穆公初娶晉獻公女生太子罃至是卽位是爲康公葬穆公於
雍用西戎之俗以生人殉葬凡用一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
亦與其數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詩見毛詩國風後人論穆公
用三良殉葬以爲死而棄賢失貽謀之道惟宋蘇東坡學上有題
秦穆公墓詩出人意表詩云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此識
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曰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
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
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話分兩頭却說晉襄公六年立其子夷臯爲世子使庶弟公子樂
出仕於陳是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先後皆卒連喪四卿位署

弄玉秦家女

蕭史仙處童

來時免月滿

去後鳳樓空

密笑開還斂

浮聲咽更通

相期紅粉色

飛向紫烟中

穆公自是厭言兵革遂超然有世外之想以國政專任孟明日修
清淨無爲之業未幾公孫枝亦卒孟明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並有賢德國中稱爲三良穆公皆拜爲大夫恩禮甚厚又
三年爲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穆公坐于鳳臺觀月想念
其女弄玉不知何往更無會期焉然睡去夢見蕭史與弄玉控一
鳳來迎同遊廣寒之宮清冷徹骨蕭史既是太華山主何得又既
醒遂得寒疾不數日薨人以爲仙去矣在位三十九年年六十九

為乘龍正謂此也是夜有人於太華山聞鳳鳴焉鳳是怎生鳴次

早宮侍報知穆公穆公惘然徐嘆曰神仙之事果有之也即或有

疑是妖倘此時有龍鳳迎寡人寡人視華山河如葉敝蹤耳命人

於太華踪跡之杳然無所見聞遂立祠于明星巖歲時以酒果祀

之至今稱為蕭女祠祠中時聞鳳鳴也總是一篇傳會誕妄之詞殊不足信六朝鮑

照有蕭史曲云

蕭史愛少年

蕭女姿童顏

火粒願排棄

霞霧好登攀

龍飛逸天路

鳳起出秦關

身去長不返

簫聲時往還

又江總亦有一詩云

簫史雖列朝班不與國政日居鳳樓之中不食火食時或飲酒數

杯耳弄玉學其道氣之方亦漸能絕粒簫史教弄玉吹簫爲求鳳

之曲約居半載忽然一夜夫婦于月下吹簫遂有紫鳳集于臺之

左赤龍盤于臺之右簫史曰吾本上界仙人上帝以人間史籍散

亂命吾整理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降生于周之簫氏爲

簫三郎至宣王末年史官失職吾乃連綴本末備典籍之遺漏朝

史書并無簫氏撰修其妄可知周人以吾有功于史遂稱吾爲簫史今歷一百十

餘年矣上帝命我爲華山之主與子有夙緣緣不知怎生緣一個風

故以簫聲作合然不應久住人間今龍鳳來迎可以去矣弄玉欲

辭其父簫史不可曰旣爲神仙當脫然無思豈容於眷屬生係戀

耶於是簫史乘赤龍弄玉乘紫鳳自鳳臺翔雲而去今人稱佳壻

知穆公曰卿吹簫何以能致珍禽也史又對曰簫製雖滅其聲不
變作者以象鳳鳴鳳乃百鳥之王故皆聞鳳聲而翔集也昔舜作
簫韶之樂鳳凰應聲而來儀鳳且可致况他鳥乎簫史應對如流
音聲洪亮穆公愈悅謂史曰寡人有愛女弄玉頗通音律不欲歸
之盲婚願以室吾子簫史斂容再拜辭曰史本山野人安敢當
王侯之貴乎前既現夢此復穆公曰小女有誓願在前欲擇吾笙
者爲偶今吾子之簫能通天地格萬物更勝于笙多矣况吾女復
有夢徵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此天緣也卿不可辭簫史
乃拜謝穆公命太史擇日婚配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月圓于上
人圓于下乃使左右具湯沐引簫史澀體賜新衣冠更換送至鳳
樓與弄玉成親夫妻和順自不必說次早穆公拜簫史爲中大夫

曲見白鶴成對翔舞于空中孔雀數雙棲集于林際百鳥和鳴經

時方散

安知不是障眼戲法如孫行者毫毛之類耶

穆公大悅時弄玉于簾內窺見其

異亦喜曰

此真吾夫矣穆公復問簫史曰子知笙簫何爲而作始

于何時

簫史對曰笙者生也女媧氏所作義取發生律應太簇簫

者肅也

伏羲氏所作義取肅清律應仲呂穆公曰試詳言之簫史

對曰

臣執藝在簫請但言簫昔伏羲氏編竹爲簫具形參差以象

鳳翼

其聲和美以象鳳鳴大者謂之雅簫編二十三管長尺有四

寸小者

謂之頌簫編十六管長尺有二寸總謂之簫管其無底者

謂之洞簫

其後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谿製爲笛橫七孔吹之亦

象鳳聲

其形甚簡後人厭簫管之繁專用一管而豎吹之又以長

者名簫

短者名管今之簫非古之簫矣

按今簫起于漢晉之間秦時安得卽有此簫其妄可

笙必求其匹聞足下精于音樂吾主渴欲一見命某奉迎蕭史曰
某粗解宮商別無他長不敢辱命孟明曰同見吾主自有分曉乃
與其載而向孟明先見穆公奏知其事然後引蕭史入謁穆公坐
于鳳臺之上蕭史拜見曰臣山野匹夫不知禮法伏祈矜宥穆公
視蕭史形容瀟灑有離塵絕俗之韻心中先有王分歡喜乃賜坐
于旁問曰聞子善蕭必善笙乎蕭史曰臣止能蕭不能笙也穆公
曰木欲覓吹笙之侶今蕭與笙不同器非吾女匹也顧孟明使引
返弄王遣侍者傳語穆公曰蕭與笙一類也客既善蕭何不一試
其長奈何令懷技而去乎想亦急于要嫁不穆公以爲然乃命蕭
史奏之蕭史取出赤玉簫一枝玉色溫潤赤光照耀人自誠希世
之珍也繼品一曲清風習習而來奏第二曲彩雲四合奏至第三

玉簫倚欄吹之其彩鳳亦舒翼鳴舞鳳聲與簫聲唱和如一宮商
協調嗶嗶盈耳弄玉神思俱迷不覺問曰此何曲也美丈夫對曰
此華山吟第一弄也弄玉又問曰曲可學乎美丈夫對曰旣成姻
契何難相授言畢直前執弄玉之手天仙舉動人不老成弄玉猛然驚覺夢
中景像宛然在目及旦自言于穆公乃使孟明以夢中形像于太
華山訪之有野夫指曰山上明星峰有一異人安知不是妖怪自七月十
五日至此結廬獨居每日下山沽酒自酌至晚必吹簫一曲簫聲
四徹聞者忘臥不知其何處人也孟明登太華山至明星巖下果
見一人羽冠鶴褕玉貌丹唇飄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孟明知是
異人上前揖之問其姓名對曰某蕭姓史名足下何人來此何事
孟明曰某乃本國右庶長百里視是也吾主爲愛女擇壻女善吹

公鍾愛其女築重樓以居之名曰鳳樓樓前有高臺亦名鳳臺弄

玉年十五穆公欲爲之求佳婿弄玉自誓曰必得善笙人能與我

唱和者方是我夫

十五歲女孩卽老臉如此
乎可謂無恥非佳女也

他于所願也穆公使

人遍訪不得其人忽一日弄玉于樓上捲簾間看見天淨雲空月

明如鏡呼侍兒焚香一炷取碧玉笙臨窗吹之聲音清越響入天

際微風拂拂忽若有和之者其聲若遠若近弄玉心異之乃停吹

而聽其聲亦止餘音猶嫋嫋不斷弄玉臨風惘然如有所失徙倚

夜半月昃香消乃將玉笙置于牀頭勉強就寢夢見西南方天門

洞開五色霞光照耀如晝一美丈夫羽冠鶴褕騎彩鳳自天而下

立千鳳臺之上謂弄玉曰我乃太華山之主也

若真是天仙
何必如此

上帝

命我與爾結爲婚姻當以中秋日相見宿緣應爾乃于腰間解赤

可自解乃計不及此既招之來又潛師相襲棄信義而結讐
仇悖亂甚矣長人僑如可謂壯勇無二矣然侵魯之役曾無
寸功而竟被擒殺可見勇而無謀便是無用之物

趙盾與駢荀林父待朋友俱甚厚道亦可見古人友誼之重
話說秦穆公并國二十遂伯西成周襄王命尹武公賜金鼓以賀
之秦伯自稱年老不便入朝使公孫枝如周謝恩是年繇余病卒
穆公心加痛惜遂以孟明爲右庶長公孫枝自周還知穆公意向
孟明亦告老致政不在話下却說秦穆公有幼女生時適有人獻
璞王在石中曰璞琢之得碧色美玉女周歲宮中陳晬盤女獨取此玉弄
之不舍因名弄玉稍長姿容絕世且又聰明無比善于吹笙不繇
樂師自成音調穆公命巧匠剖此碧玉爲笙女吹之聲如鳳鳴穆

語其所黜之人豈非大失檢點

狐射姑之木不及趙盾佐治中軍亦非卑小難安乃因易帥之故而刺殺大臣無禮之甚脫死出奔猶爲僥倖

父死子繼理之常也夫人太子皆在而外求君必生禍亂荀林父已自說得明白趙盾乃未之思耶若謂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則遣迎公子雍之使已行何又中變廢君立君國家大事而輕率如此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良有以也

趙盾襲敗秦師更爲不義之甚迎君納君皆出于我非秦人恃強興師也今事勢難在兩難必當再遣使命厚其宴犒致詞委曲陳其不得已之情即秦人強橫亦未必不聽如此則內不失于信義而外不結怨于強隣若其不聽而後戰之庶

有功於王室昔重耳主盟中夏朕冊命爲侯伯今秦伯任好強盛
不亞于晉朕亦欲冊之如晉卿以爲何如尹武公曰秦自伯西戎
未若晉之能勤王也今秦晉方惡而晉侯驩能繼父業若冊命秦
則失晉歡矣不若遣使頒賜以賀秦則秦知感而晉亦無怨兩全
黃好襄王從之要知後事如何再有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簫史弄玉之事甚屬不經列仙傳載之乃好詭異者爲之未
可信也

權位黜陟之際恩怨易生先克陽處父忠于謀君晉襄乃明

曾嘆二老哭吾師

今日如何自哭之

莫道封尸豪舉事

崤山雖險本無尸

江及彭衙二邑百姓聞穆公伐晉得勝哄然相聚還去晉之守將
還復歸秦秦穆公奏凱班師以孟明爲亞卿與二相同秉國政西
乞白乙俱加封賞改蒲津關爲大慶關以志軍功却說西戎主赤
班初時見秦兵屢敗欺秦之弱欲倡率諸戎叛秦勢利大會何怪于戎及伐
晉回來穆公遂欲移師伐戎繇余請傳檄戎中徵其朝貢若其不
至然後攻之赤班打聽孟明得勝正懷憂懼一見檄文遂率西方
二十餘國納地請朝尊穆公爲西戎伯主史臣論秦事以爲于軍
易得一將難求穆公信孟明之賢能始終任用所以卒成伯業是
時秦之威名直達京師周襄王謂尹武公曰秦晉匹也其先世皆

議出兵拒敵趙衰曰秦怒已甚此番起傾國之兵將致死于我且
其君親行不可當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以息兩國之爭先
且居亦曰困獸猶能鬪況大國乎秦君恥敗而三帥俱好勇其志
不勝不已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子餘之言是也襄公乃傳諭四境
堅守毋與秦戰繇余謂穆公曰晉懼我矣君可乘此兵威收嶠山
死士之骨可以蓋昔之恥不肯深入蓋亦知晉之故讓非力之不如也穆公從之遂引
兵渡黃河上岸自茅津地在平陸縣濟師屯于東嶠晉兵無一人一騎
敢相迎者穆公命軍上於墮馬崖絕命巖落魂澗等處收簡屍骨
用草爲襯埋藏於山谷僻均之處宰牛殺馬大陳祭享穆公素服
親自漑洒放聲大哭孟明諸將伏地不能起哀動三軍無不墮淚
髯仙有詩云

敗秦師其言果驗一擊三傷只怕還要在殺之役孟明不請師禦

晉秦人皆以為怯惟穆公深信之謂群臣曰孟明必能報晉但時

未至耳好明君至明年夏五月孟明補卒蒐乘訓練已精請穆公

自往督戰若今次不能雪恥誓不生還穆公曰寡人凡三見敗於

晉矣若再無功寡人亦無面反國也乃選車五百乘擇日興師凡

軍士從行者皆厚贈其家三軍踴躍皆願効死兵繇蒲津關而出

關在西安府朝邑縣與平陽府蒲州相近既渡黃河孟明出令使盡焚其舟穆公怪而

問曰元帥焚舟何意也孟明視奏曰兵以氣勝吾屢挫之後氣已

衰矣幸而勝何患不濟吾之焚舟示三軍以必死有進無退所以

作其氣也雖是一說然若不從憎穆公曰善孟明白為先鋒長驅

直入破王官城今平陽府臨普縣取之謀報至絳州晉襄公大集群臣商

激勵人才的好處史臣有詩誇狼臆之勇云

壯哉狼車右

斬囚如割雞

被黜不妄怒

輕身犯敵威

一死表生平

秦師因以摧

重泉若有知

先軫應低眉

却說孟明兵敗回秦白分必死誰知穆公一意引咎全無嗔怪之

意依舊使人郊迎慰勞任以國政如初孟明自愧不勝乃增修國

政四字便具盡出家財以卹陣亡之家每日操演軍士勉以忠義

期來年大舉伐晉是冬晉襄公復命先且居糾合宋大夫公子成

陳大夫轅選鄭大夫公子歸生率師伐秦取江及彭衙二邑而還

戲曰吾以報拜賜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擊三傷之語至是三

拜先且居爲大將趙衰爲副狐鞫居爲車右迎秦師於境上大軍
將發之際狼曠白請以私屬効勞先且居許之時孟明等尙未出
境先且居曰與其俟秦至而戰不如伐秦遂西行至於彭衙秦地
安府白水縣白方與大兵相遇兩邊各排成陣勢狼曠請於先且居曰昔
先元帥以曠爲無勇罷黜不用今日曠請自試非敢求錄功但以
雪前之耻耳言畢遂與其友鮮伯等百餘人直犯秦陣所向披靡
殺死秦兵無算鮮伯爲白乙所殺先且居登車望見秦陣已亂遂
驅大軍掩殺前去孟明等不能當大敗而走而仍不免于敗者未
嘗增修國政耳先且居救出狼曠腫遍體皆傷嘔血斗餘踰日而亡晉兵
凱歌還朝且居奏于襄公曰今日之勝狼曠之力與臣無與也襄
公命以上大夫之禮葬狼曠於西郭使羣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

聞越椒追殺之於郊外穆王拜成大心爲令尹未幾大心亦卒遂

遷鬬越椒爲令尹爲賈爲司馬後穆王復念子文治楚之功錄鬬

克黃爲箴尹上箴規之事克黃字子儀乃鬬般之子子文之孫也晉襄

公聞楚成王之死問於趙盾曰天其遂厭楚乎不仁之人不可以守國晉襄所論者

理趙盾對曰楚顧雖橫猶可以禮義化誨商臣不愛其父況其他

乎臣恐諸侯之禍方未艾耳不仁之人必易亡生禍趙盾所論者理不幾年穆王遣

兵四出先滅江次滅六滅蓼六蓼俱偃姓之國今霍丘縣又用

兵陳鄭中原多事果如趙盾之言此是後話却說周襄王二十七

年春二月秦孟明視請於穆公欲興師伐晉以報崤山之敗穆公

壯其志許之孟明遂同西乞白乙率車四百乘伐晉晉襄公慮秦

有報怨之舉旬日使人還探一得此信笑曰秦之拜賜者至矣遂

商臣既弑其父遂以暴疾訃于諸侯自立爲王是爲穆王加潘崇

之爵爲太師使掌環列之尹列兵以環衛王宮也復以爲太子之室賜之令

尹鬬般等皆知成王被弑無人敢言商公鬬宜申聞成王之變托

言奔喪因來郢都與大夫仲歸謀弑穆王事露穆王使司馬鬬越

椒擒宜申仲歸殺之巫者范商似言楚成王與子玉得子西申三

人俱不得其死至是其言果驗矣鬬越椒覲令尹之位乃說穆王

曰子楊鬬般常向人言父子世秉楚政受先王莫大之恩愧不能

成先王之志其意欲扶公子職爲君子上之來子揚實召之今子

上伏誅子揚意不自安恐有他謀不可不備越椒得政必行非理子文之所料也鬬政

而殺鬬般子文穆王疑之乃召鬬般使殺公子職鬬般辭以不能

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志耶自舉銅鎚擊殺之公子職欲奔晉

如魚尾已快活得以自由也呵呵成王惶遽答曰孤即當讓位但不知能相活否

潘崇曰一君死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這等達人

恐亦成王曰孤方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難死不恨潘崇

厲聲曰熊掌雖熟王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請王自便勿俟臣動

手言畢解束帶投於王前成王仰天呼曰好鬪勃好鬪勃孤不聽

忠言自取其禍復何言哉遂以帶自挽其頸潘崇命左右拽之須

臾氣絕江革曰殺吾兄者我也亦自縊而死時周襄王二十六年

冬十月之丁未日也鬻翁論此事謂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

以子弑父天理報應昭昭不爽這等報應豈可有詩嘆曰

楚君昔日弑熊羆今日商臣報叔宛

天遣潘崇為逆傳痴心猶想食熊羆

煩

如此宜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此何事也而輕易洩之江革之淺疎不必言而楚成之疎脫亦可知

矣商臣假意謝罪芊氏不顧竟上車而去罵聲猶不絕口商臣連

夜告於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而事職乎商臣

曰吾不能以長事少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適他國

明知其不

肯而必先舉以問亦是不待不然

商臣曰無因也祇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別

無策矣商臣固請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

非是

故作難難實商臣曰死生之際有何不忍潘崇附耳曰除非行大

事乃可轉禍為福

好好而傳好教法

商臣曰此事吾能之乃部署宮印至夜

半托言宮中有變遂闖王宮潘崇仗劍同力士數人入宮逕造成

王之前左右皆驚散成王問曰卿來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

七年矣成功者退今國人思得新王請傳位於太子

可見兒子是養不得的

無受賂之事若以退爲罪罪宜坐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愼

之矣一個國家能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後又愛其少子

職遂欲廢商臣而立職誠恐商臣謀亂思弔其過失而誅之不立慈

已失爲宮人頗聞其語傳播於外商臣如何人殺之何商臣猶豫

未信以告于太傅潘崇崇曰吾有一計可察其說之真僞商臣問

計將安出潘崇曰王妹華氏嫁於江國近以歸寧來楚久住宮中

必知其事江革性最躁急太子誠爲設亭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

中之言必有洩漏者喜中怒中語俱易漏而此獨用怒商臣從其謀

乃具享以待江芊芊氏來至東宮商臣迎拜甚恭三獻之後漸漸

疎慢中饋，但使庖人供饌，自不起身，又故意與行酒侍兒竊竊私。

語辛氏兩次問話俱失應答辛氏大怒拍案而起罵曰役夫不肖

楚將鬬勃畏晉不敢涉水已遁去矣軍中一時傳遍當名自掩耳

處父曰楚師已遁我何濟為歲暮天寒且歸休息以俟再舉可也

遂班師還晉如此班師出既之甚鬬勃退舍二日不見晉師動靜使人偵之

已去遠矣亦下令班師而回却說楚成王之長子名曰商臣先時

欲立為太子問於鬬勃勃對曰楚國之嗣利於少不利於長此語不可

為訓歷世皆然且商臣之相蠶目豺聲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

日復惡而黜之其為亂必矣這却說得是成王不聽竟立為嗣使潘崇

傅之商臣聞鬬勃不欲立已心懷怨恨及鬬勃救蔡不戰而歸商

臣譖於成王曰子上受陽處父之賂故避之以為晉名成王信其

言遂不許鬬勃相見使人賜之以劍鬬勃不能自明以劍刎喉而

死成大心自詰成王之前叩頭涕泣備述退師之故如此恁般並

拒不能前進如此相持約有兩月看君歲終晉軍糧食將盡陽處

父意欲退軍既恐爲楚所乘又嫌於避楚爲人所笑如此沒用人自然要惹笑

乃使人渡泚水直入楚軍傳語鬬勃曰諺未來者不懼懼者不來

將軍若欲與吾戰吾當退去一舍之地讓將軍濟水而陣決一死

敵如將軍不肯濟將軍可退一舍之地讓我渡河南岸以請戰期

若不進不退勞師費財何益于事處父今駕馬於車以候將軍之

命惟速裁決鬬勃忿然曰晉欺我不敢渡河耶便欲渡河索戰成

大心急止曰晉人無信其言退舍始誘我耳若乘我平濟而擊之

我進退俱無據矣不如姑退以讓晉涉我爲主晉爲客不亦可乎

大是老到鬬勃悟曰孫伯字大心之言是也乃傳令軍中退三十里

下寨讓晉濟水使人回復陽處父處父使改其詞宣言于衆只說

袁司馬國志卷之十
三

歸參見晉襄公呈上先軫的遺表襄公憐軫之死親殮其屍只見
兩目復開勃勃有生氣襄公撫其屍曰將軍死于國事英靈不泯
遺表所言足見忠愛寡人不敢忘也乃卽柩前拜先且居爲中軍
元帥以代父職其曰遂瞑必俟子得帥其目始瞑亦是學問不惑處後人於箕城立廟
祀之襄公嘉郤缺殺白部胡之功仍以冀爲之食邑謂曰爾能蓋
父之愆故還爾父之封也又謂胥臣曰舉郤缺者吾子之功微子
寡人何繇任缺乃以先茅之縣賞之諸將見襄公賞當其功最上
要無不悅服時許蔡二國因晉文公之變復受盟于楚晉襄公拜
陽處父爲大將帥師伐許因而侵蔡楚成王命鬬勃同成大心帥
師救之行及泚水隔岸望見晉軍遂逼泚水下寨晉軍營于泚水
之北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擊析之聲彼此相聞晉軍爲楚師所

開處一員大將橫戟而出乃狐射姑也白瞰便與交鋒戰不多合
左有卻缺右有欒濤兩翼軍士圍裏將來白瞰見晉兵衆盛急忙
撥轉馬頭置軍從後掩殺翟兵死者不計其數狐射姑認定白瞰
緊緊追趕白瞰恐冲動本營拍馬從刺斜裡跑去射姑不捨隨著
馬尾趕來白瞰回首一看帶轉馬頭問曰將軍面善莫非賈季子
射姑答曰然也白瞰曰將軍別來無恙會戰會足自然無恙將軍
父子俱往吾國十二年相待不薄今日留情異日豈無相見我乃
白部之弟白瞰是也狐射姑見題起舊話心中不忍便答道我放
汝一條生路汝速速回軍無得淹久于此言畢回車至于大營晉
兵已自得勝便拿不著白瞰衆俱無話是夜白瞰潛師回翟白部
胡無子白瞰爲之發喪遂嗣位爲君此是後話且說晉師凱旋而

換翟使回復去後先且居曰戎狄多詐來日不可不備便是不可不

備乃商議令卻缺藥漆仍舊張兩翼於左右但有交戰之事便來

夾攻二狐同守中軍次日兩邊結陣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車獨出

陣前迎接父屍白叟畏先軫之靈拔去箭翎將香水浴淨自脫錦

袍包裹裝載車上如生人一般推出陣前付先且居收領晉軍中

亦將白部胡首級交割還翟翟送還的是香噴噴一具全屍曾送

去的只是血淋淋一顆首級曰叟心懷不忿便叫道你晉家好欺

負人如何不把全屍還我先且居使人應曰若要取全屍你自去

大谷中亂屍內尋認言雖未嘗不是而語意大過白叟大怒手執開山大斧指

揮翟騎冲殺過來這裡用輓車結陣如墻一般連冲突數次皆不

能入引得白叟蹣跚咆哮有氣莫吐忽然晉軍中鼓聲驟起陣門

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臣自知無禮于君君不加誅討而復用之幸而戰勝賞資將及矣臣歸而不受賞是有功而不賞也若歸而受賞是無禮而亦可論功也有功不賞何以勸功無禮論功何以懲罪功罪紊亂何以爲國功自是功禮自是禮二事不相蒙秦自是秦翟自是翟二事又不相蒙臣將馳入翟軍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討臣子且居有將略足以代臣臣軫臨死冒昧

且居曰吾父

馳翟

師死矣

放聲大哭

便欲乘車闖入

翟軍查看其

父下落

亦少不得不然先

此時卻缺

藥漆狐

鞠居

狐射姑等畢集

營中死勸方

往衆人商議

必先使人打聽

元帥生死

方可進兵

忽

報翟主之弟白

瞰差人打話

召而問之

乃是彼此換屍

之事且居

知死信真實

又復痛哭

了一場約定

明日軍前各擡

亡靈彼此交

狼睥以無勇之黜爲恥挺身犯難可也必欲求死是何心歟
列國人往往有此吾殊不喜。

孟明屢敗于晉而平能報晉而霸西戎者全是增修國政之
力不在濟河焚舟也讀者于此等處最宜留心莫被古人瞞
過

話說翟主白部胡被殺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曰噉曰噉涕泣
曰俺說晉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聽今果遭難也卻將先軫屍
首與晉打換部胡之屍遣人到晉軍打話且說卻缺提了白部胡
首級同諸將到中軍獻功不見了元帥有守營軍士說道元帥乘
單車出營去了但分付緊守寨門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于案
上見表章一道取而觀之云、

楚則許蔡遂不可服。勞師而無功。處父爲有罪矣。若鬬勃者。木爲救援。許蔡二國。今晉兵旣未戰而先退。二國未失。卽未交戰。亦可算有功。楚成乃令自殺。二人功罪相反。而二君處之者。亦各反其道焉。何處父之幸而鬬勃之不幸也。楚成若早知南臣之不可立。不立可也。旣已立之。又欲辱之。而與少子。是自取禍亂也。卽或南臣不至弑父。將來亦必然。兄弟相戕。貽國家後來之禍。鬬勃先已言之。而不聽。及至禍難臨身。而悔之晚矣。

南臣固是忍心害理。潘崇亦非人類。豈有爲人師傳而教弟子。以弑父者。又且親爲出力逼之以死。而不容更緩須臾。此等人真不知肺腸。是何等生法。

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蝟身死而屍不僵仆白暎欲斷其首見其怒目揚鬚不異生時心中大懼有軍士認得的言此乃晉中軍元帥先軫白暎乃率衆羅拜嘆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許我歸翟供養乎則什屍僵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還晉國否我當送回祝畢屍遂仆于車上要知如何送回晉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晉襄嗣位之初殽翟兩役用得其人賞當其功便有嗣伯局而陽處父畏楚而不敢進又不能設計以致之相持許久乃借誑以退軍無用之甚况出軍者爲許蔡之故令旣不能制

部胡登時身死卻缺認得是翟主制下首級獻功時先軫在中營
聞知白部胡彼獲舉首向天連聲曰晉侯有福晉侯有福遂索紙
筆寫表章一道置於案上不通諸將得知竟與營中心腹數人乘
單車馳入翟陣却說白部胡之弟白曠尙不知其兄之死政欲引
兵上前接應忽見有單車馳到認是誘敵之兵白曠急提刀出迎
先軫橫戈于肩瞪目大喝一聲目眦盡裂血流及面白曠大驚倒
退數十步見其無繼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先軫奮起神威往來
馳驟手殺頭目三人兵士二十餘人身上並無點傷原來道些弓
箭手懼怕先軫之勇先自手軟箭發的沒力了又且先軫身被重
鎧如何射得入去先軫見射不能傷自嘆曰吾不殺敵無以明吾
勇旣知吾勇矣多殺何爲吾將就死於此此勇烈則有之只是不乃
合于義便死得不慍

狐毛、狐鞫居爲合後發車四百乘出絳都北門望箕城進發兩軍相遇各安營停當先軫喚集諸將授計曰箕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寬衍正乃車戰之地其旁多樹木可以伏兵欒郤二將可分兵左右埋伏待旦居與翟交戰佯敗引至谷中伏兵齊起翟主可擒也二狐引兵接應以防翟兵馳救諸將如計而行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里安枕次早兩下結陣翟主白部胡親自索戰先且居略戰數合引車而退白部胡引著百餘騎奮勇來追被先且居誘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騎百餘看看折盡晉兵亦多損傷良久白部胡殺出重圍衆莫能禦將至谷口遇著一員大將刺斜裡颺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門香身落馬軍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新拜下軍大夫卻缺也箭透腦後白

衝鋒本爲國家出力誰知反觸了先軫那厮之怒他道我有何謀
勇不該掩諸將之上已將我罷職不用矣鮮伯大怒曰先軫妬賢
嫉能我與你共起家下刺殺那厮以出胸中不平之氣便死也落
得爽快爲友忘身亦有烈氣狼曠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義死而不義
非勇也我以勇受知於君得爲戎右先軫以爲無勇而黜之若死
於不義則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義之人反使嫉妬者得藉其
口矣說得明白真快子姑待之鮮伯嘆曰子之高見吾不及也遂
與狼曠同歸不在話下後人有詩議先軫黜狼曠之非詩曰、

提戈斬將勇如賁

車右超升屬主恩

効力何辜遭黜逐

從來忠勇有冤吞

再說先軫用其子先且居爲先鋒

變盾

子卻缺爲左右隊狐溱

其勿辭先軫不得已領命而出嘆曰我本欲死于秦誰知却死于
翟也聞者亦莫會其意襄公自回絳都去單說先軫升了中軍
帳點集諸軍問衆將誰肯爲前部先鋒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願
往先軫視之乃新拜右軍將軍狼臆也先軫因他不來謁謝已有
不悅之意今番自請衝鋒愈加不喜這便可笑國家之事豈
曰爾新進小卒偶斬一囚遂獲重用今大敵在境汝全無退讓之
意豈藐我帳下無一良將耶狼臆曰小將願爲國家出力元帥何
故見阻先軫曰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謀勇輒敢掩諸將
之上孰問誰肯爲先鋒是要人之自認也叱去不用以狐鰲居有
嶠山夾戰之功用以代之狼臆垂首嘆氣恨恨而出遇其友人鮮
伯於途問曰聞元帥選將禦敵子安能在此問行狼臆曰我自請

報今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逼箕城地在太原府大谷縣南望乞發兵

防禦襄公大驚曰晉翟無隙如何相犯先軫曰先君文公出亡在

翟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一住十二年禮遇甚厚及先君返國翟

君又遣人拜賀送二隗還晉先君之世從無一介束帛以及於翟

若果如此晉翟君念先君之好隱忍不言今其子白部胡嗣位自

文却是欠理恃其勇故乘喪來伐耳襄公曰先君勤勞王事未暇報及私恩

何公私并盡况既有工夫報怨何獨無工夫報恩此語遮飾不過今翟君伐我之喪是我仇也子載

為寡人創之先軫再拜辭曰臣忿秦帥之歸一時怒激唾君之面

無禮甚矣臣聞兵事尚整惟禮可以整民無禮之人不堪為帥願

主公罷臣之職別擇良將此說自不可少然知其罪而襄公曰卿

為國發憤乃忠心所激寡人豈不諒之今禦翟之舉非卿不可卿

父惘然如有所失悶悶而回以孟明之言奏聞於襄公先軫忿然
進曰彼云三年之後拜君之賜者蓋將伐晉報仇也不如乘其新
敗喪氣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謀襄公以為然遂商議伐秦之事
話分兩頭再說秦穆公聞三帥為晉所獲又悶又怒寢食俱廢過
了數日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喜形于色左右皆曰孟明筆喪師
辱國其罪當誅昔楚殺得臣以警三軍君亦當行此法也三帥奉命而往地險失利與得臣之違命喪師不同此得不當穆公曰孤白不聽楚叔百里奚之言以累
及三帥罪在于孤不在他人亦是良心亦是明白乃素服迎之于郊哭而唁
之復用三帥主兵愈加禮待百里奚嘆曰吾父子復得相會已出
望外矣遂告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孫枝為左右庶長代蹇叔
百里奚之位此話且閣過一邊再說晉襄公正議伐秦忽邊吏馳

西乞白乙洗足下船

家鄉密邇緩急可恃却被他說着

未及撐開

東岸上早有一位將官乘車而至乃大將陽處父也大叫秦將且

住孟明等各各喫驚須臾之間陽處父停車河岸見孟明已在舟

中心生一計解自家所乘左驂之馬假托襄公之命賜與孟明寡

君恐將軍不給於乘使處父將此良馬追贈將軍聊表相敬之意

伏乞將軍俯納

這等主意哄小兒也不信然此時却亦没法

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

岸相見收馬拜謝乘機縛之那孟明漏網之魚脫却金鈎去回頭

再不來心上也防這一著如何再肯登岸乃立於船頭之上遙望

陽處父稽首拜謝曰蒙君不殺之恩為惠已多豈敢復受良馬之

賜此行寡君若不加戮三年之後當親至上國拜君之賜耳陽處

父再欲開口只見舟師水手運槳下篙船已蕩入中流去了陽處

拭面容言無愠意

方知嗣伯屬襄公

却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路上相議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猶恐晉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並無一個船隻嘆曰天絕我矣嘆聲未絕見一漁翁蕩著小艇從西而來口中唱歌曰
囚猿離檻兮困鳥出籠有人遇我兮反敗爲功

孟明異其言呼曰漁翁渡我漁翁曰我渡秦人不渡晉人孟明曰吾等正是秦人可速渡我漁翁曰子非崤山失事之人耶孟明應曰然漁翁曰吾奉公孫將軍將令特艤舟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不堪重載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將軍可以速往說罷那漁翁反棹而西飛也似去了三帥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數隻泊於河中離岸有半箭之地那漁舟已自在彼招呼孟明和

可以其婦人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慷慨動心卽
之言而非之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慷慨動心卽
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縱歸秦國孟明等得脫囚繫更不人謝抱
頭竄耳而逃先軫方在家用飯聞置侯已赦三帥吐哺入見怒氣
冲冲問襄公秦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卽刑寡人已從之
矣先軫勃然唾襄公之面曰咄孺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萬苦
方獲此囚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放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襄公
方纔醒悟拭面而謝襄公難得曰寡人之過也遂問班部中誰人敢追
奏囚者陽處父願往先軫曰將軍用良言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陽
處父駕起追風馬輪起斬將刀出了曲沃西門來追孟明史臣有
詩讚襄公能容先軫所以能嗣伯業詩曰

婦人輕喪武夫功

先軫當時怒氣冲

歸因殯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俟還絳之後將秦帥孟明等三人獻
俘於太廟然後施刑先以敗秦之功告於殯宮遂治窀穸之事襄
公墨衰視塋以表戰功母夫人嬴氏因會塋亦在曲沃已知三帥
被擒之信故意問襄公曰聞我兵得勝孟明等俱被囚執此社稷
之福也但不知已曾誅戮否襄公曰尚未文嬴曰秦豈世爲婚姻
相與甚歡孟明等貪功起釁妄動干戈使兩國恩變爲怨吾量秦
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國殺之無益不如縱之還秦使其君自加誅
戮以釋二國之怨豈不美哉襄公曰三帥用事於秦獲而縱之恐
貽晉患文嬴曰兵敗者死國有常刑楚兵一敗得臣伏誅豈秦國
獨無軍法乎況當時晉惠公被執于秦秦君且禮而歸之秦之有禮
於我如此區區敗將必欲自我行戮顯見我國無情也

情理上實是如此不

勇萊駒曾失利一陣若非落於陷坑亦難制縛襄公駭然曰既如此驍勇留之恐有他變喚萊駒上前汝前日戰輸與他今日在寡人面前可斬其頭以洩恨萊駒領命將袞蠻子縛於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蠻子大呼曰汝是我手下敗將安敢犯吾這一聲就如半空中起個霹靂一般屋宇俱震動蠻子就呼聲中將兩臂一撐麻索俱斷萊駒喫一大驚不覺手顫墮刃于地如此將官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有個小較名曰狼臙番從旁觀見先搶刀在手將蠻子一刀劈倒再復一刀將頭割下獻於晉侯之前襄公大喜曰萊駒之勇不及一小較也乃黜退萊駒不用立狼臙爲車右之職狼臙謝恩而出自謂親受知於君不往元帥先軫處拜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狼臙却有不見不可軍怪先軫次日襄公同諸將奏凱而

目獨歸故國

這個却還有些意氣

言之未已手下軍兵看看散盡委棄車仗

器械連路堆積孟明等三帥無計可施聚於岩下坐以待縛晉兵

四下圍裏將來如饅頭一般把秦家兵將做個餡子一個個束手

受擒殺得血污溪流屍橫山徑匹馬隻輪一些不曾走漏髯翁有

詩云

十里雄心一旦灰

西嶠無復隻輪回

休誇晉帥多奇計

蹇叔先曾墮淚來

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嶠之下將三帥及褒蠻子上了囚車俘獲

軍士及車馬并滑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玉帛盡數解到晉襄公大

營襄公墨衰受俘軍中歡呼動地

略將就些有这些人

襄公問了

三帥姓名又問褒蠻子何人也梁弘曰此人雖則牙將有兼人之

從左右兩傍爬山越溪尋個出路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左
有一枝軍占住叫道大將先且居在此孟明早早投降右邊隔溪
一聲砲响山谷俱應又豎起大將胥嬰的旗號孟明此時如萬箭
攢心沒擺佈一頭處軍士每分頭亂竄爬山越溪都被晉兵斬獲
孟明大怒同西乞白乙二將仍殺到墮馬崖來那些柴木上都摻有
硫黃焰硝引火之物被韓子輿放起火來燒得焰騰騰烟漲迷天
紅赫赫火星撒地後面梁弘軍馬已到逼得孟明等三帥叫苦不
迭左右前後都是晉兵布滿孟明謂白乙丙曰汝父真神筭也
是他神還是你今日困於絕地我死必矣你二人變服各自逃生萬
自己着鬼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國奏知吾主興兵報仇九泉之下亦得吐
氣西乞術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縱使得脫何面

姓狐名射姑字賈季大叫道汝家先鋒褒蠻子已被縛在此下來
將早早投降免遭屠戮原來褒蠻子恃勇前進墮於陷坑之中被
晉軍將撓鈎搭起綁縛上囚車了其行速者其白乙丙大驚使人
報知西乞術與主將孟明商議并力奪路孟明看這條路徑只有
尺許之濶一邊是危峰峻石一邊臨著萬丈深溪便是落魂澗了
雖有千軍萬馬無處施展心生一計傳令此非交鋒之地他不與
只是欺你個教大軍一齊退轉東嶠寬展處決一死戰再作區處
不能走耳白乙丙奉了將令將軍馬退回一路聞金鼓之聲不絕於耳纔退
至墮馬崖只見東路旌旗連接不斷却是大將梁弘同副將萊駒
引著五千人馬從後一步步襲來秦軍過不得墮馬崖只得又轉
此時好像馬蟻在熱盤之上東旋西轉沒有箇定處孟明教軍士

速前進使了教曰乙前行我當親自斷後以禦追兵又驀過了墮
馬崖將近絕命巖了衆人發起喊來報道前面有亂木塞路人馬
俱不能通如何是好孟明想這亂木從何而來莫非前面果有埋伏
乃親自上前來看但見巖傍有一碑鐫上五字道文王避雨處
碑傍豎立紅旗一面旗竿約長三丈有餘旗上有一晉字旗下都
是縱橫亂木孟明曰此乃疑兵之計也事已至此便有埋伏只索
上前這却是沒有得說的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然後搬
開柴木以便跋涉誰知這面晉字紅旗乃是伏軍的記號他伏於
岩谷僻處望見旗倒便知秦兵已到一齊發作秦軍方纔搬運柴
木只聞前面鼓聲如雷遠遠望見旌旗閃爍正不知多少軍馬白
乙丙且教安排器械爲衝突之計只見山岩高處立著一位將軍

前哨褒蠶子已自去得遠了孟明曰蠶子已去豈知正料無埋伏

矣慢些休分付軍將解了轡索卸了甲冑或牽馬而行或扶車而

過一步兩跌備極艱難七斷八續全無行伍有人問道秦兵當日

出行也從嶠山過去的不知許多艱阻今番回轉如何說得恁般

問得這有個緣故當初秦兵出行之日乘著一股銳氣且沒有晉

兵攔阻輕車快馬緩步徐行任意經過不覺其苦今日往來千里

人馬俱疲困了又擄掠得滑國許多子女金帛行裝重滯況且遇

過晉兵一次雖然硬過還怕前面有伏心下慌速倍加艱阻自然

之理也說得明白不然便孟明等過了上天梯第一層險隘正行

之間隱隱聞鼓角之聲後隊有人報道晉兵從後追至矣孟明曰

我既難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後追兩橋都有分付各軍速

大笑曰我乃孟明先帥部下牙將褒蠻子便是我元帥豈肯與汝
鼠輩交鋒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隨後兵到汝無瞧類矣萊駒嚇
得魂不附體想道牙將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還是如何遂高聲
叫曰我放汝過去不可傷害吾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讓褒蠻子
前隊過去蠻子卽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言有些小晉軍埋伏已
被吾殺退可速上前合兵一處過了峻山便没事了孟明得報大
喜遂催趙西乞白乙兩軍一同進發且說萊駒引兵來見梁弘盛
說褒蠻子之勇梁弘笑曰雖有鯨鯨已入鐵網安能施其變化哉
可見晉之勝
秦全是地利吾等按兵勿動俟其盡過從後驅之可獲全勝再說
孟明等三帥進了東嶠約行數里地名上天梯墮馬崖絕命巖落
魂澗鬼愁眉斷雲峪色一路都是有名的險處車馬不能通行

號前往開路孟明做第二隊西乞第三隊白乙第四隊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却說褒蠻子慣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輪動如飛自謂天下無敵若在地上却驅車過了澠池望西路進發行至東嶠口忽然山凹裡鼓聲大震飛出一隊車馬車上立著一員大將當先攔路問曰汝是秦將孟明否吾等候多時矣褒蠻子曰來將可通姓名那將答曰吾乃晉國大將萊駒是也蠻子曰教汝國鑿枝魏鑿來還鬪上幾合戲耍汝乃無名小卒何敢攔吾歸路快快閃開讓我過去若遲慢時怕你捱不得我一戟萊駒大怒挺長戈劈胸刺去蠻子輕輕撥開就勢一戟刺來萊駒急閃那戟來勢太重就刺在那車衡之上蠻子將戟一絞把衡木折做兩段萊駒見其神勇不覺贊嘆一聲道好孟明名不虛傳蠻子呵呵

之子梁弘同萊駒引兵五千伏于東嶠山只等秦兵盡過以兵追

之

前後左右都安放得停停當當無一毫罅漏了

先軫同趙衰欒枝胥臣陽處父先蔑一

班宿將跟隨晉襄公離嶠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隊伍準備四下接

應正是整頓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再說秦兵於春二月

中滅了滑國擄其輜重滿載而歸只爲襲鄭無功指望以此贖罪

時夏四月初旬行及澠池白乙丙言於孟明曰此去從澠池而西

正是嶠山險峻之路吾父諄諄叮囑謹慎主帥不可輕忽孟明曰

吾驅馳千里尚然不懼况過了嶠山便是秦境只是過不得便還

家鄉密邇緩急可恃又何慮哉西乞術曰主帥雖然虎威然慎之

無失恐置有埋伏卒然而起何以禦之孟明曰將軍畏晉如此吾

當先行如有伏兵吾自當之乃遣驍將褒蠶子打著元帥百里旗

孝孰大焉諸卿若云不可臣請獨往胥臣等皆贊成其謀先軫遂請襄公墨綬以黑墨綬服治兵襄公曰元帥料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先軫屈指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鄭遠行無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澠池澠池乃秦晉之界其西有崤山兩座自東崤至於西崤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歸必由之路便克了鄭亦必須從此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嶒有數處車不可地回來總是躲不過的行必當解驂下走我伏兵于此處出其不意可使秦之兵將盡爲俘虜襄公曰但憑元帥調度先軫乃使其子先且居同屠擊引兵五千伏于崤山之左使胥臣之子胥嬰同狐鞠居引兵五千伏於崤山之右候秦兵到日左右夾攻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韓子興韓簡子引兵五千伏于西崤山預先砍伐樹木塞其歸路使梁繇靡

師有報德二字在如先君何先軫曰此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先

君之喪同盟方弔恤之不暇秦不加哀憫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

姓之國晉鄭俱姬姓秦之無禮甚矣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却也有理又何

德之足報且兩國有約彼此同兵圍墮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

亦可知矣此事自是秦人不得他說彼不顧信我豈顧德欒枝又曰秦未

犯吾境擊之毋乃太過先軫曰秦之樹吾先君於晉非好晉也以

自輔也君之伯諸侯秦雖面從心實忌之今乘喪用兵明欺我之

不能庇鄭也這句又是見我兵不出真不能矣勇上不肯讓人只

二字襲鄭不已勢將襲晉諺云一日縱敵數世貽殃若不擊秦何

以自立趙衰曰秦雖可擊但吾主苦塊之中遽興兵革恐非居喪

之禮先軫曰禮人子居喪寢處苦塊以盡孝也剪強敵以安社稷

夏肩交同全志 卷之十
知其事者不行諫阻或此意也先軫只在利害上講所以怒而唾主

先軫因怒唾君固爲無禮自悔其罪求黜可也君諒其忠而不加罪主恩厚矣從此盡忠勤職悔過降心以求報稱亦可不失爲賢乃必殉翟以死殊覺無謂之甚只因學問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滅而不足以成名殊爲可惜

狼臆被黜不從鮮伯之言而作亂以求洩忿乃以義斷之勇士中之見道者

話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秦國襲鄭之謀遂來見襄公曰秦違蹇叔百里奚之謀千里襲人此小偃所謂有鼠西來越我垣墻者也急擊之不可失藥枝進曰秦有大惠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

才惜少學問氣質未化如怒狼睥之不謝而不許其衝鋒因失三帥而唾君之面是也若加以學問陶鎔當不如此

險峻之地軍行之所忌也殺函奇險地屬晉國孟明等過來之時何不先爲之計乎恃勇輕進不加小心明欺晉國之無人矣兵法云兵驕者敗欺敵者亡又曰不知地利不可以行軍信矣晉之兵力雖強秦力亦不爲弱況孟明等亦非無勇者如褒蠶子之類若單只角力晉何能全勝如此只是一個地逢險隘便有奇勇也施展不出來所以行兵必先地利也秦穆背約欺喪二事固然不是然定晉納君之德爲功不小晉敗其師于殽足以彰國威而怵敵膽不殺三帥正可以爲報其施也襄公之免三帥雖因文嬴之請然變趙諸人豈無

詞以謝燭武卽自引親隨數十人逃奔齊國逢孫楊孫亦奔宋國
避罪不曾被鄭國殺成卒無主屯聚於北門欲爲亂鄭穆公使佚
之狐多齎行糧分散衆人導之還鄉鄭穆公錄弦高之功拜爲軍
尉自此鄭國安靖却說晉襄公在曲沃殯宮守喪聞謀報秦國孟
明將軍統兵東去不知何往襄公大驚卽使人召羣臣商議先軫
頂已打聽明白備知秦君襲鄭之謀遂來見襄公不知先軫如何
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縵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元軫料敵設謀算無遺策出奇制勝兵無遺功可稱大將之

千里驅兵狼似狼

豈因小滑逞鋒鏑

弦高不假軍前犒

鄭國安能免滅亡

滑自被殘破其君不能復國秦兵去後其地遂為衛國所并

不勞張弓

隻箭之力而得一國之地衛國是天上掉下來的造化

不在話下却說鄭穆公接了商人弦

高密報猶未深信時當二月上旬使人往客館窺覘杞子逢孫楊

孫所為則已收束車乘厲兵秣馬整頓器械人人裝束個個抖擻

只等秦兵到來這裡準備獻門使者回報鄭伯大驚乃使老大夫

燭武往見杞子逢孫楊孫各以束帛為贐謂之曰吾子淹久于敝

邑敝邑以供給之故原圃

鄭圃名

之麋鹿俱竭矣今聞吾子戒嚴意

者有行色乎孟明諸將在周滑之間盍往從之杞子大驚暗思吾

謀已洩師至無功反將得罪不惟鄭不可留秦亦不可歸矣乃緩

丙戌日出兵寡君聞從者驅馳甚力恐俟詞命之修或失迎犒遂

口授下臣匍匐請罪非有他也

說得圓範之極然好在將出兵日

假

孟明附耳言曰寡君之遣視為滑故也豈敢及鄭傳令住軍於

延津弦高稱謝而退西乞白乙問孟明駐軍延津何意孟明曰吾

師千里遠涉正以出鄭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鄭人已知吾出軍

之曰其為備也久矣攻之則城固而難克圍之則兵少而無繼兵

可以勒遠今滑國無備不若襲滑而破之得其鹵獲猶可還報吾

君師出不為無名也是夜三更三帥兵分作三路并力襲破滑城

強兵在境而不滑君奔翟秦兵大肆擄掠子女玉帛為之一空史

臣論此事謂秦帥目中已無鄭矣若非弦高矯命犒師以杜三帥

之謀則滅國之禍當在鄭而不在滑也有詩讚云

見得遂心生一計辭別了蹇他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鄭國教他速

作準備這個要緊蓋在恐其不肯中止一面打點犒軍之禮選下

肥牛二頭隨身餘牛俱寄頓客舍了弦高自乘小車一路迎秦師

上去來至滑國地名延津恰好遇見秦兵前哨弦高攔住前路高

叫鄭國有使臣在此願求一見前哨報入中軍孟明到喚一驚襲

之意原是欺其無備今被知覺安得不驚想道鄭國如何便知我兵到來遣使臣遠遠

來接且看他來意如何遂與弦高車前相見弦高詐傳鄭君之命

謂孟明曰寡君聞三位將軍將行師出於敝邑不腆之賦敬使下

臣高遠犒從者敝邑攝乎大國之間外侮迭至爲久勞遠戍恐一

且不戒或有不測以得罪於上國日夜儆備不敢安寢惟執事諒

之孟明曰鄭君旣犒師何無國書謂問弦高曰執事以冬十二月

曰爾童子以爲何如滿對曰禮過天子門必卷甲束兵而趨今止于免冒是無禮也又超乘而上其輕甚矣輕則寡謀無禮則易亂要言此行也秦必有敗衄之辱不能害人祇自害耳却說鄭國有一商人名曰弦高以販牛爲業自昔年王子頻愛牛鄭衛各國商人販牛至周頗得重利今日弦高向襲其業此人雖則商賈之流到也有些忠君愛國之心排患解紛之略只爲無人薦引屈于市井之中才能屈于治世固也春秋大亂之今日販了數百肥牛往周買賣行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縣遇一故人名曰蹇他乃新從秦國而來弦高與蹇他相見問秦國近有何事他曰秦遣三師襲鄭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不久卽至矣弦高大驚曰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難不聞則已若聞而不救萬一宗社淪亡我何面目回故鄉也

是蹇叔謂蹇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三師曰冬十二月丙戌日出所致耳一笑

師至明年春正月從周北門而過孟明曰天子在是雖不敢以戎

事謁見敢不敬乎傳令左右皆免胄下車前哨牙將褒蠃子驍勇

無比纔過都門卽從平地超越登車疾如飛鳥車不停軌孟明嘆

曰使人人皆褒蠃子何事不成臨事而惧好謀而成豈一味恃勇

衆將士譁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蠃子於是爭先攘臂呼於衆曰

有不能超乘者退之殿後凡行軍以殿爲怯軍敗則以殿爲勇此

言殿後者辱之也一軍凡三百乘無不超騰而上者登車之後車

行迅速如疾風閃電一般霎時不見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

滿往觀秦師過訖回復襄王王子虎嘆曰臣觀秦師驍健如此誰

能敵者此主鄭必無幸矣王孫滿時年甚小含笑而不言襄王問

東周列國全志

非不知見幾之道所以苟留於此者尙冀吾子生還一面耳吾兄

何以教我蹇叔曰秦兵此去必敗賢弟可密告子桑備舟楫于河

下萬一得脫接應西還切記切記可見蹇叔又不是諸葛武侯一流百里奚曰賢

兄之言卽當奉行穆公聞蹇叔決意歸田贈以黃金二十斤彩緞

百束羣臣俱送出郊關而返百里奚握公孫枝之手告以蹇叔之

言如此恁般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桑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

憂也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公孫枝曰敬如命自去準備船隻

不在話下却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疑有破鄭奇計在內人情之常

疑得是夜安營已畢特來索看白乙丙啓而觀之內有字二行曰

此行鄭不足慮可慮者置也崤山地險卽兩谷關也爾宜謹慎我

當收爾骸骨于此孟明掩目急走連聲曰咄咄晦氣晦氣後日之敗只算

二月上旬師至北門裡應外合不得有悞於是召孟明視爲大將
西乞術白乙丙副之挑選精兵三千餘人車三百乘出東門之外
孟明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師之日蹇叔與百里奚
號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見爾之出而不見爾之入也穆公聞
之大怒使人讓二臣曰爾何爲哭吾師敢沮吾軍心耶蹇叔百里
奚並對曰臣安敢哭君之師臣自哭吾子耳曰乙見父親哀哭欲
辭不行蹇叔曰吾父子食秦重祿汝死白分內事也乃密授以一
簡封識甚固囑之曰汝可依吾簡中之言白乙領命而行心下又
惶惑又淒楚惟孟明白恃才勇不能度量事勢以爲成功可必恬
不爲意大軍旣發蹇叔謝病不朝遂請致政穆公強之蹇叔遂稱
病篤求還鉅村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之道也百里奚造其家問病謂蹇叔曰奚

笑商議二臣同聲進諫曰秦去鄭千里之遙非能得其地也後來

教秦人遠交近攻正是此意特利其俘獲耳夫千里勞師跋涉日久豈能掩人

耳自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勞而無功中途必有變夫以兵戍人

還而謀之非信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仁也成則利小不成則害

大非智也失此三者臣不知其可也穆公慨然曰寡人三置晉君

再平晉亂威名著於天下只因晉侯敗楚城濮遂以伯業讓之今

晉侯卽世天下誰爲秦難者鄭如困烏依人終當飛去乘此時滅

鄭以易晉河東之地晉必聽之何以見得必聽何不利之有蹇叔又曰君

何不使人行弔於晉因而弔鄭以窺鄭之可攻與否蹇叔之言毋

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行弔而後出師往返之間又

幾一載夫用兵之道疾雷不及掩耳汝老憊何知乃陰約來人以

私歸晉文雖不追擊而實不能忘情今又乘喪而欺之豈能無忿晉文英主故靈爽不昧如此先軫曰西方者秦

也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題話分兩頭却說秦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屯戍於鄭之北門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立爲世子忿然曰我等爲他戍守以拒晉兵他又降服晉國顯得我每無功下已將密報知會本國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礙著晉侯敢怒而不敢言及公子蘭卽位待祀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不若勸吾主潛師襲鄭吾等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亦薨舉手加額曰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人歸秦言于穆公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謂鎖鑰若遣兵潛來襲鄭我爲內應鄭可滅也晉有大喪必不能救鄭况鄭君嗣位方新守備未修此機不可失秦穆公按此密報遂與蹇叔及百里

在位八年享六十八歲史臣有詩讚云

道路奔馳十九年

神龍返穴遂乘權

河陽再覲忠心顯

城濮三軍義問宣

雪恥酬恩終始快

賞功罰罪政無偏

雖然廣儉繇天授

左右匡扶賴衆賢

世子驪王喪卽位是爲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能動羣臣無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其繇曰

有鼠西來越我垣墻我有巨挺一擊三傷

偃曰數日內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有靈以告我也羣臣皆下拜柩中聲頓止亦不覺異遂如常而行秦人背約戍鄭

得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如洪鐘文公一見大喜乃遷胥臣爲下

軍元帥使卻缺佐之復改二行爲二軍謂之新土新下以趙衰將

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舊有三軍

今又添二軍共是五軍亞于天子之制豪傑向用軍政無闕楚成

王聞之而懼

所以威靈金在修政

乃使大夫鬬章請平于晉晉文公念其舊

德許之通好使大夫陽處父報聘於楚不在話下周襄王二十四

年鄭文公提薨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卽位是爲穆公果應昔日夢

蘭之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入受

顧命使輔世子驪爲君勿替伯業復恐諸子不安于國預遣公子

雍出仕于秦公子樂出仕于陳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晉文此舉大是

雍乃杜祁所生

樂乃辰嬴所生也又使其幼子黑臀出仕于周以親王室文公薨

後食其妻侍立於旁良久食畢大俟其妻行而後復耕始終無惰

容

這等人真是難得

夫妻之間相敬如賓況他人乎臣聞能敬者必有德

往問姓名乃卻蒚之子卻缺也

今平陽府河津縣有

此人若用於

晉不弱于子犯文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

舜爲父而有丹朱商均之不肖以鯀爲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

問父子不相及也

若是加一句曰以晉獻之愚劣而有

君奈何因

也往之惡而棄有用之才乎文公曰善卿爲我召之胥臣曰臣恐

其逃奔他國爲敵所用已攜歸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禮

賢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內侍以簪纓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

首辭曰臣乃冀野農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已荷寬宥况

敢賴寵以玷朝班內侍再三傳命勸駕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

真烈士也加禮甚厚不一日公子蘭取王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同石申父侯宜多等卽以世子之禮相見然後跟隨入城鄭伯立公子蘭爲世子晉師方退白是秦晉有隙鬻翁有詩嘆云

甥舅同兵意不欺

却因燭武片言移

爲貪東道蠅頭利

數世兵連那得知

是年魏犢醉後墜車折臂內傷病復發嘔血斗餘死文公錄其子魏顆嗣爵未幾狐毛狐偃亦相繼而卒晉文公哭之慟曰寡人得脫患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主公惜二狐之才臣舉一人可爲卿相惟王公主裁文公曰卿所舉何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妻饋以午餐雙手捧獻夫亦斂容接之夫祭而

東鄙命石申父侯宜多在營中等候且說晉侯見了叔詹大喝汝
執鄭國之柄使其君失禮于賓客一罪也受盟而復懷貳心二罪
也知其責備之言命左右速具鼎鑊將烹之叔詹面不改色拱手
謂文公曰臣願得盡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對曰君侯辱臨
敝邑臣常言於君曰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士若反國必伯諸
侯雖是實話及溫之盟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無得罪罪且不赦
天降鄭禍言不見納今君委罪于執政寡君明其非辜堅不肯遣
臣引主辱臣死之義自請就誅以救一城之難料事能中智也
盡心謀國忠也臨難不避勇也殺身救國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
臣如此在晉國之法固宜烹矣已近戰國說士之風乃據鼎耳而號曰自今
已往事君者以詹爲成文公陳然命赦勿殺曰寡人聊以試子子

我退兵必依我二事方可石申父曰請君侯命之文公曰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且獻謀臣叔詹出來方表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鄭伯鄭伯曰孤未有子聞子蘭昔有夢徵立爲世子社稷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晉人索臣臣不往兵必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是好看話胸中鄭伯曰子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愛焉鄭伯涕淚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送叔詹于晉軍言寡君畏君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於幕下惟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適嗣以終上國之德晉侯大悅卽命狐偃召公子蘭于

避之三舍以報其施况婚姻乎且無秦何患不能圍鄭

既知如此當自何必

定約乃分兵一半營於函陵攻圍如故鄭伯謂燭武曰秦兵之退

子之力也晉兵未退如之奈何燭武對曰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

若使人迎公子蘭歸國以請成於晉晉必從矣

豈秦在晉侯不從乎何不早出此也

鄭伯曰此非老大夫亦不堪使也石申父曰武勞矣臣願代一行

乃攜重寶出城直叩晉營求見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將重寶

上獻致鄭伯之命曰寡君以密邇荆蠻不敢顯絕然實不敢離君

侯之宇下也君侯赫然震怒寡君知罪矣不腆世藏願効贄于左

右寡君有弟蘭獲侍左右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君侯使蘭監

鄭之國當朝夕在庭其敢有二心文公曰汝離我于秦明欺我不

能獨下鄭也

責備得是

今又來求成莫非緩兵之計欲俟楚救耶若欲

令智昏有味哉

霸者雖是尙力之事。然終須假用仁義忠信之名。方能服人以兵戍人國。而因以襲之。即使得鄭傷義已多焉。能成霸。秦穆之計殊左。

弦高是大能人。是真賢者。只看他行事言語次第。是何等經緯。若使之在位。必有可觀。鄭人旣失之。燭武又失之。弦高其不競不亦宜乎。

話說秦穆公私與鄭盟。昔晉退兵。晉文公大怒。狐偃進曰。秦雖去不遠。臣請率偏師追擊之。軍有歸心。必無鬪志。可一戰而勝也。旣勝秦。鄭必喪膽。將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若非秦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寡人猶

是
一
般
見
識

鄭子蘭待杞子等無加禮而乃付以城門之鑰可謂疎忽之至若無弦高鄭國其尙有幸乎

秦穆與晉文同兵伐鄭乃私與鄭人結盟而反戍之是不欲晉之得鄭也秦歸而晉取成于鄭是秦無德于鄭而有怨于晉今欲襲鄭其勢必將越晉子蘭晉所立也秦卽能襲而取之焉能越千里而有之又焉能料晉之不救也在秦穆之意謂晉文之卽世耳乃不思晉之文武諸臣固無恙乎鄭鄰于晉而遠于秦鄭卽滅其地必且爲晉有晉固安肯以河東之地相易乎况蹇叔百里奚之謀國秦之所用以強也獨于此而不用其言且加訕焉何也古語曰貪者不顧其害又曰利

晉文之欲殺叔詹只爲他是鄭國執政謀臣失禮背盟等事。便都是他的罪過耳。叔詹之說詞只算辨明心跡訴說一番。以見都是鄭文不聽非自己不曾勸諫耳。與戰國游士巧言遮飾及以利害動人者不同。讀者須有分別。

胥臣在一敬字上看中卻缺其識力。便自不凡。然亦必定是個君子。方纔識得。若小人見之不厭其迂濶。便以爲笑具矣。敬之一字是君子小人大關頭。從來無不敬之君子。亦無有能敬之小人。況夫婦之際。更人之所褻狎者也。此處能敬其他可知。胥臣真有識力。

敬之一字論人品。是君子小人關頭。論事勢。又是興衰成敗關頭。王孫滿論秦兵必敗。只在不敬上看出耳。他與胥臣便

溺于私欲也爲人君者有其一二可以爲賢主矣况皆備于一身乎五霸之中當推第一

晉文之服諸侯純以力而無德是不如齊桓處至其人品學問見識却優于齊桓遠甚孟子說五霸桓公爲盛想只在綏服諸侯上論耳

齊桓用兵多是直道晉文則純用詭詐孔子說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正是爲此其于天子諸侯之間大率皆以權術用事然其用兵所以能制勝者却全是權術詭詐之力蓋其勢有不得不然卽所謂世變之大端也聖人之言是立萬世之大經論事者莫錯會于便說聖人之于晉文有深惡也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晉文之霸雖以力勝然賞從亡之功則先狐趙而後魏顛城
濮之績則首狐偃而次先軫是真知德義之爲上也退三舍
以避于玉且不肯窮追秦人背約戍鄭而不肯追擊介推逃
祿而死封以綿田撫養僖負羈之妻子而酬以官爵是厚丰
報德而不肯負信也不誅勃鞞頭須不果殺叔詹是有容人
之量也斬顛顛所瞞舟之僑黜魏犢是用法之嚴明也許楚
鄭之盟復曹衛之君是不終怨也用荀林父卻缺是急于用
賢而不念舊惡也內無嬖妾朝無倖臣是有知人之明而不

并爲強今日拓地于東既亡鄭矣異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
君不聞虞虢之事乎。偕虞君以滅虢旋反戈而中虞虞公不智助
晉自滅可不鑒哉。虞虢尋齒之邦秦晉乃匹同也鄭與秦遠又君非其倫卒強相挫更甚然左傳中無此語君
之施晉既不足恃晉之用秦又不可測以君之賢智而甘墮晉之
術中此臣所謂無益而有損所以痛哭者此也穆公靜聽良久聳
然動色頻頻點首曰大夫之言是也百里奚進曰燭武辯士欲離
吾兩國之好君不可聽之燭武曰君若肯寬目下之圍定立盟誓
棄楚降秦君如有東方之事行李往來取給于鄭猶君外府也穆
公大悅遂與燭武歃血爲誓反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將留卒二千
人助鄭戍守。自然別有緣故不早有探騎報入晉營文公大怒狐
偃在旁請追擊秦師不知文公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說時石漢皆開眼

道破泥人也點頭

紅日朝升能夜出

黃河東逝可西流

從容而言曰秦晉合兵臨鄭鄭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鄭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惟無益又且有損君何爲勞師費財以供他人之役乎穆公曰汝言無益有損何說也燭武曰鄭在晉之東界秦在晉之西界東西相距千里之遙秦東隔於晉南隔於周能越周晉而有鄭乎鄭之亡尺土皆晉之有晉文不是定要滅鄭殊覺扭捏於秦何與夫秦晉兩國比鄰並立勢不相下晉益強則秦益弱矣爲人兼地以自弱其國智者計不出此且晉惠公會以河外五城許君旣入而旋背之君所知也晉惠之事不可拉入文公身上殊覺牽強君之施于晉者累世矣會見晉有分毫之報于君乎晉侯自復國以來增兵設將日務兼

臣學疎才拙當少壯時尙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筋力旣竭語言發喘安能犯顏進說動千乘之聽乎鄭伯曰子事鄭三世老不見用孤之過也今封子爲亞卿強爲寡人一行佚之狐在傍贊言曰大丈夫老不遇時委之于命打動英雄多少血泪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辭燭武乃受命而出時二國圍城甚急燭武知秦東晉西各不相照是夜命壯士以繩索縋下東門逕奔秦寨將士把持不容人見武從營外放聲大哭老人多泪自是常情營吏擒來稟見穆公穆公問是誰人武曰老臣乃鄭之大夫燭武是也穆公曰所哭何事武曰哭鄭之將亡耳穆公曰鄭亡汝安得在吾寨外號哭武曰老臣哭鄭兼亦哭秦鄭亡不足惜獨可惜者秦耳穆公大怒叱曰吾國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卽當斬首武面無懼色正是

西秦兵營于汜南在鄭城之東遊兵日夜巡警樵採俱斷慌得鄭
文公手足無措早知今日大夫叔詹進曰秦晉合兵其勢甚銳不
可與爭但得一舌辨之士往說秦公使之退兵秦若退師晉勢已
孤不足畏矣只怕鄭伯曰誰可往說秦公者叔詹對曰佚之狐可鄭
伯命佚之狐狐對曰臣不堪也臣願舉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懸
河漢舌搖山嶽之士但其老不見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往說
不患秦公不聽矣鄭伯問是何人狐曰老成人也姓燭名武年過
七十事鄭國爲圉正主苑同三世不遷官乞主公加禮而遣之鄭
伯遂召燭武八朝見其鬚眉盡白偃偻其身蹢躅其步左右無不
含笑燭武拜見了鄭伯奏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鄭伯曰佚之狐言
子舌辨過人欲煩子說退秦師寡人將與子共國燭武再拜辭曰

命何必外求文公曰秦君臨行有約必與同事先軫對曰鄭爲中國咽喉故齊桓欲伯天下每爭鄭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爭之不
如獨用本國之兵文公曰鄭鄰於晉而遠於秦秦何利焉豈料秦不肯
用力正乃使人以兵期告秦約於九月上旬同集鄭境文公臨發
是此故以公子蘭從行蘭乃鄭伯捷之庶弟向年逃晉仕爲大夫及文公
卽位蘭周旋左右忠謹無比故文公愛近之此行蓋欲藉爲向導
也蘭辭曰臣聞君子雖在他鄉不忘父母之國大是君有討於鄭
臣不敢與其事文公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乃留公子蘭于東鄭自
此有扶持他爲鄭君之意晉師旣入鄭境秦穆公亦引若謀臣百
里奚大將孟明視副將杞子逢孫楊孫等車二百乘來會兩下合
兵攻破郊關直逼曲洧築長圍而守之晉兵營于函陵在鄭城之

驚慌忙脫卸卿服托言中寒而返與衛成公至太廟改命甯俞孔

達陪祀還朝之時治厯辭爵表章已至衛侯知周歆死得希奇遂

不強其受未踰月治厯亦病亡可憐周治二人止爲貪圖卿位幹

此不義之事木杲一日榮華徒受千年唾罵豈不愚哉卽是能享榮華亦自

難逃唾罵孰得衛侯以甯俞有保護功欲用爲上卿俞讓於孔達

乃以達爲上卿甯俞爲亞卿達爲衛侯畫策將子瑕之死悉推在

已死周歆治厯二人身上假使二人不死且以爲卿却將如何習說可見計策本不全矣遣使往

謝晉侯晉侯亦付之不問這化時周襄王十二年晉兵已休息歲

餘又公一日坐朝謂群臣曰鄭人不禮之仇未報今又背晉欸楚

吾欲合諸侯問罪何如先軫曰諸侯屢動矣今以鄭故又行徵發

非所以靖中國也便是力所能得亦須體恤人情先軫大是有見况我軍行無缺將士用

能論之讓國于子瑕瑕知衛君之歸未必引兵相拒或退居臣位
豈不兩全乃導周歆治厘行襲取之事遂及弑逆骨肉相殘雖衛
成公之薄武子不爲無罪也此論正當有詩嘆云

前驅一矢正含冤

又迫新君赴井泉

終始貪殘無諫阻

千秋空說甯俞賢

衛成公復位之後擇曰祭享太廟不負前約封周歆治厘並授卿
職使之服卿服陪祭于廟是日五鼓周歆升車先行將及廟門忽
然目睛反視大叫周歆穿箭小人蛇豕奸賊我父子盡忠爲國汝
貪卿位之榮戕害吾命我父子含冤九泉汝盛服陪祀好不快活
我拿你去見太叔及子瑕看你有何理說吾乃士大夫元咺是也
言畢九竅流血僵死車中若無冤鬼取命不知小輩更如何作惡治厘後到哭一大

卿當洞觀萬里如此大事尙然不知要你則甚

雖是抽嘴話而洵說來却亦有理

塵便拿住元阻雙手元阻急待掙扎周歆手拔佩刀大喝一聲劈

頭砍來去了半個天靈蓋死不以罪殊爲可憐伏兵齊起左右一時驚逃周

歆治塵率領家下沿途大呼衛侯引齊魯之兵見集城外矣爾百

姓各宜安居勿得擾動百姓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便是爲官在朝

的此時也半疑半信正不知甚麼緣故一箇箇袖手靜坐以待消

息周歆治塵二人殺入宮中公子適方與其弟子儀在宮中飲酒

聞外面有兵變子儀拔劍在手出宮探信正遇周歆亦破所殺尋

覓公子適不見宮中亂了一夜至天明方知子適已投井中死矣

周歆治塵將衛侯手書榜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衛成公入城復

位後人論甯武子能委曲以求復成公可謂智矣然使甯此之時

其餘俱不足懼矣衛侯曰子爲我密致之若事成卿位固不吝也
甯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揚言衛侯雖蒙寬釋無顏回國將往楚國
避難矣因取衛侯手書付孔達爲信教他私結周欽冶廐二人如
此恁般歇厓相與謀曰元咺每夜必親自巡城國家多事之際元
巡城而不嚴設誠伏兵於城門隱處突起刺之因而殺入宮中并
防衛宜其遇難殺子瑕掃清宮室以迎衛侯功無出我二人上者兩家各自約會
家下埋伏俾當黃昏左側元咺巡至東門只見周欽冶廐二人一
齊來迎元咺驚曰二位爲何在此周欽曰外人傳言故君已入衛
境且晚至此大夫不聞于元咺愕然曰此信從何來冶廐曰聞甯
大夫有人入城約在位諸臣往迎大夫何以處之元咺曰此亂言
不可信之况大位已定豈有復迎故君之理周欽曰大夫身爲正

君與衛兄弟也。衛侯得罪，君侯寡君不違寧處。今聞君已釋曹伯，寡君願以不腆之賦爲衛君贖罪。文公曰：「衛侯已在京師，王之罪，寡人何得自專乎？」爲何私白甲臧孫辰曰：「君侯代天子以令諸侯，君侯如釋其罪，雖王命又何殊也？」先蔑進曰：「魯親于衛，君爲魯而釋衛，二國交親，其附于晉若何不利焉？」文公許之，卽命先蔑再同臧孫辰如周，共請于襄王。乃釋衛成公之囚，放之回國。時元咺已奉公子瑕爲君，修城繕備，出入譏察，甚嚴。衛成公恐歸國之日，元咺發兵相拒，密謀于甯俞。俞對曰：「聞周欲治虜以擁子瑕之功，求爲卿而不得，中懷怨望，此可結爲內援也。」因起用人臣有交厚一人，姓孔名達，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後，胸中廣有經綸。周治二人，亦是孔父相識。若使孔達奉君之命，以卿位啖二人，使殺元咺。

却說魯僖公原與衛世相親睦聞得衛衍進醢不死晉文公不加
責罪乃問于臧孫辰曰衛侯尚可復乎辰對曰可復僖公曰何以
見之辰對曰凡五刑之用大者甲兵斧鉞次者刀鋸鑕箠最下鞭
朴或陳之原野或肆之市朝與百姓共明其罪今晉侯於衛不用
刑而私醢焉又不誅衛衍是諱殺衛侯之名也文仲善衛侯不死
其能老于周乎若有諸侯請之晉必赦衛衛侯復國必益親于魯
諸侯誰不誦魯之高義僖公大悅曉得好名使臧孫辰先以白璧
十雙獻于周襄王為衛求解襄王曰此晉侯之意也若晉無後言
朕何惡于衛君天子不敢得罪于諸侯辰對曰寡君將使辰哀請
于晉然非天王有命下臣不敢自往襄王受了白璧又是此明是
依允之意臧孫辰隨到晉國見了文公亦以白璧十雙為獻曰寡

問其緣故衍言方灌酒時忽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頭大如斛裝束

威嚴自天而下想是寶王變的一笑直入室中言奉唐叔之命來救衛侯遂

用金鎚擊落酒甌寶王能變金鎚大奇使我魂魄俱喪也衛侯自言所見與

衍相同甯俞作怒曰汝原來用毒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當云非

寶王相救幾不免矣我與女義不俱生卽奮臂欲與衍鬪又裴得像左右爲

之勸解先蔑聞其事亦飛駕來視想必他時一大跳矣謂甯俞曰汝君旣獲

神祐後祿未艾蔑當復十寡君衛侯服酖又薄又少以此受毒不

深略略患病隨卽痊安先蔑與醫衍還晉將此事回復文公文公

信以爲然赦醫衍不誅史臣有詩云

酖酒何名毒衛侯

漫教醫衍碎磁甌

文公怒氣雖如火

怎脫今朝甯武謀

無處下手醫衍沒奈何只得以實情告于甯俞曰晉君之強明子
所知也有犯必誅有怨必報衍之此行實奉命用酖不然衍且得
罪衍將爲脫死之計子勿與知可也甯俞附耳言曰子旣剖腹心
以教我敢不曲爲子謀乎子之君老矣遠于人謀而近于鬼謀鬼神之
事近聞曹君獲宥特以巫史一言子若薄其酖以進而托言鬼
神君必不罪亦算因其勢而利導之寡君當有薄獻總見此醫衍會意而去
甯俞假以衛侯之命向衍取藥酒療疾因密致寶玉一函衍告先
蔑曰衛侯死期至矣遂調酖于甌以進用毒甚少雜他藥以亂其
色寶玉甌俞請嘗衍佯不許強逼衛侯而灌之絕灌下兩三口衍
張目仰看庭中忽然大叫倒地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裴得仆甌于
地酖酒狼籍甯俞故意大驚小怪命左右將太醫扶起半晌方蘇

若有軍旅之事秦兵出晉必助之晉兵出秦亦助之彼此同心協力不得坐視二君相約已定各自分路晉文公在半途聞鄭國遣使復通欵于楚勃然大怒便欲移兵伐鄭亦得趙衰諫曰君玉體乍平未可習勞且士卒久敝諸侯皆散不如且歸休息一年而後圖之文公乃歸話分兩頭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師羣臣謁見稱賀畢先蒧稽首致晉侯之命乞以衛侯付司寇時周公閱為太宰秉政閱請羈衛侯於館舍聽其修省襄王曰置大獄太重舍公館太輕乃於民間空房別立囚室而幽之襄王亦頗善調停襄王本欲保全衛侯只因晉文公十分忿怒又有先蒧監押恐拂其意故幽之別室名為囚禁實寬之也賓俞緊隨其君寢處必借一步不離凡飲食之類必親嘗過方纔進用先蒧催促醫衍數次奈賓俞防範甚密

之昭也晉先君唐叔武之穆也昔齊桓公爲會而封邢衛異姓之

國此以備主來比今君爲會而滅曹衛同姓之國况二國已蒙許

復矣踐土之盟君復衛而不復曹同罪異罰振鐸失祀其見夢不

亦宜乎說得妙爲有理君若復曹伯以安振鐸之靈布寬仁之令

享鐘鼓之樂又何疾之足患這一席話說得文公心下豁然覺病

勢頓去其半即時遣人召曹伯襄于五鹿使復歸本國爲君恨曹

本輕于衛故所畀宋國田土亦吐還之曹伯襄得釋如籠鳥得翔

于霄漢檻穽復升於林木卽統本國之兵趨至潁陽面謝晉侯復

國之恩遂協助衆諸侯圍許文公病亦漸愈許僖公見楚救不至

乃面縛銜壁向晉軍中乞降大出金帛犒軍文公乃與諸侯解圍

而去還便宜了他亦可見晉文秦穆公臨別與晉文公相約異日

報怨爲重尊王爲輕也

重賂以行凡是飲事未有不曹共公許之侯孺聞諸侯在許遂至

潁陽欲求見晉文公適文公以積勞之故因染寒疾夢有衣冠之

鬼向文公求食想其心中或亦自有不安故形之于夢耳叱之而退病勢愈加臥不能

起方召太卜郭偃占問吉凶侯孺遂以金帛一車致于郭偃告之

以情使借鬼神之事為曹求解鬼神之事在他口中說便正合宜侯孺有竅須如此恁

般道言郭偃受其賄囑許為講解既見晉侯示之以夢布卦得天

澤之象陰變為陽偃獻繇於文公其詞曰

陰極生陽 蟄虫開張 大赦天下 鐘鼓堂堂

文公問曰何謂也郭偃對曰以卦合之于夢就借他夢來說其言便易入了必有

失祀之鬼神求救于君也文公曰寡人于祀事有舉無廢且鬼神

何罪而求赦耶偃曰以臣之愚度之其曹平曹叔振鐸曹始封文

衛大過心中有不平之意思想晉侯出亡之時自家也曾失禮于他看他親口許復曹衛兀自不肯放手如此懷恨未必便忘情于鄭也不如且留楚國一路做個退步後來患難之時也有個依靠上卿叔詹見鄭伯躊躇似有背晉之意遂進諫曰晉幸辱收鄭矣君勿貳也貳且獲罪不赦鄭伯不聽使人揚言國中有疫托言祈禱遂辭晉先歸陰使人通欵于楚曰晉侯惡許之暱就上國也驅率諸侯將問罪焉寡君畏上國之威不敢從兵敢告本是怕他却頭來使他有名許人聞有諸侯之兵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可謂勦誅之甚吾兵新敗勿與晉爭亦深知晉君臣之能侯其厭兵之後而求成焉遂不救許諸侯之兵圍了潁陽水滴水不漏時曹共公襄伯羈五鹿城中不見晉侯故令欲求能言之人往說晉侯小臣侯獮請攜

聽之耳若以我意論之殊無足取

話說周襄王受朝已畢欲返洛陽眾諸侯送襄王出河陽之境就命先蔑押送衛侯於京師時衛成公有微疾晉文公使隨行醫衍醫人與衛侯同行假以視疾為名實之之酖殺衛侯正不以洩胸中之忿若不用心必死無赦又分付先蔑作急在意了事之日一同醫衍回話襄王行後眾諸侯未散晉文公曰寡人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今許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國王駕再臨諸君趨走不暇頡陽許都今開密通置若不聞怠慢莫甚願偕諸君問罪于許何自然許王眾許侯皆曰敝從君命時晉侯為主齊宋魯蔡陳秦莒邾八國諸侯皆率車徒聽命一齊向頡陽進發只有鄭文公捷原楚王又是男子又是女懼晉來附見晉文公處置曹

爲力不多而成功殊易與楚釋宋正是一樣機局

鄭公子蘭不從伐鄭之役是無意于鄭也而後竟得鄭假使當日爲晉嚮導而鄭人請之而晉人立之天下後世能無疑乎同一得國而得名之美惡判然若此人其知所以自處哉秦晉同兵以爲好也因而背之又加戍焉不招怨乎棄好尋怨秦何所利而爲此豈真恐滅鄭之後晉遂生事于秦乎但晉果欲有事于秦不在取鄭不取鄭也即使疑之何不使鄭請成于晉可以居存鄭之功而仍不失同晉之好乃私盟而戍之何也只就此事看來秦穆胸中頗不甚明白

燭武雖有口辨然其說秦伯之語率皆牽強扭捏未有切中要言可以聳人聽聞者秦穆一時不明否則或別有主見故

其復曹較復衛頗易

甯俞雖是忠臣然學術却不醇正蓋子適元咍本非篡弑者比晉始許衛成以復國却未曾先有一字通信于國中卽逆料其發兵相拒亦或然或不然之事也乃以卿位啖周冶而使殺元咍并弑子適逆詐售欺殊非君子之品甯俞非特學術不醇卽其算計亦殊不周到元咍之立子適晉文之命也衛成者晉文之仇僬倖不死而得許以返國者也今乃纔得返國之命便用詭計而殺其所命立之人假使晉侯餘怒未忘復因此而興兵問罪其將何以自解乎不圖萬全而行此僬倖走險之事焉得爲善謀乎

魯僖公之請晉釋衛是順水行舟之法因其勢而利導之便

可恃踐土之請成豈非懼晉之兵威而恐其來討乎。晉文不責往日之罪而竟許其成豈非鄭之大幸乎。他却因國未受兵不曾喫着虧苦所以看得太易了。伐許之役托詞不與反又通款于楚這正是許無所懲于前則無所戒于後也。定要等兵臨城下國有亡滅之憂方纔肯輸心服意受盟這等人真是賤骨頭不知輕重。

晉文之復曹衛都是出于無可奈何故列國之服亦只是畏其力而非懷其德也。所以功業雖盛終不能以媲美齊桓也歟。

受困甚處怨毒必深。此人情也。晉文五鹿之困可謂最甚之處矣。故其于衛成也必欲殺之而後已至于曹則次之矣。故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四十三回

智審僉假酖救主

老燭武繼城說秦

鄭文事楚素恭而楚成乃納二甥女楚成之罪固不必言鄭
文盡禮而受辱恥莫大焉固應痛心疾首而思報之者也前
以兵力不如猶曰舍垢忍辱出于情之不得已耳城濮之戰
強弱已分幸而與晉同盟可以自固乃于伐許之役復通款
于楚忘仇蒙恥捐好招尤鄭文真無心胸之甚小懲而大戒
最是妙語鄭文失禮于重耳已自招愆楚自城濮之敗力無



之禮乃奉公子瑕適卽位元咺相之司馬瞞孫炎周畿治厘班文
武相助衛國粗定畢竟衛事如何結束且看下回分解

同子虎帶了衛侯來見襄王。備陳衛家君臣兩造獄詞。如此冤情。若不誅衛鄭。天理不容。人心不服。乞命司寇行刑。以彰天罰。襄王曰。叔父之斷獄明矣。雖然。不可以訓。朕聞周官設兩造。以訖平民。惟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臣與君訟。是無上下也。又加勝焉。爲臣而誅君。爲逆已甚。朕恐其無以彰罰。而適以教逆也。君臣父子無自能治之也。既不能治。而文不聽其獄。設法之謂何。况又令子虎之同聽何也。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朕亦何私于衛哉。文公惶恐謝曰。重耳見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誅。當檻送京師。以聽裁決。文公仍帶衛侯回至公館。使軍士看守如初。一面打發元咺歸衛。聽其別立賢君。以代衛鄭之位。元咺至衛。與羣臣計議。詭言衛侯已定。大辟。今奉王命。選立賢君。群臣共舉一人。乃是叔武之弟。名適。字子瑕。爲人仁厚。元咺曰。立此人。正合兄終弟及。

然不是汝為其臣既然忠心為君如何君一八國汝便出奔不朝

不賀是何道理

這便是遁詞不

元咺曰咺奉太叔守國實出君命

君且不能容太叔能容咺乎咺之逃非貪生怕死實欲為太叔伸

不白之冤

元咺往復之言自是理直氣壯非端恃口舌以爭勝者也

晉文公在坐謂子虎曰

觀士榮元咺往復數端種種皆是元咺的理長衛鄭

衛侯名

乃天子

之臣不敢擅決可先將衛臣行刑喝教左右凡相從衛君者盡加

誅戮子虎曰吾聞甯俞衛之賢大夫其調停干兄弟君臣之間大

費苦心無如衛君不聽何耳此獄與甯俞無干不可累之士榮攝

為士師斷獄不明合當首坐鍼莊子不發一言自知理曲可從未

減惟君侯鑒裁文公依其言乃將士榮斬首鍼莊子剛足

被告還

刑到先犯訟師手証來處決

又是一般決律也一笑甯俞姑赦不問衛侯上了檻車文公

已諒之誤。遭猷犬之手，非出君意。元咺曰：君既知太叔無篡位之情，從前猷犬所言都是虛謬，便當加罪。如何又聽他先期而行，比及入國，又用為前驅？明明是假手猷犬，難言不知。要緊斷案全錄 莊子低首，不出一語。士榮又折之曰：太叔雖受枉殺，然太叔臣也，衛侯君也。古來人臣被君枉殺者，不可勝計。況衛侯已誅猷犬，又於太叔加禮厚葬，賞罰分明，尚有何罪？這一案却還略游得過 元咺曰：昔者桀枉殺關龍逢，湯放之；紂枉殺比干，武王伐之。湯、武王並為紂紂之臣，子目擊忠良受枉，遂興義旅，誅其君而弔其民，況太叔同氣，又有守國之功，非龍逢、比干之比。衛不過侯，封上制于天王，下制于方伯。又帶奉承晉侯 又非紂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云無罪？平士榮語塞。原告利害難為訟師一笑 又轉口曰：衛君固

出奔襄牛起首如何囑付太叔守國以後如何先殺元角次殺太叔備細鋪敘出來鍼莊子曰此皆欬大譖譖之言以致衛君誤聽不全盤衛君之事元咺曰欬大初與咺言要擁立太叔咺若從之君豈得復入只爲咺仰體太叔愛兄之心所以拒欬夫之請不意彼反肆離間衛君若無猜忌太叔之意欬大之譖何繇而入咺遣兒子角往從吾君正是自明心迹本是一團美意乃無辜被殺就他殺吾子角之心便是殺太叔之心了士榮折之曰汝挾殺子之怨非爲太叔也元咺曰咺常言殺子私怨守國大事咺雖不肖不敢以私怨而廢大事當日太叔作書致晉求復其兄此書稿出于咺手若咺挾怨豈肯如此只道吾君一時之誤還指望他悔心之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士榮又曰太叔無篡位之情吾君亦

一朝比踐土更加嚴肅有詩爲証

衣冠濟濟集河陽

爭睹雲車降上方

虎拜朝天鳴素節

龍顏垂地沐恩光

鄴宮勝事空前代

邴邴虛名慨下堂

雖則致王非正典

托言巡狩亦何妨

朝禮旣畢晉文公將衛叔武寃情訴于襄王遂請王子虎同決其
獄襄王許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館賓王敘坐使人以王命呼衛
侯衛侯囚服而至衛大夫元咺亦到子虎曰君臣不便對理可以
代之乃停衛侯于廡下甯俞侍衛侯之側寸步不離鍼莊子代衛
侯與元咺對理士榮攝治獄之宮質正其事這個訟師于証甚是多
少否一笑元咺口如懸河封獄與他事不同雖是自將衛侯自
會議定謝儀

齊至期齊昭公潘宋成公王臣魯僖公申蔡莊公甲午秦穆公在
好鄭文公捷陸續俱到秦穆公言前此踐土之會因懼路遠後期
是以不果今番願從諸侯之後來得甚好省了晉文許多籌畫晉文公稱謝時陳
穆公歛新卒子其公朔新立畏晉之威墨衰而至邾莒小國無不
畢集衛侯鄭自知有異意不欲往甯俞諫曰若不往是益罪也晉
討必至矣成公乃行甯俞與鍼莊子士榮三人相從比至溫邑文
公不許相見以兵守之惟許人終于負固不奉晉命總計晉齊宋
魯蔡秦鄭陳邾莒共是十國先于溫地敘會不一日周襄王駕到
晉文公率眾諸侯迎至新宮駐驛上前起居再拜稽首次日五鼓
十路諸侯冠裳佩玉整整齊齊舞蹈揚塵鏘鏘濟濟有如此尊三
手段雖是伯
君亦自正
大可喜
方物有貢各伸地主之儀就位惟恭爭睹天顏之喜這

經見妄加猜度訛言易起或相譏訕反負晉侯一片忠愛之意不

如已之

願覺委蛇可聽自是言說託人聲口

趙衰曰寡君思見天子實出至誠下臣

行日已傳檄各國約會于溫邑取齊若廢而不舉是以王事爲戲

也

分明爲自己事在必行却要在他身上說得要緊

下臣不敢復命子虎曰然則奈何趙

衰曰下臣有策于此但不敢言耳子虎曰子餘有何良策敢不如

命趙衰曰古者天子有時巡之典省方觀民况溫亦畿內故地也

天子若以巡狩爲名駕臨河陽

即溫地

寡君因率諸侯以展覲上不

失王室尊嚴之體下不負寡君忠敬之誠未知可否

只等替他出主意便不露

痕跡真是會說話人

子虎曰子餘之策誠爲兩便虎卽當轉達天子子虎入

朝述其語於襄王襄王大喜約以冬十月之吉駕幸河陽趙衰回

復晉侯晉文公以朝王之舉播告諸侯俱約冬十月朔於溫地取

莫若致王於溫而率諸侯以見之君臣無猜其便一也諸侯不勞

其便二也溫有帶叔之新宮不煩造作其便三也

文公曰王可致乎趙衰曰王喜於親尊而樂於受朝何爲不

可臣試爲君使于周而商入朝之事度天子之計亦必出此此深謀

遠慮曲折周到
又公大悅乃命趙衰如周謁見周襄王稽首再拜

奏言寡君重耳感天王下勞賜命之恩欲率諸侯至京師修朝覲

之禮伏乞聖鑒。褒主嘿然命趙衰就使館安歇。卽召王子虎計議。

言晉侯擁衆入朝其心不測何以辭之不出子子虎對曰臣請面

見晉使而探其意可辭則辭子虎辭了襄王到館驛見了趙衰敘

起入朝之事。子虎曰。晉侯倡率諸姬。尊獎天子。舉累朝廢墜之曠。

典誠王室之大幸也但列國鱗集行李充塞車徒衆盛士民目未

員司司國入志
卷之七
墨

赴約許人不會朝鄭雖受盟尙懷疑貳之心衛方復國擅殺受盟
之弟若不再申約誓嚴行誅討諸侯雖合必離諸卿計將安出先
軫進曰徵會討貳伯主之職臣請厲兵秣馬以待君命先軫雖是
竟只是將林爲
其主于用兵也狐偃曰不然伯主所以行乎諸侯者莫不挾天子
之威今天子下勞而君之觀禮未修我實有缺何以服人爲君計
莫若以朝王爲名號召諸侯視其不至者以天子之命臨之朝王
大禮也討慢王之罪大名也行大禮而舉大名又大業也君其圖
之一到此人口中便自然
有絕大議論真是可愛趙衰曰子犯之言甚善然以臣愚見恐
八朝之舉未必遂也文公曰何爲不遂趙衰曰朝覲之禮不行久
矣以晉之強五合六聚以臨京師所過之地誰不震驚臣懼天子
之疑君而謝君也勢處嫌疑便須先自己
量老成謀事自然如此謝而不受君之威褻矣

夷叔我因爾歸爾爲我死哀哉痛哉只見屍尸內爍有光慚慚而

瞑甯俞曰不殺前驅何以謝太叔之靈不特無以謝太叔亦衛侯何以謝天下後世也

卽命拘之時猷大謀欲逃遁被甯俞遣人擒至猷犬曰臣殺太叔

亦爲君也衛侯大怒曰汝謗毀吾弟擅殺無辜今又歸罪于寡人

命左右將猷犬斬首號令無論公論難容卽自己良心上也過不去了分付以君禮厚

葬叔武國人初時聞叔武被殺議論開然及聞誅猷犬葬叔武羣

心始定話分兩頭再說衛大夫元咺逃奔晉國見了晉文公伏地

大哭訴說衛侯疑忌叔武故遣前驅射殺之事說了又哭哭了又

說說得晉文公發惱起來乃是說動了他自己的惱未必全爲叔武也把幾句好話安

慰了元咺留在館驛因大集羣臣問曰寡人賴諸卿之力一戰勝

楚踐土之會天子下勞諸侯景從伯業之盛竊比齊桓奈秦人不

痛哭了一場雖是爲叔武傷心却亦有元角之痛在內急忙逃奔晉國去了髯翁有詩云

堅心守國爲君兄

弓矢無情害有情

不是衛侯多忌忮

前驅安敢擅加兵

却說成公至城下見長牂來迎叩其來意長牂述叔武分付之語早來早入晚來晚入衛侯嘆曰吾弟果無他意也比及入城只見甯俞帶淚而來言太叔喜主公之至不等沐完捉髮出迎誰知枉被前驅所殺使臣失信于國人臣該萬死只等面罵衛侯可謂爽快衛侯面有慙色答曰寡人已知夷叔之寃矣卿勿復言趨車入朝百官尙未知覺一路迎謁先後不齊甯俞引衛侯視叔武之屍兩目睜開如生衛侯枕其頭于膝上不覺失聲大哭不怕他不哭以手撫之曰夷叔

之使即時放入甯俞曰君卽至矣長將曰前約辛未今尙戊辰何

速也予先入城報信吾當奉迎俞纔轉身時猓犬前驅已至蘇把

前驅便是言衛侯只在後面長將急整車從迎將上去猓犬先入

城去了時叔武方親督與隸掃除宮室就便在庭中沐髮聞甯俞

報言君至且驚且喜倉卒之間正欲問先期之故忽聞前驅車馬

之聲認是衛侯已到心中喜極髮尙未乾等不得挽髻急將一手

握髮疾趨而出只此一句合正撞了猓犬猓犬恐留下叔武恐其

兄弟相逢敘出前因遠遠望見叔武到來遂彎弓搭箭颺的發去

射箇正好叔武被箭中心寓望後便倒奇冤慘死令我今甯俞急

忙上前扶救已無及矣哀哉元咍聞叔武被殺喫了一驚大罵無

道昏君枉殺無辜天理豈能容汝吾當投訴晉侯看你坐位可穩

立刻放入却說甯俞回復衛侯言叔武與心奉迎並無歹意衛侯也自信得過了怎奈猷犬謾毀在前恐臨時不合反獲欺謗之罪又說衛侯曰太叔與甯大夫定約焉知不預作準備以加害于君君不如先期而往出其不意可心入也說得偏像忠言衛侯從其言卽時發駕猷犬請爲前驅除宮備難衛侯許之甯俞奏曰臣已與國人訂期矣君若先期而往國人必疑猷犬大喝曰俞不欲吾君速入是何王意甯俞乃不敢復諫只得奏言君駕若卽發臣請先行一程以曉諭臣民而安上下之心衛侯曰卿爲國人言之寡人不過欲早見臣民一面並無他故甯俞去後猷犬曰俞之先行事可疑也君行不宜遲矣如果叔武甯俞真有異心豈必定在此刻奸人原有破綻其如衛成之糊塗何衛侯催促御人并力而馳再說甯俞先到國門長牂詢知是衛侯

降坐而迎敘禮甚恭甯俞佯問曰太叔攝位而不御正何以示觀
瞻耶叔武曰此正位吾兄所御吾雖側其傍尙慄慄不自安敢居
正乎甯俞曰俞今日方見太叔之心矣叔武曰吾思兄念切朝暮
懸懸望大夫早勸君兄還朝以慰我心也豈知他還朝你俞遂與
訂期約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宿俞出朝探聽人言但聞得百官
之衆紛紛議論言故君若復入未免分別居行二項行者有功居
者有罪如何是好甯俞曰我奉故君來此傳諭爾衆不論行居有
功無罪如或不信當歃血立誓衆皆曰若能共盟更有何疑俞遂
對天設誓曰行者衛主居者守國若內若外各宜有力君臣和協
共保社稷倘有相欺明神是殛衆皆欣然而散曰甯子不欺吾也
叔武又遣大夫長祥音咸專守國門分付如有南來人到不拘早晚

議衛之事近臣奏衛國有書到文公曰此必叔武為兄求寬也
啓而觀之書云

君侯不泯衛之社稷許復故君舉國臣民咸引領以望高義惟
君侯早圖之

陳穆公亦有使命至晉代衛侯致悔罪自新之意文公乃各發回

書聽其復歸故國論卻步揚不必領兵邀阻叔武得晉侯寬釋之

信急發車騎如陳誰知其死往迎衛侯陳穆公亦遣人勸駕公子

猷大謂成公曰太叔為君已久國人歸附鄰國同盟此番來迎不

可輕信奸人謠言真是可恨而其衛侯曰寡人亦慮之乃遣甯俞

先到楚邱探其實信甯俞只得奉命而行至衛正值叔武在朝中

議政甯俞入朝望見叔武設座于殿堂之東西向而坐一見甯俞

舟之僑正在家中守著妻子聞晉侯將到趕至半路相迎文公命
囚之後車行賞已畢使司馬趙衰議罪當誅舟之僑自陳妻病求
寬文公曰事君者不顧其身況妻子乎君與身自然不如妻子之大晉文猶未之知手一失
喝令斬首示衆文公此番出軍第一次斬了顛顛第二次斬了祁
瞞今日第三次又斬了舟之僑這三箇都是有名的宿將違令必
誅全不輕宥所以三軍畏服諸將用命正所謂賞罰不明百事不
成賞罰若明四方可行凡人處事無不皆然匪特軍國之際也若服者服此文公所以能
伯諸侯也文公與先軫等商議欲增車額以強其國又不敢土同
天子之六軍乃假名添作三行以荀林父爲中行大夫先蔑屠擊
爲左右行大夫前後三軍三行分明是六軍但避其名而已以此
兵多將廣天下莫北其強也得臣縱在一日文公坐朝正與狐偃等

旅漢聲嘖嘖都誇吾主英雄喜色欣欣盡道晉家興旺連自家百
團勢正是

捍艱復續文侯緒

攘楚重修桓伯勳

十九年前流落客

一朝聲價上青雲

晉文公臨朝受賀論功行賞以狐偃爲首功先軫次之諸將請曰
城濮之役設奇破楚皆先軫之功今反以狐偃爲首何也真是難
要文公曰城濮之役軫曰必戰楚毋失敵偃曰必避楚毋失信夫
勝敵者一時之功也全信者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功而加
萬世之利乎是以先之原來如此諸將無不悅服狐偃又奏先臣
荀息死於奚齊卓子之難忠節可嘉宜錄其後以勵臣節文公准
奏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爲大夫荀息只是見地不明其心却未

名列載書不暇致詳卽時回報衛侯衛侯大怒曰叔武果自立矣

卽使自立亦是依先有命令如何怪他

大罵元咺齊君之賊自己貪圖富貴扶立新

君却又使兒子來窺吾動靜吾豈容汝父子乎元角方欲置辨衛

侯拔劍一揮頭已墜地免哉元角從人慌忙逃回報知其父咺咺

曰子之生死命也君雖負咺咺豈可負太叔乎司馬瞞謂元咺曰

君旣疑子子亦當避嫌何不辭位而去以明子之心耶咺嘆曰咺

若辭位誰與太叔共守此國者夫殺子私怨也守國大事也以私

怨而廢大事非人臣所以報國之義也乃言于叔武使奉書登侯

求其復成公之位此乃是元咺的好處這事暫且閣過一邊再說

晉文公受了冊命而回忠實弓矢擺列前後另是一番氣象同億

可謂入國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攜幼爭覩威儀簞食壺漿其迎師

之

屬主僕之間雖其禮分甚嚴而于枉殺之事亦必加罪而無貸焉誠萬世之楷模而不易之律典也。

合諸侯以圖伯而圖伯必主于尊王此其事不自晉文始也齊桓已行之于先矣然則晉文之合諸侯以請覲豈其有異志哉而襄王疑之于虎疑之即趙衰先已自料其疑之何也蓋勢強而功高人主之所畏也晉文與諸臣之賢人之所諒也而以勢強功高之故遂不免招疑而取忌若此古今開國勲臣其不克令終者多由于此然則功高震主之臣其亦知所以自處哉。

話說周襄王二十二年下勞晉文公於踐土事畢歸周諸侯亦各辭回本國衛成公疑獄犬之言遣人密地打探見元咺奉叔武入盟

尊王之故也。晉文以尊王倡霸之故，遂使同列之侯國負冤者，得以有所訴，而少伸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旨哉斯言也。襄王不許殺衛成，詞嚴義正，固是天子之言。然其說主于君臣無獄，則殊未盡善。蓋元咺之所訟者，叔武之冤，非爲已也。叔武實負奇冤，而慘死衛成于本國，雖尊然以天子視之，則猶臣也。臣實無禮，擅刑以殺無辜之弟，而王不加罪，則人將不尊天子而逞忿以求報其冤，又何誅之有？君主于君臣不應爲訟，則不當設獄以聽之。旣聽之矣，知其曲直而無所處置，其如政教何？故襄王者，或別有私意于其胸中，非果有秉禮守義之把柄也。不然，以翟伐鄭，卽外棄親叔，隗竟后貪色溺寵，不識富辰拒諫，召亂，豈英明之主而若是乎？我朝于官

晉文以五鹿之困恨衛殊深許衛成之復國只是撇不過大義二字面皮實未能慷慨于中也故于元咺之訟便不許與盟執之京師欲加死罪只欲自快其報怨之心耳于何知之于其許復之難知之若竟說晉文認真替叔武申冤只怕未必

衛成爲人糊塗躁暴四字都有不聽晉命之忠言却深信獻大是糊塗也不察詳細便殺元角是躁暴也只此四字取禍有餘矣至于殺叔武之是非自具本傳對獄語中吾不更論春秋之世弑君篡國者紛紛况以國君而枉殺其臣與弟子叔武元咺衛成之臣與弟也而赴訴晉文者以其倡霸也晉文亦諸侯也而竟執同列之諸侯加之罪而人不以爲非者

盟事既畢晉侯欲以叔武見襄王立為衛君以代成公叔武涕泣
辭曰昔甯母之會鄭子華以子奸父齊桓公拒之今君方繼桓公
之業乃令武以弟奸兄乎叔武求復兄位自是以此北却北得不倫君侯若嘉惠于武
賜之矜憐乞復臣兄鄭之位臣兄鄭事君侯不敢不盡元咺亦叩
頭哀請晉侯方繼首肯不知衛侯何時復國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晉文賞勝楚之功而首狐偃則其胸中所見者大見之確而
守之固故能行之斷而言之侃侃若此又不在以力假仁數
內

復命王子虎冊晉侯爲盟主合諸侯修盟會之政晉侯於王宮之側
設下盟壇諸侯先至會王宮行覲禮然後各趨會所王子虎監臨
其事晉侯先登執牛耳諸侯以次而登元咺已引叔武謁過晉侯
了是日叔武攝衛君之位附于載書之末子虎讀誓詞曰凡茲同
盟皆獎王室毋相害也有背盟者明神殛之殃及子孫隕命絕祀
諸侯齊聲曰王命修睦敢不敬承比孟地之會何如可見宋襄楚成未奉王命便都筭不得霸也
各各歃血爲信潛淵讀史詩云

晉國君臣建大猷

取威定伯服諸侯

場旌城濮觀俘馘

連袂王宮覲冕旒

更羨今朝盟踐土

謾誇當日會葵邱

桓公末路留遺恨

重耳能將此志酬

罪乃私往陳國密報衛侯就不該放他去自反說元咺已立叔武

為君謀會晉以定其位衛成公惑其言以問孫炎孫炎對曰臣不

知也元角見在君所其父有謀角必與聞君何不問之這箇可笑

有謀見子衛侯復問于元角角言並無是事甯俞亦言曰咺若不

忠于君肯遣子出侍乎君勿疑也公子猷大私見衛侯曰咺之設

謀拒君非一日矣其遣子非忠于君也將以窺君之動靜而為之

備也雖是謠言若使乞憐于晉以求復吾君必辭會而不敢與如

公然與會則為君信矣又說得像然衛成何君其察之衛侯果陰

使人往踐土伺察叔武元咺之事胡曾先生有詩云

弟友臣忠無間然

何堪猷犬肆謔言

從來富貴生猜忌

忠孝常含萬古冤

將來事未可定使武事晉而我托于楚兩途觀望不亦可乎此即

端而家船之法皆自以衛侯遂適楚楚邊人追而訾之乃改

適陳始服甯俞之先見矣孫炎見叔武致衛侯之命武曰吾之守

國攝也敢受讓乎即同元咺赴會使孫炎回復衛侯言見晉之時

必當為兄乞憐求復也元咺曰君性多猜忌吾不遣親子弟相從

何以取信乃使其子元角伴孫炎以往名雖問候實則留質之意

君在流離之中不求而自遣子往侍公子猷大私謂元咺曰君之

不復亦可知矣子何不以讓國之事明告國人擁立夷叔武而

相之晉人必喜子挾晉之重以臨衛是子與武共衛也雖是替元

然亦自想元咺曰叔武不敢無兄吾敢無君乎此行且請復吾君

矣對他說猷大語塞而退恐衛侯一旦復國元咺洩其言未免得

雖與晉合從未與中國會盟遲疑不至衛成公鄭出在襄牛曹共公襄見拘五鹿晉侯會許以復國尙未明赦亦不與會單說衛成公聞晉將合諸侯謂甯俞曰徵會不及于衛晉怒尙未息也寡人不可留矣甯俞對曰君徒出奔誰納君者不如讓位于叔武使元咺奉之以乞盟于踐土君若爲逸避而出天如祚衛武獲與盟武之有國猶君有之况武素孝友豈忍代立必當爲復君之計矣衛侯心雖不願到此地位無可奈何使孫炎以君命致國于叔武如甯俞之言孫炎領命往楚丘去了衛侯又問于甯俞曰寡人今欲出奔何國而可俞躊躇未答正是難事衛侯又曰適楚何如俞對曰楚雖婚姻實晉仇也且前已告絕不可復往不如適陳陳將事晉又可藉爲通晉之地也衛侯曰不然告絕非寡人意楚必諒之晉楚

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
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
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于王戚森聳以相參龍旂豹韜抑
揚而相錯肅肅沉沉鬱崇壑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
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之稽顙負斧戾而南面知萬國之
歸心

主宮左右又別建館舍數處晝夜井工月餘而畢傳檄諸侯俱要
五月朔日踐土取齊是時宋成公王臣齊昭公潘俱係舊好鄭文
公提是新附之國率先來赴他如魯僖公申與楚通好陳穆公欵
蔡莊公用午與楚連兵都是楚黨至是懼罪亦來赴會可見勢迫
苗小國自不必說惟許僖公業事楚最久不願從晉秦穆公任好

鄭伯既退文公私謂諸臣曰吾今日不喜得鄭喜楚之失子玉也
子玉死餘人不足慮諸卿可高枕而臥矣髯翁有詩云

得臣雖是莽男兒

勝負將來未可知

盡說楚兵今再敗

可憐連谷有輿尸

却說狐毛狐偃築王宮于踐土照依明堂之制怎見得有明堂賦
爲証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岷峩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
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
中霤啟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箇右箇季孟之
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
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南而北上諸伯西

文公遂與王子虎訂期約以五月之吉于踐土侯周王駕臨子虎

辭去大軍望衡雍而進途中又見車馬一隊有一使臣來迎乃是

鄭大夫子人九子人氏奉鄭伯之命恐晉兵來討其罪持遣行成

妻舅女壻素所敬服者也只因兵敗遂附他人可見勢力要緊一笑晉文公怒曰鄭聞楚敗而懼非

出本心寡人俟觀王之後當親率師徒至于城下趙衰進曰自我

出師以來逐衛君執曹伯敗楚師兵威已大震矣又求多于鄭奈

勞師何兵能恤兵者方能用君必許之若鄭堅心來歸赦之可也如

其復貳姑休息數月討之未晚文公乃許鄭成大軍至衡雍下寨

一面使狐毛狐偃帥本部兵往踐土築造王宮一面使欒枝入鄭

城與鄭伯爲盟鄭伯親至衡雍致餽謝罪文公復與欒血訂好詳

間因誇美子王之英勇鄭伯曰已自殺於連谷矣文公嘆息久之

楚誰不震恐若使搜捕必然逃匿不若出令以厚賞募之文公曰

善繼懸賞軍門百姓爭艤船應募民船裝兵最是人情所畏然因重賞便爭來應募真是可嘆

頃刻舟集如蟻大軍遂渡了黃河文公謂趙衰曰曹衛之恥已雪

矣恥雖已雪事却未完惟鄭仇未報奈何趙衰對曰君旋師過鄭

不患鄭之不來也文公從之行不數日遙見一隊車馬候擁著一

位貴人從東而來前隊欒枝迎住問來者何人荅曰吾乃周天子

之卿士王子虎也聞晉侯伐楚得勝以安中國故天子親駕鑾輿

來犒三軍先令虎來報知欒枝卽引子虎來見文公文公問于羣

下曰今天子下勞寡人道路之間如何行禮趙衰曰此去衡雍不

遠鄭地在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地曰踐土今懷慶府孟縣其地寬平連夜建造王宮

于此然後主公引列國諸侯迎駕以行朝禮庶不失君臣之義也

軫內祁瞞至文公之前奏其違命辱師之罪文公曰若非上下二

軍先勝楚兵尙可制乎命司馬趙衰定其罪斬祁瞞以徇于軍號

令曰今後有違元帥之令者視此斬頭顱是尊君命斬祁瞞軍中益

加悚懼大軍留有莘三日然後下令班師行至南河哨馬稟復河

下船隻尙未齊備文公使召舟之僑僑亦不在原來舟之僑是號

國降將事晉已久渴望重用立功却差他南河拘集船隻心中不

平恰好接得家報其妻在家病重這個妻子是催命鬼僑料晉楚相持必然

日久未必便能班師因此暫且回國看視不想夏四月戊辰師至

城濮已已交戰便大敗楚師休兵三日至癸酉大軍遂還前後不

過六日其實快甚出人意料之外晉侯便至河下遂誤了濟河之

事文公大怒欲令軍士四下搜捕民船先軫曰南河百姓聞吾敗

汝祖勿畜之汝祖不聽吾觀爲呂臣不諫勃與宜申皆非善終之
相楚國爲政非汝則越椒越椒傲狠好殺只有了此四字就不是虎狀豺聲也就難保無
事若爲政必有非理之望鬬氏之祖宗其不祀乎吾死後椒若爲
政汝必逃之無與其禍也般再拜受命子文遂卒未幾爲呂臣亦
死成王追念子文之功使鬬般嗣爲令尹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
正不在話下却說晉文公既敗楚師移屯于楚大寨寨中所遺糧
草甚廣各軍資之以食戲曰此楚人館穀我也這等館穀未免太難爲主人些一笑
齊秦等諸將皆北面稱賀文公謝不受面有憂色諸將曰君勝敵
而憂何也文公曰子玉非甘出人下者勝不可恃能勿懼乎勝而能懼
卽得臣在國歸父小子愁等辭歸文公以軍獲之半遺之二國秦
亦不妨矣凱而還宋公孫固亦歸本國宋公自遣使拜謝齊秦不在話下先

是他畢死了他正當其罪潛淵居士有詩弔之云

楚國昂藏一丈夫

氣吞全晉挾雄圖

一朝失足身軀喪

始信堅強是死徒

成大心殲歟父尸鬪宜申鬪勃鬪越椒等隨潘尫到申城謁楚王
伏地拜謝不殺之恩楚王知得臣自殺懊悔不已還駕郢都升為
呂臣為令尹貶鬪宜申為商邑今襄陽上津縣尹謂之商公鬪勃出守襄
城今襄陽府楚王轉憐得臣之死拜其子成大心成嘉俱為大夫令尹
子文致政居家聞得臣兵敗嘆曰不出為費所科吾之識見反不
如童子寧不自羞直是可羞只是還羞遲了不知嘔血數升伏床
不起召其子鬪般囑曰吾死在且久惟有一言囑汝汝叔越椒自
初生之日已有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此滅族之相也吾此時曾勸

薦賈曰父親不記范巫裔似之言乎范邑名巫者名裔似呂臣曰汝試言之

為賈曰裔似善相人主上為公子時裔似曾言主上與子王子西

三人日後皆不得其死主上切記其言即位之日即賜子玉于西

免死牌各一面欲使裔似之言不驗也主上怒申偶忘之耳父親

若言及此主上必留二臣無疑矣因臣即時往見楚王奏曰子玉

罪雖當死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可以赦之楚王憚然曰豈非

范巫裔似之故耶微子言寡人幾忘之矣乃使大夫潘尫同成大

心乘急傳驛遞之車宣楚王命敗將一槩免死比及到連谷時得臣先

死半日矣左師將軍鬬宜申懸梁自縊因身軀重大懸弔斷絕恰

好免死命至留下性命鬬勃原要收殮子玉子西之屍方纔自盡

故此亦不曾死單死了箇成得臣豈非命乎中軍主帥是他違命驕恣是他月認軍狀

囚于連谷使其子大心部領殘軍去見楚王自請受誅時楚成王
尚在申城見成大心至大怒曰汝父有言在前不勝甘當軍令今
又何言大心叩頭曰臣父自知其罪便欲自殺臣實止之欲使就
君之戮以申國法也楚王曰楚國之法兵敗者死諸將速宜自裁
毋污吾斧鑕大心見楚王無憐赦之意號泣而出回復得臣得臣
嘆曰縱楚王赦我我亦何面目見申息之父老乎乃北向再拜拔
佩劍自刎而死却說蔦賈在家問其父蔦呂臣曰聞令尹兵敗信
乎呂臣曰信蔦賈曰王何以處之蔦呂臣曰子玉與諸將請死王
聽之矣蔦賈曰子玉剛愎而驕不可獨任然其人強毅不屈使得
智謀之士以爲之輔可使立功今雖兵敗他日能報晉仇者必子
玉也

却也未必
拏得穩

父親何不諫而留之呂臣曰王怒甚恐言之無益

至大叫將軍罷戰先元帥奉主公之命放楚將生還本國以報出

亡時款待之德具見晉文公報魏犢方纔住手教軍士分開兩下

大喝饒你去得臣等奔走不迭回至連谷點簡殘軍中軍雖有損

折尚十存六七其申息之師分屬左右二軍者所存十無一二哀

哉還筭晉人厚道不曾秦古人有弔戰場詩云

勝敗兵家不可常 英雄幾箇老沙場

禽奔獸駭投坑穽 肉顫筋飛飽劍鏖

鬼火熒熒魂宿草 悲風颯颯骨侵霜

勸君莫羨封侯事 一將功成萬命亡

得臣大慟曰本圖為楚國揚萬里之威不意中晉人詭謀貪功敗

績罪復何辭說得是矣還有違命而恣不乃與鬬宜申鬬勃俱自

兩敵交鋒尙如此

平居負義是何人

陳蔡鄆許四國損兵折將各自逃生回本國去了單說成得臣同成大心鬬越椒出了重圍急投大寨前哨報寨中已豎起齊秦兩家旗號了原來回歸父子勲二將殺散楚兵據了大寨輜重糧草盡歸其手得臣不敢經過只得倒轉從有莘山後沿睢水一路而行鬬宜申鬬勃各引殘兵來會行至桑地面忽然連珠砲響一軍當路旗上寫大將魏字魏犇先在楚國獨制獬獸楚人無不服其神勇今日路常險處遇此勍敵那殘兵又都是箇傷弓之鳥誰人不喪胆消魂早已望風而潰了華容道曹正是一般光景鬬越椒大怒叫小將軍保護元帥奮起精神獨力拒戰鬬宜申鬬勃也只得勉強相幫魏犇力戰三將水泄不漏正在相持只見北來一人飛馬而

將軍成大心一枝畫戟神出鬼沒率領宗兵六百人無不一以當百保護其父得臣拚命殺出重圍不見了鬪越椒復番身殺入那鬪越椒乃是子文之從弟生得狀如熊虎聲若豺狼有萬夫不當之勇精於射藝矢無虛發在晉軍中左冲右突正尋覓成家父子恰好成大心過見說元帥有了將軍可快行兩箇遂合做一處各奮神威復救出許多楚軍潰圍而出楚軍有如此勇將晉文公在有莘山上觀見晉兵得勝忙使人教先軫傳諭各軍但逐楚兵出于宋衛之境足矣不必多事擒殺以傷兩國之情負了楚王施惠之意先軫遂約住諸軍不行追趕祁瞞違令出戰囚於後車伺候發落胡曾先生有詩云

避兵三舍未酬恩

又誠窮追免楚軍

是一個樣子。吾願天下聽言人于此等人面前不特壞話不
可說。卽好話亦不可說。何也。恐其因我好話。他反在別人面
前獻動。致把好意成惡意也。

話說楚將鬬越椒與小將軍成大心不去追趕祁瞞。竟撞入中軍。

越椒見大將旗迎風蕩颺。一箭射將下來。晉軍不見了帥旗。卽時

大亂。

中軍之將不宜輕動。正爲帥旗要緊耳。

却得荀林父先蔑兩路接應兵到荀林

父接住鬬越椒。廝殺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廝殺成大心。摩軍大進。

攘臂大呼曰。今日若容晉軍一箇生還。誓不回軍。

且慢正在施說。

先軫卻湊兵到兩下混戰多時。欒枝胥臣狐毛狐偃一齊都到。如

銅牆鐵壁。圍裏將來。得臣方知左右二軍已潰。無心戀戰。急急傳

令鳴金收軍。怎當得晉兵衆盛。把楚家兵將分做十來處圍住。小

令人神悚

晉文爲求諸侯而出兵爲圖伯而戰楚雖以尊王爲名其實乃自爲也却得周天子親來勞軍就便命以方伯是何等榮耀可見肯出力做好事人未嘗不得便宜也

許復曹衛而令其絕楚晉文之謀也旣勝楚矣却不念及卽使怒心未已何不竟以事楚爲一國罪而獻之天子乎以仁義爲名而因以快私怨亦是一策而又不出此晉文之意或欲遂滅二國也若使齊桓管仲必不如此此孔子所以嘉許桓仲也

凡人在我跟前說別人的壞話必然在別人跟前肯說我的壞話此是定情亦是定理如魯之公子翬衛之歃犬前後便

曲吾國法後將何以爲國耶楚成之 于賜死雖一時盛怒
然而細論道理却亦自赦他不得

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此相法書中之語也特以相人
無不中者今觀子玉豈非才偏性執耶即無范巫裔似之言
亦可料其非善終之相也

子文雖看錯一成得臣其料鬬越椒却絲毫不爽可見有學
問見識人畢竟其言多中至于委政子玉乃智者于慮之一
失耳凡人做事大意放心最是壞事舟之僑之回家只爲大
意放心耳其料晉楚相持必然日久亦未嘗不是卽我在前
卷看來亦不料其怱速也却偏偏六日工夫大軍便班師了
只是略略大意放心便落了一個殺頭的罪名在身上閱之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王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成得臣父子及鬬越椒可謂有勇之將又所領都是強兵而終不免於敗只是無謀耳故兵法云將在謀而不在勇也楚國之法兵敗者死甚是可笑天下豈有常勝之兵耶若子玉違命擅專卽幸而獲勝亦不爲無罪况敗績乎楚成殺之不可謂錯至蔣賈之言則權宜之論亦未可爲訓也子玉強毅不屈固可望其後功然剛愎而驕卽使輔以智謀之士其肯降心以聽乎能保後之必有功乎不能必其後功而先已

話說楚元帥成得臣雖則恃勇求戰想著楚王兩番教誡之語却也十分持重傳聞左右二軍俱已進戰得利追逐晉兵遂令中軍擊鼓使其子小將軍成大心出陣祁瞞先時也守著先軫之戒堅守陣門全不招架楚中軍又發第三通鼓成大心手提畫戟在陣前耀武揚威祁瞞忍耐不住使人察之回報是十五歲的孩子祁瞞曰童子有何本事行軍只是守我的軍令手到拿來也等我中軍一功喝教搥鼓戰鼓一鳴陣門開處祁瞞舞刀而出小將軍便迎住交鋒相鬪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鬪越椒在門旗之下見小將軍未能取勝卽忙駕車而出拈弓搭箭覷得較親一箭正射中祁瞞的盔纓祁瞞喫了一驚欲待退回本陣恐沖動了大軍只得繞陣而走鬪越椒大叫此敗將不須追之可殺八中軍擒拿先軫

一枝從牛腰裏橫冲過來將楚軍截做二段狐毛狐偃奮身復戰
兩下夾攻鄭許之兵先自驚潰宜申支架不住拚死命殺出遇著
齊將崔天又殺一陣盡棄其車馬器械雜於步卒之中爬山而逝
原來晉下軍偽作奔北煙塵蔽天却是樂枝秋下有莘山之木曳
於車後車馳不走自然刮地塵飛哄得左軍貪功索戰狐毛又詐
設大旆教人曳之而走裝作奔潰之形狐偃佯敗誘其逐先軫
早已算定分付祁瞞虛建大將旗守定中軍任他敵軍搦戰切不
可出應自引兵從陣後抄出橫冲過來恰與二狐夾攻遂獲全勝
說明用計次第這都是先軫預定下的計策有詩爲證
令人耳目不待

臨機何用陣堂堂

先軫奇謀不可當

只用虎皮蒙馬計

楚軍左右盡奔亡

二將方欲追趕只見對陣門旗開處一聲砲响胥臣領著一陣大車冲將出來駕車之馬都用虎皮蒙背敵馬見之認爲真虎驚惶跳躑執轡者拿把不住牽車回走反冲動鬪勃後隊胥臣和白乙丙乘亂掩殺胥臣奔勞公子印于車下白乙丙箭射鬪勃中頰鬪勃帶箭而逃楚右師大敗死者枕藉不計其數欒枝遣軍卒假扮作陳蔡軍人執著彼處旗號往報楚軍說右師已得勝速速進兵其成大功時軍中忙著哩得臣憑軾望之但見晉軍北奔煙塵蔽天喜曰晉下軍果敗矣急催左師并力前進聞宣申見對陣大施高懸料是主將抖擻精神冲殺過來這裏狐偃迎住略戰數合只見陣後大亂狐偃回轅便走大施亦往後退行宣申只道晉軍已潰稍引鄭許二將儘力追逐忽然鼓聲大震先軫卻濠引精兵

抄出楚軍背後埋伏只等楚軍敗北便殺入據其大寨時魏犢留疾已愈自請爲先鋒先軫曰留老將軍有用處從有莘南去地名空桑與楚連谷地面接壤老將軍可引一枝兵伏于彼處截楚敗兵歸路擒拿楚將魏犢欣然去了趙衰孫伯糾羊舌肸茅萇等一班文武保護晉文公於有莘山上觀戰再教舟之僑於南河整頓船隻同候裝載楚軍輜重臨期無悞這方是楚軍次日黎明晉軍列陣于有莘之北楚軍列陣于南彼此三軍各自成列得臣傳令教左右三軍先進中軍繼之且說晉下軍大夫欒枝打探楚右師用陳蔡爲前隊喜曰元帥密謂我曰陳蔡怯戰而易動先挫陳蔡則右師不攻而自潰矣乃使白乙丙出戰陳轅選蔡公子印欲在鬪勃前建功爭先出車未及交鋒晉兵忽然退後未交鋒而退便明是誘敵之計了

使欒枝答其書云

寡人未忘楚君之惠是以敬退三舍不敢與大夫對壘大夫必欲觀兵敢不惟命詰朝相見

楚使者去後又公使先軫再閱兵軍共七百乘精兵五萬餘人齊

秦之衆不在其內文公登有莘之墟今開封府陳留縣有莘氏故地以望其師

見其少長有序進退有節嘆曰此郤縠之遺教也以此應敵可矣

使人伐其山木以備戰具先軫分撥兵將使狐毛狐偃引上軍同

秦國副將白乙丙攻楚左師與鬬官申交戰使欒枝胥臣引下軍

同齊國副將崔夭攻楚右師與鬬勃交戰各授其策行事自與郤

溱祁瞞中軍結陣與成得臣相持却教荀林父士會各率五千人

爲左右翼準備接應再教國歸父小子憖各引本國之兵從間道

進以夾擊之

使不勝我國外河內山足以自固楚其奈我何文公意猶未決是夜就寢忽得一夢夢見如先年出亡之時身在楚國與楚王手搏為戲氣力不加仰面倒地楚王伏于身上擊破其腦以口噎之既覺大懼時狐偃同宿帳中文公呼而告之如此恁般夢中鬪楚不勝被食吾腦恐非吉兆狐偃稱賀曰此大吉之兆也君必勝矣文公曰吉在何處偃對曰君仰面倒地得天相照楚王伏于身上乃伏地請罪也腦所以柔物君以腦予楚柔服之矣非勝而何狐偃勝楚之策故曲解文公意乃釋然天色乍明軍吏報楚國使人來下戰書文公啟而觀之書云

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富曰焉

狐偃曰戰危事也而曰戲彼不敬其事矣能無敗乎

處處以理勝

文公

大將崔天副之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憖音運為大將白乙丙副之

各率大兵協同晉師戰楚俱于城濮下寨宋圍已解宋成公亦遣

司馬公孫固如晉軍拜謝就留軍中助戰却說楚軍見晉軍移營

退避各有喜色鬬勃曰晉侯以君避臣於我亦有榮名矣不如借

此旋師雖無功亦免于罪可見子玉此時尚可挽回得臣怒曰吾已請添兵將

若不一戰何以復命晉軍既退其氣已快看錯宜疾追之傳令速

進楚軍行九十里恰與晉軍相遇得臣相度地勢憑山阻澤據險

為營晉諸將言于先軫曰楚若據險攻之難拔宜出兵爭之先軫

曰夫據險以固守也子玉遠來志在戰而不在守雖據險安所用

之據險兵家之要着也先軫只為看得一子玉來意時文公亦以

戰楚為疑狐偃奏曰今日對壘勢在必戰戰而勝可以伯諸侯即

以至于今其師老矣必戰楚毋失敵說得是兵法也狐偃曰主公昔日在

楚君面前曾有一言他日治兵中原請避君三舍今遂與楚戰是

無信也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乃失信于楚君乎必避楚說得又厚

也諸將皆艱然曰以君避臣辱甚矣不可不可狐偃曰子玉雖則

狠然楚君之惠不可忘也吾避楚非避子玉有諸將又曰倘楚兵

追至奈何狐偃曰若我退楚亦退必不能復圍宋矣如我退而楚

進則以臣逼君其曲在彼避而不得人有怒心彼驕我怒不勝何

為又有理又文公曰子犯之言是也傳令三軍俱退晉軍退三十

里軍吏來稟曰已退一舍之地矣文公曰未也又退三十里文公

仍不許駐車直退到九十里之程地名城濮地在開州之南恰是三舍之

遠方教安營息馬有理時齊孝公命上卿國懿仲之子國歸父為

又非精卒乃是楚王疑其兵敗不肯多發兵之意成得臣之子成大心聚集宗人之兵約六百人自請助戰楚王許之鬬宜申同越椒領兵至宋得臣看見兵少心中愈怒大言曰便不添兵難道我勝不得正是卽日約會四路諸侯之兵拔寨都起這一去正中先軫的機謀了韓翁有詩云

久困睢陽功未收

勃然一怒戰羣侯

得臣縱有沖天志

怎脫今朝先軫謀

得臣以西廣戎車兼成氏本宗之兵自將中軍使鬬宜申字子西率甲邑之師同鄭許二路兵將爲左軍使鬬勃字子率息邑之兵同陳蔡二路兵將爲右軍兩驟風馳直逼盪侯大寨做三處屯聚晉文公集諸將問計先軫曰本謀致楚欲以挫之且楚自伐齊圍宋

晉絕楚的話頭氣得心頭一片無明火直透上三千丈不止如此

真是令人難耐

大叫道這兩封書又是老賊逼他寫的老賊老賊今日不

是你就是我定要并箇死活分付大小二軍撤了宋圍且去尋晉

重耳做對

正要你如此

待我敗了晉軍

談何容易

怕殘宋走往那里去鬪越

叔曰吾王曾叮嚀不可輕戰要戰之時還須稟命而行况齊秦二

國會爲宋求情恨元帥不從必然遣兵助晉我國雖有陳蔡鄭許

相幫恐非齊秦之敵必須八朝請添兵益將方可赴敵得臣曰就

煩大夫一行以速爲貴越叔奉元帥將令逕到申邑來見楚王奏

知請兵交戰之意楚王怒曰寡人戒勿與戰子玉强要出師能保

必勝乎越叔對曰得臣有言在前如若不勝甘當軍令楚王終不

快意

楚王持重想亦看透了子玉非晉敵耳

乃使鬬宜申將西廣之兵而往楚兵二廣

孤懼社稷之隕死亡不免不得已即安於晉不得復事上國上國若能驅晉以爲孤宸宇孤敢有二心耶

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見衛成公亦以復國許之成公大喜甯俞諫

曰此晉國反間之計不可信之

然此時爲衛成計却亦無有善策

成公不聽亦致

書得臣大約如曹伯之語時得臣方聞宛春被拘之報咆哮呼跳大罵晉重耳你是跑不傷餓不死的老賊當初在我國中是我刀砧上一塊肉今總得反國爲君輒如此欺負人自古兩國相爭不罪來使如何將我使臣拿住吾當親往與他講理

正是要你親往耳

正在

發怒帳外小卒報道曹衛二國各有書札上達元帥得臣想道衛

侯曹伯流離之際有甚書來通我必是打探得晉國什麼破綻私

來報我此乃天助我成功也

想得太高興了

啟書看時如此恁般却是從

解而自解也。倘子玉自與宋通和，則我遂失宋矣。文公曰：子載之計甚善，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今拘執其使，恐于報施之理有礙。晉文之言欒枝對曰：楚君噬小國，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恥。君自是厚道，自是厚道欒枝對曰：楚君噬小國，凌辱大邦，此皆中原之大恥。君不圖伯則已，如欲圖伯，恥在于君。乃懷區區之小惠乎？只向大處看去却亦文公曰：微卿言，寡人不知也。遂命欒枝押送宛春于五鹿交付守將，卻步揚小心看管。其原來車騎從人盡行驅回，教他傳語令尹曰：宛春無禮已行，囚禁待拿。得令尹一同誅戮。如此語安得不怒從人抱頭鼠竄而去。文公打發宛春事畢，使人告曹共公曰：寡人豈爲出亡小忿求過於君，所以不釋然於君者，以君之附楚故也。君若遣一介告絕於楚，以明君之與晉，卽當送君還曹耳。曹共公急于求釋，信以爲然，遂爲書遺得臣云。

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

曹得臣亦願解圍去宋彼此終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言猶未畢

只見狐偃在傍怒氣勃勃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箇未亡

之宋却要我這里復兩箇已亡之國你直恁便宜先軫急躡狐偃

之足謂宛春曰曹衛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臨機應變真且是大將之材

請暫住後營容我君臣計議施行欒枝引宛春歸于後營狐偃問

于先軫曰子載軫字真欲聽宛春之請乎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

可不聽偃曰何謂也軫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奸計欲居德於已而

歸怨於晉也道一句不聽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

在楚矣爲今之計不如私許曹衛以離其黨偏不計他策計再拘只爲識得透耳

執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于我是宋圍不求

臣得臣再拜君侯麾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君若復曹得臣亦願解圍去宋彼此終睦各免生靈塗炭之苦言猶未畢只見狐偃在傍怒氣勃勃罵道子玉好沒道理你釋了一箇未亡之宋却要我這里復兩箇已亡之國你直恁便宜先軫急躡狐偃之足謂宛春曰曹衛罪不至滅亡寡君亦欲復之臨機應變真且是大將之材請暫住後營容我君臣計議施行欒枝引宛春歸于後營狐偃問于先軫曰子載軫字真欲聽宛春之請乎軫曰宛春之請不可聽不可可不聽偃曰何謂也軫曰宛春此來蓋子玉奸計欲居德於已而歸怨於晉也道一句不聽則棄三國怨在晉矣聽之則復三國德又在楚矣爲今之計不如私許曹衛以離其黨偏不計他策計再拘只爲識得透耳執宛春以激其怒得臣性剛而躁必移兵索戰于我是宋圍不求

席欵待。所以楚將驕悍無禮。卽日與晉交戰。望二國出兵相助。崔
天公子勢領命去了。且說得臣誓于衆曰。不復曹衛。寧死必不回。
軍。楚將宛春獻策曰。小將有一計。可以不勞兵刃而復曹衛之封。
曹衛雖可復。只怕得臣問曰。子有何計。宛春曰。晉之逐衛君。執曹
伯皆爲宋也。元帥誠遣一使至晉軍。好言講解。要晉復了曹衛之
君。還其田土。我這裏亦解宋圍。大家罷戰休兵。豈不爲美。得臣曰。
倘晉不見聽。如何。宛春曰。元帥先以解圍之說。明告宋人。姑緩其
攻宋人。思脫楚禍。如倒懸之望。解若晉侯不允。不惟曹衛二國怨。
晉宋亦怨之。聚二怨以敵一晉。我之勝數多矣。亦是好算計。只是還不及先軫之多。
得臣曰。誰人敢使晉軍。宛春曰。元帥若以見委。春不敢辭。得臣
乃緩宋國之攻。命宛春爲使。乘單車直造晉軍。謂文公曰。君之外

爲使逕至宋地往見得臣爲宋求釋門尹般到秦亦如華秀之
言秦穆公亦遣公子勢爲使如楚軍與得臣討情齊秦兩不相照
各自遣使門尹般和華秀老俱轉到晉軍回話文公謂之曰寡人
已滅曹衛其田近宋者不敢自私乃命狐偃同門尹般收取衛田
命胥臣同華秀老收取曹田把兩國守臣盡行趕逐正在這四時
崔天公子勢正在成得臣幕下替宋講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
紛紛來訴說宋大夫門尹般華秀老倚晉之威將本國田土都割
據去了得臣大怒謂齊秦使者曰宋人如此欺負曹衛豈像箇講
和的不敢奉命休怪休怪何不成就齊秦兩國使臣將此話去責備晉宋却掃兩國之使子玉細得可笑
崔天和公子勢一場沒趣卽時辭回晉侯聞得臣不准齊秦二國
之請預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國使臣到于營中卽因其勢而用盛

在我掌握與宋連界誠割取二國田土以昇宋人則楚之恨宋愈甚齊秦雖請其肯從乎齊秦憐宋而怒楚雖欲不與晉合不可得也文公撫掌稱善一君一臣東筭西筭自相問難似乎多疑而究竟歸于至當不易子玉安得不人其筭中乎乃使門尹般以寶玉重器之數分作二籍轉獻齊秦二國門尹般如秦華秀老如齊約定一般說話相見之間須要極其哀懇秀老至齊恭見了昭公言晉楚方惡此難非上國不解若因上國得保社稷不惟先朝重器不敢愛願年年聘好子孫無間齊昭公問曰今楚君何在華秀老曰楚王亦肯解圍已退師于申矣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謂敝邑且暮不下貪功不退是以乞憐于上國耳昭公曰楚王前日取我穀邑近日復歸于我結好而退此無貪功之心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圍寡人爲宋曲意請之乃命崔天

敝邑亡在旦夕。寡人惟是不腆宗器。願納左右。乞賜哀憐。文公請
先軫曰。宋事急矣。若不往救。是無宋也。若往救。必須戰楚。郤穀會
爲寡人策之。非合齊秦爲助不可。今楚歸穀地於齊。與之通好。秦
楚又無隙。未肯合謀。將若之何。先軫對曰。臣有一策。能使齊秦自
來戰楚。文公欣然問卿有何妙計。使齊秦自來戰楚。先軫對曰。宋
之賂我。可謂厚矣。受賂而救君。何義焉。不如辭之。使宋以賂晉之
物。分賂齊秦。求二國向楚。宛轉乞其解圍。二國自謂力能得之。於
楚必遣使至楚楚。若不從。則齊秦之隙成矣。文公曰。倘請之而從。
齊秦將以宋奉楚。與我何利焉。先軫對曰。臣又有一策。能使楚必
不從齊秦之請。文公曰。卿又有何計。使楚必不從齊秦之請。先軫
曰。曹衛楚所愛也。宋楚所嫉也。我已逐衛侯。執曹伯矣。二國土地。

子王勿輕與晉戰若請和而退猶不失南北之局也

子文之言雖似善然終

有偏袒子王之意在內

楚王如其言分付越椒戒得臣勿輕戰可和則和成

得臣聞越椒回復之話且喜不卽班師攻宋愈急晝夜不息宋成

公初時得公孫固報信晉侯將伐晉衛以解宋圍乃悉力固守及

楚成王分兵一半救衛去了得臣之圍愈急心下轉慌大夫門尹

般進曰晉知救衛之師已行未知圍宋之師未退也臣請冒死出

城再見晉君乞其救援宋成公曰求人至再豈可以空言往乎乃

籍庫藏中寶玉重器之數造成冊籍獻于晉侯以求進兵只等楚

兵寧靜便照冊輸納門尹般再要一人幫行宋公使華秀老同之

二人辭了宋公覷箇方便縋城而出偷過敵寨一路挨訪晉軍到

于何處逕奔軍中告急門尹般華秀老二人見了晉侯涕泣而言

雍及易牙等以穀地仍復歸齊使申公叔侯與齊講和積威而還

又遣人往宋取回成得臣之師且戒諭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年踰六旬而果得晉國備嘗險阻通達民情殆天假之年以昌大

晉國之業非楚所能敵也不如讓之可稱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使命至穀申公

叔侯致穀修好于齊班師回楚惟成得臣自恃其才憤憤不平謂

衆諸侯曰宋城旦暮且破奈何去之闕越叔亦以為然得臣使回

見楚王願少待破宋奏凱而回如遇晉師請決一死戰若不能取

勝甘伏軍法不知他如何楚王召子文問曰孤欲召子玉還而子

玉請戰於卿何如子文曰晉之救宋志在圖伯然晉之伯非楚利

也能與晉抗者惟楚楚若避晉則晉遂伯矣且曹衛我之與國見

楚避晉必懼而附晉姑令相持以堅曹衛之心不亦可乎王但戒

大

話分兩頭却說楚成王伐宋克了緡邑直至睢陽四面築起長圍

欲俟其困迫而降之忽報衛國遣使臣孫炎告急楚王召問其事

孫炎將晉取五鹿及衛君出居襄牛之事備細訴說如救兵稍遲

楚丘不守楚王曰吾舅受困楚新婚于衛故甥舅相備不得不救乃分甲息二

邑之兵留元帥成得臣及鬬越椒子文從弟鬬勃如春一班將佐同名

路諸侯圍宋拔衛而仍留兵以圍宋可見仇宋殊深白統為呂臣鬬宜申等率中軍

兩廣楚兵有左右二廣每廣十五乘親往救衛四路諸侯亦慮本國有事各名辭

回止留其將統兵陳將轅選黃衛之子蔡將公子卬鄭將石癸許將

百疇俱聽得臣調度單說楚王行至半途聞晉兵已移向曹國正

議救曹未幾報至晉兵已破曹執其君楚王大驚曰晉之用兵何

神速乃爾已晉人遂駐軍于申城地在今南陽縣遣人往穀取回公子

然實亦無有文公大怒曰：「公子推逃祿，不仕，何與寡人？」亦折乃問

趙衰曰：「顓頊主謀放火，違命擅刑，合當何罪？」趙衰應曰：「如今當斬。」

首。文公喝令軍正用刑。刀斧手將顓頊擁出，轅門斬之，命以其首

祭。負羈于僖氏之家，懸其脊于北門。號令曰：「今後有違寡人之令，

者視此文公。」又問趙衰曰：「魏犢與顓頊同行，不能諫阻，口中自作

愛書不然何不放火也合當何罪？」趙衰應曰：「當革職，使立功贖罪。」文公

乃革魏犢石戎之職，以舟之僑代之。將士皆相顧曰：「魏犢二將有

十九年從亡大功，一違君命，或放況他人乎？」國法無私，各宜

謹慎。自此三軍肅然，知畏史官。有詩云：

亂國全憑用法嚴，

私勞公義兩難兼。

祇因違命功難贖，

豈為盤殮一夕淹。

死生欲以我行法耳

既知畏死何不當時莫要犯令

乃命左右取正帛爲我束胸

我當出見使者左右曰將軍病甚不宜輕動魏犇大喝曰病不至

死汝勿多言如常裝束而出趙衰問曰聞將軍病猶能起乎主公

使衰問子所苦魏犇曰君命至此不敢不敬故勉強束胸以見吾

子犇自知有罪當死萬一獲赦尙將以餘息報君父之恩其敢自

逸於是距躍者三

距躍者距地向

曲踊者三

踊跳也謂向上

趙衰

曰將軍保重衰當爲主公言之乃復命於文公言魏犇雖傷尙能

躍踊且不失臣禮不忘報効君若赦之後必得其死力文公曰苟

足以申法而警衆寡人亦何樂乎多殺

此語却說得是

須臾荀林父拘顛

頤至文公罵曰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顛顛曰介子推割股啖君

亦這焚死况盤殮乎臣欲使僖負羈附於介山之廟也

只是強詞并無道理

憂不獨行陣之間爲然也。

曹衛楚之于下。宋乃楚之仇人。今旣爲救宋而伐曹衛。却就將曹衛之田分與宋人。又拘執其講和之使。他本來請復曹衛。却教曹衛寫書絕他。此卽能耐之人。亦恐更耐不得矣。況子王乎。先軫之謀。真是水洩不漏。

先軫善謀。却也虧這許多帮手。個個都是有才有勇。應付得來。所以事事上筭。可見凡是大功斷非一人可立。諺云。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之只欲盡功。擅賞而擠排同事之人者。何其愚也。

話說趙衰奉了晉侯密旨。乘車來看魏犇。時魏犇胸脯傷重病臥于牀。問來者是幾人。左右曰。止趙司馬單車至此。魏犇曰。此探者。

是我欲合齊秦却使其自來戰楚既求齊秦以講和又使子玉以必不肯聽彼欲以復曹衛爲名則先私許二國之復既不以爲彼之恩而又以激其怒至于臨陣交兵其許多安排布置先後左右之間來路去路無不一一算到安放停當細針密線絲毫無有遺漏之處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晉之多算如此安有不勝者哉

先軫之謀兵可謂密矣使非祁瞞之違令出戰豈非全勝之局一人梗令幾敗大功故行軍之道首以出令必行爲要而違令者雖立功亦不免于有罪也

雖則祁瞞違令辱師還喜得先軫安放接應周密不然幾至不支所以凡係多人共事只有一人不循調度便有償敗之

尊名雖爲伯而實與周爲敵國也。晉爲周之同姓，欲圖伯則必尊主，欲尊王則必表率列國。若不制楚，則小國不可得而合；王室不可得而尊，而伯遂亦不可得而成也。而楚人狡悍，不可以言詞折，不可以禮義服，非用兵力不能爲功。故激之使戰，其勢然也。但楚之兵力天下之所懼也，非合齊秦則士氣不壯，非多方設備則必勝難期。非多埋伏則楚敗不亟而傷殘不多，不足以挫其鋒而折其氣。希中原數世之安也。故城濮一役，不特爲晉文圖伯之大關鍵，乃周室得以延國之續命湯也。其功顧不偉哉！

宋被楚圍而求救，業已出師矣，却不肯爲楚所致，乃伐曹衛以爲解圍之計。楚人分兵而宋圍不解，則合齊秦以戰之本。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六
行軍之道全要鎮定子玉性剛而躁豈是爲將之林况君命退而必欲進君命守而必欲戰則剛愎無禮之甚矣安得不敗、

楚成一生只算中主然觀其禮款重耳不怒其言伐宋之役旋師以避又戒得臣勿戰而讓之却是大有見識大有主意又非中主之可及、

列國之中惟楚最爲強橫憑陵諸夏生事中原齊桓經營數十年始得興師討罪而召陵之役未能傷楚分毫故桓公班師之後楚之強橫憑陵如故而齊遂不能復出伐楚之師桓公沒後諸侯反紛紛奉楚孟地之會雖是宋襄不自度量而刦盟執君殊爲已甚旣欲爭霸而又不能尊事王室偪號自

若皆可犯令，擅行寡人自今不復能出一令矣。

說得正，人必信。如此剛斷，方纔做得。

大事成得，霸君趙衰之言反嫌不正。趙衰復奏曰：「主公之言甚當然。魏犇材勇，諸將

莫及殺之，誠爲可惜。且罪有首從，分別首從，臣以爲惜。顛頡一人

亦足警衆，何必并誅？」文公曰：「聞魏犇傷胸，不能起樹，惜此且暮將

死之人，而不以行吾法乎？」趙衰曰：「臣請以君命問之，如其必死，誠

如君言，倘尚可驅馳，願留此虎將以備緩急。」論傷之輕重，以爲行

以不如文公點頭道是，乃使荀林父往召顛頡，使趙衰視魏犇之

王道處。病不知魏犇生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報大寨耶大寨離城五里是夜雖望見城中火光不甚明白直到

天明文公接得申報乃知其故卽刻駕車入城先到北門來看僖

負羈負羈張目一看遂瞑還看得一看甚好晉文公嘆息不已負

羈妻抱着五歲孩兒僖祿哭拜於地文公亦爲垂淚謂曰賢嫂不

必愁煩寡人爲汝育之卽懷中拜爲大夫厚贈金帛殯葬負羈如

報之亦不爲薄攜其妻子歸晉直待曹伯歸附之後負羈妻願歸

鄉省墓乃遣人送歸僖祿長成仍仕于曹爲大夫此是後話當日

文公命司馬趙衰議違命放火之罪欲誅魏犢顓頊趙衰奏曰此

二人有十九年從亡奔走之勞近又立有大功可以赦之文公怒

曰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令也臣不遵令不謂之臣君不能行令

于臣不謂之君不君不臣何以立國諸大夫有勞于寡人者甚衆

得天崩地裂之聲一根敗棟刮喇的正打在魏犇胸脯上魏犇大
痛無聲登時口吐鮮血前後左右火毬亂滾燒得好誰叫你放火
應只得掙閤起來兀自攀着庭柱仍躍上屋盤旋而出滿身衣服
俱帶着火扯得赤條條方免焚身之禍魏犇雖然勇猛此時不繇
不困倒了剛遇顛頡來到扶到空間去處解衣衣之一同上車回
寓安歇却說狐偃胥臣在城內見北門火起疑有軍變慌忙引兵
來視見偃負羈家中被火急救軍士撲滅已自焚燒得七零八落
偃負羈率家人救火觸烟而倒比及救起已中火毒不省人事其
妻曰不可使偃氏無後乃抱五歲孩兒偃祿奔後園立污池中得
免亂到五更其火方熄偃氏家丁死者數人殘毀旁舍民居數十
餘家狐偃胥臣訪知是魏犇顛頡二人放的火大驚不敢隱瞞飛

曹伯慢賢遭繫虜

負羈行惠免誅夷

眼前不肯行方便

到後方知是與非

却說魏公顛顛二人素有挾功驕恣之意今日見晉侯保全僖氏
 之令魏驍忿然曰吾等今日擒君斬縣主公並無一言褒獎些須
 盤殮所惠幾何却不道于却如此用情真箇輕重不分了顛顛曰
 此人若仕於晉必當重用我等被他欺壓如此念頭不如一把火
 燒死了他免其後患便主公曉得難道真箇斬首不成豈敢忒魏
 驍曰言之有理二人相與飲酒候至夜靜私領軍卒圍住僖負羈
 之家前後門放起火來火燄冲天魏驍乘醉恃勇躍上門樓冒着
 火勢在簷溜上奔走如飛欲尋僖負羈殺之誰知棟榱焚毀倒踢
 下來撲陸一聲魏驍失脚墜地跌箇仰面朝天跌得好誰叫只聽

看見從軍中一躍登城劈胸揪住縛做一束于朗越城欲遁被顓

頡獲住斬之

好箇有退晉之計人却原來是送頭計

晉文公率眾將登城樓受捷魏

犂獻曹伯襄

共云

顓頡獻于朗首級眾將各有擒獲晉文公命取

仕籍觀之乘軒者三百人各有姓名按籍拘拿無一脫者籍中不

見僖負羈名字有人說負羈為勸曹君行成已除籍為民矣文公

乃面數曹伯之罪曰汝國只有一賢臣汝不能用却任用一班宵

小如小兒嬉戲

若論懸門放箭時却也見戲得利害

不亡何時喝教幽於大寨侯勝

楚之後待聽處分其乘軒三百人盡行誅戮抄沒其家以賞勞軍

士僖負羈有盤飧之惠家住北門環北一帶傳令不許驚動

諺云買舍萬買買隣想必為此等事

耳不然如何值得許多耶一笑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斬首晉

侯分調諸將一半守城一半隨駕出屯大寨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長城已壞秦人怨

三

將發墓以報此恨汝能殞殮死者以棺送還吾軍吾當歛兵而退

矣曹人覆曰既如此請寬限三日先軫應曰三日內不送尸棺難

怪我辱汝祖宗也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計點數目各備棺

木此時曹城中棺材生意大盛必然大笑三日之內盛歛得停停當

當裝載乘車之上先軫定下計策預令狐毛狐偃欒枝胥臣整頓

兵車分作四路埋伏只等曹人開門出棺四門一齊攻打進去到

第四日先軫使人于城上大呼今日還我尸棺否曹人城上應曰

請解圍退兵五里卽當交納先軫稟知文公傳合退兵果退五里

之遠城門開處棺車分四門推出纔出得三分之一忽聞砲聲大

舉四路伏兵一齊發作城門披喪車填塞急切不能開闢此今人

棺材最是碍事也二笑晉兵乘亂攻入曹共公方在城上彈壓魏犇在城外

且減了一半與其未曾入城者逃命來見晉侯晉侯怒上加怒攻
城愈急于朗又獻計曰可將射死晉兵暴屍於城上愈增怨怒彼
軍見之必然慘沮攻不盡力再延數日楚救必至此乃搖動軍心
之計也曹共公從之晉軍見城顛用杵竿懸屍疊疊相望口中怨
嘆不絕文公謂先軫曰軍心恐實如之奈何先軫對曰曹國墳墓
俱在西門之外請分軍一半列營於墓地若將發掘者城中必懼
懼必亂而後乃可乘也文公曰善乃令軍中揚言將發曹人之墓
使狐毛狐偃率所部之軍移屯墓地備下鍬鋤限定來日午時各
以墓中髑髏獻功亦以暴屍之計報之彼以暴屍為慘者必畏人之暴其屍也以人治人最是妙着城內
聞知此信心膽俱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休要發墓今番真
正願降先軫亦使人應曰汝誘殺我軍復磔尸城上衆心不忍故

必驕

此句却是用兵人佳語

臣請詐為密書約以黃昏獻門預使精兵挾弓

弩伏于城隅之內哄得晉侯入城將懸門放下

懸門即閤板

萬矢俱發

不愁不為薶粉

此計雖亦可用獨不思晉為大國臣賢兵衆即使計成結怨更甚能保後日之無事乎小人行險以

僥倖于則之謂矣

曹共公從其計晉侯得于朗降書便欲進城先軫曰曹

力未虧安知非詐臣請試之乃擇軍中長鬚偉貌者牙晉侯衣冠

伐行寺人勃鞞自請為御黃昏左側城上豎起降旗一面城門大

開假晉侯引着五百餘人長驅而入未及一半但聞城隅之內梆

聲亂響箭如飛蝗射來急欲回車門已下聞可惜勃鞞及三百餘

人死做一堆幸得晉侯不去不然崑崗失火玉石俱焚了晉文公

先年過曹曹人多有認得的其夜倉卒不辨真偽于朗只道晉侯

已死在曹共公面前好不誇嘴

且慢誇着

及至天明辨驗方知是假的

之義也

此便是伯者假仁處然亦必如此假仁而後得以成伯也

○况衛雖無禮其君已出厥

置在我不如移兵東伐曹比及楚師救衛則我已

帶說利害正是

行軍文公然其言三月晉師圍曹曹共公集羣臣問計僖負羈進

曰晉君此行為報觀晉之怨也其怒方深不可較力臣願奉使謝

罪請平以救一國百姓之難

若從此言晉文或以負羈之故而曲

聽而反

曹共公曰晉不納衛肯獨納曹乎

此慮雖是然後問負羈

乃反以為罪乎總是亡大夫于郎進曰臣聞晉侯出亡過曹負羈

國之君作事自然顛倒私餽飲食今又自請奉使此乃賣國之計不可聽之主公先斬負

羈臣自有計退晉曹共公曰負羈謀國不忠姑念世臣免死罷官

這還算他好處所以後之不郎死于晉也負羈謝恩出朝去了正是閉門不管牕前月

分付梅香自主張共公問于朗計將安出于朗曰晉侯恃勝其氣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七

攻楚丘然後再乞晉好保全社稷可也成公嘆曰先君不幸矢禮于亡公子寡人又一時不明不允假道以至如此累及國人寡人亦無面目居于國中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攝國事自己避居襄牛之地一面使大夫孫炎求救于楚可見若不能制楚肘腋諸侯先已不服矣能成伯乎時乃春二月也髡翁有詩云

納姬贈馬怪紛紛

患難何須具主賓

誰知五鹿開疆者

便是當時求乞人

是月卻穀卒于軍晉文公悼惜不已使人護送其喪歸國以先軫有取五鹿之功升為元帥用胥臣佐下軍以補先軫之缺因趙衰前薦胥臣多聞是以任之文公欲遂滅衛國先軫諫曰本為楚困齊宋來拯其危今齊宋之患未解而先覆人國非伯者存亡恤小

之伐曹衛本謀固以致楚也致楚必先計戰計戰必先合齊秦秦
遠而齊近君速遣一使結好齊侯願與結盟齊方惡楚亦思結晉
倘得齊侯臨則衛曹必懼而請成因而收秦此制楚之全策也
可見楚人勢大而橫若不勝之不能成伯未襄乃欲借其力而用之謬矣文公曰善遂遣使通好于齊
敘述桓公先世之好願與結盟同攘荆蠻時齊孝公已薨國人推
立其弟潘是爲昭公潘葛藟所生也新嗣大位以取穀之故政欲
結晉以抗楚聞知晉侯屯軍欽孟卽日命駕至衛地相會衛成公
見五鹿已失忙使甯速之子甯俞前來謝罪請成何不早來文公曰衛
不容假道今懼而求成非其本心寡人且夕當踏至楚丘矣甯俞
道報衛侯時楚丘城中訛傳晉兵將到一夕五驚俞謂衛成公曰
晉怒方盛國人震恐君不如暫出城避之晉知主公已出必不來

凡所過山林高阜之處便教懸捕務要透出林表魏犢曰吾聞兵
行詭道今徧張旗表反使敵人知備不知何意先軫曰衛素臣服
於齊近改事荆蠻謂楚國人不順每虞中國之來討吾主欲繼齊圖
伯伯者原是以力服人之事示之以強欲使其懼而服之也不可示弱當以先聲奪之
鹿百姓不意晉兵猝然來到登城瞻望但見旌旗希滿山林正不
知兵有多少不論城內城外居民爭先逃竄守臣禁止不住先軫
兵到無人守禦一鼓拔之遣人報捷于文公文公喜形于色謂狐
偃曰舅云得土今日驗矣乃留老將卻步揚屯守五鹿大軍移營
進屯斂孟衛地卻縠忽然得病文公親往視之卻縠曰臣蒙主公不
世之遇本欲塗肝裂腦以報知己奈天命有限當應折旗之兆死
在且久尙有一言奉啟文公曰卿有何言寡人無不聽教縠曰君

敗衛之威其破曹必矣文公喜曰子真有學之將也即使人如衛

假道伐曹衛大夫元咺請子成公曰始晉君出亡過我先君未嘗

加禮今來假道君必聽之不然彼將先衛而後曹矣若元咺之說得行不知晉

人却如何處成公曰寡人與曹共服于楚若假以伐曹之路恐未結晉

歡而先取楚怒也怒晉猶恃有楚并怒楚將何恃乎却不道晉怒已深而楚又

未可遂不許晉使回報文公文公曰不出元帥所料也乃命迂道

南行渡了黃河行至五鹿之野文公曰嘻此介子推割股處也不

覺凄然淚下忠難之人與事最人情所不能忘者也諸將皆感嘆助悲魏犢曰吾等

當拔城取邑爲君雪往年之恥何用嘆息這却說得丈夫氣武人自有用只在此等處耳先

軫曰武子之言是也臣願率本部之兵獨取五鹿文公壯其言許

之魏犢曰吾當助子一臂二將升軍前進先軫令軍士多帶旗幟

長身刺國志卷之八

者教之三教而不遵以違令論然後用刑一連操演三日奇正變化指揮如意眾將見卻縠寬嚴得體無不悅服方欲鳴金收軍忽將臺之下起一陣旋風竟將大帥旗杆吹為兩段眾皆變色卻縠曰帥旗倒折主將當應之吾不能久與諸子同事然主公必成大功眾問其說縠但笑而不答此意後邦不曾表出時周襄王十九年冬十二月之事也明年春晉文公議分兵以伐曹衛謀於卻縠縠對曰臣已與先軫商議停當矣今日非與曹衛為難也分兵可以當曹衛而不可以當楚主公宜以伐曹為名假道于衛衛曹方睦必然不允先假道而後伐之最是有理然亦爭定他必不然不肯也不然他竟假道又將何以生端乎我乃從南河濟師出其不意直搗衛境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勝有八九既勝衛然後乘勢而臨曹曹伯素失民心只素失民心一節又惕于

穀年五十餘矣好學不倦

好學不倦何事不能

說禮樂而敦詩書夫禮樂詩

書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民生以德義為本兵事以民為本惟有

德義者方能恤民能恤民者方能用兵

能在根本上立論便可高視一切此豈庸大之所能

見文公曰善乃召卻縠欲拜為元帥縠辭不受文公曰寡人知卿

卿不可辭強之再三乃就職擇日大蒐于被廬

晉周作中上下三所在

軍卻縠將中軍卻縠添佐之祁肅掌大將旗鼓使狐偃將上軍偃辭

曰臣兄在前弟不可以先兄乃命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使趙衰

將下軍衰辭曰臣貞慎不如欒枝有謀不如先軫多聞不如胥臣

乃命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為戊申御

魏犢為車右趙

衰為大司馬

只看諸人不足已能不貪勢位互相推讓已可卜其無敵矣

卻縠登壇發令三通

鼓罷操演陣法少者在前長者在前後坐作進退皆有成規有不能

狐偃進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是一國又皆主公之仇也

時曹

禮

若興師以伐曹衛楚必移兵來救則齊宋寬矣

列國時此是

文公曰善乃以其謀告公孫固使回報宋公令其堅守公孫固領

命去了文公以兵少為慮趙衰進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我曲沃武公始以一軍受命獻公始作二軍以滅霍魏虞

虢諸國拓地千里晉在今日不得為次國宜作三軍文公曰三軍

既作遂可用否趙衰曰未也民未知禮雖聚而易散君盍大蒐以

示之

禮用兵而先示以禮

使民知尊卑長幼之序動親上死長之

心然後可用文公曰作三軍必須立元帥誰堪其任趙衰對曰夫

為將者有勇不如智有智不如學君如求智勇之將不患無

人

此時在晉雖不患無人而

若求有學者臣所見惟卻縠一人耳

已為難得矣談何容易

老無不賀爾小子獨不賀何也為賈曰諸公以為可賀思以為可

弔耳子文怒曰汝謂可弔有何說賈曰愚觀子玉為人勇干任事

而昧于決幾能進而不能退可使佐鬪不可專任也道着若以軍

政委之必至僨事諺云太剛則折子王之謂矣舉一人而敗國又

何賀焉如其不敗賀未晚矣嘗見中人干鄉會兩場之先但遇將

之賀子文得無類是為左右曰此小兒狂言不須聽之為賈大笑

而出眾公卿俱散明日楚王拜得臣為大將親統大兵糾合陳蔡

鄭許四路諸侯一同伐宋圍其絳邑今兗州府金鄉縣宋成公使司馬公

孫固如晉告急晉文公集羣臣問計先軫進曰方今惟楚強橫而

於君有私恩今楚戍穀伐宋生事中原此天授我以救災恤患之

名也取威定伯在此舉矣文公曰寡人欲解齊宋之患如何而可

馬市明軍法子文滿意欲顯子王之能是日草草完事終朝畢事
不戮一人楚王曰卿閱武而不戮一人何以立威子文奏曰臣之
才力比干強弩之末矣必欲立威非子王不可楚王更使得臣治
兵于蔦楚地得臣簡閱精細用法嚴肅有犯不赦竟一日之長方繼
事畢總計鞭七人之背貫三人之耳真個鐘鼓添聲旌旗改色楚
王喜曰子玉果將才也誰知却不盡然子文復請致政楚王許之乃以得
臣爲令尹掌中軍元帥事羣臣皆造子文之宅賀其舉薦得人治
酒相款時文武畢集惟大夫蔦呂臣有微恙不至酒至半醺闌人
報門外有一小兒求見子文命召入那小兒舉手鞠躬竟造末席
而坐飲酒啖炙傍若無人有人認識此兒乃蔦呂臣之子名曰蔦
賈年方一十三歲子文異之問曰某爲國得一大將這個大將殊不甚愛國

使臧孫辰爲副使行聘于楚臧孫辰素與楚將成得臣相識使得

臣先容于楚王謂楚王曰齊背鹿上之約束爲泓水之戰二國者

皆楚仇也王若問罪于二國寡君願悉索敝賦爲王前驅楚成王

大喜卽拜成得臣爲大將申公叔侯副之申邑名叔侯楚大夫偕稱公率兵伐

齊取陽穀之地以封齊桓公之子雍雍昔年奔楚使雍巫卽易相之

留甲士千人從申公叔侯屯戍以爲魯之聲援成得臣奏凱還朝

令尹子文時已年老請讓政于得臣想是老了楚王曰寡人怨宋甚

于怨齊子王已爲我報齊矣卿爲我伐宋以報鄭之仇俟凱旋之

日聽卿自便何如子文曰臣才萬不及子王願以自代必不誤君

王之事難說楚王曰宋方事晉楚若伐宋晉必救之兩當晉宋非卿

不可還是楚成卿強爲寡人一行乃命子文治兵于睢楚地簡閱車

馬楚地子文曰宋方事晉楚若伐宋晉必救之兩當晉宋非卿

先與莊公爲柯之盟奉王命也君嗣位九年敝邑君臣引領望齊
日庶幾修先伯主之業最是此何得力所謂以親睦諸侯若藥成
王之命違太公之誓墮桓公之業以好爲仇度君侯之必不然也
敝邑恃此不懼孝公曰子歸語魯侯寡人願修睦不復用兵矣卽
自傳令班師潛淵有詩譏臧孫知柳下惠諡曰惠之賢不能薦引同
朝詩云

北望烽烟魯勢危

片言退敵奏功奇

臧孫不肯開賢路

柳下仍淹展士師

展喜還魯復命于僖公臧孫辰曰齊師雖退然其意實輕魯臣請
偕仲遂如楚乞師伐齊以好言退齊而反欲興兵在伐已非使齊
侯不敢正眼覷魯此數年之福也僖公以爲然乃使公子遂爲正

展喜復於僖公曰臣知所以却齊矣

正經主意只消一句兩句若做就一篇說話便是呆鳥

僖公已具下犒師之物無非是牲醴粟帛之類裝做數車交與展喜喜至邶鄙齊師尚未入境乃迎將上去至汶南地方剛遇齊兵前隊乃崔天爲先鋒展喜先將禮物呈送崔天崔天引至大軍謁見齊侯呈上犒軍禮物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臨於敝邑使下臣喜奉犒執事孝公曰魯人聞寡人興師亦恐懼乎喜笑曰小人則或者恐懼矣若君子則全無恐懼也孝公曰汝國文無施伯之智武無曹劌之勇况正逢飢饉野無青草何所恃而不懼喜答曰敝邑別無所恃所恃者先王之命耳昔周先王封太公於齊封我先君伯禽於魯使周公與太公割牲爲盟誓曰世世子孫同獎王室無相害也此語載在盟府太史掌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

人聞信先來告急魯正值飢饉之際民不勝兵大夫臧孫辰言于

僖公曰齊挾忿深入未可與爭勝負也請以辭命謝之

魯國不修政事以求

富強動不動以詞命勝僖公曰當今善爲辭命者何人臧孫辰對

曰臣舉一人乃先朝司空無駭之子展氏獲名字子禽官拜士師

食邑柳下此人外和內介博文達理因居官執法不合於時棄職

歸隱居官執法最是好官最是難得却若得此人爲使足可不辱

君命取重於齊矣僖公曰寡人亦素知其人今安在曰見在柳下

使人召之展獲辭以病不能行臧孫辰曰禽有從弟名喜雖在下

僚頗有口辨若令喜就獲之家請其指授必有可聽僖公從之展

喜至柳下見了展獲道達君命展獲曰齊之伐我欲紹桓公之伯

業也一句勸透夫圖伯莫如尊王若以先王之命責之何患無辭

齊孝心事

詰說晉文公定了溫原陽樊欒茅四邑封境直通太行山之南謂
之南陽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時齊孝公亦有嗣伯之意自無
虧之死惡了。魯僖公鹿上不署警了。宋襄公孟會不赴背了。楚成
王諸侯離心朝聘不至孝公心懷憤怒欲用兵中原以振先業欲
先業豈諸在于乃集羣臣問曰先君桓公在日無歲不赴無日不
戰今寡人安坐朝堂如居蝸殼之中不知外事寡人愧之昔年魯
侯謀救無虧與寡人爲難此仇未報先君桓公之伯又今魯北與
衛結南與楚通倘結連伐齊何以當之聞魯歲飢寡人意欲乘此
加兵乘飢而伐人之國先已不以杜其謀諸卿以爲何如上卿高
虎奏曰魯方多助伐之未必有功孝公曰雖無功請試一行以觀
諸侯離合之狀乃親率車徒二百乘欲侵魯之北鄙今兗州寧邊

恃功驕恣最是武人通病亂世雖或倖免若遇剛斷之君鮮有不自害者如晉之魏雙顓頊是也立功以求榮乃適以自害棄前功而嬰斧鉞亦何樂而爲此驕恣也。

魏雙顓頊因已賞班在下。心懷怨望。意忿報之。未稱其功也。僖負羈于主君困餒之時。獻飧饋璧。不可謂無恩無禮矣。何獨不應報乎。况饋飧一事。顓魏豈未之聞耶。受其德而以怨報之。涇渭不分。善惡不別。胸中全沒分曉。殺之殊不足惜。

晉文斬顓頊黜魏雙一事。便有霸君氣象。不以私勞廢國法。令之所以能行也。况二人所犯者國法。非己之私怨也。不罪不足以爲仁。罪之適成其爲義。況以首從而分誅。黜亦得仁義兼盡之道矣。其伯也不亦宜乎。

講于戰陣征伐者不過偏將之材必須如郤縠其人方可以當大將之任

只看晉國人才之盛便知必定是個霸君相才也有將才也有謀臣也有力士也有大將也有偏將也有春秋四個霸君無不以得人才之多而成而晉文爲更盛若宋襄僅有一公子目夷及公孫固而又不能用便知定不能成伯定筭不得五霸也

曹衛之于晉文旣因失禮得罪于先于其復國之後又不能早修聘問請罪求和以紓國難直至來伐而始求成如衛成者固已晚矣乃更有不能度德量力黜賢臣而行詐術之曹其其國亡身辱不亦宜乎

賢才被困出于不求人知卽有知者或又無力不足以相引故也若臧孫辰之于柳下季則既深知其賢而力又足以相引平日棄而不用及至有事則求之事過仍復棄而不用無論蔽賢竊位爲聖人所嚴誅卽以真心忘功而論亦末世之所不取。

子文在楚可稱賢相爲因錯看一子玉遂貽誤國之差可爲扼腕蓋知人則哲原是難事然爲賈一小兒却反看得明明白白識得透拏得定豈子文之才反出蕪賈下乎總之子玉不可爲將原不難知子文特爲偏愛所蔽所以忽而不察也將者征伐戰陣之事而趙衰之舉卻穀則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曰德義曰恤民這等識見議論豈可與淺人共道可見端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九

白下蔡 景元放甫評點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齊孝嗣位十年毫無善政安在其爲賢乎齊桓當日乃必欲廢長立幼亦殊可笑。

展喜却師之語雖是以先王之命裝頭然未必便能挫齊孝之意得力處在說望他修桓公之業耳蓋其意原欲嗣伯今旣以舊伯主之事動之又以新伯主許之彼自然降心而退矣。窺破來人心事說話便自然得力。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人制及臨王不勝如京不與國開其車

晉軍行三十里原民追至原伯賈降書亦到文公命杜佐車馬以
單車直入原城百姓鼓舞稱慶原伯賈來見文公待以王朝卿士
之禮遷其家于河北文公擇四邑之守曰昔子餘以壺殮從寡人
于衛忍飢不食此信士也寡人以信得原還以信守之使趙衰爲
原大夫兼領陽樊又謂卻縠曰子不私其族謂卻縠首同欒氏通款
于寡人寡人不敢忘乃以卻縠爲溫大夫兼守欒茅各留兵二千
戍其地而還後人論文公納王示義伐原示信乃圖伯之首事也
畢竟何時稱伯且看下回分解

以三日爲期三日不下解圍去之今滿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師爾

百姓自盡守城之事不必又懷一念

明是薩術那裏是信義

軍吏請曰原民

約明晚獻門主公何不暫留一日救一城而歸即使糧盡陽樊去

此不遠可馳取也文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憑也三日之令誰

不聞之若復留一日是失信矣

若是聖人正道却

得原而失信民

尙何憑于寡人黎明卽解原圍原民相顧曰晉侯寧失城不失信

此有道之君

一日賣得三担假三

乃爭建降旗于城樓絕城以追

文公之軍者紛紛不絕原伯貫不能禁止只得開城出降髯仙有

詩云

口血猶含起戰戈

誰將片語作山河

去原畢竟原來服

譎詐何如信義多

四邑之地乃天子大賜寡人不敢違命將軍若念天子之姻親率以歸國亦惟將軍之命是聽

因諭魏雙綏其攻聽陽民遷徙蒼葛得書命城中百姓願歸周者

去願從晉者留百姓願去者大半蒼葛盡率之遷于軹地在濟

魏雙定其疆界而還再說文公同趙衰略地至原原伯貫給其下

曰晉兵圍陽樊盡屠其民矣原人恐懼其誓死守晉兵圍之趙衰

曰所以不服晉者不信故也君示之以信將不攻而下矣文公

曰示信若何趙衰對曰請下令軍士各持三日之糧若三日攻原

不下卽當解圍而去文公依其言到第三日軍吏告粟軍中只有

今日之糧了文公不答是日夜半有原民縋城而下言城中已探

知陽樊之民未嘗遭戮相約于明晚獻門文公曰寡人原約攻城

三

太行山之南使魏犢定陽樊之田顛頡定欒茅之田

定其山欒枝里之界

定溫之田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爲何定原之田文公親往那

原乃周卿士原伯賁之封邑原伯賁兵敗無功襄王奪其邑以與

晉伯賁見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須親往顛頡至欒茅欒枝至

溫守臣俱攜酒食出迎却說魏犢至陽樊守臣蒼葛謂其下曰周

棄岐豐餘地幾何而晉復受四邑耶我與晉同是王臣豈可服之

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犢大怒引兵圍之大叫早早降順萬事俱

休若打破城池盡皆屠戮蒼葛在城上答曰吾聞德以柔中國刑

以威四夷今此乃王畿之地畿內百姓非王之宗族卽王之親戚

晉亦周之臣子忍以兵威相劫耶魏犢感其言

可見理至之言遣無人不可感動

人馳報文公文公致書于蒼葛略曰

魏犇帶二屍以報神秦秦曰何不檻送天子明正其戮魏犇曰天

此見大是竟
不似鹵夫

嘆息不已乃埋一屍于神農澗之側

在溫縣上古神農採藥至此
嘗五穀以饑畫地遂成澗

一面安撫溫民一面使人報捷于陽樊晉文公聞太叔隗氏俱已

伏誅乃命駕親至王城朝見襄王奏捷襄王設醴酒以饗之復大

出金帛相贈文公再拜謝曰臣重耳不敢受賜但死後得用隨葬

地道曰隧王葬自此道入棺諸侯懸棺無隧

臣沐恩于地下無窮矣襄王曰先王制禮

以限隔上下止有此生死之文朕不敢以私勞而亂大典

說理正大

叔

父大功朕不敢忘乃割畿內溫原陽樊櫟茅

修武縣西北舊有
攢城今爲大陸村

四

邑以益其封文公謝恩而退百姓攜老扶幼填塞街市爭來識認

晉侯嘆曰齊桓公今復出也晉文公下令兩路俱班師大軍屯于

至王城周召二公迎之入朝不在話下溫人聞周王復位乃羣聚

攻頽叔桃子殺之大開城門以納晉師太叔帶忙攜隗后登車人情

所重全在于此欲奪門出走翟國守門軍士閉門不容其去太叔仗劍砍

倒數人却得魏犇追到大喝逆賊那里去走太叔曰汝放孤出城

異日厚報魏犇曰問天子肯放你時魏犇就做人情大似水滸傳中黑旋風語

太叔大怒挺劍刺來被魏犇躍上其車一刀斬之軍士擒隗氏來

見犇曰此淫婦留他何用有用之甚魏犇面命衆軍亂箭攢射奇

不怕奈何可憐如花夷女與太叔帶半載歡娛今日死于萬箭之

下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還兄盜嫂據南陽

半載歡娛並罹殃

淫逆倘然無速報

世間不復有綱常

上飪秦胥臣謁見穆公致置侯之命曰天子蒙塵在外君之憂卽

寡君之憂也寡君已掃境內興師代君之勞已有成算毋敢煩大

軍遠涉說得婉轉可謂能詞穆公曰寡人恐置君新立軍師未集是以奔走

在此以禦天子之難旣置君克舉大義寡人當靜聽捷音蹇叔百

里奚皆曰置侯欲專大義以服諸侯恐主公分其功業故遣人止

我之師不如乘勢而下共迎天子豈不美哉此言自論穆公曰寡人

非不知勤王美事但東道未通恐戎狄爲梗置初爲政無大功何

以定國不如讓之只欲其定國耳不乃遣公子繫隨左鄆父至汜

問勞襄王穆公班師而回却說胥臣以秦君退師回報晉兵遂進

屯陽樊今懷慶府守臣蒼葛出郊外勞軍文公使右軍將軍卻縠

等圍溫左軍將軍趙衰等迎襄王于汜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復

反司馬公入志

上睽卦偃斷之曰大有之九三云公用亨於天子戰克而王享吉
莫大焉乾爲天離爲日日麗于天昭明之象乾變而兌兌爲澤澤
在下以當離日之炤是天子之恩光炤臨晉國又何疑焉文公大
悅乃大閱車徒分左右之軍使趙衰將左軍魏犢佐之卻縠將右
軍顓頊佐之文公引狐偃欒枝等左右策應臨發時河東守臣報
稱秦伯親統大兵勤王已在河上不日渡河矣狐偃進曰秦公志
在勤王所以頓兵河上者爲東道之不通故也大臣必須明地利天
草中之戎麗土之狄戎翟別種在晉之東皆車馬必繇之路秦素未與通恐
其不順是以懷疑不進君誠行賂于二夷諭以假道勤王之意二
夷必聽更使人謝秦君言晉師已發秦必退矣文公然其言一面
使狐偃之子狐射姑齎金帛之類行賂王戎狄一面使胥臣往河

字文仲聞之嘆曰衛侯將死矣諸侯之有王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木無本必枯水無源必竭不死何為真是說時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至明年春衛文公薨世子鄭立是為成公果應臧文仲之言此是後話再說簡師父奉命告晉晉文公詢于狐偃偃對曰昔齊桓之能合諸侯惟尊王也况晉數易其君民以為常不知有君臣之大義君盍納王而討太叔之罪使民知君之不可貳乎繼文侯輔周之勲光武公啟晉之烈皆在于此若晉不納秦必納之則伯業獨歸于秦矣尊王示義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偃曰大吉此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姜氏戰于阪泉之兆文公曰寡人何敢當此偃對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其克叔帶必矣文公曰更為我筮之得乾下離上大有之卦第三爻動變為兌下離

之處多矣此因淒然淚下大夫左鄢父進曰周公大聖尚有骨肉
語最當儆省之變吾主不必自傷作速告難于諸侯料諸侯必不坐視襄王乃
親作書稿使人分告齊宋陳鄭衛諸國畧曰

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曰龍子帶越在鄆地汜敢告

簡師父奏曰今日諸侯有志圖伯者惟秦與晉秦有蹇叔百里奚
公孫枝諸賢為政晉有趙衰狐偃胥臣諸賢為政必能勸其君以
勤王之義他國非所望也襄王乃命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
于秦且說鄭文公聞襄王居汜笑曰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鄭
也若非翟女宜淫此即目使工師往汜地創立廬舍親往起居省
視器具一切供應不敢菲薄襄王見鄭文公頗有慙色即我今日
魯宋諸國亦遣使問安各有餽獻惟衛文公不至魯大大城孫辰

今懷慶府溫縣

大治宮室曰夜取樂

豈亦自知不久故併日而作耶一笑

王城內國事有委

周召二公料理名雖為王實未嘗與臣民相接也原伯貫迓往原

城去了這邊話且閣過不提且說周襄王避出王城雖然望鄭國

而行心中未知鄭意好歹行至汜城

汜音九今開封府襄城縣以襄王曾居此故曰襄城

其

地多竹而無公館一名竹川襄王詢士人知入鄭界即命停車借

宿于農民封氏草堂之內封氏問官居何職

當答曰官拜大周皇帝

襄王言

曰我周天子也為國中有難避而到此封氏大驚叩頭謝罪曰吾

家二郎夜來夢紅日照于草堂果有貴人下降即命二郎殺雞為

黍襄王問二郎何人對曰民之後母弟也與民同居于此共幾同

耕以奉養後母襄王歎曰汝農家兄弟如此和睦朕貴為天子反

受母弟之害朕不如此農民多矣

天子有道則天下之尊豈庶民之所敢望無道則其不如細民

開門奉迎恐翟兵入城剽掠是以不敢只此一語保全多小人
叔請于赤丁求其屯兵城外當出府庫之藏為犒赤丁許之太叔
遂入王城先至冷宮放出隗后然後往謁惠太后太后見了太叔
喜之不勝一笑而絕偏愛太叔且不治喪先與隗后宮中聚濶但
知相會之際稱謂欲尋小東殺之小東懼罪先已投井自盡矣嗚
若何吾欲問之呼哀哉次日太叔假傳太后遺命自立為王以叔隗為王后臨朝
受賀發府藏大犒翟軍然後為太后發喪國人為之歌曰

莫喪母音某

且娶婦音卑

婦得嫂

臣娶后上聲

為不慙

言可醜

誰其逐之

我與爾左右上聲

太叔聞國人之歌自知眾論不服恐生他變乃與隗氏移駐于溫

家屬與翟決戰王乘機出避可也乃盡召子弟親黨納數百人勉以忠義開門直犯翟營牽住翟兵襄王同簡師父左鄢父等十餘人出城望鄭國而去富辰與赤丁大戰所殺傷翟兵甚衆辰亦身被重傷遇頹叔桃子慰之曰子之忠諫天下所知也今日可以無死富辰曰昔吾屢諫王王不聽以及此若我不死戰王必以我爲戮矣復力戰多時力盡而死子弟親黨同死者三百餘人史官有詩讚曰

用夷凌夏豈良謀

納女宣淫禍自求

驟諫不從仍死戰

富辰忠義播春秋

富辰死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時城門復閉太叔命釋原伯貫之囚使干門外呼之周召二公立于城樓之上謂太叔曰本欲

計也以臣愚見此禍皆本于叔隗吾王先正其誅然後堅守以待諸侯之救可以萬全亦是策襄王嘆曰朕之不明自取其禍今太后病危朕暫當避位以慰其意若人心不忘朕聽諸侯自圖之可也如此出國因謂周召二公曰太叔此來爲隗后耳若取隗氏必懼國人之謗不敢居于王城二卿爲朕繕兵固守以待朕之歸可也周召二公頓首受命襄王問于富辰曰周之接壤惟鄭衛陳三國朕將安適富辰對曰陳衛弱不如適鄭襄王曰朕曾用翟伐鄭鄭得無怨乎富辰曰臣之勸王適鄭者正爲此也鄭之先世有功于周其嗣必不忘王以翟伐鄭鄭心不平固日夜望翟之昔周以自明其順也今王適鄭彼必喜于奉迎又何怨焉襄王意乃決富辰又請曰王犯翟鋒而出恐翟人悉衆與王爲難奈何此策是臣願率

將原伯貴邦縛獻功于太叔太叔命囚之于營頹叔曰今伯貴被擒毛衛必然喪膽若夜半往劫其營以火攻之衛可擒也太叔以爲然言于赤丁赤丁用其策暗傳號合是夜三鼓之後赤丁自引步軍千餘俱用利斧劈開索鏈切入大營就各車上將蘆葦放起火來頃刻延燒遍營中火球亂滾軍士大亂頹叔桃子各引精騎乘勢殺人銳不可當毛衛急乘小事從營後而遁正遇着步卒一隊爲首乃是太叔帶大喝毛衛那裏走毛衛着忙披太叔一鎗刺于車下翟軍大獲全勝遂圍王城周襄王聞二將被擒謂富辰曰早不從卿言致有此禍富辰曰翟勢甚狂吾王暫爾出巡諸侯必有倡義納王者周公孔奏曰王師雖敗若悉起百官家屬尚可背

城一戰今何難棄社稷委命于諸侯乎召公過奏曰言戰者乃危

棄馬匹器械殆盡引數騎奔山後去了原伯蒼擡頭一望見山上
飛龍赤旗飄颻繡傘之下蓋着太叔大吹大擂飲酒原伯貫曰此
賊命合盡于吾手乃揀平坦處驅車欲上山上的木砲石打將下
來原伯正沒計較忽聞山切中連珠砲響左有顏叔右有桃子兩
路鐵騎如狂風驟雨圍裹將來原伯心知中計急教回軍來路上
已被翟軍砍下亂木縱橫道路車不能行原伯喝令步卒開路軍
士都心慌膽落不戰而潰原伯無計可施卸下繡袍欲雜于衆中
逃命有小軍叫曰將軍到這裏來顏叔聽得叫聲疑爲原伯指插
翟騎追之擒獲三十餘人原伯果在其內比及赤丁大軍到時已
大獲全勝車馬器械悉爲所俘有逃脫的軍士回營報知毛衛毛
衛只教堅守一面遣人馳奏周王求其添兵助將不在話下顏叔

兵五百直逼其營晨罵以激其怒若彼開營出戰佯輸詐敗引他
走翠雲山一路便算功勞赤丁與太叔引大隊在後準備接應分
撥停當赤丁頗亦能領却說赤風子引五百騎兵協戰原伯貴登壘望之
欺其寡少便欲出戰毛衛諫曰翟人詭詐多端只宜持重俟其懈
怠方可擊也亦是只知其二挨至午牌時分翟軍皆下馬坐地口中
大罵周王無道之君用這般無能之將降又不降戰又不戰待要
何如亦有臥地而罵者原伯貴忍耐不住喝教開營營門開處湧
出車乘百餘車上立著一員大將金盔繡襖手執大桿刀乃原伯
貴也赤風子忙叫孩兒們快上馬自挺鐵槊來迎戰不上十合撥
馬望西而走軍士多有上馬不及者周軍亂搶馬匹全無行列無
紀律安望能勝赤風子回馬又戰數合漸漸引至翠雲山相近赤風子委

君信其言問太叔何在頽叔桃子曰現在郊外候命翟君遂迎太

叔入城太叔請以甥舅之禮相見

禮數原不曾差行只是結親時不是正道耳一笑

翟君

大喜

一女而有兩婿豈不可喜

遂撥步騎五千使大將赤丁同頽叔桃子奉太

叔以伐周周襄王問翟兵臨境遣大夫譚伯為使至翟軍中諭以

太叔內亂之罪亦丁殺之驅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卿

士原伯貫

原封邑今陳慶府濟源縣名貫字伯

為將毛衛副之率車三百乘出城禦

敵伯貫知翟兵勇猛將輶車聯格為營如堅城一般赤丁衝突數

次俱不能入連日搦戰亦不出應赤丁憤甚乃定下計策于翠雲

山

在王城西北

搭起高臺上建天子旌旗使軍士假扮太叔在臺上飲

晏歌舞為樂却教頽叔桃子各領一千騎兵伏于山之左右只等

周兵到時臺上放砲為號一齊攏殺將來又教親兒赤風子引騎

后驚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却說顏叔桃子聞隗后被貶大驚曰
當初請兵伐鄭是我二人請婚隗氏又是我二人今忽然被斥翟
君必然覓怪太叔今出奔在翟定有一番假話哄動翟君倘然翟
兵到來問罪我等何以自解就把此話直即日乘輕車疾馳趕上
太叔做一路商量若見翟君須是如此如此不一日行到翟國太
叔停駕于郊外顏叔桃子先入城見了翟君告訴道當初我等原
爲太叔請婚周王聞知美色乃自取之立爲正宮只爲往太后處
問安與太叔相遇偶然太叔做起前因說話良久那良久時只怕
笑被宮人言語誣謗周王輕信不念貴國伐鄭之勞遂將王后貶
入冷宮太叔逐出境外忘親昔德無義無恩乞假一旅之師殺入
王城扶立太叔爲王救出王后仍爲國母誠貴國之義舉也翟

話說周襄王聞宮人小東之語心頭一時火起急取牀頭寶劍趨往中宮來殺太叔纔行數步忽然轉念太叔乃太后所愛我若殺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爲不孝矣況太叔武藝高強倘然不遜挺戟相持反爲不美不如暫時隱忍俟明日詢其實跡將隗后貶退諒太叔亦無顏復留必然出奔外境只等他出奔外境却不等其不知豈不穩便嘆了一口氣擲劍於地復回寢宮使隨身內侍打探太叔消息回報太叔知小東來訴我王已脫身出宮去矣襄王曰宮門出八如何不稟命于朕亦朕之疎于防範也悔之次早襄王命拘中宮侍妾審問初時抵賴喚出小東面證遂不能隱將前後醜情一一招出襄王將隗后貶入冷宮封鎖其門穴牆以通飲食此時縱以母故不殺叔太叔帶自知有罪逃奔翟國去了惠太

帶何不取而囚之乎

也豈未嘗謀于狐趙諸賢耶及被襄王責備一番慙赧無地
悔亦何及齊桓晉文俱是有功於王室者齊桓則王命以毋
下拜而不敢當晉文乃因功而請隧卽此一端優劣自見況
隧爲大典固不可以賜人而畿內之地亦非酬功之物襄王
之賜晉文之受胥失之矣乃又因其不服而圍之則晉文之
失爲更甚蒼葛之言真是有理晉文聞之未知其亦愧焉否
也

守信降原只是權術非真有見于信義之中也只看商鞅徙
木之信便是一般伎倆

晉文之于樊原志在得地也而却以信義之名動之而因以
取之此卽所謂以力假仁霸者之術也

而身伐王城罪不容于死矣獨不思公道在人其何以謝天下諸侯乎一念之差身敗名滅可不懼哉

鄭人抗命執使襄王怒而討之原不爲過但不當借兵于翟耳近于王畿之國惟有陳衛與鄭陳衛弱而鄭強天子之出非鄭安適乎然有他難而適鄭猶可言也及翟之難而奔之縱鄭人喜于奉迎而慙終有不免人于盛怒時即欲與人爲難其亦細酌其可用之人而慎毋爲後日之所慙焉則得之矣

求霸必先尊王此是第一要着晉民屢易其君正須示以大義晉文立國之初恰恰遇此機會周襄之不幸正晉文之大幸也尊卑之分名器爲重晉文恃功而請隧非賢者之所宜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叔帶不弟不臣瀆倫滅理與他罪不同卽聲其罪而誅之亦不爲過況其曾召戎兵以亂周是爲怙罪不悛矣襄王乃以姑息從事卒致翟人之禍幾于不免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矣

顏叔桃子原は無罪之人只因見解不明遂至陷于大逆夫借兵請后皆王命也而隗后之私通叔帶豈能預料之乎翟人卽使興兵以正言責之再借諸侯之力以拒之未必便偏害于已而乃預恩避禍反與太叔同謀虛言動翟且助二逆

東周列國志卷之八
與隗氏私通走得路熟做得事慣漸漸不避耳目不顧利害自然
敗露出來那隗后少年貪慾襄王雖則寵愛五旬之人到底年力
不相當了老夫而娶少妻者最宜著眼不時在別寢休息太叔用些賄使些勢
那把守宮門的無過是內侍之輩都想道太叔是太后的愛子周
王一日晏駕就是太叔爲王了落得他些賞賜管他甚帳以此不
分早晚出入自如却說宮婢中有箇小東頗有幾分顏色善於音
律太叔一夕歡宴之際使小東吹玉簫太叔歌而和之是夕開懷
暢飲醉後不覺狂蕩便按住小東求歡小東懼怕隗后解衣脫身
太叔大怒拔劍趕逐欲尋小東殺之小東竟奔襄王別寢叩門哭
訴說太叔如此恁般如今見在宮中襄王大怒取了床頭寶劍趨
至中宮要殺太叔畢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愛子况且事體重大不敢多口惠后心上亦自覺著辰分付宮人閒話少說隗后的宮侍已自遍受賞賜做了一路爲之耳目太叔連香達且潛住宮中只瞞得襄王一人凡婦人偷漢大半只史官是瞞得丈夫一人耳有詩歎曰

太叔無兄何有嫂

襄王愛弟不防妻

一朝射獵成私約

始悔中宮女是夷

夷女不必定

不必定然偷漢此責殊錯又有詩譏襄王不該召太叔回來召同而遠之何妨

明知篡逆性難悛音遜

便不行誅也絕親

引虎入門誰不噬

襄王真是夢中人

大凡做好事的心一日小一日做歹事的膽一日大一日甘公帶

情甘公輕輕點頭各勒馬而回恰好山坡下趕出一羣麋鹿來太叔左射麋右射鹿俱中之隗后亦射中一鹿衆人喝采一番隗后復跑馬至于山腰襄王出幕相迎曰王后辛苦隗后以所射之鹿拜獻襄王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獻襄王大悅衆將及軍士又馳射一番方纔撤圍御庖將野味烹調以進襄王頒賜羣臣歡飲而散明日又將特頒蛤湯一味以賜次日甘公帶八朝謝賜遂至惠后宮中間安其時隗后已先在矣隗后預將賄賂買囑隨行宮侍遂與太叔眉來眼去兩下意會托言起身遂私合于側室之中其容易也男貪女愛極其眷戀之情臨別兩不相舍隗后囑付太叔不時入宮相會太叔曰恐王見疑隗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慮也

既會偷漢那怕不會遮
飾大夫叔帶真是過慮惠后宮人頗知其事只因太叔是太后的

請于王前試之襄王命多選良馬韉勒停當侍婢陪騎者約有數

人隗后方欲跨馬襄王曰且慢遂問同姓諸卿中

不取異姓而取同姓知別嫌矣

然同姓豈遂可不避乎好笑

誰人善騎保護王后下場甘公帶奏曰臣當効勞

這一差正暗合了隗后之意侍婢簇擁隗后做一隊兒騎馬先行

甘公帶隨後跨着名駒趕上不離左右隗后要在大叔面前施逞

精神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誇張手段

要試那箇手段先以這箇手段作引頭

未試

弓箭先試跑馬隗后将馬連鞭幾下那馬騰空一般去了太叔亦

躍馬而前轉過山腰剛剛兩騎馬討箇並頭隗后将絲韁勒住誇

獎甘公曰久慕王子大木今始見之太叔馬上欠身曰臣乃學騎

耳不及王后萬分之一隗后曰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宮中間安妾

有話講

女人私紆那裡有甚好話講出來

言猶未畢侍女數騎俱到隗后以目送

后坐于王側見甘公帶才貌不凡射藝出衆誇獎不迭問于襄王
知是金枝玉葉十分心愛遂言于襄王曰天色尚早妾意欲自打
一圍以健筋骨幸吾王降旨襄王本意欲取悅隗后怎好不准其
奏即命將士重整圍場隗后解下繡袍原來袍內預穿就窄袖短
衫罩上異樣黃金銷子輕細之甲腰繫五綵純絲繡帶用玄色輕
絹六尺周圍抹額籠蔽鳳笄以防塵土腰懸箭箠手執朱弓收束
得好不齊整怎怪得有詩爲証

花般綽約玉般肌

幻出戎裝態更奇

仕女班中嬌武藝

將軍隊裏擅嬌姿

隗后這回裝束別是一般丰采喜得襄王微微含笑左右駕戎輅
以待隗后曰車行不如騎迅妾隨行諸婢皆翟國來的俱慣馳馬

晚后坐而觀之襄王欲悅晚后之意出令曰日中爲期得三十禽

者賞輶車

兵車之大者

三乘得二十禽者賞以輶車二乘得十禽者賞

以輶車一乘不渝十禽者無賞一時王子王孫及大小將士擊狐

伐兔無不各逞其能以邀厚賞打圍良久太史奏日已中矣襄王

傳令撤回諸將各獻所獲之禽或一十或二十惟有一位貴人所

獻踰三十之外那貴人生得儀容俊偉

便是惹女人的招牌婦女偷情未有不愛此四字者

也呵

一表人物乃襄王之庶弟名曰帶國人皆稱曰太叔爵封甘

公因先年奪嫡不遂又召戎師以伐周事敗出奔齊國後來惠后

再三在襄王面前辯解求恕大夫富辰亦勸襄王兄弟修好襄王

不得已召而復之

召之復國可也奈何復使在左右乎

今日在打圍中施逞精神按

了箇頭籌襄王大喜卽賜輶車如數其餘計獲多少各有賜答晚

隗乃咎如國之女已嫁晉侯後叔隗乃翟君所生今尙未聘王可
求之襄王大喜復命頽叔桃子往翟求婚翟人送叔隗至周襄王
欲立爲繼后富辰又諫曰王以翟爲有功勞之可也今以天子之
尊下配夷女翟恃其功加以姻親必有窺伺之患矣襄王不聽遂
以叔隗主中宮之政說起那叔隗雖有韶色素無閨德在本國專
好馳馬射箭翟君每出獵必自請隨行日與將士們馳逐原野全
無拘束小說中凡外國出兵多有女將也是本此一類今日嫁與周王居於深宮如籠中
之鳥檻內之獸甚不自在一口請于襄王曰妾幼習射獵吾父未
嘗禁也今鬱鬱宮中四肢懈倦四肢倦不安靜何必定須射獵乎將有痿痺之
疾王何不舉大狩使妾觀之襄王寵愛方新言無不從遂命太史
擇日大集車徒較獵於北邙山今縣陽洛北縣有司張幕於山腰襄王與

必用翟人耶
計亦左矣

大夫富辰連聲曰不可不可古人云疎不問親鄰雖

無道乃子友之後於天子兄弟也武公著東遷之勞厲公平子頽

之亂其德均不可忘程乃戎狄豺狼非我同類用異類而蔑同姓

修小怨而置大德臣見其害未見其利也頽叔桃子曰昔武王伐

商九夷俱來助戰何必同姓彼時却如不單靠立東山之征實因管

蔡邲之橫逆猶管蔡也翟之事周末嘗失禮以順誅逆不亦可乎

襄王曰二卿之言是也乃使頽叔桃子如翟諭以伐邲之事翟君

欣然奉命假以出獵為名突入邲地攻破櫟城以兵戍之遣使同

二大夫告捷於周周襄王曰翟有力於朕朕今中宮新喪欲以翟

為婚姻何如也有功加賞可也何必婚姻頽叔桃子曰臣聞翟人之歌曰前叔隗

後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輝言翟有二女皆名叔隗並有殊色前叔

伯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疎齊而親晉不在話下是時鄭文

公臣服於楚

又是楚易又是楚

不通中國恃強凌弱怪滑伯事衛

不事鄭乃與師伐之滑伯懼而請成鄭師方退滑仍舊事衛不肯

服鄭鄭文公大怒命公子士洩為將堵俞彌副之再起大軍伐滑

衛文公與周方睦許鄭于周周襄王使大夫遊絲伯至鄭為潛求

解未至鄭文公聞之怒曰鄭衛一體也王何厚於衛而薄於鄭耶

命拘絲伯於境上

王端心服楚已是不可歸又說

俟破滑凱旋方可釋

之絲伯被拘其左右奔回訴知周襄王襄王罵曰鄭捷欺朕大甚

朕必報之問羣臣誰能為朕問罪于鄭者大夫頹叔桃子二人進

曰鄭自先王兵敗益無忌憚今又挾荆蠻為重虐執王臣若與兵

問罪難保必勝以臣之愚必借兵于翟方可仰威

中原許多大國何不借兵而乃

減至三日至今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各處每歲冬至後一百五日
預作乾糲以令水食之謂之禁火亦曰禁烟因以清明前一日爲
寒食節遇節家家插柳于門以招子推之魂或設野祭焚紙錢皆
爲子推也胡曾有詩云

羈絆從遊十九年

天涯奔走備顛連

食君刳股心何赤

辭祿焚軀志甚堅

綿上烟高標氣節

介山祠壯表忠賢

只今禁火悲寒食

勝却年年掛紙錢

文公既定君臣之賞大修國政舉善任能省刑薄斂通商禮賓拯
寡救乏這等舉動國中大治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內史叔與
賜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待之有加禮叔與歸見襄王言晉侯必

白不得久禮而避之有禮而從之君子之道也

文公面有愠色謂

解張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聞子推甚孝若舉火焚林必當

負其母而出矣魏華進曰從亡之日眾人皆有功勞豈獨子推哉

今子推隱身以要君廷邇車駕虛費時日

雖然其怨氣語却亦說得有理

待其避

火而出臣當羞之乃使軍士於山前山後周圍放火火烈風猛延

燒數里三日方息子推終不肯出母子相抱死於枯柳之下已欲

正之節而累母不得其罪人耳軍士尋得其骸骨文公見之爲之流涕命

葬于綿山之下立祠祀之環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

道之甚矣

使農夫掌其歲祀改綿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過後世於綿土立

縣謂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

之候國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舉火爲之冷食一月後漸

股以進今寡人大賞功臣而獨遺子推寡人之過何辭即使人往

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鄰舍詰問子推去處有能言者

寡人并官之

急于報功
晉文厚道

解張進曰此書亦非子推之書乃小人所

代也子推恥于求賞負其母隱于綿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勞

泯沒是以懸書代爲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懸書寡人幾忘子推之

功矣遂拜解張爲下大夫卽日駕車用解張爲前導親往綿山訪

求子推

功高過急于酬
功高文負是難得

只見峯巒疊疊草樹萋萋流水潺潺行

雲片片林鳥羣噪山谷應聲竟不得子推踪跡正是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左右拘得農夫數人到來文公親自問之農夫曰數

日前曾有人見一漢子負一老嫗息于此山之足汲水飲之復負

之登山而去今則不知所之也文公命停車于山下使人遍訪數

無求于君何以見爲老母曰汝能爲廉士吾豈不能爲廉士之母
吾母子當隱于深山毋溷于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兒素愛綿
上今汾州府介休縣山高谷深今當歸此乃負其母奔綿上結廬于深谷
之中草衣木食色自已可也如老母何古人拊檄將終其身焉鄰舍
無知其去跡者惟解張知之乃作書夜懸于朝門文公設朝近臣
收得此書獻於文公文公讀之其詞曰

有龍矯矯

悲失其所

數蛇從之

周流天下

龍飢乏食

一蛇割股

龍返於淵

安其壤土

數蛇八穴

皆有寧宇

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

文公覽畢大驚曰此介子推之怨詞也昔寡人過衛之食子推割

守清貧躬自織屨以待奉其老母

單是自已安貧可也乃不為老母計乎介推誤矣

晉侯

大會羣臣論功行賞不見子推偶爾忘懷竟置不問了鄰人解張

見子推無賞心懷不平又見國門之上懸有詔令倘有遺下功勞

未敘許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門報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

在廚下聞之

稍吸不甚要緊之節而得免老母以謂子推曰汝効

勞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勞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數鍾

之粟米供朝夕之饔飧

老母所見甚是則豈不勝于織屨乎子推

對曰獻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賢惠懷不德天奪其助以國屬於

主公諸臣不知天意爭據其功吾方恥之吾寧終身織屨不敢貪

天之功以為已力也

天之所置亦待人輔而成功有勞得

老母曰

汝雖不求祿亦宜八朝一見庶不汲汝割股之勞子推曰孩兒既

行從亡之賞而不及于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來前寡人爲

汝明之夫導我以仁義

開口便是此二字其胸中是何等經緯然却非宋襄之仁義也明者當自知之

使

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議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

賞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復受次賞故上賞賞德其次

賞才又其次賞功若夫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賞之後

行且及汝矣壺叔愧服而退

不特壺叔愧服雖天下萬世人亦當無不愧服

文公乃大出

金帛遍賞輿僮僕隸之輩受賞者無不感悅惟魏犇顓頊二人自

恃才勇見趙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辭令爲事其賞却在已上心中

不悅口內稍有怨言

庸人之見往往如此

文公念其功勞全不計較又有介

子推原是從亡人數他爲人狷介無比因濟河之時見狐偃有居

功之語心懷鄙薄恥居其列自隨班朝賀一次以後托病居家甘

說書文公欲行復國之賞乃大會羣臣分爲三等以從亡爲首
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列其勞之輕重而
上下其賞第一等從亡中以趙衰狐偃爲最其他狐毛晉臣魏犢
狐射姑先軫顓頊以次而敘第二等送款者以欒枝卻縠爲最其
他士會舟之僑孫伯糾祁滿等以次而敘第三等迎降者卻步揚
韓簡爲最其他梁繇靡家僕徒卻乞先穀屠擊等以次而敘無采
地者賜地有采地者益封別以白璧五雙賜狐偃曰向者投璧于
河以此爲報外好大利錢比張員一笑又念狐突冤死立廟于晉陽之馬
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詔令于國門倘有遺下功勞
未敘者許其自言小臣壺叔進曰臣自蒲城相從主公奔走四方
足踵俱裂居則侍寢食出則戒車馬未嘗頃刻離左右也今主公

如此大賢雖父賢其女不足為嫌也遂宣叔隗母子入朝立叔隗為內子立盾為嫡子叔隗亦固辭文公喻以趙姬之意乃拜受謝恩而出盾時年十七歲生得氣宇軒昂舉動有則通詩書精射御趙衰甚愛之後趙姬生三子曰同曰括曰嬰其才皆不及盾此是後話史官敘趙姬之賢德有贊云

陰性好閑

不嫉則妬

惑夫逞驕

篡嫡敢怒

褒進申紉

服權曰怖

理顯勢窮

誤人自誤

貴而自賤

高而自卑

同括下盾

隗壓于姬

謙謙令德

君子所師

文公之女

成季之妻

之位立齊女爲夫人翟女次之懷嬴又次之趙姬聞季隗之歸亦

勸其夫趙衰迎接叔隗母子衰辭曰蒙主公賜婚不敢復念翟女

也衰非薄德者但以國君之女勢不能趙姬曰此世俗薄德之語

非妾所願聞也妾雖貴然叔隗先配且有子矣豈可憐新而棄舊

乎趙姬口雖唯唯意猶未決猶恐一時高興其念不誠耳趙姬乃入宮奏于文

公曰妾夫不迎叔隗欲以不賢之名遺妾望父侯作主文公乃使

人至翟迎叔隗母子以歸趙姬請以內子之位讓翟女趙姬又不

可趙姬曰彼長而妾幼彼先而妾後長幼先後之序不可亂也且

聞子盾齒已長矣而又有才自當立爲嫡子妾居偏房理所當然

試問今之天下婦女若必不從妾有退居宮中耳衰不得已以姬

言奏于文公文公曰吾女能推讓如此雖周大姬莫能過也贊得

齊女爲夫人翟女次之懷嬴又次之趙姬聞季隗之歸亦勸其夫趙衰迎接叔隗母子衰辭曰蒙主公賜婚不敢復念翟女也

功

一日乘問言于文公文公大驚曰寡人以為死于兵刀久矣今

猶在乎何不早言頭須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君周遊列

國所至送女生育已繁公子雖在未卜君意何如亦是人情之常

不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數內是以不敢遽白耳文公曰汝如不言寡人幾負不

慈之名即命頭須往蒲厚賜遂氏迎其子女以歸使嬴母之遂立

驪為太子此是晉文正處以伯姬賜與趙衰為妻謂之趙姬翟君聞晉侯

嗣位遣使稱賀送季隗歸晉文公問季隗之年對曰別來八載今

五十有二矣文公戲曰猶幸不及二十五年矣只用耳一笑齊孝

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晉晉侯謝其玉成之美姜氏曰妾非不貪夫

婦之樂所以勸駕者正為今日耳文公將齊翟二姬平昔賢德述

于懷嬴懷嬴稱讚不已固請讓夫人之位于二姬於是更定宮中

知呂卻之黨幾何文公蹙眉而言曰衆甚頭須奏曰此輩自知罪重雖奉放猶且懷疑主公當思所以安之文公曰安之何策頭須奏曰臣竊主公之財使主公饑餓臣之獲罪國人盡知若主公出遊而用臣爲御使舉國之人聞且見之皆知主公之不念舊惡而羣疑盡釋矣不特爲一時免罪進身之資并可使其後日斷無復有他變頭須有小智文公曰善乃托言巡城用頭須爲御呂卻之黨見之皆私語曰頭須竊君之藏今且仍舊錄用況他人乎自是訛言頓息文公仍用頭須掌庫藏之事因有恁般容人之量所以能安定晉國文公先爲公子時已娶過二妻初娶徐羸早卒再娶偁姑生一子一女子名驩女曰伯姬偁姑亦薨於蒲城文公出亡時子女俱幼棄之於蒲亦是頭須收留寄養于蒲民遂氏之家歲給粟帛無缺頭須此舉却有大過人處其在晉文亦不爲無

文公追恨呂卻二人欲盡誅其黨趙衰諫曰惠懷以嚴刻失人心

君宜更之以寬

不特得爲政之綱而其積德爲多矣後之君大十有以也

文公從其言乃頒

行大赦呂卻之黨甚衆雖見赦文猶不自安訛言日起文公心以

爲憂忽一日侵晨小吏頭須叩宮門求見文公方解髮而沐聞之

怒曰此人竊吾庫藏致寡人行資缺乏乞食賈衛今日尙何見爲

只是不見并不加責是何等度量

聞人如命辭之頭須曰主公得無方沐乎聞者

驚曰汝何以知之頭須曰夫沐者俯首曲躬其心必覆心覆則出

言顛倒宜我之求見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勃鞞得免呂卻之難

今獨不能容頭須耶

卽此可知是聞而求繼者

頭須此來有安晉國之策君

必拒之頭須從此逃矣聞人遽以其言告于文公文公曰是吾過

也亟索冠帶收束召頭須入見頭須叩頭請罪訖然後言曰主公

縮尾今番河上榮歸如出岡之鳳雙宿雙飛正所謂彼一時此一
時也文公至絳國人無不手額稱慶百官朝賀自不必說遂立懷
嬴爲夫人當初晉獻公嫁女伯姬之時使郭偃卜卦其繇云世作
甥舅三定我君伯姬爲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懷嬴又爲晉文公夫
人豈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歸國又送重耳歸國今日文
公避難而出又虧穆公誘誅呂卻重整山河豈不是三定我君又
穆公會夢寶夫人引之遊于天闕謂見上帝遙聞殿上呼穆公之
名曰任好聽旨汝平晉亂如是者再穆公先平里克之亂一筮一
夢無不應驗始知

萬物榮枯皆有定

浮生碌碌空奔忙

笑彼愚人不安命

強覓冬雷和夏霜

又使之護送下塲是教之以淫而與之以會也二人之奸襄
王自取之也夫復誰尤

話說晉文公在王城誅了呂省卻芮向秦穆公再拜稱謝因以親
迎夫人之禮請逆懷嬴歸國穆公曰弱女已失身子圍恐不敢辱
君之宗廟得備嬪嬙之數足矣後來齊姜居正翟女次之懷嬴又
爲其次而秦不怪者還是此意
文公曰秦晉世好非此不足以主宗祀舅其勿辭耳重耳之出國
人莫知今以大婚爲名不亦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復至雍都
盛飾輜駟以懷嬴等五人歸之又親送其女至於河上以精兵三
千護送謂之紀綱之僕今人稱管家爲紀綱蓋始於此文公同懷
嬴等齊河趙衰諸臣早備法駕於河口迎接夫婦升車百官扈從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好不熱鬧昔時宮中夜遁如入土之龜縮頭

介推雖是高節然却不免于乖戾其在從亡數內雖著勞力然非上賞之倫也立國之初紛紜多事推久不入朝故晉侯偶未念及非棄之也詔令許人自言亦是慮有遺忘者耳推固家貧母老從亡在外旣未得盡孝養之忱求祿以爲養未見其有傷于義也懟君而逃已不合道晉文雖忘之于先而自往求之于綿山數日可謂有禮矣終于不出又并母而焚焉守一己之小廉而虧忠孝之大節有乖聖人之道矣故君子者不立異以鳴尚不矯情以干譽若介子者謂之志士則可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男女有別聖人戒焉別嫌明微男女之際爲重堂堂天子之后而乃與軍將較獵圍塲此何理也卽無叔帶已不可訓

其二爲晉文之妻一爲其女得賢婦女若此晉文家庭之樂真是非常豈天所以報賢者乎嘻何其盛也

賞當其功中人所能從亡爲上送欵次之迎降又次之此恒情也從亡中各別其輕重此亦恒情也然就恒情而論孰不以冒矢石犯鋒鏑者爲功高而厚賞乎晉文以輔我以謀議者居上此其識見固已可嘉矣至又以導我以仁義者居最上則其經緯之明識見之大直是無有限量夫能以仁義爲上王焉可也霸云乎哉

只就賞功第一節晉文已成霸有餘矣但仁義爲上謀議次之勞力又次之此等分寸自是上智之事魏犢顓頊勇夫而已豈知此哉其不服而有怨言不足怪也

勃鞞頭須皆晉文大怨之人也。使其無容人之量。則卽位之日。必將先求而殺之矣。尙俟其來獻計乎。來而不卽執之。反皆教之以逃。晉文之量。於是乎不可及矣。不然。試看晉惠之自秦而歸。先殺慶鄭。而後入其度量之相去。何止千里也。好上而不能下者。婦人之常情。而妬者。更其情之牢。不可破者也。趙姬人主之女也。而勸其夫之迎叔隗。于翟其賢已不可及矣。又立其子爲嫡子而已。子下之。豈不更難能乎。至讓翟女爲正而已。反偏居此。其能下而不妬。真超出于恆情。萬萬求之。男子中亦罕有其匹。況婦人乎。令人歎想不置。齊桓有賢女。秦穆有賢女。晉文又有賢女。三霸主之女皆賢。已是奇事。而又同時共聚一處。此可謂賢女之大聚會也。而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八宮中

頭須竊藏而逃致貽君以窘困饑餒之患其罪大矣然欲借以安反側則正須罪大而怨厚之人子房教漢高以先封雍齒正祖此音

頭須之罪未若勃鞞之甚矣能容勃鞞豈不能容頭須乎頭須之來殆亦聞勃鞞之事而繼焉者也然勃鞞罪雖大而功亦不小可以贖前愆而邀新寵矣至于頭須罪雖輕于勃鞞而此舉實不足爲功故晉文之寬頭須無異寬勃鞞之心而二人之功罪却自有其等不可不察

該死

豈敢豈敢
過謙過謙

叩頭不已穆公邀文公同坐文公大罵逆賊寡人

何負于汝而反若非勃鞞出首潛出宮門寡人已爲灰燼矣呂卻

此時方知爲勃鞞所賣報稱勃鞞實歆血同謀願與俱死

出首者
免料想

呂卻尚未知
大文公笑曰

勃鞞若不其歆安知汝謀如此喝叫武

士拿下就命勃鞞監斬須臾二顆人頭獻于階下可憐呂省卻芮

輔佐惠公也算一時豪傑索性屯軍盧柳之時與重耳做箇頭敵

不失爲從一忠臣

此論
甚正

既已迎降又復背叛今日爲公孫枝所誘

死於王城身名俱敗豈不哀哉文公卽遣勃鞞將呂卻首級往河

西招撫其衆一面將捷音馳報國中衆大夫皆喜曰不出子餘所

料也趙衰等忙備法駕往河東迎接晉侯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界恐新君復如惠公故事也

說得可聽
不信

今聞新君火厓二大夫

有意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願聞大夫其速來共計

呂卻得書欣然而往至河西軍中公孫枝出迎敘話之後設席相
款呂卻坦然不疑誰知公孫枝預遣人報知秦穆公先至王城等
候呂卻等留連三日願見秦君公孫枝曰寡君駕在王城同往可
也車徒暫屯此地俟大夫返駕一同濟河何如呂卻從其言行至
王城勃鞞同公孫枝先驅入城見了秦穆公使丕豹往迎呂卻穆
公伏晉文公于圍屏之後呂卻等繼至謁見已畢說起迎立子雍
之事穆公曰公子雍已在此了呂卻齊聲曰願求一見穆公呼曰
新君可出矣只見圍屏後一位貴人不慌不忙久手步出呂卻睜
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

這等弄他
真是有趣

嚇得呂省卻芮魂不附體口稱

權主公不在誰敢擅動是箇幸一賊雖逃不久當授首矣再說呂

卻等屯兵郊外打聽得晉君未死諸大夫閉城謹守恐其來追欲

奔他國但未決所向勃鞞給之曰晉君廢置從來皆出秦意況二

位與秦君原有舊識今假說公宮失火重耳焚死去投秦君重耳

秦勃鞞之計也今却教呂卻迎公子雍而立之重耳雖不死亦難

往彼便先有城局在胸了再八矣呂省曰秦君向與我有王城之盟今日只合投之但未知

秦肯容納否勃鞞曰吾當先往道意如其慨許卽當偕往不然再

作計較勃鞞行至河口聞公孫枝屯兵河西卽渡河求見各各吐

露心腹說出真情公孫枝曰旣賊臣見投當誘而誅之以正國法

無負便宜之托可也乃爲書托勃鞞往召呂卻書畧曰

新君八國與寡君原有割地之約寡君使枝宿兵河西理明疆

只得號召其黨殺出朝門而去史官有詩云

毒火無情殺械成

誰知車駕在王城

晉侯若記留祛恨

安得潛行會舅甥

且說狐趙變魏等各位大夫望見宮中失火急忙歛集兵衆準備
撓鉤水桶前來救火原不曾打帳廝殺直至天明照火撲滅乃知
呂卻二人造反不見了晉侯好大喫驚有先前分付心腹內侍火
中逃出告知主公數日前於五鼓微服出宮不知去向趙衰曰此
事問狐國舅便知狐毛曰吾弟子犯亦於數日前入宮是夜便不
曾歸家想君臣相隨必然預知二賊之逆謀吾等只索嚴守都城
修葺宮寢以待主公之歸可也魏驍曰賊臣造逆焚宮殺主今雖
逃不遠乞付我一旅之師追而斬之

是個戰將主意

趙衰曰甲兵國家大

也卻芮以爲然言于呂省是晚家衆各帶兵器火種分頭四散埋
伏約莫三更時分於宮門放起火來那火勢好不兇猛宮人都在
睡夢中驚醒只道宮中遺漏大驚小怪一齊都亂起來火光中但
見戈甲紛紛東冲西撞口內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宮人遇火者爛
額焦頭逢兵者傷肢損體哀哭之聲耳不忍聞呂省仗劍直入寢
宮來尋文公並無踪影撞見卻芮亦仗劍從後宰門入來問呂省
曾了事否呂省對答不出只是搖頭二人又昌火覆身搜尋一遍
忽聞外面喊聲大舉勁鞞倉忙來報曰狐趙欒魏等各家悉起兵
衆前來救火若至天明恐國人俱集我等難以脫身不如乘亂出
城候至天明打聽晉侯死生的確再作區處此是恐生他變或傷
衆人或傷自己故以
此言謂之呂省此時不曾殺得重耳心中早已著忙了全無主意
出外耳

真各各歎息而去呂卻二人聞知文公患病不出直至三月朔方
繼視朝暗暗歡喜曰天教我殺重耳也且說晉文公狐偃潛行離
了晉界直入秦邦遣人致密書於秦穆公約于王城相會穆公聞
晉侯微行來到心知國中有變乃托言出獵即日命駕竟至王城
來會晉侯相見之間說明來意穆公笑曰天命已定呂卻輩何能
爲哉吾料子餘諸人必能辦賊君勿慮也蓋于在國之時已深悉其能矣乃遣大
將公孫枝屯兵河日打探絳都消息便宜行事晉侯權住王城却
說勃鞞恐呂卻二人見疑數日前便寄宿于卻芮之家假作商量
至二月晦日勃鞞說卻芮曰主公約來早視朝想病體小愈營中
火起必然出外呂大夫守住前門卻大夫守住後門我領家家據
朝門以遏救火之人

此是自要防護宮中不致傷殘太甚耳真好安放

重耳雖垂翅難逃

也又替他出一好主意真是有功臣請留此爲誅二賊之內應狐偃曰事已迫矣

臣請從行國中之事子餘起衰字必能料理文公叮囑勃鞞凡事留

心當有重賞勃鞞叩首辭出文公與狐偃商議了多時使狐偃預

備溫車於宮之後門只用數人相隨文公召心腹內侍分付如此

如此不可洩漏是晚依舊如常就寢至五鼓託言感寒疾腹痛使

小內侍執燈如廁也出恭遂出後門與狐偃登車出城而去次早宮

中俱傳主公有病各來寢室問安俱辭不見宮中無有知其出外

者天明百官齊集朝門不見文公視朝來至公宮詢問只見朱屏

雙開門上掛著一面免朝牌守門者曰主公夜來偶染寒疾不能

下床直待三月朔視朝方可接見列位也趙衰曰主公新立百事

未舉忽有此疾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衆人信以爲

長壽寺藏板 卷之八 三

先君獻公與君父子惠公則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勃

鞮乎勃鞮小臣此時惟知有獻惠安知有君哉此所謂樂犬吠堯者也首管

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其鉤桓公用之遂伯天下如君所見將修

射鉤之怨而失盟主之業矣不見臣不為臣損但恐臣去而君之

禍不遠矣又以利害動之使不怕狐偃奏曰勃鞮必有所聞而來

君必見之正是從利文公乃召勃鞮入宮勃鞮並不謝罪便見從

申有所但再拜口稱賀喜文公曰寡人嗣位久矣汝今日方稱賀

不已晚乎勃鞮對曰君雖即位未足賀也得勃鞮此位方穩乃可

賀耳此是引他來問文公怪其言屏開左右願聞其說勃鞮將呂

卻之謀如此恁般細述一遍今其黨布滿城中二賊又往封邑聚

兵主公必須乘間與狐國舅微服出城往秦國其兵方可平此難

某之此來正欲見新君求國舅一引進耳狐偃曰汝見主公乃自
投死也勃鞞曰某有機密事來告欲救一國人性命必面見主公
方可言之狐偃遂引至宮門首偃叩門門先入見了文公述勃鞞求
見之語文公曰鞞有何事救得一國人性命此必托言求見借舅
氏作面情討饒耳狐偃曰勸堯之言聖人擇焉主公新立正宜捐
棄小忿殺我也而謂之小忿想大廣納忠告不可拒之文公意猶未
釋乃使近侍傳語責之曰汝斬寡人之袂也衣袂此衣猶在寡人每
一見之寒心汝又至翟行刺寡人惠公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卽
行幸我天命見祐不遭毒毛今寡人八國汝有何面目來見可速
逃遁遲則執汝付刑矣若果以二事爲罪則仇人也求之惟恐不
待乃教之逃遁來卽此一端勃鞞亦當効
忠恐勃鞞呵呵大笑曰主公在外奔走十九年世情尙未熟透耶

耳卽位勃鞞必然懼誅此人膽力過人可邀與共事使人招之勃鞞隨呼而至呂卻告以焚宮之事勃鞞欣然領命三人歃血爲盟獨不記屠岸夷與平鄭請約定二月晦日會齊夜半一齊舉事呂人歃血旦嚙指爲誓耶卻二人各往封邑暗集人衆不在話下却說勃鞞雖然當面應承心中不以爲然思量道當初奉獻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重耳這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今日懷公已死重耳卽位晉國方定又幹此大逆無道之事莫說重耳有天人助未必成事縱使殺了重耳他從亡許多豪傑休想輕輕放過了我不如私下往新君處出首把這話頭反做箇進身之階此計甚妙又想自己見箇有罪之人不便直叩公宮遂于深夜往見狐偃狐偃大驚問曰汝得罪新君甚矣六思遠隱避禍而實夜至此何也勃鞞曰

却說文公宴勞秦將公子繫等厚犒其軍有不豹哭拜于地請改葬其父不鄭文公許之文公欲留用不豹晉文欲用不豹不獲挑秦之怒平主意殊蹟豹辭曰臣已委質于秦庭不敢事二君也不豹大是乃隨公子繫到河西回復秦穆公穆公班師回國史臣有詩美秦穆公云

轉轉車騎過河東

龍虎乘時氣象雄

假使雍州無義旅

縱然多助怎成功

却說呂省卻芮迫于秦勢雖然一時迎降心中疑慮到底不能釋然對著趙衰白季諸人未免有慚愧之意又見文公卽位數日並不曾爵一有功戮一有罪舉動不測懷疑益甚乃相與計較欲率家甲造反焚燒公宮弒了重耳別立他公子爲君思想在朝無可與商者誰肯相助豈非大惟寺人勃鞮乃重耳之深仇人重

留矣臣請爲御暫適高粱

梁地

避難再作區處不說懷公出奔高粱

再說公子重耳因呂卻遣人來迎遂入晉軍呂省卻芮叩首謝罪

重耳將好言撫慰趙衰白季等從亡諸臣各各相見吐露心腹共

保無虞呂卻大悅乃奉重耳入曲沃城中朝于武公之廟絳都舊

臣欒枝卻縠爲首引著士會舟之僑羊舌職荀林父先蔑箕鄭先

都等三十餘人俱至曲沃迎駕卻步揚梁繇靡韓簡家僕徒等另

做一班俱往絳都郊外迎接重耳入絳城卽位是爲文公按重耳

四十三歲奔翟五十五歲適齊六十一歲適秦及復國爲君年已

六十二歲矣

不是天假之年返國且不可望況成文公旣立遣人

事乎可見當日之辭秦大爲失計矣

至高梁刺殺懷公子圉自去年九月嗣位至今年二月被殺首尾

爲君不滿六箇月哀哉寺人勃鞞收而葬之然後逃回不在話下

圯公子而盟可成也呂卻應諾候公子紮別去即便出合退屯于

郇城

地在解州西北

重耳使狐偃同公子紮至郇城與呂卻相會是日刑

牲歃血立誓共扶重耳為君各無二心盟訖即遣人相隨狐偃至
白衰迎接重耳到郇城大軍之中發號施令懷公不見呂卻捷音
使寺人勃鞞至晉軍催戰行至中途聞呂卻退軍郇城與狐偃公
子紮講和叛了懷公迎立重耳慌忙回報懷公大驚急集卻步揚
韓簡欒枝士會等一班朝臣計議那一班朝臣都是向著公子重
耳的平昔見懷公專任呂卻心中不忿今呂卻等尚且背叛事到
臨頭召我等何用一箇箇托辭有推病的有推事的沒半箇肯上
前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懷公歎了一口氣道孤不該私自巡
回失了秦權以致如此勃鞞奏曰羣臣私約其迎新君主公不可

外歸心寡人親率大軍屯於河上命執護送公子歸晉主其社稷子大夫若能別識賢愚倒戈來迎轉禍爲福在此一舉

呂卻二人覽書半晌不語欲接戰誠恐敵不過秦兵又如龍門山故事欲迎降又恐重耳記卻前仇將他償里克不鄭之命躊躇了多時商量出一箇計較來乃答書于公子繫其略云

某等自知獲罪公子不敢釋用然冀戴公子實某等之願也倘得與從亡諸子共矢天日各無相害子大夫任其無咎敢不如命

公子繫讀其回書已識透其狐疑之意乃單車造於廬柳來見呂卻呂卻欣然出迎告以衷腹曰某等非不欲迎降懼公子不能相容欲以盟爲信耳繫曰大夫若退軍於西北繫將以大夫之誠告

之勞不與同心共政者子孫不昌卽取白璧投之於河曰河伯爲
盟証也時公子推在他船中聞重耳與狐偃立盟曰公子之歸
乃大意也子犯欲竊以爲己功乎狐偃之所爲却有其功此等貪
圖富貴之輩吾羞與同朝自此有棲隱之意重耳濟了黃河東行
至於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其宰鄧偕發兵登城拒守秦兵圍之不豹奮
勇先登遂破其城獲鄧偕斬之桑泉今臨晉縣自衰今解州東望風迎
降晉懷公聞謀報大驚悉起境內車乘甲兵命呂省爲大將卻芮
副之屯於廬柳今解縣以拒秦兵思秦之強不敢交戰公子勢乃爲
秦穆公書使人送呂卻軍中略曰
寡人之爲德於晉可謂至矣公子昔恩視秦如仇寡人忍其父
不能復忍其子今公子重耳賢德著聞多士爲輔天人交助內

內有諸臣外有秦將不愁晉國不八公子之手臣之一身相從無益願留秦邦爲公子外臣所有白璧一雙聊表寸意重耳大驚曰孤方與舅氏共享富貴何出此言狐偃曰臣自知有三罪於公子不敢相從重耳曰三罪何在狐偃對曰臣聞聖臣能使其君尊賢臣能使其君安今臣不肖使公子困于五鹿一罪也受曹衛二君之慢二罪也乘醉出公子于齊城致觸公子之怒三罪也向以公子尚在羈旅臣不敢辭今八晉兵臣奔走數年驚魂幾絕心力並耗譬之餘邊殘豆不可再陳敝帷破席不可再設留臣無益去臣無損臣是以求去耳人與物不同爲有情與無情異也狐偃此比殊覺不倫然所以言此者或借以啟沃重耳之心耳不可太看呆下一重耳垂淚而言曰舅氏責孤甚富乃孤之過也卽命壺叔將已棄之物一一取回復向河設誓曰孤返國若忘了舅氏

即小觀大見外知心
狐偃此舉大爲有理

乃贈以白璧十雙馬四百匹帷席器用百物俱備糧草自不必說
趙衰等九人各白璧一雙馬四匹重耳君臣俱再拜稱謝至日穆
公自統謀臣百里奚繇余大將公子縶公孫枝先鋒平豹等率兵
車四百乘送公子重耳離了雍州城望東進發秦世子瑩與重耳
素本相得依依不舍直送至渭陽垂淚而別詩曰

猛將精兵似虎狼

共扶公子立邊疆

懷公空自誅狐突

隻手安能掩太陽

周襄王十六年晉懷公圉之元年春正月秦穆公同晉公子重耳
行至黃河岸口渡河船隻俱已預備齊整穆公重設饌筵丁寧重
耳曰公子返國毋忘寡人夫婦也雖信重耳之賢然終是被惠公
嚇怕故又有此一番丁寧語云
一遭經蛇咬三
年怕井索也乃分軍一半命公子縶平豹護送公子濟河自巳

芮二人舊臣卻步揚韓簡等一班老臣俱疎遠不用不足爲慮臣
父已約會卻秦舟之僑等歛集私用只等公子到來便爲內應重
耳大喜與之訂約以明年歲首爲期決至河上未與秦伯商量便先約定日子亦太
孟欒盾辭去重耳對天禱祝以著布筮得泰卦六爻安靜重耳疑
之召狐偃占其吉凶偃拜賀曰是爲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上吉之
兆公子此行不惟得國且有主盟之分重耳乃以欒盾之言告狐
偃偃曰公子明日便與秦公請兵事不宜遲重耳乃於次日復入
朝謁秦穆公穆公不待開言便曰寡人知公子急於歸國矣恐諸
臣不任其事寡人當親送公子至河重耳拜謝而出平豹聞穆公
將納公子重耳願爲先鋒効力晉惠前殺丕鄭約之仇也穆公許
之太史擇吉於冬之十二月先三日穆公設宴餞公子于九龍山

何益且同見公子商議大事毛偃收淚同趙衰等來見重耳毛偃
言惠公已薨子圉卽位凡晉臣從亡者立限喚回如不回罪在親
黨怪老父不召臣等兄弟將來殺害說罷痛上心來重復大哭重
耳曰二舅不必過傷孤有復國之日爲汝父報仇卽時駕車來見
穆公訴以晉國之事穆公曰此天以晉國授公子不可失也寡人
當身任之趙衰代對曰君若庇蔭重耳幸速圖之若待子圉改元
告廟君臣之分已定恐動搖不易也納此則知宋襄之失計穆公深信
其言重耳辭回甥館方纔坐定只見門官通報晉國有人到此說
有機密事求見公子公子召八問其姓名其人拜而言曰臣乃晉
大夫欒枝之子欒盾也因新君謂太子性多猜忌以殺爲威百姓胥
怨羣臣不服臣父特遣盾私送欵于公子子圉心腹只有呂省卻

謀是則殊亦左矣。

勃鞞是大有意思人其權術處甚是可愛。口才亦便捷而却非無理逞詞者。比舉動間雅應對詳明頗有策士之風。至說以尊君命爲忠而引射鉤之事爲比尤爲明白切當。而今日之來告眞是可以爲功而蒲翟之事實不足以爲罪也。

呂卻使屠岸夷以盟誓行詐而殺丕鄭及七與大夫。今勃鞞亦以盟誓行詐而殺呂卻。固是報施不爽。然屠岸夷之詐還是對頭使去。今勃鞞之詐却教他自己尋來中人。若還以自中。天之所予報施若此。可不畏哉。

話說狐毛狐偃兄弟從公子重耳在秦。聞知父親狐突被子圉所害。掇臂大哭。趙衰白季等都來問慰。趙衰曰：死者不可復生。悲之

蒙其怨疑重耳以啟骨肉之讐殺老臣以擣國人之心而挑從亡之怒速禍召兵雖呂卻忠心不二亦難以望有濟矣況不然乎雖得暫奔出國而孤立無援宜不得復收其死也重耳之賢國人愛戴悅服呂卻之所知也從亡諸人之才能而忠于重耳亦呂卻之所知也惠懷無親內外不與豈呂卻獨不知乎迎立重耳雖未必可保萬全然既有盟誓在前亦未必便至于死也或心有不安權且出奔以避難猶可少延性命奈何出于弑逆之謀哉無論事不可成即使可成內而狐趙諸人外而秦國之衆豈旨晏然而已乎即使果能迎立新君獨不虞新君之更將致疑乎勃鞞効忠文公先脫不得逞其凶謀而竟死于秦人之手固是天奪其魄而其所以爲

秦穆公再平晉亂

晉惠之入呂卻爲倡。忌殺里克。及七輿大夫。人心不服。蒞任呂卻而不用他人。謂之防禍。猶或可也。然其心胸褊狹甚矣。韓原被執之後。諸臣早行露宿。同赴秦軍。怒憂以重之。天地以要之以救君而返國。不可謂不忠也。囚秦三月。國無他虞。不可謂內人有外心也。返國而仍不用舊臣。此何意也已。不能親人而欲人之親我。豈不難哉。至于惠公死而子圉繼父。子相承十九年矣。內外無故。縱有舊怨。亦在可捐。況無怨乎。若干嗣位之初。選用老臣。修明國政。消攜貳而和國人。卽有不虞。猶可恃以爲固。乃不是圖而蒞任呂卻。又何意也。國家之大。豈一二人之力所能專制者哉。外失強鄰之權。父子皆

其不忠戮於家廟屍召之乎懷公大怒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

其頸縱殺狐突能致毛偃之必來乎不能謂曰二子若來免汝一

死因索簡置突前卻芮執其手使書之突呼曰勿執我手我當自

書乃大書子無二父臣無二君八字懷公大怒曰汝不懼耶突對

曰爲子不孝爲臣不忠老臣之所懼也若此死乃臣子之常事何

懼焉舒頸受刑懷公命斬于市曹狐突有識有守不愧世臣子固

矣大卜郭偃見其屍嘆曰君初嗣位德未及於匹夫而誅戮老臣

其敗不久矣即日稱疾不出狐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國報與毛偃

知道不知毛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者因親及親限三箇月內俱要喚回如期回者仍復舊職既往不

咎若過期不至祿籍除名丹書記罪之書註死父子兄弟坐視不召者

並死不赦新君初立不能修政以和內睦隣以安外而汲汲以誅戮為成則招怨救禍之不暇矣為政若此不亡何待

老國舅狐突二子狐毛狐偃俱從重耳在秦卻芮私勸狐突作書

喚二子歸國狐突再三不肯卻芮乃謂懷公曰二狐有將相之才

今從重耳如虎得翼突不肯喚歸其意不測主公當自與言之懷

公即使人召狐突突與家人訣別而行來見懷公奏曰老臣病廢

在家不知宜召何言懷公曰毛偃在外老國舅曾有家信去喚否

突對曰未曾懷公曰寡人有令過期不至者罪及親黨老國舅豈

不聞乎突對曰臣二子委質重耳非一日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

二子之忠於重耳猶在朝諸臣之忠於君也即使逃歸臣猶將數

只因要結秦歡好

不恤人言禮義愆

秦穆公素重晉公子之品又添上甥舅之親情誼愈篤三日一宴五日一饗秦世子瑩亦敬事重耳時時饋問趙衰狐偃等因事與秦臣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深相結納其躊躇復國之事一來公子新婚二來晉國無釁以此不敢輕易舉動自古道運到時來鐵樹花開天生下公子重耳有晉君之分有召的伯主自然生出機會再說太子圉自秦逃歸見了父親晉惠公惠公大喜曰吾抱病已久正愁付托無人今吾子得脫樊籠復還儲位吾心安矣是秋九月惠公病篤托孤于呂省卻芮二人使輔子圉羣公子不足慮只要謹防重耳呂卻二人頓首受命是夜惠公薨太子圉主喪卽位是爲懷公懷公恐重耳在外爲變乃出令凡晉臣從重耳出亡

豈同公子以親言秦女之親不比祖姑况收其所棄非奪其所權

是何傷哉

同是妻也所權所棄豈有異哉更說得牽強之甚

重耳復謀于狐偃曰舅犯以

爲可否

一謀再謀于心終以爲不哭也此是重耳賢處

狐偃問曰公子今求人欲事之乎

抑代之也重耳不應狐偃曰晉之統系將在圉矣如欲事之是爲

國母如欲代之則仇讐之妻又何問焉

雖是仇讐却有分別有十倫理豈可與他人并論乎

重耳猶有慙色趙衰曰方奪其國何有于妻成大事而惜小節後

悔何及

讀男女之倫不爲小節諸人之意只以得國爲重故不能復顧義理耳

重耳意乃決公孫枝

復命于穆公重耳擇吉布幣就公館中成婚懷羸之貌更美于齊

姜文妙選宗女四名爲勝俱有顏色重耳喜出望外遂不知有道

路之苦矣史官有詩論懷羸之事云

一女如何有二夫

况於叔姪分相懸

懷嬴是嫡親姪婦重耳恐于礙倫理欲辭不受趙衰進曰吾聞懷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愛也不納秦女無以結秦權臣聞之欲人愛已必先愛人欲人從已必先從人無以結秦歡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勿辭于利害雖是于倫理却大是難說重耳曰同姓爲婚猶有避焉况猶子乎白季進曰古之同姓爲同德也非謂族也昔黃帝炎帝俱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黃帝生于姬水炎帝生于姜水二帝異德故黃帝爲姬姓炎帝爲姜姓姬姜之族世爲婚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已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雖遠婚姻不通德異姓異族雖近男女不避此說甚牽強堯爲帝嚳之子黃帝五代之孫而舜爲黃帝八代之孫堯之女於舜爲祖姑而堯以妻舜舜未嘗辭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子圉之德

子若求人晉必須更歷數國秦與晉接境朝發夕到且秦君素賢
又與晉君相惡此公子大贅之會也公子其勉行楚王爲重耳謀亦頗的當重耳
耳拜謝楚王厚贈金帛車馬以壯其行色重耳在路復數月方至
秦界雖然經歷尙有數國都是秦楚所屬况有公孫枝同行一路
安穩自不必說秦穆公聞重耳來信喜形於色郊迎授館禮數極
豐秦夫人穆姬亦敬愛重耳而恨子圉勸穆公以懷嬴妻重耳結
爲姻好穆公使夫人告子懷嬴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圉矣可再
字乎穆姬曰子圉不來矣重耳賢而多助必得晉國得晉國必以
汝爲夫人是秦晉世爲婚姻也納姪婦于其叔翁不論倫理之是非而只以爲夫人動其女又圖世
爲秦穆姬以爲利懷嬴默然良久曰誠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兩
國之好穆公乃使公孫枝通語于重耳子圉與重耳有叔侄之分

其事我如今欲不逃歸晉國非我之有欲逃歸又割捨不得夫婦
之情你可與我同歸晉國公私兩盡懷羸泣下對曰子一國太子
乃拘辱于此其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巾櫛欲以固子之
心也今從子而歸背棄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擇便勿與妾言妾不
敢從亦不敢洩子之語於他人也太子圍遂逃歸于晉子圍若不
然不肯輕放若俟晉惠死後則國人或別立已不能與爭若來逃
則能得秦之不復要之以割地納賄乎錯處只在歸晉後不謝秦
又不修政秦穆公聞子圍不別而行大罵背義之賊天不祐汝乃
不在逃也謂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負寡人寡人必有以報之自悔當時不
納重耳畢竟還是納賢便宜可乃使人訪重耳踪跡知其**在楚已**
數月矣於是遣公孫枝聘于楚王因迎重耳至秦欲以納之重耳
假意謂楚王曰亡人委命于君王不願入秦楚王曰楚晉隔遠公

似有天助楚其敢違天乎得臣曰主卽不殺重耳且拘留孤偃趙
衰數人勿令與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爲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
施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計也於是待晉公子益厚楚成這節事却是難得
話分兩頭却說周襄王十五年實晉惠公之十四年是歲惠公抱
病在身不能視朝其太子圉从質秦國圉之母家乃梁國也梁君
無道不恤民力日以築鑿爲事萬民嗟怨往往流徙入秦以逃苛
役秦穆公乘民心之變命百里奚興兵襲梁滅之梁君爲亂民所
殺太子圉聞梁見滅嘆曰秦滅我外家是輕我也遂有怨秦之意
及聞惠公有疾思相隻身在外外無哀憐之交內無腹心之援萬
一君父不測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終身客死於秦與草木何異
不如逃歸侍疾以安國人之心乃夜與其妻懷嬴枕席之間說明

頗有不服之意卽奏楚王曰吾主誇臣之武臣願與之比較楚

意思甚美偏有怎楚王不許曰晉君臣客也汝當敬之是日獵罷

會飲大歡楚王謂重耳曰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子

女玉帛君所餘也羽毛齒革則楚地之所產何以報君王楚王笑

曰雖然必有所報寡人願聞之重耳曰若以吾王之靈得復晉國

願同歡好以安百姓必先有此句方是倘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

會於平原廣澤之商請避君王三舍重耳之志雖大而身在他字

說得行重耳何按行軍三十里一停謂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異

以能脫危矣哉

日晉楚交兵當退避三舍不敢卽戰以報楚相待之恩當日飲罷

楚將成得臣怒言於楚王曰王遇晉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遜

異日歸晉必負楚恩臣請殺之楚王曰晉公子賢其從者皆國器

矯捷無倫人不能制以此喧聞楚王謂重耳曰公子生長中原搏
聞多識必知此獸之名重耳回顧趙衰趙衰前進曰臣能知之此獸
其名曰貘秉天地之金氣而生頭小足卑好食銅鐵便溺所至五
金見之皆消化爲水其骨實無髓可以代槌取其皮爲褥能辟瘟
去濕不知出于何書可指楚王曰然則何以制之趙衰曰皮肉皆
鐵所結惟鼻孔中有虛竅可以純鋼之物制之或以火炙立死金
性畏火故也言畢魏犇厲聲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畜獻於駕前
跳下車來飛奔去了楚王謂重耳曰寡人與公子同往觀之卽命
馳車而往且說魏犇趕入西扎角圍中一見那獸便揮拳連擊幾
下那獸全然不怕大叫一聲如牛鳴之響直立起來用舌一舐將
魏犇腰間鑿金鋸帶舐去一段魏犇大怒曰業畜不得無禮犇身

讓不敢當。趙衰侍立，謂公子曰：「公子出亡在外十餘年矣，小國猶輕慢，況大國乎？此天命也。子勿讓。」重耳乃受其享，終席。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詞亦愈遜。繇此兩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於楚。一日，楚王與重耳獵於雲夢之澤。二澤相通，在今沔陽州，離郢都二百里。楚王賣弄武藝，連射一鹿一兔，俱獲之。諸將皆伏地稱賀。適有人熊一頭，衝車而過。楚王謂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祝禱。某若能歸晉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戲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軍士取熊以獻。楚王驚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須臾圍場中發起喊來。楚王使左右視之，回報道：「山谷中趕出一獸，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頭似獅，其足似虎，其髮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於馬，其文黑白斑駁，劍戟刀箭俱不能傷，嚼鐵如泥，車軸裹鐵俱被啃食。」

獻女貽羞又不識
好友真是殺才

上卿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不

可慢也鄭伯曰何爲三助叔詹對曰同姓爲婚其類不蕃今重耳
乃狐女所生狐與姬同宗而生重耳處有賢名出無禍患此一助
也自重耳出亡國家不靖豈非天意有待治國之人乎此二助也
趙衰狐偃皆當世英傑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君其
禮之禮同姓恤困窮尊賢不順天命四者皆美事也賢才口中便
必有道理利
害四鄭伯曰重耳且老矣是何能爲叔詹對曰君若不能盡禮則
請殺之毋留仇讐以遺後患鄭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旣使寡人
禮之又使寡人殺之禮之何恩殺之何怨這句却說得是然叔詹
非真是激其殺之仍是
激其禮乃傳令門官閉門勿納重耳見鄭不相延接遂驅重耳竟過
之而已

行至楚國謁見楚成王成王亦待以國君之禮設享九獻重耳謙

肺腑也。卽口告知公子束裝起程。宋襄公聞公子欲行，復厚贈資糧衣履之類，從人無不歡喜。自晉公子去後，襄公箭瘡日甚。一日不久而薨。臨終謂世子王臣曰：「吾不聽子魚之言，以及於此，汝嗣位當以國委之楚，大仇也。世世勿與通好。」晉公子若返國，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諸侯，吾子孫讓事之可以少安。此處即有得明白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主喪卽位，是爲成公。髡仙有詩論宋襄公德力俱無不當立於五伯之內。詩云：

一事無成身死傷

但將迂語自稱揚

腐儒全不稽名實

五伯猶然刻宋襄

再說重耳去宋將至鄭國，早有人報知鄭文公。文公謂羣臣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國不納，屢至飢餓，此不肖之人，不必禮之。」鄭文首

慕久矣必當掃除館舍以候車駕公固入告于宋襄公襄公正
恨楚國日夜求賢人相助以爲報仇之計聞晉公子遠來晉乃六
國公子又有賢名不勝之喜其奈傷風未痊難以面會隨令公孫
固郊迎授館待以國君之禮饋之七日次日重耳欲行公孫固奉
襄公之命再三請其寬留私問狐偃曰初齊桓公如何相待偃備
細告以納姬贈馬之事公孫固回復曰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
宋國矣重耳繼納女吾不能馬則如室宋女竒也亦以馬二十乘相贈
宋襄要學齊桓一生不曾學重耳感着這一次却被他學着了泣不已住了數日饋問不絕
狐偃見宋襄公病體沒有痊好之期私與公孫固商議復國一事
公孫固曰公子若憚風塵之勞敝邑雖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
敝邑新遭喪敗力不能掘更求他大國方可濟耳狐偃曰子之言

而坐聞賈大天僂負羈求見饋殮乃召之八負羈再拜先爲賈君
請罪然後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悅嘆曰不意晉國有此賢臣
亡人幸而反國當圖相報重耳進食得盤中白璧謂負羈曰大夫
惠顧亡人使不飢餓於主地足矣何用重賄負羈曰此外臣一點
敬心公子萬乞勿棄重耳再三不受負羈退而歎曰晉公子窮困
如此而不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是貧而不貪使有大志亦次日重
耳卽行負羈私送出城十里方向史官有詩云

錯看龍虎作豺豸

盲眼曹共識見微

堪歎乘軒三百輩

無人乃得負羈妻

重耳去曹適宋狐偃前驅先到與司馬公孫固相會公孫固曰寡
君不自量與楚爭勝兵敗股傷至今不能起然聞公子之名向

乃解衣就浴。曹共公與嬖幸數人微服至鮮矣八沼堂。迨公子
看他的駢脇言三語四嘈雜一番而去。狐偃等聞有外人急忙來
看。猶聞嬉笑之聲。詢問館人。乃曹君也。君臣無不愠怒。却說僖負
羈諫曹伯不聽。歸到家中。其妻呂氏逆之。見其面有憂色。問朝中
何事。負羈以晉公子過曹。曹君不禮爲言。呂氏曰。妾適往郊外採
桑。大夫之妻自往郊外採桑何也。正值晉公子車從過去。妾觀晉公子猶未的但
從行者數人皆英傑也。吾聞有其君者必有其臣。者必有
其君。以從行諸子觀之。晉公子必能光復晉國。此時興兵伐曹。王
石俱焚悔之無及。曹君既不聽忠言。子當私自結納可也。妾已備
下食品數盤。可藏曰壁於中。以爲贅見之禮。結交在未遇之先。子
宜速往。如此婦人勝似男子。僖負羈從其言。夜而公館重耳腹中。方餒含怒。

者三百餘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脅肩諂笑之輩見晉公子帶領一班豪傑到來正是薰蕕不同器惟恐其久留曹國都阻擋曹共公不要延接他大夫僖負羈諫曰晉曹同姓公子窮而過我宜厚禮之曹共公曰曹小國也而居列國之中子弟往來何國無之若一待之以禮則國微費重何以支吾說得何嘗全然不是只是無眼力耳負羈又曰晉公子賢德聞于天下且童瞳駢脇大貴之徵不可以尋常子弟視也曹共公一團稚氣說賢德他也不管說到童瞳駢脇便道童瞳寡人知之未知駢脇如何負羈對曰駢脇者其脇骨相合如一乃異相也曹共公曰寡人不信姑留館中俟其浴而觀之乃使館人自延公子進館以水飯相待不致餽不設享不講賓主之禮重耳怒而不食館人進澡盆請浴重耳道路腌臢正想洗滌塵垢

隨不舍亦望垂功名於竹帛耳今晉君無道國人孰不願戴公子
爲君公子自不求入誰走齊國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實出吾等
公議非子犯一人之謀公子勿錯怪也魏犢亦厲聲曰大丈夫當
努力成名聲施後世奈何戀戀見女子目前之樂而不思終身之
計耶重耳改容曰事旣如此惟諸君命狐毛進乾糲介子推捧水
以進重耳與諸人各飽食壺叔等割草飽馬重施銜勒再整輪轅
望前進發有詩爲謔

鳳脫雞羣將萬仞

虎離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伯

只在周遊列國間

不一日行至曹國却說曹共公爲人專好遊嬉不理朝政親小人
遠君子以諛佞爲腹心視爵位如糞土朝中服赤芾大夫之服乘軒車

骨肉之釁不思重耳而適以速其來其滅亡不亦宜哉
宋襄一生懵懂獨有認得重耳却算聰明生不能篤信自夷
却囑其子委以國政及處分晉楚之間却的當無可訾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宋襄有焉

話說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計去齊奪魏嬖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
車走避重耳亦跳下車挺戈逐之趙衰白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
齊下車解勸重耳投戟於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請罪曰殺偃以
成公子偃死愈於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則已如無所成吾必食
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濟偃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
食之如其克齊子當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詞令妙品趙衰等並
進曰某等以公子負大有爲之志故舍骨肉棄鄉里奔走道途相

聽是不特不能識外人之賢愚從自己家裏人的好友及他先
認不得了這等沒有眼珠的人怎得不招禍患

重耳之納懷嬴畢竟於理不順狐趙之言乃欲結秦以爲得
國之計故強爲之說耳獨怪秦穆還算賢君且有蹇叔百里
奚等許多賢臣何無一人以爲不可者豈春秋時於婚姻之
道尙未如今日之重耶抑淫亂相仍遇此等事不復以爲異
耶懷嬴賢女也乃亦不以爲羞豈以父命所在節義便可不
論耶如此等事皆我之所最不解者也

晉惠殺里克平鄭慶鄭雖不免於禍而猶爲有名至于國之
殺狐突則更爲無理不道之甚矣人心旣本不服於卽位之
初不能修德以和衆乃殺無罪有理之老臣啟國人之攜挑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八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國不論大小強弱人不論尊卑男女只是這雙眼珠子最是
要緊重耳明明是個賢公子從亡諸臣明是一班賢輔佐齊
宋秦楚諸君認得便用情加禮後亦卒受其福衛與曹鄭諸
國認不得失禮招怨後終不免於禍不識賢愚則禍福迥異
人之於用情用禮之際可不高着眼孔細加酌量哉
失禮諸國其君雖然不明却無不有賢臣諫勸他却都不肯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夜驅馳約行五六十里但聞得雞聲四起東方微動重耳方纔在車兒上翻身喚宮人取水解渴時狐偃執轡在傍對曰要水須待天明重耳自覺搖動不安曰可扶我下床狐偃曰非床也車也重耳張目曰汝爲誰對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爲偃等所算推衾而起大罵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意欲何爲狐偃曰將以晉國奉公子也雖是本意然此時除却此語却亦沒得說重耳曰未得晉先失齊吾不願行狐偃誑曰離齊已百里矣齊侯知公子之逃必發兵來追不可復也重耳勃然發怒見魏犢執戈侍衛乃奪其戈以刺狐偃不知死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誑妾也

這句却不是疑他正是與他怕他疑我耳讀者如此等處須細心理

重耳曰吾不行誰誑汝姜氏帶笑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爲餞公子今且以留公子矣願與公子盡歡可乎重耳大喜夫婦交酢更使侍女歌舞進觴重耳已不勝飲再四強之不覺酩酊大醉倒于席上姜氏覆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犢顛頤二人入宮和氣連席擡出宮中先用重耳視貼安頓車上停當狐偃拜辭姜氏姜氏不覺淚流必須如此俱到不然雖則有理豈不寡情太甚乎有詩爲証

公子貪歡樂

佳人慕遠行

要成鴻鵠志

生割鳳鸞情

狐偃等催趙小車二乘趕黃昏離了齊城與趙衰等合做一處連

得如此之遠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歸吾已盡知不得諱也吾
夜來亦曾苦勸公子奈彼執意不從今晚吾當設宴灌醉公子汝
等以車夜載出城事必諧矣狐偃頓首曰夫人割房闈之愛以成
公子之名賢德千古罕有狐偃辭出與趙衰等說知其事凡車馬
人衆鞭刀糗糒之類收拾一一完備趙衰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
泊只留狐偃魏犢顓頊三人將小車二乘伏於宮門左右專等姜
氏送信即便行事正是要爲天下奇男子須歷人間萬里程是晚
姜氏置酒宮中與公子把盞重耳曰此酒爲何而設姜氏曰知公
子有四方之志特具一杯餞行耳姜氏此席心中猶不肯行重耳曰人
生如白駒過隙苟可適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縱欲懷安非丈夫之
事也這是正勸一句從者乃忠謀子必從之重耳勃然變色閣杯不飲姜

其機或有阻當今已除却矣公子宜早定行計重耳曰人生安樂

誰知其他吾將老此誓不他往說出如此言語是反姜氏曰自公

子出亡以來晉國未有寧歲夷吾無道兵敗身辱國人不悅鄰國

不親此天所以待公子也曉得天意人事此公子此行必得晉國

萬勿遲疑婦人望夫之富貴更甚于男重耳迷戀姜氏猶弗肯次

早趙衰狐偃曰季魏雋四人立宮門之外傳語請公子郊外射獵

重耳尚高臥未起使宮人報曰公子偶有微恙尚未梳櫛不能往

也齊姜聞言急使人單召狐偃入宮他又看得的當又做得姜氏

屏去左右問其來意狐偃曰公子向在翟國無日不馳車驟馬伐

狐擊兔今在齊久不出獵恐其四肢懈惰故來相請別無他意姜

氏微笑曰此番出獵非宋即秦楚耶語亦治狐偃大驚曰一獵安

坐趙衰曰子犯計將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豈知若無

濟不我等商議停妥預備行裝一等公子出來只說邀他郊外打

獵出了齊城大家齊心劫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于何

國趙衰曰宋方圖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道

秦楚必有遇焉狐偃曰吾與公孫司馬名有舊且看如何眾人商

議許久方散只道幽僻之處無人知覺却不道若要聞除非莫

說若要不知除非莫作其時姜氏的婢妾十餘人正在樹上採桑

餽籛見眾人齊坐議事停手而聽之盡得其語回宮時如此怎般

都述于姜氏知道姜氏喝道那有此話不得亂道乃命籛妾十餘

人幽之一室至夜坐盡殺之這十餘人却死以滅其口推公子重

耳起告之曰從者將以公子更適他國有籛妾聞其謀吾恐洩漏

其司馬司馬志卷之七

說楚宋之事再表晉公子重耳自周襄王八年適齊至襄王十四
年前後留齊共七年了遭桓公之變諸子爭立國內大亂及至孝
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爲附楚仇宋紛紛多事諸侯多與齊不睦
趙衰等私議曰吾等適齊謂伯主之力可借以圖復也今嗣君矢
業諸侯皆叛此其不能爲公子謀亦明矣不如更適他國別作良
圖乃相與見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愛齊姜朝夕歡宴不問
外事雖是人情之常然非豪傑志也衆豪傑伺候十日尙不能見魏犢怒曰吾
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遊今留齊七載偷安惰志日
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見安能成其大事乎狐偃曰此非聚談
之處諸君都隨我來乃共出東門外里許其地名曰桑陰一望都
是老桑綠蔭重重日色不至趙衰等九位豪傑打一團兒席地而

郭邀楚王進城設享于太廟之中行九獻禮比于天子食品數百

外加邊豆六器宴享之後列國所未有也文芊所生二女曰伯芊

叔芊未嫁在室文芊又率之以甥禮見舅楚王大喜是喜其標致非喜其有禮

也看官莫錯會了鄭文公同妻女更番進壽自午至戌喫得楚王酩酊大

醉楚王謂文芊曰寡人領情過厚已踰量矣妹與二甥送我一程

何如文芊曰如命鄭文公送楚王出城先別文芊及二女與楚王

並駕而行直至軍營原來楚王看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寢室

遂成枕席之歡不知交歡時稱謂何如吾甚疑之文芊傍徨于帳中一夜不寐然

畏楚王之威不敢出聲以鼻納甥真禽獸也次日楚王將軍獲之

半贈於文芊載其二女以歸納之後宮鄭大夫叔詹嘆曰楚王其

不得令終乎享以成禮禮而無別是不終也為後世子商臣且不成王張本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七 楚

義大類此猶又舉國無不譏笑後人相傳以為宋襄公行仁義失

不禁噴飯也衆而亡正指戰泓之事髯翁有詩嘆云

不恤膝鄆恤楚兵

寧甘傷股博虛名

宋襄若可稱仁義

盜跖文王兩不眈

楚兵大獲全勝復渡泓水奏凱而還方出宋界哨馬報楚王親率

大軍接應見屯柯澤

鄭地得臣即於柯澤謁見楚王獻捷楚成王曰

明日鄭君將率其夫人至此勞軍當大陳俘馘以誇示之原來鄭

文公的夫人芊氏

芊音木

正是楚成王之妹是為文芊以兄妹之親

駕了

駟車女車四

隨鄭文公至于柯澤相會楚王楚王示以俘獲

之盛鄭文公夫婦稱賀大出金帛犒賞三軍

文芊勞軍便失男女之別又以女甥侍酒

是何禮耶楚之禽行鄭自取也

鄭文公敦請楚王來日赴宴次早鄭文公親自出

已被楚軍奪去了

怪道殺不過原來仁義盡行破他奪去了

襄公身披數創右股中箭

則斷膝筋不能起立公子蕩見公孫固到來張目曰司馬好扶主

公吾死于此矣言訖而絕公孫固感傷不已扶襄公于自己車上

以身蔽之奮勇殺出向誓守為後殿門官等一路擁衛且戰且走

比及脫離楚陣門官之眾無一存者宋之甲車十喪八九藥僕伊

華秀老見宋公已離虎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勝追之宋軍大敗

輜重器械委棄殆盡公孫固同襄公連夜奔回宋兵死者甚眾其

父母妻子皆相訕于朝外怨襄公不聽司馬之言以致于敗襄公

聞之嘆曰君子不重傷

被傷者不忍再傷之

不擒二毛

髮斑白者不忍擒之

寡人將以

仁義行師豈效此乘危扼險之舉哉

昔有客至主宋見一貓走過因問主人此貓佳否主曰人

言雖有五德吉此貓亦有五德客問其故主曰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予聞之不禁大笑噴飯滿案今聞宋襄之仁

攔住陣門口口聲聲叫道有本事的快來決戰那員將乃鬪勃也
公孫固大怒挺戟直刺鬪勃勃即舉刀相迎兩下交戰未及二十
合宋將藥僕伊引軍來到鬪勃微有著忙之意恰好陣中又冲出
一員上將蔣氏呂臣名接住藥僕伊廝殺公孫固乘忙覷箇方便
撥開刀頭馳入楚軍鬪勃提刀來趕宋將華秀老又到牽住鬪勃
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公孫固在楚陣中左冲右突良久望見東北
角上甲士如林圍裏甚緊疾驅赴之正遇宋將向警守流血被面
急呼曰司馬可速來救主神咒爲何不靈吾甚疑之公孫固隨著警守殺入重
圍只見門官之衆一箇箇身帶重傷兀自與楚軍死戰不退原來
襄公待下人極有恩所以門官皆盡死力楚軍見公孫固英勇稍
稍退却公孫固上前看時公子蕩要害被傷臥于車下仁義大旗

曰汝見仁義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公孫固

又暗暗叫苦

自有仁義二字作助兵神咒急做其勢

須臾楚兵盡濟成得臣服瓊弁

結玉纓繡袍軟甲腰掛彤弓手執長鞭指揮軍士東西布陣氣宇

昂昂旁若無人公孫固又請于襄公曰楚方布陣尚未成列急鼓

之必亂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貪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耶寡

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

這等叫苦

只是未知仁義二字之妙耳

楚兵陣勢已成入強馬壯漫山遍野宋兵皆有懼

色襄公使軍中發鼓楚軍中亦發鼓襄公自挺長戈帶著公子蕩

同訾守二將及門官之衆

守門之官顧兵從駕

催車直冲楚陣得臣見來勢

兇猛暗傳號令開了陣門只放襄公一隊車騎進來

有子仁義便不怕他不及

來公孫固隨後趕上護駕襄公已殺人陣內去了只見一員上將

生不如死矣乃批戰書之尾約以十一月朔日交戰於泓陽泓水之南

命建大旗一面於輅尾旗上寫仁義二字若單只理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八字則宋襄

可稱聖賢但不知聖賢可是這等死法耳公孫固暗暗叫苦私謂藥僕伊曰戰主殺而

言仁義吾不知君之仁義何在也天奪君魄矣竊為危之吾等必

戒慎其事毋致喪國足矣至期公孫固未雞鳴而起請於襄公嚴

陣以待既有仁義又要嚴陣且說楚將成得臣屯兵於泓水之北

鬪勃請五鼓濟師濟渡防宋人先布隨以扼我得臣笑曰宋公專

務迂濶他分明是仁義你却說他迂濶胡說全不知兵雖不知兵却知仁義比你強多哩吾早濟早

戰晚濟晚戰何所懼哉天明甲乘始陸續渡水公孫固請於襄公

曰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

軍而制楚之半也若令皆濟楚眾我寡恐不敵奈何襄公指大旗

者也。若宋還而自救，彼亦勞矣，以逸制勞，安往而不得志耶？致人而不

致于人兵家上策也。楚王以為然，即命得臣為大將，鬬勃副之，興兵伐宋。

宋襄公正與鄭相持，得了楚兵之信，兼程而歸，列營於泓水之南。

以拒楚。成得臣使人下戰書。公孫固謂襄公曰：「楚師之來，為救鄭

也。吾以釋鄭，謝楚，楚必歸，不可與戰。」襄公曰：「昔齊桓公興兵伐楚，

今楚來伐而不與，豈何以繼桓公之業乎？」動不動要學齊桓公自家

笑可。公孫固又曰：「臣聞一姓不再興，天之棄商久矣。君欲興之，得

乎？且吾之甲不如楚，堅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強宋人畏楚如畏

蛇蝎，君何恃以勝？」襄公曰：「楚兵甲有餘，仁義不足，寡人兵甲不

足，仁義有餘。不知前日劫盟時，昔武王虎賁三千而勝殷，億萬之

眾惟仁義也。又比到武王越以有道之君而避無道之臣，寡人雖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七 三

隨伯恨力不能報又怪鄭伯倡議尊楚王爲盟主不勝其憤

怪得可笑

終不然饒了你命出來反讓你作盟主

正要與鄭國作對時周襄王之十四年春三

月鄭文公如楚行朝禮宋襄公聞之大怒遂起傾國之兵親討鄭

罪使上卿公子目夷輔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諫曰楚鄭方睦宋若

伐鄭楚必救之此行恐不能取勝不如修德待時爲上大司馬公

孫固亦諫襄公怒曰司馬不願行寡人將獨往固不敢復言遂出

師伐鄭襄公自將中軍公孫固爲副大夫欒僕伊華秀老公子蕩

向訾守等皆從行謀人報知鄭文公又公大驚急遣人告急於楚

楚成王曰鄭事我如父宜亟救之成得臣進曰救鄭不如伐宋楚

成王曰何故得臣對曰宋公被執國人已破膽矣今復不自量以

大兵伐鄭其國必虛乘虛而擣之其國必懼此不待戰而知勝負

齊備迎襄公以歸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論襄公之釋全虧公
子目夷定計神閒氣定全不以舊君為意若手忙脚亂求歸襄公
楚益視為奇貨豈肯輕然有詩讚云

金注何如死注奇

新君能解舊君圍

為君守位乃推位

千古賢名誦目夷

又有詩說六位諸侯公然媚楚求寬明明把中國操縱之權授之
於楚楚目中尚有中國乎楚人之目無中國久矣雖齊桓亦無如
豈可
得乎詩云

從來鬼死自狐悲

被劫何人劫是誰

用夏媚夷全不耻

還誇釋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楚人捉弄一場反受大辱怨恨之情痛入骨

執上公有威無德人心疑懼吾等與宋俱有同盟之誼若坐視不
救惟知奉楚恐被天下豪傑耻笑楚若能釋宋公之囚終此盟好
寡人敢不惟命是聽衆諸侯皆曰魯侯之言甚善仲遂將這話私
告於成得臣得臣轉聞於楚王楚王曰諸侯以盟主之義責寡人
寡人其可違乎這個盟主不甚光輝只算強盜大王而已乃於亳郊更築盟壇期以十
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宋罪約會已定先一日將宋公釋放
與衆諸侯相見宋襄公且羞且憤滿肚不樂却又不得不向諸侯
稱謝至且鄭文公拉衆諸侯敦請楚成王登壇主盟成王執牛耳
宋魯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畢諸侯各散宋襄公
訛聞公子目夷已卽君位將奔衛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
詞曰臣所以攝位者爲君守也國固君之國何爲不入須臾法駕

宋公傲慢無禮寡人已幽之於臺地宋不敢擅功謹獻捷於上國

望君辱臨同決其獄

魯僖公覽書大驚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明知楚使獻捷詞意
誇張是恐喝之意但魯弱楚強若不往會恐其移師來伐悔無及
矣乃厚待宜申先發回書馳報楚王言魯侯如命卽日起會魯僖
公隨後發駕大夫仲遂從行來至臺都仲遂因宜申先容用私禮
先見了成得臣神靈廟祝肥真囑其於楚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
魯僖公與楚成王相見各致敬慕之意其時陳蔡鄭許曹五位諸
侯俱自孟地來會和魯僖公共是六位聚於一處商議鄭文公開
言欲尊楚王爲盟主阿舅主盟妹夫亦與有榮諸侯嚙嚙未應魯
僖公奮然曰盟主須仁義布聞人心悅服今楚王恃兵車之衆襲

春秋左傳卷之八

平

勝又全虧有此力量有此預備不然楚王曰彼國既不用宋君殺

之何如成得臣對曰王以殺鄆子為宋罪今殺宋公是効尤也殺

宋公猶殺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釋之只是殺之無益

罪不然以舅納甥罪不更大乎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釋其君何以為名得臣對曰

臣有計矣今不與孟之會者惟齊魯二國齊與我已兩次通好且

不必較魯禮義之邦一向輔齊定伯目中無楚若以宋之俘獲獻

魯請魯君於毫都殷之故都地屬宋相會魯見宋俘必恐懼而來魯宋是

葵邱同盟之人况魯侯甚賢必然為宋求請我因以為魯君之德

是我一舉而兼得宋魯也便知已知彼量力而行楚王鼓掌大笑曰

子玉真有見識乃退兵屯於毫都用宜申為使將肉獲數車如曲

阜獻捷其書云

於太廟南面攝政三軍用命鈴折嚴明睢陽名路城門把守得鐵
桶相似方纔安排停當楚王大軍已到立住營寨使將軍鬬勃向
前打話言爾君已被我拘執在此生殺在吾手早早獻土納降保
全汝君性命公孫固在城樓答曰賴社稷神靈國人已立新君矣
生殺任你欲降不可得也置之死地而後生淮陰之所以用將士
鬬勃曰汝君見在安得復立一君乎公孫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
無主安得不立新君鬬勃曰某等願送汝君歸國何以相酬公孫
固曰故君被執已辱社稷雖歸亦不得爲君矣歸與不歸惟楚所
命越說得極沒要緊便回來若要決戰我城中申車未曾損折情
願決一死敵鬬勃見公孫固答語硬掙回報楚王楚王大怒喝教
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楚兵多有損傷連攻三日乾折便宜不能取

來列國諸侯奉楚王之命俱屯孟地無敢歸者

宋襄雖則有罪而楚人背信弑盟執

其君而伐其國則已甚矣當時諸侯乃無史官有詩譏宋襄之失

無端媚楚反遭殃

引得睢陽做戰場

昔日齊桓曾九合

何嘗容楚近封疆

却說公子目夷自孟地盟壇迤回本國向司馬公孫固說知宋公

被劫一事楚兵旦暮且到速速調兵登陴

城也

把守公孫固曰國

不可一日無君公子須暫攝君位然後號令賞罰人心始肅

是最

要緊王意有明天順

景泰之事正是如此目夷附公孫固之耳曰楚人執我君以伐我

有挾而求也必須如此如此楚人必放吾君歸國固曰此言甚當

乃向羣臣言吾君未必能歸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國事

群臣知目夷之賢無不欣然

亦虧目夷賢者人心素所推戴故易于爲力

公子目夷告

人悚懼誰敢上前說箇方便楚成王邀眾諸侯至於館寓而數宋

襄公六罪曰汝伐齊之喪擅行廢置一罪也滕子赴會稍遲輒加

繫辱二罪也用人代牲以祭淫鬼三罪也曹缺地主之儀其事甚

小汝乃恃強圍之四罪也以亡國之餘殷為亡國不能度德量乃天象

示戒猶思圖伯五罪也求諸侯於寡人而妄自尊大全無遜讓之

禮六罪也前五罪不過陪饗天奪其魄單車赴會宋襄單車赴會原說是忠信楚

人却說是天奪其魂想敗猶可而此等語最不可耐也寡人今日統甲車于乘戰將于員踏

碎睢陽城為齊郛各國報仇諸君但少駐車駕看寡人取宋而回

更與諸君痛飲十日方散眾諸侯莫不唯唯襄公頓口無言似木

雕泥塑一般只多著兩行珠淚須臾楚國大兵俱集號曰千乘實

五百乘楚成王賞勞了軍士拔寨都起帶了宋襄公殺向睢陽城

也其得國與成霸大率皆諸臣之力而諸賢才之所以盡心
相輔者則以其素能重賢禮士也齊桓以平常人物賴管寧
諸賢而成霸晉文以平常人物又賴狐趙諸賢而成霸可見
賢才之有益於人不小可以化無用爲有用也爲國者可忽
乎哉

話說楚成王假飾乘車赴會跟隨人衆俱是壯丁內穿暗甲身帶
暗器都是成得臣鬪勃選練來的好不勇猛又遣爲呂臣鬪般子
之二將統領大軍隨後而進準備大廝殺宋襄公全然不知墮
其圈套正是沒心人遇有心人要脫身時難脫身了楚王拿住了
襄公衆甲士將公館中所備獻享犒勞之儀及倉中積粟擄掠一
空隨行車乘皆爲楚有

只算貼他却不值一聲多謝

陳蔡鄭許曹五位諸侯人

故曰以力。但只是以力。則力與我敵者。不服我矣。卽力不如我者。又依附他人之有力者。則亦不必定是服我。惟我以力之所能爲。却一般也行些仁義之事。使人旣畏我之力。又貪我之仁。卽我之用力處。亦借仁義之名。使人但稱我爲仁。而不稱我爲力。又借仁名以合衆力。而服。但知以力而不能假仁之人。則天下諸侯不我之服。而誰服乎。諸侯皆服。而於是乎成霸矣。楚子雖強。是只知以其力。而不知假仁者也。宋襄知假仁而力不逮。楚成有力而不知假仁。故皆不能成霸也。至於以曼納甥。則是禽獸之行。本傳已明言之。又不止於不能霸而已矣。

留又人品學問看來也。只平常安于逸樂。非有遠大之謀者。

夏月及國全志
日讓國之事亦不過姦名之豪舉耳豈亦預料目夷之必不肯受故爲此一讓以博名高耶不然這般一個躁妄之人何以忽有此恬退之事乎

宋襄陵虐小國殺諸侯以祭妖神桀紂之所不出也而乃以不擊半濟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爲仁義僞爲異盜賊殺人而取其貨而以埋尸掩骨爲仁分財必均長少有序爲義也可發一笑

霸與王異爲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與暴異爲其仍以仁義爲名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仁便是仁何以謂之假仁假仁便是假仁何以謂之以力蓋其仁非出本心不過借以爲名以服人耳故曰假仁假仁人如何肯服所恃者有力

宋襄滿口仁義忠信。却執勝君殺鄆子圍。冒代鄭已。是言行不符了。到用兵時。却把仁義二字認真起。不真是迂濶可笑之極。圖霸爭盟。原非友事。但不度德量力。明行亂做。便自然要弄出禍來。宋襄志大才疎。識短性躁。卽佈置小事。未必妥當。況軍國重務。耶其敗宜矣。

目夷真有相才。公孫固真有將才。使宋襄蒞任二人。以政徐圖定霸。或可希冀萬一。乃聽子蕩之謬言。逞狂躁之胸臆。以致事事貽殃。不能自悔。反強作解說。以文飾之。宋襄殺才而已。

目夷才識俱優。若使爲君。必有可觀。不知何以當日錯看了。宋襄也。豈以其能讓國。遂謂其真賢耶。若看後來舉動。則當

豈不知吾宋襄公端如蜂攢蟻聚飛奔上壇各國諸候俱嚇得魂
以仁義爲主者乎不附體成得臣先把宋襄公兩袖緊緊捻定同勦勃指揮衆甲士
擄掠壇上所陳設玉帛器皿之類一班執事亂竄奔逃宋襄公見
公子目夷緊隨在傍低聲謂曰悔不聽子言以至如此目夷應答
信待人、人豈忍欺君哉速歸守國勿以寡人爲念目夷料想跟隨無益乃乘
亂逃回不知宋襄公如何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遺夫

宋襄讓國之舉似是賢人及爲君後所行之事無一可取所
見論人者未可以一事之偶賢而槩論其餘也

一肚子氣不免疾言遽色謂楚王曰寡人徼福先代忝爲上公天子亦待以賓客之禮君言冒爵乃僭號也奈何以假王而壓真公乎楚王曰寡人既是假王誰教你請寡人來此快些住嘴你豈裏不怕諸侯壓耶襄公曰君之至此亦是鹿上先有成議非寡人之謾約也原是你許却不曾許成得臣在旁大喝曰今日之事只問衆諸侯爲楚來乎爲宋來乎陳蔡各國平素畏服於楚齊聲曰吾等實奉楚命不敢不至衆人胡說你何也楚王呵呵大笑曰宋君更有何說襄公見不是頭欲待與他講理他又不管理之長短欲作脫身之計又無片甲相護正在躊躇只見成得臣鬪勃卸去禮服內穿重鎧腰間各插小紅旗一面將旗向壇下一招那跟隨楚王人衆何止千人一箇箇俱脫衣露用手執暗器又是楚國人胡說原是衣裳之會如何却帶甲兵這等欺人全無仁義你

行之臣不必細說左階主登單只宋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
方纔陞階之時論箇賓主既登盟壇之上陳牲歃血要天矢日列
名載書便要推盟主爲尊了宋襄公指望楚王開口以目視之楚
王低頭不語陳蔡諸國面面相覷莫敢先發光景便有襄公忍不
住了乃昂然而出曰今日之與寡人欲修先伯主齊桓公故業尊
主安民息兵罷戰與天下同享太平之福諸君以爲何如諸侯尙
未答應楚王挺身而前曰君言甚善但不知主盟今屬何人開口
句說得先襄公曰有功論功無功論爵更有何言楚王曰寡人冒
不不甚好聽爲王久矣宋雖上公難列王前寡人告罪胡說之極原占先了
諸侯耳誰許便立在第一箇位次目夷扯襄公之袖欲其權且忍
你作盟主耐再作區處襄公把箇盟主捏在掌中臨時變卦如何不恹包著

目夷在國起兵接應夫了他信義遂要曰夷同往目夷曰臣亦放心不下也要同去於是君臣同至會所楚陳蔡許曹鄒六國之君如期而至惟齊孝公心懷怏怏魯僖公未與楚通二君不到襄公使侯人迎接六國諸侯分館安歇回報都用乘車楚王侍從雖衆亦是乘車襄公曰吾知楚不欺吾也且到事畢之後再說未遲太史卜盟日之吉襄公命傳之各國先數日預派定壇上執事人等是早五鼓壇之上下皆設庭燎照耀如何白日壇之旁另有憩息之所襄公先往以待陳穆公穀蔡莊公甲午鄭文公捷許僖公業曹共公襄五位諸侯陸續而至伺候良久天色將明楚成王熊惲方到襄公且循地主之禮揖讓了一番分左右兩階登壇右階賓登衆諸侯不敢僭楚成王讓之居首成得臣鬬勃二將相隨衆諸侯亦各有從

下文便見且說宋襄公歸自鹿上欣然有喜色高興大謂公子目

夷曰楚已許我諸侯矣目夷諫曰楚蠻夷也其心不測君得其口

未得其心又說得明臣恐君之見欺也襄公曰子魚太多心了寡

人以忠信待人其忍欺寡人哉使欺一遭見遂不聽目夷之言

傳檄徵會先遣人于孟地築起壇壝增修公館務極華麗倉場中

儲積芻糧以待各國軍馬食費凡獻享犒勞之儀一一從厚無不

預備至秋七月宋襄公命乘車赴會目夷又諫曰楚強而無義請

以兵車往襄公曰寡人與諸侯約為衣裳之會不用兵車自我約

之自我墮之異日無以示信於諸侯矣此時雖說得近理只目夷

曰君以乘車全信臣請伏兵車百乘於三里之外以備緩急何如

襄公曰子用兵車與寡人用之何異必不可臨行之際襄公又恐

錯認同根成一樹

誰知各自有了父

楚成王既歸述其事于令尹子文子文曰宋君狂甚吾王何以徵會許之楚王笑曰寡人欲主中華之政久矣恨不得其便耳今宋公倡衣裳之會寡人因之以合諸侯不亦可乎大夫成得臣進曰宋公爲人好名而無實輕信而寡謀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虜也楚王曰寡人意正如此子文曰許人以會而復劫之人謂楚無信矣何以服諸侯得臣曰宋喜于主盟必有傲諸侯之心諸侯未習宋政莫之與也數語便把宋襄却不自知劫之以示威劫而釋之又可以示德諸侯耻宋之無能不歸楚將誰歸乎夫拘小信而喪大功非策也子文奏曰子玉得臣字之計非臣所及楚王乃使成得臣闕勃二人爲將各選勇士五百人操演聽令預定劫盟之計不必詳說

中敘合諸侯修會盟之意效齊桓公衣裳之會不以兵車牘尾宋
公先已署名楚成王暗暗含笑謂襄公曰諸侯君自能致何必寡
人襄公曰鄭許久在君之宇下而陳蔡近者復受盟于齊非乞君
之靈懼有異同寡人是以借重於上國楚成王曰然則齊君當署
次及寡人可也孝公曰寡人於宋猶宇下也不悅之意已所難致
者上國之威令耳楚王笑而署名以筆授孝公孝公曰有楚不必
有齊寡人流離萬死之餘幸社稷不隕得從末歆爲榮何足重輕
而藝此簡牘爲那堅不肯署論齊孝公心事却是怪宋襄公先送
楚王求署識透他重楚輕齊所以不署宋襄公自負有恩于齊却
認孝公是衷腸之語遂收牘而藏之三君子鹿上又敘數日丁寧
而別髯仙有詩嘆曰諸侯原自屬中華何用紛紛乞楚家

見之間以爵爲序楚雖僭王號實是子爵宋公爲首齊侯次之楚

子又次之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至期其登鹿上之壇襄公毅然

以主盟自居先執牛耳古者用牲插血主盟執牛耳並不謙讓蓋惟恐讓則不

知不讓亦楚成王心中不悅免强受欺襄公拱手言曰茲父襄公名

忝先代之後作賓王家周以賓客禮待宋極似今人鋪張門面語不自揣德薄力微竊

欲修舉盟會之政恐人心不肅欲借重二君之餘威以合諸侯于

敝邑之孟地以秋八月爲期君若不棄倡率諸侯徼惠于盟寡人

願世敦兄弟之好曰殷先王以下咸拜君之賜豈獨寡人乎齊孝

公拱手以讓楚成王成王亦拱手以讓孝公二君互相推讓良久

不決襄公曰二君若不棄寡人請同署之乃出徵會之牘不送齊

侯却先送楚成王求署孝公心中亦懷怏怏楚成王舉目觀覽牘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七 三

乍通中國諸侯所畏君誠不惜卑詞厚幣以求諸侯于楚楚必許
之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楚此一時權宜之計也公子
目夷又諫曰楚有諸侯安肯與我我求諸侯于楚楚安肯下我有
于人者人之下也我求人而反欲人之下恐爭端從此開矣襄公
我豈有此理子魚之言最爲明白的當不以為然卽命公子蕩以厚賂如楚求見楚成王成王問其來意
許以明年之春相會於鹿上之地齊地公子蕩歸報襄公襄公曰鹿
上齊地不可不聞之齊侯復遣公子蕩如齊修聘述楚王期會之
事齊孝公亦許之時宋襄公之十一年乃周襄王之十二年也次
年春正月宋襄公先至鹿上築盟壇以待齊楚之君二月初旬齊
孝公始至襄公自負有納孝公之功相見之問頗有德色孝公感
宋之德亦頗盡地主之禮又二十餘日楚成王方到宋齊二君接

公遂歸襄公大怒傳令移兵伐曹公子曰夷又諫曰昔齊桓公會盟之跡遍於列國厚往薄來不責其施不誅其不及所以寬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曹之缺禮於君無損何必用兵襄公不聽使公子蕩將兵車三百乘伐曹圍其城僨負羈隨方設備與公子蕩相持三月蕩不能取勝是時鄭文公首先朝楚約魯齊陳蔡四國之君與楚成王爲盟于齊境宋襄公開之大驚一來恐齊魯兩國之中或有倡伯者宋不能與爭二來又恐公子蕩攻曹失利挫了銳氣貽笑于諸侯乃召蕩歸曹共公亦恐宋師再至遣人至宋謝罪自此曹宋相睦如初再說宋襄公一心求伯見小國諸侯紛紛下服大國反遠與楚盟心中憤急與公子蕩商議公子蕩進曰當今大國無過齊楚齊雖伯主之後然紛爭方定國勢未張楚僭王號

疑何以成伯昔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以得天下

更爲比物此

諸侯之行于天子者也而何有於小國之君君必用之襄公本心

急於欲得諸侯遂不聽目夷之言使邾文公執鄆子殺而烹之以

祭睢社之神遣人召東夷君長俱來睢水會祀東夷素不習宋公

之政莫有至者

可見急不來的

滕子嬰齊大驚使人以重賂求釋乃解嬰

齊之囚曹大夫僖負羈謂曹共公襄

名共公

曰宋躁而虐事必無成

不如歸也共公辭歸遂不具地主之禮襄公怒使人責之曰古者

國君相見有脯資餼牽

熟曰脯生日牽

以修賓主之好寡君逗遛于君之

境上非一日矣三軍之衆尙未知主人之所屬願君圖之僖負羈

對曰夫授館致餼朝聘之常禮也今君以公事涉於南鄙寡人亟

手奔齊未及他圖今君責以主人之禮寡君愧甚惟君恕之曹共

懼來服宋之執鄆子乃因其赴會而來耳非能有兵然後藉東

威足以自顯也雖則殺之豈足動東夷之懼哉

夷之力以征諸侯伯業成矣上卿公子曰夷諫曰不可不可古者

小事不用大牲重物命也況於人乎夫祭祀以為人祈福也殺人

以祈人福神必不饗且國有常祀宗伯所掌睢水河神不過妖鬼

耳夷俗所祀君亦祀之未見君之勝於夷也而誰肯服之齊桓公

主盟四十年存亡繼絕歲有德施於天下今君繼一舉盟會而遂

戮諸侯以媚妖神臣見諸侯之懼而叛我未見其服也道理利害

詳盡無道宋襄却偏不肯聽只早霸念太急公子蕩曰子魚目夷之言謬矣君之圖伯

與齊異齊桓公制國二十餘年然後主盟君能待乎夫緩則用德

急則用威遲速之序不可不察也以齊之強方且不能遽以成力

急得之是何不同夷夷將疑我不懼諸侯諸侯將玩我內玩而外

等無理可笑

長沙縣志卷之二十一

從來厚蓄多遭發

薄葬須知不是慳

話分兩頭却說宋襄公白敗了齊兵納世子昭爲君自以爲不世
高功便想號召諸侯代齊桓爲盟共主又恐大國難致先約滕曹
邾郕小國爲盟於曹國之南曹邾二君到後滕子嬰齊方至宋襄
不許嬰齊與盟拘之一室郕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懼宋之威
亦來赴會已踰期二日矣宋襄公問於群臣曰寡人甫倡盟好郕
小國輒敢怠慢後期二日不重懲之何以立威大夫公子蕩進曰
向者齊桓公南征北討獨未服東夷之衆君欲威中國必先服東
夷欲服東夷必用郕子襄公曰用之何如公子蕩曰睢水之次有
神能致風雨東夷皆立社祠之四時不缺君誠用郕子爲犧牲以
祭睢神不惟神將降福使東夷聞之皆謂君能生殺諸侯誰不聳

兵拒敵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國高二國老明知四家同謀欲
孝公釋怨修好單治首亂雍巫豎刁二人之罪盡誅其黨餘人俱
赦不問這箇却是然亦看其人可留與否若有才而懷異是秋八月
葬桓公於牛首塢卽牛首在臨淄縣南二十里之上連起三大墳以晏娥兒
附葬於旁另起一小墳又爲無虧公子元之故將長衛姬少衛姬
兩宮內侍宮人悉令從葬死者數百人後至晉永嘉末年天下大
亂有利人發桓公塚塚前有水銀池寒氣觸鼻人不敢入經數日
其氣漸消乃牽猛犬八塚中得金蠶數十斛珠襦玉匣繪綵軍器
不可勝數塚中骸骨狼籍皆殉葬之人也足知孝公當日葬父之
厚矣亦何益哉髯仙有詩云

疑塚三堆峻似山

金蠶玉匣出人間

將公孫固聞前寨有失急引大軍來救後軍華御事同齊國老大
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應兩下混戰直至天明四家黨與雖衆各
爲其主人心不齊人心不齊凡事不可做况行兵乎怎當得宋國大兵當下混戰
了一夜四家人衆被宋兵殺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八國
不免於禍乘亂引心腹數人逃奔衛國避難去訖公子潘公子商
人收拾敗兵入城宋兵緊隨其後不能閉門崔天爲世子昭御車
長驅直入上卿國懿仲聞四家兵散世子已進城乃聚集百官同
高虎擁立世子昭卽位卽以本年爲元年是爲孝公孝公嗣位論
公行賞進崔天爲大夫是爲崔大出金帛厚犒宋軍襄公留齊境
五日方纔回宋時魯僖公起大兵來救無虧聞孝公已立中道而
反自此魯齊有隙不在話下再說公子潘與公子商人計議將出

人班師太早之故也

一句說得明白然何不慮之於早也

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

不入臨淄哉即時命大將公孫固增添車馬先前有衛曹邾三國

同事止用二百乘今日獨自出車加至四百乘公子蕩為先鋒華

御事為合後親將中軍護送世子重離宋境再入齊郊時有高虎

前驅把關將吏望見是高相國即時開門延入直逼臨淄下寨宋

襄公見國門緊閉分付三軍準備攻城器具城內公子商人謂公

子元公子潘曰宋若攻城必然驚動百姓我等率四家之眾乘其

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勝固善不幸而敗權且各圖避難再作

區處強如死守於此萬一諸侯之師畢集如之奈何元潘以為然

乃於是日夜開城門各引軍出來劫宋塞不知虛實不知虛實行

鳥合單劫了先鋒公子蕩的前營蕩措手不及棄寨而奔中軍大

大臣公議一人爲君也免得受宋國節制滅了先公盟主的志氣

商人素畜死亡頗有覬覦之心明知子元子潘無用若逐幾子昭他便可自以爲功而求立矣公子元曰若然當

奉宮中之令而行庶爲有名乃入宮稟知長衛姬泣曰汝能爲無

虧報仇我死無恨矣卽命糾集無虧舊日一班左右人衆合著三

位公子之黨尙拒世子豎刁手下亦有心腹欲爲其主報仇也來

相助分頭據住臨淄城各門國懿仲畏四家人衆將府門緊閉不

敢出頭了

四家只云拒守城門不曾想到報怨是高國兩家天大造化

高虎謂世子昭曰無虧

豎刁雖死餘黨尙存况有三公子爲主閉門不納若欲求人必須

交戰儻戰而不勝前功盡棄不如仍走宋國求救爲上世子昭曰

但憑國老主張高虎乃奉世子昭復奔宋國宋襄公經班師及境

見世子昭來到大驚問其來意高虎一一告訴明白襄公曰此寡

撫慰一番衆人方纔分散懿仲將無虧尸首擡至別館殯殮一面
差人飛報高虎再說雍巫正屯兵東關與宋相持忽然軍中夜亂
傳說無虧豎刁俱死高虎相國率領國人迎接太子昭爲君吾等
不可助逆雍巫知軍心已變心如芒刺急引心腹數人連夜逃奔
魯國去訖天明高虎已到安撫雍巫所領之衆直至郊外迎接世
子昭與宋衛曹邾四國講和四國退兵高虎奉世子昭行至臨淄
城外暫停公館使人報國懿仲整備法駕同百官出迎却說公子
元公子潘聞知其事約會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公子商
人喟然曰我等在國奔喪昭不與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
凌長強奪齊國於理不順聞諸侯之兵已退觀此句便知不先立君而遽退諸侯之錯
我等不如各率家用聲言爲無虧報仇逐殺子昭吾等三人中遇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這些冤家無非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甯氏陳氏晏氏陳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孫氏閻邱氏衆官員子姓當初只爲不附無廟被雍巫監刁殺害的其家屬人人含怨個個銜冤今日聞宋君送太子入國雍巫統兵拒戰論其私心巴不得雍巫兵敗又怕宋家兵到別有一番殺戮之慘大家懷着鬼胎及聞高老相國殺了監刁往迎太子無不喜歡都道今日天眼方開齊帶器械防身到東門打探太子來信恰好撞見無虧乘車而至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一人爲首衆人相助各各挺著器械將無虧圍住內侍喝道主公在此諸人不得無禮衆人道那裏是我主公便將內侍亂砍無虧抵擋不住急忙下車逃走亦被衆人所殺東門鼎沸却得國懿仲來

士突出執豎刁斬之虎遂大開城門使人傳呼曰世子已至城外

願往迎者

沿路傳呼成何體統

隨我不約合同朝之臣而乃國人素惡雍巫豎刁之爲

人因此不附無屬見高虎出迎世子無不攘臂樂從隨行者何止

千人國懿仲入朝直叩宮門求見無虧奏言人心思戴世子相率

奉迎老臣不能阻當主公宜速爲避難之計無虧問雍巫豎刁安

在懿仲曰雍巫勝敗未知豎刁已爲國人所殺矣無虧大怒曰國

人殺豎刁汝安得不知顧左右欲執懿仲懿仲奔出朝門無虧帶

領內侍數千人乘一小車憤然仗劍出宮下令欲發丁壯授甲親

往禦敵內侍輩東與西呼國中無一人肯應

素無善政以收人心

可得反叫出許多冤家出來正是

恩德終須報

冤仇撒不開

宋襄卽欲圖霸亦只當借齊之力。乘其有勞于孝公而借之力。孝公應無不肯。席桓公之餘威二國并力以親小國諸侯修職貢於周以順其名義然後徐圖舉霸未必不可得志奈何求諸侯于楚而又思以壓之乎皆由欲速一念以悞之耳欲速則不達宋襄之謂矣

話說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遂伏壯士於城樓使人請豎刁議事豎刁不疑昂然而來高虎置酒樓中相待三杯之後高虎開言今宋公糾合諸侯起大兵送太子到此何以禦之豎刁曰已有易牙統兵出郊迎敵矣虎曰衆寡不敵奈何老夫欲借重吾子以救齊豎刁曰貂何能爲如老大夫有差遣惟命是聽虎曰欲借子之頭以謝罪於宋耳貂愕然遽起虎顧左右喝曰還不下手壁間掛

極夫借力於人者必將下人可借人以壓之者必其力不足
以舉人者也夫借楚力以聚諸侯則其能聚者必其所能服
者也既以能服之故而聚之乃欲其爲我用而壓其所素服
此諸侯之所必不肯亦復不能諸侯之所可壓必其力之不
能聚之者也既借其力以聚之乃欲因而壓之率彼之所聚
以爲我用而卽受我之壓此楚之所必不能亦必不肯子蕩
主兵則敗於齊人之劫寨細於曹人之守城爲宋襄圖霸則
虐殺鄫子以媚妖神究不能致東夷之服邀楚人以聚小國
又不能防未然之患詰陳智短心蔽而語邪宋襄乃惟言是
聽目夷智識俱長其言皆情理允當却置而不聽賢愚倒置
利害不分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

况孝公乎孝公新立國無賢才安能復霸齊不能霸而宋襄
僅以納君一事遂欲合諸侯而長之此其不能不待智者而
知也觀齊桓初霸時襄父桓公背會於北杏魯曹沫刦盟於
柯宋魯力不如齊槩可知矣而且如此今宋襄乃以齊之不
能得於宋魯者而欲得之于狡悍強大之楚此其不能又不
待智者而知也卽其自言曰吾以仁義合諸侯夫果以仁義
雖於事勢爲迂濶猶不失爲善人今乃以後至之故執滕君
而殺鄫子可以爲仁義乎旣恃力以虐不如我者又欲假仁
義之名以服强大於我者將以欺人乎抑自欺也欺人則人
未必皆愚然則適以自欺而已

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楚二語說得無理不通之

如村人避鬼一般不必宋兵之至已卜其無成矣

長少衛姬雖則有罪錮之可也用以殉葬且并數百人而殉焉非禮甚矣孝公嗣位之初所行便已不正高國諸賢亦無一人諫阻者君臣皆失之矣齊之不能復霸有以也霸者以力假仁之事蓋仁義是假兵力是真故孟子曰霸必有大國必字下得着實妙蓋必定是大國方纔能霸只看齊桓圖霸首先富國強兵其經營之方與會盟次第是何等艱難宋不嘗在齊之字下乎力之不能如齊宋襄豈不自知而乃侈然圖霸者只爲納孝公一事耳却不想主盟者自是桓公非孝公也霸君之後豈能常霸視其人不視其國此情理也齊自管甯諸賢沒後卽桓公亦自顧不暇致有無虧豎刁等之亂

用舊臣修明政事以收人心乃以國政兵權付之毫無謀勇才力之雍豎不死何待

高國先敎世子出奔使該約會宋國速來納君乘時定位乃計不出此旣因主喪之故而立無虧則已有君臣名分却又暗迎子昭而逐無虧不可謂合理旣殺豎刁無虧亦死便該乘諸侯兵力先定子昭之位却又退去諸侯以致商人等復謀拒命幸而數人無謀無智子昭在外故得仍奔宋國使此數人把子昭誘進城來然後作亂或作亂之時逞忿報怨先取高國而殺之則豈非君臣俱盡仍復無補於國事哉此二臣者雖有忠心而智慮頗闇非謀國之才也

內不立君外不結援只知分據城門豈是了局此等舉動只

則諸公子絕見之望而齊有泰山之安矣懿仲曰易牙統兵駐
郊吾召監刁托以議事因而殺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代無虧之
位吾諒易牙無能爲也而虎曰此計大妙乃伏壯士於城樓托言
機密重事使人請監刁相會正是做就機關擒猛虎安排香餌釣
鰲魚不知監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雍巫監刁雖壞却是愚鄙小人無奸雄之才乃無虧賴主喪
之故得以爲君明知世子昭在宋宋襄曾受先公之托斷不
能安然罷手況內有三公子之徒又國人俱非心服却不選

衛大夫甯速進曰立子以嫡無嫡立長禮之常也無虧年長且有

戍衛之勞於我有恩願君勿與甯速說話大有分衛文公曰昭已立爲世

子天下莫不知之夫戍衛私恩也立世子公義也以私廢公寡人

不爲也

衛文心感齊桓之恩故欲順其私意耳

檄至魯國魯僖公曰齊侯托昭於宋

不托寡人寡人惟知長幼之序矣若宋伐無虧寡人當救之周襄

王十年齊公子無虧元年三月宋襄公親合衛曹邾三國之師奉

世子昭伐齊屯兵於郊時雍巫已進位中大夫爲司馬掌兵權矣

無虧使統兵出城禦敵寺貂居中調度

好兩個有才德之臣無虧大有眼力

高國

二卿分守城池高虎謂國懿仲曰吾之立無虧爲先君之未殯非

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論理則彼順較勢則彼強且巫刁

戕殺百官專權亂政必爲齊患不若乘此除之迎世子奉以爲君

不如齊焉能伯諸侯乎襄公視之其人乃桓公之長子襄公之庶
兄因先年讓國不立襄公以為上卿公子自夷字子魚也襄公曰
子魚言三不如齊其故安在曰夷曰齊有泰山渤海之險瑯琊卽
墨之饒我國小土薄兵少糧稀一不如也齊有高國世卿以幹其
國有管仲甯戚隰朋鮑叔牙以謀其事我文武不具賢才不登二
不如也有此二不如便斷不能桓公北伐山戎俞兒開道獵於
郊外委蛇現形我今年春正月五星隕地俱化為石二月又有大
風之異六鷁退飛此乃上而降下求進反退之象三不如也有此
三不如齊自保且不暇何暇顧他人乎襄公曰寡人以仁義為主
不救遺孤非仁也受人囑而棄之非義也遺孤非在死地不消救得受囑以私從之非義
遂以納太子昭傳檄諸侯約以來年春正月共集齊郊檄至衛國

言高國爲主吾等不能與爭矣乃各散去兵衆俱衰衣八宮奔喪
兄弟相見各各大哭當時若無高國說下無虧此事不知如何結
局也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違背忠言寵佞臣

致令骨肉肆紛爭

若非高國行和局

白骨堆床堊不成

却說齊世子昭逃奔宋國見了宋襄公哭拜於地訴以雍巫監刁
作亂之事其時宋襄公乃集群臣問曰昔齊桓公會以公子昭囑
托寡人立爲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巫刁
內亂太子見逐寡人欲約會諸侯共討齊罪納昭於齊定其君位
而返此舉若遂名動諸侯便可倡率會盟以紹桓公之伯業宋襄
只欲
借此圖霸耳非
端心爲齊也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宋國有三

公子爭者無虧收淚下拜曰此孤之願也高虎分付雍巫仍守殿
無辜公子但喪厥入臨者便放人宮如帶挾兵仗者即時拿住正
罪這詞土意又是寺貂先至寢宮安排殯殮却說桓公尸在床上
日久無人照顧雖則冬天血肉狼藉屍氣所蒸生蟲如蟻直散出
於墻外起初衆人尚不知蟲從何來及人寢室發開窺隔見蟲攢
屍骨無不淒慘無虧放聲大哭羣臣皆哭即日取梓棺盛殮皮肉
皆腐僅以袍帶裹之草草而已惟晏蛾兒面色如生形體不變高
虎等知爲忠烈之婦嘆息不已亦命取棺殮之高虎等率羣臣奉
無虧居主喪之位衆人各依次哭臨是夜同宿於柩側却說公子
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營在外見高國老臣率羣臣喪服入內不
知何事後聞桓公已殯羣臣俱奉無虧主喪戴以爲君各相傳語

無虧不爲無名於是分頭四下招呼群臣同去哭臨衆官員見
位老大夫做主放著膽各具喪服相率入朝寺貂攔住問曰老大
夫此來何意高虎曰彼此相持無有了期吾等專請公子主喪而
來無他意也貂乃揖虎而進虎將手一招國懿仲同群臣俱入直
至朝堂告無虧曰臣等聞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故爲人子者生則
致敬死則殯葬未聞父死不殯而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旣
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七日矣尙未入棺公子雖御正
殿於心安乎正殿上沒有羣臣沒有政事雖坐猶不坐也言罷群臣皆伏地痛哭無虧
亦泣下曰孤之不孝罪通於天孤非不欲成喪禮其如元等之見
逼何國懿仲曰太子已外奔惟公子最長公子若能主喪事收殮
先君大位自屬公子元等雖分據殿門老臣當以義責之誰敢與

子之衆牢把正殿不敢出攻三公子又畏巫刀之強各守軍營謹

防冲突止是小孩子開事正是朝中成敵國路上絕行人有詩爲

証 鳳閣龍樓虎豹嘶

紛紛戈用滿丹墀

分明四虎爭殘肉

那箇降心肯伏低

其時只有公子雍怕事出在秦國去訖秦穆公用爲大夫不在話
下且說衆官知世子出奔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惟有老巨國懿
仲高虎心如刀刺只想解結未得其策如此相持不覺兩月有餘
高虎曰諸公子但知奪位不思治喪吾今日當以死爭國懿仲曰
子先入言我則繼之同捨一命以報累朝爵祿之恩可也高虎曰
只我兩人開口濟得甚事凡食齊祿者莫非臣子吾等沿門喚集
同至朝堂且奉公子無虧主喪何如這個主意却是懿仲曰立子以長立

而無虧曰大喪未殯群臣又不服如之奈何豈刁曰今日之事
譬如搏虎有力者勝主上但據住正殿臣等列兵兩廡俟公子有
入朝者卽以兵劫之無虧從其言長衛姬盡出本宮之甲凡內侍
悉令軍裝宮女長大有力者亦湊甲士之數巫刁各統一半分布
兩廡不在話下且說衛公子開方聞巫刁擁立無虧謂葛蕤之子
潘曰太子昭不知何往若無虧可立公子獨不可立乎乃悉起家
下死士列營于右殿密姬之子商人與少衛姬之子元共議同是
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分公子潘已據右殿吾等同據左殿世子
昭若到大家讓位若其不來把齊國四分均分到是好算計強元
以爲然亦各起家甲及平素所養門下之士成隊而來公子元列
營於左殿公子商人列營於朝門相約爲犄角之勢巫刁畏三公

多俱亂竄出朝門去了再說巫刁二人殺散了衆百官天已大明
遂於宮中扶出公子無虧至朝堂卽位內侍每鳴鐘擊鼓用士環
列兩邊階下拜舞稱賀者剛剛只有雍巫豎刁二人無虧又慙又
怒真是雍巫奏曰大喪未發群臣尙未知送舊安知迎新乎此事
必須召國高二老人朝方可號召百官壓服人衆無虧准奏卽遣
內侍分頭宣召右卿國懿仲左卿高虎這兩位是周天子所命監
國之臣世爲上卿羣僚欽服所以召之國懿仲與高虎聞內侍將
命知齊侯已死且不具朝服卽時披麻帶孝入朝奔喪巫刁二人
急忙迎住于門外謂曰今日新君御殿老大夫權且從吉國高二
老齊聲答曰未齊舊君先拜新君非禮也誰非先公之子老夫何
擇惟能主喪者則從之巫刁語塞國高乃就門外望空再拜大哭

雍巫拱手答曰世子無虧今在宮中衆人曰無虧未曾受命冊立
非吾主也還我世子昭來豎刁仗劍大言曰昭已逐去了今奉先
公臨終遺命立長子無虧爲君有不從者劍下誅之衆人憤憤不
平亂嚷亂罵都是你這班奸佞欺死蔑生擅權廢置你若立了無
虧吾等誓不爲臣大夫管平管仲挺身出曰今日先打死這兩個
奸臣除却禍根再作商議手挺牙笏望豎刁頂門便打雖是忠心然却太莽
之甚此事豈是一打可了况此時豈牙笏可打之時乎豎刁用劍架住衆官員却待上前相
助只見雍巫大喝曰甲上每今番還不動手平日養你每何幹數
百名甲上各挺器械一齊發作將衆官員亂砍衆人手無兵器况
且寡不敵衆弱不敵強如何支架得來正是白玉階前爲戰地金
鑾殿上見閻王百官死于亂軍之手者十分之三其餘帶傷者甚

率領宮甲圍了東宮遍處搜尋不見世子昭的踪影看看鼓打四
更雍巫曰吾等擅圍東宮不過出其不意若還遲至天明被他公
子知覺先據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歸宮擁立長公子看羣情如
何再作道理豎刁曰此言正合吾意二人收甲未及還宮但見朝
門大開百官紛紛而集不過是高氏國氏管氏鮑氏陳氏隰氏南
郭氏北郭氏閻邱氏這一班子孫臣庶其名也不可盡述這些衆
官員聞說巫刁二人率領許多甲士出宮料必宮中有變都到朝
房打聽消息宮內已漏出齊侯凶信了又聞東宮被圍不消說得
是好臣乘機作亂那世子是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何面目
爲齊臣三三兩兩正商議去救護世子若等你們去救世子恰好
巫刁二人兵轉衆官員一擁而前七嘴八張的都問道世子何在

必已薨逝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世子且宜暫出境外以防

不測

世子者代君者也君之生死喪葬人民社稷之事皆其責任既疑先公已逝便常糾合同朝其擁世子入朝問疾各整家

甲以防他後豈有轉出境外之理高虎主意殊錯

昭曰何處可以安身高虎曰主公曾將

世子囑付宋公今宜適宋宋公必能相助虎乃守國之臣不敢同

世子出奔吾有門下上崔天見管東門鎖鑰吾使人分付開門世

子可乘夜出城也言之未已閤人傳報宮甲圍了東宮嚇得世子

昭面如上色高虎使昭變服與從人一般羞心腹人相隨至於東

門傳諭崔天令開鑰放出世子崔天曰主公存亡未知吾私放太

子罪亦不免太子無人侍從如不棄崔天願一同奔宋世子昭大

喜曰汝若同行吾之願也當下開了城門崔天見有隨身車仗讓

世子登車自己執轡望宋國急急而去話分兩頭却說巫刁二人

將公子昭囑託宋公立爲太子群臣多有知者倘聞先公之變必
然輔助太子依臣等之計莫若乘今夜倉卒之際卽率本宮甲上
逐殺太子而奉長公子卽位則大事定矣長衛姬曰我婦人也惟
卿等好爲之於是雍巫豎刁各率宮甲數百殺入東宮來擒世子
且說世子昭不得入宮問疾悶悶不悅是夕方挑燈獨坐恍惚之
間似夢非夢見一婦人前來謂曰太子還不速走禍立至矣妾乃
晏蛾兒也奉先公之命特來相報昭方欲扣之婦人把昭一推如
墜萬丈深淵忽然驚醒不見了婦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
者取行燈相隨開了便門步至上卿高虎_{高侯之子}之家急扣其門高
虎迎人問其來意公子昭訴稱如此高虎曰主公抱病半月被奸
臣隔絕內外聲息不通世子此夢凶多吉少夢中口稱先公主公

有言以死送君若殯殮之事非婦人所知也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屍復肩負窻榻二扇以蓋之權當掩覆之意向牀下叩頭曰君魂且勿遠去待妾相隨遂以頭觸柱腦裂而死賢哉此婦也是夜小內侍鑽牆穴而入見寢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著一箇屍首驚忙而出報與巫刁二人曰主公已觸柱自盡矣巫刁二人不信使內侍輩掘開牆垣二人親自來看見是箇婦人屍首大驚內侍中有認得者指曰此晏娥兒也再看牙床之上兩扇窻榻掩蓋著箇不言不動無知無覺箇齊桓公嗚呼哀哉政不知幾時氣絕的豎刁便商議發喪之事雍巫曰且慢且慢必須先定了長公子的君位然後發喪庶免爭競豎刁以爲然當下二人同到長衛姬宮中密奏曰先公已薨逝矣以長幼爲序合當夫人之子但先公存日曾

卽位於周莊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於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壽七十三歲潛淵先生有詩單讚桓公好處

姬轍東遷綱紀亡

首倡列國共尊王

南徵僭楚包茅貢

北啟頑戎朔漠疆

立衛存邢仁德著

定儲明禁義聲揚

正而不譎春秋許

五伯之中業最強

髯仙又有一絕嘆桓公一生英雄到頭沒些結果

四十餘年號方伯

南摧西抑雄無敵

一朝疾臥牙刁狂

仲父原來死不得董狐之筆

晏蛾兒見桓公命絕痛哭一場欲待叫喚外人奈牆高聲不得達欲待踰牆而出奈牆內沒有襯脚之物左思右想嘆口氣曰吾曾

蛾兒對曰熱水亦不可得桓公曰何故蛾兒對曰易牙與豎刁作亂守禁宮門築起三丈高牆隔絕內外不許人通飲食從何處而來桓公曰汝如何得至於此蛾兒對曰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是以不顧性命踰牆而至欲以視君之瞑也桓公曰太子昭安在蛾兒對曰被二人阻擋在外不得入宮桓公嘆曰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悔之晚矣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乃奮氣大呼曰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終乎連叫數聲吐血數口謂蛾兒曰我有寵妾六人子十餘人無一人在目前者單只你一人送終深愧平日未曾厚汝蛾兒對曰主公請曰保重萬一不幸妾情願以死送君桓公嘆曰我死若無知則已若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掩袂而死人知有齊小白事見史記註連嘆數聲而絕計桓公

寺貂蟬守宮門雍巫率領宮甲巡邏一應國政俱俟寡人病痊
日奏聞

巫刁二人假寫懸牌把住宮門單留公子無虧住長衛姬宮中他
公子問安不容入宮相見過三日桓公未死巫刁將他左右待衛
之人不問男女盡行逐出把宮門塞斷又於寢室周圍築起高牆
三丈內外隔絕風縫不通止存牆下一穴如狗竇一般早晚使小
內侍鑽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頓宮甲以防羣公子之變不在
話下再說桓公伏於牀上起身不得呼喚左右不聽得一人答應
光著兩眼呆呆而看只見撲踢一聲似有人自上而墜須臾推窗
入來桓公睜目視之乃賤妾晏娥兒也桓公曰我腹中覺餓正思
粥飲爲我取之娥兒對曰無處覓粥飲桓公曰得熱水亦可救渴

因母密姬有寵未免萌覬覦之心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安分守已其他五位公子各樹黨與互相猜忌如五隻大虫各藏牙爪專等人來搏噬桓公雖然是箇英主却不道劍老無芒人老無剛他做了多年的侯伯志足意滿只是耽於酒色之人不是箇清心寡欲的到今日衰老之年志氣自然昏惰了况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樂境無憂境不聽忠言聽諛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爲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全沒個處分的道理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忽然桓公疾病臥於寢室雍巫見扁鵲不辭而去料也難治了遂與豎刁商議出一條計策懸牌宮門假傳桓公之語牌上寫道

寡人有怔忡之疾惡聞人聲不論羣臣子姓一槩不許入宮著

公懊悔無已。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王姬、徐姬相繼先卒，蔡姬退回蔡國。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君寵愛，禮數與夫人無別，故謂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長衛姬生公子無虧；第二位少衛姬生公子元後為惠公；第三位鄭姬生公子昭後為孝公；第四位葛嬴生公子潘後為昭公；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後為懿公；第六位宋華子宋大夫華氏女子姓生公子雍。其餘妾媵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惟無虧年齒最長。桓公嬖臣雍巫、豎刁俱與衛姬相善，巫刁因請於桓公，許立無虧為嗣。後又愛公子昭之賢，與管仲商議，在葵邱會上，囑付宋襄公以昭為太子。衛公子開方獨與公子潘相善，亦為潘謀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頗得民心。

活襟延扁鵲入視扁鵲教其弟子陽膚用砭石針之須臾太子甦
更進以湯藥過二旬復故世人共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扁鵲
周游天下救人無數一日遊至臨淄謁見齊桓公奏曰君有病在
腠理不治將深桓公曰寡人不曾有疾扁鵲出後五日復見奏曰
君病在血脉不可不治桓公不應後五日又見奏曰君之病已在
腸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復不應扁鵲退桓公嘆曰甚矣醫人之喜
於見功也醫人妄言邀利者甚多却難怪齊桓無疾而謂之有疾過五日扁鵲又求
見望見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問其故曰君之病在骨髓
矣夫腠理湯熨之所及也血脉針砭之所及也腸胃酒醪之所及
也今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又過五日桓
公果病使人召扁鵲其館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束裝而去矣桓

話說齊桓公背了管仲遺言復用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鮑叔牙諫
諍不從發病而死三人益無忌憚欺桓公老耄無能遂專權用事
順三人者不貴亦富逆三人者不死亦逐這話且閣過一邊且說
是時有鄭國名醫姓秦名緩字越人寓於齊之盧村今長清縣因號盧
醫少時開邸舍有長桑君來寓秦緩知其異人厚待之不責其直
長桑君感之神仙也好便授以神藥以上池水服之眼目如鏡暗
中能見鬼物雖人在隔牆亦能見之以此視人病症五藏六腑無
不洞燭特以診脉爲名耳古時有個扁鵲與軒轅黃帝同時精於
醫藥人見盧醫手段高强遂比之古人亦號爲扁鵲先年扁鵲曾
遊號國適值號太子暴斃而死扁鵲過其宮中自言能醫內侍曰
太子已死矣安能復生扁鵲曰請試之內侍報知號公號公流淚

兵甲以圖萬全却又全沒料理一遇變故倉皇出奔是立猶不立也若非高虎崔天子昭幾乎不免是立之反所以害之未見其爲得計也

四公子據殿爭立不顧父屍未殯真是全無人心但今之人父死未寒爭財奪貨鬪毆爭訟不恤生母不理喪事者甚多此等忍心害理之人大傷天地之和氣留心世道者其思所以處之哉

宋襄之主納子昭與衛文之助皆是徧徇齊桓之私心等不得義舉當以魯僖之言爲正然魯僖却只是因齊桓不會相托有不平之意故以長幼爲言以拒宋耳非真能了然於大義也當時諸侯舉動如此真是不成世界

叔之言則已聞之熟矣而竟用易牙等三奸意中亦謂其卽或不賢亦未便有害于已耳豈知阻衆築牆亡身虧體之禍卽身受之乎殊可嘆也

凡一切禍患之來其初無不起於甚微以漸而深遂至於不可救若陷於不知猶可言也幸有明者提撕微覺而不知防備真庸人也然當其未形之先局中之人多以爲迂濶無當或反以爲貪利邀功而怪責之及至其禍已成雖有能者亦無如之何矣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皆然不知身之有病而怪醫人之妄言亦其一也齊桓之幸遇扁鵲而不求其救豈不惜哉

棄長立幼原是齊桓不是然旣欲立之便當多爲羽翼授之

叔牙憤鬱發病而死。齊事從此大壞矣。後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只看齊桓結果時。便知定霸之功。全是管子之力。管子一死。齊桓便連自己事。都不能處置。被三個奸臣弄得七顛八倒。身死於高牆之內。無異牢獄。病中無人侍奉。無異孤窮。死後虫嘍屍體。無異餓殍。用賢則雖天下之人。皆懷德而畏威。用奸則已身之生死。亦不可保。人君於此。其亦知所戒懼哉。闇昧之主。不識賢奸。固無足論。如齊桓雖不甚明。然管仲鮑

其時周襄王之八年乃

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桓公自從前歲委政鮑叔牙一依管仲遺

言將豎刁雍巫開方三人逐去食不甘味夜不甘寢口無諱語面

無笑容長衛姬進曰君遂豎刁諸人而國不加治

耳來則要亂他

知却石

容顏日悴意者左右使令不能體君之心何不召之桓公曰

寡人亦思念此三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拂鮑叔牙之意也長

衛姬曰鮑叔牙左右豈無給使令者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

以調味先召易牙

字雍正

則開方醫藥可不煩招而致也相公從其

言乃召雍巫和五味鮑叔牙諫曰君豈忘仲父遺言乎奈何召之

桓公曰此三人有益於寡人而無害於國仲父之言無乃太過遂

不聽叔牙之言并召開方豎刁三人同時皆令復職給事左右鮑

前乃出竹筒中壺餐以獻於重耳重耳曰子餘不苦飢耶何不自

食衰對曰臣雖飢豈敢背君而自食耶有臣如此何患不興狐毛戲魏犇曰

此漿若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雖是戲語却亦令人難當魏犇慙而退重耳卽

以壺漿賜趙衰衰汲水調之遍食從者重耳嘆服重耳君臣一路

覓食半飢半飽至於齊國齊桓公素聞重耳賢名一知公子進關

卽遣使往郊迎入公館設宴款待席間問公子帶有內眷否重耳

對曰亡人一身不能自衛安能攜家乎桓公曰寡人獨宿一宵如

度一年此句齊桓公公子絀在行旅而無人以侍中櫛寡人爲公子

憂之於是擇宗女中之美者納於重耳推已及人所謂恕也齊桓

不害贈馬二十乘八十匹也自是從行之衆皆有車馬桓公又使廩人

致粟庖人致肉日以爲常重耳大悅嘆曰句聞齊侯好賢禮士今

耳不能下咽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盂以進重耳食之而美食畢
問此處何從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聞孝子殺身以事其
親忠臣殺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重
耳垂淚曰亡人累子甚矣將何以報子推曰但願公子早歸晉國
以成臣等股肱之義臣豈望報哉髯仙有詩贊云

孝子重歸全

虧體謂親辱

嗟嗟介子推

割股充君腹

委質稱股肱

腹心同禍福

豈不念親遺

忠孝難兼局

彼哉私身家

何以食君祿

良久趙衰始至衆人問其行遲之故衰曰被棘刺損足脛故不能

縱不得食乞賜一食器

既不得食要器何為吾所不解

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

此土可為器也魏犇大罵村夫焉敢辱吾奪其食器擲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將加鞭朴偃急止之曰得飯易得土難土地國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國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

不怒便子拜受得不通果然可笑

重耳果依其言下車拜受田夫不解其

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誠癡人耳後人有詩云

土地應為國本基

皇天假手慰艱危

高明子犯窺先兆

田野愚民反笑癡

再行約十餘里從者飢不能行乃休於樹下重耳飢困枕狐毛之

膝而臥狐毛曰子餘向攜有壺餐

飯自木

其行在後可俟之魏犇曰

雖有壺餐不勾子餘一人之食料無存矣眾人爭採薺薇煮食重

同姓未通盟好況出亡之人何關輕重若迎之必當設宴贈賄費

多少事只看此語便知失禮從惜費起見不如逐之乃分付守門閭者不許放晉

公子入城重耳乃從城外而行魏犢顓頊進曰衛燬文公名一無禮公

子宜臨城責之趙衰曰蛟龍失勢比於蚯蚓公子且宜含忍無徒

責禮於他人也雙頡曰既彼不盡主人之禮剽掠村落以助朝夕

彼亦難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謂之盜吾寧忍饑豈可行賊盜之

事乎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飢而行看看過午到一處地名

五鹿府今大名見一縣田夫同飯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之求食田夫

非飯客之人重耳所求不當宜其侮矣田夫問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客車上者乃

吾主也遠行無糧願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資而問

吾求食耶吾等乃村農飽食方能荷鋤焉有餘食及於他人偃曰

此糾合力士數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備好去結果他性

命

重耳誰知

老國舅兩番送信漏洩其情比及勃鞞到翟訪問公

子消息公子已不在翟君亦爲公子面上分付關津凡過往之

人加意盤詰十分嚴緊勃鞞在晉國還是箇近侍的宦者今日爲

殺重耳而來做了奸人刺客之流若被盤詰如何答應因此過不

得翟國只得快快而回復命於惠公惠公沒法只得暫時攔起再

說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齊國却先要經繇衛國這是登高必自卑

行遠必自邇重耳離了翟境一路窮苦之狀自不必說數日至於

衛界關吏叩其來歷趙衰曰吾主乃晉公子重耳避難在外今欲

往齊假道於土國耳吏開關延入飛報衛侯上卿甯速請迎之入

城衛文公曰寡人立國楚兵並不會借晉人半臂之力衛晉雖爲

赴土不及乘車都是步行重耳問頭須如何不來有人說頭須磨
卷藏中所有逃走不知去向英雄失路時偏遇負心人可恨重耳已失策策又
沒盤費此時情緒好不愁悶事已如此不得不行正是忙忙似喪
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公子出城半日翟君始知欲贈資裝已
無及矣有詩爲證

流落夷邦十二年

困龍伏蟄未升天

豆箕何事相煎急

道路於今又播遷

却說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往翟幹事如何次日便行
那勃鞞原是箇寺人專以獻勤取寵爲事前番獻公差他伐蒲矢
了公子重耳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銜恨今番又奉惠
公之差若能勿殺却重耳不惟與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

復也重耳以爲然乃罷獵歸告其妻季隗曰晉君將使人行刺於
我恐遭毒手將遠適大國結連秦楚爲復國之計子宜盡心撫育
二子待我二十五年不至方可別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
方非妾敢留重耳所遇婦女都然妾今二十五歲矣再過二十五
年妾當老死尙嫁人乎妾自當待子子勿慮也趙衰亦屬付叔隗
不必盡述次早重耳命壺叔整頓車乘守藏小吏掌財帛者頭須收拾
金帛正分付間只見狐毛狐偃倉皇而至言父親老國舅見韞
受命次日卽便起身誠恐公子未行難以隄防不及寫書又遣能
行快走之人星夜趕至催促公子速速逃避勿淹時刻重耳聞信
大驚曰韞來何速也不及裝束遂與二狐徒步出於城外壺叔見
公子已行止備犢車一乘追土與公子乘坐趙衰白季諸人陸續

說重耳是日正與翟君田獵於渭水之濱忽有一人冒圍而入求見狐氏兄弟說有老國舅家書在此狐毛狐偃曰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書必然國中有事卽召其人至前那人呈上書信叩了一頭轉身就走毛偃心疑啟函讀之書中云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限三日內起身汝兄弟稟知公子速往他國無得久延取禍二狐大驚將書稟知重耳重耳曰吾妻子皆在此此吾家矣欲去將何之重耳志在苟安于此可見狐偃曰吾之適此非以營家將以圖國也以力不能適遠故暫休足於此今爲日已久宜徙大國勃鞞之來殆天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重耳曰卽行適何國爲可狐偃曰齊侯雖老伯業尙存收恤諸侯錄用賢士今管仲隰朋新亡國無賢佐公子若至齊齊侯必然加禮倘晉有變又可借齊之力以圖

二年矣翟人伐咎

音如赤狄別種陳姓

獲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

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趙衰各生有子

季隗生二子曰伯儵叔隗生一子曰

盾君臣安於室家之樂無復虞我之意臣今往伐翟人以助重耳

與兵拒戰勝負未卜願得力士數人微行至翟乘其出遊刺而殺

之惠公曰此計大妙

可貝所處地步不好雖無害人之心而人却不肯罷手使無孤突之報信重耳其能不死

乎遂與勃鞞黃金百鎰使購求力士自去行事限汝三日內便要

起身事畢之日當加重用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若要不得

除非莫言惠公所托雖是勃鞞一人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狐突

聞勃鞞揮金如土購求力士心懷疑惑密地裏訪問其故那狐突

是老國舅那箇內使不相熟不免把這密謀洩漏於狐突之耳

狐突大驚即時密寫一信遣人星夜往翟報與公子重耳知道却

惠公徧急無君德

只合靈臺永作囚

梁繇靡當時圍住秦穆公自謂必獲却被慶鄭呼云急救主公遂棄之而去以此深恨慶鄭必欲誅之誅鄭之時天昏地慘日色無光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蛾析請其屍葬之曰吾以報載我之恩也惠公既歸國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秦爲質因請屠岸夷之屍葬以上大夫之禮命其子嗣爲中大夫惠公一日謂卻芮曰寡人在秦三月所憂者爲重耳恐其乘變求入今日纔放心也卻芮曰重耳在外終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絕後患惠公問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者寡人不吝重賞卻芮曰寺人勃鞞向年代蒲曾斬重耳之衣袂常恐重耳入國或治其罪君若殺重耳除非此人可用惠公召勃鞞密告以殺重耳之事勃鞞對曰重耳在翟十

在泥濘之中急而呼汝汝不顧一宜死我幾獲秦君汝以救君誤
之二宜死二三子俱受執縛汝不力戰不面傷全身逃歸三宜死
慶鄭曰三軍之士皆在此聽鄭一言有人能坐以待刑而不能力
戰面傷者乎。卽此看來可見慶我死之心蛾瞞諫曰鄭死不避刑可謂勇矣
君可赦之使報韓原之仇梁繇靡曰戰已敗矣又用罪人以報其
仇天下不笑晉爲無人乎家僕徒亦諫曰鄭有忠言三可以贖死
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梁繇靡又曰國所
以強惟法行也失刑亂法誰復知懼不誅鄭今後再不能用兵矣
惠公顧司馬說使速行刑。不是蛾瞞家僕徒之說不如梁繇靡引慶鄭引
頸受戮繇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不能容一慶鄭也詩曰

閉糴誰教負泛舟

反容奸佞殺忠謀

之留此將使君行法於我以快君之心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

也又何避焉

慶鄭豈真是驕子他只想說得明白便自蚘哲歎息然不至於死耳却不知晉惠不是大量人

而去惠公將至絳太子圉率領狐突卻芮慶鄭蚘哲司馬說寺人勃鞞等出郊迎接惠公在車中望見慶鄭怒從心起使家僕徒召之來前問曰鄭何敢來見寡人慶鄭對曰君始從臣言報秦之施必不伐繼從臣言與秦講和必不戰三從臣言不乘小駟必不敗臣之忠於君也至矣何為不見惠公曰汝今日尙有何言慶鄭對曰臣有死罪三有忠言而不能使君必聽罪之一也小車有吉而不能使君必用罪之三也以救君召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罪之三也臣請受刑以明臣罪惠公不能答使梁繇靡代數其罪梁繇靡曰鄭所言皆非死法也鄭有死罪三汝不自知乎君

待乎諸侯也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怒於秦何益棄前功而隳

伯業料君之必不然矣說得不亢不卑君子小人兩種說話恰是情理所應有而引罪以感動之蓄其餘

威以依之未後只當替他出一主意知其甚矣穆公笑曰寡人意與

婉轉好聽雖是穆姬之請秦伯亦將舍之矣穆公笑曰寡人意與

飴甥省正合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設官分守遷晉侯於郊外之

公館以賓禮待之饋以七牢遣公孫枝引兵同呂省發送晉侯歸

國凡牛羊豕各一謂之一牢七牢禮之厚者此乃穆公修好之意

也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至十一月纔得釋與難諸臣一同歸

國惟虢射病死於秦不得歸蛾析聞惠公將入謂慶鄭曰子以救

君誤韓簡君是以破獲今君歸子必不免盍奔他國以避之慶鄭

曰軍法兵敗當死將爲虜當死況誤君而貽以大辱又罪之甚者

君若不還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况君歸矣乃令失刑乎吾

復歸公孫枝曰牧邑群臣無不欲甘心於君者寡君獨以君夫人

登臺請死之故不敢傷婚姻之好前約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

太子圉爲質君可歸矣惠公方邇曉得穆姬用情慙愧無地卽遣

大夫卻乞歸晉分付呂省以割地質子之事省特至王城秦地在臨晉縣

東會秦穆公將五城地圖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情願納質歸君

穆公問太子如何不到省對曰國中不和故太子暫留敝邑俟寡

君入境之日太子卽出境矣穆公曰晉國爲何不和省對曰君子

自知其罪惟思感秦之德小人不知其罪但欲報秦之仇以此不

和也穆公曰汝國猶望君之歸乎省對曰君子以爲必歸便欲送

太子以和秦小人以爲必不歸堅欲立太子以拒秦然以臣愚意

執吾君可以立威舍吾君又可以見德德威兼濟此伯玉之所以

重耳雖作亡人只看他不責衛人不行剽掠不怒田夫趙衰之留飯食君壺漿及眾介推之割股俱是何等氣象君臣如此其終得享國而成伯宜矣

齊桓雖是霸君其心地却太來不十分明亮其所以成功立業者管寧諸賢之力耳只看不聽鮑叔之諫而復用易牙等三人使底裏盡露了

話說晉惠公囚於靈臺山只道穆姬見怪全不知衰經逆君之事遂謂韓簡曰昔先君與秦議婚時史蘇已有西鄰責言不利婚違之占若從其言必無今日之事矣簡對曰先君之敗德豈在婚秦哉且秦不念婚姻君何以得入而又伐以好成仇秦必不然君其察之惠公嘿然未幾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候晉侯許以

於國家乃以褊淺之量濟之以梁繇靡泯忿之心而鄭遂不
免死深爲可惜重耳之不肯求入心有疑也若候國中有變
而圖之則孰有大於夷吾之被執於秦者被囚三月爲時不
爲不久若乘時以求入國人素所歸心必有起爲內應者則
國可得也乃主臣安居翟地不出一謀直至晉惠遣人行刺
狐突報知乃始倉皇奔走議適他邦然則勁韃不來重耳主
臣遂將老死於翟乎吾所不解

衛文還算賢君況爲公子時亦曾出亡在外豈不知鄰國待
客之禮何乃失禮於重耳乎想於亡國之後物力艱難有愛
惜財貨之心故不欲招接耳乃竟以此而啟衛國無窮之禍
咎之爲言豈不甚哉

穆姬不如多矣穆姬曰吾聞仁者雖怨不忘親雖怒不棄禮君以死殉弟為有禮乎否也若晉侯遂死於秦吾亦與有罪矣內侍無不誦君夫人之賢德此等賢德吾無取焉以其不在義理之中也畢竟晉侯如何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堆割股吹君

梁繇靡數說慶鄭之罪固有可死之道然晉惠背德用兵強乘小馬二次不聽其諫亦當自動悔心至慶鄭不力戰不面傷或因已國背德理虧情怯不能相敵庸或有之而況前有忠正之謀又聞國君之歸明知獲罪不背他適以求免不可謂不忠也使晉惠以自愆為悔赦其罪而復用之未必無補

君之獲亦婢子之差也若置君朝八則婢子朝死夕八則婢子夕

死古之烈婦有以死殉夫父舅姑者矣未聞以殉兄弟者也况夷

要吾穆姬于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君之師若赦晉侯猶赦婢子

是乎無禮矣惟君亮之穆公大驚問夫人在宮作何狀內侍奏曰夫人自聞晉

君見獲便攜太子服喪服太子者國之儲貳社稷之人本也豈徒

步出宮至於後園崇臺之上立草舍而居臺下俱積薪數十層送

養殮者履薪上下分付只待置君入城便自殺於臺上縱火焚吾

屍以表兄弟之情也穆公歎曰子桑勸我勿殺晉君不然幾喪夫

人之命矣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經以報穆姬曰寡人不日歸晉侯

也穆姬方纔回宮內侍跪而問曰晉侯見利忘義背吾君之約又

負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辱夫人何爲哀痛如此內侍人是

夷吾而樹新仇于重耳臣竊以爲不可

夷吾三受秦施而不報且欲乘飢而圖之秦穆卽殺

之不爲過也若囚而立重耳亦未必遂以爲仇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此論大似迂腐豈以宗國之故故托詞以免晉惠耶

穆公曰然

則逐之乎囚之乎抑復之乎三若孰利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

耳於秦何益逐之必有謀納者不如復之穆公曰不喪功乎枝對

曰臣意亦非徒復之已也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

圉爲質於吾國然後許成焉如是則晉君終身不敢惡秦且異日

父死子繼吾又以爲德于圉晉世世戴秦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

之算及於數世矣乃安置惠公於靈臺山

在今渭南縣

之離宮以千人

守之穆公發遣晉侯方欲起程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絰而至

胡說

之甚豈有身之現在而乃先爲喪穆公意謂有夫人之變方欲問

服以迎君于軍中者乎無禮甚矣穆公意謂有夫人之變方欲問

之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上天降災使秦晉兩君棄好卽戎晉

二三子何患無君勿過戚也韓簡等再拜稽首曰君憐寡君之愚
及於寬政不爲已甚皇天后土實聞君語臣等敢不拜賜秦兵回
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群臣議曰寡人受上帝之命以平晉亂而立
夷吾今晉君背寡人之德卽得罪于上帝也寡人欲用晉君郊祀
上帝秦穆一生都好此處却是胡說以答天貺何如公子縶曰君言甚當公孫枝
進曰不可晉大國也吾俘虜其民已取怨矣又殺其君以益其忿
晉之報秦將甚于秦之報晉也論利害處亦是公子縶曰臣意非徒殺晉
君已也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殺無道而立有道晉人德我不服
又何怨焉分割利害處亦明白公孫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去
一間耳重耳不肯以父喪爲利其肯以弟死爲利乎若重耳不入
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其肯入必且爲弟而仇秦君廢前德于

名者乎公子繫就車中觀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弔晉
二公子夷亦奉本國大臣之命來迎相遇於旅次是以識之穆公
曰此人可留爲秦用乎公子繫曰弒卓子殺里克皆出其手今日
正當順天行誅穆公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殺得親解錦袍以覆
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溫車載回秦國就醫丙服藥吐血數斗半
年之後方纔平復此是後話再說穆公大獲全勝收寨都起使人
謂晉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人今亦不能避君願至敝邑而請罪
焉惠公俛首無言穆公使公孫枝率車百乘押送晉君至秦虢射
韓簡梁繇靡家僕徒卻步揚郭偃卻乞等皆披髮垢面草行露宿
相隨如奔喪之儀穆公復使人弔諸大夫且慰之曰爾君臣謂要
食晉粟用兵來取寡人之留爾君聊以致晉之粟耳敢爲已甚乎

穆公仰天嘆曰野人且有報德之義晉侯獨何人哉人品心術之地位分故以資格乃問衆人中有願仕者寡人能爵祿之壯士齊限人者爲可笑也聲應曰吾儕野人但報恩主一時之惠不願仕也穆公各贈金帛野人不受而去穆公嘆息不已後人有詩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

晉甲重重困穆公

當日若誅收馬士

今朝焉得出樊籠

穆公點視將校不缺單不見白乙丙一人使軍士遍處搜尋聞土窟中有哼聲趨往視之乃是白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人窟中各各力盡氣絕尙扭定不放手軍士將兩下折開擡放兩箇車上載回本寨穆公問白乙丙時不能言有人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向前奏知如此如此穆公嘆曰兩人皆好漢也問左右有識晉將姓

人也原來穆公會出獵于梁山山在今岐山縣夜失良馬數匹使吏求之尋至岐山之下有野人三百餘群聚而食馬肉吏不敢驚之趨報穆公速遣兵往捕可盡得穆公嘆曰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將謂寡人貴畜而賤人也乃索軍中美酒數十甕使人賁往岐下宣君命而賜之曰真是人情所難寡君有言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今以美酒賜汝野人叩頭謝恩分飲其酒齊嘆曰盜馬不罪更慮我等之傷而賜以美酒君之恩大矣何以報之至是聞穆公伐晉三百餘人皆舍命趨至韓原前來助戰恰遇穆公被圍一齊奮勇救出真箇是

種瓜得瓜

種豆報豆

施薄得薄

施厚報厚

有施無報

何異禽獸

就縛已歸大寨去了。薛簡頓足曰：「獲秦君猶可，相抵慶鄭誤我矣。」梁繇靡曰：「君已在此，我輩何歸？」遂與韓簡各棄兵仗來投秦寨。與惠公做一處，再說那壯士三百餘人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術。秦兵乘勝掩殺晉兵，大潰龍門山下，尸積如山。六百乘得脫者，十分中之二三耳。慶鄭聞晉君見擒，遂偷出秦軍，遇蛾析被傷在地，扶之登車，同回晉國。韓翁有詩咏韓原大戰之事，詩曰：

龍門山下嘆輿尸

只爲昏君不報施

善惡兩家分勝敗

明明天道豈無知

却說秦穆公還於大寨，謂百里奚曰：「不聽井伯之言，幾爲晉笑。」那壯士三百餘人一齊到營前叩首。穆公問曰：「汝等何人？」乃肯爲寡人出死力耶？壯士對曰：「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吾等皆食馬肉之

合未分勝敗蛾哲引軍一到兩下夾攻西乞術不能當被韓簡一戟刺於車下梁繇靡大叫敗將無用之物可協力擒捉秦君韓簡不顧西乞術驅率晉兵逕奔戎輅來捉穆公穆公嘆曰我今日反爲晉俘天道何在繆嘆一聲只見正西角上一隊勇士約三百餘人高叫勿傷吾恩主穆公擡頭看之見那三百餘人一箇箇蓬首袒肩脚穿草履步行如飛手中皆執大砍刀腰懸弓箭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脚蹤到處將晉兵亂砍韓簡與梁繇靡慌忙迎敵又見一人飛車從北而至乃慶鄭也高叫勿得戀戰主公已被秦兵困于龍門山泥潭之中可速往救駕叫人救駕自是木心其之際乃適韓簡等無心斫殺撇了那一夥壯士逕奔龍門山來救逢其巧晉侯誰知晉惠公已被公孫枝所獲并家僕徒號射步揚等一齊

說惠公之車正遇見公孫枝惠公遂使家僕徒接戰那公孫枝有萬夫不當之勇家僕徒如何鬪得過惠公教步揚用心執轡寡八親白助戰公孫枝橫戟大喝曰會戰者一齊上來只這一聲喝如霹靂震天把箇國舅唬射嚇得伏于車中不敢出氣那小駟未經戰陣亦被驚嚇不繇御人做主向前亂跑遂陷於泥淖之中步揚用心鞭打奈馬小力微拔脚不起正在危急恰好慶鄭之車從前而過惠公呼曰鄭速救我慶鄭曰號射何在乃呼鄭耶惠公又呼曰鄭速將車來載寡人鄭曰君穩乘小駟臣當報他人來救也遂催轅轉左而去乘機報復之言朋友且不堪况君臣乎况行陣之中生死之際是何時也而作如此舉動慶鄭之被殺不爲枉矣步揚欲往覓他車爭奈秦兵圍裏將來不能得出再說韓簡一軍冲入恰遇着秦穆公中軍遂與秦將西乞術交戰三十餘

於秦豈可任哉乃改用家僕徒爲車右而使卻步揚御車逆秦師
於韓原百里奚登壘望見晉師甚衆謂穆公曰晉侯將致死於我
君其勿戰穆公指天曰晉負我已甚若無天道則已天而有知吾
必勝之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須臾晉兵亦布陣畢兩陣對圓
中軍各鳴鼓進兵屠岸夷恃勇手握渾鐵鎗一條何止百斤之重
先撞入對陣逢人便刺秦軍披靡正遇白乙丙兩下交戰約莫五
十餘合殺得性起各跳下車來互相扭結屠岸夷曰我與你併箇
死活要人幫助的不爲好漢白乙丙曰正要獨手擒拿你方是英
雄分付衆人都莫來兩箇拳捷脚踢直紉入陣後去了晉惠公見
屠岸夷陷陣急叫韓簡梁繇靡引軍冲其左自引家僕徒等冲其
右約於中軍取齊穆公見晉分兵兩路冲來亦分作兩路迎敵且

原十里下寨使韓簡往探秦兵多少簡回報曰秦師雖少於我然

其鬪氣十倍於我惠公曰何故簡對曰君始以秦近而奔梁繼以

秦援而得國又以秦賑而免饑三受秦德而無一報君臣積憤是

以來伐三軍皆有責負之心其氣銳甚且止十倍而已惠公愠曰

此乃慶鄭之語定伯韓簡字亦為此言乎凡聞好話便動氣所以寡

人當與秦決一死敵遂命韓簡往秦軍請戰曰寡人有甲車六百

乘足以待君君若退師寡人之願若其不退寡人即欲避君其奈

此三軍之士何穆公笑曰孺子何驕也乃使公孫枝代對曰君欲

國寡人納之君欲粟寡人給之今君欲戰寡人敢拒命乎說得從容開雅

語中有譏有韓簡退曰秦理直吾不知死所矣晉惠公使郭偃卜

笑詞令妙品車右右者八車有御有右御諸人莫吉惟慶鄭為可惠公曰鄭黨

車右以主進退右以主擊刺諸人莫吉惟慶鄭為可惠公曰鄭黨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七 七

發兵迎敵。號射曰：「未出兵，先斬將於軍，不利。」姑赦，令從征。將功折罪，惠公准奏。當日大閱車馬，選六百乘，命卻步揚家僕徒慶鄭、蛾析、分將左右，已與號射居中軍調度。屠岸夷爲先鋒，離絳州望西進發。晉侯所駕之馬，名曰小駟，乃鄭國所獻，其馬身材小巧，毛鬣潤澤，步驟安穩。惠公平昔甚愛之。慶鄭又諫曰：「古者出征大事，必乘本國出產之馬，其馬生在水土，解人心意，安其教訓，服習道路，故遇戰隨人所使，無不如志。今君臨大敵而乘異產之馬，恐不利也。」慶鄭屢次之言，不人又發怒，要斬此時仍是爲他的話，終是好人。惠公叱曰：「此吾慣乘，汝勿多言。」却說秦兵已渡河東，三戰三勝，守將皆奔竄。長驅而進，直至韓原。今西安府韓城縣，或云卽下陽。下寨。晉惠公聞秦軍至韓，乃感額曰：「寇已深矣，奈何？」慶鄭曰：「君自招之，又何問焉？」惠公曰：「鄭無禮，可退。」晉兵離韓

助晉明矣。晉君雖無道而呂卻俱彊，力自在。若起絳州之衆，必然震驚西部。兵法云：先發制人。今以君之賢，諸大夫之用，命往聲晉，侯負德之罪，勝可必也。到并伯口中便議論正當見識開闊因以餘威乘梁之傲，如振稿葉耳。穆公然之，乃大起三軍，留蹇叔繇余輔太子瑩守國。孟明視引兵巡邊，彈壓諸戎。穆公同百里奚親將中軍，西乞術白乙丙保駕。公孫枝將右軍，公子摯將左軍，共車四百乘，浩浩蕩蕩，殺奔晉國。來晉之西鄙，告急於惠公。惠公問於羣臣曰：秦無故興兵犯界，何以禦之？自己分明許多負心背德處說他耶慶鄭進曰：秦兵爲主上背德之故，是以來討。何謂無故？依臣愚見，只宜引罪請和，割五城以全信，免動干戈。惠公大怒曰：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割地求和，寡人何面目爲君哉？喝令先斬慶鄭。然後

前與平鄭父合謀以重幣誘我幸天破奸謀不墮汝計今番又來
饒舌可歸語汝君要食晉粟除非用兵來取冷至含憤而退慶鄭
出朝謂太史郭偃曰晉侯背德怒鄰禍立至矣郭偃曰今秋沙鹿
地在今元城縣山崩草木俱偃夫山川國之主也晉將有亡國之禍其在
此乎史臣有詩譏晉惠公云

泛舟遠道賑飢窮

偏遇秦飢意不同

自古負恩人不少

無如晉惠負秦公

冷至回復秦君言晉不與秦粟反欲糾合梁伯共與伐秦之師穆
公大怒曰人之無道乃至出於意料若此當時若納重耳想或未
立不賢者亦未寡人將先破梁而後伐晉百里奚曰梁伯好土功
見其計之得也國之曠地皆築城建室而無民以實之百姓胥怨此其不能用衆

也何呂飴甥曰秦與晉粟非好晉也為求地也不與粟秦怨與粟而

不與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為與之豈德怨無多少大小之分而

偏要說得慶鄭曰幸人之災不仁背人之施不義不義不仁何以

好聽可恨韓簡曰鄭之言是也使去歲秦閉我糴君意

守國他一般也是好話不肯聽

何如虢射曰去歲天饑晉以授秦秦弗知取而貸我粟是甚愚也

今歲天饑秦以授晉晉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意不如約會梁

伯乘機伐秦共分其地是為上策越發沒良心沒天理到惠公從

虢射之言好言不入惡言是乃辭冷至曰敝邑連歲飢饉百姓流

離今冬稍稔流亡者漸歸故里僅能自給不足以相濟也冷至曰

寡君念婚姻之誼不責地不閉糴固曰同患相恤也寡君濟君之

急而不得報於君責偏得下臣難以復命呂飴甥卻芮大暘曰汝

誰肯將恩施怨者

穆公德量果奇哉

明年冬秦國年荒晉反大孰穆公謂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豐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過晉之糴今日歲飢亦難乞於晉矣平豹曰晉君貪而無信雖乞之必不與雖是貪而無信亦不應全無心有至此我初見謂是不豹其穆公不以為然乃使冷至亦賁寶王私之言耳不意竟為所料如晉告糴惠公將發河西之粟以應秦命晉惠還好卻芮可殺卻芮進曰君與秦粟亦將與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與粟耳豈與地哉芮曰君之與粟為何惠公曰亦報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為秦德則昔年納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報其小何哉救災之德不小之猶可少贖奈何負心到底自處于禽獸不如之地哉嬖鄭曰臣去歲奉命乞糴於秦秦君一諾無辭其意甚美今乃閉糴不與秦怨我矣一般也有說好話其如偏不肯聽

奚同聲對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理之常也順理而行

天必福我純論天理全無計較利害之心可為王佐之臣穆公曰吾之施于晉已重矣公

孫枝對曰若重施而獲報何損於秦其或不報曲在彼矣民憎其

上孰與我敵端在利害上講是個謀臣是個霸佐君必與之平豹思念父仇攘臂言

曰晉侯無道天降之災乘其饑而伐之可以滅晉此機不可失繇

余曰仁者不乘危以邀利智者不僥倖以成功天理人事俱有是學術正而又有權

謀與之為當穆公曰負我者晉君也饑者晉民也吾不忍以君故

遷禍於民意思謂大開口便是恤民為王者之風於是連粟數萬斛於渭水直達

河汾雍秦都晉絳秦都之間軸輻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晉之饑晉人

無不感悅史官有詩稱穆公之善云

晉君無道致天災

雍絳紛紛送粟來

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請遠易牙豎刁開方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

固言之矣寡人敢不從子卽曰罷斥三人不許入朝相見鮑叔牙

乃受事時有淮夷卽東夷侵犯杞國杞地今開封府雍丘縣杞人告急於齊齊

桓公合宋魯陳衛鄭許曹七國之君親往救杞遷其都於緣陵今維

州營諸侯尙從齊之令以能用鮑叔不改管仲之政故也話分兩

頭却說晉自惠公卽位連歲麥禾不熟至五年復大荒倉廩空虛

民間絕食惠公欲乞糴於他邦思想惟秦北鄰地近且婚姻之國

但先前負約未償不便開言卻芮進曰吾非負秦約也特告緩其

期耳若乞糴而秦不與秦先絕我我乃負之有名矣小人許多負

不是做在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於秦告糴穆

公集羣臣計議晉許五城不與今因饑乞糴當與之否蹇叔百里

當國爲政卽爾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慙而退踰一日桓公復往

視仲仲已不能言鮑叔牙隰朋莫不垂淚是夜仲卒桓公哭之慟

曰哀哉仲父是天折吾臂也使土卿高虎高虎使董其喪殯墓從厚

生前采邑悉與其子合世爲大夫易牙謂大夫伯氏曰昔君奪子

駢邑三百以賞仲之功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於君而取還其邑

吾當從旁助子伯氏泣曰吾惟無功是以失邑仲雖死仲之功尙

在也是管子功德足以深服伯氏吾何面目求邑於君乎易牙

歎曰仲死猶能使伯氏心服吾儕眞小人矣且說桓公念管仲遺

言乃使公孫隰朋爲政未一月隰朋病卒桓公曰仲父其聖人乎

何以知朋之用於吾不久也於是使鮑叔牙代朋之位牙固辭桓

公曰今舉朝無過於卿者卿欲讓之何人牙對曰臣之好善惡惡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七 三

穆姬雖賢畢竟有婦人習氣如夷吾之亂于賈君不納羣公子不可謂無罪于晉負約背德反欲因飢而襲取不可謂無害于秦卽以宗國爲憂何不更主納重耳之議而多方請赦以死要夫况子女夫之子女豈婦人所得私而乃攜之崇臺積薪爲必死之計只算是婦人偏護娘家非有高見特識足以利秦而存晉也焉得爲賢乎

話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豎刁開方三人薦隰朋爲政左右有聞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見鮑叔牙謂曰仲父之相叔所薦也今仲病君往問之乃言叔不可以爲政而薦隰朋吾意甚不平焉小人所以不可用正爲其純以恩怨用事也鮑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薦仲也仲忠於爲國不私其友夫使牙爲司寇驅逐佞人則有餘矣若使

里奚等之議晉何嘗無賢臣如慶鄭韓簡之言未嘗不正因
晉惠自心先是不好故反以爲怒而惟呂卻之言是用耳
天下許多好事都由不吝而起天下許多不好事都由慳吝
而致天下雖多過惡而究其所以然大率都由慳吝二字耳
慶鄭雖則善謀然殊非人臣之禮君背德以招寇及不用易
駟之忠言固然是他不是然豈有親見其被陷而不救又悞
人于將獲彼君之際者哉施之朋友且不可況君臣乎秦穆
舉動大有王者氣象如篇中所敘諸事是也其所以不進于
王道者爲猶有功利之心也
公孫枝雖亦才人然其設謀處事處全是功利之術便只可
與言霸不能入于聖人之道者也

飢而乞糴可以無與矣何也不報而重施固人情之所難也
今觀于秦之君臣其言皆有王者之風焉不因其災以報怨
而又濟之苟有人心其焉有不慙焉以慙憾然以悔者而晉
惠之君臣不然乃幸而秦之亦以飢告也借此以爲德于秦
一可以當二以報爲施于以棄前怨而結後懽計孰有便于
此者當與粟惟恐不亟矣而晉惠之君臣又不然且欲因其
飢而取之此豈復有絲毫情理哉中山之狼不足以喻也然
而晉惠之君臣豈真非穀之所養衣之所被耶好利而忘義
知人而不知出貪與忍之所爲也兵之勝敗以理之曲直爲
主有識者其先有以知之矣

秦有賢君故于其計事也不聽平豹子繁之謀而用蹇叔百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七

白下蔡 界元放南北點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施而得報情理之常施而不報情理之變然已爲君子之所惡矣苟有以解說于其間猶之可也天下之情理豈有三施而不報者哉晉之許秦以五城非秦之逼取之也夷吾之急于求入也求入而許之旣入而背焉此雖夷吾之負德而秦實未可以聲罪何也乘人之難而因以取利君子之所不爲秦穆賢君又有諸賢臣以爲之佐其斷斷不出于此也至晉

卷之四

大德皇帝

大德皇帝

大德皇帝

大德皇帝



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豈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重於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仲對曰：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聞一言乎？仲對曰：臣之不言，將以適君之意也。譬之於水，臣爲之隄防焉。隄防終有壞禍本管子一生此最是其短處勿令泛溢今隄防去矣將有橫流之患君必遠之桓公默然而退畢竟管仲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之見其瘠甚乃執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將委
政於何人時甯戚賓須無先後俱卒管仲嘆曰惜哉乎甯戚也桓
公曰甯戚之外豈無人乎吾欲任鮑叔牙何如仲對曰鮑叔牙君
子也雖然不可以爲政見君子而不可以爲政可其人善惡過於分
明夫好善可也惡惡已甚人誰堪之鮑叔牙見人之一惡終身不
忘是其短也桓公曰隰朋何如仲對曰庶乎可矣隰朋不恥下問
居其家不忘公門不恥下問則取益廣不忘公言畢喟然嘆曰天
生隰朋以爲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獨存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
耳桓公曰然則易牙何如仲對曰君卽不問臣亦將言之彼易牙
豎刁開方三人必不可近也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
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尙可疑耶仲對曰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

伐我以救周我知諸侯兵至焚掠東門而去惠公與穆公相見面

有慙色惠公又接得穆姬密書書中數置侯無禮於賈君又不納

羣公子許多不是教他速改前非不失舊好惠公遂有疑秦之心

急急班師不豹果勸穆公夜襲晉師穆公曰同為勤王而來此雖

有私怨未可動也秦穆雖是弱君却也還夾著王道乃各歸其國時齊桓公亦遣

管仲將兵救周聞戎兵已解乃遣人詰責戎主戎主懼齊兵威使

人謝曰我諸戎何敢犯京師爾甘叔王子帶封於甘故曰甘叔招我來耳襄王

於是還王子帶子帶出奔齊國戎主使人請京師請罪求和襄王

許之襄王追念管仲定位之功今又有和戎之勞乃大饗管仲待

以上卿之禮管仲對曰有國高二子在齊齊之臣臣不敢當再三謙讓

受下卿之禮而還有功不伐守禮不踰是管子學術最正處是冬管仲病桓公親往問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三

說平豹至秦見了穆公伏地大哭穆公問其故平豹將其父始謀
及被害緣由細述一遍乃獻策曰晉侯背秦之大恩而修國之小
怨百官聳懼百姓不服若以偏師往伐其衆必內潰廢置惟君所
欲耳穆公問於羣臣蹇叔對曰以平豹之言而伐晉是助臣伐君
於義不可蹇叔只是論理是個通學百里奚曰若百姓不服必有內變君且俟
其變而圖之觀蹇叔即動就事穆公曰寡人亦疑此言彼一朝而殺
九大夫豈衆心不附而能如此況兵無內應可必有功乎平豹遂
留仕秦爲大夫時晉惠公之二年周襄王之三年也是年周王子
帶以賂結好伊雒之戎諸戎雜居伊雒二水之間者使我伐京師而已從中應
之戎遂入寇圍王城周公孔與召伯廖悉力固守帶不敢出會戎
師襄王遣使告急於諸侯秦穆公晉惠公皆欲結好周王各率師

面相覷真箇是有口難開無地可入惠公喝教押出朝門斬首內
中賈華大呼曰臣先年奉命伐屈曾有私故吾君之功求免一死
可乎呂飴甥曰汝事先君而私放吾主今事吾主復私通重耳此
反覆小人速宜就戮可見施恩於小賈華語塞八人束手受刑却
說其華在家聞鄭父等事洩被誅卽忙拜辭家廟欲赴朝中領罪
其弟其賜謂曰往則就死盍逃乎其華曰平大夫之入吾實勸之
陷人於死而已獨生非丈夫也吾非不愛生不敢負平大夫耳義
負友就死如節遂不待捕至疾趨入朝請死惠公亦斬之平豹聞
父遭誅飛奔秦國逃難惠公欲盡誅里不諸大夫之族卻芮曰罪
人不孥古之制也亂人行誅足以徹衆矣何必多殺以懼衆心惠
公乃赦各族不誅進屠岸夷爲中大夫賞以負葬之田三十萬却

第十屠岸夷也夷亦請筆書捆鄭父緘封停當交付夷手屬他小心在意不可漏泄屠岸夷得書如獲至寶一逕投卻芮家呈上芮看芮乃匿夷於家將書懷於袖中同呂飴甥往見國舅虢射備言如此如此若不早除變生不測虢射夜叩宮門見了惠公細述不鄭等之謀明日早朝便可面正其罪以手書爲證次日惠公早朝呂卻等預伏武士於壁衣之內百官行禮已畢惠公召平鄭父問曰知汝欲逐寡人而迎重耳寡人敢請其罪鄭父方欲致辯卻芮仗劍大喝曰汝遣屠岸夷將手書迎重耳賴吾君洪福屠岸夷已被吾等伺候於城外拿下搜出其書同事共是十人今屠岸夷已招出汝等不必辯矣惠公將原書擲於案下呂飴甥拾起按簡呼名命武士擒下只有其華告假在家未到另行捕拿見在八人面

起先斬呂卻之首然後逐君而納重耳無不濟矣鄭父曰子意得無變否夷即嚙一指出血誓曰夷若有貳心當使合族受誅後來其子屠岸賈被趙武滅族果應其誓鄭父方肯信之約次日三更再會定議至期屠岸夷復往則祁舉其華賈華離逆皆先在又有叔堅壘虎特宮山祁四人其華以下七人止七與大夫也皆故太子申生門下與里克屠岸夷共是十人重複對天歃血共扶公子重耳爲君後人有詩云

只疑屠岸來求救

誰料奸謀呂卻爲

強中更有強中手

一人行詐九人危

不鄭父欸待衆人盡醉而別屠岸夷私下回報卻芮芮曰汝言無據必得鄭父手書方可正罪夷次夜再至鄭父之家索其手書往迎重耳鄭父已寫就了簡後署名共是十位其九人俱先有花押

且重用父何罪之足患乎

如君果然欲殺那裏等

你這般從客

喜曰夷死而得生大夫之賜也敢不效力但我

不善為辭奈何呂

假使他又與驪造

節甥曰吾當教子

乃擬為問答之語使夷記商量呂卻不知如

何結果亦危哉是夜夷遂叩丕鄭父之門言有客事鄭父辭以醉寢不

與相見夷守門內更深夜猶不去乃延之入夷一見鄭父便下跪曰

大夫救我一命鄭父驚問其故夷曰君以我助里克弑卓子將加

戮於我奈何他果要加戮豈是鄭父曰呂卻二子為政何不求之夷

曰此皆呂卻之謀也吾恨不得食二人之肉求之何益鄭父猶未

深信又問曰汝意欲何如夷曰公子重耳仁孝能得立心國人皆

願戴之為君而秦人惡吾之背約亦欲改立重耳誠得大夫手書

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眾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

夷星夜往致重耳使合秦翟之眾大夫亦糾故太子之黨從中而

全無行色乃密請祁與其華賈華騅適等多人夜至其家議事聚便不

了機

之事必逆謀也乃與節錫商議使人請屠岸夷至謂曰子禍至矣

奈何

奈何先讀他一句最屠岸夷大驚曰禍從何來卻芮曰子前助里

克弑幼君人克已伏法君將何討於子

吾等以

子有迎立之功不忍見子之受誅是以告也屠岸夷泣曰夷乃一

勇之夫聽人驅遣不知罪之所在惟大夫救之郤蒯曰君怒不可

解也獨有一計可以脫禍夷遂跪而問計郤芮慌忙扶起密告曰

今不鄭公壹然里克有迎立之心與七與大夫陰謀作亂欲逐君

而納公子重耳子誠僞爲懼誅者而見鄭父與之同謀若盡得其

情先事出首吾卽以所許鄭父負葵之田割三十萬以酬子功子

郤二大夫面議幸旦暮一來以慰寡人之望

書尾又一行云原地券納還惠公是見小之人看見禮幣隆厚又

且繳還地券心中甚喜便欲遣呂飴甥郤芮報秦秦郤芮私謂飴甥

曰秦使此來不是好意其幣重而言壯始誘我也這等惡人吾等

若往必劫我以取地矣飴甥曰吾亦料秦之懼晉不至若是此必

丕鄭父聞里克之誅自懼不免與秦其爲此謀欲使秦人殺吾等

而後作亂耳郤芮曰鄭父與克同功一體之人克誅鄭父安得不

懼子金字飴甥之料是也今羣臣半是里克之黨若鄭父有謀必更

有同謀之人且先歸秦使而徐察之飴甥曰善乃言於惠公先遣

冷至回秦言晉國未定稍待二臣之暇卽當趨命冷至只得曰秦

呂郤二人使心腹每夜伏於丕鄭父之門伺察動靜鄭父見呂郤

而歸却說丕鄭父同秦大夫冷至賁著禮幣數車如晉報聘行及絳郊忽聞誅里克之信鄭父心中疑慮意欲轉回秦國再作商量又念其子豹在絳城我一走必累及豹因此去住兩難躊躇不決恰遇大夫其華在於郊外遂邀與相見鄭父叩問里克緣由其華一一敘述了鄭父曰吾今猶可入否其華曰里克同事之人尙多如華亦在其內今止誅克一人其餘並不波及況子出使在秦若爲不知可也如懼而不入是自供其罪矣鄭父從其言乃催車入城鄭父先復命訖引進冷至朝見呈上國書禮物惠公啟書看之略曰

晉秦甥舅之國地之在晉猶在秦也諸大夫亦各忠其國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傷諸大夫之義但寡人有疆場之事欲與呂

在此左右曰國舅祭奠方畢焚祝辭神忽然仆於席上評喚不醒
吾等扶至車中載歸此處安息今幸無恙狐突心知是夢暗暗稱
異不與人言只推抱恙留車外館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門上報有
城西巫者來見突命召入預屏左右以待之巫者入見自言素與
鬼神通語巫者真能與鬼神通語耶幽明道隔之謂何乃不虞其賣平吾所不解今有喬山主者乃
晉國故太子申生托傳語致意國舅今已覆奏上帝但辱其身斬
其胤以示罰罪而已無害於晉狐突佯為不知問曰所罰者何人
之罪巫曰太子但命傳語如此我亦不知所指何事也突命左右
以金帛酬巫者戒勿妄言巫者叩謝而去狐突歸國私與丕鄭父
之子丕豹言之豹曰君舉動乖張必不克終有晉國者其重耳乎
正敘談間闖人來報丕大夫使秦已歸見在朝中復命一人各別

劍佩宛如生前使御者下引狐突升車謂曰國舅亦念申生否突

垂淚對曰太子之冤行道之人無不悲涕突何人能勿念乎申生

曰上帝憐我仁孝已命我為喬山在今曲沃縣之主矣夷吾行無禮於

晉君吾惡其不潔欲却其葬恐違眾意而止今秦君甚賢吾欲以

晉與秦使秦人奉吾之祀申生不惜死以順父命死乃欲以國與他人何矛盾若此豈人死則心可變

即真不解身以為何如突對曰太子雖惡晉君其民何罪且晉之先

君又何罪太子舍同姓而求食於異姓恐乖仁孝之德也申生曰

舅言亦是然吾已具奏於上帝矣今當再奏舅為姑留七日新城

之西偏有巫者吾將托之以復舅也何不再以夢言杜原款在車必托巫者何也

下喚曰國舅可別矣牽狐突下車失足跌仆於地車馬一時不見

突身乃臥於新城外館申生所建以延中國之使者心中大驚問左右吾何得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吳

曰其世子再使狐突往彼設祭。宣墓先說郤乞至曲沃別製衣衾棺槨及冥器。本偶之類。極其整齊。掘起申生之屍。面色如生。但臭不可當。役人俱掩鼻欲嘔。不能用力。郤乞焚香再拜曰。世子生而溺死而不潔乎。若不潔。不在世子。願無駭衆。言訖。臭氣頓息。轉爲異香。遂重殮入棺。葬於高原。曲沃之人空城來送。無不墮淚。葬之三日。狐突責祭品來到。以惠公之命設位拜奠。題其墓曰晉其太子之墓。事畢。狐突方欲還國。忽見旌旗對對。戈甲層層。簇擁一隊車馬。狐突不知是誰。倉忙欲避。只見副車一人鬚髮斑白。袍笏整整。從容下車。至於狐突之前。揖曰。太子有話奉迎。請國舅那步。突視之。太傅杜原款也。恍惚中忘其已死。問曰。太子何在。原款指後面大車曰。此卽太子之車。突突乃隨至車前。見太子申生冠纓。

心不可君且忍之惠公曰秦夫人

穆如申生之妹育於賈君者

有言托寡人善

視賈君而盡納羣公子何如卻芮曰羣公子誰無爭心不可納也

善視賈君以報秦夫人可矣惠公乃人見賈君時賈君色尚未衰

惠公忽動淫心謂賈君曰秦夫人屬寡人與君為歡君其無拒即

往抱持賈君

這等善視之法秦夫人失所托矣

宮人皆含笑避去賈君畏惠公之

威勉強從命事畢賈君垂淚言曰妾不幸事先君不終今又失身

於君妾身不足惜但乞君為故太子申生白冤妾得復於秦夫人

以贖失身之罪

即自太子之冤豈足以贖失身之罪乎

惠公曰二豎子

奚齊

見殺先

太子之冤已白矣賈君曰聞先太子尚憂葬新城

即曲沃

君必遷家

而為之立謚庶冤魂獲安亦國人之所望於君者也惠公許之乃

命卻芮之從弟卻乞往曲沃擇地改葬使太史議謚以其孝敬謚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七

家謂里克曰晉侯有命使芮致之吾子晉侯云微子寡人不得立寡人不敢忘子之功雖然子弑二君殺一大夫爲爾君者難矣寡人奉先君之遺命不敢以私勞而廢大義惟子自圖之奚齊卓子況夷吾若在國中肯竟甘心罷乎乎今反以此爲克罪宜乎克之不服也里克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卻芮復進之克乃拔佩劍躍地大呼曰天平冤哉忠而獲罪死若有知何面目見荀息乎遂自刎其喉而死卻芮還報惠公惠公大悅聶仙有詩云

繼入夷吾身受兵

當初何不死申生

方知中立非完策

不及荀家有令名

惠公殺了里克羣臣多有不服者祁舉其華賈華驪造輩俱口出怨言惠公欲誅之卻芮曰丕鄭在外而多行誅戮以啟其疑叛之

了一肚了氣敢怒而不敢言出了朝門顏色之間不免露些怨望

之意

這個便淺了

及不鄭父使秦卻芮等恐其與里克有謀私下遣人

窺瞰鄭父亦慮卻芮等有人伺察遂不別里克而行

至鄭見識畢竟尚似里克

里克使人邀鄭父說話則鄭父已出城矣克自往追之不及而還

早有人報知卻芮芮求見惠公奏曰里克謂君奪其權政又不與

汾陽之田心懷怨望今聞丕鄭父使秦自駕往追其中必有異謀

臣素聞里克善於重耳君之立非其本意萬一與重耳內應外合

何以防之不若賜死以絕其患惠公曰里克有功於寡人今何辭

以戮之卻芮曰克弑奚齊又弑車子又殺顧命之臣苟息其罪大

矣念其八國之功私勞也討其弑逆之罪公義也明君不以私勞

而廢公義臣請奉君命行討惠公曰大夫往矣卻芮遂詣里克

隰朋之可相在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門直得爲柑之道也
學術如此宜其功成而名顯哉

凡一切聖賢君子英雄豪傑未有不近人情者不近人情非
大奸大惡卽廢朽而不可用者也廢朽而不可用者其人必
不八世八世而不近人情則無非大奸大惡之人也管子以
此定三嬖之不可用真是特達之識

話說里克主意原要奉迎公子重耳因重耳辭不肯就夷吾又以
重賂求入因此只得隨衆行事誰知惠公卽位之後所許之因分
毫不給情理果然可恨怪不得他又任用驍射呂飴卻芮一班私人將先世
舊臣一槩疎遠又是一層可恨事里克心中已自不服及勸惠公畀地於
秦分明是公道話卻芮反說他爲已而設又是一層可恨事好生不忿忍

丕鄭諸人之信屠岸殆以前日殺奚齊車子之故耳不知前
日之事全虧驪遄曉之以大義又動之以利害故能棄邪從
正以就其功非其自能曉然於大義也素本不明大義則易
爲人所愚有貪利懼害之心則易爲人所動二五之事豈可
以爲例耶只是屠岸於二五用之則與驪遄商量何以今日
之事乃不復謀之於驪遄耶豈呂卻正在得君許以爵祿由
士遂行之而不顧耶抑以君欲行誅之言懼死太極故不暇
別計耶本是可以爲善之人却被利害之心陷溺了可惜可
惜

管子學問好處只是識得大端如論鮑叔牙不可爲相可知
他相度淵涵論三嬖非人情不可近可知他撫民用衆又論

疑更甚秦人來索呂卻不行明是被他猜破豈反無人伺察耶約會多人深夜計事明露破綻何也憤激於中而不能忍也智者于慮必有一失機事不密則害成智者當三復斯言屠岸夷之來形跡甚是可疑君欲加戮此語聞自何人皆出呂卻之謀又是何人所說重耳能得士心國人願戴秦人惡吾背約亦欲立之岸夷見不及此果欲先斬呂卻逐君納君何必先期約會屠岸夷亦係佞朝大夫焉得持書獨往圈套雖圖終有許多破綻不鄭素有料事之才何獨於此而憤憤也豈異謀太急故不暇致詳耶抑以通國皆不願戴惠公故不復疑岸夷之有異耶大約是以盟誓爲信耳見之不明遂受其禍惜哉

里克之殺奚齊卓子以人臣之分而論之固爲有罪然以故太子之冤及國人之公議而論之則殺之未爲不當也嬖人之子其母有罪理不應立公憤殺之不可謂弑君况卽弑君以報故太子之怨而迎立新君以定國家亦理之所不罪也且驪姬與奚齊卓子獨非夷吾之仇乎使飴甥襲屈據之以望變此何心也旣得立矣却悔其許賂之厚乃假詞以罪之負心甚矣是時平鄭在外諸大夫在內倘竟說秦以挑其怒以責約爲名興師以臨晉而諸大夫從中而應之晉惠所恃僅呂卻等數人耳國人又皆不服其將何以得免哉故其殺里克是大失算計而其不至卽及於難者僥天之幸也不鄭奉使往秦不別里克爲恐有人伺察也今里克被誅嫌

請得世世事君何如穆公言此計妙哉固寡人之本心也所謂外
我者可於是遣大夫冷至隨不鄭父行聘於晉欲誘呂飴甥卻芮
而殺之不知呂卻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卻芮呂飴甥料事多中可謂有用之才又盡心以事晉惠不
可謂不忠但首倡重賂之謀而劫內外食言以取怨及怨隙
已成又不能自反改過乃誅戮大臣欲以弭禍夫禍亂豈純
任誅殺之可弭耶奸險殘毒不識爲政之體欲以定國而久
安難矣

惠公問誰人能爲寡人謝秦者平鄭父願往惠公從之原來惠公

求入國時亦曾許平鄭父負葵之田七十萬惠公既不與秦城安

肯與平二人之田鄭父口雖不言心中怨恨這也怪他不得特地討此

一差欲訴於秦耳鄭父隨公孫枝至於秦國見了穆公呈土國書

穆公覽畢拍案大怒曰寡人固知夷吾不堪爲君今果被此賊所

欺欲斬平鄭父公孫枝奏曰此非鄭父之罪也望君恕之穆公餘

怒未盡問曰誰使夷吾負寡人者寡人願得而手刃之不鄭父曰

君請屏左右臣有所言穆公色稍和命左右退於簾下揖鄭父進

而問之鄭父對曰置之諸大夫無不感君之恩願歸地者惟呂節

甥卻芮二人從中阻撓君若重幣聘問而以好言召此二人二人

至則殺之君納重耳臣與里克逐夷吾所謂內怨則迎我者可以收圖爲君內應

棄也里克曰既知先君之地何以許之許而不與不怒秦乎

里克之言

大是正理借其在燕疑之且先君立國於曲沃地不過葺爾惟自地故台卻芮得以藉口也

疆於政故能兼并小國以成其大君能修政而善鄰何患無五城

哉卻芮大喝曰里克之言非為秦也為取汾陽之田百萬恐君不

與故以秦為例耳

難道是不該與的小人土易救梯情態可恨

平鄭父以臂椎里克克

遂不敢復言惠公曰不與則失信與之則自弱與一二城可乎呂

飴甥曰與一二城未為全信也而適以挑秦之爭不如辭之惠公

乃命呂飴甥作書辭秦書畧曰

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許君今幸得入守社稷夷吾念君之賜即

欲踐言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出亡在外何得擅許他人

寡人爭之弗能得惟君少緩其期寡人不敢忘也

率羣臣備法駕迎夷吾於晉界夷吾入絳都卽位是爲惠公卽以
本年爲元年按晉惠公之元年實周襄王之二年也國人素慕重
耳之賢欲得爲君及失重耳得夷吾乃大失望惠公旣卽位遂立
子圉爲世子以狐突號射爲上大夫呂飴甥卻芮俱爲中大夫屠
岸夷爲下大夫其餘在國諸臣一從其舊使梁繇靡從王子黨如
周韓簡從陽明如齊各拜謝納國之恩惟公孫叔以索取河西五
城之地尙留晉國惠公有不舍之意乃集羣臣議之號射目視呂
飴甥飴甥進曰君所以賂秦者爲未入則國非君之國也今旣入
矣國乃君之國矣雖不弭秦秦其奈君何開口便里克曰君始得
國而失信於強鄰不可不如與之卻芮曰去五城是去半晉矣秦
雖極兵力必不能取五城於我且先君百戰經營始有此地不可

則不如置不賢者均之有置君之名而賢者出我不賢者出我

下二者孰利只計利害所穆公曰子之言開我肺腑乃使公孫枝

出車三百乘以納夷吾聞利即從所秦穆公夫人乃晉世子申生

之娣是為穆姬幼育於獻公次妃賈君之宮甚有賢德聞公孫枝

將納夷吾於晉遂為手書以屬夷吾言公子入為晉君必厚視賈

君先親其親雖是私其羣公子因亂出奔皆無罪聞葉茂者木榮

必盡納之亦所以固我藩也穆姬大有識夷吾恐失穆姬之意隨

以手書復之一一如命時齊桓公聞晉國有亂欲合諸侯謀之乃

親至高梁之地晉地宰孔之言不又聞秦師已出周惠王亦遣大

夫王子黨率師至晉乃遣公孫隰朋會周秦之師同立夷吾呂節

甥亦自屈城來會桓公遂回齊里克不鄭父請出國舅狐突做主

所以便君之東游者東盡號地南及華山內以解梁今臨晉縣爲界願
入之於君以報君德於萬一出契於袖中面有德色公子繫方欲
謙讓夷吾又曰亡人另有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願納於公
子之左右他到得的是現物公子好言於君亡人不忘公子之
賜公子繫乃皆受之史臣有詩云

重耳憂親爲喪親

夷吾利國喜津津

但看受弔相懸處

成敗分明定兩人

繫返命於穆公備述兩公子相見之狀穆公曰重耳之賢過夷吾

遠矣必納重耳

秦穆公本末意思甚好却被子繫教壞了

公子繫對曰君之納晉君也

憂晉乎抑欲成名於天下乎穆公曰晉何與我事寡人亦欲成名

於天下耳公子繫曰君如憂晉則爲之擇賢君策欲成名於天下

却內之遜而借外寵以求入雖入不光矣重耳乃出見使者曰君

惠弔亡臣重耳辱以後命亡人無寶仁親為寶父死之謂何而敢

有他志說一個是來入直遂伏地大哭稽顙而退絕無一私語公子

縶見重耳不從心知其賢歎息而去遂弔夷吾於梁禮畢夷吾謂

縶曰大夫以君命下弔亡人亦何以教亡人乎說一個是來人不得縶

亦以乘時圖入相勸夷吾稽顙稱謝入告卻芮曰秦人許納我矣

卻芮曰秦人何私於我亦將有取於我也君必大割地以賂之許

重賂可也何必割地亦是夷吾曰大割地不損吾乎卻芮曰公子

信不近義故言不可復不及國則梁山一匹夫耳能有管尺寸之土乎他人之物公子何

惜焉夷吾復出見公子縶握其手謂曰里克丕鄭皆許我矣亡人

皆有以酬之且不敢薄也苟假君之寵入主社稷惟是河外五城

事里平爲首君宜捐厚賂以啖之雖然猶有危夫人虎穴者必操
利器君欲八國非借強國之力爲助不可鄰晉之國惟秦最強子
盍遣使卑辭以求納於秦乎秦許我則國可入矣夷吾用其言乃
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丕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皆書契
而緘之先使屠岸夷還報留梁繇靡使達手書於秦并道晉國諸
大夫奉迎之意秦穆公謂蹇叔曰晉亂待寡人而平上帝先示夢
矣寡人聞重耳夷吾皆賢公子也寡人將擇而納之未知孰勝蹇
叔曰重耳在翟夷吾在梁地皆密邇君何不使人往弔以觀二公
子之爲人穆公曰諾乃使公子絳先弔重耳次弔夷吾公子絳至
翟見公子重耳以秦君之命稱弔禮畢重耳卽退絳使聞者傳語
公子宜乘時圖入寡君願以敝賦爲前驅重耳以告趙衰趙衰曰

夫其更立他子重耳不敢違屠岸夷還報里克欲遣使再往大夫
梁繇靡曰公子孰非君者盍迎夷吾乎里克曰夷吾貪而忍貪則
無信忍則無親不如重耳梁繇靡曰不猶愈於羣公子乎衆人俱
唯唯里克不得已乃使屠岸夷輔梁繇靡迎夷吾於梁且說公子
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子名曰圉夷吾安居於梁日夜望
國中有變乘機求入聞獻公已薨卽命呂飴甥襲屈城據之荀息
爲國中多事亦不暇問及聞奚齊卓子被殺諸大夫往迎重耳飴
甥以書報夷吾夷吾與虢射卻芮商議要來爭國重耳所慮忽見
梁繇靡等來迎以手加額曰天奪國於重耳以授我也不覺喜形
於色卻芮進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勸君勿
輕信夫在內而外求君者是皆有大欲焉一句又勸方今晉臣用

鄭父曰此事非狐老夫不可里克卽使人以車迎之狐突辭曰

老夫二子從亡若與迎是同弑也同弑不同弑人自知之豈在與迎不與迎乎明是推辭不是真

話突老矣惟諸大夫之命是聽里克遂執筆先書已名次平鄭父

以下其華賈華騅過等其三十餘人後至者俱不及書以上七之

銜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翟奉迎公子重耳重耳見表上無狐突

名疑之魏犢曰迎而不往欲長爲客乎重耳曰非爾所知也羣公

子尙多主意在此然實只在夷吾一人耳何必我且二孺子新諒其黨未盡八而

求出何可得也天若祚我豈患無國狐偃亦以乘喪因亂皆非美

名勸公子勿行乃謝使者曰重耳得罪於父逃死四方生旣不得

展問安侍膳之誠死又不得盡視含哭泣之禮何敢乘亂而貪國

不得盡禮於生死之間其罪在父不在子因亂無主長賢當立大

公議來迎何謂乘亂貪國乎雖是說得好聽却於道理不是大

荀息大怒挺佩劍來鬪里克亦被屠岸夷斬之遂殺入宮中驪姬
先奔賈君之宮賈君閉門不納走入後園從橋上投水中而死里
克命戮其屍驪姬之娣雖生卓子無寵無權恕不殺錮之別室盡
滅二五及優施之族髡仙有詩歎驪姬云

諂殺申生意若何

要將稚子掌山河

一朝母子遭駢戮

笑殺當年服豫歌

又有詩歎荀息從君之亂命而立庶孽雖死不足道也詩云

昏君亂命豈宜從

猶說涇涇效死忠

璧馬智謀何處去

君臣束手一場空

里克大集百官於朝堂議曰今庶孽已除公子中惟重耳最長且

賢當立

只長賢兩字便公道極矣

諸大夫同心者請書名於簡平

之命爲故。太子申生，伯冤誅殺，佞之黨迎立重耳爲君。借言秦翟

明倡重耳以收人心，倉卒之間，汝等願從者皆來，不願從自去。軍

說訪大有權衡，不是孟浪。士聞重耳爲君，無不踴躍願從者。梁五聞東關五被殺，急趨朝堂。

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却被屠岸夷追及。里克不鄭，交驪過各率

家中一時亦到。梁五料不能脫，拔劍自刎，不斷。被屠岸夷隻手擒

來。里克趁勢揮刀劈爲兩段。時左行大夫其華亦統家中來助一

齊殺入朝門。里克仗劍先行，衆人隨之。左右皆驚散。荀息面不改

色，左手抱卓子，右手舉袖掩之。刀斧之下，豈衣袖能掩？卓子懼而

啼。荀息謂里克曰：「孺子何罪？寧殺我，乞留此先君一塊肉。」里克曰：

「申生安在？」亦先君一塊肉也。說得痛快，只算顧屠岸夷曰：「還不下

兩命償一命。」手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奪來，擲之於階。但聞跣蹋一聲，化爲肉餅。

是也

勝得從正棄邪大非孟浪力士

雖適曰得無變否夷曰大夫見疑則請盟乃

割雞而為盟夷去適即與平鄭父言之鄭父亦言於里克各整頓

家用約定送葬日齊發至期里克稍病不肖葬屠岸夷謂東關五

曰諸大夫皆在葬惟里克獨留此天奪其命也請授甲兵三百人

圍其宮而殲之

借得兵來便好行事此人有見識不是孟浪力士

東關五大悅與甲士三

百偽圍里克之家里克故意使人如墓告變荀息驚問其故東關

五曰聞里克將乘隙為亂五等輒使家客以兵守之成則大夫之

功不成不相累也荀息心如芒刺

亦明知事必不成而或反貽他禍也

草草畢葬即

使二五勸兵助攻自己奉卓子坐於朝堂以俟好音東關五之兵

先至東市屠岸夷來見託言稟事猝以臂拉其頸頸折墜軍中大

亂屠岸夷大呼曰公子重耳引秦翟之兵已在城外我奉里克大夫

關五曰何策除之梁五曰今喪事在邇誠伏甲東門視其送葬突
起攻之只看二五之謀竟不得逞使知此一夫之力也東關五曰

善我有容屠岸夷者能負三千鈞絕地而馳若啖以爵祿此人可

使也乃召屠岸夷而語之夷素與大夫驪適暗和厚密以其謀告

於驪適問此事可行否適曰故太子之冤舉國莫不痛之皆因驪

姬母子之故今里平二大夫欲殲驪姬之黨迎立公子重耳為君

此義舉也汝若輔佐仇忠幹此不義之事我等必不容汝徒受萬

代罵名不可不可先告之以大義是正經人夷曰我儕小人不知也今辭之何

如驪適曰辭之則必復遣他人矣子不如佯諾而返戈以誅逆黨

即借其人而用之大是我以迎立之功與子又與之以利以結子

不失富貴而且有令名汝為不義殺身孰得屠岸夷曰大夫之教

撫屍大慟曰我受遺命託孤不能保護太子我之罪也便欲觸柱而死驪姬急使人止之曰君柩在殯大夫獨不念乎且奚齊雖死尚有卓子在可輔也去了一个心愛的荀息乃誅守墓者數十人卽日與百官會議更扶卓子爲君時年纔九歲里克平鄭佯爲不知獨不與議梁五曰孺子之死實里克二人爲先太子報仇也今不與公議其迹昭然請以兵討之荀息曰二人者置之老臣根深黨固七與大夫伯七命副車七乘故有七與大夫之官半出其門討而不勝大事去矣不如姑隱之以安其心而緩其謀俟喪事旣畢改元正位外結鄰國內散其黨然後乃可圖矣梁五退謂東關五曰荀卿忠而少謀作事迂緩忠而少謀說得是作事迂緩却怪不可恃也里克雖同志而克爲先太子之冤銜怨獨深若除克則平氏之心情矣東

位而立廢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之子之黨怨奚齊子母人於骨
髓只礙主上耳今聞大變必有異謀秦翟輔之於外國人應之於
內子何策以禦之荀息曰我受先君遺託而傳奚齊則奚齊乃我
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萬一力不從心惟有一死以謝先君而
已平鄭父曰死無益也何不改圖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許先君矣
雖無益敢食言乎二人再三勸諭荀息心如鐵石終不改言乃相
辭而去里克謂鄭父曰我以叔有同僚之誼故明告以利害彼堅
執不聽奈何鄭父曰彼爲奚齊我爲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於
是二人密約使心腹力士變服雜於侍衛服役之中乘奚齊在喪
次就刺殺於苦塊之側二人不先定所立而孟浪於一刺亦非善計時優施在傍挺劍
來救亦被殺一時幕間大亂荀息哭臨方退聞變大驚疾忙趨入

爲恩薄亦可以無怨奈何百萬七十萬許之如此其多後乃
尺寸不與乎秦有婚姻之好使人來而勸我以乘時是已有
納我之意矣厚許以金玉幣帛秦亦有所利矣不患其不從
也入國而償之易於爲力不失信而可以結強鄰之歡奈何
許以五城而又尺寸不與乎不許而與可以生歡許而不與
亦最爲樹怨內怨則迎我者可以改圖外怨則助我者可以
別助吾故曰失計之甚也

話說荀息擁立公子奚齊百官都至喪次哭臨惟狐突托言病篤
不至里克私謂丕鄭父曰孺子遂立矣其若亡公子何不鄭父曰
此事全在荀息姑與探之二人登車同往荀息府中息延八里克
告曰主上晏駕重耳夷吾俱在外叔爲國大臣乃不迎長公子嗣

夷吾脚跟先靠得不好所以壞了賢臣擇主而事正爲怕帶累自家耳

重耳素有賢名國人悅服禮賢下士羣臣所歸從亡諸人一
時英傑父亡國亂不爲乘喪群臣迎請不爲因亂太子先亡
已爲次長於序應立不爲無名此時卽因迎請返國正位無
有不可他只因外有夷吾及羣公子懷虎視之心挾強隣之
力將來必有鬪爭未便安然無事故且坐觀其變徐圖萬全
耳卻訪之言曰重耳非惡得國者其不行必有疑也一句便
已勘破隱衷故勸夷吾借秦力以求入亦是一樣見識難爲
淺人道也

里平旣以國衆來迎自不慮其不納入國而賞之厚則可以

滅而無濟於事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其苟息之謂乎

屠岸夷雖是力士然却是有見識人不是一味鹵莽者只看東關五已自啖以爵祿他却來與驪造商量驪造告以大義他便幡然應命僞圍里克連誅二五此其識見高於苟息多矣不得以其力士而輕之也

議迎重耳狐突不肯署名自是老手深心亦慮內難未靖迎立未必便妥耳其曰二子從亡嫌於與弑不過托詞不署耳只看重耳不來辭迎數語便知二人自有心術相合處此非淺人之所知也

卻芮頗有見識其度事揣情四面安放都無可議只是輔者

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穆文鳳

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君子重然諾正是慎之於始以爲後來可復地耳晉獻殺賢孝之太子又逐無辜之羣公子而立有罪嬖人之子爲君可謂義乎荀息不以道義衡之而遽許之以死可謂信近於義乎有罪嬖寵子爲庶孽立之爲君可謂不失其親乎外無大國之援而有羣公子之怨內乏腹心之助而有抱憤之臣其可宗乎信不近義而因矢其親言可不必復矣荀息若於里不明告之時權之以義棄其亂命而改圖焉迎重耳而立之則不特轉禍爲福而仍可不失其令名乃不知變計而惟以踐言爲賢奚齊已亡又立卓子以重辜而深怨卒之身死名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凡爲君者立嫡以長正也晉獻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主卿不能明白理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司馬氏

荀息若早知奚齊卓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則可以不死於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托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豈可得乎宋氏

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旣已見殺何又擅立卓子以大逆

年又幼，倘羣公子挾外援以弑妾母子，所罪何人？何不早算此

但顧目前，不思此獻公曰：「夫人憂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孤

日後往往如此。」

能為乎？然吾對此時，亦是無可奈何矣。

於是

當以幼君許之。抗敵已衆，縱有患，臣亦難兩事，況只一個何？

召荀息，至於楊前，問曰：「寡人墜土之立身，忠信為本，何以謂之忠？」

荀息對曰：「盡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獻公曰：「寡人欲以弱

孤累大夫，大夫其許我乎？」荀息稽首對曰：「敢不竭死力。」獻公不覺

墮淚。驪姬哭聲聞幙外，數日。獻公薨，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

纔十一歲。荀息遵遺命，奉奚齊主喪，百官俱就位哭泣。驪姬亦以

遺命拜荀息為上卿，梁五、東關五加左右。司馬歛兵，巡行國中，以

備非常。國中大小事體俱關白荀息，而後行。以明年為新君元年。

告訃諸侯，畢竟笑齊能得幾日為君？且看下回分解。

空且翟吾世仇不伐翟除重耳後必爲患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
鞮鞮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兵伐翟獻公許之勃鞮兵至翟城
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晉界相守二月餘平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
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已出奔而必追殺之得無已甚乎畢竟還得
他來說且翟未可必勝徒勞我師爲鄰國笑獻公意稍轉卽召勃
鞮還師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冀日必爲笑齊之梗乃
下令盡逐羣公子逐之豈不可復只是愚夫算計晉之公族無敢留者於是立奚
齊爲世子百官自二五及荀息之幼無不人人扼腕多有稱疾告
老者時周襄王之元年晉獻公之二十六年也是秋九月獻公奔
赴葵邱之會不果於中途得疾至國還宮驪姬坐於足泣曰君遭
骨肉之讐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一旦設有不諱我婦人也奚齊

者甚衆惟大夫卻芮

食采於冀亦曰冀芮

與呂館甥腹心之契虢射是夷吾

之母舅二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間告以賈華之兵且暮且

至夷吾卽令歛兵爲城守計賈華原無必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

緩其圍使人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

夷吾謂卻芮曰重耳在翟今奔翟何如

出亡而首欲從兄還算好人

卻芮曰君

固言二公子同謀以是爲討今異出而同走驪姬有辭矣晉兵且

至翟不如之梁梁與秦近秦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

其力以圖歸也

也算得是

夷吾乃奔梁國賈華佯追之不及以逃奔復

命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其一何以用兵此左右欲縛賈華斬之

平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城使得聚兵爲備非賈華之罪也梁

五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慮重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

東晉列國全志

卷之六

三

又不可見 司空李

六韜三略饒經濟

二狐肺腑兼尊親

出奇制變圓如輪

魏舞矯矯人中虎

賈佐疆力輕千鈞

顛顛昂藏獨行意

直哉先軫胸無滯

子推介節誰與儔

百鍊堅金任磨礪

頡頏上下如掌股

周流遍歷秦齊楚

行居寢食無相離

患難之中定臣主

古來真主百靈扶

風虎雲龍自不孤

桐梧種就鸞鳳集

何問朝中苑其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士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託事趙衰長事狐

射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父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

爲內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
塗爲逋客哉此人若在夷吾處自然要依計而行重耳曰子言雖
壯然震驚君父非亡人所敢出也魏犢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
遂咬牙切齒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驪姬輩如猛虎蛇蝎何曰能成
大事乎狐偃謂犢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從來賢人不肯輕舉妄動都是爲此

兩字耳

犢乃不言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

蒲城公子遭讒變

輪蹄西指奔如電

擔義仗劍何紛紛

英雄盡是山西彥

山西諸彥爭相從

吞雲吐雨星羅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詔駕海虹

君不見 趙成子

冬日之溫徹人髓

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

非追兵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爲首一人姓

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仕晉朝爲大夫重耳曰子餘到

此孤無慮矣卽命開門放入餘人乃胥臣

卽司空季魏犢畢萬之

武狐射姑

字季佗食采於賈又曰賈佗亦曰賈季

顓頊介子推先軫

食邑於原軫皆知

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橐奔走效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重耳大

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

子晉國且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翟君

教開門放入衆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

生死不敢亡德魏雙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咸樂爲公子

死若借助於狄以用蒲人之衆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

來觀已至闕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獻公曰不辭而去必

同謀也乃遣寺人勃鞞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

擒拿公子夷吾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脇爲一重

瞳瞳子狀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旣死次當

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

遵命是夜奔蒲城來投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

之事勃鞞軍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

鞞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急趨後園勃鞞挺劍逐之

毛偃先踰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鞞執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

得脫去勃鞞收袂回報三人遂出奔翟國國卽狄翟君先夢蒼龍蟠

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車數乘相繼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伯氏努力以轉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北向再拜

自縊而死

死得不合中道吾無取焉

死之明日東關五兵到知申生已死乃執

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公使

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而就

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昨留宮六日豈有毒而久不變者乎驪

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

槌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梁五東關五謂優施曰重耳

夷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

驪姬使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車耳夷吾實同

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

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

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
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昨已留宮六日其爲宮中置毒
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毋束手就死爲也申生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即不明却亦無罪可增
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懼傷君心而不顧社稷之計此何聖也不
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
而行討於我我被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爲鵠鶚矣若出而歸
罪於君是惡君也死即不歸惡於君乎而又損於社稷且彰君父
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脫
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乃爲書以復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謂奚齊國家多難

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噓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
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寧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
卽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
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況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
肯後國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
獻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
當時出朝召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不鄭父托
以他出不至其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
獻公畜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
請爲君討之獻公乃使東關五爲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
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衆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

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數日獻公出田於翟桓翟桓種獻公

所驅姬與俊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母中生訴曰苦饑無

食必速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

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公回宮驅姬以鴆人

酒以毒藥傳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

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取觶酒器欲嘗酒驅

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乃以酒瀝地

地即墳起又呼犬取一鬻肉擲之犬啖肉立死驅姬佯為不信再

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繼下曰七竅流血亦死驅

姬佯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平天平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

豈且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雖是狠毒然全是前面局勢已成故其計易行耳言罷雙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三

入宮參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懽。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太子無禮，更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飲半酣，戲謂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我母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至此方下狠手，蓋為局勢已成也。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游於囿，君從臺上觀之，必有覩焉。」獻公曰：「諾。」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髻。姬曰：「太子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髻。姬曰：「太子盍為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為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

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平鄭父曰子之言如見火而益
之薪也爲子計宜陽爲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緩其謀子乃
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成敗猶
未存定平鄭父頗有大臣才識可惜屈於下位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立而
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蚤與吾子商之過後懊悔的成什麼大臣里克別
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

斷送儲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無遠識

却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
召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爲德於太子冀免且夕何如獻
公果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

爲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
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敢直言恐見怪耳里克曰使我預圖免
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有施乃俯首就枕畔低語曰君已許
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矣里克曰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
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_{謂二}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
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里克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
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所爲_{思想了半夜原來是}
_{克奴}可以自脫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
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歎曰卜筮之理何其神也遂造大夫平鄭
父之家屏去左右告之曰史蘇卜偃之言驗於今矣平鄭曰有聞
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不鄭父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鳥鳥衆皆集於苑兮爾獨於枯苑何榮且
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

歌訖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爲夫人其子
將爲君本深枝茂衆鳥依託所謂苑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
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爲枯矣言罷遂出門里克心中
怏怏卽命撤饌起身逕入書房獨步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
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豈是大臣才識度量左思右想優施內外
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
再叩之捱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
話優施已心知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里克召
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苑枯之說我已略驗豈非

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爲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爲我用克好飲夫人能爲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其次則夫人之福也即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爲戲從來難說之都是圖其有退步耳故何罪焉驪姬曰善乃代爲優施治飲具優人於戲言不可不慎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虢間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間邀大夫片刻之懽何如里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大夫妻日內皆西坐爲客施再拜進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子孟其字也至半酣施起舞爲壽因謂孟曰主猶言陷我我有新歌爲主歌之孟酌弗觥以賜施陷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此句便來乃頓噪兩歌歌曰

在先去之。不思無名留其身以繫國家之重。姑俟君老而後入焉。於以安靖其國家。猶可。幹蠱而蓋其父之愆也。乃計不及此。而只一死以成已之名。貽亂國之殃。而無補於其親之過。僅可謂自好之人耳。揆之於義所欠實多。吾故無取焉。

話說齊獻公既并虞虢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却被里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間無題目可做。乃復與優施相議。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優施曰。荀息以一壁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若求荀息為笑齊卓子之傳。則可以敵里克有餘矣。所為不道。舉國皆仇。敵也。况吾國之人。豈驪姬請於獻公。僅一里克為可慮乎。終是小人所見不大。驪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傳笑齊卓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里克

申生只以順命爲孝故不憚自賊不知自賊之弊更甚於出亡由於素曰晰理不明認義不熟之故以此論之卽謂杜原欸之輔導無狀也可

荀息以璧馬之謀遂滅虞虢二國可謂智矣乃於晉獻之殺申生害羣公子却不能出一言以諫阻反受立奚齊之亂命而許以死忠雖有之智安在哉不知大體而僅以從命爲忠卽謂小人之忠可也

甲生木不應死又在可以不死之地而竟死愚之過也禮子之於父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恐邂逅致死而子親以殺子之名也况國君家嗣又與士庶不同關係社稷之存亡宗嗣之絕續尤不可以輕死者也地居於外逃之可以自脫聞信

驪姬之害申生十九都是優施之惡起初進讒之方及交結二五爲助說里克使之中立這幾個大關節處都是這個奸賊主意驪姬不是得他爲謀未必便能害太子不害太子晉國不亂其初只由失於內外之防其弊遂至破國亡家敗壞而不可收拾可畏哉

荀息里克都只是謀臣算不得大臣爲其只看得見半邊也不鄭父之才識高似荀里數倍却反屈於下僚晉之用人如此宜其亂也

驪姬之讒太子處處先之以哭蓋先以哭動人主之心而後其言易入也然哭之一字却是婦人長技通病今人於妻妾之間有以哭進其說者其亦慎之也哉

二祭每祭之晨山土聞雞鳴其聲聞三里之外間一年或二年忽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葉君來會之期葉君者卽雉之神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百餘年後漢光武生於南陽起兵誅王莽復漢祚爲後漢皇帝乃是得雄者王之驗畢竟秦穆公如何定晉亂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驪姬之害申生從前回迤邐而來到此回是結穴處譬如奕者局勢已成到此只消一點一劫便滿盤都是故此數計雖狠而其得力處却不在此回也

陳寶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遂舍獵而逐童子
二童子忽化爲雉飛去陳倉人以告先君命書其事於簡藏之內
府臣實掌之可啓而視也夫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試獵於兩
山之間以求其迹則可明矣穆公命取文公藏簡觀之果如廖之
語因使廖詳記其夢并藏內府次日穆公視朝羣臣畢賀穆公遂
命駕車獵於太白山迤邐而西將至陳倉山獵人舉網得一雉雞
玉色無瑕光采照人須臾化爲石雞色光不滅堂堂上帝乃用一
其果能依於上帝又何須人主爲之立祠乎獵者獻於穆公內史
秦穆之夢殆卽此妖所爲欲因以得祠耳廖賀曰此所謂寶夫人也得雌者霸徵乎君可建祠於陳倉必獲
其福穆公大悅命沐以蘭湯覆以錦衾盛以玉匱卽日鳩工伐木
建祠於山上名其祠曰寶夫人祠改陳倉山爲寶雞山有司春秋

出宮闕寡人問婦人何名對曰妾乃寶夫人也居於太白山在今

府部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聞乎妾夫葉君別居南陽或一二歲

來會妾君能為妾立祠當使君霸傳名萬載寡人因問晉有何亂

乃使寡人平之寶夫人曰此天機不可預洩已聞鐘鳴聲大如雷

寡人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廖對曰晉侯方寵驪姬疎太子保

無亂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穆公曰寶夫人何為者廖對曰臣聞

先君文公之時有陳倉山名在今鳳人於士中得一異物形如滿

囊色間黃白短尾多足嘴有利喙陳倉人謀獻之先君中途遇二

童子拍手笑曰汝虛於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陳倉人請問其

說二童子曰此物名狷在地下慣食死人之腦得其精氣遂能變

化妝謹持之狷亦張喙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者一雌一雄名曰

於牀席之側寢食俱不敢離直俟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顙間汗出如雨連叫怪哉世子螢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螢曰君臥已越五日得無有異夢否穆公驚問曰汝何以知之世子螢曰內史廖固言之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言曰寡人今者夢一婦人妝束宛如如嬪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來召寡人寡人從之忽若身在雲中縹緲無際至一宮闕丹青炳煥玉階九尺上懸珠簾婦人引寡人拜於階下須臾簾捲見殿上黃金爲柱壁衣錦繡精光奪目有王者冕旒華袞憑玉几上座左右侍立威儀甚盛王者傳命賜醴有如內侍者以碧玉尊賜寡人酒甘香無比王者以一簡授左右卽聞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任好聽旨爾平置亂如是者再婦人遂教寡人拜謝復引

於女樂不理政事不免苦口進諫戎主拒而不納穆公因密遣人招之繇余棄戎歸秦卽擢亞卿與二相同事繇余遂獻伐戎之策三帥兵至戎境宛如熟路戎主赤斑不能抵敵遂降於秦後人有詩云
虞違百里終成虜
戎失繇余亦喪邦

畢竟賢才能幹國

請看齊霸與秦強

西戎主赤斑乃諸戎之領袖向者諸戎俱受服役及聞赤斑歸秦無不悚懼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君子於事先爲其難正是此意穆公論功行賞大宴羣臣羣臣更番上壽不覺大醉回宮一臥不醒宮人驚駭事聞於外羣臣皆叩宮門問安世子螢召太醫入宮診脈脈息如常但閉目不能言動太醫曰是有鬼神欲命內史廖行禱內史廖曰此是尸厥必有異夢須俟其自復不可驚之禱亦無益世子螢守

晉國之大賢人臣熟聞其名矣穆公蹇然不悅曰寡人聞之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而用於戎將爲秦患奈何奚對曰

內史廖多奇智君可謀之不必事事皆出自己而實更無以穆公

卽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主僻處荒徼未聞中國之聲君

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留繇余不遣以爽其期使其政事怠廢上

下相疑雖其國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善乃與繇余同席而坐共

器而食居常使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輪流作伴叩其地形險夷

兵勢强弱之實一面裝飾美女能音樂者六人遣內史廖至戎報

聘以女樂獻之又是宴餞戎主赤斑大悅曰聽音而夜御女遂疎

於政事繇余留秦一年乃歸戎主怪其來遲繇余曰臣日夜求歸

秦君固留不遣戎主疑其有二心於秦意頗疎之繇余見戎主旣

三帥統兵征之吾離兵敗奔晉遂盡有瓜州之地地在時西戎主

赤班見秦人強盛使其臣歸余聘秦以觀穆公之為人穆公與之

遊於苑囿登三休之臺三休臺名誇以宮室苑囿之美繇余曰君之爲

此者役鬼耶抑役人也役鬼勞神役人勞民語奇可人滑稽傳

禮之言而先誇之以穆公異其言曰汝戎夷無禮樂法度何以爲

治繇余笑曰禮樂法度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創爲文法以

約束百姓僅僅小治其後日漸驕淫借禮樂之名以粉飾其身假

法度之威以督責其下人民怨望因生篡奪若戎夷則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下一體無形迹之相欺無

文法之相擾不見其治乃爲至治此等語只算得滑稽口給繇余

應全與正經道理無穆公默然退而述其言於百里奚奚對曰此

于讀者須要仔細

言於相君請得陞堂而歌之樂工稟知百里奚奚命之立於堂左
杜氏低眉斂袖揚聲而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舂黃蘗炊爰爰今日富貴忘我
爲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饑夫交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
我爲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離
嗟乎富貴忘我爲

三歌全是賦體而哀怨淒清已開漢魏樂府之祖夫人之才亦非小可也

百里奚聞歌愕然召至前詢之正其妻也遂相持大慟良久問兒
子何在杜氏曰村中射獵使人召之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
公聞百里奚妻子俱到賜以粟千鐘金帛一車次日奚率其子孟
明視朝見謝恩穆公亦拜視爲大夫與西乞術白乙丙並號將軍
謂之三帥專掌征伐之事姜戎子吾離姜戎西戎一稱鶩鶩侵掠

穆公亦召用之百里奚素聞晉人繇余負經綸之略私詢於公孫
枝枝曰繇余在晉不遇今已仕於西戎矣奚歎惜不已却說百里
奚之妻杜氏自從其夫出遊紡績度日後遇饑荒不能存活攜其
子趁食他鄉展轉流離遂入秦國以澣衣爲活其子名視字孟明
日與鄉人打獵角藝不肯營生杜氏屢諭不從及百里奚相秦杜
氏聞其姓名曾於車中望見未敢相認因府中求澣衣婦杜氏自
願入府澣衣勤於擣濯府中人皆喜然未得見奚之面也一日奚
坐於堂上樂工在廡下作樂杜氏向府中人曰老妾頗知音律願
引至廡一聽其聲府中人引至廡下言於樂工問其所習杜氏曰
能琴亦能歌乃以琴授之杜氏援琴而鼓其聲淒怨樂工俱傾耳
靜聽自謂不及再使之歌杜氏曰老妾自流移至此未嘗發聲願

文君能戒此三者於霸也近矣穆公曰善哉言乎請爲寡人酌今
日之緩急蹇叔對曰秦立國西戎此禍福之本也今齊侯已蓋霸
業將衰君誠善撫雍渭之衆以號召諸戎而征其不服者諸戎既
服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拾齊之遺而布其德義君雖不欲霸
不可得而辭矣穆公大悅曰寡人得二老真庶民之長也乃封蹇
叔爲右庶長百里奚爲左庶長位皆上卿謂之二相并召白乙丙
爲大夫自二相秉政立法教民興利除害秦國大治這等用賢史
官有詩云

子繫薦奚奚薦叔

轉相汲引布秦庭

但能好士如秦穆

人傑何須問地靈

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益加採訪公子繫薦秦人西乞術之賢

戎翟地險而兵強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所以不列於中華者威德
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懷不畏不懷何以成霸穆公曰威與
德二者孰先蹇叔對曰德爲本威濟之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
不德其民內潰穆公曰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何道而可蹇叔對曰
秦雜戎俗民鮮禮教等威不辨貴賤不明臣請爲君先教化而後
刑罰只此一句便是近道之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然後恩施
而知感刑用而知懼上下之間如手足頭目之相爲管夷吾節制
之師所以號令天下而無敵也穆公曰誠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
天下乎蹇叔對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
多失忿則多難急則多蹶夫審大小而圖之烏用貪貪衡彼已而施
之烏用忿忿酌緩急而布之烏用急三戒之所以然每條下只須一
可註脚簡切明快便無異六經

伯一行爲友情殷不惜屈節此不久仍歸耕於此耳童子報鹿蹄
已熟蹇叔命取床頭新釀醪之以奉客公子繫西席二叟相陪瓦
盃木飭賓主勸酬欣然醉飽不覺天色已晚遂留繫於草堂安宿
次早二叟攜樽餞行依前敘飲良久公子繫誇白乙之才亦要他
同至秦邦蹇叔許之乃以秦君所贈禮幣分贈二叟囑付看覷家
間此去不久便再得相敘再分付家人勤力稼穡勿致荒蕪二叟
珍重而別蹇叔登車白乙丙爲御公子繫另自一車並駕而行夜
宿曉馳將近秦郊公子繫先驅入朝參謁了秦穆公言蹇先生已
到郊外其子蹇丙亦有揮霍之才臣并取至以備任使穆公大喜
乃命百里奚往迎蹇叔既至穆公降階加禮賜坐而問之曰井伯
數言先生之賢先生何以教寡人乎蹇叔對曰秦僻在西土隣於

君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始末敘述一遍今寡君欲爵以上卿井伯自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有方鼎之幣使繫致命言訖卽喚左右於車廂中取出徵書禮幣排列草堂之中鄰叟俱山野農夫從未見此盛儀相顧驚駭謂公子繫曰吾等不知貴人至此有失迴避繫曰何出此言寡君望蹇先生之臨如枯苗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受賜多矣二叟謂蹇叔曰旣秦邦如此重賢不可虛貴人來意蹇叔曰昔虞公不用井伯以致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一井伯已足

國家用賢那有多了的蹇叔此是花詞讀者莫錯認了

老

夫用世之念久絕不得相從所賜禮幣望乞收回求大夫善爲我辭公子繫曰若先生不往井伯亦必不獨留蹇叔沉吟半日歎曰井伯懷才未試求仕已久今適遇明主吾不得不成其志勉爲井

次第繫暗暗稱奇想道有其父方有其子井伯之薦不虛也獻茶
方罷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矣却說
蹇叔與隣叟二人肩隨而至見門前有車二乘駭曰吾村中安得
有此車耶蹇丙趨出門外先道其故蹇叔同二叟進入草堂各各
相見敘次坐定蹇叔曰適小兒言吾弟井伯有書乞以見示公子
繫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蹇叔啓緘觀之略曰

奚不聽兄言幾蹈虞難幸秦君好賢贖奚於牧豎之中委以爲
政奚自量才不遠兄乞兄共濟秦君聞名若渴敬命大夫公子
繫布幣奉迎惟只幡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如兄留戀山林奚
卽相從於鳴鹿之野矣

蹇叔曰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公子繫將百里奚爲媵逃楚秦

佳客何來絜曰吾訪蹇先生來也童子曰吾主不在絜曰先生何往童子曰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絜不敢輕造其廬遂坐於石上以待之童子將門半掩自人戶內須臾之間見一大漢濃眉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田塍西路而來絜見其容貌不凡起身迎之那大漢卽置鹿蹄於地與絜施禮絜因叩其姓名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名字白乙絜曰蹇叔於君何人對曰乃其父也絜重復施禮口稱久仰大似今人大漢曰足下何人到此貴幹絜曰有故人百里奚今仕於秦有書信托某奉候尊公蹇丙曰先生請入草堂少坐吾父卽至矣言畢推開雙扉讓公子絜先入蹇丙復取鹿蹄負之至於草堂童子收進鹿蹄蹇丙又復施禮分賓主坐定公子絜與蹇丙談論些農桑之事因及武藝丙講說甚有

繫在車中聽其音韻有絕塵之致乃歎謂御者曰古云里有君子

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其賢也先

歌次問宅乃下車問耕者曰蹇叔之居安在耕者曰子問之何為

繫曰其故人百里奚有書托吾致之耕者指示曰前去竹林深處

左泉石石中間一小茅廬乃其所也繫拱手稱謝復登車行將半

里來至其處繫舉目觀看風景果是幽雅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人生樂此更何求

數方白石堆雲起

一道清泉接澗流

得趣猿猴共樂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去

高臥先生百不憂

繫停車於草廬之外使從者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啟門而問曰

臣因去齊得脫無知之禍嗣游於周欲委贄於王子頹蹇叔復止
臣曰不可臣復去周得脫子頹之禍後臣歸虞欲委贄於虞公蹇
叔又止臣曰不可臣時貧甚利其爵祿姑且留事遂爲晉俘夫再
用其言以脫於禍一不用其言幾至殺身此其智勝於中人遠矣
今隱於宋之鳴鹿村宜速召之穆公乃遣公子摯假作商人以重
幣聘蹇叔於宋百里奚另白作書致意公子摯收拾行囊駕起犢
車二乘逕投鳴鹿村來今歸德府鹿邑縣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磨而歌
歌曰

山之高兮無攢音揭途之濶兮無燭相將隴上兮泉甘而土
沃勤吾四體兮分吾五穀三時不害兮養殖足畢此天命兮無
榮辱

由於此何也。蓋耽於聲色而怠棄政事耳。故管子之答齊桓曰：好酒好色，無害於霸；不能任賢理政，乃為害霸。故齊桓帝在管甯諸賢修明政事，雖多內嬖嗜酒聽音，而竟成其為五霸之首。今戎主雖愛女樂，若聽音御女之外，仍不疎於政事，委任繇余，聽其諫說，何至遂為秦算乎？至因歸遲而疑其二心，致賢人為敵國所用，更是淺夫愚見，不值一笑也。

話說秦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欲爵為上卿。百里奚辭曰：臣之才

不如臣友蹇叔十倍。君欲治國家，請任蹇叔，而臣佐之。

自己脚步尚未站穩

便先薦賢如此穆公曰：子之才，寡人見之真矣。未聞蹇叔之賢也。

之人何處更覓

奚對曰：蹇叔之賢，豈惟君未之聞？雖齊宋之人亦莫之聞也。然而臣獨知之。臣嘗出游於齊，欲委贄於公子無知。蹇叔止臣曰：不可。

書中雖只敘得二層而杜氏胸中固已不知柔腸幾折矣夫
妻至情尙且如此況朋友乎故富貴人不念舊交而欲舊交
恃其夙昔以自達豈有冀乎此古人於乘車戴笠之間諄諄
致意也

秦穆聞百里奚之賢則求之於楚而用之聞蹇叔之賢則聘
之於宋而用之至於繇余雖賢然旣已用於戎矣乃千方百
計必求致而用之他如公孫枝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等皆
一時人才之選舉之材豎之中升諸朝廷之上高爵厚祿信
任不疑如此之君古今有幾及身而霸固所應當子謂其實
爲王業所基有識者必不以爲河漢也

音樂女色原非禍人之具然古今來之有國有家者壞事每

已上乎

蹇叔初見秦穆一篇說話有大存小有進有退有次序有權衡有把握從來說爲國者必須威德并用自是老生常談至說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便將德威二字之本未始終理弊功效分剖得清清楚楚楚語看一部列國志中諸侯或外削或內潰者曾有一人之不中否又說到三戒逐句白下註脚明快爽朗古今爲國之道無以更加於此就其言語行事而論之蹇叔王佐之才也其只以霸用於秦者亦時有未可耳

夫妻至情然一到富貴貧賤之間便都不敢自必如杜氏已明知是百里奚却不敢自通先求爲潞衣婦又請陞堂而歌

從此西秦名顯赫

不虧身價五羊皮

百里奚辭上卿之位舉薦一人以自代不知所舉何人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凡真是賢才。未有不愛服勝已。不特愛服。苟有展布。未有不引與同事。且讓之居上者。蓋君子之心。公而虛。公則無自利之心。虛則無自滿之意。故能引讓勝已也。百里奚只薦用蹇叔一節。其賢已不可及矣。若小人纔略得地步。便惟恐勝已相形擠去之。惟恐不力。又安肯於進身之初。便先薦之。使居

愚夫雍岐之地文武所興山如大牙原如長蛇周不能守而以昇
之秦此天所以開秦也聞此一語令人追恨平王不少且夫介在我狄則兵強不
與會盟則力聚今西戎之間爲國不啻數十并其地足以耕籍其
民可以戰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君以德撫而以力征四字并用方能成此既全有四陲然後扼山川之險以臨中國俟
隙而進則恩威在君掌中而伯業成矣豈止於霸直穆公不覺立
起曰孤之有井伯猶齊之得仲父也一連與語三日言無不合遂
爵爲上卿任以國政因此秦人都稱奚爲五殺大夫又相傳以爲
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以奚會飼牛於楚秦用五殺羊皮贖回故
也舊翁有詩云

脫囚拜相事真奇

仲後重聞百里奚

寡人欲得而加罪以警亡者請以五羊皮贖歸楚王恐失秦歡乃使東海人囚百里奚以付秦人百里奚將行東海人謂其就戮持之而泣奚笑曰吾聞秦君有伯王之志彼何急於一勝夫求我於楚將以用我也不是才能料事還是福至心靈此行且富貴矣又何泣焉遽上囚車而去將及秦境秦穆公使公孫枝往迎於郊先釋其囚然後召而見之問年幾何奚對曰纔七十歲穆公歎曰惜乎老矣奚曰使奚逐飛鳥搏猛獸則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尙少也昔呂尙年八十釣於渭濱文王載之以歸拜爲尙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較呂尙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壯其言正容而問曰敝邑介在戎狄不與中國會盟叟何以教寡人俾敝邑不後於諸姬幸甚奚對曰君不以臣爲亡國之虜衰殘之年乃虛心下問臣敢不竭其

對曰賢人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其智從虞公於晉而義

不臣晉是其忠且其人有經世之才但不遇其時耳惟賢人能知賢人即此公

孫枝之為人穆公曰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孫枝曰臣聞奚

之妻子在楚不知如何聞之其亡必於楚何不使人往楚訪之使

者往楚還報奚在海濱為楚君牧馬穆公曰孤以重幣求之楚其

許我乎公孫枝曰百里奚不來矣穆公曰何故公孫枝曰楚之使

奚牧馬者為不知奚之賢也君以重幣求之是告以奚之賢也楚

知奚之賢必自用之肯畀我乎君不若以送媵為罪而賤贖之欲

人於鄰國有時必須重賂不重賂則不來有時又不可重賂重賂則反不來而却無不算者可見臨事原無印板計策今人謀事而

印板計策耳此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曰善乃使人持

殺羊牧羊之皮五進於楚王曰敝邑有賤臣百里奚者逃在上國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六 三

卜居於此蹇叔辭去奚遂留事虞公及虞公失國奚周旋不舍曰
吾既不智矣敢不忠乎至是晉用奚爲勝於秦奚歎曰吾抱濟世
之木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臨老爲人勝比於僕妾辱莫大焉
行至中途而逃將適宋道阻乃適楚及宛城楚地今南陽府宛之野人出
獵疑爲奸細執而縛之奚曰我虞人也因國亡逃難至此野人問
何能奚曰善飼牛野人釋其縛使之餵牛牛日肥澤野人大悅聞
於楚王楚王召奚問曰飼牛有道乎奚對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
牛而爲一楚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獨牛也可通於馬何不曰可通於馬
於馬不是楚君不明乃使爲圉人牧馬於南海却說秦穆公見晉
勝有百里奚之名而無其人怪之公子絳曰故虞臣也今逃矣穆
公謂公孫枝曰子桑在晉必知百里奚之略是何等人也公孫枝

飼牛之術進頽大喜欲用爲家臣蹇叔自餌而至奚與之同見子

頽退謂奚曰頽志大而才疎其所與皆讒諂之人必有覬覦非望

之事吾立見其敗也志大而與讒諂之人交則必有邪謀才疎而

也蹇叔妙人妙論不如去之奚因久別妻子意欲還虞蹇叔曰虞有賢臣

宮之奇者吾之故人也相別已久吾亦欲訪之弟若還虞吾當同

行遂與奚同至虞國時奚妻杜氏貧極不能自給已留落他方不

知去處奚感傷不已我亦爲之感傷不已蹇叔與宮之奇相見因言百里奚

之賢宮之奇遂薦奚於虞公虞公拜奚爲中大夫蹇叔曰吾觀虞

君見小而自用亦非可與有爲之主奚曰弟久困貧譬之魚在陸

地急欲得勺水自濡矣是手古才人志上失身貽患蹇叔曰弟爲

貧而仕吾難阻汝異日若見訪當於宋之鳴鹿村其地幽雅吾將

餐一頓臨別妻抱其子牽袂而泣曰富貴勿相忘奚遂去遊於齊

求事襄公無人薦引

又是吃這四字之虧

久之窮困乞食於饒齊地時奚年四

十矣饒人有寒叔者奇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其姓名因留飯與

談時事奚應對如流指畫井井有敘寒叔歎曰以子之才而窮困

乃爾豈非命乎

一句哭殺天下英雄

遂留奚於家結爲兄弟寒叔長奚一歲

奚呼叔爲兄寒叔家亦貧奚乃爲村中養牛以佐饔飧之費值公

子無知弑襄公新立爲君懸榜招賢奚欲往應招寒叔曰先君有

子在外無知非分竊立終必無成奚乃止後聞周王子頹好牛其

飼牛者皆獲厚精乃辭寒叔如周寒叔戒之曰丈夫不可輕失身

於人仕而棄之則不忠與同患難則不智

古人於朋友之祭必此擇而後交亦此意也

此行弟其慎之吾料理家事當至周相看也奚至周謁見王子頹以

兩鋤而耕人土累尺命索其鋤觀之左右皆不能舉公子繫問其

姓名對曰公孫氏名枝字子桑晉君之疎族也繫曰以子之才何

以屈於隴畝枝對曰無人薦引耳豪傑受困全是此四字之虧繫曰肯從我遊

於秦乎公孫枝曰士爲知己者死若能見繫固所願也繫與之同

載歸秦言於穆公穆公使爲大夫穆公聞晉已許婚復遣公子繫

如晉納幣遂迎伯姬晉侯問媵從嫁之臣於羣臣舟之僑進曰百里奚

不願仕晉其心不測不如遠之乃用奚爲媵却說百里奚是虞國

人字井伯年三十餘娶妻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念其

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

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自給毋相念也家只有一伏雌杜

氏宰之以餞行厨下乏薪乃取屢屢炊之春黃薤煮脫粟飯奚飽

公子勢求婚於晉欲得晉侯長女伯姬申生之妹為夫人獻公使太史

蘇筮之得雷澤歸妹卦第六爻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益音荒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太史蘇玩其辭以為秦國在西而有責言非和睦之兆况歸妹嫁

娶之事而震變為離其卦為睽睽離皆非吉名此親不可有獻公

更使太卜鄭偃以龜卜之晉獻意已許婚故偃獻其兆卜吉斷詞

曰

松柏為鄰 世作舅甥 三定我君 利於婚媾 不利寇

史蘇猶據筮詞爭之獻公曰向者固云從筮不如從卜卜既吉矣

又何違乎吾聞秦受帝命謂黃蛇止獻事其後將大此二句是不可拒也

遂許之公子勢歸復命路遇一人面如暎血隆準虬鬚以兩手握

邦值如命以後車載虞公宿於軍中百里奚緊緊相隨或諷其去
許價錢許價錢曰吾食其祿久所以報也獻公入城安民荀息左手托璧右手牽
馬而前曰臣謀已行今請還璧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韓翁有
詩云 璧馬區區雖至寶 請將社稷較何如

不誇荀息多奇計

還笑虞公真是愚

獻公以虞公歸欲殺之荀息曰此駘豎子耳三字虞公定評何能為於是

待以寓公之禮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曰吾不忘假道之惠也州

之僑至晉拜為大夫僑薦百里奚之賢獻公欲用奚使僑通意奚

曰終舊君之世乃可僑去奚歎曰君子違去國不適仇國况仕乎

吾即仕不於晉也舟之僑聞其來惡形其短小人自己不做好人

是惡形意甚不悅時秦穆公仁好即位六年尙未有中宮使大夫

其短其短意甚不悅時秦穆公仁好即位六年尙未有中宮使大夫

而去虞亡却連家也頃刻之間便自家進不便欲攻門

陷在城中更是不值虞公轉怒得自家門真是可惱

城頭上一聲梆響箭如雨下虞公命車速退使人催趨後面軍馬

軍人報曰後軍行遲者俱被晉兵截住或降或殺車馬皆為晉有

晉侯大軍即到矣虞公進退兩難歎曰悔不聽宮之奇之諫也愚

不到盡頭處再不肯悔又可恨又可惱顧百里奚在側問曰彼時卿何不言百里奚

曰君不聽之奇其能聽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以從君於今日耳

虞公正在危急之際見後有單車驅至視之乃虢國降將舟之僑

也虞公不覺面有慙色舟之僑曰君誤聽棄虢失已在前今日之

計與其出奔他國不如歸晉晉君德量寬洪必無相害且憐君必

厚待君君其勿疑虞公躊躇未決晉獻公隨後來到使人請虞公

相見虞公不得不往獻公笑曰寡人此來為取璧馬之故耳

不意璧馬

饋藥候問不絕如此月餘忽譟報晉侯兵在郊外虞公問其來意

報者曰恐伐虢無功親來接應耳虢亡已久豈消息猶未至晉耶明是破綻虞公却不能知虞

公曰寡人正欲面與晉君講好今晉君自來寡人之願也慌忙郊

迎致餽兩君相見彼此相謝自不必說獻公約與虞公較獵於箕

山虞公欲誇耀晉人盡出城中之甲及堅車良馬與晉侯馳逐賭

勝是日自辰及申圍尚未撤忽有人報城中火起砮霜又發作了獻公曰

此必民間漏火不久撲滅耳固請再打一圍大夫百里奚密奏曰

傳聞城中有亂君不可留矣虞公乃辭晉侯先行半路見人民紛

紛逃竄言城池已被晉兵乘虛襲破虞公大怒喝教驅車速進來

至城邊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倚欄而立盔甲鮮明威風凜凜向

虞公言曰前蒙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國敬謝明賜虢公國亡尚能挈家

藏有晉甲入關後一齊發作欲閉關已無及矣里克驅兵直進丹
之僑既失下陽恐虢公見罪遂以兵降晉里克用爲鄉導望上陽
進發却說虢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急急班師被戎兵掩殺一陣
大敗而走隨身僅數十乘虢霜發作奔至土陽守禦茫然無策晉
兵至築長圍以困之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樵採俱絕連戰不勝
士卒疲敝百姓日夜號哭里克使丹之僑爲書射入城中諭虢公
使降虢公曰吾先君爲王卿士吾不能爲降諸侯乘夜開城率家
眷奔京師去訖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進城
克安集百姓秋毫無犯留兵戍守將府庫寶藏盡數裝載以十分
之三并女樂獻於虞公意在於國故不惜又費一番禮物虞公益大喜里克一面
遣人馳報晉侯自已托言有疾休兵城外侯病愈方行虞公不時

吾與子盍去乎百里奚曰子去則可矣又偕一人不重子罪乎吾
寧徐耳宮之奇盡族而行不言所之荀息歸報晉侯言虞公已受
璧馬許以假道獻公便欲親將伐虢里克入見曰虢易與也母煩
君往獻公曰滅虢之策何如里克曰虢都上陽其門戶在於下陽
下陽一破無完虢矣臣雖不才願效此微勞如無功甘罪獻公乃
拜里克爲大將荀息副之率車四百乘伐虢先使人報虞以兵至
之期虞公曰寡人辱受重寶無以爲報願以兵從既答璧馬之惠又欲踐鹵獲之
言荀息曰君以兵從不如獻下陽之關虞公曰下陽虢所守也寡
人安得獻之荀息曰臣聞虢君方與太戎大戰於桑田勝敗未決
君托言助戰以車乘獻之陰納晉兵則關可得也臣有鐵葉車百
乘惟君所用虞公從其計守將舟之僞信以爲然開關納車車中

於大國虞公曰雖然必有所言於寡人也荀息曰虢人屢侵我南
鄙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請平今約誓未寒責讓曰至寡君欲假
道以請罪焉儻幸而勝虢所有鹵獲盡以歸君仍在上用計寡君願與
君世敦盟好虞公大悅宮之奇諫曰君勿許也諺云唇亡齒寒晉
吞陞同姓非一國矣獨不敢加於虞虢者以有唇齒之助耳虢今
日亡則明日禍必中於虞矣雖然不聽不可不諫虞公曰晉君不
愛重寶以交懽於寡人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且晉強於虢十
倍失虢而得晉何不利焉子退勿預吾事宮之奇再欲進諫百里
奚率其裾乃止宮之奇退謂曰里奚曰子不助我一言而更止我
何故百里奚曰吾聞進嘉言於愚人之前猶委珠玉於道也桀殺
關龍逢紂殺比干惟強諫耳子其危哉宮之奇曰然則虞必亡矣

君之不舍耳獻公曰卿試言所用何物荀息曰虞公最愛者璧馬

之良也君不有垂棘之璧

非特地名出美玉

屈產之乘乎

屈地名今石樓縣出良馬四馬爲

一請以此二物假道於虞虞貪於璧馬隨吾計矣獻公曰此二物

乃吾至寶何忍棄之他人荀息曰臣固知君之不舍也雖然假虞

道以伐虢虢無虞救必滅虢亡虞不獨存璧馬安往乎夫寄璧外

府養馬外廐特暫事耳大夫里克曰虞有賢臣二人曰宮之奇百

里奚明於料事恐其諫阻奈何荀息曰虞公貪而愚雖諫必不從

也

賢臣或可以醒愚却斷斷不能聽貪料得最是

獻公即以璧馬交付荀息使如虞假道

虞公初聞晉來假道欲以伐虢意甚怒及見璧馬不覺回嗔作喜

手弄璧而目視馬問荀息曰此乃汝國至寶天下罕有奈何以惠

寡人荀息曰寡君慕君之賢畏君之強故不敢自私其實願邀懽

東列國全志

朝稀疎矣

密錢紀

卅之僑復諫虢公怒使出守下陽之關只算砮

作

未幾大戎貪晉之賂果侵擾虢境兵至渭汭為虢兵所敗大戎

主遂起傾國之師虢公恃其前勝亦率兵拒之相持於桑田之地

今河南

獻公復問於荀息曰今我虢相持寡人可以伐虢否荀息

對曰虞虢之交未離也臣有一策可以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獻

公曰卿策如何荀息曰君厚賂虞

又是密錢

而假道以伐虢獻公

曰吾新與虢成伐之無名虞肯信我乎荀息曰君密使北鄙之人

生事於虢虢之邊吏必有責言吾因以為名而請於虞獻公又用

其策虢之邊吏果來責讓而下遂治兵相攻虢公方有大戎之患

不暇照管獻公曰今伐虢不患無名矣但不知賂虞當用何物荀

息對曰虞公性雖貪然非至寶不可動之必須用二物前去但恐

名醜好兵而驕屢侵晉之南鄙邊人告急獻公謀欲伐虢驪姬請
曰何不更使申生彼威名素著士卒爲用可必成功也獻公已入
驪姬之言誠恐申生勝虢之後益立威難制躊躇未決問於大夫
荀息曰虢可伐乎荀息對曰虞虢方睦吾攻虢虞必救之若移而
攻虞虢又救之以一敵二臣未見其必勝也獻公曰然則寡人無
如虢何次荀息對曰臣聞虢公淫於色君誠求國中之美女教之
歌舞盛其車服以進於虢如此禮物我名卑詞請平虢公必喜而
受之彼耽於聲色將怠棄政事疎斥忠良我更行賂大戎使侵擾
虢境然後乘隙而圖之虢可滅也獻公用其策以女樂遺虢虢公
欲受之大夫舟之僑諫曰此晉所以釣虢也君奈何吞其餌乎蜜餞
原自好喫只是虢公不聽竟許晉平自此日聽淫聲夜接美色視

少傅里克在朝諫曰太子君之武也故君行則太子監國夫朝夕
視膳太子之職遠之猶不可況可使帥師乎獻公曰申生已屢將
兵矣里克曰向者從君於行今專制固不可也獻公仰面得口故仰面而覺其言
言二字傳神而歎曰寡人有子九人尙未定孰爲太子卿勿多
言里克嘿然而退告於狐突狐突曰危哉乎公子也乃遺書申生
勸使勿戰戰而勝滋忌不如逃之申生得書歎曰君之以兵事使
我非好我也欲測我心耳可見申生不是不知違君之命我罪大
矣戰而卒死猶有令名乃與臯落大戰於稷桑之地臯落氏敗走
申生獻捷於獻公驪姬曰世子果能用眾矣奈何獻公曰罪未著
也姑待之狐突料晉國將亂乃托言痼疾杜門不出時有虞今山
陸虎今河南二國乃是同姓比鄰唇齒相依其地皆連晉界號公

王者哉獻公意悚然遂披衣起坐這等難諛之人他高有本事曰

夫人言是也

一個申生已死若何而可驪姬曰若不若神毫而以

曰

國授之彼得國而厭其欲其或可以釋君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

骨肉乎武公惟不顧其親故能有晉申生之志亦猶是也君其讓

之獻公曰不可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今當吾身而失國不可謂

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失武與威人能制我雖生不如死爾勿

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今赤狄皐落氏

今太原府樂平縣有皐落村

屢侵吾國君

何不使之將兵伐狄以觀其能用衆與否也若其不勝罪之有名

若勝則信得衆矣

勝又不好不勝又不好只此一個主意申生已無處逃死矣

彼恃其功必有

異謀因而圖之國人必服夫勝敵以靖邊鄙又以識世子之能否

君何爲不使獻公曰善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衆以伐皐落氏

久侍君爲歡耳。獻公曰：何出此不祥之言？驪姬收淚而對曰：妾聞申生爲人外仁而內忍，其在曲沃甚，加惠於民，民樂爲之死，其意欲有所用之也。申生每爲人言，君惑於妾，必亂國，舉朝皆聞之。獨君不聞耳。毋乃以靖國之故而禍及於君？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可塞其謀，勿以一妾亂百姓。獻公曰：申生仁於庶民，豈反不仁？父言，止是說得有理。驪姬對曰：妾亦疑之。順說一句，然妾聞外人之言，只見說言難入。驪姬對曰：妾亦疑之。正是毒惡。匹夫爲仁，與在上不同。匹夫以愛親爲仁，在上者以利國爲仁。苟利於國，何親之有？獻公曰：彼好潔，不懼惡名乎？這一句又說得有驪姬對曰：昔幽王不殺宜臼，放之於申。申侯召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立宜臼爲君，是爲平王，爲東周始祖。至於今，幽王之惡益彰，誰復以不潔之名加之？平

因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驪姬乃召優施告以

心腹之事今欲廢太子而立奚齊何策而可施曰三公子申生夷吾重耳

皆在遠鄙誰敢為夫人難者驪姬曰三公子年皆強壯歷事已深

朝中多為之左右吾未敢動也好人謀事亦必計出萬全施曰然則當次第去

之驪姬曰去之孰先施曰必先去申生其為人也慈仁而精潔這等

好字不意亦能殺身所以精潔則恥於自污慈仁則憚於賊人聖人言仁必兼之以義

於自污則憤不能忍憚於賊人其自賊易也然世子迹雖見疎君

素知其為人謗以異謀必不信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若為譽

世子者而因加誣焉要說好人必須此法蓋庶幾說可售矣驪姬

果夜半而泣獻公驚問其故再三不肯言少意不說獻公迫之驪

姬對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也又老一句妾所以泣者恐妾不

能三

任你千樣營謀。偏要逢着困厄。不怕你氣死悶死。到時運來。時不知不覺。便自然生出機會來。只看百里奚。便是樣子。才不能與命。拘真把天下有才人哭煞。

志士安貧。達人知命。學者皆知。只是到無可奈何時。却也難講。百里奚是志士。達人自不肖說。然到了處。屢爲炊。不能保其妻子之凍餒。這安貧知命的四個字。自然也守不住了。到出遊而人無所遇。困苦更自可知。至作媵於秦。白恥而逃。乞食於僇。飼牛牧馬。豈非至賤之事耶。吾想爾時百里奚始亦壯志索然矣。豈知反因作媵一名。得以受知秦穆。羊戊贖去。立致華膺禍福。倚伏真是令人難測。

話說晉獻公內盡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疎太子而親愛奚齊。只

到嫌其專權制命侵官蹈位還是第二層說話晉強於虢失
虢得晉豈不便宜只就一面看來虞公之言何嘗不是但不
知虞虢之相依而兩存者全是互爲救援四字蓋獨力則不
能支而并力犄角則可以抗晉也虢固借助於虞虞亦借助
於虢有難則互爲應援無事則各守疆宇能相救而不能相
吞所以能並存也至於晉則不然虞失虢固可借助於晉不
思晉取虢後復何所借助於虞無所借而地偏焉晉何愛於
虞乎智者慮事八面俱到愚人便只看得一面所以常被入
欺虞公之愚已是愚不去了又加以貪璧貪馬之心焉得
不墮晉術耶

凡人懷才抱志誰不思見知於人見用於世只是時運未來

漸壞去。便使人易聽。小人害人。自有許多方法。聽言者可不慎哉。

君子之去小人。先去其甚者。小人之害君子。亦先去其高者。先去甚惡之小人。是殲厥渠魁之意。而先去最高之君子者。取其易爲力也。蓋君子無不自愛。而恥於受污。稍一汚之。則其自去。惟恐不亟矣。從來朝廷之上。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無不如此。今優驪欲去三公子。而首申生。正是這一般算計。太子主兵姑勿論。其理之當與不當。只是事體先有許多不便了。行軍之道。賞罰爲重。幸而獲勝。賞無所加。如其不勝。却是如何行罰。敗而不罰。是爲失刑。無以申威。而用衆若欲罰之。則將如何而罰之。只此一件。便有許多行不去了。至於說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六

白下蔡 暴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自是定
理然小人害人之術却又愈出愈奇即如申生之慈仁非特
他人知之即晉獻亦未嘗不知也申生小心承順并無絲毫
過端以如此之人而欲讒之豈不甚難况晉獻亦并不疑之
不特不疑且深信其無他此即欲廢之其將何以爲詞哉試
看優施驪姬便想出一反跌之計先把他說得好了然後漸

Bayrische
Landbibliothek
München

無緣也。宰孔曰：君不必恨。今者齊侯自恃功高，有驕人之意。夫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齊之虧且溢，可立而待，不會亦何傷乎？獻公乃回轅西向於路，得疾回至晉國。而薨。晉乃大亂。欲知晉亂始末，且看下回分解。

禾不生而蓬蒿繁植如此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歸笑於

君矣太史公史記載有此桓公嘿然明日遂不言封禪之事桓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

既歸自謂功高無比益治宮室務為壯麗凡乘輿服御之制比於

王者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為三歸之臺北

在兗州府東阿縣言民人歸諸侯歸四夷歸也又樹塞門以蔽內外設反

玷以待列國之使臣鮑叔牙疑其事問曰君奢亦奢君僭亦僭毋

乃不可乎管仲曰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

為樂耳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意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

分謗也吾代管子之言曰亦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為然話分圖一日快意為樂耳

兩頭却說周太宰孔自葵邱辭歸於中途遇見晉獻公亦來赴會

宰孔曰會已散矣獻公頓足恨曰倣已遼遠不及觀衣裳之盛何

隱奪難以正格也。夷吾今日言之矣。乃夜造桓公之前，問曰：君欲封禪，信乎？桓公曰：何為不信？管仲曰：古者封禪，自無懷氏至於周成王，可考者七十二家，皆以受命然後得封。桓公艱然曰：寡人南伐楚，至於召陵，北伐山戎，剡令支，斬孤竹，西涉流沙，至於太行，諸侯莫余違也。寡人兵車之會三，平宋亂伐楚伐鄭圍穀城衣裳之會六，兩郢兩洮葵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以過於此？封泰山，禪梁父，以示子孫，不亦可乎？管仲曰：古之受命者，先有禎祥，示徵然後備物而封，其典甚隆，備也。鄙上鄙音瞻之喜，黍北里之嘉禾，所以為盛。案江淮之間，一茅三春，謂之靈茅；王者受命，則生焉，所以為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致者十有五焉。以書史冊，為子孫樂。今鳳皇麒麟不來，而賜賜數至，嘉

盟事已畢桓公忽謂宰孔曰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其典何如

可得聞乎此等春秋不載其有無未可知以大體看來宰孔曰古

者封泰山禪梁父秦山下封泰山者築土爲壇金泥玉簡以祭天

報天之功天處高故崇其土以象高也禪梁父者掃地而祭以象

地之卑以蒲爲車蒞楷爲籍祭而掩之所以報地三代受命而興

獲祐於天地故隆此美報也桓公曰夏都於安邑商都於亳周都

於豐鎬泰山梁父去都城甚遠猶且封之禪之今二山在寡人之

封內寡人欲徼寵天王舉此曠典諸君以爲何如宰孔視桓公足

高氣揚似有矜高之色乃應曰君以爲可誰敢曰不可桓公曰俟

明日更與諸君議之諸侯皆散宰孔私詣管仲曰夫封禪之事非

諸侯所宜言也仲父不能發一言諫止乎管仲曰吾君好勝可以

昨東向而立傳新王之命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謂祭文武二王之廟使孔賜

伯舅胙齊侯將下階拜受宰孔止之曰天子有後命以伯舅蓋老

八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欲從之管仲從旁進曰君雖謙臣

不可以不敬桓公乃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

臣職乎疾趨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登受二字此解甚明今人禮帖凡受人物

皆曰登謬諸侯皆服齊之有禮桓公因諸侯未散復申盟好頃周

五禁曰毋雍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

誓曰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但以載書即誓加以牲上使人宣讀不

復殺牲歃血諸侯無不信服鬻翁有詩云

紛紛疑叛說春秋

攘楚尊周握勝籌

不是桓公功業盛

誰能不歃信諸侯

曰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今番會盟君試擇諸侯中之最賢者以昭
托之又何患焉桓公黜首比至葵邱諸侯畢集宰周公孔亦到各
就館舍時宋桓公御說慶世子茲父讓國於公子曰夷茲父曰夷
不受茲父卽位是爲襄公襄公遵盟主之令雖在新喪不敢不至
乃墨衰喪服以赴會管仲謂桓公曰宋子諸侯在喪稱子有讓國之美
可謂賢矣且墨衰赴會其事齊甚恭儲貳之事可以托之桓公從
其言卽命管仲私詣宋襄公館舍致齊侯之意襄公親自來見齊
侯齊侯握其手諄諄以公子昭囑之異日仗君主持使主社稷襄
公愧謝不敢當然心感齊侯相托之意已心許之矣至會日衣冠
濟濟環珮鏘鏘諸侯先讓天使升壇然後以次而升壇上設有天
王虛位諸侯北面拜稽如朝覲之儀然後各就位次宰周公孔捧

敢復萌異志矣襄公乃以明年改元傳諭各國襄王元年春祭畢

命宰周公孔賜胙於齊以彰翼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合

諸侯於葵邱此大之合只是時齊桓公在路上偶與管仲論及周

事管仲曰同室嫡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尚虛亦宜早建以

杜後患桓公曰寡人六子皆庶出也以長則無虧以賢則昭長衛

姬無虧事寡人最久寡人已許之立無虧矣易牙豎刁二人亦屢

屢言之寡人愛昭之賢意尚未決之於仲父管仲知易牙豎

刁二人奸佞且素得寵於長衛姬恐無虧異日為君內外合黨必

亂國政公子昭鄭姬所出鄭方受盟假此又可結好乃對曰欲嗣

伯業非賢不可君既知昭之賢立之可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理正而名順最是妥當管

子以小人之故而并廢長幼桓公曰恐無虧挾長來爭奈何管仲

之序為失常矣欲無亂得乎桓公曰恐無虧挾長來爭奈何管仲

變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齊宋幾惠王崩子鄭與周公孔召伯
廖商議且不發喪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王子虎言於齊侯乃
大合諸侯於洮地鄭文公亦親來受盟同軟者齊宋魯衛陳鄭曹
許共八國諸侯各各修表遣其大夫如周那幾位大夫

齊大夫陽朋

宋大夫華秀老

督之孫

魯大夫公孫敖

衛大夫甯速

陳大夫轅選

濤塗子

鄭大夫子人師

曹大夫公子戊

許大夫百佗

八國大夫連轂而至羽儀甚盛假以問問安為名集於王城之外王

子虎先驅報信王世子鄭使召伯廖問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國請

謁見新王周召二公奉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就稱君命以第遂

公請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為襄王惠后與叔姬殺帶暗昭皆不

臣觀之子華且將不免君其勿許桓公乃謂子華曰世子所言誠
國家大事侯子之君至當與計之子華面皮發赤汙流浹背遂辭
歸鄭管仲惡子華之奸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比及
子華復命詭言齊侯深怪君不親行不肯許成不如從楚鄭伯大
喝曰逆子幾賣吾國尙敢謬說耶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
中子華穴牆謀遁鄭伯殺之果如管仲所料公子臧奔宋鄭伯使
人追殺之於途中鄭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再遣孔叔如齊致謝
并乞受盟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鄭用三良似屋楹

一朝楹撤屋難撐

子華奸命思專國

身死徒留不孝名

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是冬周惠王疾篤王世子鄭恐惠后有

子華不悅而去子臧性好苛詭集鵠音聿名羽以為冠師叔曰此非

禮之服願公子勿服子臧惡其直言訴於其兄故子華與叔詹孔

叔師叔三大夫心中俱有芥蒂至是鄭伯使子華代行赴會子華

慮齊侯見怪不願往叔詹促之使速行子華心中益恨思為自全

之術既見齊桓公請屏去左右然後言曰鄭國之政皆聽於洩氏

即叔孔氏即孔叔又子人氏即師叔乃公三族逃盟之役三族實

主之若以君侯之靈除此三臣我願以鄭附齊比於附庸子華曰

說欲去三族其實竟欲弑父自立桓公曰諾遂以子華之謀告於

管仲管仲連聲曰不可不可諸侯所以服齊者禮與信也子好父

命不可謂禮以好來而謀亂其國不可謂信且臣聞此三族皆賢

大夫鄭人稱為三良所貴盟主順心人也違人自違災禍必及以

命爲疑不敢公然赴會使其世子華代行至寧母聽命子華與弟

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寵故立華爲世子後復立兩夫人

皆有子嫡夫人寵漸衰未幾病死又有南燕地在河南衛輝府姑氏之女

爲媵於鄭宮向未進御一夕夢一偉丈夫手持蘭草謂女曰余爲

伯儵乃爾祖也伯儵乃南燕姑氏之祖黃帝後姑姓今以國香贈爾爲子以昌爾國

遂以蘭授之及覺滿室皆香且言其夢同伴嘲之曰當生貴子是

日鄭文公八宮見此女而悅之左右皆相顧而笑文公問其故乃

以夢對文公曰此佳兆也寡人爲汝成之遂命採蘭蕊佩之曰以

此爲符夜召幸之有娠生子名之曰蘭此後女漸有寵謂之燕姑

世子華見其父多寵恐他日有廢立之事乃私謀之於叔詹叔詹

曰得失有命子亦行老而已又謀之於孔叔孔叔亦勸之以盡孝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五 罷

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明年春齊桓公復率師伐鄭陳大夫
轅濤塗自伐楚歸時與申侯有隙乃爲書致孔叔曰

申侯前以國媚齊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楚使子之君負

德背義自召于文禍及民社

雖是挾私報復然說得道理利害處却自不差

必殺申侯

齊兵可不戰而罷

孔叔以書呈於鄭文公鄭伯爲前曰不聽孔叔之言逃歸不盟以

致齊兵兩次至鄭心懷愧悔亦歸咎於申侯乃召申侯責之曰汝

言惟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申侯方欲措辭鄭伯喝教

武士推出斬之函其首使孔叔獻於齊軍曰寡君甚喜君誤聽申侯

言不終君好今謹行誅使下臣請罪於幕下惟恐懼君侯赦宥之齊

以之賢乃許鄭平遂會諸侯於甯母齊魯鄭文公終以王

厲公於櫟厲公復寵信如在楚時及厲公復國遂爲大夫楚臣俱
與申侯有舊所以今日打通這個關節要申侯從中慫恿背齊事
楚申侯密言於鄭伯言非楚不能敵齊况王命乎不然齊楚二國
皆將仇鄭鄭不支矣鄭文公惑其言乃陰遣申侯輸款於楚周惠
王二十六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圍新密卽新城時申侯尙
在楚言於楚成王曰鄭所以願歸宇下者正謂惟楚足以抗齊也
王不救鄭臣無辭以復命矣楚王謀於群臣令君子文進曰召陵
之役許穆公卒於軍中齊所憐也許事齊最勤王若加兵於許諸
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楚王從之乃親將伐許亦圍許城諸侯聞
許被圍果去鄭而救許楚師遂退申叔歸鄭自以爲有全鄭之功
揚揚得意滿望加封鄭伯以虎牢之役謂申侯已過分不加爵賞

詞曰凡我同盟共翼王儲匡靖王室有背盟者神明殛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暱就寡人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鄭欲歸七國各具車徒護送齊桓公同衛侯親自送出衛境世子鄭垂淚而別史官有詩讚云

君王弱愛家嗣危

鄭伯甘將大義違

首止一盟儲位定

綱常賴此免凌夷

鄭文公聞諸侯會盟且將討鄭遂不敢從楚却說楚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喜曰吾得鄭矣遂遣使通於申侯欲與鄭修好原來申侯先曾仕楚有口才貧而善媚楚文王甚寵信之及文王臨終之時恐後人不能容他贈以白璧使投奔他國避禍申侯奔鄭事

從王且王意不在世子孤何愛焉孔叔曰周之主祀惟嫡與長幽王之愛伯服桓王之愛子克莊王之愛子頹皆君所知也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後必悔之重申一偏端說利害更爲明顯鄭文只是不聽總爲貪心所蔽耳大夫申侯曰天子所命誰敢

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我去諸侯必疑疑則必散盟未必成且世子有外黨太叔亦有內黨二子成敗事未可知不如且歸以觀其變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托言國中有事不辭而行齊桓公聞鄭伯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討鄭管仲進曰鄭與周接壤此必周有人誘之一人去留不足以阻大計且盟期已及侯成盟而後圖之桓公曰善於是卽首止舊壇歃血爲盟齊宋魯陳衛許曹共是七國諸侯世子鄭臨之不與歃示諸侯不敢與世子敵也盟

曰楚之效順亦齊力也王奈何棄久嚙之伯舅周齊世姻而就乍

附之蠻夷乎

宰孔之言甚是明白惠王為偏心所蔽故其言不入

惠王曰鄭伯不離諸侯不

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朕忘決矣太宰無辭宰孔不敢復言惠王

乃為璽書一通封函甚固密授宰孔宰孔不知書中何語只得使

入星夜達於鄭伯鄭文公啟函讀之言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

不堪為嗣朕意在次子帶也叔父

同姓諸侯例稱叔父

若能舍齊從楚共輔

少子朕願委國以聽鄭伯喜曰吾先公武莊世為王卿士領袖諸

侯不意中絕夷於小國厲公又有納王之勞未蒙召用今王命獨

臨於我政將及焉諸大夫可以賀我矣大夫孔叔諫曰齊以我故

乃反齊事楚是悖德也况翼戴世子天下大義君不

有說得甚是明鄭伯曰從霸何如

定其及犒勞與從之屬子鄭恐久勞諸國便欲辭歸京師桓公曰
位矣所以願與世子留運者欲使天王知吾等愛戴世子不忍相舍之
意所以杜其邪謀也方今夏月大暑稍俟秋涼當送駕還朝耳這
主意却遂預擇盟期用秋八月之吉却說周惠王見世子鄭久不
還轅知是齊侯堆戴心中不悅更兼惠后與叔帶朝夕在傍將言
語浸潤惠王因宰周公孔來見謂之曰齊侯名雖伐楚其實不能
有加於楚齊不能有加于楚他人都說得留行惠王說不得益齊
多年不共玉命今齊桓一出即能制楚使來不可謂無加于楚矣
况制楚之外其列國之尊王無非濟力于惠王此言不思甚矣
今楚人貢獻效順大非昔比未見楚之不如齊也齊又率諸侯擁
留世子不知何意將置朕於何地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鄭伯
使鄭伯棄齊從楚因為孤致意楚君努力事周無負朕意宰孔奏

世子出會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
桓公曰善乃傳傲諸侯以明年夏月會於首止衛地再遣隰朋如周
言諸侯願見世子以申尊王之情周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因齊
勢强大且名正言順難以辭之只得許諾隰朋歸報至次年春桓
公遣陳敬仲先至首止築宮以待世子駕臨夏五月齊宋魯陳衛
鄭許曹八國諸侯並集首止世子鄭亦至停駕於行宮桓公率諸
侯起居子鄭再三謙讓欲以賓主之禮相見桓公曰小白等忝在
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
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訴以太叔帶謀欲奪位之事桓公曰小
白當與諸臣立盟共戴世子世子勿憂也子鄭感謝不已遂留於
行宮諸侯亦不敢歸國各就館舍輪番進獻酒食只此一番已足見推戴之意而

楚謂屈完曰鎮爾南方毋侵中國屈完再拜稽首而退屈完方去

後齊桓公遣隰朋隨至以服楚告

楚貢已至而齊告服楚之使方來何太緩也

惠王待

隰朋有加禮隰朋因請見世子惠王便有不樂之色乃使次子帶

與世子鄭一同出見隰朋微窺惠王神色似有倉皇無主之意隰

朋自周歸謂桓公曰周將亂矣桓公曰何故隰朋曰周王長子名

鄭先皇后姜氏所生已正位東宮矣姜后薨次妃陳嬀有寵立爲

繼后有子名帶帶善於趨奉周王愛之呼爲太叔遂欲廢世子而

立帶臣觀其神色倉皇必然此事在心故也恐小弁之事復見於

今日君爲盟主不可不圖桓公乃召管仲謀之管仲對曰臣有一

計可以定周桓公曰仲父計將安出管仲對曰世子危疑其黨孤

也春秋末世雖君臣父子之君今具表周王言諸侯願見世子請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五

三

方倘東夷梗路恐不堪戰將若之何濤塗自恤其國非善計也君其察之桓公曰微大夫之言幾誤吾事乃命執濤塗於軍使鄭伯以虎牢之地賞申侯之功因使申侯人其城邑爲南北藩蔽鄭伯雖然從命自此心中有不樂之意陳侯遣使納賂再三請罪桓公乃赦濤塗諸侯各歸本國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三百戶在青州府臨朐縣以益其封焉楚王見諸侯兵退不欲貢茅屈完曰不可以失信於齊且楚惟絕周故使齊得私之以爲重若假此以自通於周則我與齊共之矣楚王曰奈二王何言稱王不便上表屈完曰不序爵但稱遠臣某可也如此頗善處屈完之才真可愛楚王從之卽使屈完爲使實菁累茅十車加以金帛貢獻天子周惠王大喜曰楚不共職久矣今效順如此殆先王之靈乎乃告於文武之廟因以胙賜

南望躊躇數十年

遠交近合各紛然

大聲罪狀謀方壯

直黃滌名局始全

昭廟孤魂終負痛

中黃義舉但貽愆

不知一畝成何事

依舊中原戰血鮮

陳大夫轅濤塗聞班師之命與鄭大夫申侯商議曰師若取道於

陳鄭糧食衣履所費不貲國必甚病不若東循海道而歸便徐莒

承世給之勞吾二國可以少安申侯曰善子試言之濤塗言於桓

仲曰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諸侯之衆觀兵於東夷東方諸侯畏

君之威敢不奉朝請乎桓公曰大夫之言是也少頃申侯請見桓

公召入申侯進曰臣聞師不踰時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霜露風

雨師力疲矣若取道於陳鄭糧食屢取之猶外府也若出於東

定亦代蔡侯謝罪兩下各許諾管仲下令班師途中鮑叔牙問於管仲曰楚之罪僭號爲大吾子以包茅爲辭吾所未解管仲對曰楚僭號已三世矣我是以擯之同於蠻夷倘責其革號楚肯俛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復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爲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僭還報天子不愈於共連禍結無已時乎是

怕楚之甚連此來亦是不得已耳

鮑叔牙嗟歎不已胡曾先生有詩曰

奄王南海目無周

仲父當年善運籌

不用寸兵成款約

千秋伯業誦齊侯

又髯翁有詩譏桓仲苟且結局無害於楚所以齊兵退後楚兵侵犯中原如故桓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詩云

應政如雷霆震擊駭地驚天桓公喜形於色謂屈完曰寡人有此

兵衆以戰何患不勝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對曰君所以主盟中夏

者爲天子宣布德意撫恤黎元也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

恃衆逞力楚國雖小方城爲城方城今南陽府格州地漢水爲池池深

城峻雖有百萬之衆正未知所用耳桓公面有慙色謂屈完曰大

夫誠楚之良也寡人願與若國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對曰君惠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於同盟寡君其敢自外請與君定

盟可乎桓公曰可是晚留屈完宿於營中設宴款待次日立壇於

召陵桓公執牛耳爲主盟管仲爲司盟屈完稱楚君之命同立載

書楚人大得便宜自今以後世通盟好桓公先歆七國與屈完以

次受歆禮畢屈完再拜致謝管仲私與屈完言請放聃伯還鄭屈

之君倘不失信於匹夫

謂屈完

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楚王嘿

然乃命屈完賁金帛八車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復備菁茅一車

在齊軍前呈樣過了然後具表如周進貢却說許穆公喪在木國

世子業嗣位主喪是爲僖公感桓公之德遣大夫百佗

百里卒師

會於召陵桓公聞屈完再到分付諸侯將各國車徒分爲七隊分

列七方齊國之兵屯於南方以當楚衝俟齊軍中鼓起七路一齊

鳴鼓器械盈甲務要十分整齊以強中國之威勢屈完既入見齊

侯陳上犒軍之物桓公命分派八軍其菁茅驗過仍令屈完收管

自行進貢桓公曰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兵乎屈完曰完僻居南

方者中國之盛願借一觀桓公與屈完同登戎輅望見各國

車馬不絕齊軍中一聲鼓起七方鼓聲相

節又宮室壯麗服御儲後中下之材耳管仲不能諫止乃效其所爲而託言分謗又委曲其說以解之其意可知矣先師云管仲之器小哉蓋謂其易盈耳

話說屈完再至齊軍請面見齊侯言事管仲曰楚使復來請盟必矣君其禮之屈完見齊桓公再拜桓公答禮問其來意屈完曰寡君以不貢之故致于君討寡君已知罪矣君若肯退師一舍寡君敢不惟命是聽桓公曰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俾寡人有辭於天子父何求焉屈完稱謝而去歸報楚王言齊侯已許臣退師矣臣亦許以八貢君不可失信也少頃謀報八路軍馬拔寨俱起楚王再使探實回言退主十里在召陵地在開封府鄆城縣西駐紮楚王曰齊師之退必畏我也只此一句便知欲悔入貢之事子文曰彼八國

王一則曰諸侯不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再則曰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心。則偏愛之心。而其言則不爲無理。齊桓管仲其亦失計也夫。

齊桓知惠王之偏愛。將以亂周。故擁戴世子。以杜其邪謀。固爲善計。乃至于已。則棄無虧而欲立昭。且囑之于隣國。何耶。處人則明。處已則昏。其齊桓之謂歟。

管仲知易牙豎貂之好惡。其亂政及已之身。能得于君。除之可也。無虧未聞失德。乃棄長而立幼。又不除去豎貂易牙。是明啟作亂之端。而又貽之以柄矣。後五公子之亂。管仲不得辭其咎也。

齊桓雖然稱霸。然生平缺畧處尚多。却便氣驕志滿。思欲封

詐諸侯之尊周齊之力也。齊楚并雄，未見強弱。今齊事楚，實爲禍基。申侯只欲順鄭君一時之心，不慮後來之患。所以濤塗得用其譫，總之申侯貪而愚，貪則惟欲求利，愚則不知慮患。濤塗狡而險，狡則其設謀深險，則其害人毒。此是二人分別處，不可不知。

惠王親受子頹之禍，幾及于危。到自已偏心一動，便欲廢嫡立庶，已是可笑。却反怪諸侯推戴世子，忘齊桓之功，而就乍附之楚，不知是何肺腸。楚之效順，亦齊力也。宰孔說得甚明，惠王豈有不知？只是偏心所蔽，便都不顧耳。

偏愛怒齊，固是惠王不是。然齊桓舉動亦復欠妥。擁戴世子以安儲位，固也。請見請盟，亦已足矣。久留于外，事實可疑。惠

齊桓伐楚一事最是出醜費了許多經營氣力却不曾占得楚人分毫便宜既不能震之以兵威又不能屈之以口舌屈完初次說問諸水濱後次說衆無所用反受其侮最要是盟會一着而八國之君勞師動衆僅與楚之行人大夫一軟辱亦甚矣况旋師未幾楚即動圍許之兵齊人既不能復行征伐又不能責之以詞徒爲楚人所笑耳齊桓至此霸業垂成幸有服楚之虛名便已心滿意足非真有久遠之謀也前叔詹之策楚元曰凡求勝者亦必畏敗真是曉事之言吾子桓仲伐楚之役也亦云轅濤塗與申侯相忌相傾固是小人常態然亦互有巧拙如二人共議說齊侯兵出東方便當二人同說轅濤塗只欲自己居功故獨自進言所以申侯得行其

只等諸侯濟漢便來邀擊謀報八國之兵屯駐陘地子文進曰管仲知兵不萬全不發今以八國之衆逗留不進是必有謀豈料其就謀只欲將事就了事耳當遣使再往探其強弱察其意向或戰或和決計未晚成王曰此番何人可使子文曰屈完既與夷吾識面宜再遣之屈完奏曰缺頁包茅臣前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以解兩國之紛若欲請戰別遣能者屈完說定請成方去成王曰戰盟任卿自我寡人不汝制也屈完乃再至齊軍畢竟齊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祭自爾缺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且昭王南征而不返亦爾故也
爾其何辭屈完對曰周失其綱朝貢廢缺天下皆然豈惟南荆雖
然何茅不入寡君知罪矣敢不共給以承君命若夫昭王不返惟
膠舟之故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敢任咎完將復于寡君言畢麾
車而退管仲告桓公曰楚人崛起未可以口舌屈也宜進逼之乃
傳令大軍同發直至陘山楚地潁川召離漢水不遠管仲下令就
此屯紆不可前行諸侯皆曰兵已深入何不濟漢決一死戰而逗
留于此管仲曰楚既遣使必然有備兵鋒一交不可復解只是怕楚非有
他今吾頓兵此地遙張其勢楚懼吾之衆將復遣使吾因取成焉
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將就了事聊以爲名耳諸侯猶未深信議論
紛紛不一却說楚成王已拜鬬子文爲大將蒐甲厲兵屯于漢南

侯可傳言楚國使臣奉候久矣那人姓屈名完乃楚之公族官拜大夫今奉楚王之命爲行人使于齊師桓公曰楚人何以預知吾軍之至也管仲曰此必有人漏洩消息旣彼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使彼自愧屈可不戰而降矣管仲亦乘車而出與屈完車上拱手屈完開言曰寡君聞上國車徒辱于敝邑使下臣完致命寡君命使臣辭曰齊楚各君其國齊居于北海楚近于南海雖風馬牛不相及也北牡相誘曰風不知君何以涉于吾地敢請其故管仲對曰昔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于齊使召康公名奭賜之命辭曰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周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楚地北至無棣遼西凡有不共王職汝勿赦宥自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復先業爾楚國於南荆當歲貢包茅以助王

夜率領宮眷開門出奔楚國百姓無主卽時潰散豎貂自以爲功
飛報齊侯去訖却說蔡侯至楚見了成王備述豎貂之語成王方
省齊謀傳合簡閱兵車准備戰守一面撤回鬬章伐鄭之兵數日
後齊侯兵至上蔡豎貂謁見已畢七路諸侯陸續俱到一個個躬
率車徒前後來助戰軍威甚壯那七路

宋桓公御說魯僖公申陳宣公杵臼衛文公燬鄭文公捷曹昭
公班許穆公新臣

連王伯齊桓公小白共是八位內許穆公抱病力疾率師先到蔡
地桓公嘉其勞使序于曹伯之上是夜許穆公薨齊侯留蔡三日
爲之發喪命許國以侯禮葬之七國之師望南而進直達楚界只
見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停車道左磐折而言曰來者可是齊

陳衛曹許之君俱要如期起兵名爲討蔡實爲伐楚明年爲周惠王之十三年春正月元日齊桓公朝賀已畢便議討蔡一事命管仲爲大將率領陽朋賓須無鮑叔牙公子開方豎人貂等出車三百乘甲士萬人分隊進發太史奏七日出軍上言豎貂請先率一軍這等人如何可潛行掠蔡就會集各國車馬桓公許之蔡人恃楚全不設備直待齊兵到時方纔斂兵設守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喝令攻城至夜方退蔡穆公認得是豎貂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受其恩惠蔡姬退回又是他送去的曉得是宵小之輩乃于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求其緩兵豎貂受了遂私將齊侯糾合七路諸侯先侵蔡後伐楚一段軍機備細洩漏於蔡不日各國軍到將蔡城蹂爲平地不如及早逃遁爲上使者回報蔡侯大驚當

楚爲虐天下稱爲荆舒不可不討桓公曰寡人當先取舒國以剪
楚翼乃因寫一書付於徐子徐與舒近徐嬴嫁爲齊桓公第二夫
人有婚姻之好一向歸附於齊故桓公以舒事囑之徐果引兵襲
取舒國桓公卽命徐子屯兵舒城以備緩急江黃二君各守本界
以俟調遣其後管仲死楚果興師先滅黃繼滅江齊俱不能救方知管仲先見魯僖公遣季友至齊
謝罪稱有邾莒之隙不得共邢衛之役今聞會盟江黃特來申好
嗣有征伐願執鞭前驅桓公大喜亦以伐楚之事密與訂約時楚
兵再至鄭國鄭文公請成以紓民禍大夫孔叔曰不可齊方有事
於楚以我故也人有德于我棄之不祥宜堅壁以待之於是再造
使如齊告急桓公授之以計使揚言齊救卽至以緩楚至期或君
或臣率一軍出虎牢於上蔡取齊等候協力攻楚於是遍約宋魯

止之姬知公畏水故蕩其舟水濺公衣公大怒曰婢子不能事君
乃遣豎貂送蔡姬歸國蔡穆公亦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
其妹更嫁于楚國爲楚成王夫人一國之君端喜娶再醮之婦爲夫人何也桓公深恨
蔡侯故管仲言及之桓公曰江黃二國江今九江黃今黃州俱姬姓國不堪楚暴
遣使納款寡人欲與會盟伐楚之日約爲內應何如管仲曰江黃
遠齊而近楚一向服楚所以僅存今背而從齊楚人必怒怒必加
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阻道路之遙不救則乖同盟之義况中國諸
侯五合六聚儘可成功何必借助最爾管子全在利害上講未爲盡善不如以好
言辭之桓公曰遠國慕義而來辭之將失人心桓公之言亦只說得半邊管仲
曰君但識吾言于壁異日勿忘江黃之急也桓公遂與江黃二君
盟會密訂伐楚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爲期二君言舒偃姓國今舒城人助

當縛鄭伯以獻成王壯其言許之乃拜鬬廉爲大將鬬章副之共率車四百乘重望鄭國殺來史臣有詩云

荆襄自帝勢炎炎

蠶食多邦志未厭

溱洧何辜三受伐

解懸只把霸君瞻

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復遣人如齊請救管仲進曰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于百姓大義布于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君若救鄭不如伐楚伐楚必須大合諸侯觀此數語便知齊有畏桓公曰大合諸侯楚必爲備可必勝乎管仲曰蔡人得罪楚之心桓公欲討之久矣楚蔡接壤誠以討蔡爲名因而及楚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先時蔡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爲第三夫人一日桓公與蔡姬共登小舟遊于池上採蓮爲樂蔡姬戲以水灑公公

隊自率前隊先行鬪廉率後隊接應却說鬪章銜枚臥鼓悄地侵
入鄭界恰遇聃伯在界上點閱車馬聃伯聞有寇兵正不知何國
敵兵來去俱不得知慌忙點兵在界上迎住廝殺不期鬪廉後隊
如此將官要他何用鬪章在界上迎住廝殺不期鬪廉後隊
已到反抄出鄭師之後腹背夾攻聃伯力不能支被鬪章只一鐵
簡打倒雙手拿來此等無用之人鬪廉乘勝掩殺鄭兵折其大半鬪
章將聃伯上了囚車便欲長驅入鄭鬪廉曰此番掩襲成功且圖
免死敢僥倖從事耶乃卽日班師鬪章歸見楚成王叩首請罪奏
曰臣回軍是誘敵之計非怯戰也成王曰既有擒將之功權許准
罪但鄭國未服如何撤兵鬪廉曰恐兵少不能成功懼蔡國威成
王怒曰汝以兵少爲辭明爲怯敵今添兵車二百乘汝可再往若
不得鄭成休見寡人之面鬪廉奏曰臣願兄弟同往若鄭不投降

不足以攝衆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恥之子父對曰齊侯經營
伯業於今幾三十年矣彼以尊王爲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鄭居
南北之間爲中原屏蔽王若欲圖中原非得鄭不可成王曰誰能
爲寡人任伐鄭之事者大夫鬬章願往成王與車二百乘長驅至
鄭却說鄭自純門受師以後日夜隄防楚兵探知楚國興師鄭伯
大懼卽遣大夫聃伯率師把守純門使人星夜告急于齊齊侯傳
檄大合諸侯于櫟音類齊地將謀救鄭鬬章知鄭有準備又聞齊救將
至恐其失利至界而返楚成王大怒解佩劍與鬬廉使卽軍中斬
鬬章之首鬬廉乃鬬章之兄也旣至軍中且隱下楚王之命密與
鬬章商議欲免國法必須立功方可自贖鬬章跪而請教鬬廉曰
鄭知退兵謂汝必不驕來若疾走襲之可得志也鬬章分軍爲二

得志而去桓公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尚可居否叔顏曰百
何嘗疲來桓公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尚可居否叔顏曰百
姓逃難者大半在夷儀地方邢願遷夷儀以從民欲肯從民欲桓
公乃命三國各具版築築夷儀城使叔顏居之更爲建立朝廟添
設廬舍牛馬粟帛之類皆從齊國運至充牣其中邢國君臣如歸
故國懽祝之聲徹耳按邢後輔狄伐衛遂爲衛文公所滅事畢宋曹欲辭齊歸國桓
公曰衛國未定城邢而不城衛衛其謂我何諸侯曰惟霸君命桓
公傳令移兵向衛凡畚插之屬盡攜帶隨身衛文公燬遠遠相接
桓公見其大布爲衣大帛爲冠不改喪服惻然久之乃曰寡人藉
諸君之力欲爲君定都未審何地爲吉文公燬曰孤已卜得吉地
在于楚邱但版築之費非亡國所能辦耳桓公曰此事寡人力任
之卽日傳令三國之兵俱往楚邱興工復運門材重立朝廟謂之

公用其謀托言待魯邾兵到乃屯兵于聶北遣謀打探邾狄攻守消息史臣有詩譏管仲不且茲邾衛乃霸者養亂爲功之謀也詩云

救患如同解倒懸

提兵那可復遷延

從來霸事遜王事

功利偏居道義先

話說三國駐兵聶北約及兩月狄兵攻邾晝夜不息邾人力竭潰圍而出謀報方到邾國男女填湧而來計其殺傷當復不少俱投奔齊營求救內一人哭倒在地乃邾侯叔顓也桓公扶起慰之曰寡人相援不早以致如此罪在寡人當請果公曹伯共議驅逐狄人卽日拔寨都起狄主聶瞞擄掠滿欲無心戀戰聞三國大兵將至放起一把火望北飛馳而去比及各國兵到只見一派火光狄人已遁正是

其國正未艾也管仲進曰今留戍勞民不如擇地築城一勞永逸

桓公以為然正欲糾合諸侯同役忽邢國馬公第四子所封今邢臺縣遣人告

急言狄兵又到本國勢不能支伏乞救援桓公問管仲曰邢可救

乎管仲對曰諸侯所以事齊謂齊能拯其災患也不能救衛又不

救邢霸業隕矣桓公曰然則邢衛之急孰先管仲對曰俟邢患既

平因而城衛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即傳檄宋魯曹邾各國合

兵救邢俱于聶北地取齊宋曹二國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方張

邢力未竭敵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邢

不支狄必潰狄勝邢必疲驅疲狄而援潰邢所謂力省而功多者

也待其兩疲而驅狄以援邢庶為得計俟邢之既潰而存之則功雖多而力不省狄既勝邢而驅之狄雖去而不會挫其銳則功

雖省而功不多况狄勝而邢潰則邢之府庫穀帛皆盡十狄狄桓桓

欲已耐何疲之有後來中國屢有狄患齊桓不得辭其咎也

宗廟若器用不具皆寡人之過也乃遣以良馬一乘四馬祭服五

稱全副

牛羊豕鷄狗各三百隻文以魚軒魚足贈其夫人兼美錦

三十端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送之並致門材使立門戶公子

燬至漕邑宏演之從人同折足小內侍俱到備述納肝之事公子

燬先遣使具棺往熒澤收殮一面為懿公戴公發喪追封宏演錄

用其子以旌其忠諸侯重齊桓公之義多有弔賻時周惠王十八

年冬十二月也其明年春正月衛侯燬改元是為文公繼有車三

十乘寄居民間甚是荒涼文公布衣帛冠蔬食菜羹

肅文固是賢君然當此時

即欲奢侈亦不能也

早起夜息撫安百姓人稱其賢公子無虧辭回齊國留

甲士三千人協戍漕邑以防狄患無虧回見桓公言衛燬草創之

狀并述宏演納肝之事桓公嘆曰無道之君亦有忠臣如此者乎

宏演對之再拜大哭乃復命於肝前如生時之禮事畢宏演曰主公無人收葬吾將已身爲棺耳囑從人曰我死後埋我於林下俟有新君方可告之遂拔佩刀自剖其腹手取懿公之肝納于腹中這個可以不必然出于呂氏春秋其事須臾而絕從者如言埋掩亦未可全信蓋這等死法于義無取也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察聽新君消息却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登舟甯速收拾遺民隨後趕上至于漕邑點查男女總存得七百有二十人狄人殺戮之多豈不悲哉二大夫相議國不可一日無君其奈遺民太少乃于共滕二邑十抽其三共得四千有餘人連遺民湊成五千之數卽于漕邑創立廬舍扶立公子申爲君是謂戴公宋桓公御說許桓公新臣各遣人致唁戴公先已有疾立數日遂薨甯速如齊迎八子燬嗣位齊桓公曰公子歸自敝邑將守

城百姓奔走落後者盡被殺戮又分兵追逐石祁子保宮脊先行
甯速斷後且戰且走從行之民半懼狄亦將及黃河喜得宋桓公
遣兵來迎備下船隻星夜渡河狄兵方纔退去將衛國府庫及民
間存留金粟之類劫掠一空此來意原是為墮其城郭思可恨極矣
滿載而歸不在話下却說衛大夫宏演先奉使聘陳比及反役衛
已破滅聞衛侯死於熒澤往覓其屍一路看見骸骨暴露血肉狼
籍不勝傷感行至一處見大旆倒于旌澤之傍宏演曰旆在此屍
當不遠矣未數步聞呻吟之聲前往察之見一小內侍折足而臥
此人獨得宏演問曰汝認得主公死處否內侍指一堆血內曰此
不死亦奇

卻主公之屍也吾親見主公被殺為足傷不能行走故臥守於此
欲俟國人來而示之宏演視其屍體俱已零落不全惟一肝完好

熒澤當時遍燐火

可能騎鶴返仙鄉

狄人囚衛太史華龍滑禮孔欲殺之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結之
曰我太史也實掌國之祭祀我先往爲汝白神不然鬼神不汝祐
國不可得也瞽瞍信其言遂縱之登車甯速方戎服巡城望見單
車馳到認是二太史大驚問主公何在曰已全軍覆沒矣狄師強
盛不可坐待滅亡宜且避其鋒甯速欲開門納之禮孔曰與君俱
出不與君俱入八臣之義謂何吾將事吾君于地下遂拔劍自刎
一符見得有華龍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一偶不死得也
理是箇忠臣
是一作要緊事真不可甯速與石祁子商議引著衛侯宮眷及公
失非借口貪生者此也子申乘夜乘小車出城東走華龍滑抱與籍從之國人聞二大夫
已行各各携男抱女隨後逃命哭聲震天狄兵乘勝長驅直入衛

懿公聞歌悶悶不已大夫渠孔用法太嚴人心益離行近勞澤見敵軍千餘左右紛馳全無行次渠孔曰人言狄勇虛名耳誘兵之計也不曉得使來臨卽命鼓行而進狄人詐敗引入伏中一時呼哨而起如天崩地塌將衛兵截做三處你我不能相顧衛兵原無心交戰見敵勢兇猛盡棄車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渠孔曰事急矣請偃大旆君微服下車尚可脫也懿公嘆曰二三子苟能相救以旆爲識不然去旆無益也狐寧一死以謝百姓耳須臾衛兵前後隊俱敗潰夷戰死孔嬰齊自刎而亡狄軍圍益厚于伯中箭墜車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被狄人砍爲肉泥全軍俱沒髡翁有詩云

曾聞古訓戒禽荒

一鶴誰知傾喪邦

悔過之意百姓始稍稍復集狄兵已殺至熒澤

河北頃刻三報石地名

祁子奏曰狄兵驍勇不可輕敵臣請求救于齊懿公曰齊昔日本

命來伐雖然退兵我國並未修聘謝

為何早不聘謝直至今日方纔想起耶

安肯相

救不如一戰以決存亡甯速曰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懿公曰孤

不親行恐人不用心

人之用心與否豈在親行乎

乃與石祁子玉玦使代理國

政曰卿決斷如此快矣與甯速矢使專力守禦又曰國中之事全

委二卿寡人不勝狄不能歸也石甯二大夫皆垂淚懿公分付已

畢乃大集車徒使大夫渠孔爲將于伯副之黃夷爲先鋒孔嬰齊

爲後隊一路軍人口出怨言懿公夜往察之軍中歌曰

鶴食祿民力耕鶴乘軒民操兵狄鋒厲兮不可撓欲戰兮九死

而一生焉今何在兮而我瞿瞿爲此行

久安追平王東遷之後南轡北狄交肆其橫單說北狄主名曰瞽瞍控絃數萬常有迭蕩中原之意及聞齊伐山戎瞽瞍怒曰齊兵遠伐必有輕我之心當先發制之乃驅胡騎二萬伐那姓姬破其國聞齊謀救邢遂移兵向衛時衛懿公正欲載鶴山遊謀報狄人人寇懿公大驚即時斂兵授甲爲戰守計百姓皆逃避村野不肯卽戎懿公使司徒拘執之須臾擒百餘人來問其逃避之故衆人曰君用一物足以禦狄安用我等懿公問何物衆人曰鶴懿公曰鶴何能禦狄耶衆人曰鶴旣不能戰是無用之物君敝有用以養無用百姓所以不服也懿公曰寡人知罪矣願散鶴以從民可乎石祁子曰君亟行之猶恐其晚也懿公果使人縱鶴鶴素受養盛旋故處終不肯去將軍恣士石甯二大夫親往街市述衛

小兒舉動不謂國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子民以充鶴糧又足
君亦然可笑之甚要緊語若不厚斂于民民有飢凍全不撫恤若能撫恤百姓即鶴
亦尚可大夫石祁子乃石碯之後石駘仲之子為人忠直有名與
晚回也密莊子名速同秉國政皆賢臣也二人進諫屢矣俱不聽公子燬
乃惠公庶兄公子碩烝于夷姜而生者即文公也燬知衛必亡托
故如齊齊桓公妻以宗女竟留齊國衛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
之寃即此一句可見國人不自惠公復位之後百姓日夜咒咀若
天道有知必不終于祿位只因急子與壽俱未有子公子碩早死
黔牟已絕惟燬有賢德所以人心俱歸附之及懿公失政公子燬
出奔衛人無不含怨却說北狄胡人今自周太王之時獯鬻已强
盛逼太王遷都于岐及武王一統周公南懲荆舒北膺戊狄中國

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驎也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疎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毛則喜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那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好之俗諺云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弋人百方羅致都來進獻曰苑囿宮庭處處養鶴可止數百有齊高帝咏鶴詩爲証

八風舞遙翮

九野弄清音

一摧雲間志

爲君苑中禽

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于車前號曰鶴將軍這等

笑耶用人不當幾惟不測之殃吾今日念之猶覺有岌岌之勢也

屈原兩番奉使前對齊侯可謂不辱國命後只願盟而不請戰是識得大體者

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嗣位在位九年般樂怠傲不恤國政只是此四字要緊若肯恤國政好鶴尚可不妨也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按浮邱伯相鶴經云

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于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赤食于水故其喙長棲于陸故其足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

不如楚不足以制之若真以僭王猾夏之罪楚必不服責之而不服霸業不成矣故責以包茅令其易于認過但約同列國出兵一番若單只責其包茅又嫌其過千輕易故遠引昭王之事亦爲後來易于轉漕地步耳故管子曰楚必復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已是明明白白情見乎詞矣

齊國賢才頗衆伐蔡討楚事體不爲不重大而衝鋒第一隊却又遣一个豎貂齊桓之不悅甚矣獨怪管子亦在軍中乃不諫阻何耶卒之漏洩軍情使楚得以爲備幸而管子持重措詞有方遂將就取成得以全軍而退倘或不然楚人佯爲不知誘以深入重地而後潛行抄襲不幾喪師辱國爲天下

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情或關門戶或關面顏或再甚而有闕于身家性命此其難處固不止仕伯子小怨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慧心施妙策不銖兩費而事遂脫然此其功固不止仕伯子向之居間也而有事者不曰吾理之本長則曰他人必將更易也不惟無功或且得罪焉故居間者相燭皆故困之而後解之于以取名而索賄子曰觀其然然而無可奈何也齊桓管仲之于邢衛殆亦前賢之智也然瘍醫居間之計不過損于人而遷邢存衛及春秋以爲中國憂是皆并損于已者也然則齊桓管子之計其尙出于瘍醫居間下哉齊桓責楚之言歷來議論亦一大約齊雖主盟中國兵力終

我也卽其親若友無不曰某某之才力不常也而不知其所損固已多矣。倘有重疾或爲疥瘡或爲腫毒或再甚而爲癰疽此其難治固不止什伯于小癰也而有人焉于其初時出妙方施妙藥不旬數日而病遂霍然此其功固不止什伯于向之瘍醫也而病者不曰病小不足爲則曰天地神祇之我祐也不惟無功或反得罪焉故醫者相傳皆故困之而後救之于以取名而索賄子心知其然然而無可柰何也。今之居閒者人有小怨召而謫焉論其才力非不能說之使解也而彼則姑待之或反加撻道焉俟其爭訟角鬪煩擾不可耐乃徐爲之兩和而平處于以邀美名而索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排解也而有事者亦從而感之曰實有大益于我

戎之役獨任其勞深入險遠之地連馘二國之君卒能闢地而安華則兵力非有不足也救邢之役有宋曹合兵有邢爲內應若用其謀力狄豈果不可勝哉挫其鋒而折其氣彼來有所傷而去無所得申中國之威沮狄人之計亦可希數世之安也乃計不出此而恣狄以潰邢邢潰則狄人之所欲得焉雖能驅之使遁而兵鋒未挫銳氣未降旣無所懲于前安望其戒于後哉徒以敝中國而飽貪夷吾未見其計之得也今之瘍醫人凡有小癰召使視之論其才力非不能散之使消也而彼則姑養之或反投毒劑焉俟其潰爛痛楚困頓不可忍乃徐爲之定痛而生肌于以邀美名而完重謝且以號于人曰非我莫能奏功也病家亦從而稱之曰實有大造于

鶴糧既要重斂自然不恤民之飢凍到有事時教他拚命出力効死疆場何可得也故衛懿公之身死國亡不怪其好鶴只怪其好鶴而不恤民耳若人君有恤民之心卽偶有所好民亦樂于供給又何怨毒之有

衛懿好鶴重斂而不恤民固有死亡之道然在列國中比較起來却還不算已甚似不應至于如此大約衛朔賊殺兩兄致父驚死旣抗王入國又助逆親犯王城罪大惡極天欲滅其嗣故報之于其子使受此慘禍也吁可畏哉

已知衛有狄人之難而不往救出救邢之軍而故緩其斯邢衛之潰亡齊桓不得無罪然遷邢封衛實齊爲之倡不吝財貨不辭勞苦卒存二國而又安之其功亦不可泯也齊兵伐

聞皇子之言也豎貂乃服時周惠王十七年秋八狄國今山東濟南府有樂安城

是侵犯邢邦國姪姓又移兵伐衛衛懿公使人如齊告急諸大夫請

救之桓公曰伐戎之役瘡痍未息且俟來春救兵如救火豈有等

露出馬脚來了合諸侯往救可也其冬衛大夫甯速至齊言狄已破衛殺

衛懿公今欲迎公子燬為君齊侯大驚曰不早救衛孤罪無辭矣

不知狄如何破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人君不可有偏好有偏好多致有碍於國何也蓋君之所恃

以安固者民心也一有偏好則有損於民有損於民則有碍

於國矣只看衛懿公便是榜樣只因好鶴便重斂于民以充

曰有之亦有問象邱有寧音嶧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桓公曰

汝試言委蛇之狀對曰夫委蛇者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

冠其為物也惡聞轟車之聲聞則捧其首而立若是這等個樣子

此不輕見見之者必霸天下又好在此句對訂之藥也桓公輾音輾音然而笑不覺

起立曰此正寡人之所見也於是頓覺精神開爽不知病之何往

矣桓公曰子何名對曰臣名皇子齊西鄙之農夫也桓公曰子可

留仕寡人遂欲爵為大夫阜子固辭曰公尊王室攘四夷安中國

撫百姓使臣常為治世之民不妨農務足矣不願居官桓公曰高

士也真是高上賜之粟帛命有司復其家復重賞管仲豎貂曰仲

父不能言而皇子言之仲父安得受賞乎桓公曰寡人聞之任獨

者暗任與者明人二句能配天下後世多少愚微仲父寡人固不得

大夫問疾桓公召管仲與之言見鬼寡人心中畏惡不能出口仲
父試道其狀管仲不能答曰容臣詢之豎貂在傍笑曰臣固知仲
父之不能言也桓公病益增管仲憂之縣書於門如有能言公所
見之鬼者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有一人荷笠懸鵲音純而來求
見管仲管仲揖而進之其人曰君有恙乎管仲曰然其人曰君病
見鬼乎管仲又曰然其人曰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管仲曰子能
言鬼之狀否吾當與子共家言以家分之其人曰請見君而言之管仲
見桓公于寢室桓公方累重裯而坐使兩婦人摩背兩婦人提足
豎貂捧湯立而候飲管仲曰君之病有能言者臣已與之俱來君
可召之桓公召入見其荷笠懸鵲心殊不喜遽問曰仲父言識鬼
者乃汝乎對曰公則自傷耳鬼安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否對

之曰哀故曰哀姜後八年信公以莊公無配仍附哀姜于太廟耻
乃過厚之處却說齊桓公自救燕定魯以後威名愈振諸侯悅服
桓公益信任管仲專事飲獵爲樂一日獵于大澤之陂豎貂爲御
車馳馬驟較射方懽桓公忽然停目而視半晌無言若有懼容豎
貂問曰君瞪目何所祝也桓公曰寡人適見一鬼物其狀甚怪而
可畏良久忽滅殆不祥乎豎貂曰鬼陰物安敢晝見桓公曰先君
田姑焚而見大豕是亦晝也汝爲我亟召仲父豎貂曰仲父非聖
人烏能悉知鬼神之事桓公曰仲父能識俞見何謂非聖豎貂曰
君前者先言俞見之狀仲父因逢君之意飾美說以勸君之行也
君今但言見鬼勿洩其狀如仲父言與君合則仲父信聖不欺矣
桓公曰諾乃趨駕歸心懷疑懼是夜遂大病如瘡明日管仲與諸

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手文徵異已褒功

孟叔如何亦並封

亂世天心偏助逆

三家宗裔是桓公

話說齊桓公知姜氏在邾謂管仲曰魯桓閔二公不得令終皆以

我姜之故

謂文姜哀姜

若不行討魯人必以為戒姻好絕矣管仲曰女

子既嫁從夫得罪夫家非外家所得討也君欲討之宜隱其事桓

公曰善乃使豎貂往邾送姜氏歸魯姜氏行至夷

齊地今萊州府高密縣

宿

館舍豎貂告姜氏曰夫人與弑二君齊魯莫不聞之夫人即歸何

而自見太廟乎不如自裁猶可自蓋也

蓋謂掩醜

姜氏聞之閉門天泣

至半夜寂然豎貂啓門視之已自縊死矣豎貂告夷宰使治殯事

飛報僖公僖公迎其喪以歸葬之成禮曰母子之情不可絕也謚

勝唱凱還朝僖公親自迎至于郊立爲上相賜費邑爲之采地季友奏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公之孫臣以社稷之故鳩叔牙縊慶父大義滅親誠非得已今二子俱絕後而臣獨叨榮爵受大邑臣何顏見桓公于地下僖公曰二子造逆封之得無非典季友曰二子有逆心無逆形且其死非有刀鋸之戮也宜並建之以明親親之誼僖公從之乃以公孫敖慶父之子繼慶父之後是爲孟孫氏慶父字仲後人以字爲氏本曰仲孫因諱慶父之惡改爲孟也孟孫氏食采于成今在兗州府寧陽縣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爲叔孫氏食采于郕在今東平府季友食采于費在今兗州費縣加封以汶陽之田是爲季孫氏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並執魯政謂之三桓是日魯南田無故自崩立後可也并執魯政失賞罰識者以爲高而忽傾異之經矣城門自崩天示儆也

刀相贈謂曰此刀名曰孟勞長不滿尺鋒利無比叔父寶之季友
懸于腰褱之間謝恩而出行至鄆地魯邑公子嬴孥列陣以待季
友曰魯新立君國事未定若戰而不勝人心動搖矣莒孥貪而無
謀吾當以計取之乃出陳前請嬴孥面話因謂之曰我二人不相
悅士卒何罪聞公子多力善搏友請各釋器械與公子徒手賭一
雌雄何如嬴孥曰甚善兩下約退軍士就于戰場放對一來一往
各無破綻約鬪五十餘合季友之子行父時年八歲友甚愛之俱
至軍中時在傍觀鬪見父親不能取勝連呼孟勞何在又是二個八歲孩子
真是季友忽然醒悟故意賣箇破綻讓嬴孥趕入一步季友畧一
轉身于腰間拔出孟勞回手一揮連眉帶額削去天靈蓋半邊刀
無血痕真寶刀也莒軍見主將虜倒不待交鋒各自逃命季友全

紹會受賂相好乃自邾如齊齊疆吏素知慶父之惡不敢擅納如如此君相可乃寓居于汶水之上恰好公子奚斯謝齊事畢還至汶水與慶父相見欲載之歸國慶父曰季友必不見容子魚奚斯能爲我代言乞念先君一胙願留性命長爲匹夫死且不朽奚斯至魯復命遂致慶父之言喜公欲許之季友曰使弑君者不誅何以戒後因私謂奚斯曰慶父若自我尚可爲立後不絕世祀也奚斯領命再往汶上欲告慶父而難于啓齒乃於門外號咷大哭慶父聞其聲知是奚斯乃嘆曰子魚不八見而哭甚哀吾不免矣乃解帶自縊於樹而死奚斯乃入而殮之還報僖公僖公嘆息不已忽報莒子遣其弟羸孥領兵臨境聞慶父已死特索謝賂季友曰莒人未嘗擒送慶父安得居功乃自請率師迎敵僖公解所佩寶

之變人心未忘周公不可取也况公子申明習國事季友有勦亂
之才必能安集眾庶不如因而守之桓公曰諾乃命上卿高侯率
南陽齊邑甲士三千人分付高侯相幾而動公子申堪主社稷卽
當扶立爲君以脩隣好不然便可併兼其地高侯領命而行來至
魯國恰好公子申季友亦到高侯見公子申相貌端莊議論條理
心中十分敬重遂與季友定計擁立子申爲君是爲僖公使甲士
幫助魯人築鹿門之城以防邾莒之變季友使公子奚斯隨高侯
至齊謝齊侯定國之功一面使人如莒要假手莒人以戮慶父啖
以重賂却說慶父奔莒之時載有魯國寶器因莒醫以獻于莒子
莒子納之至是復貪魯重賂使人謂慶父曰莒國徧小懼以公子
爲兵端請公子改適他國慶父猶未行莒子下令逐之慶父思豎

却說國人素服季友聞魯侯被殺相國出奔舉國若狂皆怨卜齮而恨慶父是日國中罷市一聚千人先圍卜齮之家滿門遭戮將攻慶父聚者益衆慶父知人心不附欲謀出奔想起齊侯曾藉莒力以復國齊莒有恩可因莒以自說於齊况文姜原有莒醫一脈交情今夫人姜氏卽文姜之姪女有此因緣凡事可托遂微服扮作商人載了僨賄滿車出奔莒國夫人姜氏聞慶父奔莒安身不牢亦想至莒國躲避是不止遊難想左右曰夫人以仲慶父故得罪國人今復聚一國誰能容之季友在邾衆所與也夫人不如適邾以乞憐于季乃奔邾國求見季友季友拒之弗見季友聞慶父姜氏俱出遂將公子申歸魯一面使人告難于齊齊桓公謂仲孫湫曰今魯國無君取之何如仲孫湫曰魯秉禮之國雖遭弑亂一時

卷之五
步可良

不甘特來投公子求於主公前一言慶父屏去從人謂卜齮曰主

公年幼無知雖然不聽子若能行大事我爲子殺慎不害何如卜

齮曰季友在懼不免謂免慶父曰主公有童心嘗夜出武闥宮中

名遊行街市子伏人于武闥候其出而刺之但云盜賊誰能知者

吾以國母姜之命代立爲君逐季友如反掌耳卜齮許諾乃求勇

士得秋亞後以利匕首使伏武闥閤公果夜出秋亞突起刺殺閤

公左右驚呼擒住秋亞卜齮領家甲至奪去慶父殺慎不害於家

仍是弑子季友聞變夜叩公子申之門蹴之起告以慶父之亂兩

人同奔邾國今兗州府鄒縣避難髯翁有詩云

子般遭弑閤公戕操亦當時誰主張

魯亂盡繇宮闈起娶妻何必定齊姜

仲孫曰此治國之器也囑季友善視之因勸季父且除慶父季友伸一掌示之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曰湫當言于吾君倘有緩急不敢坐視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仲孫曰苟公子能忠于社稷寡君亦受其賜豈惟湫乎固辭不受慶父悚懼而退仲孫辭閔公歸謂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桓公曰寡人以兵去之何如仲孫曰慶父兇惡未彰歸罪畱人故也討之無名臣觀其志不安于爲下必復有變乘其變而誅之此伯王之業也桓公曰善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只爲閔公是齊侯外甥況且季友忠心相輔不敢輕動忽一日閭人報大夫小齒音以相訪慶父迎進書房見小齒怒氣勃勃問其來意小齒訴曰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田庄相近被慎不害用強奪去我去告訴主公主公偏護師傅反勸我讓他以此

公子啟為君時年八歲是為閔公閔公乃叔姜之子叔姜是夫人

姜氏之姊也閔公為齊桓公外甥閔公內畏哀姜外畏慶父欲借

外家為重故使人訂齊桓公會于落姑之地齊地閔公牽桓公之衣

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八歲小兒即知如此可謂早慧矣有才無祿甚是可憐垂淚不止桓

公曰今者魯大夫誰最賢閔公曰惟季友最賢今避難陳國桓公

公曰何不召而復之閔公曰恐慶父見疑全不似小兒說話遭試可憐桓公曰

但出寡人之意誰敢違者乃使人以桓公之命召季友于陳閔公

次于郎地候季友至郎並載歸國立季友為相托言齊侯所命不

敢不從時周惠王之六年魯閔公之元年也是冬齊侯復恐魯之

君臣不安其位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且窺惡父之動靜閔公見

了仲孫湫流涕不能成語後見公子申與之談論魯事甚有條理

匹夫可制

觀此語可知輕出之非

汝何不報之於黨氏吾爲汝主犖曰苟公

子相助敢不如命乃懷利刃寅夜奔黨大夫家時已三更踰牆而

入伏于舍外至天明時小內侍啟門取水圉人犖直入寢室于般

方下床穿履驚問曰汝何至此犖曰來報去年鞭背之恨耳子般

急取床頭劍劈之傷額破腦犖左手格劍右手握刃刺般中脅而

死內侍驚報黨氏黨氏家衆操兵齊來攻犖犖因腦破不能戰破

衆人亂砍爲泥李友聞子般之變知是慶父所爲恐及于禍乃出

奔陳國以避難慶父佯爲不知歸罪於圉人犖滅其家以解說于

國人夫人姜氏欲遂立慶父慶父曰二公子

謂申與啟猶在不盡殺絕

未可代也姜氏曰當立申乎慶父曰申年長難制不如立啟乃爲

子般發喪假訃告爲名親至齊國告以子般之變納賄于豎貂立

器叔牙私于其兄不可聽之臣當以死奉般莊公黜首遂不能言
季友出宮急命內侍傳莊公口語使叔牙待于大夫鍼季之家卽
有君命來到叔牙果往鍼氏鍼氏丞友乃封鴆酒鴆音朕鳥羽甚毒以漬酒殺人一瓶
使鍼季毒死叔牙復手書致牙曰君有命賜公子死公子飲此而
死子孫世不失其位不然族且滅矣叔牙猶不肯服鍼季執耳灌
之須臾九竅流血而死史官有詩論鳩牙之事曰

周公誅管安周室

季友鳩牙靖魯邦

爲國滅親真大義

六朝底事忍相戕

是夕莊公薨季友奉公子般主喪論國人以明年改元各國遣弔
自不必說至冬十月子般心外家黨氏之恩聞外祖掌篋病死往
臨其喪慶父密召圉人聲謂曰汝不記鞭背之恨乎夫蛟龍離水

公子般亦在梁氏觀雲聞歌聲出看見圉人犂大怒命左右擒下

鞭之三百

意思是吃醋然却說不出來

血流滿地犂再三哀求乃釋之公子般訢

之于莊公莊公曰犂無禮便當殺之不可鞭也犂之勇捷天下無

比鞭之必懷恨子深矣原來圉人犂有名絕力曾登稷門

魯南城門

樓飛身而下及地復湧身一躍遂手攀樓屋之角以手撼之樓俱

震動莊公勸殺犂亦畏其勇故也子般曰彼匹夫耳何慮焉圉人

犂果恨子般遂投慶父門下次年秋莊公疾篤心疑慶父故意先

召叔牙問以身後之事叔牙果盛稱庶父之才若主魯國社稷有

賴况一生一及

生謂立子及謂兄亡弟及

魯之常也庶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

友問之季友對曰君與孟任有盟矣旣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莊

公曰叔牙勸寡人立慶父何如季友曰慶父殘忍無親非人君之

不甚寵愛

這等看來魯莊之公子慶父生得魁偉軒昂姜氏看上

了他

到是他陰使內侍往來通語遂與慶父私通情好甚密因與

叔牙爲一黨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爲君叔牙爲相髯翁有詩云

淫風鄭衛只尋常

更有齊風不可當

堪笑魯邦偏締好

交姜之後又哀姜

莊公三十一年一冬無雨欲行雩祭祈禱先一日演樂于大夫梁

氏之庭

梁子

梁氏有女色甚美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爲

夫人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而觀演樂

梯牆觀樂小家子氣

圉人

養馬子

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立于牆下故作歌以挑之歌曰

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不能踰牆願同翼羽兮

化爲鴛鴦

臺即地於臺上窺見黨氏之女孟任容色姝麗使內侍召之孟任

不從莊公曰苟從我當立汝為夫人也孟任請立盟誓莊公許之

孟任遂割臂血誓神與莊公同宿于臺上遂載回宮則為妾這等

來法如何歲餘生下一子名般莊公欲立孟任為夫人請命于母

文姜文姜不許必欲其子與母家聯姻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為

婚只因姜氏年幼直待二十歲上方纔娶歸所以孟任雖未立為

夫人那二十餘年却也權主六宮之政位號雖不曾得却享了此

及姜氏入魯為夫人孟任已病廢不能起未幾卒以妾禮葬之姜

氏久而無子其娣叔姜從嫁生一子曰啟先有妾風氏乃須臾子

小國之女生一子名申風氏將申托于季友謀立為嗣季友曰子

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為夫人莊公念是殺父仇家外雖禮貌心中

人榮也信然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蓋身重而
宜自愛也子般之臨喪閔公之夜出先已不知自愛矣卒遭
弑逆之禍後人可不戒哉

管子之博物而不能知取水之法陽朋知之不能知委蛇之
狀皇子知之可見學問無窮桓公曰任獨者暗任衆者明雖
是爲管子蓋羞然却亦是至理

話說公子慶父字仲魯莊公之庶兄其同母弟名牙字叔則莊公
之庶弟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成一友字文遂以
爲名字季謂之季友雖則兄弟三人同爲大夫一來嫡庶之分二
來惟季友最賢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莊公卽位之三年曾遊郎

時魯莊公三十二年周惠王之十五年也是年秋八月魯莊公夢
魯國大亂要知魯事如可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魯莊只因有孟任一段姻緣故應承齊女之婚好讓孟任署
印耳只是娶了姜氏既不寵愛又不加意防閑以致通于慶
父釀成禍亂魯莊之混帳沒分曉此又其一事也

有力而悍與好男無禮之人皆不可親近而又不可種仇慮
其有變也況種之仇而又近之乎蜀先主戒張桓侯曰卿好
鞭撻健兒而使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觀魯般之被弑子圍

不覺送入齊界去燕界五十餘里桓公曰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
外寡人不可無禮于燕君乃割地至所送之處界燕此是齊桓公
能以為謝過之意燕伯吾餅不允只得受地而遠在其地築城名
曰燕留地今在滄州言留齊侯之德于燕也燕自此西北增地五
百里東增地五十餘里始為北方大國諸侯因桓公救燕又不貪
其地莫不畏齊之威感齊之德史官有詩云

千里提兵治犬羊

要將職貢達周王

休言黷武非良策

尊攘須知定一匡

桓公還至魯濟魯莊公迎勞于水次極厚稱賀桓公以莊公親厚
持分二戎肉獲之半以贈魯這只是人情好看耳然莊公知管仲
有采邑名曰小穀在魯界首乃發丁夫代為築城以悅管仲之意

涉千里幸而成功令支孤竹一朝殄滅闕地五百里然寡人非能
越國而有之也請以益君之封燕莊公曰寡人藉君之靈得保宗
社足矣敢望益地惟君建置之桓公曰北垂僻遠若更立夷種必
然復叛君其勿辭東道已通勉脩先公之業貢獻王周長爲北
藩寡人與有榮施矣說得明處得當歸到尊周方是壤夷木意不然只是與鄰邦効力耳燕伯乃不
敢辭桓公卽無祿城大賞三軍以無終國有助戰之功命以小泉
山下之田畀之小泉山今在王田縣東北虎賁斑拜謝先歸桓公休兵五日而
行再渡卑耳之溪於石壁取下車輶整頓停富綏綏而行見令支
一路荒煙餘燼不覺慘然謂燕伯曰我主無道殃及草木不可不
戒鮑叔牙自葵茲關來迎桓公曰餉饋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分
付燕伯設成葵茲關遂將齊兵撤回燕伯送桓公出境戀戀不舍

報言齊兵已到將城門圍住黃花不意齊兵卽至大喫一驚驅率軍民登城守望延至半夜城中四五路火起黃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虎兒斑率十餘人逕至南門將城門砍開放豎紹軍馬入來黃花知事不濟扶答里呵上馬覓路奔走聞北路無兵乃開北門而去行不二里但見火把縱橫被聲震地王子成父和隰朋兩路軍馬殺來開方豎紹虎兒斑得了城池亦各統兵追襲黃花元帥死戰良久力盡破殺答里呵爲王子成父所獲元律古死於亂兵之中至天明迎接桓公入城桓公數答里呵助惡之罪親斬其首懸之北門以警戎夷安撫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桓公十分嘆息卽命錄其忠節待回國再議恤典燕莊公聞齊侯兵勝入城亦自圃子山飛馬來會稱賀已畢桓公曰寡人赴君之急跋

守令人四面放火乘亂殺出直退回團子山下寨再說齊桓公大
軍出了迷谷行不十里遇見一枝軍馬使人探之乃公孫陽朋也
於是令兵一處逕奔無棣城來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携幼紛紛行
走管仲使人問之答曰孤竹主逐去燕兵已回城中吾等向避山
谷今亦歸并里耳管仲曰吾有計破之矣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
士數人假扮做城中百姓隨著衆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舉火爲
應虎兒斑依計去後管仲使豎貂攻打南門連摯攻打西門公子
開方攻打東門只留北門與他做走路却教王子成父和隰朋分
作兩路埋伏于北門之外只等答里呵出城截住擒殺管仲與齊
桓公離城十里下寨時答里呵方救滅城中之火招回百姓復業
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以備廝殺是夜黃昏時後忽聞砲聲四舉

蟻能知水馬知途

異類能將危困扶

堪笑淺夫多自用

誰能舍已聽忠謨

再說黃花元帥引齊將高黑先行逕走陽山一路高黑不見後隊
大軍來到教黃花暫住等候一齊進發黃花只顧催趲高黑心疑
勒馬不行被黃花執之來見孤竹主答里呵黃花瞞過殺密盧之
事只說密盧在馬鞭山兵敗被殺臣用詐降之計已誘齊侯大軍
陷于旱海又擒得齊將高黑在此聽憑發落答里呵謂高黑曰汝
若投降吾當重用高黑睜目大罵曰吾世受齊恩安肯臣汝犬羊
哉又罵黃花汝誘吾至此我一身死不足惜吾主兵到汝君臣國
亡身死只在早晚教你悔之無及黃花大怒拔劍親斬其首真忠
臣也答里阿再整軍容來奪無棣城趙莊公因兵少城空不能固

隨各軍士各各敲金擊鼓一來以屏陰氣一來使各隊聞聲來集
只見天昏地慘東西南北茫然不辨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風息
霧散空中現出半輪新月衆將聞金鼓之聲追隨而至屯扎一處
挨至天曉計點衆將不缺止不見隔朋一人共軍馬七斲八續損
折無數幸而隆冬閉蟄毒蛇不出軍聲喧鬧猛獸潛藏這等去處亦有大幸
不然雖俛萬全也不然真箇不死帶傷所存無幾矣管仲見山谷險惡絕
無人行急教尋路出去奈東冲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桓公心
下早已著忙管仲進曰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
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宜可得
路也又是博物之說所桓公依其言取老馬數匹縱之先行委委
以君子貴博物也曲曲遂出谷口髡翁有詩云

首投于帳下乞收爲小卒情願率本部人馬爲嚮道追趕國主以
効微勞桓公見了密盧首級不辭不信卽用黃花爲前部引大軍
進發直抵無棣果是個空城益信其言爲不謬誠恐答里呵去遠
止留燕莊公兵一支守城其餘盡發連夜追襲黃花請先行探路
桓公使高黑同之大軍繼後已到砂磧桓公催軍速進行了許久
不見黃花消息看看天晚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千重慘
霧冷淒淒數群啼鬼亂颯颯幾陣悲風寒氣逼人毛骨俱悚狂風
刮地人馬俱驚軍馬多有中惡而倒者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
仲謂桓公曰臣久聞北方有旱海是極利害之處恐此是也何不早些
探聽幾陷于危傾不可前行桓公急教傳令收軍前後隊已自相
探不明之故也公帶來火種遇風卽滅吹之不燃管仲保着桓公帶轉馬頭急走

黃花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齊侯如何肯信若使成功主
公亦必不加罪遂至馬鞭山來見密盧却說密盧正與齊兵相持
未決且喜黃花救兵來到欣然出迎黃花出其不意卽于馬上斬
密盧之首速買大怒綽刀上馬來鬪黃花兩家軍兵各助其主自
相擊鬪互有殺傷速買料不能勝單刀獨馬逕奔虎兒斑營中投
降虎兒斑不信叱軍士縛而斬之可憐分支國君臣只因侵擾中
原一朝俱死于非命豈不哀哉史官有詩云

山有黃臺水有濡

周圍百里令支居

燕山鹵獲今何在

國滅身亡可嘆吁

黃花元帥并有密盧之衆直奔齊軍獻上密盧首級備言國主領
國逃去砂磧與外國借兵報仇臣勸之投降不聽今自斬密盧之

之講和可不戰而退

雖是官報私佚計
策却未嘗不是

答里呵曰密盧窮而歸我

何忍賣之宰相兀律古進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爲功答里呵問

何計兀律古曰國之北有地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之地

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之於此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

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沙刮

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谷路紆曲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

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

整頓軍馬坐待其敝豈非妙計答里呵曰齊兵安肯至彼乎兀律

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

孤竹之
東南

令城中百姓俱到山谷避兵

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于齊侯只說吾主逃往砂磧借兵彼必

來追趕墮吾計矣黃花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千人依計而行

馬被齊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單騎奔逃將近團子山見兵馬如林都打著齊燕無終三國旗號乃是竇須無等涉水而渡先據了團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樵採之人從小路爬山得脫齊桓公大勝進兵至團子山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再議征進却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前哨報道團子山已被齊兵所占只得就馬鞭山屯紮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乘機報仇令人難堪况黃花羞慙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方借力于彼更是不該黃花羞慙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之漏蹄黃花大恨人人要恨不回至無棣城見答里呵請兵報仇答里呵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齊侯所恨在于令支今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于齊君與

莊公接應俱于圍子山下取齊却說答里呵在無棣城中不知齊
兵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
渡慌忙報知城中答里呵大驚卽命黃花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
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連買爲前部黃花元帥曰屢敗之人難與
同事輕薄之言跨馬逕行答里呵謂密盧曰西北圍子山乃東來
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裡隨後也到密盧口雖應
諾却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人人都要
却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住廝殺高
黑戰黃花不過却待要走王子成家已到黃花撇了高黑便與王
子成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齊侯大軍俱到公子
開方在右豎貂在左一齊掩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人

啻丈餘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濶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
公撫掌曰俞兒之兆驗矣燕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
殆神助君侯成功也桓公曰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燕莊公曰過
溪東去先團子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
乃商朝孤竹三君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卽孤
竹國君之都也虎兒斑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一處萬一
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路而行又精密又穩當其精密乃令軍人
伐竹以簾貫之頃刻之間成筏數百留下車輛以爲載筏軍士牽
之下了山頭將軍馬分爲二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
乘筏而渡爲正兵公子開方暨貂隨著齊桓公親自接應賓須無
同虎兒斑引著一軍從左涉水而渡爲奇兵管仲同連摯隨著燕

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狀管仲曰此正臣所製歌詞中俞兒着是也桓公曰俞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俞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見其殆是乎拱楫相逐者欲君往伐也握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教君以向左也髯翁有詩論管仲識俞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

仲父何從識俞兒

豈有異人傳異事

張華博物總堪疑

管仲又曰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卽卑耳溪溪水大而且深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戎王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

人夫唱起歌來你唱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卑耳之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嘆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管仲對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魯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蒹葭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二語說得透徹試看手藝人每用力時口中多作歌唱可見桓公曰仲父通達人情一至於此於是催趲車徒一齊進發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面大小車輛俱壅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有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裡走出一件東西來桓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玄冠赤著兩脚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逐之狀然後以右手握衣竟向

管仲教取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撒人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吡吡剝剝燒得一片聲響真個草木無根狐兔絕影火光透天五日夜不絕火熄之後命鑿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稟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曰戎馬便于驅馳惟車可以制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上山歌曰

山鬼鬼兮路盤盤木濯濯兮頑石如欄雲薄薄兮日生寒我驅車兮上嶮岼風伯爲馭兮俞見操竿如飛鳥兮生羽翰音寒陟彼山巔兮不爲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轢轢兮人吐氣歷幾盤兮頃刻而平地擣彼戎廬兮消烽燧勒勒孤竹兮億萬世

數休兵三日然後起程却說密密盧等行至孤竹見其主答里呵哭
倒在地備言齊兵恃強侵奪我國意欲乞兵報仇答里呵曰俺這
里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這幾日不意你喫了大虧此處有
界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里將竹筏盡行拘回港中齊兵捕翅亦
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殺去卽前管子所云未經挫折必然復來之說也
恢復竹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黃花元帥曰恐彼造筏而渡宜以
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呵曰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
不聽黃花之言再說齊桓公大軍起程行不十里望見頑山連路
怪石差我草木蒙茸竹箒塞路有詩爲証

盤盤曲曲接青雲

怪石差呀路不分

任是胡兒須下馬

還愁石窟有山君

心戀戰保著密盧望東南而走賓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戎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仗牛羊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爲齊有奪還燕國子女不可勝計令支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箠食盡漿迎降于馬首相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得征夷戎人大悅桓公召降戎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孤竹爲隣素相親睦近亦曾遣人乞師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桓公問孤竹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孤竹乃東南大國自商朝便有城郭從此去約百餘里有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孤竹界內但山路險峻難行耳桓公曰孤竹黨山戎爲暴旣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將高黑運乾糧五十車到桓公卽留高黑軍前聽用于降戎中挑選精壯千人付虎兒班帳下以補前損折之

爲龍泉山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打聽得齊軍未嘗之水大駭

曰中國豈有神助耶

不知博物便疑神助

速買曰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

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戰

亦是一策只是不高

彼糧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

管仲使賓須無假托轉回葵茲取糧却用虎兒斑領路引一軍取

芝蔴嶺進發以六日爲期却教牙將連摯曰往黃臺山挑戰以綴

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並不接戰管仲曰以日計之

賓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士卒各負一

囊實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遇塹坑處卽以土囊填

滿大軍直至谷口

發聲喊齊將木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爲無患

托大壞事人總是這兩箇字悞却

日與速買飲酒爲樂忽聞齊軍殺入連州跨馬

迎敵未及交鋒戎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速買知小路有失無

要緊之事回言黃臺山大路已塞斷於管仲乃召夷兒斑問曰尚有別

徑可入否夷兒班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值擣其國

若要尋別徑須從西南打大寬轉繇芝蔴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

數里方是令支與穴

行軍必須審道守正為此等處要緊

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

動耳正商議間才將連鑿與道戎王斷吾汲道軍中之水如何虎

兒斑曰芝蔴嶺一派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載亦自難

往桓公傳令教軍士鑿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陽朋進曰臣

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蛭處掘之軍士各處搜尋並無蟻蛭又來

稟復臣朋曰蟻冬則就暖居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

必于山之陽

都從博物志得來

不可亂掘軍士如其言果於山腰掘得水

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陽朋可謂聖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次

動乃伏兵千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齊兵虎兒斑馬頭到處戎
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卽時勒馬而回密
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望悉力來攻
却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戎兵又大敗
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齊欲進兵必繇黃臺山谷口
而入吾將木石擋斷外面多掘坑塹以重兵守之亦是一策雖有
百萬之衆不能飛越也伏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于濡
水濡水從寨外來若將濡流壅斷彼軍中乏水飲必亂亂則必潰
亦見計無好計不吾因潰而來之無有不勝一面再遣人求救于
可以成助論之孤竹國借兵助戰此萬全之算也密盧大喜依計而行却說管仲
見戎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謀者探聽行軍最
貴哨探

斑救出速買大敗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

有愧色桓公曰勝負常事將軍勿以為意乃以名馬賜之

如此用人那怕

他不出死力

虎兒斑感謝不已大軍東進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

燕莊公結寨于山上王子成父賓須無立二營于山下皆以大車

聯絡為城巡警甚嚴次日令支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

萬餘前來挑戰一連冲突數次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

必是這等方等

得暫

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戎兵漸漸稀少皆下馬臥地口

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今日可雪耻也虎兒斑應諾

車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奔殺出驢明曰恐戎兵有計管

仲曰吾已料之矣即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

右兩路接應專殺伏兵原來山成慣用埋伏之計見齊兵堅壁不

名茲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輜重資糧分

其一半屯聚于茲茲

把穩之甚

令士卒伐木築土爲關留鮑叔牙把守

委以轉運之事

有他把守轉運連我也放心

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遠

要兼程而進却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速買計議速

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冲之可獲全勝

亦說得是可見

戎人未嘗無計

密盧與之三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

只等齊兵到來行事虎斑兒前隊先到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虎

兒班奮勇手持長柄鐵爪鏹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

亦挺大捍刀相迎畧鬪數合速買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

皆應把虎兒班之兵截爲二段虎斑兒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

恰遇齊侯大軍已到王于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

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魯侯望西北進發却說令支子名密

盧蹂躪燕境已及二月擄掠子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

去桓公兵至薊門關今燕地燕莊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

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退戎兵必然又來不經挫折

小懲而大戒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

公請率本國之兵爲前隊一個個出力桓公曰燕方經兵困何忍

復令衝鋒一個個不要出力君姑將後軍爲寡人聲勢足矣燕莊公

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今玉田縣地雖成種不附山戎可以招致

使爲嚮道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陽朋召之無終子卽遣大將

虎兒班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戎人貪利不厚

也使爲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山路逼嶮問于燕伯曰此地

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令支令支音零岐即今永平府遷安縣地亦曰離支

其西爲燕其東南爲齊魯令支界于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

臣不貢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爲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

圖伯遂統戎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通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

住遣人走間道告急于齊齊桓公問于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爲患

南有楚北有戎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可見盟主原不是好做的

卽我不病燕猶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

師過濟水魯莊公迎之于魯濟濟水介齊魯之中西爲魯濟東爲齊濟桓公告以伐

戎之事魯侯曰君剪豺狼以靖北方敝邑均受其賜豈惟燕人寡

人願索敝賦以從一個願去一個願去得是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

君玉趾個不要他去的又是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于君

東周列國志卷之五

以界無終親斬荅里錄恤高黑獎惜叔牙賞當功而罰當罪
仍不失尊周之名盟主之事也不惜割地以成禮不愛國獲
以酬親過而得經厚而不吝也如此行事五霸之中罕有其
匹五霸桓文爲盛齊桓又正于晉文至聖之言固無虛譽而
桓公之所以得至于此其亦漸染于管寧之故歟。

管子一生用兵這次實爲大戰看他處處精密處處謹慎用
計用力無不得宜真是大將之才

管子天下奇才兵法亦所素講而伐戎之役幾乎數陷于危
可見兵之爲事曷可以輕試也哉

老馬識途蟻穴知水俱從博物中得來今人但只工文章每
嗤博物爲無用不知倘遇疑難之事其將何以自全也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五

白下蔡 晏元放甫評點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桓此出事事處置妥當深得盟主之體不愧爲五霸之首如魯願從征則以險遠而不肯勞其跋涉燕人願爲前隊則以方經兵困而不肯令其衝鋒分屯于葵茲委鮑叔牙以轉運安放穩實付托得人也休兵三日汰疲用精恤軍力也不戮降夷一撫慰朕心也追逐山戎直搗孤竹不立夷種以益燕封一勞永逸之計也教燕脩貢長爲周藩小泉之田

四境安堵非可以兵威得志也

未任子文時頗有間隙何不乘而威之管子亦頗失算

且君

新得諸侯非有存亡興滅之德深入人心恐諸侯之兵不爲我用

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動方保萬全桓公曰自我先君報九世之

仇剪滅紀國有其地

國名姜姓地在今東平州

爲紀附庸至今未服寡人

欲并滅之何如管仲曰鄆雖小國其先乃太公之支孫爲齊同姓

滅同姓非義也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

狀鄆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桓公用其策

鄆君果畏懼求降桓公曰仲父之謀百不失一君臣正計議國事

忽近臣來報燕國被山戎用兵侵伐特遣人求救管仲曰君欲伐

楚必先定戎患既熄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畢竟桓公如何服戎

且聽下回分解

王欲改紀楚政與中原抗衡非鬬穀於莧不可百官齊聲保奏必

須此人方稱其職楚王往奏遂拜鬬穀於莧為令尹楚王曰齊用

管仲號為仲父今穀於莧尊顯于楚亦當字之乃呼為子文而不

名周惠王之十三年也子文既為令尹倡言曰國家之禍皆繇君

弱臣強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半納還公家子文先于鬬氏行之

諸人不敢不從又以郢城今荆州府江陵縣兩極湘潭北據漢江形勝之

地自丹陽在南漳非今之丹陽也徙都之號曰郢都治兵訓武選賢任能以

公族屈完為賢使為大夫偏有許多賢才族人鬬章才而有智使

與諸鬬同治軍旅以其子鬬班為申公稱公楚國大治齊桓公

聞楚主任賢圖治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侯之兵伐楚問管仲管

仲對曰楚稱土南海地大兵強周天子不能制今又任子文為政

事迹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兒乃妾所棄也鄖子駭然曰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夫人曰夫君勿罪此兒實吾女與鬬甥所生妾恐汚吾女之名故命侍者棄于夢澤妾聞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外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收養成人名之曰棄官爲后稷遂爲周代之祖此兒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鄖子從之使人收回命其女撫養踰年送其女于楚與鬬伯比成親楚人鄉談呼乳曰穀呼虎曰於菟取乳虎爲義名其子曰穀於菟表字子文今雲夢縣有於菟鄉卽子文生處也穀於菟旣長有安民治國之才經文緯武之略父伯比仕楚爲大夫伯比死穀於菟嗣爲大夫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鬬廉鬬廉辭曰方今與楚爲敵者齊也齊用管仲甯戚國富兵強臣才非管甯之流明矣

却說鬪穀於菟之祖曰鬪若敖娶鄆子之女鄆在德安府安陸縣生鬪伯比

若敖卒伯比尚幼隨母居于鄆國往來宮中鄆夫人愛之如子鄆

夫人有女與伯比爲表兄妹之親自小宮中作伴遊耍長亦不禁

遂成私情鄆女有孕鄆夫人方纔知覺乃禁絕伯比不許入宮使

其女詐稱有病屏居一室及期已滿產下一子鄆夫人潛使侍人

用衣服包裹將出宮外棄于夢澤之中意欲瞞過鄆子且不欲揚

其女之醜名也伯比羞慙與其母歸于楚國去訖其時鄆子適往

夢澤田獵見澤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從旁落一矢不中

其虎全不動懼鄆子心疑使人至澤察之回報虎方抱一嬰兒喂

之以乳見人亦不畏避鄆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而歸謂夫

人曰適至夢澤見一奇事夫人問曰何事鄆子遂將猛虎乳兒之

使其入宮靖難見他不在行鬪穀於菟密奏楚王約會鬪梧鬪御疆及其子鬪班半夜率甲以圍王宮將家田亂砍衆俱驚散子元方擁宮人醉寢夢中驚起仗劍而出恰遇鬪班亦仗劍而入子元喝曰作亂乃孺子耶鬪班曰我非作亂特來誅亂者耳兩下就在宮中爭戰不數合鬪御疆鬪梧齊到子元度不能勝奪門欲走被鬪班一劍砍下頭來鬪穀於菟將鬪廉開棧放出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首問安而退次早楚成王熊暉御殿百官朝見已畢楚王命滅子元之家榜其罪狀于通衢鬪翁論公子元欲壘文夫人之事有詩曰

堪嗟色膽大於身

不論尊卑不論親

莫怪狂且輕動念

楚夫人是息夫人

服齊國不敢懷貳再說楚子元白伐鄭無功內不自安篡謀益急

欲先通又夫人然後行事適又夫人有小恙子元假稱問安永至

王宮遂移臥具寢處宮中三日不出在宮三日息婦未聞出一語以拒之其意可知

敢下手胆怯可知這等人家甲數百環列宮外大夫鬬廉聞之闢

入宮門直至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髻讓之曰此豈人臣櫛沐之

所耶令尹宜速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射師廉何與鬬廉曰王

侯之貴弟兄不得通屬令尹雖介弟亦人臣也人臣過闕則下過

廟則趨咳唾其地猶為不敬况寢處乎且寡夫人密邇于此既

越發容易下手如此而不下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子元大

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汝何敢多言命左右桎其手拘于廡下

不放出宮文夫人使侍人告急于鬬伯比之子鬬穀音於菟音烏

馬摘鈴是夜牧寨都起猶恐鄭兵追趕命勿撤軍幕仍建大旗以

疑鄭人大軍潛出鄭界乃始鳴鐘擊鼓唱凱歌而還先遣報文天

人曰令尹全勝而回矣夫人謝曰令尹若能殲敵成功宜宣示國

人以彰明罰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亾人何與焉子元大慙

說得更明白猶言你必須戰與我看果有力量方纔用楚王熊

得竹着也。此卽肉滿團中艷芳之意可惜子元不懂惲聞子元不戰而還目是有不悅之意却說鄭叔詹親督軍士巡

城徹夜不睡至曉望見楚幕指曰此空營也楚師遁矣衆猶未信

問何以知之叔詹曰幕乃大將所居鳴鉦設警軍聲震動今見群

鳥棲噪于上故知其爲空幕也吾度諸侯救兵必至楚先聞信是

以遁耳未幾謀報諸侯救兵果到未及鄭境聞楚師已去各散回

本國去了衆始服叔詹之智鄭遣使致謝齊侯救援之勞自此感

曰無懼也乃使甲士埋伏于城內大開城門街市百姓來往如常
並無懼色鬪御疆等前隊先到見如此模樣城上絕無動靜心下
疑惑謂鬪梧曰鄭閒暇如此必有詭計哄吾入城不可輕進且待
令尹來議之遂離城五里札住營寨須臾子元大兵已到鬪御疆
等稟知城中如此子元親自登高阜處以望鄭城忽見旌旗整肅
甲士林立看了一回嘆曰鄭有三良在其謀叵測萬一失利何面
目見文夫人乎教你用兵原是雅謎要看你戰法何如耳你更探
聽虛實方可攻城也次日後隊王孫游遣人來報說謀探得齊侯
同宋魯二國諸侯親率大軍前來救鄭鬪將軍等不敢前進特候
軍令准備迎敵子元大驚謂諸將曰諸侯若截吾去路吾復皆受
敵必致損折吾侵鄭及于達市可謂全勝矣乃暗傳號令人銜枚

述其言于子元子元曰婦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不伐鄭非丈

夫也遂發兵車六百乘自爲中軍鬪御疆鬪梧建大旆爲前隊王

孫游王孫嘉爲後隊浩浩蕩蕩殺奔鄭國而來鄭文公聞楚師大

至急召百官商議堵叔曰楚兵衆盛未可敵也不如請成師叔曰

吾新與齊盟齊必來救且宜堅壁以待之世子華年少方剛請肯

城一戰叔詹曰三人之言吾取師叔然以臣思見楚兵不久自退

此所謂治國之良也鄭文公曰令尹自將安肯退子叔詹曰自楚

加兵人國未有用六百乘者公子元操必勝之心欲以媚息夫人

耳夫求勝者亦必畏敗此句說透人情不特子元而已楚兵若來臣自有計退之

正商議間謀報楚師斬桔柣關而進已破外郭入純門外郭將及

達市郭內大路堵叔曰楚兵偏矣如行成不可且奔桐丘以避之叔詹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四 子元子

成王以熊羆未嘗治國不成為君號為堵敖楚語謂末成君為敖不以王禮

葬之任其叔王 善為令尹即子元也子元自其兄文王之死便

有篡立之意兼慕其嫂何嘗是嫂只是攝來淫婦耳息嬀天下絕色欲與私通

况能難熊羆二子年齒俱幼自恃尊行全不在眼只畏大夫鬬伯

比正直無私且多木智故此不敢縱肆至是周惠王十一年鬬伯

比病卒子元意無忌懼遂於王宮之旁大築館舍每日歌舞奏樂

歌舞奏樂非其所好何欲以蠱惑文夫人之意文夫人聞之問侍

人曰宮外樂舞之聲何來侍人曰此令尹之新館也文夫人曰先

君舞于其意蓋曰先君善于無不令尹何不効之以習武事以征諸侯是以朝貢不絕

于庭不是倭子歸寶今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矣令尹不圖雪恥

不知殺其夫而而樂舞于未亡人之側你這淫婦不亦異乎侍人

淫之亦可恥否

女色從來是禍根

驪姬寵愛獻公昏

空勞奢築疆場遠

不道于戈伏禁門

時獻公新作二軍自將上軍使世子申生將下軍率領大夫趙夙

畢萬攻耿霍魏三國

俱在平陽府地

滅之以耿賜趙夙魏賜畢萬為

采邑太子功益高驪姬忌之益甚而謀愈深且毒矣此事閣過一

邊却說楚熊羆熊惲兄弟雖同是文夫人

即息

所生熊惲才智勝

于其兄為文夫人所愛國人亦推服之熊羆既嗣位

事在周惠王二年

心

忌其弟每欲囚事誅之以絕後患左右多有為熊惲周旋者是以

因循不決熊羆怠于政事專好遊獵在位三年無所施設熊惲嫌

隙已成私畜死士乘其兄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薨告于文夫人文

夫人雖則心疑不欲明白其事遂使諸大夫擁立熊惲為君是為

疆宇晉自此益大矣

晉獻還算明白其如小人
之善于轉變強詞奪理何

獻公信其言使世

子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太傅杜原款從行使重耳居蒲夷吾居

屈以主邊疆狐毛

狐突之
長子

從重耳於蒲呂飴甥從夷吾於屈又使

趙夙為太子城曲沃比舊邑加高廣謂之新城使士蒍監築蒲屈

二城士蒍聚薪築土草草完事或言恐不堅固士蒍笑曰數年之

後此為仇敵何以固為因賦詩曰

狐裘龍

音茸

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

狐裘貴者之服龍茸亂貌言貴者之多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士

蒍預知驪姬必有奪嫡之謀故為此語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

鄙惟笑齊卓子在君左右驪姬益獻媚取寵以蠱獻公之心髡翁

有詩云

驚曰君夫人何須於我必有囑也子不言吾必不受優施乃盡以
驪姬之謀告之梁五曰必得東關爲助乃可施曰夫人亦有饋如
大夫也於是同詣東關五之門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次日梁五
進言於獻公曰曲沃始封之地先君宗廟之所在也蒲今平陽府蒲縣與
屈今言地近戎狄邊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無人以主之宗
邑無主則民無畏威之心邊疆無主則戎狄有窺伺之意若使太
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屈倘有四處不知何以處之君居中制馭此磐石
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還策明白東關五曰太子君之貳也曲
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曲沃則然矣蒲屈乃荒野
之地如何可守還策明白東關五又曰不城則爲荒野城之卽爲都邑
二人又齊聲贊美曰一朝而增二都內可屏蔽封內而外可開拓

隄防豈不誤事

不中不發

乃跪而對曰

太子之立諸侯莫不聞且

賢而無罪君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廢立妾寧自殺獻公以為真

心遂置不言獻公有嬖幸大夫二人曰梁五東關五並與獻公察

聽外事挾寵弄權晉人謂之二五又有優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伶

俐多智能言快語獻公尤嬖之出入宮禁不知防範

不知防範便是教他偷情

驪姬遂與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謀離間三公子

徐為奪嗣之計優施為之畫策必須以封疆為名使三公子遠遠

出鎮然後可居中行事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方見忠謀

害小人

只出主意下千動口總今二五用事夫人誠以金幣結之俾彼相

與進言則主公無不聽矣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便分送二五優

施先見梁五曰君夫人願交權於矣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

驪戎乎里克不解其說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人以女妹喜

歸之桀寵妹喜遂以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女姐己歸之紂

寵姐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歸之幽王寵

褒姒西周遂亡今晉伐驪戎而獲其女又加寵焉不亡得乎適太

卜郭偃亦至里克述史蘇之言郭偃曰晉亂而已亡則未也昔唐

叔之封卜曰尹正諸夏再造王國晉業方大何亡之患到底歸到

無有不驗可見古人里克曰若亂當在何時郭偃曰善惡之報不

出十年十者盈數也里克識其言于簡并說獻公愛驪姬欲立其

子奚齊為嗣一日與驪姬言之驪姬心中甚欲只因申生已立倣

世子無故更變恐群臣不服必然諫沮雖是小人然其有才又且

重耳夷吾與申生相與友愛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說而不行反被

獻公曰何謂也鄭偃曰渝者變也意所專尚心亦變亂故曰專之
渝攘奪也瑜美也心變則美惡倒置故曰攘公之瑜草之香者曰
薰臭者曰穢香不勝臭穢氣久而未消故曰十年有臭也獻公
一心溺愛驪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蘇大史蘇名蘇筮之雖曰小筮決疑在晉獻只是想也說
耳得觀卦之六二爻詞曰闕觀利女貞獻公曰居內觀外女子
之正吉孰大焉卜偃曰開闢以來先有象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
從筮不如從龜史蘇曰禮無二嫡諸侯不再娶所為觀也繼稱夫
人何以為正不正何利之有部周易爻詞凡言利貞者皆當作如此解以易言之亦
未見吉獻公曰若卜筮有定盡鬼謀矣當初定要卜筮却是何心竟不聽史蘇
小偃之言擇日告廟立驪姬為夫人少姬封為次妃史蘇私謂大
夫里克曰晉國將亡奈何里克大驚問曰亡晉者何人史蘇曰其

世子以大夫杜原款爲太傅大夫里克爲少傅相與輔導世子齊姜又生一女而卒獻公便納晉姬之姊曰賈君亦無子因以齊姜所生之女使賈君育之此女即秦穆公夫人穆姬也獻公十五年興兵伐驪戎驪戎男爵地在今西安府驪戎男請和納其二女于獻公長曰驪姬次曰少姬那驪姬生得貌比息嬀妖同姐已習計千條詭詐百出在獻公前小忠小信貢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獻公寵愛無二一飲一食必與之俱踰年驪姬生一子名曰奚齊又踰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獻公既心惑驪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齊姜一段恩情欲立驪姬爲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郭偃獻兆其辭曰

專之渝 攘公之瑜 一薰一蕕 十年尙有臭

王貪其賂遂命稱代以一軍萬人為一軍為晉侯可以賂買明筭

之不振皆稱代凡立三十九年薨子侂諸立是為晉獻公獻公忌

桓莊之族桓叔莊伯子孫慮其為患大夫士為獻計散其黨困誘而盡殺

之後日子孫自相獻公嘉其功命為大司空因使大城絳邑規模

極其壯麗比于大國之都先獻公為世子時娶賈姬賈國姬姓為

妃久而無子又娶大戎主之姪女曰狐姬生子曰重耳小戎允姓

之女生子曰夷吾當武公晚年求娶于齊齊桓公以宗女歸之是

為齊姜時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齊姜年少而美獻公悅而娶之姜

顏色多美亦多喜與生一子私寄養于申氏因名申生獻公即位

之年賈姬已薨遂立齊姜為夫人時重耳已二十一歲矣夷吾年

亦長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論嫡庶不論長幼乃立申生為

叔虞於此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長曰仇次曰成師穆侯薨
子仇位是爲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成師之強乃
割曲沃以封之謂之曲沃伯改晉號曰翼謂之二晉昭侯立七年
大天潘父弑之而納曲沃伯翼人不受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
是爲孝侯孝侯之八年桓叔薨子鮮立是爲曲沃莊伯孝侯立十
五年莊伯伐翼孝侯逆戰大敗爲莊伯所殺翼人立其弟郤是爲
鄂侯鄂侯立二年率兵伐曲沃戰敗出奔隨國子光嗣位是爲哀
侯哀侯之二年莊伯薨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
率其將韓萬梁宏伐翼哀侯逆戰被殺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
立其弟緡是爲小子侯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而殺之遂并其
國定都于絳仍號曰晉悉取晉唐藏寶器輦入于周獻于釐王釐

公子開方見齊國強盛願仕于齊齊侯曰子乃衛侯長子論次序
當為國儲奈何舍南面之尊而北面于寡人乎說得自開方對曰
明公乃天下之賢侯倘得執鞭侍左右榮幸已甚豈不勝于為君
此乃遮飾之言齊桓公以開方為愛已拜為大夫寵之與豎貂易
桓信誤彼他聯過桓公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方終生齊開首便
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是什處
是什處正經人衛惠公先曾以女媵齊此其妹也桓公遣使納幣求之為
妾衛懿公不敢辭却即送衛姬至齊齊侯納之因以長衛姬少衛
姬別之姊妹俱有寵焉翁有詩云

衛侯罪案重如山

奉命如何取賂還

漫說尊王申大義

到來功利在心間

話分兩頭却說齊國姬姓侯爵自周成王時剪桐葉為珪封其弟

鮑叔牙曰臣聞明主賢臣雖樂不忘其憂臣願君毋忘出奔管仲

毋忘檻囚寤戚毋忘飯牛車下之日

一盃冷水從頭直澆

桓公遽起離席再

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無窮之福也是日極

歡而散忽一日報周王遣召伯厥來到桓公迎接入館召伯厥宣

惠王之命賜齊侯為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衛朔拔立

子頹助逆犯順朕懷之十年迄今天討未彰煩伯舅為朕圖之惠

王十一年公植公親率車徒伐衛時衛意公朔先薨子赤立已三

年矣是為懿公懿公不問來繇率兵接戰

衛懿公于此已見

大敗而歸桓

公乃直抵城下宣揚王命數其罪狀懿公曰然則先君之過與寡

人無與也乃使其長子開方輦金帛五車納于齊軍求其講和免

罪桓公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孫苟違王命寡人何多求于衛耶

無理事說得甚是好聽豈不可畏

息嬀淫婦爲他爭禮于蔡果得丈夫國滅身亡反替仇人稱
未亡人不知是作麼節義想其緣故正如冬猫一般只是鑽
熱灶門耳

子元欲與息嬀行淫只消設計用強他便自然肯了何消遠
打周方虛張聲勢反惹得他拿班做勢了若以子言爲過請
問熊貲當日有甚三媒六証行財下聘娶來的正配夫人乎

周惠王十年徐戊俱已臣服於齊鄆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
遣使請盟乃復會宋魯陳鄭四國之君同盟于幽諸國莫不歸心
于齊齊桓公歸國大設宴以勞群臣酒至酣鮑叔牙執卮至桓公
之前滿斟爲壽桓公曰樂哉今日之飲已有騎鶴之意若非鮑叔

晉獻欲立驪姬其偏處固不必言卜而又筮欲決疑也既筮矣而又不從其言何如升不卜筮之爲愈乎溺愛者不明誠哉斯語也

從來婦女之犯姦由于丈夫之疎縱驪姬何人優施何人防之猶患其不免况不防乎驪施二人之得以成姦卽謂晉獻道之可也

凡小人之欲行其奸無不先故反其心以取信待人之信其無他而後行其害人之術則萬無一失矣只是驪姬婦人却從何處將此法學得爛熟

小人之害人奸計是不消說亦須有一副便佞之口才以助之方行得去只看二五之謀遣三公子一連幾個轉變便將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衛朔助逆犯順罪誠應討齊所以納王之功讓之鄭虢又不討衛罪失盟主之義矣周王既懷之于心乃不及衛朔之世討正其罪直至十年之後子赤已立三年然後屬之齊桓此等事甚不可解

開方衛懿長子應爲國儲齊雖強盛仕之不過爲大夫耳其不及南面爲君之榮也明甚開方又非賢者安能慕齊桓之賢而欲親近耶則其所以仕齊者必有不合于衛懿欲借此以避之否則或儲位未定欲借重于齊再不然則別有所希冀耳管子曰非人情不可近直明達事理之言也

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歲矣意欲取悅齊女凡事極其奢侈
又念父桓公薨于齊國今復娶齊女心終不安乃重建桓宮丹其
楹刻其桷欲以媚亡者之靈大夫御孫切諫不聽是夏莊公如齊
親迎至秋八月姜氏至魯立爲夫人是爲哀姜大夫宗婦之婦行
見小君之禮一聚用幣此亦極其奢侈取悅齊女中之一事耳御孫私嘆曰男貲大
者王謂小者禽鳥以章物采女貲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
女同貲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繇夫人亂之文姜已然
始其不終乎後哀姜以欲君見自姜氏歸魯後齊魯之好愈固矣
齊桓公復同魯莊公合兵伐徐戎俱臣服于齊鄭文公見
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遂遣使請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進莒醫歷祭脉文姜久曠之後慾心難制遂留莒醫飲食與之私通
竟是金瓶梅中後莒醫回國文姜托言就醫兩次如莒館于莒醫
李瓶兒一流人之家莒醫復薦人以自代又是呂不韋先聲文姜老而慾淫然終以不及
襄公爲恨周惠王四年秋七月文姜病愈劇遂薨于魯之別寢臨
終謂莊公曰齊女今長成十八歲矣汝當速娶以正六宮之位萬
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懸念不了又曰齊方圖伯汝謹事
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莊公喪葬如常禮遵依遺命其年便欲議
婚大夫曹劌曰大喪在賓未可驟也請俟三年喪畢行之莊公曰
吾母命我矣乘喪則驟終喪則遲酌其中可也遂以期年之後與
高侯申訂前約請自如齊行納幣之禮齊桓公亦以魯喪未終請
緩其期齊桓霸氣終是正道直至惠王七年其議始定以秋爲吉時莊公在

天子蒙塵九廟羞

紛紛鄭虢效忠謀

如何仲父無遺策

却讓當時第一籌

惠王復位賞鄭虎牢以東之地及后之盥鑑王后之服釐以鑑為飾賞西虢

公以酒泉之邑及酒爵數器二君謝恩而歸鄭厲公於路得疾歸

國而薨群臣奉世子捷即位是為文公周惠王五年陳宣公疑公

子禦寇謀叛殺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厲公之子與禦寇相善懼誅

奔齊齊桓公拜為工正掌百工之官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天

色已晚索燭盡懼敬仲辭曰臣止卜晝未卜夜不敢繼以燭也桓

公曰敬仲有禮哉贊嘆而去桓公以敬仲為賢使食采于田是為

田氏之祖是年魯莊公為圖婚之事會齊大夫高偃于防地却說

魯夫人文姜自齊襄公變後日夜哀痛想憶可謂有情遂得嗽疾內侍

厲公親率兵攻南門虢公率兵攻北門為國忙叩宮門來見子頹

子頹因飼牛未畢不即相見

醉生夢死人豈是君料

為國曰事急矣乃假傳

子頹之命使邊伯子禽視路詹父登陴守禦周人不順子頹聞王

至歡聲如雷爭開城門迎接為國方草國書謀遣人往衛求救書

未寫就聞鐘鼓之聲人報舊王已入城坐朝矣為國自刎而死祝

跪子禽死于亂軍之中邊伯詹父被周人挾縛獻功子頹出奔西

門使石速押文牛為前隊牛體肥行遲恐為追兵所獲與邊伯詹

父一同斬首

醉生焚死人自送性命耳

髯翁有詩嘆子頹之愚云

挾寵橫行意未休

私交乘釁起奸謀

一年南面成何事

只合關門去飼牛

又一詩說齊桓公既稱盟主合倡義納王不應讓之鄭虢也詩云

免動于文豈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鄢迎王舊幸櫟邑因厲公向居櫟十七年宮室齊整故也一面使人致書于王子頹書曰

突聞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奸兄謂之不順不忠不順天殃及之王子誤聽奸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悔禍之延奉迎天子束身歸罪不失富貴不然退處一隅比於藩服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子速圖之

子頹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騎虎者勢不能復下豈有尊居萬乘而復退居臣位者此鄭伯欺人之語不可聽之頹遂逐出鄭使鄭厲公乃朝王于櫟遂奉王襲入成周取傳國寶器復還櫟城時惠王三年也是冬鄭厲公遺人約會西虢公同起義兵納王虢公許之惠王四年之春鄭虢二君會兵于弭鄭地夏四月同伐王城鄭

廣其園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王怒革其祿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奉子頹爲君以攻王賴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衆人不能取勝乃出奔于蘇先周武王時蘇忿生爲王司寇有功謂之蘇公授以南陽之田爲采地忿生死其子孫爲狄所制乃叛王而事狄又不繳還采地于周桓王八年乃以蘇子之田畀我先君莊公易我近周之田於是蘇子與周嫌隙益深衛侯朔惡周之立黔牟亦有夙怨蘇子因奉子頹奔衛同衛侯帥師伐王城衛既與齊同盟共獎王室此時又助周公子忌父戰敗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于鄆即鄭邑易五大夫等尊子頹爲王人心不服君若興兵納王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雖然子頹懦弱所恃者衛燕之衆耳五大夫無能爲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諭之若悔禍反正

及莊三世爲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服諸侯今新王嗣統聞

虢晉二國朝王王爲之饗醴設醴酒命宥宥助也以幣物文賜王

五穀爲穀馬三匹君不若朝貢于周若賴王之寵以修先世卿士

之業雖有大國不足畏也叔詹此謀厲公曰善乃遣大夫師叔如

周請朝師叔回報周室大亂厲公問亂形如何對曰昔周莊王辟

妾姚姬謂之王姚生子頹莊王愛之使大夫蒞國爲之師傅子頹

性好牛嘗養牛數百親自餽養飼以五穀被以文繡謂之文獸凡

有出入僕從皆乘牛而行踐踏無忌又陰結大夫蒞國邊伯子禽

祝跪詹父往來甚密釐王之世未嘗禁止今新王卽位子頹恃在叔

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乃裁抑其黨奪子禽祝跪詹父之田新王

又因築苑囿于宮側蒞國有圃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俱取之以

夷司川國志卷之四

中夢息侯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見殺又占吾疆土淫妻室

吾已請于上帝矣乃以手批楚王之頰自來報仇煞是爽快然何

愛楚王大叫一聲醒來箭瘡迸裂血流不止急傳令回軍至於湫

地楚地夜半而薨驚懼迎喪歸葬長子熊羆嗣立驚懼曰吾犯王二

次謂兵諫及縱王不加誅吾敢偷生乎吾將從王于地謂家

人曰我死必葬我經皇楚城門名使子孫知我守門也遂自刎而死蓋

新君問其拒王能驚憐之使其子孫世為大閹左氏稱驚懼

為愛君史官有詩駁之曰諫王如何敢用兵閉門不納亦堪

驚若將此事稱忠愛亂賊紛紛盡借名

鄭厲公聞楚文王凶信大喜曰吾無憂矣叔詹進曰臣聞依人者

危臣人者辱今立國于齊楚之間不辱即危非長計也先君桓武

二年楚文王能質淫暴無政焉于前兵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

而驚擾巴師巴君怒遂襲那處楚地克之守將閻敖游涌水而遁楚

王殺閻敖閻氏之族怨王至是約巴人伐楚願爲內應巴兵伐楚

楚王親將迎之大戰于津不隄防閻族數百人假作楚軍混入陣

中竟來跟尋楚王楚軍大亂巴兵乘之遂大敗楚楚王面頰中箭

而奔巴君不敢追逐收兵回國閻氏之族從之遂爲巴人楚王回

至方城夜叩城門鸞權在門內問曰君得勝乎楚王曰敗矣鸞權

曰自先王以來楚兵戰無不勝巴小國也王自將而見敗寧不爲

人笑乎今黃小國今黃州府不朝楚若伐黃而勝猶可自解遂閉門不納

國君兵敗閻人不許入城亦是千古奇事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

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師于蹇陵黃地是夜宿于營

楚王曰此皆蔡獻舞之故孤當為夫人報此仇也

獻舞獻媚實為可仇但不知滅

其國而淫其妻者為誰其仇之輕重何似當身如何報法吾欲問之

夫人勿憂乃與兵伐蔡入其郭

蔡侯獻舞肉袒伏罪盡出其庫藏寶玉以賂楚楚師方退

可見此仇只是

得些賄賂便了○若果以為仇應不共戴楚楚王受賂而還兵息媯後亦更不言及蓋口雖仇之而心已德之矣可見息媯前次答語

只是權作適羞耳

適鄭伯突遣使告復國于楚楚王曰突復位二年乃始

告孤慢孤甚矣復與兵伐鄭鄭謝罪請成楚王許之周釐王四年

鄭伯突畏楚不敢朝齊齊桓公使人讓之

讓責也

鄭伯使上卿叔詹

如齊謂桓公曰敝邑困于楚兵早夜城守未獲息肩是以未修歲

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齊廷乎桓公惡其不遜

囚詹于軍府詹視隙逃回鄭國自是鄭背齊事楚

沒世不敢忘德只如狗鼠一般

耳不在話下再說周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閔立是為惠王惠王之

已至衛國管仲曰宋可成矣衛居道路之中君當親至衛地為會

以親諸侯桓公乃約宋衛鄭三國會于鄆地衛地連單子齊侯共是

五位不用軟血揖讓而散諸侯大悅齊侯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

魯陳衛鄭許諸國於幽地地軟血為盟始定盟主之號盟主至此始定可見

圖伯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却說楚文王熊賁自得息嬀立為夫

人寵幸無比三年之內生下二子長曰熊羆次曰熊惲息嬀雖在

楚宮三載從不與楚王說話言之與節不知孰重失節楚王怪之

一日問其不言之故息嬀垂淚不答楚王固請言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不能守節而死又何面目向人言語乎言訖淚下

不止胡曾先生有詩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看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常掩淚 祇應翻恨有榮華

傅瑕不愛須臾活

贏得忠名萬古呼

原繁當先贊立子儀恐其得罪稱疾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而死厲公復治逐君之罪殺公子開張鉏避于叔詹之家叔詹爲之求生乃免死則其足公父定叔出奔衛國後三年厲公召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也祭足已死勿論罪不及孥猶爲厚道叔詹仍爲正卿堵叔師叔並爲大夫鄆人謂之三良再說齊桓公知鄭伯突已復國衛曹二國去又亦曾請盟欲大合諸侯刑牲定約管仲曰君新舉霸事必以簡便爲政必要簡便只是要人心樂從耳桓公曰簡便如何管仲曰陳蔡邾自北杏之後事齊不貳曹伯雖未會已同伐宋之舉此四國不必再煩奔走惟宋獨未嘗與會且當一見侯諸國齊心方舉盟約可也言未畢忽傳報周王再遣單蔑報宋之聘

戰君同傳瑕登城固守子儀信以爲然却說鄭伯突引兵先到叔
詹累戰數合賓須無引齊兵大進叔詹回車便走傳瑕在城上大
叫曰鄭師敗矣子儀素無膽勇便欲下城瑕從後刺之子儀死於
城上叔詹叫開城門鄭伯同賓須無一同入城傳瑕先往清宮遇
子儀二子俱殺之又見他去清宮實主求榮子斯爲極迎突復位國人素附厲公懼
聲振地厲公厚賄賓須無約以冬十月親至齊庭乞盟須無辭歸
厲公復位數日人心大定乃謂傳瑕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
寡人可謂忠於舊君矣今貪生畏死復爲寡人而弑舊君汝心不
可測也此句正是借說其質寡人當爲子儀報仇喝令力士拥出
斬於市曹其妻孥姑赦弗誅詩曠云

鄭突奸雄世所無

借人成事又行誅

何以至此瑕曰齊侯欲正鄭位命大將賓須無統領大軍送公子
突歸國大陵已失瑕連夜逃命至此齊兵旦晚當至事在危急子
能斬子儀之首開城迎之富貴可保從來莫欲之熱及後好賣國
究竟難保徒落罵名耳亦免生靈塗炭轉禍爲福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

詹聞言嘿然良久曰言同曰原主迎立故君之議爲祭仲所阻今
祭仲已故是天助故君違天必有咎但不知計將安出瑕曰可通
信欒城令速進兵子出城爲拒敵子儀必臨城觀戰吾觀便圖
之子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叔詹從其謀密使人致書于突傳瑕
然後參見子儀訴以齊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儀大驚曰孤當
以重賂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內外夾攻齊兵可退叔詹故緩其
事過二日尚未發使往謀報欒軍已至至城下叔詹曰臣當引兵出

乃與鄭伯定計夜襲大陵傅瑕率兵出戰兩下交鋒不虞賓須無
繞出背後先打破大陵捕了齊國旗號傅瑕知力不敵只得下車
投降傅瑕不逃之鄭伯突銜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切齒此左
石斬訖報來傅瑕大呼曰君不欲入鄭耶何爲殺我鄭伯突喚轉
問之傅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願梟子儀之首鄭伯突曰汝有何
策能殺子儀不過以甘言哄寡人欲脫身歸鄭耳瑕曰當今鄭政
皆叔詹所掌臣與叔詹至厚君能赦我我潛入鄭國與詹謀之子
儀之首必獻于座下鄭伯突大罵老賊奸詐焉敢誑吾吾今放汝
入城汝將與叔詹起兵拒我矣賓須無曰瑕之妻孕見在大陵可
囚于棧城爲質傅瑕叩頭求曰如臣失信誅臣妻子且指天日爲
誓鄭伯突乃從之傅瑕至鄭夜見叔詹詹見瑕大驚曰汝守大陵

鄭國差人已轉回說祭仲已死如今叔圉爲上大夫賓須無曰叔
詹何人鄭伯突曰治國之良非將才也差人又稟鄭城有一奇事
南門之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黃尾門外又有一蛇長丈餘紅頭
綠尾鬪于門闕之中三口三夜不分勝負國人觀者如市莫敢近
之後十七日內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廟之中忽然
不見胥無欠身賀鄭伯曰君位定矣鄭伯突曰何以知之胥無曰
鄭國外蛇卽君也長丈餘若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八尺弟也十
七月內而蛇破傷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以甲申之夏今當辛丑之
夏恰十有七年矣內蛇傷死此子儀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廟君
主宗祀之徵也我王方用大義于天下將納君于正位蛇鬪適當
其時殆天意乎鄭伯突曰誠如將軍之言沒世不敢負德賓須無

其強吞噬漢陽諸國與周為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楚

不可以前不說直至此時方說者蓋未合諸侯之先雖謂力無益耳欲攘楚必先得鄭桓公曰吾

知鄭為中國之樞久欲收之恨無計耳甯戚進曰鄭公子突為君

二載祭足逐之而立子忽甯渠彌弑忽而立子亹我先君殺子亹

祭足又立子儀祭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犯分逆倫皆當聲

討犯分逆倫今子突在櫟日謀襲鄭日謀襲鄭况祭足已死鄭國

無人鄭國無人主公命一將往櫟送突入鄭則突必懷主公之德

北面而朝齊矣北面而朝理勢可必○一段桓公然之遂命賓須

無引兵車二百乘屯于櫟城二十里之外賓須無預遣人致齊侯

之意鄭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密差心腹到鄭國打聽消息忽聞

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心中大喜出城遠接大排宴會一人敘話間

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心中大喜出城遠接大排宴會一人敘話間

貴會未幾日皆贖斧鉞之誅身死名滅爲萬世笑豈非愚不知擇之故耶

齊桓圖霸首在尊周天子蒙歷逆臣肆惡論道理應是方伯勤王論時勢亦該盟主定霸管仲甯戚俱在不應失計如此當時或尙別有隱情只因經史無文遂至今不可考耳

魯莊縱毋如莒喪中議婚奢侈以悅齊女丹刻以媚亡靈婦見小君一槩用幣種種不經昏庸已甚而享國久遠竟以壽終真是異樣倖倖之事

話說齊桓公歸國管仲奏曰東遷以來莫強于鄭鄭滅東虢而都

之

東虢即榮陽與西虢各國

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聞於天下故在昔

莊公恃之以伐宋兼許抗桓王師今又與楚爲黨楚僭國也地大

矣譬如奕碁在局者管子而下要子者則竄成也竄成之功顧不偉哉

鄭國三君之事凡與弑逐之謀者雖遲速不同而皆不免于刑戮固是天道好惡之報亦有幸不幸耶

人之受困也久則其積怒也深一日得志報之必盡而不恤矣傅瑕原繁子闕強鉏等之或死或刑豈非鄭厲受困久而積怒深之故歟

賢臣擇主而事爲其可與共功名也卽篡弑之事雖無功名之可言豈不爲富貴地耶子頹飼牛奴耳不識天若爲高地若爲厚醉生夢死之人而爲國等乃奉以爲君遂行篡逐富

而從齊至楚鄭爲要道若不服鄭則楚不可得而懷是服鄭者又懷楚之樞紐也而鄭爲強國地險兵精又與楚黨緩急有恃是不得其隙鄭不可得而服也鄭不可服則楚不可懷楚不可懷則周不可得而尊而霸業遂不可得而就前此之經營均爲虛耗心力矣今而知鄭乃可服矣鄭國有隙故也鄭國之隙安在故君子突在櫟故也鄭突何由而在櫟然足高渠彌弑君逐君而立子儀故也臣逐君而弟篡位討逆而復其故君盟王之事也因其故君與其國人而用之則我之爲力省人急于得國而我助之則其德我也必深事半而功倍其是之謂矣德我深則其從我也必固鄭既從我而楚乃可得而懷矣楚可得懷而周室乃可得而聖霸霸業可得而成

以復于天王敢不如命桓公乃使采公修聘于周畢竟歸到尊曰方是方伯之事然後再訂會期單子辭齊侯而歸齊與陳曹三君各回本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齊桓圖霸之大題目前在尊周楚人恃其强大吞並漢陽與周爲敵是不懷楚周室不可得而尊也圖霸之第一着在奉王命以合諸侯楚人僭號地大兵強抗拒王命是不懷楚諸侯不可得而合也是懷楚一事實爲圖霸之樞紐然第一着不先懷楚者孤立無輔兵力不足故也既經會盟已有其基

戚曰以臣愚計勿惜一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

結盟主之權兵甲不動宋國安于太山折之以利宋公曰孤一時

失計不終會好今齊方加兵于我安肯受吾之贄戚曰齊侯寬仁

大度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不赴會一盟于柯遂舉侵田而返

之况明公在會之人焉有不納又說個的當証宋公曰將何為贄

戚曰齊侯以禮睦鄰厚往薄來即束脯可贄豈必傾府庫之藏哉

又不要多費便他不惜一段說話凡宋公大悅乃遣使隨齊戚

至齊軍中請成叔皮滿面羞慙而退這等小人却說宋使見了齊

侯言謝罪請盟之事獻白玉十穀雙王穀口穀黃金千鎰齊桓公曰天子

有命寡人安敢自專必須煩王臣轉奏于王方可桓公即以所獻

金玉轉送單子致宋公取成之意單子白荷君侯赦宥有所藉手

平四夷賓服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下賢士明公以亡國之餘朱

之後故處群雄所力之秋繼兩也弑逆之後即效法周公卑躬下

士猶恐士之不至乃妄自矜大簡賢慢客雖有忠言安能至明公

之前乎不危何待宋公愕然先說得他心中冰離坐曰孤嗣位日

淺未聞君子之訓先生勿罪叔皮在旁見宋公為甯戚所動連連

舉其帶紳宋公不顧乃謂甯戚曰先生此來何以教我戚曰天子

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弑日聞盛侯不忍天下之亂共承王

命以主夏盟說得冠冕然齊桓之舉實明公列名于會以定位也

若又背之猶不定也說破使他心中着急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

王臣驅率諸侯以討于宋明公既叛王命于前又抗王討于後不

待交兵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以動其心宋公曰先生之見如何

東國列國全志 卷之四 三

愚見且不必進兵臣雖不才請揮三寸之舌前去說宋公行成桓公大悅傳令札寨于界上令甯戚入宋戚乃乘一小車與從者數人直至睢陽來見宋公宋公問于戴叔皮曰甯戚何人也叔皮曰臣聞此人乃牧牛村夫兵以資格限人是當今大老長技齊侯新拔之于位必其口才過人此來乃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叔皮曰主公召入勿以禮待之觀其動靜若開口一不當臣請引紳帶之紳帶之為號便令武士擒而囚之則齊侯之計沮矣使囚甯戚何足沮齊宋公點叔皮小人見識淺甚宋公點首分付武士伺候甯戚寬衣大帶昂然而入向宋公長揖宋公端坐不荅戚乃仰面長嘆曰危哉乎宋國也開口便奇宋公駭然曰說士之祖孤位備上公忝為諸侯之首危何從至戚曰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太

之是晚下寨休軍桓公命舉火索衣冠甚急寺貂曰君索衣冠爲
爵寧戚乎桓公曰然寺貂曰衛去齊不遠何不使人訪之使其入
果賢爵之未晚桓公曰此人廓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
細過大才人往往不拘小節鄙夫尚要在小節處訪得其過爵之
則不光棄之則可惜齊桓公問即於燈燭之下拜寧戚爲大夫使
與管仲同參國政寧戚改換衣冠謝恩而出魯翁有詩云

短褐單衣牧豎窮

不逢堯舜遇桓公

自從扣角歌聲歇

無復飛熊入夢中

桓公兵至宋與陳宣公林白曹莊公射姑先在隨後周單子兵亦
至相見已畢商議攻宋之策寧戚進曰明公奉天子之命糾合諸
侯以威勝不如以德勝寧戚得位頭一句便說以威勝不如依臣

夫出言不遜喝令斬之左右縛竇戚去將行刑戚顏色不變了無懼色仰天嘆曰桀殺龍逢紂殺比干今竇戚與之爲三矣陽朋奏曰此人見勢不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也君其赦之齊國該竇桓公念頭一轉怒氣頓平遂命釋竇戚之縛謂戚曰寡人聊以試子子誠佳士齊桓公遠竇戚因探懷中出管仲之書桓公拆而觀之書畧云

臣奉命出師行至徂山得衛人竇戚此人非牧豎者流乃當世有用之才君宜留以自輔若棄之使見用于鄰國則悔無及矣桓公曰子既有仲父之書何不遂呈寡人竇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爲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惡直好諛以怒色加臣臣寧死必不出相國之書矣雖則出書仍諛明不借書力賢者胸中何等經緯桓公大驚命以後車載

服于下百姓樂業草木沾春舜曰堯天不過如此

此言語大誇

不逢堯舜又曰長夜不旦非譏刺而何甯戚曰臣雖村夫不覩先

王之政然嘗問堯舜之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

井而飲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值紀綱不振教化不行

之世而曰舜曰堯天誠小人所不解也且又聞堯舜之世正百官

而諸侯服去四兇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舉而

宋背會再舉而魯劫盟用兵不息民勞財敝而曰百姓樂業草木

沾春又小人所未解也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天下于舜

舜又避于南河百姓趨而奉之不得已即帝位今君殺兄得國假

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于唐虞揖讓何如也

如此挺撞亦大

何至如此之顛或因乍見之初欲自顯其風力耳桓公大怒曰匹

夫何因桓語太誇故故作驕語以折其氣耶

遇汲引何以自顯吾君大軍在後不日當過此吾當作書子持以

謁吾君必當重用

持書謁貴今之游士皆然豈有賢者而肯出于此管子悞矣

管仲卽作書緘

就交付甯戚彼此各別甯戚仍牧牛于猪山之下齊桓公大軍三

日後方到甯戚依前短褐單衣破笠赤脚立于路傍全不畏避桓

公乘輿將近甯戚遂叩牛角而歌之曰

康浪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

衣纒至

音于音早

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不卽不離半比牛賦意思了闊

音韵鏗鏘真是好歌結句雙開尤爲入妙

桓公聞而異之命左右擁至車前問其姓名居處戚以實對曰姓

甯名戚桓公曰汝牧夫何得譏刺時政

既能譏刺時政便可知不

甯戚曰臣小人安敢譏刺桓公曰當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賓

破筭赤脚放牛于山下此人而牛角高歌管仲在車上察其人不

凡使人以酒食勞之如此留心人才野夫食畢言欲見相君仲父

使者曰相國車已過去矣野夫曰某有一語幸傳于相君浩浩乎

白水以隱語相聞正爲不好求使者追及管仲之車以其語述之

管仲茫然不解所謂人之小有微木而輒看人不士眼者真是井

以問姜靖靖曰妾聞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儻儻叔之

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始欲仕也

車使人召之野夫將牛寄於村家隨使者來見管仲長揖不拜管

仲問其姓名曰衛之野人也姓密名戚慕相君好賢禮士不憚跋

涉至此無繇自達以管子之好賢禮士而士猶難自達如此況今

爲村人牧牛耳管仲邛其所學應對如流嘆曰豪傑辱于泥塗不

森森戈甲擁如潮

仗劍登壇意氣豪

三敗羞顏一日洗

千秋俠客首稱曹

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義於是衛曹二國皆遣人謝罪

請盟所以不皆曹沫者正為此耳桓公約以伐宋之後相訂為會乃再遣使如

周告以宋公不遵王命不來赴會請王師下臨同往問罪周釐王

使大夫單蔑率師會齊伐宋謀報陳曹二國引兵從征願為前部

桓公使管仲先率一軍前會陳曹自引隰朋王子城父東郭牙等

統領大軍繼進於商邱今歸德府商邱縣取齊時周釐王二年之春也却

說管仲有愛妾名婧鍾離今鳳陽府人通文有智桓公好色每出行必

以姬嬪自隨好色而不淫無害於德故官子管仲亦以婧從行是

日管仲軍出南門約行三十餘里至狹音細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

立誓此是齊桓

乃向天指日曰所不反汶陽田于魯者有如此日

曹沫受軟再拜稱謝獻酬甚歡既畢事王子城父諸人俱憤憤不

平請于桓公欲劫魯侯以報曹沫之辱桓公曰寡人已許曹沫矣

匹夫約言尚不失信况君乎

汶田原是魯物今舉而還之無損于齊而可以博名而服衆故齊桓不肯

失信也不然這等約言何足為淮然畢竟是豁達處眾人乃止明日桓公復置酒公館與莊

公歡飲而別即命南鄙邑宰將原侵汶陽田盡數交割還魯

曹沫

不執于正幸而昔人論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

不怨此所以服諸侯霸天下也有詩云

岷岷霸氣吞東魯

尺劍如何能用武

要將信義服群雄

不吝汶陽二片土

又有詩單道曹沫劍齊桓公一事此乃後世俠客之祖詩云

著魯莊公莊公一步一戰曹沫金無懼色將次升階東郭牙進曰

今日兩君好會兩相贊禮安用凶器請去劍說得却乎有理曹沫

睜目視之兩眦盡裂東郭牙倒退幾步莊公君臣歷階而上兩君

相見各敘通好之意三通鼓畢對香案行禮隰朋將玉詭盛血跪

而請歆曹沫右手按劍左手攬桓公之袖怒形于色雖是胆勇過人然粗肉無

理未免貽笑大方管仲急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為者曹沫曰魯連次

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為會獨不為敝邑念乎管仲曰然

則大夫何求曹沫曰齊恃強欺弱奪我汶陽之田今日請還吾君

乃就軟耳管仲顧桓公曰君可許之此只是拍弄出事桓公曰大

夫休矣寡人許了曹沫乃釋劍代隰朋捧盃以進兩君俱已歆訖

曹沫曰仲主齊國之政臣願與仲歆桓公曰何必仲父寡人與子

君當其君臣當其臣莊公曰寡人越境求盟猶再敗也

言恥與若敗同

能雪之寡人聽子矣遂偕曹沐而行至于柯地齊侯預築土爲壇以待魯侯先使人謝罪請盟齊侯亦使人訂期是日齊侯將雄兵布列壇下青紅黑白旗按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分隊各有將官統領仲孫湫掌之階級七層每層俱有壯士執著黃旗把守壇上建大黃旗一面繡出方伯二字傍置大鼓王子城父掌之壇中間設香案排列著朱盤玉盂盛牲醢盟之器隰朋掌之兩傍反玷設有金罇玉尊寺人貂掌之壇西立石柱二根繫著烏牛白馬屠人准備宰殺司庖易牙掌之東郭牙爲儼立于階下爲賓管仲爲相又

排場又有體統又威嚴又正當氣象十分整肅齊侯傳令魯君一

真是方伯光輝管子學術可愛到止許一君一臣登壇餘人悉屏壇下曹沐衷甲手提利劍緊隨

若修和請盟齊可不戰而退曹劌曰臣意亦如此正議論間報道齊侯有書至莊公視之大意曰

寡人與君並事周室情同昆弟且婚姻也北杏之會君不與焉寡人敢請其故若有二心亦惟命

齊侯另有書通信于文姜文姜召莊公語之曰齊魯世爲甥舅使其惡我猶將乞好况取平平莊公唯唯乃使施伯答書畧曰

孤有大馬之疾未獲奔命君以大義責之孤知罪矣然城下之盟孤實耻之若退舍于君之境上孤敢不捧玉帛以從

齊侯得書大悅傳令退兵于柯齊地魯莊公將往會齊侯問群臣誰能從者將軍曹沫請往莊公曰汝三敗于齊不慮齊人笑耶曹沫曰惟恥三敗是以願往將一朝而雪之莊公曰雪之何如曹沫曰

魯夫人欲其子親厚于外家自當極力慫恿魯侯內迫母命外怵
兵威必將求盟臨以王命壓以重兵魯人畏威而怯義又內有知
固是管子學術微欠醇正然文姜乃齊女于桓公有姑姪之親與
他國夫人不同通信不爲大錯管子之爲此者亦爲要拿得穩耳
俟其來求因而許之平魯之後移兵于宋臨以王臣此破竹之勢
也桓公曰善乃親目率師至遂城一鼓而下因駐兵于濟水魯莊
公果懼大集群臣聞計公子慶父曰齊兵兩至吾國未嘗得利臣
願出兵拒之班中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莊公視之乃施伯也莊公
曰汝計將安出施伯曰臣嘗言之管子天下奇才今得齊政兵有
節制其不可一也北杏之會以奉命尊王爲名今責違命理曲在
我其不可二也能識大義施伯子糾之戮君有功焉王姬之嫁君
謀臣中之賢者有勞焉棄往日之功勞結將來之仇怨其不可三也爲今之計不

皮曰齊侯妄自尊大越次主會使欲調遣各國之兵將來吾國且疲于奔命矣叔皮曰諸侯從違相半齊勢未集若征服魯鄭霸業成矣齊之霸非宋福也與會四國惟宋為大宋不從兵三國亦將解體況吾今日之來止欲得王命以定位耳已列于會又何侯焉不如先歸宋公從其言遂於五更登車而去齊桓公聞宋公背會逃歸大怒欲遣仲孫湫追之管仲曰追之非義不單是非義亦時尚未可耳然却說得好可請王師伐之乃為有名然事更有急于此者桓公曰何事聰更急于此管仲曰宋遠而魯近且王室宗盟言同姓之首不先服魯何以服宋桓公曰伐魯當從何路管仲曰濟之東北有遂者乃魯之附庸國小而弱繼四姓耳若以重兵壓之可不崇朝而下遂下魯必棟懼然後遣一介之使責其不會再遣人通信于魯夫人謂文姜

爲主。次宋公。次陳侯。次蔡侯。次邾子。排列已定。鳴鐘擊鼓。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敘兄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一函跪而讀之。曰。某年日月。齊小白。宋御說。陳杵臼。蔡獻舞。邾克。以天子命會于北杏。共獎王室。濟弱扶傾。有敗約者。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其第一會也。鬻翁有詩云。

濟濟冠裳集五君

臨滄事業赫然新

局中先著誰能識

只爲推尊第一人

諸侯獻酬甫畢。管仲陞階而上。曰。魯衛鄭曹。故違王命。不來赴會。不可不討。這等四國都敢齊桓公舉手向四君曰。敝邑兵車不足。願諸君同事。陳蔡邾三君齊聲應曰。敢不率敝賦以從。惟宋桓公嘿然。面加請問。不知宋桓如何措詞。是晚宋公回館。謂大夫戴叔

之如何管仲曰語云三人成衆今至者四國不爲不衆矣若改期

是無信也

便再改期仍是不到不如不改之爲愈也

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初合諸侯

而以不信間且辱王命何以圖霸桓公曰盟乎會乎管仲曰人心

未一

見事將就只爲此耳

侯會而不散乃可盟耳桓公曰善三月朔昧爽五

國諸侯俱集于壇下相見禮畢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叛

亂相尋孤奉周天子之命會群公以匡王室今日之事必推一人

爲主然後權有所屬而政令可施于天下諸侯紛紛私議欲推齊

則宋爵上公齊止稱侯尊卑有序欲推宋則宋公新立賴齊定位

未敢自尊事在兩難陳宣公杵臼越席言曰天子以糾合之命屬

諸齊侯誰敢代之宜推齊侯爲盟會之主

自是理勢當然不是阿諛諸侯皆曰

非齊侯不堪此任陳侯之言是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齊侯

舅不忘周室朕之幸也泗上諸侯惟伯舅左右之朕豈有愛焉使
者回報桓公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魯陳蔡衛鄭曹邾諸國約以
三月朔日共會北杏齊地桓公問管仲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多
少管仲曰君奉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雖是道理如此然亦是計定來會諸國必不至
有他故耳不然便請為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使軍士先築壇三
層高起三丈左懸鐘右設鼓先陳六子虛位于上旁設反玷玉帛
器具加倍整齊又預備館舍數處悉要高敞合式至期宋桓公御
說先到急于定位自是生員與齊桓公相見謝其定位之意次日
陳宣公杵臼邾子克二君繼到蔡哀侯獻舞恨楚見執亦來赴會
四國見齊無兵車相顧曰齊侯推誠待人一至于此乃各將兵車
退在二十里之外時二月將盡桓公謂管仲曰諸侯未集改期待

秦晉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霸只為不識得

出好文周雖衰微乃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方物

故鄭伯射桓王之肩字耳五國拒莊王之命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

我不尊君則臣亦不知尊我熊通僭號宋鄭弑君習為故然莫敢

征討今莊王初崩新王卽位宋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賊臣雖戮

宋君未定春秋時諸侯為大夫所易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

會諸侯立定宋君宋君一定然後奉天子以合諸侯內尊王室外

攘四夷列國之中衰弱者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共命者率諸

侯討之海內諸侯皆知我之無私必相率而朝于齊不動兵車而

霸可成矣只消數語便把一個盟主霸業穩穩提在手桓公大悅

於是遣使至洛陽朝賀釐王因請奉命為會以定宋君釐王曰伯

自言求售啓人君輕賢之心而傷賢者進身之體此管子識
見不到處也幸爲隰朋諫阻桓公怒平遂得君臣際遇耳使
當時竟以語言挺撞之故而設有不虞管子悞賢之過其何
以自解乎

觀寧戚之于桓公賢者之不苟于進身如此用人者欲識人
品之高下但須觀其進身之初則已思過半矣

舉火爵寧戚足見齊桓之豁達大度用賢不疑所以成霸之
根本也漢高以匹夫而得天下亦不過是此等身分耳

周釐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群臣拜賀已畢問管仲曰寡人
承仲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國中兵精糧足百姓皆知禮義意欲立
盟定伯何如管仲對曰當今諸侯強于齊者甚衆南有荆楚西有

其藝然也。寧戚雖賢，使非管子先察其不凡而勞以酒食牧牛賤豎，何由而通于相君哉？故在上者不留意收羅而曰人才難得，吾不信也。

管子生平卽識薦寧戚一節，其賢真不可及。以相國之尊，邀國君之寵，握全齊之政，抱不世之才，而于馳驅道路車塵馬跡之間，乃留心一飯牛之牧，豈是何等胸襟？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度量？昔人有詩云：貴人昔未貴，戚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予每閱之，不禁三嘆。

管仲旣識寧戚，便當載以自隨。俟君至而面薦，否則亦當作書遣使薦之于君。乃計不出此而作書，使其自投，吾所不解。若其非賢，原不足用，不薦可也。旣以爲賢而薦之矣，乃使之

勝或反有傷也。來則恐或有他變而事不得成。故只以小國爲名。亦圖易于集事耳。此乃弄人討便宜之着。不可不知。北杏之會。管子事事將就。蓋世亂已甚。王命久虛。齊初圖霸。人心未集。若不將就。難保有成也。

宋桓魯莊是一樣。沒分曉人。宋桓來會。欲定位也。背會逃歸。何足爲定。况齊奉王命。纔合諸侯。應爲盟主。已乃新立方。賴會以定位。而遽欲處尊。可笑甚矣。魯莊忘父之仇。屢與齊襄共事不義之舉。無不從兵。今齊桓以王命合諸侯。却反不來會。行止顛倒。情性乖張。究竟胸中。却全無成見。只是沒分曉耳。

凡有位而求在下之人。才當易在下而求見。知于有位常難。

凡事先要大題目立得好便不怕役有好文字如尊周朝王便是圖霸大題目管子先立定這個題目便地步先立得高脚跟先站得穩更不怕跌撲也

齊桓人品看來甚是平常如親幸豎貂易牙在國則與婦人飲酒爲樂出外則以姬嬪自隨欲改會期欲追宋兵誇言千乘戚失討千子頽皆碌碌無足稱者只有用賢一節却不可及棄仇而用管子舉火而爵齊戚用之勇而任之帝不以小人之言而稍阻此其所以能成霸業也

齊桓初以王命布告之國只有宋魯畧大其餘皆小國也若論秦晉諸國并未顯然拒命而并不告之使會者蓋自度力量有所不及也約之而不來則損名而害霸討之則不能取

息嬀嘿然鬪丹引見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
息祀遂卽軍中立息嬀爲夫人載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曰桃
花夫人今漢陽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卽息嬀也唐
人杜牧有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

脉脉無言幾度春

畢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

楚王安置息侯于汝水封以十家之邑使守息祀息侯忿鬱而死
楚之無道至此極矣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映楚王視之大驚果然天上徒聞人間罕見便欲以手親接其危
那嬀氏不慌不忙將卮遞與宮人轉遞楚王楚王一飲而盡嬀氏
復再拜請辭回宮楚王心念息嬀反未盡歡席散歸館寢不能寐
次日楚王亦設饗于館舍名爲答禮暗伏兵甲息侯赴席酒至半
酣楚王假醉謂息侯曰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今三軍在此君夫
人不能爲寡人一犒勞乎息侯辭曰敝邑徧小不足以優從者容
與寡小君圖之楚王拍案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拒我左右何不爲
我擒下息侯正待分訴伏甲卒起遠章闔丹二將就席間擒息侯
而繫之楚王自引兵逕入息宮來尋息嬀息嬀聞變嘆曰引虎入
室吾自取也遂奔入後園中欲投井而死這都是矯強吾皮闔丹
搶前一步牽住衣裾曰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爲夫婦俱死

天人也楚王曰其色何如蔡侯曰自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

舉動生態目中未見其二姨子這等標致也楚王曰寡人得一見息

夫人死不恨矣蔡侯曰以君之威雖齊姬宋子致之不難何況宇

下一婦人乎楚王大悅是日盡歡而散蔡侯遂辭歸本國楚王思

蔡侯之言欲得息嬀假以巡方為名來至息國息侯迎謁道左極

其恭敬親自闢除館舍設大饗于朝堂不敢用兩君敵體之禮息

侯執爵而前為楚王壽楚王按爵在手微笑而言曰昔者寡人曾

效微勞于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何惜為寡人進一觴乎怪

是討得有理夫人之息侯懼楚之威不敢違拒連聲唯唯即時傳

語宮中不一時但聞環珮之聲夫人嬀氏盛服而至別設琰褥再

拜稱謝楚王答禮不迭嬀氏取曰玉卮滿斟以進素手與玉色相

手執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擬王

想見相蠻之氣真是好笑

白臣當與王俱死不

忍見王之失諸侯也楚王懼連聲曰孤聽汝遂捨蔡侯鬻權曰王

幸聽臣言楚國之福然臣而劫君罪當萬死請伏斧鑕楚王曰卿

忠心貫日孤不罪也鬻權曰王雖赦臣臣何敢自赦卽似佩刀自

斷其足大呼曰人臣有無禮手君者視此楚王命藏其足于大府

以識孤違諫之過使醫人療治鬻權之病雖愈不能行走楚王使

爲大閣以掌城門尊之曰太伯遂釋蔡侯歸國大排筵席爲之餞

行席中盛張女樂有彈箏女子儀容秀麗楚王指謂蔡侯曰此女

色技俱勝可進一觴卽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蔡侯一飲而盡還

斟大觥親爲楚王壽楚王笑曰君生平所見有絕世美色否蔡侯

想起息侯導楚敗蔡之仇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媯之美者真

想是看見他標致息嬀大怒而去及目陳返息遂不入蔡國息侯

調戲他也未可知聞外侯怠慢其妻思以報之乃遣使入貢于楚因密告楚文王曰

蔡恃中國不肯納款若楚兵加我我因求救于蔡蔡君勇而輕必

然親來相救我因與楚合兵攻之獻舞可虜也既虜獻舞不患蔡

不朝貢矣楚文王大喜乃興兵伐息息侯求救于蔡蔡哀侯果起

大兵親來救息安營未定楚伏兵齊起致侯不能抵當急走息城

息侯閉門不納乃大敗而走楚兵從後追趕直至莘野蔡地活虜哀

侯歸國息侯大犒楚軍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始知中了息

侯之計恨之入骨楚文王回國欲殺蔡哀侯烹之以饗太廟想是

祖宗也要嘗嘗人味嘗嘗權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獻舞諸侯皆懼矣不如

歸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諫楚文王只是不從嘗嘗權憤氣勃發乃左

方成其君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乃不敢再言管仲秉政三年齊國大治髡仙有詩云

疑人勿用用無疑

仲父當年獨制齊

都似桓公能信任

貂不百口亦何為

是時楚方強盛滅鄧克權服隨敗鄧盟綏役息今汝南凡漢東小國無不稱臣納貢惟蔡恃與齊侯婚姻中國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至文王熊貲稱王已及二世有鬬祈屈重鬬伯比蘧音章鬬廉音權諸人為輔虎視漢陽漸有侵軼中原之意却說蔡哀侯獻舞與息侯同娶陳女為夫人蔡娶在先息娶在後息夫人嬀氏有絕世之貌因歸寧于陳道經蔡國又是女人蔡哀侯曰吾姨至此豈可不一相見乃使人要至宮中款待語及戲謔全無敬客之意

食之而愈

想是飢病不然如何

因愛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豎貂

貂薦之於桓公桓公召易牙而問曰汝善調味乎對曰然桓公戲

曰寡人嘗鳥獸蟲魚之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

此句說得

甚奇竟似今人打詐人嘴喫一般

易牙既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嫩如乳羊而甘

美過之桓公食之盡問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對曰

此人肉也桓公大驚問何從得之易牙曰臣之長子三歲矣臣聞

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嘗人味臣故殺子以適君之口桓公曰子

退矣桓公以易牙爲愛已

這等愛法愛得希奇

亦寵信之衛姬復從中稱譽

自此豎貂易牙內外用事陰忌管仲至是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

聞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疑于無君矣桓

公笑曰寡人於仲父猶身之有股肱也有股肱方成其身有仲父

臣有不能事君者視此醜矣八十歲老母亦并誅之髮鬚羽有詩嘆曰

可惜赳赳力絕倫

但知母子昧君臣

到頭駢戮難追悔

好諭將來造逆人

宋桓公以蕭叔大心有救毫之功升蕭爲附庸稱大心爲蕭君念華督死難仍用其子家爲司馬自是華氏世爲宋大夫再說齊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深悔用兵乃委國管仲曰與婦人飲酒爲樂有以國事來告者桓公曰何不告仲父時有豎貂者乃桓公之幸童因欲親近內庭不便往來乃自宮以進闕訓桓公隣之寵信愈加不離左右又齊之雍邑人名巫者謂之雍巫字易牙爲人多權術工射御兼精于烹調之技一日衛姬病易牙和五味以進衛姬

善乃縛猛獲以昇宋再說宋使至陳以重寶獻于陳宣公宣公貪其賂許送長萬又慮長萬絕力難制必須以計困之乃使公子結謂長萬曰寡君得吾子猶獲十城宋人雖百請猶不從也寡君恐吾子見疑使紉布腹心如以陳國徧小吏適大國亦願從容數月爲吾子治車乘長萬泣曰君能容萬萬又何求公子結乃携酒爲歡結爲兄弟明日長萬親至公子結之家稱謝公子結復留款酒半大出婢妾勸酬長萬歡飲大醉臥于坐席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犀牛皮}包裹用牛筋束之并囚其老母星夜傳至于宋至半路長萬方醒奮身蹴踏革堅縛固終不能脫將及宋城犀革俱被押破手足皆露于外押送軍人以搥擊之蹙骨俱折宋桓公命與猛獲一同擄至市曹剝爲肉泥使庖人治爲醢^{音海肉}遍賜群臣曰人

去二百六十餘里長萬推輦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智術無

神力却說群公子既殺子游遂奉公子御說即位是為桓公拜戴

叔皮為大夫選五族之賢者為公族大夫肅叔大心仍歸守蕭遣

使往衛請執猛獲再遣使往陳請執南宮長萬公子目夷自公之子庶長子

時止五歲侍於宋桓公之側笑曰長萬不來矣宋公曰童子何以

知之目夷曰勇力人所敬也宋之所棄陳必庇之空手而行何愛

于我賂而後得人情之常持出了五歲童子之口為可異耳宋公大悟乃命質重寶以賂之

先說宋使至衛衛惠公問于群臣曰與猛獲與不與孰便群臣皆

曰人急而投我奈何棄之只看得一邊大夫公孫耳武公孫諫曰天下之

惡一也宋之惡猶陳之惡留一惡人於衛何益况陳宋之好舊矣

不遣獲宋必怒庇一人之惡而失一國之權非計之善也衛侯曰

南宮牛同猛獲盜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弑戴武宜穆莊五族
之衆又合曹國之師救亳公子御說悉起亳人開城接應內外夾
攻南宮牛大敗被殺宋兵盡降子御說猛獲不敢回宋逕投衛國
去了戴叔皮獻策于御說即用降兵旗號假稱南宮牛等已克亳
邑擒了御說得勝回朝先使數人一路傳言南宮長萬信之不故
准備群公子兵到賺開城門一擁而入只叫單要拿逆賊長萬一
人餘人勿得驚慌長萬倉心無計意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見滿
朝俱是甲士填塞有內侍走出言子游已被衆軍所殺長萬長嘆
一聲思列國惟陳與宋無交豈知有賂欲待奔陳又想家有八十
餘歲老母嘆曰天倫不可棄也復翻身至家扶母登輦左手挾戟
右手推輦而行斬門而出其行如風無人敢攔阻者宋國至陳相

登車傍若無人宋閔公即位共十年只因一句戲言遂遭逆臣毒手春秋世亂視弑君不啻割雞可嘆可嘆史臣有仇牧贊云

世降道斁

綱常掃地

堂簾不隔

君臣交戲

君戲以言

臣戲以戟

壯哉仇牧

以笏擊賊

不畏強禦

忠肝瀝血

死重泰山

名光日月

大宰華督聞變挺劍登車將起兵討亂行至東宮之西正遇長萬

長萬並不交言一戟刺去華督墜于車下又復一戟殺之遂奉閔

公之從弟公子游爲君盡逐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君孫群公子出

奔蕭宋邑今符公子御說奔毫今厚陽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

君之嫡弟今在毫必有變若殺御說群公子不足慮也乃使其子

各人皆大笑長萬面頰發赤變變成怒兼乘酒醉一時性起不顧

君臣之分大罵曰無道昏君汝知囚能殺人乎閔公亦怒曰賊囚

怎敢無禮便去搶長萬之戟欲以刺之長萬也不來奪戟逕提博

局把閔公打倒只等打你嘴裏再復搥拳竟是不人鬥毆之甚嗚呼哀哉閔公

死于長萬拳下嘴裏人看樣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勃未息提戟步

行及于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曰昏君無禮吾已殺

之矣說得巧仇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曰吾非醉乃實話也遂以

手中血汚示之仇牧勃然變色大罵弑逆之賊天理不容便舉笏

來擊長萬雖是忠激于心然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擲戟于地以

手來迎左手將笏打落右手一揮正中其頭頭如齏粉齒拆隨手

躍去嵌入門內三寸真絕力也仇牧已死長萬乃拾起畫戟緩步

東野列全志卷之四

莊王十五年王有疾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

史作釐王計告至傳作僖王

宋時宋閔公與宮人遊于蒙澤使南宮長萬擲戟爲戲原來長萬

有一絕技能擲戟于空中高數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宮人欲觀

其技所以閔公召長萬同遊長萬奉命耍弄了一回宮人都誇獎

不已閔公微有妬恨之意

臣有長技君之福也妬恨得可笑之甚

命內侍取博局與

長萬決賭以大金斗盛酒爲罰這博戲却是閔公所長長萬連負

五局罰酒五斗已醉到八九分地位了心中不服再請覆局閔公

曰囚乃常敗之家安敢復與寡人賭勝長萬心懷慙忿嘿然無言

忽宮侍報道周王有使命到閔公問其不意乃是報莊王之喪且

告立新君閔公曰周已更立新王卽當

遣使弔賀長萬奉曰臣未

睹王都之盛願奉使一往閔公笑曰宋國卽無人何至以囚奉使

主婚將王姬下嫁于齊徐蔡衛各以其女來媵音孕從嫁之女因魯有主婚之勞故此齊魯復通各捐兩敗之辱約為兄弟其秋宋大水魯莊公曰齊既通好何惡于宋使人弔之宋感魯恤災之情亦遣人來謝因請南宮長萬魯莊公釋之歸國自此三國和好各消前隙髻仙有詩曰

乾時長勺互雄雌

又見乘邱覆宋師

勝負無常終有失

何如修好兩無危

却說南宮長萬歸宋宋閔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長萬大慙而退大夫仇牧私諫閔公曰君臣之間以禮相交不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戒之凡上下之間皆然不獨君臣也閔公曰孤與長萬習狎雖是習狎只怕奸心無傷也再說周

時周莊王十三年之春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

侯乎

齊桓公政治未修而先欲恃力以服諸侯見前錯了所以又有後敗

鮑叔牙曰齊魯皆千乘之

國勢不相下以主客為強弱

此語大說差了兵皆以主客為強弱乎

昔乾時之戰我

為主是以勝魯今長勺之戰魯為主是以敗于魯臣願以君命乞

師于宋齊宋同共可以得志桓公許之乃遣使行聘于宋請出宋

師宋閔公捷自齊襄公時兩國時常共事今聞小白即位正欲通

好遂訂師期以夏六月初旬兵至郎城魯地相會至期宋使南宮長

萬為將

長萬戰將耳非主軍之材宋之用之悞矣

猛獲副之齊使鮑叔牙為將仲孫湫

副之各統大兵集于郎城齊軍于東北宋軍于東南魯莊公曰鮑

叔牙挾忿而來加以宋助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吾國無其

對手兩軍並峙互為犄角何以禦之大夫公子偃進曰容臣自出

話說魯莊公大敗齊師乃問于曹劌曰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有
說乎曹劌曰夫戰以氣為主氣勇則勝氣衰則敗勝敗之源以理
際則全在于氣鼓所以作氣也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
矣說得的當氣竭吾不鼓以養三軍之氣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
禦竭不勝何為莊公曰齊師既敗始何所見而不追繼何所見而
追請言其故曹劌曰齊人多詐恐有伏兵其敗走未可信也吾視
其轍跡縱橫軍心已亂又望其旌旗不整急於奔馳是以逐之莊
公曰卿可謂知兵矣乃拜為大夫厚賞施伯薦賢之功髯翁有詩
云

強齊壓境舉朝憂

章布誰知握勝籌

莫怪邊庭捷報齊

繇來肉食少佳謀

亦于此古焉作事之成敗亦于此定焉蔡哀未有不足于息
不要歸設款可也設款而不敬失其立身之本矣兵敗而身
辱其亦有所取之歟

息侯導楚伐蔡猶曰人情報怨之常奈何使楚伐已請救于
蔡而因以圖之乎若度其不肯來救是此計爲虛設也若其
必來是蔡侯猶有親親恤隣之誼也彼以親恤之誼來而我
因以圖之息侯之罪浮于蔡哀多矣卒之國溺而妻爲虜有
以哉

列國之君雖奸險無道未有因貪女色而滅人國者况所欲
卽國君之妻乎楚之無道若此而中國曾不能以一旅加之
真是可恥

叔牙鑒長勺之敗使有戒心故能全軍而退可見謹慎二字是行軍要緊之着

古今來以戲言取禍者不可勝數出言之人自以爲與彼狎習可以無妨不知無心之言反作有心之聽受者不較而飲恨于心積之深而發之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惟口出好與戎信哉

君子之進身也以道義小人之進身也以貨祿觀其進身之初其人之人品心術已可概見觀于監紹易牙之所以進豈不較然也哉

禮曰毋不敬又曰敬者立身之本蓋不特進德修業而已凡有國有家者盛衰于此觀焉興廢于此卜焉即一身之修短

身見及國全
用兵無算不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嫪

用兵全以謀勝故將在謀而不在勇勇者偏裨卒伍之事
南宮長萬勇雖過人不知用兵之法恃勇而驕軍無警備及
子偃之兵一出帶傷被擒勇何在耶歸國之後全無悔心因
君戲言遂行弑逆真古今未有之變後雖正法爲醢遍賜群
臣猶爲未蔽厥辜

子偃虎皮冒馬之計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以弱敵強
此等甚妙然已開田單火牛孔明假獅等計之祖

亦未之聞耶下令擊鼓進兵先陷者重賞莊公聞鼓聲震地亦教鳴鼓

對敵曹劌止之曰齊師方銳宜靜以待之傳令軍中有敢喧譁者

斬齊兵來衝魯陣陣如鐵桶不能衝動意得妙然能禁之使不喧

能軍矣以意來只得退後少頃對陣鼓聲又震魯軍寂如不聞齊

師又退鮑叔牙曰魯怯戰耳再鼓之必走曹劌又聞鼓響謂莊公

曰敗齊此其時矣可速鼓之論魯是初次鳴鼓論齊已是第三通

鼓了齊兵見魯兵兩次不動以為不戰都不在意了誰知鼓聲一

起突然而來刀砍箭射勢如疾雷不及掩耳殺得齊兵七零八落

大敗而奔可見兵無強弱只莊公欲行追逐曹劌曰未可也臣當

察之又是乃下車將齊兵列陣之處周圍看了一遍復登車軾遠

望良久曰可追矣莊公乃驅車而進追三十餘里方還所獲輜重

齊桓公聞之謂管仲曰孤新嗣位不欲頻受干戈請先伐魯何如

管仲對曰軍政未定未可用也桓公不聽既已信之篤而任之專矣此處却又不聽何地

豈曰管子遂拜鮑叔牙為將率師直犯長勺魯地莊公問于施伯

曰齊欺吾太甚何以禦之施伯曰臣薦一人可以敵齊莊公曰卿

所薦何人施伯對曰臣識一人姓曹名劇音貴隱於東平之鄉從未

出仕其人真將相之才也莊公命施伯往招之劇笑曰肉食者無

謀肉食者乃諫及藿食耶施伯曰藿食能謀行且肉食矣賢才用與不用

乃所爭在藿食肉食之遂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劇曰

問世情可嘆亦復可鄙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于行間莊公喜

其言與之共載直趨長勺鮑叔牙聞魯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

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便是壞事兵驕者敗叔牙

却是桓公遂拜管夷吾為相國賜以國中市租一年其隰朋以下

五人皆依夷吾所薦一一拜官各治其事遂懸榜國門凡所奏富

強之業次第盡舉而行之獨有招賢訪士一條不行殊為可惜他日桓公又問于管

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田獵也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

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為而害霸夷吾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賢而

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小人參之害霸此說雖是然

蓋管子原說是用賢桓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

後人便借以自固也禮在高國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

父裁決又禁國人語言不許犯夷吾之名不問貴賤皆稱仲蓋古

人以稱字為敬也却說魯莊公聞齊國拜管仲為相大怒曰悔不

從施伯之言反為孺子所欺乃簡車蒐乘謀伐齊以報乾時之仇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告於太廟欲拜管夷吾爲相夷吾辭而不受桓公曰吾納子之伯
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爲不受對曰臣聞大厦之成非一木
之材也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定先
帝手正是桓公曰五傑爲誰對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
柔臣不如隰明請立爲大司行禦章萊闕土地聚粟衆多盡地之
利臣不如甯越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
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
執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甯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
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
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試想這五個人的人品學問
何曉得恁切故知君欲霸王臣雖不木強成君命以效區區不是
管子志在用齊也

足以橫行於天下。桓公曰：兵勢既強，可以征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周室未屏，鄰國未附。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莫若尊周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重爲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貲，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管子所說諸法後來無不次第舉行，獨此事未常見用。所以管子死後，無有繼人，齊國遂亂，可惜。又使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則天下諸侯皆相率而朝於齊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周，使修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桓公與管夷吾連語三日三夜，字字投機，全不知倦。桓公大悅。到此方是真正歡喜，真正信任從前只是鮑叔說的好聽，故姑試之耳。乃復齋戒三日。

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卽以此爲軍令
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成里
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
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率之
十五鄉出三萬人寓兵于農千古一善法以爲三軍君主中軍高國二子
各主一軍四時之際從事田獵春曰蒐音長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
以除五穀之災秋曰獮音先行殺以順秋氣冬曰狝圍守以告成功
使民習於武事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勿令遷
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莖同恤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
少音少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識足以不散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則同樂死則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有此三萬人

美者以鑄劍戟試諸大馬惡者以鑄鉏夷斤櫨試諸壤上桓公曰
用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爲錢煮海爲鹽其利通於天
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爲女閭三百卽今娼妓以
安行商商旅如歸自貨駢集因而稅之此數事便是雜伯之術不可入於聖人之道者也
以佐軍興如是而財用可足矣桓公曰財用旣足然軍旅不多兵
勢不振如何而可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强於力君
若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諸侯皆將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見其勝也
君若強兵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此語不特善藏其用不以示天下諸侯亦使民由之而不使知
之也臣請作內政而寄之以軍令焉桓公曰內政若何對曰內政
法也之法制國以二十爲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
足兵桓公曰何以足兵對曰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殺

事乃明驗也

今日君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以使其民則紀綱立而

國勢振矣桓公曰如何而能使民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必先愛民

千古之爲民上者當書諸紳而後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

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

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

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一節純是王道此愛民之道也桓公

曰愛民之道旣行處民之道若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

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

業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旣安矣甲兵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

當制贖刑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韞音盾盾一戟小罪分別

八金疑罪則宥之訟理相對者令納兩矢十二矢也許其平金旣聚矣

鮑叔牙仍送管夷吾於郊外公館之中至期三浴而三襲之去其不祥覺者以衣冠袍笏比於上大夫桓公親自出郊迎之與杏澤除其身也

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駭然史官有詩云

爭賀君侯得相臣

只因此日捐私忿

誰知卽是檻車人

四海欣然號霸君

管夷吾已入朝稽首謝罪桓公親手扶起賜之以坐夷吾曰臣乃俘戮之餘得蒙有死實爲萬幸敢辱過禮桓公曰寡人有問於子子必坐然後敢請夷吾再拜就坐桓公曰齊千乘之國先僖公威服諸侯號爲小霸自先襄公政令無常遂構大變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說得人聳然却又不是迂闊試觀齊之已

石名播于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覺欣然動色

說得熱鬧之甚促膝而前曰如卿所言當今亦有其人否鮑叔牙

曰君不求其人則已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有

五實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思信可結於百姓

弗若也制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音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敢戰無退弗若也桓公曰卿即召來寡人將叩其所學此言殊輕

之以鮑叔牙曰臣聞賤不能臨貴貧不能役富疎不能制親君欲

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厚其祿秩隆以父兄之禮不可夫相者君之

亞也相而召之是輕之也相輕則君亦輕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

常之禮君其卜曰而郊迎之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

誰不思効用於齊者桓公曰寡人聽子乃命太卜擇吉日郊迎管

得一賢相臣敢不賀

此言不足以動桓公之心故尚不見聽

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

鈞其矢尚在寡人每戚戚於心得食其肉不厭况可用乎鮑叔牙

曰臣人者各爲其主射鈞之時知有糾不知有君君若用之當爲

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鈞哉

此語解說得明透所以桓公赦之從來之皆用仇人者都是此一句話

桓公曰寡人姑聽子赦勿誅鮑叔牙乃迎管夷吾至於其家朝夕

談論却說齊桓公修拔立之功高國世卿皆加采邑欲拜鮑叔牙

爲上卿任以國政鮑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

至於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鮑叔

牙曰所謂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治國

家之才也

有自知之明而又不能於自屈真是大賢

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夷

勳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

無恙卽命破檻出之夷吾曰非奉君命未可擅脫鮑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子夷吾曰吾與召忽同事子糾旣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於其難臣節已虧矣况復反面而事仇人召忽有知將笑我於地下此個是不得不不然之說然在鮑叔牙面前也說一番我反嫌其不直鮑叔牙曰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不拘小諒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時主公志大識高若得子爲輔以經營齊國霸業不足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成無益之事哉夷吾心中豈不知之而煩鮑叔牙之說乎然夷吾旣那等說來則鮑叔牙不得不如此說去此等處我不喜看夷吾嘿然不語乃解其束縛留之於堂阜鮑叔遂回臨淄見桓公先弔後賀桓公曰何弔也鮑叔牙曰子糾君之兄也君爲國滅親誠非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雖然何以賀寡人鮑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

中已知鮑叔牙之謀誠恐施伯智士雖然釋放倘或翻悔重加追還吾命休矣心生一計製成黃鵠之詞教役人歌之詞曰

黃鵠黃鵠戢其翼繫其足不飛不鳴兮籠中伏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跼兮陽九兮逢百六引頸長呼兮繼之以哭

黃鵠黃鵠天生汝翼兮能飛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羅網兮誰與與一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漸陸嗟彼弋人兮徒傍觀而躑躅

役人既得此詞且歌且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計一日得兩日之

程遂出魯境魯莊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而返夷吾仰

天嘆曰吾今日乃更生也行至掌阜今青州府蒙陰縣鮑叔牙先往見夷

吾如獲至寶并喜夷吾得生喜齊之得夷吾也迎之八館曰仲幸

頭觸殿柱而死管夷吾曰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

齊國爲子糾白冤明知可以不死不特不死而便束身入檻車之

中施伯私謂魯莊公曰臣觀管子之容似有內援必將不死是事

識者亦是怪事此人天下奇才若不死必大用於齊大用於齊必霸天下

魯白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請于齊而生之管子生則必德我德我

而爲我用齊不足慮也莊公曰齊君之仇而我留之雖殺糾怒未

解也施伯曰君以爲不可用不如殺之以其屍授齊莊公曰善公

孫隰朋聞魯將殺管夷吾疾趨魯庭來見莊公曰夷吾射寡君中

鉤寡君恨之切骨欲親加刃以快其志若以屍還猶不殺也自殺

殺有何分別而如此爭之則是破莊公信其言遂囚夷吾并函封

子糾召忽之首交付隰朋隰朋稱謝而行却說管夷吾在檻車之

分任五傑又是絕妙智術蓋雖聖人亦未有能一人獨治者
齊用五傑是管子先得五個得力幫手了。自己居中調度便
好施爲真是宰相之器

曹劌敗齊只是一穩字從來之能勝人者無不田於穩不特
用兵而已也

却說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即召施伯計議曰向不聽子言以致
兵敗今殺糾與存糾孰利施伯曰小白初立即能用入敗我兵於
乾時此非子糾之北也况齊兵壓境不如殺糾與之講和時公子
糾與管夷吾召忽俱在生寶魯莊公使公子偃將兵襲之殺公子
糾執召忽管仲至魯將納檻車召忽仰天大慟曰爲子死孝爲臣
死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地下召忽人品亦自正大安能受桎梏之辱遂以

鮑叔之薦管子全用誘法。乘齊桓侈大之心說得功業聲名輝煌燦爛。先已使他心中熱鬧。不過了却說要如此。須得此人便令他不得不上路。真是善用誘法。

鮑叔深知管子之才小。用之不足以有爲。故說桓公加以隆禮。蓋禮之不重則用之不專。用之不專不足以成事也。鮑叔薦賢爲國苦心。令人嘆想不置。

管子治齊許多作用。而其對桓公之間言使民必先愛民。已是其綱領了。尤妙在開頭便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又是綱領中之綱領。蓋此四字實治家國之要圖。管子去古未遠。學術淳正。故開口便提此四字。昔人謂齊襄宣淫致亂。齊難未平。故管子首以此言正之。不特淺視管子亦輕視四字矣。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四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十六回

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管子志在用齊其於齊國之政事人物無不熟悉於胸中只
看其初見桓公諸說豈一時所能猝辦者惟其志在用齊故
不惜人檻車而北面事仇也

鮑叔之薦管子不難難在桓公之肯用肯用不難難在即用
以爲相捐射鈎之恨而尊寵之又專用之而不疑不以小人
之讒而生忌宜管子之得以展布其才也



夏曆及國志卷之三
提起射鉤之事魯必信矣隱朋唯唯而去魯侯得書即召施伯不
知如何計議且聽下回分解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敢爭較齊兵大勝而歸齊侯小白早朝百官稱賀鮑叔牙進曰子糾在魯有管夷吾召忽為輔魯又助之心腹之疾尚在未可賀也齊侯小白曰為之奈何鮑叔牙曰乾時一戰魯君臣膽寒矣臣當統三軍之衆壓魯境上請討子糾魯必懼而從也乘勝而脅之易也先發齊侯曰寡人請舉國以聽子鮑叔牙乃簡閱車馬率領大軍直至汶陽清理疆界遣公孫陽朋齊莊公曾孫戴仲之子致書於魯侯曰

外臣鮑叔牙百拜魯賢侯殿下家無二主國無二君寡君已奉

宗廟公子糾欲行爭奪非不二之誼也寡君以兄弟之親不忍

加戮願假手於上國管仲召忽寡君之仇請受而戮於太廟

隰朋臨行鮑叔牙囑之曰管夷吾天下奇才吾言於君將召而用

之為國必須得人必令無死隰朋曰倘魯欲殺之如何鮑叔曰但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五齊世家第二十五

魯兵之後曹沫挺戟大呼曰主公速行吾死於此顧秦子曰汝當助吾秦子便接住王子成父廝殺曹沫便接住東郭牙廝殺管夷吾保着魯莊公召忽保着公子糾奪路而行有紅袍小將追魯侯至急魯莊公一箭正中其額又有一白袍者追來莊公亦射殺之齊兵稍却管仲教把輜重用兵乘馬之類連路棄棄恣齊兵搶掠方纔得脫曹沫左膊復中一刀倘刺殺齊軍無數憤圍而出秦子戰死於陣史官論魯莊公乾時之敗實爲自取有詩嘆云

子糾本是仇人亂

何必勤兵往納之

若念深仇天不戴

助糾不若助無知

魯莊公等脫離虎口如漏網之魚急急奔走隰朋東郭牙從後趕來直追過汶水將魯境內汶陽之田盡侵奪之設守而去魯人不

繡字黃旗偃之於地梁子復取旗建於自車之上紀信誤楚秦子已有本

問其故梁子曰吾將以誤齊也魯莊公見事急跳下戎車別乘輅

車輅音馬音微服而遁秦子監跽踵定殺出重圍甯越望見繡旗

伏於下道認是魯君麾兵圍之數重梁子免胄以面示曰吾魯將

也吾君已去遠矣鮑叔牙知齊已全勝鳴金收軍仲孫湫獻戎輅

甯越獻梁子齊侯命斬於軍前齊侯因王子成父東郭牙兩路兵

尚無下落留甯越仲孫湫屯於乾時大軍奏凱先回再說管夷吾

等管轄輅車在於後營聞前營戰敗教召忽同公子糾守營悉起

兵車自來接應止遇管莊公合兵一處曹沫亦收拾殘車敗卒奔

回計點之時十停已折其七夷吾曰軍氣已喪不可留矣乃連夜

發營而起行不二日忽見兵車連路乃是王子成父東郭牙抄出

善用其莊公曰如仲之言小白已射死久矣遂出令於乾時安營

魯侯營於前子糾營於後相去二十里次早謀報齊兵已到先鋒

雍廩索戰魯莊公曰先破齊師城中自然寒膽也遂引秦子梁子

駕戎車而前呼雍廩親數之曰汝首謀誅賊求君子我今又改圖

誰叫你不早來的信義安在挽弓欲射雍廩雍廩佯作羞慚抱頭鼠竄莊

公命曹沫逐之雍廩轉轅來戰不幾合又走曹沫不合奮生平之

勇挺着畫戟趕來却被鮑叔牙大兵圍住曹沫深入重圍左衝右

突身中兩箭死戰方脫却說魯將秦子梁子恐曹沫有失正待接

應忽聞左右砲聲齊震竄越仲孫湫兩路伏兵齊起鮑叔牙率領

中軍如牆而進三而受敵魯兵不能抵當漸漸奔散鮑叔牙傳令

有能獲魯侯者賞以萬家之邑使軍中大聲傳呼秦子急取魯侯

但看一時權變處

便知有智合諸侯

鮑叔牙曰魯兵未至宜預止之乃遣仲孫湫往迎魯莊公告以有君莊公知小白未死大怒曰立子以長孺子安得爲君孤不能空以三軍退也仲孫湫回報齊桓公曰魯兵不退奈何鮑叔牙曰以兵拒之乃使王子成父將右軍甯越副之東郭牙將左軍仲孫湫副之鮑叔牙奉桓公親將中軍雍廩爲先鋒兵車共五百乘分撥已定東郭牙請曰魯君慮吾有備必不長驅乾時齊地水草方便此駐兵之處也若設伏以待乘其不備破之必矣鮑叔牙曰善使甯越仲孫湫各率本部分路埋伏使王子成父東郭牙從他路抄出魯兵之後雍廩挑戰誘敵却說魯莊公同子糾行至乾時管夷吾進曰小白初立人心未定宜速乘之必有內變亦是揣情度勢之言不知小白已能

過了鮑叔牙曰夷吾雖去恐其又來此行不可遲也乃使小白變服載以溫車有遮蔽者從小路疾馳將近臨淄鮑叔牙單車先入城中遍謁諸大夫盛稱公子小白之賢立長自是順事今欲越兄而立亦是白諸大夫曰子糾將至何以處之鮑叔牙曰齊連弒二君非然理勢諸大夫曰子糾將至何以處之鮑叔牙曰齊連弒二君非賢者不能定亂況迎子糾而小白先至天也魯君納糾其望報不淺昔宋立子突索賂無厭兵連數年吾國多難之餘能堪魯之徵求乎說得利害分明蓋言小魯大諒魯人自知諸大夫曰然則何以謝魯侯叔牙曰吾已有君彼自退矣大夫陽明東郭牙齊聲曰叔言是也於是迎小白入城即位是為糴公髡仙有詩單咏射鈞之事詩曰

魯公懽喜莒人愁

誰道區區中帶鈞

十餘里正遇莒兵停車造飯管夷吾見小白端坐車中上前鞠躬
曰公子別來無恙今將何往小白曰欲奔父喪耳夷吾曰糾居長
分應主喪公子幸少留無自勞苦鮑叔牙曰仲且退各爲其主不
必多言夷吾見莒兵睜眉怒目有爭鬪之色誠恐衆寡不敵乃佯
喏而退驀地彎弓搭箭覷定小白颺的射來小白大喊一聲口吐
鮮血倒於車上鮑叔牙急忙來救從人盡叫道不好了齊啼哭
起來管夷吾率領那三十乘加鞭飛跑去了夷吾在路嘆曰子糾
有福合爲君也我却說小白有福合爲君也那一方面便還報魯侯
酌酒與子糾稱慶此時放心落意一路邑長獻饌進饌遂緩緩而
行誰知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帶鉤夷吾妙手只中帶小白知夷
吾妙手恐他又射一時急智嚼破舌尖噴血詐倒連鮑叔牙都瞞

施伯諫曰齊魯互為強弱齊之無君魯之利也請勿動以觀其變
莊公躊躇未決時夫人文姜因襄公被弑目祝邱歸於魯國日夜
勸其子與兵伐齊討無知之罪為其兄報仇不特是親舅舅視又人又是假老子此也
焉得不報文及聞無知受戮齊使來迎公子糾為君不勝之喜主
姜之言是也定納糾催促莊公起程莊公為母命所迫遂不聽施伯之言親率
兵車三百乘用曹沫為大將秦子梁子為左右護送公子糾入齊
管夷吾謂魯侯曰公子小白在莒莒地比魯為近倘彼先入主客
分矣乞假臣良馬先往邀之他便先算此一着是下棋爭先手者魯侯曰甲卒幾何
夷吾曰三十乘足矣多則累重少則不足自護却說公子小白聞
國亂無君與鮑叔牙計議回莒子借得兵車百乘護送還齊這里
管夷吾引兵晝夜奔馳行至卽墨聞莒兵已過從後追之又行三

而前雍廩自後刺之血流公座登時氣絕計無知爲君絕一月餘
耳哀哉連夫人聞變自縊於宮中史官詩云

祇因無寵聞襄公

誰料無知寵不終

一月夫人三尺帛

何如寂寞守空宮

當時雍廩教人於朝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高侯政在欸客
忽聞門上傳板報說外廂舉火高侯即便起身往內而走連稱管
至父出其不意却待要問其緣故廬下預伏壯士突然殺出將二
人砍爲數段雖有從人身無寸鐵一時畢命雍廩與諸大夫陸續
俱到高麻公同商議將一人心肝剖出祭奠襄公一面遣人於姑
婪離宮取出襄公之屍重新殯殮一面遣人於魯國迎公子糾爲
君魯莊公聞之大喜便欲爲公子糾起兵

異母兄弟面上理應與
兵魯莊真是有情人

掌東郭牙曰敬仲雖疾惡如仇然爲國自貶當不靳也吾力能必之遂以雍廩之謀告於高侯高侯許諾卽命東郭牙往連管一家致意俱如期而至高侯執觴言曰先君多行失德老夫日虞國之喪亡今幸大夫援立新君老夫亦獲守家廟同因老病不與朝班今幸賤體稍康特治一酌以報私恩兼以子孫爲托

說得人情入理委婉好聽

其必須如此說者蓋無故見招易起人疑況連管是身有毛病者耶一動其疑事便有變故如此以穩之也

連稱與管

至父謙讓不已高侯命將重門緊閉今日飲酒不盡歡不已預戒閹人勿通外信直待城中舉火方來傳報却說雍廩懷匕首直叩宮門見了無知奏言公子糾率領魯兵且晚將至幸早圖應敵之計無知問國舅何在雍廩曰國舅與管大夫郊飲未回百官俱集朝中專候主公議事無知信之方出朝堂尙未坐定諸大夫一擁

壓班人人皆有怨憤之意。雍廩知衆心不附，佯言曰：「有客自魯來，傳言公子糾將以魯師伐齊。諸君聞之，否？」諸大夫皆曰：「不聞。」雍遂不復言。既朝，退，諸大夫互相約會，俱到雍廩家叩門。公子糾伐齊之信，雍廩曰：「諸君謂此事如何？」東郭牙曰：「先君雖無道，其子何罪？」可見連管錯處只在非立無知耳吾等曰：「望其來也。」諸大夫有泣下者。雍廩曰：「廩之屈膝，寧無人心正欲委曲以圖事耳。」諸君若肯相助，共除弑逆之賊，立先君子，豈非義舉？」東郭牙問計。雍廩曰：「高敬仲名國之世臣素有才望，爲人信服。連管二賊得其片言，獎信重於千鈞，恨不能耳。誠使敬仲置酒以招二賊，必欣然往。赴吾僞以子糾兵信面啓公孫，彼愚而無勇，愚則不知防範而易欺，無勇則不至有反博及跣脫之事，亦知己知彼之說也。俟其相就，卒然刺之，誰爲救者？然後舉火爲號，闔門而誅二賊，易如反

會叔牙謂小白曰君以淫聞為國人笑及今止之猶可掩飾更相
往來如水決堤將成泛溢子必進諫小白果入諫襄公曰魯侯之
死疇有煩言男女嫌疑不可不避襄公怒曰孺子何得多言以屢
蹴之小白趨而出鮑叔曰吾聞之有奇淫者必有奇禍吾當與子
適他國以俟後圖小白問當適何國鮑叔曰大國喜怒不常不如
適莒莒小而近齊小則不敢慢我近則旦暮可歸出亡亦有不同
欲避禍故叔牙之計為得之若得罪出奔則當取其國大而適遠者矣小白曰善乃奔莒國襄公聞
之亦不追還及公孫無知篡位來召管夷吾夷吾曰此輩兵已在
頸尚欲累人耶時運將至刺殺與社忽共計以魯為子糾之母家
乃奉糾奔魯魯莊公居之於生室魯地名月給廩餼魯莊公十二年
春二月齊公孫無知元年百官賀日俱集朝房見連管二人公然

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與鮑叔牙同賈至分金時夷吾多取一倍鮑叔從之人心懷不平鮑叔曰仲非貪此區區之金因家貧不給我自願讓之耳又曾領兵隨征每至戰陣輒居後隊及還兵之日又爲先驅多有笑其怯者鮑叔曰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養豈真怯鬪耶又數與鮑叔計事往往相左鮑叔曰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時定當百不失一矣夷吾聞之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哉遂結爲死生之交值襄公諸兒卽位長子曰糾魯女所生次子小白莒女所生雖皆庶出俱已成立欲爲立傳以輔導之管夷吾謂鮑叔牙曰君生二子異日爲嗣非糾卽白吾與爾各傳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薦舉叔牙然其言於是管夷吾同召忽爲公子糾之傅叔牙爲公子小白之傅襄公欲迎文姜至禚相

有長短處了

管子不應無知之召及請先邀小白智術已見一班特小白
有福爲君故使其事不成耳不然卽墨一箭寧非成功之樞
紐耶魯莊忘其不共戴天之仇生助其兵死定其事真是大
沒分曉子前謂之爲混帳人非混語也

雍廩借助高國而殺連稱管至遂以弑君亦爲衆情之所順
耳不然能使其事之必就耶使連管當日於二公子中擁戴
一人事寧至于此也故順逆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小白初
入齊國便能殺敗魯師不特其福分有徵亦見用人有效也
取威定伯之基實始於此

却說管夷吾字仲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博通墳典淹貫古今

知夷吾肯應召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管鮑交情。千古傳爲佳話。分金臨陣之事。固所難得。但議事不中。雖有至交。鮮不以爲無才者。鮑叔乃言其時之不適。真爲知己之言。今人恒情於分金怯敵等事。或有包涵都爲其計事有用耳。及計事不中。尙何取哉。亦必并其分金怯敵而悔之矣。此所以管鮑交情爲千古佳話也。

叔牙先教公子諫止襄公會禱。管夷吾不應。管至父之召。正是一般人物。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召却奉子糾奔魯。智計便

假使從昏稱死節

飛廉崇虎亦堪旌

又詩嘆齊襄公云

方張惡焰君侯死

諱魯鄭二君

將熄兇威大豕狂

惡貫滿盈無不斃

勸人作善莫商量

連稱管至父重整軍容長驅齊國公孫無知預集私甲一聞襄公
凶信引兵開門接應連管二將入城二將杜言曾受先君僖公遺
命奉公孫無知卽位立連妃爲夫人連稱爲正卿號爲國舅管至
父爲亞卿諸大夫雖勉強排班心上不服便知後日惟雍廩再三
稽首謝往日爭道之罪極其卑順無知赦之仍爲大夫高國齊之
世稱病不朝無知亦不敢黜之至父勸無知懸榜招賢以收人望
能出此主意還算能因薦其族子管夷吾之才無知使人召之未
人只是所輔不好耳

連年用兵黷武殃民是不仁也背父之命疎遠公孫是不孝也兄
妹宜淫公行不忌是無禮也不念遠戍瓜期不代是無信也仁孝
禮信四德皆失何以為人數說得事理包不知今日此舉自己却有理否吾今日為魯
桓公報仇遂斫襄公為數段以床褥裹其尸與孟陽同埋于尸下
計襄公在位只五年史官評論此事謂襄公疎遠大臣親昵群小
石之紛如孟陽徒人費等平日受其私恩從于昏亂雖視死如歸
不得為忠臣之大節此髮語論得大是一連稱管至父徒以人戍不代遂行
篡弑當是襄公惡貫已滿假于二人耳彭生臨刑大呼死為妖孽
以取爾命大豕見形非偶然也髡翁有詩咏費石等死難之事詩
云

捐生殉主是忠貞

費石千秋無合名

不暇致詳上前一步便刺誰知連稱身被重鎧刀刺不入却被連
稱一劍劈去斷其二指還復一劍劈下半箇頭顱死于門中石之
紛如便挺矛來鬪約戰十餘合連稱轉鬪轉進紛如漸漸退步誤
絆石階脚蹉亦被連稱一劍砍倒遂入寢室若有警備何至于此侍衛先已
驚散團花帳中臥著一人錦袍遮蓋連稱手起劍落頭離枕畔舉
火燭之年少無鬚連稱曰此非君也使入遍搜房中並無踪影連
稱自引燭照之忽見戶檻之下露出絲文履一隻知戶後藏躲有
人不是諸兒是誰打開戶後看時若有警備何至于此那昏君因足疲做一
堆兒蹲着那一隻絲文履仍在足上連稱所見之履乃是先前大
豕啣去的不知如何在檻下分明是冤鬼所爲可不畏哉連稱認
得諸兒似雞雛一般一把掙出戶外擲于地下大罵無道昏君汝

衣以背示之。連稱見其血肉淋漓，遂信其言，解費之縛，囑以內應。隨即招管至，父引著衆軍士殺入離宮。若有警備何至于此且說徒人費翻身入門，正遇石之紛如，告以連稱作亂之事。遂造寢室，告于襄公。襄公驚惶無措，費曰：「事已急矣，若使一人僞作主公，臥于床土，主公潛伏戶後，幸而倉卒不辨，或可脫也。」孟陽曰：「臣受恩踰分，願以身代，不敢恤死。」孟陽即臥于床，以面向內。襄公親解錦袍覆之，伏身戶後。若有警備何至于此問徒人費曰：「汝將何如？」費曰：「臣當與紛如協力拒賊。」襄公曰：「不苦肯創乎？」費曰：「臣死且不避，何有于創？」襄公嘆曰：「忠臣也。」徒人費合石之紛如，引衆拒守中門，自己單身挾著利刃，詐爲迎賊，欲刺連稱。其時衆賊已攻進大門。若有警備何至于此連稱挺劍當先開路，管至父列兵門外，以防他變。徒人費見連稱來勢兇猛，

枉殺彭生應化厲

諸兒空自引雕弓

徒人費與從人等扶起襄公臥于車中傳令罷獵復回姑蘇離宮
住宿襄公自覺精神恍惚心下煩躁想是從車中倒撞下來時軍
中已打二更襄公因左足疼痛展轉不寐謂孟陽曰汝可扶我緩
行幾步先前墜車匆忙之際不知失履到此方覺問徒人費取討
費曰屨爲大豕銜去矣襄公心惡其言乃大怒曰汝既跟隨寡人
豈不看履之有無若果銜失當時何不早言自執皮鞭鞭費之背
血流滿地方止徒人費被鞭含淚出門正遇連稱引著數人打探
動靜若有警備將徒人費一索細住問曰無道昏君何在費曰在
寢室又問已臥乎曰尚未臥也連稱舉刀欲砍費曰勿殺我我當
先入爲汝耳目連稱不信費曰我適被鞭傷亦欲殺此賊耳乃袒

餽獻酒肉襄公歡飲至夜遂留宿焉次日起駕往貝邱來見一路
樹木蒙茸藤蘿鬱鬱襄公駐車高阜傳令舉火焚材然後合圍較
射縱放鷹犬火烈風猛狐兔之類東奔西逃忽有大豕一隻如牛
無角似虎無斑形像古怪從火中奔出竟上高阜蹲踞於車駕之
前時眾人俱往馳射惟孟陽立于襄公之側襄公顧孟陽曰汝爲
我射此豕孟陽睜目視之大驚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也襄公大
怒曰彭生何敢見我奪孟陽之弓親自射之連發三矢不中那大
豕直立起來雙拱前蹄效人行步放聲而啼哀慘難聞嘶得襄公
毛骨俱竦從車中倒撞下來跌損左足脫落了絲衣履一隻被大
豕銜之而去忽然不見髡翁有詩云

魯桓昔日死車中

今日車中遇鬼雄

莊王十一年冬十月齊襄公知姑蘇之野有山名貝邱禽獸所

聚可以遊獵乃預戒徒人費徒人者市丁或等整頓車徒將以次

月往彼田狩冬獵連妃遣宮人送信於公孫無知無知星夜傳信

葵邱通知連管二將軍約定十一月初旬一齊聚事連稱曰主上

出獵國中空虛吾等率兵直入都門擁立公孫何如管父曰主

上睦于鄰國若乞師內討何以禦之不若伏兵于姑蘇先殺昏君

然後奉公孫卽位事可萬全也衛國之事便是榜樣然則齊襄若使不復衛朔或猶未至于殺身

那時葵邱成卒因久役在外無不思家連稱密傳號令各備乾糧

往貝邱行事軍士人人樂從不在話下再說齊襄公於十二月朔

日駕車出遊止帶刀士石之紛如之至孟陽一班眾鷹犬准

備射獵不用一大臣相隨先至姑蘇原建有離宮遊玩竟日居民

不失機會也連稱曰吾妹在宮中失寵於主公亦懷怨望余囑無知陰與吾妹合計伺主公之閒隙晝夜相聞可無誤事於是再遣心腹致書於公孫無知書曰

賢公孫受先公如嫡之寵一旦削奪行路之人皆爲不平況君淫昏日甚政令無常葵邱之戍及瓜不代三軍之士憤憤思亂如有間可圖稱等願效犬馬竭力推戴稱之從妹在宮失寵銜怨天明公孫以內應之資機不可失

公孫無知得書大喜卽復書曰

天厭淫人以啟將軍之衷敬佩裏言心腹連疾奉報

無知陰使女侍通信於連妃日以連稱之書示之若事成之日當

立爲夫人

弟取兄妾無理也然於之親兄之與親妹則有間矣連氏之事得非文姜之報耶

連妃許之周

請代請而不許軍心胥怨乃可用也

可見請而許代二人尚未能即行弑逆也請而不許殆亦

天奪其魄耶

連稱曰善乃使人獻瓜于襄公固求父代襄公怒曰代出

孤意奈何請耶再俟瓜一熟可也使人回報連稱恨恨不已謂管

至父曰今欲行大事計將安出至父曰凡舉事必先有所奉然後

成公孫無知乃公子夷仲年之子先君僖公以同母之故寵愛仲

年并愛無知從幼畜養官中衣服禮數與世子無別自主公卽位

因無知向在官中與主公角力無知是勾主公仆地主公不悅一

日無知又與大夫雍廩爭道

爭行路主上怒其不遜遂黜之品秩

裁減大半無知銜恨於心久矣每思作亂恨無帮手我等不若密

通無知內應外合事可必濟連稱曰當於何時管至父曰主上性

喜用兵又好遊獵如猛虎離穴易爲制耳但得預聞出外之期方

復使衛侯另出器賄散于宋陳蔡三國

總是。味器賄人。此周莊事。世界可憐可憐。

此周莊

王九年之事却說齊襄公自敗于突放黔牟之後誠恐周王來討

乃使大夫連稱爲將軍管至父爲副領兵戍葵丘

地在此考城縣東

以遏東

南之路二將臨行請於襄公曰戍守勞苦臣不敢辭以何期爲滿

時襄公方食瓜乃曰今此瓜熟之時明歲瓜再熟當遣人代汝

此原

是隨口答應語非出誠心故後不允其請也

一將往葵丘駐札不覺一年光景忽一日

戍卒進瓜嘗新一將想起瓜熟之約此時正該交代如何主公不

遣人來特地差心腹往國中探信聞齊侯在穀城與文姜懽樂有

一月不回連稱大怒曰王姬薨後吾妹當爲繼室無道昏君不顧

倫理在外日事淫媾使吾等暴露邊鄙吾必殺之謂管至父曰汝

可助吾一臂管至父曰及瓜而代主公所親許也恐其忘之不如

乃手殺數十人然後自刎而亡。鬚髮有詩贊曰、

雖然隻旅未成功

天命昭昭耳目中

見義勇爲真漢子

莫將成敗論英雄

衛國守城軍士聞王師已敗先自奔竄齊兵首先登城四國繼之
砍開城門放衛侯朔入城公子洩公子職同甯跪收拾散兵擁公
子黔牟出走正遇魯兵又殺一場甯跪奪路先奔三公子俱被魯
兵所擒甯跪知力不能救嘆口氣奔往秦國逃難去訖魯侯將三
公子獻俘于衛衛不敢決轉獻于齊齊襄公賜教刀斧手將洩職
二公子斬訖公子黔牟是周土之壻于齊有連襟之情赦之不誅
放歸于周衛侯朔鳴鐘擊鼓重登侯位將府庫所藏金玉厚賂齊
襄公襄公曰魯侯擒三公子其勞不淺乃以所賂之半分贈魯侯

日興救衛之師汝能任其事否子突子突曰九伐之法司馬掌之

突位微才劣誠非其任必無人肯往突不敢愛死願代司馬一行

說到此處不得不憐周公又曰汝救衛能保必勝乎子突曰突今日

出師已據勝理若以文武宣平之靈仗義執言四國悔罪王室之

福非突敢必也大夫富辰曰突言甚壯可令一往亦使天下知王

室有人周王從之乃先遣甯跪歸報衛國王師隨後起行却說周

虢二公忘子突之成功僅給戎車二百乘豈是見戲于突並不推

諉告于太廟而行時五國之師已至衛城下攻圍甚急公子洩公

子職晝夜巡守懸望王朝大兵解圍誰知子突兵微將寡四字說

可笑罵盡怎當五國如虎之衆不等子突安營大殺一場二百乘

兵車如湯潑雪子突嘆曰吾奉王命而戰死不失爲忠義之鬼也

耳安得言名順乎

是

眾人視之乃下士子突也周公曰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何為不順子突曰黔牟之立已稟王命既立黔牟必

廢子朔二公不以王命為順而以納諸侯為順誠矣所不解也

最是然子突死于此數語號公曰兵戎大事量力而行王室不振

已非一日伐鄭之役先王親在軍中尚中視瞻之矢至今兩世未

能問罪况四國之力十倍於鄭孤軍赴援如以卵抵石徒自褻威

何益于事

量力而行却是正話然何不曉召他國共

子突曰天下

之事理勝力為常力勝理為變王命所在理所萃也一時之強弱

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若茂理而可以得志無一人起而問之千

古是非從此顛倒天下不復有王矣

說理透快之極然此時弄成

何奈諸公亦何面目號為王朝卿士乎號公不能答周公曰倘今

諸君之後左右衛君以誅衛之不當立者衛朔計殺兩兄致父飲恨而死獨無罪乎

為當立乎說話只顧一邊自是混帳人聲口

時周莊王八年之冬也齊襄公出車五百乘同衛侯朔先至衛境四國之君各引兵來會那四路諸侯

宋閔公捷

周莊王五年宋莊公馮卒子捷立

魯莊公同生

陳宣公杵臼

周莊王四年陳莊公林卒子杵臼立

蔡哀侯獻舞

衛侯聞五國兵至與公子洩公子職商議遣大夫甯跪告急于周

衛侯不告隣國而單單告急于周便不諳事蓋周室之不振久矣

莊王問群臣誰能為我救衛者

周公忌父西虢公伯皆曰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今齊侯諸兒不念王姬一脈之親鳩合四國以納君為名名順兵強不可敵也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二公之言差矣四國但只強

從之多也又有敝筍之詩以刺莊公詩云

敝筍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其從如雲

敝筍在梁

其魚魴鰈

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筍者取魚之器言敝壞之器不能制大魚以喻魯莊公不能防閑

文姜任其僕從出入無禁也且說齊襄公自燕回國衛侯朔迎賀

滅紀之功再請伐衛之期襄公曰今主姬已卒此舉無礙王姬雖

親乎王姬雖不足念王命但非連合諸侯不為公舉君少待之衛

亦竟可好乎胡說無禮侯稱謝過數日襄公遣使約會宋魯陳蔡四國之君一同伐衛共

納惠公其檄云

天禍衛國生逆臣洩職擅行廢立致衛君越在敝邑於今七年

孤坐不安席以疆場多事不卽誅討今幸少閒悉眾敝賦願從

說語之人襄公亦不嗔怪齊襄固是心虛然亦史臣論莊公有母
真是可笑無父忘親事仇作詩謂云

車中飲恨已多年

甘與仇讐共戴天

莫怪野人呼假子

已同假父作姻緣

文姜自魯齊同狩之後益無忌憚不時與齊襄公聚于一處或于

防魯或于穀齊地或時直至齊都公然留宿宮中儼如夫婦想是他

忘記是國人作載驅之詩以刺文姜詩云

載驅薄薄

簞第朱韞

魯道有蕩

齊子發夕

汶水滔滔

行人儻儻

魯道有蕩

齊子遊遨

薄薄者疾驅之貌簞第所以鋪車第車後戶朱韞者以朱漆獸皮
皆車飾也齊子指文姜言文姜乘此車而至齊儻儻衆貌言其僕

顧白已之耻吾所不解彼此酬酢大猶晉軍又與襄公同至禚地留連歡宿

襄公乃使文姜作書召魯莊公來禚地相會其亦有以知莊公重違

母命遂至禚謁見文姜文姜使莊公以甥舅之禮見齊襄公且謝

葬紀伯姬之事莊公亦不能拒勉強從之這等人也襄公大喜亦

具享禮款待莊公時襄公新生一女文姜以莊公內主尚虛令其

訂約為婚奇事莊公曰彼女尚血泡非吾配也文姜怒曰汝欲疎

母族耶襄公亦以長幼懸隔為嫌他目以為嫌文姜之胡說不必言矣文姜曰待二

十年而嫁亦未晚也襄公懼失文姜之意莊公亦不敢違母命兩

下只得依允甥舅之親復加甥舅情愈親密二君並車馳獵于禚

地之野莊公矢不虛發九射九中襄公稱贊不已野人竊指魯莊

公戲曰此吾君假子也莊公怒使左右踪跡其人殺之不能雪耻而只尋殺

歸乎魯乃秉禮之國往襄公乃聽其居鄆守節後數年而卒令文
之得無史官贊云
愧死否

世衰俗敝 淫風相襲 齊宮亂妹 新臺娶媳

禽行獸心 偷亡紀佚 小邦妾媵 矢節從一

寧守故廟 不歸宗國 卓哉叔姬 柏舟同式

按齊襄公滅紀之歲乃周莊王七年也是年楚武王熊通以隨侯

不朝復興兵伐隨未至而薨令尹闔祈莫敖楚主兵之官屈重秘不發

喪出奇兵從間道直逼隨城隨懼行城屈重偽以王命八盟隨侯

大軍既濟漢水然後發喪楚有如此之臣無怪其崛興之子熊貲

即位是為文王此事不題再說齊襄公滅紀凱旋文姜於路迎接

其兄至於祝丘盛為燕享用兩君相見之禮魯莊何人豈不聞乎

襲鄭國不敢出師使人來辭魯侯孤掌難鳴行至滑地滑國名近鄭地在大

名懼齊兵威留宿三日而返紀侯聞魯兵退回度不能守將城池

妻子交付其弟贏季交付賊池可也交及妻子紀侯已料贏季之必能存之矣拜別宗廟大哭

一場半夜開門而出不知所終贏季謂諸大臣曰死國與存祀二

者孰重諸大夫皆曰存祀為重贏季曰苟能存祀宗廟吾何惜自

屈所見者是然在贏季則可即寫降書願為齊外臣守紀宗廟齊

侯許之贏季遂將紀國土地戶口之數盡納于齊叩首乞哀齊襄

公收其版籍於紀廟之傍割三十戶以供紀祭祀號贏季為廟主

猶今紀伯姬驚悸而卒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禮以媚於魯西襄意

魯人可見魯之不伯姬之姊叔姬乃昔日從嫁者襄公欲送之歸

魯叔姬曰婦人之義既嫁從夫生為贏氏人死為贏氏鬼舍此安

來嫁與齊襄月
下老真是可恨言動不苟襄公是箇狂淫之輩不甚相得王姬在
宮數月備聞襄公淫妹之事默然自嘆似此茂倫悖禮禽獸不如
吾不幸錯嫁匪人為其妻者尚不能堪為之妹者不知何以自處是吾命也鬱鬱成疾不
及一年遂卒襄公自王姬之死益無忌憚心下思想文姜偽以狩
獵為名不時往禚遣人往祝丘密迎文姜到禚晝夜淫樂恐魯莊
公發怒欲以兵威脅之乃親率重兵襲紀取其邢音平鄆音茲郚音吾三
邑之地兵移鄆音城使人告紀侯速寫降書免至滅絕紀侯嘆曰
齊吾世仇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以求苟活也乃使夫人伯姬魯
公作書遣人往魯求救齊襄公出令曰有救紀者寡人先移兵伐
之此正是怕魯來救故恐嚇之與魯莊公遣使如鄭約他同力救
紀他處誇大者不同細察之自見鄭伯子儀因厲公在櫟謀
紀自然冒失冒失未有不糊塗者也

鄭伯子儀因厲公在櫟謀

逃其罪也

公子彭生拉殺魯桓有應死之罪。但不應出之齊。襄耳故現形。索命于理亦當然。必在連管謀逆之時。可見鬼神亦必借力于人事也。

洩職立黔牢而未殺子朔。便是留下禍根。終久受他禍害。便知管至父算計周到。乃斬草除根之說也。然或亦見衛朔之事而有所懲者耶。

魯莊卽位。已是四年。却定齊襄始生之女爲妻。誰不知其不可。而魯莊行之。殆是爲有孟任一段情。由正要遲遲而娶。故落得應承耳。

却說王姬至齊與襄公成婚。那王姬生性貞靜。幽閑如此德世不

何天理人情是如何。人情試想其胸中。又是何等沒分曉。子突自是義理之士。却非將才。願代司馬一行。乃有激于中耳。當時若號召侯國宣布王命。齊雖強橫。能必勝乎。周虢計不出此。惟恐子突之成功。給車二百。無異兒戲。以致喪師辱國。乃周虢二如之罪耳。

齊襄雖然無道。然非連管一人之所得弑也。過期不代。遂起逆謀。又使其妹以妾賊。夫論道理。自是罪不容于死矣。然在春秋時。却成常事。可嘆。

齊襄雖無道。然亦非無知之所。得篡也。其干齊襄。雖然失愛。却非有必報之仇。與八骨之怨。乃內勾怨妾。外連逆臣。篡位奪妻。殊已甚矣。身不爲士師。卽所殺爲應殺之人。終亦不得。

自難掩他又公然屢會文姜宣淫無忌從禽出國不帶大臣
野宿郊行不爲警備試想他胸中是何等汲分曉
王姬貞靜幽閒與齊襄便不相得及聞淫妹之事便深嘆錯
嫁匪人便可知其幽閒貞靜了事有卽此可以徵彼者此類
是也。

魯莊做事又是一箇混帳沒分曉人只看他救紀一節不約
別國而獨約鄭試想鄭國新立之事是誰之力他却肯與齊
爲仇其說厲公謀襲不敢出師乃是遮飾話耳鄭不肯來何
不別約却便班師讓仇敵之齊棄姻親之紀已是可笑縱母
宣淫頻年出會不能泯怨報仇反又與他作婚姻之約又幫
他出師伐衛又幫他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竟不論大理是如

公子儀於陳以嗣君位祭足爲大夫叔詹爲中大夫原繁爲下
大夫子儀既卽位乃委國於祭足恤民修備遣使修聘於齊陳諸
國又受盟于楚許以年年納貢永爲屬國厲公無閒可乘自此鄭
國稍安祭足真是有用之才只是心地欠端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八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齊襄只是混帳惡人做事全沒分曉只看他本意是欲行義
舉以蓋醜名却爲送一奸惡之衛朔去伐王命之黔牟已是
不可却又公然抗拒王命攻殺王師義在何處國人議論正

只與你一刀便宜了你乃帶至國中命車裂于南門車裂者將罪人頭與四肢縛于五輛車轅之士各自分向各駕一牛然後以鞭打牛牛走車行其人肢體裂而為五俗言五牛分屍此乃極重之刑襄公欲以義舉聞于諸侯故意用此極刑張大其事也高渠彌已死襄公命將其首號令南門榜曰逆臣視此齊襄公之置別人事事便沒理太甚耳一面使人收拾子驪屍首藁葬于東郭之外一面遣使告于鄭曰賊臣逆子周有常刑汝國高渠彌主謀弑君擅立庶孽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已為鄭討而戮之矣願改立新君以繼舊好原繁聞之歎曰祭仲之智吾不及也諸大夫共議立君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之祭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昭公非出何以先會迎復也好人故怨行私金不怕人指駁不如立公子儀原繁亦贊成之於是迎

襄公曰君行必有警備此賊從何而來

又駭得有理

高渠彌對曰

爭立已非一日各有私黨乘機竊發誰能防之襄公又曰曾獲得賊人否一步一步緊高渠彌曰至今尚在緝訪未有踪跡襄公大怒曰賊在跟前何煩緝訪汝受國家爵位乃以私怨弑君到寡人面前還敢以言語支吾寡人今日爲汝先君報仇叫力士快與我下手高渠彌不敢分辨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縛子驪叩首乞哀曰此事與孤無干皆高渠彌所爲也乞恕一命襄公曰既知高渠彌所爲何不討之又駭得有理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辨把手一招王子成父與管至父引著死士百餘一齊上前將子驪亂砍死于非命隨行人衆見齊人勢大誰敢動手一時盡皆逃散襄公謂高渠彌曰汝君已了汝猶望活乎高渠彌對曰自知罪重只求賜死襄公曰

往祭足曰齊侯勇悍殘忍嗣守大國侈然有圖伯之心况先君昭

公有功于齊齊所念也

揆情度理實是如此

夫大國難測以大結小必有奸

謀

又被他說着了只此是世情爛熟耳

此行也君臣其為戮乎原繁曰君言果信鄭

國誰屬祭足曰必子儀也是有君人之相先君莊公會言之矣原

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試之至期齊襄公遣王子成父管至

父二將各率死士百餘環侍左右力士石之紛如繁隨于後高渠

彌引著子亹同登盟壇與齊侯敘禮已畢嬖臣孟陽手捧血盂跪

而請軟襄公目視之孟陽遽起襄公執子亹手問曰先君昭公因

甚而殂

問得突然令人喫驚

子亹變色驚顫不能出詞高渠彌代荅曰先

君因病而殂何煩君問襄公曰聞孫蔡遇賊

他打他一句使非開病也

也高渠彌遮掩不過只得對曰原有疾復受賊驚是以暴亡耳

也。襄公詩云

弑夫無面返東蒙

祿地徘徊齊魯中

若便願歸故國

親仇兩字志融通

話分兩頭再說齊襄公拉殺魯桓公國人沸沸揚揚盡說齊侯無道幹此淫殘蔑理之事襄公心中暗愧急使人迎王姬至齊成婚國人議猶未息欲行一二義舉以服衆心想鄭弑其君衛逐其君兩件都是大題目但衛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方娶王姬未可使與黔牟作對不若先討鄭罪諸侯必然畏服又恐起兵伐鄭勝負未卜乃佯遣人致書子疊約於首止衛地在齊鄭之間相會爲盟于疊大喜曰齊侯下交吾國安於泰山矣欲使高渠彌祭足同往祭足稱疾不行原繁私問于祭足曰新君欲結好齊侯君宜輔之何以不

王姬之曰聚衆作亂弑莊王而立子克大夫辛伯聞其謀以告莊
王乃殺黑肩而逐子克子克奔燕此事表過不題且說魯顯孫生
送王姬至齊就奉魯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齊襄公十分難捨礙
于公論只得放回臨行之際把袂留連于聲珍重相見有日各各
洒淚而別姜氏一者貪歡戀愛不捨齊侯二者皆理賊倫羞回故
里行一步嬾一步車至禚地禚音灼齊地近魯見行館整潔嘆曰此地不
魯不齊正吾家也分付從人回復魯侯未亡人性貪閒適不樂還
宮要吾回國除非死後魯侯知其無顏歸國乃爲築館于祝丘魯地
迎姜氏居之姜氏遂往來于兩地魯侯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
議論以爲魯莊公之於文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
若文姜歸魯反是難處之事只合徘徊兩地乃所以全魯侯之孝

命。若乘主婚之機。請命于周。以榮名被之九泉。則一恥免矣。君夫

人在齊。宜以禮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則二恥免矣。這等免法。只是掩耳盜鈴。然亦

是無可奈何。聊惟主婚一事最難兩全。然亦有策。莊公曰。其策何

如。嬀伯曰。可將王姬館舍。築于郊外。使上大夫迎而送之。君以喪

辭。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國之情。中不失居喪之禮。如此則

三恥亦免矣。莊公曰。申繻言汝智過于腹。果然。遂一一依策而行。

却說魯使大夫顓孫生至周。請迎王姬。因請以徽冕圭璧為先君

泉下之樂。周莊王許之。擇人使魯。錫桓公命。周公黑肩願行。莊王

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原來莊王之弟王子克有寵于先王。周公黑

肩曾受臨終之托。莊王疑黑肩有外心。恐其私交外國。樹成王子

克之黨。所以不用黑肩。知莊王疑已。夜詣王子克家。商議欲乘嫁

取爾命襄公遽自掩其目左右皆笑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
婚并訂娶期一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仍留齊不歸魯大
夫由繻率世子同迎柩至郊卽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嗣位是爲
莊公由繻嗣孫生公子溺公子佗曹沐一班文武重整朝綱庶兄
公子慶父庶弟公子牙嫡弟季友俱參國政由繻薦施伯之才亦
拜上士之職以明年改元實周東王之四年也魯莊公集群臣商
議爲齊迎婚之事施伯曰國有三恥君知之乎莊公曰何謂三恥
施伯曰先君雖已成服惡名在口一恥也君夫人留齊未歸引人
議論二恥也齊爲仇國况君在喪經之中乃爲主婚辭之則逆王
命不辭則貽笑于人三恥也魯莊公默然曰此三恥何以免之施
伯曰欲人勿惡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

之故使齊殺公子彭生以解說于列國齊必聽從又不可申繻告
于慶父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之稿世子居喪不言乃用大夫出名
遣人如齊致書迎喪齊襄公啟書看之書曰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哀君奉天子之命不敢寧居來議
大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為言無所歸咎恥
辱播於諸侯請以彭生正罪

襄公覽畢即遣人召彭生入朝彭生白謂有功昂然而入襄公當
魯使之面罵曰寡人以魯侯過酒命爾扶持上車何不小心伏侍
使其暴虐爾罪難辭齊襄公這等責備豈肯喝令左右縛之斬于市
曹可見齊襄公意中亦自畏魯不然彭生大呼曰淫其妹而殺其夫
皆出汝無道昏君所為今日又委罪于我死而有知必為妖孽以

夏后及夏金三
而彭生謂衆人曰魯侯醉後中惡速馳入城報知主公衆人雖
覺蹊蹊誰敢多言史臣有詩云

明文嫌微最要明

夫妻越境太胡行

當時若聽申繻諫

何至車中六尺橫

齊襄公聞魯侯暴薨佯啼假哭卽命厚殮八棺使人報魯迎喪魯
之從人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繻大夫申繻曰國不可一日無君
且扶世子同主張喪事候喪車到卽行卽位禮公子慶父字孟乃
桓公之庶長子攘臂言曰齊侯亂倫無禮禍及君父願假我戎車
三百乘伐齊聲罪此不可無此人大夫申繻惑其言私以問謀士施伯曰
可伐齊否施伯曰此曖昧之罪這一句只傳不可聞於鄰國况魯
弱齊強伐未可必勝這一句只是正意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車中

公大驚曰亦料魯侯久後必知何其早也少頃見魯使來辭明知
事洩之故乃固請於牛山一遊便作餞行使人連逼幾次魯侯只
得命駕出郊文姜自留邸舍悶悶不悅却說齊襄公一來舍不得
文姜回去二來懼魯侯懷恨成仇一不做二不休分付公子彭生
待席散之後送魯侯回邸要在車中結果魯侯性命彭生記起戰
紀時一箭之恨欣然領命是日牛山大宴盛陳歌舞襄公意倍殷
勤魯侯只低頭無語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盞又教宮娥內侍捧
樽跪勸魯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酊大醉明知有事
全不防備無量無才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車
疎蠢淺躁可笑彭生遂與魯侯同載離國門約有二里彭生見魯侯睡熟挺臂以
拉其脅彭生力大其臂如鐵魯侯被拉脅折大叫一聲血流滿車

氏曰夜來飲酒勞倦今早梳妝不覺過時魯侯又問曰宿處誰人
相伴姜氏曰宮娥耳魯侯又曰你兄在何處睡姜氏不覺面赤曰
爲妹的怎管哥哥睡處言之可笑魯侯曰只怕爲哥的到要管妹
子睡處姜氏曰是何言也魯侯曰自古男女有別既知男女有別
他你留宿宮中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無益子事非說休得瞞
來隱姜氏口中雖是含糊抵賴啼啼哭哭心中却也十分慙愧良心
難時魯桓公身在齊國無可奈何心中雖然忿恨却不好發作出來
既知不好發作何正是敢怒而不敢言不索性莫說出來即遣人告辭齊侯且待歸
國只怕去再作區處却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不是姜氏出宮之時
難以放心心難昧便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打聽魯侯夫
婦相見有何說話石之紛如回復魯侯與夫人角口如此如此襄

報齊侯未娶正妃止有偏室連氏乃大夫連稱之從妹向來失寵
齊侯不與相處姜夫人自入齊宮只是兄妹敘情並無他宮嬪相
聚魯侯情知不做好事何到此時纔知不做好事恨不得一步步跨進齊宮觀其
動靜恰好人報國母出宮來了魯侯盛氣以待寫來好笑盛氣便來便問
姜氏曰夜來宮中共誰飲酒荅曰同連妃又問幾時散席荅曰久
別話長直到粉牆月上可半夜矣又問你兄曾來陪飲否荅曰我
兄不曾來魯侯笑而問曰這是冷笑不是真笑看官莫錯認了難道兄妹之情不來
相陪姜氏曰飲至中間曾來相勸一杯即時便去魯侯曰你席散
如何不出宮姜氏曰夜深不便魯侯又曰你在何處安置姜氏曰
君侯差矣何必盤問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之處妾自在
西宮過宿卽昔年守閨之所也魯侯曰你今日如何起得恁遲姜

不敢不從

弱愛則不得不從其不
敢不從則自是怡也

大夫中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家

古之制也禮無相瀆瀆則有亂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歲一歸寧

猶言今天人父母俱亡無以妹寧克之理魯以秉禮為國豈可行

此非禮之事桓公已許文姜遂不從申繻之諫夫婦同行車至樂

水齊襄公早先在矣殷勤相接各叙寒溫一同發駕來到臨淄魯

侯致周王之命將婚事議定齊侯十分之感

既感之矣却以淫亂
報之可見淫人淫心

一動無論仇德
皆不暇顧也

先設大享款待齊侯夫婦然後迎文姜至於宮中

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誰知襄公預造下密室另治私宴與文姜

敘情飲酒中間四目相視你含我愛不顧天倫遂成苟且之事兩

下迷戀不舍遂留宿宮中比上三竿倘相抱未起撒却魯桓公在

外冷冷清清魯侯心中疑慮

何到此時方纔
疑慮魯桓蠢才

遣人至宮門細訪回

未萌也。鄭有弑君之惡，約同與國，聲其罪而討之，自是義舉。乃約以好會而劫盟，以圖之。先自以欺詐示人，其何義之有？齊襄自欲掩其惡名，非有伯者氣象，故不特不能成伯而惡名亦終不可掩。魯桓之與文姜，如齊又是溺愛之故，又是懼怕之故。從來之汚亂中，毒者無不由于愛與怕。蓋愛與怕則必當聽其所爲，而不敢制。夫聽婦人之所爲，而不敢制，則豈有不汚亂中，毒者哉？

却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欣然接之。正欲報聘，忽聞高渠彌弑了昭公，援立子亶。心中大怒，便有興兵誅討之意。因魯侯夫婦將至齊國，且將鄭事問起，親至灤水迎候。却說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心下亦想念其兄，欲借歸寧之名，與桓公同行。桓公溺愛其妻，

美貌所謂誨淫之具也而姿態之妖艷則又與于誨淫之甚者也魯桓數載夫妻豈猶未之或知假令當日齊襄請之魯桓秉禮以拒之或托詞而免焉齊襄縱有奸心其何道之從而得通乎並駕而如齊此何禮也申繻之諫不爲不切置而不聽何也聽其入宮何也漫藏有誨淫之具而自撤其防縱其放蕩而順其大欲其何所不至哉旣知醜行已成不思歸國而圖之身在穽中而發之大暴不特魯桓之死爲自取其殃卽謂齊襄文姜之惡爲魯桓成之也可

歸國而圖之亦大難處出之則彰醜聲而播齊怨齊強魯弱必被侵凌不出則含垢忍辱國家之大恥也特猶愈于身名俱喪耳總之錯處只在不該同往事後而貽悔不如防患于

者。而外豈遂無治容之人。何以此禍。而彼不禍。則漫藏與不漫藏之故也。又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緣字又下得妙。不說順人情。亦不說防人情。蓋緣字中又有順。又有防也。天人之性多近于理。而情亦多近于慾。無以順之。則拂鬱而不安。無以防之。則放蕩而不可制。故先王之制禮。不使之拂鬱而不安。亦不至于放蕩而不可制。所謂中和也。善乎申繻之言也。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瀆則有亂。夫男有室。女有家。所謂禮也。順之而不使其拂鬱不安者也。男自右。其室女自左。有其家而不許相瀆。亦所謂禮也。則防之而不至于放蕩而不可制者也。忘其爲防。而自踰其檢。其幾何而不亂耶。魯桓之死于齊也。雖齊襄之惡。而魯桓實有自取之道焉。文姜之

下讀書人誰不知作如此解者試想天下之大古今之久治
容者固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其敗倫傷化縱慾宣淫者固多
出于嬌娃艷友而烈女節婦或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標清
史而著奇節者寧非容貌過人之人耶其不以淫傳亦未嘗
以貞著者固不知其幾千百萬也無論宣淫縱慾之人自然
由銜色以招姦卽貞操奇節之人使非起居失度漏泄春光
何以使強暴逞兇而狂且動念耶正由漫藏以及此耳其不
以淫傳亦不以貞著者則皆善藏其治容者也是治容以漫
藏而誨淫漫藏亦如治容之誨盜謂之平排法則整而工謂
之側重法則幽而折且舉其辭以成文連及其事以見意意
旣無所不盡而義亦無所不周眞聖人之文也不然除宣淫

明知惡草自當鋤

蛇虎如何與共居

我不制人人制我

當年枉自識烏巢

不知鄭子豐如何結末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魯相公夫婦如齊

鄭子豐君臣爲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是聖人修身齊家之說治容誨淫又是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然治容誨淫之上加上一句漫藏誨盜不特道理至精而聖人文字之妙遂妙絕千古試言其文章之妙夫治容者未必皆淫而人之見治容而生淫心者徧地皆是則治容者雖不淫而常若教人以淫也試問天

正好修睦又聞魯侯為齊主婚齊魯之交將合於是奏知昭公自

賁禮帛往齊結好因而結魯若得二國相助可以敵宋為昭公謀

但顧遠而忘近了人之多慮而善算者往往反遺目前正不知是何故也自古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祭足但知防備厲公却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只慮祭足多費不

敢動手可見昭公不也今見祭足遠行肆無忌憚乃密使人迎公

子亹在家乘昭公冬行祫祭伏死士於半路突起弑之托言為盜

所殺遂奉公子亹為君使人以公子亹之命召祭足回國與高渠

彌並執國政祭足又執國政可謂無耶可憐昭公復國未滿三載遂遭逆臣之

禍髯仙讀史至此論昭公自為世子時已知高渠彌之惡及兩次

為君不能剪除兇人招以自禍豈非優柔不斷之禍此四字高渠彌已早言之

矣有詩嘆云

職恐失齊權定下計策請公子碩飲宴使女樂侑酒灌得他爛醉
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就其事既非公子碩情願便自自然
醜細想不醒後悔之已無及矣初醒之後不知何語宣姜與公子碩遂
為夫婦後生男女五人長男齊子早卒次戴公申次文公燬女二
為宋桓公許穆公夫人史臣有詩嘆曰

子婦如何攬作妻

子孫庶母報非遲

夷姜生子宣姜繼

家法源流未足奇

此詩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急子今其子昭伯烝亦烝宣
姜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話分兩頭再說鄭
祭足自大陵回因舊君子矣在櫟終為鄭患思一制禦之策想齊
與厲公原有戰紀之仇今日謀納厲公惟齊不與況且新君嗣位

侯求婚于周周王允之使魯侯主婚要以王姬下嫁魯侯欲親自
至齊面議其事襄公想起妹子文姜久不相會何不同請來遂
遣使至魯并迎文姜心懷諸大夫請問伐衛之期襄公曰黔牟亦
天子壻也寡人方圖婚于周此事姑且遲之但恐衛人殺害宣姜
遣公孫無知納公子碩于衛私囑無知要公子碩承日上于宣姜
教妹子倫渙又倫的就是以爲復朔之地通宣姜以結好公孫
庶子虧他想得出說得出無知傾命同公子碩歸衛與新君黔牟相見時公子碩內子已卒
大夫正室無知將齊侯之意遍致衛國君臣并致宣姜那宣姜到
口內子若不肯做此事人當衛國衆臣素惡宣姜僭位中宮今日
也心肯初不肯殺急子下只是公子碩念父子之倫堅
欲貶其名號無不樂從這等敗法亦只是公子碩念父子之倫堅
不允從無知私言于公子職曰此事不諧何以復寡君之命公子

舊一班從人假傳一箇謀報只說衛侯伐鄭兵敗身死於是迎公
子黔牟卽位百官朝見已畢然後宣播衛朔構陷二兄致父忿死
之惡重爲急壽二子發喪改葬其柩遣使告立君于周甯跪引兵
營于郊外以遇惠公歸路公子洩欲殺宣姜公子職止之曰姜雖
有罪然齊侯之妹也殺之恐得罪于齊不如留之以結齊好乃使
宣姜出居別宮月致廩餼無缺再說宋魯蔡衛共是四國合兵伐
鄭祭足自引兵至大陵與傅假合力拒敵隨機應變未嘗挫失祭
終是有才只恨行事不正耳四國不能取勝只得引回單說衛侯朔伐鄭無功
同至中途聞二公子作亂已立黔牟乃出奔于齊國齊襄公曰吾
甥也厚其館餼許以興兵復國繩是借助婚姻可知鄭昭之悞朔遂與襄公立約
如歸國之日內府實玉盡作酬儀襄公大喜忽報魯侯使到因齊

厲公來路厲公知鄭有備遣人轉央魯侯謝罪於宋

兩個都是仇人虧他一樣

老許以復國之後仍補前賂未納之數魯使至宋宋莊公貪心又

起結連蔡衛兵納厲公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昭公並不

修禮往謝所以亦怨昭公反與宋公協謀

貪則忘仇貪則棄好正是一樣肚腸做出兩般

故事獨怪昭公不謝衛侯豈不糊塗之極

因卽位以來並未與諸侯相會乃自將而往

公子洩謂公子職曰國君遠出吾等舉事此其時矣公子職曰如

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方保不亂

必如此方是正密議問闔

人報大夫寧跪有事相訪兩公子迎人寧跪曰二公子忘乘舟之

冤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

公道在人心智士所見畧同

公子職曰正議擁戴未

得其人寧跪曰吾觀群公子中惟黔牟

據史記黔牟為急子之弟

仁厚可輔且

周王之塔可以彈壓國人三人遂歃血定議乃暗約急子子壽原

怨恨惠公每思爲急子及公子壽報仇未得其便詰分兩頭却說
衛侯朔初卽位之年因助齊攻紀爲鄭所敗政在銜恨忽聞鄭國
有使命至問其來意知鄭厲公出奔群臣迎故君忽復位心中大
喜卽發車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再拜謝昔日不能保護之罪昭
公雖不治罪心中怏怏恩禮稍減于昔日縱恨前口獨不稍感今
糊塗祭足亦覺跼蹐不安每每稱疾不朝高渠彌素矢愛于昭公
及昭公復國恐爲所害陰養死士爲弑忽立盟之計時鄭厲公在
蔡亦厚結蔡人遣人傳語檀伯欲借櫟府今開封爲巢窟檀伯不從
於是使莖人假作商賈於檀地往來交易因而厚結櫟人暗約爲
助乘機殺了檀伯厲公遂居櫟增城濬池大治甲兵將謀襲鄭遂
爲敵國祭足聞報大驚急奏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鄭地以遏

二人直入朝堂拜倒在地放聲大哭宣公驚問何故公子洩公子
職二口一辭將急子與公子壽被殺情絲細述一遍乞收拾屍首
埋葬以盡當初相托之情說罷哭聲轉高有臣如此盛國宣公雖怪急
子却還憐愛公子壽忽聞二子同時被害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
言痛定生悲淚如雨下連聲嘆曰齊姜誤我齊姜誤我悔已即召
公子朔問之朔辭不知宣公大怒就著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公
子朔口中應承只是支吾那肯獻出賊黨宣公自受驚之後又想
念公子壽感成一病閉眼便見夷姜急子壽子一班在前啼啼哭
哭此是病人心虛見鬼不是真有其事不祈禱不效半月而亡公
子朔發喪襲位是爲惠公時朔年一十五歲將左右二公子罷官
不用庶兄公子碩字昭伯心中不服連夜奔齊公子洩與公子職

二子乘舟

沉沉其逝

願言思子

不假有害

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再說衆賊連
夜奔入衛城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旄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
細述一遍猶恐悞殺得罪誰知一箭射雙鵬正中公子朔的隱
懷自出金帛厚賞衆賊却入宮來見母親說公子壽載旌先行自
隕其命喜得急子後到天教他自吐真名償了哥哥之命齊姜雖
痛公子壽却幸除了急子拔去眼中之釘正是憂喜相半母子商
量且教慢與宣公說知却說左公子洩原受急子之托右公子職
原受公子壽之托二人各自關心遣人打探消息回報如此如此
起先未免各爲其主到此同病相憐合在一處商議候宣公早朝

近樓櫓俱明舟中一班賊黨並不見公子壽之面急子愈疑乃佯
問曰主公所命會了事否衆賊聽得說出秘密却認爲公子朔差
來接應的乃捧函以對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啟視見是公子壽
之首仰天大哭曰天乎冤哉衆賊駭然問曰父殺其子何故稱冤
急子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于父父命殺我此吾弟壽也何罪而
殺之可速斷我頭此等處便全歸獻父親可贖悞殺之罪賊黨中
有認得二公子者于月下細認之曰真悞矣衆賊遂將急子斬首
并納函中從人亦皆四散衛風有乘舟之詩政畀兄弟爭死之事
詩曰

二子乘舟

汎汎其逝

願言思子

中心養養

中行旌飄漾認得白旄定是急子到來一聲呼哨如蜂而集公子
壽挺然出喝曰吾乃本國衛侯長子奉使往齊汝等何人敢來邀
截衆賊齊聲曰吾等奉衛侯密旨來取汝首挺刀便砍從者見勢
頭兇猛不知來歷一時驚散可憐壽子引頸受刃賊黨取頭盛于
木匣一齊下船偃旌而歸再說急子酒量原淺一時便醒不見了
公子壽從人將簡緘呈上急子拆而看之簡上只有八個字云弟
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不覺墮淚曰弟爲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
恐誤殺吾弟也此想還不大差喜得僕從俱在就乘了公子壽之舟催僂
舟人速行真箇似電流光絕鳥逝超群其夜月明如水急子心念
其弟目不交睫注視鸛首之前望見公子壽之舟喜曰天幸吾弟
尚在從人稟曰此來舟非去舟也急子心疑教擺船上去兩船相

吾之死倘能感悟

雖然無益于事然

慈孝兩全落得留名萬古于

是別以一舟載酒亟往河下請急子餞別急子辭以君命在身不

敢逗遛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及開言不覺淚珠墮于

杯中急子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已污矣急子曰政欲飲吾弟

之情也

可謂難兄難弟此等處却無愧聖賢

公子壽拭淚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兄

永訣之酒哥哥若鑒小弟之情多飲幾杯急子曰敢不盡量兩人

淚眼相對彼此勸酬公子壽有心留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覺盡醉

倒于席上鼾鼾睡去公子壽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遲也我當畏往

卽取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于舟首用自已僕從相隨囑付急子

隨行人衆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後可呈看

也卽命發舟行近華野方欲整車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見可

手以旌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處分已定回復齊姜齊姜心下十

分歡喜只知道除去了一個礙人却說公子壽見父親屏去從人

獨召弟朔議事心懷疑惑入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氣齊姜不知隱

瞞盡吐其實囑付曰此乃汝父主意欲除我子後患不可洩漏

他人他偏要洩漏可謂不孝之子公子壽知其計已成諫之無益私下來見急

子告以父親之計此去羣野必繇之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國

別作良圖急子曰為人子者以從命為孝只以從命為孝便棄父

之命即為逆子世間豈有無父之國即欲出奔將安往哉遂束裝

下舟毅然就道公子壽泣勸不從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死

于盜賊之手父親立義為嗣何以自明這個嫌疑子不可以無父

弟不可以無兄吾當先兄而行代他一死吾兄必然獲免父親聞

父妾如何與子通

聚麀傳笑衛淫風

夷姜此日投繯晚

何似當初守節終

急子痛念其母惟恐父親嗔怪暗地啼哭公子朔又與齊姜謗讒
急子因生母死于非命口出怨言日後要將母子償命宣公亦不
信有此事無奈姑妾讒子日夜攪撥定要宣公殺急子以絕後患
不繇宣公不聽但展轉躊躇終是殺之無名必須假手他人死于
道路方可掩人耳目其時適齊僖公約晉伐紀徵兵於衛宣公乃
與公子朔商議假以往訂師期為名遣急子如齊授以白旌此去
莘野是往齊的要路舟行至此必然登陸在彼安排急子他必不
作準備公子朔向來私畜死士今日正用得著教他假裝盜賊此
些什麼只怕是更狠耳伏于莘野只認白旌過去便趕出一齊下

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急子飲酒半醺戲謔之間呼孩兒爲兒

子孩兒心中不平說他幾句他說你母親原是我的妻子你便稱

我爲父於理應該罵他謊得出不怕孩兒再待開口他便奮臂要

打虧自己哥哥勸住向不說自己哥哥孩兒逃席而來受此大辱望

母親稟知父侯與孩兒做主齊姜信以爲然待宣公八宮鳴咽

咽的告訴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點幾句道他還要玷污

妾身後日與子頑同寢說我母夷姜原是父親的庶母尙然收納

爲妻况你母親原是我舊妻父親只算借貸一般老婆可借少不

得與衛國江山一同還我宣公召公子壽問之壽答言並無此說

宣公半疑不信但遣內侍傳諭夷姜責備他不能教訓其子夷姜

怨氣填胸無處伸訴投繯而死髮有詩嘆曰

下將公子壽囑托左公子洩異日扶他爲君那公子朔雖與壽一
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正是怪事年齒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寵
陰畜死士心懷非望不惟憎嫌急子並親兄公子壽也像贅廝一
般只是事有緩急先除急子要緊常把說話挑激母親說父親眼
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有急子在先他爲兄我等爲弟異日傳位
蔑不得長幼之序况夷姜被你奪龍心懷不忿若急子爲君彼爲
國母我母子無安身之地矣齊姜原是急子所聘今日跟隨宣公
生子得時也覺急子與已有礙遂與公子朔合謀每每譴謫急子
于父親之前一日急子誕日公子壽治酒相賀朔亦與席坐間急
子與公子壽說話甚密公子朔插嘴不下托病先別一逕到母親
齊姜面前雙眼垂淚不知這眼淚是那裏來的奇事扯箇大謊告訴道孩兒好意

舅又還不時舅焉而已文姜淫于兄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有詩嘆曰

妖艷春秋首二姜 致令齊衛系綱常

天生尤物殃人國 不及無鹽佐伯王

急子自宋回家復命于新臺宣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依我

見也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宣公自納齊女只往新臺朝歡暮

樂將吏姜又撇一邊一住三年與齊姜連生二子長曰壽次曰朔

自古道母愛子抱宣公因偏寵齊姜將昔日憐愛急子之情都移

在壽與朔身上心中便想百年之後把衛國江山傳與壽朔兄弟

他便心滿意足反似多了急子一人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與急

子如同胞一般相愛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這等兄弟雖同胞

要見之那急子又溫柔敬慎無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私

嗣屬之於右公子職時急子長成已一十六歲為之聘齊僖公長

女使者返國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齊女若非絕色衛宣未必

是治容諒心貪其色而難于啓口乃構名匠築高臺于淇河之上

朱欄華棟重宮複室極其華麗名曰新臺蓋恐人國便先以聘宋

為名遣開急子然後使左公子洩如齊迎姜氏遂至新臺自已納

之是為宣姜時人作新臺之詩以刺其淫亂

新臺有泚

河水瀰瀰

燕婉之求

籛籛不鮮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籛籛戚施皆醜惡之貌以喻宣公言姜氏本求佳偶不音乃配此

醜惡也後人讀史至此言齊僖公二女長宣姜次文姜皆姜淫于

蒙天祐則福善禍淫之說豈別有所解耶。

祭足逐君罪不可追而立君復君情猶可原但恃功而專致厲公便欲見殺昭公復國心中怏怏恩禮頓減卽足自巳亦復踟躕不安可知奸人做沒理事雖有功于人亦易取疑而召怨然則何樂而爲奸人也哉。

鄭昭爲世子時已知高渠彌之奸子突之立又係渠彌倡首今復國之後不能除之終受篡弑之禍古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曰不惡人者必自惡也其鄭昭之謂歟。

却說衛宣公名晉爲人淫縱不簡自爲公子時與其父莊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夷姜小生下一子寄養於民間取名曰急子宣公卽位之日元配邢妃無寵只有夷姜得幸如同夫婦就許立急子爲

又釀後日之禍。愚人逞慾忘患。醉生夢死。國家安得不壞。
宣姜本爲急子所聘。宣公納之。宣姜初時自然出于不知。不
足爲怪。及後已明知矣。不怨宣公。恨已誤而反與子朔同譖。
急子。此其管中正不知是何等沒分曉也。合之後日願淫公。
子碩觀之。豈復有絲毫人心者哉。

子壽勸急子出奔。是明于義者。急子以背父爲嫌。而自願
就死。是只知自好者。不知以宗嗣社稷爲重。而成其君父敗
倫殺子之名。此聖教之所謂匹夫匹婦者也。故吾于衛之急
子。晉之申生。皆不深取焉。

勸兄不聽。而自設計以代其行。代行而仍勸其兄以出走。別
嫌明微。舍生取義。公子子壽之所爲。可謂仁至義盡矣。乃竟不

曰國家大事謀及婦人其死寡矣我亦為爾解嘲曰謀及小人其奔宜矣且說祭足

聞厲公已出乃使公父定叔其叔段往衛國迎昭公忽復位曰君

不失信於舊君也以不道已失信于新君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衛宣上烝庶母下納子媳無辜殺子國祚幾危其為滅倫絕理不待言矣若周天子當陽諸侯豈敢公行無道至此國不可一日無君信哉

衛莊寵幸嬖妾溺愛州吁釀成篡弑之禍幸賴石碯純忠子晉乃得歸國嗣位乃不知戒懼滅絕嬖倫寵後子而殺前子

糾之謀密告其母其母大驚轉告於祭足祭足曰汝等勿言臨時
吾自能處分至期祭足使心腹強鉏帶勇士十餘人暗藏利刃跟
隨再命公子闕率家甲百餘郊外接應防變祭足行至東郊雍糾
半路迎迓設享甚豐祭足曰國事奔走禮之當然何勞大享雍糾
曰郊外春色可娛聊具一酌節勞耳言訖滿斟大觥跪於祭足之
前滿臉笑容費車而容甘如誘我也口稱百壽祭足假作相撫先將右手握
糾之臂左手接杯澆地火光迸裂遂大喝曰匹夫何敢弄吾叱左
右爲我動手強鉏與眾勇士一擁而上擒雍糾縛而斬之以其屍
棄於周池水名厲公伏有甲士在於郊外請助雍糾做事早被公子
闕搜著殺得七零八落厲公聞之大驚曰祭仲不吾容也乃出奔
蔡國後有人言及雍糾通知祭氏以致祭足預作准備厲公乃嘆

君命汝殺祭仲汝忘之耶

醉以酒乘其睡而詐之可見雍糾夢中

糾夢中

胡塗應曰此事如何敢忘早起祭氏謂糾曰子欲殺吾父吾已盡

知矣糾曰未嘗有此祭氏曰夜來子醉後自言不必諱也糾曰設

有此事與爾何如祭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乃盡以其謀告

於祭氏

便合糊此也好淺人自送其死而已

祭氏曰吾父恐行止未定至期吾當先

一日歸寧從通

音城湧勸也

其行糾曰事若成吾代其位於爾亦有榮

也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問其母曰父與夫二者孰親其母曰

皆親又問二者親情孰甚其母曰父甚於夫祭氏曰何也其母曰

未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

人父合以天夫安得比於父哉其母雖則無心之言却點醒了祭

氏有心之聽遂雙眼流淚曰吾今日爲父不能復顧夫矣遂以雍

宋君所迫非祭足本心足每言及舊君猶有依戀之心但畏宋不

敢改圖耳厲公曰卿能殺仲吾以卿代之但不知計將安出雍糾

曰今東郊被宋兵殘破民居未復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廩舍却

教祭足賁栗帛往彼安撫居民臣當於東郊設享以鳩酒毒之主

亦不厲公曰寡人委命於卿卿當仔細雍糾歸家見其妻祭氏不

覺有皇遽之色沒識見人做心虛事每每被人看出者只爲自露馬脚耳祭氏心疑問朝中今

日有何事糾曰無也祭氏曰妾未察其言先觀其色今日朝中必

無無事之理祭氏夫婦同體事無大小妾當與知糾曰君欲使汝

父往東郊安撫居民至期吾當設享於彼與汝父稱壽別無他事

祭氏曰子欲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也汝不必問如此兩

即不疑者亦生疑矣祭氏愈疑乃醉糾以酒乘其昏睡伴問曰

子佗即王位是為莊王鄭厲公聞周有喪欲遣使行弔祭是固諫

以為周乃先君之仇祝聃會射王肩若遣人往弔祇取其辱作弔

則曲在周竟不待弔則曲在鄭厲公雖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遊

於後圃止有大夫雍糾相從厲公見飛鳥翔鳴凄然而嘆雍糾進

曰當此春景融和百鳥莫不得意主公貴為諸侯似有不樂之色

何也厲公曰百鳥飛鳴自繇全不受制於人寡人反不如鳥是以

不樂雍糾曰主公所慮豈非秉鈞之人耶秉鈞謂執政厲公嘿然雍糾

又曰吾聞君猶父也臣猶子也子不能為父分憂即為不孝臣不

能為君排難即為不忠倘主公不以糾為不肖有事相委不敢不

竭死力觀此數語可見雍糾先已厲公屏去左右謂雍糾曰卿非

仲之愛婿乎糾曰婿則有之愛則未也情見於詞糾之婚於祭氏實出

貞同刊國全志卷之三

宋莊公恨鄭人骨復遣使將鄭國所納金玉分賂齊蔡衛陳四國
乞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廩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蔡衛
亦各遣將同宋伐鄭鄭厲公欲戰上卿祭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
傾國之兵盛氣而來若戰而失利社稷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
怨吾國無寧日矣不如縱之厲公意猶未決祭仲遂發令謂雖諸
但便做便使百姓城守有請戰者罪之宋公見鄭師不出乃大掠
合人難堪東效以火攻破渠門鄭城門名久及大逵大街至於太宮鄭廟盡取其
椽以歸為宋盧門宋城門名之榦以辱之鄭伯鬱鬱不樂嘆曰吾為祭
仲所制何樂乎為君於是陰有殺祭足之意明年春二月周桓王
病篤召周公黑肩於牀前謂曰立予以嫡禮也然次子克朕所重
愛今以托卿異日兄終弟及惟卿主事

我無紀有紀無我決不兩存也紀侯迎接魯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蕭子進曰齊兵失利恨紀愈深今幸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能也當徐圖之次日紀侯遠送出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爲一黨宋齊爲一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兄奏過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齊僖公爲兵敗於紀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囑曰紀吾世仇也能滅紀者方爲孝子汝今嗣位當以此爲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人吾廟諸兒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前可也言畢目遂瞑諸大夫奉世子諸兒成喪卽位是爲襄公

衆將直衝齊侯老營紀侯亦使其弟贏季引軍出城相助喊聲震
天公子彭生不敢戀戰急急回轅六國兵車混做一處相殺魯侯
遇見燕伯謂曰穀丘之盟宋魯燕三國同事口血未乾宋人背盟
寡人伐之君亦効宋所爲但知媚齊目前獨不爲國家長計乎燕
伯自知失信垂首遁去托言兵敗奔逃衛無大將其師先潰齊侯
之師亦敗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又
得宋國兵到魯鄭方纔收軍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明欺弱小恣貪謀

只道孤城頃刻收

他國未亡我已敗

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魯鄭各遣一軍衝突前來宋軍不能立
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國已

公約會衛侯并徵燕兵衛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世子朔即位
是爲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助燕伯懼
齊吞并政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紀侯見三國兵多不敢
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魯鄭二君前來救紀紀
侯登城而望心中大喜安排接應再說魯侯先至與齊侯相遇於
雷前魯侯曰紀乃敝邑世姻聞得罪於上國寡人躬來請赦齊侯
曰吾先祖哀公爲紀所譖見烹於周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
親我報其仇今日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卽命公子溺出車齊
將公子彭生接住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
過秦子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辨得架隔遮攔衛燕二
主聞齊魯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原繁引檀伯

相幫今人以爲得計我却思其鄙夫

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訖再說魯侯與

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紀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

土國書內言齊兵攻紀至急亡在旦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救

之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紀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

可猝拔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

兵救紀寡人亦願悉率敝賦以從

不特道理當然亦爲將來正要倚重魯侯大喜卽

時傳令拔塞齊望紀國進發魯侯先行三十里鄭伯引軍斷後宋

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營移動恐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

趕只遣謀遠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紀國方纔放心太宰華

督奏曰齊既許助攻鄭我國亦當助其攻紀南宮長萬曰臣願往

宋公發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爲先鋒星夜前來助齊却說齊僖

砲聲大舉南宮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兩下夾攻鄭將連發
數箭射南宮牛不著心裏落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隻手擒來
鄭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單車赴敵恐其有失同檀伯引軍疾驅
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這裏魯
將公子溺亦引秦子梁子助戰兩下各秉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
鷄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請宋公遣使到
鄭營願以鄭將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
事鄭伯應允各將檻車推出陣前彼此互換鄭將歸於鄭營猛獲
仍歸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
公曰鄭突逐兄而立寡人之所惡也但寡人方有事於紀未暇及
此倘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寡人敢不相助伐鄭未曾替人出
力先要人來

右擁出二員上將魯有公子溺鄭有原繁各駕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曰無名小卒不得污吾刀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怒舉矛直刺原繁原繁輪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裹來猛獲力戰二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勳將檀伯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加被梁子一箭射著右臂不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中士盡爲俘獲只走得步卒五十餘人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人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揚戰佯輸許敗誘得敵軍追至西門我自速降剛遇鄭將引著已名三數人單車巡陣欺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牛回車便走鄭將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明

協力攻突以復故君忽鄭昭之位并為燕伯求平使者未返宋疆

吏報魯鄭二國與兵來伐其鋒甚銳將近睢陽宋公大驚遂召諸

大夫計議迎敵公子御說莊公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鄭

賂又棄魯好彼有詞矣可見宋國亦有通人但宋馮不用耳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

戰乃為上策南宮長萬曰兵至城下不發一矢自救是示弱也何

以為國太宰督曰長萬言是也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

萬為將長萬薦猛獲為先鋒出車三曰乘兩下排開陣勢魯侯鄭

伯並駕而出停車陣前單搦宋君對話宋公心下懷慙托病不出

既知悽慙何不南宮長萬遠遠望見兩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

君乃撫猛獲之肩曰今日爾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渾

鐵點鋼之麾車直進魯鄭二君看見來勢兇猛將車退後一步左

頁同刊國志卷之三

公曰齊與紀姜姓國今青州壽光縣地世仇嘗有襲紀之心君若為燕請成寡

人亦願為紀乞好各修和睦免播干戈二君遂一同於穀邱結盟

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並不見宋國回音鄭國因宋使督促財賄

不絕于道又遣人求魯侯魯侯負得又約宋公於虛羈之境面會

以決平鄭之事宋公不至遣使報魯曰寡君與鄭自有成約君勿

與聞可也魯侯大怒攔停過橋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倘然不可况

國君乎遂轉轅至鄭這頭不着昭面着與鄭伯會于武父之地約

定連兵伐宋最得今日長夜還忽弒隱而元兇同惡相求意自

濃只為宋莊貪詐甚致令魯鄭起兵銘

宋莊公聞魯侯殷怨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齊侯不肯助矣鄭厲乃公名乃

遣公子游往齊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冀齊公有悔於心願與君

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卽命左右將黃錦

袱包裹一物高高捧著跪獻于宋公之前宋公聞說私恩二字眉

頭微緇已有不悅之意及啟袱觀看認得商彝乃當初宋國賂鄭

之物勃然變色佯爲不知問此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故府之珍

鄭先君莊公向曾効之于上國蒙上國貺以重器藏爲世寶嗣君

不敢自愛仍歸上國乞念昔日稟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咸受

其賜惟嗣君說得婉轉可聽魯桓善于居宋公見提起舊事不

覺兩頰發赤應曰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正議論間

忽報燕伯燕國伯魯召公輔成王有功封於燕今北直良鄉縣是其地也朝宋駕到戴邱宋公卽

請燕伯與魯侯一處相見燕伯見宋公訴稱地鄰於齊嘗被齊國

侵伐寡人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

失守故業遺笑列國故願以賦稅代之問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
二萬鍾之入原在歲輸數內與三城無涉况所許諸物完未及半

與市井算帳
何以異哉

今日尚然異日事冷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爲寡人

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怏怏而罷魯侯歸國卽遣公子柔使
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鄭伯又遣大夫雍糾捧著齒齏呈上魯
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還宋府庫以當三城更
進曰璧二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侯善言解釋魯桓公情不能已
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子穀邱之地相會二君相見禮畢魯侯又
代鄭伯致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君謂鄭所許諸
物完未及半寡人正言責鄭鄭是以勉力輸納宋公並不稱謝鄭
已足是無禮乃至
藐魯此何說也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人世守不

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

簡兵蒐乘預作準備豈昭公時使不可簡敵至則迎又何懼焉且

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

寡人當躬造魯境豈肯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

酌地之中在扶鍾威國之地為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

與魯侯會于扶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為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

之恩深矣譬之雞卵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彼本心不知果

本心否今歸國篡位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情乎魯侯曰大國所以

賜鄭者鄭豈忘之但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遲

速之間決不負諾此事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

府庫不充為辭若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

東周列國志卷之三

吾先君與齊魯並受賄賂王成其事魯受郛之大鼎鼎出吾國亦

受商彝彝器名宋先代所傳今當訴告齊魯以商彝還宋宋公追想前情必

愧而自止若論常情必當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聞仲之言如夢初醒即

遣使賞禮幣分頭往齊魯二國告立新君且訴以宋人忘恩背

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昔者宋君行賂於

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身任之即日

親往宋為汝君求解使者謝別再說鄭使往齊致命齊僖公向以

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到底齊

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突齊侯自然不喜謂使

者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不但偏向說來實是正理為汝君者不亦難乎寡人

當親率諸侯相見于城下言將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

言謝之歲輸穀數請以來年爲始如此待之厲公從其言作書報

之先貢上白璧三十雙黃金三十鎰其三城貢賦納定冬初交納

使者還報宋莊公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

區所許乃子忽之物區區所許乃子忽之物突何與而敢吝惜區區所許乃子忽之物卽日又遣使往鄭坐索

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公仲商議再貢

去穀二萬鍾宋使去而復來傳言若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

回話祭仲自來祭仲謂厲公曰宋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

恃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齊魯求

其宛轉厲公曰齊魯肯爲鄭用乎祭足曰往年我先君伐許伐宋

無役不與齊魯同事况魯侯之立我先君實成之卽齊不厚鄭魯

自無辭厲公曰宛轉之策何在祭仲曰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子馮

過信而重托宜其僨事而自敝也。謀及婦人。一語雖說得是。然白已先無知人之明矣。又何責焉。

祭氏此時却乎難處。不告則殺父。告之則殺夫。惟有暗阻其行而諷以避禍。庶乎可耳。盡洩其譏。是明教以殺夫矣。其與助夫殺父之罪。相去幾何。婦人不知大義。便至陷于大惡。而不能救惜哉。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璧黃金。歲輸穀數。厲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寡人卽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况嗣位之始。便失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于宋。其白璧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

真奴才耳其得保首領以沒得無天網之疎耶

祭足端權自恣致干君怒其在他人俱可與厲公謀而誅之獨雍糾則有所不可何也謹屬甥舅故也以其女爲妻而親殺其父卽幸而獲濟室家之際亦必有所不安矣况祭足之惡只是過專非有篡弑之事有不共戴天之仇者也夫義滅親四字雍糾全用不着乃以不甚見愛之故遂欲謀而殺之豈理也哉事之不濟而反見殺雖曰謀之不臧或亦有天道存乎其中也

雍糾庸劣之人。事事可笑。與君有謀。而見妻皇遽中。不鎮定。可知醉中漏語。素不機密。可知盡以謀告。尤爲無謂之極。祭氏請歸。并不疑阻。疎淺甚矣。如此之人。豈可與共大事。厲公

反不償者有責亦償不責亦償者有不責固不償卽責亦不償者有力在能償而故意不償有其力實不能償者雖其能償而故意不償亦當視吾之力可以責之而使必償否度其能也而後責之則無虛責無皆償雖不避干名而猶不失厚利之實若其力實不能償與責之而必不肯償而我之力又不能以必得者則置之耳宋莊立突本非義舉責償之念太急而奢求索無已令人不堪而兵力又不足以制仇魯爲請成又復不許逞忿背惠乘好尋仇雖掠東郊取棣不辱而分賂四國金玉已盡旣已無名又喪其實亦幸而祭足主持讓其縱志故稍得一逞耳倘鄭人拒敵師出無功則兵連禍結正無寧日詎不蹈宋殤之覆轍乎爲已爲人無一可者宋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三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負賂構兵

鄭祭仲殺塔逐主

施而得報固是情理之常然負而不報者亦人情之所常有未見宋莊公馮之於鄭爲已甚也責非義之賂出無禮之言逞無厭之求挑強隣之怒慙慙邪僻兼而有之其亦佞倖苟免於讎世耳有王者作吾不知其何以自全也

人之有與而取償亦當度其力以爲進退有不待貢而償者固無論矣有責之而後償不責則不償者有不責則償責則

要盟而竟行廢立之事正是不能通權達變了公羊之言不足爲定論也大小政事皆決于祭足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言于厲公官雍糾以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外家屬公在宋時與雍氏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于祭足自厲公卽位國人俱已安服惟公子亹公子儀二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加害是月公子亹奔蔡公子儀奔陳宋公聞子突定位遣人致書來賀因此一番使命挑起兩國于戈且聽下回分解

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悚懼齊聲唯唯

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沒

奈何只得同拜伏於地做得勉強之極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

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啟啟

中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何不當時竟依先君

是賣情又是借口可笑之甚也今宋囚臣而納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無益於君

已口許之今兵將及郊群臣畏宋之強協謀往迎主公不若從權

暫時避位容臣乘間再圖迎復未寫一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言

日俱鄭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啟自知孤立無助丈夫志在白立今

齊婚未嘗與嬀妃泣別出奔衛國去了九月己亥日祭仲奉公子

突卽位是為厲公公羊氏論此傳以為祭足能權吾謂在宋被脅

其司司國公志 卷之二 畏

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女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亦不敢不從公子突與雍糾皆微服詐爲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月朔日至鄭藏于祭足之家祭足僞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于壁衣之中請諸大夫至內室相見諸大夫見祭足面色充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曰足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宋公今宋將遣南宮長萬爲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鄭鄭國未寧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宋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見在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素與子忽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願見新君

謂子突

衆人聞高

至于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鄭國告立新君有

密書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為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今之居間

人要索重謝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上國突之死生已屬于君

每用此法若以君之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宋公曰

寡人囚祭仲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

之乃并召祭足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

三人歃血定盟宋公自為司盟主誓太宰華督蒞事始盟宋公使

子突立下誓約三城之外定要白璧百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

萬鍾以為酬謝之禮朱馮出亡在鄭鄭莊相待頗厚又因之受兵

其國又因而欺詐迫脅以取利焉忘惠禍鄰無道之甚祭足書名

宋馮固是大喪良心鄭莊當日用情可謂全無眼力

為證公子突急于得國無不應承宋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

司馬司國公三示 卷之二 三

雍姑有寵于鄭先君母寵子貴不知此言出於何典吾欲問之不亦可乎且弑逆

之事何國蔑有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

立亦有廢而後興教人做沒天理事已自不可却又將自己做過沒天理事公然直說出來此等人我不知他是

何等子必行之寡君當任其無咎祭足顰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

不從寡君將命南宮長萬為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于鄭出軍

之曰斬吾子以徇于軍吾見子止于今日矣祭足大懼只得應諾

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所不立公子突者明神殛之史官有詩

譏祭足云

丈夫寵辱不能驚

國相如何受脅陵

若是忠臣拚一死

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宋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

雍氏商議歸郕之策雍氏告于宋公宋公許爲之計適祭足行聘

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仲身上也乃使南宮長萬

宋大夫

伏甲士于朝以待祭仲入朝致聘行禮畢甲士趨出將祭足拘執

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於軍

府甲士周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督

攜酒親至軍府與祭足慰驚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

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乎華督

曰皆非也公子突之出于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宋寡君憫

焉且子忽柔懦不堪爲君

柔懦雖不其好却自與暴虐不同何至便不堪爲君此自是宋人沒得加罪耳

吾子若能行廢立之事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

足曰寡君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

報莊公私給其家命厚葬之周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
至牀頭謂曰寡人有子十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豐子儀皆
有貴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
是你一生作孽之報却告訢誰寡人意欲傳位于突何如祭足曰鄭曼元妃也世
忽之母鄭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從廢嫡立庶
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于下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于外
家耳豈是出于外家便可了事且是祭足曰知子莫如父惟君命
之莊公歎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居于宋五月莊公
薨世子忽卽位是爲昭公使諸大夫分聘各國祭足聘宋因便察
子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曰雍姑雍氏宗族
多仕于宋宋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念其母雍姑與

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闢民衆蠻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無

賞也蠻夷臣服于你你又不曾率領他鄭人射王肩而不能征討

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爲王這句話却說得是但不且王號我

先君熊渠之所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爲遂卽中軍自立

爲楚武王與隨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楚

無如之何自此周室愈弱而楚益無厭熊通卒傳子熊赧遷都于

郢今江陵縣東北役屬群蠻驍驍平有侵犯中國之勢後來若非

召陵之師城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話分兩頭再說鄭莊公自

勝王師深嘉公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居守比于附庸諸大夫

各有封賞惟祝聃之功不錄祝聃自言于莊公公曰射王而錄其

功人將議我畢竟怕人議論還是好祝聃忿恨疽發于背而死死法妙安知

昔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寡君於行陣實非出寡君之意今少

師已死寡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於麾下君若赦宥當倡率漢

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為南服惟君裁之鬪伯比曰天意不欲亡隨

故去其諛佞謂少隨未可滅也去了諛佞國便不亡人君之偏不

若許成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于周因假位號以鎮服蠻夷

于楚無不利焉熊通曰善乃使遺章私謂季梁曰寡君奄有江漢

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微惠上國率群蠻以請于周室幸而得

請寡君之榮實惟上國之賜寡君戢兵以待命季梁歸言于隨侯

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王室以王號

假楚周天子不過王號楚欲稱之是敵體也既是敵體彈壓蠻夷

桓王不許能通聞之怒曰吾先人熊鬻有輔導二王謂文之勞僅

矣

適堅攻瑕用兵要着少師曰避楚君而不攻寧不貽笑于楚人

乎

乎

一個好好人出去到回來時頸子上

楚開陣以納隨師隨侯殺入陣中楚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

個精強少師與楚將鬬丹交鋒不十合被鬬丹斬于車下季梁保

着隨侯死戰楚兵不退隨侯棄了戎車微服渾于小軍之中季梁

殺條血路方脫重圍點視車卒十分不存三四

若此只可惜是應在他國耳隨侯謂季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

在

當答曰恐怕又缺楚人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隨侯隨侯歎息

不已季梁曰此悞國之人君何惜焉為今之計作速請成為上隨

侯曰孤今以國聽子季梁乃入楚軍求成熊通大怒曰汝主叛盟

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誠心也季梁面不改色從容進曰

不至楚子使遠章責黃黃子遣使告罪又使屈瑕責隨隨侯不服
熊通乃率師伐隨軍于漢淮二水之間隨侯集群臣問拒楚之策
季梁進曰楚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輕敵不如卑辭
以請成楚苟聽我復修舊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于楚楚欺我之
辭卑士有怠心我見楚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怠庶可一戰以
圖僥倖乎用兵欲以弱勝強惟有此法少師從旁攘臂曰爾何怯之甚也楚
人遠來乃自送死耳正不知是那個送死我要請教若不速戰恐楚人復如前番
遁逃豈不可惜前番遁逃太急不曾隨侯感其言乃以少師為我掠取尊頭真是可惜
右以季梁為御親自出師禦楚布陣于青林山山在隨川東南之下季梁
升車以望楚師謂隨侯曰楚兵分左右二軍楚俗以左為上其君
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喪氣

及召不必慮也能通遂與少師結盟少師行後能通傳令班師少

師還見隨侯述楚軍羸弱之狀幸而得盟卽刻班師其懼我甚矣

願假臣偏師追襲之縱不能悉俘以歸亦可掠取其半楚人只要掠取尊頭

一半非所惜也使楚今後不敢正眼視隨隨侯以爲然方欲起師季梁聞

之趨入諫曰不可不可楚自若敖蚡冑以來世修其政馮音凌江

漢積有歲年熊通弑姪而自立兇暴更甚無故請成包藏禍心今

以老弱示我蓋誘我耳可謂知己知彼若追之必墮其計隨侯卜

之不吉遂不追楚師熊通聞季梁諫止追兵復召鬬伯比問計伯

比獻策曰請合諸侯于沈鹿楚地若隨人來會服從必矣如其不至

則以叛盟伐之熊通遂遣使徧告漢東諸國以孟夏之朔于沈鹿

取齊至期巴庸濮鄧鄆絞羅鄖貳軫申江諸國畢集惟黃隨二國

所以少師有寵及楚使至隨隨侯召二臣問之季梁奏曰楚強隨
弱今來求成其心不可測也姑外爲應承而內修備禦方保無虞
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楚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與楚結盟鬬
伯比聞少師將至奏于熊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寵
今秦使來此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
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熊率比曰季梁在彼何益于
事可知國有賢臣是要緊伯比曰非爲今日吾以圖其後也能通從其計少
師入楚營左右瞻視見戈甲朽敝人或老或弱不堪戰鬪遂有矜
高之色謂熊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熊通
謬應曰敝邑連年荒歉百姓疲羸誠恐小國合黨爲梗故欲與上
國約爲兄弟爲唇齒之援耳少師對曰漢東小國皆敝邑號令所

也陽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僭號稱王熊渠便已稱王可知

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侵伐去王號不敢稱又八傳至于熊儀是

為若敖又再傳至熊眴音舜是為蚡冒蚡冒卒其弟熊通弑蚡冒之

子而自立熊通強暴好戰有僭號稱王之志見諸侯戴周朝聘不

絕以此猶懷觀望及周桓王兵敗于鄭可見縹葛一戰關係甚大

看此處便知雖不傳熊通益無忌憚僭謀遂決令尹闔伯比進曰

楚去王號已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

熊通曰其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隨今德安府為大君姑以

兵臨隨而遣使求成焉隨服則漢淮諸國無不順矣熊通從之乃

親率大軍屯于瑕齊地遣大夫遠章求成于隨隨有一賢臣名曰

季梁又有一諛臣名曰少師隨侯喜諛而疎賢此四字古今通病

不獨一隨侯也

若是兇人無顯戮

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卽位與蔡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繳過不題且說南方之國曰楚芊音米姓子爵出自顓頊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之官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脇生下三子又開右脇復生下三子長曰樊已姓封于衛墟爲下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于韓墟周時爲胡國後滅於楚三曰彭祖彭姓封于韓墟卽彭城爲商伯商未始亡四曰會人妘姓封于鄭墟五曰安曹姓封于邾墟六曰季連芊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鬻熊者博學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師之後世以熊爲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于荊蠻胙以子男之田都于丹陽在荊州枝江縣非吳之丹

聲响唳十隊獵人一齊上前將陳君拿住蔡季大叫道吾非別人
乃蔡侯親弟蔡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弑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
誅止一人餘俱不問衆人俱拜伏于地蔡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
子躍是我蔡侯外甥今扶立爲君何如衆人齊聲答曰如此甚合
公心可知從前人心不順某等情願前導蔡季將逆佗卽時梟首懸頭于車
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隨陳君出獵的一班人衆爲之開路可知從前人心
不表明蔡人討賊立君之意于是市井不驚百姓歡呼載道可知從前
人順心蔡季至陳命以逆佗之首祭于陳桓公之廟權立公子躍爲
君是爲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公子佗篡位繼一年零六
個月爲此須臾富貴甘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爲證

弑君指望千年貴

淫獵誰知一旦誅

奈人心不服

此四字便不
能為君了

又性好田獵每每微服從禽于郊外不

恤國政將來國中必然有變

皆能收人心恤國政則逆取順守或
亦可安今乃不恤國政又不知防患

邪外從禽國中便自然要生變了道
理說得甚是然或亦天奪其魄耳

蔡季白何不討其罪而戮之

伯爰諸曰心非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

國蔡季將伯爰諸所言奏聞蔡侯蔡侯曰太子免既死次當吾甥

即位佗乃篡弑之賊豈容久竊富貴耶蔡季奏曰佗好獵侯其出

可襲而殺也蔡侯以為然乃密遣蔡季率兵車百乘待于界口只

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蔡季遣謀打探回報陳君三日前出獵見

屯界口蔡季曰吾計成矣乃將車馬分為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

一路打圍前去正遇陳君隊中射倒一鹿蔡季馳車奪之陳君怒

輕身來擒蔡季季回軍便走陳君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羅一

亂臣下之心繫王朝之命其何利于吾故曰寧可使其自稱
斷斷不可出自王命也

宋人之脅祭足祭足之被脅而竟廢忽而立突者不過盟誓
之故耳却不知盟誓以理為主非理之盟誓便做不得准故
孔子說要盟也神不聽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義所在正為此等處特特下一指點祭足好人一生奸詐
到該用變詐處反硜硜守信起來總之不明義理人欺詐處
固不是不欺詐處又不是也故學者晰理要緊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蔡姬所出蔡侯封人

蔡侯名也

之甥也因

陳蔡之兵一同伐鄭陳國是大夫伯爰諸為將蔡國是蔡侯之弟
蔡季為將蔡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佗雖然篡位

之際顧可不慎其權衡哉

楚人因隨臣之賢奸而定其興衰則楚之用人槩可想見此楚之所以崛起也

熊通僭號一事王朝既力不能制寧可聽其自稱斷斷不可出自王命昔人謂進爲侯伯或可止其稱王此又不然楚之稱王稱公總干王朝無所損益楚人僭號自稱誰不知其罪者僅能欺詐蠻夷未能卽禍中國若假之以侯伯之位則彼必將假王命以凌諸侯是予之以尊大之柄矣楚人不特無功王室而且久缺朝貢昭王南征大罪未討今反加之上賞何以爲名且楚人貪狼無厭縱加以公侯未必使可厭足其心不厭其心仍不免于僭稱王號是終爲無無益之舉而適

兩次辭婚是失計處未可以安分辭大爲賢也前回髯翁言
文姜禍魯鄭忽之辭婚未爲不善是又不然蓋鄭莊祭足與
我今日所論乃審時度勢論其大端若文姜之妖淫不端豈
可先事而弇卽鄭忽之辭婚亦謂齊大非耦非有見于文姜
而知其不可也不然齊魯豈非耦國何以竟不免禍也哉况
文姜之得以亂倫自是魯桓之罪不得歸罪文姜也正評在
第十三回中

國有賢臣鄰國憚之國有奸臣鄰國喜之蓋臣之賢奸不特
國之盛衰所由分亦鄰國之所借以逞志者也故楚欲勝隨
便先驕少師因有一季梁在熊率比便策其無益及少師隨
亡鬬伯比便說天意不欲亡隨請成而不復戰人君于用人

爲鄭笑

此句是

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可借此赦宥開鄭自新之

路桓王

默然自此更不言鄭事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

探聽得陳國篡亂人心不服公子佗于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晉立庶

春秋之世列國公子得國失國復國之際往往借重于婚姻

廢立之際無論賢好忠佞亦多以此爲言蓋非特風尚人情

之偏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也陳佗之篡弑蔡人不因躍係蔡

姬所出出力何爲鄭突得國不消說是得力于宋可知

過看官莫號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其罪當從寬宥有來使

便可謝恩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權且發放祭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各營俱問安

否越要做得周匝史官有詩歎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

不想君臣等地天

對壘公然全不讓

却將虛禮媚王前

又聳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明珠彈雀古來譏

豈有天王自出車

傳檄四方兼貶爵

鄭人寧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

號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其敗也縱不傳檄難道

此語却是可笑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徵兵不至徒

何以鳴金莊公曰本為天子不明將德為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

賴諸卿之力社稷無隕足矣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

有何難處只消

落說推出動之即射王亦不可也萬一重傷殞命寡人有弑君

之名矣

便不隕命抗君

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

料周王必當畏懼宜遣使問安稍致慰勤

又做師娘又做鬼今日

都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莊公曰此行非仲足不可命備牛十

二頭羊百隻粟藟之物共百餘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仲叩首再

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稷之隕勒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

犯王躬

奸人將自己天大過惡只用輕描淡寫之法不消數語寤

生不勝戰兢

觶觶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非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

賦聊充勞軍之用惟天王憐而赦之桓王王默然自有慙色

慙的是

一兵

纘公能兵不愧王寵

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鼓聲振天知是出戰准

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來望見潰兵知左右二

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鄭兵如墻而進祝聃在前原繁

在後曼伯祭足亦領得勝之兵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兵

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繡蓋之下料是

周王儘着眼力覷真一箭射去

萬惡之賊該殺該剮

正中周王左肩幸衷甲

堅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王在危急却得虢公林父前來救

駕與祝聃交鋒原繁曼伯一齊上前各勦英雄忽聞鄭中軍鳴金

甚急遂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二十里下寨周公黑肩亦至訴稱陳

人不肯用力以至于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

等回軍見鄭莊公曰臣已射王肩周王膽落正待追趕生擒那厮

敗易勝莊公曰善三軍將近繻葛札住營寨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號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看軍中大施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責鄭的說話任你怎生打點專待鄭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正是怕折氣耳鄭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入應將至午後莊公度王卒已怠敎瑕叔盈把大旆磨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鼓聲如雷各各奮勇前進且說曼伯殺入左軍陳兵原無鬪志卽時奔散反將周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人右軍只看蔡衛旗號衝突將去二國不能當抵各自覓路奔逃號公林父仗劍立于車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緩而退不折

料敵如指掌子封公字不死矣正商議間疆吏報王師已至繻葛

鄭地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

曼伯引一軍爲右拒方陣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爲左拒自領上將

高渠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建蜚弧大旗于中軍祭仲進曰蜚弧

所以勝宋許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祭仲悞

之上自有上天天子擅伐諸侯其罪莊公曰寡人思不及此還是

大矣奉上天而討王罪有何不可莊公曰寡人思不及此祭仲

過慮不是也兄思不及此也卽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蜚弧宣于

武庫自後不用高渠彌曰臣觀周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

常請爲魚麗之陣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

爲偏甲士五人爲伍每車一偏在前別用甲士五五二十五人隨

後塞其闕漏車傷一人伍卽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

祭仲一生只有此轉禍爲福莊公怒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于我

番說了幾句正話轉禍爲福莊公怒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于我

三世勤王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其銳氣胡說宗社難保高

渠彌曰陳與鄭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蔡衛與我夙仇必然効

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之俟其意怠或戰或

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不直宜速不宜遲

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子元曰王師旣分爲二

亦當爲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其右軍以右

軍當其左軍主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公曰如此可必勝乎子元

曰陳佗弑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志必離若令右軍先犯

陳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再令左軍逕奔蔡衛蔡衛聞陳敗亦將

潰矣

行軍貴整軍心貴正爲此等處耳然後合兵以攻王蔡萬無不勝

禮甚矣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六軍往聲其罪虢公林父

諫曰鄭有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

之不必自往以褻天威

虢公明知鄭莊未必肯甘心桓王忿然作

色曰寤生欺朕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蔡衛陳三國

一同興師伐鄭是時陳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弑太子免

音悶而自立謚鮑爲桓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周使徵兵公子佗初

卽位不敢違王之命只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諸統領望鄭國

進發蔡衛各遣兵從征桓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以蔡衛之兵屬

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陳兵屬之王自統大兵爲中軍左右策應

鄭莊公聞王師將至乃集諸大夫問計群臣莫敢先應

自是一件大事

正卿祭仲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

子留心莫忘叮嚀之句文姜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齊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譚與魯侯相見魯侯敘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魯侯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齊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魯侯十分愛重三朝見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聘魯問候姜氏自此齊魯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置道文姜出嫁之事詩云

從來男女慎嫌微

兄妹如何不隔離

只爲臨岐言保重

致令他日玷申閨

話分兩頭再說周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宋心中大怒何不于此時即行宣

布令其無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鄭莊公聞知此信

詞以逞乎不知自反只是怨人一連五年不朝朝桓王曰鄭莊公三

心怨桓王

好人俱是如此可恨

一連五年不朝朝桓王曰鄭莊公三

諸兒讀其答詩知文姜有心于彼想慕轉切信不誣矣未幾魯使

上卿公子翬如齊迎取文姜齊僖公以愛女之故欲親自往送諸

兒聞之請于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齊魯世好此誠美事但魯侯

既不親迎必須親人往送父親國事在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

代一行此番途中便先做出來了僖公曰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

親安可失信說猶未畢人報魯侯停駕魯地專候迎親僖公曰

魯禮義之國中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

而退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幾乎僂倖僂倖其時秋九月初

旬吉期已過文姜別過六宮妃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諸兒整

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其父僖公遣宮

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歎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前單道個妹

齊侯期以明歲至魯桓公三年又親至嬴地齊地近泰安州與齊侯為會
齊僖公感其慇懃許之魯侯遂於嬴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
公大喜約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齊
迎女齊世子諸兒聞文姜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復萌使宮人
假送花朵于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

粲粲其霞

當戶不折

飄而為草

音漚水
中萍草

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

燁燁其靈

今茲不折

詎無來春

叮嚀兮復叮嚀

女子無才便是德正謂此等
處耳若靜好倡隨及閨誠女

謂之類才正是
德有何妨碍耶

嘗黃柏味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詩爲証

春草醉春烟

深閨人獨眠

積恨顏將老

相思心欲燃

幾回明月夜

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卽位之年年齒已長尙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進
曰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尙虛異口主器何望非所
以重宗廟也公子翬曰臣聞齊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鄭世子忽而
不果君盍求之桓公曰諾卽使公子翬求婚于齊齊僖公以文姜
病中請紓其期宮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
過時思想之症得此消息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女子在家時急于
要嫁者後來多半
不貞也及齊魯爲宋督一事共會于穆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爲請
東司列國全志

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熱朝涼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爲証

二八深閨不解羞

一椿情事鎖眉頭

鸞凰不入情絲網

野鳥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爲名時時闖入閨中捱坐床頭遍體撫摩指問疾苦但耳目之際僅不及亂一日齊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此時方說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遂稀未幾僖公爲諸兒娶宋女魯莒俱有媵音孕從諸兒愛戀新婚兄兄妹踪跡益疎男女相悅而欲淫其妹今因愛戀新婚踪跡便疎了其心心地可知文姜深閨寂寞懷念諸兒病勢愈加却是胸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亞子

同坐可也戲耍頑皮便包藏許多不好在內

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如玉諸兒

已通情竇見文姜如此才貌況且舉動輕薄便是淫相每有調戲

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大凡姦淫之事多

文姜若是個正經女子肯顧禮義諸兒如何便敢下手語言覷謔時及閭巷穢褻

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身偉幹粉面朱脣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

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于一家分爲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

于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

單少得同衾貼肉了也是齊侯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爲防範以致

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身弑國危禍皆繇此自鄭世子忽大

敗戎師齊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許多英雄今與議婚選擇女

如何當着女兒面前說齊僖全然不知爲父之道也文姜不勝之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 三

壯聲勢乃久假不歸今日拒敵王師仍欲復設此施不知所
奉者何天所討者何罪若非祭足之言不幾令臣民笑殺耶
諸侯抗命傷及王躬縱兵力不足以勝之亦當宣布大義貶
爵示懲借虛名以動之猶可冀其悔改奈何恐彰敗信諱疾
忌醫隱忍姑息既無其實并喪其名使諸侯無復知有王命
之尊而周室遂以不競悲夫

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于衛衛即衛宣姜另有表
白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為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
玉玉生香真乃絕世佳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
此號為文姜世子諸兒原是個酒色之徒與文姜姜雖為兄妹各自
一母諸兒長于文姜只二歲自小在宮中同行同坐見前

桓王積怒于鄭討罪與兵固自怪他不得至于鄭之兵力強盛桓王諒非不知只是決不料到鄭人出兵拒敵耳拒敵已出意外况箭射正身耶真是異常變亂非特桓王不料卽我今日亦不料也

鄭莊好詐一生到此盡行敗露正如九尾狐百計迷人到刀劍臨身自不覺原形現出耳

桓王雖是才力不充然看人却頗有眼力看虢公持軍不敗退敵救王因祭足之來而宥罪合前之奔喪辭政節節處置得宜臨機應變有守有才的是上等人物以政界之實爲得當

鄭莊挾怨行私伐宋伐許俱以奉天討罪爲名故設螫弧以

夏后氏國三
卷三
禁之非聖人之性情迫與人異則此書非聖人之書也。及稍
長略知有男女居室之事始知所以尊別者職此之故。因又
竊念弟兄姊妹骨肉至親豈同于凡人。殆亦聖人之過慮也。
及又長而知亦有瀆倫之輩。殆人而禽獸者也。今觀齊世子
諸兒之與文姜乃深歎聖人之制禮爲天下萬世防微杜漸
計豈不至深且遠哉。

諸侯之禮女嫁敵國下卿送之若嫁。大國則上卿送之。
以致鄭重若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以致其敬。從無父送其
女之禮。齊僖越禮而親送溺愛可知。素日之不講于禮又可
知。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諸兒犯之無耻亂倫僖公
之過也。

聖人制禮男女七歲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人常怪之以爲弟兄姊妹骨肉至親年始七歲甚爲幼小何至分別如此之甚也吾年數歲時塾師初授禮記使誦讀至此篇心竊訝之時吾有異母姊長吾八歲固常抱持我餽餒我者也吾有一弟纔週歲尚不知弄其日與吾周旋立則聯行坐則并席食則共器者正少吾二歲之同母妹也吾性不好弄一切嬉戲之事從不措意見他家兒群聚而嬉輒厭惡之稍近吾前吾輒走避凡自塾中歸除誦讀之外亦惟時與此妹周旋而已吾此妹性頗慧每當吾讀書時吾妹或坐或立於側指問書字吾日間所聞于塾師之故寔有淺近者不論其解與不解輒爲道之如此者數年如一日也因念如此者有何妨礙而禮

吾兩人之往來父在日猶然若父日年之後豈復能相容乎高渠
彌曰世子優柔不斷四字看得是鄭不能害人公子勿憂也子驪
與高渠彌自此與世子忽有隙後來高渠彌弑忽立魯蓋本于此
再說祭足爲世子忽書策使之結婚于陳修好于衛陳衛二國方
睦若與鄭成鼎足之勢亦足自固世子忽以爲然祭足乃言于莊
公遣使如陳求婚陳侯從之世子忽至陳親迎嬀氏以歸魯桓公
亦遣使求婚于齊只因齊侯將女文姜許婚魯侯又生出許多事
來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鮀射周王中肩

婚之事稟知莊公莊公曰吾兒能自立功業不患無良姻也祭足
私謂高渠彌曰君多內寵公子突公子儀公子亶三人皆有覬覦
之志世子若結婚大國猶可藉其助援齊不議婚猶當請之奈何
自剪羽翼耶吾子從行何不諫之高渠彌曰吾亦言之奈不聽何
祭足嘆息而去髡翁有詩單論子忽辭婚之事詩曰

丈夫作事有剛柔

未必辭婚便失謀

試詠載驅并做笏

魯桓可是得長籌

此語未是誅
在第十回

高渠彌素與公子亶相厚聞祭足之語益相交結公子忽言于莊
公曰渠彌與子亶私通往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
此非世子
所宜言莊公
以世子忽之言面責渠彌
轉躁脫露
不似老奸渠彌諱言無有轉背即與子
亶言之子亶曰吾父欲用汝為正卿為世子所阻而止今又欲斷
東周列國全志

是僖公遣使止住魯衛之兵免勞跋涉命大排筵席專待世子忽
席間又說起小女願備箕帚世子忽再三謙讓席散之後僖公使
夷仲年私謂高渠彌曰寡君慕世子英雄願締姻好前番遣使未
蒙見允今日寡君親與世子言之世子執意不從不知何意大夫
能王成其事請以白璧二雙黃金百鎰爲獻高渠彌領命來見世
子備道齊侯相慕之意若諧婚好異日得此大國相助亦是美事
世子忽曰昔年無事之日蒙齊侯欲婚我我尚然不敢仰攀今奉
命救齊幸而成功乃受室而歸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何以自明
高渠彌再三撝掇只是不允次日齊僖公又使夷仲年來議婚世
子忽辭曰未稟父命私婚有罪即日辭回本國齊僖公怒曰吾有
女如此却不道有何患無夫却不道何再并說鄭世子忽回國將

此所謂敗不相救也

公孫戴仲與公子元合兵追趕大良分付小良上前開

路自己斷後且戰且走落後者俱被齊兵擒斬戎兵行至鵲山回

顧追軍漸遠喘息方定正欲理鍋造飯山均裏喊聲大舉一枝軍

馬衝出口稱鄭國上將高渠彌在此大良小良慌忙上馬無心戀

戰奪路奔逃高渠彌隨後掩殺約行數里之程前面喊聲又起却

是世子忽引兵殺到後面公子元率領齊兵亦至殺得戎兵七零

八落四散逃命小良被祝聃一箭正中腦袋墜馬而死大良匹馬

潰圍而出正遇著世子忽戎車措手不及亦被世子忽斬之生擒

甲首三百死者無算世子忽將大良小良首級并用首都解到齊

侯軍前獻功僖公大喜曰若非世子如此英雄戎兵安得便退今

日社稷安靜皆世子之所賜也世子忽曰偶效微勞何煩過與於

凡待驕兵追兵遇伏必駭而奔奔而逐之必獲全勝矣僖公曰此必須此法

計甚妙齊兵伏于東以遏其前鄭兵伏于北以逐其後首尾攻擊

萬無一失世子忽領命自去北路分作兩處理伏去了僖公召公

子元授計汝可領兵伏于東門只等戎軍來追卽忙殺出使公孫

戴仲引一軍誘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東門伏兵之處便算有功

分撥已定公孫戴仲開關搦戰戎帥小良持刀躍馬領著戎兵三

子出寨迎敵兩下交鋒約二十合戴仲氣力不加回車便走却不

進北關繞城向東路而去繞城而去誘敵顯然小良不捨儘力來

追大良見戎兵得勝盡起大軍隨後此所謂勝不相讓包將近東門忽然砲

聲大震金鼓喧天荻葦中都是兵如蜂攢蝨集小良急叫中計撥

回馬頭便走反將大良後隊衝動此所謂輕而不整也立脚不牢一齊都奔

當連連告急乞主公速回僖公曰北戎屢次侵擾不過鼠竊狗偷而已今番大舉入犯若使得利而去將來北鄙必無寧歲打得一得百頭來乃分遣人於魯衛鄭三處借兵一面同公子元公孫戴正是此意仲等前去歷城拒敵却說鄭莊公聞齊有戎患乃召世子忽謂曰齊與鄭同盟且鄭每用兵齊必相從今來乞師宜速往救乃選車三百乘使世子忽爲大將高渠彌副之祝肅爲先鋒星夜望齊國進發聞齊僖公在歷下迓來相見時魯衛二國之師尙未曾到僖公感激無已親自出城犒軍與世子忽商議退戎之策世子忽曰戎用徒卒即步易進亦易敗我用車難敗亦難進然雖如此戎性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是可誘而取也况彼恃勝必然輕進若以偏師嘗敵詐爲敗走戎必來追吾預伏兵以待之

陪臣不敢二心莊公亦為嗚咽公子馮回宋華督奉之為君是為
莊公華督仍為太宰分賂各國無不受納何消說得別事侯恐有不納者齊侯魯侯鄭伯同會於穆地以定宋公之位使華督為相了
乎上件東西神鬼且史官有詩嘆曰
使得動而況人乎

春秋篡弑歎紛然

宋魯奇聞只隔年

列國若能辭賄賂

亂臣賊子豈安眠

又有詩單說宋殤公背義忌馮今日見弑乃天也詩曰

穆公讓國乃公心

可恨殤公反忌馮

今日殤亡馮即位

九泉羞見父和兄

單表齊僖公自會穆回來中途接得警報今有北狄主遣元帥大
良小良帥戎兵一萬來犯齊界已破祝阿直攻臨淄下守

其子而立主公主公以德爲怨任用司馬伐鄭不休今司馬受戮

天理昭彰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轉禍爲福豈不美哉軍

正曰太宰之言正合衆意此句要緊蓋不合衆意事體便做不成

正合衆意故於是號召軍士齊伏孔氏之門只等宋公一到鼓譟

而起侍衛驚散殤公遂死于亂軍之手華督聞報衰服而至舉哀

者再乃鳴鼓以聚群臣胡亂將軍中二人坐罪行誅以掩衆目

僮言先君之子馮見在鄭國人心不忘先君合當迎立其子百官

唯唯而退華督遂遣使往鄭報喪且迎公子馮一面將宋國寶庫

中重器行賂各國告明立馮之故且說鄭莊公見了宋使接了國

書已知來意便整備法駕送公子馮歸宋爲君這個人養着了公子馮臨

行泣拜於地曰馮之殘喘皆君所留幸而返國得延先祀當世爲

君

父嘉心慌却待轉步華督早已登堂大叫害民賊在此何不動手

嘉未及開言頭已落地華督自引心腹直入內室搶了魏氏登車

而去

想到手不想其心魏氏在車中無計所施暗解束帶自繫其

喉比及到華氏之門氣已絕矣

貞節

華督歎息不已分付載去郊

外藁葬嚴戒同行入從不許宣揚其事嗟乎不得一夕之歡徒造

萬劫之怨豈不悔哉衆軍士乘機將孔氏家私擄掠罄盡孔父嘉

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幼其家臣抱之奔魯後來以字爲氏曰孔

氏孔聖仲尼卽其六世之孫也且說宋殤公聞司馬卞被殺手足無

措又聞華督同往大怒卽遣人召之欲正其罪華督稱疾不赴殤

公傳令駕車欲親臨孔父之喪華督聞之急召車正止

車中掌謂曰

主公寵信司馬汝所知也汝曹擅殺司馬烏得無罪先君殤公

軍士紛紛都道我們父子親戚連歲爭戰死亡過半今又大舉出
征那鄭國將勇兵強如何敵得他過左右是死不如殺却此賊與
民除害死而無怨華督又曰投鼠者當忌其器司馬雖惡實主公
寵幸之臣此事決不可行再重一句逼人秋君惡甚衆軍士曰若得太宰做主
便是那無道昏君吾等也不怕他必有此句他方肯登車也一頭說一頭扯住
華督袍袖不放齊曰願隨太宰殺害民賊當下衆軍主討助輿人
駕起車來華督被衆軍士簇擁登車車中自有心腹緊隨一路呼
哨直至孔司馬私宅將宅子團團圍住華督分付且不要聲張待
我叩門於中取事其時黃昏將盡孔父在內室飲酒聞外面叩門
聲急使人傳問說是華太宰親自到門有機密事相商孔父嘉忙
整衣冠出堂迎接纔啟大門外邊一片聲吶喊軍士蜂擁而入孔
東周列國全志

使心腹人在軍中場言司馬又將起兵伐鄭昨日與太宰會議已
定所以今日治兵軍士人人恐懼三三兩兩俱往太宰門上訴苦
求其進言于君休動于戈華督故意將門閉緊但遣闖入於門隙
中以好言撫慰軍士求見愈切人越聚得多了多有帶器械者看
看天晚不得見太宰吶喊起來自古道聚人易散人難華督知軍
心已變裏甲穿甲佩劍而出傳命開門教軍士立定不許喧嘩自
已當門而立先將一番假慈悲的話穩住衆心凡奸人借刀殺人必先有一番假慈悲語止是害
人秘訣也然後說孔司馬主張用兵殃民毒衆主君偏于信任
不從吾諫三日之內又要大舉伐鄭宋國百姓何罪受此勞苦激
得衆軍七咬牙切齒聲聲叫殺華督假意解勸假意解勸正你明
不可造次若司馬聞知奏知主公性命難保解勸之語却是

軍覆沒孔父嘉隻身逃歸國人頗有怨言盡說宋君不恤百姓輕

師好戰害得國中妻寡子孤月口耗滅華督又使心腹人于里巷

布散流言說屢次用兵皆出孔司馬主意兵民原只怨君只輕輕

奸人國人信以為然皆怨司馬華督正中其懷又聞說孔父嘉繼

室魏氏美艷非常世無其比只恨不能一見忽一日魏氏歸寧隨

外家出郊省墓時值春月柳色如煙花光似錦正士女踏青之候

魏氏不合揭起車憲首顯車上倫觀外邊光景禮法蕩然華督正

在郊外遊玩驀然相遇詢知是孔司馬家眷大驚曰世間有此尤

物名不虛傳矣日夜思想魂魄俱釗若後房得此一位美人足勾

下半世受用除是殺其夫方可以奪其妻繇此害嘉之謀益決時

周桓王十年春蒐之期簡兵孔父嘉簡閱車馬號令頗嚴華督又

東周列國志卷之二十二

是輕卽不整貪卽無親耳惟其輕而貪故勝不相讓不整無親故敗不相救是下二語又從上二語生出相遞而下者也簡練明快無過於此

優柔不斷四字最是壞事古今多少好人多少好事都被這四個字弄壞了高渠弼不特看透鄭忽行藏故把他不放在心上亦是看透情理之言莫輕易了

話說宋殤公與夷名

殤公名夷

自卽位以來屢屢用兵單說伐鄭已是三

次了只爲公子馮在鄭故忌而伐之太宰華督素與公子馮有交

見殤公用兵於鄭口中雖不敢諫阻心上好生不

樂

不論義理之是非只從有

交上起見便

孔父嘉是主兵之官華督如何不怪汪他母思尋端殺

是小人私心

害只爲他是殤公重用之人掌握兵權不敢動手子自伐戴一出全

于其子斷無一人得以僥倖也。天道不爽。長國家者可不念哉。

婦女深居閨閣。不見男子。固所以避嫌而厚男女之別。亦寓有遠禍之微意焉。美艷如魏氏。孔嘉不自檢束。乃使之隨外家省墓。郊外露妍。致華督得以看見。堅其謀殺之心。不特家政不肅。亦于遠禍之道有乖。幸而自盡。車中差吐丈夫之氣。鄭莊急齊之急。固是理之當然。然而畢竟是奸雄聲口。蓋恤隣救災。君子之事。而開口便先將報施說來。便是奸雄身分。心本奸人之心。而所行却是君子之事。此其所以爲奸雄也。

鄭忽之論戎情。可謂明透之甚。然四語中。又只是兩語。蓋只

立新君堯督行賂

敗戎兵鄭忽辭婚

宋殤不忌公子馮不至與鄭構難不與鄭構難不必連年用兵不連年用兵不至殘眾生怨而伐戴之役隻輪不返又恰是喪敗于鄭華督乃因而得以激變軍心攻殺司馬遂亦并至于弑君本以忌馮而適以成之本欲除患而適以自賊天道可畏如此

兵者國之大事不得已而用之司馬主兵之官恤愛兵力最是要緊宋殤虐用其民孔父嘉不行諫阻以致連歲死亡深悖上帝好生之德卒之兵民歸怨逆君臣同時并遭慘禍宜矣從來窮兵黷武之人未有不遭慘禍者卽或不於其身亦必

不可修有詩嘆云

跋扈將軍素橫行

履霜全不戒堅冰

菟裘空築人難老

爲民誰爲抱不平

又有詩譏鍾巫之祭無益詩曰

狐壤逃歸廟額題

年年設祭報神私

鍾巫靈感能相助

應起天雷擊子翬

却說宋穆公之子馮且周平王末年奔鄭至今尙在鄭國忽一日
傳言有宋使至鄭迎公子馮回國欲立爲君莊公曰莫非宋君臣
哄馮回去欲行殺害祭仲曰且待接見使臣自有國書不知書中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何以自解。輦曰：吾預囑勇士潛逃，歸罪于爲大夫，有何不可？子軌下拜曰：大事若成，當以太宰相屈子輦如計而行。果弑魯侯，今軌已嗣爲君，輦爲太宰，討爲氏以解罪，國人無不知之。但畏輦權勢，不敢言耳。莊公乃問于群臣曰：討魯與和魯，二者孰利？祭仲曰：魯鄭世好，不如和之。臣料魯國不日有使命至矣。言未畢，魯使已及館驛。莊公使人先叩其來意，言新君卽位，特來修先君之好，且約兩國君面會訂盟。莊公厚禮其使，約定夏四月中於越地相見。軟血立誓，永好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王之九年也。魯翁讀史至此，論公子輦兵權在手，伐鄭伐宋，專行無忌，逆端已見。及詰殺弟軌，隱公亦謂其亂言矣。若果明其罪，肆諸市朝，弟軌亦必感德，乃告以讓位，激成弑逆之惡，豈非優柔不斷，自取其禍？此論

默然而退自悔失言誠恐魯侯將此一段話告軌軌卽位必當洎

罪寅夜往見軌反說主公見汝年齒漸長恐來爭位今日召我入

宮密囑行害于汝說得在人情物理之中令人那得不信軌懼而問計翬曰他無仁

我無義公子必欲免禍非行大事不可謂軌也軌曰彼爲君已十一

年矣臣民信服若大事不成反受其殃翬曰吾已爲公子定計矣

主公未立之先曾與鄭君戰狐壤鄭地被鄭所獲囚于鄭大夫尹

氏之家尹氏素奉祀一神名曰鍾巫主公暗地祈禱謀逃歸于魯

國卜卦得吉乃將實情告于尹氏那時尹氏正不得志於鄭乃與

主公共逃至魯遂立鍾巫之廟于城外每歲冬月必親自往祭今

其時矣祭則必館于爲大夫之家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雜居左

右主公不疑俟其睡熟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此計雖善然惡名

方入魯境聞知魯侯被公子翬所弑已立新君國書不合不敢輕
投莊公曰魯侯謙讓寬柔乃賢君也何以見弑使者曰其故臣備
聞之魯先君惠公元妃早薨寵妾仲子立爲繼室生子名軌欲立
爲嗣魯侯乃他妾之子也惠公薨群臣以魯侯年長奉之爲君魯
侯承父之志每言國乃軌之國也因其年幼寡人暫時居攝耳子
翬求爲太宰之官魯侯曰侯軌居君位汝自求之公子翬反疑魯
侯有忌軌之心密奏魯侯曰臣聞利器入手不可假人主公已嗣
爵爲君國人悅服于歲而後便當傳之子孫何得以居攝爲名起
人非望今軌年長恐將來不利于主臣請殺之爲主公除此隱憂
何如魯侯掩耳曰汝非癡狂安得出此亂言既知亂言便吾已使
人於莒裘地名卽今泰安州築下宮室爲養老計不日當傳位于軌矣翬

國被奸臣子都挾爭車之仇，公箭射死臣，已得請于上帝，許償臣命。蒙主君垂念，九泉懷德，言訖以手自探其喉，喉中噴血如注。登時氣絕。莊公認得此人是公孫閱，急使人救之，已呼喚不醒。原來公孫閱被潁考叔附魂索命，自訴于鄭伯之前。就附本身報仇，到真是十分爽快。此方知射考叔者，卽閱也。鄭莊公嗟嘆不已，感考叔之靈，命於潁谷立廟祀之。今河南府登封縣卽潁谷故地，有潁大夫廟，又名純孝廟。洧川亦有之。隴西居士有詩譏莊公云：

爭車方罷復傷身

亂國全然不忌君

若使群臣知畏法

何須雞犬黷明神

莊公又分遣二使將禮幣往齊魯兩國稱謝。齊國無話，單說所遣魯國使臣回來，繳上禮幣原書，不啟。莊公問其緣故，使者奏曰：臣

拜謝了三君三君亦各自歸國髡翁有詩單道鄭莊公之詐詩曰

殘忍全無骨肉恩

區區許國有何親

二偏分處如監守

却把虛名哄外人

許莊公老死于衛許叔在東偏受鄭制縛直待鄭莊公薨後公子忽突相爭數年突入而復出忽出而復入那時鄭國擾亂公孫獲病死許叔方才與百里用計乘機潛入許都復整宗廟此是後話再說鄭莊公歸國厚賞瑕叔盈思念穎考叔不置深恨射考叔之人而不得其名乃使從征之衆每百八爲卒出猪三頭二十五人爲行出犬雞各一隻召巫史爲文以咒詛之公孫闕暗暗匿笑如此咒詛三日將是鄭莊公親率諸大夫往觀纔焚祝觀文只見一人蓬首垢面逕造鄭伯面前跪哭而言曰臣考叔先登登許成河

讓只索佯推假遜正在議論之際傳報有許大夫百里引着一個

小兒來見三君同聲喚入百里哭倒在地叩首乞哀願延太岳一

線之祀許乃太岳之裔齊侯問小兒何人百里曰吾君無子此君之弟名

新臣齊魯二侯各悽然有憐憫之意鄭莊公見景生情將計就計

就轉口曰寡人本迫于王命從君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今

許君雖寡其世祀不可滅絕既其弟見在且有許大夫可托有君

有臣當以許歸之百里曰臣止爲君亡國破求保全六尺之孤耳

土地已屬君掌握豈敢復望鄭莊公曰吾之復許乃真心也恐叔

年幼不任國事寡人當遣人相助乃分許爲二其東偏使百里奉

新臣以居之其西偏使鄭大夫公孫獲居之名爲助許實是監守

一般齊魯二侯不知是計以爲處置妥當稱善不已百里同許叔

用力到底。是鄭將出力。人人奮勇。個個誇強。就中穎考叔因公孫
闕奪車一事。越要施逞手段。到第三日壬午。考叔在轎車上。將猨
弧大旗。挾于脅下。湧身一跳。早登許城。公孫闕眼明手快。見考叔
先已登城。忌其有功。在人叢中認定考叔。颺的發一冷箭。也是考
叔合當命盡。正中後心。從城上連旗倒跌下來。瑕叔盈只道考叔
爲守城軍士所傷。一股憤氣。太陽中迸出火星。就地取過大旗一
湧而上。遶城一轉。大呼鄭君已登城矣。衆軍士望見繡旗飄颺。認
鄭伯真個登城。勇氣百倍。一齊上城。砍開城門。放齊魯之兵八來
隨後。三君並八討莊公。易服雜于軍民中。逃奔衛國去了。齊侯出
榜安民。將許國土地讓與魯侯。魯隱公堅辭不受。齊僖公曰。本謀
出鄭。既魯侯不受。宜歸鄭國。鄭莊公滿念貪詐。因目見齊魯二君。

軍法從來貴止齊

挾轅拔戟敢胡爲

鄭庭雖是多驍勇

無禮之人命必危

至七月朔日莊公留祭足同世子忽守國自統大兵望許城進發
齊魯二侯已先在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三君相見敘禮讓齊侯
居中魯侯居右鄭伯居左是日莊公大排筵席以當接風齊侯袖
中出檄書一紙書中數許男不共職貢之罪今奉王命來討輒鄭
二君俱看過一齊拱手曰必如此師出方爲有名約定來日庚辰
協力攻城先遣人將討檄射進城去次早三營各各放砲起兵那
許本男爵小小國都城不高池不深被三國兵車密密札札圍得
水洩不漏城內好生驚怕只因許莊公是個有道之君素得民心
願爲固守所以急切未下

既無勇又無謀其亡宜矣

齊魯二君原非主謀不甚

頭帶束髮紫金冠身穿織金綠袍指著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
我不會舞這車且留下大踏步上前考叔見他來勢兇猛一手抱
着旗竿一手挾着車轆飛也似跑去了那少年將軍不捨在兵器
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隨後趕出教場將至大路莊公使大夫
公孫獲傳語解勸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恨恨而返曰此人藐我
姬姓無人吾必殺之那少年將軍是誰乃是公族大夫名喚公孫
闕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爲鄭莊公所寵孟子云不知子
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正是此人平日恃寵驕橫兼有勇力與考叔
素不相睦當下回轉教場兀自怒氣勃勃莊公誇獎其勇曰二虎
不得相鬪寡人自有區處另以車馬賜公孫闕并賜瑕叔盈兩個
各各謝恩而散髯翁有詩云

穿紫袍金甲生得黑面虬鬚濃眉大眼衆視之乃大夫瑕叔盈也
上前奏曰臣能執之雙手收起旗竿緊緊握定上前三步退後三
步仍豎立車中畧不氣喘軍士無不喝采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
爲我駕車方欲謝恩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雉冠綠錦抹額
身穿緋袍犀甲口稱執旗展步未爲希罕臣能舞之衆人上前觀
看乃大夫穎考叔也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便不敢上前且立住
腳觀看只見考叔左手撩衣將右手打開鉄綰從背後倒收那旗
湧身一跳那旗竿卓拔起到手忙將左手搭住順勢打個轉身將
右手托起左旋右轉如長鎗一般舞得呼呼的响那面旗捲而復
舒舒而復捲觀者盡皆駭然莊公大喜曰真虎臣也當受此車爲
先鋒言猶未畢班中又走出一員少年將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

同事時周桓王八年之春也公子呂途中得病歸國未幾而死莊
公哭之慟曰子封弔不祿吾失右臂矣乃厚卹其家錄其弟公子
元爲大夫時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世子忽密諫曰渠彌貪
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莊公點首乃改用祭足爲上卿以代公
子呂之位世子知高渠彌而祭足何也高渠彌爲亞卿不在話下且說是夏
齊魯二侯皆至時來與鄭伯面訂師期以秋七月朔在許地取齊
二侯領命而別鄭莊公回國大閱車馬擇日祭告于太宮鄭祖廟聚
集諸將于教場重製螭弧大旗建于大車之上用缺綰之這大旗
以錦爲之錦方一丈二尺綴金鈴二十四個旗上繡奉天討罪四
大字旗竿長三丈三尺莊公傳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
爲先鋒卽以輅車賜之言未畢班中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銀盔身

無不行呼無不應今主公托言王命聲罪于宋周天子實不與開

此是正論况傳檄徵兵蔡衛反助宋侵鄭成許小國公然不至方

伯之威固如是乎此論與上文全不相家莊公笑曰卿言是也蔡

衛全軍覆沒已足小懲今欲問罪成許二國孰先顧考叔曰成鄭

于齊許鄭于鄭主公既欲加以違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將助

齊伐成請齊兵同來伐許得成則歸之齊得許則歸之鄭庶不失

兩國共事之誼俟事畢獻捷于周亦可遮飾四方之耳目莊公曰

善但當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將問罪成許之情告于齊侯齊侯欣

然聽允遣夷仲年將兵伐成鄭遣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直入其

都成人大懼請成于齊齊侯受之就遣使跟隨公子呂到鄭叩問

伐許之期莊公約齊侯在時來地鄭地方面會轉史齊侯去訂魯侯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 六

殺東方漸曉孔父嘉無心戀戰奪路而走遇着高渠彌又殺一陣孔父嘉棄了乘車跟隨者止存二十餘人徒步奔脫右宰醜陣亡三國車徒悉爲鄭所俘獲所虜鄭國郊外人畜輜重仍舊爲鄭所有此莊公之妙計也史官有詩云

主客雌雄尚未分

莊公智計妙如神

分明螭蚌相持勢

得利還歸結網人

莊公得了戴城又兼了三國之師大軍奏凱滿載而歸莊公大排筵宴款待從行諸將諸將輪番獻卮上壽莊公面有德色舉酒灑地曰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威加上公於左之方伯何如群臣皆稱千歲惟顓考叔嘿然莊公睜目視之考叔歛奏曰君失言矣夫方伯者受王命爲一方諸侯之長豈得專正哉

喘息未定忽聞寨後一聲砲响火光接天車聲震耳謀者探子報曰

鄭兵到了孔父嘉大怒手提方天畫戟登車迎敵只見車聲頓息

火光俱滅了纔欲回營左邊砲聲又响火光不絕孔父嘉出營觀

看左邊火光又滅右邊砲响連聲一片火光隱隱在樹林之外孔

父嘉曰此老奸疑軍之計傳令亂動者斬少頃左邊火光又起喊

聲振地忽報左營蔡軍被劫孔父嘉曰吾當親往救之既已曉得何又輕動

總是把纔出營門只見右邊火光復熾正不知何處軍到孔父嘉

喝教御人只顧推車向左御人着忙反推向右去遇着一隊兵車

互相擊刺約莫更餘方知是衛國之兵彼此說明合兵一處同到

中營那中營已被高渠彌據了急回轅時右有潁考叔左有公孫

開兩路兵到公孫開接住右宰醜潁考叔接住孔父嘉做兩隊廝

公子呂全裝披掛倚着城樓外檻高聲叫曰多賴三位將軍氣力寡君已得戴城多多致謝原來鄆莊公設計假稱公子呂領兵救戴其實莊公就在戎車之中只要哄進戴城就將戴君逐出并了戴國之軍城中連日戰守困倦素聞鄆伯威名誰敢抵敵幾百世相傳之城他不勞餘力歸于鄆國自是戴國無人非戴君引了官眷投奔西秦去了孔父嘉見鄆伯白占了戴城忿氣填胸將兕觥擲地曰吾今日與鄭誓不兩立替仇人做法不得了不氣然只是錯在先了雖氣無益右宰醜曰此老奸指莊公最善用兵必有後繼倘內外夾攻吾輩危矣孔父嘉曰右宰之言何太怯也正說間忽報城中着人下戰書孔父嘉即批來曰決戰一面約會衛蔡二國要將三路軍馬齊退後二十里以防冲突孔父嘉居中蔡衛左右營離隔不過二二里上寨甫畢

鄭伯為至公稱嘆不已

據形跡而不察其心此等人正復不少

再說鄭伯班師行至

中途又接得本國文書一道內稱宋衛已移兵向戴矣莊公笑曰

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然孔父不知兵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

說

有里老奸真是知兵遷怒言木怨鄭而復生事千載吾當以計取之乃傳令四將分為四隊

各各授計銜枚臥鼓並望戴國進發再說宋衛合兵攻戴又請得

蔡國領兵助戰滿望一鼓成功忽報鄭國遣上將公子呂領兵救

東門之役公子呂詳敗右幸不

戴離城五十里下寨右宰醜曰此乃石厚手中敗將全不耐戰何

知是計妙

足懼哉少頃又報戴君知鄭兵來救開門接人去了孔父嘉曰此

城唾手可得不意鄭兵相助又費時日奈何右宰醜曰戴既有幫

手必然合兵索戰你我同升壁壘察城中之動靜好做準備二將

方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腳忽聽連珠砲响城上遍插鄭國旗號

令何也莊公好雄多智隱下不衛襲鄭之事只三寡人奉命討宋

今仰仗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賓王上爵宋先代之

後作冒王王定素所尊禮寡人何敢多求說得其所取郕防二邑

齊魯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夷仲年曰上國以王命徵師敝邑

奔走恐後少効微勞禮所當然決不敢受邑謙讓再三莊公曰既

公子不肯受地二邑俱奉曾侯以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勞公子翬

更不推辭拱手稱謝另差別將領兵分守郕防兩邑不在話下將

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

有軍事各出兵車爲助所以讓邑而不取者正爲此耳如背此言神明不宥章說

夷仲年師國見齊僖公備述取防之事僖公曰石門之盟有事相

偕今雖取邑理當歸鄭夷仲年曰鄭伯不受并歸魯侯矣僖公以

問不足者

凡能諂我者必能諂人此定理也亦人情也乃至能殺人以媚我者必能殺我以媚人何也彼非有義理之見出于中而惟利害之是視也既利害是視而何義理之有觀于魯隱與公子翬之事而聽聿者其可以鑒矣

隱公本欲讓國而反以召禍子軌遲且得國而竟被惡名皆貪之一念爲之也不識其貪而且毒與之共國而不疑包容其讒諂惡言而不與衆共棄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魯隱之謂矣

却說鄭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即時傳令班師夷仲年公子翬等親到老營來見鄭伯曰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忽聞班師之

夏方之圖卷之二
三
好聽又使許人感激又使鄰國不疑老奸愈老愈猾算計愈加周密無遺恨便令人恨煞愛亦令人愛煞也

戴國被吞自是國無賢士然人之不能自立而臨急借力于人者往往被人暗算反喫大虧戴事可爲殷鑒也

得專征伐威令必行固是方伯事然表裏群侯恪修職貢股肱王室鎮奠封疆乃其本職其或至于用兵者不得已耳然征討不庭亦只責其仍修職貢而已今鄭莊來無方伯之命又數與王室爲仇假傳王命私怨興兵滅國奪地擅與擅取于天家無毫髮之益而負罪有邱山之重乃不知自愧反誇驕頌考叔折之是也然不向根本處立論只說他威令不行是從枝葉處添枝葉了考叔雖賢不識大體體是質美而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鄭莊不取郕防立許叔以爲許後是老奸奸得可愛處蓋兩次出兵都是假稱王命旣曰討罪不應取其土地一也自爲兵主取地爲貪易于使人看破二也不居報怨之名三也悉以與人不失借兵之約四也嫁禍于人使宋歸怨五也有此一番後面再用兵之時易于得人之力六也其爲許立後更有深心若子孫英武有爲則我已立監據守不怕許人變端若才兵庸常則自己故業猶未知能守與否况所奪于他人者平能保許叔之無他變耶今留此一線人情落得名聲

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直逼滎陽世子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

城已被宋衛之兵在郭外大掠一番擄去人畜輜重無算右宰醜

便欲攻城孔父嘉曰凡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備得利即止若頓

師堅城之下鄭伯還兵來救我腹背受敵是坐困耳不若借徑於

戴國名今開封府考城縣全軍而返度我兵去鄭之時鄭君亦當去宋矣等

明季得穩來得不差去得恰好不愧司馬之職石宰醜從其言使人假道於戴戴人疑其

來襲已國閉上城門授兵登陴城塼曰陴孔父嘉大怒離戴城十里同

右宰醜分作前後兩寨準備攻城戴人固守屢次出城交戰互有

斬獲孔父嘉遣使往蔡國乞兵相助不在話下此特顯考叔等已

打破郕城公子闕等亦打破防城各遣人於鄭伯伯老營報捷恰好

世子忽告急文書到來不知鄭伯如何處置再言下回分解

無伐宋之命鄭托言奉命非真命也齊魯特隨其術中耳然三國

既合其勢誠不可爭鋒爲今之計惟有一策可令鄭不戰而退殤

公曰鄭已得利肯遽退乎孔父嘉曰鄭假托王命通召列國今相

從者惟齊魯兩國耳東門之役前州時伐鄭宋蔡陳魯同事魯貪

鄭賂陳與鄭平皆入鄭黨所不致者蔡衛也鄭君親將在此車徒

必盛其國空虛主公誠以重賂雖在厚間亦必少不得遣使告急

于衛使糾合蔡國輕兵襲鄭鄭君聞已國受兵必返旆自救鄭師

既退齊魯能獨留乎殤公曰卿策雖善然非卿親往衛兵未必卽

動孔父嘉曰臣當引一枝兵爲蔡鄉道殤公卽簡車徒二百乘命

孔父嘉爲將攜帶黃金白璧綵緞等物星夜來到衛國求衛君出

師襲鄭衛宣公受了禮物要緊之物如何不受遣石宰酈率兵同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

中軍建大纛一面名曰蜚弧上書奉天討罪四字以輅車載之

將彤弓弧矢懸於車上號為卿士討罪久不朝貢之罪不知比夷強劫麥禾者輕重何如

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揚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先到老

桃宋地地方守將引兵出迎被公子翬奮勇當先只一陣殺得宋兵

棄甲曳兵逃命不迭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公子翬將捷書飛報

鄭伯就迎至老桃下寨相見之際獻上俘獲莊公大喜稱贊不絕

口命幕府填上第一功殺牛享士安歇二日然後分兵進取命穎

考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郕城公子呂接應入郕公孫闕同夷仲年

領兵攻打防城郕防皆宋邑名高渠彌接應將老營安扎老桃專聽報捷

却說宋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驚得面如土色急召司馬孔父嘉

問計當日不聽忠言此時却原來也駭怕了孔父嘉奏曰臣曾遣遣人到王城打聽

右卿士任以國政鄭伯為左卿士虛名而已莊公聞之笑曰糾周

王不能奪吾爵也此是老奸胸中羞憤忠自解說之後聞齊宋合

黨謀於祭足祭足對曰齊宋原非深交皆因衛侯居間糾合雖然

同盟實非本心文被他說着了主公今以王命竝布于齊魯即托魯侯糾

合齊侯協力討宋魯與齊連壤世為婚姻魯侯同事齊必不違是

蔡衛鄭州姬姓伯爵國在濮午姜姓男爵伯益之諸國亦當傳檄

召之方見公討有不赴者移師伐之莊公依計遣使至魯許以用

兵之日侵奪宋地盡歸魯國公子翬乃貪橫之徒欣然諾之奏過

魯君轉約齊侯與鄭在中邱魯地名取齊齊使使其弟夷仲年名年

仲為將出車三百乘魯侯使公子翬為將出車二百乘前來助鄭

鄭莊公親統著公子呂高渠彌頤考叔公孫闕等一班將士自為

東列川國全志 卷之三 十

綵繪禾黍不相當

無命如何假托王

畢竟虛名能動衆

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周境一路宣揚王命

釐穀之下公然假傳聖旨全聲播無顧忌藐視王朝如此極矣

宋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爲真這話直傳至宋國宋殤公心中

驚懼遣使密告於衛宣公宣公乃糾合齊僖公欲與宋鄭兩國講

和約定月日在凡屋

周地

之地相會歃血訂盟各釋舊怨宋殤公使

人以重幣遺衛約先期在大邱

今開封府永城縣

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

駕至於凡屋齊僖公亦如期而至惟鄭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

來和議敗矣便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

觀望之意

如此之盟

惟宋衛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是時周桓

王欲罷鄭伯之政以虢公忌父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父爲

爲隙鄭既失周何以取重于諸侯乎

既知如此當日取麥取禾又是何說

正議論間

忽報周公黑肩相訪私以綵繪二車爲贈言語之際備極款曲良

久辭去莊公問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周王有二子長

曰沱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必有奪嫡之

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爲外援主公受其綵繪正有用處

莊公曰何用祭足曰鄭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所贈綵

帛分布于十車之上外用錦袂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加彤

弓弧矢假說宋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召

列國責以從兵有不應者卽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宋

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

一一聽卿而行隴西居士咏史詩曰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

九

命世子忽監國自與祭足如周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

正之期

周正建子故以十一月朔賀王

周公黑肩勸王加禮于鄭以勸列國桓王

素不喜鄭

又想起侵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怒原是怪不得只是既已無奈他何便索

性不必說謂莊公曰卿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托賴吾王如

天之福水旱不侵桓王曰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周之禾朕可留以

貝食矣

說得又沒有効

莊公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

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

諸侯來朝王必宴勞之

使人以黍米

十車遺之曰聊以為備莊公甚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

寡人入朝今周王如此怠慢口出怨言以黍菜見訕寡人欲却而

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鄭者以以世為卿士在王左

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若辭辭而不受分明與周

見考叔再拜將國書呈上桓公然而觀之略曰

寡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王寵寡人亦忝爲王臣理
宜相好其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吏遂妄疑吾二國有隙擅
行侵掠寡人聞之臥不安枕今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遣
下臣願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許焉

陳侯看畢方知鄭之修好出千至誠遂優禮願考叔遣公子佗報
聘自是陳鄭和好鄭莊公謂祭足曰陳已平矣伐宋奈何祭足奏
曰宋爵尊國大王朝旦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
齊侯約會石門又遇州吁兵至擔閣至今今日宜先入周朝見周
王然後假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宋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
莊公大喜曰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周桓王卽位已三年矣莊公

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何利焉說利害處亦是但非鄭莊對手耳

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宋衛耳衛亂初

定自顧不暇豈能為人俟我結好魯國當合齊魯之衆先報宋仇

次及于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鄭強陳弱請成自我陳

必疑離間之計所以不從凡事到他跟前一口便能猜破心地雖奸其才却亦可愛若命邊人

乘其不備侵入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還其俘獲以明不

欺彼必聽從又主意却不差平陳之後徐議伐宋爲當莊公曰善乃使兩

鄙率徒兵五千假裝出獵潛入陳界大掠男女輜重約百餘車

陳疆吏守疆之吏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群臣商議忽報有鄭使穎

考叔在朝門外齎本國書求見納還俘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鄭

使此來如何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穎考叔進

葛已被宋兵打破占據了城池打破長葛猶可說是為公子馮之

莊報怨以逃命到此乞求覆護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

宋為首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一日聞州吁被殺于濮衛已立新君

莊公乃曰州吁之事與新君無干但主兵伐鄭者宋也寡人當先

伐之乃大集群臣問以伐宋之策祭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

今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算也正己未動先算別人

止是用兵秘訣為今之計先使人請成于陳再以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

宋勢孤矣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不許公子佗字五諫

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善鄰可說親仁不可說蓋鄭莊非仁鄭來

講好不可違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不然宋衛皆大

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國此乃離間之計也亦疑况我曾從宋

東周列國全志 卷之二 七

自是老臣懷遠慮

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右宰醜同犛羊肩同造陳都先謁見陳桓公謝其除亂之恩
然後分頭幹事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州吁見醜大呼曰
汝吾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衛先有臣弑君者吾效之耳若論此時
也還儘有可說却總州吁俛首受刑犛羊肩往陳都蒞殺石厚右
不如此句說來八姓厚曰死吾分內願上囚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犛羊肩曰吾
奉汝父之命來誅逆子汝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又是一句話遂
拔劍斬之公子晉自邢歸衛以誅吁告于武宮衛武公之廟重爲桓公
發喪卽侯位是爲宣公尊石碯爲國老世世爲卿從此陳衛益相
親睦却說鄭莊公見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
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

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典得無疑我有舐犢之私乎老夫
當親自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州時雖是逆
殺之亦恐有弑君之嫌故須假于鄰國若石厚同逆便家臣孺羊
不避不慈之嫌直欲自往殺之純臣義理之都有分寸家臣孺羊
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碯乃使右幸醜右幸官名醜往濮蒞
殺州吁孺羊肩往陳蒞殺石厚一面整備法駕迎公子晉于邢左
邱明修傳至此稱石碯為大義而滅親真純臣也史臣詩曰

公義私情不兩全

甘心殺子報君冤

世人溺愛偏多昧

安得芳名壽萬年

隴西居士又有詩言石碯不先殺石厚正為今日并殺州吁之地
詩曰

明知造逆有根株

何不先將逆子除

意如何

陳人必作此語自是人情之常蓋大義滅親四字原不是容易說也

不若請衛自來議罪庶

無後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

吁囚于濮邑石厚囚于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

竟投石碯却說石碯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卽

命輿人駕車伺候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衆各駭然石碯親到

朝中會集百官方將陳侯書信啟看知吁厚已拘執在陳專等衛

大夫到公同議罪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碯

曰二逆罪俱不赦明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任共事右宰醜曰

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蒞之右

專任往殺州吁諸大夫皆曰右宰足辦此事矣但首惡州吁旣已

亦是明留石厚見大義滅親之難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衆人亦如此說可右碯大怒曰州吁之

直立于賓位儼相啟請八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
子鍼立于陳侯之側大聲喝曰周天子有命朝周才開口先聽得
一句便是周天子有命二只拏弑君賊州吁石厚二人餘人俱免
人心中不知是喜是懼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救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
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
厚紉縛從車兵衆尙然在廟外觀望子鍼將石碯來書宣揚一遍
陳人仍宜石碯來衆人方知吁厚被擒皆石碯主謀假手于陳天
書可見同是公道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嘆曰

州吁昔日餞桓公

今日朝陳受禍同

屈指爲君能幾日

好將天理質蒼穹

陳侯卽欲將吁厚行戮正罪群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

國之幸也

陳桓公見卑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子鍼

出便正自是石碣一流人方以類聚於此可見

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縱之桓公曰

善遂定下擒州吁之計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尚未知石碣之謀

一君一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于客館安置遂

致陳侯之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

古者朝禮兩君相見必于太廟若為祖宗而來不敢自當也

州吁見陳侯禮意殷勤不勝之喜次日設庭燎于太廟陳桓公立

于主位左掖右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

白牌一面上寫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不許入廟

自是當典大理却偏偏刺人逆

臣眼中

石厚大驚問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

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石厚遂不疑須臾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

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寵之吾國與陳素相親睦近又有借兵之奸
若新主親往朝陳失陳侯通情周王然後入覲有何難哉此乃調虎離穴
之計石碯亦自度能得陳力故石厚即將父碯之言述于州吁州
也不然為虎植翼智者不為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上大夫石厚護駕往陳國進發石碯與
陳國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瀝血寫下一書密遣心腹人竟
到子鍼處托彼呈達陳桓公書曰

外臣石碯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衛國褊小天降重殃不幸有
弑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為實臣之逆子厚貪位助桀二逆
不誅亂臣賊子行將接踵于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真
力不能制只是不告負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
白居廢立之名耳夫之謀幸上國拘執正罪以正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

州吁曰國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碭昔位上卿素為國人

所信服現在國君現在上卿却不加主公若徵之入朝與其國政

位必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碭即徵碭入

朝議事石碭托言病篤堅辭不受石碭若肯來不但不成石州吁

又問石厚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問計何如石厚曰主公

雖往未必相見臣富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

石碭曰新主相召欲何為也石厚曰只為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

欲求父親決一良策石碭曰諸侯即位以稟命于王朝為正業比

却因國人不和便恐君位未定可知為君全要能得民心新主若能覲周得周王錫以黻冕車

服奉命為君國人更有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入朝周王

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于王方可石碭曰今陳侯陳桓公忠順周

三

一段才智勝人處不是一味賭狠倖也

話說石厚繼勝鄭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

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氣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

為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

乃曰鄭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王朝卿士畢有體面今為我所勝

足以立威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石厚慮有內變自是

奸人州吁曰微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魯陳蔡三國俱來賀勝

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解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

令三軍齊唱凱歌擁衛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斃一雄興 歌舞變刀兵 何時見太卒

恨無人兮訴洛京

加禮亦只平常待之便了許多閒言閒語說他則甚此是鄉村中不知事體婦女孩子身分豈有天子而出於此天子而出於此周室所以不振也

鄭莊伐宋之兵王命雖是假的而久不朝貢却自是宋殤不
是故鄭莊得借以假命列國亦因而聽從只看宋殤聞報喫
驚便知自己原不該缺禮也

凡人無故用情其中必有所爲如黑肩之於鄭莊是也故鄭
莊便心疑祭足便道破黑肩先勸桓王加禮以勸列國雖是
一說然未必不心在於此也

鄭莊祭足屢次出兵必先東筭西筭安放停妥方纔舉事所
筭俱在彀中所以能每戰必勝可見奸人得利亦是他自有

便見得是一齊公事不特不肯在過亦并不肯居功真是純臣用心亦是老成卓見

奸詐二字雖是兩樣却是相連爲用離不開的奸人無有不詐詐人無有不好者只看鄭莊要退宋兵使公子馮出居長葛便詐說敝邑不忍加誅合其伏罪于彼君自圖之要伐宋報仇便詐與他國通好陳國不聽便使人侵界詐作不知恐伐宋無名便詐作朝王朝王既不得意伐宋又不能忍便詐稱王命妄自宣言又加彤弓弧矢儼然無忌惟其處處好故處處詐處處詐正是處處好也

桓王竟是孩子氣不是天子身分鄭伯無禮力既不能往討當日包容之意原不過望其人悟來朝而已今既來了縱不

說來委委曲曲遂合聽者不覺入其京中不露痕跡正是老
手深謀非愚忠可比

石碯國老土卿素爲國人信服州吁石厚業已離巢他若倡
義勦兵拒州吁而迎公子晉豈曰不能但他不肯使人藉口
故只假手于陳以誅二逆卽迎立之事亦候陳使已至聽衆
人公議而行自己毫不沾手又不費力氣又自避嫌疑正便
二十分正妥亦二十分妥自是大智純臣與他國之易君立
君者有天淵之別

陳國太廟立着白牌自是陳國之事石厚看見偏就喫驚可
見虛心事原做不得

陳國使命已到石碯却先到朝中合隼首官方把書信開看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六回

衛石碯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石厚畧得小勝即便退兵正是得放手時須放手其對州吁之說正與鄭莊機鋒相對可稱敵手

立威鄰國原圖齊制國人令已得勝奏凱國人謠歌兀自不和便令逆臣賊子頓然氣盡可見公道在人非兵威之可脅也

石碯教州吁朝王定位自是正理然朝王必先往陳國求通



趙公果然移兵

但有返施之意兵士

登壁壘上袖手

子臣倒拖畫戟

石厚將西門

如何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

勝如何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

話且看下回分解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爲馮起兵伐宋奪取與夷之位今日勾連伐鄭正中其懷若魯之
國事乃公子翬棄之翬兵權在子覲魯君如無物如以重賂結公
子翬魯兵必動無疑矣州吁大悅卽遣使往魯陳蔡三處去訖
獨難使宋之人石厚薦一人姓甯名翊乃中牟人也此人甚有口
辨可以遣之州吁依言命甯翊如宋請兵宋殤公名與夷問曰伐鄭
何意甯翊曰鄭伯無道誅弟囚母公孫滑亡命敝邑又不能容與
兵來討先君畏其強力腆顏謝服今寡君欲雪先君之耻以大國
同仇是以借助殤公曰寡人與鄭素無嫌隙子曰同仇得無過乎
甯翊曰請屏左右翊得畢其說殤公卽麾去左右側席問曰何以
教之甯翊曰君侯之位受之誰乎殤公曰傳之吾兄穆公也甯翊
曰父死子繼古之常理穆公雖有堯舜之心奈公子馬弒以失位

求免此乃吾國之盟

之盟石所

石厚奏曰當今

宋德府王

欲伐鄭必

蔡姓武

頃周

蔡姓武

頃周

昔年討公孫滑之亂曾來攻伐先君莊公服罪

公若用兵非鄭不可州吁曰齊鄭有石門

鄭齊必救之一衛豈能敵二國

微子武王克商封敗於

異姓之國惟宋稱公

魯稱叔父為尊

魯周公之後今

同姓之國惟魯稱叔父為尊

之師五國同事何憂不勝州吁曰

頃周王鄭與周新隙陳蔡必知之呼使伐鄭不愁不來若

於地慌忙拾取親自洗滌桓公不知其詐命取蓋更甚斟欲再送州吁州吁乘此機會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抽出短劍從後刺之刃透於胸即時重傷而薨時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諸臣素知州吁武力勝眾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公館眾人自度氣力不加只得降順以空車載屍殯斂托言暴疾州吁遂代立爲君拜石厚爲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奔邢國今邢臺縣云了史臣有詩嘆衛莊公寵吁致亂詩云

教子須知有義方

養成驕佚必生殃

鄭莊克段天倫薄

猶勝桓侯束手亡

州吁卽位三日聞外邊沸沸揚揚盡傳說弑兄之事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曰欲立威鄰國以脅制國人問何國當伐石厚奏鄰國

性懦弱石碣無

日夜與石碣無

荷後莊公薨公子完嗣位是為桓公桓公生

桓公欲如周

為告老在家不與朝政州吁益無忌憚

子可設餞於西

成矣明日主公往周公

刺之手下有

成矣明日主公往周公

石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下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厚領壯士

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

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鄭衛素有嫌隙其試兵必先及鄭一口便

破真好宜預備之且說衛州吁如何弑君原來衛莊公武公之子之大

人乃齊東宮得臣之妹名曰莊姜貌美而無子次妃乃陳國之女

名曰厲嬀亦不生育厲嬀之妹名曰戴嬀隨姊嫁衛生子曰完曰

晉莊姜性不嫉如育完為己子又進宮女於莊公莊公嬖幸之生

子州吁州吁性暴戾好武喜於談兵性既暴戾又喜談兵便是作亂之根莊公溺愛

州吁任其所為大夫石碚嘗諫莊公曰臣聞愛子者教以義方弗

納於邪夫寵過必驕驕必生亂主公若欲傳位於吁便當立為世

子如其不然當稍裁抑之庶無驕奢淫佚之禍莊公不聽石碚之

子石厚與州吁交好時嘗並車出獵騷擾民居石碚將厚鞭責五

十鎖禁空房不許出入厚踰牆而出遂往州吁府中一飯必同竟

此出於方彼意若此

耶莊公喜其有辭

歸國奏知僖公僖公

侯異日再議可也

曰

議可也後人有詩嘲富室板高不如鄭忽辭婚之善詩

公僖公歎曰鄭世子可謂

謙讓之至矣吾女年幼且

為國每事可以仰仗婚姻板高自是人情之

對曰丈夫志在自立豈能仰仗於婚姻

來齊使至鄭聞鄭世子不願就婚

曾謙讓之至矣吾女年幼且

鄭忽辭婚之善詩

大小須當自酌量

拚財但買一巾方

婚姻門戶要相當

公正與群臣商議朝周之事適有衛桓公訃音到來

公乎州吁弑君之事莊公頓足歎曰吾國行

可以料之莊公曰州吁素好弄兵今既

邊庭小事

鄭伯未必得知以小忿而棄懿親

鄭同姓故曰懿親

甚不可也

若鄭伯心中不安必然親來謝罪

修好是調停雖好然亦無可奈何

桓王准奏

但命沿邊所在加意隄防勿容客兵入境其楚麥刈禾一事並不

計較鄭伯見周王全無責備之意果然心懷不安

可見其心難昧

遂定入

朝之議正欲起行忽報齊國

齊姜氏太公之後國在青州府臨淄縣

有使臣到來莊

公接見之間使臣致其君僖公之命約鄭伯至石門

齊地在濟北

相會

莊公正欲與齊相結遂赴石門之約二君相見歃血訂盟約為兄

弟有事相偕齊侯因問世子忽曾婚娶否鄭伯對以未曾僖公曰

吾有愛女年雖未笄頗有才慧倘不棄嫌願為待年之婦

以年幼故待長

而鄭莊公唯唯稱謝及返國之日向世子忽言之忽對曰妻者齊

也故曰配偶今鄭小齊大大小小不倫孩兒不敢仰扳莊公曰請婚

夫以我表王命不首言公准奏命祭足領了一枝車馬聽其便宜行事

何必求之遠遣士命不首言國歲荒之食向溫大夫求粟于鍾溫大

而回祭足自領遣士命不首言麥正熟儘可資食我自能取

足於界上休兵精兵追士卒各備鏃刀分頭收田中之麥盡行割取滿載

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

上休兵三月有餘再巡至成周地在潁水之中地方時秋七月中

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

分一齊用力將禾頭割鄭莊逆惡多半是祭足助成真是可殺五鼓取

禾一空比及守將知覺點兵出城鄭兵已去之遠

於洛京奏聞桓王說鄭兵盜割麥禾之事桓

黑肩奏曰鄭祭足雖然盜取禾麥乃

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莊公奏曰臣久當謝政今卽拜辭遂
忿忿出朝謂人曰孺子負心不足輔也卽日駕車回國世子忽率
領眾官員出郭迎接問其歸國之故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述了
一遍人人俱有不平之意一班奸賊自然便要大夫高渠彌進曰吾主兩
世輔周功勞甚大况前太子質於吾國未嘗缺禮今舍吾主而用
虢公太不義也何不興師打破周城周不知失政伐廢了今王而別
立賢膺天下諸侯誰不畏鄭方伯之業可成矣穎考叔曰不可君
臣之倫比於母子主公不忍仇其母何忍仇其君但隱忍歲餘入
周朝覲周王必有悔心主公勿以一朝之忿而傷先公死節之義
大夫祭足曰以臣愚見二臣之言當兼用之臣願帥兵直抵周疆
托言歲凶就食溫洛之間若周王遣使責讓吾有詞矣如其無言

天子崩鄭伯與周

周嗣位太子狐痛黑

子林嗣立是為桓王衆諸侯俱來奔喪

到舉動皆合禮數人愛之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死且見鄭伯

久專朝政心中疑懼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鄭伯曾質先太子於

意必輕朕君臣之間恐不相安號公執事甚恭朕欲界之以政

為何如周公黑肩奏曰鄭伯為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

洛邑晉鄭功勞甚大今改元之日邊塞鄭政休於

政虐之舉不可不慮

桓王早朝謂鄭伯曰卿乃先王之臣

大是可愛桓王曰朕不

黑肩聰明

質於鄭何如奇想莊公再拜辭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天
子委質於臣之禮恐天下以臣為要君只怕有臣當萬死平王曰
不然卿治國有方朕欲使太子觀風於鄭因以釋目下之疑卿若
固辭是罪朕也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群臣奏曰依臣等公議王不
委質無以釋伯之疑若獨委質又使鄭伯珣臣子之義莫若君臣
交質兩釋猜忌方可全土下之恩平王曰如此甚善莊公使人先
取世子忽忽世待質於周然後謝恩周太子狐亦如鄭為質又是奇想
奇事只不知王若變心鄭將怎生處置太子史官評論周鄭交質之事以為君臣之分
至此盡廢矣詩曰

腹心手足本無私

一體相猜事可嗤

交質分明同市賈

王綱從此遂陵遲

臣等伏以國中有逆弟之變曠職日久今國事
在朕心懸懸今見卿來如魚得水卿何
不勉哉戶部又奏曰臣聞公之意臣才萬分
難及亦安敢言位以路銘相傳謂吾
班白卿強言曰朕別卿許
班大夫政者號曰朕別卿許
班大夫政者王三
班大夫政者王三
班大夫政者王三

援不能有爲是度其不能有爲耳乃回書衛侯書中但言奉教撤

兵言歸於好滑雖有罪但逆弟止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一

面取回高渠彌之兵公孫滑老死於衛此是後話却說周平王因

鄭莊公久不在位偶因虢公忌父虢公名卽石父之子來朝言語相投遂謂

虢公曰鄭侯父子秉政有年今久不供職朕欲卿權理政務卿不

可辭虢公叩首曰鄭伯不來必國中有事故也臣若代之鄭伯不

惟怨臣且將怨及王矣臣不敢奉命再三辭謝退歸本國原來鄭

莊公身雖在國留人於王都打聽朝中之事動息傳報留心國政

之職但若爲公便是忠臣爲私便是奸臣鄭莊公留心國政

留人打聽爲公乎爲私乎明眼人必有能辨之者今日平王欲分

政於虢公如何不知卽日駕車於周朝見已畢奏曰臣荷聖恩父

子相繼秉政臣實不才有忝職位願拜還卿士之爵退就藩封以

言是拜命

開山便要所發

大夫石碯奏曰不可不可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我老母上卿作師

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

卿

寤生再拜奉書衛侯賢侯殿下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愧於鄰國然封京賜士非寡人之不友恃寵作亂實叔段之不共寡人念先人世守爲重不得不除母姜氏以溺愛叔段之故內懷不安避居潁城寡人已自迎歸奉養今逆滑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非義師徒下臨敝邑自反竝無得罪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勿傷唇齒之誼敝邑幸甚

衛桓公覽罷大驚曰叔段不義自取滅亡寡人爲滑與師實爲助逆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使者未到滑兵乘廩延無備已攻下了鄭莊公大怒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來爭廩延時衛兵已撤回公孫滑勢孤不敵棄了廩延仍奔衛國公子呂乘勝追逐直抵衛郊衛桓公大集群臣問戰守之計公子州吁進曰水來土掩兵

國誠廢心遂望得公亦不知備豈非糊塗之甚者鄭莊打發五

上便不勞餘力而定尤妙在詐敗一陣

我無損民公老奸巨猾手段

計都高似州府警備養用之於正未必不有補

惜助逆弑君把把大題目來鐫便貽臭萬世有

向亦慎所用哉

公聞公孫滑起兵

春再發公孫滑

助滑以

衛侯必把兵回國滑勢孤可不戰而

幸骨肉相殘誠

情待他自家愧悔亦是明白處

鄭國君臣俱是一班奸險之人所謂方以類聚只得一類者
叔畧正道些却又孤掌難鳴祭足好貪更甚所以幫着鄭莊
做出許多滅理絕倫之事

人之有助無助得力與不得力不全在婚姻與不婚姻鄭忽
說丈夫志在自立固爲有理但亦要看所處時勢與己之才
力如何不然借助婚姻亦是一說未可盡廢也

衛莊衛桓州吁宋殤公子翬等都是般混帳壞人在黑漆
桶中過日子者算不得大奸大惡只看衛莊溺愛便糊糊塗
塗全不知防備日後之禍雖有石碻忠言他亦全不省理衛
桓新立寵弟素行無異他却全不防備致遭毒手衛莊還說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其子有無私心以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

公孫討之遂興師伐鄭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衛桓據鄭滑一偏之詞不察明白便自興師動衆助逆攻順
無端開釁於鄰國真是庸劣下材

致書一行最爲得當是非曲直所由分也况只須好致一書
便可棄仇尋好省却多少唇舌鬭爭爲國家者其亦常存此
也夫

自君王而論執政無過自然不當輕易更換自下而論則政
是王朝之政臣是王朝之臣或子或奪悉聽王裁豈得貪位

今欲迎歸

武姜

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

下拜倒在地口稱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

與汝無與用手扶起母子抱頭

公子同梯出曰此乃老身之

與先生歸無不莊公親扶武姜登轎自已執轡隨侍國人見莊

公泉誓有詩云不以德以手加額稱莊公之孝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

叔不

絕壽倫

行懷

母絕壽倫

計

大隊猶疑隔世人

莊公安肯認天親

愛賜爵大夫與公孫閑同掌兵權不在

公孫滑請得衛師行至半途聞共叔負殺遂

之事衛桓公之孫曰鄭伯無道當為

公曰卿可謂孝子矣言罷不覺凄然長嘆考叔問曰主公何爲而
嘆莊公曰你有母奉養得盡人子之心寡人貴爲諸侯反不如你
考叔佯爲不知又問曰姜夫人在堂無恙何爲無母莊公將姜氏
與太叔共謀襲鄭及安置潁邑之事細述一遍已設下黃泉之誓
悔之無及考叔對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子又不奉養
與鴟鳥何異倘以黃泉相見爲歉臣有一計可以解之莊公問何
計可解考叔對曰掘地見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內居住告
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減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室中
相見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莊公大喜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人
於曲洧川今河南牛脾山下掘地深十餘丈泉水湧出因於泉側架木
爲室室成設下長梯一座考叔往見武姜曲道莊公悔恨之意如

國都目中

離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正誠天倫之野

野母子無私倫之野

人矣却說穎合封人掌封疆名曰穎考叔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戲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乃味為不可有義友之與

見莊公安置姜氏於穎謂人曰母

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

遂自刎而亡吳會先生有詩曰

寵弟多才古大封

况兼內應在宮中

誰知公論難容逆

生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敗惡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詩曰

子弟全憑教育功

養成稔惡陷災凶

一從京邑分封日

太叔先操掌握中

莊公撫敗之屍大哭一場曰癡兒何至如此遂簡其行裝姜氏所

寄之書尚在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使人馳至鄭國教祭足呈與

姜氏觀看即命將姜氏送去潁地安置遺以誓言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姜氏見了一書羞慚無措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

婦人

心偏愛不通道理任意胡行即時離了宮門出居潁地莊公回至

只是不曾算到未後着耳

只等太叔

兵到

城樓放火

公子呂望

見火光

即便殺來

城中

開門納

之

上二叔

不肯

就

我

事

恩家

事

信

心

慌忙

星夜

迴轅

屯札

城

人

都說

太叔

不是

再說

太叔

出

榜

安民

榜中

備說

莊

京

城

即時

出

人

傳

百

都

人

傳

十

八

傳

百

都

人

傳

公

引

兵

攻

之

那

共

城

區

區

小

公

將

周面君輔政姜氏聞知此信心中大喜曰段有福為君矣

我則曰無福

為太叔矣遂寫密信一通遣心腹送到京城約太叔於五月初旬興兵

襲鄭時四月下旬事也公子呂預先差人伏於要路獲住質書之人

登時殺了將書密送莊公莊公啟緘看畢重加封固別遣人假

作姜氏所差送達太叔索有回書以五月初五日為期要立白旗

一面於城樓便知接應之處莊公得書喜曰段之供招在此姜氏

尚能庇護耶遂入宮辭別姜氏只說往周却望廩延一路徐徐而

進公子呂率車二百乘於京城鄰近埋伏自不必說却說太叔接

子母夫人姜氏密信與其子公孫滑商議使滑往衛國借兵許以

重賂自家盡卒京城二鄙之眾托言奉鄭伯之命使段監國祭縣

犒軍揚揚出城公子呂預遣兵車十乘扮作商賈模樣潛入京城

我不知力謀美以必從中阻撓徒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

所及但恐在子其罪之歸也任其所為彼恃寵得志肆無忌憚待其造

侯其日復知臣耳耳其其實只是傀儡公子呂曰主公遠見非臣

謂周無非一日養成勢大如蔓草不可及除可奈何主公若

臣預先引兵伏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主公

無非為太叔故也今聲言如周太叔必謂國內之虛

臣預先引兵伏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主公

殺來腹背受敵太叔雖有冲天之翼能飛去乎莊公

之他人公子呂辭出宮門嘆曰祭仲料事可

傳一令使大夫祭足監國自己要朝

呂又奏曰臣非慮失地實慮失國也今人心皇皇見太叔勢大力
強盡懷觀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將二心主公今日能容太叔恐
曰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莊公曰卿勿妄言寡人當思之公
子呂出外謂正卿祭足曰主公以宮闈之私情而忽社稷之大計
吾甚憂之命人發笑祭足曰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視只因
大庭耳目之地不便洩露祭足好惡已露一班子貴戚之卿也若私叩之必
有定見公子呂依言直叩宮門再請莊公求見莊公曰卿此來何
意公子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也萬一中外合謀變生肘腋
鄭國非主公之有矣臣寢食不寧是以再請莊公曰此事于礙國
母公子呂曰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蔡之事乎豈斷不斷反受其
亂望早早決計莊公曰寡人壽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

采邑易人不出眾不敢違抗且自應承太叔托名射獵日逐出城

訓練井收一眾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為繇襲取鄆

備莊公兩處邑收一眾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為繇襲取鄆

段可誅莊公兩處邑收一眾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為繇襲取鄆

何高誅也莊公微笑不言然不用慌忙

扶論公莊公微笑不言然不用慌忙

母之寵外特京城之固日夜訓兵講武其志不篡奪

假臣偏師直造京城縛段而歸方絕後患

說得雖是但不知二人身分

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

公子

諫曰不可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廣民衆與榮陽相等况共叔夫人之愛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內寵恐有後忌莊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於京城共叔謝恩已畢入室來辭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謂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懇求雖則勉從中心未必和順汝到京城宜聚兵蒐乘陰爲準備倘有機會可乘我當相約汝與襲鄭之師我爲內應國可得也汝若代了寤生之位我死無憾矣共叔領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國人改口俱稱爲京城太叔開府之曰西鄙北鄙之宰俱來稱賀太叔段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土自今貢稅俱要我處交納兵車俱要聽我徵調不可違悞二字久知太叔爲國母愛子有嗣位之望今日見他丰

藝高強

向其共

姜氏心中

偏愛此子

若襲位為君豈不勝寤生十倍屢次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之賢宜立為嗣

武公曰長幼有序不可紊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武公

以生無過

道次

幼乎遂立寤生為世子

武公大有主張不枉

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為武公武公乘周亂并有東虢

及鄆音會國名地兼并之禍始自鄭人後日子遷都於鄆謂之新

鄭以滎陽為京城設關於制邑東虢邑即虎牢關也今汜水縣鄭自是亦遂强大

與衛武公同為周朝卿士平王十三年衛武公薨鄭武公獨秉周

政只為鄭都滎陽與洛邑鄰近或在朝或在國往來不一這也不

在話下却說鄭武公夫人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長曰寤生

次曰段為何喚做寤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不曾坐蓐在睡

夢中產下醒覺方知姜氏喫了一驚寤生今人謂之橫產乃難為

莊姜睡中產下不特斷無此理如果有的乃是極美之事有何傷

犯而惡之哉况寤寐二字自有分別寤字方是睡着寤字乃醒覺

也舊解不明字義前人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

次子段長成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又且多力善射武

有周山圖全志 卷之二 三

送枚雍水其後近水居民時時見青牛出水中文公聞之使騎士

候而擊之牛乃大制聖頭力大復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歷敘許多

郊廟不在禮正道去軍力今電復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歷敘許多

吾祖之所禮平時中有聖是魯惠公聞秦國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周請

通以制作王時道魯惠公聞秦國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周請

王知是可笑禮平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禮樂

制作子孫用之何傷夫自作即可自用玉人可以用玉食乎推而言之造刀者

況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魯遂僭用郊祀

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諸侯各自擅權互

王知之不敢問也史官有詩歎曰

紛紛多事矣未聞侯國可郊天

列國紛紛竊大權

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郕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

曰郕時

時者祭名

用白牛祭之又陳倉

今寶雞縣

人獵得一獸

似猪而多豕

擊之不死

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路間遇二童子指曰此獸名

曰狴

音常

伏地中琰死人腦若捶其首卽死狴亦作人言曰二童

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說破卽化爲野

雞飛去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化爲石雞視狴亦失去矣獵

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又終南山

卽岐山

有

大梓樹文公欲伐爲殿材鋸之不斷砍之不八忽大風雨乃止有

一人夜宿山下聞衆鬼向樹賀喜樹神亦應之一鬼曰秦若使人

披其髮以朱絲繞樹將奈之何樹神默然明日此人以鬼語告於

文公文公依其說復使人伐之樹隨鋸而斷有青牛從樹中走出

有絕力能

祖宗便開手

之皮父子俱以

林勇為紂幸臣相助為虐秦

問者善御得

兼并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曾孫名

馬大邱幸

於趙今永安縣為晉趙氏之祖其後有

使續畜息

於周穆王上用之命畜馬於泝渭二水

地續畜息

於養馬周孝上用之命畜馬於泝渭二水

勢益強

秦傳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封秦伯又得

文公立時

平王十五年也一日文公夢廊今鳳翔始與諸侯通聘襄公

公今西

安府

地勢益強

大定都於雍今鳳翔城

文公立時

平王十五年也一日文公夢廊今鳳翔始與諸侯通聘襄公

天而降止於

山陂頭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

史敦占之

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

戎此地盡以賜卿少西虜從之勞永作西藩豈不美哉驅逐大戎益封加爵

可也此地盡以賜卿使不二之險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屯

戎馬為滅戎之計不及三年殺得大戎七零八落其大將李丁滿

也速等俱死於戰陣殺得快活誰教他侵擾不休來我主遠遁西荒西方荒地之處岐豐

一片盡為秦有關地千里遂成大國髡翁有詩云

文武當年發跡鄉如何輕棄界秦邦

岐豐形勝如依舊安得秦強號始皇

却說秦乃帝顓頊之裔其後人名皐陶自唐堯時為士師官皐陶

子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曰嬴為舜主

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國於徐夏商以來世為

諸侯至紂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惡來

使其

以自解

詳慎

與說平

獻心中

社化

物惟

宣

在化外

宣王

始討

而服

以羞憤交迫之故竟有不虞吾不知莊公何

萬世又何以自解於其心也怒發於中不加

千古罪人可不戒哉

之誤遂為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

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遷車駕至於洛陽見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

莊公特高似叔段卽此公子呂等亦高數籌諸人屢次請

討乃是高視叔段除之惟恐不速在莊公視之只如無物已明知其林力不足以有爲也故任他橫行只是不理譬如弄狗猴者隨地跳上跳下左跑右跑只作不會看見一般直等他認真要走之時方纔把索子一提不怕他跑到那裏去其於叔段無禮并不發作者乃是會家不忙耳他在衆人面前却不肯將此意明白說出故只含糊答應衆人替他十分着急他自肚裏暗笑說他以私情而忽大計固在夢中卽說他養成其惡而後圖之亦是隔靴搔癢

莊公誓母一事自是滅理欺倫不須多費詞說亦幸而姜氏能忍莊公旋亦悔悟若叔棄機進言設策遂爲母子如初耳

秦人敗之

抗掩飾祀

周公自車猶

命侵之邦

偏愛少子

國非比士

不必言然猶名之曰白帝號之曰廊祀多

請用郊禘則更甚矣請而不許

比夫魯為宗國王室至親

專罪又甚焉乃至引秦

之邦禮義所出何得以疎遠秦韓之秦為例乎諸侯僭

公之邦禮義所出何得以疎遠秦韓之秦為例乎諸侯僭

品侵奪相仍凌蔑王朝隨筆憲典實齊人為之倡也

偏愛少子固是婦人之常然亦何至如姜氏之甚乎

國非比士庶人家其勢必致稱兵對敵非見殺弟即弟殺兄

殺一子為之母者果何心乎其初不過一念貪獷之

構禍之慘遂至於此愚婦人愚得又可恨又可

戎狄豺狼成性若果安分守已儘可自尊自大卽鎬京一番
擾亂禍首自是申侯旣已僥倖滿載而歸就該罷手誰人又
去尋他他却恃其兵力侵擾不休逼得天子遷都惹出秦人
廝敵兵將旣傷殘於行陣國主安身不牢遞去西荒反把自
己的地方都帶掉了可爲貪得無厭之戒

禮樂者治世之大本征伐者馭世之大權然征伐之所不及
尙賴禮樂以維持之秦伯擅用郊祀越禮僭分天子力不能
討或遣一介之使以正詞責之秦人未必卽敢肆然抗命也
試觀請隧問鼎已在衰弱至極之時而兩番正論尙能使晉
楚俛首帖耳况此時周室大勢猶未甚壞乎總之平王質本
昏庸不識大體苟安姑息以致釀成禍亂使秦遂以代周豈

第四回 定如此 以見伯陽之神占矣東遷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鄭莊公

掘地

頭應夢

單弱

被狄

掘地見母

國難

不舒

大仇未報因言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

盛便

驕千古一轍

國難

未舒

大仇未報

因言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

因言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

因言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

沃矣乃命太史擇日東行衛武公曰臣職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

人離散孤之咎難辭矣遂先期出榜示諭百姓如願隨駕東遷者

作速準備一齊起程祝史作文先將遷都緣故告宗廟至期大宗

伯抱着七廟神主登車先道秦伯嬴開聞平王東遷親自領兵護

駕百姓携老扶幼相從者不計其數當時宣王太祭之夜夢見美

貌女子大笑三聲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捆做一束冉

冉望東而去大笑三聲應褒似驪山烽火戲諸侯事大哭三聲者

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捆束往東正應今日東遷此夢無

一不驗又太史伯陽父辭云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火逐

慎之慎之壓弧箕箒羊被鬼吞者宣王四十六年遇鬼而亡乃已

末年馬逢火逐火戎人寇幽王十一年庚午也自此西周遂亡天

一。凡我主

廟尚何雪前恥若隱忍避仇棄此適彼我退

政滅太宰

階恐

之憂不止於岐豐而已

亦透徹苦堯舜

正名倫

又

居卑宮不

為陋京師壯觀豈在宮室推吾王

僅正名號

自

又奏曰老司徒乃安

之論非通變之言也先王

且我府

招寇賊其事已不足深咎

百姓畏懼大戎如畏豺虎

今王歸除煨燼

既而府庫空虛兵力單弱

武解誤國之罪誰能任之

武公

之

且我騎長驅民心

王遣人問之必有良策

何人而有

公遣人告急表文來到平王

公既能召我定能退我

正商議間國舅申公

將有亡國之禍伏乞我王憐念

我侵擾不已

自顧不暇安能顧朕東遷之事朕今

也惟司徒衛武公低頭長嘆平王曰老司徒何獨無言武公乃奏
曰老臣年逾九十蒙君王不棄老耄備位六卿若知而不言是不
忠於君也若違衆而言是不和於友也然寧得罪於衆不敢得罪
於君夫鎬京左有岐山右有隴蜀拔山帶河沃野千里天下形勝
莫過於此洛邑雖天下之中其勢平衍四面受敵之地所以先王
雖並建兩都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要留東都以備一時之巡語
指陳并建兩都若棄鎬京而遷洛恐王室自是衰弱矣平王
之故明白確切曰犬戎侵奪岐豐勢甚猖獗且宮闕殘毀無以壯觀朕之東遷實
非得已武公奏曰犬戎豺狼之性不當引入臥闥申公借兵失策
開門揖盜使其焚燒宮闕戮及先王此不共之仇也王今勵志自
強節用愛民練兵訓武數語自是爲國要圖效先王之北伐南征

侵佔其鋒未嘗挫折又自謂夢而無功心懷怨恨遂大起戎兵

宮占周疆岐豐為我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

府關自焚燒之後為我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

之虛無方建後十不存五我早晚入寇遂萌遷都洛邑

念一日朝罷群臣曰昔王祖成王既定鎬京又營洛邑此何

也群臣齊聲奏曰洛邑為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適均所以

王命召公相曰臣齊聲奏曰洛邑為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適均所以

天子行幸東都接見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曰今天

命召公相曰臣齊聲奏曰洛邑為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適均所以

天子行幸東都接見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曰今天

子掘突襲爵爲伯加封昉田千頃秦君原是附庸加封秦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咀拜太宰之職申后號爲太后褒姒與伯服俱廢爲庶人號石父尹球祭公姑念其先世有功兼死於王事止削本身爵號仍許子孫襲位又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害百姓大宴羣臣盡歡而散有詩爲証

百官此日逢恩主

萬姓今朝喜太平

目是累朝功德厚

山河再整望中興

次日諸侯謝恩平王再封衛侯爲司徒鄭伯掘突爲卿士留朝與太宰咀一同輔政惟申秦二君以本國迫近戎狄拜辭而歸申侯見鄭世子掘突英毅非常以女妻之是爲武姜此話閣過不題却說大戎自到鎬京擾亂一番識熟了中國的道路雖則被諸侯驅

名於天下
事已如此只索起程
不一日到了鎬京周公

城掃除宮
由侯引着衛晉秦三國諸侯同鄭世子

武出郭三十里
迎接卜定吉日進城宜白見宮室

即王位是為都
伏下遷宮下先見了申侯果命過了然後服袞冕

殿謂曰朕以廢棄之人獲承宗祧皆舅氏之力也進爵為

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仁

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仁

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仁

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仁

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眾諸仁

侯曰今日君亡國破豈臣子飲酒之時耶衆人齊聲拱立曰某等願受教訓武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故太子在申宜奉之以卽王位諸君以爲何如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靈也世子掘突曰小子身無寸功迎立一事願効微勞以成先司徒之志謂鄭伯友武公大喜舉爵勞之遂于席上草成表章備下法駕各國皆欲以兵相助掘突曰原非赴敵安用多徒只用本兵足矣申侯曰下國有車三百乘願爲引導次日握突遂往申國迎太子宜白爲王却說宜白在申終日納悶正不知國舅此去凶吉如何忽報鄭世子賁着國舅申侯同諸侯連名表章奉迎還京心下倒喫了一驚畏開看時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殺父子之情不覺放聲大哭掘突奏曰太子當以社稷爲重望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白曰孤今負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勞苦二君見掘突渾身素縞問此位何人武公曰此鄭世子也遂將鄭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述了一遍二君嘆息不已武公曰老夫年邁無識止爲臣子義不容辭勉力來此掃蕩腥膻全仗上國今計將安出秦襲公曰大戎之志在於剽掠女子金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隄防今夜三更宜分兵東南北三路攻打獨缺西門放他一條走路却教鄭世子伏兵彼處候其出奔從後掩擊必獲全勝秦人不特勇悍善戰亦頗善於設謀武公曰此計甚善話分兩頭再說申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心中大喜遂與小周公周公之密議只等攻城這里開門接應却勸戎主先將寶貨金繒差右先鋒率丁分兵押送回國以削其勢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盡數領兵出城迎敵大戎主認作好話一一聽從却說滿也速營於東門之外正

進約行二日塵頭起處望見無數兵車如牆而至中間坐著一位

者矣錦袍金帶蒼顏白髮飄飄然有神仙之態那位諸侯正是衛

武公姬和已八十餘歲矣掘突停車高叫曰我鄭世子掘突也

犬戎兵犯京師吾父死於戰場我兵又敗特來求救武公拱手答

曰世子放心孤傾國勤王聞秦晉之兵不久亦當至矣何憂犬羊

哉掘突讓衛侯先行撥轉車轅重回鎬京離二十里分兩處下寨

教人打聽秦晉二國起兵消息探子報知道西角上金鼓大鳴車

轟地繡旗上大書秦字武公曰秦爵雖雖附庸國小不得比於諸侯故曰附庸然晉

於戎俗其兵勇悍善戰犬戎之所畏也便是老成言未畢北路探

報晉兵亦至已於北門立寨武公大喜曰二國兵來大事濟

二君相聞須臾之公與之間二君皆到武公營中互相

其屍備禮葬之戎主笑曰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却說申侯回到

京師安排筵席款待戎主庫中寶玉搬取一空又斂聚金縉十車

爲贈指望仁

也滿飲而歸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自以爲不世之

功人馬盤踞京城終日

飲酒作樂絕無還軍歸國之意百姓皆歸

怨申侯申侯無可奈何乃寫密書三封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

勤王那三路諸侯

北路晉侯姬仇

東路衛侯姬和

西路秦

君嬴開

又遣人到鄭國將鄭伯死難之事報知世子掘突

殺他

起兵復仇不在話下單說世子掘突年方十二歲生得身長八

尺英毅非常一聞父親戰死不勝哀憤憤遂素袍縞帶帥車三百乘

馳而來早有探馬報知犬戎戎主預在淮陽掘突一到便欲

我兵兼程而進疲勞未息宜深溝固壘待諸侯

又有一絕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可為奸臣之戒詩云

巧語讒言媚暗君

滿圖富貴百年身

一朝駢首同誅戮

落得千秋罵佞臣

又有一絕詠鄭伯友之忠詩曰

石父捐軀尹氏亡

鄭桓今日死勤王

白骨風前那個香

且說申侯在城內見宮中火起忙引本國之兵入宮一路撲滅先

將申后放出冷宮巡到瓊臺不見幽王褒姒踪跡有人指說已出

北門去矣料走驪山慌忙追趕于路上正迎着戎主車馬相湊各

問勞苦說及昏君已殺申侯大驚曰孤初心止欲糾正王慝慝也言

止欲魯王復申不意遂及於此此是申侯節詞欲以自解其罪耳

后太子之位日任海府庫金帛何也後世不忠於君者必以孤為口實矣亟令從人收歛

臣反苦真是可憐 左先鋒滿也速早把幽王車仗擄住犬戎主

是可惜却死得此奸 已衰袍玉帶知是幽王就車中一刀砍死并殺伯服褒姒美貌

饒死以輕重 之帶歸璫帳取樂未知在璫帳中亦尹球躲在車

箱之內亦被戎兵牽出車 之統計幽王在位共一十一年因賣桑

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國此女即褒姒

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晉童謠所云月

將升日將沒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正應其兆天數已定於宣王之

時矣東屏先生有詩曰 多方圖笑掖掖席中烽火搖粉黛紅

自絕諸侯猶似可 忍教國祚喪虜虜喪我

驪山一笑去褒犬羊嘆弧矢童謠已驗其

挽回造化又造化是何人

居士詠史詩曰 有股應

急矣臣拚微命保駕殺出重圍竟投臣國以圖後舉幽王曰朕不

聽叔父之言以至於此

何不說是與卿無與

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

叔父矣

鄭伯友宜王之弟故幽王稱爲叔父

當下鄭伯教人至驪宮前放起一把火

來以惑戎兵自引幽王從宮後衝出鄭伯手持長矛當先開路尹
球保着褒后母子緊隨幽王之後行不多時早有大戎兵攔住乃
是小將古里赤鄭伯咬牙大怒便接住交戰戰不數合一矛刺古
里赤於馬下戎兵見鄭伯驍勇一時驚散約行半里背後喊聲又
起先鋒亭下引大兵追來鄭伯叫尹球保駕先行親自斷後且戰
且走却被大戎鐵騎橫衝分爲兩截鄭伯困在垓心全無懼怯這
根矛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着手大戎主教四面放箭箭如雨
點不分玉石可憐一國賢侯今日死於萬鏃之下

如此賢侯爲無道昏君而死已

曰此欺君誤國之賊不可走了我主聞之曰誰爲我擒之字丁曰

小將願往舞刀拍馬直取石父鬪不上十合石父被字丁一刀劈

此奸臣亡于行陣反傳得一死于王

於車下事之這一刀等是極大便宜他了

齊麾兵前進喊聲大震亂殺入城逢屋放火逢人舉刀連串侯也

阻當他不住只得任其所爲城中大亂幽王未及聞軍見勢頭不

好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開後宰門出定司徒鄭伯友自後趕上

大叫吾王勿驚臣當保駕出了北門迤邐連望驪山而去途中又遇

尹球來到言犬戎焚燒宮室搶掠庫藏褒姒已死於亂軍之中矣

幽王心膽俱裂鄭伯友再令舉烽烽烟烟透人九霄救兵依舊不到

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之下將驪宮團團圍住口中只

與褒姒唬做一堆相對而泣鄭伯友進曰事

此我志也遂發戎兵一萬五千分爲三隊右先鋒亭下左先鋒滿
也速戎主自將中軍鎗刀塞路旌旆蔽空車侯亦起本國之兵相
助浩浩蕩蕩殺奔鎬京而來出其不意將王城圍繞三匝水息不
通幽王聞變大驚曰機不密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
何號石父奏曰吾王速遣人於驪山舉起烽烟諸侯救兵必至內
外夾攻可取必勝幽王從其言遣人舉烽諸侯之兵無片甲入者
天下太平何事徵兵蓋因前破烽火所戲是時又以為詐所以皆
一語王豈忘之耶不起兵也幽王見救兵不至大戎日夜攻城謂石父曰賊勢未知
強弱卿可試之朕當簡閱壯勇以繼其後號公本非能戰之將只
得勉強應命兵凶戰危國家存亡之所係十個說是誠之一個率
領兵車二百乘開門殺出車侯在隨上望見石父出城指謂戎主

不能入於無事之曰。及至弄出事來。費盡心九。不特無濟於
事。乃至玉石俱焚。如幽王不聽鄭伯之諫。遭亂保駕死於戎
手。也不好人帶累好人。真是千古恨事。

話說申侯進表之後有人
 在鎬京探信聞知幽王命
 虢公爲將不日領兵伐申
 星夜奔回報知申侯申侯
 大驚曰國小兵微安能抵
 敵王師大夫呂章進曰天
 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
 位萬民皆怨此孤立之勢
 也今西戎兵力方強與申
 國接壤主公速致書天子
 借兵向鎬以救王后必要
 天子傳位於救故太子此
 伊周之業也語云先發制
 人機不可失申侯曰此言
 甚善當速備下金繒一車
 遣人

如此許法
大題目先

天子失政申侯國魯國國舅召我以誅無道扶立東宮

岐豐王業所基形勝之地棄之以與戎狄固不可棄之以與
藩國亦不可也。觀後秦兵屢敗犬戎盡奪岐豐之地則戎兵
亦非全然無敵者也。使平王當日聽衛武之言守定鎬京激
勸西北各國諸侯許以重賞令其驅逐戎兵然後徐圖營建
宮室復還舊觀則未必不可復成中興之業計不出此而惟
遷都是議志在苟安遂使國家之勢日就衰弱而不復振卒
以亡滅哀哉。

衛武公兩番議論有頭有尾衡量輕重審度事機有作為有
算計如立千仞之岡指陳形勢無不井井有條真老成謀國
之深心也。平王與一班臣宰俱是庸夫淺見只圖目前之安
不顧長久之計。所以其言不入而周室遂東可惜忠言逆耳

由侯做事孟浪糊塗毫無智術自始至終無一可取處嫌疑之地作逆耳之言已是不智及聞天子興師來討或再上一表生明辨一番或約同鄰國諸侯公同諫諍如果王師不罷然後兵諫三亦是一策當日逢君之惡獨有在朝之號石父祭公易尹球數人耳王后太子無罪被廢奸臣豔嬖敗壞綱常公道自在人心列國之中豈無尚德信義傳詞共糾君愆復儲返后事亦可為奈何借兵我狄自失紀綱即或事有不平至於無可奈何出於萬不得已竟借兵力於我亦須先定約束毋許南掠獨軍酬勞之以之物數亦須先有成規豈有畿甸之區任其肆行無忌之理啟鍾啟戎心而召慘禍申侯不得

傷父子之情桀紂之事復見於今夏商之禍不在異日望吾王收
回亂命庶可免亡國之殃也幽王覽奏拍案大怒曰此賊何敢亂
言虢石父奏曰申侯見太子被逐久懷怨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
意在謀叛故敢暴主之過申侯本不當說說得又不得幽王曰如此
何以處之石父奏曰申侯本無他功因后進爵今后與太子俱廢
申侯亦宜貶爵仍舊爲伯發兵討罪庶無後患幽王准奏下令削
去申侯之爵命石父爲將簡兵蒐音搜素也乘欲舉伐申之師畢竟勝
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燭天畿內諸侯疑錦字有變
個個即時領兵點將連夜趕至馬

山但聞使臣之音幽王與褒妃飲酒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

無久也不勞跋涉諸侯而面相戲捲旂而回褒妃在樓上憑欄望

見諸侯侯忙去心口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

有無信可但侯忙去心口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

有詩信可但侯忙去心口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

有詩信可但侯忙去心口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

有詩單咏烽火戲諸侯之事詩曰

良夜驪宮奏管簧

可憐列國奔馳苦

却說申侯聞知幽王廢申后立褒妃上疏諫

龍姐已以亡商王今寵信褒妃廢嫡子

無端端烽火燭宮

止搏搏止搏褒妃笑

褒妃上疏諫

龍姐已以亡商王今寵信褒妃廢嫡子

亡國之殃也幽王寵信褒妃廢嫡子

餘所又置大鼓數十架但有賊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又鳴起大鼓催趨前來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更王后起齒必須同后遊翫驪山夜舉烽烟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王后必笑無疑矣幽王曰此計甚善果然我不說此計甚善乃同褒后並駕往驪山遊翫至晚設宴驪宮傳令舉烽時鄭伯友正在朝中其時以司徒爲前導聞命大驚急趨至驪宮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設以備緩急所以取信於諸侯今無故舉烽是戲諸侯也異日倘有不虞即使舉烽諸侯必不信矣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徵兵果然我亦說是天嗟今與王后出遊驪宮無可消遣聊與諸侯爲戲他日有事于卿無與果然我亦說是與遂不聽鄭伯之諫大舉烽火復搆起大鼓鼓聲如雷火光

史伯陽少嘆曰三朝已經周亡可立而待矣即日告老去位群臣

集職歸內廷其衆朝中惟尹球號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側幽

王曰與褒妃在宮作樂褒妃雖篡位正宮有專席之寵從未開

笑幽王取其歡召樂王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官人歌舞進

褒妃全無悅色幽王問曰愛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褒妃曰妾

無好也曾記昔日手裂絲絳其聲爽然可聽幽王曰既喜聞裂絳

之聲何不早言即命司庫日進絲絳音正使宮娥有力者裂之以

悅褒妃可怪褒妃雖好裂絳依舊不見笑臉幽王問曰卿何故不

笑褒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笑卿不笑豈有

拘宮內宮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奏奏賞賜千金

因西戎強盛恐彼入寇乃王命驪山在華陰縣下驪山在華陰縣下

拘褒妃以無勝顏

起大鼓催趨前如

二人來朝預辨登答次日早朝禮畢幽王宣公卿上殿開言問曰
王后嫉妬怨望咒咀朕躬難為天下之母可以拘來問罪就石父
奏曰王后六宮之主雖然有罪不可拘問如果德不稱位但當傳
旨廢之另擇賢德母儀天下實為萬世之福果然我亦說是萬世之福尹球奏
曰臣聞褒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果然我亦說是褒妃幽王曰太
子在甲若廢申后如太子何號石父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
貴今太子避罪居甲溫清之禮久廢况既廢其母焉用其子臣等
願扶伯服為東宮社稷有幸果然我亦說是社稷有幸幽王大喜傳旨將申后
退入冷宮廢太子宜臼為庶人立褒妃為后伯服為太子如有進
諫者即係宜臼之黨治以重辟此乃幽王九年之事兩班文武心
懷不平知幽王主意已決徒取殺身之禍無益於事盡皆緘口太

幽王認得申后筆迹問其通書之人褒妃白現有溫媼在此幽王

命所宜出矣不辭分說拔劍揮為兩段髣髴有詩云

寄深宮信一封

先將冤血濺霜鋒

他年若見妾儲事

溫媼應居第一功

夜褒妃又在幽王宮中散嬌撒痴說賤妾母子性命懸于太子之

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為也褒妃曰吾王千秋萬歲之後

少不得太子為君今王后日夜在宮中怨望咒咀萬一他母子當權

妾與伯服死無葬身之地矣言罷腸斷嗚咽又哭起來幽王曰

吾欲廢王后太子立汝為正宮伯服伯服服為東宮

奈何褒妃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臣聽臣進也臣退也臣退也臣退也

奈何褒妃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臣聽臣進也臣退也臣退也臣退也

遲悞當下賜綵繪

音鄭

二端溫媼將那書來懷揣手捧綵繪

洋出宮被守門宮監盤住問此繪從何而得媼曰老妾診視后脈此乃王后所賜也內監曰別有夾帶否曰沒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簡何以知其有無乎遂牽媼手轉來媼東遮西閃似有慌張之色宮監心疑越要搜簡一齊上前扯裂衣襟那書角便露將出來早被宮監搜出申后這封書卽時連人押至瓊臺來見褒妃褒妃拆書觀看心中大怒命將溫媼鎖禁空房不許走漏消息却將綵繪二疋手自剪扯裂爲寸寸幽王進宮見破繪碎綵問其來歷褒妃含淚而對曰妾不幸身入深宮謬蒙寵愛以致正宮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宮寄書太子書尾云別作計較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願王爲妾做主說罷將書呈與幽王觀看

后獨居無寵終日流淚有一年長官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

醫心才學何不修書一封密寄中國使殿下上表謝罪若得感

動萬歲召還東宮母子相聚豈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無

人傳信寄官人曰妾母溫嫗頗知醫術娘娘詐稱有病召嫗入宮看

令帶出此信使妾送去萬無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書信一

通內中大畧言天子無道寵信妖婢使我母子分離今妖婢生子

其寵愈固汝可上表伴認其罪今已悔悟自新願父王寬赦若天

賜還朝母子重逢別作計較修書尺已畢假稱病臥牀召溫嫗看

那早有人報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詐必有傳通消息嫗出宮

搜簡其身便知端的却說溫嫗來嫗來到正宮宮中先說知如此

后作為診脈遂于枕邊取出書信囑使嫗取出書信囑使嫗

宮監盤住問此書信何人帶出嫗曰臣妾帶出嫗曰臣妾帶出

嫗曰臣妾帶出嫗曰臣妾帶出嫗曰臣妾帶出嫗曰臣妾帶出

賜其通脈
人傳信
寄官人
令帶出此信使妾
送去萬無一失
申后依允
遂修起書信一
通內中大畧言
天子無道
寵信妖婢
使我母子
分離今妖
婢生子其
寵愈固
汝可上表
伴認其罪
今已悔悟
自新願父
王寬赦若
天賜還朝
母子重逢
別作計較
修書尺已
畢假稱病
臥牀召溫
嫗看那早
有人報知
褒妃褒妃
曰此必有
詐必有傳
通消息嫗
出宮搜簡
其身便知
端的却說
溫嫗來嫗
來到正宮
宮中先說
知如此后
作為診脈
遂于枕邊
取出書信
囑使嫗取
出書信囑
使嫗

但不知君不能將順權發去而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
王有禮否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之亦怪其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
之人有太子欲入宮訴明幽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只得駕車自
往申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著宮人詢問方知已貶去申
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過日却說褒姒懷孕十月滿足
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
其因難於啟齒就石父揣知王意遂與尹球商議暗通褒姒說太
子既逐去外家合當伯服爲嗣內有娘娘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
協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啓言全仗二卿用心維持若
身自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
伺申后之短高門內外俱置耳目風吹草動無不悉知再說申后

同申后之短

高門內外俱置耳目

風吹草動無不悉知

再說申后

金瓶梅
卷之八

皇帝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曰

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

我如兩鬢髮上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

拉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引著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

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

望乞我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幽王心下到也明白

謂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為朕以太子之意

休得錯怪了人褒妃曰太子為母母為母報怨其意甚明

不足惜但自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自以爲身孕已足

出宮保全母子二命以保二命幽王曰愛卿今日論之亦怪其好勇無

金瓶梅
卷之八
皇帝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曰
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
我如兩鬢髮上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
拉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引著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
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
望乞我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幽王心下到也明白
謂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為朕以太子之意
休得錯怪了人褒妃曰太子為母母為母報怨其意甚明
不足惜但自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自以爲身孕已足
出宮保全母子二命以保二命幽王曰愛卿今日論之亦怪其好勇無

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豈見不可造次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
忿出宮又過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賀朔太子故意遣
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繇將花朵亂摘臺中走出一群宮
人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褒娘娘不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
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令旨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誰敢
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褒妃親自出外觀看怒從心起正
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見分
外眼睜趕上一步揪住烏雲鬚大罵賤婢莽惡得可笑你是何等之
人無名無位也要妄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得我捻著
拳便打纔打得幾拳眾宮娥懼幽王見舞一齊跪下叩首高叫千

歲之長子王孫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褒妃苦羞

名曰褒姒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奏卽宣褒姒上
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際光艷
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姒萬分之一遂不通申
后得知留褒姒于別宮降旨赦褒姒出獄復其官爵是夜幽王與
褒姒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則交
盃食則同器一連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色
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爲証

折得名花字國香

布荆一旦薦匡牀

風流天子渾閑事

不道龍顏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姒迷戀其色居之瑤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

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著宮

之宮早有人報知

申后

此申后

不勝其憤

忽一日

引著宮

所以雖有絕色無人聘定却說袁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歛來

尚大齋問

如此窮非人

淫無忌

海山

十

帛買來獻上來寬父獄此散宜生

計如果可行何惜財帛汝當速行

三百正買得襖四回多不
是次請至二編京先用金
銀打通羅

豐敷播至金夏
子洪德通德
共靈顯父死者

卷之六

列爲諸侯此是後說後人有詩歎曰

忠臣避亂先歸北

世運淩夷漸欲東

自古老臣當愛惜

仁賢一去國虛空

却說大夫褒珣

珣大夫名食采于褒

自褒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

諫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

囚珣于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豪解體話分兩頭却說賣桑木弓

箕草袋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

個娼大的妻子生女不肖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

成人取名褒姒論年齒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到像十六七歲

及笄的模樣更兼目秀眉清唇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

花月之容國裏第一來如大住居鄉僻一來褒姒年紀

才女月之容國裏第一來如大住居鄉僻一來褒姒年紀

家說三川俱竭岐山復崩歷壞民居無數幽王全不畏懼方命

脂血

俱枯高危

乃國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

越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弭天變奈何不

訪賢才而訪美女乎議論正大其如氣數何號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

秋萬歲那岐山如已棄之庭有何關係勢人有慢君之心借端

謗訕望吾王詳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言見其言是也

不知是不幾時而家國已隨之而盡更有甚焉言其言是也

思之君至死而不悟不悔真是可以悲可恨言其言是也

野叔帶嘆曰危邦不八亂邦不言其言是也

趙盾即其後言其言是也

亡河竭而國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將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

山乃太王太王即古公發跡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無恙乎趙叔

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

曰何以知之伯陽父曰善盈而復福惡盈而後禍十者數之盈也

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務必盡臣節以諫之

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

人知幾則可若諫臣而以知幾自居則爲奸佞之所藉口矣斷使不得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

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都將伯陽父

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他謗毀朝廷妖言惑眾幽

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由洩氣何足聽哉却說趙叔帶懷著一

卷之

岐山守臣又有表章

古

卷之二

世益無忌憚耽于聲色不理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

也是西周氣數將盡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

號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

皆諂諂面諛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逢迎不暇貪位慕祿

逢迎順欲逢迎自然諂諂面諛聖人謂貪夫不可其時只有司徒

與其國亦只為其必至願欲逢迎諂諂面諛耳是西華州是個正人

鄭伯友城鄭城即其地國王室時友司徒司徒

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視朝岐山岐山今屬陝西

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裂乃當災也必無災

是多情却亦最是多人妖許多事不須來告我亦怪其何必來告

我亦怪其何必來告曰三川發源岐山

三川發源岐山

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若似

三公六卿便小國言罷各散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候問聞御

體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

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湏行舉哀禮卽位于柩前是為幽王詔以

明年為元年立申伯之女為王后子宜曰為太子進后父申伯為

申侯史臣有詩贊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

令德茂世

威震窮荒

變消鼎治

外伸內美

克襄隆治

幹父之蠱

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為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

方諒陰之時

天子居喪名曰諒陰

猶昵君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

侯或未之聞耶

話設官

師便見杜伯左傳

公

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
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
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
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于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
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卒南征北伐四海寧謐不料一病不起太
子宮湏年雖已長性頗暗然暗昧卿等勸導輔佐勿替世業臣稽首
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太史伯陽公召告之召長孫謂伯陽公曰前童謠之語
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親王親見厲鬼操朱弓矢射之以致
此變王身未死而王身未死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

叔帶進諫。真是純臣之言。雖幽王蔽于奸臣。其言不用。而其忠愛之志已足較然。其後子孫昌大於晉。亦由祖宗忠厚之遺也。禮義名分。是聖人立教之本。所以維持國家。不致橫亂無紀者。全在于此。幽王寵幸褒姒。可也。乃不使之往朝。皇后又不起身迎接。無禮無義。于名犯分極矣。根本既乖。國欲久安長治。得乎。

上表謝罪。自是正理。說到感動召還已落第二義矣。却又說佯認其罪。又說別作計較。此何理也。自取其禍。夫復誰尤。進言各有其地。如幽王貶后廢子。滅理有倫。天下人皆可進言。獨申侯則有所不可。何也。居嫌疑之地。故也。言而見聽。近於要君。言而不聽。適以取禍。見幾而作。明哲保身之二語。申

所遺即係新王所進吉甫召虎受托孤之重既不能進賢退

賢輔相也

下卦圓夢觀星諸事就術數而論已

伯陽父的是妙人看代一段說話溯源窮流援今証

是的當無疑至說山崩川竭一其職如此真令

古說理則極精說數則至確當官大夫不其伯陽

人愛然幽王雖然暗然暗時景戾然然不以君之責而加罪伯陽

父叔帶不以擅打褒姒之故而責王虐太子還兼有分曉有

福養可與為善之人若有賢良輔相亦不可轉凶為吉可

班奸佞終日在側逢迎奸佞助虐便把水陷溺了更無轉

奸佞終日在側逢迎奸佞助虐便把水陷溺了更無轉

張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天定勝人一語人人可說獨有君相不可說蓋君相原有挽回造化之權者也

尹吉甫說人定亦能勝天自是至理名言但天道既示變於上則人事自當有一番加倍修省極力作為方纔挽回得來如只是平平常常混去便自然不能勝天了尹吉甫於幽王卽位之後并不聞一嘉謀忠告亦未見選舉幾個正人使之居於三公六卿之位何以指望勝天可見此數語亦只是口頭體面說得好聽耳

幽王諒陰之時便已狎昵群小此群小從何而來若非舊王

罪鬼敢來犯駕救出太阿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

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

報復還我命來言三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

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于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

宣王進宮班左右將薑湯收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著

羣翁有詩云主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彙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赤矢朱弓貌似神

千軍隊仗隊裏驟飛輪

君王枉殺還須報

何況區區說區區平等人

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札住營寨分人

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召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彎弧者盡誇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籍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日已沉西傳令散圍眾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眯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掛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聲喏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喫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说並不曾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王車之前宣王大怒

東周列國志

卷之

冠誼重

列頸交真

名高千古

用式彝倫

叔奔晉後仕晉為士師之官子孫遂為士氏食邑於

杜伯之忠

立嗣於杜陵號為杜主又曰右將

又為范氏後人

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

殺杜伯之

今尚存此是後語其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

事多遺忘

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

七月王

體稍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

備法駕司馬

今兵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個言自至期王乘玉輅駕入

有尹吉甫

左右召虎旌旗對對用對甲叔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

平原曠野

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入不行幸到此

扎住營寨

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稼穡不

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為

然不妨

水旱二事謂之天災

人妖寧可盡信

童謠小筮俱有凶徵

之而乃云不可信

天急政之心非賢臣之語也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

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

外夷之慢與不慢自在德政之修與不修不在妖言之傳播也

望

乞恕之宣王曰汝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

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

殺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為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

以臣為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

曰朕殺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

此等語全非賢君口氣

喝教快斬武

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

死得無謂所謂輕于鴻毛

髡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

直諫批鱗

是則順友

非則違君

奏曰

天道長遠候至方驗一村婦何開氣數哉子不拿婦人男

得拾着女嬰若說不關却正應在他身上若說

宣王沉吟

他却又

宣王沉吟

語忽然想起

宣王沉吟

無下落須

宣王沉吟

何久不

宣王沉吟

謠已

宣王沉吟

然如此

宣王沉吟

臣要

宣王沉吟

然如此

宣王沉吟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其袋的婦人以為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前邊一誦後邊一夢便將周室東遷明明指出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氣未除辭辭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誅婦人不足消糜弧箕服之讖耶伯陽

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香膏簪袋拿到即時決了

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

了死地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

觀看只見是一個草蓆包兒浮在水面眾鳥以喙銜之且銜且叫將

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眾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

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拋

棄有眾鳥啣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此物想是今取回養育倘

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將此女包裹裏抱在懷中思想

處乃望褒城投奔相識而去王法筆道此女得生

遲四十年

水中之出水中三日尚安然

王法筆

王法如何勝得美

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

在這鄉趕着日中做市上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在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況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男子不題自作聰明盧了其事今自之左儒何也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婦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于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

却泥謠言害婦人

謾道中興多補闕

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說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

不歸太史

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為未馬為午

不解

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

首悲傷之象其

里不為死活有宣王聞奏快快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

因與首首人潞有人撈取來獻首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

首首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

餘詞又有麋弧箕服之語再命下大夫左襄陽司市官巡行

不許道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

在告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緝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

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一個箭袋正是箕草

桑木弓十來把給與來把跟隨于後他夫妻兩口住

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小小玄龜一個盤旋于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一般先王怪婢平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在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漦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于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 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犬逐 慎之慎之 檠

其得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

有神人化為二龍降于王庭曰流涎沫忽作人言謂

君也桀王恐懼欲祭二龍命太史占之不

吉遂去之胡說無稽之祭而藏之祭乃龍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言可笑可恨桀

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胡說無稽之王何

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北何嘗大言只乃布幣設祭于龍

取金盤收其涎沫置于朱櫃之中忽然風雨大作龍飛去桀

王命收藏于內庫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傳于八王季子

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年年檮杌放出毫光有掌庫官

王問檮中何物掌庫官取取簿籍獻上其載藏祭之因

臣打開金櫃手捧檮杌手捧金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

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

亂國之禍况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

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為女主干政明矣

解得有理有數詮說童謠字字確切如此人真不愧

太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皆出

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即非目前之

事况將之為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為

吉

此語正當之極凡諫君者當如此矣

孤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

罷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群臣之語備細述於姜后

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啟奏王聞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

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

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

令人將草蓆包裹拋棄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宮

人問其詳

老宮人

王

家恐有弓矢之變此解據理而太宰即今吏部尚書仲山甫奏曰弓矢

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大戎之仇若兵連不解

說理與召虎相同但問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

伯是必有亡國之患矣又問此語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即今欽

星化為小兒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

一人之謠為小兒造作謠言使群兒習之此數語却謂之童謠小者寓

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人少彗所以色紅今日亡國

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美美義我之罪罷太原之兵

車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實其禍可息乎既

焚棄又不許造實是國家竟家竟沒伯陽父答曰臣觀天象
有不虞却如何處說得好
之內非關外問之
外問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主

一月將升 日將沒 屢弧箕服 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衆小兒來問群兒當時驚散止
拿得長幼二人跪于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
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于市中
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
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
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卽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
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次日早朝三
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于
衆臣此語如何解說太宗伯卽今禮部尚書召虎對曰屢是山桑木名可
以爲弓故曰屢弧箕草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服據臣愚見

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西夷別種

王御駕親征收績于千畝地名在遼東車徒大損思為再舉

詔宣許又恐軍數大親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

近戎狄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

有詩云葉芻之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諫不聽後人

大荒何須辱劍鉞皇威勢盡無能報

皇威勢盡無能報皇威勢盡無能報

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京京不遠輦車輦連夜進城忽

兒數十為羣拍手作歌其聲如宣王乃停輦而聽之

隋珠彈彈落舊傷

征自將將民料一場

讀者意會可也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卽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强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証

夷厲相仍政不綱

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

周曆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

龍祭而獲福未知出於何書明係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

亦太史欲實其言故傳會以成之耳觀其化褒姒而亂

周言在何處人疑卜吉而不吉為天道無憑殆亦未之察

耳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左儒初諫繼辯語言皆不

中窾是以無益細評在本文下

左儒為友情切直諫不聽棄位而去奇也何至以死殉之死

非其道匹夫匹婦之諒耳豈翁以小人倫表率許之誤歟左儒

諫殺杜伯宣王不聽此亦君臣之分當以死殉之固為過分然

中亦自以為義氣也厚去其主豈有忍于其君而來索

或後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殺耳語近矯誣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

非其

到請龍絜而藏之怪事夏亡桀殷至周數經喪亂而絜在櫝
中無恙怪事櫝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盤失手墮地怪事
絜化元龜怪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怪事偶踐龜跡如有所
感怪事市司當面遇着夫婦二人又是正應童謠者却容一
人走脫怪事鳥啣席包近岸有女嬰怪事天子之尊命官
懸賞覓一新棄女嬰却不可得怪事只一褒姒出世便先有
無數怪事在前雖曰大道玄遠然其現變示儆至切至顯無
奈世人泛泛視之不加修省以致不能挽回歸于氣數而不
能救悲哉

列國傳中所載怪事甚多然無如此回之怪甚者總之東遷
以後乃天地間第一大變奇亂故天之示儆亦不尋常也

順然後用兵。只須命將出師足矣。況當是時周室尙在全盛。王朝卿士及方伯諸侯。豈無可使之人。乃以天子之尊。自臨行陣。以致敗績。損折車徒。辱國損威。莫大于此。宣王親征。姜戎其失有五。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一也。啟夷狄輕中國之心。二也。開諸侯慢王朝之漸。三也。王師敗績。深貳國威。四也。敗不能報。貽笑四方。五也。

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上忽有童謠。怪事童謠。竟說幾亡周國。怪事童謠。是紅衣小兒所傳。怪事紅衣小兒。是熒惑星所化。怪事上天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言怪事。宮女不夫而孕。怪事懷孕四十餘年。方產怪事。宮女所說一龍降于王庭。怪事龍作人言。怪事龍言自己是褒城二君。怪事太史忽然想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一

白下蔡 晁元放甫評點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開春秋頃刻興亡過
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動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
爭虎鬪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計之甚戎狄豺狼從古難化王者亦
不深故求其順命則畧示羈縻否則置之度外倘其造逆犯

胡不蹠其冠
褌其服矜令
端冕而黼黻

秦始皇



東周列國

像

二四

長春書院

讀
管
時
乃
己

緩
今
日
以
猶

廖
便
鳳
勤
卿

魂
來
也

荆軻



東周列國

像

三

老會賢

昭王姓諱大略以
兄名匠乃生懿王
必以魁梧名而偉
福人則子為坡名
之乃順之

燕昭王



殺妻忍也母死不歸
乳也相楚以刻薄
亡身暗也失此三者
雖善治兵奚取焉
哀哉主人

吳起



東周列國

像

三 老會賢

用趙心何切
兵機老更深
惟餘走馬健
空嘆郭開金

廉頗



胡服急河奇王

父稱每點拙哉

沙邱宮崔穀尉

饑魄

趙武靈王



東周列國

像

十七 老會賢

飛燕掌上上朱

弓比其其盈

公孫釗星詎

能方其漢亮

西施



看荒象蝨一太何等先
明碩若落若蕭雨河
之重足屏息屢
屢位推尾乞憐然
則苦矣

范蠡



東周列國

像

十七

老舍

老舍

鞭尸方雪恥
賜劍恨難平
千古晉江上
風波慘然多

孫武子



東周列國

像

左 老會賢

復曹曰救宋一策
寔是上奇外無奇
更出奇轉石可
以戢將禍也
袁宏瓦道人

先軫



主身歷何

盟死險妨

中不智用

夏絕突譖

晉文公



東周列國

像

十三 老會賢

讀秦誓一篇
忠厚悅亮
不以霸者之
言

秦穆公



荀息所處未必盡
是所能存得如此
一段意思大足合
馮道輩讀之面赤
發汗也

荀息



東周列國

像

上

老會賢

淫爭靈從
祀盟名欲
不來何鮮
仁了義益齊

宋襄公



相如進隱語而得
武蓋奢伍舉進
隱語而楚莊止淫
為人臣者豈不賴
於得君哉

楚之莊王



東周列國

像

九老會賢

五虎八子
凹頭深目長肚大節
仰鼻結喉肥頂少髮
折要同出胃皮膚口如
漆將母之後身与龐
廉之背月世與

無塩



東周列國

像

老會賢

獨步穿楊枝能
施神臂乃善當
師孺子莫枉汝
逢此家



養繇基



東周列國

像

卷之三

史遷傳晏子稱能
薦越石父等為賢
然尼谿之沮所害
大矣以其小者信
其大者奚可哉

晏平仲



釋射鉤霸功牧任
閭豎天命去可憐
爭立五公子不顧
遺骸一抔土

齊桓公



黃泉天性薄
遺肉意何深
却笑東方朔
區區兒女情

穎汝升



東周列國

像

丁

三

忍哉寤生
幽母殺弟
狡獪性成
流穢青史

鄭莊公



夏屋及回
龍
箕
欲
烽
爇
流
服
博
煙
應
傾
不
城
致
笑
援

褒姒



衣冠萬國會東都
獬豸腥羶淨掃除
八百綿延周祚永
中興端足配文謨
羊角道人

周宣王



也四十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
鮒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下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
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爲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
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却作齊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
類甚多不能徧及也

誇美好豪此則金生所謂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
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真所謂善足
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者又何嫌於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也哉四十
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卽不報之
於身子孫也終久逃不過直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四十
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
件都是實事則其勸懲爲更切也四十
列國志中繇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
占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四十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鼠其中字句多
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

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終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四十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沒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後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爲勸。惡足以爲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生人。

好言無不貽到頭之悔。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却纔思想。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於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已。亦無所損。倘事有可疑。理有足采。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四十

本書中批語議論勸人着眼處。往往近近殊未必愜讀者心。自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塾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四十

教子弟讀書。常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扞格不入。

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却也沒甚禍害出來。卽或有
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
人。平日或圖饕餮口腹。或圖浸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船。任我
頤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着你的時節。稍拂其
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
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他便掉臂不顧。還
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却怪世人擇交偏要取
軟媚洗腆。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
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嘆。四十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語。却是至在不

於上達卽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淳厚者相習便也可成一個敦
朴誠實之器若與輕薄佻詐浮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
了。但爲善難而爲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與不善者處便
容易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個中只有一兩個壞人那
子弟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
并無賢人君子在內又何望其向上乎爲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
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爲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
陷於下流却纔悔恨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尙可及耶十四
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煞是快意只是
相與到後來再沒個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講法起居飲
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要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

貪人不顧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却不知壞却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蚍巴甘鴆可勝浩歎三十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諺云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爲賢君與奸佞譴誚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爲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多中材之人其尙擇所與哉三十

人家子弟天性高明不爲俗情所染者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傲狠下流不可化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寧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力。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三十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及知國事之需。賢共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於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賢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歎，豈不可笑？三十

用賢人君子原是極便宜事，他却不肯用小人。平日爵祿也是一般到有事時，除不能出力，還要費國求榮，是極不便宜之事。却偏要歡喜他用他，正不知是何等算計。三十

萬勿草草看過二十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
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
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
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
是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
澤沉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
之令人浩歎三十

戰國是游士之世其游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却
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目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

看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子天理人情自是不妄然立庶立幼若愛之也愛之必愚所以安全之今悖于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不成反連性命都送斷了又貽家國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却以私心所溺遂棄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一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戇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處須加意理會

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五舉後世一切重事兒子臣便
似凡爲君父便可恣肆爲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八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
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爲人父者只是自盡其慈
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爲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
遂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
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于人者深耳九二十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兄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
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覺不自盡一味
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戲來然世三父不慈而
責人可嘆也三

義利兩字不並立。天理行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
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
天理來。六十二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卽如臣弑君。子弑父。
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却不過從利上起耳。然肯將名位
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七十二

列國志中。篡弑之禍甚多。其臣爲亂。臣子爲賊。子罪不容誅。自不
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家勘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
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爲人君父者。使其有所
畏憚。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
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兇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却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二十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却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裡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三十

惡人依托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脚處只是觀者不審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四十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佛僧道許多
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畔中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八十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
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九十
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荒忽附會處未可以爲信
史仁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
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
于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一字囫圇過了一二十

列國志中雖是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且
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壞人做

中好話。多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

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四十

稽古用兵。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却于稗官得之。豈不奇絕。

五十

金聖歎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于子弟有益。渠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六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極多。比他書。其于最廣。其于最

了子弟于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稱官者

晉文用兵詭譎却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不然正是天運
改移處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用兵
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衆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唯有列國志
中却是無體不備前人于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
已得要領况又益之以戰國若于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
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二十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卽如家

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

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小

三

出使帝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唯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

夏曆及國之...
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
必紛紛強爲之說也。八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却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
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澁制度之改革都全
不相侔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九

卽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三不消說是大
相懸絕卽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
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
吞并爲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十

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三戰之兵
萬人齊桓用兵還止。

列國志因是襍採衆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又五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六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共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七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擁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有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

列國志原是特爲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于平王多事始于極
王而本書却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于犬戎之亂犬戎之
亂由于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
亦先兆于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
倒樹尋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三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書便算是敘事之書却
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批

四

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朕牽強也列
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
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義實
者勿以文字求之五

東周列國全志

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卽如三國志。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作在內。列國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

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

東周列國全志

讀法

正人言行錄卷之四
五
卷之四

同安慶府○舒鳩安慶府境○邢北直順德府治是又遷于奚儀
聚○北燕保定府易州東○巴四川重慶府附郭巴縣是○不義義音即河南
襄城縣西南有不義城又南陽府皆悉索幣賦以奉大國之命者也
府裕州舞陽縣北境亦有北城
外此者○戎蠻中聚即戎蠻子邑○陸渾河南府嵩縣北三
鮮虞北直真定府城東北四十里陸渾廢縣是○山戎北直
府○北翼山西大○潞氏安府潞城縣○白翟陝西延○驪戎
是○北翼同府是○潞氏安府潞城縣○白翟陝西延○驪戎
西安府臨○鄭南府北境○淮等州境○肥山西太原府
潼縣是○鄭南府北境○淮等州境○肥山西太原府
縣東五十里昔陽城其國都也又北直真定府藁城縣西南有肥
城志曰晉滅肥肥○鼓真定府○盧在湖廣襄○濮亦曰百濮在
子奔燕受封于此○鼓晉州是○盧陽府境○濮亦曰百濮在
辰州則九州異裔參錯于列國之中者也

凌氏曰在平○崇安府今陝西西○豐東境○畢縣今西安府咸陽

陽府西境○有古芮國城本魏國地芮伯萬出居此因名○韋城縣○

芮有古芮國城本魏國地芮伯萬出居此因名○韋城縣○

梁韓城縣南二十○召鳳翔府城南有召亭或曰○穀湖廣襄陽

是里少梁城是○羅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穀湖廣襄陽

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鄭襄陽府城東北○員德安府治

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鄭襄陽府城東北○員德安府治

○隨安德府○厲有隨州北○賴在隨州東北境又楚遷賴○貳隨

應山○紱○軫未詳凌氏曰○庸鄖陽府○州又山東萊州府高

密縣東札有廢淳○夢十里有夔子城○權今承天府川當陽縣

于縣亦古州國○夢十里有夔子城○權今承天府川當陽縣

遷權于那處今承天府城○麋岳州府境有東西二麋子城又○

門州西廢編縣有那口城○麋岳州府境有東西二麋子城又○

徐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又○蕭今徐州○鍾吾今淮安

宿遷徐于奚即許國所嘗遷者○蕭今徐州○鍾吾今淮安

縣是○舒廬州府○蕭今徐州○鍾吾今淮安

縣是○舒廬州府○蕭今徐州○鍾吾今淮安

縣是○舒廬州府○蕭今徐州○鍾吾今淮安

北號在開封榮陽者曰東號又陝西鳳
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號國城曰西號
○焦是陝州南二里徽伯壘
川亦古○尹或曰在河南○毛○聘○單○成凌氏口皆在河南
府境○杞開封府杞縣是又杞遷于緣陵或曰在杞○密開封府
縣○項開封府陳○頓項城縣境○祭開封府鄭州東北○葛歸
府寧陵縣北十○戴歸德府睢○沈今汝寧府城東○栢西平縣
五里有葛城○黃汝寧府光州西○息光州○弦光州○蔣
○房平縣是○江汝寧府信陽○道確山縣北○申南陽府
光州固始縣西北○黃十二里有黃城○息光州○弦光州○蔣
七十里期思城是○江汝寧府信陽○道確山縣北○申南陽府
陽縣○蓼南陽府唐縣南廢湖陽縣是又鳳陽府○鄧今南陽
是鄧州內鄉縣西南六十里廢安豐縣亦古蓼國○鄧府鄧州
都城縣南境亦有郤城記曰自商密遷于此商密即母水也○應
今汝州東南○黎山西潞安○楊平陽府蒲州東南
應父成縣○冀河津縣○荀州亦曰郇蒲○霍平陽府○賈未
是耿津縣○冀有冀鄉○荀州亦曰郇蒲○霍平陽府○賈未

○遂

○任交州府濟

郭亭
讀曰詩

鄆東平州東六
十里有鄆城

成郛城是東平州汶上縣北
二十里郛國城是

○鄆州府沂州北

沂州費縣西北
十里有顓臾城

九
○於餘丘○極○鄠

府城東七里
有譚城

十
○
牟
濟南府泰安州
縣東南廢牟縣

莒
莒州府
莒州是

○向莒州南七十○根三里向城是

青州府境○介

萊州府膠州高密縣
西六十里黔陬城是○

府黃縣東二十里有萊于城齊侯遷萊子于鄉今萊州府治是

○南燕衛輝府胙城縣
是故胙國也

○雍懷慶府修武縣西有雍城

溫亦曰蘇今懷慶府溫縣是

○原今懷慶府濟原縣西

○甘水河南府城西南甘水上舊有甘成

縣是孝公作成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里咸陽故城是也○楚熊繹封分陽今湖廣荊州府陽縣東三十里咸陽故城是也○王始都郢今荊州府城北十里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今荊州府東北三里郢城是也昭王遷都在襄陽府宜城縣南境旋還郢府東北三里保陳城即開封陳州也考烈王遷鉅陽在陳州東境至襄王東北保陳城即開封陳州也考烈王遷鉅陽在陳州東境又東遷壽春今鳳陽府壽州也最後懷王孫心都盱胎即鳳陽府泗州盱胎縣又徙長沙柳○吳都勾吳正義太伯居梅里今常州縣而亡今湖廣郴州也○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治是又勾踐至闔閭始築吳郡城也○越嘗徙瑯琊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之即今蘇州府城也○瑯琊城是皆大國太史公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瑯琊城是皆大國太史公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面距河也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其餘子男附庸之屬○滕府滕縣是○薛滕縣南四十○邾邾是文公遷繹在鄒縣東南二○小邾亦曰邾在○鄆兗州府○偃陽○部東有部國城○茅東舊有茅鄉○鑄定隣縣境有城○部東有部國城○茅東舊有茅鄉○鑄定隣縣境有

○魯都曲阜見禹
○衛都朝歌見商革命注戴公廬曹今北直大

里廢衛南縣是成公徙帝丘亦曰濮陽即大名府開州也至
元君徙野王而祀絕野王今河南懷慶府附郭河內縣是

大封營丘今青州府臨淄縣胡公薄姑今青州府博陵
縣東北十五里薄姑城是獻公徙臨淄即太公營丘也

封唐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二十五里唐城是子燮徙晉今太
原府太原縣是穆侯徙絳孝侯改絳為翼亦曰故絳今翼城縣東

南十五里古翼城是景公遷新田
○宋都商邱見
○鄭都新鄭今

仍稱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也
○陳都宛丘即開
○蔡都上蔡今

州新鄭縣又陝西西安府華州
○陳都宛丘即開
○蔡都上蔡今

府北有故鄆城其始封邑也
○陳都宛丘即開
○蔡都上蔡今

西新鄭縣又陝西西安府華州
○陳都宛丘即開
○蔡都上蔡今

府北有故鄆城其始封邑也
○陳都宛丘即開
○蔡都上蔡今

來亦曰蔡縣平侯徙新蔡今汝寧府新蔡縣也昭侯徙州
○曹都曹今充

州府曹州
○許都許今開封府許州是靈公遷葉今南陽府裕州
定陶縣
○葉縣悼公遷奚今南陽府鄧州析州縣是楚許男
父縣是旋
○秦

斯又遷于容
○秦

非子封秦城
○秦

鼎注文公
○秦

公徙平陽
○秦

今鳳翔府岐山縣



東周列國全志

也司考

六子圖

肅慎

襄平

無終

山戎北平

漁陽

燕方城

武遂

番易水

上谷河間

鼓乾

趙

丘部

蔡丘

州來移外

鄆

鹿米

中房

赤宿

蔡

米

蔡

陳

蔡

吳

應

洞

境楚南

境楚南

境楚南

境楚南

境楚南

境楚南

境楚南

衛

蔡

漢

白

朝

河

蘇

池

魏

鄭

徙都

沈

許道

江黃

弦息

蔡

蔡

安平

萊城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車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都

門

姑蘇

構

延陵

金陵

湖

太

夫

椒

吳

楚東

境楚東

境楚東

境楚東

倭奴國

會稽

越

閩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閩地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琉球

東周列國全志封建地圖考

志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之時有
三千餘國武王觀兵有千八百國東遷之初尚存千
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見于春秋經傳
者惟百有餘國而會盟征伐章章可紀者約十四君
其子男附庸之屬以及九州異商參錯於列國中者
無不條分縷晰考覈詳明臚列於後以資博雅之大
觀虛於輿圖不無小補云耳

夏后氏國金
第一百四回

俊甘羅童年取高位

蠢嫪毐偽腐亂秦宮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荊軻大鬧秦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第一百八回

并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郭開貪賂殺二將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庭辱魏使

第九十八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穰鬼谷孫臏下山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劫會楚懷王陷秦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軟

納蒯瞶子路結纓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楚昭王乘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乞師

退吳兵楚昭王反國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第七十九回

饋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勾踐竭力事吳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薦士殺三傑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而

第七十六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鮑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第六十八回

賀虎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齊晏子巧辨服荆蠻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疑敵

偏陽城三將鬪勇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出獻公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第六十五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位免君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官程嬰匿孤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射日養叔獻藝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閼叔絕纓大會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鼯構逆

陳靈公相服戲朝

第五十三回

莊王仗義討徵舒

鄭伯牽羊逆楚軍

第五十四回

智寧俞假酖復衛

老嫗武縋城說秦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緘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逆理篡位

秦穆公濟河焚舟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踪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談

第四十三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開朝堂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王伏兵劫盟主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遣夫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第三十六回

呂卻夜焚公宮

穆公再平晉亂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大叔帶怙寵入宮中

東周列國全志

目錄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調相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丈夫赦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奉養

第三十二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與兵伐楚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食牛拜相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嬀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殺婿逐主

第十二回

衛宣公新臺遺臭

高渠彌乘間行逆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亹君臣爲戮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第五回

寵號公周鄭交質

任石厚州吁弑君

第六回

衛石碣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衍賂

敗戎師鄭忽辭婚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假

第十回

東周列國全志目錄

七都夢夫蔡元放批評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第三回

犬戎主大開西京

周平王東遷雒邑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以豁讀者之心目於史學或
亦不無小裨焉切既為評之
而復敘之如此

寄

乾隆十七年春月七都薨夢夫

蔡元放氏題

深慮於此囑予者屢矣寅
卯之歲予家居多暇稍為評
隲條其得失而抉其隱微雖未
必盡合於當日之指而依理論
斷是非既頗不謬於聖人而
亦不致遺嗤於博識之士聊

皆未能有所發矐則讀者
於事之初終原委方且懵焉
昧之又安由多其有益於學問之
教哉夫既無與於學問之數
則讀猶不讀是為無益之書
安用之
黎錫東

愚忠佞賢奸之以事與國家
之廢興存亡盛衰成敗雖皆
臚列其迹而於天道之感召人
事之報施智愚忠佞賢奸計
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
衰成敗廢興存亡之故固

於他史而一變為稗官則重
雅無不可得讀夫至童穉皆
得讀史豈非大樂極快之事
耶然世之讀稗官者頗衆而
卒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蓋
稗官不遇記事而

讀史知古人不廢東周列國

一書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

平輶東移下迄呂政上下五

百有餘年之間列國數十變

如萬端事緒紛糾人物龐沓

最為棘目贅馬牙其難讀又倍

視之矣春秋三傳左氏最為
明備專經者猶或不能舉
其詞況其他乎顧人多不能讀
史而無人不能讀稗官稗官
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繹其
詞耳善讀稗官者亦可進於

簡奧又無与於取之途故專
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學士大
夫則多懷焉置之偶一展
卷率爲睡魔作引耳至于後
進初學之士若強以讀史則
不免頭岑目森且直苦涉

奸之辨皆於是乎取之則史
者可以翼經以為用亦可謂
兼經已立體者也自制舉藝
出而經學遂湮於帖括家以
塲屋坊令故猶知誦其章句
至於史學其書既告人

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則日已
多夫史固盛衰成敗廢興存
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
然者理也理不可見依事而
彰而事莫備于史天道之感
召人事之報施智愚忠佞賢

不過恢張餘蘊僅可佐佐翼
註疏其卑者糟粕唾餘而已
若稍肆焉則穿牙齧金傳會破
碎支離之弊出矣至於事則不
於日異月新千態萬狀非聖
人已行之書所解盡也

淺短遂不得_レ不岐而二之_レ二之_レ
斯不能_レ有所_レ戾故高談
名理者常絀於博識之士而
自矜談洽者其是非或謬於
聖人顧理無二致故言道之
書雖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

屬也鑑記紀傳敘誌之屬以
史之屬也顧六經者聖人之

書也言體必有用言用必有

體易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

事亦紀焉詩書春秋經中之

史也而道亦彰焉

序

書之名亡慮數十百種而究
其實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
經所以載道史所以紀事者
也六經開其源後人踵增焉
訓誡論議考辨之屬皆經之

壽 重 午 甲

園金志

壽鄉東周河

林刻蔡子斌北平

法會寶藏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

甲子重鐫

秣陵蔡元放批評

繡像東周列國全志

老會賢藏板

Feng, Menglong 1574-1646

[Xiu xiang] Dong Zhou lie guo quan zhi 23 juan, 108 hui

Bd.: 1

Qing Qianlong 17 [1752]

L.sin. D 537

urn:nbn:de:bvb:12-bsb11130326-1